三民書局集成續編

一九二

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

叢書集成續編　第一九一册目錄

文學類

文別集——清

李鐵君先生文鈔二卷……清　鍇撰　遼海　一
松崖文鈔二卷……清　惠　棟撰　聚學軒　四一
慈壽堂文鈔八卷……清　沈樹德撰　吳興　六七
寶綸堂文鈔八卷……清　齊召南撰　琅玕　一四三
權齋文稿一卷……清　沈炳巽撰　吳興　二七三
戴東原集十二卷所著書考一卷年譜一卷遺墨一卷……清　戴　震撰　安徽　二九五
江淮旅稿一卷……清　段玉裁編　吳興　三〇五
春雨樓初刪稿十卷……民　胡安樸撰　四明　五一三
南澗遺文二卷附錄一卷補編一卷……清　嚴長明撰　邈園　六三九
樗菴存稿八卷……清　董秉純撰　明　六八三
　　清　李文藻撰　四
　　清　蔣學鏞撰

文 李鐵鈔

署甯 照

卷上

賦

景陵九芝賦 有序 八旗文經
擬西征凱旋賦 有序 同上
太學石鼓賦 同上
焦螟賦 同上
紫瓊巖賦 同上
齊陰陽賦 同上
吉慶草賦 同上
青麟賦 同上

論

伍員諫平越論 八旗文經
三史論 同上
漸離論 同上
理數論 同上
武庚論 同上

說

飼牛說 八旗文經
蠅說 同上

序

春秋通義自序 八旗文經
原易自序 同上
尚史序傳 同上
陳氏譜系序 同上
馬司寇集序 同上

李鐵君先生文鈔叙

鐵嶺李鐵君先生爲遼東三老人之一以詩鳴於雍乾之盛所著之詩初名含中集後易名睫巢集刊行已久近年吳興劉氏更取而覆刊之嗣以其版歸瀋陽傅本既多幾於家有其書獨其文集迄未之見襄者長洲沈氏撰國朝詩別裁集謂先生著有豸青山人集或即詩文集之總名其後盛伯熙祭酒與吾邑楊雪橋太守合纂八旗文經最錄先生之文凡七十一首未言采自何書八九年前陳慈首孝廉於燕京書肆購得先生文鈔一册作宋體書逐贈於袁公潔珊余假而讀之所鈔凡二十六首中有六首爲文經所無一壽知薊州事錢容齋序二周七峯詩序三明常開平祠堂記四東園菊譜記五千像寺石碣記六重建東竺庵碑記所得雖少亦碩果之僅存矣鈔本與文經同者僅二十首不及文經所錄三之一蓋以文經著錄之文爲主而以鈔本之六篇附益之又別覓得菊譜序一首都七十八首其各體次第亦依文經名曰李鐵君先生文鈔於是先生之文乃得與詩集並傳焉嘗謂文章之精者每與天地同流夫僅以鈔本流傳歷二百年而未之損滅若非冥冥中有鬼神爲之守護亦曷克臻此矧先生以遼東世族不爲名韁利鎖所縛隱居終身澹泊明志此固爲畢生精力所萃又何可以不傳耶余生也晚遠緬前型輒爲之低徊不置吾鄉人士得讀是集其必有聞風興起者矣甲戌八月遼陽金毓黻叙

睫巢後集自序 同上
石東郵詩序 同上
祝豫堂詩序 同上
陳石閭詩序 同上
溯源堂詩序 同上
汪青連維碩二君詩序 同上
陳石閭選詩序 同上
周七峯詩序 鈔本
秋明主人菊譜序 自菊譜鈔出
贈序
送陳橘洲之古北口序 八旗文經
贈唐青照序 同上
贈藏山上人序 同上
跋
詩知薊州事錢容齋序 鈔本
金魯山別駕全城圖跋 八旗文經
題友人邊事後 同上
鎮安將軍馬公告身跋 同上
題列祝說後 同上
題載竹圖 同上
卷下
表
擬詔錄八旗漢軍舊家子弟孳臣謝表 八旗文經
書
辭薦果詞科與友人書 八旗文經
與王蘭谷書 同上
上濟齋夫子書 同上
與王蘭谷書二 同上
上望溪侍郎書 同上
與陳橘洲書 同上
上濟齋夫子書二 同上
報王蘭谷書 同上
與陳恭公隱君書 同上
記
鳶青山堂記 八旗文經
梅子陽記 同上
倒景潭記 同上
牸牛精舍記 同上
楞穆小記爲納蘭兒明作 同上
是亦樓記 同上
沈泉記 同上
高寄亭記 同上
卜併記 同上
東園菊譜記 鈔本
千像寺石碣記 同上
重建東竺庵碑記 同上
明常開平祠堂記 同上
贈忠武將軍周公碑記 八旗文經
頌
青麟頌 八旗文經
贊
雷孝子贊 八旗文經

墓表
資政大夫輕車都尉參領衛唐李公三世墓表 八旗文經
弼公王翁墓表 同上
塔銘
法天禪師生塔銘 并序 附 八旗文經
傳
焦明子傳 八旗文經
馬山人傳 同上
孝僧傳 同上
張堅傳 同上
楊成義傳 同上
李處士傳 同上
洪陔華傳 同上
二陳生傳 同上
少司馬宗室寒公家傳 同上
石綱祖制府家傳 同上
傅閣峯尚書家傳 同上

賦

景陵九芝賦 有序

竊聞大孝昭孚天帝報靈明之貺至仁廣洽地祇兆赫弈之徵每協瑞於河山必標奇於草木神區無外毓有其方陽德唯純歸符厥數伏惟皇帝陛下樞機化育經緯陰陽濡圜澤以無言孳生允殖播惠風於至隱六合同春是故幽感明通茎四靈而在囿中誠外順輯羣瑞以充庭乃十有二年冬十月神芝九本產於景陵之次焉謹按班固通德論曰王者德至山陵則芝實茂蓋以朱蕊碧葉所在爲祥紫莖丹跗有形斯慶未聞拱生聖寢聯雲蓋以交光粲擢清時應雒書而得數洵昭祖文思之極致有以孚茲非陛下儀式之至誠虔由感此彼穎川之一葉零陵之五株亦云鄙矣何足尚哉臣草莽下臣芻

羑賤職鳳樓日麗深慙獻歲之花輦路春香竊比承恩之草恭逢聖瑞敢頌國華其詞曰粵彼瑤草迄無端倪陽凝陰糅雲蒸露滋五種締精三秀分歧流焜煜以耀采妙猗儷以伏姿根閒氣而始萌基靈原而後莢合龜龍以應符非尋常之可期歲維攝提時應鍾氣肅宇內日華天東佳哉景陵鬱鬱蔥蔥蘭延隊路松陰寶墉嘉樹蓊薆神耆丰茸乃有芝英矯出乎其中適九本而五色方接葉而連叢有司遂乃藉以白茅薦以芳褥署以金版封以珠匱雲華共飛雨氣不宿郁郁芬芬上貢佳淑於是天子乃肅丹陛洞紫宸朝百辟設九賓拜天庥之蒞止容齊肅而敬申近龍光而增潤饗案香而生溫實深惟夫聖衷用傳示於羣臣觀其華頂雲映修莖金削若飾藻繢若塗丹臒或璨蒼而紛披或練白而綽灼或連鼓而輪囷或貫珠而錯落龍蟠屈而結跗連葳蕤而吐萼肪不截而安凝玉匪剖而誰琢緊何暐列聖之齊致兮功五躋而三模繼我皇之欽明兮昭重光於天衢

乾量兮於穆我皇裕明兩兮肇辟九芝昭靈貺兮帝曰匪予皇考允當兮明禮勝蟹其告景命兮左右之謹保長王兮施及無疆德廓尚兮小臣祝斯敢以爲諒兮

擬西征凱旋賦 有序

西夷負固扞格王命數易星紀矣十有三年春智力窮竭納款請服皇帝受之詔勿深入矜愚頑也皇帝制勝廟廊之上御轡萬里之外舊不猛之威布無言之化卒使鴟義狼顧稽顙鄉闕無遠弗屆信乎斯言方之凶黎之誅丹浦之戰三苗之征鬼方之伐義或同科仁不逮茲乎臣垢擷窾蚓品數卑狹無班揚鴻麗之才衍爽捷給之辯汙池溜錦弱莛擊鏡欲以昭至文發洪響難矣然休風鼓吹草野有聞輒忘固陋樂宣聖治其詞曰

維皇德之赫曦兮誕膺籙而受圖秉顯蹤而得一兮固帝眷之所紆暐列聖之齊致兮功五躋而三模繼我皇之欽明兮昭重光於天衢

函蓋天地沐浴日月兮陰靡不既陽靡不敷指掌九垓儿席八紘兮又何血氣之有未孚乃有蠢爾載靈頑物不化西陬特遠漢郡比大黠風跳梁天烏時夜皇道蕩蕩紲其好生兮思遠馭而長駕天狼森芒以屈强兮庸迴威弧而不射於是天怒震王誅移簡方召命牧稽建大麾飭六師是類是禡卜日命龜殷殷轔轔嘽嘽焞焞霆擊雷奮森棘風馳騎揮霍以虎躍兮旗蜿蜒以龍飛杖馬箠而可下兮劍不足以一揕曾不浹旬而逾金城超青海壘塹之所及直壓其國埤焉若乃高牙嶷中軍和四鬧偏伍彌縫鸛鵝布列八尾積卒參連壘壁藏九地以擒機蓄積水以待決熘乎如霜曜之不可瞬邈乎如至陰之不可測也至若戈鋌林比旗旐雲鋪鋭弧綺箙鋋胡屈盧矰矛關戟長鎩大戈光則燄燄炎炎兮氣則慘栗而不舒其犀利銛劇飛鳥曾莫之敢嬰兮又何水陸之足殊乎重以烏號之弓黃閎之弩赤羽之矰青石之鏃一發而逾西霜之山其餘勁遺力猶足以貫七札穿三屬也若乃赳赳虎旅桓桓君子七萃之夫百金之士力則賁育謀則翳起率皆知義親上服勇敢死其纂旗斬馘投石超距又其餘技也以此加之何堅不摧何整不靡魚爛土崩跋足可俟譬之卵抗泰山壓尾闔必無事矣乃王者無戰神武不殺稽唐虞之上策規太原之薄伐聊小懲以示威兮遂六嬴以奔突燕痏僚之及幕兮蜮駭波之蕩坪分封鯨而漏泥兮誰探虎而不穴然而天子方且舞兩階之干戚兮後塗山之斧鉞開龕楹以示仁兮迺天討而全國信矣乎聖德之包容與授載同絜矣於是豚魚孚信貪狼革心屈膝厥角來獻其琛豈眞博望致蒲桃之瑞哉武師來汗血之驎驛已殺天子乃用三驅戢威武下明詔振師旅士賈餘勇馬踠餘怒械有富俾糧有扈槩偕偕祛祛前歌後舞爰告廟以飲至兮勞勤力於心膂羌班齒而論序兮變國容於軍伍比中和於咸池兮易干戚以鐘鼓揚休風以樂神兮明天祚之是與當是時也北門髮西訖流沙東屆卉服

南至北鄉戶舉凡侮食之君左言之長靡不重譯遣子駿奔走於殿陛之下爰作頌曰皇之靈明昭格上下兮納民軌物秉德從序兮載張載弛濟以神武兮弧矢之威如攜如取兮爰伐守經櫜柘告捷兮二氣就燮五神即撫兮億萬斯年資我純嘏兮

太學石鼓賦

於穆辟雍嚴城之東鑿池淳泓重屋隆崇布龜龍之圖書列虎象之彝尊設伯夔之頌磬縣鬼氏之景鎛法物彝器濟濟乎其中而廊廡之陰則石鼓橫從焉賓有自咸陽來者過而見之曰此周宣王之獵碣也在我西垂久污泥沙蘚羅斑缺懸窅宕初等奎壁既僭士其一物之巍歷二千五百餘年而興替之無常流轉之靡涯也遂摩挲夫沈碧獨向風而咨嗟燕客漠叟裙裾其衣姝姝其貌聞資之言嗤嗤而笑曰賓何衷之不廣懼將以遺譏也願收視而反聽請畢辭以告也周際共和宣烈爲偉本實不拔窮緒載理文武是紹方召斯委徐方同讎狁弭歌六月詠采芑諸侯用命百神歆祀於是詰戎修武而大蒐於敖勒成功以考祥其所紀者實式憑夫此鼓焉是故其器則密理貞膚洪工樸製雷八面而平張玉五穀而圓溜其辭則倫脊飢骸闓奧深眇車好馬騵鱮鯉蟹柳比類尋聲爰厠雅後其書則揚波振擊應跱鳥震頡體俶變邊勢未分折割盤魚足謂籍文當是時也蓋取箴於虞人或用懸諸國門貴致聲於來喆利垂訓於後昆及其替也暴露原隰寢莎枕莽纏冰雪於块圠辱泥塗於沆茫牛礪角而竪歌鳴飢棲而月上汨沒乎陳倉之野與陳寶鳴雞相假卬者乂莫知其自矣若乃離合耀靈翍彪振茈灕然而興著乎有唐一徙岐周再遷大梁洎宋南轅罷載北行遂叨陪夫俎豆乃作鎮於宮牆視天球於靈臺比敔器於明堂埒丹書於周庭駕石經於漢庠器就毀而逾珍文已剝而彌章更元歷明迄於今日賓亦聞其說乎夫載道以樂神分明天祚之是與當是時也北門髮西訖流沙東屆卉服

維其德也若夫驪嶧之碑琅邪之碣奉高之封泰山之石非不張皇恢詭隆崛翕赫恢人往而虛遷譬不實而安稷賓乃憮然而嘆曰嘻鼓之所系乃如是夫抑吾聞之錄古而遺今士有不貴也數往而知來理乃爲備也今天子執中建極材成萬有律度量衡軌物綱紀其損益因叙皆足以塞前此之未周垂將來之至美然而範金刊玉宣雅化昭至理若斯鼓者蒙竊未聞其故何也叟曰賓不聞夫集大成者無專名體無爲者無私仁乎夫以睿哲之聖輯熙之純噓枯吹生契化存神故昭至文於品彙寄妙象於乾坤又何一端之偏指片善之旁論者哉然其衍暢闡卦簒盤銘鑑暢神明於翕闢一精誠於充斂亙萬禩而長新彌六合而無歉較之夫蹩躠跂跛標仁揭義者又不足與論夫久矣豈已叟語未竟賓致齊趨大辯忘言太素不鑿蒙雖僻陋請從末學

焦螟賦

昔張司空著鷦鷯賦喻其細也而晏子對景公曰有蟲巢於蚊睫再乳而蚩蚊不爲驚名曰焦螟然則物之細者唯焦螟爲極其致是用廣其意以賦之齊景公遊於雪宮之偏過臺之端子猶馳造晏子側席條風扇和廣野網縕臨高眺遠二儀浮縣目窮所極而心飛氣揚有小天下之觀焉問於晏子曰天下有至小者乎晏子對曰東海有蟲甡甡烝烝含氣具體傅翼遑膺巢於蚊睫再飛而蚊不驚臣實固陋莫知其名叩其通者乃曰焦螟公曰其狀也若何對曰品彙區介纖巨異則或負介而挾芒或披羽而厲翮或緩毛而峙角或緝鱗而布鬣唯茲蟲之詭異實有形而無質按之靡振觸之罔直聽之無聲呵之無色方縹緲於煙霧豁胷山而蒙澤雖沙塵之瑣微尚于理有可析若乃飄飄折旋頡頏踟躕閒遊無閡虛以入虛障輕穀而無閡脫綃絺以有餘陟蟻垤乎昆崙汎踳澤乎尾閭邈四隩于跬步閱周歲於一隅爾其蜉蝣鼓羽熠燿燭焰青蠅肆聲醯雞結陳且以爲風

行電擊霆擊雨噴往往震鬻韜匿屏息而股戰至其翩翩反反紛紛命侖出不易方復則歸根緣纖睫以下上據深眶而踞跨初不夥夫夜明又何害乎宵征無身近道息影比迹體沈潛干自然反退藏于精密勞蜾蠃之負子喘蜳觸之戰國不見察夫離朱故莫辨其黑白子猶聞之曠然而笑嬰也取斯匪臣所樂

紫瓊巖賦

金城之偏雞澤之墝澗濺莽渺離異凡埏有紫瓊之巖臨廣衍焉流游虛扶搖扣牝汗汙渾渾隱隱嶙嶙檻海揭嶽若薄域畛得一至者犒乎瞻廣漠之野悅乎戾溟澤之垠曾不敢一轉瞬也厥中有人珠規玉矩被霧縠曳雲纁左瑤璜右文組塞淵其修而斧藻其德者爲紫瓊巖主若乃蒼桔蓋倚高桐幕張烏椑紫柏白松赤楊錯以郁李比夫沙棠靡蕪瑣屑重以東牆迷迭艾納玫瑰米囊夜合末利蕤尾蕤英靡不猗離獻媚竭蹶貢根環巖之植蓊鬱青蔥於是白鶴下

文禽投孔翠集巖巖遊物之靈者馴狎自然施及恂慈若蜎若鷾若鳩亦莫不含氣飲和羣寓於包蒙之中至若雲溪邃綠風樹敞構衡石樓之敲磕交玉戺之紛糅桂宋扈以寄素闌勢檻以養臭危架漢以飛梁曾鑒虛而坼牖辟朱光於層檻約白雨於深霤若陰陽以捭闔節動靜于昏晝能通北冥奧者游逸寧謐和惠暢茂而已一切糟粕曾不得閒焉爾其神明內運精理會中象參大易萬彙昭融擴羲文之始畫承龍龍之下風於是貌江河狀衡華岖峿起渟淀瀉潑墨一斗而天吳駿奔豐隆騁駕一草一木各若有所憑藉至若金波散綺薄露湛珠虬箭停漏龍腦灶鑪天籟絲縷若有若無當斯時也雖匪沃盥屏息斂裾光收視而反聽塞聰明之外樞拂雲門之鳴琴正葸軫以舒徐求先王之遺聲聞太古之荒塗卑寇棚之失中貴細大之不踰所以宣六氣養九德者信和平而有孚於是接天帝於

勞靡迴玉女之清盧徠八神以叅畀招方望而載驅方之師涓瓠巴

鳩子禽技斯疏突又若九醞引勝雷停駕盡清言未終古趣遠汲寸心天游右腕鬼接於是陶泓前毛頴擷冰縑百丈膠爲纖颯風起雲卷曾不一霎蚰詰曲以聚入鵠摧藏以仰立波磔深穩顧盼拱揖嚴陳快欲堅金生摺頡頏瘤章斯奔邊泣自漢以降崔度張蔡敢不對之而於邑雖然維精義之入神特華末之一涉大奠貴不和以致全雅瑟固疏越而告協若乃主人之道則包羅櫽括緝緝周浹蓋有進乎此者呻吟古畢皿英味醇源剔奧突脈梳胚渾穗粗載批踏駮就馴障歧塗於莊尷滙百川於龍門服之夙夜遂與性存膳鳳儀於跬武和變樂於笑言倘被服以儒素將與載夫斯文肫肫恂恂昫昫訢訢若是其殉乎不可倘已是以業至德盛前修準蹟絕學在茲爲雅爲翼

齊陰陽賦

維胚渾之兆啓鑿朕兆之俶形窺天根于無垠劉元氣於至精託鑪錘以變化鼓橐籥以濁清既昭昭而冥冥亦芒芒而丞丞雖二標之分畫實純一以中衡於是斡旋夫乾奠定夫地七政載麗六府是植逮夫跂行喙息翾飛蠕蜎靡不抱負以生含茹而濟積萬不同而使共自已者蓋由有吹焉者也若乃棐德之秉至靈之鍾所貴唯人參乎其中體翕闢於自然通神明於顯蒙驗消長於復姤推有無於初終析理以凝張道若弓順風而假鑿冰而融樹鵠示的昭昧振鷺美哉蕩蕩乎爲君子之量而大人之弘也雖然猶有未盡者焉至若二五錯中崇卑胥應一德格天大君有命駟矣御銜割焉執柄於是乎扶其衰抑其盛遏其流行其凝杜淫邪於未宣敷沴戾於既病暢德伏以條達回天札以嘉靖繩之斯直表之斯正權之斯平衡之斯稱物得其情人復其性夫然後化育之天功亦由是正而定焉是故先王體道哲人簡心事寘畢以燔燎祭山川以貍沈睠分星以辨土書五雲以備祓隨炎予以出火發凌冰以達陰擊土牛以蘇木磔吠犬

以禳金是也宗要眇而冥索即嘉微而遠尋爾其中禮制辭和樂滌穢五兵止殺五刑弭罪寓春於仁著秋於義崇夏于禮寄冬于智又其本之於尋常而推之無既者也既錯綜以載合卒參兩以有字治剛柔以無閒適動靜而不踰交內外于殊分緒下上于一樞遂合德夫天人用同接乎聖愚美哉煒煒乎是經緯之極詣而變理之大模

吉慶草賦

歲維丙寅九月既望零雨初滌氣澂流暘乾坤細縕斂神而毛秋明主人肆筵設儿走使馳狀招邀賓客毛薛唐景之儔薄遊東園以容裔其俛仰焉於是幽桂謝高桐寒薛涉合巳且蘭叢菊得意青黃交爛而糅香錯碧有卉獨蕃其卉伊何字曰吉慶綠葉素本娟娟而長協太陰以凝精根元水而繫芒持淑離而不淫匪狷潔以自藏羌彰影而欲安爰頊頁而乍揚爾其皓露湍心白沙引茁芃芃芮芮每每乙乙丹莖纖擢紫蓓紛結翩翠袖之晨裝閒輕煙之柔緬迴湘靈而徐邀之有守而爲展季之孤寡者乎賓逶巡數四斂手而前曰有是哉物之踑踔也抑嘗聞之擇誠於應氣誠於召寤鳴維慮昏明維婿是以靈芝兆夫多壽神蓍徵於有道維此卉之與實主人之德卻曩馨香於俚遐際陰雨之所喬者也若夫華不易秀有喜則告如諺所云亦以通其謏笑而已爰作頌曰有美嘉卉偉好修兮氣淫于春獨無所儺兮亢中穆如示外柔兮齊標芳蘭不歲蘇兮靜深燭幽華德卒昭兮

青麟賦

乾隆四年歲次己未春二月盛京昭陵之次民舍牛產麟焉圓首豐耳修尾厚蹏青毛錯鱗赤紋緣緣法象應圖木精從方誰按董仲舒

春秋繁露云恩及羽蟲則麒麟至洵乎麟爲王者出也淳王殿下適董役斯土謹率有司以聞以其靈蒸寶域瑞育仁獸敢賦小言用紀鴻美其詞曰

維玆基命天眷東顧宅中建極氣照體幅洞四隩以贏物仇九有而逞步起豐蜚以舉輿暢翊蠕以布濩陽無質而不賅陰無卵而不乳於是震德左啟神光下縈若遠若近載離載并宮當軒轅位得機星化醇和至萃我昭陵粤有青麟於焉挺生儛其羣象會體孤標示則狼首高蹏馬蹄圓蹈天龍假鱗神虎袪翼駁紋叢斑旋花深澤青蒼之交朱毛隱勒而腹陰脇角光怪不測焱焱炎炎爛焉有赩焉若乃扶幼之音六律是模白雪蒼茫天風其舒庶遠步於騰黃震迅景于飛菟呷安息之符枝斷北海之駒驗遂使櫪馬夜驚由彪背騙脊魁惴蟤之屬靡不曲局婉孌斂息而踟躕於是价藩岳牧俾倮入告嘉應騶臻誕孚仁孝藉王海以通靈傳金城而著效齊獸舞于虞廷躐之盛業也於越不道乘我之閒先王思有以報之而師徒不戢有陘之憂當是時也王使人立於庭出入則使呼曰而忘句踐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迄於今三年乃始獲逞志於越是先王所日夜企望於九京而羣臣吏民亦罔不泣血延頸以需後命曰王其取句踐以享我先王先王其卒賜乎且臣以先王之靈得與入郢而猶致憾於平王之前死今天以先王之弊身致之王而舍之其毋乃廢天之命忘先王之大懟而何以示天下乎齊襄復九世之讐諸侯稱之矧親如先王其孰敢忘陘之志王固無疑於越使已夫如是內則啓沃其初心外有以降抑其驕氣猶冀或一悟也奈何其以勢怵之也

三史論

客有問于余曰讀史者尚史漢有以哉約而該婉而暢微而顯其文善矣左奇左傀前躍後屬人必有事事必可傳讀其文識其事二趣兼矣宜乎其尚之也史漢而降推五代史歐陽亦健筆也至若宋遼金三史成於元多歐陽元之筆元豈修之後無然所論著至闕旨不可讀可憾也後之君子易起而治之與史漢五代並尚焉不亦善乎余曰唯子之言是已抑吾聞之文有衡而事有體衡平而後輕重審體正而後曲直章史豈易言哉衡與體爲要矣衡者何曰先定統統正其歸舉而一之可也夫統者統乎天且以統先王之緒者也周失其道秦實一之故統歸秦燕齊無奸焉漢失其道晉實一之故統歸晉魏吳無奸焉焉隋與唐皆然也五代之後宋實一之統宜歸宋遼金可也何三史爲晉魏吳無奸焉焉隋與唐皆然也五代之後宋實一之統宜歸宋遼金亦無奸焉焉遼金之於宋猶劉聰石勒之於晉附載之可也何三史爲客曰噫子過矣夫遼金別立史舊矣且遼先宋立國阿保機稱帝五十年而宋乃興至於金之爲金又嘗臣宋二氏之典章文物燭焉具陳宋烏得專統而一之而不使分繫哉曰不有尸之帝者無資不有霸者王者無藉燕齊皆先秦立國而義帝更始高光北面獨何疑於遼金也且五德代興率多從其所勝遼金繫統宋與滅之猶當繼世

而王矧施綴一隅顧反與宋分統哉商榕續綱目正宋而屈遼金此志也曰宋實代周不承周統乎曰否隋不承陳而承晉宋亦當越五代而承唐也爲是說者當其時趙匡慶張君房董衍父謝絳崔巳及之雖不見聽論有可采也曰遼金不承統元且雖承哉天無二日帝無統正宋乃所以正元氏也使遼金分統元氏則奈何曰春秋大一統之謂也曰我不藉於春秋之義勇乎

理數論

承道之原者有理數焉數者理之會理者數之歸也道莫大於易易莫顯於理數奇耦錯綜者數也陰陽相互者理也爻初至上數也其吉凶悔吝理也理與數不可廢一也廢一且二亡也今之人惑於理乃多尚數尚數者舉其數而亡之何也夫服仁習義味道咀德知命在天而安之曰吾有理百不得一也人火必焦人水必溺知命在天而安之曰吾有數又百不得一也於道德則任數於水火則任理不滋惑乎燕客有之楚者南其轅首漢背悋日百里則累時而至夫日百里數也南其轅而首漢背悋者理也使北轅面海日且千里期必至楚十倍其數而理轉遠矣養叔善射百步命中過其差則窮孟賁善力能舉百鈞過其量則靡故曰廢一且二亡也或曰悔吝當夫理是已吉凶則委諸數乎蹈理未必吉失理未必凶也曰否得天者吉徇欲者凶非禍福之謂也故餓死首陽夷齊之吉也考終牖下盜跖之凶也非具宏通之識者不足以知此也至若不正以理唯利是徇所謂舉其數而亡之又何理之足云

武庚論

予嘗讀史通其疑古篇詆舜禹湯文武伊周悉滋厥疑而果於毀之聖不具論唯武庚叛周世有異議目論者不見睫懼爲所蔽故著而論之

或以武庚爲殷之忠臣周之頑民誤矣武庚帝受之胄子成湯之罪邪吾聞之周志曰死而不義非勇也提三尺之劍刺虎狼之秦不中固無論已即幸而中特死政耳政死而更立新君墨衰絰伸武勇聲罪致討以奮泰攻弱燕燕必舉曲在燕也是舉爲存國計而適足以亡之又獲曲聲于天下義士不爲也蓋匕首之刺政也易鉛氛之撲政也難違其易而趣其難義與不義耳嗟乎荊軻神勇猶未若漸離

漸離論

予嘗謂荊軻傳壬刺秦之不中扼腕歎曰惜乎其不與漸離俱也方其至燕也與漸離飲燕市相樂相泣若是者愛其筑乎迨荊軻死漸離曰既暗乎鉛筑擊祑政爲軻報讐義也先是而不與軻俱西者何

人也於何準之準之以湯放桀湯放桀於鳴條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慙德者慙桀之不當放耶其誓曰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其詰曰予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元子自絕於天孽人奉天命而誅之豈得已哉夫天下者天之器聖人者天之德器以德運運以聖歐不得已也民之歸聖猶蟻之慕羶而聖人初無容心焉豈有所利哉周之翦殷猶殷之翦夏也禹有子如癸有臣如湯禹必揖而授之湯湯有子如受有臣如武王湯必揖而授之武王天之道也夫箕子者殷之親戚也爲陳洪範於周微子者殷之庶子也而甫嘗臣周客之二子者曾武庚之不若哉而覩顏事讐在大誥曰爾時罔敢易法在康誥曰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又曰汝丕遠惟商耇成人宅心知訓夫殘其后嗜其國而斤斤以其君臣申告其子若士用殷道以保乂周民殷周如一者何哉在彼無惡在此無斁必有其故也若武庚者假復殷之義有利天下之心事集叛道不集蔪殷適爲成湯之罪人而已

飼牛說

石門之野岡陵委蛇土秩草萼客有揭衣而造之者見二三翁媼蒲伏茲土手豆而摘豆粒粒過過而叩之曰將以飼牛曰人之養不若是其譬也曰爲犧也不寧唯是不敢以數飼畏其迫迫則立不敢以疏飼畏其隔隔則瘠不敢以渴飲畏其亟亟則踣不敢以飽飲畏其繹繹則寒順導而齮耳濕以時如是二年然後用之客曰嘻甚矣其愛牛也吾聞牛之中犧者尚純耳非必其陰虹屬頸也非必其白脈貫童子也又非必其二軌之齊壁堂之潤陽鹽之廣也其致遠有力快且健者非必如登踶欣騢輿夫八里駁之異也而所享乃若是方其文繡未被追遙在藩牛亦且謂愛我之甚也其覩服車泥塗胡敗尾禿力杜欲折者或將咥其笑之乎竇孟之西周之郊見雄雞自斷其尾者趣則異於是而所食不侔矣

蠅說

李子酷畏蠅觸膚輒揭之去不令須臾留入夏潔治一室嘗下簾坐無事人無人者乃惴焉悅焉無閒而蠅且入不知其何自來也其來也詆筆吮墨營營亂書策溷耳目李子意大惡如見惡人漸大污亟起治之而迹之無有釋之在右其點無偶乃知王思踏筆其事良有也一旦翛然自咎曰嘻子誤矣夫沈於黯者忘其精弊于動者遺其寂也無藉于簾潔于汝室乃惴焉悅焉無閒而有物輒入亦不知其何自來也其來也撓神蕩精蠹虛眩德窒爾聰明使之謬悠荒惑陰翳閼塞於內之觸迴絕于蠅之觸膚者亦嘗亟起一治之乎迹之無有釋之在右其點亦迴絕于蠅也其物何物也在理曰欲在困曰愁趣揭之去毋令須臾留

春秋通義自序

經傳春秋三傳之所自出也傳所以翼經經遂與經而行事詳左氏義精公穀傳各有師承焉顧漫漶騰說與淺以深人往往與經倍傳立辭比事原始要終因傳以求經因經以求義則其義周其理該其旨宏而密其歸趣婉而盡庶幾其說不曲不鑿不異不詖十得五六焉二三焉期於中之而已譬夫指薪以求火則火亡舍薪以求火則火妄通之之爲貴矣解春秋者數十百家習此駁彼護前斥後鍼膏盲起廢疾訟言無已至啖助趙匡始設疑信陸淳張洽始暢新義劉兆胡訥始合三傳以求解遠趣近尋之效也或曰近事目治遠事耳治仲尼因舊史作魯春秋異辭有三亦以立定哀而遡游故也三傳左氏最近公穀次近通春秋舉有疑焉將無遠近易實耳目異治乎曰事有遠近理無二致誰有之索廿浚井索驗測景苟曰索之於高深乎何有作通義十五卷特筆一卷通論一卷凡十七卷

原易自序

易之道中而已矣中之用時而已矣此其君宗也至其剛柔往來貞悔錯綜德以位變象以數移又其密也然讀之爲象也渾渾奫奫茫曼澒睇而覩之若有所遇若有所亡其爲辭也曲而中肆而隱彖不蔽乎一端遠必有旨徵必有歸而廣衍宏深旁通曲引有難言之矣故孔子繫以辭闡其幽也舍繫辭而論易譬涉大川以亡其舟渝背而已二千年來從而釋之者數十百家顧有騰趠以駴高論深入者有辨析不眞汎穆寡之者有千慮輪轉轉擯平易者有跬武弗失緣飾相承者有索之無繇剖疑以俟者易誠難言之矣夫比類屬事因象著理設其近趣用通神明固在來者繫不云乎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予小子是用即孔子之傳求其所安卦衍其辭爻不備義取疏餘蘊於程朱之外測日得影導河分流亦伸其一得云爾若夫蹈陳而同趣異而繫所不敢也

尚史序傳

錯生于蜀年三十有六歸休乎盤陰父母生之我后長養之天地優游之故當壯盛得離跂佁儗肆厥志盤陰虛無人樵爨之隙覽古高邁時讀舊史有蘊而隱精鑿而佚疏而互紊而乖迕者輒眷羣書研幾之匹夫挾移山之愚矻矻十有六年成書七十卷始雍正庚戌訖乾隆乙丑又三年戊辰而具錄成裒藏之盤陰牯牛精舍

繫本宗緒道統原始生標殊尊羣族分理如元在首爰定四體注源疏流用正脊亂作世系圖資始

運孚幾張鑿畫漏書道先乎天器前民用神明斯在遠覽則誣德隆乎乾氣隆乎春后隆乎軒轅作黃帝本紀第一

天運無迹歸權聖詰實立虛行遂用開物散醇不澆任情理達繼遠古而爲治莫尚乎五帝作五帝本紀第二

孝慈有歸天德不以私宅憂居秦敢有貳志四載云勤粒民孔恔緒

天不厭夏德火復于燼既其厭之湮迹于猛彼廢興逢亦從其遇作夏諸臣列傳第一

責難格心維阿衡傅巖傷哉三仁直武丁太戊將媲二傳豈唯五臣作商諸臣列傳第一

以仁伐暴易建有周翹翹新室致難于綱繆時泊厲宣支吾刖修棟棲備具而侏儒是使作周諸臣列傳第二第三

內難迭乘皇輿敗績誰其復之宗臣在即宮辰不逃死忠以辟慝葺弘不逃死祇益厥罪作周諸臣列傳第四第五

元聖受玉嗣以禽父郁郁周禮盡在夫魯矣迺伯御逆命桓宣效攘毀防踣表蕩其遺矩僖公以僭昭德逾閑而郊元祖不享淫祀天寧或享非禮作魯世家第一

唐叔之封實乘王命曲沃末大五侯不獲考釋之弗誅寶器賂成以貳敎矣新城之共有覩失哀侯于翼固舊令夫作晉世家第二

禁邱專征報政最速桓昭舊職兵車九合逮夫志驕葵邱氣奪衽席蠱生濕淫蝕樹朽五子爭商一蹶不振霸者歸趙難爲其後如是

作齊世家第三

商受酗酒妹土化之酒誥告封抑戒次之武公之德比蹟乃祖迨父子爭國倍滅天紀天王失杭諸侯無討王伯迹熄食息而已作衛世家第四

聖嗣道統不私大物雖味植仁得我徵子甫時白馬用備周恪宣穆親親召亂蒙惡譬酒云薄厞熄爲虐作宋世家第五

濟洛河潁寄地十邑鄭桓厲陽厥土滋廣僑佐二君典刑用輯兩介大邦代服交歡作鄭世家第六

連衡陸縱終永厥世前楚之承每在其際武文旁略莊震中夏爭鄭難首火烈上熾猛勢弱秦卒藉三戶作楚世家第七

秦伯讓王祚以句吳季子似續顧啓後憂不協比夫鄰國沼越仇作吳越陳蔡世家第八

周綱未弛卯執牛耳晉楚要盟心競以力諸侯執玉中判南北亂絲棼如十手不得其理作晉田齊世家第九

君奭分陝東民愛之旅獒之誥聖謨類之嗣君無聞自外于春秋彼哈外禪鴞敓鳴鳥祇傳夭厲作燕世家第十

圄穿運軸重櫨移衡柄臣上蝕屋殺主社王逋其征民忘其情前識之明有徵于君子作三晉田齊世家第十一

伯翳稱德遠豐其穫周遺秦禽腹厥噬嗑山穴虎豹不斥林木六國不并庸少假息作秦世家第十二

展臧公族詒謀肫肫季世不賢振溺扶顛三桓公忠維成季穆叔胄子不右椓喪恐後作魯諸臣傳第六第七第八

桓友五臣威樹伯勛承以三壬猾中而資景則殊用以據說體以嬰說國雷霆之擊獨震于南史氏作齊諸臣傳第九第十

不義不暱濟欲斯貴稽姦成風彌漫天下守節獨立聞子臧之義洩冶殺身蒙僇獄近文致作陳蔡曹邾諸臣傳第二十四

天命靡常德克則勝人謀鬼謀匪奇惟聽員鬻同出不合而擯江浮鴟夷臺則有糜作吳越諸臣傳第二十五

鄧處友處郭生與子方千木足任之矣作燕韓魏諸臣傳第二十六第二十七第二十八

顛武傷憨括武傷謾顯儀失身謾且覆國虞卿逃祿仲連逃賞爲亢卓踔翱翔乎聖域之外乃婦人持國輯鄰攘敵有惠后與君王后作趙田齊諸臣傳第二十九第三十

軌物典則彌綸賅備先聖之法百王不易鞅斯盜聲矢志繆繄俾淳古不復飢從其弊作秦諸臣傳第三十一第三十二

大而化運而神撫之無迹據之無垠使得其位則亦堯舜而已矣天說國雷霆之擊獨震于南史氏作齊諸臣傳第九第十

固扤其身崇其道一時詘之萬世信之至孔子而極作孔子列傳第

三十三
親炙孔子幾于無間莫從容乎顏子私淑孔子淑離不搖莫踔絕乎
孟子淳厖廁中得左尖右偏智膠固惱悅自恣莫馳驟乎諸子作孔
子弟子列傳第三十四第三十五諸子列傳第三十六
揣摩架空徼離揣媾哆侈詆諆俯仰反覆使主權游移中智恂愍權
輿乎蘇張倫脊不乖奪欲以理深切坦易于陳軫爲正作說客傳第
三十七第三十八
道有統示無二也帝有統示無上也自黃帝訖武王舉以帝紀統作
五帝三王世表第一
周大封建藉茅班瑞同姓之侯親疏以德峻其疆場其有等夷之國
彫攻湮沒如聘鄀豐雍莫可論次作同姓諸侯年表第二
異姓之侯賓則三恪陳杞後宋自戾于薄桓桓倘父學爲周師青旂
蒼玉奠彼東土爲冠宜矣作異姓諸侯年表第三
秦踞金虎噬猛關左背膺判合卒爲所取乘馬弱矣六之則彊汲綆
短矣交之則長善不在秦六國自淪於敗作戰國諸侯年表第四
大明無隱大健不息大信不忒天德固若是矣顧日踐月更不爽分
秒野人布策睽暘得之神化無方蓋不若是積微成差積盈虛成閏
積久斯驗作天文志第一
鼓嗥沈陰紘急曀火感召自近氣交中通天人之際理不可誣作五
行志第二
維禹荒度導山與川泊周職方氏掌其方所司徒之屬與其程則其
或理窒脈壅則山崩川移九州分合形便廣隘不關于私作地理志
第三
玉帛蒸雉尨之以器周旋揖讓從之以文朝聘會同饗祀彤襮正之
以用而上下有章疏數有節吉凶有迪本原于是三代昭德奠功損
益不倍夫本作禮志第四

致烝嘗通昏因敦仁樹義即物崇禮唏不偪于瀆遠不入于薄違則
肆罰作氏族志第十
陳氏譜系序
陳衛瞻者吳中善士也其人溫純篤摯雅好客歲戊申邂逅予於石
東村之南園好予遂訂交予予山是嘗止宿其家家有老母及諸弟
姪皆取給於衛瞻衛瞻澹之無餘力而閭閻衍衍上下化之衛瞻家
甚貧然嘗有羈旅客仰衣食客死輒爲之殯嗟夫緇塵汶汶中乃有
長者之風如太丘萬石者予心竊異之以爲不世覯也凡六年衛瞻
死縞魂無歸石東村葬之於其南園之東嗟夫衛瞻於其家不可死
於今之世不可死而竟死嗟夫悲哉衛瞻死之又四年復過其族父
德園於長安德園者年老矣而望之如木雞太沖莫勝人莫測其量
又好予與予交且進其先人吉甫翁之素行及所輯家乘以示予而
後知予之知衛瞻有未盡也衛瞻蓋世其德者也吉甫翁所輯乘以

十字名其系使子若孫循名而思焉亦垂訓之一端也然亦可想見其爲人矣子輿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夫萬石之後陵夷無聞公卿惣長世有病論替故也今陳氏之宗雖未爲名公卿而祖孫叔伯世以德勝無惣譏焉天之豐畀陳氏寧有既哉

馬司寇集序

文者經緯之具也理有昧假諸辨人有疑假諸論心有攄過拂鬱假諸歌通殷勤接上下假諸書與疏而統謂之曰文行之有如絲絲緒屬則引引靡則斷繹無而有操危而安閑幽而明經之緯之之謂也世之季也士多賈街訛文自售雄者標夸訛詭者務恢悗非不章采雜糅五色相宣失本趣矣司寇馬公性亢直負經緯略余熟耳其名既下世適聆其長君仲容仲容亦忼慨士直木無屈枝信乎仲容示余司寇文讀之能引能斷偉哉迹司寇之行已擅鄭莊蓋次公之長而一截其短故爲當時名大夫夫余重其人爲之表其文而出之至其事實則有司史在

睫巢後集自序

野人居草澤甚無事遇物而孚輒行歌以遣興然老眊得便隨手棄所記錄者歲不過四五千言初誦之若可喜經時自惡其惡又削其三之二焉所存既寡其造詣且不逮疇昔之我古人無論已胥臣云學如川然必卬浦而後大予之卬浦也久矣轉就陰焉悲夫鳶青山人李鍇自識

石東郵詩序

士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時則龍蛇卜子夏田子方其人乎不踰險艱載道以游透迤之懷固有在也逮漢董子倘其廁之賈生則廉潡兼厲用促厥生傷哉若乃展禽仲連同塵污塗忼慨絕俗亦足以處明夷矯當世嗟乎數君邈矣予安往從之哉石君東郵志古者也倘氣節好讀書善處骨肉之閒而周朋友之急穆乎有數君之風家本貴游比者日困阨走衣食勉旃東郵今而後徵子所存夫語有之孔尾雞口誰前贏後獨不見夫千鈞之弩乎發而不張曾不足以發蓬矢惡見其一激而逾西霜之山也東郵工詩歌周章坎壈中無齷齪語弸中彪外具見一端云

祝豫堂詩序

吳下蔣丹園先生者授僕梨子業餘暇則命錄少陵詩且錄且讀不肖讀時藝輒意惡而顧乃好其餘閒作韻語私吟之年十八走大漠力役辛苦遂肆爲之以自遣既而經齊魯涉淮泗觀河汎江諸所經歷輒留連成詠當是時鼷鼠銜技居然侈心既倦游居淄河久之遇秣陵鍾生以爲學者宜讀左國史漢以厚其基騷選諸子以暢其調而五古守漢魏七古與律則無逾王孟李杜於是乎幡然有悔心又久之復遇吳會徐君劉君而後知以格整以聲流以神變遇郎邪陳君而後知唐以下有所不可爲古以還有所不可逮於是乎茫然內技先融會自然讀其所言恬穆醇淨以凝於一於是乎涕然心逸若有所安踳駁之擾爲之降損是僕所得於數君者於祝君而後有所會歸也祝君出其集索一言僕不敢沒其實即以後先所得者陳其端祝君字豫堂領戊午鄉薦任眞服古而篤於行噫僕所得於數君者又豈僅僅於詩也哉

陳石閭詩序

郎邪古郡也石閭陳君之先土著於此既而遷遼又從人關其籍郎邪與遼與人關皆與我先世同所謂世同里閈者然而不相識也歲甲辰讀石閭詩於楊生醫肆中因藉楊爲紹識其兄弟伯氏矯健仲氏篤摯季則清峭他弱弟疑疑皆可喜黃琮蒼璧照灼一室何其盛

也未幾仲氏中折二方競爽人三爲衆鬼神忌之固常道乎石閭兄弟遂潦倒落拓迫憂患而日益貧石閭乃仔肩外事內庇一切倏然不爲外境奪背少游江東中歲居幕府復游走天下汲汲無暇日又不以旅食廢所業鍇於是益有以知石閭嗟呼人固自立何如耳使有所立天之扼我適以資之磨礲龍輔固重其寶信哉先是鍇與石閭兄弟游風雨晨夕或無聞今隔別且六年矣聞其齒落髮白行將老矣而其造詣必更有進於初者不及此出所業以聞世使天下後世皆有以識石閭不且有遺憾哉石閭好古其詩如頌鐘雅瑟溫溫乎其大雅之音聞之而欲寐者庸有之然不見揩於文質矣

溯源堂詩序

眉山李鍇深居乎潞不數數見人然雅好客客好必且一謀面初遇白門鍾匪我鍾君者倜儻慷慨拄眼光不易著時輩而心折者唯賽九如既而遇吳下劉君東郊劉君亦踽宕未嘗輕許人然伊吾新詩不去口者亦唯九如在鍇既私幸遇二君而又樂聞夫長安咫尺而有賽九如其人者他日物色之不遇再三卒不遇無何而九如死嗟乎鍇竟不得與九如遇矣鍇雖不得與九如遇而詩詞信使則有時而通然則鍇不得竟謂不遇九如也嘗從二君裒九如詩頗夥不自謙爲俗客強假之本竟逸裁餘散稿十二三欲然以爲憾十餘年別就親故求其遺卒不得惜哉歲癸亥五月督漕顧公川方來讀其詩曰可傳也雖不多予其爲刊布之嗟乎九如生而不得一遇李生者天也埋骨久久而一旦卒遇顧公者亦天也鍇聞之貞宰宰天地而萬物順焉夫所謂天者其是物乎物之遇不遇權實在茲乎而戚戚焉或累其心者亦不知天也已矣九如姓邶格名賽香布祖大宗伯父庫部員外郎博綜羣書號納五車九如雖不顯能嗣其遺風云

汪青連維傾二君詩序

歲丙寅之秋遇卞君若谷於長安若谷不甚工詩而能讀三百篇之詩越一歲復以計偕來則揣汪君青連維傾伯仲詩發裝見投曰此非今之聲也鄉往子越數千里介予而匄子言子其毋斬僕曰嘻臣不敏無以報二君甚盛意雖然竊有所聞焉聞諸先民曰詩有遠言焉有婉言焉有精言焉有微言焉伐柯如何匪斧不克狼跋其胡載疐其尾愛慕之愿也魚網之設鴻則離之淒盆不濡軌雉鳴求其牡男女之紊也老馬反爲駒不顧其後毋教猱升木如塗塗附賢佞之混也而言無遠於此矣隰有萇楚猗難其華維南有箕載翕其舌揖克之亟也藝麻如之何衡從其畝齊子歸止其從如雲淫昏之媟也伐木掎矣析薪杝矣哀怨之迫也爾之安行不遑爾舍爾之亟行遑脂爾車嫌隙之伏也而言無婉於此矣有豕白蹢烝涉波矣水之昌也草不潰茂如彼棲苴旱之長也牂羊墳首三星在罶饑之創也而言無精於此矣至若射則臧兮侯我甥兮則言無徵於此矣是皆會協天時人事藹然愛上恒焉憫下故駆遝雜陳而仲尼兼取用示夫王者虛懷諷興頌齊不必破之朱絃疏越粹皆美盛德之形容而後爲至也或曰古詩三千篇仲尼汰其九殆又不然詩之作由里巷采之者由行人里巷弊厖行人弊濫仲尼胊其已甚蘯其正變正不一於美變不一於刺舉用垂教而已逮三百以降衆流趨下百脈潰隄知者挾能戴澤自喜幾正無繇而唯變是即厖不足以盡之矣讀二君之作則異於是青連疎宕維傾矯捷還出婉入蓋得風人之一端焉信乎非今之聲也二君工詩而能讀三百篇之詩者也故衆其所聞還以質之且用爲報云

陳石閭選詩序

伏乎兩閒假物而鳴者曰音音者自然之聲也遼古之初聲載音而已文字立乃有詩歌軒黃以還類多作者其信不未可知然多古穆之音三代迄漢則淪而雅宏而肆琅琅乎可誦矣時再降靡曼旖旎之聲幾作而元音幾亡雖然薪窮火傳音豈異之惜學者趨其末流

析木不以移徙吃吃也石閒陳子有志於古爲詩歌絕不作近語又欲以其所得者覺人而援俗於是乎上自軒轅逮唐初盛葉爲一集盡辟夫淫濫淫靡之聲以振復其將墜嗟夫唯君子爲能知樂爲其能通夫音之微也是集也世有君子從之亟矣

周七峯詩序

詩必有感而作也感之異則正變殊有嘽諧者窅深者鴻洞而莊誠者噍以殺者緜邈而委蛇者情因境觸事與物會慮出萬方要之變而不失其正者爲得是故關雎麟趾鵲巢騶虞嘽諧之致也終風綠衣芄蘭有狐窅深之概也北風揚之水兔爰黃鳥噍殺之會也鹿鳴四牡魚麗鴛鴦文王生民鴻洞而莊正者也簡兮新臺匏有苦葉何人斯大東菀柳緜邈而委蛇者也若夫寫饑饉之精者則有牂羊墳首三星在罶寫水滸之精者則有蜉蝣揭揭寫衣裳之精者則有維南有箕寫雕薄之精者則有展我甥兮是又婉而嚴遠而不迫渾論要妙不可端倪者也天運迭降世風於變漢初莽蒼魏晉整密人擅一格猶循厥源得鴻洞者大風碣石武德舞靈芝歌得嘽諧者遺詩十九得噍殺者垓下吾歌煮豆疾邪得緜邈者焦仲卿妻得窅深者張衡之同聲蔡邕之飲馬長城窟阮籍之詠懷訾之五音相宣率皆可聽泊乎六朝靡靡嗣響習爲淫趨子禽望而卻步不待墨子之迴車矣七峯周君規旋矩折無少或偭摻持既純沖和外發其所爲詩蓋得夫嘽諧緜邈之遺所謂變而不失其正者且周君年五十餘翩翩如不逮日求精深之域可勝量哉可勝量哉踏也蒙又髦及之其不得與頌鐘雅瑟爭鳴也從可知已

秋明主人菊譜序

生物之因於天者雨生萍空室生苔蒸口口口口地者山林宜阜物川澤宜鳥物是也若夫口口口擾其氣而順焉以布之則假權於人寧王殿下雅好菊購南中種數十百品植東園南口口與

之踵門踆然作止不進久之而後通則鼓琴者其竪徐海也侍郎驚比入所居屋裁二楹青照篤愛其妻關界其半精白雪如以貯之半給炊且坐客侍郎至方淅米地罏火鬱攸而饘中浮浮湯適沸凝塵滿席膝屈而後安坐良久青照撫琴曰客欲有聞乎曰欲之於是正襟坐鼓之一再行風琅琅走洽然而秋生侍郎悚氣息如游絲少選又再疊之則羣陰開眞靈昌一物一塵窅然而亡侍郎瀕然起曰止子天游琴寄焉耳青照其人蓋若此今雖爲異物盍贈之言以昭其人僕曰諾子不僭昭子言昭其人已

贈藏山上人序

康熙庚子秋八月眉山養疾乎鼇山山空寥青峭伏流叢實之方秋日氣開朗餘潤在陰乃攜琴客臨澗西鼓琴裁一弄一僧緣松門下草笠絺袍弊屨且決踵土色木氣薈薈然來倚崖樹聽之曲再奏下踞磐石坐良久木雞其神而龍德眉動既能叩其字曰藏山問其年曰五十矣指其所居曰此閟住越三日眉山歸藏山追以松花蘧及諸蓮花池意良厚踟躕不忍別遂訂交蓮花池上是藏山與眉山投契之始也明年春正月藏山爲眉山疇蘿郵定居鷹峰北於是乎二人者割山之背膂而分宅之而眉山亦且爲盤山之氓矣當是時眉山年三十餘健足善走每詣西澗相與援鯀岡絕冢擇嶂置踵自閑生險而眉山往往後藏山顧之笑曰緩善騰魚善游狎故也子之後宜乎及來羅郵不別設食隨遇取足郵西有倒景潭大熟坐潭水中黃石上得句倚壁疾書或題胡桃葉冬櫬破衾坐煨榾柮說所歷事輒語可聽他客接語輒睡二人者不設主賓不計日相思便來興盡便返者三十年矣逮藏山年八十眉山亦六十有五藏山猶騎馬走仄坂據鞍顧盼眉山則拄杖頹唐不數武輒作吳牛喘是眉山之後藏山不唯以狎已在洪範五福之五曰考終命大雅既醉之三曰高朗令終今藏山築生藏溯之東眉山亦爲生壙鷹峰下他日者兩兩

入化爲雲爲水是所以終投契之終夫及其未化也聊記其交之始終如此然則二人者何如人也曰眉山葆其眞者也藏山自以不喪其眞者也

壽知薊州事錢容齋序

漁陽漢郡也薊別爲縣屬廣陽後以其地控遼扼塞據幽燕之陰故屹然爲重鎭薊壤沃俗近淳而剛摯之氣則民根之是故巖險盤錯重以麗雜號稱難治噫嚴邑之難耶抑賢吏之難乎逮至我朝天德洽物協和昭融朔南之暨靡不稽類鄉化矧我齊民寧有不迪於是槃障開野豁然洞達用示大同而薊邱之區遂如戶牖几席熙熙然爲樂土矣然而郅隆之世生物繁阜以王者之民受王者之化不有賢吏宣之布之攜之取之政猶有閒也譬諸雨露者天之制也草木者地之制也煦嫗潤澤合上下之交而消長乎其閒者寒暑之氣之所劑也漢帛有曰與我共治者唯良二千石乎此之謂歟歲甲寅錢

君來牧薊錢君澍之歸安人起家進士先是任龍門任邱二邑令考異績擢今職君既蒞薊舉凡天子所欲惠懷斯民者悉心推致之裁葬歲民灘然與今且六載矣薊輔京邑又當四陵孔道煩劇甲諸州君操其要事一切辦而民不擾民有訟斷之以中無留獄閭有災診恤之惟恐後嘗乘款段歷鄉聚見父老輒問曰政有害乎餘胥肆乎豪猾爲厲乎尙我告也所治聞之多感泣其奸頑者亦革面焉不佞家盤陰壤地與薊接每負杖石林往往得傳聞於樵采者之口心異之以爲鄉之所謂賢吏之難者顧近在是冬十一月十有七日君之初度也薊民既懽之深謀有以壽君以不佞爲麋鹿之長句頌辭於予予曰錢君既壽矣天子嘉其能褒予優渥載在方策我民洽於心尸祝之子若孫不忘錢君既壽矣贊辭烏足以愚之哉不可句之力不佞曰予嘗之沽水之津見童子羚踔而歌曰擊缶擊缶我有父母父母安在在州之內又聞野老行歌於野曰狗不吠雞不啼使我飽

食有煖衣噫是二歌者方之河濶九里麥秀兩岐張郭埒也請以爲
君頌
跋
金魯山別駕全城圖跋
洪澤爲東南巨浸自河南徙借之敵河然過盛則湖淮諸州危襄余
奉使整支河以洩其勢聖祖神策之所經營也丙子秋河溢匯湖水
齧秦郵城魚龍郵民在旦夕別駕金公力塞之與衝波悍流爭三晝
夜水卻城卒全嗟乎王尊請以身填金隄金公可以貳之矣
題友人邊事後
策旺之部曰厄魯特漢西域之屬也其地南界哈密圖魯番東鄰喀
爾喀西接哈薩克布魯忒諸國兵事之先鋪奉使至蘇勒圖河其降
王阿剌不坦駐圖衣河所部得往還無禁固嘗目擊之卒悍馬壯人
負火器佩刀鷹視狼顧實根厥性不特負固恃遠曰漢如無我何也

既逆命王誅所必加然兵有不可遂進者非屈於力嘗屈於勢何也
策旺所居曰義里河義里距把兒苦兒凡五十舍意度之得四五千
里其南路也蘇勒圖河極喀爾喀之邊再西爲野羌又八舍乃入其
界距義里亦不下三四千里其東路也而阿爾太當其中其地固遠
絕矣塞氣寒霜早三月草始萌芽八月輒向枯冬春馬瘠草生畜牧
一月乃可用故進必五月退七月期六十日涉數千里擣其巢而破
平之不待知者而知其難已是故士雖賁育枵腹不可以責戰馬雖
騏驥跛足不可以逐利其勢然也且我師嘗樂於死敵而苦於不遇
敵彼倘我出遠徙其輜重空其庭不與我戰而我已勞矣故曰勢有
所屈也兵法云見可而進知難而退進有不可必計利於退法當蓄
氣養威誘而致之使地遠者自前勢屈者自信所謂反客爲主逸以
擊勞有不濟乎然而敵不可使自浮也致之之術
必以五閱五閱爲用舍利無由秦金關士漢貰啖楚俾嘗閒餌而後

鉤有所投掎有所倚非其明效與夫兵之要貴中厥虛言之要貴中
厥實書所云責功邊將必使大饒於財行師之本一語盡之若夫立
制屯田所以規充國服羌之要謹互市所以操馬翁壹致匈奴之權
馬政則無貳師伐宛之弊募邊氓則省六郡徼調之煩石畫井井事
出萬全誰謂兵難隃度必且據胡牀而後指揮進退也哉
鎮安將軍馬公告身跋
易在師之上六曰大君有命閈國承家九二則曰在師中吉王三錫
命鎮安父子子常貫後先南服以丈人之德兼天子之命毒天下而順
之宜其勒功典策宣昭令問如易之辭而孚乎元吉也初滇之亂先
大夫亦以特簡任司臬戡亂辟辟服叛懷貳以鎮安尤獨至嘗曰鎮
安其有後乎今中丞既嗣功其兄匯川襲父蔭辭疾不受職樂讀書
以通儒名武烈具舉而文以終之鄧枟之美不踰於是矣
題殉硯說後
夫生民之情也嘗欲厚其生又欲以厚其生者厚其子孫子孫委蛻
爾而謀所以詒之者萬方且以爲未足也然而歿不旋踵子孫不能
守或爲勢家奪悲夫田文嘗謂靖郭君曰孫之孫爲誰曰不可知也
曰君日斂貨財以詒不可知之人無乃惑乎語至達也是故叔敖詒
其子寢邱鄭子張詒其子以貧不且爲善詒者哉從兄伯氏梅墅服
官數十年他物無所詒而詒其子萃以硯硯舊物也萃寶之終其身
萃無子死之日且欲以硯殉嗟夫伯氏善詒而萃亦善守矣夫先大
夫亦詒一石予小子鍇鍇亦無子死之日欲留石天地閒迹若與萃
異而情則未始異也
題載竹圖
載竹圖者黃尊古爲素菴太僕作也太僕工聲詩娟秀自喜宅東偏
構啸雲書屋屋南植尊古所載江湘竹而賓以襍花挹井泉涓涓流
其中蕭然寒淨几案都碧所與游者劉東郊顧倚平釋借山舉一時

之偶詠歌之什琅琅播都下盛矣乃未幾雲搖電滅墨目都盡四五十年陳杏迹冥見此圖不啻陶山陽之笛矣太僕既往圖亦宜消沈乃展轉歸於謙益主人主人嗜學好古多故舊之懷圖之歸圖其有靈乎尊古名鼎畫居王石谷之亞劉名震顧名衡文借山忘其名其霜鐘落杖圓句猶藉甚人口也

表

擬詔錄八旗漢軍舊家子弟摯臣謝表

伏以聖德作天萬彙荷甄陶之化仁恩洽日八方景煦嫗之明辰居北而殊尊幹旋在握道承統而斯大精一惟心敬竭芻言敢陳丹悃欽惟皇帝陛下參通三體含抱乾元神靈萃賦乘之齊聖穆穆誠敬攝操持之要栗栗孜孜祥啓鳳城紹經綸於列祖威乘龍御衍文物於百王步驟因時弛張中道每欲溯洄往昔是用軌範將來帝典王謨粵建絲綸之館武功文略爰徵志乘之編檢盟府之鴻勳宥災赦眚崇新祠之盛祀尚德昭忠蓋仁智未之前聞而思厚由來僅見者也迺復帝心無已天澤靡涯明詔近頒舊家重錄徐方論績思深虎闕之臣牧野稽功慮注鷹揚之佐續良平於漢代寧僅百人舉元

愷於唐階宜先八族敝帷不棄忍令野有遺賢故席莫捐無惑廷稱多士固知覩衣冠之戲感發非專聞聲鼓之聲追惟已後臣等材輕毛毳品謝圭璋濫竊光榮方慙尸素不謂賞謀延世勤存貫復之雅國恤除封遠索舊何之裔布濡於累葉優渥殊深蒙褒露於四朝捐廢莫稱伏願天根紮固寶祚靈長推一德於樞機九疇時敘協大同於疇載重譯咸歸順紀合神安置翳蝠於飛動登三躡五絃歌雅頌於耆童矣

書

辭薦舉詞科與友人書

鍇白極承高誼辱賜薦剡又荷賢主人虛中降抑而欲遠攬廣蒐雖與足下相知以心要非具揭謙之誠者不能及此也僕聞周公一日而見七十士蹈吐哺握髮之勞曾無所恤者不唯光輔王室亦欲兼聽集思求賢于廣以濟其道是以居慈親之尊踐元聖之域衛武公

與王蘭谷書

鍇白蘭谷足下使回有數行候起居想已達矣鍇蒙不棄遙深情好同氣之親無逾於此又辱薦結知主人才非董賈過略近之自客冬迄今五閱月矣款洽之情日密延接之禮加隆疏放野人廁乎規矩周旋之地而上下安之亦一奇事也原與祝君約充代庖此足下所

知也今者殆將及期然祝君儻失約則鄙人之初言恐不可遂背也鍇於進退之閒不敢冒昧持之久矣去秋大君子過老馬之顧一旦感激得近賢光然可寓暫而不可處常也且鍇之不可常處者有四而主人不宜常留鍇者有二請畢陳之幸垂聽焉鍇今五十裁過三且如八十翁加之屬者頭屢眩每發輒欲臥不則朴前晚廊陪坐時忽發此疾彊支吾之幾不能侍後遂時時發至今患苦之此體有所不堪也性喜疏散不耐束縛數月不入山輒慣慣鄉者曾與足下言及之爰居在魯所以享之者非不厚而澤雉十步一飲五步一啄所得乎天者又不可移此性有所不堪也賤體酷畏熱每入暑即他奄奄無生氣又不敢裸體當風唯逃幽隱仰臥食息午過乃起今將冠履終日絕非所堪略無檢束放蕩自恣鍇又不能生平未嘗袒裼對家人曾敢施諸屬目之地哉此限於時有如此也寒門敢陳一二唯垂聽之凡成一書必先立體體立而後四支百骸靡不包羅貫通焉故注釋家必前有訓後有詁訓者明其文之義詁者通其事之故二者皆貴簡而明精而當也夫易者不外乎陰陽人具

上濟齋夫子書

鍇白辱賜書獎譽太北鄙人固陋安能使吾道東乎然期欲報所知又不敢以顓蒙誘也易有之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意之所在言不能盡託靈筆札烏能致之故必俟面陳而後能領其旨歸也今復承虛問敢陳一二唯垂聽之凡成一書必先立體體立而後四支百骸靡不包羅貫通焉故注釋家必前有訓後有詁訓者明其文之義詁者通其事之故二者皆貴簡而明精而當也夫易者不外乎陰陽人具之而人蔽之我夫子憫焉傷之於是字解句釋欲使鄙儕者皆明其義此誠聖賢之用心也然易之爲書與他經異至易至簡而至精至神所謂其德圓其體方變動不居周流六虛固非淺見狹聞之所能窺測者也故不識字必不通易不識字而讀易雖字解句釋之猶無有也識字而讀易則字解句釋者爲贅矣故於訓不若注其幽奧而略其平易俾無愚焉可也至於詁則又有說自漢以來說易者不啻數十百家先儒莫不專數象而說理則自王輔嗣始於是理數分標判焉爲二此非說易者之過讀易者之過也何也夫理不離乎數數不外乎理說理者固可以通乎數說數者固可以通乎理泥以求之不滋惑乎我夫子采前儒之說匯歸於一義有未安伸其所長大匠經營用心良苦然用其說而隱其人目論者不曰撫拾則曰蹈襲使我折中古人之意不宣顯反詆譏之是滋將焉用之是集解之體非所謂注也夫注者闡先聖之奧闢萬世之經塗神遇作者心傳將

來古今不可合而我有以貫之陰陽不可測而我有以窮之毋援高毋趨新駕羣議辟叢論而又不險不詖篤實明晰斯可尚也如卦變之說程子主乎乾坤是已朱子則分圖之以陰陽類從之乃於本義則間有戾焉者戾則亂亂則反反則有不可通焉者矣而夫子獨斷之以綜綜則內外上下陰陽往來帖然畫一誰能外之此義雖發自狠唐而暢之者唯夫子也如卦圖之說先儒率範統其辭而夫子獨立之以解縱橫分合如破全牛肯綮皆中竅夫固嘗及之而未若是其周也二者誠不刊之論也至於諸卦繫辭祖立新說者凡六十有一具識卓然擊蒙千古然亦間有未喻者如蒙之九二注曰包蒙必納婦始吉所以然者納婦之道包容調停方得相濟子之克家又何義直相承非並提也所謂包蒙吉者九二爲一卦之主謂其能包括羣陰也納婦吉子克家者謂九二與六五以陽應陰以剛受柔居中德而不偏主陽剛故能剛柔濟陰陽和如有子而爲之納婦而後克承其家而吉也猶言所以子克家者由其有納婦之吉也故象傳直云子克家而不及納婦也如頤之六三注曰陰柔不中正而動極不求養於初陽而應不中正之上九故曰拂頤愚謂六三不中正而動極是謂拂頤未必責其不求養於初陽也不中正而下求恐亦非其道也類如此者尙有數端鄙聞雷霆驚聾者無聞日月在天瞽者無視聲聒之愚不敢自信故曰必俟而陳而後可也今於此書訓已用前說汰其繁詁則順其辭而理之然以鍇之愚竊有鄙隱願得畢其辭夫易有集解非一日矣唐李鼎祚有易集解宋林黃中有經傳集解俞琰玉有周易集說今折衷又頒矣既折既集復安用我與其求全以失純毋寧舍博而用約盡立卦綜之說及古義未晰而未經前道者別叛一體附諸圖解之後所謂不險不詖篤實明晰以問海內示後世俾盛德大業翼文而行不亦快哉或沮鍇曰夫人以三十

識子雲不亦難矣乎僕學淺語便守鄙志不易示人不輕開雕所以然者非虛裹自牧與焉世習也竊以爲歿身之後必有平生良友如三人者爲我掇拾或了不相識而復有李眉山其人者亦未可知也固不煩駭駭自前與世之蛾眉爭顰笑爾此物此志滕固厥中適因前事聊一及之質諸高明以爲何如

上望溪侍郎書

謹白上望溪公足上比在山耳目不外接頹然此身若不復爲天地所有故了不知寰中事五月來長安乃得公解組信遂同石君東郵上謁閽人辭方暑恐起居有所苦故不敢彊悵惘而返此遇也他人必有所不安而鍇知君子之懷固別有在何也鍇鄙人耳一旦辱識知得四五接光儀矣所聞者忠君籌國之言文史之論江鄉之思而已今蒙恩解他職使務專於三禮一書將使精一以發其底蘊而揆解羣說是固公之宿願也天其或者將開數百年蒙昧之蹊而特假

手於公也鍇聞之天之生物必有其遇在周易姤之彖曰天地相遇品物咸章剛遇中正天下大行是故以剛遇柔遇也以剛遇剛亦遇也遇有不同其爲遇則一也是以賈生以通明之才直文帝恭儉之主世多惜其不遇乃不知其弭邊患削諸侯彊幹弱枝之術雖不行於當時而越世更主率皆踵之使賈生不遇則亦終荷櫌鋤寄畎畝而已矣惡知所謂洛陽年少者哉他如燕望之劉更生顧身季世阨寒所懷遇良難矣然能因事補闕守經納忠嶷然明白其所守而信於後世亦其遇也易曰困亨君子无咎是亦困而亨者也至於我公則貞諒高簡不爲推移以一心事三朝用賤卿貳陟堯舜之廷聯泉夔之步進昌言承明詔上下之交有爭顒若方之賈傅所遇懸殊彼蕭劉之徒又惡能幾及乎昔班固著論於虎觀劉歆建議於國學而泥於偏求當時或非之至於三禮歸駮尤甚未聞有所發明公今承制秉筆釋疑似抉其是非拔漢儒之幟復周公之舊是天子所以獻如身侍左右耳惟納之是幸

與陳橘洲書

鍇白上橘洲足下三月望日經傅家山流覽大略前書已籠報四月四日再至山下孤游久之屋三間而已屋南亂石齒齒立故屋址也址南垣垣外爲他人圃所謂城壞即壓齊境者也圃南坡坡乃屬我坡中皆粟雜以杏山凍而甦者柿四本方綴實於條如士遭多故而老氣不折坡下沙坂平衍可十餘畝居人殆爲田種棉實稷坂西水激幽籟注澗中稍回遏以防可引入坂溉疏若果任土宜冀必美今春寒穀雨後坂中桃十餘本方與稼黍並作花李最多有數十百株然花落實亦不甚結生物滋長之難乃如此周游坡坂間凡三四陟降老樵力憊經樹而憩最後坐大杏下微吟懷思之章倦復枕石睡既醒乃有得而日已旰矣度其勢於村頗隘於野頗曠而僻足下結茅讀書其中一邱一壑即此亦殊不惡然能再張之直可聚族而居果子春之願矣

上濟齋夫子書二

鍇在山不得廁門牆者且三年固於見聞無所推廣麋鹿之性遂不復馴今老矣又多病無子一旦入化便委溝壑悠悠之名從之電滅悲夫夫天地精氣集而生人直百歲寄耳乃既立名字著語言遂欲攘精氣爲我有乖數千年不復還天地亦貪之甚矣昔者司隸曾峻於家祠前石渤孔子弟子趙岐圖四賢像皆不爲枯骨計也然又有藉重於標題者殷比干墓或傳宣聖書延陵十字則王宬傅會二賢名固不朽然假使無此則墟墓之有無未可知已鍇之不肖不得與諸賢比明甚宅於不能自立而欲有所藉貪固在也故不勝大願願有請焉鍇棲遲鷹峰之下二十餘年矣出入起居日與相狎精魂神氣遂與此山較然爲一生之所樂死必歸之鍇之所歸舍鷹峰無他山矣今樹片石生爲墓表其標題之者舍我夫子無他人矣儻蒙垂許則千載以還鷹峰之下傳鷹青李鍇其人者實由夫子之藉重也敢敬布之唯垂鑒幸甚幸甚

報王蘭谷書

仲回得足下二書讀附采石者書則使人驚悸鍇鄙人也所學淺薄行將就化故也乃達人長者方將弭節中塗顧瞻老馬唐肆之求將無類是乎夫尺書絕交誡耑生之誕東周興魯信宜尼之權雖然時有不同也王風寢息黎民殿屎聖人之嵩目也固宜若夫萬方爲一

百度具舉而希世躁進寧亦可取耶鎧之於今若九牛一毛何足比數而足下勉之以孔子之道讓之以晉人之謬良由愛我殊深而知我或有未盡乎客冬存誠主人亦頗有言且不令聞之幸而得聞遂藉窩仲容頗首固辭鎧豈樂此嫌情哉顧自知審耳鷹蜂之下部屋數間長爲太平幸民詠歌盛德保先人之遺烈終餘生之天年幸甚幸甚致申鄙私亟爲留意

與陳眞公隱君書

鎧白陳君先生足下鎧北鄙之鄙人也憊焉而悟未嘗聞教於君子部婁卑隘廢同土壤何足比數哉然而親賢就能受性於天鄉奔走於四方也以爲龍輔垂棘不遺魯晉足之所履亦極裳而拾耳乃徂征萬里歲歷二十心之所折不四三數求之艱乎抑其寡也今老矣不復出戶庭矣食鼎不寧其腹耳足且綴矣憧憧往來沒齒無與復何所幾乎前年秋客爲介得與祝君交因祝君而復得聞先生先生有餘日頑石徙矣蓊木作矣羣陰辟矣廓然清明日月照灼於是山環水縈雲行霞起沙之鷗鷗石之齒齒山鳥之啁啾山花之靡靡莫不獻色呈聲畢効其下而吾堂亦適成予睇視久之喟然歎曰嗟乎小人斥而君子立穢私去而神明出有如是夫客過而落之曰悠哉此堂也願何以名之予曰名者實之賓也茲山之不著何予堂之有之以此時辛丑秋九月望日也

梅子陽記

客曰雖然幸卒畀之曰蒼然而業業者非鷹峰乎適帶吾堂南請異世者而頫德篤行則往往見譽於良士之口所以然者物有其類類有其盛月水異質蠶馬異形又何閎大小遠近之分哉是故小人苦其節君子通其量有由來矣今鎧既得聞先生私心耿耿不自量敢有所陳焉鎧聞巢由之僻附夷齊而後章國高之守推夷吾而後重劉以小人不有紀者草木腐矣且也緣遺老人晉司有詞史無主者周籍無徵然則錄微闡幽亦古人之所貴乎鎧之陋良不足以愚先生雖然鎧即不得廁君子之末而子然孤行或亦不爲君子所棄也先生肯踰度而籍之使不泯其所懷乎死且無憾不然則亦灰滅而已耳儻恥其未同而言則伯宗問禮於重人晏子脫驂於越石者有閎矣敢寫書祝君畢陳其詞唯垂聽焉

鷹青山堂記

奮起乎馮翊之區龍翔而馬逸者盤之山也其陽衰盧而背露其勢竦其氣遒其名亦顯著至其陰岡嶺巖壑則奔放而委蛇爲勢固少殺而其氣若有所激如莫年烈士躍鞅未肯下人者以其在陰也名亦遂不著一山也而顯晦異矣枕北山之麓者曰蘿村其西南石齒溜疑吐納雲日者曰鷹峰北俯小溪數里清泚溪左則雙阜巒峙長松叵爲舉天嬌欲飛町疃小壤錯其間山氓耕之大抵皆磽确也村之北有廢陸荒絕虛無人木盛草隨亂石陀寒側厄俛首迺可入入數十武一坡隆起陟而望之中坦幅削如風臺百尺聳立塵表予曰卜地樹堂誰能舍此遂與二三僮把鉏掘斧共宣乃力拔茸剔繁句有餘日頑石徙矣蓊木作矣羣陰辟矣廓然清明日月照灼於是山環水縈雲行霞起沙之鷗鷗石之齒齒山鳥之啁啾山花之靡靡莫不獻色呈聲畢効其下而吾堂亦適成予睇視久之喟然歎曰嗟乎小人斥而君子立穢私去而神明出有如是夫客過而落之曰悠哉此堂也願何以名之予曰名者實之賓也茲山之不著何予堂之有之以此時辛丑秋九月望日也

梅子陽記

循蘿村而東自響雪瀨凡十三曲有荒陽焉陽窈而深紆而虛闐然無人無一切物陽之荒不知其幾何時矣而闢田種樹迺自歲丙午始再越歲構屋三椽於陽東於是乎陽中有菴菴一而已又久之越僧來棲止之於是乎陽中有人人一而已陽荒久豺虎與人爭窟穴溪之北又有陽陽亦無一切物曰一而已丁巳秋僧移菴於北陽於是乎東陽無菴而北陽有菴噫一陽耳入有入無何其變也北陽有人莫窮其年僧掘地得錢多宏治時宏治距今幾三百年可想見矣而東陽北陽裁五六年生滅迺爾固知彌劫以來月化日遷新新不往有如是夫噫是陽也自無入有今之菴是也自有入無又復不知幾何時也雖然佛有云因緣和合虛妄自生因緣別離虛妄名滅殊

不知生滅去來本如來藏常住妙明妙眞如性然則生滅有無之外又有所謂寂乎泊乎不動周圓者在乎姑爲之記以誌蕃之始

倒景潭記

蘿莊之東有水曰響雪瀨響淙淙隱石壁中而拱亭峙溢莫測其所出西流裁里許而絕夏秋雨乃及乎莊之南雨止隨涸莊之西石臺斗坼雙流匯之蕩跌而爲潭潭開圓鏡深三四尺周數十武峽石雲卷鷁湍雷震雖旱不竭溯而東則又里許而絕蓋源於響雪之水伏流以續焉者吾樂之嘗獨往客至輒與之偃仰盥頮或晞髮落日下靜而挹之則細而既者嫋而蒼者洞然而寔窈然而張者與夫天迴月游雲行鳥飛靡不迴光倒景反射乎其中而清波瑩如未始有一物在夫河發乎昆侖潛行乎滇昌積萬三千里而後出積石以達于海乃所謂神矣斯水也雖洪纖不侔其致一也故記之以著其神

牯牛精舍記

鷹青主人築室於鷹峰之下室潔而約虛而衍畜几榻者各一他一切屏主人孰視而有所感焉曰當其無有室之用老氏已前言之矣反而準之於我心亦若是夫在周易之離曰畜牝牛大畜之六四則曰童牛之牿噫畜牝牛儿榻畜也牿童牛屏一切也雖然室猶有閒足其戚而已矣心則隨入而無不畜是又畜之大者乎然其初功則自牿牛始爰命之曰牿牛精舍

樗籟小記爲納蘭克明作

克明北鄉有大樗厄偏癭腫半死矣而能陰克明讀書之屋屋小甚遂題曰樗簃蓋有感于樗而名之乎吾聞之樞中車柲檻中輞檻中弧椐中杖樗一切不中用故曰惡木樗亦棄物哉雖然使樗近人而中用亦自焚久矣求爲半死而猶蔭人者又惡得之然則樗善自用已樗亦嘉木哉世不用其材而克明用其陰克明亦善用樗哉抑吾又聞之莠似禾樗似漆克明讀書嘗去其似以求其眞然則樗又且爲克明之龜鑑哉僕老朽亦棄物久矣然其言頗能中克明克明願識之故爲之記

是亦樓記

是以樓者香祖謝君之宅也是爲謝公鄉高士徐昭法題贈兼山隱君者也香祖隱君之孫也隱君盍遯以行義著聞而香祖讀書溪樓布衣韋帶不謀仕進亦可謂善繼先業者哉樓在銅官山北雙溪注之槉花修竹牛宮萊田交錯溪塍閒遠而洛帆漁火明滅有無樓初不與世遠而窈渺曠邈夐乎若絕不可即者錯年十三循大江而東見山川人物之奇雖少頗欲動于中久之下齊魯走吳越所至輒留連不自已嘗歷荊溪之口便欲僦舟一迹隱君之遺方冬河冰膠不果使竟得果或林亭之陰石坳水涯從故老田父齊詢未聞或攝衣升樓遇我香祖手觸遺書目擊往蹟爲大快樂誰能逾此乃俛忽數十年而後見香祖于長安又久之乃見是亦樓閣符囊者之所聞而與所欲見而終幸少見者爲之記

沈泉記

康熙庚子春正月六日李子卜居乎蘿邨權輿於盤陰也邨南有井鐍且老矣雖然詩有之似續妣祖西南其戶又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鐍於其入其地雖不得見要亦不得謂夢寐遇之矣表其所聞裁供數家汲旱或不給邨民病之越明年辛丑春李子以辦香明水昭告於山之靈曰幽薊之山寡水而盤山之水浹全體焉蘿邨邨南大谿亙之冬膠冰則以爲盤陰亦且有水也既則冰泮水涸谿變爲陸乃知鄉之水客水耳初無水也進而察其土土潤本與石敷而澤則又燦然覺曰盤多伏流無顯水非無水也然則茲山之水也將有時而出以宣其濟物之功乎抑將終古不出如古之隱德者乎竊聞山之畏壘隱鱗者必有靈焉實式憑之敢告諸靈靈其鑒諸既告靈不我報越二十有一年辛酉秋谿之北水津津益富陸若蹊泮然越

明年春冰泮而水不涸李子乃鳩邨民而謂之曰靈其示我水所乎水固將出乎抔之尺得泉四汩汩以出應手滿塌爰整爲泓名之曰沈泉不敢沒靈之靈作沈泉記

高寄亭記

西澗淨土庵在盤山之西小精藍耳又宅亂石中遠之若無所有即之則亢爽幽翳互據其半焉老僧藏山居之人與淵相忘者五十年其西南有山山有石皆虎豹蹲石巔有孤松反向下蓋數百年物客游者嘗過之而未之奇也寶尚主人獨愛其人與其地輟輔來必徑造松下與藏山輾語相往復或移日有時而寒雨欲滴者空翠來也牝壑映然靈籟走也要眇窅白若沈若浮者遠不可及也蟻垤田廬蟣蝨牛馬的的可數者近之所極也而一日之身亦且與之相忘焉一旦謂藏山曰將無舍以寄爲舍此非通德也願寄亭于茲爲師舍以爲吾之舍藏山曰諾已而亭成覆以茅椽題不磐斲朴拙用天

靜者也不媚挑不詭勝矯強金氣中霜而榮今者蕩目怵心數十百品若是其絢乎何多類也抑封植者因地奪天有殊技乎主人曰唯有說焉火革金而不能使爲木鷹化鳩而不能遂爲鼠物固從其類也時菊者使菊爲菊而不能使蘭與蕙爲菊也亦唯味土責甘審水責清徵氣責平溫涼燥潤不拂其性而已矣若夫時至而象生機合而化成則歸權於天人無事矣賓憬然悟肅衣而退主人爲誰寧王敬齋殿下也賓爲誰介閭上人塞曉亭其子厚菴暨石星源龍潛游趙半舫蔣耦漁查承齋李眉山也

千像寺石碣記

嘗聞浮屠氏之教滅我相滅我相而一切山河大地皆爲塵影其身之有無亦若是焉是故乞而食寢草衣皮遠離墨礫得無上法佛滅度後其教陵運起舍宇立門戶火耕水耨與編氓等混沌既鑿七日而不死者幾希於是生滅有無成敗分合萬緣紛糅迭相循環所以

然者以有我故有我則妄妄則貪貪則嗔嗔則種種黑業莫知底極與佛正反嗚呼襲其貌盜其名顯乃反其教不亦悲乎盤山千像寺唐之佑唐寺也燈傳既久興替不一弘治時僧徒立異各據所有典鬻任情其業日敗迨於今茲寺僧萬慶眷茲寶地閔焉傷之一旦黽勉合諸眷屬通歸一袈僧責賠通復其故有且重建正殿及他寮舍數十楹衆妙莊嚴一一具足夫然後數百年之分者合敗者興連雞不可以共棲搏沙不可以成飯殆不然已前州侯林公爲慶判斷其始今侯錢公董其終是用勒石示永久識慶之勤抑以垂將來之戒也嗚呼是寺也雖與佛之初教殊較諸反之者實逕庭矣

重建東竺庵碑記

東竺庵故在松樹峪上方寺所分建也業大而荒與庵俱敗吉如師謀新之乃墾田種樹奮力極日夜久之所入贏以庵址惡不足新相峪西形勢合便結茅三楹　歲遂通移於今址而闢山鑿石基正殿焉山麓狹水薄蝕疾　歲又前移殿於籠外又前建前殿一又東倚巨石架一柱樓如茵西構亭又分建諸寮舍又前鑿石壩數十丈又疏泉鑿池者二閱數歲而庵與業俱新矣吉師者薊州人性勇猛尚義樂施與人不足輒給之以急難告仔肩之無餘力然以勇猛故故事多更殿數移其驗也嗟夫吾夫子嘗欲見夫狂者矣蓋狂者有爲勇猛故也然則師其爲緇流之狂者乎其爲吾夫子之所欲見者乎吾於記庵之興替而有餘喟焉

焉

明常開平祠堂記

潞之東南隅有舊宇焉宇特起高埒城脊缺甃矣雙甍衙瓦圮如故戶扉扃戶外地增壇錯其中虛無人白日黯慘駭逐鳥鼠迹神南面莫知其誰何其東北隅有主曰明常開平王顧而異之扣其父老曰此開平之祠也王破潞大有造於州州民德之祠祀之迄有明不替

國初修祀典猶及之聞諸故老曰祀之日大風祭物盡坼王蓋不享異代之祀也神斗母也位斗母而卻王蓋由是始也予喟然歎曰開平神勇佐大命其英爽宜有不味者雖然昔武王代殷嘗封比干之墓矣項羽喑嗚叱咤身與漢王敵死之日號之魯公葬於穀城之二人者其英爽豈出開平下哉初不聞躍靈示異有所不受也既曰不享我祀矣位斗母而卻王何邪斗母者何神也意者其斗魁乎斗爲天之柄主斡旋祀典在天神之列擁翼宮而有之亦非神之所安也

贈忠武將軍周公碑記

公姓周名遇吉遼東錦州衛人營州之墟蒼龍漏精溟渤噓氣雲蒸燄舉而公生焉有明失馭寇盜亂紀鼠竊蠭螫合離無常公起家寧遠勦力戎行累樹懋績崇禎十三年擢同知總兵官援勦河南屢大破賊擊敗李自成禽渠魁朱連李清山俘諸京師公一誠浹中五德備具用能天弧滿狼有發必中賊懲威稜凶燄遠戢十五年作鎮寧馬於是倡勇揭義作氣厲忠是以震儲三關嚴障萬里明年正月賊犯太原公飛馳赴援軍裁出而太原陷賊前鋒過代聞公至踞朔州脇公舅氏以書喻公公立斬之賊以虛聲謀犯京師會元崗副將熊通貳於賊盛賊威公手斬之手提通頭腥血污衣慷慨神踊集衆議曰賊且犯京師千里望風未聞騁一騎以扼之者我伏精銳萬乘其驕阻隘以擊之賊必創創則京師之圍解矣同知吳鉉不可公曰太原已破忻崞代朔賊悉有之我嬰城守賊必幷力困我是坐自斃也而京師且危議未定鉉陰塞門堅不令出公仰天歎曰唉死矣復何言賊宿憚公偵知兵不出乃率二十萬衆二月己卯薄城下門其四門連日夜公一七心整惰氣輸巧墨閧捍禦以幾藉兵寇械飾卒廚肉於是僵尸益隄熱血殷堞賊憤益力攻辛巳平明城東門陷公亟升埤反擊之有所指撝輒貫腦洞胸肉飛骨糜自成以騎邀公曰

民無罪勿殺退十里當見若自成佯退踞文昌閣而徒騎實充斥扼衢巷公知不守縋而出自成立起迎之公曰告若所以出者明殺賊購若頭吾所命也民無預矣速死我賊脇以刃不動瞋目如炬辭詣辇醜賊怒披腹出腸死年四十有四若公者保民於危以仁畢節臣德純一死國爲烈矣諸將聞公死愈益奮呼譟幷命於是游擊將軍崔雲及王前士呂品貴王尚愼張大選高日光俱死之楊鼎勳鼎樞兄弟者博士弟子也善火鎗當其守禦也公手舞以花日努力賊退聞於朝及是亦死之若諸君者沈毅剛果激烈有發明斷在中誓爲鬼雄抑公有以結之也夫人劉氏集僕婢於庭曰死于賊孰若生殺賊皆曰諾乃先樓積薪爲死所然後人飲以酒操弓矢登屋大呼自辰至未射賊尸相枕藉賊震駭縱火火後垣夫人殺過當乃相率赴火死若夫人者猛鷙柔脆冠冠於笄智以與勇外內合度抑公有以淫子成梁故明太傅寧遠伯忒榿成梁之母弟成榿子如梧如梧生式之也賊大憤曰兵與殲我卒未有若是者毒掠數日去越四日癸未塵下材官侯効義斂公尸葬於城東郊我朝追贈鎮守山西三關太子太保忠武將軍夫人劉氏殉難簡烈夫人祠於城中街春秋祀之銘曰

建極失中皇輿傾仄沴氣公行卒正作慝獨復之行簡珠于礫野火手撲妖狐風擊與士死生遑計無益乾坤載息日霣月死金若火烈各有所矢大同錄忠貴遠是視左晉右順曰祠曰祀嗣以貞壎用翼前史

頌

青麟頌

芒芒神嶽建標四極天眷在茲維皇有赫基命振靈陰圖陽闢溟海胙膺醫閭引脊百神叢虛開我寶域蒼龍左蟠金虎右翊尺無所損寸無所益大孝昭明迄有所格仁獸載臻協應方色青毛錯鱗赤鬣蝕霄飛文爛如遂洽至德夏龜周鳥奕奕比迹丹碧著圖萬年無斁

贊

雷孝子贊

粵有孝子大梁陳州鳳羽雷君近蘊中士隱食大化德任樸醇補博士弟子員往以循謹著聞成均內充外容振振斤斤孝儀昭宣講學肄業川娛二老沙汭之滸父疾閽作儻有可賠願百其身人氣含生抵足以手卒用復陽于陰父歿循禮母喪鮮民或三其年或五其年鮮民行天獨行若是黨正閭師鄉大夫女賓雷作草坏萌感交孚實我后聖仁

墓表

資政大夫輕車都尉參領衛唐李公三世墓表

李氏自朝鮮徙遼東之鐵嶺愛其風土厚遂家焉其時世皆莫可知知之自始祖英始英生文彬文彬生五子春美其長子也春美子涇涇子成梁故明太傅寧遠伯忒榿成梁之母弟成榿子如梧如梧生二子宏訓繼先宏訓子獻箴繼先子丹箴秉箴遷陽失丹箴秉箴皆殉難無嗣而獻箴亦被掠獻箴者即資政公也太宗皇帝既定遼物色得公充侍衛累功授爵世襲一等騎都尉官參領自始祖至公凡八世而公遂爲我朝建開國勳公子六向堯向舜向禹向文向旭向昱向堯官駐馬路參將向禹陵川令順治五年姜瓖反向堯向禹並死節向舜攻維揚亦戰歿公三子皆殉國喜於義而傷於情故未及引年而老向文遂以次襲爵向文者司寇公也司寇公初試官禮部副理事繼授佐領旨秩理事既嗣爵賜名色冷簡授正黃旗副都統六年使祭北鎮七年授刑部左侍郎先是漢軍任秋官多諉事不治司寇公則悉心平反孚於中世祖信重之獄上公或以事不署名嘗俟署而後可八年晉爵輕車都尉十年出爲蘇州副將軍左侍郎如故出師浙江明年振旅還又明年復出師京口防海是年卒子林隆閼林隆者都統紹銀也聖祖御極之元年以本爵奉朝請八年擢

副都統有詔司空集議收天下礮留者計輕重備不虞衆莫應公對曰隆聞礮之攻城者率三千斤小則弱大則滯議遂定十三年鄖陽洪福叛出保鄖襄抵襄陽之明年調守鄖陽賊將楊來嘉陷穀城擾均州界都統阿彝告急鄖師赴援時我師裁六百人而均城參將曹進麟又謀爲內應公虛張軍實嚴其防曹不敢發而楊逆亦遁去十五年賊將譚洪來寇列十二營鄖東山相距久之賊忽以百餘舟順流下直趨城鎮安將軍噶爾漢遣師出擊不克賊舟泊琵琶灘我師屯山麓公進策曰相持兩月賊氣已熠無能爲也今敗其舟師則山麓自解矣不納公以青草口石屏風石龍窩兒皆放盜穴賊據之弗數月不拔而我師糧不繼利速戰爭之再鎮安曰無船奈何公乃自往竟得船時賊於江沱壘石爲堞伏火器擊我師公偵知之與標兵結綺角三道進分賊勢而騎步不時至遂無功公怒責不用命者明日復進騎兵前擊水師沿灘下步由南岸趨賊沱合勢奮擊兵交之際日在高春反景倒射飛鏃如雨俄頃洞波盡赤賊不支棄舟潰追至均盡獲賊舟而山營亦潰於是移駐穀城十七年委署河南提督駐彝陵公以彝陵挖衝要賊據險則秦蜀中斷乃築長壘自固謀相機定蜀十八年王師渡江取渝黔公曰蜀虛矣定蜀此其時矣致督師蔡毓榮書切言之卒不納十九年公赴萬縣與屯達貝子會重慶會萬縣譚宏受吳逆僞封反公曰譚衆烏合利急擊且請先據涪州制其通黔中路會宏死其黨推秦貊復爲亂公乃帥舟師進出銅鑼峽至木洞驛百丈梁梁突江中水分爲三梁北爲洪中大洪南平水而上游磨碎石曰緊急三貝號最險既至抵莫嚴鼓試之賊驚公謂諸將曰賊易與耳與諸君約詰朝礮初舉集縶急三貝再舉張兩翼進三舉道前奪舟奪舟多者爲多縱者以敗論皆曰諾黎明師集礮三舉師爭奪舟賊衆大亂梁遂拔殲其魁時二十年之正月三日也明年班師還坐事罷二十九年復起授副都統噶爾旦逆命公統八旗礮出塞與侍衛阿南大偕行忽一蒙古至阿前請皇帝安旋上馬同行歡笑良久去公曰此何人使其主必叛矣目動而言肆遣游徼偵之果然衆驚服尋命督火器會賊據烏闌布敦之東以河泥爲險聯槽駝爲壘而往來其旁爲疑兵以誘我師我師擊之不動還乃踰我後公擊以礮賊遂披靡既卻公請乘賊師可得利裕親王不可既而報失礮近賊壘公領前鋒百持矛馳十餘里得礮泥中賊遥指擊公自爲殿賊不敢逼是役也公功爲多三十一年擢固原提督靖遠有五方寺番夷壤錯黃流爲限冰合則險失公立屯田互結法兵不增而人相保又設義學延明經厚廩餼以教子弟於是邊民爭向學剛猛之氣爲之一變或有請築黃城兒事營田者黃城兒本高昌王避暑之幹兒朵城城有二踞河東河流淤淺不能引溉午熱夜寒植物不穫且凶荒之後民業未復修築滋擾公力持不可事得寢秦民大悅聖祖親征噶爾旦詔公會師塞上既至巴勒口賊已斃舟濟藍款服命班師公策舟濟藍必奔達賴喇嘛要之可獲果獲之以歸京師三十六年擢鑲紅旗都統四十七年卒遺疏讓爵伯父向舜之子辭殊懇至聖祖驚惋遣使祭奠賜祭葬召見公孫大均授佐領襲爵嗚呼此資政公暨少司寇都統三世之大略也資政公於我敬號衛庶順治十五年正月卒葬上清河之北少司寇公於順治十二年十月卒葬左昭都統公字紹銀康熙四十七年四月卒葬右穆資政公與鍇上同七世祖爲鍇從伯父鍇生也晚方總角時都統姪已皤然成老翁固不及見伯父及司寇兄然篤行遺烈頗孰聞之初伯祖宏訓公篤志詩書雅不樂仕進補博士弟子員優游盤阿伯父雖幼能先意承志鄉曲異之及生子以義方教故諸子皆能殉國難痒王事都統姪善讀書行師以律大河以南號小李將軍方其馳驅萬縣也母蘇夫人殁軍中例不得奔赴泣血馬上竟墜溺溺斗絕馬泥爛萬分絕生理都統踞石乃無恙咸以爲孝感所致云及事定還

廬墓次伏苫凷嘔血幾滅性聖祖彊起之嘗御紫光閣大閱問曰若出師何處立功對曰臣於鄖陽破譚洪重慶滅譚宏帝曰重慶若未與對曰臣以初三日破賊將軍以初六日進城時侍臣皆代之憤曰滅賊人知之胡不悉陳答曰臣職爾御前非爭功之所也所乘有名馬朝貴欲之堅不與曰受命出師而賂近臣吾不爲也嗚呼自伯父至都統姪歷三世忠孝大節炳然如日聞者靡不興起予小子爲一本之親故又能悉其行誼如此都統姪有子曰煒煒字在中美風儀尚遠略歷官參領聖祖深器之日左右侍都統有事入告輒命煒以聞既而以家事得罪緊繫索釋今在中年七十餘猶矍鑠善飯溯死者數卒得免異哉一旦致余言曰國有史墓有表舊已祖父立三世功旂常有紀而子孫無聞煒之責也然家中落樹石墓當不可得請爲文以先之俟後之子若孫繼其志噫在中老矣顧其志之遠也猶若此可喜也而傷之矣乃系之銘曰

離德耀震精芒坿揭我祖我伯電擊神挾四位載孚丞疑輔佛桓桓宗子屢何天畢田狐三獲仁止雕鍛帝曰爵女錫女赤芾嗣克承義咸貞厥節太行匪高大江匪潔惟忠惟武赫濯巍巍不卒斬瓜衍其爲勇踵超軌陵不廣咈火熾鄖巴用灰雙蘗北山嚴嚴清河漉漉示我子孫永昭鴻烈

弼公王翁墓表

翁姓王名某字弼公包衣人年七歲從其父居景陵穎異善悟及長駘蕩而有守不樂仕進喜遨游田野或名藍精舍既而欲藉祿養娛父母遂充茶上人又以父母老嘗疾苦乃刱精岐伯書通其術葆攝縝密父母至八十餘乃終翁由是遂去官翁性樂施予鄉里有不能舉親喪者給棺衾如孝子意貧不能舉火者資以糧匄貸者度不能償焚其券求藥者必躬親而後予翁既多樹德又以質直表當世人有過面斥之不背憎親知或相迕來即平釋言必兩允以故受之者則亦曰善人而已矣孔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若翁者固吾夫子之所願見者夫蓮葬翁媼某山之陽既囊事屬鍇爲之表鍇不敢以不敏辭謹表其生平而爲之銘其辭曰

善協于一用厚其基盛德之容天副厥配蹈實以虛中行清尼太白睒睗滌物而化水之融融山之崔崔億萬斯年後來其思

法天禪師生塔銘 并序 附

法天禪師名雲恆又自號藏山漁陽平谷人九歲薙髮盤山萬松寺年二十餘修白業於西甘泖遂不出山與盤相終始五十年彼之徒以爲固不願也師貌枯貊訥語言此僧在山木彊面已然而妙姓內明行之以眞天獨童師而師乃童諸一切無容心焉性喜詩無事即微吟葉成輒毀之世無得而傳者蓄琴一明處士李孔昭之遺也不甚工嘗撫之以寄意與廣坐中言笑無聞默則睡相對無一奇而去輒令人思以故無忤於物而古處者樂與之接云人或問之曰師何

以益人曰損之乎夫何益吁易所謂弗損益之之謂乎澗東有石屏師愛之爲生藏其下同好者襄厥事而爲之銘曰

無身無忠損盡身全藏眞茲塏享彼大年物無成毀草木在山安所樂終乃完其天天不鑿師師完自然維屏之陽日月其便

傳

焦明子傳

焦明子者東海人其先人客蜀而生焦明子故焦明子生而即爲客及長十九走天下中歲至盤山樂之遂卜居鷹峰之陰而後焦明子不爲客焦明子雅好山水雖旅游必采入之嘗艤舟采石既夕江月起鼓櫂中流命琴客彈大雅扣絃以應其節水宿者皆起視以爲狂又嘗絕大漠五月聞山塢桃花開時馬已出即騎牛往或沮之以多虎焦明子笑曰少見多怪此閭虎固以人爲怪也既家於盤種樹蒔果蔬以自給苦嗜茗爲鐵鐺瓦缶使奚所至負以從茶煙起水石邊

樵采者咸知其爲焦明子也然性褊狹又鈍拙見事遲以故深畏與人接而人顧乃好近之嘗爲焦明賦以見意人遂號之曰焦明子嗟夫焦明者巢於蚊睫而蚊不驚細之細者也夫以天地視盤山豈僅一二蚊睫比而棲遲其陰者又惡足視夫焦明也哉

馬山人傳

長海氏那蘭字匯川清癡其號也先世爲烏拉部長其高祖蘇伯海率所部歸我太祖高皇帝授都堂父馬期累官都統以平滇功晉鎮安將軍守滇伯叔兄弟並後先登顯秩山人初肄舉子業非所好去而嗜恢者其省會也師曾即東至山海關關法無私出客師懇之七日卒不得出無可奈何循北而走值寺僧南人也示之曰此閩爲某口樵採者許之幸而得越如其言果得出出而歷大茅山山嶼冥鬱人始知之復堅臥不肯起毋太夫人怪之山人曰庫使司帑藏歲豐入懼及焉逃死非逃富也太夫人賢聽之遂布衣終其身山人沖遠任眞趣發括一切了無容心過佳客每聖聖謂再叩之則忘之矣杖笠有所如行輒遺之不覺也博古多識辨金石器往往而中酷嗜畫

當意則傾篋購之嘗襲裘往弔所親劉氏劉氏貧事不辦山人濟之解其裘歸塗見未見書買之解其衣山是中寒疾乃夷然伏枕曰獲多矣山人既不事生產家遂中落然衣食或不給而所好未或移臧獲別有所之者聽大司寇巢可托寄齋牧山居士圖潤格月坡並有別墅據佳勝每邀山人至輒林陬水涯相探索或篝燈命酒商榷所聞長安傳之舉以爲佳事云山人中歲愛易水之雷谿築大益菴復自號雷谿居士大益菴主晚入長安居婁巷又顏其閣曰玉衡懸畫四壁對之吟諷其詩短矮古人而不膠於固斷句尤冠絕一時聲稱藉甚王公貴游爭欲識之而山人落落任放如故云乾隆九年二月卒年六十有七

孝僧傳

孝僧者松安和尚也松安吳人姓某氏八歲時父母以罪謫松安育勻氏家既長業娶妻會其父母自謫所寄之書署曰自晡恢寄師得不在天上當極詣求之既決志苦無資既而計之曰乞食僧徒便於是棄家之靈隱薙髮復再計曰襲其貌昧其徙不可竟參學之五年登侍者而後曰可矣乃北以爲五臺近塞首造之無有知晡恢者將入都中塗覩一僧告之故僧曰余而東在所求之亦無知晡恢者將入都中塗覩一僧告之故僧曰余所親爲部吏試爲師問之及至其所親去迄無從知所謂晡恢者師悲泣不自勝它吏憫之爲之稽故案得實蓋其父母謫黑龍江爲奴而晡恢者其省會也師喜即東至山海關關法無私出客師懇之七日卒不得出無可奈何循北而走值寺僧南人也示之曰此閩爲某口樵採者許之幸而得越如其言果得出出而歷大茅山山嶼冥鬱峭榛莽翳夔虛虺虎叫嘯左右而催荷戴之行者非結隊不敢入師獨行徬皇無所寄宿食叩牧牛豎達一庵庵主愕眙曰何以能獨至也翌日遣送之遂達中後所既渡遼水天苦寒冰雪剝膚師寓客

車多徒步時遂染疾臥數十日稍可復力疾行又數十日而後達輔恢竟得其父母然血枯肉盡矣浹於死幾不起於是人爭異之嘻其父母以金爲之具產焉事定師乃歸越數年復恰然曰生而不養非子也又復東侍父母誓終其身云

張翬傳

張翬字羽軍又字采書吳人年二十游京師授館太史法保家法保者點慧佻達貌脩而衷辟家不訾慕大俠豪舉又通時俗方言服官給事人以爲敏翬度不可與處裁一歲辭歸吳既而法保遣其黨馬雄走楚聚羣不遑將爲亂而身應其內其庖人首其謀保亡奔雄適雄死衆烏獸散保無所歸遂至吳投翬以夜造門剖翬方讀趙岐傳保喜曰免矣入告以情且曰鄉固烈士目生今縛我唯命有所哀憐而祓匿之亦唯命翬愴然曰君以窮鼈來翬不敢愛死顧有父兄在未敢縲許君也告兄立人立人請謁之父父方應粵東募翬遂走粵

以告父曰若死無憾乎對曰顧之曰歸當與兄陽爭財求親族分若戶戶分得不坐毋使逋兄共糜爛也翬歸如父謀未幾保事急蹤迹且至吳翬謂保曰翬何足惜恐卒辱君奈何誠聽翬計幸雍髮爲緇流庶幾免保許之既而中悔計不果保有健兒多武力臂膚多金往來任外事事泄獲保並逮翬備翬楚毒剝膚嚙肉者七保伏誅翬竟繫獄先是有黃復菴者以他事繫黃善易翬旦夕與講復凡六年得逭死戍關中翬既爲徒愈益讀書閉幬苦吟導悅惋又善琴臂考古說參己意所得輯普律篇要若干卷當事者聞之授之琴趣鼓之辭不能不可翬伏地泣曰賜也刑徒也實不敢褻先王之樂卒不鼓會秦民欲壽某太守揣文多不愜或曰彼徒工爲之竟用翬稿太守廉知之又義其人得免役家韋杜中方翬之戍秦也父已歿兄立人亦破產從翬西已而立人北之京遂去不知所之翬養嫂撫孤終其身祭必廬左而攝事焉丙戌秋將之耀州道卒

論曰法保悖上肆逆翬義不得逃其死掩賊爲藏周有常刑矣然憫其窮憊以匿之知難在前而不擠人於危亦長者之事乎初馬寶之赴市刑也法保適過而笑之曰丈夫舉事惡得至此及保死竟與馬寶同噫翬欲不死保又惡得之

楊成義傳

楊成義者貴陽貴筑人寄籍大定之平遠州任俠多力能擊雙鈹成義未嘗讀書然喜娓娓道故實遂以說書名每當筵說西漢及宋岳鄂王事搖筆指畫聲情激昂又善說勝國端難師父老聞之多泣曰嘗聞也領君談如目中事士之負氣者多之興之游成義雖善說書然奉母居貧愈益無聊嘗往來巴蜀閒既而之烏蒙劉總戎客之會苗猺內屬當事束以漢法几厲遇之苗怒思有以逞烏蒙什伍之家給使令者皆苗苗陰相結剋期約舉火作亂於是翠薪城中賤授不計直雍正八年八月劉適高會夜半難作內苗起外苗乘之城陷倉

卒不可支劉自刃其室以十三歲孤付成義曰君可託其生孤劉奪門出成義負孤揮鈹以從苗闖之去城五六里劉馬蹶大溪中被殺成義負孤亂流去走三十里比曙前後皆阻敵無所復之成義泣謂孤曰負若而戰必不免俱死無益若幸匿密箐中待我我請援來活若孤匿遂挺身出苗爭搏之成義奮擊大呼頭顱肩臂負創六而竟得脫抵箕行九十里至畢節之大關遇我軍軍中人遙識之譟而呼曰楊某來矣成義至請援主軍者辭以不得檄不可成義偃臥一夕黎明憮然起曰劉公子在我不可獨出將復入所識署力阻之曰君既免再人必無幸矣而不念妻子如老母何成義曰許之矣不死無以報劉公按鉞而反卒不得孤遂死之

論曰汪錡死敵儻而不殤以義貴也成義存孤不濟而報之以死知所貴矣吳君士勝鄉與成義善爲予道其實嗟乎惡可以末技視楊子哉往聞柳敬亭亦著聞然技同而不類矣

李處士傳

李處士名廷貢字淑慕民村其號也行五郎邪沂人貌敦樸屹然如斷石操履貞固行意不惑父懋祖以楚衡永道撫粵西巡撫順治六年何騰蛟圍永州懋祖力守九月貢次兄廷賡前赴難疾戰尖角樓不勝死貢誼援絕城陷懋祖死之事聞賜中憲大夫光祿寺卿光祿之死也士人藁葬桂林郛貢聞難號哭即日西哲尋遺骨徒步搶攘閒濒死無所恤既至粵槀溝血卒得父骨負以歸過武昌時貢從父陰祖制楚中聞之要之入不可彊入之謂貢曰子誠孝然覓骨萬里事未可知滴血俗驗耳有如非是合葬奈何貢悟乃即馬房山而葬之母修氏卒貢及弟廷賞廬墓側三年未嘗須臾離弟貢死既葬矣貢一夕夢弟當復生頃啟壙出屍抱之宿終夜乃復斂其獨行類如此貢讀書不應科第不與俗慶弔禮著白氈帽服土色布衣笑容不及面鄉里嚴憚之嘗有偷穴其壁貢覺之命家人起賓六肴所穴邊偷慙感去至京師不苟寄宿食每主陰祖家事有不當意雖尊行輒面折之不省弈顧弈客曰此何爲者客笑曰固非君之所知也貢怒面杵竟夕比曉與客弈連勝客由是終身不復弈嗟乎若處士者非所謂善人者耶不踐迹亦不入於室迹其內行雖迂誕失中要之爲聖賢所不棄者乎都統林隆者其族子也一旦沂造其家曰叔老矣欲得死所無逾子家願歸死遂留居久之見林隆課灌花怒讓之曰任國大臣乃事此邪拂衣去已而臧獲歸報曰簾溝遇五叔曰若主鄙不足死今歸沂矣及再入都遂卒年七十有五葬良鄉崇國莊嗟乎處士狐死首丘必正其終書曰考終命詩曰高朗令終死非其所貢不死其視生也爲何如哉信乎貢之爲善人也貢及廷貴皆不取無子廷賡娶彭氏賡戰死彭事姑以孝聞守節六十年卒朝廷旌其閭

論曰仲尼云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若處士父子忠孝不兼誼矣乎光祿之忠廷賡先之處士之孝廷貴貢之乃彭以區區膚弱亦截然離立而似續焉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吁何和者之周也處士爲予兄弟行光祿伯之葬武昌也處士歲時詣楚祭先大夫繼制楚處士嘗一至予及見之體殊清扁目燿燿如有光予雖少嘗戒予曰好讀書務持身謹嚴吾宗雖繁我所主者裁三人耳三人者陰祖伯及先大夫與林隆也

洪陔華傳

洪正治字廷佐陔華其號也歙桂林里人曾祖散太常卿謚莊定公文衡非定公生隱君嗣憲隱君生玉振玉振字叔儼晚自號成齋正治之父也遭世亂隱君避地昌化成齋君從日左右艱危中隱君歿乃奉母柬遷于揚正治之生也高顙隆頂清揚在目成齋君顧而笑曰焉雛也要非樊中物耳及長倜儻有餘略機光而張慮多中成齋君力敦內行而以樸誠遵物正治濟之以和家尚儉循古風然人有緩急扳之若不逮正治體之出納當其意歲甲午歙饑成齋君贍桂林族正治廣其惠復太常故宅隱君讀書堂及里中舊費不貲正治多方畫之事皆集正治年五十成齋君示微疾遂不起喪葬如禮不修夸毗人或訾議之而識者未嘗不以爲中節也成齋君晚舉數子七十餘復舉二子至是存者裁三人正治愛之逾常分推田廬美好者予之曰先君子之愛子也綰太常遺璽及像曰先君子之志也處鄉里以恭人以非禮干不校僕嘗挾重貲亾一旦遇之陽不顧而逸之去曰先君子之教也以故郡人爭嘖嘖嘉成齋君之仁而服正治之孝年六十有二卒成齋君嘗曰吾歙人死必葬我徽比正治卒兩氏皆反葬于徽正治擇交審所從游者先淵裘張仰高宗人秋士三處士及青湘大滌子極而已善畫蘭工詩所著有華陟書屋集子七人烝烝秀出肇楙成雍正癸卯進士久通籍食報之隆必且稱其德云論曰

先大夫之持節三楚也成齋君嘗以陔華見則深器之曰克家之子也遂訂二氏交後予四走江南北皆主陔華家見其父子志行如一敦厖而和時成齋君年八十餘體豎下矯健善步寒不裘食肉盡一斤而陔華未五十且白首陔屬負房骨所異者唯此耳舊傳盛德之家有穎川陳氏荀氏今洪氏其庶幾之

二陳生傳

石閭橘洲者陳氏兄弟也石閭貌類賈大夫而精鍊有器識又倜儻尚氣給捷於口舉舉乎具依隱玩世之概故神於物亦近於物善書畫尤工古隸世爭購之非所好不得也橘洲初工琴以其道與古戾去絕不復彈性恬退雖處約蕭然內足然迂疏嬾慢如虛舟御風頹唐行意詩曰戚戚兄弟莫遠具爾若二人者遠者其性而爾者其情乎橘洲好古唯恐後祛俗惟恐不力客集嘗獨吟以自適有不得輒默世每訕笑之橘洲得之於天者既殊終不樂與世接中歲將家盤

山事樵隱石閭則雅不好山水每聞欲山棲者輒蹙額曰予肉腥坋餧虎也

少司馬宗室塞公家傳

公名塞爾赫字慄菴號曉亭又自號北阡季子曾祖多羅清巴士魯貝勒諡勇壯諱穆爾哈齊太祖高皇帝之母弟也穆爾哈齊生奉恩輔國公諱塔海塔海生輔國將軍諱泰陰布祿泰陰布祿生公公早孤母太夫人南氏撫成之至性孝諱祓提善承志及長遇母疾胃寒跪深夜禱於天衆月疾閒乃已日爲母誦佛經母既殁食必祭事必告示不敢死其親也過忌則辟熟食啜粥地盤卓薦臥示不敢忘其哀也康熙三十七年授奉國將軍雍正二年以薦補宗學正教長五年授監察御史尋擢左副都御史內閣學士裏行七年署總督倉場事侍經筵充議政大臣晉工部侍郎署吏部侍郎九年改授內閣學士十二年署大理寺卿尋授總督倉場初漕河橋壩工積逋帑數萬

金官吏數易不足償虛數害公私無益公悉奏免之運軍往來滋困嚴立法禁毋擾給餉慮不實每抽覆之以故內外被其德公服官十餘年靖共自飭繁任大寮不淪寒儉節憲廟知其所居險詔賜第一區公固辭不敢受其疇昔故人來見其門館如初器物未嘗少移置歎曰徐邈之介不烈於此矣乾隆八年復改授內閣學士主咸安宮學十一年再署倉場事明年晉兵部侍郎未到官卒公少時母爲製布衣以其手澤也每旦服之拜家祠中歲久且敗補綴以完卒之日被之以終年七十有一公好修持身嚴恪先人嘗貸人財七十年而後得其子孫公如數報償之其子孫了不知辭公曰否不使我先人負遺憾耳兄缺官怒五千金竭蹶任之完其家其內行類如此酷嗜讀書雅工詩官暇輒與二三同好擷酒造人家詠花竹察采爭傳誦曰寒侍郎日來又作春游已尤喜貌塵埃中人客好輒騎款段從小奚物色之遇落魄者益恭下不知者不知其爲卿貳也今上御極之九年簡幸翰林院簡詞臣三十八人侍宴賦詩非甲科雖公孤不得列特命公以宗臣與又明年侍瀛臺宴如前命一時榮之子三長伊都禮早卒次鄂洛順奉恩將軍次治安尚幼女二長字大司寇色公之子成緒罹患殁祕不使聞女夢得之寤便痛哭卻餐琪不食家人不得已以情告遂矢志不嫁侍父於家節燠寒議酒食竭孝養職雖孝子不是過也次字大司馬蔡公之子永福亦獲罪永成無還期致書罷婚女亦持不可待十年蔡遇赦還卒歸之論曰

公以詩鳴公卿閎海內莫不宗尚之然居常自檢云凡事務快於支體則心有未安此理欲之分不可不辨又曰鬼神與人呼吸通吾期無媿而已其於事也有恆行止坐臥有常處宅無限隩有終身不踐地由此觀之蓋亦趨聖賢之塗者歟二子並工詩能紹其業若二女者持大節昭大信貞靖厲俗固皆承公之訓云

石綱巷制府家傳

公名文晟字公著號網菴本瓜爾嘉氏滿洲蘇萬籍也公始祖卜哈明成化閒內屬授建州左衞都指揮僉事至曾祖翰避讐廣寧始以石爲姓生三子國柱天柱廷柱並隨世祖入關而廷柱功爲多由雲騎尉都統八旗晉一等伯少保兼太子太保以鎭海大將軍守京口卒謚忠勇廷柱子綽爾泑官參領兼侍衞生四子公侍衞公之長子也少不急仕進家食以事親康熙初叔某征滇侍衞公篤友于之愛私憂之公從容進曰大人毋苦兒往當得報遂直詣行閱問起居而後歸某年試官江南蘇州府同知時八閩用兵三吳爲孔道公承委事一切辦尋以制府于成龍薦特賜袍擢知雲南開化府事道出楚南遇浜民舊被猓夷掠者遮道請贖公到官首請之得反流亡三千餘口逆黨韓有昌謀亂獄不決公讞之誅亂首裁四十人盡釋其他以毋憂去服閱起知廣東潮州府瀕海寇盜爲潮患公身歷雲青諸澳撫定之負固者偵其來禽殲其魁有吳岸之者將就刑大呼曰即禽固當死然安能盡殺未禽者乎公異之曰釋若若能招之乎曰能遂釋之岸之叩頭請曰願質老母三旬當報德公勞之而去未及期盜爭就撫皆輕悍剽疾者潮向苦盜日未晡即局戶自釋岸之後適迎春東郊公命岸之率所撫四百人擐甲執兵按隊而出潮民觀者如堵復驚民上元張燈樂十日無所禁蓋潮俗未有者也潮民深德之祀之如昌黎以父憂去服闋起知廣西梧州府改知山西平陽府平陽旱民大饑公請賑不待報亟支官米十七萬石銀十四萬金身給散之當事怒將坐以法公曰活民而死無憾會征西議府養馬公上議曰平陽距大同道遠有警不及赴且災黎忍令復困供億乎當事不可公抵印凡上曰官可罷馬不可養事遂寢有頃事聞聖祖嘉之擢貴州布政使所支以賑民者悉免無校尋授雲南巡撫前明沐英以屯租養操軍其租十倍民田久之籍爲正賦屯軍多逋逃田荒無徵公請如民田上則起科報可積困遂甦公入覲適安南請普洋河堧地公謂普洋故我地與我犬牙錯夷狼貪不可許又陳諸不便於民者事悉施行久之改廣東巡撫尋授湖廣總督公疾作再疏乞休不報丙戌年舉祖南巡公迎至淮聖祖慰勞之詢年齒疾狀日賜食復命之任是年五月始允以疾休公既歸搆別業家墜旁幅巾曳杖灌園自娛顏其屋曰安蔬嘗服二裘弊甚指示諸子曰此吾童子時製六十餘年矣欲不可縱志不可滿汝曹其識之著志說鐫於壁以示訓云庚子年八月四日卒年七十有七贊曰

網菴公我之自出也少爲先伯父繩武公所獎誘與先大夫及諸父兄同學八人及長蠖信虎變各樹所業爲名公卿光景照耀熊熊乎盛哉公嗣先大夫制楚江漢之化後先在楚人不忘固非予小子所得而私者

傅閣峰尚書家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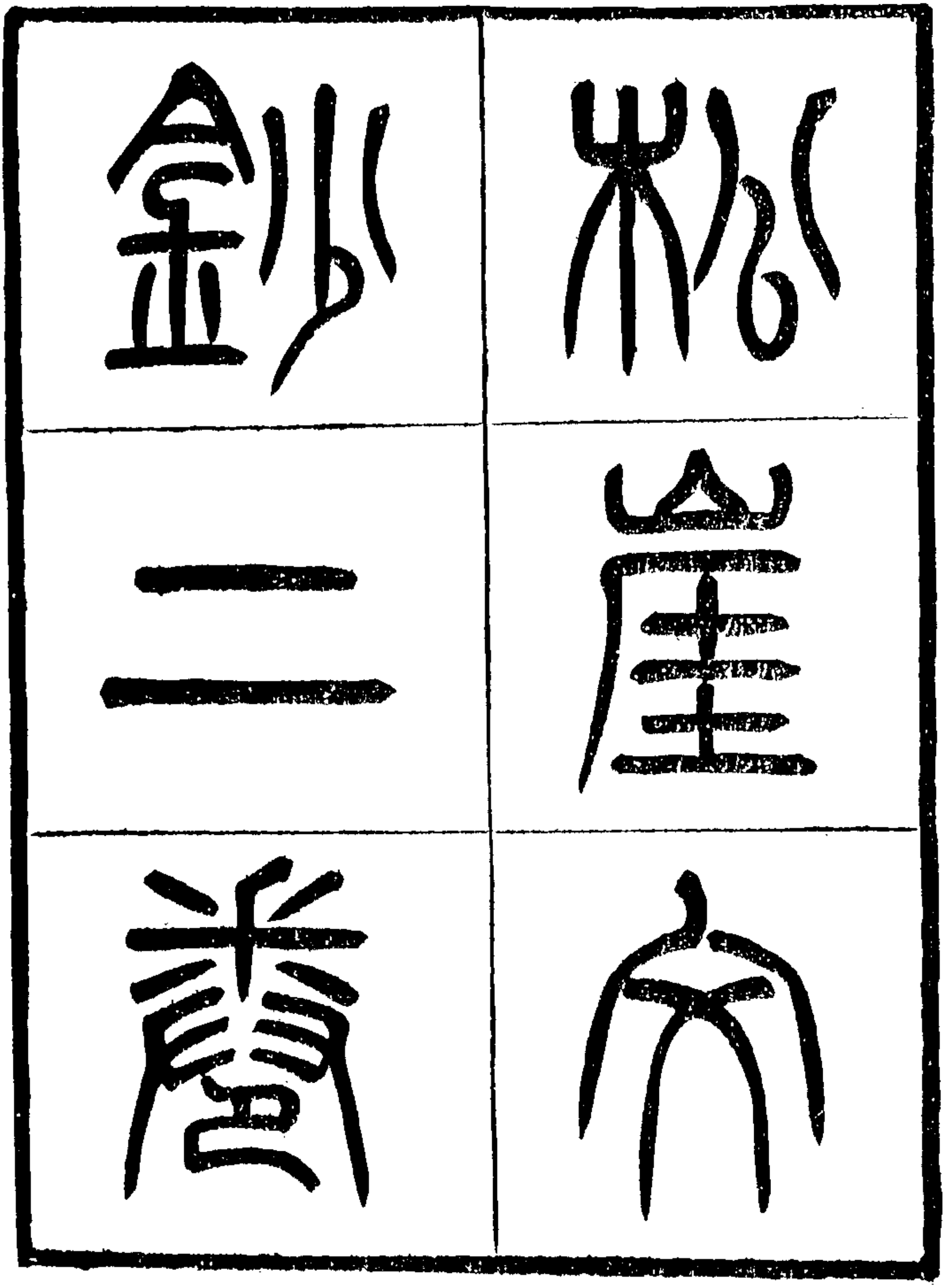
傅公諱字閣峰世居長白號富察氏伯祖大學士謚文恪額色黑祖護軍統領額思特兄弟並從太宗世祖撥亂定統勒功盟府統領子四其仲大同右衞協領驃騎將軍噶爾漢公之父也富察氏世顯貴驃騎獨尚清節及卒官公奉太夫人及幼弟扶櫬歸以貧約任甘脫里稱其孝年二十應鄉試不售尋以世家子簡護世宗於雍邸引疾罷久之復授王子教授世宗御極授雅和宮總管兼一等侍衞尋晉副都統擢兵部右侍郎充聖祖實錄總裁官時廷議將斂旗人會居京城公以田廬墳墓安之且久一旦遷之是憤之也如故便世宗是之年奭堯既敗事多煩蔓公曰法外法非聖主意悉從末減世宗將任公制兩江公立辭雍正三年命勘天津水師營營兵屋忤旨左遷盛京戶部侍郎初公通地理識形家言嘗遣公求吉域於九鳳山之原會煩言興世宗內疑又年奭堯之初速也羣臣請加族誅世宗屬之擢貴州布政使所支以賑民者悉免無校尋授雲南巡撫前明沐英以屯租養操軍其租十倍民田久之籍爲正賦屯軍多逋逃田荒詢公公唯唯至是詰所以不欲殺奭堯放公對曰奭堯妄而愚明主無徵公請如民田上則起科報可積困遂甦公入覲適安南請普洋岳興阿者家審知之虞誅四凶初不舉也明年坐岳興阿事召入質

宰隆科多之子也故嘗同寮隆被罪公代爲申白之世宗疑公與隆契故爲岳興阿地事既釋復奉嚴旨勘奉天府府尹蔡珽事蔡故與公有隙至則報以直五月謫公戍黑龍江初西事起世宗嘗與公論準噶爾向背公言頗中九年特召公還賜衣食留對竟日遂勒入宮參密謀十年假侍郎銜使鄂爾多斯四子部落簡卒赴查克拜達里克贊軍務適賊略地而西主兵者疑不出公以賊深入擊之便不可請要其歸不可爭之彊且長跪請卒不可公曰吾所部遠來力能搏之顧馬力疲耳願假我馬樂一戰敗罪我又不可公徑率所部出追之弗及事聞特頒雀翎示獎賞已而佐平郡王軍召入面受機宜十二年再入見會準噶爾死其子策凌立擬簡使讒順逆公請行遂以都統羅密學士阿克敦副公往各賜白金千八月發京師十二月入其國敵盛兵仗來迎及相見酒數行策凌微示縶留意公笑折之此從也詔旨讒以我鄂阿爾泰策凌曰大皇帝天語使旨視塑聽幸甚顧阿爾泰地選闊斥鹵不毛中朝有無無所損益且我先世披荊棘砭戈矛以與喀爾喀爭此土也雖不克有猶故物也唯大皇帝命之公曰我皇帝仁有九有十倍阿爾泰無所惜顧畫疆有界庸違舊章者若從祖噶爾旦負固不順我聖祖天討有辭雷擊電掃將悉舉爾國重捘三騅川釋前愆俾若族令茲蕃殖斯土非我之大造乎以爲若之故也則若土隸我久矣策凌語塞復遣十四鄂托寨桑來十四鄂托者華言十四路寨桑者宰相也合辭見公曰和我那顏敢不曲受命然下國戰守備下人匪所及其止公緩謀之那顏者其主也公曰不有若主天陽厥身疾靈摧枯將見異日若屬其無悔乎若夫絕徼撫歸已厲於受命之日矣靡之出翌日再具牛酒來叩頭謝乞解而後能蓋策凌恫喝公陰嘗之度不可動乃輸誠謂公曰坎坷阻抑殺有所由匪下國罪其抒之平唯大皇帝命於是拜表奉三使歸其陪臣與焉十三年四月抵京師世宗大悅納其請凡善後事如公

謀八月授都統會世宗崩今上諒陰喪制一委諸公授內務府總管尋擢刑部尚書署兵部尚書事公疏官吏決罰不如律所惡者予死比請重定律使畫一因斥司曹不法者時撫臣某歸塗恣橫逮廷訊不承上怒甚司敗者擬重與公曰失檢束耳依上書不以實論其人初未嘗謀面也明年檢會試遺卷公拔齒德著者三十五人上之悉報可有門下客貸人財丐公僕居閒書券嘗白之公事聞或謂公宜謝不知公曰吾實知之欺君罪滋大疏入上切責公能尚書改授正藍旗都統參領明山者宿多疾公廉其能軍政予卓異言者謂公徇摘明山事以劾公坐是逮上明聖尋釋之公入獄已病比出遂卒憲廟之在雍邸也深倚重公每事諮詢之於公家事纖細具悉嘗聞公母病藥餌踵至謂左右曰其家一人病則衆皆病矣暨入纘大統股肱視公公閒疾作敕光祿日賜藥聞有弟喪面開論之人以爲榮迨遭峻責被嚴譴所親代之憂公方舉老倦腰斧伐山木故上有以結主知而傍人莫窺其涯涘也公嗜易工詩歌通黃岐琪與家言性恬退嘗搆稻香草堂於南鄭村之獨樹里負山臨流蒔竹種稻布衣卓犖之士爭游其門其出處閒雅蓋有所守云

李鐵君文鈔勘誤表

卷	頁	行	字	誤	正
目錄	三	一一	記字下	脫同字	
上	五	八	五故	固	
上	六	二六	巴字下	脫州字	
上	八	二五	二二鱗	麟	
上	二四	一三	一協	在第三字時下	
上	二五	一	七吃吃	矻矻	
下	二	一	二四毫	老	
下	二	九	一八道	眞	
下	六	一三	一八不	在第十六字然上	
下	六	一三	一三揚	揚	
下	六	一七	六自	目	
下	六	二〇	八上	下	
下	二九	四	一二陔	侳	
下	三二	一二	七立	力	



元和惠　棟撰

易論

易道深矣一言以蔽之曰時中孔子作彖傳言時者二十四卦乾彖大有豫隨觀賁頤大過坎恆遯晉中者三十六卦蒙需訟師比小畜履同人大有臨噬嗑无妄大過坎離睽蹇解損益姤萃升困井鼎漸旅巽兌渙節中孚小過既濟未濟彖傳言時者六卦坤屯蹇井革大象節既濟也言中者三十九卦坤需二五訟師比小畜履泰同人大有大壯晉蹇解損夬二五姤萃困二五井革二五隨蠱臨復大畜坎二五離恆鼎震艮歸妹渙二五節中孚既濟未濟其言時也有所謂時者時行者時成者時變者時用者時義者時極者待時者其言中也有所謂中者中正者正中者大中者其時中之義歟愚謂孔子晚而好易讀之韋編三絕而得位應初獨得所復故云中行獨復初非中而稱中故曰天地之心心猶中也是則復之中專指初爻六四曰中行獨復復善初九先儒有一聖二庸之目一聖謂復初也復一陽初生董子以二至爲天地之中故彖傳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冬至復加坎坎爲極心今作亟古文極行先儒謂一卦之中非也乾之三四文言謂之不中獨非一卦之中乎竊謂益之中行皆謂九五所謂告公用圭告公從者五也古者君命臣上命下皆謂之告三者五所信也故曰有孚四者五所比也故曰利用爲依遷國三爲三公四爲諸侯故或稱國或稱公復六四曰中行獨復復善初九先儒有一聖二庸之目一聖謂復初也復一陽初生董子以二至爲天地之中故彖傳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冬至復加坎坎爲極心今作亟古文極故曰天地之心心猶中也是則復之中專指初爻六四得位應初獨得所復故云中行獨復初非中而稱中者其時中之義歟愚謂孔子晚而好易讀之韋編三絕而爲之傳蓋深有味于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時中之義故于彖象二傳言之重詞之復子思作中庸述孔子之意曰君子而時中孟子亦曰孔子聖之時夫執中之訓肇于放勳據論語堯曰章時中之義明于孔子乃堯舜以來相傳之道也其在豐彖曰天地盈虛與時消息在剝曰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文言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乎龍之潛亢不獲其中矣是以過則惕不及中則躍其近于中乎注云二五得中故有利見之占太元曰中和其正其唯聖人乎皆時中之義也知時中之義其于易也思過半矣

重卦攷已未稿

重卦之始其說紛紜虞翻王弼以爲伏羲鄭康成以爲神農愚以繫辭考之鄭氏之說是也繫辭云八卦成列

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又曰昔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于是始作八卦繼之曰作結繩以爲網罟以田以漁蓋取諸離離八純卦則知庖犧未嘗重卦也庖犧氏沒神農氏作始云蓋取諸益蓋取諸噬嗑二卦皆有貞悔則神農重卦明矣八卦成列謂伏羲也因而重之謂神農也凡作者曰造述者曰因禮器曰夏造殷因論語曰殷因于夏禮周因于殷禮古有因國王制天子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者春秋傳曰遷閼伯于商邱商人是因遷賓沈于大夏唐人是因晉子對齊景公曰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萴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蓋古有是國而後人居之者爲因猶古有是卦而後人仍之者亦爲因因而重之非因伏羲所作之八卦而重之者乎若云自作之而自重之則不得言因矣

京房易積算法引夫子曰八卦因伏羲暨乎神農重乎八純易積算法已亡魏博士淳于俊曰庖犧制八卦神農見困學紀聞引

卦神農演之爲六十四隋書經籍志有神農重卦經

二卷棟幷識

禘說敘首

禘有三有大禘有吉禘有時禘大禘者圜丘之禘也吉禘者終王之禘也時禘者酋耰曼之禘也吉禘時禘皆在明堂獨大禘在圜丘與南郊就陽位同而亦謂之禘者

因之蓋古有是國而後人居之者爲因猶古有是卦而後人仍之者亦爲因因而重之非因伏羲所作之八卦而重之者乎若云自作之而自重之則不得言因矣

京房易積算法引夫子曰八卦因伏羲暨乎神農重乎八純易積算法已亡魏博士淳于俊曰庖犧制八卦神農見困學紀聞引

卦神農演之爲六十四隋書經籍志有神農重卦經

二卷棟幷識

禘說敘首

禘有三有大禘有吉禘有時禘大禘者圜丘之禘也吉禘者終王之禘也時禘者酋耰曼之禘也吉禘時禘皆在明堂獨大禘在圜丘與南郊就陽位同而亦謂之禘者

因學易而得明堂之義因明堂而知禘之說立於學官與經並行其後乃著竹帛所以漢經師之說立於學官與經並行五經出於屋壁多古字古言非經師不能辨經之義存乎訓識字審音乃知其義是故古訓不可改也經師不可廢也余家四世傳經咸通古義守專室呻稿簡日有省也月有得也歲有記也願念諸兒尚幼日久失其讀有不殖將落之憂因述家學作九經古義一書吾子孫其世傳之毋隳名家韻也

里人有庶子十九而夭其父兄欲爲之立後搏士弟子惠棟議曰案喪服傳年十九至十六爲長殤十五至十二爲中殤十一至八歲爲下殤不滿八歲以下爲無服之殤庶子年十九此長殤也男子二十而冠冠而成人殤未成人無立後之道禮臣不殤君故魯閔公九歲而薨文二年躋僖公左氏譏之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是雖下殤而有父子之道尊尊之義也大夫亦然鄭康成曰殤年爲大夫乃不爲殤爲士猶殤之賈公彥謂身有德行得爲大夫不以二十始冠故喪服大夫爲昆弟之長殤明殤年爲大夫不爲殤也不爲殤則有立後之禮

士庶人之當有後者惟大宗其次惟適子古者重適諸侯大夫不降適殤祭法王下祭三大夫下祭二適子及庶人祭子而止皆謂適殤也然適殤雖重獨無立後之禮會于問孔子曰宗子爲殤而死庶子弗爲後也鄭注曰族人以其倫代之明不序昭穆立之廟也正義曰倫謂輩也謂與宗子昭穆同者則代之宗子殤死無爲人父之道故不序昭穆不得與代之者爲父也蓋爲後則立廟而祭弗爲後則不立廟故庶子不祭殤喪服小記祭于宗子之家會子問適殤猶然況庶殤乎里人之庶子年在四殤位非三事祭不祔廟服之降等何立後之有

河議丁巳稿

河自孟津而下其勢平夷北流則安東流則敗禹自大伾醜爲二渠北載之高地至于大陸播爲九河勢不東徙故自禹治水後七百餘年無水患宣劉子觀河而歎禹之明德遠也自周定王五年河徙故道迄乎漢元決酸棗潰金隄決瓠子注鉅野河勢東矣而武帝自臨發卒塞之築宮其上名曰宣房導河北行復禹舊迹而梁楚之地復寧無水災自漢至唐迄不爲害幾及千年此河水北流之效也五代開運初滑州河決河乃自北而東宋熙寧十年澶州河決河又自東而南元豐以後又決而北復禹迹矣而當時大臣文彥博等力主回河之議降及金元其勢日趨於南而莫可挽迄于明則又以河委淮矣迄今則又以漕委河矣前代治河以除害今兼治漕以利用黃淮合一河漕相資求治之法計無出于隄防壅塞者而欲望河瀆之安瀾豈可得哉

易漢學自序

六經定于孔子燬于秦傳于漢漢學之亡久矣獨詩禮公羊猶存毛鄭何三家春秋爲杜氏所亂易經爲王氏所亂杜氏雖有更定大校同子賈服僞孔氏則雜采馬王之說漢學雖亡而未盡亡也惟王輔嗣以假象說易根本黃老而漢經師之義蕩然無

復有存者矣故宋人趙紫芝有詩云輔嗣易行無漢學元暉詩變有唐風蓋實錄也棟曾王父樸庵先生嘗閔漢學之不存也取李氏易解所載者參眾說而爲之傳天崇之際遭亂散佚以其說口授王父王父授之先君子先君子于是成易說六卷又嘗欲別撰漢經師說易之源流而未暇也棟趨庭之際習聞餘論左右采獲成書七卷自孟長卿以下五家之易異流同源其說略備嗚呼先君子卽世三年矣以棟之不才何敢輒議著述然以四世之學上承先漢存什一于百庶後之思漢學者猶知取證且使吾子孫無忘舊業云是爲序

古文尚書考自序

孔安國古文五十八篇漢世未嘗亾也三十四篇與伏生同二十四篇增多之數篇名具在劉歆造三統厤班固作律厤志鄭康成注尚書序皆得引之特以當日未立於學官故賈逵馬融等雖傳孔學不傳逸篇融作書序亦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十六篇內九共九篇故二十四益漢重家學習尚書者皆以二十九篇爲備伏生二十八篇太誓後得故二十九劉歆移書太常曰抑此三學已尚書爲備臣贊曰當時學者謂尚書唯有二十八篇不知本有百篇也三學謂逸禮尚書左傳子時雖有孔壁之文亦止謂之逸書無傳之者服虔左傳解誼以毛詩都人士篇爲逸詩以未立于學官故也

劉向校古文得錄其篇簿于別錄至東京時惟亾武成一篇而已劉向別錄其所逸十六篇當時學者咸能案其篇目舉其遺文雖無章句訓故之學翕然皆知爲孔氏之逸書也或曰古文出于晉世若兩漢先嘗備具何以書傳所引大甲說命諸篇漢儒輩目爲逸書歟曰今世所謂古文者乃梅賾之書非壁中之文也賾采摭傳記作爲古文以紿後世後世儒者靡然信從於是東晉之古文出而西漢之古文亾矣孔氏之書不特文與侮氏絕異而其篇次亦殊愚既備箸其目復爲條其說子左方以與識古君子共證焉

春秋左傳補注自序

棟曾王父樸庵先生幼通左氏春秋至耆不衰常因杜氏之未備旁作補注一卷傳序相授于今四世矣竊謂春秋三傳左氏先著竹帛名爲古學故所載古文爲多晉宋以來鄭賈之學漸微而服杜盛行及孔穎達奉勅爲春秋正義又專爲杜氏一家之學值五代之亂服氏遂亾嘗見鄭康成之周禮韋宏嗣之國語純采先儒之說末乃下以己意令讀者可以考得失而審異同自杜元凱爲春秋集解雖根本前修而不著其說又其持論間與諸儒相違于是樂遜序義劉炫規過之書出焉棟少習是書長聞庭訓每謂杜氏解經頗多違誤因刺取經傳附以先世遺聞廣爲補注六卷用以博異說祛俗議宗韋鄭之遺前修不揜效樂劉之意有失必規其中于古今文之同異者尤悉焉傳之子孫俾知四世之業

勿替引之云爾

周官祿田考序

周禮之體大而難知者莫甚於官祿以司祿經亡注家未得其法數而後儒遂疑田與祿之不相當且傅會者多也吾友沈君果堂博考精思心通源委乃著周官祿田考三卷先列其法數而復以義例左證闡明之所謂法官則員備而位定田則去三之一而通二夫爲一夫祿則以井田多寡之等當官爵高下之等也所謂數官則近六萬人公田則三十二萬夫祿則二十萬夫有餘也蓋自周禮既出至今一千九百年爲是學者無慮數百家其在官祿要未有能辨析整齊若是者余少沈君九年兄事之自謂好古與沈君同而才不逮讀是書益信或有疑其法數之列未該者余以爲凡古今之計數有大有小有中而計數之法有常有變是書所列皆法之常而數之中也常雖未足該大小而大小者可以中測此其義例即取法本經而非臆造知疑者之未及審也故弁著之

讀經筆記序

海昌管翔高先生壯年釋褐與先君同登己丑進士榜出宰高陽有善政以事罷歸里中鍵戶益肆力於經書其學以四子爲綱領以諸經爲條目以宋元諸儒爲羽翼以紫陽朱子爲折衷其通四子書也凡禮樂朝會祭祀冠喪等制必講明而切究之病學者耳剽目竊游談而無根也因取四書中故實著讀經筆記一書將以嘉惠後學甚盛意也先生虛懷服善出子至誠雍正中先君子役京江先生嘗攜周官一書就先君刪節先君曰經不可刪也先生聞此語爲不庭者三月既而徧讀三禮分年課程積十有餘載而業大就故今筆記中編纂三禮獨多乾隆辛未壬申閒先生屢至吳門以其書示棟且謂棟曰子爲我序之棟受而卒業爲書凡一十有八册分別部居不相雜厠禮制大要以儀禮經傳通解爲主而參以諸經傳及宋元諸儒之說其中如辯禘禫襲之衣詮乘車之數釋鄉遂都鄙之制攷之詳論之篤雖

起朱子於今日豈能易其說哉己丑諸公零落殆盡而先生靈光巋然年逾七十猶能爲蠅頭細字著書垂後其精神志願誠有什伯乎後進而足爲後進所矜式者棟何人斯而敢序先生之書竊以先生之書既成而悲先君不及見幸承先生之命輒錄其著書顛末以表先生從善服義之心好學深思之雅用是復于先生非敢序先生書也

韻補序代

周官大行人載王撫邦國之禮九歲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論語子所雅言詩書執禮鄭氏謂雅正也讀先王典法必正言其音然後義全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

八索九邱是正言其音者蓋當時謂之良史音之重于天下久矣孔子歿後至東漢末其間八百年經師授受咸有家法故兩漢諸儒多識古音傳至魏晉俗師失讀人用其私六朝周沈四聲之譜出分別部居非復大行人之聲音與夫子之雅言矣唐宋以來去古彌遠建安吳才老懲是失也創爲韻補一書於集韻諸書之外又續宋書五十種入之上自六經下逮歐蘇旁引曲證一復古人之舊朱子其同里也作詩傳楚辭注多用其說於後楊升庵古音轉注陳季立古音攷顧寧人音學五書相繼而作至今學者遂知有三代古音而才老實爲先河也初寧人著書徧索韻補不得及游山左于吾鄉

任唐臣先生家得之而前書已成遂撰韻補正一卷歎才老爲今古未見之人其推重至矣才老之書止有廬陵陳靜齋刊本單行世少見者余故梓以行世用廣其傳并附顧氏韻補正于後後之爲古學者由是書而溯兩漢由兩漢而溯三代沿波討源家法猶存以此稱說詩書庶免俗師之誚與

刻聲調譜序代

余少嫻吟詠聞聲律之學于同里田香城香城又受之其兄山薑初漁洋山人官江左與虞山錢牧齋婁東吳梅村詩筒往來最明聲律漁洋經其指授盡傳其學其後山薑與漁洋同爲中朝官見其較量平仄斤斤繩尺欲聞其說嫌白求之前同里謝方山爲溝通義公嗣君與漁洋交好因誾談方山往叩而得之此余所聞于香城者也牧齋之學傳同里馬鈍吟益都趙飴山亦講韓律生平服膺馬氏得其論著歎爲獨絕嘗與漁洋言之漁洋爲之首肯飴山述馬氏之學撰聲調譜以示學者余向聞是書遲久始得一讀賢之香城之言不謀而合然義較詳法較密乃知前輩大家無不留心聲律者往見時輩自號詩人率望於聲病未覩此秘爲有識者所譏則聲調譜一書正近日之藥石矣此書與談龍錄吾鄉先有刻本流傳未遠再爲校刊以公同好合談龍錄之病亦未必無小補云鈍吟向游牧齋之門素聞餘論仲氏原序謂馬氏始發其微牧齋輩從而和之者非也爲幷正之

太上感應篇注自序

漢術士魏伯陽著參同契荀爽虞翻干寶諸儒宋以注易後之言易者未能或之先也蓋理魏晉以前道家之學未嘗不原出聖人唯是聖人贊化育以天地萬物爲坎離爲較異耳然玉鈐經言離術士練精魄以一身爲坎離爲較求仙者必以忠孝友悌仁信爲本故宋藝文志及道藏皆有太上感應篇一卷即抱朴子所述漢世道戒皆君

子持已立身之學其中如三台北斗司命竈神之屬證諸經傳無不契合勸善之書稱爲最古自此以下無譏焉雍正之初先慈抱病不甘棟日夜嘗藥又禱於神發願注感應篇以祈母疾天誘其衷母疾有間因念此書感應之速欲公諸同好而未果余友楊君石漁見之歎曰此書得此注不唯可以勸善且使後世道家知魏晉以前求仙之本初未嘗有悖於聖人反而求之忠孝友悌仁信之閒而致力焉是亦聖人之徒也其諸君子亦有樂於是歟既鋟諸版而仍問序於余余嘉楊君之好善因述注書之由趣而爲之序

鐵圍山叢談敘

又嘗撰西清詩話陳直齋稱此書乃居鬱林博白時所作云

徐大中丞讖語序代

嗚呼此吾亡友前江蘇大中丞徐公雨峰之讖語也公與余同鄉辛卯舉賢書又同出■■之門余後公成進士九年而仕宦同時公辦事中書而余教習內廷余令蒙城及牧六安而公守安慶于公爲屬屢撤雜治詔獄辱知最深窮兒公以儒者而精吏治凡屬疑讞未決者必加親鞫于絕無左驗之處契勘要辭用情理訊之得其至當雖衙訟譸張者莫不帖然服故讞鞫動數十百言委曲中理傳所謂小大之獄必以情者殆公之謂歟洎余對簡而公適奉蘇藩司之命以守禮未至及公至而余事已結正以公之明必能昭雪余情而失之支臂尤可痛惜者也公由部郎出爲郡守遭

聖明知遇不二十年而至開府其所歷官任事日淺惟守安慶與觀察江淮最久其開平反刑縲獄訟往還駁雜書非宋槧即舊鈔遵王遵王及後其書散落人間余近從吳中江伯子借得宋蔡絛鐵圍山叢談六卷乃嘉靖庚戌雁里草堂寫本郎敏求記中書有宗伯及遵王印記首尾完善猶是當時之書今秘册海秘及所刻止四卷殘缺錯誤幾不可讀乃知善本之可貴爲刊布以公同好條

天子理物當日哀敬折獄之意尙可想見則閔子之爲功實鉅而余起家縣令八遷而轉運淮南中謫徙塞外三年又四遷而復從事茲土所至斷獄猶頗得情然稿曰增齊衰而弔旣葬而除夫死亦如之鄭氏謂女嫌衰則與喪服斬衰爲夫之禮同穀梁子曰婦人以隨散失不得有如閔于者輯而藏之此又余自恨不如貞爲行者也旣葬而服除服除而嫁禮也若守從一之義矣死靡他亦孰謂之非禮乎先生曰善吾未請于有司先爲之微詩以表其志將授梓矣子盍爲我序之余曰諾遂書之

上制軍尹元長先生書

棟以不才詞頑學淺屛場屋者三十餘年中遘疾疢窮老顧連自分卽塡溝壑恭逢

聖世作人旁求經術而閣下掞揚隱逸追憶昔日臨治之區亟無方麴半面之識下采葑菲以棟名應 詔尋歷代選舉朝廷親試不涉有司者謂之制科又謂之大科

國家兩舉制科猶是詞章之選近乃專及經術此漢魏六朝唐宋以來所未行之曠典棟何人斯猥膺是舉兩漢孝秀舉自太守謂之舉將如唐之座主今閣下爲王官伯更非昔日舉將之比況閣下迴翔中外海內具瞻寶從名豪均堪應選乃物色所及偏注意于南國之窮廱病夫語云天下得一人知已可以不恨其閣下之謂乎且閣下至公無我之心亦可仰見一斑矣棟少承家

學九經注疏麤涉大要自先曾王父棲庵公以古義訓
子弟至棟四世咸通漢學以漢猶近古去聖未遠故也
詩禮毛鄭公羊何休傳注具存尚書左傳僞孔氏全采
馬王杜元凱根本賈服惟周易一經漢學全非十五年
前曾取資州李氏易解反覆研求恍然悟潔靜精微之
旨子游禮運子思中庸純是易理乃知師法家傳淵源
有自此則棟獨知之契用敢獻之左右者也至棟老病
頹唐無能爲役計偕期近長安日遠恐無以仰副德音
爲惴惴耳寸言申謝不盡依馳

元和惠　棟撰

北宋本禮記正義跋

拙庵行人購得宋槧禮記正義示余余案唐藝文志書几七十卷此書卷次正同字體仿石經蓋北宋本也先是孔穎達奉詔撰五經正義法周秦遺意與經注別行宋以來始有合刻南宋後又以陸德明釋文增入謂之附釋音禮記注疏編爲六十三卷監本及毛氏所刻皆是本也歲久脫爛悉仍其闕今以北宋本校毛本譌字四千七百有四脫字一千一百四十有五闕文二千二百一十有七文字異者二千六百二十有五羨文九百七十有一點勘是正四百年來闕誤之書犁然備具爲之稱快唐人疏義推孔賈二君惟易用王弼書用僞孔氏二書皆不足傳至如詩春秋左氏三禮則旁采漢魏南北諸儒之說學有師承文有根柢古義之不盡亡二君之力也今監本毛氏所刻諸經尚稱完善而禮記闕誤獨多拙庵適得此書可謂希世之寶矣拙庵家世藏書嗣君博士企晉嘗許余造橫川書屋盡讀所藏余病未能息壤在彼請俟他日因校此書并識於後云

此本頗善未識本自蜀石經否癸酉六月朋北宋本

正義校一過南宋本閒亦參焉俾完善矣

書蔣盤漪臨李少温謙卦後丁巳

魏王弼傳費氏易費氏本以古字號古文易盡爲弼所竄改故今周易俗字獨多仍余于書肆中曾見舊本周易題曰古文而但爲小篆其文與流俗本同乃知古文之亡久矣及見盤漪臨李少温篆書謙卦與余所見周易略同第一字而數易體至有不可致詰者謙卦之謙古文作嗛漢易藝文志云易之嗛嗛史記樂書馮煥殘碑郭氏汗簡皆以嗛爲謙子夏傳曰嗛謙也而少温別作謙諸說文誘也檢楊桓字統謙字古亦作謙从庸庸乃古文廉尸子廣澤篇曰墨子貴兼呂覽審分曰墨子貴廉是廉乃古文兼故古謙字或从古文廉今从盾者非也无字出衞宏奇字王弼改費氏古文略盡唯此字獨存少温乃作旡旡本旡字音居未切隸書作旡隸書作旡者據秦邕石經與无絕異无通于元者豈得爲旡耶唐初陸氏德明撰經典釋文載傳易者十餘家字之同異無慮百數少温當開寶之際于時京房馬融荀爽鄭元諸儒之學犁然備具其于字體不嫌數易則于經文宜有別據如天道毀盈而益謙馬融本也鬼神害盈而富謙京房本也後漢劉脩碑亦捋多益寡鄭元荀爽本也利用侵伐鬼神富謙王弼本也而少温止就王弼一家書之斯已陋矣且舊本皆云征邑國釋文以爲有邑字者非今少温本仍有之亦豈復王氏之舊耶少温生平所書如城隍祈雨碑曰字如日麗上作

山李氏三墳記敢下作身忘歸臺庶子新泉銘皆石下作口脩廟碑曾下作甘建字从文而喜作乙昔人謂少温書如蒙莊之文大令之筆不可以法度齊之信矣此書无字作无宋末豫章熊與可已言其謬或遂疑此非少温書其不然乎其不然乎放曹仲明格古要論云少温書謙卦方三寸大四扇板門在蕪湖縣民家盤澗所臨當是本也盤澗博學好古書法兼顏柳之長尤工小篆風行雨集未足方其形勢是本所臨變化開闔直入神品青出之藍而青于藍冰水爲之而寒于水吾于盤澗見之矣

書龔孝子傳後

史家不列孝子傳惟范傳以劉平江革等附爲一卷所載皆孝友事先是謝承書有風教傳亦載孝友而不以孝名至梁元帝通史始立孝德傳歷考六朝以來如宗躬蕭廣濟王韶之師覺授虞盤佑皆有孝子傳然標名孤行而其書不傳蓋不與正史同行故也晉江龔玉也先生生有至性爵指而悟親躬之疾殖財而濟毘季之艱其風義不減劉平江革余同里邵太史倣宗躬蕭廣濟諸人之例爲撰龔孝子傳先生之子恪中裴潢成冊出以示余余讀之歎息作而言曰太史此傳誠有偉平之才而用湘東之筦所書者他日史官論撰入之列傳庶可以薦盛德乎恪中與余善詩才清麗氣誼深篤眞

孝子哲嗣也

書顧文學傳後

華嶠後漢書劉平江革等傳其序先言脩己存誠次及毛義薛苞養親諧事范史因之又別立獨行選民二傳其言辭簡質敘致温雅良有以也吾吳顧方水先生以孝友篤行聞于鄉里其卒也嘉定張翁樸村爲之傳吳江沈子果堂表其墓或曰先生秉節甚高其獨行歟或又曰先生隱居不仕其逸民歟夫行特者德不厚志槁者道不宏若先生之爲人乃在毛薛劉江之閒是以名揚後世而慶流子孫獨行逸民殆不足以品先生也倘史官有叔駿之才用湘東之筆倣偉平之例而入諸風教傳中其庶幾乎樸村不可作矣他日質諸沈子果堂當以余言爲然也同里後學惠棟再拜書後

跋青林高會圖

朱君受之以明黃潤之所畫青林高會圖索題按圖雲栖宏公爲主席趺坐青林下其把臂入林之居士凡六人侍坐于右者趙凡夫也石下撫琴者嚴道徹也向凡披卷濡筆者董宗伯也頮衣而杖于旁者陳仲醇也手麈尾執卷而並立者王伯穀張伯起也考伯起四上春官不第終于孝廉凡夫以貲爲國子生道徹用父蔭仕

至邵武知府而伯穀仲醇又皆布衣唯宗伯以進士躋通顯其敗語謂海內名公勝流何限曾不得此中舊隻影而赤骨伶仃如不佞者顧得闌入諸君子閒祇重吾愧實有矜異五人之意謙若不敢預者前明重科第爭執門戶如姚涞楊維聰之于文徵仲蓋往往有之而宗伯之言如此其過人遠矣繼宗伯書者爲伯起謂潤之圖諸名流而以市井庸叟溷其閒譬寫羣鳳而厠以海鷗墅鶴伯起晚年嘗鬻書自給故自擬至此卷首標青林高會而伯起云諸公半未識面豈伯起未預而潤之貌入之歟伯起與伯穀凡夫同爲吳人宗伯仲醇幷籍華亭道徹虞山所云未識面者益指三君道徹精琴理

所著有松弦館琴譜其自題云謂貌是我彈琴無聲似欲在毘耶坐上證入不二法門耶

秋燈夜讀圖序

甲戌之歲余館德水盧使君衙齋講授之暇篝燈撰著每涉疑義思索未通恨無素心晨夕一日使君以詩文數冊示余余讀之驚然未及詢作者何人也久之典謁引客入相見則余故人雲閒沈君學子向所視數冊皆出君手余喜甚叩所疑者數十條君一一晰之余聞之愈驚既而促膝話舊知君歸自武林道吳而至廣陵載書四方底栖止蕭寺挾策吟誦落葉滿天殘月在戶一燈青熒聲達戶外廣陵詩社諸君聞聲爭交驩林酒唱和學

子出語輒驚其坐客于是與游者益眾或以行卷就正即甲乙點竄咸適適然驚規規然自失也使君既得君如左右手社中詩老頗以失君爲恨而余則說經論文亹亹甚樂今年春學子偶思前述屬禾中王君鏡香寫之爲圖遞同人題詠且乞余序余惟學子嗜書不賴于征行秋風入衣乾乾忘倦宜其業之日新而有獲足以發余覆而使余驚且以驚人也圖中詩大半社中名宿又皆余契遂不辭而爲之序

學福齋集序

明于古今貫天人之理此儒林之業也余弱冠即知遵尚古學年大來兼涉獵于萩術反覆琴求于古與今之際頗有省悟積成卷帙而求一殫見洽聞同志相賞者四十年未覩一人最後得吾友雲閒沈君學子大喜過望夫所貴于學者謂其能推今說而通諸古也今略舉數事言之世所傳六候三白乃易傳太一行九宮法爲大道之本故伏羲以之畫八卦神農以之立明堂黃帝以之創井田周公以之作周髀陰陽書有五行嫁娶之說其義見鄭注鴻範及左傳鄭禪竈魯申須之言術家羅盤二十四載孝經援神契及淮南子者鄭志取以解昭廿一年史墨言吳入郢必以庚辰之文知並三代舊法納甲之事本易之在天成象虞仲翔謂陰陽消息大要即夢中道士所云易道在天三爻足矣是也斗建日

曠古之斗綱星紀左右行而相合爲合辰合樂所用合辰者乾坤十二爻坤東北喪朋以合于乾鄭氏注易專用是說合樂者大司樂所以致鬼神示皆聖人贊化育之事漢晉明易無如荀慈明干令升而火珠林六親世應游歸備見荀干之注九家主荀解隨初九官有渝以坤初爲官小畜九五富以其鄰以巽四爲財則無異今之三錢占矣六甲孤虛俗所謂旬空而仲翔以繫辭周流六虛當之京氏占法一爻變爲九六二爻以上變爲七八故晉語重耳得貞屯悔豫皆八乃屯之豫左傳穆姜遇艮之八乃艮之隨此外所占九卦皆一爻變或以疑左氏非知古法者唐六典五行十二氣俗謂長生法之難如此凡若此者無慮數百條不能悉舉皆余四十年通俗窮經而得之者沈君與余不啻重規而疊矩以此見同志之有人而吾道之不孤爲可喜也沈君遂于而金生于巳西漢桑大夫以問山東文學六十人皆不能答桑乃引月令孟夏靡草死決小罪以爲證蓋博物經史又旁通九宮納甲天文樂律九章諸術故搜擇融洽而無所不貫古人有言知今而不知古謂之盲瞽知古而不知今謂之陸沈温故知新可以爲師吾于沈君見之矣沈君詩古文咸可傳世行遠世多知之茲不論其學云

古香堂集序

苦人言詩之道有根柢焉有興會焉鏡中之象水中之月相中之色羚羊挂角無迹可尋此興會焉本之風雅以道其源泝之楚騷漢魏以達其流博之九經三史諸子以窮其變此根柢也根柢原于學問興會發于性情二者率不可得兼然則有兼之者豈不褒然一大家乎吾友吳君竹嶼天才英博讀書五行俱下一過目卽終身不忘家世藏書牙籤插架不下數十萬卷君以夙悟之資流覽穿穴又以其性靈發爲詩歌甫握管襟抱灑然便闖唐人之室別墅在靈巖東水石清華往往集諸同志擊鉢唱和咸推君詩爲擅場已而貢入國子謁選得松滋文學官舍直萬山中君登臨吟眺益抒寫其胸

中之纏既歸而卷袠愈富造詣愈深乃刪其前後諸作爲古香堂集若干卷問序于余余讀之詩凡三變其始清眞古澹純似王孟繼而票姚跌宕又似太白久之而紆徐容與神韻天然遂兼有三唐之勝蓋君之性情高曠而又有學問以培之以故每變益上卓然自成一家其足以傳世行遠無疑也謬劣如余吟事久廢顧爲文以序君詩者以十餘年來素心晨夕牙期變石之契有獨深者因不辭爲稼秅之導云

董太史詩序

兵部尚書濟南董公默菴以康熙中總督兩江時河隄使者創興屯田信用其屬于宣駱龍友等夷人冢墓規

固良田陂池之利齊民失業遮道嘐呼使者佯不省公
聞之遣兩人于獄疏上得
旨報可詔以屯田予民兩江士大夫至今述公遺事猶
勰公績不衰其後公子參議公世稱石帆先生者以文
選郎家居薄游吾吳築室鄧尉山自號西崦漁翁初尚
書公工吟事有柳村集若干卷爲世傳誦參議公繼之
文采長謠吳中詩老以柳村集暨參議公海棠巢諸草
與漁洋山人集同爲插架備海右詩品及參議公捐館
年仲子曲江先生踵祖父伐閱以名進士入館閣復
用詩名山左其論詩專尚神靜而其微旨原本漁洋所
謂見超乎色相之先而味在于酸鹹之外者嘗以一編

示余其詞麗以則也其音抗以墜也其命意古淡而夷
遠也蓋先生承兩世之學淵源有自而又沐浴于鄉先
達之曠邈如漁洋者爲其指歸宜其詩之工歟昔參議
公兩娶于吳中而先生外王父范秋濤先生與先王父
同舉宏詞科參議公又嘗與先君相識余以世親之故
與先生謬託題襟故得序其詩而并著其先公之澤者
從其朔也

范湖詩鈔序

長水多名士余所知者諸太史草廬先生昔有詩贈先
君爲先君敷賞余嘗寫書太史稱其凌韓而轢杜太史
以余書編示坐客且命其門下士閻中孝廉吳生祖生
詩先後詢余問字然余與太史初未謀面也繼而識汪
君息園于其從弟伯子許息園與太史同里交最厚余
抱其人睟然有道之容余傾注者久之又五年息園介
余友朱君交游以所撰范湖詩鈔屬余爲序余不能詩
側聞先世之論詩矣曰詩以成家爲貴非獨爲之華藻
也又從而繡其鞶帨其失也靡濯錦江波其中甯無一
片是衛文之服其失也雜二者皆不能成家息園之詩
朴而不靡醨而不雜蓋鍾記室品詩必溯其源息園則
原本三唐而獨自成家者讀其詩如見其人洵哉言之
有物而能使鏤金錯采淪漢入沇者變色而失步也長
水前輩推倦圃竹垞竹垞與先王父爲莫逆後同舉宏
詞科時以憂不赴者三人先王父與倦圃居其二焉當
日服襄驂鴛風流未沫今者太史與息園提倡風雅接
武前修余家兩世獲交於太史而余又識息園而序其
詩竊謂長水先後諸賢若與余家有夙契者是則余之
厚幸也夫

蓬亭詩草序

今之學校官古博士也博者博通古今士者辨于然否
漢重其選以聰明威重者居之故成帝鴻朔二年詔書
謂儒林之官四海淵源宜皆明於古今溫故知新通達
國體故謂之博士當時舉狀曰生事愛敬喪殺如禮兼
綜載籍行應四科經任博士下言某官某甲保舉其差

次鄭重如此以故有漢以來彬彬多文學之士也魏晉
博士皆在國學至後魏太安初郡學始有博士元中統
初諸路置學校官凡命于朝者曰教授其學正學錄教
諭等官則宣慰司得自選署制雖廣于前代然循名課
實其克副博士之稱者蓋亦尠矣海陽陳君硯村好學
爲行五歲喪母事贍公及繼母以孝聞親歿後喪葬盡
禮悉讓其先人產業以與諸弟先是君未弱冠舉于鄉
屢困公車因就太常之選歷官曲江教諭連州學正遷
端州敎授所至勸學興行製造禮樂興器用幣上辛人
學俎豆莘莘由是學徒雲集著錄者且數百人又嘗奉
上司檄振流庸理冤獄多所全活平反若是者誠合于
漢之舉狀成之明詔而無愧于博士之稱者也君好吟
詩旣久積成卷軸其蓬亭草先梓以行世余讀其詩沖
夷容與雅有先賢風制因作而歎曰君制行卓犖如此
此詩之源也以是發諸歌詠宜其言之有物乎是爲序

嘯村詩序 代

天之生才蓋爲時用旣已才矣世之人又指而目之慮
無不旦夕致用以顯其才也顧其人方輪囷抑塞未能
自拔於洿塗幸而有物色者掖而致之青雲不難則往
往再起再蹶而迄無所就故夫士有才而不遇與垂遇
而見抑皆可爲太息者也懷甯李君嘯村皖江名士少
開敏應童子試遂掇冠一軍未幾補博士弟子

再至揚州君以故人時時造余一日袁其生平所著三
體詩就余論定且乞余序余讀其詩款曲似樂天圓美
似放翁而一種眞情爛漫渾然無補綴之痕則君所獨
造者旣已少達多第而三體之中和音恬節絕無幽憂
侘傺不平之感乃知余向以君不遇而賦詩所談焉不以介意者也旣定君詩爲一笑而序之

九僧詩序 代

九僧詩一卷井宋初人相與贈寄送行之作又嘗與許
洞天碑明逸潘逍遙田表聖林君復魏仲先王元之輩
往還友善其詩淸眞瘦刻新城王尙書謂其有大歷十
子之遺宜爲時流許可九僧姓名在宋已尠有知者其

載藝文志惟保暹惠崇二人有集餘皆缺如陳直齋書目云景德初直昭文館陳充序意詩亦爲充所定而集內惟鳳有寄昭文館陳學士詩卽其人也此詩傳世絕少余友汪伯子以重價得之乃虞山毛斧季影宋鈔本斧季又據清波雜志詳九僧所產幷掇遺詩補之比陳直齋本多二十七首采訪可謂勤矣然陳充序已亡又余昔讀後山詩話述山谷語謂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不如雲中下蔡邑林際春申君漁洋亟稱之入之論詩絕句雲中十字宋人亦以爲九僧詩而此集未見豈爲充所刪耶抑尙有遺耶聊記以俟識者

送汪國子序

博士限年策試惟賢是登漢重其選以聰明威重者居之成帝鴻嘉二年詔書謂儒林之官四海淵源宜皆明于古今通達國體故謂之博士當時舉狀曰生事愛敬兼綜載籍窮微闡奧行應四科其差次鄭重如此唐初依舊制猶隸太常咸亨初隸國子監至今循之然循名責實克副其選者少矣吾友汪君對琴家世舊纘天才拔亮通經史工吟詠維揚舊有吟壇諸詩老諏日雅集咸當代名流互爲主客賦詩飲酒積久爲邗江一集同時多豔稱之諸詩老夙欽君才拉入吟社與共討論君學優文麗吐詞聾聾爲同社所推余昔于執友少司馬凌公許雅知君因得納交稱至契君實凌公嬌客也今

籩錢穀諸所稗于　國計民生者皆自君發之由是令
聞流布相國渤海高公中丞武林包公皆嘗臨郡時倚
君如左右手二公皆當代名臣深知君以國士目君包
公嘗欲薦君于　朝高公又欲以君領河隄皆力辭不
應嗟乎君之才循吏之才也君之節逸民之節也有循
吏之才昌力而辭功有逸民之節不言而利溥君自此
遠余之所以望塵而不及者也昔余弱冠與君同補博
士弟子員夙慕君未行相見禮及余年四十始與君遇
於某公許君讀余鍾葵歌及序頗擊節時君太夫人春
秋無恙余登堂拜母遂定爲金石之盟東坡詩結交最
晚情獨厚殆余與君之謂矣顧余與君交雖晚君不惟
不以所長勝人而兼有以益人以是余于十五年之間
而詞加勝焉而文加進焉而行加利焉余雖終不及君
固樂得與君周旋而無閒也先是歲己巳爲君六十懸
弧之辰同人多有贈言余以病弗與今歲病稍閒君顧
謂余曰子終無一言見及乎余笑曰諾當爲君舉開一
代名公鉅卿爭要致之率常在外太孺人摒擋家事
教誨子姓並皆成立或起家縣令著有令績或文采炳
如名高三舍諸嗣君雖皆稟先生義方之教而不知太
孺人提攜式穀之力居多然後知賢人之所成者其道
博矣今年七月爲太孺人七十誕辰先是丙寅年君年
七十余以交最晚弗獲爲先生壽今幸值太孺人設帨
之觴書此爲侑且以誌素交云

中段才與節及末段不惟不以所長勝人而兼有以
益人乃用歐文抽之之法否則中段爲生枝矣　自記

益人而兼有以所長勝人而兼有以益人序

翁君霽堂暨配李太孺人合壽之文自養老之禮不
前輩有言古有養老之禮無獻壽之文自養老之禮不
行而獻壽之文始盛余謂養老之禮四代用之肇于虞
而詳于周周禮大司徒以保息六養萬民二曰養老鄭
注云七十養于鄉五十異粻之屬賈疏謂老人衆多非
賢者不可皆養故食貨志云七十以上所養也此云
七十養于鄉亦謂有賢行者其禮行于天子視學之時
故文王世子云天子視學適東序遂設三老五更羣老
之席位焉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遂發詠焉退修之以
孝養也達於諸侯往往徵先生君子與之行飲酒之禮
故豳風雝頌有爲酒介壽永錫難老之詩亦猶今獻壽
之文也第古行之於上今行之於下耳余同歲暨陽翁
君以耆德碩學爲三吳人士表儀其德配李太孺人爲
忠毅公曾孫女亦有東海京陵內範君餘既負海內重望

君父子俱列三臺夫人結髮上爲三老結髮者笄冠而婚嫁之時卽首妻之義也今太孺人爲君結髮珠蘭玉樹羅生階庭而先生兩舉大科鴻儒經術兼擅無遺通三才而訓五品則更老之選非君其誰屬耶他時國家復四代之制建立三雍視學養老羣司當以君名上適饌省醴退修發詠君旣邀酳償之榮太孺人亦蒙牛酒之賜惇史彤史一時並記彰

聖朝之人瑞播雅頌之新詩侯不美哉侯不美哉

吳母程太恭人八十壽序

余與拙菴行人暨嗣君伦晉博士兩世論交有紀羣之好拙菴爲容齋先生長子內行甚備尤篤學嗜古所藏書不下數十萬卷人有春明之目伦晉才掞羣雅其詩古文詞卓然成家而拙菴兩弟敦行力學如其兄一門世德家法淵源雖得之義方之訓蓋兼有藉於母儀焉太恭人爲容齋先生元配其先新安望族國初遷上海世與延陵有連考[1]公擇肖於吳見容齋先生而器之遂締門焉旣于歸後嚴祭祀諧屬人其長者皆以爲善事我而等夸及少者莫不奉以爲禮宗容齋先生起家州刺史薦歷郡守爲本朝良二千石服官賢勞怡然無內顧之憂者太恭人贊勳之力也及先生捐館拙菴昆季稟母命襄事一如禮經理家政如先生存時由是親疎長幼無不頌太恭人之賢暨拙菴昆季之善承先

志也服闋後拙菴不謁選人率諸弟盡白華之養暇則瀏覽典籍牙籤甲乙而諸子姓皆斬然頭角能讀祖父書其長而才如伦晉者爲世間人當腰腦家譙則拙菴昆季奉觴稽賀侍孫曾裹履環繞膝前太恭人每顧而色喜蓋拙菴昆季咸出自庶太恭人善視諸子有鳴鳩平均之愛諸子亦孝養君母能曲發其歡心以故家庭雍睦融融洩洩盛德之後克生英乂和氣所積徵爲大年太恭人可謂享有諸福者矣歲昭陽作噩壯月爲八袠設悅之辰拙菴昆季將張屏設宴循乞言之典而徵序於余余不文不足當古君子旅語之列然竊惟容齋先生昔膺民社功德在人故其後有賢子有聞孫其在吳

中爲德門爲世族太恭人以婉嫕淑德爲令妻爲壽母是皆不可以無言矧余以世親之故又重之以拙菴之請其可以不文辭哉因爲次延陵之世德母儀以爲太恭人壽譜序

三賢祠記代

有宋歐蘇兩文忠公暨我　朝王尚書阮亭先生三人皆官揚州功業文章後先相望故合而祀之謂之三賢先是歐公守揚嘗建平山堂于蜀岡蘇公繼守邦之人因奉歐公粟主于堂之寢室踵而祀之以蘇公配順治中王公司李揚州又以王公配乾隆十六年翠華南幸以堂爲駐蹕之所有司遷主于下室課卜

而未果及余再莅茲土故太史同年程君夢星有別業在城西曰篠園水木清華獨踞其勝余捐俸置之規爲三賢祠考歐蘇二公之在揚州也其賓佐皆當世名豪日與諸人賦詩飲酒王尚書爲司李夜理文書晝接詞人三賢高曠作達若不屑屑于政治者然當時敘歐公之績寬簡不擾莅政數月事十省五六蘇公奏揚民爲積欠所壓撿察本州宜縱而拘于法者六條乞住催理民賴以甯主東南酒法公私俱便王司李治獄多平反白高郵居烈婦冤完欽贓二萬餘商民至今猶載其德捐貲助費四令商人高保泰等二十人金逢源等十人協同王子佩吳載良分課兩城之工經始乾隆二十年都計所費二萬四千五百九十兩有奇工既成余更爲乙亥十月初七日竣于二十一年丙子五月二十七日

不能服教畏神而至于久遠三賢者其學隆其治進至于今功業在塗歌巷議之人文章在學士大夫之口同時而建樹異世而合符則尸祝社稷非屬之三賢而誰屬哉祠成而祭爲記合祀三賢之意而壽諸石且表鄉墓之私焉地爲蜀岡東麓太史管欲改爲三過亭留歐蘇舊蹟移祠于此實成其志也

修治揚州城溝道碑記 代

淮南瀕海下溼易于積水然新舊兩城環塗皆運河河水貫城南北水門相望不乏宣洩之勢異時有司于兩城溝道未嘗通計經理故經塗之下不盡有溝有亦壅塞不行夏秋時雨水深沒踝浸淫及于廬舍行者苦厲利汛余治溝道之大畧也初余爲是舉也議者咸謂難

治及功成則又曰其害當甚于故是年夏秋時雨大至
民皆按堵明年水潦益甚行于塗者嚾然無墊隘之苦
于是議者始息且謂出于余之力也余曰此普公與諸
憲府委任嘉納■■余奉令承教而已其何力之有焉
爰勒石以紀諸公之功用告後之人俾知所效法幷分
任諸員及商人捐貲姓名于後附傳不朽云

募脩鶴林禪院疏　代家君

京口鶴林禪寺者地絶三山名同雙樹福城東去獨存
遺跡于蕭梁祖印西來始暢元風于開寶周茂叔之圖
名太極作自空門索幼安之書號寶華題從往代青山
翔百鶴猶傳宋祖之名滾水出雙蓮尚憶唐賢之詠驚
之半偈接引三乘東南黃鵠之峯偶然飛錫西北芙蓉
之勝遂爾開堂名流于此皈依居士從而授記念伽藍
之規模不立braid堂殿之基址徒存替戾郎當空聞鈴鐸
兎葵燕麥不異元都用發願而欲成曾鳩工而未畢經
營累月建大殿未有山門締構終年蔽旁風猶通上雨
育王之敕何時長者之金有待某也昔年于役曾攀戴
寺之松今日歸田尚憶秦潭之月素與公有夙契願先
導于枹罕聚米成山截金輸庫城南十萬應成不日之

心勞影瞻顒米之幽宮著手摩莎辨髯蘇之貞石從來
勝踐多在菴蘿自昔名藍全憑檀施何護況我徹公大師者
當今白足前代赤髭得元素之辦香高參一味通滌光
之半偈接引三乘東南黃鵠之峯偶然飛錫西北芙蓉
之勝遂爾開堂名流于此皈依居士從而授記念伽藍
之規模不立braid堂殿之基址徒存替戾郎當空聞鈴鐸
兎葵燕麥不異元都用發願而欲成曾鳩工而未畢經
營累月建大殿未有山門締構終年蔽旁風猶通上雨
育王之敕何時長者之金有待某也昔年于役曾攀戴
寺之松今日歸田尚憶秦潭之月素與公有夙契願先
導于枹罕聚米成山截金輸庫城南十萬應成不日之

贈太常寺少卿六世祖嘉謨五世祖偉俱以孫若子貴
贈通奉大夫高祖諱琉萬歷乙未進士山東兗東道會
祖諱自南　國朝順治乙未進士山東蓬萊縣知縣以
清惠稱祖諱永智考諱始樹生三子君其長也君少方
古舉止若成人弱冠從學士何公悼遊始窒於理學繼
而嘖意五業著羣經小疏若干卷凡所發正咸有義據
侍郎方公苞絕重之晚節尤精三禮以周官分田制祿
之法向多疑滯因爲列法數以明之成祿田考三卷二
千年聚訟一朝而決其爲文神似昌黎有果堂集十二
卷生平敦孝友撫育諸弟辛勤機榻親喪居廬稱服稱
情與人交以至性相感不侵然諾嗚呼自古理學之儒

滯於稟而文不昌經術之士汨於利而行不篤君能去
兩短集兩長非純儒之行歟余行不逮君而才亦詘然
好古所得往往與君同如尙書後出古今通人皆知其
僞獨無以鄭氏二十四篇爲眞古文者余撰尙書攷力
排梅賾而扶鄭氏君見之稱爲卓識又易爲王韓所亂
漢法已亡余學易二十年集荀鄭虞諸家之說作周易
述先以數卷就正於君君曰此書成道明矣惜吾不及
見也曩以君言戲耳孰謂竟成讖耶悲哉悲哉君之成
祿田考也讀者疑信分焉余爲序而辯之君笑謂余曰
子吾之桓譚也君先舉宏詞科報罷最後余亦膺經術
之薦謂舉士丹崖黃公公詢余天下通經之人孰爲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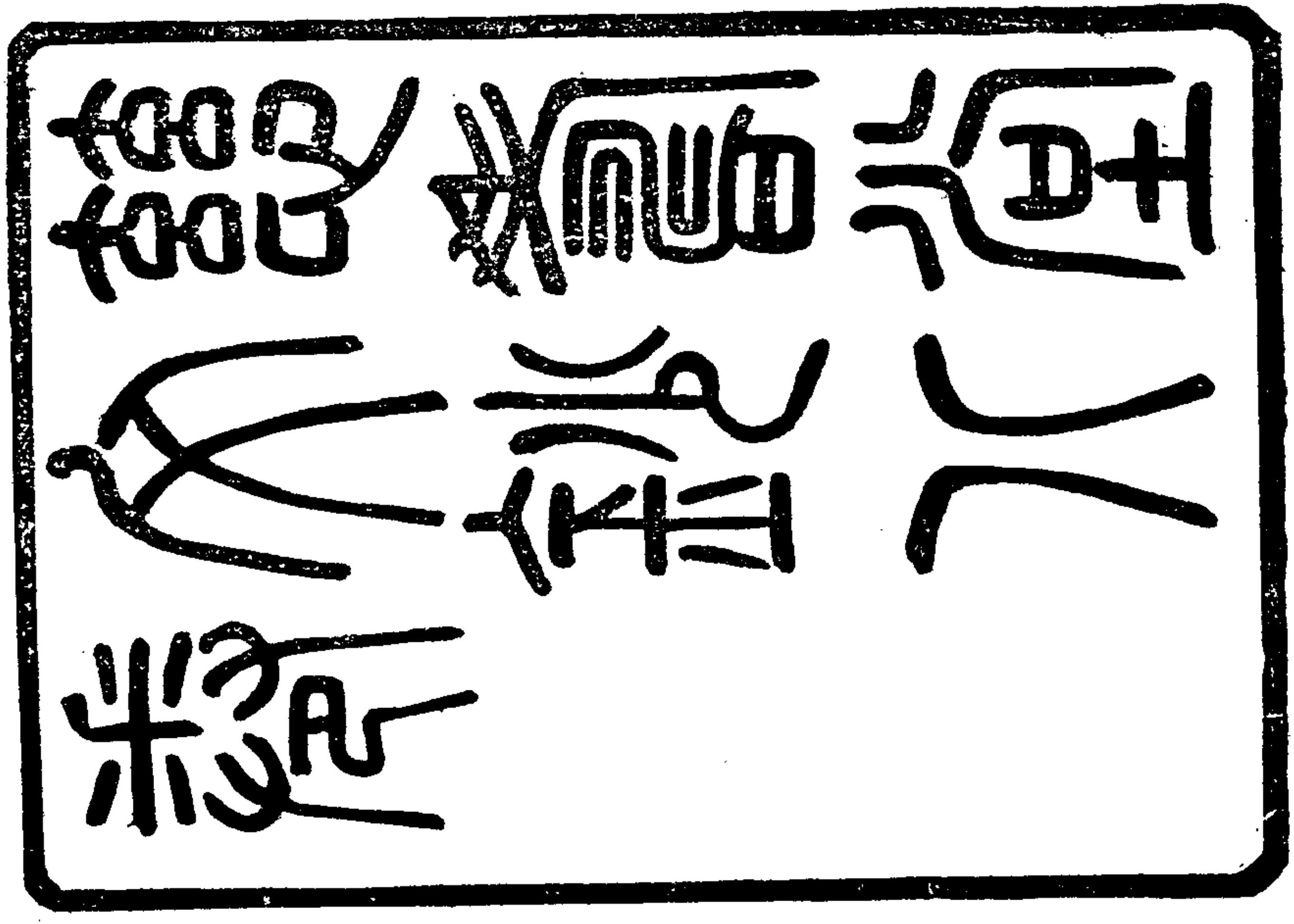
余首舉君黃公欲薦君而未果此事余未語君君亦弗
及知然余與君相契之深不忍終默也君生於康熙二
十七年戊辰得年六十有五配王孺人無子立從弟于
培英以後君女二長適丁日曜次適顧後澈君之卒也
門人述其體行謚曰文孝先生銘曰

傍竈觚也健持門戶日無虛也念戚懿之窮肯貸必輸
也賙鄉黨之死喪者恤所無也得妾以其子歸妹以其
嫡也語古文易慈以育之嬰孩皆軒渠也仁以接之枓木皆
扶竦也推而廣之惠必逮于閭庖叶孚也笞不及于人奴
也身衣浣濯卻綺紈而弗屨也屏金翠而弗需也長齋
繡佛聊自娛也手持百八競南謨也蓋其中懷之好善
天性之淡泊而非矯情以自殊也嗚呼孺人既賢而有
子故其長君之才實民譽也或投之以非義雖一介而
不取叶趣也公卿聞名而側席君以親老未許知己以馳
驅也余方欲列薦于　朝而君顧卻步以躊躇也嘗一
日客余所忽因齧指而心動愀然而座客而蘇也余初

百計挽留乃飄然駕一葉而還矣也由是閉門御屈賡
白華州也瑯衣五色效伯瑜也或先或後敬相扶也一
殷一食必與俱也如是者六年而得遂其烏烏也惟是
年既耆艾而風木不除也近遡季君之喪而欷歔也雖
有麥麴蒭而無益于河魚也竟一旦摧折而星沈女須
也長召之赴于余也余惟其辭之悲且哀不覺臨風而
霑裾也兩壺而兩瑜也盤果而俎脯也漬酒遥陳爲文
以敘百一焉孺人之弟靈而鑒此區區也

校刊惠松崖先生文鈔跋

昔儀徵阮文達公序毘陵張皋文編修若柯文編有云近代禮學推新安江氏經學推東吳惠氏然二家之文無傳其意蓋以江惠二家特深于禮經不若張氏之經文兼懋也由今觀之殆不其然江氏雖無文集傳世其所爲鄉黨文補編及他經義博大精深雖　國初熊劉韓馬諸公號稱作者不能過也即其生平所著各書序文亦雄深雅健氣格尚駕乎張氏之上其他雜著當日未及收拾以致無集傳世耳若惠氏據行狀所載故有文集二卷未曾刊布余訪求有年迄未有得前年秋桐城蕭敬孚丈來金陵相訪余見其行篋有惠松崖文鈔一冊凡三十一篇詢其由來乃同治癸酉客滬瀆見新陽趙君靜涵所藏舊鈔本假錄之將爲流傳余大喜過望即乞其本將刊入所輯蛾書二集中原鈔並未分卷編次零雜余稍加整齊敬孚丈復自他所前後搜得九篇共四十篇依類編次仍分二卷以符行狀所載之數至其文之淵雅峻潔實與張氏異曲同工讀者必能辨之行當搜訪江氏之文續刊之庶幾可彌阮公於二家之文不能無歉之意也光緒二十五年季秋九月貴池劉世珩識



吳興劉氏嘉業堂刊

吾弟少年績學于詩古文靡不究心平日意有所及輒斐然有作不自信輒度置之閒出一二雖老生宿儒無不斂衽者往年老友柯石菴消夏吾里見弟所業嗟賞不已贈詩有發揮著作手縱橫翰墨林及當代誰扶大雅輪偶從吟社得相親之句益獎借爲已至矣敝文書院長楊先生文叔亦亟稱之顧二君所知者文耳余有取于吾弟者更自有在弟三歲未期失吾叔父留耕翁後者曰希正與同炊三十餘年無閒言里人皆忘其善事其母陳節孝且喜成母德節孝所撫從于嗣本生翁非同產者往者葬其父留耕翁往來南北山觸熱著草履日行數十里閒遇雷雨則跣足顛顛巖谷閒囊無一錢卒以善葬不特此節孝祖父母父母及弟不葬者三世矣無後纍纍六七棺暴露敗宅弟爲擇吉土于父墓近壞告于其所親均力葬之歲時則上冢拜奠其孝思所及如此節孝嘗患對口疽甲寅秋幾不起弟稽顙北辰願減年益母得奇應以愈又有授弟以方者曰一服即愈愈然愈後勿閒也已而果然弟神其言弗敢閒方內用人倫弟百計購之余所服于弟者正在此類雖然弟之文非不工也特爲行所掩耳茲覩其所作節孝諸傳予大懼世之人不省吾弟爲人或并其所傳人而亦疑之遂書此弁其端將以明其言之可信也兄樹本

歸安沈樹德畏齋

卷一
賦
五臺山賦
太湖賦
吳羌山賦
六客堂賦

卷二
序
乞題貞松慈竹圖序
贈王德園少府序
贈太倉金生廷選序
亭皐詩集序
送馮大倫五歸錢唐序
送汪高士巢林先生歸揚州詩序

說
廣仁說三篇
廣敬說三篇
答或問謙豫二卦說二篇

卷三
書

上制府宗室德公書
上少宗伯宗室德公書
與友人勸學書
與朱生宿東書
與徐生錦江書
考
雲考
大瓦硯考
卷四
辨
河圖洛書異同辨
孔氏三世出妻辨
記
南池唐杜文貞公祠堂記
擬重修胡安定先生祠堂記
長興縣子山先蠶祠碑記
竹墩村記
得朱研記
卷五
傳
湯壽民傳
吳江沈孝子傳
吳孝廉傳
羅孝子傳
汪柯庭先生傳
愼隱翁傳
朱太學西疇傳
范太學傳
三董君傳
卷六
潘節孝錢孺人傳
張烈女傳
李節婦傳
賀節婦傳
須節婦傳
錢氏二節婦傳
查門二烈婦傳
鄭氏九節婦傳
張烈婦傳
沈烈女傳
賢孝嚴孺人傳
顧孝女傳
亡室朱孺人小傳
卷七

紀略
沈氏六子孝行紀略
節婦胡氏甥女紀略
行述
先貞孝先生行狀
先妣萊表節孝陳太君行述
祭文
祭太保嵇文敏公文
卷八
雜著
賦役
諸儒
經學
守令
積貯
錢法
擬乞免程安德三縣山地蕩辦賦田升科狀
跋洪文惠公盤洲集後

清涼山賦　郎五臺山

天開神境地聳覺場曾無炎暑厥號清涼山可登臨四眺數如龍馬中央神工不假經營歸然靈鷲在宥法相于茲示現宛乎五髻相望峻嶺森森如列岳之攢形而吐秀崇巒歷歷若緯星之倒影而含芒六月凝冰紺宇寒如蛟室千年積雪梵宮爛若銀房乃般若慈航之地爲曼殊室利之鄉粤夫坤輿九壤大有神區震旦十洲首崇京國　皇居壯麗屏藩端藉雄關　帝闕巍峩拱衛尤資聖域百靈呵護渡江非僅達摩千佛皈依同龕豈惟彌勒試舉其端略言其族白衣顯異千普陀玄武

效靈于大嶽九華則金地藏得道所栖三門則李老君煉丹曾宿或海外遙承或寰中遠矗或如翼高張或如筆近卓皆福地與洞天竝奇鍾而秀毓矧茲山右隣恆岳岡巒鬱其嵯峨左接滹沱襟帶紆其往復後臨朔塞勢作干城前拱　神京雄增輦轂爾其爲狀也突聳五臺儼臨五聖象大士五智已圓狀仁者五眼已淨祕函五部之眞源徹五陰之性東西南北中位列五方金木水火土德符五勝楞伽五種妙法性與色空牟尼五顆明珠色隨方定若乃脈絡起中臺迴峰周四面羣巒蜿若龍游列岫聯如魚貫卓爾大居正以出羣沖然色尚黃而爲冠天光倒映覆以青幬日影平臨張如赤繖鴉

烏引股以展翎蓮華自心而敷瓣此則中臺之勝也兩其瞻金母拜木公迎朱昊望玄穹或自南而自北各一西而一東圓日陀陀以耀海白月皎皎而舒空忍草長新遥接扶桑之樹覺花不染長依丹桂之宮窟曰那羅東越谿嘯其窪篠水名功德西羌流灌而沖融泉湧馬跑東珠跳兮濺濺汩汩洞開龍現西雲護兮溟涬濛濛現聖臺邊東神蕩蕩而晻曖祕魔巖下西心猥猥而怔忡維南則寫居丁位而北則上薄斗杓呼祝融其與語揖玄冥而相招或若盂而覆地或如蓋而干霄錦繡峰前南霞彩爭飛兮爛爛金剛窟裏北清塵斂起兮影影石罅逢龜而神皋巖巖南雲根見兔而黑獄逍遥北山

也何慙于不腆而徑走僧兮何聖茶毘無火以飛熛此則四臺之勝也若夫溪澗之濱巖谷之際琪草鮮妍瓊葩美麗玉仙之朵何奇金蓮之花尤異菩薩之線自長羅漢之囊偏媚他若神藥舒芳靈芝獻瑞啖之而宿命頓通餌之則凡胎頓棄薝蔔何草不見山經雞足何花不詳地志青精赤芍絕異凡材蒼朮黃連亦珍列肆此則五臺之眞源也若夫山洞之奧府別有洞天固諸佛之清都迥非塵世迺臨師利特住文殊慈雲瀰漫花雨霑濡廓法界以爲宇度眾生而爲徒將五百應眞跨狻猊而游戲統一萬眷屬御龍象而跏趺于是聖迹垂靈蹤歷渡到木杯飛來杖錫池爲洗鉢猶認香湯谷是藏眞知爲靈宅尋二聖

對談之石石向崢嶸閒九仙同濯之泉泉猶淙灂眞容
現而竟體光明神膂垂而全身烜赫從二女一夫髮施
貧女堪矜說苦瓠甜瓜肉眼凡師誰識日華雲爛兮仙
人出而身金猛雨罡風兮童子騰而形黑神通一任往
來變幻何啻千百更有神鐙亦增奇景雲霞五色郁郁
紛紛樓閣千重齊齊整整旌幢寶蓋儼列森羅龍象金
獅顯形現影或七八尊者以嬉遊降升或左右天王而
追隨馳騁常于紺碧輪中異彩宵施亦從爛銀圈裏榮
光夜炳裝就琉璃世界無非玉海珠山疑垂星斗光芒
直欲捫參歷井洵佛力之難量眞神功之莫省豈不可
以壯 帝京之赫奕而奠 皇圖之久永乎乃爲歌曰

清涼山兮眞清涼積絳雪兮飛玄霜異草秀兮名花香
中有神兮窟金剛騎青獅兮現圓光五峰屹峙鎭殊方
蜿蜒北拱兮京畿彊京畿安磐石兮固苞桑茲山億萬
斯年兮作保障

太湖賦有序

太湖一名震澤禹貢震澤底定是也一名五湖周
宣揚州其浸五湖國語吳越戰于五湖是也一名
具區周禮職方九藪揚州曰具區爾雅吳越之閒
有具區是也一名笠澤左傳越伐吳禦之于笠澤
是也五湖之說不一惟陸龜蒙後說以太湖中之
菱湖游湖莫湖貢湖胥湖當之爲是蓋攷國語吳
越戰于五湖只在笠澤一湖中耳今據其實賦之
且略及水利事宜庶不誣空言之無補云

惟太湖之混茫兮計頃三萬有六千吞南邦而吐東溟
兮包越地而括吳天列禹貢揚州之域兮星文箕斗之
躔始名震澤又曰具區震言其洪流之激盪具言其大
勢之該俱奔騰澎湃兮千波竝湧周遭亭滀兮萬壑爭
趨山列七十二峰若蒼煙之浮水橋眠七十餘洞如雌
霓之飲湖洵二儀之玄奧誠百川之巨都爾乃溯其源
瀰瀰淼淼瀁瀁浩浩南則餘杭天目諸山之敱瀑西則
宣城歙浦諸水之渺漫綿亘兮蘇常湖之三州奔赴兮
菱游莫貢胥之五道誰引之而趨兮巽女借以吹噓詭

驅之使下兮丁男助之刷埽沿其流則沈沈湲湲混混
庉庉東去海瀹黃浦爲媒兮若迎若送北流江介白門
爲導兮若馳若奔一路緣延潒潒兮長橋連亘千支絡
繹混混兮諸瀆吐吞怪蛍氓之斷塞咽喉兮俾細流之
莫下嗟津吏之閥絕脈絡兮使故道之無存念茲湖爲
東南水利兮子畎澮旱潦而蓄瀉一浸關蘇湖民命兮
資桔槔俯仰以騰翻胡豪强竝築坡塘兮彼波流割據
爲平原潮挾沙而汎溢兮日渾濁而何所底止沙障水
而淤澱兮釀禍災而奚可名言試一望兮駭浪排空浮
天無岸驚濤怒湧振地無畔懷山襄陵乍合乍散影沙
碧石若僄若悍佔客停艭而嗟吁漁舠戢網而嘆翳

疑鬼而疑神羌無暮而無旦縱其澈淡瀲豔沆瀁沖澹
馮夷斂迹女媧潛蹤際大明返轡于金樞之穴翔陽遁
武于扶桑之宮浩瀚兮罔窺涯涘溟濛兮莫知西東斯
亦足以驚魂駭魄激目盪胸幸古皇有神禹兮克奠厥
川惟三江之既入兮得歸其淵元圭告成慶安瀾兮萬
世震澤底定勤敷土兮八年恨神功之既遵懼明德之
將湮水流失其故兮人事亦莫之先緬宋郊亶具有成
規隄防常固疏瀹隨時常雨常暘巨石司斗門之啟閉
就深就淺撈軍刷沙漲之遷移白稻黃粳黍稷堪藝兮
勿奪菰蒲之處煙蓑雨笠魚蝦可飧兮弗侵鷺鷥之陂
敷子號稱儒者兮胡爲保姦而誤國而三綱方當誡絕
兮又胡爲乎曳紫而拖紺豈天心厭劉氏之墮忠良而
屏屏以釀此禍災兮始于谷永杜欽成于孔光張禹班
紛紛其全此清節兮見于逢萌梅福繼以龔勝群方惟
枕龜溪亘千年而長在兮人栖漢代歷萬禩而彌芳揭
來憑弔兮山因人著愾其歎息兮人惟德彰溯王氏之
竊漢祚兮誰階之厲緬羣賢之逃新室兮終焉允臧慨
松當濬量長一萬餘尋江面宜開計闊一百五尺即今
五湖下流窒古三江遺蹟募夫之法倣周禮荒政之條
用民之力在農功務閑之隙斯則奪民之土畀之江妃
實乃復水之原還之河伯我聞利不百不興斯惟萬世
無疆之益
三萬六千頃浩浩湯湯宛然在目洵屬宇宙奇觀後
幅更有關水利非獨鋪錦列繡嚴桐峰
意不取鋪張太湖與七十二峰以興脩水利爲主也
惟筆下少嫌拖沓難與班揚諸公爭烈耳
吳羨山賦有序
吳羨史氏佚其人攷郡邑志以爲漢高士避王莽
親嬖倖兮抑庸臣智短而慮不長幸國家其猶有人兮
不知王氏之臘祭而綿嶽穫存其舊兮猶有漢宮之衣
裳乂何莽大夫曰楊雄兮爰清靜而作符命而新甫侯
曰王嘉兮懵于賢不肖而矯報施之常卓然高士吳羨
兮竝逢萌梅福潔身而遠害迄今山爲之號兮亦與遯
東吳市同愾慕而徜徉惜舊史佚其氏族兮已爵秩里
居之罔識喜山川猶仍其名號兮與桐廬嚴瀨而俱揚
嗟孤蹤之莫由攀躋兮祇增我懷忉怛更遜事之不傳
後世兮徒留山色蒼茫想公之時其棄妻子而跳身世
外兮抑攜家屬而息影此邦曾是乞骸稱疾挂冠而去
職兮抑先幾早見匿迹而遜荒譬則鳳凰翔千仞兮

攬德輝而後下又若神龍之見首不見尾兮指潛淵以爲藏迹莫知其窮達兮高風堪仰名寧論其顯晦兮惟夫子至今有耿光閟嘗登茲山而凝睇兮杳不知其處所竊欲奠椒酹而一酔兮轉深我想像而徬徨維先哲亦同此懷企兮重其地嘗織簾而築舍知來者亦必懷此睠戀兮思其人欲入室而升堂豈茲山之獨異亦斯人之少雙人謂山川猶古我疑草木俱香山靈其弗騰笑兮倘其勒予斯章

發潛德之幽光吳羌得此賦大可以傳不必憑清溪片石嚴桐峰

賦二人而當時之賢姦畢見而究之全是虛寫無實跡也得此法可入目無枯寂矣

六客堂賦 并序

堂在吳興郡圃不知肇自何人或云宋守李公公擇未必然也攷熙寧七年甲寅李公守湖州蘇文忠公自杭移高密與楊元素陳令舉張子野劉孝叔同過李公于湖子野作定風波令六客詞時子野年已八十餘故卒章有盡道賢人聚吳分試問也應旁有老人星之句此前六客也洎元祐四年己巳文忠重知杭州過吳興時守張公仲謀而五人者皆已亡矣復偕曹子方劉景文蘇伯固張秉道與張公會是堂繼作前調溯熙寧甲寅十五年事擅民人之福湖山有主招來勝侶良朋風月無邊邀得三明七穆芳菲園裏每停名士之車煙雨亭邊時泊高人之舸爰集嘉朋乃留芳躅華堂架就檻則惟三嘉客來過數常居六爾乃月之夕花之晨名蒭笑日好鳥窺人刑清政簡之餘雅歌迭奏俗阜人安之日妙舞競陳太守舉觴而獻客客亦洗爵而酬僎太守避席而言曰公亦嘗聞爾我之皆客乎夫天地一逆旅大塊一微塵胥寓形于幻影孰妙相與眞身既爰居而爰處又誰主而誰賓于時長槃踏踏永漏沈沈頹焉就醉蹶爾重斟客有爲定風波之詞者蒼顏白髮日短意深抗聲而朗誦按節而長吟耳熱酒闌氣慨慷以悲壯更長燭跋

意感落以嶇嶔直揮忘乎物我亦銷鑠乎古今時則東
坡先生在焉穆然以思遁爾而笑予生之辰箕星方照
不簸以揚匪舌而掉茲何耿耿老人星耀惟爾賢人亦
我同調此其前會也已而歲序幾更韶華如矢蒼蒼兮
弁山茫茫兮霅水曾日月之幾何惟江山而若此慨一
老之重來翳五鼠之忽徙于是東坡先生復悄然以悲
愀然以起流連光景堂則如初三復清辭人則如彼遂
矯首而哦延佇而跂長庚對月獨凄涼十五年間眞夢
裏此其後會也後更有延陵公子紅豆詞人守吳興之
舊壞踵坡老之前塵築杜蘅兮紅蓼搴芳芷于白蘋醉
湖山兮三度共吟嘯兮六君亦復星移物換僅留山月

溪雲乃從而爲之歌曰都有圖兮圖有堂疊來賢牧守
吾邦記得坡公留好句還是六人吟笑水雲鄉又歌曰
吳公政蹟繼蘇張復有延陵杜與唐亦與方嵇稱六客
悠悠誰爲發潛光

才情魄力絕似髯公予生之辰一段尤屬髯公心坎

語弟達

王弇州謂相如之賦妙處在精神流動余于茲賦亦
云 嚴按此條

三次敘述語多名俊律賦中雜以流麗亦似東坡風
格無所不可

乞題貞松慈竹圖序

雍正壬子之歲爲吾母守節之三十四年旣合格制府李公上其事旌如令樹德感激　皇恩恭望　闕叩首謹誌之顧樹德不孝親侍吾母茹荼嚙蘗今且四十年未得升斗之祿以養而母氏忽忽已老矣今年六月倖邀無錫相國稽公之薦得奏賦　保和殿中慚媿荒陋不克仰副　明詔郎思旋歸故里益勵名實竊念明年九月爲吾母七十生辰遭逢　聖人在上沐浴

孝治旣不能有得而歸以爲親榮惟仰藉王公大人一言歸而奉觴上壽以爲光寵區區烏鳥之私不能自已此貞松慈竹圖作也圖成謹再拜乞言而爲之序曰母姓陳氏烏程人儒家女也吾父貞孝先生喪前母董氏遂歸焉歸二年而樹德生又三年父卒母年二十有八當是時上有本生王父旣耄下有前母所生姊及母所撫從兄夢祥與樹德俱幼而所遺僅水田數畝敝廬數椽門衰祚薄母以一女子任之伶仃孤苦每風雨黃昏屋瓦震動或兒輩啼號交作母未嘗不吞聲暗泣也吾沈氏居竹墩至樹德十三世矣子姓亦繁衍獨吾高祖贈刑部豫坦公下令惟從兄及樹德兩人而又皆早孤五世之祧岌乎一綫得綿延不絕者皆母德焉先是有舊堂曰喬蔭甲第頗崇父少時燬去乃徙村北

留耕艸堂丙舍一區桑麻掩映亦足以蔽風雨母則以茲僻野非孤兒寡婦所居遂棄去依季父以處得老屋一間三面繚以周垣一面啟窗戶中界爲二後牀前竈母子四人遷焉屋旣敝斜後復有苦竹一叢與西南隅鄰家老松樹相接秋冬閒吹籟入室淒絕非人所居而母不悔也從兄夢祥世父子也世父爲本生王父後吾父與季父皆出嗣而世父母雙亡從兄甫六歲貧無以自存戚族有無子者欲攜之去母私謂吾父曰嗣本生翁後者誰耶而謂他人父耶吾願撫之父大喜本生王父心韙之已而本生王父沒承重服三年喪者從兄也今同居三十餘年里人皆以爲同產云母勤於治家

知父所遺薄田佃佃之不足活乃傭人佃之又傭人耕屋基廢地樹以桑歲親飼蠶十餘箔家藏鎛鈐鉏斸諸田器及治蠶筐籠鉤簞皆以鍼線所得易之而酬傭以値亦自十指敝裂中來也母嘗悲樹德業不加長嗟指責曰我躬耕食爾躬蠶衣爾盱此樹德所不忍諱言而又不忍言者也母雅好奉佛每令樹德裹香燒像設前樹德念尹和靖大儒猶奉母命日誦光明經一過何況小子敢不恪然或勸之往佛寺不應亦不令比丘尼來今髮且白矣猶善飯而謹守一室如常時嗟乎此可以識吾母大槩矣圖松與竹者以所居曾有是且不遇以爲吾母祝也吾父諱澈字亦清貞孝先生學者私謚也

世次行義詳族兄翰翁編修樹本所撰墓志乾隆元年
冬十有二月男樹德百拜序
仁人孝子之言楮墨閒不知是血是淚讀至風雨黃
昏屋瓦震動數語如覩貧蔡飲冰淒涼滿目眞欲廢
蓼莪矣 嚴桐峰
眞摯語劇心鈌目不敢以文人目之小人有母亦是
荼苦中來讀一過不禁涕泗交下 張樊川
逐層詳敘彌瑣細彌沈痛而母德之賢亦彌顯矣此
等文不以工拙求之
贈王德園少府序
先生其古陳遵劉穆之蘇頲之徒歟史稱遵治私書數

百謝京師故人憑几口占召十書吏穆之內總朝政外
供軍旅決斷如流頲書詔填委口所占授輕重無所失
先生何以異於是哉先生始以儒生教學于成都太守
劉公延爲記室試以事而事治若老吏然太守奇之繼
遷川臬獨任以臬事復大治後平越王公開府武昌有
大獄三年不決蒙累被繫者兩司而下凡九人特延先
生以斷斯獄昇進文卷八九筐先生以三日夜淸卷宗
又十日而榮立其無罪者立出之奏入稱 旨才名軒
然起予是各省大吏耳先生名爭羅而致之足蹟幾徧
天下乾隆戊辰冬余與先生遇于湖廣制府長白新公

帶時金川逆番未平奉
命徵兵八千協勦一時案牘
文移檄令暨行軍章程紛乘沓至先生胸有成竹咄嗟
擘畫洞中機宜屬草疾捷若神書者手腕欲脫及 天
威所震逆番窮蹙乞降制府復奉 命罷兵先生遂飛
檄傳諭各路終朝而畢人情帖然是役也方當國家隆
盛之時人物阜康故指揮如意然所遣兵八千爲隊十
率一佐一每隊將二人每兵百長一人各從人無算而
水藉舟航陸需騾馬一時倥傯供億奔走官吏驅使役
徒亦騷然動矣藉非處置得宜其能不起兩湖民之怨
咨愁歎哉人于是服先生才而又歎制府之知人善任
也且先生寧惟是才人云爾哉先生少受知于成都太
守劉公及劉公蒙罪先生留滯于京師者兩載有奇雖

千金聘幣弗顧焉既平越公亦緣事詔獄復與同居犴
狴左右之視骨肉弗啻洎平越得生還感先生高誼欲
以家產之半爲壽先生笑曰某豈因以爲利者卒卻之
他日道經其鄉不入噫此豈見利忘義營營寡德之士
之所能乎哉先生長身偉貌具有英雄氣槩嘗掀髯縱
談天下事彌日亘時未嘗倦苦或當深宵燭跋他客
垂頭欲睡而先生言談賞笑自若也先生名一臣字德
園本山陰舊族尊甫別駕公徙成都先生今又遷光州
少好讀書尤熟于史記在成都時兩受知于學使者皆
格于例乃入太學捐縣尉職既選得缺憚爲吏折腰不
赴今年五十有七矣然精力強健方如三四十許人夫

以先生之才之德雖欲爲尚詎可得哉第異時得志其所樹立未知與陳遵劉穆之蘇頲諸公又何如也乾隆己巳三月十有五日

贈太倉金生廷選序

記曰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所謂時者大抵十五以前中人以下未免童心三至三十之年耳何也十五以前中人以下未免童心三年一變或數十年一變甚或數年一變其不能不變者時爲之而其變而爲盛衰者人爲之也典謨訓誥之文弗論自左國而後或變而爲莊騷變而爲戰國更變而爲秦漢爲魏晉六朝人爲左氏乃有國語人爲戰國乃有國策人爲蒙叟爲屈平乃有莊騷他如爲秦漢爲魏晉六朝亦然皆人也非時也夫昌黎韓子生于唐唐人也乃能起八代之衰非其左證哉夫詩亦然即以唐後論論者謂惟唐人乃有唐詩唐又有初盛中晚之詩降而爲宋則有宋詩降而爲元爲明則有元明之詩其格調之高卑意味之厚薄興寄之遠近淺深一時風氣實限之不可強也是則然矣然時猶地也是亦可慮此十年中力學不懈則日就月將其爲月百有二十其爲日三千有六百其所成就可量哉不然倘稍卽頹惰溺便安則日月逾邁昌谷所謂更變千年如走馬耳可不懼哉陶八州云大禹聖人尙惜寸陰吾輩衆人當惜分陰此言誠是也願與君共勗之

箴規痛切後生輩皆當書一通于座右 歙桐峰

讀至是亦可慮以下五行文字眞使人驚心惕魄予既追悔無及矣爲之憮然

亭皐詩集序

詩古文一也以時代爲變易不以時代爲盛衰物積新以成故人厭故而喜新而變生千其間矣風氣或數百年一變或數十年一變甚或數年一變其不能不變者時爲之而其變而爲盛衰者人爲之也典謨訓誥之文弗論自左國而後或變而爲戰國更變而爲秦漢爲魏晉六朝人爲左氏乃有國語人爲戰國乃有國策人爲蒙叟爲屈平乃有莊騷他如爲秦漢爲魏晉六朝亦然皆人也非時也夫昌黎韓子生于唐唐人也乃能起八代之衰非其左證哉夫詩亦然卽以唐後論論者謂惟唐人乃有唐詩唐又有初盛中晚之詩降而爲宋則有宋詩降而爲元爲明則有元明之詩其格調之高卑意味之厚薄興寄之遠近淺深一時風氣實限之不可強也是則然矣然時猶地也是亦可慮此十年中力學不懈則日就月將其爲月百有二十其爲日三千有六百其所成就可量哉不然倘稍卽頹惰溺便安則日月逾邁昌谷所謂更變千年如走馬耳可不懼哉陶八州云大禹聖人尙惜寸陰吾輩衆人當惜分陰此言誠是也願與君共勗之

箴規痛切後生輩皆當書一通于座右 歙桐峰

讀至是亦可慮以下五行文字眞使人驚心惕魄予既追悔無及矣爲之憮然

相與數晨夕者三數日乃得縱觀其詩因語其內兄孝廉汪遜之曰亭皐所詣乃與前異若此可謂善變者矣而其不囿于時抑尤足多者孝廉亦大加稱賞如余言亭皐者生近所易字卽以爲集名者也蓋其先本字廷選云臨別以余頗獎進其詩乞余爲序余曰子既不學之詩則亦學中唐以上而已矣又不學爲晚唐人爲宋元以後之詩則亦學唐而已矣何待余言雖然學亦何窮詩道性情之物也子益涵養其性情而從事于聖賢根柢之學異時當更有進于是者子其勉哉

本昌黎文起八代之衰一語發論卓犖可傳汪遜之詩文以人爲主立論最高惟入正面後文氣平近

送馮大倫五歸錢塘序

倫五館于農部汪氏三年矣落落不與人近人罕識之獨劉溪吳兄大文嘗爲予言謹識之今年春予亦館汪氏遂與定交予性介人之交也妄大率如劉孝標所論五者耳而韓子亦有言平居出肺肝誓死生不相背負一旦臨小利害反眼若不相識何其詩也若是者不可以稱交思嘗以爲交者如水投乳磁引鐵乃彼此各以眞性相感本之最初故其道與父子兄弟等予少僻處鄉曲羣從昆季外無與友者比年授經于郡始得交二知名士然予實樸拙朽鈍無以追蹤大雅今倫五與予相見于汪氏之園諷有恨晚之意久而彌親豈所謂

使夕杖策行矣尚復作兒女子態予聞其言而壯爰反情易志酌酒爲文以送之

於前幅見君子之交於末段見丈夫之志 嚴栩峰

出色尤在後半如移宮換羽其調忽高也行文須得此振起一段

送汪高士巢林先生歸揚州詩序

高士善畫梅梅高品非高士畫之不類也范石湖有云梅以韻勝者爲高故橫斜疏瘦老枝奇怪者貴近世畫墨梅大略皆氣條耳惟廉宣仲所作差有風致觀此可識畫梅之大凡矣僕往年遊京師于鄭平本孝廉邸壁見汪高士所畫梅風致殊絕類不食人間煙火味者因

指謂平本曰此石湖所謂韻勝者也其人必非凡品矣
謹心識之及歸道經揚州渴思相訪候貪急歸省母未
能也爾來客桐鄉朱氏寓與汪氏求是齋爲近求是齋
者汪君學山館余外兄姚蔥田讀書處也學山有舅氏
孫君厚邨居淮上與高士善時來寓桐鄉因得致高士
畫梅于學山蔥田亦雅知高士僕閒過求是齋蔥田學
山輒出示相賞久之高士以寧邨寓此因命駕來皆
大喜僕亦得因緣相見則又與蔥田詰歎以爲果非凡
品也昔楊誠齋稱陳晞顏梅花詩有謂同梅而清清在
梅前同梅而馨馨在梅外當時以爲評當其詩今觀高
士之風裁更堪以此數語爲高士品目也曩所私擬爲

類不食人間煙火味者信矣僕相見恨晚一慰生平高
士且畫梅見贈爾後當見畫悔如見高士也爲題四絕
句于上且爲之序其事于其行也書以贈之所以報也
異時倘天涯相見毋忘今日一番贈答矣高士名士愼
字近人別字巢林高士儕輩私爲號也
文亦有疏影橫斜之致 嘯叔 桐峰

送行序全以畫梅着筆亦是一體　梅當數百年後

幹古而態柔有似結者枝間生艾蒻花少而攢簇於
頂古賢畫梅多此種近人所畫亂梅失斯意矣因韻
勝一語連及之

廣仁說

蟠天際地旁皇周流蔪然而溢出者仁也仁于德爲元
于時爲春于方爲東于行爲木于色爲青于心爲惻隱
于道爲慈祥爲愷悌爲寬大于福爲壽爲富爲康寧爲
榮爲多子爲得衆心而於氣則爲生于理則爲生生嘗
試仰焉而觀俯焉而察上則爲天蒼蒼者仁之宰耶下
則爲地芒芒者仁之母耶而蒼蒼而芒芒者何莫非仁
之爲耶於是天之行者爲四時麗者爲三辰鼓者爲雷
閃者爲電噓者爲雲拂者爲風蒸而鬱者爲雨露雨露
之凝而結者爲霜爲雪是何以然無非仁也于是地之
壯者爲山牝者爲川山爲高爲下川爲淺爲深高者爲
巒者爲人蠢者爲物人爲形爲質形爲毛而方爲黑而
津爲專而長爲晳而瘠爲豐肉而庳質爲堅而剛爲弱
而柔爲噓而大爲沙而細爲息而美爲毛而醜物爲動
爲植動爲毛爲鱗爲羽爲介爲贏植爲皁爲橐爲蘗爲
莢爲叢凡屬諸形者爲象爲兒爲容爲色凡屬諸質者
爲言爲動爲止爲行凡屬諸動者爲飛爲走爲游爲躍
凡屬諸植者爲芽爲莖爲葉爲英是何以然無非仁也
于是人之倫爲君仁爲臣忠爲父慈爲子孝爲兄友爲
弟恭爲夫和爲妻順爲明友信于是人之身爲手恭爲
足重爲耳聰爲目明爲言從于是見于面爲榮而舒爲

憂而躍爲喜而齊爲媿而汗于是見于背爲豐而盎是何以然無非仁也于是在家庭爲融融爲洩洩在朝廷爲明明爲穆穆爲蕭蕭爲雍雍在草野爲熙熙爲皞皞是何以然無非仁也是故沂水舞雩仁境也霽月光風仁象也鳥語花香仁趣也關雎麟趾仁意也周禮周官仁治也太極圖仁體也西銘仁之用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顯諸仁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藏諸用也須臾不可離者仁也渾然一仁者赤子也不失赤子之心者大人也曰遊于仁者吾

讀書數十年今纔識得一個仁字蓋仁非他即此生天生地生人生物之生氣也其生是氣其生生者即

是仁仁即道也即理也自其貫三才亘萬古同然必由者曰道自其統四端該萬善秩然有條者曰理道與理皆其名而仁其實也中庸以道爲莫載莫破而以鳶飛魚躍狀之鳶飛魚躍分明是氣而謂之道者正以其爲活潑潑生氣生氣即仁也識得此仁眞覺眼前所見無非是自記

讀此文如在春風中坐了一月 張嘯嵐先生

舉頭天外提破仁字根源覺天地人物無時無處不在仁中而中間體用內外親疏遠近一一分明自不同於兼愛之學朱子仁說後又得此篇文字

賡仁說二

或曰仁之爲生生之理也可得畢聞其說歟曰嘗聞之薛子曰生意無窮于李核可見如一李核種之即成一株一株姑以結百李言種之即成百株百株結萬李種之即成萬株萬株結百萬李種之即成百萬株萬株結萬萬李種之即成萬萬株生生之理蓋不可勝窮也余以爲凡民之生亦然其始居某土者曰始祖始祖一人耳姑以一生二言之十傳而得一千二十三从又五傳而得三萬二千七百一十三人更五傳而得一百四萬八千三百九十七人矣由是推之生生之理亦豈可勝窮哉但其間有絕有續有眾有寡眾寡各有盛有衰則與李小異其所以然者大率以仁爲斷仁者續不仁者絕仁大者眾而盛仁小者寡而衰余家固如是也余每覽家譜以考其絕續眾寡盛衰之由蓋未嘗不廢書三歎云或曰世間不仁而生與仁而不生者亦有之歟曰何爲其無也昔王戎家有好李鑽其核以鬻諸人夫鑽核則仁已去矣然此李之實如故則其色如故其味如故豈非不仁而生此李之眾乎然其所以生者則以鑽核之李無仁而此鑽核之李則有仁也生此李之李有仁則宜有此李而此李無仁則生意自此而盡也此不仁而生之說也若夫仁而不生者何哉天地之氣春夏發舒秋冬斂藏其常也其正也若使李梅冬實桃杏秋花行春令冬行夏令謂之反常反常則變變則爲災故如李核之仁雖

生意充然而不能發舒於秋冬之日然而此仁不喪則天運必回一遇大春其生也浡焉矣若乃仁雖不鑽而失養與雖養之而未充失養者必潛有物焉以害之未充者則猶是胎孕之候也如是者卽遇春而亦不生是又不可以不生爲仁咎也由此言之人患不仁耳仁烏有不生者哉

不仁而生仁而不生兩解眞是絕頂理學以淺證深見得透說得徹吾友洵舠行君子也 戴農南

此專爲承家言之後二問二解剖析精蘊無微不到得此意以無戕其生保世滋大可也

廣仁說三

天地以仁生萬物萬物得之於是莫不有仁仁主愛而愛莫若慈故凡胎卵之生莫不知乳哺其子不獨虎狼之有父子也他若豺獺之報本慈烏之反哺羝羊之跪乳牝馬之貞蜂蟻之有主尤爲仁所可見之一端而人爲萬物之靈則舉天地之仁而全有之此孟子性善之說獨得其宗有非荀楊之所及也夫仁猶珠也人猶水也水有清濁而珠之光明則一珠投清水琢固光明珠投濁水珠亦光明其投濁水而昏暗者水也非珠也水之濁者一清則珠之明者自見使甘以濁水投明珠不亦大可惜哉人之甘棄其仁何以異是夫人之甘於去仁者嗜欲累之也以爲仁我之所甚畏耳目口鼻聲色臭味之好四肢安佚之貪此吾之生趣也舍吾生趣之樂而從事於畏途之苦我何樂乎爲人殊不知欲之種類不可窮欲之谿壑不能滿窒之日損縱之日益易曰虎視眈眈其欲逐逐以逐欲之故至於虎視則人而虎矣何人之有管仲曰宴安酖毒不可懷也今以懷安之故至於滅德喪身則欲卽酖矣何樂之有嘻是爲認賊作子視恩爲仇豈非大惑也哉夫至人無欲賢者寡欲惟庸愚多欲無欲上也寡欲次也多欲斯下矣上焉者天下一人而已其次其下苟善返之則或易或難而皆可復其本然道在強勉而已矣強勉之道奈何一思人禽之關大可恥一思生殺之機大可畏孟子曰仁人心也又曰仁也者人也又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則是心有仁斯不失其爲心人有仁心斯不失其爲人有仁心而不失其爲人斯有以異於禽獸苟無仁是無心矣苟無心是非人矣既非人是禽獸矣今有人怨汝詈汝曰禽獸則必拂然怒誠惡其名也加以名則怒肖其實獨不恥乎是可以猛然深省也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仁爲生機不仁卽爲殺機不仁之事多途殺之機亦不一不仁而干名犯義王法殺之不仁而陰賊險很鬼神殺之不仁而荒淫佚樂司命殺之卽無此三者而剛强峻削以義勝仁道術亦足殺之昔者子路與子羔偕仕於衛值孔悝之難孔子聞之曰柴也其來

由也死矣已而果然用知凡義氣勝者尙非生道況其他乎是又可以惕然爲戒也君子念天地之仁不遺萬物而況於人宜强勉者一吾身之仁譬如寶珠全體光明何可汨沒宜强勉者二仁存則人仁去則禽宜强勉者三有仁則生無仁則死宜强勉者四念此四者可以定志志定則氣生爲之自不能以已而其功一言以蔽之曰敬而已矣

字字從身體力行流露出來是謂言之有物 顧持圖

以勉強力行爲主後疏發人禽之關生殺之機使人通身汗下此種文宜昕夕誦之

廣敬說

敬爲百聖傳心之要存仁之實功也自孟子後敬學無傳至二程子乃始提主敬以爲學聖之的而朱子發明之程子作字甚敬所謂卽此是學是也蓋人不主敬則此心馳騖出入漫無所止而凡所用功皆無把鼻明道曰中有主則實伊川曰中有主則虛二說雖不同其旨一也實謂有其理萬理畢具不有實乎虛謂無其欲一私不存不亦虛乎是二者易開邪存其誠一語足以該之邪閑則虛誠存則實閑邪存誠非主敬不能漢唐諸儒雖以董子韓子之見道分明卻未曾及此故先儒猶謂其無實用功處噫不有宋大儒程朱者特爲拈出聖學其終晦矣乎今讀程朱之書而知敬固聖門之綱領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以來不傳之要法也蓋學莫先於致知而非敬卽無以爲知心本虛靈非敬以直內則雜而昏理有所不能明而知有所不能至矣上蔡謝氏謂敬是常惺惺法常惺惺則可免于昏雜之病而虛靈之體以全是敬爲致知之本也學莫切于力行而非敬亦無以爲行力本剛健非敬以自持則偷而惰舉焉而不能勝行焉而不能至矣張子謂敬其事則有立有立則有成未有不敬而能有立有成者也蓋敬則剛健故有立有成不敬則偷惰故反是是敬爲力行之實也致知大學格致之事力行大學誠正修齊治平之事北溪陳氏謂格物致知也須敬誠意正心修身也須敬齊家治國平天下也須敬此之謂也中庸一書以三達德爲入道之門而以一誠爲樞紐然首以戒愼終于篤恭則固以敬爲之貫也致知卽智之事朱子所謂敬則天理常明是也力行卽仁之事鶴山魏氏謂孔門說仁處多有敬意如四勿二如之類是也而勇在其中矣表記云君子莊敬日强安肆日偷强由敬出偷自安生是敬之所以爲勇也誠者純一不已之謂純一不已非敬不能或問朱子敬何以用功曰只是內無妄思外無妄動無妄思無妄動求誠之功也南軒張氏云誠者天之道敬者人事之本敬道之成則誠而天誠而天是能誠之效也而皆自敬得之是敬又所以貫乎誠也不但此論

語論治國曰敬事而信論君子曰修己以敬孟子曰君子存之又曰操則存舍則亡即言敬易乾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文言敬以直內書曰欽明曰溫恭禮曰毋不敬詩曰聖敬日躋曰於緝熙敬止而春秋左傳曰季敬德之聚也一語亦爲見道之言然則敬何止致知力行之原其四書六經之奧乎且張子謂敬者禮之輿無敬則禮不行則禮自此輿程子謂敬則自然和樂則樂自此作所謂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者卽此敬也且靜而方寸湛然淸明在躬志氣如神則本于此立動而萬理森然非僻之心無自入則邪于此閑所謂中正而主靜立極者卽此敬也而且敬以事君則忠敬以事長則順敬以

事親則孝敬以撫下則慈敬于朋友則有信敬于夫婦則有別由是以見之容則爲恭見之色則爲莊見之言則爲謹見之分則爲肅合容色則爲溫爲威爲武爲毅合言氣則爲謙爲讓爲嚴爲厲其餘悉數之不能終其物也敬之爲道一至此乎故敬者合內外該動靜徹上下貫始終而一之者也明齋敬軒先生曰敬德之聚也此語最宜潛體蓋道妙莫測靡有攸定惟敬則能凝聚得此理常在或有不敬則心君放逸而天德亡百體懈弛而物則廢雖曰有人之形其實塊然血氣之軀與物無以異此敬之一字乃聚德之本而爲踐形盡性之要也歟

先儒言主敬詳矣此更薈萃其說而貫通之道理徹上徹下議論四通八達非于敬字確有理會有得力者不能 嚴棲峰

古聖賢顯言敬處及與敬相表裏處如一屋散錢得索子以貫穿之眞乃觸著卽是

廣敬說二

或曰敬之一言至爲切要矣然此心紛若亂絲其奚以能敬安所得主曰心之紛若亂絲正惟不敬故也若敬豈有是哉伊川曰所謂敬者主一之謂敬所謂一者無適之謂一而朱子則合主一無適以釋之然朱子又有畏字最近敬之說而于中庸戒愼恐懼注則曰常存敬

畏愚以爲存畏二字更可摘以爲主一下手之功也蓋主一者若動若靜此心常存一而不二也而亦有安勉之分其安焉者心有所樂自然主一其勉焉者心有所畏不敢不一樂則爲篤敬之效非大賢以上不能而畏則主敬之功凡學者皆可自勵也然畏果何自生而所畏果何物哉則孔子三畏章所言天命是天命者理而已矣天以此命人卽爲命天以此自爲則爲天故天者理之宰也天之可畏六經未易覩纔而莫過于板之詩曰明曰旦數言蓋天下人所共畏者非王法卽淸議耳然王法淸議能察我于睹聞之地而不能不忽我于不睹不聞能糾我于言動之時而不能不寬我子不言不

勤而詩則云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
夫出王游衍之地昭明若此則凡睹聞與不睹聞無非
昭明之地出王游衍之時昭明若此則凡言動與不言
動無不昭明之時豈不赫然其可畏哉畏此天卽是畏
此理畏此理卽不敢昧此理與違此理主一之功所由
起焉主一者一于理而不他也中庸首章戒愼乎其所
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先儒以爲此存養工夫蓋以不
睹該所睹以不聞該所聞無時無處而不敬也其卒章
曰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亦然存養二字本孟子存心養
性來性卽理也理卽天也故畏天命乃主一之實功士
之所以希賢賢之所以希聖聖之所以希天功不外此

益希賢希聖皆畏天也至聖希天則樂天矣始于畏天
終于樂天此三希之階級也畏天卽愼獨之學曾子得
之故其言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嚴乎又曰戰戰兢兢
號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曾子聞道之早所謂參也竟以
魯得之者其功益由于此故先儒以一爲主不若以理
爲主以主一爲敬更當以存畏爲敬雖言一自可該理
而以一理爲一則尤實而可憑言主一自可該畏而以
存畏爲主則更切而可以從事此非愚之言也卽朱于
之言也且孔子之言也或曰然則主一之言未爲切要
乎曰非也曰主一者上之統樂天者而言也曰存畏者
下之專畏天者而言也雖然夫畏天亦談何容易哉

朱于謂敬不是萬慮休置之謂只要隨事專一謹畏
不放逸耳畏字催是主敬下手工夫篇中指出畏天
命更於畏字著實可補朱子所未及 嚴桐峰
拈出存畏二字爲主敬切要工夫而以畏天命爲實
據戒懼愼獨爲實功此本朱子意而透切言之使學
者實而可憑也此等文字方許爲儒先功臣

敬說三

或曰天之理旣赫然可畏而人不必皆畏者何也曰恐
懼之心人皆有之而亦有不畏者有所蔽也如聾人不
畏雷霆盲人不畏湯火蓋不見也不聞也蔽于質也南
人不畏風潮之險北人不畏馳驟之危蓋見見也聞聞

也蔽于習也試以雷霆問盲人則盲人其畏之矣以湯
火示聾人則聾人又畏之矣易南人而居北易北人而
居南則又各畏其所畏矣今人自受形成性以來卽有
天命天命者如父之命子以此理傳付我也又如君之
命臣以此理付託我也父傳子不能承若考其盡
傷之矣君託臣而臣不能效大君其震怒之矣其克免
乎不忠不孝之罪戾者幾何人之于天猶是也然而蔽
此者多矣昏愚之人所見者卑下既不足以語此而高
明者則又喜通脫而惡拘牽明知之而故棄之剛强之
人負其盛氣以凌轢一切率意冥行于王法有所不避
而況天理哉其柔懦者則又一味委靡如風痺之人不

知痛癢凡此皆蔽乎質也或居豐履厚之家其子弟享成福而昧本來即有所謂位不期驕祿不期侈者則其氣盈盈則蔽而又有高才富學之人卓然自負視天下人舉出吾下天下事無不可爲則其氣亦盈盈則又蔽下之更有兩般人一則好利貪冒于此一切都忘是所謂利令智昏者也昏則蔽一則好色荒淫于此亦一切都忘是所謂惑以喪志者也惑則又蔽凡此皆蔽于習也或曰然則此數等之人二者之蔽何以免之曰多讀書而已矣讀書所以明理也然亦有道焉讀古人之言即驗之于今人之事讀古人之事即返之于在我之身實以體之虛以會之而後理可得而明也不然專務詞

華而忘義理徒資口耳而昧躬行二者之蔽仍所不免也前數等之人曷嘗盡屬不讀書之故哉抑那和叔有云吾曹須愛養精力稍不足則倦所臨事皆勉強而無誠意此破的之論也讀書固在志氣亦實要精力故存畏之道固貴乎明又貴乎強

此又指出明強二字爲存畏之道明以去蔽強以振儒必能明能強方能畏也　三篇之說散見于聖賢儒先之書而散見則如一屋散錢茫無頭緒先生逐層指出先言學在敬次言敬在畏終言畏在明強散錢以一綫穿去令學者曉然知所下手噫先生之學亦于此見矣嚴柳峰

有所蔽而不畏天命之故痛切言之後還出去蔽之功使人可以下手此專爲困勉人下對證藥也

答或問謙豫二卦說

沈子讀謙豫二卦喟然而歎曰滿招損謙受益其斯之謂乎或曰何謂也曰谷非風之房而風入之壑非水之府而水赴之惟其虛也穩溜一滴已盈百滴反涸敧器過中即覆一覆全虛惟其滿也謙之六二曰鳴謙豫之上六曰鳴豫而吉凶各以類應之豈非虛而受益滿而招損哉謙豫者謙滿之象也吉凶者損益之象也或曰謙與豫皆曰鳴何謂也曰而不聞韓子云物不得其平則鳴乎則鳴乎夫聲氣之所宣也氣竅之所貯也氣貯于竅不

虛不滿不抑不揚所謂平也平則氣息氣息則聲寂物何自鳴若夫竅勝氣則虛虛而感必抑抑則氣鬱結于竅而聲自虛傳氣勝竅則盈盈而感必揚揚則氣磅礴于竅而聲自盈出如人飢則腹鳴飽則噎鳴是也謙之鳴感於虛也豫之鳴感於盈也或曰王伯厚曰鳴者心聲之發而予曰竅之氣何也曰竅者器也心司器者也器之聲即心之聲也夫心不能鳴必器貯氣以鳴器不自鳴必心感之而鳴其虛也器不知虛也而心虛之心虛則抑抑則感感則鳴矣其盈也器不知盈也而心盈之心盈則揚揚則感感則鳴矣是故器虛也而心靜器靜而心動也器頑而心靈也器有定而心無定也浸假器虛也而心盈

之則亦盈矣浸假器盈也而心虛之則亦虛矣浸假盈虛一器也忽虛之忽盈之則又隨而盈隨而虛矣是何也心司器者也然司器者非徒心也識也器有定而識無定識無定而器亦無定其有定者天也其無定者人也是故任天者不如任人治器者必先治識治識奈何曰先立乎其大者

謙豫相反相對人皆知之疏解鳴字則儒先未之及矣從心生出器字又生出識字而歸本於先立乎大此持謙戒豫之本也措語之妙似王嗣輔說經

答或問謙豫二卦後說

或問謙豫之全義可復言乎沈生曰吾聞之蓬生麻中不扶自植白沙在泥與之皆黑又聞之丹之所藏者赤漆之所藏者黑是以君子必愼其所與處者焉其謙與豫之謂也謙以三爲卦主謙之主也傳所謂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者也有此勞謙君子而上下化之宜矣二其隣也隣于謙故化而爲謙六其應也應于謙故化而爲謙而猶曰鳴者有目暗身受咨嗟歎賞之意豈惟二與六哉居三上而揭其謙者四也四亦化之矣與三關而應於四隣于二者初也初又以二與四而轉相化矣故曰謙謙君子言以二四之謙爲謙也與三隔而與二應者五也五亦化三之謙于二矣故曰不富以其隣不富者不自以爲富卽謙也其隣三之隣卽二也冥于豫矣者侈已成倘不汲爲變渝其能免于咎乎此豈非習與豫居卽化而爲豫之象哉若夫不爲習移者其六二乎初鳴豫于下而若不之聞也三盱豫于上而若不之見也五與之相應相求而若不之省也隣于豫而不染不亦貞乎遠于四而不亦介乎應于豫而不隨不亦貞乎遠于四而若將浼之不亦見幾而作不俟終日乎殆孔子所謂上智也由豫之說習于善則善也由豫之說習于惡則惡也是以君子必愼其所與處者焉此謙豫之義也

通論兩卦義理從胸臆流出不因襲不牽紐是天理爛熟之候

慈壽堂文鈔卷二

上制府宗室德公書

嘗聞之師道立而善人多昔孔子立師道于魯而三千七十子出于其門顏閔曾冉之徒其選也孟子立師道于鄒而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從遊于齊梁之閒公孫丑萬章樂正子之徒其選也然孔子嘗曰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而孟子亦曰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則皆有所甚樂于是而得朋之廣因之顧嘗疑聖賢之人度非有後世一切鄙瑣之見者而皆以得朋爲樂窃嘗然莫窺其微意之所存今乃知其所由然矣蓋聖賢之所以爲體者仁而已矣其性情心術嗜好語言根源無一不本仁而出天下一家中國一人與人爲善之志實惓惓焉一旦遂其同善之志則樂也故曰聖賢之以得朋爲樂其根源皆自仁出也今閣下講學東南躬行實踐爲學者師身之所到口講手畫懃懃懇懇不啻七而此三十人中其知向學者或亦有什之七不逮什之三此七十人中其知向學者或亦有什之七不逮三貧乏者不啻七而此三十人中其知向學者又何則時俗重貨而輕才饒足之家方挾貲自雄又安肯向學哉至貧乏之子非向學即無以自立然往往爲父母妻子仰事俯畜所困率不能專心卒業以遂其所願也然生寓更有陳于閣下者則以今之講學之地莫過于書院而立法以善其後者亦莫切于書院何也今之書院所以濟鄉學之窮者也鄉學本教育人才之地而或不幸而補博士弟子郎不得不抗顏爲師貢館穀而養今之鄉學非舊矣弟子有所謂廩膳生增廣生附學生者皆空隸名于博士之籍博士亦僅爲遙課之文益自國初用兵三藩裁減充餉後廩膳實微不復能養于膠庠之地故今之爲博士者就使有如胡安定先生其人爲弟子者就使有如劉彝孫覺范純仁之徒其不能如當時之所成就也必矣故以生之愚竊以爲惟書院猶爲師弟子相與共處之地誠得請于　天子刱立規模稍復鄉學廩膳之資移以爲書院用其所成就當未可量夫多士者國之楨善人者國之寶今日草野得一眞材卽他時廊廟多一碩輔故生今日所切切望于閣下者在此也不揣固陋請陳其法如右一曰厚廩糈

古之爲教者一今之爲教者二古之爲教專乎教今之爲教兼乎養古者一人倡道同術景從想其時人胥饒足風俗解推進無扉屨貢糧之憂退無父母妻子之累故出門同入翛然就道今則不然計百人于此饒足者不逮三貧乏者不啻七而此三十人中其知向學者或亦有什之七不逮什之三此七十人中其知向學者或亦有什之七不逮什之三貧乏之子非向學卽無以自立然往往爲父母妻子仰事俯畜所困率不能專心卒業以遂其所願也然生寓更有陳于閣下其必有樂乎此道立而善人多其又一曾乎生知閣下之講學之地莫過于書院而立法以善其後者亦莫切于書院何也今之書院所以濟鄉學之窮者也鄉學本教育人才之地而或幸而補博士弟子郎不得不抗顏爲師貢館穀而養或不幸而稍通一經及八股文者爲飢寒所迫亦不得

不求童蒙以告甚者有求童蒙不可得焉嗟乎如此之人又烏能爲一己受教地而置父母妻子之養于不顧哉如不顧父母妻子之養而來從學則其天性已漓又烏足以施教哉故書院中非特謀其教當謀其養非特養其身兼當稍爲其家計不然書院中富者得與貧者不得與而教澤有偏矣今酌其豐約別其等差約以五十金爲例極貧者如數與之次則減其五之一又次則減其五之半其所餘遞減之數留爲義助之資倘諸生中有父母之喪不得葬及年踰三十不得妻者助之如極貧之數如此則貧乏者得以遂其向學之志而　國家養士之盛于斯爲極矣一曰嚴課程夫士之所以致

君澤民與國家之所以設科取士者豈徒尙空虛無用之學哉課之之法當倣古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遺意以四時分爲四課而以舉業總之春講性理端本脩也夏講經書敦實學也秋講史鑑益才識也冬講詩賦陶情性也時文則以通歲日之餘治之習勤苦遵功令也課期仍以朔望之次日每課時文一首隨時所習之業一首如此則時有課月有程晝有爲宵有業既無羣居終日之嫌亦無慢日玩時之弊而空虛無用之誚亦斷乎其可免焉一曰擇品行盡人而教固仁者之心擇人而施亦仁者之術古者鄉舉里選最足激勸人材法當以鄉三物中六德六行爲取智仁聖義忠和孝友睦婣任卹是也智取其聰明仁取其敦厚聖取其達節義取其斷事忠取其不欺和取其不亢六者尤以忠爲主所謂弓調而後求良士必慤而後智能興也孝取其善事父母友取其善處兄弟睦取其宗族克敦婣取其婚姻無違任取其以恩相信卹取其以惠相施六者尤以孝爲主所謂孝弟爲仁之本移孝可以作忠是也諸生及童子中有能合此者令鄉先生告之州縣學官學官書其實于冊注明某鄉先生所告而州縣學亦各舉其所知登之冊以備選取如是而其人之眞可得矣一曰限年歲士之所重者德行年似非所論也然亦有當限者今日爲　國儲材當度其異時

可供任使況時過然後學亦勤苦而難成約以十五至四十爲例益古者十五而入大學至四十其學成者宜強而仕其未成者所謂見惡終已故也然例則不得不嚴或有踰期而抱朝聞夕死之志及少年嗜學爲額所限未得入者宜視鄉學增附之例有力者任其裹糧而來無力者令其受課法以去量給其膏火之資如此則　國家收得人之效而人亦無棄置之嫌一曰定課期書院雖寓養士之意而亦非藉爲息肩之區況需教者一省寧惟此數已也法當定以更替之期約以五年爲例古者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

立不返謂之大成此益就始學者言之謂之小成者謂
蒙養有基謂之大成者謂明新之體已具也今之入書
院者約言之已是博習親師之候自博習親師至知類
通達強立不返計之則五年也是五年者即九年大成
之期故以此爲例其或自謂學未成而願留者亦視鄉
學增附之例其或已中鄉試選拔及有事故願去者聽
如此則功以限期而自迫人以更替而益多一曰示勸
懲記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外此多賴奬勸
而成而小懲大誡亦君子之福故書院之勸懲不可廢
也設勸懲不立山長之道不尊山長之教亦不行矣法
宜定一院規犯者輕則罰金重者出院其恪遵規條而

學行果優異者大則原有保舉之例在次則山長移知
學院生則拔置優等童則取其入學然此爲中人以下
言之若中人以上有志聖賢之學者正不屑此至于山
長須擇鄉先生之有德望者居之而人衆事繁亦須立
爲都講以爲之副或二人或四人隨時酌之可也已上
所陳法已略備此非歲得萬金不足以行此然果歲給
度支十數萬兩而可養士數千人國家當不惜此杜子
美詩云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皆歡顏閣下
仁心爲質緊獨無此願哉果此法得行何但庇以廣廈
而已實有以養其躬而成其德何但天下寒士歡顏而
已凡有志向學者皆得遂其素願而師道立于天下後

世矣師道立于天下後世善人之多更不待言閣下之
樂孔孟之樂更當何如哉方今
昌明賢材奮起棫樸菁莪之化復見今日而閣下躬聖
賢之學殷樂育之懷與　天子合其德焉或者書院
振興之日乎生于此時不一自獻其愚將生平所願望
者寸心耿耿何時可慰用敢瀆陳清聽先民有言詢子
芻蕘又云愚者千慮或有一得倘亦千慮之一得也伏
惟閣下采而納之生樹德曷勝恐懼隕越之至

本歐陽公議學狀而更出之條畫兼合時宜當今第
一要務亦集中第一大文　吳蒙泉

條件鑿鑿實可見諸施行行之亦必有明效得先生

爲院長安定其再見乎　嚴楠峰

今之書院祇爲鄉大夫謀養生之方而已得作者指
畫而以實心行之何患人材不出風教不古耶是在
大臣之識大體權輕重者

上少宗伯宗室德公書

樹德稟資庸下四十無聞自閣下行部講學于敝郡樹
德廁稱人中敬聽獨蒙垂注詔之前不啻提耳而教之
繼又以易說受知閣下駐節會城屢蒙啟迪頒賜諸書
益不啻迷者之得路暗者之得鑒而飢渴者之授之膏
粱與湩酪也私心實爲萬幸樹德曰幼讀書亦嘗懲羣
櫝還珠之弊而返已自求矣然囿括生平祇覺于人倫

日用之地或知之而不行或行之而未盡牴牾乖謬辛苦艱難正如原憲克伐怨欲之不行而孔子以爲難者何則宅心有要制行有方向固未得其要也今觀閣下所以開示者用知夫已兼眾體體有大小便于小體者于大體不便便于大體者于小體亦不便然而便于大體者不若便于小體之便故已嘗甘屈大體以徇小體以奪大體夫甘屈大體以徇小體則返之也難易縱小體以奪大體則返之也又難且大體正而小體邪大體是而小體非所返之已必先有正無邪有是無非然後可以古證今亦可以今質古不然雅正雜揉是非

淆亂即返之于已其能驟與古爲徒耶固宜其難也今閣下于孟子七篇中提出從其大體爲大人句爲宗以貫徹天命之性大學之道舉凡中和位育修齊治平一以貫之乃見返已眞切處又所解格物致知爲格是非邪正又恰與大小體脗合無間韓昌黎云孟某師子思子思之學蓋出曾子自孔子沒羣弟子莫不有書獨孟某氏之傳得其宗故求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然韓子指出將韓子所云得其宗者蓋酒引而不發自經閣下指出將韓子所云得其宗者毒凡若此者皆投老息肩苟安旦暮之所爲豈少年英妙之所出哉其友知非生有憂之觀其意象如負芒刺之後雖盛而弗傳閣下既以躬行心得所在講學爲之前矣然不得爲之後者導其流而揚其波大其傳而永

與友人勸學書

求是子遭逢不幸有家庭之釁骨肉之傷騰謗攢譏躬不暨于時方富于春秋乃甘自放廢頹然不學者三年于茲時或撫弄秦漢彝器展閱古今名人書畫以消白晝或招來逸客于座聽諧談韻語以娛耳或令圖丁曼石疏泉蒔花種竹流連光景以悅目又或偕墨士文儒放言高論以求快意噫此皆計出于無聊者耳非其情也然而不發自經閣下指出將韓子所云得其宗者蓋毒凡若此者皆投老息肩苟安旦暮之所爲豈少年英妙之所出哉其友知非生有憂之觀其意象如負芒刺心欲諫而口不能言恆默默不自得相對笑言俱盡一

日讀明道先生示門人之言曰與之處而不告其過非忠也益復媿恧不安曰欲默而心不能息乃披瀝肝胆振筆危言以告之曰咄哉求是子求是耶子方富于春秋則以折節讀書爲是子有家庭之愛骨肉之傷則又以折節讀書以求幹蠱爲是子騰謗攢譏不爲時論所趨則益以讀書幹蠱以圖晚盖爲是胡乃頹然放廢爲今夫日月之行已盈必昃者時也流水之爲物不長則消者勢也士君子之爲學不志而上即流而下者情也人一日苟安即此一日有受損之處時乎不再來日力損也作無益害有益精力損也逸則淫淫則疏而企仰之志時結于寤寐古人所稱神交殆不過是話閒蒙示春秋胡傳不可解處盖疑文定有用意過深處也此非特君之疑前輩亦多論及者矣曾見辟孝穆明文在中載劉公永之與梁孟敬書言春秋之旨原以

況子非特富于春秋即且足于生計今不子此時藉此生計用此光陰努力自好迨一旦窮而思返倦而知還則諸葛公所云年與時馳意與歲去遂成枯落悲歎窮盧將復何及也且子之聲名負俗累甚矣至交子者多與子分謗有爲子辨者而詘之設非深知子心可盟幽獨而矢鬼神則清流孰與子周旋哉夫今之歸獄于子者誠過然揆以負罪引慝之義則不可不痛切自責尚將惕日玩時怡然自適乎經曰立身行道揚名于後世以顯父母此幹蠱之道亦晚盖之方也咄哉求是子尚其戒之哉

友朋規過眞切乃爾三代直道猶存令閱者猶爲墮

泯玉裁

處逆境者能體味此言氣自平心自和力自勇猛振作矣不然或置此身於無用之地又其甚者并此身而摧戕之殊可惜也作者待人方是眞理學眞益友

與朱宿東書 癸丑

去歲十一月幾別江干得與君作數日良話向者未始有也甚慰甚慰吾鄉如君者所見亦寡平日雖相遇甚疏而企仰之志時結于寤寐古人所稱神交殆不過是話閒蒙示春秋胡傳不可解處盖疑文定有用意過深處也此非特君之疑前輩亦多論及者矣曾見辟孝穆明文在中載劉公永之與梁孟敬書言春秋之旨原以

明王法彰亂逆故曰知我者惟春秋罪我者惟春秋然僅因魯史之舊而筆之傳之少有乖訛則修之完之使觀者有所勸沮而王法由是而明亂逆由是而彰非損益乎魯史而明之彰之也夫當是時列國之史莫不有人其立辭也莫不有法晉趙穿之弒逆也而曰趙盾齊崔氏之弒逆也太史書而死者三人而卒書崔杼則魯有周公遺制而稱秉禮之國者可知矣是以聖人謹錄而傳焉以寓傷之意豈曰改周制寓王法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哉而唐荆川春秋私效序亦謂春秋者聖人有是非而無毀譽之書也直道之所是春秋亦是之直道之所非春秋亦非之春秋所以寓人人直

道之心也儒者則以爲聖經不如是之淺往往謂之微詞是以說之過詳而其義益蔽其他辯論者亦往往而然然愚又以爲文定之說春秋誠有過深處然其議論一字一句皆有闕名教之辭蓋自王介甫詆春秋以爲斷爛朝報不列于學官而聖人經世之心幾于湮晦雖自左氏公穀而外傳注紛紜求其如文定之深切著明無有也自文定出處數千年之後比綴事迹以發明數千年前筆削苦心推闡微辭發明奧義其于扶三綱敘九法抑邪說正人心與夫尊王賤霸內夏外夷厥功甚大朱子嘗謂程子之易可自爲一書言雖與經文不必一一相合其言固不可廢也則文定之春秋不亦可自

爲一書與春秋同不朽哉自爲一書則又何不可解之有未識高明以爲何如閩署中謝絕人事想益肆力于經學近所新得伏祈垂示不宣

文定之春秋可自爲一書此語可息羣賢之喙而開益後學不淺矣 樊川

文定之傳固自爲一書然懸此爲功令而悉棄諸家之說則未免拘而入于陋也篇中自極平允不廢胡傳而兼采衆說以折一中斯爲得之矣

與徐生錦江書

朋友五倫之一其始泛泛者耳一與之交遂得與君父之尊兄弟夫婦之親並何哉良以德業聞望非友不成

矯其偏而去其疾惟友是藉孝經云士有爭友則身不失于令名是也五倫中無師師亦友耳歲癸亥尊甫慎夫先生命子從余受業余何能爲子師而于顧傾心瞻就余惟余朽鈍之言是聽退而與人言必亟稱余曰先生又亟稱余之言曰先生之言嗟乎子眞可與有言者哉別來三載相見日稀戊辰春夏之交復與子相遇子淮安觀察署余喜甚非特喜子與我周旋亦以我素所欲言于子者可以披瀝肝膽效朋友忠告之益以補子之偏藥子之疾顧迺遊歸省母何恿恿也鄙懷耿耿無時可釋每憂子之偏與疾若在余身者然偏與疾何在在自賢自用而已自賢則長傲自用則遂非若此者皆

與己之德器有損而福亦因之余聞人之享福者必日消受蓋福之加身如食之入腹有消受得有消受不得腸胃寬者能受脾氣健者能消能受而消則此食足以榮華百脈充盈膚革否則適益我疾而傷我生耳福之於我猶是也受者其器也消者其德也器大者能受德厚者能消歷觀古今來登巍科居大位享榮名而視之藐然若無預于已者其器大故承受之而不知也其德厚故消鎔之而不有也不知其福乃益茂范文正公儆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己任及官于朝凡可以澤加于民者即不顧一身一家之利害而憂後天下之憂而憂浩乎霈然以爲之嘗曰先天下之樂

而樂此其器其德爲何如哉所以然者惟灼見夫天命以來本分之一定者固自有物我自有定分儻來者于我何加我自足于定分外攖者于我何損故器不期大而自大也若所謂德卽我本分內物也不驕溢于富貴而心常定不憂戚于貧賤而神常恬心定神恬自覺滿腔皆惻隱故德不期厚自厚也此其功必自做秀才時始裴公行儉云士先器識而後文藝器卽余所謂器也識所以濟是器者也士非文藝無以章身而華國弋科第而取榮名然器識或不足覺介介然有此文藝適爲其胸中之一痂怙雋才以自喜渺儔類爲愚蒙口不伐而心張色不揚而意得譽之則是勸之則非視已益高

視人益下遂使同已者離異已者忌親已者疏德已者仇閩其名而已怒識其面而若驚鬼神亦害其盈造物遂薄其福文藝之爲病如是此裴公所以深惜夫王楊盧駱也夫文藝美物也王楊盧駱唐之四傑也其器識卽不足度猶勝于今人今人之文藝卽有餘度未必能如王楊盧駱倘爲裴公所料況其下焉者乎夫人惟嘉遯爲高與自甘放廢者則我不必能容人亦不必欲人之我與斤斤焉較短長衡得失或掉頭以去或攘臂而爭亦復何所不可若欲出而應世爲天下國家不可少之人則必恢宏其器量充廣其德心內不見已之是外不計人之非歷試艱阻而不辭備受侵陵而不怨何則能屈而後能伸能苦而後能甘也余少孤生長于憂患平生無他長惟有二學自謂得之一學喫苦一學喫虧學喫苦非以求甘然而心存于喫苦境亦甘學喫虧非以求益然而心存于喫虧卽虧時猶益喫虧可以廣量喫苦可以崇德二者果能學之自然度日以擴氣日以和磊磊明明瀟瀟灑灑余雖未能然亦閒有此意象由此充之天地爲徒民物爲胞實基于此子何不勉而爲之不然獨行已意介介一生將夙疾終不得而愈偏執終不得而消自賢自用之私終不得而去一旦時命亨嘉軒然富貴不獨文藝也又將以富貴爲痂消受得乎消受不得乎是福也適以胎禍矣

且尊甫惟子一人而羣從文藝亦鮮有及子者其負擔之重何如奈何任其偏而弗克去其疾也余是以爲子大憂也余與尊甫交特厚而子又執禮甚恭余不言負汝父子矣且安賴有朋友一倫子果以余言爲良藥而今而後子疾瘳矣子福亦厚矣余又喜甚

纏綿愷摯備極誘掖之方更以二學挾示克已至要果能於此時加循省何患德量之不日裕哉人當敬

錄一通以黏座右 潘霽山

語語從至性中流出讀之通身汗下先生亦吾師也

嘉定須冀期

深情偉義如聞清夜鐘令人徬徨不已 姪孫生遠

按杜氏云雩遠也遠爲百穀求雨也鄭氏云雩者吁也吁嗟求雨之祭也蓋祭天禱雨之名天子祭上帝諸侯祭其封內山川月令注與春秋胡氏傳皆同其祭有二一于每歲孟夏之月純陽氣盛恒致旱乾故制爲雩以祈甘雨左傳所謂龍見而雩是也是爲常雩一爲遇旱暵而雩周禮地官稻人旱暵供其雩斂是也歲或一雩或再雩得雨乃止故春秋有一月再書者此又在常雩之外而其所以爲雩則又不同春秋月令所謂大雩者即指用盛樂言也聲則鞉鞞琴瑟管簫竽笙笛簨鐘磬柷敔舞則干戚戈羽無不備具其他雩則用歌舞而已攷

古人之雩無不用舞者故魯有舞雩因即以名其地後世或惟大雩用舞童二佾衣元衣執羽翳歌雲漢之詩他則不盡用舞也今

天子宵旰憂勞日以民事爲兢兢準御史徐以升祀典宜亟修一奏飭所部定

御製詩歌禮著爲令典又

天子暨直省府州縣雩禮著爲令典因即以名其地後八章頒之太常甚盛典也今謹紀所定禮儀如左俾奕世有所攷焉

大學士伯鄂　等會議云每歲孟夏龍見擇日行常雩禮祀昊天上帝于圜丘以

皇上親詣行禮或遣親王行

于下前期禮部奏請

事孟夏後旱則祈天神地祇太歲壇次祈于　太廟

皆七日一祈不雨或小雨不足選從各壇祈禱如初旱甚乃大雩祀昊天上帝于圜丘先經祈禱者皆報祀祭品已虔告列祖此次不設配位仍設四從壇于下雨足則報祀或已齋未祈而雨及所留經祈禱者俱如常儀再攷古大雩用舞童二佾衣元衣各執羽翳歌雲漢之詩今蒙

皇上倣雲漢詩體　御製詩歌八章應用舞童十六人衣元衣爲八列各執羽翳終獻樂止贊者贊舞童歌詩舞童八列按舞而歌歌畢乃望燎餘禮儀與孟夏常雩同　御製詩八章應請宣付史館至若久雨祈晴之處歷攷前代皆無禁祭雩壇之禮但伐鼓用少牢禁祭子京師國門視水來湧集門之最多之門而祭仍雨不止則伐鼓用牲祭子社無庸于各壇祈禱若乃宋時相沿于寺觀祈雨建置道場非經義古制停止又云王者遇災而懼百爾臣工亦應退思已過消弭天灾其直省府州縣雍正四年各置耕耤田其中皆設有壇祀飭於孟夏擇日行常雩禮或有亢旱亦每七日先祭界內山川次祭社稷致齋虔禱雨澤不雨仍行祈禱如初但不得用大雩之禮亦不必另設雩壇其社稷耤田等處自有舊設壇壝俱照各祀舊行儀注毋庸更定乾隆七年五月十五日

古瓦硯考

詔曰可

古瓦硯有三其一爲魏武銅雀臺瓦臺遺阯在鄴魏武故都其一爲元魏高歡香姜閣瓦亦在鄴見何遠春渚紀聞洪容齋續筆楊升菴丹鉛錄舂渚紀聞云銅雀瓦人于其故基掘得之鏡以爲硯雖易得墨終乏温潤好事者但取其高古下有金錫文爲眞容齋續筆云相州故鄴都魏太祖銅雀臺在其處今遺阯尚存瓦絕大艾城王文叔得其一以爲硯餉黃魯直東坡所爲作銘者也其後復歸王氏硯之長幾三尺闊半之又云先公自燕還亦得二硯大者長尺半寸闊半之中爲瓢形背隱起六隸字甚遒勁曰建安十五年造魏祖以建安九年

領冀州牧治鄴始作此臺云小者規模全不逮而其腹亦有六篆字曰大魏興和年造中皆小簇花團與和乃東魏孝靜帝紀年是時正都鄴與建安相距三百年其至于今亦六百餘年矣二者皆藏姪孫倜處予爲二硯作銘揚升菴云宋人所取乃高歡避暑宮冰井臺香姜閣瓦也洪容齋銘可證洪銘元魏之東洵腳于鄴旰其瓦存亦裨于劬余得一瓦硯上有香姜字又見京師人家藏一瓦有元象字元象東魏孝靜帝年號也其一爲漢未央宮瓦爲蕭何監製者張時嵐閣學于　大內親見之則又在銅雀香姜之前矣可知古瓦之在人間往往有得之者蓋沈薶土中有時而出斷而爲硯文人寶之以傳于後無足駭異

銅雀瓦研本無足重後好古者以爲難得而故作奇論以推揚之則等于希世之珍矣說得越平常越有見識兄歸愚

河圖洛書異同辨

天下有三大端象數與理而已矣蔡西山云天下之萬象出于一方一圖天下之萬數出于一奇一偶天下之萬理出于一動一靜篤而論之物生而有象有象而數因之起有數而理因之彰則天地間又祇一數而已矣河圖洛書者數之祖也蓋自伏羲時河出龍馬背有旋毛有虛有實一六共宗二七爲朋三八同道四九爲友五十居中伏羲則之而畫卦此河圖所自昉也神禹時洛出靈龜背呈斑點有陰有陽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五居中閒大禹則之而陳疇此洛書所由名也二者皆數也而亦有不同河圖之數五十有五備數之全洛書之數四十有五缺數之十河圖之數主乎九洛書之數主乎十洛書之數主乎九河圖體方而主靜洛書體圓而主動河圖以五生數統五成數而同處其方一生一成之義也洛書以五奇數統四偶數而析居其隅貴陽賤陰之義也且河圖左旋相生四九西方金生一六北方水三八東方木生二七南方火是也洛書右轉相克履足一六之水克右肩二七之火戴肩九四之金克左足三八之木是也又河圖者陰陽生成之合洛書者陰陽奇偶之分河圖對待以立體洛書流行以致用此皆河圖洛書之所以異也若論其同則河圖之數雖全而不用十洛書之數雖缺而自含十河圖之數主乎十錯綜十五洛書之數主乎九而亦縱橫十五河圖體方而用仍圓靜中有動洛書體圓而用仍方動中有靜同處其方者爲五方而自可析爲四維析居其隅者爲九宮而亦不離四正河圖左旋相生而又兩兩相克西方四九金克東方三八木北方一六水克南方二七火是也洛書右轉相克而又兩兩相生戴九之金生履一之水左三之木生右七之火是也且河圖陰陽生成之合氣合而質自分洛書陰陽奇偶之分質分而氣自合河圖對待以立體而體必有用洛書流行以致用而用必本體而況求子于母則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各有其胚胎歸貞于元則一還九七還三二還八六還四各歸其原本則河圖者伏羲則之以畫卦而亦未始不可以衍疇洛書者大禹則之以衍疇而亦未始不可以畫卦所以劉歆云河圖洛書相爲經緯八卦九章相爲表裏此則同之謂乎而更有異而同者大傳云參天兩地而倚數蓋天主圓圓者一而圍三天以一爲一故三其一而爲三地主方方者一而圍四地以二爲一故兩其二而爲四三與兩合則爲五五者河圖洛書之中數也是五也易見之則爲太極陰陽之宰萬化之樞範見之則爲皇極天地之中人物之紀同一五而又有不同然而太極皇極雖有天人之分而爲極至之理則一而

己此又同異中精微確至之說也若邵子皇極經世書
于圖書之數闡發最精程子謂只是加一倍法朱子極
稱此言爲不易然此說第可爲畫卦言而非爲衍疇言
至洪範中所云卜五占用二雖以龜爲卜仍只是畫卦
中事二者又皆不可相通然則圖書之朕合無閒者又
惟居中之五乎五者理與數一以貫之者也而皆因象
起此理與象數三者爲如鼎之立云
談異同處較若列眉前人少此明晰
圖書之說何啻百家此獨融貫眞透乃是眞實學問
豈從剽竊得來 戴梧峰

所以同所以異所以有同中之異異而實同剖析貫
穿覺理與象數拈來卽合眞是造化生心借書於手
程子加一倍法乃指邵子皇極數而言啟蒙誤引爲
畫卦而設夫由兩而四由四而八由八而三十二由
三十二而六十四則加一倍之言不獨程子能言之
卽程子亦不至忘之矣

孔氏三世出妻辯

孔氏三世出妻之說昔人有辯之者
容冏於畏堂生曰孔氏三世出妻之說昔人有辯之者
矣然率言家語檀弓不可信是耶非耶曰家語出漢儒
手有可信有不可信此語乃不可信之尤者要其由殆
誤說檀弓之文耳檀弓本無出妻之說也且七出無子
惡疾二者昔人猶以爲疑曾子蒸黎不熟之出先儒以
爲或有他故而假爲此說夫婦人之大倫觀昏禮一篇
其始也盡禮致敬以迎之豈入其門遂至驅逐奴隸犬
豕之不啻苟非大故必不出此況聖人過化存神獨不
能刑于寡妻乎三世出妻之說斷斷無是事者也客難
之曰檀弓之文亦明矣說檀弓者亦非無見矣使伯魚
之母非出期而猶哭常也夫子曷以嘻其甚乎子思魯
人也母非出曷爲死于衛非出而嫁于庶氏門人曷以
云庶氏之母不當哭于孔氏之廟乎子思曷爲引過而
哭于他室乎柳若言四方觀禮蓋愼之子思曷以云無
其時吾何愼乎若子上之母之爲出母則既有明文矣
使非出曷爲死而不喪使非三世皆出門人曷以問子

之先君子喪出母子思曷以云然乎又曷以云先君子
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污則從而污汲則安能乎
且曷以云不爲伋也妻是不爲白也母乎此其說果盡
誣乎如曰誣則檀弓已誣之矣畏堂生曰禮記亦漢儒
所集然檀弓古之知禮者詎誣耶說者誣甚請試辯之
儀禮曰父在爲母期喪服四制云父在爲母齊衰期者
見無二尊也夫父在服母三年者唐開元以後之禮周
時止服期踰期故不得哭詎以出母而不得哭乎且孔
子年十九娶宋幵官氏一年而生伯魚年六十六而幵
官夫人卒錯見家語及闕里志素王事記不聞有出妻
之事也卽曰家語不足信志記不足信乎志記不足信

儀禮與喪服四制不足信乎此一誣也夫伯魚之母非出母子思子上之母出母也出母者今之生母也與爾雅甥謂之出左傳康公我之自出出字同義非儀禮出妻之出也乃以出母之出混出妻之出不亦誣乎且以子思之母論喪服小記云爲父後者爲出母無服朱子云此尊祖敬宗家無二主之義小記又云妾附于妾祖姑雜記云主妾之喪祭殯不于正室是子思惟爲父後故曰無其時詎出而無其時乎子思之母妾故不得哭于廟詎出而不得哭于廟乎容曰何居乎死于衛也曰子思居于衛寇至而不去見孟子子思居衛曰吾無列于魯而祭在衛見孔叢子是子思仕衛母就子養固理

之常子思魯人往來于魯適亦事之常如云嫁于衛詎所嫁之國適仕國乎如云嫁于庶氏詎所嫁之族適曰庶氏乎門人以爲庶氏之母者蓋既不敢慢稱妾母亦不得混稱庶母故作如是稱詎庶氏與孔氏對舉是亦爲族氏乎果爾經之稱氏者甚多如君氏夫人氏伯氏仲氏者不一類詎亦爲族氏之氏乎此又誣也若子上之生母可知也且子思子上而非庶出也者則出母不爲生母子思子上而爲庶出也者則出母無服之義而子思不云爾者蓋有故矣夫門人所問子之先君子孰謂孔子也子思所謂先君子道隆從而隆道污從而污伋則安能者亦謂孔子也按禮緯嫡長稱伯庶長稱孟伯魚之母固非出母而伯魚亦不足以當所云然則家語所

不言生母又儀禮期服云夫爲妻出妻之子爲其母如出母非生母何不直言出母而必曰出妻之子爲其母乎蓋妻與夫對可言出母子子對不可以言出雷氏注云無出母之義故繼夫而言出妻之子良然則出母非即所出之妻可知也出母非即所出之妻則出母之爲生母可知也且子思子上而非庶出也者則出母不爲出母非生母何不直言出母而必曰出妻之子爲其母乎蓋妻與夫對可言出母子子對不可以言出雷氏注云無出母之義故繼夫而言出妻之子良然則出母非即所出之妻可知也出母非即所出之妻則出母之爲生母可知也且子思子上而非庶出也者則出母不爲生母子思子上而爲庶出也者則出母無服之義而子思不爲出母之爲生母昭然矣今統觀檀弓數章博攷之于經傳旁參之于他說三世出妻之說其然乎其不然乎嗟乎聖人人倫之至禮教之宗自說者一朝之誤致孔氏三世闕人倫之一而滋千古之疑在日月固何傷而後之藉口者將視夫婦

一倫在無足重輕之列而修身齊家之道無聞焉孰階之厲歟是不可以不辯

千古定論

予少時讀檀弓郎疑注誤今得此辯層層剖破千古疑團非獨爲檀弓功臣亦大有功於名教 吳若山

誤看出字千古生疑致孔氏於人倫有闕此大惑也作者此辯如揭日月而行中天從此有定論矣安得使天下學者共見之 兄歸愚

南池唐杜文貞公祠堂記

南池杜文貞公祠堂家侍御椒園巡漕時所建也中祀文貞旁以許主簿祔按呂汲公撰年譜公足迹半天下

而長安成都與東郡居最久長安公所仕之朝其時在天寶五載以後爲公中年成都依嚴武也在上元元年以後益公之晚年而東郡則公父宦地公趨庭時也在開元天寶之閒夫開元天寶公集編詩所託始此爲少壯時無疑矣夫人生平所眷慕與所交好所遊歷居處在中年後者如驟雨飄風過而不有若幼小時事雖夢寐猶將遇之況其爲隨父宦遊地歟然則荒蒲衰柳閒魂魄猶應眷此今之南池是也侍御建祠于茲固宜雖然古名賢之流寓者多矣何以獨祠公或曰公詩人也號稱詩聖亦曰詩史唐以後談詩者宗焉微之敘所謂上薄風雅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豈不信夫祠之以宜余謂不然公非僅詩人也東坡云發乎性止乎忠孝者其詩非可同日語古今詩人眾矣而杜子美爲首非以其流落江湖終身不用而一飯未嘗忘君也歟又云子美自比稷與契人未必許也然其詩云舜舉十六相身尊道更高秦時用商鞅法令如牛毛自是稷契輩人口中語自坡翁論出後世咸以爲知言嗚呼是可以想見其爲人矣祠之所以爲忠孝勸也且公嘗爲左拾遺矣好直諫故侍御尤契之或曰配以許主簿何也曰按公與許主簿遊南池有詩意一時交遊無出主簿右者又對雨書懷走邀許簿公詩又云門聽長者車意其人

必有道而文而隱于下位者是公所願偕之人也公名甫字子美本襄陽人後徙河南鞏縣族望杜陵官檢校尚書工部員外郎世稱工部文貞從元謚也父諱閑時爲兗州司馬終奉天令許主簿軼其名

擬重修胡安定先生祠堂記

湖之祀先生也舊矣湖府學故爲先生設教之地有經義治事兩齋而何山何楷讀書堂之右先生之墓在焉按歐陽公墓表稱先生爲師言行而身教之使誠明者達昏愚者勵而頑傲者革故其爲法嚴而信爲道久而尊而湖實親被之其俎豆不祧也固宜先生祠建於湖考凡三一在何山墓郡人以先生體魄所藏搆堂于是

每歲時上家祀焉今廢一在郡治北宋濂祐時郡守蔡侯節建今亦廢一在烏程縣治北之觀德坊元總管許侯師可買地建則今之祠堂是也明巡撫熊公槩參政黃公譽按郡駐節皆嘗修之入　本朝順治間　天子重道崇儒右文稽古凡先儒爲功於聖道者悉隆以祀典而先生之祠益熾以陶甓繚以垣墉寢堂門廡煥然大備然于今又八十餘年矣脩而整之是在後人雖然余竊以先生之祠非修之難而不廢之爲貴也嘗攷何山祠之所以廢元至元間與僧寺隣爲僧徒同墓侵去諸生謁墓僧且噪而前曰吾寺也安得墓乎後三十餘年有司假丈地名搜得其碑墓以復而祠竟廢其在

郡治者亦至元間爲僧徒數十人突人以據棄其像設驅其肄業諸生行省數命復還僧悍然竊據如故及許侯涖任遂買地別建焉吁僧之橫一至是哉夫天下之勢邪之勝正也逆而易正之勝邪也順而難聖賢之道本常伸於異端之上然非有卓立不回之志而又得如先生者爲之師與之講明而力踐之鮮有不叛去者至如浮屠之教福田利益最足惑人又易爲姦民之所託迹什伯羣萃中其眞有志於彼氏之教者幾人哉則當胥天下崇信之時彼既有可以鴟張之勢其不極其披猖狂蹶者幸矣又烏識區區先儒祠廟也然則千百年後安知不有橫僧如至元間者乎其亦可憂也已後之

君子不徒脩先生之祠所貴昌明先生之教先生之教

興先生之祠自不憂其廢也是爲記雍正十一年三月日

憂深思遠煞有關係非率爾苟作者　榮儁志

憂正學之廢墜懼邪說之橫行孟子距楊墨韓子闢佛老同此苦心　嚴楓峰

卽歐公本論端其本以勝之之說也歸重昌明正教力据上流

長興縣子山先蠶祠碑記

郡稼穡與蠶桑並重先農有祀而先蠶祀獨闕焉非所以報本返始也迺于縣治北子山之陰掬屋三間棟宇

齊天寶八年詔禁刲割少牢祭先蠶以酒肉唐書中祀先蠶與社稷日月星辰嶽鎮海瀆帝社並宋紹興七年詔享先蠶視風師之儀乾道中亦升爲中祀則歷代以來未有不重先蠶祀者而吳地夙稱蠶數民閒獨闕于祀爲可歎也夫吳俗尚鬼其爲淫祀也多矣邑中所祀之神不可一二數歲必舉社社則會男女演優伶狂惑駭愚虔恭奔走視所事之神如王者爲之執役如徒隸典衣鬻產供之弗惜謂能使穀如茨薤如山耳鳴乎何其愚耶經云淫祀無福淫祀者職司不存精氣不屬祀之爲狂爲僭豈能有福吳俗之所祀是也又云有功烈于民則祀之有功烈者法當報可報亦可祈豈云無福

先蠶是也乃不祀其所宜祀而祀其所不宜祀亦見其惑已侯之莅是邑也美政不勝書是役也以先蠶與先農並祀既已導民報本返始而所以遏淫祀正人心者亦于是乎在不誠可謂得治本哉爰因邑人之請敬操筆而記之時雍正癸丑歲仲春月日

典重似唐賢碑記 董納夫

先見吳地尤宜祀蠶證據祀典肅肅穆穆文氣最近子固

竹墩村記

去郡城定勝門三十里弱有村曰竹墩者吾沈氏家焉定勝門舊城之水南門也門下水爲荇溪溯溪而上爲碧浪湖湖中聳峙者爲浮玉塔兩岸俛瞰者西爲峴首爲車盖爲小金山東爲鮑家山東南爲衡山衡山之足與西岸諸山相對如門故又號衡山亹由定勝門至此凡十四里少折而東有巨浸焉爲衡山漾逾則爲平半涇爲湯家潭爲李墅漾漾南有石橋橫截以鎖南下諸水爲李墅少折而西南爲馬墅先世墳墓在焉自衡山漾而南凡十三里達竹墩竹墩一名竹溪隸歸安縣之崇禮鄉第十七都舊爲崇禮里今建德里環村皆水村有九墩其西北一墩有竹一叢蒼然臨水上或曰竹墩所由名即此村袁袁不二里古迹絕少按縣志有清風明月兩橋今失名未知孰是惟有寺曰禪智乃唐咸通

十五年建則巋然魯靈光也然自前代以來名人鉅公往往來此來則必留墨妙而竹墩名遂播之四方且獨推沈氏詎以吾家猶有人歟然一二著聞當世者具載國史家乘不記記其水道津梁圓亭寺觀坊墓堂構之無所考據者嗟夫吾里至今日否已極矣猶記前二三十年閒父兄猶有睹其情狀而累欷太息者曰某墟某人之房舍也某宅某人不能居之而歸某氏者也某爲亭臺池館中植某花某樹某之所博弈飲酒而不能守者也某廊通某宅某宅屬某巷昔所往來蔽風雨者也又曰某莊某佃某水某亚某畜魚種菜處某某中落而屢易其主矣父兄歷歷言之而乃知其若此今則視二

三十年更不同再閱數十百年後不知頹垣壞宅破落荒涼更何若也氣數固然歟抑人謀之不臧歟余懼後有不可攷究者亟舉所見聞綴而記之以爲後之覽觀庶知鑒戒焉記水道曰百丈汀爲村之東南來水迢迢自餘杭而下者曰池塘漾汀水所鍾也曰葡萄波抱村之巨浸也有渡舟土人司之曰南港在村西南與百丈汀夾入于村者也曰白蓮池南港東流之所蓄也曰村湖發源西塞諸山逾柳溪而橫入於村者也柳溪爲趙承旨故居又名昂溪曰石湖會東西村水而北下處也曰後湖在村後曰栖軍兜後湖之所注也兜上有草堂曰留耕先君子藝菊處而余所生也先君子沒母遷徙

後不戒於火記橋曰寺前曰寺後皆以禪智寺名余嘗求其本名不得欲以清風明月當之曰狀元亦曰三節木橋也曰興隆曰西三節亦木橋上五橋寺後橫四橋在村湖皆縱又橫于石湖者曰義正曰紅橋縱于後河者曰水嬉紅橋水嬉皆昔石今木或云二橋所以屬墩不宜木曰廣蔭在池塘漾橫曰雙小橋一在白蓮池西一在白蓮池東皆木又有所謂雙橋者明思州守朱公懷幹以爲號者也在百丈汀通池塘漾處東西竝橫今塞其一一亡矣記園亭曰石家園在石湖上或云石丞相故宅然不可攷亦不識石丞相何人曰五畝園在南港西余家工部巽垣公別墅也地既攄勝絕而點綴復佳余小時嘗遊憩其間今已成桑陰麥秀矣記祠曰沈氏家廟在村西始祖而下公廟也今遷白蓮池上又禪智寺西相傳有朱氏家廟內追奉子朱子神主今燬記寺觀曰禪智寺卽唐時所建者也自明迄今吾家兩脩之曰關帝閣在寺東房正對百丈汀水曰三官殿舊在朱氏廟後今徙三節橋西殿後有斗姥閣道士徐定菴者居之以施符水靈應得建曰觀音堂曰小廟在村東北皆尼菴也記坊曰百歲坊爲朱公懷幹母建在寺前橋北記墓曰沈氏義冢閣學公涵爲族人造也在石家園阯東北曰侍講學士維菴公墓在葡萄渡西南曰贈刑部員外豫垣公墓余高祖也在村北談笑窩西南向

曰處士簡公公墓余祖也夾後湖東向在高祖墓之右沙曰贈通奉公墓在村西北隅西向曰閣學公墓在港西墩東向與通奉公墓斜對記堂構曰受祉尚書恭靖公第曰綺帶曰嘉則附受祉曰鱣集曰世德在受祉東俱東宅曰美構在池塘漾上毀曰喬蔭亦尚書第毀曰小喬蔭則母所遷也在白蓮池東曰慶筠錦衣衛第今爲家廟曰敦行宮保襄敏公第皆在白蓮池上曰襄翼曰積照附敦行曰嶽立都諫第今毀曰詢猷尚書第自美構下俱村湖南曰寧遠在三節橋曰碩鴻宮保第曰有美曰慈壽附焉慈壽母再遷今所宅也曰奕慶新宅曰繽猷太史第曰樹人三世翰編曰賜書榜眼及第曰

華省日成志少宗伯第自樹人下俱西宅在村河北曰洛如草堂曰千丈在五畝園今毀外有雲石山房疊石爲山嵌空爲洞長松蓋其上南竹挺其中亦勝地也爲工部雲石公小墅亦在村河南今歸侍御樂存公他如秋石寒松爲朱氏宅在禪智寺西玉芝山房爲茅氏宅在白蓮池左畔

竹墩爲吾師閻學公里地小而產名賢甚多故宜有記建義冢尤吾師盛德事也此記亦可傳 楊皋里先生

可與顏魯公石柱記竝傳不朽 潘笠庭

敘次朗若列眉歷歷可指竹墩名賢輩出勝于鄭公鄉高陽里不可無此記以傳 嚴桐峰

中一段感喟深至文外獨絕敘次亦參差歷落得史公神髓 張梵川

從史漢諸書中得來作法最古

得宋研記

九月七日書估邵予脩攜一端石硯來貌甚古按之長五寸廣二寸高一寸許兩邊合得廣五之一池亦如之下覆手可容三指面斑斑有星研墨處微凹前積墨如綉其光黝然右側有十六字銘下曰景伯識左側另有松年二字筆與銘異邵估曰此宋研也出自某家若干錢可售價甚廉予始疑其贋又不審景伯松年者何人

末之售也是夕偶記宋洪文惠公适字景伯適有盤洲集檢得之然求其銘辭無有也及攷行狀載文惠幼年一研耳攷其實核其眞先生之於古博矣其好也亦豈減醉翁 嚴桐峰

末段淋漓沈抑掩歐柳之勝而有之 董訥夫

湯壽民傳

大清壽民湯雲山以字行不知其名湖北江夏縣招賢里人　恩授八品散官生于前明萬厤丙午於乾隆丙寅歲卒享年一百四十有一　今上皇帝登極以來兩旌其閭額曰昇平人瑞曰再閱古稀其後額　勅刑部尚書汪由敦書坊建武昌城西門外按令甲凡　賜建坊者俱給藩庫銀三十兩而雍正四年又有按壽數加增之令于乾隆元年壽民一百三十一歲矣巡撫今相國史公上其事奉　旨加三倍給建坊銀一百二十兩又加　恩賞給　上用緞四匹銀四十兩至十一年壽

民一百四十一歲巡撫今移湖南開公復以　聞奉　旨給建坊銀如舊令又如前賞給銀緞各加四而五皆異數也又雍正十二年今隨親王總制湖廣檄本縣撫卹于是江夏縣月給米三斗錢七百王曰此未足以優老也更于藩庫月給銀四兩終其身先是康熙四十四年壽民已屆百歲而四十二年暨雍正元年四年俱有　詔養老當事以其出遊齊魯閩越不敢據報其八品頂帶乾隆元年所受也于六人皆先亡孫三人曾孫九人元孫三人知名者孫之仁曾孫煩

贊曰於哉湯叟洵爲　聖朝人瑞也哉攷史記天官書南極老人星見則天下安寧然見者虛象也降而爲人爲我　太祖高皇帝之天命元年而叟已百有餘年予而生自此　聖子　神孫入主中夏已百二十二年來遊武昌登望漢口見煙火雲連帆檣林立人物阜安鬱乎盛哉葢天下涵濡　聖澤久矣然豈非老人星降爲之兆歟或曰其降于武昌何也曰武昌古南郡地按晉天文志楚界翼軫之分南郡屬翼之十二度又按宋兩朝天文志翼軫所次大微垣位焉太微垣者張衡云下臨黃道天子之宮庭也而翼十二度正當屏與端門之閒老人星之降于此也不亦宜乎

吳江沈孝子傳

孝子諱自顯吳江東三保人也籍本吳與自其遠祖遷吳江乃爲吳江沈氏父諱瑨母姓袁氏孝子生有夙慧初入塾即索解孝弟字塾師大奇之當明季所在村落遭盜劫孝子年九歲隨其父避走途遇賊賊將刃父孝子冒白刃奮而前且呼且以身翼蔽父曰寧殺我勿傷父也已而長跽請父命聲淚迸發賊感動舍去父子俱獲全當是時賊橫行四掠遇人即刃人莫敢迕而孝子父脫于難于是人皆異之稱孝童未幾孝子喪母擗踊哭泣如成人及長憂思不已時時驚啼夢寐中每言及

兄嫂娣姪及其家口俱引以同爨聚食二百餘指孝子承父志皆以一身給之先是諸父之亡也東三保故多瘠田隸版籍遇邑大夫清查則積逋纍纍孝子懼吏胥打門驚父且貽之憂百計代償之諸母前弗以白也父性嚴重憚出門而樂親朋不時至孝子每具酒饌以招之與父笑語爲樂父又喜含飴弄孫孝子特令兒輩得嬉戲翁側翁顧之而樂孝子亦以自得也其善承歡類若此父晚年得疾閱兩寒暑弗瘳孝子衣不解帶與病終始又嘗夫婦同稽顙北辰願以身代嫡能順厥指益見孝思不匱云居父喪哀毀踐滅性絕復甦者數矣既葬廬墓三年孺慕之誠至於沒齒孝子至性孚於鄉黨縣令特舉爲鄉飲賓每有所脩舉必以孝子董其事沒二十年有司上其孝行于　朝建坊表焉

論曰嘗聞長老言吾沈氏散處海內甚眾然地遠誼疏多不可攷獨吳江世相往來不失稱謂孝子之族是也吳興沈氏史故多傳人今復得一孝子有餘榮矣聞孝子甫扶牀走時父見客抱置膝上客授以果即盤蹦下地進以遺母與索餅孝弟字志意略等孝子之孝眞天性然哉又聞孝子嘗患大癰幾殆恍惚中見白衣人拂以袖曰孝子弗慮已而果差亦異徵云

孝子心事委曲寫出非特有筆良由至性有觸合處

楊皇里論

孝感

就而問之已誤行二十里強比倉皇得路旋返而日又將衙山矣歸見母病甚莫知所爲禱于舍旁某將軍廟願割股療母卜筊吉即于廟潛割之雜藥以進母服之神以安睡去覺索視屙曰頃某將軍言以兒孝心延我重見某干支日矣即思粥食會學使者按臨教授公趣君赴試試日以臂創不得疾書而學使者禁燃燭君籲之傳士之在院者博士與君家素相識審割股事爲白堂吏堂吏弗信也博士乃攬君袖徵之強出其肘則血透裹帛創痕宛然乃皆驚呼曰果孝子孝子問姓名執雙燭與之方是時同邑及鄰邑散處東西場欲出未出者以百數一時聳肩昂首而視中有十六七人亦頎

燭而不得相顧竊嘆君暄目而立遲遲弗書堂吏問之曰弗忍一人獨書堂吏曰視孝子面當均予燭此十六七人竟得與君同取無一遺者試事竟而太孺人果于某干支日卒雍正元年充選拔者既　廷試率得美官君以父老隨任湖州不赴洎教授公考終治喪葬畢乃赴都已在　今上登極之歲越十有三年矣初入客舘中煤毒幾死君自言鼻觀聞異香而甦已而鄉試中式人皆以爲純孝之報云

贊曰孝哉吳君其斯以爲孝廉也乎余于雍正己酉遇君于蓮花莊姚氏君容貌甚朴言愿慤少文知爲古君子也既而肝膽意氣時時著稱人口湖之人莫不敬愛

君丙辰余　召試報罷聞母疾出都倉卒不及辭而君忽自內城出餞余于孫太史邸徘徊惜別看余登車久之乃去嘻豈料自此遂與君永訣而君亦竟止于是也悲哉

吳孝廉孝行純篤院試時公燭一事尤見孝思不匱然非此筆妙不足以傳孝子肺腑庾山須敏道

羅孝子傳

羅孝子本姓劉氏名興仁貴州平越府學生也初羅爲編戶孝子方十餘歲羅翁且老莫能充踐更即爲孝子求爲縣學樂舞時廣文先生即今之桐鄉明府余公余公以其少異之因問以能誦樂歌否曰能試之果然問讀何書曰方讀四書集注及經問何以充樂舞曰父老身幼冀免徭役也余公憐之招入學舍偕其子學親爲授經義督課之如是三年孝子學靡就而羅翁死遂不復來余公告於其鄰里曰諸君顧不能扶持是子乎皆曰唯唯于是余公爲捐俸并具酒食醵諸鄰老金畀之爲人曰興仁羅家養子本劉姓也羅翁愛之媪私其所生女虐之甚尤虐其婦然與仁遭媪虐奉事朝夕益謹媪嘗患病貧無以爲療與仁憂懼仰天而祝割臂肉爲

糜以進適一鄰姥從壁縫閒見之媪尋愈一日得米一饕藉地媪令與仁移庋高處與仁臂創累舉弗得媪謾罵之曰養爾偌大不能提一甕乎挺杖將撻鄰姥驚而入代爲移以解之且目與仁避去謂羅媪曰爾以爲與仁何以手不能提一甕乎羅媪曰何也鄰姥曰與仁割臂上肉救爾病臂創故若此羅媪意非已生且素常撻罵安得若此已而與仁前媪捉其臂攜之見帛裹臂血暈重重驚問與仁與仁曰生癰毒耳令之解弗肯媪堅捉而解之則生血猶滴滴然媪乃大哭絕倒自是愛踰親生矣余公聞而益敬之急白于學使者張公張公亦惕然改容爲具鼓吹設酒帛表之更賚以金以勸爲子

者次年卽食廩餼今爲名諸生云

沈子曰異哉羅君之能孝于養母如是耶世有親生母弗能養長違膝下甘旨缺然反如異姓子者其視羅君賢不肖何如哉予館桐鄉桐鄉公爲予言時方秋夕汗漏交下因爲羅孝子傳其事且以志桐鄉公之好善能知人也

傳羅生鬚眉欲動羅生不朽矣余和菴

歐陽公書桑懌傳後曰余固喜傳人事尤愛司馬遷善傳而其所書皆偉烈奇節士使人喜讀之欲學其作而怪今人如遷所書者何少也今先生每傳人事皆形容酣肖讀之如見其形如聞其聲行墨間奕奕

有生氣直是道子寫生手令人眉舞肉飛何遽不如遷所書耶惜不令歐公讀而喜也嚴桐峰

後段寫生手可以感動眾人

汪柯庭先生傳

先生姓汪氏諱文柏字季青柯庭其號也浙之桐鄉人宮北城兵馬司正指揮父諱某贈中憲大夫戶部江西司郎中同產四人伯某官某仲內閣中書舍人文桂叔戶部江西司郎中森先生季也與仲叔二兄俱有能詩聲世稱三汪先生又以菊影詩得名世稱汪菊影亦自號菊影詩人云先生有夙慧方在孩抱見書帙卽嬉笑若遇故物稍長入書塾目數行下時有問出塾師意

格調安閒韻致韶秀評其五言天岳又以首首精到評其五七言絕句至如過吳江盛澤詩夜發千匹練秋雨半湖寒竹垞太史直比之微雲淡河漢疏雨滴梧桐而宮司城日琉璃廠振濟諸作温丈鄒翼以爲雖元次山春陵行白太傅秦中吟不能過也先生嘗設講會于京師以講經濟之學主其席者四明萬季野先生一時所與倡酬皆聲下諸公之來會講者先生詩一變假歸後好二氏之學尤究心禪理所與來往者道流釋子也詩又一變蓋其少年之詩凡三變今所定柯庭餘習可按也先生詩人也然其德行才術有過人者先生年十一贈中憲公考終呼號擗踊幾于滅性母恭人誡之先生

制淚兒母而背則慟哭失聲尺宮京師時一旦念及母
恭人堅請終養馳驛歸里至則母恭人已卒而未斂先
生撫屍一慟幾絕三千里外得視含斂其孝思所感如
此先生爲司城者三載京師旗民雜處栗果黯面探丸
之徒日來對簿率有卵而翼者每慮一囚肘爲之掣先
生不少瞻徇一繩以法初則纍纍已乃漸稀獄以清
仁廟時季冬五城各設粥廠以待飢者曩時胥吏
作姦民少實惠先生每日昧爽詣廠親督下米胥吏莫
能欺用是粥良而民飽又出己貲以振疲癃老弱人人
歡欣感歎以去及歸尤好施予凡親故有求無不應其
以契券至者悉焚之其好行其德又如此先生少時美

風儀而身削弱中年以後豐而腴矣然其風儀不減見
者以爲眞詩人也先生有文孫庭堅能傳祖硯與余交
因其請爲之立傳借余交文孫晚不獲見先生以親聞
緒論云

愼隱翁傳

翁姓愼氏諱翼宇玉衡湖之歸安人値明季隱居潞村
足不入城府自號隱翁翁早孤二弟曰輔曰曙俱幼翁
負耒躬耕養母及弟暇日偕二弟讀書各占一經輔治
詩曙治書而翁故治易門內三業並興里中言經學者
推愼氏翁天性孝友二弟化之崇禎末吾郡大湖盜起
家遘不拘而篤于至性翁在無須臾忘翁也翁治一
圃營植花木于中耐躬必多方維致之朋友所見有盆
每劫人爲質索賂閒設一二以威懾之一日翁曉起未

櫛沐呼二弟欲有所言語未竟盜應聲排闥入刼翁去
初翁父故以貲推于鄉里自屢經饑饉人至屑榆拾草
以食翁家已大耗至是二弟義不忍棄兄又無以餉盜
乃謀詣盜所請代曰家有老母恃兄以活我二人年少
不解索米養母兄能索米養母乞殺我二人而貰兄翁
見二弟至大驚疑復爲盜劫二弟以實對則厲聲大叫
曰不可爾兩人母所憐爾死母亦死耳我何能獨生相
持大哭盜素刼人人率爭先趨避獨翁兄弟爭就死大
奇之盜相私語欲兩釋一人執不可仍留翁義二弟而
出之會有素德翁者醵金以贖乃免歸則頭已如雪白
矣蓋憂母故也翁性溫然而粹生平無忤言忤色雖婦

盎閒花石嘗强丐以歸又强弸以重價不受價卽張目叱之曰吝乎寘而去入城遇時物必市奉翁無錢脫衣授之亦不計值其孝思皆類此自太學還絕意仕進與客飲酒如故頹然自放終其身年六十一歲當六十誕辰客方滿座忽大風震林木屋瓦皆飛堂上燭一時滅不數月而逝殆先兆云配沈氏爲子族姊善事隱翁以賢孝聞

沈子曰爾躬雖余族姊壻然余生晚不及見爾躬得稔隱翁父子者蓋鶚以文爲余言且曰爲人子孫而不能闡揚其祖父是不孝也余感其言爲立傳然以文高才績學世其家可云無忝者矣

傳隱翁竝傳二弟深得龍門家法狀子宏亦復鬚眉如動紀事能手 皐里先生

朱太學西疇傳

朱太學名蔚字霞山號西疇浙之桐鄉人爲封公省齋先生明倪伯子同產八人皆才仲曰荃中博學鴻詞科授翰林院庶吉士叔曰履端以選拔貢乾隆戊午科鄉試中式太學少負雋才年十四卽受知督學使者宋公是歲就鄉試試出帊角總然監臨王公見而異之止背誦試文聲琅琅可聽王公喜問曰舉于宋公宋公亦喜進之曰孺子自愛余且食而餼會今大理卿汪公代之汪與朱爲近視以嫌不果後循例入太學試南北闈凡

九數薦不售太學早有時譽有氣力者多願羅致之太學皆不欲後 朝廷下詔舉優行士學博士將以其名上使告之太學辭曰彼皆我而上欲我知也知而上卽不優竟不上其不背詭遇而卒迸蹇以死命也西疇者其藏書處也平生酷嗜收書西移所藏萬卷不啻率諸弟陳而讀之書聲徹里巷遂乃博通羣籍爲邑諸生冠善爲詩古文詩宗中盛唐尤好王右丞裴秀才故其詩清遠雅健商潔自喜古文學韓子及蘇家父子童時便竊讀兩家文屢遭塾師罵弗惜蓋天性然也雅慕通人與海內學者交幾遍嘗師事潭安方先生粲如宜興儲先生大文而與長洲沈徵君德潛歸安姚秀才世鈺杭

州屬徵君鶚杭編修世駿陳檢討兆崙長興王太學豫相友善及遊太學則與吳庶常裔鄰交主其家吳庶常者吳趨吳文恪公子也一時詩如景陵唐編修建中吳江李編修重華慈谿鄭大令羽逵德州田學正同之皆忘年與之友而儕輩則如奉天納蘭戶部峻德湘潭陳恪勤公子賢良樹芳員外樹蕃鄞人全庶常祖望桐城劉徵士大櫆吳江王徵士灤錢唐符賢良曾汪賢良彬長洲張徵士鳳孫宜興史秀才承豫承謙仁和沈御史廷芳烏程沈中書滄歸安沈編修榮仁皆後先與之善田學正陳員外又胥主之樹德亦于族子榮仁寫相見得附交遊之末又嘗非罪居刑部獄交安陸王副使金

臣武昌王房山開運新安汪圃始誠長洲張印江之頊
皆驩相得也益太學以眞率佐其風雅與人言洞見肺
肝又慷慨好義故人皆信重之幸之歲余適館其家朝
夕視之每追溯生平諸朋好輒歔欷泣下尤亟稱玉才
不去口玉才者姚秀才宇也益死患難不忘如此康
熙己卯年生卒年四十妻汪氏繼陳氏子一甫二歲初
丙辰九月報罷太學將留都陳檢討以未舉子勸之歸
乃得于殆天意也陳氏有別墅曰就莊者在杭州西湖
上太學讀書于此有自西湖來者言每當山雨欲來水
風相激猶疑中有與客談詩聲太學爲不死云
論曰世皆以天與火同人爲朋友之占不知泰否交道

之始也玩六十四卦惟泰否三爻以類應然泰之初九
曰征吉否之初六曰貞吉亨皆惟君子爲能通天下之
志矣史稱郗原至陳師韓子助潁川宗陳仲弓汝南交
范孟博郅親虞士幹郭泰適陳友符偉明遊太學師
仇季智之陳國親龐德公入汝南交黃叔度是二君者
正所謂君子而征吉者也余于太學亦云

文何論繁簡要貴眞耳西篆嗜書喜交遊而愛余尤
厚如此傳所述臨絕之言所謂它人尚不忍聞者況
僕耶猶憶甲辰乙巳閒余與西篆昆友讀書齋中游
處款密酌緒以諱亡日近多居外每呻吟交丙夜率
儲酒果啜余同館吳兄象西樸誠士也性不善飲而

遇余飲西篆輒招象西象西爲欣然舉杯作蟬蓮語
倦然後寢而余姊壻王立夫閒從吾鄉來與三四人
者共數晨夕高談雄辨意氣溢出初不謂此樂之不
可常也十年已來夢事千變矣乃今春二月余方視
立夫含斂于下若里不數日旋哭西篆于桐鄉西篆
諸弟如蕉田端叔輩既克自致青雲或搏扶搖羊角
而上獨西篆齎志入地象西且墓有宿艸此優施所
以歌菟枯平原所以賦芝蕙也余多病摧殪心氣虛
損俛仰存沒悵未能爲文以抒余哀而西篆平生梗
槩吾舅既語焉而詳聊復掇拾叢脞附諸卷末以志
余之悼歎于無窮也悲夫十一月廿二日世鈺記

獨拈交遊一節爲太學傳神文亦如風漪百頃曲折
自如是古人成體之作一結神致飄逸於歐史爲近
之 張樊川

連敘交遊自成章法不嫌平迤也丙辰秋予有送西
篆歸文不四年遂成古人矣今讀此傳又復八年不
勝宿草之感

范太學傳

君姓范氏諱燾字惇哉國學生秀水少司空仲子也少
頴悟九歲能屬文出語傑特司空公奇愛之君天性孝
友與伯兄某同學君于書略讀即脫口背誦伯質稍下
苦志卒業日夜不輟遂成咯血病君恐公憂深祕之而

止伯無苦讀然伯竟以是不起君痛伯無子以長子嗣之既久悲思不已嘗與余語及伯故猶泣然泣下也乾隆癸亥春公開府河北招余余乃得與君交及公移安慶余復同舟東下是年冬君歸營先墓余亦偕歸省母墓成偕赴安慶署明年秋試復與君同入南闈六月上旬値公　內召蓋公北而君奉太夫人以南也余既與君習稔知君之爲人兄君所爲無一事不厚語無一不近情每共談盛德事軼娓娓不倦府中僮奴不少乎時奉侍及隨從道途無一受譙訶者所諉用金錢但鉤計簿籍無一責問其虧盈者與人交無賢愚貴賤怡然一視之人皆忘其爲貴公子也初君遇事明了無小大人

業余一篇出必就正于司空公君得一篇必示余公點竄余文余喜出意外余或漫加塗改君亦喜如余君嘗使一僻語余欲君易之君曰此所謂專事出南華也余曰慮或以爲僻書耳君即易之蓋我兩人之交驩若此秋試同赴武林君妹壻王君渭東爲治館舍君每夕必邀他客痛飲余與渭東性不飲作壁上觀君曰盍强飲以張吾軍乎余聞一銜杯雙眉蹙然君爲之大笑嗚乎不料此樂不可復得也明春余幸計偕入都君奉太夫人後至時公入補府憲仍館余于邸及君至而余應桐城相國招以去洎公遷工部余出賀公是時君方得脾疾余謂此疾舊矣戒飲酒自愈在張氏澄懷園以書問訊不敢以毫毛欺頗有憚其察者君知之厚自悔嘗語余曰人患黏塗我正患不黏塗蓋能變化其氣質如此君於詩文每刻苦不作猶人語然頗虛懷受善樂人指摘其疵病余初見時君詩往往刻琢傷性君嘗問曰顧況賞白傳芳草詩何也余曰以語近自然耳君乃俯首讀白詩而詩一變然香山欲求老嫗能解學之不至轉傷于易一日君出一詩示余眉閒有喜色余覽之默然君曰何如余曰君誦白詩獨不效老元偷格律乎君亦默然已而君復出前選詩則已如呂命律余乃大喜狂叫曰君非止雅量過人直是聰明絕世矣自是而詩又一變此皆癸亥歲事也越來春將赴秋闈乃偕余治舉子

勸君猶云爾嗚乎余書來而君先數日死矣痛哉余在國得訃不禁悲哭失聲翌日司空公來相國以余情狀告亦不覺涕之忽下也司空公歷任封疆忠誠在國勳業在民聲名在朝野然得君左右之力居多嗚乎以君之才而竟以短命死耶君生於康熙辛卯年某月日卒於乾隆乙丑年五月十五日存年三十五歲配趙氏子男三培培臺培嗣伯氏

三董君傳

董正字右之邑諸生徵君熜第二子母徐孺人右之通五經作文有家法字字必從肝膈閒出不作一猶人語幼孱弱徵君戒毋溺于學然嗜學彌甚寒暑不輟每暑

夜避蚊嚙膚則納足于簏凡坐達旦兩以五經應鄉試嘔血盈升文不愜心不止然俱倘得而復失之可嘆也右之既屢蹶益自刻苦歲壬戌授徒吳江時已抱病盛夏重繭猶喀喀日課一藝然不敢以呈徵君也臨歿出示妻兄某曰吾今年得文如干首可以應世矣然卒死于疾命也聞者悲之右之性剛介不能容物人有過必面責之學徒既冠猶作孺子課課未竟不令入內每童僕攜鐙候進良久主人亦苦之右之不顧也待子錫嚴而有方亦如之歲所入束脩外未嘗以財物干人歿後囊無一錢門以外亦無索一錢逋者吁殆古之狷者歟文若干篇門人擇其尤者刊行于世詩若干首徵君選

入詩萃中弟金城王蕙

金城宇亢之徵君第四子也府學廩生乾隆辛酉拔貢容貌端雅美鬚髯爲人恬淡坦易與人言欵欵披露肺腑從徵君學最久凡六經子史無不熟讀而精思之徵君嘗選漢魏迄今諸名家詩皆手鈔口諷得其指趣初年文筆拗峭酷似金陳既乃漸造平淡宗家法也讀書務心得不汲汲于榮名遇大小試如不欲往兄弟往則亦與之俱辛酉春東昌鄧公選拔貢士亢之科試竟已欲襆被歸矣適其弟豐垣墅之取安邑第一亢之喜則幡然曰盍相與一試而歸乎乃詣學投名設兩場而亢之文與策皆冠其曹且通序第一方是時余與墅之試

可哀也已有子二人曰紹錦紹鋒時文旗世亦有詩載詩萃中凡若干首

王蕙字嶧桐一字聲揮徵君第六子也石門學武生年四歲隨母之徐氏仲舅某無子見妹多子愛之徵君乃以異舅氏曰異姓不可亂宗姑爲養子可耳嶧桐姿性穎異又嗜讀書仲舅愛之如子爲之授室仲舅家素貧始猶强支門戶既乃無以自給轉資嶧桐養以故初不立子後乃莫肯爲立而多言者謂舅氏之貧由嶧桐且鬩之舅氏亦自以成立嶧桐又無他子不能無過望聞人言時或投袂而起嶧桐惟厚自引慝每歸寧上見父母兄弟輒涕泗交頤蓋自以孤寄受侮也舅氏父母既

歿嶧桐爲服三年喪曲盡禮節謂所親曰我自有父母在顧生我養我一也恨不能分吾身奉事兩庭闈耳其言絕悲痛親黨並憐之嶧桐承徽君家學素工于文閒學騎射學使安溪李公臨禾偶入武場李公奇其兼才遂取之非其志也後遂不復應武闈試云歲癸亥館具區吳氏臥疾吳氏重其人留療佐以大藥兄弟隨之既扶歸潯上而疾已不可爲矣嶧桐知不起流涕向父母曰生我之恩何可忘但少鞠于舅氏舅氏愛我尸柩宜還徐又囑其妻沈曰我死汝善事舅姑亦勿忘徐氏也嗚乎死生之際其不忘本如此顧乃鬱鬱以死可痛也

子一人乾甲

論曰徽君厚于德而嗇于遇有才子七人所以報也而三子者皆無命又何說焉或曰三子才而死不可謂死余謂不然三子有弟皆賢三子可以死矣余初與亢之同舉于鄉而知其皆非常士徽君有子不既多矣乎雖然使三子更與二弟竝驅文壇豈不休哉余又以悲三子之不永也

寫三董君鬚眉欲活傳嶧桐處尤善狀難顯之情一論曲折跌宕史公面目復得于先生遇之 須敏道

潘節孝錢孺人傳

節孝姓錢氏父諱洲係武肅王後裔世居鳳林爲右族母王氏節孝年十九歸潘文學顯新五年而文學卒又三十五年以全節終享年五十八歲乾隆二年制府錫山太傅嵇公聞子　朝旌如令節孝幼柔慧幽貞錢公奇愛之親授書史輒易背誦能通大義歸文學閭閻肅然有冀缺梁鴻夫婦之風文學少孤力學節孝相之家貧益無宿儲晏如也文學以勤學已甚嬰咯血疾節孝百方療之卒不起遺孤子曰江甫四歲一女歲未周節孝驚痛欲絕者數矣母曰當門戶者有伯氏藐茲孤將

誰累耶伯氏者文學同產兄某也乃一意撫孤冀延一綫辛苦治生當冬日寒風侵肌手僵指裂猶拈鍼黹不少休方孤子四五歲時嘗口授章句教之識字學操筆及七歲就傅絕口不復授讀然每日歸自塾必令背誦所授未能了了脫口必箠鐙令重習之平時一坐立一笑言教之必有法度少違必垂涕責雖嚴師不是過也已而不能從師令孤子就伯氏講授伯氏授徒他所則令就羣從伯叔諸兄羣從伯叔諸兄出令伺親戚之閒歸而分程督課之以爲常孤子學書無紙則檢敗篋殘卷卽紙背以爲書筆墨購之市肆然不過以數文錢得墨一錠筆一枝而已初文學遺書數櫃祕不令閱及

孤于年十四文義已通乃啟鑰而授曰此汝曾祖父三世手澤所存也孤子迺得縱觀未見書學業大進節孝母氏王亦早孀貧困節孝迎養于家孝情備至歲時家祭一腐一菜必誠必敬曰人要子孫以縣祀耳豈可因困窮而少有惰隃嘗作四言訓辭十數章皆聖賢格語如云檢束身心要無媿怍云云吁此豈巾幗中人語哉子一卽江蕭縣主簿女適吳氏孫男一汝鳳太學生余與簿公遇子淮南觀察署簿公有道而文爲余先祖妣之族垂涕述節孝之行遂不辭而傳之俾列之家乘

張烈女傳

張烈女者常州武進人也父軍籍本姓孟氏烈女少鞠于姨張故從姨姓云烈女幼許某鄉王氏子年十七將歸于王有日矣里有無賴子常二者爲縣胥素狡見烈女色欲奪之遂爲浮言以播于王且曰我鄰也稔之王氏惑不果娶然二居實與張背二巷縱張巷橫不通往來且張嫗早孀無于行素謹居雖隘線以周垣烈女復簡出外人罕得面一日姨之孟氏經二門二是以適見之烈女聞王不果娶狀又知語出常二恚甚欲以死自白乃之孟氏與母及妹訣因問二居陰識之孟氏母及妹素貧乏時以烈女十指所得佐食飲至是烈女罄所餘以壽母而脫簪珥以與其妹曰張姨能自給吾亦無須此也皆訝之已而復爲好言慰母莊以誡其妹辭甚

切遂返張次第以所未成繡衣一一呈嫗畢則從容拜
嫗曰母幸長兒反以兒玷兒將明母素以報矣張嫗惡
之視之謹康熙四十七年某月日之旦烈女乘嫗未起
潛往剄于二門越數日顏色不變殮時室中拂拂有香
氣一時士大夫競爲詩歌以弔之先是常州有海烈婦
徐人陳有量妻徐饑隨有量就食江南爲運糧軍所逼
自經死常人廟祀于南門之外揚州張艮御符驤爲作
海烈婦傳稱海烈婦從父姓也至是烈女死常人遂葬
于烈婦廟旁歲時並祀焉

沈子曰異哉烈女之似海烈婦也予觀艮御所爲傳稱
烈婦死自紉其內外衣固甚不可解因歎其得脫于強

暴蓋全于素定而烈女死之日亦如之或曰烈婦康熙
初年人後四十餘年而有烈女殆聞風而興起者然烈
婦死時經歷繆公明司其獄爰書重賂置軍于法而烈
女死縣令某庇其胥枉之抑何後先之不相及耶相傳
烈女死不數月令行境自言見烈女歸而死事或然也
惜胥不知所終江南有道先生孫稚玉云

節婦姓劉氏江南太倉州之崇明縣人儒家女也幼讀
書通大義年二十適縣諸生李同德八年而李君亡初
李君少孤嗣叔父某翁後翁長之至是亡遺孤子龍甫
五歲翁且老本生嫡母有子不才仍恃養焉然家徒四
壁立無以爲養節婦伙十指紡織縫紉易粟肉謹事朝
夕如李君在時翁賦性卞急小不快輒使氣謾罵節婦
值翁怒則跪捧盤餐以進氣益下色益和翁怒也本
生姑病節婦奉侍湯藥弗交睫者七十日凡扶掖起居
烹飪食飲與夫澣濯溲溺皆一身盤跚任之曰吾分也

略無怨色龍幼多疾節婦懼弗克嗣先人百方醫療及
稍長就師里塾必督之早出而晚歸歸必篝鐙課所讀
書夜分乃已然歸或過晚必倚門而望夜讀書又必躬
織作相勞也李君既亡與其本生翁未葬凡二喪矣既
而翁與本生姑又先後殂中堂棺槨稟節婦曰生于我
養死于我葬倘其孤一一經紀之且有禮宗黨並以爲
難今年六十有五老矣猶強健在當事嘉其節上之
朝旌其門龍復善事母以學行稱蓋皆節孝之報云予
友鴻珊尚美李君族也自崇明來出旌獎錄示余且屬
余立傳余何能傳節婦顧小于亦早孤老母在堂苦節
略等是年亦倖邀旌典感其事遂不辭而傳之

簡而明倘無此文誰知婦烈者文章可貴在此

李節婦傳

紘事謹嚴有法筆意質朴老在前朝酷似二川　本朝則吾師鈍翁先生也邇來絕鮮作者得子文筆可以接吾師一瓣香　柯石巷師

石巷師一見吾叔文即大歎賞蓋師出鈍翁先生之門而吾叔所宗仰正在是宜其契合也師留吾家帀月復舉其所得于鈍翁者一一爲叔言之瀕行復贈以詩有當代誰扶大雅輪偶從吟社得相親之句蓋前輩獎予後進之意惓惓如此　劬牧

只是見得道理眞故生養死葬安然任之如行所無事也文極謹嚴無一浪馳騁語　賀節婦傳

節婦姓陳氏烏程舊族年十七歸七都蓋村賀公亮翁郡庠生叔明早亡事姑夏氏惟謹相夫孝養終其天年喪葬俱黽勉盡禮公亮食貧訓蒙負高才恒鬱鬱不自得竟齎志以卒節婦年甫二十七生二男一女女適驥村嚴氏長男震九歲次男巽七歲貧無立錐地以巽爲倘攜震依父家父欲奪其志節婦斷指誓髮自誓乞數椽以居僅容一榻爲諸兄嫂浣補自給如是者十年震能自立又殀巽出家改名學讓住持南溥東藏寺迎母同居編蒲織履以養溥之縉紳咸重之節婦于康熙四十九年卒年七十有三學讓葬于震澤縣十五都幷扇二圖潔字圩　司卿之彥後尚寶公劬魏閣以氣節著其後人猶有遺風焉節婦故農家女也思死節婦年甫三十遺子男女各一俱幼家貧僅有田二畝可種木棉花思方疾革謂節婦曰我死汝無以爲生可自擇所去婦曰若死我去是利若死也寧餓死須門耳誓不再嫁及死貿用物以斂卽衣麤親詣田種木棉花得花去核弢以槃乃綜織之所謂刷綫布也寶山故出刷綫布節婦所出較良于是人爭買須穿婦布母子三人恃勤力以活如是者三年而男女子又相繼殀初思死里之人以婦賢而勤爭欲得以爲妻執思臨絕之言勸嫁節婦罵而拒之及子男死里人曰沈氏今可說矣復以甘言

沈子曰余于賀爲外氏戚嘗過南潯詣極樂菴謁月樵和尙月樵者卽節孝次子巽改名學讓者也余少小時早聞節孝事乾隆甲子冬重過潯上月公流涕爲余言曰吾母苦節垂五十年自恨大不孝遊方之外不能顯揚母德今方修縣志君爲我書其事上之倘得附末老傳吁節孝矢節四十六年其亡也又三十六年及今入志後矣月公年已八旬幸尙在否則誰爲乞余傳者由此觀之世之抱苦節而不傳者可勝道哉　須節婦傳

節婦姓沈氏寶山廣福鎭須維則思之妻思爲明尙寶

動之節婦罵如初及女子復死里人又說之節婦罵愈甚甚曰我已許死者以不去若等寧能強我嫁乎自此閉門不復之田日或一食或不食蓬首垢面哭笑無時若得狂疾然里之人知其志不可奪乃不復言節婦亦知可不爲人奪動力復如故積餘布貿以葬思今年已五十餘矣尙存思之族諸生夢奎云

錢氏二節婦傳

錢氏二節婦者錢塘城錢明府沛之妾及其子某婦二張氏也妾張氏福建人年十七侍錢明府三月而明府卒隨大婦同居門年大婦亦卒獨居六十餘年八十七歲終人稱老節婦子婦張氏桐城工部員外郎芑女諸兄

皆貴顯歸錢數月而夫卒年亦十七無子婢出一子居外收而撫之年亞于老節婦復後一輩人稱小節婦五十三歲而終老節婦居錢氏江邊舊廬坐臥具僅一牀一几食具僅一盂一椀雙箸凡室中俱不爲二人地小節婦或命子來視則必向鄰家借具坐食去卽還之家無他物惟留明府一冠雙履冠設壁閒閣上履陳于几雖敝壞弗去臨終始焚之方老節婦五十歲時親于居後伐荆條一束聲甚庶置閣上兒者莫解後乃以焚冠履也小節婦居城中母家事父母至孝與兄嫂處甚恭母病曾刲股爲糜以進病竟愈終身無笑容與人言不踰尺寸撫孤子有成克遂其志以全節終亦已難矣

老節婦亦言動不苟兩人略相似故交相敬愛云老節婦盛年以織布易粟食終歲不倦嘗以餘布爲附身衣兩具又購木製二棺小節婦五十生辰老節婦往壽之曰我與爾爲寡婦生死皆朋布宜恐爾母家不亮死時易用羅綺我已爲爾具斂服也又云爾錢氏婦斂身之器不可不備自錢氏特製雙棺一以與爾後三年小節婦卒其子承母命衣器悉用之老節婦居與族之富人相望一日晏盜入室婦曰我老寡婦也苦守四十年矣蚤宜死但昏夜誰明我心跡者連呼老蒼頭來欲自刃盜亟呼曰止問爾某家虛實弗爾害爾以告我婦曰此吾所藉以活者我知之不爾告盜曰彼遇汝厚耶婦曰

懍守一刃全其身名節又何奇也晚歲化及羣盜于是節彌顯富人遇之彌厚豈非天哉抑又可爲哀矜鰥寡者勸也

分分合合得史家合傳之體敘老節婦處尤爲生色

查門二烈婦傳

海寧袁化查門二烈婦一姓史氏原任禮部侍郎嗣庭室一爲侍郎子孝廉克上之妻浦氏也史與浦皆名族雍正歲丁未侍郎蒙罪與子克上皆瘐死于獄家屬法當遣浦氏日與姑哭于家以死自誓姑謂婦曰身老矣與死隣汝年方少何自苦爲婦告姑曰婦夫亡復無子不死徒玷查氏且姑老尙宜死矧婦乎婦志決矣姑謂

婦曰能如是乎我志亦決矣遂先就經姑之投繯也婢偵視而哭一婢弗忍欲往解之浦氏謂婢曰若毋解若弗解愛主母若解主母恫矣我且就經若愛我愼毋解眾婢同聲哭而應曰諾姑既絕浦氏奉尸而哭盡哀以全節終其婦曰嚴氏卽仁淇之妻也仁淇客于湖疔發于手舁至家而卒嚴氏悲痛絕而復甦遺子男三女婢入哭斂亦如之房中得絕命辭三章幷有序述志二一嗣伯氏一嗣叔氏餘俱嚴氏成長婚嫁之事舅姑沈于曰嗚乎烈哉婦姑從容就義難已婦成姑志抑又克盡孝道如蔣氏其他單衣藿食勤苦亦如蔣氏宗黨並稱之又曰謝氏仁淵妻仁淵仁漢幼弟謝氏始爲養媳年十七乃成婦仁淵爲吳郡縉書往來于太湖遘篤疾謝氏禱天願以身代侍湯藥百餘日以痊後衛寒渡

左右不交睫者四旬舅晚嬰老病亦然南方以綿爲奇温蔣氏常忍凍不以裝衣食亦絕佳味不入口曰特此以奉舅姑猶患不足耳夫歿無子得仲氏仁淇子撫之以全節終其婦曰嚴氏卽仁淇之妻也仁淇客于湖疔發于手舁至家而卒嚴氏悲痛絕而復甦遺子男三女二一嗣伯氏一嗣叔氏餘俱嚴氏成長婚嫁之事舅姑克盡孝道如蔣氏其他單衣藿食勤苦亦如蔣氏宗黨並稱之又曰謝氏仁淵妻仁淵仁漢幼弟謝氏始爲養媳年十七乃成婦仁淵爲吳郡縉書往來于太湖遘篤疾謝氏禱天願以身代侍湯藥百餘日以痊後衛寒渡湖病復作不起謝氏欲不食死姑一再諭之强進粥糜

事姑孝如二嫂曰是嘗勸我有恩姑猶母也倍宜盡孝姑甚愛之仁淵無子亦撫仲氏子爲子曰周氏肩祚妻也肩祚客遊荆湘歸病死遺孤子七歲周氏素明大義以舅姑及孤子在節哀不敢死然體日瘁嬴越九年竟晏哏早起盡日勞瘁已食常不飽輔以糠粃而三老甘旨無缺及孤長農事復興王氏舂米打稻如舊家日以饒人以爲苦節之報有陸氏者亦農家婦也亦能佐夫聖可操作聖可死遺孤甫三歲已而殤陸氏號泣求死時有翁方病遂節哀善視之以迄于終家有三喪未葬陸氏一人經紀之撫一姪貌陋人莫肯爲婚陸氏致其兄之女妻之聖可後得不絕陸氏雖農家婦平時面無

衣湔裙滌除褻器洒掃房闥與周爭先爲之曰姒長娣少當任勞及周氏亡徐氏若喪兄弟然鄭氏之業儒者曰子靜其妻鄒氏也子靜授徒于外鄒氏謹事嫡姑姑性嚴急少拂意卽厲聲色鄒氏曲意承之得懽顏子靜讀書過苦嘔血于館鄒氏徬徨往迎氣將絕復張目視鄒氏曰知汝能爲寡婦目乃瞑未幾有偵其志者曰子靜存以舌耕度日今將何以爲生鄒氏厲聲曰我日飲鄭涇水耳鄭涇宅旁河也鄒氏勤女工無宵火房屋邃深每露坐對月月落緣梯以盡餘光其勤苦如此家有四喪積數十年鏹綫所得葬之撫二孤子俱娶二孤復夭又撫二孤孫年八十六而終蓋遇至苦節亦至奇云

其業農者曰丹生丹生妻曰王氏王氏有力能舂米打稻丹生病王氏百計療之卒不效乃廢農事以田佃人曰不幸爲寡婦不復出頭露面也堂上有舅姑已老病遺孤甫四歲復有母恃養于女王氏單身養三老一幼聖可操作聖可死遺孤甫三歲已而殤陸氏號泣求死時有翁方病遂節哀善視之以迄于終家有三喪未葬陸氏一人經紀之撫一姪貌陋人莫肯爲婚陸氏致其兄之女妻之聖可後得不絕陸氏雖農家婦平時面無

笑容茆屋數間門庭清肅時稱爲眞節婦掌文妻蘇氏鄭氏之客楚湘病歸者數矣掌文復然蘇氏亦每日禱天願以身代然竟不起蘇氏一慟死遺孤牽衣號哭復甦不肯食時翁姑在堂姑哭謂婦曰新婦死如此吾何乃强進水穀者何又哭曰新婦復死如此白頭二老何乃强進水穀姑亡哀戚盡禮後翁病奉湯藥六十餘日目弗交睫時稱善侍疾者曰前有蔣嚴後有蘇兼益謂兼有二婦之孝云蔣氏已　旌表門閭嚴氏以下八節俱符例狀云

傳九節章法錯綜變化文至此神奇極矣　姚玉裁

張烈婦傳

烈婦姓章氏名孔榮陝西人貢生某女歸常熟張君相

如爲繼室先是張君隨父某公作宰於陝曾脫貢生于難貢生德之知張君喪其配以女妻焉年甫及笄亞張君二十餘歲張君父歿家漸落頻歲出就幕一弟居理家事烈婦謹守一室卽叔氏罕見其面乾隆乙丑張君卒於盧龍縣幕訃聞烈婦一慟幾絕無子遺一女尙幼設位于家朝夕奠哭無時聞者傷之如是者三年悲哀弗替而口絕無求死言人莫測其意吳俗新喪必作佛事以薦服闋如之烈婦胥從俗有加禮旣終事已漏下三刻矣是夕卽投河死蓋丁卯夏之某月日也詰朝鄰人報于縣官爲驗之上下衣縫紉甚固隔衣按其腹虛而軟面目如生不類溺水死者觀者咸異之糧儲副使

程公聞之親詣屍前哭奠視其殮一時搢紳先生旣悲烈婦又重程公之臨咸來哭弔焉房中得烈婦手書二紙一告眾親云婦人從一而終冀聞訃不卽殉者女太幼也一乞叔立後撫孤女云夫遺田三十畝屋三間俟此女嫁以田十畝贈之餘俱歸叔之子嗣夫後者嘻烈婦可謂從容就義矣烈婦死時年三十又三孤女八歲同邑須君敏云

敏又云張君先嘗幕蜀蜀有富人逼私其族之婦婦不從聯三女子身投河死聞于官富人賄主文者以免張君曾錄其卷婦赴訴于冥司以故亦呼張君張君歿口爲呼者之言如是盧龍令錢君係張君同邑筆之以告張氏云蜀之烈婦惜不知其姓氏又

記

張君居去敏家止里許烈婦死來觀而贊歎者何啻萬人其手書紙通邑傳鈔敏于已巳來武昌謁先生于藩署讀所著慈壽堂文集清眞典雅直與古作手抗行內節婦傳十數篇尤使人欲歌欲泣因爲述烈婦事　先生欣然命筆烈婦爲不死矣張君之在蜀居同邑翁公幕中實爲主文某所累惜敏未詳彼處烈婦姓氏不得　先生一傳爲可慨云　虞山須敏謹識

沈烈女傳

烈女姓沈氏小字末姐父儁母楊氏歸安竹墩里人乾隆十二年三月十一日自經死時年十有八儁家無應門一子就村塾負販至值儁他出母以烈女幼嘗令持錢售物比年烈女固已避而不出矣會儁納柴幾束未出錢復他往儁候于門外其人素以柴客來相識母仍令烈女握錢百餘以出烈女本欲置地儁忽趨而前以手承烈女之手曰毋脫手墮失烈女恥之亟與而入隣有好事者忽來嘲笑曰末姐爾頃曷爲爲柴主人戲耶烈女面發赤不能答是夕遂自經然蓋俗呼儁曰主人烈女父母弗審也初烈女許字下昂姚氏嫁有日矣烈女死儁乃以他女代之女來烈女忽附之具白所以且曰亡

女有女爺孃勿悲某無禮而爲某恥笑傳之姚氏何顏以生笑者實速我死也兒恨之語尙多近怪弗述嘻女亦烈矣哉夫男女授受不親禮也禮生恥恥生憤憤則義烈之氣生焉顧禮教衰遷俗日偷薄儕家亦不聞以禮教著烈女何以能然哉于此知天地之正氣終古長存羞惡之良亦無時泯息也而世又不盡然何也觀于弱女子猶然夫亦可以慨然而興矣

粹然一澤於大雅視李文公傳高愍女持論尤爲至醇葉皐亭

賢孝嚴孺人傳

賢孝嚴孺人姓錢氏贈修職郎三接元配也王父某福建崇安令王母趙氏父諸生兆京母徐氏嚴與教授嚴先生母孺人年十七歸修職公五十二而卒生子女各一子垓中康熙甲午科鄉試郎教授先生也督學使者以賢孝表門人省志按賢孝錄孺人幼失恃育于王母趙趙嘗患篤疾孺人刲股和藥以進疾以瘉時方十四歲也其明年父又患篤疾孺人刲股進之如初尋在焉豈孝娥之流風未墜歟然孝娥投江一死已矣而賢孝三刲其股抑又難焉嚴氏母德于斯爲烈太守之欽其風也宜哉

一弱女子而刲股者三事大難贊中擬之曹娥非過譽也桐峰

準賢孝錄作傳不溢一事而孺人之賢顯矣與曹娥並論良是

顧孝女傳

沈子曰余觀顧太學所爲孝女紀略而悲孝女之死也孝女幼許字某氏子及長某氏力不能娶而誣其父母且賢孝產餘姚而孝娥上虞地又相近今河干孝娥廟在焉豈孝娥之流風未墜歟然孝娥投江一死已矣而賢孝三刲其股抑又難焉嚴氏母德于斯爲烈太守之欽其風也宜哉

一弱女子而刲股者三事大難贊中擬之曹娥非過譽也桐峰

準賢孝錄作傳不溢一事而孺人之賢顯矣與曹娥並論良是

顧孝女傳

沈子曰余觀顧太學所爲孝女紀略而悲孝女之死也孝女幼許字某氏子及長某氏力不能娶而誣其父母封俾圜扉終于地良久乃蘇忍痛如前法進夫是夜卽不起御藥器安寢達旦益至是凡三效云噫異哉賢孝錄又云翁患膈症夫不離幃榻氏稱藥量水長侍左右姑患瘧氏隨夫衣不解帶者累月又云錢氏子孫流寓京畿二親葬邑之某山歲時必親上冢有某氏子貧而鬻其妻脫簪珥贊夫完聚之凡此類不具載嗚呼孺人信可謂賢孝矣嚴先生教授五湖因得讀所謂賢孝錄者又重以太守梁公之命敬爲立傳

贊曰余嘗至寧波過上虞之曹娥江波喟然弔孝娥已事今觀賢孝錄亦可異也攷漢史孝娥投江求父國人哀之爲歌河女之章益年十四賢孝刲股之初歲如之

以他語致其自歸父母怒故遲之越二年而孝女死其父太學君誄之曰以孝可也以爲死于烈則非有所徇也以爲死于貞則無可云守也以爲死于孝可也諒哉按略孝女爲太學中女生有至性尚志節五六歲或言語稍近戲輒義形于色長益孝且勤知大體平居事父母具甘旨問起居恒先意承旨爲姊妹倡深夜紡織有軋軋聲恐驚父母則移處他室父母每夜飲酒則于鐙前把珓屑屑治蔬果以侍太學愛之如男子孝女亦竊喜能得父歡後聞某氏語恚甚喟然歎曰古有撤其環瑱至老不嫁以養父母者獨何人哉今而後長得依父母幸矣于是益勤于操作無小大必躬親然竊恨以已故致父母

遭人侮慢恒慘悄不樂遂以成疾既病甚見父母强爲歡容死之日猶牽父母衣以前捧手戀戀不忍捨去吁其孺慕之誠亦可悲也已一時士大夫稔其事者競爲詩歌以弔之年二十又五葬縣南門外冷瀆浜其父太學君名維字持國無錫人

亡室朱孺人小傳

亡室朱孺人字諱國鋌母姓施氏朱爲竹墩舊族與沈世爲婚姻朱氏有愛蘭公者生贈中憲鄰溪公實爲樹德六世祖尚書公外舅孺人之先同出自愛蘭公于六世祖妣蓋五世姑也年十九歸于余時戊戌歲四月余與內兄宗泗從吳眞圃先生讀書禪智寺東房余贅于外氏去書室不半里而近婚未彌月孺人勸就書室便夜讀明年余讀書慶鈞堂冬補博士弟子又明年館族弟樾家自此頻年館于外無終一月居家者子職皆孺人代之婉婉順從曲盡禮節蓋爲余助者一十六年余家貧室常空乏孺人處之晏如余所得館脩入于母孺人略不一問而所生子女各二須著裙褲襦襠皆出自十指鍼帶又略不一問余也密邇母家時時有所餉遺孺人必以呈母雖小物不以私母轉賜之乃與家人及兒女共食其識大體不事口腹類如此十六年相敬如賓或歸寧母氏余往候外父母起居相見問余母安好外不作一兒女子私語當見余屢試不遇則爲之慰曰

文章吾不能知若能爲善不倦常如今日豈宜久困窮者乎嗚呼此眞吾賢助也而今已矣孺人生于康熙庚辰九月廿九日于雍正八月初四卒存年三十五歲權厝其喪于栖軍兜祖塋之次生子男二福燿福煇女子二一字淳安周純禧一殤

沈氏六子孝行紀略

周禮師氏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予每復此未嘗不掩卷流涕也予少孤先君子音容色笑一無所省特母氏貞心慈德荼苦備嘗幸而獲長又頻年客授未及母病所自起用是醫投藥輒效家無婢僕臥內事無不爲親滌中裙厠腧率以爲常母老畏寒輒豫寸鋸桑柘爲火籠朴櫟巢貯囊橐中乃撥時復善節火性温煙達旦其周愼類如此今二十餘年矣母蔡以節孝旌熙鳳字鳴之侍御公愷曾孫父中書君王晟嗣世父後熙鳳襁褓失母鞠于嗣祖母親辟纊絡緯以服之及長熙鳳謹事左右温凊定省亦如母父嘗候補入都熙鳳尤以子職自任遇小疾輒憂見顏色侍奉湯藥嘗離其塾師輒受責久之自白曰代父承顏膝下耳師乃奇之

時僅十餘歲事後母亦小心無間言榮向字常之宮贊公三曾孫丁酉孝廉楨國子母邵氏孝廉倜儻非常不問生產沒之日囊無遺儲榮向奉嫡母旦夕甘脆不缺于供寒暑衣服不缺于御邵錢唐巨族家故豐贍不省屑屑習米鹽事榮向才十餘歲即任之母每晨嗜飲我乳漿榮向必早沽以待嘗曰一錢奉母不可闕也然有時實不能持一錢榮儁字諫之榮向同祖弟也父諱楷世乙酉孝廉孝廉少負奇才以國士自命既而累蹶南宮恒鬱鬱不樂雍正甲辰公車遇疾而返既而日益篤穫苓不效榮儁憂耀不知所出默自禱泣不已忽憶西培愈母事遂效之姑食性所進食輒不食芳激曰親調甘旨曲求當母

則已無及榮儁之封其股也慮家人譙訶之祕甚會倉
卒閒無知者後數年于與同舟捉其衣而肘見創痕宛
然固詰之乃得然他人尚未知之榮儁居苫凶和淚作
孝廉行狀狀甚悉筆力復老時年十四識者奇之今以
能文著名諸生閒
榮昌字永之祖閻學公涵父柱臣甲午孝廉歲己酉孝
廉以他累被繫榮昌慨然曰父不能事祖母子不能事
父無爲貴有子也吉貊獨何人哉迺欲以身代父繫白
於府於縣不聽跳身千里走京師時年甫十七長安貴
人爭稱孝子會有贖例其釀金贖之庚戌冬父子俱歸
矣越明年適爲閻學夫人八十大壽人又以推孝廉孝

感所致云
竹墩沈氏爲浙西才藪余閱六孝子行略至性奇行
俱爲人所難先生筆亦足以傳之欽服何已 嚴炯峰
六孝子聚於一門世德之盛可知矣其永世克昌也
宜哉
節婦胡氏甥女紀略
甥女名嬿小字丹雛余從姊壻清縣學廩生胡正誼
女也嬿自幼端莊純一不苟言笑猶記垂髫隨姊氏來
我家終日侍母側母行亦行止亦止與之言則對否則
默爾以息嗟乎此猶似昨日事忽忽到今已二十年節
婦可感也嬿康熙辛巳生年二十一適談賢勤時賢勤

以勤學故窮日夜不寐遂病已病而意不衰日以劇嬿
徹環瑱多方救之竟死計嬿適時在辛丑十二月十一
日而賢勤卒于癸卯三月廿七日纔逾期耳而此期之
日非賢勤苦讀書之日卽賢勤劇病嬿憂悸侍湯藥之
日若倡隨之樂無一日也賢勤死無子一弟又未有子
可立嬿因自以守此身大難苟活無望幾思隨死余姊
遺媼伴之已而呼嬿歸誡之曰汝夫死無後汝又死汝
夫一生休矣盍待叔氏子生撫爲夫後姊壻亦曉譬之
嬿以父母言不死初賢勤之太母矜嬿年少家貧艱日
用割常稔田十畝賜之曰爾庶食此粟嬿不受曰俟叔
氏生子畀之婦以十指自活無須十畝也嬿二十年來

果能鬻手爲活刻指裂膚略無寧晷姊氏憐之時呼嬿
歸歸則勤苦如故嘗低頭刺繡久而兩肩腫滯氣纍纍
如癆又不肯令人醫腫穿出血漓漓嬿自若也我母陳
節孝嘗謂婦之勤嘆嬿作書定非良婦人又謂覘人家
寡婦能晏眠早起者可卜其終爲完節我母蓋自道也
然驗之所見老節婦皆然然則嬿二十年來其習勤如
此二十年後已居可知矣嬿事太母及翁姑曲盡婦道
姑亡已十年餘嬿嘗追憶泣下姊壻知之屬家人不與
談談氏事又吾姊素賢孝夏月沐浴病姑以矮几承浴
器蒲伏扶侍汗透重衣嬿見之泣下相助又在母家時
每念太母則必以十指所鬻果餌餽送而太母處亦

憐念數使人來益佘所知者皆在姊壻家事及姊氏所言其他在談氏者余弗能知嬸幼時傅授之書輒易記誦讀小學孝經俱能通大義自適談後口不道隻字模如田家女夫亡架上書充溢亦目不一覽又傷之也平居扃戶不多見人卽佘數過姊壻値嬸在亦匿不復出動止一如爲閨女時益其謹守若此吁可哀也已

吾女苦節吾舅知之最深宜其言之可痛也惜在談氏事尚未及知之董銘跋

曲盡苦行紀一甥女并及三世是史家筆法

先貞孝先生行狀

先生姓沈氏諱某字亦清晚廬留耕草堂又自號留耕

五

吾沈氏自晉以後爲吳興著姓唐咸通閒諱某者實始家歸安之竹墩見郡志顧世遠不可考家廟及譜牒自元至正閒餘慶公諱子敬始至今族居竹墩世稱竹墩沈氏餘慶公四傳至諱聾者贈通政使通政公生三子叔諱應登以選貢判青州寧國鳳陽三府贈工部尚書尚書公生五子長諱子本嘉靖己未進士累官右都御史贈兵部尚書加太子少保謚恭靖先生之高祖也曾祖諱儆炤以蔭判大名府贈刑部員外郎祖諱璣卿鄰縣教諭考諱銓國學生妣節孝姚孺人本生考諱麗郡學生妣潘孺人先生性至孝本生妣早亡不得于郡學公常加楚撻先生唯唯受過而已一日撻而哭公問之對如伯俞公自是不頻撻然既壯授室亦或然先生恬受之少嘗隨公秋試至會城初公家饒生產畏旗人橫因與交好至是以先生往拜旗人器先生請以爲子遇之厚久之欲以女妻焉先生無日不思歸辭之不可欲跳身遁者數矣既知欲妻以女歸志益決先伏仰塵試之見其母呼而泣心動欲出思之終不可竟歸是時國學公遘篤疾無子郡學公方欲召先生嗣後而先生忽至大喜遂先爲之婚則元配董孺人也國學公卒乃立之節孝既賢先生不娶旗女先生復偕董孺人朝夕事節孝惟謹節孝愛若親生有姚公者爲節孝從兄代理家事忌先生思閒之然節孝所居室有銅牆鐵壁之謠

六

雖至親不得時入會節孝屬疾姚公宜入視乃與婢阿都者謀私攬諸鑰匙以母命授先生遂入告曰人誰不利若死者諸鑰匙已在耶君手矣索之果然節孝怒遂屏先生與董孺人不與見先生既失母歡每中夜露禱願減年益母冀疾瘳得自白又徒行往九華山一步一膜拜足以重繭未幾節孝疾愈先生日日候安否阿都對率不實先生聞母愈而未敢信既而節孝檢匱失所有以先曾攬匙來徵先生竊獨喜曰母果起矣然坐是益無進先生意先生無以自明人亦無得入爲先生白者每靜夜呼天而哭一夕風甚風挾哭聲入母耳復聞呼母聲節孝心動以問阿都對曰弗聞也先是先生日日候安否

聲凡幾閱矣問阿都如是對至是閱益審而阿都對如初乃恍然于阿都之詐而先生或無罪也叱阿都立召先生先生汪然垂淚至伏地大哭失聲節孝時方手輪念珠亦釋地哭攜先生起遂爲母子如初責問阿都乃具白前事則姚公利所有誣娶阿都爲小妻而爲之用也問姚公則已行矣節孝由是大恚恨以錯怨孝子恒自悔恨不食未幾董孺人亡益復悲悼遂病節孝知病不可爲而先生未舉子卽命續娶吾母陳孺人甫及兩月而節孝卒先生方喜得見母不料遽成永訣時觸地痛哭屢絕而甦終七卽營窀穸于里之栖軍兜有丙舍曰留耕草堂先生卽廬于是意有所屬則或哭或歌或叫慷慨悲壯怨慕悽咽之聲錯出忽忽若狂聞者悲之墓旁有田一區著麻衣荷耒躬耕以祭祭則伏草堂嗚咽流涕不已每嘗新必薦俗薦必焚紙以降神一日紙灰在地非祭時也節孝同產弟姚公來適見之以詢先生曰食青蠶豆以薦母耳姚公嗟歎而去如是者終三年而先生病矣蓋積病傷腑臟嘔血百餘日而死嗚呼痛哉先生讀書務明理不求仕進性篤厚好善孜孜不倦雖見屏于時終日慼慼愁憂然客至輒命陳孺人具酒食接慇懃之歡以爲常晚廬草堂手植李梅桃杏復廣種菊然菊開花盡以餉客而所植樹結實一任童穉摘之曰吾種花樹以消日月耳非愛之也先生同產三

德生未周三歲而孤先生梗概一無所知聞之吾母陳孺人暨親族所嘗與遊處者之言如是又不孝之名係先生所命疾革時指不孝謂吾母曰兒可名樹德此吾之志也後有知卽可以此教之俾之顧名思義可耳嗚呼不孝所能追述先生者如此而已矣雍正八年十一月朔卜葬于弁山之干山太平山人孫稚玉題其墓曰沈貞孝先生之墓而族兄翰林樹本爲之表銘越乾隆十三年三月十六日將奉先妣節孝陳孺人之喪以祔既爲先妣事略復續前所述先君子事狀以告當世立言君子乞鴻筆合志焉則不孝樹德死且不朽不孝樹德百拜述

先妣　旌表節孝陳太君行述

先妣姓陳氏先君貞孝先生繼室也外王考國學生諱承治烏程舊館望族遷居南潯外王母姓黃氏先是先君配前母董太君董爲南潯望族與陳姻親董太君去世先妣遂歸焉先君世次事行見翰林楊皋里先生所作傳先妣年二十有五歸先君越五年而先君歿年二十有八先君歿時本生王父尚存不孝三歲未朞母又撫孤姪曰夢祥暨前遺女今適陳大煜者俱幼而家業凋落僅遺水田幾畝瓦礫廢地數弓先妣知俯仰所資取于佃不足給乃傭人耕田闢瓦礫地樹桑而躬蠶酬傭及諸農桑具皆以十指皴裂得之母嘗恚不孝業不

加勤責曰吾躬耕食爾躬蠶衣爾嗚呼豈虛語哉先君兄弟三人先君與叔父皆出嗣先妣所撫姪世父子也世父母歿藐孤貧不能自存母曰是承本生翁後者無寄養他氏理我宜撫之本生王父及先君皆大喜宗黨亦交口稱賢先妣視如所生從兄與不孝如同產者于今數十年先是堂構頗崇後燬于火先君退居竹墩西北隅丙舍曰留耕草堂嘉木竹樹環之水苗桑柘又環之先君辭世先妣以此非孤兒寡婦所宜遁于燬宅旁架屋一閒依叔父以處繞以周垣中界爲二率子若女栖焉一二老僕令守草堂有事出供使令既旁營數椽爲爨所既更爲構一讀書室延舅氏因培公爲之師大

率不孝兄弟年漸長費益多而先妣勤瘁爾劇猶記夜分母手鋮紉佐讀腹飢虛無所得食一鐙熒熒向盡或秋冬閒烈風從舍旁老松樹起瓦屋震動有聲不孝輩卑柔而畏義遇族姓吉祥善事輒喜形顏色見他子姪必舉以告之其或有疾病死亡憂戚則問訊之不已不幸至于旬時族兄某爲祖姑外孫貧無立錐地每失館穀輒招于家久而不倦鄰老病不能力食呼與家僕同居飲食之曰是嘗用其力者也鄰族以急告雖窘乏必黽勉以應即至再三亦然曰是不得已而來告我也後家口日多居再徙母守一室率不踰閾數十年老節婦閾外罕聞其聲居常精信佛理奉大士尤虔然禪林有毘伽大會或勸之往不許曰永亡人猶處子也平日所常教不孝輩者則有曰守本分行方便以故事小不順理即諄誡勿爲而不孝或行一利物事歡然而不計其力之不足也益先妣之畏義而厚于仁類如此

嗚呼吾宗刑部公下子姓寥寥世父與先君皆早世叔父又無子別繼方不孝兄弟在孩穉中四世一綫矣先妣以十指勤瘁終事君舅教育兩孤婚葬嫁娶事事畢舉辛苦萬千爲沈氏延一綫則不孝所以報母氏者宜何如哉乃不孝無狀曾不能博斗升以養年二十二始授徒爲生迄今垂三十年或遠或近總未嘗終歲侍晨

夕乙丑計偕到京辱桐城相國招遂館其第每歲杪一歸省春初赴館方謂母體較豐首髮尙黑或可享期頤壽得邀一命爲親榮豈料今年正月二十一日拜辭出門遂成永訣生不能承菽水歡病不能侍湯藥歿又不能視含斂焉不孝之罪眞上通于天矣嗚呼痛哉先妣生于康熙七年九月廿一日卒子乾隆十二年四月廿一日享年八十歲守節五十二年雍正十年蒙制府彭城李公請于 朝建坊旌表子男一卽不孝樹德邑廩生乾隆元年 召試博學鴻詞科辛酉選拔貢生本省副榜甲子本省中式舉人配朱氏國學生諱國鋐女繼徐氏州同知諱行灝女孫男三福耀聘韓氏歲貢生諱

知豐潤縣諱粲如孫女雍正乙卯拔貢任南浙鹽運司將盈庫大使諱超然女俱朱氏出福燾未聘徐氏出孫女四一字雍正庚戌進士姚諱德里孫副貢生三禮館纂脩候補縣丞諱汝金子益溥一字太學生馮諱本誠子益滔二女俱殤一字雍正己酉舉人內閣中書今任山西太原府知府周諱景柱子純熙俱朱氏出一未字徐氏出不孝值匍匐奔喪五內荒裂巖述梗槩惟 大人先生錫之琬珽用光泉壤不孝樹德死且不朽謹述

祭太保嵇文敏公文

維年日月門下士沈樹德謹以香楮之儀百拜哭于故

相國太保文敏嵇公之靈曰嗚呼自去年五月四日一見公于杭州行省東閣而今竟不可作耶夫人知己之感沒世難忘矧德之賤貧孤露未始有先容于左右而公一得之于文章不寧惟是方曹試之日其有大力者凡幾輩咸望公之推選庶幾詭遇而高翔公皆嚴絕之以去而于素不通名姓如樹德者獨愛其文弗釋手必欲登之薦牘而王廷之揚蓋嘗偕二三子再見而公再言及之如此此意至今耿耿于肺腸嗚乎是歲也德生三十八年矣少日煢煢孤特恃母氏鬻手爲活千憂萬苦相保以全長又不肖不能立身行道以顯母節復不能抱關擊柝得升斗之祿以奉甘鬻顧長此卑栖頻年

客授啜菽飲水未盡其歡謂當鄉曲無聞沈湮寂寞豈意獲承明德直欲吹噓以送上于天若乃一跌墮地命也公乎夫復何言猶記去年五月四日候門人去小雨初晴公命之侍坐惘款教訓而復自敘其生平蓋公亦早孤與太公生離者四歲太公殉節于閩者公七歲而太夫人六十年勁節以有是起居八座之榮德于是不禁泫然流涕蓋默相感于公之爲子而自傷卑賤莫以報母之艱貞惟公亦鑒于斯意因言人所當自盡者忠孝之道豈繫此高爵顯仕之崢嶸我先公以秀才死難至今炳耀子丹青嗚乎公往矣于今猶如聞提命之聲後公承內召行當違離復來杭州餞公以詩時十

月二十六日也辭弗克見十一月十七日又餞公于桐鄉之卓林渡而公復辭將命者皆不言所以自度倘不得見或相見之尚有期泊十二月上旬有自公所來者敬問訊曰公臥疾其猶醫越今年正月忽得公之凶問尚冀傳之者或妄猶自占易象而得師之豫辭鳴乎孰料公病而遂至于斯然則去年五月四日乃與公永別之時矣嗚乎痛哉

師生之誼情迫于中與昌黎祭十二郎文歐陽瀧岡阡表同一嗚咽、朱子、年

情至之文一字一淚嚴楠辭

通體四韻以歆敬歷落纏綿嗚咽行之此蘇公祭歐陽文後又一變體也情至文生洵然

賦役

居高位而用民力享成勞而賦民財古聖王不得已之事也然而上勞心則下勞力上治人則下食人是故上天下澤之分既定天子垂裳端拱而已則壤成賦之制既行天子衣租食稅而已斯皆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亘古及今有不得一日而廢者惟在以美意行其良法使上不病國下不病民斯爲世有利無弊之道也今執事綜賦役數條下問一得之愚願敷陳之蓋古者寓兵于農賦役出于一後世以民養兵賦役出于二然役法固不自後代始也龍見而戒事火見而致用水昏正是亦不可無者若當戍邊者三日不行即令其出錢雇之以踐其更故曰踐更百人官以給戍者毋乃多事乎此亦孝昭之失也大抵

而栽日至而畢古志之矣第所以使之者不違三時而所以用之者不過三日于勞之中寓佚之道以役之之日致愛之之忱如周制使民任老者之事食壯者之食其意可師也事從其輕可爲後世差役之法食從其厚可爲後世雇役之法果得斯意以撫世長民三代良法美意雖使至今存可也夫何戰國以後先王遺制蕩然至秦世井田廢阡陌開圖籍益亡苛法日起天下騷然咸弗堪命矣漢初高帝以豁達大度踵暴秦之餘而又懲秦之亡一切與民更始罷煩苛而從簡約驅虐鞭而播仁風所謂網漏吞舟之餘吏治蒸蒸黎民又安不格于姦者雖或屬吏氏溢美之辭然而古風猶可想

也又何一再傳之後至武帝而七科興至昭帝而三更作向之除秦苛法者今又紛紛而見耶嘗攷其役法如所謂有罪亡命贅壻賈人故有市籍與父母大父母有市籍者皆隸焉何其苛也如所謂卒更踐更過更者又何煩也蓋有罪亡命拘之使役宜矣秦整贅誠若贅然有何罪耶逐末誠宜抑然亦何至追及父母與大父母耶此皆孝武好大喜功馳情域外遂不得不多用民力耳至于三更之法卒更之一月一更誠愈于及瓜而代矣即貧者欲得錢次更者出錢雇之以踐其更故曰踐更是亦不可無者若當戍邊者三日不行即令其出錢三百入官以給戍者毋乃多事乎此亦孝昭之失也大抵

天寶之季安史之亂戶口散亡人民逃匿洎亂定之後富者田連阡陌貧者家無立錐徒憑故籍以征之富者反得脫身事外貧者反遭無已之求舊法幾何其不變也自楊炎之法興兩稅者卽租庸調之變兩稅使者卽租庸調使之變易其制而不失其意師其意而不泥其方是亦隨時補捄之良模也迄今千載之下猶髣髴其法而行之鄱陽雖有此論亦烏得以其變法而少之哉

宋之時差役與雇役相繼而行于浙西者又有所謂義役夫差役雇役本各有宜有不宜也西北之民強悍于差役宜以其愛力而不愛錢也東南之民柔弱于雇役宜以其愛錢而不愛力也東南之民柔弱于雇役宜以其愛錢而不愛力也然經傳而道或不傳漢惟董子唐惟韓子庶有卓見其餘只是

者何妨並行不悖哉奈王荊公既倡行新法必欲易差役法而槩行雇役法司馬溫公又一切更之必欲易雇役法而盡爲差役法遂使章惇之徒投閒抵隙得以紹聖爲名盡改熙豐之政以爲元祐之政是二者之所爲均有所未盡也義役之法出于義田衆出貲買田收其值以給役夫是亦雇役之善者葢差役行則有錢者病雇役行則無錢者病而義役行則有錢與無錢者均有所不病閭不特如劉文安公所云均出義田而有占基之律罷去役首而無告訐之患已也惜其止行于一方而不及天下行于一時而不及異世耳茲數者綜其大略而臆對之若必策其盡善而無弊者則　本朝之法

現行固可爲萬世準臬焉生謹對

此辛酉歲鄧聊城夫子選拔之作自記

洞志利弊指陳剴切詳明論斷處亦極精確非學識兼到者未易道其隻字也　嚴桐峰

徵引不難貴有意議以驅遣之文故兩者俱得

諸儒

聖人之道在于經表章聖人之道在于儒儒固不專在傳經而在體道也然自祖龍一燄經籍銷亡惟易爲卜筮用因得不燔其餘皆自漢代而出轉相授受互爲詮解寖昌寖明以至于今日皆漢唐諸儒之力也然經傳而道或不傳漢惟董子唐惟韓子庶有卓見其餘只是

訓詁之學耳至宋元諸儒乃始從經得道俾承學者灼然知道在身心不在口耳繼往開來厥功懋焉故曰漢唐諸儒有傳經之功宋元諸儒有體道之實非虛語也

請因明問而悉數之漢初傳易者三家田氏何費氏直京氏房以象象文言入卦者自費氏始而鄭康成因之王弼注之孔穎達疏之尚書有今文古文者今文者歐陽生夏侯勝傳古文者孔安國安國復爲之傳疏亦穎達也詩以齊魯毛韓稱然齊魯者其國齊乃申公魯乃轅固毛韓者其姓趙人毛萇燕人韓嬰也毛公爲傳而鄭康成箋之故今所傳者毛詩禮有三曰曲臺禮曰儀禮曰周禮傳曲臺者大

戴氏小戴氏慶氏今行者小戴氏傳公羊者胡毋生董
仲舒傳穀梁者瑕丘公傳左氏者張蒼賈誼劉歆而何
休有公羊學疏者徐彦范甯有穀梁集解疏者楊士勛杜
預有左氏注疏者邢昺也他如何晏解論語趙岐注孟
子明皇注孝經郭璞注爾雅而疏孟子者孫奭疏論語
孝經爾雅者皆邢昺也此漢唐諸儒傳經說經之大略
也宋儒講學之最先者莫如胡安定孫明復石守道繼
則五子起焉濂溪周子橫渠張子河南二程子康節邵
子是也二程子實遊于周子之門而游程門者龜山楊
氏時廣平游氏酢上蔡謝氏良佐藍田李氏大臨又所
稱程門四先生也楊氏傳之羅氏從彦羅傳之李氏侗

所謂延平先生朱子之師也朱子得二程子之傳實由
李氏遊朱門者眾矣其著者勉齋黃氏幹北溪陳氏淳
弘齋李氏燔西山蔡氏元定宋元之際勉齋傳之何北
山基北山傳之王魯齋柏魯齋傳之金仁山履祥仁山
傳之許白雲謙所謂金華四先生也朱子之友則有東
萊呂氏祖謙南軒張氏栻永康陳氏亮永嘉陳氏傅良
其與朱子友而異者則金溪陸氏兄弟東萊而下皆浙
產也自是吾浙遂有朱陸二派宗朱者自白雲之後至
于明則有潛溪宋氏濂正學方氏孝孺宗陸者其及門
弟子則如袁氏燮楊氏簡沈氏煥舒氏璘至明則王氏
守仁陸氏之學專主于尊德性陽明宗之爲良知之學

而近子禪儒者不無遺議焉此宋元諸儒授受之大略
也夫道之浩浩何處下手由今觀之所謂道者性而已
矣性無不該而仁爲元善仁無不在而敬乃全功蓋孟
子以後無識性者自伊川謂性卽理而性善之旨明自
明道兼氣言性而荀所謂惡楊所謂善混者皆其誤
認氣爲性而性善之旨愈明而學者始知求仁以復性孟子以後
無識仁與敬者自明道謂學者須先識仁而朱子復著
仁說以明之而學者始知道之一貫者惟仁自伊川謂求
道莫如敬而朱子以爲程子提出此字是聖門眞切的
要工夫而學者始知求仁以復性者惟敬他如周子太
極圖所以明性也通書主靜立極所以明敬也張子正

蒙所以明道也西銘理一分殊所以明仁也此皆體驗
子身心而實踐于人倫日用凡程朱之門之得其傳者
類然而功則必以敬爲始終焉然則明之群文淸瑄之
以敬名齋胡餘干居仁之以敬名軒者其深有得于此
旨也夫

已下五策甲子鄉試知遇之文姑存之自記

指出體道惟仁求仁惟敬何等切實此卽作者生平
得力處也

經學

古語云經學不明不如歸耕然明之談何容易士生于
百載後既難考見古聖賢立言之意而其法制度數所

在又適多異同齟齬不合之端欲起而參互考訂悉知其說豈不戛戛乎其難之生幸生經學昌明之世偶知一二敢敬陳之夫易有乾坤實兼六子所謂易之門也乾六畫皆奇爲陽爲健坤六畫皆耦爲陰爲順健者誠之體也故言誠順者敬之用也故言敬顏冉之學先儒以乾坤配之卽此意耳說卦之言帝又言神帝則兼乾坤神則第舉六子者益主宰之爲帝妙用之爲神帝則八方莫非帝之所臨神則六子繼父母用事而要之六子用事莫非乾坤用事也九卦者謂上下經相對之卦也乾與咸恒對履與損益對謙與困井對復與巽兌對以下篇之兩對上篇之一本十二卦略乾咸之始兌之

終而僅數其中則爲九卦蓋乾至履凡隔九卦而咸恒至損益如之履至謙凡隔五卦而損益至困井如之謙至復亦隔九卦而困井至巽兌亦如之以兩對一整齊相配陳希夷謂因九卦而序卦之義益明洵不誣也尙書禮于六宗之說自歐陽大小夏侯以下何啻二十餘家惟孔氏安國賴達王氏肅朱子蔡氏皆宗祭法之說而蘇潁濱亦云舍祭法不用而以意爲之說未可信也斯言當矣三分七月之詩爲豳風豳雅豳頌豳于杜子春成于鄭康成而附會于饒魯此刻取牽合不可信從雪山王氏則以七月之詩隨事變其音節此與周禮篇章歙義合矣然考周禮所云祈年田祖歙豳雅以樂田

畯蜡祭歙豳頌以息老物則甫田大田所云田祖田畯意主祈年者不與周禮歙豳雅合乎載芟良耜所云胡考婦女與豳風相肖者不又與周禮歙頌合乎則所謂豳雅頌者當指此數詩無疑也周禮太宰九賦與司會九功非有二也太宰總其成司會司其事觀王制司會以歲之成質于天子冢宰齋戒受質可見也遂人與匠人溝洫之法所不同者九夫十夫之分耳遂人十夫有溝卽匠人井閒有溝也百夫有洫卽匠人成閒有洫也千人有澮卽匠人同閒有澮也萬夫有川卽匠人專達于川也至九夫十夫之互異者或以爲卽周之鄉遂用貢都鄙用助之法然以生觀之殆又不然蓋周所以兼用貢法者以田不可井授故耳若自十夫至萬夫是田可以井授者何不盡井而必十夫乎且十夫無可盡之法今按其文云凡治野夫閒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云云是其意在詳五溝之法不在詳夫法也其夫法則九夫爲井已見小司徒之經土地矣故此取其十之成數言以便百千萬相加而上實非與匠人異也若載師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削縣都皆無過十二漆林二十而五者此任地也非田賦也任地而以田賦衡之宜其不可解矣封域廣狹與尙書孟子不符者有故或謂周禮五百里者蓋舉田之一易再易與夫附庸山川合而言之孟子百里蓋

從民賦實數言之者亦非也此當以開方法計矣按孟子百里開方之得百里者四是侯四百里也七十里之國開方之得七十者四舉成數言是伯三百里也五十里者四開方之得五十者四是子二百里也若尙書云分土惟三孟子亦止三等而周禮有五等者此又宜善觀先王之制也周禮五等者初之定制如此若執五百里之制則太廣天子之地不足以封若執百里之制則一而已唐宋以後亦不可覩縷唐如李惠登元德秀開方僅二十五里又太狹男邦不足以給故公封降而與侯等男封升而與子等五者其名三者其實曰分土惟三者核實之辭也若夫樂史之疑儀禮抑尤不足論矣生之管窺如此未審有當否

九

逐段條對皆有根據歸於詳明而止

守令

牧民者愛民也守令牧民者也既爲牧民之吏當以民爲身關節脈理相通爲一略官長之分而言父母之情暇日巡行田野憩息桑麻借二三父老訪田家之風與其日用飲食之質民視長吏如父母長吏視民如婦子家人而後民之疾苦可得民之幽隱可聞民之獄訟可理兩漢以來循吏未必不由此道也蓋自秦廢封建天下皆郡縣矣其間或分或合或置或廢或分上中下爲九等或分上中下與赤畿緊望爲七等其不同者如此然所以治之者寧有異術耶古之循吏西漢若文翁召父治蜀召父治南陽黃霸治潁川龔遂治渤海朱邑治桐鄉王成治膠東此六人者其選也東漢若秦彭守山陽孟嘗守合浦衛颯許荊守桂陽王景守廬江劉寵任延爲會稽伍澐令洛陽劉矩令雍正第五訪令新都童恢令不其仇覽爲蒲亭長此十二人者其選也此十八人者或教化大行或惠愛素著或興農桑或除盜賊或修庠序或辨冤振卹或廉介著聞載在史冊班班可攷其爲愛民則一而已唐宋以後亦不可覩縷唐如李惠登元德秀潘好禮倪若水等十五人宋如周濂溪程明道先徽國劉彝范純仁諸君子其治行視兩漢何遠而周程朱以理學飾政治更非諸公所及也周官以六計弊羣吏而後之察吏者因之漢以六條唐以四善二十七最其所以課之者嚴矣然六條一以治强宗豪右五以治二千石及子弟而漢之循吏不必以六條而出也四善以攷其德二十七最以著其才一最而有四善爲上上一最而有三善或無最而有四善爲上中一最而有二善或無最而有三善爲上下如是者爲九等而唐之循吏不必以四善二十七最也夫君子出身加民便當以民事爲已事豈以博上考而愛民豈以懼下攷而後不敢殘民以逞攷文翁召父諸人其治行豈必先有成格而周程朱之小試其道亦豈有所倣而爲之歟是故察吏之法止可以繩俗吏而不可以拘循吏也天下俗吏多而

循吏少故考課不可不立然察吏者亦吏也此所察之大吏果能察之盡當乎抑猶未免徇名而失實也昔任延之官光武親誡之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此言似非君之所以教其臣想光武生長草澤習見有賢守令格于上官不得聞于天子故爲此言耳然則雖有六典四善二十七最非上官虛公誠愼究何足以得循吏哉上以爲大吏賢則守令之不賢者亦化而賢否則卽有賢守令亦無以自見甚且不能安其位者有之嗚呼然則雖欲愛民而有所不得矣故察吏當先自察大吏始敢因執事明問而并陳之

亦非守令與察吏公家言

積貯

從來救荒之策有三一曰常計一曰急計一曰先計夫田野縣鄙者財之本也囷窌倉廩者財之末也百姓勤力耕作以時者貨之源也量入爲出謹身節用者貨之流也木不榮者蠹在內卮不盈者漏在下遊民者國之蠹而冗費者國之漏也故周禮太宰以九職任萬民生之也有道以九賦斂財賄取之也有度以九式均節財用之也有禮如是則上下潢然有餘天不能使之災地不能使之貧以其時之于常非獨爲荒儲也故曰常計當其歲不登人食不二舖聖王常捐國之蓋藏而振之節縮公私之浮費而蓄其贅如大司徒以荒政十二聚萬民筦恤之政六節儉之政四甚且爲祈佑鬼神之政致嚴盜賊之政故雖饑饉薦臻而國無捐瘠以其救之于既然也故曰急計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所恃者有備無患耳王制曰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則國非其國故周官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縣鄙之積以待凶荒廩人掌九穀之數以治年之凶豐以其貯之于未然非待荒乃警也故曰先計我 朝休養生息承平已百年矣所謂常計者不待言若所謂急計者 皇上惠養元元嘗弛米麥之稅矣卽周官大司徒所謂去幾與舍禁也嘗頒粟米金錢數百萬以振荒矣卽所謂散利也嘗于被災之處賜復

亦數百萬矣又不第如所謂薄征已也若所謂先計者亦嘗仿遺人廩人之制以爲積貯法矣今則恐采買既多或反于民不便暫行停止而截江浙等八省之漕以備蓋 聖天子愛民之心至深而愛民之德至渥已如此今以生之愚國家雖已三策並施今則惟先計爲襲先計者積貯是也以言積貯則截漕非可常行之道而采買則宜商盡善之模夫采買之所以不便于民者以其歲以爲常故也歲以爲常則于出穀之省官買有成例官不先買民卽不得買及民得買矣官買既多穀不得不少穀數既少價不得不增連年米價之貴皆由于此如此則雖遇多穀之時而常有穀少之患如一遇

收成稍歉之歲則其穀數之少價值之昂尙可言乎愚以爲當倣魏文侯時平糴之法而變通行之李悝之說文侯有曰糴貴則傷民故荒年則國糴而民糴糴賤則傷農故豐年則民糴而國糴分上中下之三熟以平其糴分上中下之三飢以平其糴今則不必如是也大要權穀之熟不熟價之賤不賤爲斷相其穀米既多此時官買無害于民買價值又賤他時官價可平夫民價此買之爲得也如其穀米不多卽不得復入于蓋藏價值又不賤愈不得爭買以騰增此不買之爲得也如是裒益隨時操縱有道則穀少而貴之時既不憂穀之匱穀多而賤之日又不憂倉之虛水旱無虞緩急可恃而民食

富亦可以或給矣斯則三策中今之所可行者也未審有當萬一否

亦非積貯公家言而筆力稍欠遒勁恐强箭之末不能穿魯縞也

錢法

錢者飢不可食寒不可衣而天下貴之者以其可以權百物而利民用也夫此權百物而利民用之柄不可一日不在上則盜鑄與盜銷之禁不可一日不嚴盜鑄則錢價宜日減而利權下移盜銷則錢價宜日增而國用上損以方今時勢觀之錢價止見其日益而不見其日減則盜銷者必多矣則今之所宜厲禁者固在盜銷而不在盜鑄矣夫銅與錢其價不可有低昂也利之所在姦匪所共趨之錢價浮于銅則利在錢而私鑄起銅價浮于錢則又利在銅而盜銷多今當局者亦知其然也故于鼓鑄之時以鉛和銅鉛賤于銅而又銅雜于鉛銷之不可爲他用斯亦杜盜銷之善策矣而又于京師寶源寶泉二局外他省如滇如浙俱開局鼓鑄錢亦日以多矣而錢價之貴如故則又何也夫非以銅價之不減故哉銅價之不減而欲錢價之減也難矣夫欲銅價之減其策有二一曰開銅之源一曰節銅之流所謂開源者開采是造物之利無盡藏誠于產銅之山開而采之則銅之所出日多今之雲南等處則業已行之矣所謂節流者禁銅器是也銅器之爲用也至廣誠于造銅器之家設爲厲禁則銅之所去有限昔固禁之而又開之則仍宜禁之而已矣然禁之之法當與前異前之禁禁造亦禁藏凡民家之有銅器者必領價而繳于官否則爲干禁于是繳者紛紛而銅之出者多矣然不繳吏胥又得抑其價于是愚氓惜器而愛得申其罪繳之吏胥又得抑其價于是愚氓惜器而愛銅有沈于井者而貍于土者而銅之棄者亦復不少矣今但當禁其造而不禁其藏已成之器雖大弗追方造之器雖細必禁蓋細碎之物耗銅正多且造成此器卽不復有此銅此又耗之尤者也今弗論鉅細宜一切禁之當得銅多而用力又甚省也蓋萬家之邑造銅器者

不過一二家一都之中造銅器者不過一二處其售之也不能不陳于市而其成之也不能不聞于人不若毀錢鑄錢者之可于幽默爲之也誠罪其本家而又坐其鄰右則雖欲私爲造與售而有所不得矣此禁一行則銅之去處日益少以去處之日益少合之于出處之日益多而銅有不賤者乎銅賤矣而錢猶仍貴者乎似亦因時之一術也敢爲執事陳之

主司有問不得不對恐錢法無良策也奈何

擬乞免三縣山蕩地辦賦田升科狀

謹按湖州山水之窟地無常形烏程歸安德清爲甚有昔田今地者有昔田今蕩者又有昔山蕩地今田者昔

田今地者村鎮是也緣戶口日繁民居稠密附田者即演土居之亦有地不居民十里五里大片田賦賦者不曉所自昔田今蕩者潦田是也以田勢極下不可以稼勉以人力濬之凡田一區爲蕩十之六即爲地十之四而田賦如故是二者宜由重之輕以習而安焉故田之始恒賦田昔山蕩地而今田者俗所稱山田蕩田地田是也山田者山麓也勢稍平衍略可耕種遂去砂石闢草萊高高下下埂而田之然遠水小旱即病乾近山大雨則病漂熟則田荒則仍山耳蕩田者淤蕩也蘆葦之場或港汊之處因其時涸築而爲田然爲蕩患其易涸爲田又患其易沒俗所謂蕪漏者是亦露則田沒則仍

實非隱漏有不可與他處荒遠無賦之區開闢升科同論者況他處可升而湖州程安德三縣不可升益天下所出勤民力爲轉移籍以償此山蕩地之賦原入正供財賦莫重于東南東南莫重于嘉湖而湖之程安德三邑尤甚計三邑田賦按畝總銀米須直銀五錢視他邑不啻過半所以不至大困者以猶有山蕩地之賦爲之稍紓其力也伏讀雍正五年減賦湖賦重百姓難于輸將爲念且以今之減賦早出自

聖祖仁皇帝之心宣讀之時羣情感泣今若升爲田科且升爲天下至重之田科重賦之鄉奚以堪此且既云任土作貢于山蕩地成田者而升科矣愚民無知兒有現在地蕩而田賦者其數較多必且妄生冀倖援以

爲例而涸瀆者若不聽則有升無降民生大困既非
天子減賦之心若聽之則升少降多正額有虧又負
聖人恤民之德且必履畝淸查方知確實而轉徙
不常之地又將何以定之似不如照舊輸租無所增減
順人情宜土俗使民安堵無恐則萬世無窮之利也謹
狀

桑梓田賦情形指陳剴切宣公奏疏不是過也 厳桐峰

裘邑侯得此狀轉達于撫藩其事遂寢可謂仁人之
言利溥 兄輪翁

指陳三項何啻聚米畫沙後見只宜由舊不可更張

安桑梓之良民息姦宄之邪說造福無窮矣 兄歸愚

跋洪文惠公盤洲集

吾郡藏書之富在城莫如農部汪氏蓋農部退居林下
娛情書卷而令子南野遜之輩復皆嗜書好學不惜重
價購所未見架上遂積至萬卷不啻若宋洪文惠盤洲
集其一也攷經籍志盤洲集八十卷周益公撰公神道
碑所載亦云然今日中罕見刊本近於吳門金訓導星
軺處再見鈔本皆八十卷與碑志符此爲全書無疑也
金氏又有盤洲詩兩鈔本乃出自秀水朱太史家上有
竹垞藏本印章及新城王司寇題跋二公均似不見全
書者豈世間流傳絕少故歟又攷益國碑所載尚有盤
洲編一帙隸釋廿七卷隸續廿一卷屢加刪潤合爲一
書隸釋今行於世樹德窮鄉後進淺見拙陋忽于竹垞
漁洋所未見書得一展讀何其幸也是書爲汪遜之收
藏遜之與余友善因其垂示謹爲題識而歸之遜之名
立言農部第三子南野名郊其長君今爲侯官令云雍
正甲寅十二月二日

神似曝書亭集中題跋汪遜之

小小跋語俱有關係不止多見聞之博

慈壽堂文鈔八卷沈樹德畏堂撰畏堂字申培歸安人竹墩沈氏一門羣從娣雅多材畏堂少從諸父兄游耳濡目染學有根柢乾隆元年薦舉博學鴻詞九年舉人十六年有　詔薦舉經學湖北巡撫唐綏祖特疏薦之亦未用著有慈壽堂詩文集而此集未曾傳布統觀全稿語語眞朴宋學之精純者於草野之士節烈之婦尤屬竭力表彰頗有功於名教今從百有餘年之後由沈淪而發現文士精神不可磨滅如此謹爲擇尤付刊應酬之作則刪去之傳世不在多也歲在柔兆執徐八月吳興劉承幹跋

寶綸堂

朱啟連

天台山當牛女之分上應台宿而炁鳳齊先生適鍾靈
嶽之秀逢
國家昌明之運以辭賦辟大科彼
天子知遇入史館陟卿貳文章經術一時罕有比倫世
無論識與不識無不知有朱先生者先生歿既久而其文
尙存浩浩乎莫窮其涯涘滔滔乎莫測其源之所在烏
虖可謂盛矣乾隆癸未余游杭州過萬松嶺問業於先
生閱乙卯距見先生時已三十有二年而先生之歿亦
已二十七年矣曾余宦浙有事台州與先生子式遷相
生於學無不窺著書甚具學博爲先生高弟子既嘗刻
之文也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有本者如是且夫
溝渠川澮暴水時漲雖斷港絕潢泛溢彌滿迨其既退
目不及瞬已涸然而無餘若夫長江大河深林巨壑澇
漫洶湧驟耳灑心滔滔蕭瑟澄澹志慮挹之而不盡注
之而不竭其所以然者何也天台瀑布懸流數千丈若

銀潢之屈注薄風雷沃日月而其源出於華頂及桐柏
之金淵始豐溪爲天台縣南一十大溪泓演灩流南會於
靈江以入海而其源出於大盆山蘇氏有言曰吾文如
萬斛泉源不擇地皆可出無他有本故也先生之文亦
自有所以文者已矣諾城寶東皐先生於當世名公卿
少所推服獨稱先生乾隆丙子丁丑間東皐先生視學
兩浙適先生爲敷文書院山長兩先生者時過從過輒
作竟日聚城論已上漏數下兩先生猶談論未輟云先
生於學無不窺著書甚具學博爲先生高弟子既嘗刻

水道提綱行於世今又與余校其文集學博語余先生
尙有詩集藏於其家將繼是集而刻之嘉慶二年下已
孟秋之月受業無錫秦瀛謹序

乾隆元年丙辰

天子召試制科之士與是選者多一時名流宿學而天台齊公尤以博洽稱既入翰林厥試高等累遷至禮部右侍郎未幾以病乞養歸歸十餘年而宗人齊周華之禍作牽連頗繫京師蒙

恩放還還甫月而卒年六十有六公名名南字次風又號息園世爲天台人明正統中有以兵部郎中殉土木之難謚忠烈諱注者公之七世祖也會祖諱之伸祖

諱仁龍父諱蕖皆以公貴　贈如公官公生而器宇凝重甫就外傅屹然如成人性穎敏讀書十行俱下既補博士弟子員學使者皆以奇士目之雍正癸卯出選拔貢生中式本省鄉試副榜以博學鴻詞薦者圖浙總督程公元章浙江學政帥公念祖也公以　召試二等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檢討時

天子方右文稽古凡館中纂修之役如　大清一統志明鑑綱目　武英殿校勘經史諸總裁悉以委公益公平時於學無不博自天文律厤以至山川輿地險阻要隘瞭若指掌而又深知古今治亂得失通習掌故故於經則通漢唐以來諸家之郵於史則兼涑水紫陽之義法其經進之書皆蒙

上嘉賞而瀛則嘗讀公輪進劄子以爲尤似眞西山大學衍義文字非尋章摘句之士所能及公萬一也公之爲翰林也充　日講起居注官在檢討遷中允侍讀又遷侍讀學士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旋　授禮部右侍郎以一諸生不數年驟躋卿貳人皆謂公特以文詞被

知遇顧公問學淹貫世盡知之至其立朝耿介伉直有不媿古大臣者雖同列或不盡知且公位望雖顯總不出文學侍從之列又遽乞歸未盡其用此又天下所共惜者矣公以乾隆十四年正月自　上書房歸澄懷園隨馬觸石幾殆

上遣蒙古醫療治少痊是冬遂以母張太夫人年老陳情解職歸歸後累主蕺山書院敷文書院講席造士甚衆齊周華者公族兄也獻其所著書於巡撫多不法詞涉公公以是下刑部獄

上鑒公無他催創職蓋非
上不能知公而亦非公之樸誠不能蒙
上始終保全如此抱公卒以乾隆三十三年五月二十
三日于武遷葬公天台花塢之原仁和杭董浦先生世
駿銘其墓閱二十有七年瀛官於浙以事過天台宿公
舊第於是武遷年六十七矣以瀛少時嘗以詩文見賞
於公有知己之感屬爲文表公墓瀛不敢以不文辭公
所著有水道提綱三十卷已刊行又歷代帝王表十三
卷後漢公卿表一卷寶綸堂文集若干卷詩若干卷藏

於家公其異稟目炯炯能瞩一二十里許嘗登杭州之
鳳皇山覩隔江西興渡人歷歷可辨又嘗於山頂指雲
所起處掘地得奇石皆似古篆籀名曰天然圖章爲文
記之公故精衛數之學方被逮之前一年筮易遘知後
事以語其子旣而皆驗公娶張氏　封夫人武遷國學
生孫傳組旭昇
嘉慶元年丙辰仲春之月受業無錫秦瀛謹譔

一統志
齊召南字次風天台人幼有異稟詩文援筆立就乾隆
丙辰舉博學鴻詞科授檢討嘗與修經史考證通鑑綱
目三編續文獻通考　大清一統志諸書歷官禮部侍
郎以疾乞歸掌教敷文書院十餘年人文蔚起者有本
道提綱後漢公卿表寶綸堂詩文集

寶綸堂文鈔目首
卷一
五六天地之中合賦
黃鍾爲萬事根本論
經解
史論
卷二
輸進經史劄子一
輸進經史劄子二
寶綸堂文鈔目錄
輸進經史劄子三
輸進經史劄子四
輸進經史劄子五
輸進經史劄子六
輸進經史劄子七
輸進經史劄子八
輸進經史劄子九
輸進經史劄子十
卷三
進呈尚書注疏考證後序
進呈春秋左傳注疏考證後序
進呈春秋公羊注疏考證後序
進呈春秋穀梁注疏考證後序
進呈禮記注疏考證後序
進呈前漢書後序
後漢公卿表序
一統志外藩蒙古屬國書總序
寶綸堂文鈔目錄
外藩蒙古五十一旗序
胡忠簡公遺集序
續方言序
成同知祀名宦錄序
制科齒錄後序
周元木詩稿序
秦公楫詩集序
汪眉洲詩稿序
卷四
起居注後序

順天武鄉試錄前序
鯖餘集序
送張介石序
朱鷺菴遺集序
仙巖大忠祠錄序
稼村高稷集序
春秋左氏傳要義序
重刻草木子序
周舫軒文集序
寶綸堂文鈔目錄 四
王艮齋先生集序
明臣諡法考序
百經解鉤沈序
重刻石壁諫垣稿序
毛詩原志序
重刻人譜全書序
卷六
書楊農先先生周禮疑義後
書宋史忠義張世傑傳後

向湖山志學後錄跋
書雷翠庭宋明二大禮私議後
題石龍菴詩草後
書忠諫曹公奏議後
顯忠祠崇祀忠臣考
綱目館議
禮部駁請更孔子誕日議
禮部駁請祀啟聖王元配施氏議
禮部再駁請祀啟聖王元配施氏議
邵生服議
答陳星齋書
答愼生書
附原書
答秦凌滄書
附原書

卷七

河清海晏頌 謹序
平定西域頌 謹序

侍御王艮齋先生贊
天然假山贊 并序
天然圖書銘
答鄭侍講問
答阿侍郎問
答楊學士問
任待菴傳
周白民小傳
忠節靜菴公畫像記
浦汀縣重新學宮記
重修講約亭記
家大宗祠碑記
仙巖重修大忠祠碑

卷八

沈母查太君墓表
程太淑人胡太君墓表
舅氏張鳴謙先生墓誌銘
外王父明經張府君墓誌銘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講學士楊公墓誌銘
雷母李太夫人墓誌銘
文學鄧君復菴墓誌銘
秀水教諭張君墓誌銘
陝西西安城守參將羅君墓誌銘
力行沈先生墓誌銘
先考省齋府君先妣張太夫人壙記
敕封徵仕郎翰林院檢討顯考省齋府君行述

天台齊召南次風譔

五六天地之中合賦以敬授民時聖人所先爲韻

尋圖書之祕奧知律歷之相因有生成之中數爲陰陽之適均陽爲奇兮自一而遞於九陰爲偶分自二以竦乎旬奇則三與七俱同列以進偶則四與八亦聯翩以陳惟中數之得位見作合之相親天以五兮分一陰一陽於十日地以六兮布二剛二柔於十二辰干戈合而成蔵紀氣味合而普化神瀕降衷於上帝遹受中於兆民圖則五連六於坤面奠於北書則五友六於乾而遯乎寅揭中宮之土德開子半之陽春雖自然之法象待推衍於聖人步始大撓算由隸首驗儘提於壯未紀因敦於甲戊測弦望於羲娥察縮盈於星宿有中法之可循參五六以考究六以當期數之寒暄五以辨月行之宵晝爻以六紀周流三十六宮日以五遷順布七十二候積八百一分即得章數之元歷二十四位仍起牽牛之舊渾儀則赤爻黃會東角西婁土圭則夏短冬長子復午姤五加六則十一握終始之根六除五則太乙包

少肇滋育於幽泉在木角金商之上開未林寅太之先中處之數積陽爲九九八十一合德之數至亥實十七萬七千任方旭與粟米極勾股以測弦乘除於河圖而有準加減於洛書而靡愆於黃鍾之宮也見天地之合焉參五六以考究六以當期數之寒暄五以辨月行之焉原夫唱始施生無細無巨五參天以爲規六兩地以執矩曰負陰而抱陽聿成男而成女俱太極之孳萌其无妄之物與臧府具而湯液宣情性凝而彝倫敘信爲之有原識致中之居所天地交矣大君則之黃實觚乎本而仁義禮智不虛思作睿而視聽貌言成舉悟妙合

五色土兼旺於四時臣民事物同心以爲役前後左右
普照以無私蓋天數至五而生之功已就地數至六而
成之量方斯合生成於裁成輔相參贊簡於覆載高卑
維
聖憲
天維
天啟
聖握珠囊則金鏡樂如天以同和禮法地以合敬執厥
中而六府修建皇極而五福併敷五典而帝載熙厥六

變而官方正平六符於泰階撫五辰於斗柄調玉燭於
辰居考叡於月令啟包符以煥八荒在璣衡以齊七
政赫文明於離照溥恩膏於巽命信令撰於清[宣]廬動
華而比盛方億萬以斯年賡

一人之有慶

黃鍾爲萬事根本論

言道者必溯太極言數者必溯黃鍾此非有精粗神迹
之判也太極者黃鍾之至理黃鍾者太極之元氣始生
萬物位居中央於聲爲宮於行爲土於辰爲子於卦爲
復於統爲天於時爲日南至氣之母而聲之君也是以
舉天下千變萬化之器與數莫不由之以生即謂萬事
之太極也可旨哉黃鍾爲萬事根本之說也試論之黃
帝製律以象鳳鳴首曰黃鍾其長九寸其數九九從而
遞相損益以極於應鍾而十二律備黃鍾正則十二律
皆正而天下之聲無不正大樂所以同和天地感格幽
明類致百物移易天下之風俗而鼓舞至神者黃鍾之
爲也然則謂十二律爲樂之根本而黃鍾爲十一律之
根本此亦言於言黃鍾者矣雖然爲足以盡黃鍾哉今
夫天下事之大端有五備數審度嘉量權衡與和聲並
重者也而是四者則無一不本於黃鍾數之紀於一協
於十長於百大於千衍於萬也本起於黃鍾積三之數
度之別於分忖於寸蔓於尺張於丈信於引也本起於
黃鍾積黍之侖權之始於銖兩於兩明於斤均於鈞終
於石也本起於黃鍾積黍之重書曰同律度量衡蔵律
於度量衡之上凡以是也至於布蓍而挂扐卦爻應焉
爲象而規矩準繩應焉演爲歷算而春夏秋冬之節氣
羣部紀元之積分應焉推而族姓始於吹律軍聲辨於

執籥皇生土準於旋宮天下無有一事不本於黃鍾也者
又奚啻括羲和廷尉鴻臚司農之所掌已哉以其爲施
種之初也故曰鍾以其爲五色之尊也故曰黃陰陽合
德氣鍾於子以化生萬物故由孳商而紐牙而引達而
宣茁而振美而已盛者生氣之通自乾初九以至上九
也其由萼布而昧蔓而申堅而蕃孰而畢人而該閡者
生氣之復自坤初六以至上六也變化不窮以黃鍾爲
樞紐如木之始於根而布於葉以暢於枝如水之始於
本而流爲川以放於海班志所謂究極中和爲萬物元

又謂太極元氣函三爲一洵善於言黃鍾者歟抑又有
說有天地之黃鍾有人心之黃鍾天地之黃鍾月令是
也故孔子贊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而於復則曰見天
地之心也人心之黃鍾喜怒哀樂之未發是也故中庸
以中爲天下之大本也處而大之中者爲人宰四海之
中者爲君君之所以理萬機而康萬國者豈有他哉心
而已君所以宅心者豈有他哉中而已致中以致和而
天地協應兆民皇成百昌茂遂將所謂黃鍾者不在區
區之器數而在道法矣書曰皇建其有極此即萬事根

本之說也歟

經解

制曰儒者之學莫尚於窮經經籍浩繁毋煩臚舉今試
撮其大綱凡通儒所宜共曉者爲多士詞焉經之名昉
於何時五經六經七經九經十三經之名分於何代秦
燔雖烈而不能掩其光者藏於何人所藏何書其後出
於何地獻於何朝頒於何世各經授受源流何所依據
章句注疏傳解錢訓之屬有何異同其施諸學官用以
取士者何所因革又如古有三易夏何以稱連山殷何
以稱歸藏周何以稱周易且連山不始於夏歸藏不始
於殷周易不始於周其說可得聞歟傳周易者有四家
其興廢可得考歟書何以有古文今文之別詩何以有
齊魯韓毛之殊春秋左氏公穀而外又何以有鄒氏夾
氏鍾氏虞氏之類諸家分門別派其說可悉數歟禮始
於高堂生顯於后倉其轉相傳述者誰歟二戴何删焉
氏何補冬官何闕儀禮何逸羣儒議論紛紜其說可詳
陳歟論語何以有魯論齊論大學孝經何以有古本今
本爾雅或曰周公作或曰子夏作其說何居孟子何以

或刪或疑或翼或尊何其識之相遠歟惟中庸無異說而學庸二篇原皆出於戴記其別爲詮說而列於四書者自何而始歟凡此經傳源委其能條分縷晰闡其微言抉其奧義而鉥累之不爽歟漢唐以經學取士或專通或兼通或帖十通五皆得與選舉之格多士果能博學該通條對精詳厥制明決者固厝上第即或就所已知各抒所見而言有條理詞歸雅馴亦足以備採擇其悉言排隱脈辨親疑見皆不易之常道曰經在天爲日月星辰在地爲

臣閎兩間不易之常道曰經在天爲日月星辰在地爲江河海岳在人爲仁義禮智信之德爲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倫而其在典籍則爲聖人之言所以載兩間常道更萬世而不可易者也稱易詩書禮樂春秋爲經自經解始而稱五經自漢武立五經博士始然秦焚書六經建藏書之策置寫經校刊頒布遍山阪海濱矣漢儒授受確有源流博士言文翁遣相如東受七經景武帝以前稱經不止於五而宋李至之言七經則五經外請校二傳二禮孝經論語孟子不在焚中而尚書古禮論語孝經賴孔氏後人藏於屋壁其老師宿儒田何伏勝浮邱伯申培高堂生顏芝輩漢初猶在若楚王之受詩張蒼之傳左氏高帝時經學漸已萌芽文帝詔鼂錯受尚書立孝經孟子於博士置誼之傳訓故徐生之善爲容韓生之內外傳經學寖廣洎孝武聽仲舒對策表章六經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孔壁淹中科斗竹簡或上祕府或進河間自開

獻書之路凡數十年而後篇什稍備上有雄才之英主下有好學之賢王故宜儒衡蔚然復興也經文讎正始於河平刻石始於熹平鏤版始於長興至開寶端拱相繼校刊頒布遍山阪海濱矣漢儒授受確有源流博士之試以家法弟子之學以經師專門者氏而不名著錄者編而爲牒是以前後儒林之傳授受同異一展卷而瞭然即其解經章句如易有施孟梁邱書有歐陽大小夏侯韓詩有薛漢春秋有公羊論語有張禹包咸注如唐陸德明釋文序錄合孝經論語爲九經謂成中刊定九經於太學始及爾雅宋設國子助教十人掌十一經書大傳周官儀禮禮記有康成孟子有趙岐傳如易有

周氏書有孔安國詩有后係申韓毛公周官有馬融解
如書有大小夏侯詩有伏湛景鸞左傳有服虔箋如毛
詩有康成詁如周官有賈逵三禮有盧植左傳有陳元
諸家不同之大致亦皆班班可考自唐作正義每經專
用一家之說孔穎達於易用王弼韓康伯注於書用孔
安國傳於詩用毛傳鄭箋於禮記用鄭注而徐彥疏公
羊用何休學楊士勛疏穀梁用范甯集解宋邢昺疏孝
經用唐明皇注疏論語用何晏集解疏爾雅用郭璞注
孫奭疏孟子用趙岐注而百家之學廢矣漢取人必曰

經中博士益各守其師承唐則以正義爲明經之式爲
途已隘然以注疏字數多寡分別爲大小中三禮三傳
分而習之未嘗廢一自宋熙甯變法而春秋廢矣自元
延祐用人比取士有明因之於是詩書五經之外禮與
春秋俱存一而廢二矣然則崇重經學固莫如漢世乎
哉三易掌於太卜周禮明有可徵夏建寅而連山首艮
殷建丑而歸藏首坤說者謂神農黃帝已先名之而周
之名易則程朱之言當矣漢傳易者施讎孟喜梁邱賀
並出田何京房本於費直盧高氏

易第行民間後漢費易盛行四家漸廢尚書今文伏生
所傳漢博士三家是也古文出於孔壁未列學官至東
晉梅賾始奏行之詩則齊始轅固魯始申公韓始韓嬰
皆立博士毛氏後出而後世獨行春秋則公羊先著穀
梁次之左氏至東京始立博士漢初有鄒夾二家益三
傳爲五然鄒氏無師夾氏無書至建武中皆絕若鐸椒
之鐸氏微虞卿之虞氏春秋共皆左傳之羽翼歟禮自
高堂生傳蕭奮孟卿后倉以至二戴所傳儀禮也后倉
之曲臺記儀禮之注解也二戴所刪亦儀禮之注解也
若夫以禮記爲小戴之書其說始於隋志然漢志本自
判然鑿即所謂記百三十篇七十子後學所記者劉向
嘗校定之至東漢盛行馬融又補以月令明堂位樂記
今禮記四十九篇是也李氏獻周官於獻王冬官獨缺
獻王遍購不得因以考工記補之後人謂補自劉歆亦
非也士禮十七篇高堂生所傳者耳淹中古經五十六
卷及陰陽明堂王史氏記多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是
儀禮之逸者多矣今所傳如覲聘大射燕禮不爲士設
則十七篇疑亦非高堂之舊不然漢志何以有古經及

記猶愈倉等推士禮而致於天子之說乎論語齊一十二篇魯二十篇齊論名家則有王陽魯論名家最推張侯今所傳魯論也大學古本據禮記孝經古文出孔壁朱子則分爲經傳焉爾雅十九篇疏謂釋詁周公所作釋言以下或謂孔子所增子夏所足叔孫通所益梁文所補說無定論孟子於孝文時即立博士東京道邠卿後注解見唐志有六家昌黎論孟子功不在禹下至論也馮休刪孟原無足道以司馬光之賢而作疑孟議見顧出陸筠余允文下何哉大學中庸原在禮記而中庸

別行自漢世即有中庸說矣至程朱以配論孟四書之名始立五經者羣籍之淵海四書者又五經之輸轅也爾閒不易之常道於斯焉載是猶象緯之昭回山川之奠定矣我

皇上治法唐虞道溯洙泗緯地經天觀人文以化成天下經學昌明炳炳烺烺振古未有倫比又何漢唐宋之足云

史論

制曰儒者學術之要先經後史凡且淵通之學必擅著

作之才然非熟於掌故周知上下數千載之事理而剖決其是非者不足以語此則史學尚矣今之稱正史者皆曰廿一史豈廿一史之外別無正史歟考之漢唐宋元之志及隋經籍志所載外別無他史歟考之漢唐宋藝文志及隋經籍志所載諸史其名類甚多而稱史學者惟以馬班諸人爲宗何歟史記漢書成於遷固不自遷固始也開之者誰補之者誰註解之者又誰也范史一書與班馬並稱三史而袁宏荀悅之作獨不可媲美歟陳壽之志帝魏退劉正統已案孰稱其是孰正其非可與三史並傳歟何三史

之書又果無遺憾歟晉書創於何人共有幾家唐太宗命房喬等再加撰次其稱房喬者何人也其稱房喬者又幾人也觀其文多駢麗史體固應然歟南北史皆成於李延壽而考之南朝北朝各有專史乃延壽復爲合之合者可取則專者可刪專者既行則合者可廢而入書二史皆得並行辭多重複後之作者獨不可棄而修之歟六朝之後隋書最善其所撰諸志綜覈尤工近世儒者專稱五代史而不及隋書何也唐書新舊二編各有長短自薛書出而舊書流布無多不得並載十七

史中其故何歟梁唐晉漢周皆有史薛居正嘗修之歐陽氏之本誠善矣而薛氏之本猶可得見歟宋遼金三史已不及前代而元史成於倉猝舛謬尤多乃後儒罕能刪定以成佳史豈古今人果不相及歟且史之體有二曰編年曰紀傳紀傳之善自司馬遷史記始而編年之善則自司馬光通鑑始通鑑本春秋之法至朱子則倣仿春秋目仿左氏而前編續編之作亦皆得其遺意此外體例甚繁沿革互異作史者奚啻數百家多士有能悉數其姓氏詳其名目以證其是非者歟將備舉作

者之優劣以考正諸史則一代著作之任殊有厚望焉毋勦說毋雷同毋苟且以干名毋徇人以自誤有志進取者尚慎旃哉其各矢乃心獨抒所見以毋負朕延訪之至意

自尚書春秋準左史右史之法各爲一體而漢以後之史體亦分爲二司馬遷倣尚書創爲記傳班固因之以成漢書後世爲史者勿能易今所稱二十一史是也夫以一代之史作者多至數十家其後乃推一史爲正累代皆然然求史才如遷固不可得也求遷固不可得況

求駕遷固而上之乎彼遷史不始遷也父談開其先而又褚少孫補也固史不始固也父彪開其先而班昭踵成也遷史有裴徐鄒許劉之音解而唐司馬貞之索隱爲最固史有服應孟晉崔孔諸家爲之音注而唐顏師古爲最二史尚矣荀悅漢紀三十篇詞約事詳袁宏後漢紀三十卷號爲精密特以世方目紀傳爲正史故以編年爲旁書也陳壽負良史才致張華稱善夏侯輓筆范顒贊其詞多勸戒固亦不誣而紀魏傳蜀終乖大統後儒譏之然足與三史頡頏此書而已晉史自陸機王隱干寶何法盛臧榮緒而下作者十八家唐太宗謂其才非良史書虧實錄乃詔房元齡褚遂良許敬宗來濟陸元仕劉胥李淳風李義府薛元超上官儀崔行功辛元馭劉允之楊仁卿令狐德棻李延壽張文恭李安儀李代皆然然求史才如遷固不可得也求遷固不可得況

敬播者爲多然廣採世說搜神贊論俱駢儷非史體
也沈約宋書蕭子顯齊書姚思廉梁書陳書魏收魏書
李百藥北齊書令狐德棻北周書皆爲一代專史而南
北分土彼此相訾詞皆失實李延壽徵成父志乃括宋
至陳爲南史括後魏至隋爲北史唐書稱其遠過本書
然好記稗官小說而於志闕如又不若宋齊後魏三書
於典章制度爲該備也魏徵等撰隋書其志三十卷用
干志寧李淳風諸人之所長歷久始就故晉隋之善在
乎志而隋志尤足上繼班書唐自令狐德棻吳兢韋述
柳芳于休烈等廣續撰述事迹稍備石晉宰相劉昫爲
紀二十志五十列傳一百五十說者謂其繁簡不均多
所缺漏宋嘉祐中歐陽修宋祁新書成表稱文省於前
事加於舊雖子京語尙僻澁取譏當時然其於舊書也
廢舊傳六十增新傳三百三十一又增志三表四刊正
補綴之功斯亦勤矣必謂新不如舊豈通論哉薛居正
五代舊史胡旦以爲褒貶失實歐陽輯之如家人五代
之臣死節死事一行雜傳皆自創義例有關綱常文章
之美幾與遷固同風而事實或闕是以後人豔其才而

亦不免或思舊史也宋遼金三史俱出元臣脫脫等遼
史疏略其無足怪宋史繁冗特甚壽常之事功亦有專
傳數見之奏疏敷衍成篇卷幾五百而軼事仍多蓋新
唐之弊在節省宋史之弊在鋪張過猶不及其失均耳
金史於三史之中最稱明簡以野史之亭歸潛之志其
有可徵故也史之訛舛至元而極或一事互書或一人
兩傳皆未暇審定夫以宋濂王禕與汪克寬胡翰陶凱
陳基趙汸高啟徐一夔等三十人俱耆儒宿學親其凡
例紀準兩漢志準宋史表準遼金傳參酌於累代亦云
善矣而其書則并宋與金之不若何哉限期太迫以十
三月而成一代之書雖遷固不能工也史之善莫如世
其家次則莫如專其人又次則寬其歲月遷固世其家
者也李德林百藥姚察思廉李大師延壽亦世其家者
也陳壽范蔚宗沈約蕭子顯魏收及歐陽修於五代則
專其人者也至開局分任眾臣自唐脩晉隋二書始而
唐書宋遼金元之史如之然修元史之歲月促矣是二
十一書有史官之史有文人之史有小人之史遷固其
史官之史平陳壽簡質獨爲近之李延壽瑣碎則史而

流於稗矣蔚宗小人也其書文人之史也歐陽修君子也　書亦文人之史也北齊北周梁陳皆然而陳周爲優南齊最下此固會通之論所謂才不可強者耶晉隋唐宋以至元史皆雜出於文人而晉隋之志則史官之史矣宋魏二書以小人而爲小人之史何足道哉若夫編年之書漢紀之後代多作者亦與正史埒宋司馬光奉詔撰通鑑得劉敞劉恕范祖禹以分其任修之十九年而書成起周威烈王至後周顯德治道得失如指諸掌朱子因而綱仿春秋目倣左傳天道明而人事備筆削謹嚴能正通鑑之失而芟其繁蘞經而後未有若此書者也總之史才最難非劉知幾所云兼三長者未足當之而其人非有聖賢之道公正之心雖具三長猶未盡善史豈易言乎史如遷固至矣遷失而固譏之固失而蔚宗議之王通且謂史之失自遷固始編年如通鑑至矣而帝魏寇蜀不能引習鑿齒蕭常之書武后中宗不能援沈既濟孫樵之議其餘差謬得綱目而大義始明又況外此之紛紛撰記者哉正史之外旁史野史雜史每經書藝文經籍志其篇目浩如烟海其可佐正史而備缺略如古文漢紀後漢紀元經唐鑑南唐書東都事略隆平集名臣事略諸書參考互訂豈無待於博學之士歟臣淺陋不足以應

明詔之問臣謹對

天台齊召南次風譔

輪進經史劄子一　乾隆三年二月

尚書周官若曰大猷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　孔頴達曰標此二句於前以示立官之意

謹案棹舟楫以濟川不可以無風而操做漏之舟楫乘輪轅以致遠不可以坦道而乘朽折之輪轅古帝王守成致治無他異能奇術也惟此治不忘亂安不忘危之深心自足登斯世於久安長治故常於極盛之日朝

野無事坐享昇平而君臣相戒動色仰畏天命俯驗人心前念祖宗創業艱難後思子孫黎民承親賢樂利於奕禩惟恐德有未洽化有未孚民隱有未聞俊乂有未舉深謀遠慮又常以爲禍患每起於細微而變或乘於所忽必先清心寡欲以端治源屏聲色省遊觀遠邪人親正士左右匡弼守道之臣日侍於側忠言讜論日聞於耳往代書史興亡得失可法可戒之事日接於目而儆於心察吏安民維風整俗積儲備荒以及恤刑講武切當行之務日箸詩於心而見爲實事至盈也持以謙

柳至泰也保以憂勤易曰其亡其亡繫於苞桑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此之謂也夫天下最難得而易失者時也待其既亂且危而後爲之所其勢每苦於欲爲而不能當其未亂未危又常苦於能爲而不欲何哉君人者固未有不惡危亂欲治安也徹於既治且安而不思其後也見既治遂謂可以長治見既安遂謂可以久安便僻阿諛之臣始用逸樂之說從容投隙以進君人者中其計而不察於是心日以驕政日以怠法度日以弛儉壬日以多忠良卷舌威福暗移忌諱愈煩虛文相應上下蒙蔽方晏然自以爲固於磐石泰山而積薪厝火之勢已成矣天下猶身也不慎起居於康強無病之日而曰恃有藥石庶爲身也不慎起居於康強無病之日而曰恃有藥石庶爲計之得乎哉周至成王天下治安極矣而訪落愼始小毖謹微大雅述先王幽風陳農事皆凜凜乎有冰淵之懼故能久安長治也成王知其然也故薦邦既已撫兆民既

已綏士六服羣辟既已承德而共蒞正治官首洎古人立
官之意曰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大哉言乎其與舜
言勅命禹言克艱益言無怠無荒皐陶言天工人代葢
百世而同揆也成王又自言祗勤於德其兢兢業業曰
慎一日於制治保邦之道得矣此頌所以美其基命宥
密緝熙單心爲能光大文武之謨烈而開八百年之統
緒也歟

輪進經史劄子二　乾隆三年十月

唐書房元齡傳太宗嘗問創業守文孰難元齡曰創業
之難方與公等共之

臣謹案論語一言可以興邦惟在知爲君之難若太宗
可謂知爲君之難者矣知創業難故能奮武功以奠區
宇知守文難故能行仁義以登太平史贊曰除隋之亂
益迹湯武致治之美庶幾成康功德兼隆爲自漢以來
所未有豈溢美乎哉夫以創業與守文較創業之難奚
之治政要史書班班具載至於斷獄二十九幾致刑措
米斗三錢薄海踰嶺夜戶不閉行旅萬里不齎糧豈有
他哉亦曰敬而已矣然以太宗之能屈己從諫任賢遠佞勤政愛人以致貞觀
既得其所難豈不能保其所易是固謂創業難於守文

魏徵倘未言已罷關南之行張元素偶一言即省東都之役及其後以房元齡李大亮之危言讜論不能止東征之師也其始用王魏於仇黨不以爲嫌羅馬周於單寒不以爲驟及其後李靖以奇功遣詔劉洎以片語見疑魏徵之碑以讒言見仆至郭如封倫佞如士及雖明知其姦迄勿能去可謂能任賢遠佞乎以太宗之能勤政愛人也其始清淨寡欲不作無益護民之勢嗤之如子及其後鷹犬貢及遠方畎遊無度營構煩多閭巷疲於徭役魏徵謂不如貞觀之初馬周亦言誠欲勵精爲治道企無後明然　臣以爲自古論治之切舉未有加於斯言其於武帝則沈切之切者也堯舜禹湯文武之治不煩遠采上古但及貞觀之初天下幸甚以此知守文之難難在易騙易惰雖太宗之賢何不能始終如一即謂難於創業不其然乎太宗貞觀之治所以終不及古人者政則王者之政心則霸者之心惟於持敬之學未全故不能無滿假之心也不然以太宗之聰明英武已後世英君讜辟勤求理道何嘗不慕效古人而致治非後世之所能及其言治並非後世之所不能解以蔬菽業業積爲巍巍湯湯之隆以亹亹翼翼馴致赫赫明明之頌豈所操有異術哉能力行而遠不古若無他議論多而成功少虛文勝而實事疏精銳意致治深知爲君之難體以至誠而持以不息雖與一危微未嘗去於口天人性命未嘗絕於書以詞章視與謨以故事引訓誥或言之而未行或行之而不力耳

唐虞三代比隆可也

輸進經史劄子三　乾隆四年七月

漢書儒林傳武帝初使使迎申公至問治亂之事申公說命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賢聖如武丁傅說猶以是

相歲勉故曰自古論治之切舉未有加於斯言者也武
帝雄才大略超越前古其識見之高志趣之廣卽孝文
猶不能及黃老之學則君若六經平百家之言則君若
孔子乎法度承秦之餘則君若三代乎然以孝文之治
較於武帝則躬修節儉思安百姓不過勸課農桑減省
租賦而天下家給人足貫朽於京陳粟腐於太倉矣不
聞權及酒酤利籠山海朝廷平準均輸之官野若緡錢
軺車之算也鄙修元默務在寬厚不過選任廷尉罪疑
惟輕而化行天下人恥告訐奚於囹圄空虛斷獄四百
餘有刑錯之風矣不聞文深周內之吏進用於朝廷也不
聞繡衣直指之使擊斷於郡國也不聞有見知故縱之
條有廢格阻誹之獄禁網日增猶慮姦宄勿勝也而以
武帝之治較之孝文文教昌明武功煇赫授時改從夏
正斥地遠過唐虞立干尊世之典章紹七十二君之軌
躅孝文固似不如然武方懸車萬里以甘心於天馬文
且卻騏驥於闕庭武方務宮室苑囿聚珠玉璿瑁琉璃
玫瑰之觀文且身衣弋綈帷帳無文繡所奉慮夫人亦
不曳地武方遊燕後庭侈陳百戲侏儒倡優雜滿左
右采詩夜誦旁及歌謠文且每朝延問郎署從官北輩
聽言如恐不及鄧通戲殿上丞相得召而責之趙談驂
乘中郎將得叱而下之然則力行與不力行之相去顧
不甚遠乎夫表章六經尊師孔子而效法三代非徒述
其語言襲其儀文之謂也固必身體力行而實見於政
事身體力行而實見於政事其本在正心其要在寡欲
而已汲黯有言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
虞三代之治乎此拔本塞源之論也董仲舒有言爲人
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
民正萬民以正四方此端本澄源之論也自古人君固
有有其志而無其才有其才而無其時雖欲致治勢每
若於不足若武帝則可謂兼有之矣使其毅然力行內
省聲色遊觀之娛旁無蔽伎方技之惑外戢窮兵黷武
興作禱祠之擾守恭儉而退計臣斥阿諛而任忠直敦
教化而寬威刑用其好大喜功之心以專於致治雖以
比隆於三代不難也何至於不如孝文乎故曰申公
之言於武帝尤切之切者也

漢書文帝紀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嘗恐羞之何以臺爲

顏師古曰今新豐縣南驪山之頂有露臺鄉極爲高顯猶有文帝所欲作臺之處

臣謹案三代以下賢君首文帝露臺一事宜未足以盡文帝之大然司馬遷班固皆一代良史遷則附於紀中固則級爲贊語後世言主德恭儉者必舉以爲盛節臣竊疑之夫文帝所欲作者不過一露臺露臺所直又不過百金耳非若瑤臺瓊室華靡侈麗也

漢興除秦之弊與民休息計自高帝使蕭何營建未央長樂惠帝城築長安其外工作罕見至於孝文宮室苑囿無所增益垂衣拱手而天下治刑措不用幾致太平德化民以致海內殷富興於禮義斷獄四百有成康之風使及此時詔有司規勝地以農隙修繕治離宮別館用大府貫朽之錢出太倉紅腐之粟率其醇厚之民以奉太平遊觀之具雖文王之作靈臺歌子來而成不日不是過也區區百金之露臺遂足爲帝德之累乎哉及

臣讀武帝紀及諸志傳而後知文帝爲不可及也武帝

興造制度外拓邊境內修遊觀使天下名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嘗恐羞之何以臺爲

以南蠻屋以東宜春以西除以爲上林苑又以揚可告

顏師古曰今新豐縣南驪山之頂有露臺鄉極爲高顯猶有文帝所欲作臺之處

臣謹案三代以下賢君首文帝露臺一事宜未足以盡

文帝之大然司馬遷班固皆一代良史遷則附於紀中

固則級爲贊語後世言主德恭儉者必舉以爲盛節臣

竊疑之夫文帝所欲作者不過一露臺露臺所直又不

過百金耳非若瑤臺瓊室華靡侈麗也

名臣如賈誼張釋之袁盎賈山輩亦必謂事無可議而

帝不待再計默然中止露臺且不作況有十百倍於露

臺者乎百金且不忍況有千萬倍於百金者乎爲百姓

計則雖蠲除天下之租半租全會不爲小吝爲遊觀計

則雖以百金之露臺意欲作而不果儉之至仁之至也

此其所以爲漢太宗德莫盛焉者也抑臣讀師古注而

有感焉秦以後宮室苑囿之盛莫如武帝司馬相如班

固張衡所賦三輔黃圖西京雜記所書其爲宏偉壯麗

之觀云云猶可想見然欲論其遺址縱復鉏耨如韋高

如井幹廣大如海上三神山皆已莫知其地而所謂文
帝欲作露臺之處當時並無營建後世猶羨慕之曰此
即新豐驪山之露臺鄉也豈非恭儉之盛德實有以垂
於萬古而不朽也哉

輸進經史劄子五　乾隆六年四月

尙書皐陶謨天工人其代之　孔安國曰言人代天理
官不可以天官私非其才

臣謹案自古帝王代天理物未有不奉若天道以爲兢
兢者也惟天聰明惟聖時憲凡天之事皆君之事特以

事非一端君不能獨理於是立百官以司其職選眾賢
以舉其官簡之升之命之糾之告戒之董正之使人無
曠官官無曠事以共收其功如天之積三十日而成月
積三月而成時積四時十有二月而成歲夫然後可以
於天無負曁稽上古建雲龍火鳥之名顓帝立重黎南
北之正莫不直以四時之吏五行之佐目其羣臣此堯
容羲和以昭庶績舜命二十二人以亮天工所爲諄諄
致意者也後世言天官者自垣階將相左右承輔以及
中外布列皆直以人官士目星辰而史籍所傳如史官

應杜史郎官應列宿尙書爲天北斗三公取象三台亦
皆實有其理而不可誣然則上古之世水官修而神龍
可擾火官修而鳳凰可致極於五行順序萬物遂長人
氣和平風雨時節災診不作休祥凝集皆自然之驗必
至之符豈虛語乎哉周官以陰陽錯三公以天地春夏
秋冬配六卿洪範以歲月日分屬之王及卿士師尹君
者代天總百工之成者也臣者代天分百工之事者也
臣之爵祿雖語於君而位曰天位職曰天職祿曰天祿
明職位與祿皆設於上天非君人者之所得私故所用

者必皆其足以代之之人所圖者必皆其有以代之之
實人非後久雖親近不以授官人果賢才雖疏遠必以
任職心廓然而大公事坦然可共信無所容其偏見無
所用其愛憎爲官擇人不爲人擇官惟器與名至嚴至
慎求無拂乎天之聰明而已皐陶告禹曰天工人代而
先以無曠庶官況言乎夫庶官之曠非官之不備其
數也亦非官之盡縱欲敗度置其職於不問也惟是人
非三德六德之選德非彰厥有常之吉容身持祿小大
相師以趨承唯諾爲協恭以引嫌避咎爲和衷官有人

而如無人人在職而且廢職此皐陶之所爲深戒者也
伊尹有言在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傳說有言官不及
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卽無曠庶官之說也
夫周公言三宅三俊之克宅克俊於有夏則曰籲俊尊
上帝於成湯則曰陟丕釐上帝之耿命於文王武王則
曰敬事上帝卽天工人代之說也夫

輸進經史劄子六　乾隆六年十月

詩大雅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弟君子四方
爲則

臣謹案自古言治未有盛於虞周者也虞歌載在
尙書周室矢音列於大雅千百世下誦詩讀書者猶可
想見當日君臣之遇雖語有繁簡體有質文辭有婉直
而丁寧往復以頌爲規當太平極盛之日皆兢兢平有
持盈保泰久安長治之思詩書所稱若合符節書言敕
命詩言彌性敬天之學同也書言百工熙庶事康詩言
四方爲綱四方爲則勤民之致同也所異者舜歌喜起
責難股肱皐陶賡明良責難元首君臣交相儆戒詩則
惟有召公矢音之詞耳然卽召公矢音以諭禹皐之意

已無不該卷阿一歌所謂如珪如璋令聞令望非卽元
首之起與明乎所謂有馮有翼有孝有德非卽股肱之
喜與良乎馮翼孝德卽吉士吉人之選亦卽皐陶陳九
德所謂彰厥有常者也或勳業在宗祉或謀謨贊弼平
或飭紀敦信完備百行或立身行道儀型百僚其人皆
老成持重正直剛方有忠厚寬大之規有難進易退之
節有恥其君不如堯舜之志有疏附奔奏後先禦侮之
才能引於前引其君以當道志仁也能翼於旁翼其君
以左右有民也爲上爲德則媚於天子若孝子之事其

親爲下爲民則媚於庶人若慈母之撫其子此賢者之
所能自必者也有馮翼孝德而不以爲引爲翼多吉士
吉人而不之使不之命此非賢者之所能自必者也夫
人材至難得也非國家培養積久當昌隆之會天
地亦珍惜之不能以易求然則暢豈弟之聲獲純嘏之
應惟有馮翼孝德多吉士吉人之爲功也豈非舜所謂
股肱喜而元首起者乎然以引以翼者誰君子也使之
命之者誰君子也惟君子能使有不虛有多不虛多然
後純嘏備於身豈弟流於民若鳴鳳之集崗梧桐之

熙朝陽於以叶太平之上猶微治化之翔治也言皐陶所謂元首明哉股肱良者乎故曰詩書所稱若合符節也抑臣又有說焉周自文王壽考作人武王保有厥士至成王時周召作輔太公爲師畢公君陳康叔史佚之倫穆穆布列樂正所教司徒所興司馬所論罔非德行道藝之士賢才衆盛千載一時詩言馮翼孝德時固確有其人詩言以引以翼成王亦實收其益豈尙有吉士吉人隱伏巖穴沈滯下僚未及升庸者耶就使偶有一二其德其才亦必不能與周召諸公並而周公猶且

吐哺握髮思以盡致天下之賢立政一篇拳拳於儉人吉士之當辨召公猶復以使吉士倫吉人孜孜爲成王勸古大臣之虛已求賢忠心爲國其計慮之深且遠固如此乎哉

輸進經史劄子七乾隆七年三月

通鑑綱目漢宣帝地節三年賜膠東相王成爵關內侯臣謹案三代以下吏治近古莫如漢漢代良吏之盛莫如孝宣孝宣所首褒崇者勞來不倦治有異效之膠東相王成以流民自占八萬餘口賜爵關內侯秩中二千石也史既列成於循吏又記計吏言成僞自增加以蒙顯賞是後俗吏多爲虛名是說也竊嘗疑之史稱孝宣厲精圖治刺史守相有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以然漢代人主察吏嚴明未有過於孝宣故曰信賞必罰綜核名實吏稱職而民安業也夫吏治之效孰有大於戶口增加者乎以膠東國所統八縣頓增八萬餘口雖古良吏未之前聞中二千石九卿之厚秩關內侯高爵也漢制列侯而下關內侯最貴非軍功非恩澤不封其有賜爵如汲黯會不得以治績賜庶長上造之爵況關內侯乎寬中之倫或以定策或以舊勞或以建議至郡國守相雖治平如吳公興學如文翁儒雅如董仲舒兒寬清靜如丙吉劉德趙廣漢蘇武蕭望之夏侯勝耿壽昌鄭也者以治績賜爵增秩王成黃霸兩人而已而成獲褒賞又最在先假令成僞自增加綜核如孝宣顧不能察所行以質所言知其名實之不相應乎哉不知其名實之不相應而姑賞其名是長之不相應是不明也知其實不相應而姑賞其名是長僞也二者無一而可而長僞之弊尤深戶口無增者既

可以僞加受賞則戶口耗減者亦可以文飾免罰歲儉
可報爲豐登民窮可指爲飢阜俗敝可稱爲禮讓吏濁
可譽爲潔滿上能責實猶應以名上但取名誰言其實
令長既採守相之意而匿其隱情刺史復隨守相之詞
而護其失察朝廷恩澤不下究閭閻疾苦不上閭巧詐
之徒苟可固位希寵雷同蒙蔽亦何所不至也耶以孝
宣之綜核名實下不敢欺郡國之苦樂二千石之賢否
皆若燭照數計杜延年至貴重也治郡不進則璽書讓
之陳遂至親幸也雖賜璽書未嘗高其殿最嚴延年至
趙廣漢韓延壽可謂一時無耦猶不以其生平治績貸
其一事誣罔之誅孝宣於賞罰未嘗少有所假借豈區
區私一王成者哉由斯以談成之蒙賞必實有治效而
非虛也顧史所云成僞自增加者則亦有說與成同時
以循良著稱者皆實有政理設施可紀如黃霸治爲天
下第一則必日勤宣布贍慰寡班條教務農桑力行教
化而後誅罰故潁川戶口歲增召信臣爲民興利致富
則必曰行阡陌疏水泉開通溝瀆以廣灌溉故南陽戶
口增倍今於王成但曰爲膠東相治甚有聲而已漫然
不能舉其政理設施之梗概而流民自歸戶口充溢是
可譽爲潔滿上能責實猶應以名上但取名誰言其實
遵何德哉且成能賢於朱邑龔遂乎邑守北海稱治行
第一不聞北海增戶口幾何也遂守渤海郡中皆有蓄
積獄訟止息亦不聞渤海增戶口幾何也夫黃霸朱邑
龔遂召信臣治績卓越實古今所希覯成於政理設施
他更無所表見功效遽遠出諸人右此事理之必不然
者使成果能致流民自歸戶口充溢則膠東民富俗淳
計當數世猶蒙其利何以數年之間盜賊竊發至煩山
陽太守張敞上書請治明設購賞僅乃獲平乎此足以
決成僞致虛名必非計吏之誣謗也審矣曰然則孝宣
何以不責其名實不相應明詔天下褒以高爵厚秩即
曰此則孝宣所以鼓舞天下循良之吏而樹之風聲者
也無昭王欲致天下士先禮郭隗若王成者其亦孝宣
之郭隗矣哉孝宣詔曰蓋聞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
虞不能以化天下至哉言乎賞必當功罰必當罪此天
下所以勸懲也今隱成欺僞之罪賞成最奇之功虛褒
二人以實勸天下此則孝宣之權術耳漢治雜霸不其

然歟曰綱目取賜爵爲綱取僞加蒙賞之文爲目功罪異致何也曰綱從宣帝紀目從循吏傳各書其實而已

孝宣之衰成也其勤民也帝王之盛節也王成之蒙賞也其罰上也聖世所必誅也故觀於綱可以爲人主加意吏治之法觀於目可以爲人臣挾詐邀榮者之戒也

輸進經史劉子八　乾隆八年七月

詩周頌天作高山太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　朱子曰此祭太王之詩言天作岐山而太王始治之太王既作而文王又安之

臣謹按自古國祚之綿長以世德淺深爲準大都積愈厚而流澤愈光發愈遲則垂慶愈遠三代享國最久首推有周周之先起自后稷振於公劉興商之先起自司徒振於相土無以異也而武王代商與成湯代夏則稍有殊何則湯及身奮興未聞有賢如太王聖如文王之開其先也周則太王肇基文王新命其功德已盛於代商以前而上天眷顧有周亦若十積鉄累故爲遲遲以展其勢而宏其規其自邰而豳也既似斷而復續其自豳而岐也乃因弱以爲強至於走馬背羊率歸市之衆而本拔道迪鳴鳳呈祥懋作遹之傳而撫天昌後由是而程而豐而鎬而洛遂全撫九州六服以衍卜世三十卜年八百之靈長是則前代部豳之緒非岐山何以承後時程豐鎬洛之休非岐山何以啟帝遷明德興之宅而省其山帝懷明德篤周祜而對天下豈偶然也哉興王大業始於翦商成於修和有夏盍不待戎衣牧野已曉然知天命在周此大雅綿及皇矣周頌天作高山所爲作也夫雅頌之文詎徒以詠歌先德云爾哉陳剏業垂統者之締造艱難所以詔聖子神孫繼繼承承於千萬年儆戒不怠也周自宅鎬卜洛以還重熙累洽一道同風致治之隆於古罕覩若爲溯厥原本則擴陶復陶厚原爲自古所無易象言王用享左傳言成大蒐無亦穴之俗而立室家殫康功田功之勤而受方國世德深周家故事世處祀事講軍實於岐山以廟其念祖聿修之思乎流覽山川瞻宮廟室廬儉朴至德可師苑囿同民遊觀絶少皋門應門之規制長在洽陽渭涘之形勝猶存想檜風沐雨之辛勤考拓土開疆之次第見城邑則曰是我太王時曰止曰時築室于茲我文王時伊

匹伊滅聿追來孝者耶見井野則曰是我太王時迺宣
迺畝自西徂東我文王時樹穀樹桑助而不稅者耶見
人民繁盛則曰是我太王時成聚成都文王時讓路讓
畔者耶見賢才眾多則曰是我太王時始立司徒司空
文王時遂備疏附先後奔奏禦侮者耶見版圖恢廓車
馬修整則曰是我太王時捕除荆棘所謂柞棫拔而行
道允者耶我文王時赫怒整旅所謂四方以無侮撫
者耶思荒之康之甚難自思保之之不易既治而圖
長治既安而圖久安宜何如廣廣也大雅曰繩其祖武

於萬斯年受天之祜此即子孫保之之義也夫

輸進經史劄子九 乾隆十二年五月初七日

大學致知在格物 朱子曰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
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

臣謹按大學一書揭天德王道之全綱領條目次第明
備使後學知作聖梯階確乎可以循序而至程子訂朊
簡朱子作章句之功也陋儒拘泥文字或執古本爲說
夫古本非即戴記中一篇耶鄭注孔疏至今具存經傳
不分錯綜無序如與朱子章句相較其理孰粗孰精其

理孰失孰得本自瞭然可不必辨即董槐王柏葉夢鼎
方孝孺諸儒謂知止二節疏訟一章即釋格致本傳說
雖太巧於義亦自無傷惟是艮知家陽儒陰釋詆朱子
極處無不到之說爲迂而固謂格字不當訓至格物不
當訓窮理此則不可不辨者也鄭注嘗以來訓格矣來
物於理不可通雖前賢亦多疑之程子斷以窮理爲說
夫豈無所自耶大學之書孔子約舉唐虞三代教人之
法以授曾子者也曾子而後則子思及孟子傳之虞書
不云惟精惟一乎論語不云博文約禮乎能擇然後能
執故明明德係目誠意正心修身必在格物致知之後
也中庸言誠身必先明善孟子言存心養性必先盡心
知性聖賢之學未有不以窮理爲要務者豈程子臆說
云爾哉且以至訓格以極與到訓至爾雅釋詁有明文
矣堯典言格於上下君奭言格於皇天格於上帝大誥
言格知天命孔安國注俱以至字訓之獨疑於大學之
言格物乎良知家惡言學問樂於頓悟之便也則以爲
如朱子說窮大失居格物必無盡時夫朱子何嘗謂格
物者必至一草一木之盡究其原不論不議之亦暢其

說平哉以事物之理謂物切而當簡而該即大雅所云
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孟子所謂萬物皆備於我者也即
是經上文所謂物有本末之物事有終始之事者也自
我身而推之家國天下皆物也自修身而推之齊治均
平皆事也其要在日用倫常其大在禮樂詩書其實功
在博學審問愼思明辨即事即物務求知其至善之所
在而後即安此聖學之首功願可以迂視之耶朱子於
格物一條蒐深詳略或問及語類中纖悉備矣何當有
一語稍涉於窮大失居者哉良知家以格去外物爲言
是尼子以義爲外勿求於心之學非聖賢之學也此則
不可不辨者也

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臣謹按自古帝王爲久安長治之計欲使天下道一風
同刑罰不用其本則莫大乎禮教矣禮者履也天下所
共率履而不越者也履此則安不履此則危其效曉然
易見是以古人制禮固亦明知其委曲繁重似不如脫
略簡易者之便於人情然必事事而畫其等威物物而

爲之防制者大順大化其積有漸朝廟之敬始於戶庭
儀文之嚴始於士庶訓誨之豫始於童孩邦國四海之
協和始於比閭族黨冠服以章之品式以範之庠序以
教之官師以董之賞罰以勵之務使人人各知愛親敬
長相率共履夫正直蕩平之道路重爲非而樂爲善也
在易履之大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大哉言乎凡民稟五常之性所謂好善惡不善豈有異
哉良由習俗漸移名分不講在家先不能事其父兄在
國何能服於長上惟其志之泯然無所知覺也是以蕞
天高地下其尊卑懸絕不可以數計也於地中峙而爲
山蓋其稍高者焉流而爲水則已下矣若夫澤則鍾水
之區又其下之下者也名分之上下亦然由君至民尊
卑懸絕何以異於上天下澤耶顧上下之勢起於相積
而遞相承古人制禮不惟使官與民有別也即士與民
先有別就庶民中又使游惰之民不得與民齒刑罪
之民不得與凡民齒是故惡少不得以凌侮耆老奸猾
不得以挾持縉紳富商大賈不得以奴隸鄉閭市儈里

魁不得以魚肉鄰曲與吉藏獲不得以齒敎衣冠則羣黎百姓生而耳濡目染習與性成不期而化其樂舊勉爲善良由禮敎明而民志定也民志定而後倫紀敦而後廉恥重廉恥重而後風俗成天下之久安長治甯有極乎哉古之言民者多以水喻臣請以澤喻澤固地中鍾水之區下之下者也羣流於是焉匯百物於是焉生是故易稱說萬物者莫說於澤也然使過爲隄防使水無所容塞其支渠使水無所洩則其潰決放溢勢不至於懷襄泊天而不止反是而一任其自然盡破隄防而不爲之束盡開支渠而不節其流雖巨浸大數勢將渴涸淈淤安見水之爲利乎哉治天下者亦然羣之利而峻以刑則前之說也寬其刑而先不敎以禮則後之說也寬誼有言禮者禁於將然之前法者禁於已然之後先王必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敎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辠而不自知也然則安上治民莫善於禮誠致治者之先務歟

天台齊召南次風譔

進呈尚書注疏考證後序

臣召南謹言孔子序書斷自唐虞下訖秦王之世歷年一千七百三十有四得典謨訓誥誓命百篇古帝王繼天立極敷政宥人之大經大法燦然具備以傳學者火於秦復出於漢百篇中蒸存者半逸者半伏生今文二十八篇孔安國古文連伏生書共五十八篇是也五十八篇之在漢世又顯者半晦者半古文上祕府事寖不

行今文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竝立博士是也三家經文又同者半異者半西京劉向令校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東京蔡邕等考定刻石大學是也自漢及晉之東古文復出及齊梁缺簡復完然天下行古文者半不行者半古文但行江左河北猶守鄭康成注至隋開皇始頒孔傳於學宮是也唐太宗詔孔穎達諸儒譔五經正義於是尚書之說專用孔傳而鄭注遂伏不行說者謂注經家其出最後其傳最遠尚書有孔傳猶易有

費誓有毛春秋有左禮有小戴不其然乎顧自有正義以來讀書家久信者半疑者半疑其疵後時有王元感糾其謬然疑疏不疑傳也至宋疑傳者半矣劉敞王安石程子蘇軾考脫倒訂句讀每以新意解經然疑傳不疑經也至南宋疑經者半矣林之奇呂祖謙依序酌傳猶不過竄移短從長其酷信古文恨不見百篇全經者則有鄭樵其力辨古文疑孔傳一書皆僞者則有吳棫至元吳澄明郝敬輩直謂尚書眞者半僞者半自伏生二十八篇以外不可爲經當當者半刪者半此則不可不辨者也古文平易淺近較二十八篇之渾渾灝灝噩噩誠絕不相類如較僞泰誓白魚赤烏之妄僞百兩篇豐刑原命之誣其純其駁固天地懸隔也且其文變蝌蚪僞隸古不無得失其篇次書序以詮次不無後先其說採綴載籍條貫成章不無增減遷就其閱世自漢至晉不列庠序後進通儒伏處巖穴者或隨時補苴緣飾其間遂令虞夏商周之文如出一手雖朱子亦嘗疑之而不能不奉爲經者其言道粹然不詭於正其言治犁然足爲後代準繩大禹謨精一執中上紹二典府事歌敘後起箕疇湯誥言降衷恆性伸勉

言制事制心千古聖賢學問之淵源功德之基本具在古文不可沒也如必尋瘢索垢則今文以耄年記憶之餘傳誦女子之口音譌字別在所不免據論語孟子有堯命舜命契之辭則堯典有缺文也據左傳范燮苑何忌所引大學傳所述則康誥有缺文也酒誥之簡俶空夔日之文再見康誥首簡乃言作洛梓材終篇半以告君果與孔門傳授經文一一符合乎哉月令本自呂覽王制明出漢儒戴記雜採傳說猶且尊爲禮經獨於古文啧有煩言非持平之論也且孔傳詁經義質辭簡雖邦綏等前後廣蒐善本對讎是正訂譌補缺加之句讀以付梓人今年冬臣召南奉

敕再加審定輯爲考證如干條附各卷末其無可證雖疑不敢輒改志慎也

尚書注疏字句

五經句字古今不同而尚書尤甚康誥篇今文作克明後德大誥篇馬讀不少延舜典舜生三十徵庸五十洛誥王在新邑烝康成讀也呂刑天齊平人假我一日楊讀也但於理可通於經雖割裂無害也若王鄭二家解泰誓謂文王是追稱非及身改正朔至如據經正史記之違據傳闕繆書之妄有功聖經實爲超宋諸大儒道之先路經或曲護孔傳義涉支離善學者棄瑕錄瑜取舍各半可矣但記其過而忘其功可乎哉

類平處書在治忽史記作來始滑今文作秉治忽呂漢
志作七始詠烏虖成馬不可識矣昧谷爲柳穀嵎夷
爲禺鐵手章爲鼾章勿嗣爲不懌又何怪焉

古文

壁中古文自安國更以隸古之後不可識矣而中壁
伯褒尚見史記虞夏魯共僖傳石經耳安國隸古自
唐開元天寶中盡改用今文隸古亦不可識矣惟陸
氏釋文中尚存一二至宋校修釋文即一二亦盡改
矣惟薛季宣古文訓猶用隸古如菽堯羣爾答

錄皐陶蔡仲熊穆文僞存隸古之舊

進呈春秋左傳注疏考證後序 乾隆八年五月

臣謹言傳春秋者三家左氏立學官最後然傳世久且
盛迥非公羊穀梁所能及蓋作傳者親見策書熟知
掌故說經雖略而事實甚詳爲例無多而史文賅洽自
惠公生隱桓下迄獲麟以後趙魏韓分晉以前三百年

達等撰疏專用杜注左傳以解春秋配周易僞書王弼
禮記而爲五經者也是書既卷帙浩繁國子監本相承
雕刻譌舛滋廣經傳字畫時有異同杜注亦時有還脫
陸氏釋文及疏先附麗失次烏焉亥豕觸目紛綸今幸
奉
敕校刊臣等謹將石經及舊本是正疏所徵引載籍各
以本書校之其書今世所無字句即涉可疑仍從舊本
不敢稍爲更易以志愼也至如先儒說經有關於左氏
長短補注有助於杜氏訓釋他書引用有足與孔疏相

發明者亦隨事各附卷末以備一經之考證恭錄進呈
御覽臣等無任戰汗屏營之至

進呈春秋公羊注疏考證後序乾隆八年十月進

臣謹案公羊疏不知撰人姓名其文與孔穎達春秋正義楊士勛穀梁疏體式稍殊發明甚少國子監刊本載他經最多譌脫失次經傳及注尚賴陸氏釋文可以考正面疏所引春秋說若演孔圖元命包文耀鉤運斗樞感精符合誠圖考異郵保乾圖漢含孳佐助期握誠圖潛潭巳說題辭之屬其書之亡久矣無可取證摘嘗以

漢世春秋之學獨尊公羊微論鄒夾二家不足比並即石渠議而穀梁異義上而左氏顯師法授受備有源流然一則僅立學官一則終缺博士總覽四百年中朝廷詔令所垂士大夫奏議封章所引乃至決事斷獄定律據經陰陽五行之占世運五德之說蓋莫不以公羊爲宗是豈無所自哉漢承秦後道術散亡至孝武勃然表章六經適得大儒董仲舒以申其論丞相公孫宏以

揚其風於是商高所口授平地敖壽所世傳胡毋生所筆述者著在令甲炳若日星雖前此有張蒼賈誼傳古文之左傳不能與竝道齊鑠同時有江公傳魯學之穀梁亦不能與分門角立固其勢然也成哀以降僞識繁興淆乎東京七緯遂與六經爭耀而公羊一家又最號爲善識時俗所尚通人莫悟其非此何休解詁之作所以縱橫惑溺於緯書邪說觸類引伸至於閉戶覃思經十七年而始成也夫有傳所以釋經經或得傳而反晦有注所以解傳傳或因注而益紛豈所謂羽翼聖言闡

揚道教者乎後儒評三傳短長者多矣若專論公羊則傳之於經也功尚足以掩其過惟注之於傳也但見過不見功何則公羊經師之學精於求例而不知史文得於傳聞而不核事實又其視聖人過高測聖人褒貶進退之意過遠過密故論紀元解閏月稱祭仲贊宋襄子延詔令所垂士大夫奏議封章所引乃至決事斷獄定子反賢叔術衛輒可拒父子晉當復讎秦伯瑩爲穆公齊仲孫卽慶父紀因嫁女得侯滕以朝桓翻爵鄭詹甚佞石惡惡人宋以內娶三世無大夫仲孫何忌魏曼多以譏二名去其一字皆與事理不合然於君臣大義忠

逆大防固已十得六七焉故曰功足以掩其過也何休於黜周王魯爲漢立制變文從質例月例時爵列三等區分三世既不能執經以匡傳又加之助傳以誣經其最甚者傳所本無亦爲說以誣傳遇卒葬則憑空周內遇災異則穿鑿指陳疑鬼疑神不可究詰傳文簡略兼多闕疑卽有過當要不至若是其妄誕不經也故曰但見過不見功也魏晉以後說公羊者益稀王愆期父子孔舒元所注久已散佚而休之解詁竟得自名一家垂於千古非經傳之賴休注以明實依注之幸託經傳以監左氏公羊之失范甯又承諸儒之後於是非爲稍公不朽耳今奉

敕校勘於是書尤加詳審凡書局所有各本罔不對讎正其脫譌其無可證據者有疑皆闕存說於後至如史傳所引儒先所論有足爲是傳發明者亦節錄云

進呈春秋穀梁注疏考證後序　乾隆八年五月　日　代

臣謹案穀梁一書文清義約與左氏公羊並爲聖經羽翼自石渠大議博士非與五家偏傳訓詁滋廣晉范甯集解出遂與何休杜預鼎立並垂後世言穀梁家未有注疏乎然三傳具在學官終如三辰上麗乾象不可誣也穀梁一家所恃以存者僅賴有注疏發明而監本外諸最甚如莊十三年經文脫及其大夫仇牧六字十四年會於鄄經文脫宋公衞侯四字又如桓公一卷全脫陸氏釋文其餘別風淮雨三豕渡河之類不可勝言從外於范注者也鄭康成論三傳得失獨稱穀梁長於經

前館閣所藏亦少善本豈非以絕學孤經時所罕尚故
校對不精平裁今泰
敕重刊廣覬各本相校是正文字其無他書可證者概
志闕疑所有考證類次附編各卷之末恭繕寫進呈
睿覽臣等無任戰汗屏營之至

進呈禮記注疏考證後序

臣齊召南謹言禮記之列學官也自鄭康成注行遂配
儀禮周官稱三禮自孔穎達疏行遂配周易詩書春秋
稱五經漢時稱五經者禮惟高堂所傳即周官不得比

肩易詩書春秋之重且禮器制度先古
儒行亦
多指夏殷五廟但守元成七祀惟據祭法六天二地王
肅駁其違配譬南郊迺匡矯其失譬則明堂位儒行亦
在記中大醋小疵瑕瑜自不相掩至於禮器制度先古
遺文本本原原無非確有根據故鄭以宋儒之好夫古
注以解經獨於禮則墨守康成亦步亦趨不敢輕於置
議豈非天人性命之旨可據理自騁其心思名物象數
之學必不可憑虛以擬其形似乎哉鄭注既精孔氏與
賈公彥等又承南北諸儒後斟酌於熊皇二家討論修
飾委曲詳明宜其書之垂久而不刊也國子監十三經
板歲久刓敝譌謬相沿禮記尤甚會子問禮運禮器各
篇正義闕文實多我
皇上稽古右文洊經籍乾隆四年

特命重刊以惠學者在館諸臣徧蒐善本再三讎對是正文字凡六年始付開雕臣召南以讀禮家居奉敕郎加編輯校勘之說附各卷後臣學識淺陋不足窺測禮學之舊一惟執見聞所及取鄭氏所爲儀禮周官二注以校此注之從違取孔氏所爲各經正義以校此疏之得失脫文衍字略志本末其無可據概從闕疑至儒先論辨有專爲注疏者亦節錄焉謹撰考證六十三卷以佐塞

明詔臣召南謹識

讀正前漢書考證後序

臣齊召南謹言史之良者推遷固固才似若不及遷者然其整齊一代之書文贍事詳與遷書異曲同工要非後世史官所能及故其書初成學者即已莫不諷誦服虔應劭而下解釋音訓不異注經更魏晉至唐初名家後先相望而顏師古注折其衷論者以比杜征南注左傳稱爲班氏忠臣不謬也自唐以前書皆鈔寫而校對元康元年復高帝功臣後之類此皆本書自誤非關後人至如地理溝洫成文鄭元注水經特多援引賈馬漸出如高紀書太上皇后書丞相噲將兵文紀書內史欒布景紀書御史大夫青翟書三輔舉不如法者宣紀書雲離賦蕭統輯文選時有異同藝文志言儀禮之經倒分校三史始也板本染印日傳萬紙於人甚便人間舉

十七篇爲七十律慮志載積黍之數增九十分爲一千
孔穎達賈公彥顔師古同時人而所據書本各別斯則
傳寫失眞之明驗也衍文脫字離句辨音三劉於師古
注銖較寸量未嘗少假借焉校古人書義當如是爾乾
隆四年奉
敕校刊經史於是書尤加詳愼臣等既監諸臣徧蒐館
閣所藏數十種及
本朝李光地何焯所校再三讎對積歲彌時凡監本脫
漏竝據慶元舊本補闕訂譌正其舛謬以付開雕稍還
古人之舊臣召南
復奉
敕編爲考證謹採儒先論議關於是書是以暢顔注所
發明刊三劉所未及者條錄以附於每卷云臣齊召南
謹識

後漢公卿表序

後漢書初無表志則梁劉昭補之表終闕如也諸王
王子侯功臣及外戚恩澤侯表終闕於書無所損益公
卿表闕則讀書者有餘憾焉此余之所爲補也自光武
迄獻帝凡爲太傅若而人太尉司徒司空若而人外戚
爲大將軍諸將軍若而人太常光祿勳以下九卿若而
人年經月緯綜紀傳以著其略旰觀是表者於後漢一
代主之明暗國之盛衰人之賢否忠佞事之得失成敗
可以鑒矣

一統志外藩蒙古屬國書總序

自我
太祖
太宗肇興東土薄海內外罔勿懷德畏威喁喁向化維
蒙古諸部落世雄長北鄙自有明二百餘年不能臣服

天兵所至莫敢逆我顏行察哈爾林丹應時殄滅其餘
名王貴族保鮮卑山依饒樂水建牙磧口卓帳河陰居
近黑白之道地接雞鹿之塞爭先厥角來庭願置候尉
受冠帶東起嫩江滿水之科爾沁西至河套之鄂爾多
斯隸我版圖編設佐領有大征伐竝荷戈擐甲以從及
世祖定鼎京師混一區宇差功錫爵比內八旗化區脫
爲屏藩疇咨荒以疆索舉前明防戍之九邊定爲諸旗
朝貢之五路通關設驛臥鼓銷烽萬里而遙鞭笞令而

肩指使之諸如也

聖祖仁皇帝聖文神武超邁百代厄魯特噶爾丹恃其
險遠豕突鴟張喀爾喀爲所侵三汗七部數百萬之衆
度漠款塞稽首來歸請自比於四十九旗之列蒐方據
土剌沿烏蘭哷哷南牧
大駕親次漠北掃其穴而犂其庭飲馬臚胸銘功勒諸
山則阿爾泰巴顏布龍杭愛興安肯特汗山察漢以南
臨瀚海水則布肯呼倫敖嫩琥庫鄂渾哈瑞瓮金推河
桑稽薩里北瀕色楞格西際轔阿圖臚薄無垠皆爲內

地於是哈密土魯番西奎青海拉藏阿里諸部或天方
餘俗或鮮水羌豪或婆羅門種人或阿蘇達佛土昆彌
剏侯賀普葉護後先聞風慕義咸願編置旗隊得覩外
藩其外北過結骨丁零西暨波斯天竺歷柏朗兵前通狼
望經懸度而越蔥嶺堆跨藤橋而攀雪嶂探贊梯航往來
雜沓馭鹿使犬之部燔龍冰鼠之鄉衣魚種羊騶象馴
獅之國南瞻北斗東岸西溟縱橫萬數萬里俱屬理藩
院統轄矣至如朝鮮夙奉正朔交趾世受冊封大海東
南西三洋琉球呂宋蘇祿諸國歲時貢獻禁禮部主客
率俾者詵前世地志於邊外僅存大概今則道里山川
城邑古蹟鑿鑿可稽外藩蒙古爲國書具如左牧廠及
之司繕翰林四譯之館者尤不可以數計迺使章亥步

入旗察哈爾以地與五十一旗犬牙相錯亦類敘爲一卷云

外藩蒙古五十一旗序

五十一旗地東接盛京黑龍江西鄰厄魯特南抵盛京直隸山西陝西邊城北踰大漠與喀爾喀接境袤延萬餘里周時獫狁山戎居之秦漢北邊外匈奴盡有其地漢末烏桓鮮卑雜處其間元魏時蠕蠕及庫莫奚爲大隋唐地屬突厥後入於回紇延陀遼金以來建置城邑回內地元之先曰蒙古居西北極邊奄有天下遂成一

統明初愛猶識理達臘遁歸朔漠遺種繁衍諸部時強時弱本朝龍興蒙古科爾沁部率先歸附及滅察哈爾諸部相繼並降於是正其疆界悉遵約束從征伐世祖定鼎錫爵得世及如古封延每歲朝貢以時壯部衆犯邊迄明世北陲不靖

落二十有五爲旗五十有一設官制度並同內八旗置理藩院以統之貢道分爲五路由山海關者科爾沁部郭爾羅斯杜爾伯特札賴特四部爲旗十由喜峯口者阿霸垓及阿霸垓右翼蘇尼特翁科爾沁札魯特土默特喀喇沁喀爾喀左翼奈曼敖

漢翁牛特八部爲旗十三由獨石口者阿霸垓及阿霸哈納爾左翼蒿齊特烏朱穆秦巴林克西克騰六部爲旗九由張家口者阿霸垓及阿霸哈納爾右翼蘇尼特四子部落喀爾喀右翼毛明安六部爲旗七由殺虎口者歸化城土默特吳喇忒鄂爾多斯三部爲旗十二其驛路惟由殺關外各旗並無驛站自喜峯口東北至札賴特千六百里置驛十六自古北口北至烏朱穆秦九百餘里置驛九自獨石口北至蒿齊忒九百里置驛九自張家口西北至四子部落五百餘里置驛五自張家口西至歸化城六百里置驛六自殺虎口西北至吳喇忒九百餘里置驛九自歸化城西至鄂爾多斯八百餘里置驛八鄂爾多斯六旗住牧河套即秦漢河南朔方地宋時爲夏人所據者也五十一旗疆界山川具列如左

胡忠簡公遺集序

盧陵胡忠簡公以樞密院編修官抗疏請斬秦檜等三人謫監廣州鹽倉壽編管新州吉陽流離轉徙瀕於死者殆二十餘年檜死公始得自便孝宗時稍復用以資

政殿學士致仕至今童兒孺子皆知誦其疏而卓其爲
人公生平大節實不專以此一疏也孝宗時請郾建康
金人求成公力言不可遣使金將以地及人來降公請
徙之內地以絕後患災異求言公直陳闕失言人所不
敢言至論和成有十可哭說尤剴切而
後世知誦其疏者或寡豈不以特論於高宗秦檜之日
犯雷霆而攖龍鱗爲尤難乎哉方檜之以和議愚高宗
也金遣使偕王倫來名爲詔諭江南宋之臣若向子諲

胥開張書諭景敦復方延實胡珵許忻王庶輩皆極言不
可和或較言利害或矜惜國體或揣測敵情要未有拔
本塞源之論直請斬檜以謝天下如公之偉者也公之
言曰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國大讎而不報此膝一屈不
可復伸至矣我宋於金義不共戴天其民其地視劉漢
於曹魏十倍過之視東晉於石趙相埒也然昭烈能以
一隅區區之地抗衡曹魏晉元雖僅僅自守猶能與賊
相持高宗忍忘父兄惑姦說甘心臣金受冊而不悔自
殺其忠勇之大將而不疑罷斥其賢相名臣而不惜稍
有人心知羞恥事決不至此公疏雖不用君子謂宋所
以偷安一方不至顛滅猶得緜延長世者未必非公輩
力也有仲連之憤則秦不得帝有王燭之義則齊必復
興士氣未衰郾國勢未艾也觀於金人知購其書以千
金不其然乎公所著澹菴集凡一百卷後稍散佚公孫
侍御定裒其遺文共如干卷刊以行世屬余爲序公之
氣節文章所謂磊落軒天地者人人所共知可不復道
也

續方言序

揚子雲採集先代絕言異國殊餠爲方言十五卷示張
伯松伯松曰亜旦月不刊之文也余友杭董浦操集注
疏旁及羣書爲續方言四卷余評之如伯松董浦駭爲
過當余曰不然自書契既作所謂亜旦月不刊者孰有
過於聖人之經哉續方言所載皆三代時及漢以前語
士讀經者必知其說而後可通其義是廣小子爾雅補
許慎說文也茍附日月以不刊者耶子雲方言雖亦古
藉軒之使所有事然惟一二附於經者解經家必用之
非是類也士固可束而不觀較諸太元其爲覆瓿一耳
伯松贊以不刊不亦諛乎今夫聖人之經則亦有所謂

方言者矣書有商盤周誥詩有十五國風禮則名物器數代各不同春秋則名從主人傳自爲說然且命元龜六日不詹終葵椎鬱之解伊緱矢台之稱後世不得以方言目之何也聖人之經日月也日月千古不變其躔次隨時改移者雖變猶不變也後世分至日躔不同堯典而堯典之文不刊皆旦中星不同月令而月令之文不刊日無願食閒不必在歲末而春秋頻食閒月之文不刊故凡附於經者皆不刊也董浦以瀾雅之材沈鬱之志銳精於經以其餘閒把三十弱毫羣分類聚使學

者不待繙閱而坐得漢以前謠俗語言之異勤矣哉

成固知祀名宦錄序

漢元始中詔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前以召父應此詔祀名宦所自昉也後漢延熹中詔密縣洛陽留卓茂王渙祠廟此詔核名宦所自昉也夫以漢治近古多良吏其名登循吏者前不過六人後不過十二人嚴已此六人十二人又不能並在詔祀之列前不過二守後不過二令豈不嚴之又嚴乎哉後世祀守令於郡縣學多至几筵不能容何其濫也顧郡祀守縣祀令未聞有濫於郡縣之佐也者是固有說守於郡令於縣苟有志於民惟其所爲佐則不然後世祀典雖濫其初奉祠也猶當訪輿人采事實引古誼以附之佐本不事事人於何有人之不思祀於何有然則論名宦於守令不患不多而特患其至於濫也論名宦於其佐不患其濫而特患其至於無也夫既已爲佐矣至百姓歌思過於守令虔俎豆而蒲春秋非大賢焉能若是乎寶應成公康保爲吾台郡丞沒而郡人祀於學於今四十年矣郡人言良吏必曰成公公蒞時爲郡爲縣者凡幾人雖士夫或不能舉其姓以是知成公之賢也且以漢多良吏其以郡丞名者自河南黃霸武都孔奮外無聞焉霸佐太守議法丞職固然奮振揚威武亦邊郡長史職耳至學校之務二公皆未及豈非限於勢所不得爲耶吾台負山抱海自宋及明爲東南文獻郡鼎革時海遭兵火重以甲寅閩變王師扼江憑城而守者踰年儒士多流離徙業有司者孰視恬如也公後至則歎曰文獻郡乃至爾耶拔郡城中諸生秀者日課之人始向學公嘗構太平甯海仙居

三縣所以課士者一如郡城數年閒文風復振宜乎吾台於公久而益思也吾台名宦之祀賢守自吳葛平晉王述羊景宋臧燾阮長之而下凡二十餘人所謂郡佐不過四人唐鄭司戶虔宋孔推官文仲滕戶曹膺明李推官天秩是也以郡佐得祀於學可不謂賢歟若成公以郡佐而宏文翁之化其賢尤卓卓已公孫進士源大輯崇祀錄以余台人也請為之序

制科齒錄後序 代

制舉之行始於漢亦莫重於漢而以名其科則始於唐

選舉志稱天子自詔者曰制舉所以待非常之才是也顧唐時制舉其名隨時更易所謂博學鴻詞者開元中常舉之特與賢良方正直言敢諫博通文典辭藻宏麗才識兼茂諸目俱稱制科宋世猶沿其法而專以博學宏詞名科則自紹興中始得人之盛前史班班可稽我朝文教昌明超越前古康熙己未歲

聖祖仁皇帝特開是科擢五十人入翰林時稱極盛又五十餘年

世宗憲皇帝復詔中外大臣悉心蒐訪薦於朝廷及我

皇上御極多士雲集闕下乃以乾隆丙辰試於保和殿中拔十五人明年續試其後至者又拔四人益曠世之盛典非復唐宋時閒歲一舉士子先期投牒有司臨時奏名者可同日而語也某學殖弁陋倖獲廁名嘗考前代右科名記諱行錄同歲名諸書郎今春秋二試所集齒錄也略倣其例首登

詔旨次錄試題及甲乙等第後列同籍諸君之姓氏里居世系與主而詳書之合為一集名曰制科同年齒錄

寶綸堂文鈔卷三 三十四

夫科目之重重以人也漢自晁董對策以還賢良多矣其可指數者僅張九齡韓休楊綰顏眞卿陸贄杜黃裳裴度李絳白居易柳公綽富弼張方平蘇軾蘇轍呂祖謙周必大王應麟等至今赫赫在人耳目即已未一科有睢州之品行端醇湯斌毛朱之學問淹洽毛奇齡朱彝尊陳維崧陳糴潘耒實堪追配古人故足重也顧是科者其可不思自樹不朽以上答

知遇乎哉錄成敬識數言於後

周元木詩稿序

往者詞科之役吾浙才士最天下舉而未雠者二人薦
孝廉循初周徵士元木其宜舉而未舉者一人侯夷門
元經孝廉居浙西與元木名相均交相善而在浙東持
千鈞之弩策千里之駕爭先並至以與元木分左右纛
者惟夷門焉吾黨銖分銖審之略無所軒輊常試呼之
爲兩元兩元之才侯縱而能騁周銳而善入侯勁且剽
周沈以勁侯隨處置營陣周嚴法勒部伍東西兩衛尉
均之乎名將也且夫吹波躍瀾揚尺水而噴江海詭蕩
渤潏抑何怪耶刻琢萬類縛茅施鍼而陽儀反神瞑者

更甦又何奇耶彼兩元者各挾其所能以鳴於世夫孰
與抗技角勝然試問諸夷門而夷門或不知問諸元木
而元木或不知殆天所資兩人使以自振咏而昌其道
耶嗟乎造物忌令名高才多下位故常建倫於一尉而
東野以窮己未冬夷門求小仕以去元木徵裴徙步尚
僕僕長安中兩人其危哉雖然凡天之道與之角者去
其齒既取大者不得復取小兩人挾所能其爲取大者
多矣夫科第住宦以至於公卿沒則已焉又烏有其可
傳誠得其可傳者已吾知兩人必有以日樂誠在此而
不在彼也

秦公楫詩集序

鄉縣秦公楫先生既沒七年其子某裒錄遺詩介內閣
學士黃公請余敘余覽之詩首中山稿先生弱冠從父
宦定州時著也次東溪草次蕪臺吟次曬江吟次三秦
雜詠先生居鄉讀書以博士弟子選貢入太學初謁選
宰靖江再綰墨綬於狄道時著也次歸來吟暮年解組
後著也合共如干篇而題曰止園集高平哉士非性好
爲詩自幼至老或不得一篇一句好爲詩矣或足跡不

及遠所見所聞不越尋常亦無以發其胸中所欲言而
盡其致今夫山莫高於嶽水莫長於江河莫大於海地
之形勢北莫壯於燕趙西莫雄於關中莫險於隴右而
人莫盛於聖賢此古今通論也先生以孔門高弟子丕
子之遠胄生長於鄉所居襟洒面鳧尼阜繹山拱揖左
右凡一邱一壑皆大聖大賢故蹟加以家世華顯有園
池亭樹花竹樹石魚鳥之娛有師友賓客講論之助性
喜探奇齊魯名區近在鄰壤涉濟踰汶沿沂渡淄泰岱
徂徠沂山長白穆陵大峴華不注皆嘗登其巔躋其奧

而攬其奇闕里歷城營邱穆下東海瑯邪皆嘗往復其
地與其賢豪者遊其意氣固已偉矣矧遊轍所經仕途
所歷復有十倍於是者耶京師左渤海右太行天府神
皐形勢爲天下最中山負恒岳蹕唐滔亦趙代一都會
也中行吳槃羊子武靈王戰攻之地西漢封藩慕容竊
據唐置節鎮宋界契丹於是乎在靖江雖小邑岷江大
海之匯東望海門日出極宇內之大觀自華以西豐鎬
咸陽自昔帝王所宅而隴阪以西西傾積石鳥鼠僻介
羌戎爲北戒地維之首神禹導河導渭所先臨洮狄道

則秦所以築長城漢所以置邊郡者也先生既性好爲
詩而又足跡幾半天下自徐兗青而揚而冀而豫而雍
名山大川通都巨邑雄關阸塞所見所聞悉於詩歌發
之宜乎其篇什之富也某能繼先生之志謀壽其詩於
梨棗可謂孝矣至先生學行政事卓卓可傳有誌銘存
不復贅

汪眉洲詩稿序 世棋

有詩一卷如斜陽雨後眺隔湖青山峯橫徵側嶂複巒
紆羅羅秀出於烟波杳靄中可望而不可即此眉洲先
生稿也始余但聞眉洲名不相識識眉洲自侯夷門過
山中口誦其新詩始夷門恣睢橫溢如天馬不可羈勒
而振鬣千里往往蹈空破霧以行於時下詩人墨守一
家繩尺亦步亦趨聲摹而吻效者未嘗輕所許可獨服
眉洲眉洲於詩家學也弱冠操翰即爲新城王尚書所
賞海內能詩之士多與往還唱詶晚寓吾台詩境愈闊
而好學深思亦益孜孜不倦故其詩淡宕夷猶簡遠沖
粹非夫使氣矜才掠浮藻而塗色澤者所能幾及宜乎
夷門氏以異調賞音恥爲堅敵余於詩本無所解然讀

一寓吾台均足以文采增山川之色十餘年來各肇於
事不得時時合并雖郵筒所致時觀新詩然益以未獲
讀其全詩爲憾今年夏余如郡城眉洲手出其稿相示
則又憾夷門遠官溧陽不獲共欣賞焉時方酷暑清風
穆如泚筆書其首簡并錄一則以寄夷門

天台齊召南次風諜

起居注後序 乾隆丙寅

大哉我

皇上盛德太業前超三古後垂萬年誠爲自有簡策以來之所未睹也右起居注二十六卷備載乾隆十有一年丙寅歲政事臣等珥筆殿廷即古左右史記動記言之職仰見我

皇上法天行健與日俱新孝養弗懈於

慈幃禮儀益虔於

郊社

宸衷之懋勉惟緩惟康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固已美不勝書亦且詞難罄述謹撮歲中事最鉅者屬言後簡昭示來茲蓋聞帝王御世之道莫重於敬天敬天之道莫要於仁民仁民之道莫要於省刑薄賦其大較也先

宜施於此日遂以始和布令覃告萬方咸臻維新其勿

留獄蓋黎庶樂業圄圉空虛致治之隆有遠出乎漢孝

文唐貞觀之上者乃

聖心仁民有加無已損上益下日進無疆謂年前

恩詔雖溥及環瀛然尚有成例所拘不在蠲除之數於是諭蠲追省應徵之耗羨以息追呼蠲宣化應徵屯糧三分之一以覓輸納蠲瓊州應徵牛薪等稅以優邊海蠲慶雲每年額丁十分之三以培瘠瘵蠲大同朔平借給應還之銀兩靈壁銅山六縣貧瘠應償之口糧以惠窮黎蠲高雷廉山田之新科俾爲世業以勸開墾猶慮累年積逋帶徵者之或致擾民也於是緩徵之 詔

又繼蠲租而下於河南永城鹿邑夏邑三縣緩至麥後於山東東平等州縣直隸慶雲鹽山之鹽課江南松江之鹽課緩至秋收於臨淮懷遠等十六州縣四衛則緩至戊辰年帶徵焉於鳳穎泗三府所借口糧則緩至己巳庚午兩年分還其二十縣之舊欠銀米則許分年帶徵焉於長蘆鹽場積欠則許其分作三年帶徵焉夫且

黃帝白叟既罔不合哺鼓腹歌詠昇平我

皇上猶以獄者民命所關雖中宇議緩於平時而解澤兆人畢登於裡席

丸重未釋其憂勞一方偶被偏災

詔書即亟爲賑濟自昔所謂救卹之常例奉行於有司者蓋不足道也常例外有加賑一月者如江南泗州盱眙等九州縣直隸宣化一府阜甯慶雲二縣延慶一衛山西懷仁廣甯等十二縣是也有加賑兩月者江南宿州靈壁等十三州縣山東郯城等八州縣是也有命有司加意賑給銀米者河南鄧陵等二十六州縣黃河兩岸之山安二縣是也夫地未成災先事區畫如淮徐海被水之區則截留漕米十萬石存貯水次矣停運之漕船則又加恩於例外增減二分以惠運丁矣斯豈漢唐宋明盛時之所能及也哉若夫刑獄既經肆赦

天恩曠然率土同已共遊寬大之宇乃歲時直省所奏刑部所覆雖其情罪至重不在八議三宥之科苟稍可矜疑概從寬典臣等每於

皇上御門聽政時序立螭坳親聆

德音惟欽惟恤無月無之其事不可勝數夫省刑簿賦仁民之實政也今於賦既薄至無可薄於刑省至無可省自非如天之仁烏能德洋恩溥若斯其廣博周遍也哉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我

皇上之仁民卽我

皇上之所以敬

天也是故愷澤覃敷太和洋溢至仁之德協應蒼穹雩祝初修則甘霖聿沛秋成在望則大有可書幾輔南北數千里開多黍多稌斯倉斯箱粱茨墉櫛之壯觀棣畝連雲秔方農畮之歡聲吹豳遍地煒矣哉

既醉阜財解慍宜歌元首股肱不有曠典是舉行

聖祖盛事大賜宴賚於瀛臺也時維八月序屬中秋天顏清澄波如鏡先

詔會宗室諸王貝勒貝子公將軍等肆筵設席時庸展親敘爵論年自黃耆台背暨幼子童孫莫不翼翼愉愉瞻笑語之龍光樂在宗之載燕次日

詔廷臣自大學士以下按部就班或左或右品百遍行
三酘
聖情怳豫
天章爛然羣工拜颺矢音成什鹿苹魚潛深親接於几硯
之閒靈圖卷阿實寫其遊觀之樂肴醴則岳豆瀛觴鼗聲
律則組桑巉竹萬舞則英咸夏濩賜賚則綺繡雲霞禮
數之厚儀物之多竝前代所未嘗有是宴也承
天庥也繩
祖武也敦一本也篤泰交也有虞之治至於地平天成
寶綸堂文鈔卷四　五
府修事敘從欲協中而後作九奏以賞諸侯進八伯而
歌紼縷姬周之治至於禮樂功成刑措不用五風十雨
世號三登而後野樂盈甯朝樂燕享蓼蕭湛露鳧鷖假
樂豐年臣工載芟良耜諸篇具登雅頌以古契今我
皇上之仁何以異於詩書所美乎哉乃
聖心兢兢業業當豐亨豫大彌不勝其持盈保泰之深
思以重農桑則有親蠶儀注之諭以肅官方則有戒勉
之諭以廣祀典則有宜秉至公之諭以勵察典則有
整武備則有繕理營伍分年差巡視大臣及修飭城池
大臣勤修實政之諭以勵察典則有宜秉至公之諭以
固可不勞而治蓋古者文武之道一先王以詩書射御
教士而將帥之才即養於其中三代以後教法廢而途
寶綸堂文鈔卷四　六
順天武鄉試錄前序
臣聞帝王馭天下之道其大有二曰文與武其所以收
天下之材而用之者亦不外是二端文以經天地平邦
國武以懾威稜靖四方誠使求之而各得其人則天下

始分而於武之中又有分焉驍勁果毅者不必習韜略
明曉兵法者不必嫻騎射非其才之難兼亦所以導之
與所以取之之方或有未備故也我
國家受命久道化成六禮浹而八政修五兵寢而三革
偃邊庭臥鼓海不揚波者百有餘年矣然而
聖天子之意以謂文武之事不可偏有張弛而軒輊也
故既宏文學之風以蒐羅孝秀復本鄉射賓興與夫教
習干戈之遺意以作勇傑之材而成其技能三歲大比
文試既訖武試繼之蓋欲獲俊桓桓畢登

朝廷而師武臣之禦侮宣力者不盡於用也丁卯十月
順天當行武科
特命和碩誠親王 臣允祕額駙 臣色布騰巴禰珠爾都
統 臣海蘭尚書 臣趙宏恩校閱弓馬技勇拔其尤者編
列字號甄別詳審不爽錙銖及試論策奉
旨以 臣召南偕檢討 臣陳桂洲司其事伏念 臣浙東下
士荼蓬
龍飛首載作中博學鴻詞之科校東觀書班隨
講幄擢登學士

而郭子儀馬燧實出其中越宋及明沿爲定制若岳飛
山雲威繼光俞大猷皆嘗應是舉而其後皆爲名將故
武舉未嘗不可以得人也自論武者以勇力爲先弓馬
爲尚而孫吳之籍尉繚之書握奇之經金匱之記上中
下之略龍虎豹之韜諸葛亮開府作牧之篇李靖行軍
部伍號令之法概不講焉武斯匱矣問以天地人而不
詳三才之陣問以方圓曲直銳而不辨五行之形問以
三官五教而莫識其名問以八門六花而莫舉其目問
以野戰林戰谷戰而不知其變問以下騶中騶上騶而

不解其意問以乘虛搗堅用閒設伏之道而不知其何
宜問以鉤戟長劒弓弩戈盾之用而不知其孰使問以
奇軍有正正軍有奇而不能言其義問以陣閒容陣隊
閒容隊而莫或曉其方雖勇踰樓亭力捷金鐵特偏裨
常材古所謂鬬將之任耳若夫不便鞍馬而杜預以之
成功羽扇指揮而謝玄以之勝敵從容聚米見山谷曲
折之形慷慨談笑邊鄙甲兵十萬之衆無事則投壺雅歌
有類儒者其或有事則虎臣折衝兵不動而威行萬里
者尤

朝廷所宜求而亦
國家設科意也臣惟古之論將者威武尚矣必繼之以
仁勇又必繼之以忠信又必繼之以廉恥夫仁勇忠信
廉恥未有不自學得之者故又繼言之以詩禮誠得詩
禮之將則語所云有勇知方者庶幾在於是焉臣所錄
凡如十人自攻勇外取其明習論策而可進於學者俾
策名當時使得益承
皇上之敎以求效乎古之敦詩說禮者而不徒材官蹶
張以顧盼嘷啁爲雄則 徵臣區區蘄報任使之意也夫

宜興萬伯安先生以詩文名海內者數十年迄不獲一
第抑塞流離以沒沒後又十數歲其子葆青太史裒從
前所刻鯖餘集詩若干卷屬召南序序曰士之遇不遇
可勝道哉而卒求其所以傳不傳者則不在乎遇不遇
以遇者之不必傳則知不遇而傳者固遠勝夫遇而傳
者何則遇者之於傳也蓋易不遇者自非其才什伯常
人當時卽不能有名況於既沒以不遇而傳者之難則
知遇而不傳者之誠不足道也史遷有言富貴而名磨

滅不可勝記惟俶儻非常之人稱焉人至俶儻非常則
必傳矣其富貴也必有所以見其志不肯與庸庸者隨波逐流而安有不傳者耶
先生平事實有儲六雅先生所爲誌銘召南猶悶其
遺事一二先生初遊京師師崑山徐果亭侍郎禮敬甚
至館其家者數年當是時徐氏聲勢傾天下士之才而
遊其門者靡不取科名躋顯仕先生既館其家久稍爲
一言甚易而先生勿屑也已卯之役主文慈谿姜西溟
得先生卷亟賞以爲國士同事者尼之及西溟得罪以

死門下士俱避匿不前先生顧感文字之知親入獄經紀其後事嗚呼所謂俠儒非常之人其立志固自不同也與先生前時之富貴赫奕者今求其片言隻字或不可得甚者至不能舉姓氏而先生詩文之名久且益光孰謂傳不傳之果關於遇不遇耶以先生之不遇而傳則又以知先生而遇其可傳者當必不止於此是可歎也夫士之遇不遇天也其傳不傳亦天也使其不遇於身而遇於子孫與夫使其身以子孫而傳及子孫以身而傳亦天也先生既以不遇而傳其子葆青太史文學古人頡頏操行語言至今鄉里開盛傳之雖婦人孺子

語及某先生即洒然動容不敢輕道其名字三人中著述最富則推覺菴先生先生稟奇質自幼工於舉子業試輒冠其儕鄉先達多謂先生才長取科第當如拾芥然帖括非其性所好也初以經濟自負好言王霸大略既無所試下帷力學博覽史書論古今成敗得失事事不遺旁及諸子百家搜奇選雋晚則專務於經其爲詩古文也能自出所見縱橫排宕絕去摹擬之迹當時名士後先流寓天台者若萊陽姜如農兄弟仁和陸麗京柴虎臣蔡九霞武進錢開公嚴惲正叔董莫不聞聲訂交

送張介石序

張子將之閩之長泰都下士友皆太息咨嗟謂以張子之學與才當用文詞取科甲登館閣不當屈宰小邑余謂不然張子之學與才將徙以爲文詞之用平抑將以行其志也將以行其志則親民之職莫如令政理之繁且雜其難爲也亦莫如令志在愛民朝行事夕即改於民矣夕行焉朝即及於民矣利與爲興害與爲去視一邑如其家視一邑士農工賈如其家人子姓大自禮樂

欽其品而重其學嗚呼方先生慷慨草疏率同志走南都劾馬阮二姦中途聞變間關而歸杭越次第不守遂棄儒服家徒壁立惟用著述以當歌哭益晝夜寢食於古者數十年而後殺家庭自相師友則有其弟楢溪媚咸則有袁許朋好則有徐張先生在時往來酬和之作甚多今相去僅數十年所著書散佚殆盡或以避兵或以轉徙或爲有力者覓購如易訟四書尋微史林河圖廣說數十卷皆已無存惟易遯尚留太半其遺稿猶在篋笥者賴猶子某手爲校錄與楢溪集合可得百數十

篇耳歲庚午召南以病告歸里其屬爲序夫先生節行之高不以文重豈藉序耶第在後學者聞風興起得睹片紙隻字自當珍爲至寶曰此西山作歌之遺音東籬采菊之逸韻也先生諱之任弟楢溪先生諱之儀猶子某謹識

寶綸堂文鈔卷四

刻鳴呼巖洞奇秀夙以仙名意古時必有仙人鍊丹飛昇此地而圖志闕如姓氏莫考信公不過因舆虞顗沛偶爾信宿仙巖之名遂轟然於高天厚地與祿山五丈原並耀青史有耳目者莫不見聞然則乾坤正氣雖死不死不又勝於餌藥延年以求長生者之壽與名乎哉

前後題詠篇什雖工拙不同其本性情感忠義有關於綱常倫紀而絕與流連景物者不同其明證也嗚呼吾台當宋南渡始以高宗金鑾之維舟而終以丞相仙巖一泊高宗習勇遠不及漢昭烈彰彰也忠名信公厥義

字君正哭姜貞毅詩一時推爲獨絕毛西河錄於詩話中

仙巖大忠祠錄序

濱海有山數百仞巖石嵌峯呀然成洞徑竇紆迴往復清泉澄泓所見崖壁波立雲垂瑰偉不可名狀者仙巖也巖有宋文信公祠以杜浚張和孫胡文可呂武四義士配即德祐中公航海過此宿和孫家與諸人南浮厥閭舊蹟公集中有詩二篇後人建祠於此題詠甚眾道七方一定權其久且散佚無徵也於是有大忠祠錄之

成仁百折而志不少挫蹈萬死以如飴成敗利鈍非所逆睹其武侯之後一人乎山在臨海縣東北百二十里

余雖未遊嘗集杜句寄題祠壁因道士請書數語於簡端

稼村齋稿集序

余養痾萬松岡士以文求教者經義外概弗觀有盛生畯置書兩帙石階上徑去余阪面閱之作而歎曰嗚呼此秀水盛稼村先生遺集也先生爲朱竹垞太史壻詩兼學憲山漁洋詞賦兼學迦陵與兄丹山弟讓山稱三

不覺悲從中來爲之廢書三歎也雖然書果可傳不在多寡漢魏至明詩人赫赫在人耳目者必卷軸浩頻耶生字某年少而才盛氏復振余嘗於生乎卜之時乾隆

盛足跡幾半天下初司訓劍水繼訓吾台官雖貧意興

隨手纂錄得詩詞歌賦若干首乞爲之序以留侯後人

嘻表章先美賢子孫之職況先生名素著其稿必傳余

雖病不敢辭猶憶戊戌己亥間先生方爲吾台校官承

府檄監造浦里祠見余舊作瓊臺賦目以奇才又因拒

富豪之議祀鄉賢目以志士後凡過作晨以詩爲會及

遊覽赤城石梁桃源雁頂寒明諸勝南至郡城行北固

丙子重陽後三日也

春秋左氏傳要義序

吳興愼君朝正自攜所著春秋左氏傳要義五十六卷

來萬松岡求余序余病久廢學其言安足爲愼君重然

閱其書如卷首總論云云明若燭照數計胸中洒然豪

豁盡豁竊歎其力學數十年博觀約取於經不爲從前

几例所蔽於傳於注於疏於百家著述愼思明辨可謂

擇之精而語之詳也已爲之序曰六經皆所以明人倫

春秋則專爲人倫不明而作自古善言春秋未有過於

孟子者也孟子知其事其文本因魯史之舊惟其義爲
孔子所取筆之削之善惡判而勸懲彰上足以紹唐虞
三代之傳垂法萬世王迹雖熄正朔未更辨名正分至
謹至嚴諸侯大夫陪臣顧名思義皆凜然於禮樂征伐
大權之不可下移所謂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又謂春
秋天子之事是也其精義入神隨事得失輕重詳略不
衰權衡雖游夏猶一辭莫贊所謂仲尼不爲已甚又謂
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是朝聘會盟侵伐取入
諸事似異而同似同而異事情百變義亦百變未可執
奏嘗然則因傳解經可繼杜孔注疏能去其瘢而完其
具在褒者不必言其高者非繁稱遠引旁見側出同戰
國之策七縱橫郎苛刻爲明文深周內若漢廷之酷吏
弊正相等今科舉所行胡氏傳外宋自泰山孫氏臨江
劉氏及元明數十家或自爲說或集古人通志堂所刻
也徒持胸見憑空結構與先儒屈經就傳附會穿鑿者
迥乎不侔況其高者乎

一而定是非者也顧聖經意深詞簡隱寄其義於事與
文後之學者不知事有本末始終文有冊書舊式又何
所據以仰測聖人之心歟傳春秋者有三左氏之功遠
邁公穀一傳而漢立博士公穀盛行論者訾左氏但傳
事不傳義不知所難正在傳事耳事明而後筆削之義
可見況傳義亦居其半耶唐初詔作正義專據杜解列
爲五經宋儒程朱亦謂事當據左固定論也夫杜氏於
左孔氏於杜元元本本發明可謂詳備矣假使不沿襲
兩漢三家分門角立曲護師承之弊杜於傳不合經即

中文孝經序

聖經垂教萬世廣大精微有踰後世諸儒學問思辨之
力而所解猶患未得其眞者曰易曰春秋有事甚庸近
言甚著明雖在夫婦之愚略爲訓釋即無不洞然意會
視同日用飲食而不能須臾離者曰孝經藝文志於六
藝略後次以論語又次以孝經有味哉論語總六藝之

樞機孝經又揭論語之體要也曾子得一貫之傳本忠
行恕大學傳有明文先儒言之詳矣子則謂孝經示德
之本教所由生原本天地之性其發明一貫與大學若
合符節自天子至庶人皆以修身爲本思修身不可以
不事親事親事之本也本立道生萬善日積始於良知
至易也擴以格物致知可以知性知天始於良能至簡
也充以誠意正心可以踐形盡性修道以仁所以行之
者一也聖人人倫之至誠者聖人之本孝則誠身之本
也此即夫子之道所謂一乎由此善推所爲不出忠而
成教於國仁民愛物悉本於孝至人人親其親長其長
而天下平此即夫子之道所謂一以貫之者乎能盡孝
之量以修身明明德止於至善忠也中庸言忠恕違道不遠所引舜大
新民止於至善忠也推孝之量以成物
孝武王周公達孝此即孝經所謂孝悌之至通於神明
光於四海無所不通者乎孟子直曰堯舜之道孝悌而
已矣夫子與堯舜豈有異道然則孝經與大學出於曾
子一人者其說豈有異哉海昌進士周君松靄志在通
經覃思博考持所校定孝經一卷乞予序予淺陋不足

以窺今古文之得失也童年所習至老不忘於紫陽刊
誤後又見此編實能採經傳語以補外傳發述夙昔所
論一貫忠恕者書其首簡如此

爾雅補注序

治經必先識字識字必先訓詁於今可見古人小學之
傳僅存爾雅一書其源實出於六書中之有轉注在初
造字者固有轉注而字形不窮故欲識字者因有轉注
而字義不昧也字書總彙古文無有重復自三蒼下逮
續訓纂其得一百三章章六十字計萬六千一百八十

字班志明謂六藝羣書所載略備然則漢初太史試學
童必能諷書九千字以上者乃得爲史字數尚多其又
有時俗所增出於羣書之外者耶後人釋字前爲一書
有從體製類聚者始於象形有從音韻條分者始於諧
聲其分散於經傳之下爲音爲釋某字讀如某字有反
有切是諧聲之轉注也字有相似辨其疑誤訂其舛譌
是象形之轉注也至字取指事會意假借者亦必釋之
而總以轉注爲綱其形聲不必同而其義本同彼此相
資觀者自解其源始於至聖贊易乾健坤順震動巽入

坎昭離麗艮止兌說直以一字解一卦爲千古經學之
宗爾雅雖多爲釋詩詞非全備閒有錯謬然關係訓詁
指陳名物實爲諸儒治經沿流溯源者導之先路宜乎
班志列孝經後視他字書有異也自郭氏爲注陸氏爲
釋文那氏爲疏已列爲十三經後人精於六書發前人
所未發則有夾漈鄭氏鳴呼俗儒專務詞章每恥言訓
詁其於爾雅不久已束置高閣歟博物之難也近在經
籍猶未遍識菜竹是一是二覽陸是合是分秬秠是異
是同鑄鐘是大是小毛公不川釋山郭元讀有破句田
古文其書滿家以痛乞盬當不復記憶處若忘行若遺
不意滿有笑於列眚曰甚矣人之好怪也若齊生者好
雲飛鶴之爲珠璣華實皆曲極其妙客至清坐相看無

敏誤改日及王伾刊落明案謝侗蔡謨而先不熟楊
氏疏穀梁而疑本文辨論所存難以校舉然則以虫爲
蟈以蠃爲蝸以反舌爲蝦蟆以乾鵲爲蟋蟀以鴟
鴞爲巧婦以鸚鵡爲伯勞一物偶疎侗儒該洽又何怪
視吾閒鳥有鳳爭先睹之爲快山之神既靈白石齒齒
以成其文雖不盡解擇其一二近似者猶班班見可譜
楷字注字處曰是宜銘銘以著之發自吾人可不朽矣
其可怪也歟解之者曰不然百物朝夕所見人皆不注

根者松靈張樊川太史高弟也以余言質之樊川謂何
如

雲根石天然圖書譜序 集韓文

字書圖畫爲一卷昭然可觀多矣哉古未之有也採於
山未接人事丹砂石英其文怪怪奇奇神施鬼設層見
閒出龍虎變化不測蛇蛟結蟠鸞鵠停峙魚川泳而鳥
雲飛織之爲珠璣華實皆曲極其妙客至清坐相看無
不意滿有笑於列眚曰甚矣人之好怪也若齊生者好
古文其書滿家以痛乞盬當不復記憶處若忘行若遺
老而益昏左右圖書文雖奇而不濟於用書於簡皆有
楷字注字處曰是宜銘銘以著之發自吾人可不朽矣
其可怪也歟解之者曰不然百物朝夕所見人皆不注
視吾閒鳥有鳳爭先睹之爲快山之神既靈白石齒齒
以成其文雖不盡解擇其一二近似者猶班班見可譜
與時俗異態委棄泥塗歲月已多雖美而文不彰蔽於古
而顯於今比之獻玉豈易得哉休徵嘉瑞齊生不以云
天性和樂志於斯石像圖孔宙殘有而無皆愛惜焉某
水某邱其執從而求之訪之而不吾告何也則謹對曰

不書於傳記在敎未聞有如此者雖然讀聖人之書當
可不知其所自耶乾端坤倪畫地作字則其於書得無
象之然乎水土百物不解人閒書灼灼明矣令驗其文
不煩於繩削而自合不專一能又盡章章如是由人乎
哉不由人乎哉始者讀書城南升高而望遠江湖余樂
也南方之山巍然高而大者以百數天將雨雲壁潭潭
鬱於中而泄於外荒茅篁竹之閒嶄然見頭角蜿蜒蜒
蜒上下於大首尾相繼不絕雲亦靈怪矣哉蓄其根宅
閑而勢阻愈下而微既極復飛其危如一髮引千鈞高
四尺者久乃可明則躍躍以喜以連山筮之得天與人
文之兆使奴星繫麻鞭入谿谷猿狖所家日寒堅之洞
風雨少弛爬羅剔抉日光穿漏幸有石於光有耀可喜
可愕肌肉玉雪可念俱收並蓄無細大必取其良枚其
尤持鑑而精氣旁射簾閣據几日哦其閒收之如賢待
之如貴人延之上坐日石生日貞曜先生及會稽諸先
生友善問自號白雲翁有問者輒對曰歲旱種不入土
以石生爲媒雲屏屏兮當吐而生變化風雨五穀實熟
其功甚大僕誠樂之不知其有文也既數日心閒無事

羅列而進熟視之摩手拊之明白純粹渾然端且厚君
子人也吾復何言橫波之石綠而曲如往而復不敢平
而視加察詳焉形象未分亦有可采見山水崖谷恍惚
畢出而莫有同者焉再試白黑分矣有道而甚文其文
益可貴重測其高下有上中下三譜於世本莫與爲比
猶鬼神不可端倪上古未嘗有也不與是數焉其二十
三爲文甚古鳥獸蟲魚蚪竹書周書同文也老師宿儒
三四讀何不能通曉必先識字吾惡知其今不異於古
所云耶其四十餘昭晰者無疑蔚乎其相章間其名則
是不可合并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其下不及於古
作俗下文字實取實似而畫與不畫或似有之苟在編
者咸可觀也非在篤好其何能致多如是耶噫吾因之
有感矣斲石於此磨礱浸灌皆待人力而後完也況於
外之文乎志於古者遂刻石以記雜出於傳記百家之
書可效可師世世多有各自名家苟可不成也術業有專
攻懷抱利器較其豪釐分寸刃迎縷解雕鏤文字絕人
事而模之則姓名字行有載文誠工匠氏之工也非今

世之所希就令如是亦不足貴山升雲公澤上氣氣水
也始自山出雲不得止得石者固有異焉所不可知者
其文剝缺十七二三根之茂者其實遂文宜易宜難無
適不宜惟其是稱自鑱深山更千萬年方同功於造化
陽開陰闔惟所用之此天也非人力也不以雕琢爲工
不學以能乃可貴耳易大傳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眾
萬之生人性之善孰非天耶作法制以教天下垂諸文
爲後世法雖本於聖人曰仁曰禮曰信曰義曰智與生
俱生其誰之功也日月星辰之行百萬古軒豁呈露其

水土所生神氣所感皆磊磊軒天地昭布森列獨文乎
哉知字書起於何時自結繩之代其稱蓋久孰爲而孰
傳之耶有文字來原遠而末益分書日益多編簡所存
後之人不能遍觀而盡識也習熟見聞以爲當然得一
卷書讀不識句必大怪之其見者小也古人有言生人
之治本乎斯文有事其末而忘其源有志其本而泥古
不隨氣運者視乎其人能自樹立不可不知也六經而
外周末百家雜出幾乎螢火與日月爭光然各有師承
自爲一子其面之不同乃如其心心有欲云筆無不達
後世能言之士或未敢攖其鋒此亦氣運衰而文章不

陳其然乎其不然乎僕雖駑於時事都不通曉自少未
嘗一日釋書不觀年老而智益困泊與淡相遭少思慮
德不加修有來問者所解何書則曰我不知也嘯歌古

弱之明證歐文章與氣運立盛惟漢氏西京爲得其全
耳東京下逮六朝至唐元和復盛宋有歐王曾蘇諸子
其盛亦將漢唐至南渡則又衰矣各家文集雖多尤長
泛濫求其克嗣東都者誰乎六朝以綺麗失元氣南宋
以牢衍乏英華其衰一也東歐當浙閩之會山川奇秀
蔚爲人文自周許劉戴北得伊洛之傳薛鄭二公大振
經學與梅溪鼎立傳之陳止齋以文章名天下葉文定
公則又得止齋之傳而學問過之今水心集具在奏對
論策昌明駿偉有賈晁餘風諸體根本經術指陳利弊

碑誌峻潔不爲浮夸能於氣運就衰時卓然樹立可稱
廬陵臨川南豐眉山後一人其傳世久遠宜也嗚呼公
生平抱負豈但以著作顯名耶即著作之精者若周易
述釋春秋通說習學記言荀楊問荅名臣事纂其書既
皆不傳粗者若制科進卷外稿別集亦不得片紙隻字
則此集幸存其亦爲千百中之十一耳因公支孫某請
遂跋其後

尚書集解序

尚書爲經中最古易雖畫始庖犧其辭至周始備太卜
掌之不列於學校惟書與詩禮樂爲先王造士四術孔
子雅言視樂尤切近焉蓋二帝三王之治雖質異性反
事異禪繼時異常變經權儀文異因革損益其敬天勤
民執中建極官人立政之大經大本前後同揆體與用
無異原政與教無異致由此則治反此則亂凡學古人
官者功在遜敏始於博文之擇善惟精約禮之固執惟
一克復其天命之性全其率性之道致中和而身無不
修道之體也推之家國天下彝倫攸敘宏修道之教民
無不新天地位萬物育道之用也弟子記雅言爲論語
則有堯曰一篇歷序四代括以寬信敏公此倒尚書大
序乎堯則天舜無爲而治禹無間然周可謂至德此即
其分序乎會子傳一貫則述大學子思則述中庸孟子
則有七篇明仁義斥異端皆約典謨訓誥之旨而論世
尚友取二三策終篇則直序治統爲道統然則戰國以
前未經秦火學者於四代簡冊原如今人之誦讀四書
布帛菽粟所在具足患在玩其文者或未通其義知其
說者或未力於行云耳嗚呼書惟秦火最酷漢初僅得
二十八篇於伏生口授當武帝表章六經而孔安國所

上壁中古文又適際巫蠱之事抑而不行東晉始出至
唐作正義始與今文合頗在學官注疏雖行後儒或疑
古文非眞孔傳亦僞訾孔疏多未精嗚呼書缺有閒矣
尙有二十八篇之傳於舊文有古文數十篇詞雖平淺
理無駁雜固云後人纂集旁書以當古訓可法可戒實
有關於治道何必斷斷辨難如議禮家同聚訟論樂家
爭元辰乎哉朱子嘗折衷諸儒蔡九峰本爲集傳視注
疏已精矣然馬廷鸞之會編余芑舒之讀蔡傳疑程直
方之辨正程葆舒之訂誤陳師凱之旁通王天與之纂

傳王充耘之管見匡救瑕疵即隨其後此亦足見窮經
至難卷軸愈積而疑誤愈滋也余嘗思之窮經者使能
用古人立教大義融會貫通不蹈俗學流弊則經雖殘
闕二帝三王致治之本未具存天不變道亦不變修己
治人各充其量豈有難知而難行者歟必謂生千載後
能補完古人已缺之經卽聖神無所用力如謂讀古人
書能自體於視聽言動日用倫常卽在庸愚皆可以自
舊於好學力行知恥以盡其材復其性而施之於事爲
者所可同日語哉詩有總集昉自六朝伏滔袁豹謝靈
運顏延之卽有晉宋宴會各編專紀一時侍從應詔所
予家弟世南自撰尙書集解以課子弟離經辨志簡而

作唐以詩著選者稍多若崔融集學士張孝嵩集朝英
書亦失傳今所傳惟殷璠河岳英靈高仲武中興間氣
元結篋中數種詩取雜篇無關時政其於古人立教微
意概乎未之有聞也太史兄弟以碩學鴻才並典承明
著作後媿載轍前跡機雲館閣諸儒莫不宗仰曩者
敕編文類纂視太史爲準繩今因　功令鄉會取士兼
存庶制思初學不得其門無以導先路也開試雖專用
五言八韻而古今各體未備亦不足擴心思而循典則
廼依文類成例蒐羅益廣採擇尤嚴務必語本性情事
古證今取物連類則音如鏗金貫玉吹竹彈絲豈不勝
本中和祇庸孝友卜子序詩言治世之音安以樂經解
言溫柔敦厚而不愚是書采錄可謂兼之即書是語復
兩太史未知兩太史謂可與言詩否也

絳蘿山莊全集序

駢體何昉乎曰自庖羲八卦昉矣有陽必有陰有奇必
有耦有純必有雜物相雜謂之文五色且而采章昭八
音調而大樂作經天緯地禮備樂明無非從伾觀儷察
龍黼黻猶粉本也天籟渺失則繁聲誇絶調焉箏琶阮
笛鏗鏘動聽視太常規圜損旋猶瞽瞍也顧安所得前

古淳朴之此章元音之律呂取以考俊耶李唐人材文
則王楊大暢徐庾之波燕許兼振揚班之氣詩則太白
仙飛絕跡少陵體集大成亦云盛矣況有專用駢體意
祇孤行快若江河赴海別爲歐蘇導之先路又有盡掃
陳言衰起八代勁若星辰照夜前爲思孟續其後昆者
乎宣公心在經濟不言文也韓子以文自負乃亦曰子
雲相如同工異曲又曰以古爲師師其意不師其詞然
則昌黎之所取所棄詎止斤斤較量於體之駢與不駢
乎哉文無難易惟其是果是也自我作古無所不可矧
有八年遺詔復召卒於途中而學行最純者曰徐公其
人文先生所著元元本本殫見洽聞取精多而用物宏功
力深而收名遠文於五色其爲天孫之雲錦詩於八音
其爲廣樂之琅璈平余讀元黃二賦始覺笑六合爲愚
者眼猶針孔讀游仙數什又覺登七篇於選者才實遜
庭也聞先生晚好奇編發闡卦畫之義并其首簡

重刻石龍巷詩草序

士有得天地正性澜方耿直爲國家指斥姦佞言人所
不敢言蹈九死而不悔雖志抑未伸其氣節自足不朽
豈必以文名哉乖闕一疏廷辯數語此卽文之落落軒
天地者視雕蟲小技米工字句聲韻閒孰短孰長孰得
孰失余於上虞徐氏重刻其先銀臺公石龍巷詩不覺
爲之三歎也明世廟時姦邪嚴嵩父子柄用先後直諫
諸臣得鵬最烈者曰楊曰沈廷杖幸不死削籍家居十
有八年遺詔復召卒於途中而學行最純者曰徐公其
事具載明史明尚氣節似東漢嘉靖當正德後部曹爭
以詩才勝館閣李王諸子名聲籍甚公在林
弟沈靜淵默既不以氣節自矜開有詠
無怨誹之語是蓋公涵養性情之 實

子搏志士仁人論者謂慷慨捐生與
同如公殆志士進於仁人者邪方其應
不知固自分必死乃得出獄爲民父母
方耿直之臣如疾雷發聲使妖魅喪魄在
良之子養志承顏又如春風冬日可親可受

重公德行嘗招之講學堅辭不赴公卒

黨禍其害必流於國家不可不預防也

言本非以婞直沽譽即講學猶毅然不

是短長得失於字句聲韻閒乎詩不存稿其

集經百數十年後人再刻之皆非公當日所及料也然

讀公之詩亦足以見公性情之正深於詩而不失之愚

天台齊召南次風譔

靈峰山誌序

方外之教有二釋盛而道日衰釋有門三禪多而教律日少說者遂謂道不如釋釋之教與律不如禪豈通論哉釋之與道本無軒輊其引人講解循序謹遵五時八教說法三乘度一切眾生使沙門修身修慧途路不迷由定得止因慧成觀始學於律以終徹於禪律不苦寒滯禪不入狂魔全得法華正脈以十神力開十普門具六神通明八解脫惟教實最有功而教乃日少如畫家怕寫人物喜圖鬼神此亦方外之氣運爲之不關衛有優劣猶仙與佛原無所較其短長也禪寺遍宇內徒眾不可數計求精禪學者要亦無多則當此講寺寂寥之日苟有能作一導師遠宗衡岳芳躅天台徵言巾暢荊溪旨趣近與高明無盡力振墜緒豈非大善知識足稱象乎眾生得度卽視此寺爲五精舍此寺之山卽靈鷲雪山水卽七寶池之八功德水樹卽金剛爲身瑠璨爲幹摩尼爲珠之菩提樹園卽給孤祇樹竹林園也無所

不可佛固以象教者教又以象傳也抑又有說禪而堂
有一花五葉識記金芙蓉五朵離立講寺而南面長老
以素蓮目號其即佛書所云優鉢羅及芬陀利者乎余
觀道來善頌其師教門後必日盛又安知靈峰不如嵩
少之遞演為曹溪也是足為序

胡稚威集序

曩者詞科之役海內徵士二百餘人畢集京師才學各
有專長而詩文工且敏藉藉奇氣下筆驚人矯捷
縱橫不屑屑繩當讀故雄深窅偉足與古作者角力必
九重記憶其所遇不有超於代人作表虛言實際之薦
姓方也大以未穫碣諸生名姓至動
天語詢胡天游假姓方今已改乎以稚威兩中副榜楠
編大學士史公倘書阿公之薦經學也
會時即席揮毫脫草人輒特去無所惜久之遂傳誦
遍人口余與杭堇浦當力勸其訂存合笑唯唯訖無成

萬乎哉以稚威之才遇時而又不獲盡其才此則稚威
之命為之也今年夏得其子雲琢去冬書言方刻遺集
乞為序余雖病謝筆誼安可辭太史公曰古者富貴
而名磨滅不可勝記唯俶儻非常之人稱焉此論人也
即以論詩文如稚威詎非俶儻非常之才必不可磨滅
者歟第余所知其生平隨手散佚既多則未知今日校
刻果能萃其菁華否也猶憶予告病還里時稚威送至
潞河舟次執手嘅歎謂何時復得相見嗚呼屠龜猶在
良友已矣墓有宿草而後知為位以哭悲夫即書以寄

其子

李太白集輯註序

唐人詩李杜並稱兩公集非手定後人蒐羅採摭篇什遞增其中時有複出參錯轉寫譌舛而李集更多蓋自宋敏求廣裒遺文始合爲三十卷南豐曾鞏始考定先後次第元豐中信州守晁公武又得蘇緘中閩薛仲邕始爲年譜太白之本末惟諸序誌訓范裴二碑及舊唐新唐二書可證本詩世遠事湮疑謬雜出蓋不免焉而兩集之有註也註杜者自宋至今名氏更僕難數若李集則註者寥寥所見止楊齊賢胡三家今乃得錢塘王琦巷先生輯註憶余自束髮好誦李杜詩苦於不能盡解往往在都中友朋聚譚聞有優劣李杜者余曰杜誠不可及自李而外可與杜頡頏者誰必譜丁部自許稷契以詩爲史流離遷次不忘君國爲非太白所及然李詩云受氣有本性不爲外物遷又云我志在刪述垂輝映千春又云天地皆得一澹然四海清此其語豈尋常詩人所能道且太白一生始見賞於許公後見奇於賀監居山東爲竹溪之六逸遊長安爲飲中之八仙識汾陽於行間折力士於殿上輕富貴如塵土樂山水以相羊慕仙嗜酒浩然自放即遭危困未見其憂此其人當居何等談者始稍稍息今得此編持論平正其輯三家去短從長援引至當殆太白功臣也善讀書者其必有證於余言

易學資始序

龍泉連廷山先生余拔貢同年友也別二十有六年今司敎象山將刻所著周易資始先袖凡例數則來商松嶺相質求余序余學淺陋又未見其書無能發明方退讓不遑而先生自言能以河圖解全經實由他授異矣哉余尤未之信也所謂河圖者何圖夫非朱子啟蒙用康節先天之學原本陳希夷者首列五十有五之數乎哉此圖實大衍圖盤聖言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者相準即康節祇爲畫卦方位次序發端不爲

後天卦爻有辭解也昔人讀書固有遇異人鬼物始得
神解先生居匡山東从稱仙地自幼好易其無乃思可
通神得於夢寐恍惚間乎夫指大衍爲河圖指九宮爲
洛書指參同契坎離匡廓爲太極圖皆自陳希夷始先
生所遇即希夷耶柳授希夷之麻衣道者耶抑遠溯淵
源爲圖列九宮八卦以明作丹之旨之魏伯陽耶先生
不用九宮專取大衍易象辭木爲古筮設於理似最
切近但前賢未有言及先生其殆自謂神解而詭云遇
仙乎先生曰不然吾實有之乾隆甲子春館邑中義塾

有地仙吳妙應者自匡山之天鵝峰來講論數日出人
意表卦爻辭雖屬後天不明此圖終未洞徹妙應蓋宋
時隱士也狀如八九十老翁鬚眉與面一色雙眸炯炯
有光不飲不食冠道士冠衣布袍自言姓氏與鄉里傳
聞含然問南渡以前事頗得一二後俱不言問修煉服
餌之術師友弟子姓名以及遊覽往還何地既避世絕
蹟所讀何書卽周易所據何本諸儒深於易何人皆默
不答手指河圖曰但自近取諸身卽知爻周象象之取
物矣其來也如石墜有聲去則御風倏忽不見吾書於

上下經十翼悉依古本於註悉依朱子本義惟篇首乾
取河圖爲引端其解固得於口授也隱異矣哉五經中
惟易不爲暴秦所焚亦惟易得爲方外所借用其爲方
外所借用也又卽爲宋儒者轉用說易之根斯卽至聖
所謂殊途而同歸者耶連先生高年篤行言必可信地
仙壽已踰六百年名字不見於志乘高隱遠遁希夷眞
有得乎盡之上九不事王侯遯之上九肥遯无不利者
耶希夷先天數傳至康節劉牧說有異同如妙應所指
則是康節又安知其非親得於希夷者耶先生書余固

未見也姑先記遇仙事爲之序

學耕堂文集序

浙東數郡上宋元明以來能講朱子之學各有源流其
一脈相承四傳不替前有東萊呂成公後有黃柳吳宋
偉然名冠一代此外以文辭見者如汲仲九靈仲申子
充指不勝屈遺風餘韻久而益彰惟婺最盛講學之益
大矣哉余讀東陽王龜潭先生學耕堂集如讀黃柳吳
宋諸公文不覺爲之三嘆也自明中葉海內講學頗多
求如婺宋元時恪守矩度不可得卽婺自章楓山後未

間再有碩儒夫以婺鍾山川神秀人材輩出秦時卽有顏烏東漢卽有楊璇孫吳卽有駱統唐有二馮之才獻志和之隱逸名著史冊宋代益磊落相望其功在社稷如宗忠簡德化九世如鄭沖素皆不以講學名卽明季婺學久衰忠臣義烈猶堪頡頏前哲由斯以談天地生材似有定數雖師儒俗儒學止舉業性善自得於天纔書已傳於古苟能立志不怠行誼必有可觀然而古人所重必在講學講學所重又在得師以人生氣質之駁殊習染之易誤也不學者既迷於面牆而立向學者又苦於途徑多歧將使下士亦可俞賢英才必思法聖得一二碩儒以身立教守先待後其所陶鎔造就之人材不當尤盛乎先生夙負文章重名好學深思鄙俗儒舉業之陋沿流溯源志在紹何王金許之傳以上承朱子井由東萊以兼綜金谿多聞多見採擇至精家居教授一言一動皆足楷模後學有子三人稟承庭訓學行俱冠一鄉鄉人言儒必首推鵝湖王氏郡城之建謹正書院也禮聘爲師論者謂婺學旣微復著特先生克尋墜緒乃先生序記所言隱隱然若有未盡之心期卽非謂

道在尊經課推舉業積習旣久解惑甚難其視麗澤北山魯齋仁山八華所講之學人知信從期於成德達材者不猶有間歟讀先生集者卽可以知先生之志也東陽盱台接壤先生季子齊五於余爲舊交今攜已刻集求序余謂先生可傳者豈徒在文章平哉學者能以先生之志爲志則儒先講學之實可以復覩斯集所係固不止婺學之有源流也已

司後葉氏譜序

族有譜所以敎族人敦孝弟之行也古者宗法與治法相維故司徒之敎由鄉大夫黨正州長而下則專屬之族師舂官小史則掌繫世昭穆其時自諸侯世有其國卿大夫世有其家下迨士庶巨族世有其臧事者無不講於尊祖敬宗以收族之義故風俗淳美但令人人各親其親各長其長而治化已成後世宗法不明推巨族支屬繁衍始克有譜書以紀其世系而又惑於宗望有高下閥閱有盛衰相凌以貴相誇以名相尙以詐縮橫外鎖有書反不如無書自魏晉迄唐初官掌其事譜學大興總天下族姓郡別望區音分韻合實以侈聲華標

品目繁稱遠引而無當於敎夫豈古人立譜之義所謂
尊祖敬宗以收族者哉宋廬陵歐陽氏眉山蘇氏二譜
出於是魏晉以來所爲譜學之弊始去其紀世系也則
始遷爲鼻祖而闕其前代之不可知其敎族也舉拳於
孝弟之義摯相勸以爲善相戒以爲不善其於同宮族
師小史所掌事不同而意同譜法之最善者也故後世
凡爲譜牒率以歐蘇二家爲準吾邑同里葉氏詩書族也
士之遊庠序者比肩接迹以文學發聞鄉邦今年譜成

其長功禹先生屬余序余披圖按籍葉氏本出荒倉蓋
倉者當海東倉山也元延祐間始自蓋倉徙居邑治之
太坊明永樂時從本公第進士授庶常改官給諫其試
錄年譜至今尚存自始遷迄今約四百餘年矣余曩嘗
預修一統志博觀海內郡縣誌書往往可以考見氏族
之大凡然恨不得盡括民間私譜參互考證因與同志
諸公勒成一書以續前賢通譜之學也即葉氏於台郡

乎哉功禹先生余父執以文學品行重於鄉里既冷爲
序詮不得辭也於是乎言

水道提綱序

大地合水土爲體居天正中亦若人身然山其筋骨而
水其脈絡也至靜者山靜中有動故爲幹爲枝以一而
萬又以萬區界百川至動者水動中有靜故爲源爲委
盛據志則甯海東倉葉氏之顯顯以宋丞相信公也元
末四梅先生兌以布衣謁明祖于金陵奇謀碩畫方駕

以萬而一又以一遍周六合陰陽自相經緯與日月星辰之麗天爲經緯者理氣協應此地道承天所以含萬物而化光也志地有書九邱尚矣治水莫神於大禹言地亦莫精於禹貢以治水先委後源則列敘九州疆域中高山大川自濱衍之冀兗青徐揚州西迄梁雍以山自有幹與枝水自有源與委則總敘導山四列導水九川皆起雍梁而東至於海詩言陟景乃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古聖人體國經野以建都邑利農田濟舟楫設津梁轉運貿財禁衞險固就有不於水深究其本末者

朝臣召南學識思幾自乾隆丙辰蒙
恩擢入翰林纂修一統志伏睹
聖祖御製輿圖東西爲地經度以占節氣後先南北爲地緯度以測辰極高下漠北直過和林抵白哈海西番遙窮拉藏至固底斯凡金沙瀾滄路江岩昆崙青海之近在邊陲黑龍盧胸松花瀕泥按出虎水烏蘇里江之本屬內地者源委秩如已迺非從前史志所能稽及而我
皇上聖神文武善繼善述
天威遐震克奏膚功踰流沙而開四鎮蕩平伊犁回部足供詞賦採用以爲美談從未有將中國所有巨牘經流實在共聞共見可筏可舟不枯不涸如孟子所言原泉混混放乎四海者用水經遺意上法禹貢導川總其大凡芟除地志繁稱遠引分名別號附會穿鑿之陋務使原委了然展卷即得此水道提綱所以紀載今日實有之脈絡山川都邑並用今名略識古蹟取其實不取其虛也蓋自古帝王功德之盛莫如我朝重熙累洽治致昇平幅員之廣盡天所覆亦莫如我

唐元明盛時賓貢享王所能較量縮狹乎哉即古稱虞
虞協和萬邦叢和所宅章亥所步伯益夷堅所志方斯
蔑矣臣初久在志館考校圖籍於直省外又專輯外藩
蒙古屬國諸部道里朔實是以志成之後亦嘗條其水
道惟圖無可據者闕之及蒙
恩告歸台山杜門無事養病餘暇時檢篋中舊稿編成
二十八卷臣思為萬國朝宗者君為萬川會同者海也
以一水論發源為綱其納受支流為目以羣水論巨瀆
為綱餘皆為目如統域中以論則會歸有極惟海實為

綱中之綱凡巨瀆能兼支流注海者亦目中有綱綱中
有目耳是以論列次第不依水經冠以海水自北而南
井敘禹貢首冀次兗之意內自
咸京鴨綠江口以西而南而西南至合浦外自雲南而
西而北又自漠北阿爾太山背或山而東至海又自海
而南而西而北包朝鮮至遼陽域中萬川綱目畢列至
於蔥嶺以西水入西海印度水入南海丁零裔點斯以
北水入北海前史或略記其地以我
朝之聲名洋溢凡有血氣莫不尊親則重譯慕思盡繇

疆索占測經緯合寰瀛以成圖臣固可執筆侯迺禹貢
曰聲教訖於四海說者謂極言之未可徵實然則自生
民以來久道化成一統無外能實有其盛超越前古哉
惟我
大清北墩

重修龍泉縣志序

括西南二百四十里鄉曰龍泉唐乾元二年置縣更宋
元圖經不傳其志創自明正德時邑人葉方伯溥
本朝順治中徐令可先修之今蘇侯編輯告成寄書相
質余雖病謝筆墨於書之關政治教化宜法宜戒信今
而傳後者不敢辭龍泉雖僻遠北有黃崖石馬西有匡
山鼎山九溪南有琉華湖臺豫章佛山劍池蟄嶂層巒
插天屏繞襟帶羣流匯於留槎之閒宅幽勢阻踞東甌
上游實為浙閩要地灘多險阻已經疏鑿可筏可舟隘
日小梅供郡鴉春吳岱武溪足以固守鯨渠日雲水堰
日蔣溪足以溉稻田自昔物產有常民俗儉朴力勤亦
稱樂土余披新志惟慨然於舊稱文獻之邦後竟寂寂
無聞今當以振起人才為邑慶得賢侯也宋代甲科

題名具在天聖至宣和得八十餘建炎至咸淳得百三十餘大姓中若鮑何吳張季葉或至數十綿章綴著盛續者更僕難數豈不盛哉儒者實學處爲端士出爲名臣立德立功立言並堪不朽若沖和二管水心西山俱產斯土元季如王剛叔明初如章三益胡仲淵葉靜齋偉然挺出迥非尋常標史策者所可倫比地靈人傑固如是耶余思文教之興其初亦必有賢令如蜀之文翁閩之常袞而舊志名宦但言元豐時黃令發修學講經自是邑多聞人然則元豐以前賢令姓氏書缺有閒安

蘇侯家世忠節才學耿耿以名進士宰斯邑政簡刑清鳴琴而弦歌徧應首葺學宮自課諸生文藝搜揚先正遺書如木訥齋集草木子二種手校付刻啟佑後進邑中窮鄉邃谷黎庶疾苦莫告及古蹟尚存可以興復者身不憚危險親訪周知因以志久留修屬學博沈君執筆而身總其成侯之心詎止爲民社備一掌故哉夫山川雄秀必生英才積厚流光其發更遠自明至今三百年沐浴

聖世德化之盛黌舍治重熙輕徭薄賦銛鋒偃革枹鼓不

鳴戶有蓋藏人敦仁讓扶輿清淑之氣鬱久必宣又得賢侯以儒術飾吏治以文獻示師模余知龍泉復振必不謂古今人不相及也故曰爲巖邑慶得賢侯也至志與史同事核例嚴見侯自序茲不贅

重刻王剛叔文集序

元有草莽之臣不求祿仕家居講聖賢之學英才並萃其門遭時變亂挈盜蠭起獨能義不忘君仁而有勇爲國斬除豺虎全活衆稚生靈數萬而其容究也以忠被害千古悲之若龍泉王剛叔先生是也嗚呼元政不綱人

心瓦解人矣先生既勦盜有功邑長台憲忽丁白圭罪大遂糾合他盜乘閒以害先生當時元官自石抹忠愍外俱不能行先生之志惟其弟子奮不顧身爭思報國若章三益季彥文胡仲淵諸公是也自有史策以來忠義如先生得士之盛如先生有幾人哉木訥齋集五卷其弟子於明初建祠奉祀之後始付之梓葉世淵世傑等皆已顯名爲先生作傳而又序其文者金華宋文憲誌銘其墓者胡仲淵記祠堂者王忠文撰入祠祭文祝版者青田劉文成也宏治中板既朽余向嘗求其書不

得今年秋龍泉令蘇侯以手校善本將授梓者示余凡若干卷先生講聖賢實學平易無奇其忠義得士雖生百世下聞其風亦當自奮蘇侯此舉所關於名教者甚鉅

重刻草木子序

草木子八篇明初龍泉葉靜菴先生著先生事實具明史儒林傳其書博大精深能括天地人物古今載籍之奧而洞其原於學術政治洞度風俗是非得失確有至理堪法戒炳然爲兩漢後成一家言者所罕及先生碩學奇才固與章三益葉景淵胡仲淵季彥文輩同學於大儒干剛叔稱高第弟子者也士每患遇非其時雖抱負非常卒不爲當世用又或患生非其地聲名不彰乃適當明祖開基風虎雲龍策力羣萃用賢惟恐不及最著才實堪追古作者惜其竟薦以艱歸不及與於

周舫軒文集序

越自昔多異才郎以詩古文詞名者亦落落有奇氣不屑與尋常偶顧其遇不遇命實爲之有身雖不遇傳世或較遇者更著且遠君子論人是以畧其遇而特重其才曩者博學鴻詞之舉越士如胡雲持周爰穆眞海內所推異才閎出者也都中每相見兩君必言舫軒周君之未盡其才而恐其名之不彰也去年冬其子孝廉漢川編錄遺稿四卷將付梓人走萬松岡求余序余心喜之披閱數篇乃不覺淚涔涔下蓋余雖未識舫軒而識所展豈非命乎哉先生知命自安以康節觀物爲後學

其尊人幾山先生猶憶雍正甲辰以選貢人都先生待
禮闈試同寓天壇北廊晨夕挾問其議論且得觀其述
作出入秦漢及唐宋諸家至今猶頗能記誦乃竟抑鬱
以歿家有才子善讀父書下筆語言妙天下亦竟不遇
以諸生終悲夫悲夫董生太史遷皆有感士不遇之賦
又何爲也雲持郎世亦數年矣惟麥穆以鄉舉司教平
湖皆有子能繼其家聲其詩古文詞可以傳世行遠已
如精金美玉早有定價而漢用錢能收散亡之片紙隻字
彙以成書凡謀所以永其傳然則山川雄秀之氣萃於

一門其蓄愈久其發愈光余又於漢川之孝士其才之
必遇而大顯其先也已

王艮齋先生集序

聖人作易以陽爲君子陰爲小人陽剛無所於屈陰柔
易入於邪氣異而理亦隨之雖其所遇各有時所處各
有地所宜各有事所占吉凶悔吝不同而君子嚴氣正
性直道而行能爲人所不能爲能守人所不能守審是
非不論利害安義命不問窮達觥觥獨人皆敬而
遠之不自爲迂闊目爲矯其學爲詩古文辭志在立言

其迂且矯者亦且服公操行降心改口謂直君子果不可及而公平日詩文落落光明久爲海內推重則共稱道無異詞又不待言也公及門甚多召南拙陋最辱知愛憶在都時每趨面文公必手條經史疑義及古今地

眞君子之剛無欲以清其源好學以求其志有爲有守修已誨人隨事各得其正而不失其宜者歟公同里蔣君手校遺集開雕以垂久遠召南因公晚晤易庚午之

夏送別青門猶殷殷詔先後天勿置也故以說易序公集云

明臣諡法考序

武進錢先生博雅多聞至老猶手不釋卷出所編明臣諡法考二卷相示屬讀其自序及例言十則歎先生識見甚高持論確不可易又遍觀篇中依類區分後先次第同異犖然大著姓名細注字號出身官職得諡早晚而其人之賢否與其諡之當否一展卷燦若聚眉洞若觀火可據明史之大綱此豈徒以蒐采之當考訂之確爲勝朝備掌故已哉天理萬古不泯原不外人心好惡之公而帝王制治有權取舍勸懲皆本平天以行之生有爵者死有諡本以貴貴而義取賢賢或貴未盡賢或賢有差等至於蓋棺論定美惡共知將葬而請會眾而賜累其生平行迹掌於太史太史小史其事至重其議至愼其時雖有節取從長而其心則實持天下之至公也夫以諱事神雖始於周而貴貴賢賢倘與名以激勵德行豈自周始乎文祖藝祖神宗唐虞已有顯號欽明濬哲史贊二帝聖神文武益頌帝堯夏禹稱大稱神商湯

稱成稱武會崇實先有周至於八元八愷德行可名而皐陶謨于九德中擇其具六德者俾有邦三德者俾有家是卽賜諡其臣之權輿周公立政所謂籲俊尊上帝迪知忱恂於九德之行者也以辨材論官謹其始以考績黜陟核其繼以易名賜諡要其終賢否定而好惡彰天理明而人心儆此周公制作後世莫守其全惟諡法暫除於秦旋復於漢更數千年不與罷官周禮封建井田學校與章而俱去豈非制治者所尤當愼重者與自漢後職在太常博士代有駁議載於史書其總條諡法

如白虎通獨斷所述沈約賀琛所撰宜從宜革宜損宜增宜分宜合至宋眉山而義已判至夾漈而論尤詳矣乃以考歷代得論之臣大名細名不必與行盡俏然則懸空而爲之名者心無不公因人而定其行者稍涉偏私即無一克當也有明定制自親王外不用單論職在禮部議自翰林洪武僅崇勳爵永樂漸及文臣洪熙始厚賜翟德宮察特恩也其有官品應得許奏乞恩暨稍年久遠聽從補賜宏治以來大典亦爲明備而一代人材輩出輝映後先開國智勇略近炎漢靖難忠烈遠邁李唐若夫功安社稷之臣學探本原之士以及折衝奸掃邪慝進退不苟潔已好修其人尚有超宋遺風宜其時仿古定諡清議易於博採權度易於審量然求名尚其行可法可傳褒所當褒奠非過奠使盡如徐武甯常忠武之爲武王文節劉文成薛文清王文成之爲文

權與耶溪承秦火後太常設立博士專爲表章五經而經各有師遞相授受分門別立先後顯晦各因其時所

有十翼以贊之者解之雅言曰詩書執禮以雅言者解之惟春秋筆削謹嚴待知我者自解若論語孝經則吐辭爲經弟子述之實解經要會也戴記中大學中庸亦然孟子即孔門經解之義疏爾雅則初學解經之訓詁

平君誼有厚薄視乎友家勢有盛衰視乎子孫而名宦上中下隨意所定人之賢否論之當否皆非眞知灼見實有以合天下之公心其果可爲定論焉否觀斯考者論其世即知其人可以悟用人致治惟心公則理自明理明則賢否之鑑衡必當論法特其一端也

古經解鉤沈序

人倫日用共知共由之常道曰經聖人定爲萬世不易之教其言亦曰經經常道也學者不得其解勢必惑於趨而迷所往是以作經者聖即解經亦始於聖贊周易

齊此日久論定去短從長或先見者漸微或後出者大顯爲經學歸併一途之始由今觀昔以二漢之崇尚經學至唐貞觀詔孔穎達撰五經正義時書用孔安國詩用毛萇禮記用鄭康成僅得其三而易注取魏王弼春秋左傳注取晉杜預矣他如賈公彥疏周官儀禮仍用東成徐彥疏公羊用何休至楊士勛疏穀梁則用晉范甯矣前書儒林傳所謂施孟梁邱京氏之易歐陽大小夏侯之書齊魯韓之詩慶氏大戴之禮嚴顏之公羊尹胡申章房氏之穀梁皆已有書無師有錄無書其名空

存而已其間簡冊魏晉六朝雖世變多故士貽經解者不絕義疏講疏能名其家南北各有派別孔賈二疏徵引可觀又當知歸并一途之後書目羣言雖有好學深思局於討論反欲求參錯竝存可以廣見聞而博采擇之必不可得乎哉又當知歸并一途之後即有信心蒐古自爲創解竟可舍此途而不由乎哉宋儒啟元明儒衛專心蔑志理解日闕實賴漢有廣川爲之前導典禮根據有高密爲之考稽而自矜才識絕人儒先罕當其意則唐中葉有啖趙直掃三傳實爲宋儒解經明樹圭臬嗚呼此

亦古今經學隨世好尚轉移之界限也吳中余君仲林篤志窮經數十年博搜載籍凡漢後唐前諸儒解經之可備舊聞未入五經正義及他經疏與義疏引入他經者條分縷析類以本經共成三十卷自作序錄題曰古經解鉤沈嗚呼經學荒蕪久矣十三經注疏頒國子監者士或皓首未嘗寓目即科舉所行宋元儒說亦或誦讀不全況有求多於注疏之外哲乎經固萬世不易之常道也日居常道中茫然不得其解則惑歧趨而迷於所往不又爲宋元諸儒所不及料者乎宋末有王厚齋好古敏求獨集二漢解經之見他書者君子稱其學冠一代今仲林氏鉤沈經不止漢網羅散失編次犁然斯眞可謂好學也已愚固陋不文喜是書先得我心故不辭而書之首簡

重刻石壁謙垣稿序

明孝宗時台郡名臣磊落輩出而吾邑石壁屬公以剛介敢言久居諫職遇事言無不盡爭是非不顧利害忠讜爲時首推後歷官廣西布政使因病告歸當時士大夫不問相識與不相識及公必曰古之遺直倘大用魏鄭

公復見矣公初爲諸生力學不怠毅然以經濟氣節自
負戚友中惟評事夏公赤城先祖司訓立齋兩人相許
可嘗手撰書經大義及名臣論畧其卒也赤城誌墓謂
公奏章甚多擇其獨伸己見冒死批鱗如扶善類沮幸
進斥異教剛災傷罷玩好檢束戚里罪劾中官言人所
不敢言共十六篇幸遇孝宗仁明奏多報可創有未合
亦不過詔獄一旨尋輒開釋嗚呼有明一代守文令主
孜孜圖治君臣相得羣賢盈廷公論不苟唯有孝宗足
方漢唐宋極盛之日書曰后從諫則聖上有好直言之

主國家始收言之益否則諫愈直則怒愈深得禍愈酷
臣雖獲忠鯁之名而百官閉口結舌國事遂不可問矣
赤城謂公幸而遇之其郎李空同詩所謂中夜悲歌泣
孝宗平哉公生平文稿有三日諫垣曰薇垣曰歸田有
邵尚書二泉程學士篁墩序今俱散佚并篇目多寡亦
無可稽唯疏十六篇首尾完具則赤城錄以付梓人者
板雖全燬於兵火賴公家譜中會載前有赤城序後有
潘梅墅跋又有金谿吳公虛齋蔡公送行二序今公族
孫漢章志在表揚取明史本傳冠其首重刻之乞余爲
序誼不可辭嗚呼忠讜如公眞古之遺直獻語曰觀厲
一毛卽知五色皆備然則觀十六篇可以知公全稿又
可悟孝宗能受直言公於其時卽朝陽之一鳳也

毛詩原志序

吳興愼生老儒之精於經者也著春秋集解既成數年
中又輯毛詩原志三十一卷寫書天台求爲之序余病
久杜門失學童時所誦習各經至今猶能記憶心知其
味而究不能定儒先論辨之必可據者則莫如詩何則
文辭如三百五篇自漢後文人學士窮極工巧摹倣四

言其可與風雅頌略相頡頏者無有然古人感以言志
則豈自耀其文辭者耶其時其地遇其事必不能已
於言所感不同其篇章大樂不入樂所用亦異其爲興
爲比爲賦專用兼用不拘一例其爲美爲刺爲勸爲戒
或隱或顯或直或紆雖變雅變風國史編從其類千載
下猶足令學者實得夫興觀羣怨事父事君多識名物
之益蓋學于詩者不特可以言也授以政而必達使四
方而能專對然則詩之立教專理性情捷於禮樂之陶
淑豈徒以文辭重哉在昔作者言志固非文辭不宣而

在學者說詩僅執文辭則先不能得作者之志是以虞書曰詩言志孔子曰思無邪以一言蔽全經而說詩之最善者莫如孟子所謂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斯深於詩者也夫說詩能得其志雖百世能相告語情本天性心所同然忠臣孝子之遭際非常知士仁人之憂心嫉俗其志猶有不正其思猶有或邪者乎如以辭而已矣正風正雅亦有可疑舊章中谷豈其近比公桑采耳高岡豈其遠踰闉闍魚麗但言酒物南有嘉魚但言燕賓豈其主矜富有客樂荒耽柞械

明言文王帝謂豈其服事已攻初心空中時聞神語故凡疑詩序全出於漢謂鄭風盡屬可刪者皆孟子所謂以文害辭以辭害志者也毛詩之立博士較齊魯韓三家最後而自東京迄隋唐獨行以其序自子夏確有源流詁自毛公於各經諸書互證參考較三家爲最密故敬仲小序於舊不無所加康成爲箋于毛不無少異諸儒說詩奉爲圭臬程子亦謂學詩而不求序猶欲入室而不由戶又謂圖史得詩必載其事然後其義可知今小序之首是其下則說詩者之詞然則毛氏

於詩猶春秋有左傳而經所書之事始明然孟子曰詩亡然後春秋作其事其文因舊史以見尊王之大義孔子自言志在春秋孟子善原聖人之志故直曰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若詩三百雅言居首孔子述而不作但曰詔弟子學詩其贊之也亦如對易聖人立教取古言志之傳世行遠者範後學心思歸於誠正德性協於中和風始關雎頌終殷武以意逆志論世知人爲是詩者其孰非孟氏所謂好是懿德也哉愼生大指一準詩經佐以註疏大全纂纂及通志堂經解共三十餘種其音韻依陳氏顧氏劉氏三書既博且精觀是書者其可與言詩矣

重刻人譜全書序

劉蕺山先生人譜一書教人以思誠之學心存主敬擇善固執自復其性以盡人合天者也首著人極圖說始於繼善成性心統性情較周子遠溯太極更爲切近次列六事工課自愼獨知幾至遷善改過則直取孔門傳授顏曾思孟心法散見六經而綜匯於四書者提揭最要陽示後學又慮後學之憚改過私欲不淨則理有未

全也因世俗頗愛哀了凡功過格今畧取其內省自訟便於檢身不涉因果者不記功而但記過一日微過獨知主之二日顯過七情主之三日顯過九容主之四日大過五倫主之五日叢過百行主之六日惡過爲衆惡門而以克念作聖終焉爲改過說三篇其自序引子言道不遠人而深惡夫言道者高之渝於虛無卑之出於功利皆遠人以爲道者也學者知人之所以爲人於道思過半矣至哉言乎天地之性人爲貴能盡其性可並天地爲三才一失本心人與道相背而馳乃至下同禽獸詎非所謂罔之生也幸而免耶夫大道明在倫常日用能知能行心所同然希賢希聖之具天地固全與之而有端不致其曲有官不慎其思有物不遷其則有宅有路不居其安而由其正則皆學之咎也誠如先生之訓心無不敬自足以存誠事無不誠自足以盡性人道也即天道也不亦彰明較著乎哉先生正直剛方踐履篤實所學近於曾子省身自反幽獨不欺浩然之氣配乎道義殺身成仁視猶敝屣生平立朝居鄉一言一動但足爲後世法其論學也所傳尙有會語一卷

學言二卷易衍及圖說一卷證學解及原旨一卷古學經序古小學集序等文又數十篇於宋儒濂洛關閩能探其原而取其精於明儒薛胡陳王能兼其美而去其弊人論一書即先生之以身立教者也前上金生谷亭有志好學校而刻之寫書求序余雖病高山景行之慕不敢以不文辭手繙斯編猶低徊歎想風徽於證人舊址之藹然如生也

天台齊召南次風譔

書楊農先先生周禮疑義後

周禮果周公作歟吾怪其與周公之言不合也尚書無逸篇告成王以文王之事曰以庶邦惟正之供即孟子所謂耕者九一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也立政篇告成王曰立政勿以憸人其惟吉士用勱相我國家即大學傳所謂用仁人不畜聚斂之臣也周禮一書則無一不與治岐之政相反又且必以強禦掊克至惡極陋之人擢爲宰輔而後可以勝其任如天官地官以財爲職幾於無地不賦無物不貢無人不征前聚麀鼎鉅橋亡國之爲殃後啟頭會箕斂苦繩平準一切厲民之虐政至其言用財必曰惟王及后世子不會是導其君以逸樂盤遊恣睢縱欲舉其取盡錙銖者徒洪泥沙之用而已苟稍循其法天怒人怨必致覆亡稍有識者所不爲而謂周公爲之獻且易三百八十四爻之辭周公所繫也果如周禮孜孜於財利則剝六四之剝牀以膚亦可云吉益九五之有孚惠我德當反爲凶也而九五之

於其始去張柔後拒宏範事實首尾不無遺缺然凡讀史者至此未有不廢書流涕謂自古忠臣死節正正堂堂泣鬼神而光日月未有如公者也公剛勇絕人熟於軍陣宜所向有功乃前不能以必死之師挫阿朮於江上中不能以背城借一之請强禦國於北轅後又不能以弁澳碉州之遷移安益王於旦夕豈非天哉至厓門舟覆天之亡宋酷矣乃天能使宋無尺土而攖之炎海又能使炎海不少延歲月而撲以颶風究不能使忠烈苦心竟泯沒於千萬世元臣爲史前不能指公之去張

柔爲叛逃後不能指公之葉降臣拘元使斥韓翃而拒
宏範爲逆命事跡疎略大義炳然天之亡宋又安知非
天實成公爲千萬世扶植名教耶焚香告天當波濤洶
湧時誰知公詣而續綱目採稗官語至今雖婦人孺子
亦若親見其事親聞其聲忠烈之感人固如是也嗚呼
方公之死志在殉君曷嘗顧及宗祀顧公次子舜功流
寓吉田乃能轉徙吾邑竟克昌其後嗣又豈非天報忠
烈之懇久愈顯乎哉厓山有大忠祠祀公及文陸二丞
相明宏治年間載入祀典海中一巨石磨去元人紀功

而大書陸丞相張太傅死節處方良永嘗記其事余因
公後人修公譜附錄史傳於後而并識之

向荊山志學後錄跋

曩在京師與諸友論海內爲學君子胡君稱盛言同鄉
所親見者有向荊山先生始亦喜陽明之學既無所得乃
即程朱所傳尋端究委實用其力一言一動皆足楷模
後學余心識之今年居越荊山之子純夫來見示以新
刻志學錄益先生畢也嗚呼先生往矣讀其書猶可想
見其爲人眞篤學君子哉先生云學者用功必依大學
大學必依程朱方不錯又曰朱子格物合內外爲一者
也文成格物舍外而止求諸內者也文成又以朱子爲
義外試思合內外者爲義外乎遺外者爲義外乎向者
信王而疑朱眞憒憒也嗚呼學貴得其性之所近先生
固篤好程朱實能以身驗之因筆而爲書者也世之學
者徒聽意見工辭章而好辨難亦嘗身試其驗與不驗

否耶此錄語語踏實殆足與明儒讀書居業二錄相伯
仲已

書雷翠庭宋明二大禮但議後

張桂論大禮盡闕天下之口而奪之氣其指在繼統不
繼嗣謹按繼統不繼嗣惟舜於堯禹於舜當之以異姓
禪代實君臣也若一代中或世或及其繼統也惟在父
嗣統無貳嗣亦無貳爲前君嗣子者始足爲君前君無
子命族子爲子君命卽祖命也亦卽天命也預養宮中
與臨時有詔一也此世嗣之繼而統不絕也前君無子
傳同父之弟其名曰及無親弟而命從弟爲親弟以嗣
其先君亦及也君命卽祖命亦卽天命也以旁枝入承
大統爲君命爲親弟始爲先君嗣子此以繼及爲繼世

因繼統而繼嗣者也明太祖頒大明律服制多依前古海內共遵一旦有子孫爲人後者襲世爵受世業不考所後而考所生名不正言不順族黨告之官官其不準禮據律斷以不孝乎爲人後者亦可以兄終弟及繼爵業不繼嗣之說解免乎況天子承天法祖其統之一惟在乎嗣之無二也邪說如璁輩名爭大禮實蔑祖制亂天常逞私心以興大獄而後好辯論者尙多爲其所愚亦怪矣哉因讀翠庭先生之議能掃邪說以明古禮之正其說確不可移也數語跋之不足又加注其後以還

先生

題石龍菴詩草後代

先賢上虞徐公詩重刻既成棒誦不恐釋手嘗讀松坡尙書舊序足以肖公之爲人然猶憾其以楚騷相比疑公之獨不怨也詩三百篇大率皆忠臣孝子作時處其變怨與不怨尤視孟子所以有論世知人之說也分宜父子亂政公以曹郎奮不顧身直發其姦此非家父之作誦刺赫赫師尹平除名里居上有垂白父母當是時惟是名臣之後復有廉吏是則賢者奕世有光宜書諸集後以見君之能不愧其先也

題石龍菴詩草後代

權姦耳目布滿天下第一言涉怨誹族矣風列考槃衡門雅美白駒其人安知非固放棄遠去遂自樂其樂以終身者屈子楚宗臣社稷將墟所處固自異耳嗚呼詩傳不傳視其人鈐山堂集具在未嘗不工海內不以挂齒頰公詩和平不怨能卷史魚之直而懷之眞君子人也竊謂百世下讀公章疏可以振頑懦誦公詩可使鄙夫敦薄夫寬

題忠諫曹公奏議後公諱學程字希明其元孫燮字新塘以舉人令新昌象山

當明神宗時全州希明曹公以直聲動天下至今讀史傳者無不欽其忠鯁切至而慕其爲人吾台以公初令南海多遺愛其慕公也尤甚余家居養疴鄉人有自新昌來者必稱其令曰粵西曹君後之山陰道新昌君手一編來卽新刻公奏議全集蓋君固公後裔也旋調象山象山人稱君如新昌余方謂君仕必大進今年秋君徒步謁余松岡則已引年將歸粵而苦於貧嚧君宰邑七年矣廉靜得民心而仕不稍進何耶君屢求余序公奏議余以公生平已具明史及諸名公序言可不必贅惟是名臣之後復有廉吏是則賢者奕世有光宜書諸集後以見君之能不愧其先也

顯忠祠崇祀忠臣考

懷來之祠廟最著者曰顯忠明景泰初祀正統己巳土木殉難諸臣也萬歷末重修

國初燬於兵火神主散寄僧寺康熙乙酉口北道徐炯重建教諭雷有乾撰碑文曰舊神主百餘座今僅存三十六餘盡朽折求姓氏於國史郡乘不可得今位於中央者同殉難姓氏失傳總位也碑列大學士曹鼐以下二十一人英國公張輔以下十五人召南七世祖爲部公諱汪字澄源殉難土木明史及明實錄具載而碑不之及則亦在朽折中者歟又

如侍郎丁鉉王永和少卿黃養正給事中鯤繡姚銑御史申甫孫慶童存德郎中滕員員外郎逯端王健主事俞鑑張瑭鄭瑄中書舍人俞拱潘澄錢昇行人尹昌羅如墉序班李恭石玉都督梁成太監范宏皆失於稽考此中央總位之所爲設也但當時殉難諸臣景帝卹典略備大者贈官賜謚小者廕子俱隆勅褒美其名字一一可稽原無百餘之多而碑文乃云舊神位百餘座是不可解及觀所列武臣如宋瑛朱冕竝戰歿於陽和先土木一月者也吳克忠兄弟朱勇薛綬竝戰歿於鵝兒

額先土木一日者也皆與張輔等竝列意者當時崇祀并其前此血戰者亦躋俎豆下至偏裨隊長苟能死事即與享祀如百戶雷震者尚不乏人故有百餘座之多歟至碑中所書姓名字多譌舛如朱勇則作朱永是以日後之保國公爲此日之成國公矣陳瀛作陳瑩是以日前未襲侯爵之伯爾爲此日嗣侯殉難之從曾孫矣他如宋瑛作英井源作深魏貞作員尹茲作茲馬預作豫皆以字形相近而誤於時明史未成士大夫得見正統朝實錄者益鮮上谷邊郡載籍不全宜其致慨於無徵也今以明史紀傳爲主核之實錄文臣殉節自王佐至石玉其四十六人其二十四人增於前武臣殉節自張輔至雷震其十一人太監一人先時死戰者六人其名姓官秩一二確實惟都督藍眹百戶雷震更無可考然舊時神位未毀碑文書之亦足補史文之闕也合共六十四人爲之序次如左俾修祀者有所考焉

文臣殉節四十六人 次依實錄
餘依正史

戶部尚書贈少保謚忠簡海豐王佐 永樂舉人

兵部尚書贈少保謚忠肅宜章鄺埜 字孟質永樂九年進士

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直文淵閣贈少傅吏
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謚文襄加贈太傅改謚文忠
爲國子生
寗晉曹鏞 字鳴鍾宜德 進士第一
刑部右侍郎贈尚書謚襄敏豐城丁鉉 字用濟永樂進士
工部右侍郎贈尚書謚襄敏昆山王永和 字以正永樂舉人
右副都御史贈左都御史謚襄敏南城熊槃 字孟搏永樂進士
翰林院侍讀學士入直文淵閣贈學士謚文僖江寗
張益 字士謙永樂十三年進士

員外郎常懋程式進士
員外郎仁和遙端進士
兵部職方司主事桐廬俞鑑字元吉進士
刑部主事慈谿張璐字廷玉進士
主事鄞瑄
大理寺左寺副馬預
行人司正吉水尹昌進士
行人廬陵羅如璋字崇本進士
欽天監監正廖莪仲
欽天監監正劉信
太醫院使欽謙
序班李恭
序班石玉
武臣殉節及死戰共一十七人
太師英國公追封定興王謚忠烈祥符張輔字文弼
太保成國公追封平陰王謚武敏懷遠朱勇
恭順侯追封鄖國公謚忠勇蒙古吳克忠
泰州陳瀛
西甯侯追封鄖國公謚忠順定遠宋瑛
駙馬都尉贈鉅鹿侯那臺井源尚嘉興公主
永順伯贈侯謚武毅蒙古薛綬
武進伯贈侯謚忠愍朱冕
平鄉伯贈侯謚忠毅合肥陳壞
襄城伯贈侯謚悼僖和州李珍
遂安伯贈侯謚榮懷巴縣陳圭
修武伯贈侯謚僖愍沈榮
都督贈遵化伯謚僖敏蒙古吳克勤
都督贈任邱伯梁成
都督王貴
都督藍睦
侍衛百戶陝西澄城雷震
中官殉節一人
司禮太監交趾范宏
綱目館議
綱目館總裁官大學士伯臣鄂爾泰臣張廷玉尚書臣陳惠華等議得綱目一書垂憲萬世文雖歸於簡要而

一代之事實必詳體雖限於編年而千古之名義必正
今奉
勅纂修明代綱目上接宋元其條例一稟朱子綱舉目
張揭陳指列無可疑者惟是事異前代不可但拘舊文
若非斟酌變通必致紀載失實如侍郎周學健奏稱明
祖之興與宋祖迥異宋祖戡亂致治皆在卽位之後明
祖起兵濠梁定鼎江東平陳友諒平張士誠平方國珍
暨頒定官制設科取士詳考律令諸政皆在未卽位以
前而續綱目所修元順帝紀於明興諸事不敍不白今

明紀綱目旣始自洪武元年若於分注之下補敍前事
不特累編難盡且目之所載與綱不符於編年之體未
協若竟略而不敍則故明開國創垂之由缺然不彰於
後世大非史氏詳備之旨而自洪武元年以後一切政
治之沿革事蹟之源流臣工之黜陟宜立綱陳目者皆
突出無根亦大非春秋先事以起例等語臣等再三籌
酌此係開卷首條最宜詳審若概略從前旣於本末不
貫若補敍頻究又與體裁不符誠如周學健所奏臣等
所亟當議定以便編纂成書者也但周學健奏中尙有
未協之處謹就臣等管見所及爲我
皇上陳之按明太祖卽位在戊申歲正月乙亥實元順
帝至正二十八年也是時順帝尙在大都至閏七月內
寅徐達師抵通州順帝始棄沙漠則閏七月以前仍宜
大書至正二十八年而明太祖之大書洪武元年則斷
自是年八月始此一定不易之義也應將周學健奏稱
以明太祖洪武元年繼元至正二十七年之處毋庸議
又按宋元續綱目成於成化十二年其順帝紀本爲元
作事關天下不得專言一國故於明祖開創次第不過
略書一二大端其稱明祖爲我太祖猶春秋稱魯侯爲
公朱子綱目稱宋祖爲我太祖也史臣之辭自合尊崇
當代何嫌何疑且前人成書後人何容輕改我
聖祖仁皇帝御批頒布宇內於續綱目原文一字不易
愼之至也應將周學健奏稱再修宋元綱目改稱我太
祖爲明祖之處毋庸議又按三代以下得國正大首推
漢高次卽明祖周學健謂明祖同符漢高語誠有當但
其事有似同而實異者漢高先入關而後誠楚則祖先
除張陳二益而後北定元都也其稱吳國公吳王亦約

略可爲沛公漢王之比但義帝立僅一年後卽楚漢爭
雄綱目自應並注明祖至至正二十七年韓林兒卒始
自稱吳元年前此皆用林兒龍鳳年號何得分注於至
正年號之下應將周學健奏稱順帝紀內改書吳國公
吳王列於至正編年之處毋庸議臣等再三籌酌
綱目之體原倣春秋左傳左傳有先經發傳之例故於
隱公首簡先敘惠公又元儒金履祥因周威烈王二十
二年以前事綱目未載補作前編有此二例可引請
皇上勅下史局將元至正十五年明祖起兵以後迄二

十八年順帝未奔沙漠以前另爲前紀仍以至正編年
至二十八年閏七月止列於今所修綱目正文之前其
稱名稱吳國公稱吳王倣朱子書漢高之例則一代開
創之事實既詳千古之名義亦正餘不輕改成書且可
變通舊例似於傳世立教之意更爲愼重臣等管見是
否可採伏乞

睿覽施行謹議本日奉

旨甚是依議行

禮部駁請更孔子誕日議代

該臣等議得山東巡撫所奏孔子生日應是八月二十
一日所當改正臣謹按孔子生於庚子日諸書皆同而
所生之年與月後先互異今世定以八月廿七日爲聖
誕從孔氏譜也其實自古無有定論公羊傳謂襄公二
十一年冬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穀梁傳謂是年十月
庚子孔子生是己酉歲史記謂襄公二十二年孔子生
是庚戌歲史記與二傳既差一年而公羊與穀梁亦差
一月所以南齊臧榮緒每於庚子日陳經而拜不能定
爲何日也先儒如眞德秀服虔皆從公羊如杜預注左
隱則從公羊以糾史記之違而洪興祖直據穀梁謂卽
夏之八月二十一日宋濂作孔子歲月辨雖駁興祖三
代改月之說之非然所云八月二十一日者仍以穀梁
爲斷蓋公穀較史記時更近古二傳年日既同則公羊
十有一月自爲傳寫之誤以經證之二十一年九月庚
戌朔冬十月庚辰朔明書於經則庚子乃二十一日之
確據十二月不當復有庚子明矣但聖誕日前世遵行
已久祇可存其說以備考稽不可執其說以更舊與其

宜改二十七日爲二十一日固未敢以輕議也

禮部駁請祀啟聖王元配施氏議　代

該臣等議得陞任副都御史陳口口奏稱家語載有啟聖王元配施氏生九女而無子實爲

先師之嫡母應請崇祀啟聖王元配施氏生九女而無子實爲　臣謹按施氏生九女而無男經傳並無明文僅見家語而史記孔子世家則闕施氏其記聖母顏氏並無睟乃求婚之文至合葬於防終不及施氏一語後世崇祀啟聖必從史記而不從家語者正以漢初距孔子之世未遠司馬遷親與其十一世孫安國同事武帝從問尚書古文遷又自稱登廟堂觀車服禮器則近而可徵宜莫若史史所不載有無誠難臆斷至家語一書前漢藝文志載有二十七卷師古注曰非今所有家語則知唐所行王肅注解者原非安國所撰劉向所校之舊明矣司馬貞較後師古其著索隱所據家語果前漢本乎抑王肅本乎且即王肅本而隋志云二十一卷唐志云十卷篇目又自不同即今世所行蕭古本亦無施氏之文則司馬貞所據何本實無從臆定也是以明李東陽修闕里志於世系於本姓於祀

以應代知禮之儒考訂最爲詳悉未有從而議之者今

以事在傳疑文無確據自不便輕更舊典誣瀆宗祊所

乃欲從數千載不合其以有無影響之說一旦驟加之

聖母之右於心奚忍於義奚安與其輕議而涉疑昌若

闕疑而志慎應將陞任副都御史陳　所請加封施

氏之處無庸議

禮部再駁請祀啟聖王元配施氏議　代

議得史記家語並載孔子先世而史記缺聖父原娶施

氏一事後世祀典必從史記之略而不從家語之詳者

家語雜出後人之手漢志及隋唐二志篇目不齊蓋孔

安國所撰者其書早已失傳即王肅本後世亦多同異
今所行肅占本並無施氏之文而司馬貞索隱引家語
有之可知家語無定史記足憑數千年中孔氏家廟專
以聖母顏氏配食啟聖非禮有關從史闕耳今方苞奏
據索隱所引之家語以駁史記之非又引雜書之祖庭
廣記以證索隱所引家語之確遂欲一旦以有無不可
知之施氏躋聖母顏氏之右臣等竊以爲史尚闕文禮
重變古祀典至鉅文廟至嚴不可不慎也謹以方苞所
奏之謬爲我

皇上陳之據方苞奏稱家語爲東漢時孔猛所出家藏
書至魏大儒王肅而顯等語謹按文獻通考孔子二十
二代孫猛嘗受業於肅蓋從猛得此書是猛爲肅弟子
而方苞誤以爲東漢人考訂之疎此不必辨至稱子思
未作中庸以前原有家語之書則鑿矣若有其書如王
肅所云諸弟子自記其問則篇籍散佚久矣即漢志所
云二十七篇尚未必皆七十子之舊況肅所得於孔猛
者乎據孔衍言則安國所自撰安國序則
景帝時購藏祕府至元封時安國從而編次者也朱子

謂肅編古錄雜記其書多疵然非肅所自作可謂定論
既曰編古錄雜記矣古錄雜記所載其可盡信乎又據
方苞奏稱闕里志本孔庭纂要假令施氏稍有疑似何
以自著於家乘而不之削等語謹按明李東陽闕里志
於本姓篇曰叔梁公曰有九女而無男是無子也乃求
婚顏氏生孔子自注出家語而並無施氏之文於尼山
毓聖篇曰陬大夫娶魯施氏生九女而無子云云自注
出祖庭廣記直書聖母顏氏於前者信以傳信附書施
氏於後者疑以傳疑既爲他書所載子孫安可不存其
辭乎又據方苞奏稱孔氏家廟緣灑掃戶孔末之亂仁
王孤幼童氏皆復立宗祊始專祀顏氏而不及施氏後遂
踵常襲故等語則可謂辭之遁矣謹按聖母專祀顏氏
所從來久遠東漢永壽二年魯相韓勑碑曰顏氏聖舅
家居魯親里聖族之親禮所宜異其復顏氏邑中繇餘
又建寧二年魯相史晨碑曰顏母毓靈又曰假顏母井
舍守吏四人當是時葺廟展禮蒐討遺蹟孔氏子孫會

者有五官掾暢功曹史淮守廟百石讚副掾綱倚書立
河東大守彪處士袁等皆列名碑陰使果有前母施氏
鑿鑿可據曾相即無意講求孔氏子孫必據情以請不
應復循役假守東萊在顏氏一家此四白冀以前聖母
專祀顏氏之明證也水經注曰尼山東十一里有顏母
廟又曰孔廟即夫子故宅廟屋三間夫子在西東向顏
母在中間南面夫人隔東一間東向又曰廟西北二里
有顏母廟廟象猶嚴此又自漢以至後魏聖母專祀顏
氏之明證也方苞乃謂不及施氏始於仁玉不亦誣乎

且自唐天祐二年灑掃戶孔末作亂距後唐長興二年
復修廟祀則仁玉年已二十餘矣謂之童昏無乃臆說
借使仁玉不諳舊儀豈無一二老成引典以爭竟至失
墜況自仁玉以後孔氏亦多賢矣如道輔宗翰宗旦武
仲文仲輩皆當世名臣碩彥或嘗知曲阜或嘗葺世系
或盛以文章學問發聞於時獨不能根據家語及索隱
增祀施氏以正近世祀典之舛譌甘於蹈常襲故如方
苞所譏此臣等之所不解者也夫家語與索隱均非僻
書也而聖父之爵爲公爲王聖母之封爲公夫人爲王

夫人而合祀於家廟也自宋大中祥符以後詔誥班班
史策夫誰不知而宋元諸大儒並無若有議及施氏之
得與封者方苞乃謂歷代無由知其家廟無施氏之主
可乎又據方苞奏稱施氏與啟聖王相守至老不得祔
廟不獨先師恕然心傷先師母顏氏之心亦有歉然不
得等語臣等前則疑以史記漢碑後則斷以闕里志世
系祀典知施氏有無自屬傳疑未有確據而聖母顏氏
則史既稱合葬於防後人又歷世崇祀於廟更無復有
可疑者今方苞欲以影響有無之說遽躋俎豆爲啟聖
氏稍諱先師顧不恕然心傷而先師母之心顧不歉然
平哉至方苞奏云配合謬妄及原稿俏魚之母等語恣
肆背誕此又臣等所不足與辨亦不忍與辨者也今衍
聖公孔傳棨既據實覆稱家廟向來並無施氏牌位而
曲阜縣知縣孔某昧於支子不祭之分不稟大宗不侯
廷議冒請增祀已屬不合而方苞復餂於臆見轉相附
和尚可謂明於大義者歟又據方苞原稿云請勅國學
及天下郡縣學添聖祠皆建施氏主方苞出身廖序並

不知學官啟聖祠向來神牌不及聖母其於耳目習聞習見之典禮漫不經心而欲以一時淺見輕議數千年世守之祀決其疑而訂其舛乎臣等公同酌議事關聖典禮幽有神靈式憑明係萬世評論如使家語確有可信而不設主則累朝聖裔皆爲罪人若其稍有未確而冒昧設主則誣聖瀆禮誰任其咎與其輕議而涉疑不若闕疑而致慎應將方苞所奏增祀之處毋庸議

邵生服議

錢塘邵生潛觀名學鑑翰林霽川先生長子也幼敏慧異常兒甫學舉子業文出輒冠其儕年十六應童子試學使者拔補博士弟子員身長七尺顧盼偉然似丈夫其明年得病死嗚呼栝柏豫章棟樑材也已離拱把風摧之哀哉時乾隆己卯四月朔日距生癸亥二月十日年十七未娶於禮爲長殤未成人其文不緼族黨疑之先生書問服制余答之以書曰生年雖殤德已成人當以成人爲服不得拘古二十冠而字之例今之未二十已冠而字者喪服小記曰丈夫冠而不爲殤婦人笄而不爲殤鄭氏注言成人也博士弟子員官取其才於諸

童子中傳冠帶衣襦衫拜謁先聖名與賓興非既冠而字歟喪服傳論年特其常耳曲禮問大夫之子長曰能御幼曰未能御問士之子長曰能典謁幼曰未能典謁此即成人與未成人之辨也以文學能名稱於眾猶可曰未能御典謁不得爲成人歟春秋於內女僖九年之伯姬文十二年之子叔姬書卒此即笄而字以成人服之明證也檀弓記汪踦能執干戈衛社稷夫子勿殤此又不專論年之明證也男子冠而字不爲殤則雖記所云喪無主自當以父在父爲主矣赴告之文自當云某長子某不辭矣準古酌今於禮無可疑者

答陳星齋書

昨承手教屬考明初俞行人德惠死節事迹有無載入志書此自明一統志及 本朝徐乾學韓菼二本皆缺不錄即南省通志亦選其名事迹別無可據所據者無錫縣志而已今一統志於忠烈死難之臣極力表章凡史傳中有名其會里略可徵考無不蒐羅登記故往往有較詳於徐韓二志者然至其傳名字俱無而通志府縣之志或記其事例俱不得以入今志所遺

以爲去取不於志而於史也有明一代之人之事史稿首尾全具而東南忠烈死難之臣尤爲詳備今徧閱列傳有大可疑者聊舉足下言之據無錫志俞德惠字用濟洪武中舉經明行修授行人奉命使蜀再使廣西值寇亂德惠驅車徑前猝與賊遇不屈死之此道途遇亂而殞身者也乃俞氏後人所述又曰洪武初龍州土同知趙宗壽反奉使至粤宣諭逼降不屈死之此使不辱命抗節賊巢者也兩說者固已判然不同而以史稿核之則事又有不可據者縣志所云廣西寇亂何亂乎自洪武二十年即署州事帖堅妻黃氏心惡宗壽而倚鄭州土知州趙帖堅之從子也帖堅無子以宗壽爲嗣自稱天朝之命使而使降已也逼辱命使邊將奮節自裁此其罪在不赦太祖亦必不肯以其後之入朝遽赦其罪其事始末洪武實錄攽然固具載史稿矣宗壽者龍州土知州趙帖堅之從子也帖堅無子以宗壽爲嗣自稱天朝之命使而使降已也逼辱命使邊將奮節自裁此其罪在不赦太祖亦必不肯以其後之入朝遽赦其罪其事始末洪武實錄攽然固具載史稿矣宗壽者龍國公常茂遂握州印擅州事常茂者開平王遇春子以罪謫居龍州娶黃之愛女爲小妻故與黃數辱宗壽會師略諸郡縣至茂死宗壽以計取州印而訴其狀於朝或構飛語曰茂實不死匿他所將結諸蠻爲變宗壽知狀代爲諜也太祖大怒命都督府檄宗壽至京面陳宗壽懼禍不測不敢行而廣西布政使言宗壽拒命太祖命致仕尚書唐鐸往諭猶未從命乃詔楊文爲征南將軍率韓觀宋晟劉真將三萬人討之師方出唐鐸還京言宗壽已伏罪請罷兵而宗壽隨即入朝謝罪並貢方物太祖亦悟茂所述實以趙宗壽之叛可謂確有其地矣顧宗壽龍州土知州非土同知也其事在洪武二十八年不得云洪武初也且宗壽不過以危疑保境偃蹇不朝本未嘗稱兵拒命倡導諸蠻以犯順也不成爲叛郎不得逼辱天朝之命使而使降已也逼辱命使邊將奮節自裁此其罪在不赦太祖亦必不肯以其後之入朝遽赦其

實已死怒始稍仍許世襲龍州此宗壽事始末也俞行
人宣諭其在唐鐸奉使之先乎抑隨唐鐸以往乎倘在
唐鐸之先則廣西布政使言宗壽之宜討必首以殺天
使爲罪名不應祇言不朝也倘隨唐鐸以往則鐸既安
然無恙而其餘可知也若行人實死於此唐鐸回京入
奏時可以其東身入朝請宥問罪之師乎此理之可
者也大抵史家記事依類而附不辱使命而死宜載忠
烈傳中今史稿於明初使臣如王禕吳雲輩臚列詳悉
矣而無使龍州之事唐鐸宣諭龍州有專傳矣而不言

何人隨從卽廣西土司傳於趙宗壽事纖毫備述又不
言有逼降命使一節此從前一統志及徐韓二本之所
以闕疑而後人之所以不敢妄補者也夫忠臣烈士史
册脫漏多矣惟府縣之志有時能補正史所不及故凡
稗官野乘家譜街談無所不採至一統志則自以正史
爲準俞行人事本末別無可考旣載縣志惠山有祠已
足以存節義之梗概亦不必以一統志之人不入爲重
輕也因手教勤勤來詢故詳悉以復召南再拜

蓉槃生書

報賢兄侍者前去歲鄭廣文還里辱手書存問并以所
著左氏春秋要義相質僕雖殘疾居憂杜門謝客廢書
不觀之日已久然故舊友朋遠近有以經學見示者自
歎身已枯朽於聖經旣不獲白鏡淵微猶願稍集衆益
譬窶人偶得升斗卽爲奇珍況見足下之全括一經洋
洋美備體塲整然而嘉穀茂盛倉箱所收有不可以千
萬計者哉聖經謹嚴至於春秋極矣解經之難亦至春
秋而極三傳能舍短從長皆經功臣也如漢經師家必
屈經以就傳傳或反爲經累而經不明如唐啖趙復必
失均而已三傳中公穀傳義不傳事先儒論之誠當至
謂左氏傳事不傳義則實非也事不傳則義無可見能
傳事以傳義功就有如左氏者乎親見國史舊文每事
皆空傳以解經經雖不爲傳所掩而經亦自晦二者之
本末曲折條貫猶斷獄者能實得其辭與情而案始立
經卽其所當之律也案稍不明律於何定故於經或先
或後或略或詳非當時議論或是或非亦載其說舊史
或書或不書亦核其文傳後世學者可以曉然於聖人
筆削之深心褒貶之大義迥非公穀二家所及今習左

氏者多矣杜注孔疏家有其書而習焉如不得無他
但供詞章之用不知思傳以解經即注疏亦且置之高
閣矧有能正征南之違斜頴達之失於經傳直指迷津
而坦然明白乎哉所著要義溯流尋源引端究委不因
例柄不因離害用心平正不爲異攀苛刻之深文可謂
能樹一幟於陳止齋趙東山之後粹然自成一家而無
憾者矣足下年力方剛就已成之學益用孜孜不忘所
到當可是珊來書況僕以南雷僕庸陋安能及前哲萃
髮但區區好古樂善之微忱雖衰病猶不忘耳敝邑當

奇荒後行旅甚稀是以遲遲至今始克裁荅幸鑒之諒
之僕舊疾未除作字頗苦草草寄復書不盡言召南再
拜

附原書
慎朝正謹啟大人閣下正當讀閣百詩潛邱
劄記欲師事黃南雷神往者數十載而未獲後因所
親達意南雷心許之今正讀劣萬不敢比於潛邱而
閣下則當世南雷也外舅沈竹溪常謂潛究經史如
閣下者實爲儒雅之宗庚午秋武林臨杭葦滿先生
已甚直發古作者之堂無惑也僕與足下始則聞聲相
思繼則接膝晤談合則數百里聞書問不絕得以時窺
知閣下適在省中淺晨肅謁又不獲見曷勝惘悵正

足下學業進境且喜且慰顧僕本鄙學究胷中空空一無所解今書中云云足下視僕竟如匠石程材伯樂相馬抑何言之諛也詩文尙未點定當徐讀之譬如跋者游山十步不嫌九坐佳處先領其要次得其徼是以涯於奉荅云耳今年以夏雨太多爲溼熱所侵病幾不起幸無恙而衰老益甚未審何時再與足下相見臨風長歎不盡欲言召南再拜

附原書

瀛頓首白息園先生閣下瀛生二十有三年矣伏處衡茅加識卷陋閣下偶見瀛所作方廣哀領布帛菽粟一日不可無所謂本也不求諸本而徒以辭勝譬如水之無源其流易涸六朝諸名家方年少

僧田碑記謬蒙稱許屬天台僧物成索觀瀛平日所爲詩文濂錄一卷寄呈又蒙賜書獎借過當上年薄游武林謁閣下於萬松嶺閣下進而教之勤勤懇懇禮意有加私心益爲欣幸憶瀛幼時就塾隨讀四子書卽聞鄉先輩言方今名公鉅卿學問奧衍經術湛深無如閣下意閣下位望峻絕舉仰不易乃今者閣下於瀛初不相識而先之以通問之殷繼之以接見之勤誘掖獎勸無所不至瀛自問何人而竟得此於閣下耶昔蘇欒城上韓太尉書自言於人見陳陽公而以未見太尉爲憾瀛今乃見閣下宜今之歐陽子也見閣下雖學問經術世更有如閣下其人者抑亦可無見矣閣下教瀛以治經之法而曰文必本諸經誠哉閣下之言也韓子云約六經之旨而成文柳州亦言本之詩書禮春秋易以求道之原瀛固無所知識然亦嘗從事於百家之言而知經者人之布帛菽粟也錦綉之寶珍錯之物或可終日不御而

氣盛詞采亦爛然可觀及其菁華消竭才力因之衰薾無他本不足耳瀛雖愚敢不勉焉孜孜致力於經以庶幾無負閣下之教天氣嚴寒伏惟閣下爲道自重不宣

天台齊召南次風謨

河清海晏頌 謹序

臣聞美盛德之形容曰頌自有書契可紀以來累洽重
熙昇平之治總未有盛於我
朝者也欽惟我
皇上
聰明睿智
文武聖神

序三辰而調五行
溥九垓而燭八表太和翔洽下際上蟠瑞應之符神人
協贊礎礎卽卽雜遝總至河伯海王歆我秩祀經天絡
地祇承率職以湊嘉祥黃流澄光若鏡者數百里
上特遣官致祭事付史官近復自刷引河實維神力環
錫與彼河洋洋厥色維黃自星宿海東趨混茫挾泥與
沙遷徙靡常旣道於夏旋圮於商隄之宮之白馬宣房
皇篤其祐蕩蕩巍巍至宣下土璧合珠聯營室攸聚載
歌南薰以贊東戶皞皞太平登三咸五熹休叶應神靈

雜
清禮熙
闕廷厥角享王大者將來小者附至
聲教覃敷蓋若斯之隆也奧稽唐虞平成永賴九敘維
歌然其谷俾乂幸而奏績安瀾雖九川滌源大河石水
斗泥不問其流克滌成周懷柔河神翕矣而淮海徐奄
尙多梗化南又不踰衡山白雉貢自越裳卽云絕域幅
員亦少狹焉猶且紀歌頌垂將來矧清晏如我
朝其可無頌聲以形容
聖天子穆穆之盛德臣誠不自揆敬拜手稽首倣古而
作頌曰

條旁涧稼穡勿佚以騶維

皇敷文垂湛爲昭德水象之仰鑑九霄自古太史榮光

告瑞元斑斑馬圖其出匪遙海旣晏矣民樂作息鑑戶斂

人桑麻疑疑郡臺縣舟龍伯之國至於日域順

帝之則振舵旋鍼洋踰百里來格祁祁拱宸極於赫

至德高極於天深浹於淵與坤俱方與乾俱圖上下充

塞和氣盎然注濊滂沛河海則靑是清是安

皇德攸岩

寶綸堂文鈔卷七

皇編寶歷於萬斯年

平定西域頌　謹序

臣聞威弧耀於列星光垂元象迅霆轟於盛夏氣轉洪鈞是以因地制宜奮武與撝文並重本天作則命德偕討罪兼施厥聲厥靈殷歌采入有嚴有翼周美出征雖其近在邊方猶且長垂雅頌若夫禹跡不到之土堯封未闢之區達瞿譯於天垠窮梯航於月窟無俾無拂廓地踰二萬里而遙于隅于疆威功計四五年之速赫矣煒哉書契以來曾莫一睹欽惟我

皇上德懋執中道隆建極文武聖神以廣運紹列祖之純熙聰明睿知以有臨膺上蒼之景命紫微正位獨斡璇衡赤縣神州咸遵道路撫辰凝績怡功旣駕乎郙姚服教畏神幅隕亦超乎軒頊罔已南翔朱鳥北耀燭龍東漸鮫人西底烏思種丹浦一戰雖敗猶存黑水三危旣分復合自矜絕遠鑿空祇有張騫屢誘諸蕃屯田寗容鄭吉而乃爭先欵塞請

王師若望雲霓因之命將出車執渠魁如拾芥芥初經蒲類卽定伊黎旋斬樓蘭頃稱部善毘彌葉護俱欣敘於西戎安息康居總北闕大宛之駒汗血隨扉牛獅子以登閑于闐之石采

河竝璀珀明珠而接軫縱有巨猾莫遂姦謀奔兕誰當
封豨自斃攻馬蒼而擊疏勒威懾百蠻殪突厥而奠龜
茲版歸四鎮玉門廣闢詔詔謂三絕三通雪海全空安知
十姓十設哈隆克占風納悃班列外藩布魯特向日輸
誠職貢蒙古斯則炎漢城置都護未窺德化之遐敷李
唐州屬羈縻難語威稜之不暢矣逆酋大小和卓木者
醜猶遺類準部稟凶梟將焚乎窮猿窟敢潛乎狡兔我
皇上天幬絕漠電掃荒陲俾仍守其故巢爰特出諸禁
繫迺從阿睦爾啓畔陰梁奇螳臂以犯戎軒憑鼠牙而穿
武庫野無青草跡同瑯琊距相依邑若彈丸危類觸蠻倡
託雨露何私於長養翻內撥其根覆載方界以生全懷
自作之孽豈非慕邳支叛漢倘都賴有五重威學文泰
慢唐誇高昌縣七百里者乎我
皇上應機善斷視遠惟明
金鏡高懸太阿在掌
特簡副將軍擢上將於羽林
親授節鉞簡精兵於神機張兩軍爲迅擊望之如火如
荼收六堡以搗虛助矣爲貔爲虎捲塞尤毒霧無地藏

身豎太乙靈旗有神黙相直指流沙之外井自溏泉長
驅懸度而遙蹊成坦道於是平乘回部橫掩庫車遂克
阿蘇載收烏什穹廬雨灑盡消遊騎之塵颸脫風清旱
有迎降之志莫不抗手屈膝簞食壺漿塔池之春色先
催東陵西望濛汜之秋毫靡犯後無舞前歌我
皇上馭以寬仁加之鎮撫易同文於泉府薙薄賦於花
門設官垂令甲之科計畝慰呼庚之願是則耕牧同遊
泰宇城郭共沐休光者也而二酋以漏網餘生謂負嵎
得計因而新附效指前之螘乃有雄師揚逐北之威捲

施而行快逾破竹援抱而進力等摧枯親麾必勝之師
深入不毛之地賈其餘勇徑壓堅城彼方以逸待勞我
則動有斬獲彼又以多圍寡我則靜待經營屹壁壘以
山凝催簡書而星速突陣之金戈耀日地中鼓角皆鳴
赴援之鐵馬騰霄天上將軍忽下遂乘時而肆伐士一
乃心即選銳以窮追人百其勇弓鳴霹靂圍獸突逃火
烈崑崗妖氛自熄在二酋塵駭鹿奔觸耳皆成風鶴在
諸部冰消凍釋驚心靡化沙蟲逭誅之戈壁既踰我師
尚挾雷公之怒處處之酬侯竝服遐邇順原識

天子之尊久閒種落地遍虞淵今暗敝陀山名拔達方
據鞍而草撤通宼無藏將掃穴以犁庭罪人斯得乃諸
戎騎角爭爲設阱張羅而賀會奔馳先已膏鋒染鍔血
不污夫
王斧傳首蒸街捷自奏乎軍門梏尸疏屬然後收屬國
振
天聲驛馬雲飛凱歌風起我
皇上御太和之寶殿宣露布於彤墀奉吉語以承
歡介

恩施
奎藻銘功不數燕然之刻春燈飲至載庶虎拜之篇凡
典禮所昭垂悉
宸衷所敷錫令生俱臻仁壽寰宇永慶昇平是役也覲
光揚烈成
祖宗未竟之遠謨耀德觀兵創史策無前之偉業賓服
要服荒服王會攸圖懷方訓方形方真官是掌古成緯
地合幽明暘昧爲一家命對數天綸祀貢享王於千祺
湯湯平巍巍平博厚高明悠久參乾坤育品物以無疆

蕃閩而補處王猶送暖正迴黍谷之春蒲海銷逢齊譜
鐃吹之曲神人胥爲悅豫中外罔不清甯是蓋我
皇上決機發策羣議莫撓至斷也洞隱燭微幾先畢照
至明也開誠布信賞罰無私至公也制勝出奇綜畫有
素至豫也用能使庸功速奏聲教覃敷絕域來同窮邊
底績於是告成
郊

廟秩祀山川班爵策勳定期振旅聿下
明詔大油
薦算兮定西域大無外兮仁無敵
命虎臣兮授軍律踰葱山兮獫狁席珍兒渠兮獻俘馘
讋諸部兮底納日跨條支兮修貢職
領正朔兮益郡邑光
前烈兮善繼述年萬億兮矢

文德

侍御王艮齋先生贊 并序

庚午夏召南舟過吳門謁先生於紫陽書院先生見召南喜甚曰一隊馬郎病同劉原父耶執手欲歡久之南歸固甚曰一隊馬郎病同劉原父耶執手欲歡久之時先生已病然語音洪暢臨別猶以羊叔子相期待惟恐召南之不久於人世也嗚呼孰知先生竟溘焉哀其流湯湯

天然假山贊 并序

乾隆乙亥養病居萬松嶺頭即鳳凰山北麓簷前奇石千百列隊爭雄雲湧波幻前賢題字甚多此天然大假山也余於西岡拾雲根有數百枚滌去沙泥晶瑩奪目擇寒芒最盛者爲小鏡甘面平角方稍有凹突文似篆隸行草及繪畫者爲小圖背餘則尖成峰圓成巒層層疊疊磊砢成巖嶸畸紆回曲折宜斂宜削成磴嶺陵阜峭壁玲瓏成洞壑者學蘇公作供意祇書几積累觀之近若湖上遠及宇內名勝可閉戶面坐得遨遊之趣童子曰此小假山視大者不尤勝乎余雖病不可無贊贊曰

巖拓名山近羅几席間鳳一毛跨鵬六翮作逍遙我心實獲遠岫應中數蹤十百九華仇池名惟意擇夸巨靈位隨手擲因而垂之宜損宜益或縱或橫或詰或詘白或雲紆青或霞縹赤或鶩欲飛或星可摘或眉初而不雜於黃雖我先生無慾至剛嚴氣正性莫之撓頹

或掌仜擘或偃欹盤或圌積或洞岈岈或巒峇峇或
挺懸崖或臨廣澤疊幛連峰方珪圜璧羣玉璘瑏蓬虛
爬尺其氣熊熊其光奕奕昔賢所慕靈仙窟宅緲縹凌
虛萬里不隔圜詎聚米遊甯著屐移可學愚拜亦成癖
以曉以歌斯晨斯夕廬菽神怡向禽願適奚出戶庭友
邀歡伯福地洞天皆遍足跡我思造物如易卦畫何洪
何纖一單一拆小石與山取象堪釋芥子須彌文包簡
冊岳兮鎭兮雄秀誰闢實天地中一卷之石作如是觀

仁壽無斁

天然圖書銘

郁郁紛紛今文古文我安能辨隨意所云如切如琢若
耕若耘不雕不飾有骨有筋似書似畫非烟非雲蟲魚
鳥獸畔類引羣山川草木映日初昕其有奇字蠹簡典
墳其有異款鐘鼎夏殷不隸三倉焉識八分不數史籀
焉問右軍符篆自天請占靈氛岳形有眞請詢蒭蕘石
紋作印自昔未聞鳳山麓金牛水濱童子拾得我爲
欣欣縱橫綺合疑似絲棼惟忠惟孝辨當斷斷豈羲能
畫豈秦能焚結繩以前體亦無堪染朱成譜元氣氤氳

象形會意滿目錦雯摩挲几上珊瑚我員匪我克勤化
工之勳

答鄭侍講問鄭名江號筠谷翰林院侍講嘗修一統志後撫安徽學政回朝則志已告成矣

以書來問
記其略

鄭
問潞江卽梁黑水西洱河卽此水否

答曰謹按西洱河之上源亦曰黑水河出浪穹縣北南
流逕縣東北左受梅茨河白沙河二水又南瀦爲澤逕
縣東南有鳳羽河自南來注之又東南流逕鄧川州北
歧爲二又南逕州東南合爲洱海又南逕大理府城東
又南至下關折流而西逕合江鋪西南與西北來之漾
濞水合下流入瀾滄江此其去潞江甚遠發源甚近可
以指爲梁之南界不可以爲雍之西界也

鄭
問然則瀾滄卽禹貢黑水乎

答曰瀾滄發源鹿石卽今西藏格爾吉匝蔴那山直北
源西南四百餘里直金沙江東流處南七百里直金沙
江南流處西百餘里凡鹿石山以北之水皆流入金沙
江金沙自犁石發源東流至河源西北之巴顏喀
巳二千餘里矣夾江南北皆層巒疊嶂亦無堪染朱成譜元氣氤氳之黑水

能越金沙踰重山而南乎哉李元陽以瀾滄爲禹貢黑水吾不信也

鄭問然則源流最遠莫如大金沙江今拉藏所謂雅魯藏布江矣可當禹貢黑水乎

答曰禹跡雖遠不能度數千里窮荒之地以爲雍梁二州之界也張機黃貞元之辨核矣按以地勢則不確

鄭問然則黑水不可考乎

答曰黑水之名以色其委入南海其流經雍梁之間今且以山川現在者懸度古人之疆界禹時西被於流沙

流沙自雍州西北以至河源金沙諸源之西皆平沙數千里不得云雍有流沙梁無流沙也今潞江水色深黑本名烏江在金沙之西大金沙之東源出藏地布喀池池廣五百里西北流爲厄爾几根池又東北流爲衣達池又東南流爲喀喇烏蘇華言黑水也稍東北流折而南又東南過怒夷界亦曰怒江又南入麗江府界計自發源至此三千餘里又南過永昌府及潞江安撫司境又南入緬甸二統志謂源出雍

望棄圖西番之西大流沙之南湧出一澤名曰嘉湖南流爲潞江即此水也但明時於番地不能詳悉今按地經度布喀池當西二十五度其西南山外有大池周千餘里積水不流其西北山外即大沙海有一河自西南而東北約七百餘里而止土人曰雅勒蘭藏布河河南有澤十餘大者周百里皆沙磧中渟潀不涸去布喀諸池不遠此其爲禹貢黑水平布喀池直河源西南一千八百里其東流折而向南之處曰索格薩馬僑直河源西南僅七百里雍州西境包崑崙積石而西距流沙不得云烏江非禹貢雍梁二州界也三危自古原無確證爲地爲山爲水俱不可知謂三危山在敦煌則始於水經而詳於括地志然敦煌並無有水南流能越雪山而過沙海者漢志於禹貢某水某山一一明指獨於黑水三危不言何地安知烏江所經之諸山非即禹貢所名三危而後世失之者歟烏江在雍州西南梁州正西自三危以北屬雍三危以南屬梁亦可謂跨越二州之地矣後世言雍州黑水必向酒泉敦煌尋覓亦知南陬河源諸山斷不能越則又有繞出河源之西及伏地潛流

之說豈知敦煌之南即限以雪山雪山先不能越況能
經流沙而繞出河源之西乎河源不能越況於金沙夾
岸諸山又在河源之西千里乎水固有伏地潛流者濟
是也禹貢於濟或伏或見鑿鑿言之於黑水不言其異
直曰導曰至曰入而已何所見而以爲伏地潛流乎哉
潞江水色深黑源遠流長在大沙海之東固不必遠求
敦煌之有無黑水也

鄭問三危在敦煌非歟

答曰孔傳第云三危西戎之山耳水經云三危山在敦

煌縣南於是始有其地漢敦煌郡今沙州衛即左傳所
云秦人逐姜戎之祖吾離於瓜州及允姓之姦居於
瓜州也者杜元凱注亦云在敦煌魏書太平眞君六年
討吐谷渾杜豐追被囊度三危至雪山生擒之夫雪山
在沙州南百餘里西自嗢思池之西而南而東綿亘沙
州安西柳溝靖逆之南又東南統肅州甘州涼州之南
層巒疊嶂冬夏積雪不消即古祁連山也依魏書則三
危山尚在雪山之北而沙州近流沙西即白龍堆西北
望蒲昌海已爲雍州最西之地是以括地志直云三危

山在敦煌南三十里山有三峰故曰三危俗名卑羽山
顏師古注漢書亦云黑水出張掖雞山南流至敦煌邊
三危山又南流而入於南海也按張掖即今甘州甘州
諸水皆西北流酒泉而北入居延海何嘗有一水西
流逕酒泉能越弱水羌谷二河而西至敦煌者耶云南
流至敦煌尤誤之誤者也今按嘉峪關外西至嗢思水
最大者曰布隆吉河即漢志南蒲端水也曰黑水即漢
志氐置水也布隆吉源發雪山之陰北流而西與黨河
會又西注於哈拉池其長七百里外此雪山之北爲川
爲澤雖多未有著名者三危之山即可遙望雪山連峰不
斷凡水泉出其北者無不北流又何以越而南也故謂
敦煌有三危山可也謂敦煌三危即禹貢黑水所逕之

三危則不可也

鄭問漢時大夏烏孫大宛今在何地大宛是徹馬兒
罕古唐之波斯是漢條支否今策妄庭即金微府
否

答曰按烏孫即今策妄地漢書云烏孫都赤谷城東向
奴西大宛西北康居南接城郭諸國策妄之西界與拔

有大宛康居之地所不可知其庭則漢之烏孫隋唐之
西突厥也而南跨天山以至鹽澤山鹽澤西南以至于
闐河之源踰蔥嶺以西葱包有車師前後部焉耆龜茲
疏勒諸國之地而南接于闐自元以後西域國土山川
名號盡變古人之舊難以臆斷自大山大水自古不能
轉移今可爲證據者一曰天山亦名北山又名白山雪
山白蔥嶺而東橫亙疏勒龜茲焉耆車師前王之北而
東盡於伊吾盧之東北唐書所謂折羅漫山也一曰蔥
嶺河東南注於鹽澤鹽澤亦名蒲昌海今之洛普池也

蔥嶺河後魏曰計式水今名海多河此水經疏勒龜茲
焉耆車師前王之南一曰于闐河亦曰玉河今之塔里
木河也源出葉爾欽山中東北流幾三千里而與海多
河會又東注洛普池即漢書所云鹽澤水潛流地中爲
中國河源者也一曰蔥嶺白天山極西處爾蔥嶺接其
嶺自極北而南而西南幾三千里凡嶺以東之水皆東
流會於鹽澤嶺以西之水皆西流注於西海今蔥嶺之
西北有河自其南大山中北流而東與西來之波羅
搭拉河合又東瀦爲波羅搭拉池池周百餘里在庭東
北三百里而天山前之海多河直庭前八百餘里故曰
漢烏孫隋唐西突厥地也在明爲亦力把力國之北明
史謂北瓦剌東火州南于闐而撒馬兒罕是也至撒馬
兒罕則又在于闐之西矣

漢大宛今在策安庭之西按漢時出大宛之道自車師
前王庭隨北山波河西經焉耆龜茲以至疏勒踰蔥嶺
而西即休循國自休循西行九百二十里至大宛是在
之南非大宛地也
策安庭之西也明之撒馬兒罕足漢時屬窻國在大宛
漢大夏在大宛西南爲大月氏所據有五翎侯後雖時
諸部猶存而吐呼羅國即古大夏地故唐書曰吐火羅
魏吐呼羅居葱嶺西烏滸河之南即古大夏地也今在
策安庭之西南界

漢條支國近西海於西域諸國爲極遠前漢使者祇至
烏弋山離未有至條支者後漢班超始遣甘英至其國
臨西海而還魏書曰波斯國即古條支隋書曰波斯國
在達曷水之西蘇蘭城即條支故地唐書曰波斯國西
南皆瀕海是也
今策安庭即唐之崑陵濛池二都護府平西突厥賀魯
所置云安庭北之波羅河當即多邏斯川兼有安西都
護及龜茲焉耆疏勒砆沙四都督府地在天山以南于
闐河以北而西至葱嶺至於金微都督府原以僕固部置則與堅昆絜林
相近其地蓋在今喀爾喀西部杭愛山之北與鄂羅斯
接境不在西域也計自杭愛山西南至策安庭尙相去
三千餘里而中隔瀚海焉
答阿侍郎問阿名克敦字立恒滿洲人官吏部左侍
郎爲一統志總裁嘗奉使西北諸蕃國
阿
問嘗踰哈密北天山地名碑嶺積雪中見踏碑有
唐貞觀字此何碑也問土人皆不知西域志亦闕
如也
答曰此唐侯君集平高昌紀功碑也君集以貞觀十三
年拜河道大總管伐高昌十四年降其王麴文泰唐書
言君集刻石紀功而還高昌尙在哈密西入百里此則
班師踰嶺時所刻矣
阿
問據元史都實始窮河源在星宿海然則自元以
答曰今河州西之積石自後人名之非禹所名也大崑
崙即古積石在塞外二千餘里其下即星宿海漢時爲
羌地唐初爲吐谷渾地段頻追羌行四十餘日至河首
積石山侯君集隨李靖平吐谷渾追至星宿川達柏海

北望積石山觀河源之所出劉元鼎使吐蕃訪河源得之於問摩黎山亦即大積石也可知漢唐時已知河源但自星宿以下曲折次第則都實爲詳悉耳

楊名椿號農先官翰林院侍講學
楊問 答楊學士問 士初修一統志後同修明綱目

參合陂即今大同之天城否統志在河套內今何地

答曰按漢參合縣屬代郡水經注敦水東逕參合縣故城南敦水今在大同陽高縣南東北流入天鎮縣西入雁門水則故城在陽高縣東北天鎮縣西南也而北魏始興之參合陂在天鎮縣邊外正黃旗察哈爾地有兆哈河南會諸水從新平堡流入邊牆曰東洋河即古于延水也參合陂與于延水相近故天賜五年如參合陂觀漁於于延水也

赫連勃勃統鶉城在黑水南延奢水之北今河套鄂爾多斯右翼界內有大澤蒙古名喀喇烏蘇華言黑水也延奢才今呼圖蘇川河蒙古名額濟圖東南流入邊牆爲榆林鎮北河延綏水北是統萬故地也西距榆林但不相遠

楊問 狼居胥山在今何地後稽山今屬何部落天山今出口甚近即此天山抑別有天山耶

答曰狼居胥山當在大同直北度漠爲今喀爾喀東路之大山霍去病出代二千餘里與左賢王戰封此山禪姑衍臨瀚海而還是匈奴東界山也今地圖謂貿爾山之北河套白塔之西爲古狼居胥山誤矣豈有兵出代郡反沿邊而西以至朔方北地之境乎狼居胥山今不可考所可知者在漠北喀爾喀之東路耳

後稽山在今喀爾喀中路鄂爾昆河之南直漢朔方北二千里直居延塞北三十日行以趙破奴及李陵戰處爲證則翁金河即龍勒水翁金之北杭亦哈馬勒山即後稽山矣

天山塞外處處皆有凡蒙古名滕嘎里阿林及翁公阿林者皆天山也其最近者臨化城東北之天山然此乃古陰山耳漢天漢四年莽通將四萬騎出酒泉千餘里至天山又西域傳卑陸蒲類且彌劫國皆依天山而都此古天山也在匈奴西南其南爲車師焉耆龜茲疏勒諸國亦曰白山亦曰雪山亦曰北山又曰伊吾北山蓋

西自蔥嶺綿亘而東以盡於伊吾廬之東北長數千里
今哈密城之北巴里坤池之南隔峰巒綿亘接土魯番
又西入準噶爾界古天山也

楊
問哈密是伊吾廬地前漢何名漢敦煌今何地玉
門陽關何在

答曰哈密卽伊吾廬地舊志已詳此地前漢何屬匈奴
故其通西域之道由玉門陽關而北向車師爲北道車
師前王庭卽在哈密西一千二百里地後漢永平中始
取其地於是匈奴益弱威不足以制西域後世通西域

者皆自酒泉敦煌北至伊吾自伊吾西至車師前庭路
尤至便後書謂伊吾高昌爲制西域之要地然哉漢敦
煌今沙州衞是布隆吉河南北哈拉池以東皆古郡地
也玉門關在沙州西北三百餘里陽關在西三百餘里
由此而西爲嗢思池卽古鄯善諸國由此西北爲洛普
池卽古蒲昌海所云鹽澤者矣

楊
問疏勒諸國今爲回回所居否

答曰今土魯番地全係回回其西皆屬策妄亦回回之
民居半又西南至于闐河之源有葉爾欽國則人皆回

回矣前懷仁坤輿外紀稱西南有回回大國理或然歟

任待菴傳

任公名辰旦字千之待菴其號也世蕭山人幼奇慧與
同邑毛奇齡王先吉韓日昌學同師稱四傑俱以文名
而公才行高出諸人右順治丁酉舉於鄉從外氏籍曰
韓燦丁未成進士復今姓名丙辰除江南上海縣知縣
縣故稱難治當吳淞之委負海多豪猾戶十餘萬歲租
不下四十萬漕復半之前令九人皆累繫獄公至勤聽
斷自奉儉約如諸生視百姓如家人子弟催科以時不

大用鞭朴百姓感其仁輸將恐後新令撤海濱防軍公
慮其乘閒至剽民財也密請將軍行期故遽軍主歡飲
宣言期須稍緩次日將軍忽下令促卽行公厚具牛酒
道上勞軍軍毋敢遷延他顧居民帖然黃龍浦爲吳淞
巨口嘗建閘屢圮兩崖築塘費不貲工訖不就公做浙
之爲梁者命匠先範石於陸連比若長堤第其次入水
募善泅者暗記累水中悉合矩度如陸廣左右護堤東
水就閘水不橫溢閘始固公性稍迂月必書所行事告
城隍神有疑獄嘗占蓍 剖決發奸摘伏民聲爲神公設

聲日著當還督撫以公擅文名舉應博學鴻儒報罷歸
故職乃破例不論通賦以劇繁長吏特薦
聖祖可之行取入都癸亥補工科給事中公感知遇連
上五疏請酌蘇松賦額以遂民生預籌經費以貽長法
慎用人以肅紀綱核廉貪以飭吏治酌漕司護印以重
憲職言皆切直遷兵科掌印甲子典湖廣鄉試時聘得
人丙寅內轉改大理寺丞丁內艱歸遂不出年七十卒
於家有介和堂集行世又所著言近錄一卷門人湘潭
陳鵬年爲公典試時所得士傳其學初公與毛奇齡齊

名奇齡文學冠海內於士友少與可獨敬公作上海縣
集課記自翰林歸蕭山又爲公作行狀謂公生平才行
不愧古人云子孫皆能世其家孫元文以進士教授嘉
興與余善

周白民小傳

先生名振采晚自號菘畦海內言時文者無不知有山
陽周白民先生白民其字也先生性孝友幼即端謹好
學得祖父歡年十五入郡學試必冠其曹困躓輒鬬者
數十年竟以選貢老然淮海言經學品行彷彿古人者

必曰先生初家豐裕弟舊聽議言求析居先生悉推產
與之後弟產屢破時周贍之撫猶子如己子先世有孝
子思親樓事載府志先生購遺址建家廟奉孝子祔族
黨義之生平朴誠恬淡視勢利聲華得失毀譽人情欣
戚百變泊如也與人交人皆服爲飲醇至於館行之大
一意孤行毅然不可奪尹公博野嘗稱曰進止不愧儒
者近世文人中罕見自幼至老寢食書卷中研精覃思
自標清醖一格於前明竟羅陳艾之外凡數百篇方公
望溪稱之至不容口方朴山先生曰民經學不必盡
心解處出人意表乃適得人意中士林以爲確論白民

選貢後督撫以孝廉宏詞及經學三舉應
詔皆不就家居待選教職自訂其已刻文存數十篇卒
年七十

忠節靜菴公畫像記

先忠節公以鴛部郎士木之難景泰改元袭邱文武死
事諸臣公得贈官賜謚塋子招魂葬衣冠於其鄉而于
公殉難之懷來縣則建顯忠祠崇祀之當是時公長子

諱廷輔歸公襄撰公行狀者同郡郎中林公灝誌墓者
泰和祭酒薦公鉉也成化中同邑布政龐公泮方爲諸
生倡議祀公於鄉賢公次子舉人諱廷臣建繼武坊竝
乞永新內閣劉公定之爲公像贊正德中解無爲州敎
職歸鳩工建家祠董其事者公曾孫諱望霞玉雪者也
嗚呼天地間正氣萬古不磨惟忠與孝我齊氏自南宋
始祖宣義公遷天台傳七世至公又十二世至於今綿
綿延延益以光大豈非天所以報忠孝者久而愈新遠
而愈熾乎哉我

朝康熙中巡撫高安朱公軾建清聖祠擇台日郡先賢爲
之配公與杜清獻方正學陳恭愍諸公與焉雍正五年
詔郡縣竝立忠孝祠吾邑推公爲首乾隆初
恩詔天下修先賢祠墓部臣督撫論核甚嚴吾邑惟公
與徐竹溪先生奉
勅有司防護於是忠節公專祠益顯至壞來顯忠祠以
召南官翰林時荅直隸督臣書據明實錄正史條列姓
名祀典俾勒石廟中具載宣化府志今公舊像日久破
損廼更摹新像張設丹青炳然若劉文安公讚已錄舊
像之上不復贅

浦江縣重新學宮記

聖朝右文致治超邁前古環海之內道一風同雖山陬
僻壤人知慕學而浙之浦江爲婺州屬宋元以來人材
蔚起代尙儒術則學校之事固其地而作興之尤貢有
司之責也乾隆丙子秋重修浦江學宮成文學戴君殿
海走杭請文刻石示來者余於是益歎學校足以復人
性而成人材上爲國家賦官任使之用下爲鄉黨閭里
風俗之型惟在正人心鼓勵其志志向於學則道近在
倫常日用敎近在五經四書由敎人道近在學問思辨
篤行士希賢賢希聖如掘井者必得泉豈果難知難行
哉卽此學宮之成經營創始於前積累勿替於繼不能

艱瘁而事藏功成其明鑑也浦學在宋三徒至元再修
記之者前有唐仲友葉味道後有柳貫戴良其遷今地
在縣治東南始於明正德中記之者有章楓山懋舊誌
具載之自萬歷十四年後積久未修地卑溼多白蟻穿
穴棟宇朽腐春秋釋奠有司行禮惴惴乎惟瓦壓顚越
是懼師儒亦僦屋別居諸生無弦誦講習所義路禮門

鞠爲茂草盖百有數十歲矣何侯始至慨然曰屋既無
可修盖改作乎吏數以費不貲對侯盤薄士方君倡濟
集邑中士夫捐貲爲倡皆欣然踴躍爭輸庀材鳩工
焉以乙亥秋建大成殿侯日斷蟻當清基本因故址下
疏暗溝增甓五尺培高築厚厥土燥剛南移戟門三丈
許繚以迴廊上屬左右兩廡庭廣平勢始延做櫺星
杜牛傾折易以新石殿後曰崇聖祠明倫堂敬一亭尊
經閣旁曰名宦鄉賢兩祠教諭訓導兩署皆以次修舉
侯志興學校其勇如此嘗士能以侯之志勇於所學証
之衰地運爲之亦不變天不變道亦不變浦陽山川猶是
地果有變歟否歟今者學宮之成材不賦而義匠不徵
而多事不勞而集然則學以致道反求諸身勇於復性
以成其材志之所至氣亦至焉體立用行功崇業廣自
旋至而立效未見有力不足者也是役也名曰重修實
同建始浦陽人文其復振矣乎侯名子祥福建侯官人

重修講約亭記

知浦江多善政余病不文惟取古人勸學之意書於石
以諗多士

鄉有亭以息行旅以識郵傳以備徼巡以占山川原野
遊觀之勝凡古人創置義各有取況夫地有類乎術序
黨庠制暗合乎閭胥比長教其切乎倫常日用化漸積
乎歲時勸戒目見耳聞習與性成人無邪慝如太平東
南濱海六都之圍浦左接新河金清右通松門舊衛中
道有亭舊傳爲先民會講鄉約處其子孫遞衍數村聚
族而居煙火相望繁庶甲於一邑身逢
聖世累洽重熙鯨波久靖革偃烽銷禮教振興戶多康
阜其可坐視斯亭湮沒於荒郊蔓草閒耶此文學林生
子猶在亦嘗在七十子之列論者動謂浦邑近日人文

芬所以自書創置修建本末遠詣天台介陳生來請句
余顏其楣而文其石也亭始建於前明宣德六年專爲
講約至孝宗時親遊成風賢才蔚起一時號君子鄉鄉
約之講不異古師儒說經少長成集其約正曰林本曰
江誠其副正曰毛清曰林楠曰江暘曰徐紹皆以隱君
子爲時矜式紹字子文學行尤高嘗手編規則四條至
我

朝康熙年閒鄉人猶有舉其會者以斯亭固踽然無恙
也後因颶風亭圮耆老每過其地流連故蹟感慨係之
林生以白峯後裔與同鄉士君子謀重建先白邑侯趙
君趙君卽允其請庀材鳩工不數月亭成講約既有其
地又有其人從此遵先民規則啟迪後生各勤職業共
乐情遊杜放僻邪侈之根源修孝弟忠信之實行以正
人心以厚風俗皆斯亭講約實效其視他鄉古亭僅在
息行旅識郵傳備徵巡占山川原野遊觀之勝孰輕孰
重豈待智者而知其不同也哉是爲記時乾隆丙戌仲
春之吉

家大宗祠碑記

古者宗法與治法相維尊祖敬宗教族人孝弟親睦莫
重於廟廟之制視爵列高卑祀親田祿厚薄所會子姓
遠近視世系後先其最明者姓統同而氏別異雖在士
庶一廟及奠於寢者宗法亦井然不亂周初封魯衛殷
民六族七族封唐叔懷姓九宗且是也漢後以氏爲姓自
天子諸侯外無世爵祿公卿大夫祀其先亦不能如古
禮於是郡縣著姓始合族爲大宗祠奉始遷者爲百世
不遷之祖其餘支分派別各爲小宗凡春秋祀事必先
水源木本則亦尙存古人大小宗之遺意關係風俗人
心至深且鉅也我齊氏本家沛之祥符隨宋高宗南渡
自杭遷居天台之城隍廟前台人稱曰殿前齊則自寶
祐間宣義郎徵遠公始公二子後並蕃衍科名仕進發
闡於鄉者代不乏人至今二十有一世矣當明初吾族
之移葛姥歡舉移水南者皆有小祠其世居殿前左右
者曰後園曰前園蕃衍實甲一族亦各有宗祠一則後
園祀奮部忠節公一則前園祀介賓可泉公祠相去僅
數十武台俗上元必令懸先像於總祠如古祫祭禮吾
家以忠節祠鄰社廟上元燈最盛遂爲會祀地像多屋

淺至不能容恭遇
聖主恩詔命督撫核所部先賢祠墓官宜修整者上聞
吾台以忠節公應有司歲加防護族人乃慨然曰專祠
褒忠膺
國家盛典若仍會祀無以顯忠節公盡卻舊祠佔基作
堂以伸妥侑乎議既定經始於辛未秋月今夏告成大
堂三楹東向中奉始祖配以二世至五世祠左一楹專
奉可泉公前闢諸祖咸祔存舊迹也右一楹奉水南上
下齊及大漢葛塘葛姥歟墓之祖及神主無依者以收
所共指爲逆天者耶然其生也一息存其國雖亡不亡
有盛衰興亡亦若寒暑之有遞嬗草木之有榮枯氣運
轉移雖天地亦不能以復挽而忠臣義士乃於國之既
亡言險圖存蹈死如歸經百折不少挫豈非當時人心
天地子人以靈於萬物之性使亘萬古而不易者曰綱
常而已矣其同於萬物隨時變易使人有苦樂壽夭國

全族兩廡南北向各三楹自六世以後冠帶者昭穆列
次前爲大門臨石溪面黃榜煥然翼然几筵祭品畢具
召南方養病於杭之萬松岡兄河洲書來曰宜作記於
平爲宗祠亦難矣吾台氏族大半始於南宋厥後或盛
衰轉徙不常惟吾齊氏以忠厚朴誠爲教使後人循循
謹守禮法不敢逞才智自雄安分務勤儉漸至豐裕自
宣義公以來五百餘年閭里居廟前者綿綿相承勿替
家詩書而戶衣冠即愚陋如召南亦得列翰苑躋秩卿
貳豈非祖德深厚之垂裕無疆也哉詩曰無念爾祖聿

修厥德是當爲世世子孫勖也乾隆丙子仲秋第十八
世孫召南謹記

仙巖重修大忠祠碑

天地子人以靈於萬物之性使亘萬古而不易者曰綱
常而已矣其同於萬物隨時變易使人有苦樂壽夭國
有盛衰興亡亦若寒暑之有遞嬗草木之有榮枯氣運
轉移雖天地亦不能以復挽而忠臣義士乃於國之既
亡言險圖存蹈死如歸經百折不少挫豈非當時人心
所共指爲逆天者耶然其生也一息存其國雖亡不亡
不亡者其寸心也其死也國雖亡其寸心實不死不死
者萬古之人心也天地不能自挽氣運於一時特生一
二人樹君臣之準的以留綱常之不易者於萬古如宋
丞相信國文公其人也臨海東北百二十里濱海地曰
仙巖洞壑奇秀德祐中公自揚州浮海至此糾合義旅
圖興復明嘉靖時里人葉炎鄧景張拔等建祠祀公配
以杜公澤張公和孫胡公文可呂公武春秋享祀不懈
事具志乘又有大忠祠錄備載田畝文移及碑記詩歌
國初因海禁遷居民田散祠廢享祀始缺乾隆五年請

生葉玉林等重加修葺今棟宇神像器物翼然煥然學
使雷公鉉及守令俱爲守祠道士再刻祠志余門人傅
有光奎光兄弟請余爲文勒諸石嗚呼爲臣如公雖荒
陬僻壤婦人孺子武夫徒卒目不辨史傳者亦莫不熟
聞姓名如親睹其忠烈敬之慕之其祠在海內如盧陵
燕市矚江閩嶺所在多有而仙巖爲公所嘗信宿與義
士杜張諸公詩篇激昂遺跡赫赫官吏士民有不入廟
知敬聞風而興起者哉公丁宋季所遭際何如其苦所
樹立何如其難也而公矢志不易上與日月爭光下與

河岳竝壽我

朝重熙累洽治越前古數天共慶升平之盛邊海銷烽
臥鼓者百餘載矣人生光天化日中食德飲和安常處
順仕者勉爲賢臣爲循吏爲正直奉公爲情勤盡職處
者以詩書禮義勉爲善士孝弟醇謹勉爲良民型仁講
讓馴至俗美風淳斯不亦時之甚樂而事之易易者歟
是祠也振厲風教合古法施於民之祀所關於世古綱
常者甚大前後捐輸姓氏宜備載之至迎享送神用樂
公自有正氣一歌聲滿天地道士可吹竹彈絲合其音

節以和神聽感人心也

天台齊召南次風譔

沈母查太君墓表

嗚呼此吾友仁和沈廉使賢母查太君之墓也廉使自河南入覲以太君老乞歸養歸數月太君歿距贈公東隅府君之葬十有餘年矣廉使兄弟請召南文表其母墓不可以不文辭謹按狀太君查氏海寧園花里人父詹事府少詹事諱昇負海內文章重名母贈夫人陳氏少詹愛女如子未第時遊杭州寄贈公所作文郎以太君許字招公爲贅壻太君歲時來杭奉侍舅姑甚謹少詹既入翰林留太君與兄嫂共理家政巨細悉令程度內外雍睦無間言舅姑病隨贈公歸家既沒又先後遭喪太君盡脫簪珥爲喪葬資盡禮致哀鄉隣傷感少詹官日起入直內廷呼贈公太君至京師少詹卒遺命三子析產與太君均太君固讓其隨喪南還也止受田一區屋數椽於苑虹谿上凡查氏稱賢孝女沈氏稱賢孝婦必首曰太君太君生三子一女以身爲教一言動必有法課督較

贈公尤嚴贈公由

武英殿纂修出知廣東之文昌縣以剛悌上官罷歸家日率諸婦躬操作教童孫經書諸孫女女工夏而沒也二十年間三子奔走萬里更代趨侍經營太刺繡無片刻閒論者謂艱難憂患時能持門戶使蹶而復振太君力也贈公諱元滄

誥贈朝議大夫某某道監察御史三子皆賢而有文長曰廷懷府學生次曰心縣學生季曰廷芳郎廉使使也以博學鴻詞官翰林編修改御史轉守山東登萊青道擢守正俱幼太君初以夫貴封孺人後以子貴封太孺人晉太恭人卒於乾隆乙亥九月十九日距生康熙六年十二月十日年八十有九今卜某月某日合葬某鄉之原召南年家子也曩於都門修登堂拜母之敬今太君歿矣太君生前嘗蒙

聖天子寵錫璽範遍題四字顏其堂一時榮遇罕有倫比而太君之賢亦有非尋常閨闥所可及者爲文以表

其阡傳後人傳列女者有考焉

程太淑人胡太君墓表

程與胡俱杭名族太淑人處士胡勝殷女文學贈通議
大夫程聲士諱鎡之元配也幼編禮教習女工年十六
歸程事舅甑山公姑范孝謹甚得婦道時家苦貧甑山
公遠游陝豫文學方奮志下帷姑范以針刺佐膏火太
淑人家本富亦能躬井臼勤紡績若素貧者宗黨共稱
其賢丙戌隨甑山公之湯溪學署側室錢淑人生臬使
四年文學卽世又五年甑山公卒於官臬使甫九歲姑

范挈家屬歸杭家徒壁立太淑人茹淡力勤養姑鞠子
艱辛萬狀錢淑人以盡瘁致病不瘳太淑人相抱大哭
指臬使曰程門十四世皆秀才汝高祖含譽公官止縣
令德澤蘊久必發其在兒乎姑范疾篤侍湯藥七晝夜
不寢不食范瞑臬使曰汝母孝必能見汝有成也臬使
既補博士弟子員娶金氏數年病卒遺子女各一衣貧
教動合經典處貧乏而心安居榮祿而知懼循蹴分而
思報

國朝志操而忘浮華皆近古賢母中之卓卓者臬使其亦
可謂孝子哉太淑人以某年閏五月十一日卒享年八
十有幾子一郎臬使壻孫二曰承獻國學生曰楷孫女
經略傅公平定金川弼親汪營伍還都卽迎太淑人

一曾孫三日炳日振日炯日會孫女一太淑人之合葬距
聲士公墓成又二十六年矣臬使乞召南文表石而系
以銘銘曰
節苦而甘人所不堪教慈而嚴古所難兼嗚呼賢母德
深且厚視此貞珉以垂永久

舅氏張鳴謙先生墓誌銘

舅氏既沒三年召南以父喪家居表兄弟諗苫次告曰
先府君既卜兆宅願有銘召南哭辭則請於母母泣命
執筆爰按淚書其略先生諱正吉字孟蕭自號鳴謙姓

張氏世居天台溪南之茅園遷邑治官基自明都御史
諱文郁公始卽先生高祖也會祖諱元聲明刑部主事
祖諱亨梧高隱不仕學者私謚介靖先生祀忠孝祠考
諱利瑞歲貢生候選訓導姚陳氏生先生兄弟三人竝
以文章行誼繼踵祖父聲震郡邑先生自幼通敏異常
雖沒其言存新阡卜此繁後昆

外王父明經張府君墓誌銘

外王父熊卜張府君殁之二十七年而外王母陳太君
卽世前後所擇塋俱未協至今年冬其孫仁憲始獲厝
桐柏西麓先塋之東召南以母憂家居扶病卽緒其請
名諸生老先生未識朋果雅自負經濟治家處事規畫

文刻於石謹條世系本末而綴以銘系曰張氏台望族
世居茅園其遷官基自明右都御史工部侍郎諱文郁
與夫人汪氏始卽府君曾祖也祖曰刑部主事諱元聲
妣曰謝氏考曰介靖先生諱亨梧妣曰湯氏府君諱利
璣字渭夫號能卜以順治十三年五月十四日生自幼
聰敏異常兒孝友天至稍長奮志爲舉子業提學祖公
拔入郡學食廩膳歲科試輒冠其儕所爲文時爭傳誦
弟子受業者半庠序因於場屋竟以明經終士論惜之
外王母陳太君性賢明敎子治家並足爲閨閫法邑庠
卒年八十有四嗚呼自都憲後子姓繁衍台人言家學
者必首官基至府君有三賢子英才軼羣聲名益著使
大假府君年得與太君並堂不親見積善之慶乎哉長
庾生正吉以勤儉復祖業次舉人候選知縣正官以宿
學著書儒林稱之季舉人房縣知縣正品廩生劇邑稱
循良此皆府君朝夕手課鄉人所指羨者有女子二長
卽召南毋太夫人配吾父封翰林省齋公次適謝元翬
公行第三稟奇質毋自敎之八歲五經成誦隨父居京
當太君七八十歲時家門日盛內外孫曾蔚起舅氏年
俱未老豈知天倫樂事之不可以長得耶今舅氏旣營
捐館吾毋太夫人亦卽世此召南執筆不能不泣下沾
襟也嗚呼爲善者必有後在府君福不稱德雖有賢子
亦未大顯天之報施其或愈積而愈隆乎孫八太學生
某某曾孫十四庠生某某元孫二葬之日乾隆壬申十
二月乙巳也銘曰
望東山兮繩厥祖翰棱溪兮不數武西有塋兮隨賢父

昔避居兮樂此土今相承兮若堂斧卜幽宮兮奠終古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講學士楊公墓誌銘

乾隆丁亥冬故學士楊公仲子耀會持其兄進會弟承
會所爲公行狀徒跣走浙哭求銘嗚呼召南忍銘公墓
乎公學行高卓晚析羣行忘年相與講論疾革時猶作
書寄文稿屬點定嗚呼召南敢以病不文辭謹據狀條
其大略爲誌公諱椿字農先世爲武進望族今分隸陽
湖贈翰林修撰諱某公曾祖也祖諱廷鑑明翰林院修
撰父諱大鶚左春坊諭德毋莊恭人有七子皆以文著
公行第三稟奇質毋自敎之八歲五經成誦隨父居京
師與二弟從同邑臧嗣六先生學慈谿姜西溟秀水朱

竹垞見所作家傳深敬賞之姜召此太史公文也年未
二十即以古文名天下性恥干謁游揚益鍵戶博通載
籍康熙癸巳舉順天鄉試乙未會試中式以艱歸戊戌
殿試成進士改庶吉士授翰林院檢討分修政治典要
勤職冠同列雍正初擢授文林郎後兼明史及一統志
國史三館纂修擢遷左中允未三月超授侍講學士充
日講起居注官兼修
三朝實錄
皇上御極授中憲大夫以祭告使秦蜀還奏途次見聞

七事議行者二豁免河灘地浮糧及酌給山西佐雜養
廉也纂修
憲皇帝實錄丁巳夏以原官致仕家居二年
特召還修明鑑綱目書成而公已老矣以二子官京師
留就養晉封中議大夫癸酉十二月十日卒壽七十有
權歲至再三易簀時見架有
賜書曰我不敢以奚軀褻對命移之瞑目而逝嗚呼篤
學力行自幼至耄寢食生死於經史古文中不廢不倦
公穆堂棡城方公望溪於人罕推服獨推服公一云文
惟其只是似韓子一云得太史公之神似歐陽士林奉爲
定論嘗應
詔舉所知潘敏惠後以從子稷其稱得人分校順天所
取趙君燃乙等皆知名士前後因修書七進秩眾謂公
仕當大顯特以著作局未得展經濟才而公起草
率先同官以特論遍高總裁亦不全用尤貫串有明一
代事可匹鄞縣萬季野所著歷稿長編與一統志稱古
錄水經注廣釋古今類纂盱眙陵科第譜牒諸書並藏於

家晚坐一室窮諸經手披口誦著古周易尚書定本詩
經釋葬春秋類考周禮訂疑多創解諸子勸少休公曰
我年視衛武作懿戒時尚遠矣敢自怠乎自刪訂孟鄰
堂集爲二十六卷別集六卷郵寄屈里蔣東舍先生商
榷歲至再三易簀時見架有
賜書曰我不敢以奚軀褻對命移之瞑目而逝嗚呼篤
學力行自幼至耄寢食生死於經史古文中不廢不倦
郊公者世有錢人公書室必揭二語爲箴曰從孝弟著
然最爲大學士高安西林兩文端尚書江陰楊文定所
重生平無他嗜好惟以經術史才爲文章日嫉臨川李
公穆堂棡城方公望溪於人罕推服獨推服公一云文
惟其只是似韓子一云得太史公之神似歐陽士林奉爲
定論嘗應
詔舉所知潘敏惠後以從子稷其稱得人分校順天所
取趙君燃乙等皆知名士前後因修書七進秩眾謂公
仕當大顯特以著作局未得展經濟才而公起草
率先同官以特論遍高總裁亦不全用尤貫串有明一
代事可匹鄞縣萬季野所著歷稿長編與一統志稱古
錄水經注廣釋古今類纂盱眙陵科第譜牒諸書並藏於

粹先二十五年卒公不復娶子男三人皆賢而有文長
進會以一甲二名進士歷翰林侍讀次耀曾四川成都
縣丞次承會戶部廣西司郎中女一人適州同知蔣植
孫五曰仁元曰仁譽曰仁鏊曰仁均皆太學生曰仁基
幼曾孫二曰辛曰酉今以十二月某日葬公某鄉某山
之原銘曰

毘陵之揚系本宏農於前有光閭望顯融翰林四世
比三公立德立言古稱不朽惟公學行守先待後孟
幽宮以垂永久

雷母李太夫人墓誌銘

副憲雷公銳母曰李太夫人
誥贈通奉大夫通政使惕廬公元配也遠近人士莫
稱非是母不能教成是子
聖天子孝治天下亦知之最深副憲自翰林選入授
皇子經官通政使請假歸省己巳夏還京師
上念其母老　命督浙江學政辛未
南巡召對詢問嘗賚有加尋移江蘇三年任滿份覲
報民食艱根殆盡副憲憫之欲直陳奏請於太夫人太
夫人曰此何事容遲遲平奏入

面陳情
恩予即侍親歸養不必來丁丑春副憲自閩至江浙迎
駕召對再三
賜萱榮綬祖母太宇并緞匹貂皮
諭汝亟歸爲母壽當是時人人感歎羨慕謂
聖主眷待賢臣拳拳然不忘乎家有老母母之賢益士
著今年五月副憲郵訃狀來萬松嶺乞銘嗚呼女宗婦
矣贈公先捐館二十有一年其葬也故宗丞制溪任公
誌之今當合厝召南雖病敢以謝隨不文辭按狀李宮
保副憲自翰林選入授
器而字焉年十四歸於贈公上事祖姑奉尊章克盡婦
職躬親襄飪浣滌之勞家雖貧無窘色及其後子既貴
膺九列亦無矜容性恭儉仁恕遇人飢寒能周卹則睠
化著姓太夫人父諱某喜讀書不殖生產見贈公力田
然喜教子孫至老不倦方就養來浙時甫化蛟水發壞
城垣民居而太夫人以先一月行汀人謂天鑒盛德偉
太夫人無驚恐乙亥秋杭嘉諸郡大饑撫臣周後期不
報民食艱根殆盡副憲憫之欲直陳奏請於太夫人太
夫人曰此何事容遲遲平奏入

天恩立沛民困獲甦副憲身以學行爲江浙士子師剛正公明興情衆服浙人尤感頌故於太夫人之歸閭也士民攜老幼送至江干者十餘里不絕太夫人生康熙戊午十月二十日卒乾隆己卯二月二十七日年八十有一子男三人長卽副憲次監生侯選州同鏞季歲貢生鍒俱孝友有名女二長適張廷試次適庠生張嶧孫十日定寤舉人定澍監生定源定潛增廣生定灝定滋定進監生定溶定潤定澤會孫四曰光桂光梓光楠光槐太夫人德性純備遭際晚益亨初封太孺人累晉至

太夫人淸臞

九重隆恩異數生榮死哀可謂母道之極盛者矣銘曰

宋儒有賢母歐陽程蘇並傳教孝教忠二者有焉吾服以銘雷母李太夫人之阡

文學邵君復菴墓誌銘

君復菴以乾隆辛巳六月六日卒於家距生康熙庚辰十一月七日年六十有二將以某年月日葬於西湖普福嶺之原其子寶階從余遊與其仁和博士弟子員邵君復菴行狀以誌銘請余以病辭郎伏

地慟不止予慮傷孝子心後將無復自奮以成其先人之志也爰書君梗概如左君諱教忠字匯瞻復菴其號宋康節先生後按君家譜有名潛字君佐者元時自晉陵來居慈谿爲一世祖明末有明經曰體仁謁選得官以國亡不赴任其子允昌隱居養親卽君曾祖也祖曰德華始由慈谿卜居於杭父曰敎發母曰沈氏應氏黃氏兄弟五人長曰鴻次曰敏知三曰淵君行排四五曰淵君早歲受知於安溪李公淸植以第一人補博士弟子員性好學居常手不釋卷遇前人著述必手自抄錄

積人篋笥充盈各爲評識朱墨爛然君父母先歿事繼母黃能曲盡其歡初長兄鴻最以成立長嫂應主持中饋君每事必容請以行洎後分箸居猶感兄嫂德不置

疏從子如已子鴻之子日日章有隱德讀書不求利達尤愛憐之祖墓在慈谿北雪獅子山君考遺命必葬近先代墓君與諸兄卒葬其親於慈谿之杜谷與人交誠不欺中年信袁氏功過格夜必焚香告神嘗焉有疵疾發輒自懺篇陰騭文數月不輟自癒君每曰此予長兄逵羽先生之教也逵羽鴻字也嘗嘗

秦粵有聲君之孝友不矜蓋如此丁未春
天子南巡獻詩賦得
賜佩包閭里榮之乃卒因場屋以諸生終其命也君謚
沒誠其子曰居心正直方可爲子孫則讀書賢達方可
爲祖父光吾已矣汝曹勉之嗚呼悲哉娶應氏子二長
卽寶階庠生次寶勤業儒女二適縣學生盧蘭諸俱清

銘曰
士以顯親揚名爲美以沒世無稱爲恥嗚呼勤學積行
如邵君而止於此天實爲之志足悲已益潛德幽光不
多淚下沾襟爲立生祠題曰情厭過愛東顧辭居海濱
俗兼浙閩人無智愚言及君必肅然起敬其沒也以某
年某月某日葬於某鄉之原元配陳氏封孺人有淑德
子二長致中庠生次致台業儒孫三人余風聞君性迂
謹好潔日洗手不倦牀借客宿必洗牀偶於穢處遺金
卽棄不復顧手嘗腫如雞子輩醫駭然忽一日失去不
見衆謂好潔之報又嘗入市允錢人欺之君不知也市
衆不服其罰欺者書室鄰居火君捧書跪庭中火亦遂
熄鄉里稱奇今觀行實具載異哉諸弟子思慕其師私
謚君曰正潔實稱厥名然私謚非禮也君自號水南宜
稱曰水南先生銘曰
大起學徒徧郡邑晚官秀水教諭致仕歸爲鄉飲大
賓乾隆某年某月某日卒年七十有六其事親養志盡
禮居喪泣血三年目枯形槁幾死後遇忌猶哭失聲與
兩弟怡怡至老日數接必肅衣冠送之士友來不衣冠
不見言行兢兢不輕語笑嗜讀書如飢渴將展卷必先
正坐其訓士也諄諄於敦本立品務經術不尙浮華秀
水學有租僅供館粥歸之日行李蕭然同官及門祖餞
水學有租僅供館粥歸之日行李蕭然同官及門祖餞

潔而端姿影不慚味古醇醇雖若亦甘嗚呼水南

陝西西安城守參將羅君墓誌銘

君諱某字某姓羅氏先世宋末自閩遷潮卜居揭陽之

上祥明初遷於城代有積德以諸生贈行人祀鄉賢諱

拱陽者君高祖也曾祖曰進士官吏部員外郎諱萬傑

國變後隱遁不復出鄉人私謚文節先生祖國學生諱

基蒙父康熙癸巳孝廉諱鎮瑞以君貴自會祖以下俱

贈昭勇將軍妣皆贈淑人君孝友天至自幼穎悟異常

兒讀書明大義德器嶷然時論謂羅氏復見文節長而

儀觀魁梧工舉業又工騎射雍正癸卯中式武舉人丁

未成進士簡發浙江杭協攝樂清守備事掌溫衛印軍

政最遷直隸天津都司改駐台石曰攝廣昌營久次遷

福建汀州右營遊擊調臺灣積勞擢陝西西安城守參

將所至皆有成績可紀樂清久旱令方高宴君曰為民

父母不當為請命耶遂偕步禱得雨溫衛清理屯糧積

弊人服其廉而台石在紫荊關外兩山中鳥道一線舊

有關稅甚苛君毅然請於制府孫文定公減駁載及牛

馬徵錢之半免肩負及雞豚之全以惠窮民制府深賞

其言即報可城小地僻君視民事如家事署南創義學

教其子弟暇即執卷自娛於九邊形勢靡不熟究

聖駕幸五臺道途治辦得甄錄地患虎君設賞格虎祀

山神虎遠遁在台石十二年其去也兵民扶老攜幼泣

送數百里臺灣孤懸海外兵係閩人鐵東戾戍驕悍成風

君號令嚴明軍威肅然地多浮沙郡縣並無城郭前鎮

帥築一甎城歲修歲圮功迄無成君議上制府請仍用

木城官民便之奉檄稽察南北二路手圖山川道里馳

塞以歸其在西安　大兵方西討道經潼關君部署次

身督養馬送巴里坤往返無誤同官皆服其才謂顯擢

可指顧得而君竟以盡瘁卒矣嗚呼才識如君使為守

令為監司其政治及民必當如古良吏其設施詎止是

哉余又閱君年譜入歲喪母林氏哀戚如成人事繼母

魏曲盡其孝受叔父託代為立後撫從子如己子入仕

後屢以歸省建宗祠營兆域置祀田宗黨戚友往來賙

卹靡閒言此固士大夫所共慕者其可不謂之賢矣乎

君生康熙庚辰十一月初十日卒於乾隆己卯八月初

二日享年六十娶謝氏有賢德封淑人子四長楨義
李次楨佐楨倌楨仁女二長適舊崗張紀豐次適同
李應進令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君某鄉之原楨狂來
請乞誌銘刻諸石銘曰
文武並重典有常君也儒將稱循良佐城既卜銘其藏
厥德獲報後尤臧

力行沈先生墓誌銘

乾隆壬午八月二十日仁和沈先生卒余同年友椒園
伯兄余亦夙敬之如兄者也間訃走唁椒園慟至失聲

族黨羣謂先生行誼高宜追號力行先生顏其堂爲後
人式椒園遵遺命不用佛事以癸未二月某日祔葬朱
家澗祖塋旁來萬松岡徵誌銘不可辭沈爲吾浙甲姓
自吳興竹墩明初始遷居於杭曰菊軒公十世至文學
諱懷英先生曾祖也祖處士諱兆乾祖妣唐氏考廣東
文昌令諱元滄妣查氏海寧少詹事聲山公女二代俱

白杏浦之門以詩文擅名人稱三沈而先生自幼至性
過人篤於孝友文昌公挈家隨聲山公入都也先生獨
留侍奉祖母攻苦之暇即侍左右承歡無閒年十九補
弟子員名籍甚鄉試數困則益讀書文昌公以
武英殿纂修出宰朱崖也留二子侍母家居先生獨隨
侍往後經患難徵詣部往復海南旋適秦中卒於甯夏
徒跣哀號扶櫬歸奔走關隴頻年行三萬餘里風濤險
隘辛苦備嘗無一日得安枕臥當是時家壁立食指
益繁先生董兩弟遊學身操家政內外巨細勿以傷老
母心元配亡誓不再娶及椒園蒙
召試擢入翰林也先生留仲弟家居身奉母就養京邸
者七年母思鄉復奉還里椒園爲御史時得危疾急裝
入都視之疾愈即歸告母椒園之官山東河南也皆身
至署助經理母卒先生年將七十哀毀如喪父時服闋
數歲仲弟卒先生始病及椒園蒙
恩歸偕哭其仲得瘍症勿可藥矣臨終訓弟姪如平生
神氣不亂距生康熙己巳閏三月九日享壽七十有四
配汪氏洪縣知縣詒孫女有淑德無子先卒嘗以椒

少子世炯爲後又先卒族黨曰先生誰可無後耶以椒
闈次孫守良爲世炯嗣先生詩文稾俱未刻嗚呼士所
重在行不在文孝友本庸行能竭力盡心如古人者未
可多得先生朴誠勤苦始終如一杭人共稱爲力行先
生非擬私謚乃公論也銘曰
孝至沒齒有加無已友于兄弟心悲而死嗚呼先生可
以爲子可以爲士

先考省齋府君先妣張太夫人壙記

先考諱鼐字宗器姓齊氏始祖宋宣義公之十七代明
朝總憲太素公元孫女祖介菴父熊卜兩先生於幼時

車駕郎中忠節公之十代孫也曾祖文學諱嘉逢妣陳
氏祖處士諱之仲妣節孝許氏考文學贈文林郎翰林
院庶吉士諱化龍妣贈孺人徐氏府君生康熙十四年
二月丁卯日卯時齊氏居天台城隍廟前世以孝謹爲
家教至贈公學行純正爲士林所尊府君於兄弟中居
長自幼承贈公訓讀書循理德度凝然同邑張介菴先
生方爲孫女擇婿心器之語子熊卜明經曰得齊幽溪
子爲婿兩家可比古荀陳矣時明經才名冠郡邑三子
皆英挺府君以婿從學學使黃岡張公按入邑庠文譽

大起府君志在奉親不慕榮進嘗赴闈試聞姚徐孺人
疾即歸及免喪贈公勸令應舉輒辭惟以卷軸自娛晨
夕不離左右而已性寬和厚重樂善孜孜雖造次未嘗
有疾言厲色與人交終始如一是以鄉人敬而愛之莫
不稱篤行君子教不肖等最重朱子小學及近思錄曰
此希賢大路也於古詩愛陶韋自號省齋乾隆丁巳遇
覃恩封文林郎翰林院庶吉士又晉封儉討以癸亥十
二月八日卒壽六十有九先妣張太夫人賢明識大義
明總憲太素公元孫女祖介菴父熊卜兩先生於幼時
日授孝經四書即成誦母陳愛之及歸府君事舅姑如
事父母待姊妹諸姑如親姊妹撫妾婢如兒女邑中稱
賢淑者必首推太夫人居無片刻之閒祭祀賓客酒食
立辦紡績縫補夜以繼日凡族黨婚嫁喪葬儀節有疑
必來請問一言動即爲閨閫儕儗有五子與府君共立
程課嚴諸較府君有加既封太孺人姊姒勸稍華飾荅
曰吾家以勤儉朴素獲福於天敢勿守前德訓後人乎
府君卒後五年太夫人病不省南適
予告歸養辛未春恭迎

聖駕南巡
召對於吳江
行殿琅琅
天語下詢汝老母健否侍從者無不傳以爲榮及十一
日三日疾革猶神明不亂訓子孫積善修德如府君臨
終時享年七十有七嗚呼痛哉太夫人以七月二十五
日生與府君同年也府君於例宜晉贈資政大夫禮部
右侍郎太夫人宜晉贈正二品不肖子長周南辛酉舉
人揀選知縣次召南丙辰博學鴻詞由翰林官至禮部
追從無路尚何忍偷生視息於人世惟是府君一生德
行甚高不肖等不能顯揚於萬一謹次敘世系及生平
梗概而掩諸幽異日將請賢而有文者爲表其隧昊天
罔極嗚呼哀哉不肖子周南纂蓋召南爲記圖南書之

世南道南刻於石

勅封徵仕郎翰林院檢討顯考省齋府君行述

嗚呼痛哉府君竟棄不孝周南等而長逝矣府君素躭
無疾年踰六十精神不衰同鄉戚友咸以府君鍾德朴
茂必躋上壽至不諱之事微特人子所不忍言亦夢寐
中萬萬所不及料者也嗚呼痛哉乃竟以左臂發疽醫
藥罔效半月間遂至不起天之降禍於不孝等至斯極
耶不孝召南又以羈職京師不獲視含殮擗踊號呼
追從無路尚何忍偷生視息於人世惟是府君一生德
行信於士論重於鄉評實有可以追配古人而無愧者
倘或泯沒不傳則不孝等罪戾滋大用敢瀝血和墨粗
陳其略惟仁人君子賜垂聽焉府君姓齊氏諱鼐字宗
器號省齋先世汴之祥符人隨宋高宗南渡僑寓杭州
始祖德閏公諱盛由進士官宣義郎始占籍天台厥後
子姓繁衍科名相望七世祖忠節公諱汪明英宗時以
車駕司郎中殉難士木事具明史崇祀鄉賢祠及
欽旌節孝祠祖邑庠生

覃恩贈文林郎翰林院庶吉士蓮溪公諱化龍娶徐

氏朏贈孺人有子四長朗府君次叔父邑庠生鈞碏公
祖尚次郡庠生拙存公長庚次邑庠生宗罔公重光台
人氏族大半由宋南渡而齊氏自宣義公後世用孝謹
爲家法幽溪公德行完備士林奉爲楷模府君幼篤實
祗承庭訓尺寸勿踰幽溪公愛之長受學於外祖熊卜
張公與舅氏兄弟三人學問相砥礪所業日進楚黃張
石虹公督浙學校補博士弟子員當是時舅氏三人文
名大起郡邑中稱三張而外祖特重府君常曰齊甥雅
量彷彿古人其福澤不可及也府君性恬淡愛讀書不

愛榮利嘗一就棘闈試大雨誤墮溝衣袴俱溼試竟雖
歎曰吾豈以性命搏科名哉自是遂無意仕進幽溪公
亦不強之外祖屢以爲言幽溪公笑曰漁樵偶逢蛇虎
即誓不入山澤迂矣哉然充斯志也登高臨深吾知免
矣比不孝周南等每赴省試拜行之日府君猶必諄諄
命曰科名有數風甚勿行舟雨甚勿入場也生平恪遵
幽溪公教將讀書必先靜坐作字雖倉卒必用楷正居
家崇儉素與人交有始終以是郡邑中無問識與不識
言及府君必曰林誠君子不孝等束髮讀書府君手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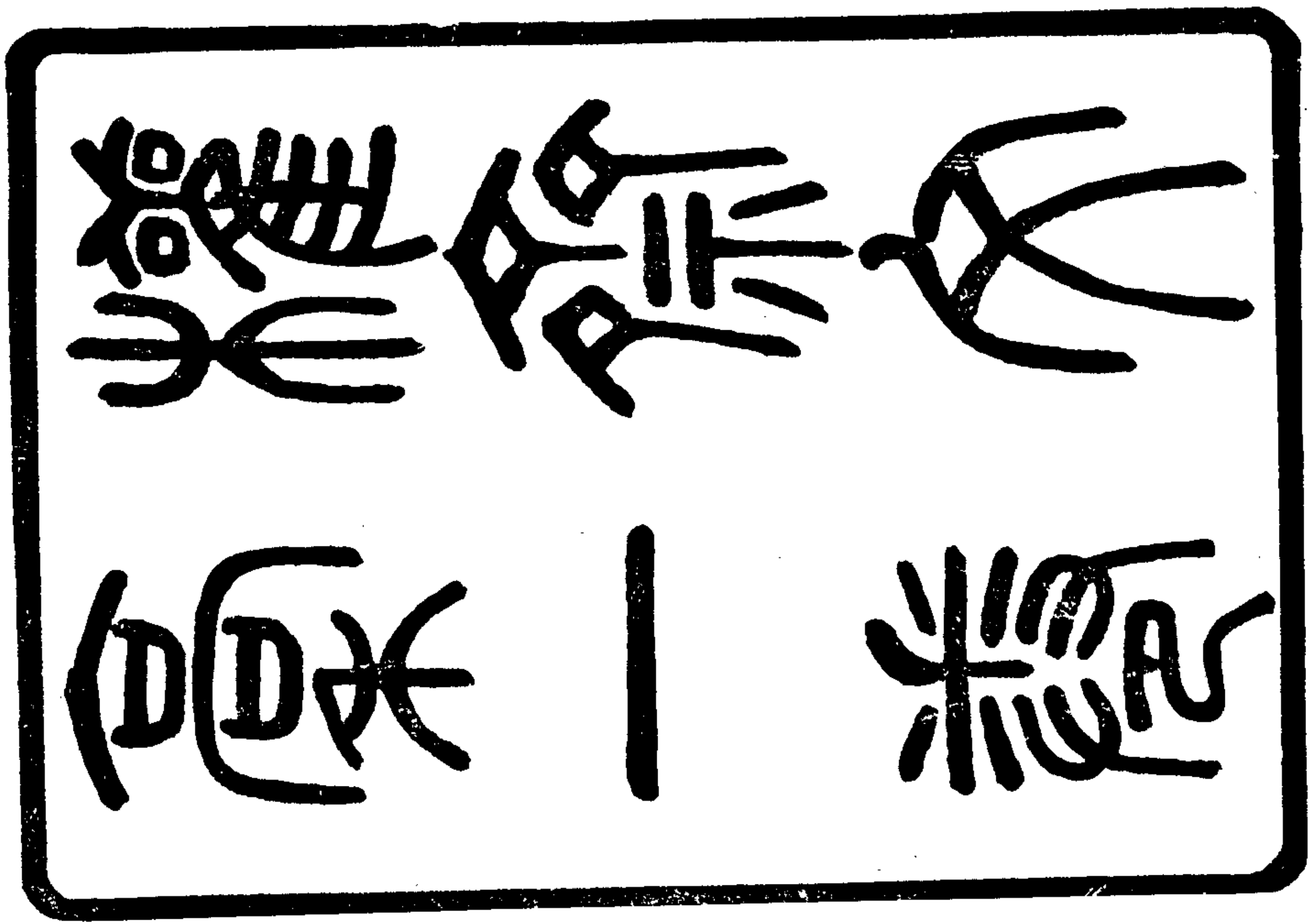
不言耶座客皆改容謝其長厚郤此寒族譜牒歲久未
修雍正癸丑府君自立條例率族人修之系圖事實義
簡而該自是邑中諸族修譜者率以齊氏譜爲式乾隆
初有
詔舉賢良方正吾郡輿論首推府君邑令張公再三遣
門請府君力辭執友交相勸府君曰無其實敢居其名
乎且吾自度行誼何如先人先人猶力辭鄉飲大賓吾
其敢當賢良哉卒不就不孝召南之蒙
恩擢入翰林也府君手書喜曰汝倖登大科顧名思義

知必慚愚雖然博學誠難幸學力行可也鴻詞誠雜俟
詞立誠可也謙受益滿招損法其識之後數年不孝召
南連以省覲請府君堅拒及不孝周南北上赴禮部試
府君曰汝語召南吾與汝母未老召南年方壯閒館著
次第告成不可歸癸亥夏不孝召南蒙
恩擢中允以明年爲府君及吾母張太孺人七十壽因
寄書堅請省歸府君復堅拒之嗚呼痛哉府君疽初發
時不孝周南等私竊懼府君曰吾生平無疾飢有小病
亦勿藥愈無憂疾革不孝等環牀泣府君曰止五年至
恩封不爲不榮生寄死歸分也何悲時府君雖澄瀾留
神識不亂顧不孝周南曰汝執筆述吾語寄召南開卹
毋過毀

七十不爲不壽兩受
君恩高厚異日能報效萬一吾目瞑矣不孝周南等泣
請遺訓府君曰要積善要讀書我身後勿作佛事喪勿
用樂嗚呼痛哉府君生於康熙乙卯年二月二十七日
卯時卒於乾隆癸亥年十二月初八日申時享年六十
有九初遇

覃恩勅封文林郎翰林院吉士再遇
覃恩勅封翰林院檢討配吾母張氏
勅封孺人歲貢生候選訓導諱利璜女子男六不孝周
南辛酉科舉人娶陳氏邑庠生諱之鏞女次不孝召南
癸卯拔貢己酉科副榜乾隆元年
召試博學鴻詞授翰林院庶吉士歷任　日講官起居
注翰林院侍讀娶張氏縣學生諱正吉女次不孝周南
邑增廣生娶龐氏諱若霖女繼娶范氏諱一飛女次不
孝世南縣學生娶丁氏邑庠生諱定國女繼娶陳　氏貢
生諱兆謀女次不孝道南邑庠生娶陳氏貢生諱　天眷
女皆吾母張太孺人出次不孝指南聘陳氏邑庠生諱
山酉女庶母王氏出女一適邑庠生楊諱修子鴻緒先
卒孫男九不孝周南出者二式唐娶陳氏邑庠生諱朝
銓女不孝召南出者二式遷聘邑庠生張諱在勞女不
孝圖南出者四式訓聘邑庠生龐諱璜女式讚聘姜諱
元燈女式訥式諜俱幼未聘不孝世南出者三式序式
廓不孝道南出者一式健俱幼未聘女孫四不孝周南
出者三長許字陳諱天民子樞兆次許字國學生張諱

仁憲子純禮不孝名商出二長許字張諱仁憲子緯
禮次許字枝貢生現任貴州安番州州判潘諱煊子倫
甲不孝荒迷嗜亂略述梗槩語無倫次莊淵尤多伏冀
大人先生矜其至痛至愚賜之誥表以光泉壤不孝兄
弟感且不朽世世子孫感且不朽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蘇湖諸郡重賦考略　歸安沈炳巽鬱漁著

元周密癸辛雜志述宋賈秋壑回買公田之害詳細周備先兄東甫讀之以爲蘇松常湖諸郡重賦皆根於此并謂今諸郡率皆歸咎明祖以張士誠故四府之賦獨重此乃齊東之語與明祖無與云云余獨以爲不然公田之議雖始於秋壑然蘇湖數府賦稅之重不盡由于公田東甫所云殆非篤論蓋公田之外尚有民田官田民田者民間自有之田也自宋至明僅以五升起科官田者官府籍沒之田也其糧至重自一石起有至一石二石者自籍之後分佃與民初原只還租如今籍沒潘尚書之田在於程邑完租是矣租之外不另還糧也殆至相沿日久版籍漫脫疆界混淆姦民猾吏竟將官田私相典賣以官作民坐受之飛灑移換弊端百出所謂官田非復昔日之官田矣故王弼明成化間進士漂水知縣永豐諺有曰有田追租未足怪盡將官田作民賣富家得田貧納租年年舊租結新租讀此可見以官作民由來久矣蓋官田自古有之至宋尤多如建炎元年籍蔡京王黼等莊以爲官田閩禧三年籍韓侂胄與他權倖之田俱入之官迨明初籍土豪田租有因爲張氏義兵而籍沒者一經入官悉依租額起

糧上見杜宗桓上巡撫杭書　此則明祖之過後人不能爲之諱也顧寧人日知錄亦云張士誠據吳之日其所署平章太尉等官皆出於負販小人無不志在貟田美宅一時買獻之產徧於平江蘇州向名平江一人版圖即按其私租沒入官亦以私租之額徵之已而籍富民沈萬三等其田入官則重賦之故實由明祖糧遂致有一石二石不等云云非齊東之語也至於公田乃朝廷出價置買收租其害在於當日回買派貟掛立官莊分差莊官之時受害者乃當時田主至於後世之重賦公田不盡受其咎也公田之存於今者各省衙所屯田各學學田各營草場田地此數項皆係宋時之公田至今只收其租不徵其糧統計不下數十萬畝然則公田之爲累於後世者不至若官田之多恐不可以專咎秋壑也又按宋史有官田之賦有民田之賦金史官田曰租民田曰稅自明嘉靖前各郡皆有糧稅之分原未嘗統爲一則也至二十六年嘉興知府趙口口掛議田不分官民稅不分等則一切以三斗起科蘇松當三府從而效之自官田之七斗六斗民田之五升通爲一則惟吾郡尚存糧稅之名其糧亦多寡懸絕蓋一則之法止行南直隸惟吾湖尚存其舊而嘉興之同於蘇常一則者緣其時嘉興屬之南直隸故也幸吾湖尚存糧稅之名俾知糧田乃向日之官田稅田乃向日之民田然佃非昔日之佃主非昔日

之主所謂官田者亦將與冊籍俱銷其牛車而皆盡矣若欲執官田之說減賦等於民田非特駭聽抑且損國其勢亦不能泥婁沐恩蠲豈敢再有希冀惟是糧田賦額較之紹熙以前不啻十倍官斯土者儻得備陳民苦詳細入告得如前元之例分爲上中下三等元時田每畝三升中田二升下田一升亦田二升下田一升見耶律楚材傳遣使案行諸郡逐縣清丈定其肥瘠分爲三等上等科發斗以次遞減則民樂業而賦易完豈非萬年之永利乎

前後六客堂記

吳興爲浙西名郡苕水出自天目山透迤縈伏而於以

綿亙而北山水之秀可餐而掇蘇文忠之刺我湖也曰其地君子而好文小人而寡爭其民足以魚稻桑麻之利事簡而易治蓋樂其風俗之厚而喜其人文之盛也晉宋以還代有名守王謝而下唐之李左相顏平原杜司勳最爲著名政事之暇每放情山水攜客賦詩飲酒爲樂李之湮鏄顏之石柱杜之碧瀾堂至今歷歷在人耳目遠宋世名賢輩出如李公擇孫莘老蘇子瞻王梅谿諸人尤卓卓者並以名卿出典大郡其時游寓茲土者俱屬名流勝士熙寧閒公擇守郡會六客於碧瀾堂張子野作定風波詞記之所謂賢人聚吳分者是也六客者爲張子野先楊元素繪劉孝叔述陳令舉舜

流可知南渡後王梅谿有三客十二客之會俱在六客堂各有詩以記之所云名姓應同六客題六客高風不可追堂上合成前後客者皆企仰前徽之作也嗚呼前後六客去今已八百餘歲當時蘇李在郡設施政事已剝蝕於煙波陵谷之閒而無能指次之者至其宴游賦歌之處聞其名氏輒興起而愛慕之與顏李之石鏄石柱同垂永久豈非千古之勝事後人樂得而聞者

道場山記

吳興諸山自天目西來縣亘數十里迤邐至郭外列如屏障號曰西塞倪文貞修經鉏堂志云西塞郡城南一帶

遠山是也諸山之最秀傑者曰道場唐中和間如訥禪師辭師出行師命之曰逢道即止訥經此山詢其名父老曰道場山遂卓錫於此山故多虎訥直上盤石坐虎伏其旁三宿無傷遂結菴居之名其巖曰伏虎吳越時建寺山巔額爲眞正禪院山腰傑閣曰翠微前有池廣方三丈止水泓然宋元以來講堂法席皆在於此東坡詩所謂山僧不放山泉出屋底清池照瑤席出山迴望翠雲環碧瓦珠闕縹緲閒者卽指此閣與池也閣旁爲者蓂揲殆無虛日循閣而上曰百步棧山削而徑窄登陟甚難山之背有浮圖七級高插雲表望之如卓一筆

宋熙寧中老僧所建吳與自熙寧以前無魁天下者建塔後老僧語人曰後三十年出狀元矣至大觀時賈安宅政和時莫儔相繼魁廷試所謂文筆峰也登山之巔俯視吳興城郭旭日飛甍參差可見北瞰大湖浩渺無際盪胸駭目頓爾豁如南望金蓋菰城諸勝紫雲丹嶼出沒煙霧屈作龍蛇盤舞之勢近眺碧浪湖一拳孤聳仰浮水上卽所謂浮玉山也南來諸水才若一綫雲逢逢起腋下麾諸山勢如湧出連山若波濤眞所謂眼前有景道不得也寺在宋時最爲雄盛僧徒千眾有三百餘房今山之東西瓦礫猶有存者山之精舍最多其著名者曰歸雲曰三峰歸雲爲明太初山人孫一元隱

居之所有堂曰挂瓢僧人藏其手筆及東坡墨蹟往遊者必出索題二峰嗣僧不守戒律已就頹廢山之西爲何山乃晉何楷兄弟所居有讀書堂後人於其居建禪幽寺今廢不可考吳興自昔稱山水窟東坡於此山愛之不足而世之遊者僅得其大概不能窮搜幽邃卽集所述亦就見聞所及略爲次序猶之嘗鼎一臠窺豹一斑已耳俟他日名公鉅卿放康樂之勝遊當有大手筆紀之更爲茲山重開生面也

峴山三賢祠碑銘

丈夫之遇於時生使人懷之歿使人思之且建廟祀於其土必其文章政事輝映千古然後足以厭人心而合輿論百世之下尙得仰其風流也吾湖太守唐之魯國顏公宋文忠蘇公忠文王公唐宋閒皆守茲土顏蘇公

三年移知湖州時湖被水公至郡積霖郎霽多方安輯民賴以安會戶部責虛逋三十四萬爭之不得請祠以去在任才七月此三賢前後到郡之歲月政績載在史策班班可考者也峴山本名顯以避唐諱故改湖人之思賢太守不啻羊叔子故卽其地合祠以彷彿襄人之意有司歲時致祭至今無缺山在碧浪浮玉之閒上有李相適之石鐏魯公政事之暇合二十九人聯句於此山水明秀遊人最盛過三賢祠者無不瞻拜嗚呼三公去今遠者九百餘載近者六百餘年而人之懷思仰慕歷久不忘若非其德澤入人之深其烏能若是乎系之以銘曰

魯國顏公有唐之忠罵賊不屈仗節從容來守是邦在大厤中扶微興懷緬想厥功民懷其德士仰其風歷今千載廟貌崇隆　蘇公子瞻嘗山之秀羣小媒糵一麾出守詩壇宗主湖山領袖道場法華尋幽恐後至今遺墨尚留巖岫曾未三月追解印綬企仰高風春秋俎豆

湖爲澤國水源頻仍王公來守歲以漸登虛逋橫索部牒來徵爭之不得請祠以行遺愛猶存明德惟馨

擬烏氏程氏釀經引

周官酒人掌酒之政令辯五齊三酒之名其曰泛齊醴齊盎齊醍齊沈齊事酒昔酒清酒者皆當時厚薄之差而經無其說傳注悉度而解之未必得其眞而世言酒之所自其說有三一曰儀狄始作酒與禹同時其二曰堯酒千鍾其三曰神農本草著酒之性味然是三者皆不足考據而多贅說夫儀狄之名不見於經而獨出於世本非信書也堯酒千鍾其言出於孔叢蓋委巷之說耳本草亦非傳自炎帝觀其辨藥所生皆以兩漢郡國名其地則非炎帝時書可知矣然則酒果何始乎愚謂知者作之天下後世循之而莫能廢故聖王用於郊廟燕享以爲禮之常亦安知其始於誰乎然酒者天之美祿帝王所以頤養天下享祀祈福扶老合歡百福之會非酒不行也其色則有紅綠白之別其味則有清濁厚薄甜苦之殊有酒材焉秫稻是也有酒母焉麴糵是也亦有酒戒焉湛熾腥熟毋有差貨是也夫如是而後酒成焉夫酒之爲用如此其廣成之之法如此其難不有釀經何以傳信在昔之言酒事者漢王績有酒譜唐鄭遨因而續之曰續酒譜宋竇苹亦著有酒譜譜其言酒事甚悉而不及於造酒之法又宋無名氏北山酒經三卷秦時會稽郡烏巾程林二氏以善釀雄其鄉始皇遂更名其縣曰烏程張景陽七命曰酒則荊南烏程是也所著釀經幾卷臚列釀法酒之纖細備至其分門十二有曰酒之源酒之材酒之母釀之具釀之時釀之戒凡天時之寒暖水性之剛柔無不一一調劑之而釀事以成其外則雜采古今酒事曰酒之事又曰酒有酒名酒有

酒味則以酒之名酒之味附焉其他飲酒之具佐酒之
令行酒之人亦一時之不可缺者用以殿醼經焉世之
造酒者依此醼之無遺憾故爲程之酒至今甲於東南
是眞得二氏之傳者矣是爲引

日下舊聞序 陳學使觀風題代作

周禮職方氏掌天下之圖内史掌四方之志其職益詳
下至土訓掌地道圖以詔地事誦訓掌道方志以詔觀
事嗣是班孟堅作十志此志之統於史者也辛氏三秦
記常璩華陽國志皆志之別於史者也洛陽伽藍建康
宮殿襄陽耆舊汝南先賢此分志之一體者也十洲洞
冥眞臘佛國之屬又山海之支別志之恢詭者也唐宋

以來作者衆矣而賈躭十道述李吉甫元和郡國志樂
史太平寰宇記獨見稱說者以其不常言一方也至於
常言帝都則漢之西京雜記三輔黃圖尚矣他如唐韋
述西京記宋宋敏求長安志亦稱淹博然其時輿地之
志官無成書故學者得以肆其筆墨作爲載記成一家
之言今者大一統之志已成似可無事於學者之纂述
矣殊不知一統志所載者天文分野山川城郭坊市陵
墓之名數與郡邑之人物土宜云記其大凡而已若夫
金石鼎彝之淵沈土菲山銘冢刻之制蝕殘脫名人碩
士之題詠禪宮道院之碑碣與夫人妖物眚之怪禽獸
草木之奇非廣覽博觀精識而詳說之不能詳備此固

非志之所急而亦識大識小之不可遺也秀水朱竹垞
先生以淹雅之才膺鴻博之選出入禁林凡耳目之所
覩記筆札之所纂述有一言一事及於京都者無不一
一而詳識之值其謫居之暇徵考文獻網羅放逸條晰
件繫發凡起例分其門爲十三總名之曰日下舊聞詳
載山川宮室城市郊坰畿輔邊障風俗戶口物產而以
石鼓考終焉遐收彙集可以資掌故備采覽慈谿姜西
溟先生有云以一統志爲經而以此書爲緯豈不信哉
末生小子無由一至鼇下得覩
皇居之壯麗讀先生之書則已瞭如指掌异日者儻得
觀光 帝閽摩挲石鼓之文徘徊玉河之畔操先生書

爲左券而一一印證之不亦大幸也夫

何山賦以音賢何偕於
焉讀書爲韻

循錦塘而右迴兮山迤靡以相屬彼亂峰之縈繞兮遥
指是何山之麓上蕭森而晻靄兮冠萬笏之修竹下磽
确而堅密兮拱高林與喬木瞰老樹之明滅兮聽流泉
之斷續散雞犬於危阨兮雜茅茨與古屋紆林巒之聲
秀兮亦可耕而可讀傍紫霞以悶徑兮倚丹竈而結廬
塵雖飛而不到兮水至潔而堪魚來親戚之情話兮幸
良友之相於此豈俗人可駐足兮要當邀高士而停車
在昔何公晉代名賢負匡時之材略思補袞而濟川厭
大都之紛擾樂此地之清妍乃移家而就此擇佳境而

安焉悅此名區於焉卜居有竹有水有蔬有菹仲統閒遊而樂道蒙叟凡坐而觀書應須暮史而朝經豈獨山樵而水魚爾其雲橫玉几水帶金波一瓢日月十笏山河樂參差之閒嘯虬繚繞之巖阿效嘉名於求點（始蘇亦有何山以梁何求何點得名見姑蘇志）慕清省於陰何（杜詩陰何尚清省）若乃丹梯前引道場之金碧千推佳境橫開金盞之雲霞萬仞譬遊蓬島儼隔仙凡恍人桃源不知漢晉是以一谿風雨蘇公之佳句猶傳（蘇子美何山詩偏嶺煙霞覆客衣一谿風雨送歸舟）然而半棚禪幽張老之招提莫問（都志宋元祐十四年張郡建普寧寺於何山即楷故宅）於是偃仰匡牀摩挲棐几仰前賢之高躅作後生之模楷

楷文二 十三

何山賦（以吾賢何楷於書譜書爲韻）

循天目而西下兮指道場而矚目沿小谿而放艇兮深處是何山之麓仰吾賢之高隱兮旁書舍而夜讀何書聲之達巳兮山鶴夜鳴而不宿把蘇詩以證地兮上雲峰而下幽谷爾其左爲峴首玉湖之碧浪千堆右則菰城金盞之紅霞萬仞憑欄野望遥看樵子之披榛策杖閒遊偶見孤僧而借問醾成白酒幸致回仙吹徹紫簫待邀子音斯地也洵方壺方丈之爭奇斯人也即何點何求而莫遥當其山川爭麗風日暄和游人駐足好女迴波南國之新妝巧笑東鄰之秀鬢濃蛾別有騷人出及子京東坡集序中不及子由餘可類推即如　本朝

清江三孔王臨川昆仲俱係詩文大家景文集序中不所作詩集序具在可以取證如宋之大小宋眉山二蘇

或籍卉而賡歌先生則頹然一榻樂飲無何是以劇有閒情惟餘左癖多無嗜好只守韋編錦贈則朱黃別卷銀賈則甲乙分籤叩門多一時俊彥停橈皆千里英賢洵可樂兮又何慕焉遂乃性癖幽棲人躭瀟灑築堂山嶼結廬谿匯當春則園筍山茶入秋則黃團紫蟹緬惟幽躅之流風洵屬後生之模楷前此摩詰新圖畫出輞川之景香山逸致初開履道之居石磴雲開子美之襟期可挹峰回谿轉山鄧之佳句堪模無何而老衲懸瓢乍詩香林薦筍高僧卓錫遥瞻金界團蒲卽其故阯改建精廬號曰禪幽疑是遵臺勝境更名崇報宜繙貝葉新書乃攜朋而登輒遂挈伴以遊於能不景前賢之芳躅仰往哲之嘉謨乎

致大田叔論文札

大作紆徐縣婉自是佳搆微嫌一起太突劈空引詩而起古無是體盍引詩所以申說上文之意必先言其詩之清麗自然然後引詩以證之此一定之法也卽先引詩下須接詩意讚其詩以證之此又是一定之法也今上下俱不申說則此一起未免落空何如何如作序與作傳不同家世固不必序而弟兄尤不宜漏入古今人所作詩集序具在可以取證如宋之大小宋眉山二蘇及子京東坡集序中不及子由餘可類推卽如　本朝

王阮亭西樵豈非詩中大作手而阮亭集諸名公序中從無一語及西樵崑山三徐人人有集而健菴懵園集序爲朱竹垞宋牧仲兩先生所作亦無一語及果亭立齋益體例應爾不以遺去爲嫌也況桐城家世無人不知將祖孫父子兄弟一齊填入且又各列官階非特行文無此體例而太保宮詹閣學太史鱗次備列未免觸目此段似宜節去至於古文原非輕易下筆卽使胸羅萬卷亦必上有師承猶記四十年前先師柯石菴作倡和詩序搆思累日方始脫稿語余弟兄曰僕盛年時好作古文千言立就自謂可方駕二蘇積之成冊攟正堯峰先師師曰子之筆鋒銳矣才氣汪洋縱恣矣其如按之繩墨規矩則未免支離破碎夫作文之法如弈師之有譜曲工之有節醫師之有方匠氏之有繩度不可口求而自得也今之作者惟知字而不知句知句而不知篇於是有開而無闔有呼而無應有前後而無操縱頓挫不散則亂譬諸驟烏合之市人而思制勝於天下其不立敗者幾希僕謹守師說二十年來不敢輕肆搖筆復言古文矣石菴尙且云爾古文豈易作哉姪不佞不足以知此語狂且直伏祈賜之教誨敢不惟命是聽

炳巽頓首不宣

祭外舅徐寅工先生文

嗚呼先生遽返其眞耶 嘗讀洪範九疇其言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釋者曰人惟有壽然後能享諸福故壽必先之又曰康寧者無禍患也攸好德者樂其道也考終命者順受其正也此五者王道之所先而古來聖賢之所難必也乃今于先生畢備之其又何悲先生天性坦白胸次恢廓無物我之閒無已人之分視天下可喜可譔之事舉無足以動其心而且子性繩繩家門敦睦每遇春秋佳日輒置酒邀里中耆宿如學博阮愼行州牧史來初諸公會於舍南別圃道故舊談經史爲樂凡古聖賢所難必者悉一於身備之顧先生所不足者富耳然以敦睦貽子孫以厚德孚鄉里所得孰多累茵列鼎先生所不屑也平居以敦厚樸素訓諸子諸內兄皆能砥行飭躬克紹其美加以儉勤節用能大起其家以補先生之不足又皆秉先生之教好義樂施振貧救阨寒者衣之病者藥之親戚以緩急告者無不立應雖諸子之能善體親心而亦先生之德有以化之也將易簀顧諸子曰生死晝夜耳勿過悲具湯沐更衣起坐朗誦佛號遽然而逝非具宿根其能如是乎生而上壽歿而考終全受完歸備時五福其又何悲而巽猶不能已於悲吾巽與長君東山先爲僚壻在昔戊戌之秋巽抱鼓盆之痛長君爲道妹德幽嫻遂爾委禽于歸二十六年操持家政內外秩如撫前女勝於所生連舉子女九人遂致一病不起

癸亥之冬先巽而去而次女之適先生冢孫景豐者亦以是冬天逝母女之亡相去不及兩月先生與外母痛女而兼痛媳老淚迸流弱巽遂復以四女續配景豐承歡奉侍以慰老懷詎意旋赴玉樓典型忽遠景仰無由此巽之爲暮齒悲者一也先生而在能使鄉之風俗還淳廉頑敦薄使後生有所矜式所謂善人國之紀也乃今已矣昔子皮死子產吳之曰吾無以爲善矣此巽之爲世道悲者二也後門之恫其能已乎乘白雲於帝鄉望黃鶴於來歸絮酒雞靈其鑒格嗚呼尚饗

與徐近川昆仲書

僕衰病叢殘閉門株守一切親故往還久已謝絕禮云七十者不與賓客之事正僕之謂矣加以賦性迂拙不能與世俛仰十數年來屏居息影隔越不數十里未獲以時造請禮節疏闊負罪良多春利聞令先君大人之變僕忝館甥三十年誼不可以老病辭用是扶杖致奠復不敢以不文藏拙勉構誄言一章聊展哀思固知舊學荒落志意漸已消縮鼠卿有言蟲書成字不足表揚萬一賢金昆若以詞句荒陋筆墨疏蕪僕僕復何辭今者不問文章之工拙儻辭句之醇疵徒以倘外舅倘先生爲簡傲爲褻慢遽嬰盛怒昌言責備僕聞之若負芒刺不知所謂今不敢遠舉請以耳目習見之書爲金昆述之外舅之稱非僕之杜撰也見於爾雅釋親篇妻之父曰外舅母曰外姑夫比之於舅姑不可謂不尊矣至於古人引用不勝屈指如柳河東有與外舅楊憑文歐陽公有祭外舅薛簡肅文黃山谷有和外舅郭大夫詩外舅之稱見於古人之詩文者斑斑可考今乃責之爲簡傲爲褻慢則不知當日古人何以不見譴責於人而其詩文之傳於後者何無一人議之也若夫先生乃長者之通稱非特可稱之婦翁幷可自稱其父祖如蘇子由頴濱遵老傳曰父曰眉山先生又曰先生既不用於世有子軾轍以所學授之又朱竹垞檢討集中云先考安度先生家計奇窘無力納幣某遂爲贅壻於馮氏又云安度先生攜兩弟播遷塘橋之北云云文定爲宋世鉅公檢討推本朝作手俱稱其父爲先生度非輕其父也然則以女夫而稱其婦翁爲先生顧反謂爲簡傲爲褻慢無亦不思之甚矣今之稱婦翁爲岳者皆根於丈人二字以泰山有丈人峰故也故惟丈人之稱差爲近古漢書倊奴傳漢天子我丈人行也三國志裴松之注獻帝與車騎將軍董旬下謂古人無丈人之名故謂之舅柳子厚與外舅楊憑書曰丈人以文律通流當世又祭文稱昭祭於丈人之靈蘇子瞻有祭王君錫丈人丈陳后山有寄外舅詩丈人東南英古人之稱婦翁爲魯諸生又有送外舅郭大夫詩云丈人之稱非僕之杜撰也見於爾雅釋親篇妻之

丈人者如此今卽從諸所引而稱丈人竊恐賢金昆卽不責其爲簡傲爲褻慢當必笑其爲鄙野爲鄙俚矣至父之一字歷稽經史未有加之異姓者卽如母之昆弟止曰舅氏左傳之伯舅詩之我送舅氏是矣今之稱舅父岳父者不過隨俗云爾果可據以行文則古人當有爲之者賢金昆固可歷舉以罪僕僕豈惟知罪抑且深感賢金昆之教也僕雖戇愚惟知據經守禮原文具在請質之作家若有謂爲簡傲褻慢者僕當泥首謝罪臨池待命扃勝惶悚

與孫健亭論祖庶母喪服書

日者在齋蒙以令姪觀成祖庶母喪服下詢在盛族則以其向有他過遂生異論而僕則以爲祖庶母斷無承重之禮心竊疑之而未敢發也歸後檢閱杜氏通典司馬書儀朱子家禮明孝慈錄會典及 本朝律文諸書皆不爲祖庶母制服亦何有以承重攷鈍翁汪琬曰或問禮與律有繼母而無繼祖母之文則繼祖母不當服與曰非也言祖母則繼祖母統其中矣蓋繼祖母與祖庶母有辨繼祖母之歿也祔於廟而祖庶母不祔惟其不祔故可以無服若繼祖母既祔於廟則爲之孫者方歲時享祀之而可以無服乎又曰或問祖庶母何服曰祖免乎禮大夫以上爲庶母無服何祖庶母服之有徐健菴乾學曰繼祖母之服固同於祖母矣至於祖庶母之制服古今未聞得毋疑其缺典與非也古者士爲庶母但緦麻三月而大夫以上則無服彼於庶母且然何況於祖庶母乎據此則觀成非特不當承重抑且無服矣夫所謂承重者禮之所謂受重也如何謂之重謂祭統也古者立主謂之重宗廟謂之重禮曰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斬解之者曰爲祖後者受重於祖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也喪服莫重於斬三年父乃施之於長子非以報復也爲宗廟之重也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不繼祖也朱子云適孫承重庶子是長亦不承重然則嫡母歿於今日觀成尙不得承重焉有庶子之子而爲祖庶母承重之理乎違禮背律莫此爲甚至於出母自有宜

登先生之堂親其言論風采如見古人余賦詩贈之先生鄭重屬和所謂久矣古竹墩諸詩聚將相是也蓋先生爲忠節公孫庶常公子而庶常實出先廷尉之門蓋交深於把臂之前而情洽於數世之好者矣先生年八十餘所作詩文甚富賴同里丁文尉雲士雨前輩欣賞藏弆不至散佚而我師拔其尤者可以藏名山可以懸國門而某得薰香濯露歷披吟誦厚幸也先生遭家多難備嘗辛苦縱橫萬卷悉資以爲詩而胸中不可磨滅之氣更有旁見而側出者然非丁氏二難爲之搜羅而存之又安望其長留天地間乎人知先生之可傳而不知永其傳者實藉朋友之力也余叔舸翁太史嘗繪

焚硯圖名流題詠凡數百篇以先生詩爲壓卷其述感一章追念昆季纏綿愷惻賞與常棣諸篇相表裏所謂得三百篇意非虛譽也石巷師命余引其端因述通家之誼識其往來贈答將以先生之詩爲後學之津筏於是乎書

老僕丁祥小傳

老僕姓丁氏名祥其私字韶儀世爲我家幹僕自其高祖某者始給事於先太僕襄敏府君以謹愿若父亦皆忠謹愿慤祥年十三隨先君官東甌其爲人木彊椎魯先君酷愛之相隨十六年未嘗一日離也歲壬午先君抱病余兄弟奉母家居星馳奔赴而先君捐館已數日凡湯藥及身後事皆祥身任之無不中禮以僕人而兼子職余兄弟實有媿焉後屬於余其所以事余者一如事先君時執爨三十年舉凡米鹽茶酒有可節省者無不代爲籌畫性最能忍胸中毫無城府素不喜與人爭人有怒之者輒笑以應之怒者亦自解數年前得肢體麻木之疾手足拘牽往往而劇今雖未全愈而精神强固飲啖不異未病時自謂可望苟延今年五月十八日夜膳尚食粥一盂索湯沐浴謂其家人曰我去矣問其何往不應甫出門而仆一仆遂絕享年六十一給事我家者五十一年有子五人孫二人嗚呼祥一僕隸乃知生死識去來若此亦異矣余故詳述之以爲爲僕者之勸云

石鼓考

外史氏曰鼎革之際余家中落其後先君以守成而兼拋業家復振所蓄臧獲不下數十人率皆侵盜乾沒以自肥其家然究歸烏有問其子孫亦皆散亡零落求其如祥之五子二孫皆能自食其力以養其父母者十不得一焉豈非以其事主之忠而天有以報之耶

石鼓考

石鼓高二尺廣徑一尺至唐始出於岐陽石形如鼓其數有十鄭餘慶取置鳳翔孔廟五代之亂鼓復散失宋司馬待制池知鳳翔日復輦置於府學之門廡下其一已亡皇祐四年向傳師求於民間得之十鼓遂足崇寧

中蔡景作辟雍取十鼓置講堂後辟雍廢移置禁中貴重之以黃金嵌其字靖康之亂金人得汴梁奇玩悉輦置燕京初不知此鼓爲何物但以其金塗字必貴物也亦在北徙之列置之王宣撫家後爲大興府學元大德閒虞道園集爲大都教授得此鼓於泥土草萊之中言之時宰得兵部差大車十乘載之置之國子監大成門內左右壁下各五枚爲甎壇以承之即今之十鼓是矣此石鼓遷徙存亡之序也至於言鼓者人人殊自唐以來究無定論以爲文王之鼓至宣王刻詩者韋應物也直以爲宣王之鼓者韓退之蘇東坡也而雍錄及廣川書跋則又以爲成王之鼓鄭樵通志則以爲十篇皆秦

篆岐陽又屬秦地當是憲文以後始皇以前之作金人馬定國以字畫考之云是後周宇文時所刻作辨萬餘言雖其引據甚明但唐初去宇文周爲甚近事語尚在于長老之耳使文帝鐫功勒成以告萬世豈細事哉宜時人共知之何至國史失載文獻無徵一至此乎此不足信也明矣歐陽永叔集古錄復設三疑以爲鼓文細而刻淺豈得歷久而不磨滅其疑一自漢以來好古之士皆略而不道其疑二隋天厭書最多而獨遺此其疑三然以退之好古不妄遂取以爲信合韓歐蘇之說考之則石鼓爲宣王時物不必多辨矣

水經注集釋訂譌序

明嘉靖閒吳郡黃氏刊水經注四十卷舛誤參錯不可枚舉有經文而譌作注者有此注而移於彼者往往層見疊出余兄東甫加校閱雖十正一二而譌謬仍多因不揣固陋取東甫所訂之本重加校勘參以他書譌者改之漏者續之舛錯割裂者亦稍稍釐正之雖未敢云黃氏之功臣恐亦不至爲水經之罪人也至如地理古今治革殊異郡縣廢置不常或名同而實異或古有而今無或一縣而析爲兩縣或兩縣而合爲一縣者若不一一證明將有日讀其書而不知其地之所在亦有身履其地目覩其形而不知即古之某郡某縣者今取通典通志元和志寰宇記及近代地理諸書參攷之必

日某縣今爲某縣某城今在某地雖其間沿革頗多未能徧舉然其可攷者則不敢遺鄭康成云學者既知古又知今愚謂此書尤宜以今證古庶不至爲有體無用之學云爾

致孫民可昆仲第一札

盛族爲吳興冠冕令先君爲閫鎮重望歿未十年外難蜂起至有欲斬其冢嗣而逐其長媳者旁人聞之俱爲酸鼻何金昆若爲不知等同聾瞶不出一詞布告親朋所不解矣若此事果眞當發之於金昆不當發之於通族天下豈有同室之人不知而外人反知之乂豈有同胞昆仲不知而通族疏遠者盡知之是必無之理也若

以爲令兄必不能生子四子盡屬姦生則當大聲疾呼號召同宗明言令兄所以不能生子之故以宗祧爲重庇兄爲輕明目張膽公同擯斥使令嫂無辭可辨是則祖宗之功臣而令先君之孝子也若以爲令兄貌類白癡而人道不廢則當披髮纓冠奮袂攘臂與通族折辨使令先君之家嗣不爲外人所斬令兄雖以病廢而外人猶以金昆之故不敢破巢而毀卵是亦不失爲悌弟之道乃既不出此又不能明言令兄所以不能生子之故但含黏其詞曰不忍言不敢言任從族眾告廟傳單而金昆亦隨班入廟隨眾畫押雖無逐兄之心而已有逐兄之迹矣夫金昆之所謂不忍言不敢言者其義何

居若謂令兄四子非其所出故有不忍不敢之論則通族既已發難凡平日之所不忍不敢者此時正當昌言之而明言之以見大義所在不敢庇兄以亂宗若謂令兄人道不廢生有四子兒妾余氏不守家規穢聲四布因家醜不可外揚故有不忍不敢之論則亦不妨分別言之逐余氏以治姦存兄子以繼嗣不敢附眾以誣兄奈何優柔寡斷僅以此六字而假手族人也今通族之據以爲詞者不過曰令兄自幼癡騃而已夫癡騃病也非性也縱屬性成亦何以見癡騃者之必不能生子乎考之史傳如謝玄之子瑗生而不慧不能辨菽麥有子靈運名間一代以較令兄想當更甚而史不言靈運之

瑕玷然卽使有之亦豈可以余氏之醜聲斬令兄之宗祀若果穢迹彰聞逐余氏則可并其子而逐之則不可斷令嫂以疏防失察之律則可入令兄以不能生子之條則不可若曰妾有醜聲子卽非己出則可危者恐不一而足矣推盛族之意以爲余氏之姦眞則令兄之借種亦眞余氏去則令兄之四子皆可去殊不知此不可以併論者在余氏則姦眞可逐若言借種必須確言令兄不能生子之故果係天閹方可併逐若僅以自幼癡騃四字而卽斷之曰閹知人事遽逐其子而斬其嗣非特不足以服令嫂之心亦恐難於昭告先靈也所幸者德門衍慶令先君生有四子卽使令兄之嗣爲通族所

靳尙有金昆可以承祧若只生令兄一人而通族挾眾欺其癡騃逐其四子則令先君之嗣亦幾爲族眾所斬矣興言及此可勝寒心金昆縱不爲令兄計而抑不爲令先君計耶走屬外姓兼之金昆旣無一字相聞又不遣一介相告自應不敢妄參末議但附葭莩之末者三十年蒙令先君之培養最深最久今令兄僅以病故非有他罪乃盛族遂欲假病以斬鬬而金昆又恐攖眾怒不敢發生故不得不以事之所必然理之所必至者以相告惟冀善全骨肉之恩無傷手足之好上無愧於先靈下不欺於兄嫂則幸甚幸甚

致孫民可昆仲第二札

徐東兄寄示金昆託致尊翰中有叩頭請罪之語讀之不勝駭愕使僕汗流浹背者逾時豈以僕前札中持論不公有所黨護故爲是云云也然僕與金昆誼屬一體詎敢有所輕重厚薄於其間哉祗以此事至大極重令兄置妾業近廿年生有四子冷灰復爆於理未安故敢布心腹而效愚忠若貴僕以昌言無忌僕何敢辭若曰有所護持而故爲偏駁之詞則僕亦未敢心服而首肯也誠以金昆孱弱當外難猝起之時宜量力而進謀定而戰可逐則逐如力有不能則寧忍人所不能忍以俟其變奈何戚於眾口而成騎虎之勢哉至於令兄之癡騃余氏之醜聲僕所素知何敢反有異論而存左右袒

勢其不可逐者有三其不能逐者有二請爲金昆細陳之令先君旣已認之爲孫而金昆欲不認之爲姪則置令先君於何地其不可逐者一也四子旣逐則令兄嫂斷無還歸祖宅之理不歸則顯成逐兄之迹其不可逐者二也二雛業膺祖喪行狀已刊令兄所出此時如何回護而自爲矛盾之詞其不可逐者三也事近廿年羽翼已成盛族雖欲持公而當道恐不肯輕信遽斬其嗣其不能逐者一也令兄雖以病廢四雛必不類其癡騃此時雖逐將來成立之日脫有跳梁而狃猶者能保其不翻案而平反乎其不能逐者二也有此不可不能之故或宜息心靜氣思所善全幸不牽乎卑亂之語不惑

乎眾多之口毋使骨肉而成仇讐是所厚望在僕兩番苦口業已披肝膽而露情素盡忠竭愚不遺餘力者矣若尙疑有所黨護詞出一偏非惟開罪於金昆亦何以仰報令先君外父於九原也惟冀和平其心周詳其議往復曲折而研究之有以見僕不敢有所偏袒黨護則僕之此心庶乎其可以無憾矣本擬造候因恐見疑逡巡中止俟天氣稍涼當扁舟晉謁面悉種種也伏冀垂照不宣

新祠私議四通

新祠告成理宜照舊分龕安供先靈自必妥侑乃主事尊行忽倡統龕合主之議將前人成規

良法一埽無遺其所以倡爲此說者緣尊行拜位在於中閒而其上世之龕偏在西北畢世不能在龕前拜奠故倡爲統龕排世之說葢龕既統不得不排世次既排世次則其上世之主可請入中閒雖云孝思所致然以一人之私意頓毀數十年已成之良法烏何可哉我家廟製凡側室之主俱祔本龕之旁所以別尊卑嚴嫡庶也而尊行三昆雖係各母皆屬庶出不甘生母旁列遂倡爲考妣合主之說考妣既合則生母亦可並列居然南面遂致嫡庶不分尊卑莫辨矣炳巽不揣固陋僭草四議告之通族而尊行以定議難更未蒙俯采然亦不敢竟以巽議爲非僅中龕以東雖不分龕數悉依舊祠規製各支分供中龕以西若明季初四支則竟統排世次向之偏在西北者居然進入中堂矣一祠兩製非特吳下所無恐自古及今從無此規製也我宗羣才濟濟後起多人儻得力黜前非還歸舊觀則祖宗幸甚通族子姓幸甚私議四通備錄於後

毀龕議

炳巽謹按大夫立廟本於王制漢承秦後禮文湮沒王家太廟至元帝時從韋元成之議始立廟京師則臣下奉先之典其不備可知晉及六朝臣下家廟禮制闕如無從考見隋書禮儀志從三品以上皆祭五世五品以上祭三世七品以上祭二世自唐至明代有損益大略相同惟宋史禮志最爲詳備其云唐原周制宇文周也崇尙私廟五季之亂禮文大壞士大夫無襲爵故不建廟慶曆元年南郊赤文應聽中外文武官依舊式立家廟凡得立廟者許一子襲爵世降一等死即不得作主祔廟別祭一代（即明及本朝廕子未至大夫者）白當立廟者（恭靖府君四子位皆至大夫俱當立廟者）子孫承代不計廟祭寢祭並以世數遷祧惟始得立廟者不祧禮記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何謂祖別子之始爲大夫者也何謂宗別子之適子

世世繼起爲大夫者也我族之得立廟斷自恭靖憲副兩公始於禮止宜上供先世下逮子孫兩公伯叔已不得入廟今併伯叔之子孫而並祀之已非禮制矣向止一堂規模未備叔祖宮贊公掷議更新經始於康熙己巳二月落成於辛未四月中爲堂三楹分十五龕中龕奉始祖至恭靖公凡世神主其餘十四龕恭憲兩支各得其四初不以子姓輩行爲龕數多寡蓋亦寓大夫別宗之意既不能各自立廟姑取同堂異室之義以分龕數恭靖公支自刑部公以下四祖皆身列大夫故各奉一龕憲副公支學士公官已四品故五支獨奉一龕宮贊閻學侍御三公已駿駸通顯各追贈先世故七支亦獨奉一龕此外或兩支一龕或三支一龕皆係宮贊公手定當時族眾率皆帖服無敢異議足見前人立法酌古斟今盡善盡美故廟可改建而龕制不可變更也今聞欲變舊制以一世爲一行上下分排雖本屬一姓可無分別但原之立廟之義似乎不合況宗廟之禮同異姓助祭者尚序僎以辨貴賤豈反以應得立廟之先祖與齊民並列則尊祖敬宗之謂何非特變易成法有所未便即爲子孫者自賤其先祖於情尤所不安載考之宋文憲林世祠堂記云林氏之始祖爲大理某公五傳至睦巷生三子長曰某名鼻頭房次曰某名追遠房三曰某名白沙房至今傳十五世皆三房後也於是列神

版於居中白大理睦巷逮三子而止即我家中龕始祖以下入世也中間左右則追遠即我家中龕西爲白沙即我家東爲鼻頭即我家東西十龕也凡此三房有物故者輒升名其間吾家祠製似乎仿此愈以見前人立法之有所本而非獨掷其不可輕事更張以毀成法者此也

毀龕續議

族長頒示翰教深以炳巽前議爲未當遂有推賢讓能之說竊謂此屬公家之事無勝負可爭無意氣可尚只須和平其心據理酌議歸於至當而已譬如朝廷之上遇有大政大事亦必眾論紛紜意見各出及其後也終歸於一家國一體此時雖各持己見及至畫一之後則

泮然冰釋矣前議尚未盡今再伸鄙見仰祈俯擇伏讀編修輪翁叔祠規云大端固永遠可行小節則閱數十年又當更易毀龕易主事非細故且龍制刊列譜首正以示後人當永遠遵奉此而可改則凡譜中所載悉可更張則此譜亦不足爲信史矣若夫地狹於前主多於昔是爲固然然須斟酌萬妥使龕制不致改易新入之主供奉得所方爲盡善若僅曰無可如何必欲毀棄成法遷先入之主以讓後來則前之事龕尊奉者不幾等於僑寄乎不幸而祠毀重建遂有此議儻舊祠無恙新主一時並進亦必有不能容之勢詎竟將先龕五十年妥侑之神龕一朝盡毀幷將歷代之神主磨刮重題即

宮贊公而在思所變通恐亦不若是之忍也來札云地狹於前主多於昔宮贊公而在亦必思所變計也族長復以龕式一紙見示其於進退之間不無可議曾祠基阯本贈銀臺守愚公手建住宅分屬長房故東閣公得以附入長房既入次房不得獨卻故少愚公亦得同附夫祠廟之制以中爲尊若從中龕左右依次排列兩支必應居中則有喧客奪主之嫌故爲權宜之說從東順排外示以東爲尊之意使之不得藉口而其實乃所以別之此當年立龕之微意也今不察此意乃欲進二支於中堂在兩支子姓所數十年想望而不可得者今一旦得之感德固自多人然揆之立龕之始意似昧前義矣此進之所當再酌者也專稱最在兩漢光武中興都洛陽遣大司馬鄧禹入關奉高祖以平帝后神主祔洛陽宗廟蓋以神主不合再造謚俱以德合王周遂加王號未聞改謚易主且禮法可改造之文求之曠古奠無其說周如太王王季文王之

龕寓別宗之意說見前議觀於恭靖公二支憲副公四支其義可見二支止虞衡公廷尉公二主乃得獨奉一龕初不以主少與別支同供憲副四支之八房不附於五七支而附於八九支龕內夫八九既已兩支同龕而八房之主乃越五七而附入者正以五七專龕不可附也四支之八房與五支之學士公七支之通奉公商河公俱屬同祖昆仲乃不容並列卽巽前議中恐自賤其先祖之意可見此意前人已行非巽之獨刱也當年立龕之法既明且晰乃竟一槩抹殺退六專龕同於眾主此退之所當再酌者也

改造神主議

故也自魏晉迄於周隋不聞因改謚追尊改造神主書之史冊可以覆視今若別造新主廣亂正經實驚有識以漢律論擅改宗廟之主者以大不敬論以臣所見但當以新謚實冊告之陵廟正得其宜若改造重題恐乖禮意時宰但覆奏止諏舊主改題而知禮者非之以發議爲是云云發之此議似爲我族今日而設若因遷祠必欲易主則殷人屢遷前八後五前後共十三度不可每都而別立神主也此非小小細故竊恐未可輕率舉行於禮則曠古所無於情則九京恐惻且舊祠神主將何所安頓子孫之虔奉而敬禮之者已五十餘年豈可一朝付之水火毋論於理有所不通卽舉族之先靈亦

有何罪而忽遭此慘毒耶若重造新主其舊主令各支子孫奉歸私室則公共之主宜何人迎奉況有無祠祔食之主又將何所歸著若卽以舊主改作新主則主有內外之分外或以粉墐筆滌尙可重書內則陷中細書家禮云外可改中不可改豈竟將向日細書用刀刮去重題考妣之生卒年月耶毋論爲地偏窄有不能容卽使覓暢亦與家禮有違且考妣旣合必多一主其閒有一續再續者則多二主三主矣豈亦可改作他人之主向者女靈所祔今忽變爲男鬼所憑烏可乎炳巽學淺分卑兼以前議蒙賁遂默默不出口者已閱三月惟願祠宇落成先靈妥侑其襄大典實爲欣忭不謂傳聞種

種有此謬禮背經之論不得不悉所知再瀆尊嚴書云七世之廟可以觀德我祖宗厚德深仁澤流子姓已二百餘年正他族景仰觀德之所愼勿來霍子孟不學無術之譏則幸甚幸甚

合題神主議

謹按主者所以依神無主則神無所祔故始死卽立重卽今之紙牌位古之重用紙古之重用木今之重用栗於士今之重虞也檀弓曰重主道也注始死未立主以重主其神也殷人殯而作主周人虞而作主卽今俗禮之接煞也益重設於始死之時主立於旣虞之後然後神有所歸故一神必作一主今聞有考妣合作一主之議是二神共祔一主矣何以妥先靈乎況有再娶三四娶者豈亦可共合一主耶夫神之於主猶生時之坐位也今以數人共坐一椅有是理乎在議者必云舊祠原有合主之例不揣自今日殊不知此是前人過誤正藉後人據理改正豈可因其誤而踵蹈之伏查三禮通典通考書儀家禮諸書以及各名家文集中所載諸族祠堂記俱無考妣合主之文炳巽年老偏盲憚於繙閱尊長主議必有據依或禮經或往疏或諸史禮志有此一條據以合題者懇卽頒示以啟愚蒙且男女之主各有分別諸禮書雖不詳及然準於王家之制則士大夫家可以類推如漢舊儀帝主長九寸后主長七寸通典晉武帝太康中制太廟神主高一尺二寸后主高一尺陳祥道禮書曰右主八寸左主七寸右父也左母也此言士大夫廟中之主觀於主之尺寸有等級正以明尊卑有定分其不可以合題也明矣今側室之主將何安頓若仍以原主祔廟則家長正配尙且合主而庶妾反另製一主於理未安且向屬分支故其主卽祔本龕之旁今龕旣統則其主將何所祔若竟與家長正配同題一主則嫡庶不分尊卑莫辨背理尤甚凡此皆當詳愼爻讓未可草率從事者也

先兄東甫徵君行略

嗚呼痛哉不肖同母兄弟三人年俱相若出入肩隨手足相依倚者垂六十年乾隆丁巳之冬兄東甫先生捐

館舍風流頓盡恆欲編輯遺文追述懿行以報地下每一握管輒嗚咽掩卷荏苒十年不肖年將垂暮恐一旦填溝壑則先生之遺文懿行終無以表見於後世用敢操筆敘述什得五六仰求當代鉅公賜之碑銘以光泉壤咸且不朽兄姓沈氏諱炳震字寅馭自號東甫世居歸安竹墩邨學博府君第二子也先世自贈尚書筠谿公諱應登以明經起家再傳至瑟靖襄敏兩公家愈大詳先學博誌狀中高祖諱莊卿鄉廩生承父蔭官太常寺典簿曾祖諱鍾元恩貢生廷試知縣未仕卒祖諱舟郡庠生姚茅氏廿三矢志守節四十年載在浙江通志湖州府志先府君學博公原諱棟衍承高祖蔭應襲錦

衣衛百戶年三歲時報名兵部得旨出幼之日承襲不數年明社已移入本朝更諱雍廩貢生任溫州府平陽縣儒學教諭鼎革之初內難外侮以及營債海案一遭其毒身家立破先君以孤童撫侄其間凡所以保身保家者族人宗老感歎弗如曹邨金相國文通公一見奇之以姊孫女許字卽前母金太君也太君襍於嗣續爲置簉室康熙甲辰生伯兄潔巷先生已酉太君病亡癸卯娶我母董太君明宗伯海陽公元孫女學博湛恩公女是時先君年已逾壯每以後嗣不廣爲憂至己未之春始誕生吾兄先君年四十二矣是時厥後連舉不肖及季弟炳謙先君顧之喜曰是可縣世澤廣後嗣矣兄少疑重簡默言笑不苟在父母側怡聲下氣進止不失尺寸學博府君卒於官時不肖兄弟皆侍母家居兄忽心動告吾母曰兒夜來心志不寧豈吾父有恙耶卽日倍道兼馳旣至先君卒已二日矣雖不及視含斂若有待兄至而葢棺者執喪謹禮疏食三年杖而後起每歲時伏臘家祭上冢必愴慕慘戚四十年如一日也扶柩歸里俗忌以客死之柩不宜入家兄毅然曰語不云乎死生有命富貴在天焉有父死異鄉而柩不歸故居之理生子之謂何遂排衆議舁奉中堂宗黨及旁觀者咸服其知禮伯兄庶母施出也長於兄十五歲敬事惟謹最雨弟友愛尤篤

與不肖先後入家塾獨能强記先君奇愛之年十五受知於學使者顏學山先生補博士弟子員自是文名日起丙子至甲午八踰省門卒不得一遇而先生之志亦倦矣遂謝舉子業專攻古學自六經三史以及諸子百家無不究心博覽丹鉛批閱者數十部鉤纂考訂者亦幾二十餘種其最用力者在新舊兩唐書條件分繫再次部居分爲綱目如本紀列傳以舊書爲綱仍分注新書爲目加入方鎮一表宰相表之譌誤者二一考證之計卷二百六十窮日夜細楷鈔錄積數十年乃成今上改元應鴻博之選薦書入　都王公大人見者無

不讀實破放旋里齋志以歿時嘉禾錢少司寇香樹先生丁艱在籍聞之過敝廬弔唁見此書亦讀歎不置口恭逢

今皇帝重修經史開館校勘意擬將此書進　呈重攜入　都裝潢完整於乾隆八年十一月進　呈奉旨交與經史館用畢仍將原書繳進欽此艸茅下士寒窗纂輯砑砑夠年乃於身後蒙

九重特達之知既宣付史館且以備

乙夜之覽華袞之榮何以逾此兄亦可瞑目九泉銜恩地下矣先是令相國高公視河淮劒常熟蔣公總□山右兩公同時致書幣相招先生雅不欲往值此書脫稿欲藉以就正當代鉅公遂攜書赴山右蔣公一見立命侍書十人鈔錄不數月竣事將謀付剞劂以費繁不果留山右二載相國復攜書見招深見器重所輯唐詩金粟相國爲序其端雍正癸丑有　詔舉鴻博之士召試殿廷其在外者由郡縣舉報先試之撫藩始貢入京師其時弁競者率挾大力出重貲以求必得先生獨不事請託藩伯張公郡守唐公素所雅重特檄郡縣坐名舉報尋復少詹拙園王公特薦相國鄂公在朝堂中謂王公曰公舉一沈生有光盛典矣平居雅好吟詠初學王摩詰柳子厚中年獨得力於東坡山谷丁亥戊子之閒吾里舉詩社名流翕集每月必會會必有詩每一詩出諸公輒閣筆所著增默齋詩□卷查他山編修以爲埽徑依傍期於親見古人萬九沙編修以爲法取山谷稍出入於放翁石湖汪謹堂大司寇以爲幽閒淡肆極其性情之所之絕無一輭媚語柯石巷舉東坡語評之以爲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寄妙理於豪放之外世之稱詩者無不以爲篤論蠶桑樂府二十章曲盡體物之妙郡守胡公備采入郡志寒家族譜掛始於先襄敏天啟甲子後雖續修體製未備先生手輯成書上自歷朝誥敕及累世碑銘下至子姓著述班臚件繫分爲十六門三十六卷其尤注意者在辨沈氏得姓之由以爲非出於文王第十子聃之後自左國以至各史考據詳確掘

掘數千言互見於唐書宰相世系表論者咸服其精核歲在癸巳葬吾先君卜地於□□堡之梅家墩躬親督指獨居丙舍者一載有□□卷讀者皆爲感動下闕

櫳齋文稿一卷筆記四卷沈炳巽繹旃撰繹旃一字櫳齋歸安人竹墩沈氏吳興華族繹旃兄東甫弟幼枚竝以淹雅舉鴻博負重望經苏水經注集釋訂譌一書收入　四庫提要亦極推重外閒絕少傳本　文瀾閉業已不全此文稿一冊筆記一冊由嚴迪莊民部假來仁和吳印丞舍人所藏舊鈔本與江南圖書館藏本對斟付梓然訛脫仍不免且文集亦少宏篇巨製又有斷爛疑似後人掇拾而成非全稿也筆記尚存逸事有他書所未載者鄉賢著述日就凋零彙而錄之以志景仰歲在柔兆執徐八月吳興劉承幹跋

東原文集十二卷

先生卒於乾隆丁酉年五十有五自先生以古學唱三十季來薄海承學之士至於束髮受書之童子無不知有東原先生蓋其興起者盛矣稱先生者皆謂考覈超於前古始玉裁聞先生之緒論矣其言曰有義理之學有文章之學有考覈之學義理者文章考覈之源也孰乎義理而後能考覈能文章玉裁竊以謂義理文章未有不由考覈而得者自古聖人制作之大皆精審乎天地民物之理得其情實綜其始終舉其綱以俟其目與以利而防其弊故能奠安萬世雖有叅暴不敢自外中庸曰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此非考覈之極致乎聖人心通義理而必勞勞如是者不如是不足以盡天地民物之理也後之儒者畫分義理考覈文章爲三區則不相通其所爲細已甚焉夫聖人之道托六經求之則無以得聖人所求之義理以行於家國天下而文詞之不工又其末也先生之治經凡故訓音聲算數天文地理制度名物人事之善惡是非以及陰陽氣化道德性命莫不究乎其實蓋由考覈以通乎性與天道既通乎性與天道矣而考覈這精文章這盛用則施政利民舍則垂世立教而無弊淺者乃求先生於一名一物一字一句之間惑矣先生之言曰六書九數等事如輈夫然所以舁輈中人也以六書九數等事盡我是猶誤認輈夫爲輈中人也又嘗與玉裁書曰僕生平著述之大以孟子字義疏證爲弟一所以正人心也噫是可以知先生矣先生所爲書或成或未成孔氏體生梓於曲阜十餘種學者苦其不易得文集十卷先生之學梗槩具見武進臧氏在東顧氏子述因增其未備編爲十二卷精校重刊略以意類分次其先後不分體如他文集者意欲求其學者之易爲力也壬子六月弟子金壇段玉裁謹序

四庫館纂修官翰林院庶吉士戴震譔

卷一

河閒獻王傳經考
周易補注目錄後語
尚書今文古文考
書顧命後
書鄭風後
書小雅十月之交篇後
書小雅後

詩摽有梅解
詩生民解
周禮大史正歲季解一
周禮大史正歲季解二
大戴禮記目錄後語一
大戴禮記目錄後語二
春秋改元卽位考上
春秋改元卽位考中
春秋改元卽位考下
周之先世不窋己上闕代系考

卷二

明堂考
三朝三門考
匠人溝洫之浚考
樂器考
記冕服
記皮弁服
記爵弁服
記朝服
記玄端
記深衣
記中衣褖衣襦褶之屬
記冕弁冠
記冠衰
記括髮免髽
記絰帶
記縓緇
記捍決極

卷三

爾雅文字考序

爾雅注疏箋補序
與王內翰鳳喈書論光杌橫三字
論韵書中字義荅秦尚書蕙田
辨詩禮注軌軌軓軹斬四字
辨尚書考工記鍰鈞二字
與盧侍講召弓書
再與盧侍講書
荅江愼修先生論小學書
書小爾雅後
六書論序
卷四
荅段若膺論韵
書廣韵目錄後一
書廣韵目錄後二
書廣韵四江後
書盧侍講所藏宋本廣韵後
顧氏音論跋
書玉篇卷末聲論反紐圖後
書劉鑑切韵指南後
轉語二十章序

卷五
原象
迎日推策記
九道八行說
周髀北極璿機四游解一
周髀北極璿機四游解二
記夏小正星象
與丁升衡書論易玄星紀譜之疎
再與丁升衡書論太玄日法
續天文略序
卷六
水經鄰道元注序
書水經注後
荅曹給事書論汾州西河郡
應州續志序
記洞過水
卷七
句股割圜記上
句股割圜記中
句股割圜記下

策算序
刊九章算術序
夏侯陽算經跋
釋車
贏旋車記
自轉車記
卷八
法象論
原善上
原善中
原善下
原善序
讀易繫辭論性
讀孟子論性
答彭進士允初書
孟子字義疏證序
卷九
與任孝廉幼植書
答朱方伯書
與是仲明論學書
與姚孝廉姬傳書
答鄭丈用牧書
與某書
與方希原書
卷十
古經解鉤沈序
毛詩補傳序
詩比義述序
春秋究遺序
考工記圖序
考工記圖後序
六書音均表序
方言疏證序
屈原賦目錄序
屈原賦九歌序
重刊五經文字九經字樣序
孟子趙注跋
卷十一
序劾
送右庶子畢君赴粵秦階道序

送巡撫畢公歸西安序
沈學子文集序
董愚亭詩序
沈處士戴笠圖題詠序
題惠定宇先生授經圖
族支譜序
山陰義莊序
代程虹宇爲程氏祀議
汪氏捐立學田碑
鳳儀書院碑
沂川王君祠碑
寧鄉縣修城臺樓堞記
鄭學齋記

卷十二

江愼修先生事略狀
于清端傳
范忠貞傳
鄭之文傳
萬光祿傳後序
張義士傳

王廉士傳
蒼浩毛先生傳
光祿大夫工部尚書太子少傅裘文達公墓誌銘
四川布政使司布政使李公墓誌銘
例贈宣武大夫王公墓表
輔五王先生墓誌銘
鶴岑胡公墓誌銘
崑山諸君墓誌銘
黃君武臣壙誌銘
戴童子壙銘并序
戴節婦家傳
查氏七烈女墓誌銘
增坿文四首由戴氏遺書補入
閻中師友淵源考序
溫方如西河文彙序
跋吳潛夫殘本聖跡序
奉直大夫刑部浙江清吏司員外郎毛公墓誌銘

河閒獻王傳經考　刻石河閒府獻王祠左壁

漢初六藝散而復集文帝時詩始萌芽獨有魯詩景帝時有齊詩韓詩而毛公爲詩故訓傳三十卷鄭康成六藝論云獻王號之曰毛詩漢書儒林傳贊武帝立五經博士書歐陽禮后氏易楊春秋公羊嚴顏四經者魯齊韓三家之詩已立文景朋矣趙岐孟子題辭曰文帝欲廣文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此事史家闕略不載又曰後罷傳記博士獨立五經蓋言罷於武帝有采獲出百三十一篇者殆居多司馬貞以今文孝經爲獻王所得顏芝本是書本傳不列雖顏芝河閒人不必至獻王始得也獻王自著書藝文志有對上下三雍宮三篇又與毛生等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作樂記成帝時王禹獻二十四卷記者是漢志題曰王禹記以別樂記二十三篇也史稱獻王學舂六藝王入朝獻雅樂及對詔策所問三十餘事悉不傳凡獻王所得書或亾或存其可知者如此

周易補注目錄後語

鄭康成始合彖象於經如今王弼本之乾卦後加彖曰彖曰者是也弼又分文言於乾坤後各加文言曰而自

坤卦已後彖及彖之論兩體者分屬卦詞彼解爻詞者
逐爻分屬其後於是漢時所謂十二篇莫能言其舊孔
沖遠曰易經本分爲上下二篇彖象繫卦亦當隨經而
分故上彖一下彖二上彖三下彖四上繫五下繫六文
言七說卦八序卦九雜卦十鄭學之徒竝同此說漢書
藝文志曰易經十二篇施孟梁丘三家是十二篇三家
所同也儒林傳曰費直治易長於卦筮無章句徒以彖
彖繫辭十篇之言解說上下經蓋費氏易不自立故訓
章句其解說經卽用十篇之言明其當時之口講指畫
如此是十二篇費氏未嘗改也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

施孟梁丘經或脫去無咎悔亡惟費氏經與古文同初
不間劉向班固言其篇題與諸家異後人誤讀儒林傳
乃謂作費氏易省去彖象繫辭之目總以一傳字加於
彖象之首紛紛咎費氏改經不察之論也武帝時博士
之業易雖已十二篇然咎儒相傳說卦三篇與今文大
誓同後出說卦分之爲序卦穆卦故三篇詞指不類孔
子之言或經師所記孔門餘論或別有所傳述博士集
而讀之遂一歸孔子謂之十翼矣

故訓本作詁詁拔漢書儒林傳訓故舉大義鄭君序周禮考訓詁據秘逸不必倒爲故訓故亦不必改爲詁也全書內倣此

尚書今文古文考

尚書二十八篇濟南伏生所傳後附說大誓一篇用當
時隸書寫之故稱今文尚書而景帝時魯恭王壞孔子
宅所得者多十六篇許叔重說文解字敘記六體書一
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蓋如商周鼎彝之書故稱古文
尚書以入於秘府未劉學官故謂之中古文伏生書無
大誓而史記乃云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
篇殆因是時已於伏生所傳內誤以大誓共爲博士之
業不復別識言耳劉向別錄曰民有得大誓書於壁內
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劉歆移

書大常博士曰孝文皇帝始使掌故鼂錯從伏生受尚
書尚書初出屋壁朽折散絕大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
鄭康成書論曰民間得大誓劉歆鄭所記可援以補史家
之略衛宏定古文尚書敘云（段玉裁案當作詔定古文官書）伏生老不
能正言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多與潁川
異錯所不知者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屬讀而已此不察
之說也濟南張生及歐陽生和伯實躬事伏生受書由
是書有歐陽大小夏侯之學史記及漢書皆曰秦時燔
書伏生壁藏之漢興卽以教於齊魯之閒其非得之口
誦無文字傳言事甚顯白大誓外有百篇之序史記竝

見采錄前此大常夢侯孔臧與安國書曰臧閒尚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何圖乃有百篇邪案孔叢子僞書不足據是大誓併序爲伏生書所無明甚百篇蓋次湯誓在臣扈後咸有一德在湯誥後周官在立政前蔡仲之命費誓在呂刑前孔沖遠曰鄭依賈氏所奏別錄爲次是也古文尚書之出於漢代者儒林傳稱逸書得十餘篇劉歆言逸書十六篇藏於秘府伏而未發藝文志言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荀悅漢紀言得古文尚書多十六篇武帝時孔安國家獻之馬融書序言逸十六篇絕無師說其篇名則鄭注書序逸篇之目舜典汩作九共

藏東原集　卷一　五

大禹謨棄稷案此蔡氏馬鄭王所據書序名爲棄稷五子之歌胤征典寶湯誥咸有一德伊訓伊陟案舊伪肆命今原命武成旅獒冏命以此十六卷合今文所有之二十九卷百篇之序一卷是爲藝文志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九共析爲九則逸書凡二十四而今文所有者析爲三十四盤庚大誓各分而三顧命分王若曰已下爲康王之誥也不數百篇之序故劉向別錄云五十八篇桓譚新論云古文尚書有四十五卷爲五十八篇藝文志雖數百篇之序增多一卷而四十六卷者一卷篇亾鄭康成所謂武成逸篇建武之際亾逸篇故志厘稱五十七篇古文非博士所治是以謂之逸書劉向校理秘書咸得見之民閒則有膠東庸生之遝學建初延光和中嘗詔選高才生能通者以扶微學廣異義而後漢之儒如尹敏周防孔僖杜林衛賈馬鄭傳是學不一人然賈馬鄭雖雅好古文其伪訓注亦但解其今文所立於學官者豈逸篇殘脫失次不可讀歟逸書既亾東晉元帝時梅賾乃奏上古文尚書孔安國傳於二十八篇析爲三十一之外更析堯典皐陶謨爲舜典益稷增多十九篇析爲二十五以傳合五十八篇之數散百篇之序引冠篇首而分同序者同卷異序者異卷

亾篇之序列次其閒爲四十六卷以傳合藝文志所錄卷數蓋莫由知聚斂羣書而爲之者實始何人賾白言受之臧曹曹受之梁柳柳受之蘇愉愉受之鄭沖而其說往往與王肅不異是又今之古文尚書而非漢時秘府所藏經師所涉之十六篇矣

電緐本作乃有百篇邪小注係臧鏞堂語以後朝本作肆命藏所云宋版凡云案者皆同者據日本山井鼎攷文

書顧命後

馬鄭王本分王若曰已下爲康王之誥東晉晚出之古文分王出杙應門之內已下爲康王之誥皆非也案馬鄭王

所傳眞古文不得并非之考此篇自狄設觀扆綴衣至末踰季卽位事也必日前陳設故不書日踰季卽位禮之大常不必書日而知也大保降收則受冊命畢而諸侯出廟門俟王出在應門之內乃記卽位之儀顧命之篇其大端有三羣臣受顧命一也踰季卽位康王先受冊命二也適洽朝踐天子之位三也說者不察受冊命及出至路門外應門內之治朝隔踰季遂疑西方東方諸侯爲來問王疾者則新喪內天崩地坼之痛亦銷而從容興荅必無是情又不必論其他事之禮與非禮矣

爲康王之誥皆非也小注案語非也古文尚書與歐陽夏侯尚書同出周時互有傳眞古文亦不改也樂記魏文侯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臥聽鄭衞之音則不知倦子夏謂其所好者溺音許叔重五經異義以鄭詩辨論語鄭聲淫而康成駁之曰左傳說煩手淫聲謂之鄭聲言煩于躑躅之聲使淫過矣其注樂記桑閒濮上之音引糾倦靡靡之樂爲證不引桑中之篇明桑閒濮上其音之由來已久凡所謂聲所謂音非言其詩也如靡靡之樂滌濫之音其始倦也實自鄭衞桑閒濮上耳然則鄭衞之音非鄭詩衞詩桑閒濮上之音非桑中詩其義甚明後儒謂變風有里巷狹邪

之倦存之可以識其國亂無政左氏春秋鄭六卿餞韓宣子於郊所賦詩固後儒所目爲淫奔之詞者豈亦播其國亂無政乎若曰賦詩斷章則亦有當辨五常之際本自相通或朋友兄弟夫婦之詩用之於君臣或男女之詩用之於好賓然不可以邪僻之言加之君子鄘鄭之事誦之朝廷接之賓客據是斷之毛詩言變風止乎禮義信矣

書小雅十月之交篇後

鄭康成氏箋毛詩云周之十月夏之八月也深虞劇唐傳仁均及一行竝推周幽王六年乙丑歲建酉之月辛東鄭今所繫詩東鄭之詩也鄭之名不改故大師所劉

卯朔辰時日食宋劉原甫始疑爲夏正月近閻百詩尙書古文疏證初亦用劉原甫說謂虞劇諸人傅會後既通推步上推之正合復著論自駁舊時之失然其言曰康成考之方伯籩又曰經解不可盡拘以理者此類是也則又不然毛詩篇義云刺幽王箋乃謂當爲刺厲王豈與所推合乎康成蓋決以理而已趙子常云詩本歌謠又多民事故或用夏正以優文通俗子常此論明詩中用夏正者原無所拘滯然則十月之交篇舉斯時日食以陳諫泥何傷必取夏正而廢周一代正朔之大爲不可用乎病在析理未精猥以爲經解不可盡拘以理而復乎常明之體矣

閻百詩本作閻十百詩

書小雅後

是開解經者之弊也國語幽王三年西州三川皆震三川竭岐山崩此詩所謂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正指其事詩繫之幽王國語亦其一證古無推日食法魏黃初已後始課日食疏密及張子信而益詳然唐宋推步家猶未能立法無舛有當食不食不當食而食之謬說載在史志大致日月交食一事可以驗推步得失其有不應失在立法不失在天行也使有變動失行則必不可以得其準無從立推之之常法矣或曰日食既預推而得聖人畏天變之意何如曰此變其常不必爲變其行度之常也豈有天變見於上而聖人不恐懼修省者乎人君日食修德月食修刑依乎陰陽立義無非敬天畏天之誠旨或曰詩言亦孔之醜又言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何也曰此以王不知事天而但陳天變以諫戒也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猶有時蔽虧人君而可自謂無敝無足虧君德乎日君象月臣象日失其明俾晝作夜君德如斯豈不甚醜冀王反己自責知其蔽而醜之則修德而後月食之變可弭矣

鹿鳴已下二十二篇漢經師以爲正雅亾其詞者六故鄭康成詩譜云小雅十六篇爲正經采薇出車杕杜漢世有謂爲懿王時詩者據詩中曰天子曰王命毛鄭解爲殷王徙泥正雅作於周初耳荀其詩得乎義之正而詳然唐宋推步家猶未能立法無舛有當食不食不當食而食之謬說載在史志大致日月交食一事可以驗推步得失其有不應失在立法不失在天行也使有變動失行則必不可以得其準無從立推之之常法矣或曰日食既預推而得聖人畏天變之意何如曰此變其常不必爲變其行度之常也豈有天變見於上而聖人不恐懼修省者乎人君日食修德月食修刑依乎陰陽立義無非敬天畏天之誠旨或曰詩言亦孔之醜又言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何也曰此以王不知事天而但陳天變以諫戒也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猶有時蔽虧人君而可自謂無敝無足虧君德乎日君象月臣象日失其明俾晝作夜君德如斯豈不甚醜冀王反己自責知其蔽而醜之則修德而後月食之變可弭矣

周初雅樂未可泥今之篇什弟次定於詩時世也

詩摽有梅解　丙戌

毛鄭皆以此詩專爲女子季二十當嫁者而言爲說本周禮又皆以梅之落喻季衰鄭則兼取梅落見已過春而至夏似迂曲難通集傳以爲女子貞信自守懼其嫁不及時而有強梁之辱豈化行之世女宓有此懼邪亦非也古者嫁娶之期說岐而未定其以少長論者或主於男三十女二十或目此爲期盡之泆據詩禮證之男子二十冠而字女子許嫁笄而字男子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壯有室女子十有五季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季而嫁薖冠而後有室笄而可以嫁春秋傳晉侯問公季季武子對

名以上皆書季月日名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凡娶判妻入子者皆書之中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此舉其終之大閈言之也不使民之後期而聽其先期恐至於廢倫也亦所以順民之性而民自遠於犯禮之行也周禮凡言會者皆謂歲計曰會中春令會男女者使其屬稽之聚之三十之男二十之女貧不能婚嫁者許其殺禮殺禮則媒妁通言而行謂之不聘不聘謂之奔故曰於是時也奔者不禁奔之爲妻者也記曰聘則爲妻奔則爲妾奔之爲妾者也買妾者納財而不用禮因其不聘故謂之奔左傳僖伯之母不聘穆姜曰吾不以妾爲姒　凡三十之男二十之女非有故而後期者爲不用令非仲春不禁之時而不行六禮者爲不用令國語句踐欲報吳誓其民曰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取其父母有罪此志在蕃育人民故閈之使速婚若民之先期男十六而娶女十四而嫁亦不聞古人有禁也凡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如周禮中春許行之者皆男女以正者也其以日月論者或主於起自仲春至仲夏猶承春末未遠過此則止矣或主於起自季秋至仲春則禮殺而止夏小正二月綏多士女說曰綏安也冠子娶婦之時也幽詩曰春

戴東原集　卷一　十三

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爵彼柔桑蚩其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毛傳曰興也陽氣和則倉庚鳴懿筐深筐也微行小徑也爵取也柔桑始生之桑蚩厚也公子晉侯曰十二季矣是謂男一終一星終也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　男自二十至三十女自十五至二十皆婚姻以時者也譙周云男自二十以及三十女自十五以及三十皆得以嫁娶先是則速後是則曉凡人嫁娶或以賢淑或以方類豈但季數而已若必差十年乃爲夫婦是廢賢淑方類苟比季數而已禮何爲然哉則三十而娶二十而嫁說嫁娶之閈毀齒十六然得復過此目　大戴禮記曰男八歲而毀齒也

後精通然後其施行女七歲而毀十四然後其化成盧辯注云古者皆以二十三十爲婚姻之季十四十六爲嫁娶之期此舉其端言之也墨子書曰昏聖王爲泆曰丈夫季二十毋敢不處家女子季十五毋敢不事人王肅云前賢有言丈夫二十不敢不有室女子十五不敢不有其家此舉其中言之也周官經媒氏掌萬民之判凡男女自成

日遲遲采蘩祁祁女心傷悲始及公子同歸采蘩夏小正蘩之二月而衞詩曰士如歸妻迨冰未泮言自納采至親迎節次非可驟施從容用禮然也荀卿書曰霜降逆女冰泮殺止韓詩傳同殺止云者蓋季秋之月農事備收婚嫁之禮漸舉至冰泮已盛行仲春耕者少舍猶得合男女之事是時從容用禮者固多其貧不能婚嫁者會計其季因以是時許其殺禮自是而後民急農事婚嫁亦漸止矣周禮中春之令專爲不備六禮之民糾察其殺禮之由且三十之男二十之女至是盡許其殺禮婚嫁過此豈有後期者哉凡婚嫁備六禮者常也常則不見之民事者也錄之召南所以見治淫之修明咸知從令歟

詩生民解

此詩異說紛然秦漢閒儒已莫能徵考治經所當闕疑者也然其事關禮典之大又不可徒守闕疑之義合詩禮綜覈之周禮言先妣任言先祖之前鄭注云周立廟自后稷爲始祖姜嫄無所妃是以特立廟而祭之然則周人特立姜嫄廟之意非后稷耑無所祖而不得不妣姜嫄一人乎至於魯蓋亦立姜嫄廟謂之閟宮魯何以

僭閟宮周立太廟事后稷別爲姜嫄立廟魯侯承祀見於詩曰皇皇后帝皇祖后稷見於禮曰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頖宮鄭注云告后稷也告之者將以配天然則以周言先妣推事后稷之義事之魯亦推事后稷之義而事之乎帝繫曰帝嚳上妃姜嫄本失實之詞徒以傅會周人禘嚳爲其祖之所自出國語禘郊宗祖報五者禘郊與宗祖之名異有虞氏郊堯商人禘舜禮記祭法易之以有虞氏郊嚳宗堯殷人禘嚳嚳在郊禘未可知也虞舍其先世而宗堯是亂宗屬矣非也使女子有離父母之道及時當嫁百首章言十猶餘七次章言十而餘三卒章言皆在頃筐喻待嫁者之先後畢嚳爲周家祖之所自出何雅頌中言姜嫄言后稷竟無

一語上溯及嚳且姜嫄有廟而嚳無廟若曰履跡感生不得屬之嚳則嚳明明非其祖之所自出曾謂王者事祖禰之大義而可蒙昧其閒乎由是以言周祖后稷於上更無可推后稷非無母之子故姜嫄不可無廟始祖廟之外別立姜嫄廟不枉廟制之數周禮高先妣與天神地示四望山川皆分用前代之樂高先祖用周大武此禮意之至微也無於禮者之禮也明乎禮可以通詩詩芙菱嫄曰克禋克祀以弗無子何也禋祀竝事天之名德可以當神明然後能事天姜嫄無夫而生子故推明其德之能禋祀上帝卽褻煩閟宮所稱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是也凡言德行至於能事天皆純粹無疵之極詞克也者不負是事也以弗無子者許謚之云弗無子爲言有也如莫匪爾極者皆是爾極也求福不回者求福之正也方社不莫者祭之早也其則不遠者則之近也如許氏說無庸破弗爲祓然不直曰是以有子而曰以弗無子反言以見其非理之常次章曰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何也古字否皆伾不前曰以弗無子後曰居然生子莫知其由也氣化生人已後既人類相生久矣忽有界乎氣化之際者而所生又非常之哲人豈可謂之偶然乎莫明於言禋祀獲福之常

理以見哲人降生與降福無二理也聖人之所難言也三章言生而棄之感其異然後收養之后稷之名棄以此此必非設言也使未嘗棄而言之是誣也舊說祠高禖祓除無子求有子及生子月辰又居側室肅戒不御簑云夙之言肅也若是則姜嫄有夫而求子反以生子歸之履跡決爲非父之子至於棄之是惑也非父之子矣又安得以嚳爲父乎而人祖契於上亦更無可推故頌言有娀與周之但言姜嫄同不然何異知母而不知父舍德行人事而詞涉祓祥怪迂商周之禮與詩咸悖矣稷契之生既皆非常或棄或否何也上古人心醇質以爲不祥則棄不以爲不祥則不棄無他故也

周禮大史正歲季解一乙亥

周之歷法掌於馮相氏占變掌於保章氏而大史所掌者歷日天時之書凡推步望氛不屬焉然又曰正歲季以序事據推步言之乎非也爾雅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季夏數得天故殷周雖改正朔仍兼用夏正周用夏不用殷故舉歲季不及祀歲也者夏時也以建寅爲孟春季也者周以建子爲正月也夏之歲周之季不同而兼用不可弗正之以序別其行事如祭祀田獵逆暑迎寒之屬夏時繫仲春者周爲四月繫仲秋者周爲十月是

也鄭康成注中數曰歲朔數曰秦中數云者曰蘧發斂一周凡三百六十有五日小餘不及四分日之一十二分之自前中氣入後中氣三十日而有盈分朔數云者月與日會以成一月凡十二月三百五十四五日有閏月則三百八十四日日月同行謂之合朔自前朔距後朔三十日而有虛分中朔之法馮相氏職之矣康成據以別歲季之名稽諸古籍未有明證矧夏時首建寅中數起冬至建子是又二說之不可相通也然則偏據爾雅得非孤證歟曰周禮有之其爲夏時之正月元日謂之正歲正歲者猶曰歲之正始也凌人歲十有二月令斬冰明夏時之十有二月也以周禮解周禮一書之中燕事於夏端立異矣

不可弗正之本作勿全書內勿字皆改作弗意以勿爲禁止詞弗爲矯拂古人卻通用不拘後仿此以周禮解周禮本作爲周禮

周禮大史正歲季解二

周禮之書曰歲終曰正歲曰春秋冬夏皆夏時也夏數得天以夏時經紀庶事斯順而易明然周之頒朔必以周正故用夏謂之歲用周謂之季大史按其從夏時所行之事合以周之歷日此之謂正歲季以序事也後儒或謂正月之吉亦夏時其說曰凌人掌冰政杜子春政爲正屬下句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三其凌十二月爲夏之十二月則正月亦爲夏之正月舍此燕證也余以謂周禮重刖歲季之名直曰正月之吉則知爲周正月也不直曰十有二月而曰歲十有二月加歲以明夏以別周則知爲夏時也此周禮之義例也他書不必然如正月之吉亦夏時是燕別於正歲而大司徒正月之吉始和布教于邦國都鄙又曰正歲令于教官鄉大夫正月之吉受教灋于司徒還而頒之于其鄉吏使各以教其所治正歲令羣吏攷灋于司徒以還各憲之於其所治之國州長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讀灋正歲則讀教灋如初異正月正歲之名而事不異其爲二時審矣凡言正月之吉必在歲終正歲之前未嘗一錯舉於後其時之相承正月爲建子之月歲終爲建丑之月正歲爲建寅之月也周之以建子爲正月一王正朔之大不可沒焉者也使有夏燕周周焉用改正朔哉周禮所志於官事燕不備曾謂一王正朔之大可以空其事沒其文而使後人之讀是書疑若周未嘗改正朔也者則周正爲大不芙而不可孚也豈周之書哉今其書先之以正月之吉布政之始也故曰始和謂始協調之繼之以正歲於是而後得徧奉以行也六官之長有止言正月之吉不言正歲

者上之所慎在宣布之始也六官之屬有止言正歲不言正月之吉者待上之宣布乃齊同奉行也上之布之必不能一日而徧王畿千里之廣下之奉行又同用是日惡能相及乎哉是故因時制其宜以建子之月宣布自上一王正朔之大既非關然無事以建寅之月百職咸舉夏數得天復順其序而不違孔子論爲邦用夏時而作春秋必奉周周禮用正歲以合天而必先正月之吉以著正朔其義一而已矣

大戴禮記目錄後語一

鄭康成六藝論曰戴德傳記八十五篇隋書經籍志曰

大戴禮記十三卷漢信都王太傅戴德撰今是書傳本卷數與隋志合而亾者四十六篇隋志言戴聖刪大戴之書爲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始因所亾篇數傅合爲是言歟其存者哀公問及投壺小戴記亦刻此二篇則不在刪之數矣他如曾子大孝篇見於祭義諸侯奭廟篇見於禘記朝事篇自聘禮至諸侯務焉見於聘義本命篇自有恩有義至聖人因教以制節見於喪服四制凡大小戴兩見者文字多異隋志以前未有謂小戴刪大戴之書者則隋志不足據也所亾篇目不存或兩見實多自然因隋志而知隋唐間所存已厘三十九篇史

述今注獨此一家而脫誤特多余嘗訪求各本得舊本五參互校正今春正月盧編修召弓以其校本示余又得改正數事盧編修本所失者則余五本中或得之若疑文闕句無從考得姑俟異日鄭康成注學記引武王踐阼孔沖遠以師尚父亦端冕及西折而南皆爲鄭所加又丹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強怠勝敬者亾瑞書則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今各本不與沖遠所見同始俗儒未省照徒據鄭孔稱引竄改也公冠篇太子冠焉爲各本僞作天子吳幼清儀禮逸經亦然幸盧注可考其公冠之譌爲公符王伯厚困

學紀聞已莫是正許叔重五經異義論明堂稱戴記禮說盛德記語柱今明堂篇中魏書李謐傳隋書牛弘傳俱稱盛德篇或稱泰山盛德記蓋隋唐已前故書無所謂明堂篇者今目錄兩七十四晁公武亦云然陳振孫云兩七十二熊朋來吳幼清皆云兩七十三此盛德第六十六後篇題竄改之證朱子稱引明堂不稱盛德自唐宋閒已分合竄易非復前人之舊舉若斯矣書十有三卷凡五卷無注卷之四卷之五立事至天圓十篇篇題並冠以曾子即漢藝文志之曾子書尚存於是卷之九千棄四代虞戴德諸志卷之十一小辨用兵少閒王

伯厚以爲即漢志孔子三朝記七篇中隔以卷之十篇祇淆亂也注中徵引漢魏晉之儒有康成譙周孫炎宋均王肅范甯郭象及楊孚異物志然則爲景宣注甚明

乾隆丁丑孟夏月戴震記

春秋改元即位考上

即位之禮先朝廟明繼祖也出適治朝正君臣也事畢反喪服喪未終也踰年而後改元即位春秋於內稱公於外書爵未踰年於內稱子於外書某子世變相尋未踰年既葬卒哭而即位焉踰年即位踰年乃改元諸侯之失禮也因其既嗣爵則書爵彼未嗣爵者而我以爵書可乎彼既嗣爵者而我不以爵書可乎立子以正君葬爲喪主

春秋即正其爲君葬素定也世子雖在喪未改元即位不可謂君臣之分未定也以篡返國者絕之不以國氏以有正也公子爭國分非君臣不絕之無正也則以國氏立子不以正未即位不正其爲君葬不素定也雖有先君之命私也即君位於朝然後成之爲君繼正即君位春秋書春王正月公即位不於正月闕無事則不書正月非朝則書日定公繼正之變文書春王正月以存其事不書即位以表微隱公繼故即君位經國之體不可以已也踐其位者宜有淒痛之情春秋書春王正月以存

其事不書即位以見其情莊公閔公僖公繼故之變文則書即位繼故而書即位以不書即位者比事類情是爲忍於

春秋改元即位考中

先君雖未葬既踰年則書齊桓十三年書衛侯成三年書宋公衛侯是也書齊與國內稱公同文公成公皆先君未葬春秋書曰公即位踰年也既葬踰年即位必論矣雖既葬猶曰子文十八年書子卒僖二十五年書衛子未踰年也

未葬未踰季不必論矣　是故諸侯即位以踰季爲斷不斷於葬未葬有既葬未踰季而書齊者乎宣十季書齊侯秋季孫行父如齊聘新君即位　成四季書鄭伯既即位嗣爵矣春秋不得而書子也其變禮也不知所始始變禮者不恤人言必有所託如傳言晉于春秋獨齊鄭各一見之爲左氏學者是始墨之類春秋獨齊鄭各一見之爲左氏學者不察此之失禮而議夫未葬踰季書爵者是文公成公書公即位胥可議也文十四季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先君未葬未即位而書君義素定者也書君不與書爵同不可以爵書者可以正其君臣之分也僖九季晉里克弒其君之子奚齊義不素定而未即君位也十季晉

里克弒其君卓哀六季齊陳乞弒其君荼踰季即君位而後得爲君此義明而嗣立之際嚴桓十五季鄭世子忽復歸于鄭昭二十二季王子猛卒忽在外五季未即位而出奔歸不得書爵天下間鄭世子忽不間鄭伯忽也書世子亦以正其復國也王子猛未即位稱王而於前曰王猛何也不可曰周故曰王言周是天下外周也言王是天下一於王也猶東都之詩謂之王風不可謂之周諸侯目王畿之詞非天王之號天王及諸侯國內尊稱謂之號公侯伯子男五等謂之爵君稱公皆下謂上之則上下之定分先儒國內僭稱公之說非春秋凡書王人與列國書人同爲微者王猛與鄭忽同爲以國氏苟既正其號曰王後不得又曰王子矣桓十季突歸于鄭不以國氏篡詞也既不以國氏故不曰入曰歸何也明其鄭之公子也莊九季齊小白入于齊以國氏者其爭國爲奪哀六季齊陽生入于齊君廢正立不正返而爭國亦使之同於奪子糾小白皆齊侯之弟不以立子之次論者也是以突不書鄭而小白則繫之齊

春秋改元即位考下

隱何以不書即位終隱之身自以爲攝不忘先君之命故春秋表微而不書莊閔僖何以不書即位穀梁氏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則子弟不忍即位也杜氏曰雖不即君位而亦改元朝廟與民更始余以謂非也君臣之位不可不正正君臣之位不可不有始即位者正君位之始五爾夫位命之天子承之始封之君非先君一人之位雖先君不有其終新君不可不有其始不即君位於改元之初及其覩朝將不正朝位乎苟覩朝然後即君位豈得無深痛不忍之情然則改元之初而即君位於淡痛不忍之情何傷彼所謂不即君位者追至覩朝終不得避君位也則初覩朝乃其即君位之始何進退失據乎不廢改元朝廟與民更始而廢正百官非義也用

是言之春秋十二公皆行卽位之禮魯史記皆書卽位
也蓋繼弒君大變也與禮所無繼弒君不書卽位史法
所無君子修之以爲深痛之情異於繼正是以不書不
書而仍不沒其卽君位之事於春王正月之文見之桓
宣書卽位何也穀梁氏曰繼故而言卽位則是與聞乎
弒也余以桓之事考之左氏言討寫氏有疾者是欲掩
隱之見弒而不可方詐爲自掩之計治斯獄矣使繼故
不忍卽君位處大變者無敢或異一行其禮則爲忍於
先君何所快於行卽位之禮而顯示國人以與聞乎弒
哉桓將不行卽位之禮必矣春秋始乎隱其事之値於

變者三焉諸侯無再娶之文惠公失禮再娶於是桓爲
大子然又非隱所得而追議於先君也上卿爲攝主禮
也見魯子問居上卿之位攝行君之政生不稱公死不稱葬
隱嗣爵改元非攝主比也繼世之君盡臣諸父兄弟隱
既立而猶奉桓爲太子異於君臣之體者也譽之禍惠
公殺之也明乎嗣立卽位之義君臣父子夫婦昆弟之
朋其盡矣乎

迨至覩朝終不得避君位也本作迨乎覩朝一行其
禮本無一字不避君位也

周之先世不窋已上闕代系考

周自公劉始居豳書傳闕逸莫能詳其時世考國語史
記所錄祭公謀父諫穆王曰昔我先王（俗本國語脫去王字宋本及史記竝有）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棄稷弗務我先
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於戎狄之閒蓋不窋已上世
爲后稷之官不知凡幾傳至不窋然後失其官也夏之
衰疑値孔甲時史記稱孔甲淫亂夏后氏德衰諸侯畔
之始后稷之官及有邰之封此時乃相因而失諸侯侵
奪天子不正之是以遠竄禹至孔甲三百餘年史記十
一世十四君則有邰始封至不窋亦且十餘世周本紀
曰封棄於邰號曰后稷別姓姬氏后稷之興在陶唐虞

夏之際皆有令德后稷卒子不窋立不窋末季夏后氏
政衰奔稷不務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閒不窋卒
子鞠立鞠卒子公劉立史記不曰后稷卒且
上承后稷之興在陶唐虞夏之際皆有令德此書法也
世次中闕莫知其名繼棄而爲后稷謹修其官守以至
不窋是不一人故曰皆有令德及取後爲后稷者卒其
子不窋立末季而失其世世守官微竄之際始不絕如
纘典文牒記一切蕩然雖公劉復立國於豳後已無舊
人能追先世之代系故國語稱十五王不數其皆有令
德而世后稷者漢劉歆對高帝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

之部積德累善十有餘世公劉避桀居豳所謂積德累善十有餘世與本紀皆有令德之文是漢初相傳咸知不窋已上代系中隔矣其曰避桀者傳聞異詞毛詩云亂迫遂公劉而繫之桀時則近之遭夏人語史記公劉至文王十二世本十六世孔甲之後帝皐帝發帝桀不窋之後鞠公劉此代系不相遠者咎人致疑於自契至湯十四世自后稷至文王十五世湯文相去隔商之六百祀使知周之先自不窋上關代系不得而數斯可無惑也國語曰孔甲亂夏四世而隕則周人言夏之衰指孔甲不指太康甚明以地考之豳枉邠北百餘里邠今西安府武功縣豳今邠州不窋所竄又枉豳北二百餘里今慶陽府安化縣有不窋城不窋遭迫逐自邠而遠竄公劉力能自興於是恩舊土聚糧治兵而來用復后稷之封故詩曰思輯用光又曰涉渭爲亂是有邠故封至公劉而復邠枉渭北非得邠無由絕渭而南也岐山亦枉其邦域之中不處於邠者地邑民居以人與時之宜而已

其曰避桀者傳聞異詞詞本作辭全書內皆同按辭者說也從辛從辛猶理辜也凡文辭字多用此詁者意內而言外也從司言凡發聲助語之詁多用此二字本多作寔揜字本多作掩字截然分別又全書內覩字本多作睹實字本多作寔揜字本多作掩韻字本多作韻與皆不必改者

明堂考

明堂法天之宮五室十二堂故曰明堂月令中央大室正室也一室而四堂其東堂曰青陽大廟南堂曰明堂大廟西堂曰總章大廟北堂曰玄堂大廟四隅之室夾室也釋名夾室在堂兩頭故曰夾也四室而八堂東北隅之室玄堂之右夾青陽之左夾也其北堂曰玄堂右个東堂曰青陽左个東南隅之室青陽之右夾明堂之左夾也其東堂曰青陽右个南堂曰明堂左个西南隅之室明堂之右夾總章右个北堂曰玄堂左个凡夾室前堂或謂之箱或謂之个左傳昭公四季使寘饋于个注云个東西箱是箱得通稱曰个也兩旁之名也劍晉之兩旁謂之兩相侯之左右謂之左个右个亦此義古者宮室恆制前堂後室有夾堂東曰東夾室有个東夾堂西曰西夾室有个西夾前曰東堂亦曰東箱左傳所謂个有房室東曰東房亦曰左房室西曰西房亦曰右房惟南嚮一面明堂四面圍逢亦前堂後室有夾有个而無房房者行禮之際別男女婦人在房明堂非婦人所得至故無房室也

王者而後有明堂其制蓋起於古遠夏曰世室殷曰重屋周曰明堂三代相因異名同實與明堂在國之陽濬登說在三里之外七里之內丙巳之地韓詩說明堂在南方七里之郊　紀諸侯大政在焉夏曰世室世世弗壞百室舉南以該四方猶周曰明堂舉南以該三面也　或以意命之也殷曰重屋阿閣四注或以其制命之也周人取天時方位以命之東青陽南明堂西總章北玄堂而通曰明堂舉南以該其三也四正之堂皆曰大廟四正之室共一大室故曰大廟大室處四正之堂中央爾世之言明堂者有室無堂不分个夾失其傳久矣

三代相因異名同實與下本有世室重屋義未聞七字

三朝三門考

宗廟作宮於路寢之東社稷設壇壝於路寢之西劉向別錄云社稷宗廟在路寢之西又云左明堂辟廱右宗廟社稷屬路寢言得之以爲俱在西不知何所據按宗廟社稷屬路寢言得之以爲俱在西不知何所凡朝君臣咸立於庭古字庭本作廷說文云廷朝中也　朝有門而不屋故雨霑衣失容則輟朝天子諸侯皆三朝則天子諸侯皆三門歟禮說曰天子五門皐庫雉應路諸侯三門皐應路失其傳也天子之宮有皐門有應門有路門路門一曰虎門一曰畢門不聞天子庫門雉門也特郊牲云獻命庫門之內此亦據魯之事記者以魯用天子禘樂故推魯事合於天子所稱多傳會失實諸侯之宮有庫門有雉門有路門不聞諸侯皐門應門也皐

門天子之外門庫門諸侯之外門應門天子之中門雉門諸侯之中門異其名殊其制辨等威也天子三朝諸侯三朝天子三門諸侯三門其數同君國之事侔體合也朝與門無虛設也君臣日見之朝謂之內朝是也或謂之治朝或謂之正朝在路門外庭司士正其位記豪人及玉藻之或謂之外朝與路寢庭之朝連文爲外內也文王世子曰內朝則以齒東面北上臣有貴者以齒其在外朝則以爵注云內朝路寢庭外朝路寢之門外庭斷獄蔽訟及詢非常之朝謂之外朝在中門外庭小司寇掌其政以朝士掌其濂大僕正其

蔟以射及圖宗人嘉事之朝謂之蔟朝在路寢庭大門內周官司儀曰位若射則射人掌其位聘禮曰公出送賓及大門內周官司儀曰出及中門之外廟在中門內明矣記曰管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蜡之饗亦祭宗廟廟在雉門內故出而至觀也春秋桓宮僖宮災火自司鐸踰公宮至桓僖二廟廟邇公宮也季桓子至御公立於象魏之外立當遠火也春秋穀梁氏傳曰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諸母兄弟不出閾門廟門謂之祭門觀謂之闕亦謂之象魏諸侯設於雉門是以雉門謂之閾門天子蓋設於應門閾門在外祭門在內不出閾門者得出祭門者也春秋左氏傳曰閟于兩社爲公室輔以朝廷執政所在爲言宜繫君臣日見之朝社在中門內明矣

其他書傳可證宗廟社稷在中門內路門外之左右者甚衆略舉五事明之

匠人溝洫之法考

一夫百畝田首有遂夫三爲屋遂端則溝屋三爲井溝在井開也井十爲通溝端則洫通十爲成洫在成間也十成爲終洫端則澮十終爲同同薄於川澮在同閒也南畝而耕畛縱遂橫溝縱洫橫澮縱川橫東畝而耕畛橫遂縱溝橫洫縱澮橫澮縱川縱絕大爲之澮非人爲之川詩曰南東其畝因川制田歟貢疏云井田之法畎縱遂橫但據南畝者言之成方十里洫十有一計其田畔竟百里橫溝縱洫橫澮縱自然川

十田畔邊於洫者凡三萬六千丈從鄭君說三十六井治洫澮九夫共治百丈澮深於洫近倍大於洫三倍有半洫廣八尺深八尺廣深相棄六十四尺澮廣丈六尺深丈四尺廣深相棄二百二十四尺以約分之法命之洫二澮七也水強侵陂隄高就下治之難易澮十倍洫先王不使出賦稅之民治洫與澮而爲法令民治洫澮者當其賦稅故農畎水利之大皆君任之非責之民及其失也竭民之力畢以供上於是洫澮不治井田所繇廢也

不生毛賦減民窮上下交病矣

因川制田歟本作與全書內同

樂器考

庭中樂縣之位以磬爲首四面縣謂之宮縣東西二面各以次南陳磬十六枝一虡其南鎛爲一虡鎛如鐘而大奏樂以鼓鎛爲節其南鼓東方者莊陛階之西南北二面各直陛階之西以次西陳磬其西鐘其西鎛鼓又在鎛西直西階之東諸侯亦南一面謂之軒縣亦曰曲縣卿大夫亦南北二面謂之判縣有鐘磬無鎛士縣於階閒或於東

方謂之特縣諸侯之卿大夫半天子之卿大夫西縣鐘東縣磬士亦半天子之士縣磬而已凡縣鐘磬虡有二八謂之堵鐘磬各一堵謂之肆東方曰笙磬笙鐘西方曰頌磬頌鐘錥莊頌磬之西實至搖之以奏樂儀禮有朔鼗應鼗鼗者小鼓與大鼓爲節鼛鼓鼖鼓之圜圜者擊鼖方者擊鼓後世不別設鼗以擊鼓側當之佾堂下之樂先擊朔鼗應鼗應之朔者始也所以引樂故又謂之棘毛詩周頌佾田棘之言引也朔鼗莊西置鼓北應鼗莊東置鼓南東方諸縣西鄉西方諸縣東鄉鼓也凡樂器獻者近堂擊者遠堂竿笙塤簫篪管倚於堂獻者執之

以獻位當莊階前周禮笙師掌教春牘應雅牘應雅三器祓樂用之實醉而出奏祓夏以此三器築地爲之行節鄭康成曰笙師教之則三器莊庭可知矣虞夏書夏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明堂位記曰拊搏玉磬揩擊大琴大瑟中琴小瑟四代之樂器也夏擊揩擊字異音義同揩謂敔擊謂柷鳴球玉磬同謂石磬古人於石之美者多以玉名商頌特言依我磬聲猶夔之專言子擊石拊石說者謂別有玉磬而莊堂上非也惟琴瑟磬輕宏從歌聲莊堂上餘皆堂下之器搏拊拊搏倒文周禮謂之拊大師帥瞽登歌令奏擊拊下管播樂器令奏鼓棘小師登歌擊拊下管擊應鼓應鼓應鼙也拊形如小鼓以韋爲之充之以糠擊拊瞽乃歌故曰令奏擊拊奏謂歌詩也鼓棘管乃倫故曰令奏鼓棘奏謂獻管也拊與柷鼓皆宜莊庭不得於堂上有之歌者莊上貴人聲也下特言管乃及眾樂貴人氣也堂上堂下樂大致可知者如此

虞夏書本作禮記虞書明堂位記曰本作明堂位曰

記冕服

虞夏書帝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倫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倫服

鄭氏曰宗彝謂虎蜼也宗廟之中鬱尊虞夏以上蓋虎彝蜼彝而已自日月至黼黻凡十二章天子以飾祭服此繡與繢各六衣用繢裳用繡考工記曰畫繢之事青與白相次也赤與黑相次也玄與黃相次也鄭氏以爲繡之次周官經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則玄冕鄭氏曰王者相變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所謂三辰旂旗昭其明也而冕服九章初一曰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則衮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鷩畫以雉謂華蟲也其衣三章裳四章凡七也毳畫虎雉謂宗彝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希衣一章裳二章凡三也玄者衣無文裳刺黻而已是以謂玄焉凡冕服皆玄衣纁裳服章之次經無明文鄭君合校尚書周官左氏春秋而爲是說余以謂周之祭服宗廟所用九文而止目至於郊祀何必廢古之十二章不用也玉藻記曰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邃延龍卷以祭郊特牲記曰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禮文雖闕天子郊祀衮冕兒於此矣衣之舉衮猶衮之舉黼黻皆以其文特顯而龍章爲至煥則加日月於上無嫌以衮目之大裘不言衮其餘冕服不言裘互文鉞冕也玉藻正義劉氏曰六冕之裘皆黑燕裘也余以謂祭服自天子至於士同燕裘與裘之裼衣以玄舊說曰大裘之冕蓋無旒司裘疏引鄭志大裘之上有玄衣與裘同色而以爲其服無章失其傳也記稱大裘不裼其有裼衣而加裘明矣是故冕服十有二旒是爲大裘之冕冕服九章繅九旒謂之衮冕服七章繅七旒謂之鷩冕冕服五章繅五旒謂之毳冕冕服三章繅三旒謂之希冕冕服一章在裳謂之玄冕無旒周官經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經遞言相如明冕服之章冕服因得以如其命不異也凡諸侯受爵命于王王賜之服則有衮衣不過衮數自爲之所謂裨冕其以事受衮賜則有之祭以謂周之祭服宗廟所用冕覲禮侯氏裨冕又天子衮冕負斧依于玉藻記曰諸侯玄端以祭裨冕以朝鄭氏孫氏皆讀端爲冕鄭氏曰諸侯前後邃延龍卷以祭郊特

侯非二王後其餘皆玄冕而祭於己案此所引出周官經司服注非玉藻注孫叔然曰玄冕祭服之下也其祭先君亦裨冕矣余以謂王之大祭服大裘袞冕中祭服鷩冕小祭服希冕玄冕禹先公亦大祭而鷩冕何也士虞禮記曰尸服卒者之上服天子廟高尸服有袞冕鷩冕之妹則天子不敢一服袞冕諸侯君其國安得伸上服然尸服有弁冕之妹者亦不敢一服褖冕可知也冕爵弁之衣皆玄抑當云玄衣以祭平凡朝祭之服上衣下裳幅正裁故冕服曰端冕朝服曰委端裳前三幅後四幅褖辟積無數所謂帷裳者也前後不合有衽以掩之交裁如爽

屨而後舄

玉藻正義四字本作引鄭志司裘二字本無侯氏裨冕又天子袞冕負斧依本作天子袞冕負斧依侯氏裨冕　天子袞冕之記曰青史氏之記曰古文往往如此全書同

記皮弁服

天子日視朝皮弁服諸侯以爲視朝之服凡諸侯相朝聘亦如之記曰三王其皮弁素積士冠禮皮弁服素積繒帶素韠舊說曰其衣十五升布此據諸侯朝服以爲言始非也玉藻記曰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士不衣狐白又曰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論語曰素衣麑裘鄭氏皆以皮弁服爲之上衣記不云乎以帛裏布非禮也然則皮弁服之衣以素明矣異於重素者其領緣采也郊特牲記曰祭之日王皮弁以聽祭報天子諸侯前祭親聽誓命及待白祭事其裘蓋黼裘以誓省大裘非古也鄭氏謂黼裘以燕與惟君有黼裘以誓省大裘非古也鄭氏謂黼裘以燕與狐白襍爲黼文天子之黼裘皮弁服諸侯朝服歟

記冕弁服

周之制大夫以上冕士爵弁皆絲衣所謂純服士冠禮爵弁服纁裳純衣緇帶韎韐韎韐纁裳也冕服赤韍士韍也冕服玄冕祭於己經司服注非玉藻注孫叔然曰玄冕祭服之下也其祭先君亦裨冕矣余以謂王之大祭服大裘袞冕中祭服鷩冕小祭服希冕玄冕禹先公亦大祭而鷩冕何也士虞禮記曰尸服卒者之上服天子廟高尸服有袞冕鷩冕之妹則天子不敢一服袞冕諸侯君其國安得伸上服然尸服有弁冕之妹者亦不敢一服褖冕可知也冕爵弁之衣皆玄抑當云玄衣以祭平凡朝祭之服上衣下裳幅正裁故冕服曰端冕朝服曰委端裳前三幅後四幅褖辟積無數所謂帷裳者也前後不合有衽以掩之交裁如爽

昏禮主人爵弁纁裳緇袘士弁而親迎然則大夫以上親迎裨冕歟或曰袘亦韗之異名也論語加朝服袘紳是也蓋不可一同祭服之敝故以相別異百檀弓記曰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絰衣言雖非臨其喪必爲之變也聘禮君使卿韋弁鄭氏曰其服蓋韎韐以爲衣而素裳周官經凡兵事韋弁服鄭氏曰以韎韋爲弁又以爲衣裳如鄭君說色取於韎無明文蓋傳合春秋傳言之詩稱韎韐有奭以佐六師左氏春秋韎韋之不注案詩正義引禮問志云韎韋之不注不知讀如幅今成十六季傳佐酖注　卽韎韐矣爵弁服禮又謂之玄服

記朝服

諸侯日視朝緇衣十五升布而積素裳是謂朝服大夫以爲祭服其冠委貌所謂冠弁也王服以田爰蓋老亦如之士冠禮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韠特牲饋食禮其祭也實及兄弟皆朝服玄冠緇帶緇韠經於士之朝服言玄冠士以冠異於大夫以上弁也玉藻記曰荼裘豹飾緇衣以裼之鄭氏以荼裘爲卿大夫之朝服惟豹祛與君異毛詩曰古者素絲以英裘言織之爲紃施諸縫中者也

鄭氏以荼裘爲卿大夫之朝服本作鄭氏以卿大夫之朝服其荼裘

記玄端

玄端玄冠士以爲祭服特牲饋食禮主人冠端玄是也士冠禮曰服玄冠玄端韎韐冥攣見于君又曰玄端玄裳黃裳襳裳可也玉藻記曰韐君朱大夫素士韎韐鄭氏以爲玄端之韐因而推次其裳色則天子諸侯玄端朱裳大夫素裳天子諸侯冕服赤舄素積白舄玄端黑舄凡冕服皆舄大夫士韎韐弁纁屨素積白屨玄端黑屨素積者皮弁服朝服同也大夫士聽私朝玄端世子之齊亦玄而養於此見玄端玄冠諸侯以下齊服也玄端之裘蓋荼裘狐青裘麑裘士入廟宜荼裘天子諸侯玄端以居狐青裘豹褎故玉藻記曰君子狐青裘豹褎玄綃衣以裼之麑裘青豻褎絞衣以裼之絞衣則非用之皮弁服者大蜡皮弁素服或絞衣麑裘乎褻用鹿裘無袪檀弓記曰練鹿裘衣衽裘長之有袪飾裼之可也謂練而爲裘視初褻橫廣之又長之有袪飾又可加以裼衣鄭氏以爲鹿裘之裼衣亦以絞絞蒼黃色也綃者綺屬則天子諸侯玄端以綃可知也士玄端若深衣狐黃及褐裘宜無不可用之論語黃衣狐裘舊說息田夫黃衣黃冠而祭之裘也詩狐裘黃黃玄端深衣之裘也

記深衣

深衣連衣裳殺幅而不積鄭氏曰深衣連衣裳而純之以采者素純曰長衣有表則謂之中衣詩麻衣如雪言深衣也此其純采者布純亦曰麻衣大祥素縞麻衣是也公子爲其母及妻練冠麻衣縓緣鄭氏以爲如小功布深衣記曰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繢具父母衣純以青如孤子衣純以素曲禮曰爲人子者父母存冠衣不純素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論語曰君子不以紺緅飾古者布幅廣二尺有二寸謂之中量凡削幅減寸者二齊亦寸衣裘左右終幅圓袂終幅減削幅中人之手入

寸是其度也長衣中衣過之揜尺袂之圍四尺四寸自胡下殺而前袂末謂之袪圍二尺四寸規胡下刻衣之幅記曰袂圜以應規又曰袼之高下可以運肘袼胡下也刻之要中之圍七尺二寸所謂深衣三袪也裳以布六幅幅分之尺一寸正者尺八減削幅則八九七尺二寸與衣相屬殺屬交裁殺幅一端二寸一端二尺衽下減削幅則尺八寸殺而上如是者四是爲深衣之衽所謂衽當旁也衣裳之左前後續右有曲裾鉤之故曰續衽鉤邊合十二幅則下齊丈四尺四寸倍於要中衣交領謂之衿廣二寸緣謂之純純邊謂之緆裳下緣謂之縓

與純袂廣各寸半

中人之手八寸本作中人之手八尺合上衣裳左右八寸得八尺而言謂兩袂終幅屬袂終幅得八尺八寸減削幅曰度人之兩臂爲尋八尺也改作八寸大誤

記中衣褖衣襦褶之屬

中衣凡絲衣以素其餘以布郊特牲記曰繡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爾雅黼領謂之襐孫炎然曰繡刺黼文以襐領詩素衣朱襮是也言丹朱以爲純襦君朱大夫纁凡襦褶之屬其外中衣之外上衣若裘則有褖衣褖衣之外上衣夏則絺紛之外上衣近體禪衣曰明衣玉藻記曰裘之褖也見美也弔則襲不盡飾也君

在則褖盡飾也服之襲也充美也是故弔襲朝祭玉龜襲無事則褖弗敢充也鄭氏曰褖者冤上衣見褖衣凡當盛禮者以充美爲敬非盛禮者以見美爲敬禮尚相變也凡祖褖者左論語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無上衣曰袗記曰振絺綌不入公門袭裘不入公門襲裘者矣犬羊之裘不以裼不文飾也不褖則有虞裘而不以衣褖之者矣君子之於褻蓋亦無嫌質略也

記冕弁冠

王之冕繅旒五采十有二就諸侯三采九就就皆有玉如其采延前圜峯旒後方故記曰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周官經王之五冕皆玄冕朱裏延紐五采繅十有二就瑲玉三采其餘如王之事繅皆就實六寸而曰五冕者陳采就玉之數止於五也亦以見服自十二章至一章而六冕繅自十二旒至三旒而五其一冕無旒也槩舉諸侯又申之曰繅皆就者明九旒至於三旒其就數九公侯伯子男無降峯同也延有紐自延左右垂笄貫之以爲固紘以紐自頤而上左右屬之笄垂其餘凡冕弁笄有笄者紘記曰天子冕而朱紘諸侯冕而青紘士

冠禮皮弁笄爵弁笄緇組紘纁邊舊說以爲鄉大夫冕弁之紘蓋與士同古之爲冠者辟積而縮縫所以覆乎前後謂之冠其下圍髮際者自前而後及項有繩以結之缺而不周謂之缺亦曰缺項士冠禮緇布冠缺項青組纓屬于缺是也鄭氏曰隅爲四綴以固冠謂上與冠爲一體也記曰大古冠布齊則緇之又曰大白冠緇布冠皆不綴委武玄縞而後褒然則古者冠無武缺項武之始也是以惟緇布冠有之後王之制法大古冠以爲褒冠而吉冠辟積無數易之以衡縫有冠卷而不缺項冠卷之委貌皆弁屬也記言周弁殷冔夏收此以明夏殷之禮士得服冕記曰天子之冕朱綠藻十有二旒諸侯九旒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是也周制士齊弁而大夫以上冕士玄冠而大夫以上委貌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不遺古初也天子始加玄冠用士服也記曰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己言助祭於君者孤希冕卿大夫玄冕士齊弁其家祭則降焉鄭氏謂齊弁而祭於己惟孤巳余以謂少牢饋食大夫之祭也主人朝服不言冠其冠委貌則委貌之爲弁亦一證也特牲饋食主人冠端玄則士玄冠以祭之證也周官經無齊弁鄭氏謂齊弁制如冕始非也陳用之曰或曰齊弁即韋弁巳韋其質也齊其色也斯言蓋近矣於其會也飾之以玉詩言會弁如星者也無冠笄而冕弁有笄所以貫之於其左右是以冠無之凡無笄者纓周官經六冕之下韋弁皮弁冠弁王之皮弁會五

之諸侯於其國祭服不降君之禮也大夫士不敢伸其服臣之禮也

以綏見之故省其文 本作是故省

記冠衰

斬衰三升三升有半齊服斬衰凡二等是其差也冠六升既虞卒哭受以成布六升冠七升小祥受以功衰七升練布爲冠八升所謂練冠也齊衰四升冠七升其受也衰八升冠八升練而受衰八升冠九升齊服降而疏也衰七升冠八升所謂縓冠也

衰者凡二等三季期有差其所以爲冠衰也益無差齊衰五升冠八升其受也衰八升冠九升齊衰六升冠九

升無受齊服疏衰之正凡二等是其差也大功八升冠十升無受齊服殤大功是也大功九升冠十一升三月受以小功衰十一升冠十二升齊服大功之正也小功之總四升有半齊服謂之總衰冠八升既葬而除之小功冠衰十升無受齊服殤小功是也小功冠衰十一升其卽葛也因其故衰齊服小功之正也閒傳曰斬衰三升齊衰四升五升六升大功七升八升九升小功十升十一升十二升總麻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總蓋合冠衰受而舉其殺之等有如此說禮者求之立文所指而不得於是別爲義服之目斬衰合正服爲二齊衰以下合降服正服爲三按諸齊服經無有也大夫士不敢伸其齊服諸侯爲天子臣爲君次之子爲父之後其後則又有父爲長子妻爲夫之文獨以爲三升有半不與前後同三升非禮意也略舉一端亦足以明矣凡言衰者以衰名衣也其制綴於衣之外當膺曰衰長六寸博四寸衣闕其領際謂之闕中左右各四寸辟領謂之適廣四寸合左右與闕中凡尺有六寸出於衰六寸負版廣尺有八寸出於適寸衣自闕中而下二尺有二寸與袂等過袂終幅袪尺二寸衣帶下尺所以掩裳上際也左右在後坐同二尺有五寸上正尺裁屈尺五寸所以掩裳

之前後際者也裳前三幅後四幅異於吉服之裳者幅三辟之以爲要縫齊服記曰凡衰外削幅裳內削幅幅三祧是也又曰若齊裳內衰外言縞之亦如其削幅矣婦人之衰不殊裳則無帶下無垂在齊冠廣二寸右辟於項及耳垂爲纓也是之謂纓條屬冠前後出其下反屈繞於外故曰外纓所謂厭冠者也於男子冠婦人則有笄故齊服小記曰箭笄終喪三季齊衰惡笄以終喪

喪服記曰惡笄者櫛笄也記又曰子折笄首傳曰折笄首者折吉笄之首也吉笄者象笄也筒笄長尺吉笄尺二寸祥之祭縞冠喪服小記曰除成喪者朝服縞冠是也既祥而縞冠素紕所謂素縞詩稱庶見素冠者也故玉藻記曰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皇氏義疏爲之說曰祥祭之時以素爲冠以縞爲紕紕得冠名故云縞冠祥祭之後以縞爲冠以素爲紕亦紕得冠名而云素冠按之詩禮或然矣禫之祭玄冠既祭而纚冠凡主人未沒喪則子雖除不純吉故玉藻記曰縞冠玄武子姓之冠也如皇氏說則縞亦紕歟

記括髮免髽

喪之括髮謂麻束髮也始有喪亦以麻束髮以麻爲母括髮以麻代之使髮不至於散而於是不復用吉時之總而以麻代之甚也麻者未爲布之已矣故檀弓記曰袒括髮太飾之甚也麻者未爲布之名也是以喪服小記曰斬衰括髮以麻爲母括髮以麻而在下五分其絰去一以爲齊衰之絰五分齊衰之絰去一以爲大功之絰其麻也喪之免也去冠而以布言於免則布束髮易其麻也去一以爲大功之絰其絰也皆纓絰惟中殤大功不纓者之所服也故齊衰以下免雖斬衰既成服不括髮殤至虞卒哭免君弔主人安變雖不當免時必免朋友皆在他邦爲之主袒免禫記曰非從柩與反哭無免於墟喪服小記曰遠葬者比反哭者皆冠及郊而後免反哭又曰既葬而不報虞則雖主人皆冠及虞則皆免此用免之可考者其制不見於傳記鄭氏曰舊說以爲免象冠廣一寸又援括髮以麻免而以布之文而曰此用麻布爲之狀如今之幘幧頭矣自項中而前交於額上卻繞紒也鄭君不解麻之所以代總而言宴加麻於首失其傳歟婦人當男子括髮免則髽齊斬之髽皆布總喪服小記曰男子冠而婦人髽其義爲男子則免爲婦人則髽言髽如今婦人露紒其象也此蓋得之又曰斬衰括髮以麻則髽亦以麻以麻者自項而前交於額上卻繞紒如著幘頭然此亦由不解括髮之麻所以代總故又推之髽而失之

記絰帶

喪服斬衰苴絰其大兩指圍扼九寸麻本自右交於左而在下五分其絰去一以爲齊衰之絰五分齊衰之絰去一以爲大功之絰其麻也皆纓絰惟中殤大功不纓經五分大功之絰去一以爲小功之絰五分小功之絰去一以爲緦絰凡絰帶之殺五分其首絰去一以爲要絰要絰者帶也

齊大功牡麻絰皆有本自左加於右之上總小功牡麻
繐本大功以上散帶垂至成服而糾之殤之帶不糾垂
喪服小記曰下殤小功帶澡麻不絕本詘而反以報之
然則長殤小功之帶澡麻繐本不糾垂也開傳曰既虞
卒哭去麻服葛葛帶三重小祥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
帶所謂除喪者先重者也婦人之帶不散麻不受以葛
故檀弓記曰婦人不葛帶男子又有絞帶喪服傳曰絞
帶者繩帶也齊衰以下布帶
記繐縿

繐之形制各如其玉上玄下纁聘禮記曰皆玄纁是也

蒼如冕上覆之玄表纁裏矣鄭氏謂以韋衣本經無明
文繐之厚亦與玉等而施采焉也繫用
五采組爲之無事則繫玉藏於櫝故聘禮記云繫長尺
絢組繐縿之說鄭注及諸家義疏皆未明以其施采謂
之繐以其承玉故曰繐縿而不可名之爲縿蓋縿玉者
有不必繐也束帛加琮則束帛爲之縿矣故
覲禮記云奠圭于繐上不云于縿上聘禮記云凡執玉
無藉者襲不云無繐櫝以藏玉繐以承玉繐則受命反
命皆執於君前故爲之文飾賈人啟櫝取圭垂繐者非
以爲文特解其組繫而垂之也至宰與繐並呈之也至

上介執以授使者皆屈繐斂其垂而併持之明已不爲
儀也使者受而垂繐於君前並見之亦以爲儀然繐與
櫝爲類聘享皆不以繐進故致聘及還玉時皆無垂屈
之節然則聘之襲也其時去繐而又無錦帛等藉之享
之禓也雖去繐而有錦帛等爲之藉是以曲禮曰執玉
其有藉者則禓無藉者則襲鄭氏兼繐與束帛以解記
所謂藉本非兩說其注聘禮因經特著賓襲上介不襲
之文故於上介云不襲者以盛禮不在於己也又繐雖
不垂亦非無藉之謂故引曲禮以證不當襲於賈人云
不言禓襲者賤不禓也此明賤者皆無以禓爲敬之儀
是賤者皆襲不必言禓襲也又云繐有組繫也明垂者
其組繫後人誤會聘禮注而以垂繐爲有藉屈繐爲無
藉始失之歟
熊氏釋曲禮注以爲上明賓介二人爲禓襲圭璋特
典瑞之五采五就三采三就二采再就皆謂一采帀
爲就二采一就則謂二采合成一帀故曰一就也聘
禮記之三采六等謂三采爲三就者重之則六等然

則五采五就重之則十等二采再就重之則四等二采一就重之則二等典瑞言其就不言其等膳禮記言其等不言其就合之乃全熊氏孔氏賈氏皆渾就與等爲一故徒滋疑惑

記捍決極

凡射左設韝捍右施決設極捍也者臂韝也捍周禮繕人注佗扞輔釋文苦侯反劉云胡旦反扞字之異者　捍謂之拾拾謂之遂禮大夫與士射祖纁襦君衽大夫射則肉袒公祖朱襦皆既祖乃設拾故鄭氏曰以韋爲之著左臂所以蔽膚斂衣也決也者引弦體也決字亦作抉詩刺童子佩韘毛傳以韘爲玦內

則記言右佩玦捍是其據證也許叔重說文解字曰韘射決也所以鉤弦以象骨韋系著右互指士喪禮決用正王棘若檡棘組繫鄭氏謂決以韋爲之藉然則決皆有韋韌及組繫歟極也者所以韜指於弭令不契指也禮朱極三鄭氏曰以朱韋爲之三者倉指將指無名指小指短不用士喪禮則纁極二

戴東原集卷二終

爾雅文字考序

古故訓之書其傳者莫先於爾雅六藝之賴是以明也所以通古今之異言然後能諷誦乎章句以求適於至道劉歆班固論倘書古文經曰古文讀應爾雅解古今語而可知蓋士生三古後時之相去千百季之久視夫地之相隔千百里之遠燕以異咎之婦孺聞而輒曉者耍經學大師轉相講授而仍酋疑義則時爲之也余竊謂儒者治經宜自爾雅始取而讀之嬋心於茲十季是

書舊注之散見者六家鍵爲文學劉歆樊光李巡鄭康成案鄭氏燕爾雅注周禮大宗伯疏誤引之目孫炎皆闕逸難以輯綴而世所傳郭注復刪節不全郝氏疏尤多疏漏夫援爾雅以釋詩書據詩書以證爾雅由是芻及先秦已上凡古籍之存者綜覈條貫而又本之六書音聲雍然於故訓之原庶幾可與於是學余未之能也偶有所記懼過而旋忘錄之成秩爲題曰若干卷爾雅文字考亦睇以自課而已若考訂得失折衷前古於爾雅萬七百九十一言合之羣經傳記靡所扞格姑俟諸異日

古故訓之書本作詁訓綜覈條貫覈本作核凡核皆改作覈可不必後倣此

爾雅注疏箋補序

爾雅六經之通釋也援爾雅附經而經明證爾雅以經而爾雅明然或義具爾雅而不得其經始爾雅之伦其時六經未燹闕蹶爲之芻摭百氏下及漢代凡載籍芩古未遙者咸資證實亦勢所必至曩閱莊周書已而爲之者已而不知其然語意不可識偶檢釋故已此也始豁然通乎其詞至若言近而異趣往往雖讀應爾雅而莫之或知如周南不可休思釋言庥蔭也郎其義幽詩韎月條桑釋木桑柳醜條郎其義小雅悠悠我里釋故悝憂也郎其義說詩者不取爾雅也外此轉寫譌舛漢

勤於治經蓋深病夫後儒鑿空之說岐惑學者欲使本
諸爾雅以正故訓故以是學先焉書中考索精詳辨據
明晳則讀其書者固自知之休寧戴震
與王內翰鳳喈書乙亥
承示書堯典注逐條之下辨正字體字音悉準乎古及
論劉故訓先徵爾雅乃後廣按漢儒之說功勤而蓋鉅
誠學古之津涉也眡僕偶舉篇首炗字引爾雅炗充也
僕以爲此解不可無辨欲就一字見考古之難則請終
其說以明例孔傳炗充也陸德明釋文無音切孔沖遠
正義曰炗充釋言文據郭本爾雅棪頰充也注曰皆充

倪仰寢失本眞爾雅棪字六經不見說文棪充也孫愐
唐韵古曠反樂記鏗鏘鞉鼓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
武鄭康成注曰橫充也謂氣伂充滿也釋文曰橫古曠
反孔子閒居篇夫民之父母乎必達於禮樂之原以致
五至而行三無以橫於天下鄭注曰橫充也疏家不知
其義出爾雅堯典古本必有伂橫被四表者橫被廣被
也正如記所云橫於天下橫乎四海是也橫四表格上
下對舉溥徧所及曰橫貫通所至曰格四表言被以德
加民物言也上下言于以德及天地言也集傳曰被四
表格上下始失古文屬詞意歟橫轉寫爲棪脫誤爲炗

迫原古初當讀古曠反庶合充霩廣遠之義而釋文於
堯典無音切於爾雅乃古黃反殊少精覈述古之難如
此類者據數之不能終其物六書廢棄經學荒謬二千
季以至今足下恩奮乎二千季之後好古洞其原諒不
厪市古爲也僕情僻識狹以謂信古而愚愈於不知而
伂但宜推求勿爲株守倘以炗之一字疑古者枉茲信
古者亦枉茲漫設蘩言以獻震再拜

丁丑仲秋錢太史曉徵爲余舉一證曰後漢書有橫
被四表昭假上下語檢之馮異傳永初六季安帝詔
也姚孝廉姬傳又爲余舉班孟堅西都賦橫被六合

壬午孟冬余族弟受堂舉漢書王莽傳曾居堯橫被四表尤顯雁又舉王子淵聖主得賢臣頌化溫四表橫被無窮洪榜案淮南原道訓橫四維而含陰陽高誘注橫讀桄車之桄是漢人橫桄通用甚明段玉裁案李善注魏都賦引東京賦惠風橫被今本東京賦惠風廣被後人妄改也論韵書中字義荅秦尚書慧田癸未

字書主於故訓韵書主於音聲然二者恆相因音聲有不隨故訓變者則一字或數音大致一字既定其本義則外此音義引伸咸六書之假借其例或義由聲出如胡字惟詩狼跋其胡與考工記戈胡戟胡用本義至於承受胡福義同釋文以音信爲正不知皆誶字之譌也誶告訊問誶音粹訊音信廣韵二十一震訊字下云問也告也不知告

降爾遐福則因胡遐一聲之轉而胡亦從遐爲遠胡不萬季遐不眉壽又因胡遐何一聲之轉而胡遐皆從爲何又如詩中曰寧莫之知曰胡寧忍予曰寧莫我聽曰寧丁我躬曰寧俾我遯曰胡寧瘨我以旱寧字之義傳詩者失之以轉語之法類推寧之言乃也凡故訓之失傳者於此亦可因聲而知義矣或聲同義別如蜥易之易俗爲變易之易象犀之象俗爲象形之象或聲義各別如戶關之關爲關弓之關爽爽之爽爲爽國之爽六書假借之法舉例可推若夫譌舛相承如詩山有樞字本佗樞烏侯反刺榆之名或不加反音讀如戶樞之樞

上也又云搏博也四指廣博亦似擊之也則搏當音博不音團而釋文剜團博兩音且團音枉前是直不辨搏搏之爲二字他如厎底痕瘨實窒慆畜之爲相習涸洛不可勝數又有本無其字因譌而成字如爾雅之龕醃龕力竹反从尤得聲譌而爲龕遂讀起據反方言之鍊鏙郭璞音柬曹憲於廣雅音諫集韵據郭忠恕佩觿之臆說於一東增鍊字引方言則鍊譌而爲鍊遂與東同音有字雖不譌本無其音譌而成音如詩有瀰濟盈有鷕雉鳴鷕从唯得聲與瀰爲句中韵下復舉濟盈雉鳴亦句中韵舊以水反見釋文水譌佺小遂有以小反之音賡韵於是攽又三十小攽小佺沼倂其所由致譌幾不可考漢書地里志汝南郡綱陽孟康曰綱音紂紅反之音是也廣韵集韵皆攽入四十四有與紂同音豈不見紅反二字而以爲音紂歟故訓音聲自漢以來莫之能考也从無怪乎釋經論字茫然失據此則字書韵書所宜審愼不苟也雖脣韵相承其中顯然譌謬者宜從訂正

而胡遐皆從爲何本無爲字

辨詩禮注軏軌軓軹軜四字

詩邶風匏有苦葉濟盈不濡軌毛氏故訓傳由輈以上

爲軌經典釋文曰軌舊龜芙反謂車轅頭也依傳意宜音犯震謂音犯則字當佺軏以韵考之不合疑漢時軌軏二字或譌涸莫辨如今俗書軌字車旁毛君讀此詩尤佺軌實不成字豈聲從軌而義從軏誤併二字爲一歟周禮大馭右祭兩軹祭軏明北監本注疏周禮譌佺軌禮記鄭注曰故少儀所引同惟詩疏所引不誤書軹爲軹軹謂兩轅也軌詩疏引佺範　當爲軏誤佺範詩疏所引不誤軹前誤佺軏釋文同　或讀軹爲簪笄之笄震謂軹及詩疏所引皆不誤

讀如笄是也杜君改爲軹與輢內之軹二名涸淆非也以轄釋轂端之軹亦非也後代字書併軹字無之考工記輈人軏誤佺軌注竝同前十尺鄭注曰謂輈軏以前之長也鄭司農云軏謂式前也書或佺軏詩疏所引誤佺軏下竝同釋文不誤玄謂軏是軏淰也禮記少儀祭左右軌誤佺軌注竝同范鄭注曰周禮大御祭兩軹祭軏詩疏所引誤佺軌詩疏所引不誤乃歙軌與軹於車同謂轄頭也軏與范聲同謂軾前也詩匏有苦葉釋文辨別之曰案說文云軌車轊也從車九聲古音居洧反　軏注疏本釋文誤佺軹車式前也從車凡聲注疏本釋文誤佺軹通志堂本不誤也相亂故具論之孔沖遠於此亦曰少儀與大馭之文事同而字異以范當大馭之軌故竝其文而

解其義不復言其字誤曰其實少儀軌字誤當爲軹也
孔君於禮記不言軌乃字誤當據詩正義爲定五經正義當時
同撰者不一人詩傳誤涸同軌軌二字禮注誤涸同軹軌三
字而軌字遂有車轄頭之說謬也軌者式前軌者車轍
軹者車軨軹者轂末轄者軸末治其名詳其制庶可以
正譌文交錯謬說因循矣

辨詩禮注軌軌軹軹四字下本辨字有正字　軌軌二字或譌
涸莫辨佗已竝督從軌而義從軌竝本佗始玄謂軌是軌
法也法本佗灋先生書多用灋字不當改後同詩匏有苦葉釋文本佗釋文之見
詩邶風匏有苦葉末章者乃字誤當據詩正義爲定詩正義本佗詩義疏

辨尚書考工記鍰鋝二字

鍰鋝篆體易譌說者合爲一恐未然也鍰讀如尤十一
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垸其假俗字也鋝讀如刷六兩
大半兩率選撰其假俗字也二十五鍰而成十二兩三
鋝而成二十兩呂刑之鍰當爲鋝故史記佗率漢書佗
選伏生大傳佗饌弓人膠三鋝當爲鍰一弓之膠三十
四銖二十五分銖之十四買逵說俗儒以鋝重六兩此
俗儒相傳譌失不能覈實脫公大半兩言之說文云北
方以二十兩爲鋝正合三鋝益脫公三字徐本說文鋝
分銖之十三蜀本及陸德明所引竝佗十銖二十五銖徐本盞
脫公一字說文既引周禮重三鋝當云北方以二十兩

爲三鋝是以鄭注引說文證三鋝爲一斤四兩

辨尚書考工本無五字

與盧侍講召弓書庚辰

大戴禮記刻後印校俗字太多恐傷壞版姑正其甚者
不能盡還雅也所有誤字鄉未覈出如保傅注謂徂豆
傳劉及會之等謂譌佗男會譌佗嗜環旋也旋譌佗短
曾子本孝注處安易之道之譌佗也曾子天圓注山川
言性互文性因正文譌佗牲互文譌佗玄之子張問入
官注繅瑱之設瑱譌佗須盛德注禮察曰譌佗祭禮曰
諸侯遷廟注未卽吉吉譌佗告孫鄭等改鞠衣鞠譌佗
褥端冕無與字其竄誤無疑注乃併凫字譌佗職字形

轉寫之謬前改正者皆是也凡例末一條云又有雖俗字而其來已久魏晉六朝皆用之如準之俓准殺之俓煞煞陳之俓陣景之俓影亦皆不改震之愚竊以爲景與影今異字異音古通用景葛洪始加彡俓影義有可通無妨後人滋謭准字雖魏書有云欲知其名淮水不足非避寇萊公諱呂忱字林用准爲平準之準況晉人是此時俗字然許叔重之書變亂常行猥曰馬頭人爲長人持十爲斗虫者屈中也詩之字止句也皆不合孔氏古文謬於史籀怪舊臆而善野言則魏書之稱淮水不足設許氏見之必且抓漢時作說文解字序云詭變正文鄉壁虛造不可知之書變亂常行猥曰馬頭人爲長人持十爲斗虫者屈中也詩之字止句也皆不合孔氏古文謬於史籀怪舊臆而善野言則魏書之稱淮水不足設許氏見之必且

譏爲野言者也苟害六書之義雖漢人亦在所當改何況魏晉六朝此書中仍有未盡俗謬者準准殺煞陳陣參叅互見宜使之畫一以免學者滋惑震愚昧徑行改易其存疑未改者夏小正初歲祭耒始用暢也其曰初歲云者暢也者終歲之用祭也言是月始用之也細繹文義正月所繫之事他處不言初歲至此獨言初歲故解之曰暢乃終一歲所用之於祭而用之自是始准其爲終一歲之所用故曰初歲以見終歲皆用之譌俓當據之以表微衰公問於孔子篇然後言其喪葬別本多俓喪算義長禮察篇俗从忘生之禮禮當俓徒字形之譌夏小正篇震也者鳴也喨也者鼓其翼也徐堅初

再與盧侍講書　辛巳

今冬刻就屈原賦注屬舍弟印送諒已呈覽倘有誤字其大戴禮記一書今正復檢一過又得若干事後因竊處多繁穰未及訂定茲略舉大致以乞教正主言篇則正亦不勞矣正當俓跂百步而堵堵疑睹之譌千步而井不可通千步疑方里之譌晉者明王以盡知天下良士之名篇內主字竝王字之譌惟此一處各本仍俓王當據之以表微衰公問於孔子篇然後言其喪葬別本多俓喪算義長禮察篇俗从忘生之禮禮當俓徒字形之譌夏小正篇震也者鳴也喨也者鼓其翼也徐堅初

學記兩引此文皆佹晌者暢也震者鼓其翼始後人因雉震晌之言而改之以就先震後晌歟初歲祭耒止此四字屬夏小正元文自始用暢也已下皆爲解說不必重初歲祭耒始用暢也字似文義更明歲再見爾爾上當有云字脫在薁記時也下而不倉於毋也當從別本於佹其者堇荼也朱子儀禮經傳通解載此文荼佹采與上大舍采也字正一例推之不必取之各本無句末之字取必推而不言取取與之室何也各本皆然突當佹突王逸注楚辭突夏云突複室也洪興祖補注云突深也隱脇處薁突廈猶

言深屋此突穴指奠所爲巢深隱也下云謂之室何也是書謂字或譌佹與或譌佹爲不勝枚舉因與字又誤衍取字故言摯云各本無言字通解載此文止佹墾云於古人文體尤合之離而生之當佹以字形之譌穴也者言竄也各本無穴也者三字於時月也萬物不通八字應屬小正元文若說小正者則是字直用是不用時篇內可考義亦非解裔人不從係傳篇固舉之禮魏書李彪傳引此文佹因舉以禮及下齊肅端冕可證參夙興之譌尚書及周禮說而文與此同通解載此注而佹古當是古尚書及周禮說與此同轉寫致譌又衍文字

宴寢也亦一旁證以七月就宴當從通解佹比七月就宴室太史持銅而御戶左當佹太師注同衝柱中亏柱傷通解載此注佹璜柱傷衝亏柱中亦似朱子所改此截注衝亏二字璜屬上注矣又玉藻疏皇氏說亦分衝者言竄也各本無穴也者三字於時月也萬物不通八亏爲二與此注同納於衝璜之間通解之閒上有衝亏二字坐不遍蹕蹕上脫立不二字誦詩上脫夜則令瞽四字形容端正上脫生子二字任子之時任卽妊上云孕子之禮孕亦當佹任敬白虎通敬當佹故欲左欲右當重左右字以其前爲愼於人也前亦當佹所愼當佹順而置夙於北堂篇末而猶汝矣之注當柱此鄒衍樂

毅以齊至當佚自齊魏至韓詩外傳下衍二十二字以魏齊至之亦脫誤考外傳佚昭王得郭隗鄒衍樂毅是以魏趙興兵而攻齊依是書注側閔王名地當注云齊王地也脫地字曾子立事篇朝忿忘身詞不足當是一朝之忿忘其身脫誤忿唯可復當佚無不可復不唱流言唱當佚倡謂時事須殺也殺當佚繫字形之譌忿怒而爲惡爲當佚無注內兩說前說謂忿怒妄動不必心以爲惡而怒後說謂人本無惡而妄怒據後說爲字舛謬明矣義則前說尤善自軼而輕於善輕當佚誣字形之譌本孝篇痺當佚庳謂三者之孝三當佚王制言產敖禮記疏引此文佚及產象敖敖字之別封有越而

卷章此譌爲老童王逸注楚辭佚老僮什祖各本什多佚付與史記佚附沮合史記穴熊疵越章王此譌穴爲內疵爲疵越爲戚韋昭注國語不知楚之別封有越而誤謂句踐芊姓失之也鄭語曰芊姓夔越亦曰或封於夔或封於越皆楚之越章自楚自粥熊九世至熊渠此於內熊下有九世至于渠叟鯀出自九字日字空此一格當佚如身之長天圓篇施施也當佚賦也周禮內宰注云施猶賦也是其義溫煖如陽陽當佚溼當云其裔孫粥熊自粥熊九世至于熊渠下乃接熊渠有子三人然無善本可以訂正昆吾者衛氏也已下文端本佚十百世蓋十譌佚千轉而爲於妄改者不知六氏字不可通皆當從世本佚是聲之譌也次妃陳隆氏別本佚陳鋒與史記合勸學篇始敎必身必字當從此解其量十世百世也雖夜解怠怠當佚息解謂釋帶

荀子佹怠癉下當佹庳下必出量當佹以注量子張問入官篇恆言無害也恆當佹猶詳爲陋矣詳卽佯佯陋當佹漏聲之譌別本矣佹失漏失遺忘也郭象曰主上無爲於親事而有爲於用臣也莊子天道篇注文此譌親爲日又脫臣字今云惑視聽今云當佹令不盛德篇君臣之義失別本義佹位與禮記本文合以愼天泆愼當佹順正朝之位朝下脫儀字千棄篇執事政也政當佹正故季歲不成不當佹順不知者誤讀下文妄改爲不文王官人篇以觀其不寧當從逸周書佹不荒如臨人以色如當從逸周書佹好其貌固嘔篇內嘔字竝嫗之

譌執之以物而遨驁決之以卒而度料以逸周書設之以物而數決敬之以卒而度應互相訂執卽設之譌遨數義同爲速速決疾連文驁之脫誤爲敬之不學而性辨逸周書佹不棄始妒誣者也逸周書佹始妒誣者也始卽妒之譌棄與注竝衍一始字因譌致衍誣者也始卽妒之譌此文與注竝衍一始字因譌致衍如保傅篇學禮曰一段而譌佹如又譌佹始各本遂佹而始凡順之爲愼而之爲如謂之爲與爲爲政與正之辭互類皆方音涵同致舛不得云古字通以數語中二字錯施彼此交易正可決古人用字不定如是滋惑雖改正之可也察其應當佹陰袁氏本佹應陰與應

督之譌不知者遂改應爲慝人有多隱其情有字衍推前惡忠據注惡疑恃之譌謂有詢義之義當佹議自順而不讓據注順疑執字譌耳及其所不知正也正字疑衍爲先偏習之當佹謂先偏習之書內爲當佹謂者不具列有道而自順有當從逸周書佹假以見佚氣自然佚當佹佚驕厲以爲勇當從逸周書佹嬌厲注同內恐脫誤爲日守也諸侯遷廟篇於練焉壞下脫一廟字納外悖當從逸周書佹外誇散再其說散再當從逸周書佹亟稱陰陰竊謂求諸人也次陰字別本佹陽以正文訂之當佹陰行謂竊求諸人也逸周書曰有守者也此據禮訂之當佹東房諸侯費廟篇拭帨帨當佹捉用兵脫誤爲日守也諸侯遷廟篇於練焉壞下脫一廟字納新神上脫一將字房西房也西字別本或佹曰或佹由篇云蚩尤古之諸侯或妄自當佹或云或字脫誤在諸侯下嬴暴於天下嬴當佹嬴雖諸夏能相蕃當佹離散莫能相蕃因字形譌外百與斗應相直應疑杓字之譌或淡聲誤爲鄒也淡當佹暗周禮大師職曰師當佹史頒告朔于邦國也脫告字別本多脫朔字周書下脫曰字似仍脫力爭則力政一語此逸周書度訓篇文此周所伏四海伏當佹服下同此朝明堂時來者數國也當佹國數少間篇同名同倉曰同等別本倉佹位義長緣

近小治治當佗始又不能備問也問當佗聞其人迅走
若鹿逸周書曰發人應應者若鹿迅走謂北發之人貢
似帝獸自漾按貢虙犬虙字誤逸周書曰漾按以貑犬
貑犬者露犬也能飛食虎豹虙或當佗露如蠻者者當
佗諸言識其竝興識當佗識如以觀聞也當佗而以聞
觀也別本或譌佗聞觀穀亦如之穀當佗民大及小人
畜穀小字衍疆蔓未斷不可通蔓當佗穀朝事篇諸臣
之五等之命命上脫之字衍十八字及大客之義義當
佗儀以成邦國之貳當從周禮佗以除邦國之慝致會
當佗致禬投壺篇以其算告當從袁氏本佗奇算公冠

篇其徑五寸徑當佗頸肩博二寸肩下脫革帶二字諸
侯之服服上脫朝字娶婦下通解載此注有之家二字
併下一舉樂可也袁氏本亦佗可本命篇人資始焉袁
氏本佗人莫違焉資始二字似後人所改入者維剛也
剛當佗綱以治之也治上脫一字故經成見星袁氏本
經佗經易本命篇易說卦曰卦字衍此引乾鑿度語氣
之始下脫也字所以苟者多當佗以所包者多故舉禽
獸之名禽下仍脫一禽字言亦有生而生之也有生當
佗有本日月屬於天日字衍屬當佗虧字形之譌今春
又得一本帶刻正文前亦有韓元吉鄭元祐二序雖非

善本有數處頗可據主言篇雖有國焉不必俗
證於王肅所私定之家語矣哀公問五義篇其心不貳
佗不置與文王官人篇有施而不置注云不形于心色
也義可互訂此言不以己之盡忠信於人置諸心而責
人之忠信也惟自勵於躬行不以己厚責人薄是之謂
自知也此蓋謂己有仁義之實雖人不知何害知或佗
志者譌子張問人官篇統統塞曰統佗紘取證於漢書
東方朔傳鼱纊充曰紘卽鼱之別字曰段玉裁案李善
注東京賦及答

客難皆引大戴禮鼱塞曰注內云統莊子佗鼱亦譌謹錄如上一
二致雘處私心頗怡樂也伏侍坐擇不燕有可附於閣
下前所訂數十條末者茲厥友程君亦田名瑤田上季
秋閣後同震到揚今復往特取道江陰顧摳謁大君子
其人少攻詞章之學詩古文詞皆有法度書法尤絕倫
直造古人境地季來有志治經所得甚多與震往還十
餘載行日勵學日進而境日困今遭重喪不得已外出
情可悲也其讀書沈恩覈訂比類推緻寫致譌又衍文字
下所樂取其長而進其未逮者也

王逸注楚辭突夏夏本佗廈依洪興祖本轉寫致

小注五經異義但云古尚書說不言古文尚書案語本是依是書注例依字
圓篇施施也圓本作迤圓內恐外悴內恐下本有而字

蒼江愼修先生論小學書

說文所載九千餘文當小學廢失之後固未能一一合於古卽爾雅亦多不足據姑以釋故言之如台朕賚畀卜陽予也台朕陽當訓予我之予賚畀十訓賜予之予不得鎔見一句中孔魄哉延虛無之言開也郭氏注云孔穴延魄虛無皆有開隙餘未詳考之說文哉言之閒也言之閒卽詞助然則哉之言三字乃言之閒言爲詞助見於詩易多矣豫射厭也郭氏注云詩曰服之無射亦各有師承爾雅以衣涉水爲厲繇帶已上爲厲說文不言古文尚書說本是依是書注例依字厲字又作濿省用厲履石渡水也引詩深則厲詩之意以水深必依橋梁乃可過揄禮義之大防不可犯若淺水則褰衣而過尙不濡衣鄘道元水經注云段國沙州記吐谷渾於河上作橋謂之河厲此可證橋有厲之名衛詩淇梁淇厲竝舉厲固梁之屬也就茲一字爾雅失其傳說文得其傳觸類推求遽數之不能終其物用是知漢人之書就一書中有師承可據者有失傳傳會者說文於字體字訓罅漏不免其論六書則不失師承劉歆班固云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鄭衆云象形會意轉注處事假借諧聲所言各乖異失倫說文序稱一指事二象形三形聲四會意五轉注六假借不解褻務齊切韵猥云考字左迴老字右轉戴仲達周伯琦之書雖正老字屬會意考字屬諧聲而不能不承用左迴右轉爲轉注別舉側山爲自反人爲匕等象形之變轉者當之徐鉉徐鍇鄭樵之書就考字傅會謂祖考之考古銘識通用丂於丂之本訓轉其義而加老省注明之又如犬悉貌爲猋爾雅扶搖謂之猋於猋之本訓轉其義畧則偏旁加風注明之此以諧聲中聲義兩近者當轉注不特一類分爲二類甚難且校義之遠諸毛詩非也若說文視爾雅毛詩固取後沿太處多要

近必多穿鑿王介甫字說強以意解加之諧聲字陸佃埤雅中時摭之使按之理義不悖如程子朱子論中心爲忠如心爲恕猶失六書本法岐惑學者今區分諧聲一類爲轉注勢必強求其義之近似況古字多假俗後人始增偏旁其得盡證之使自爲類乎楊桓又謂三體已上展轉附注是曰轉注斯說之謬易見而莫謬於蕭楚張有諸人轉聲爲轉注之說雖好古如顧炎武亦不復深省說文於假俗舉令長字乃移而屬轉注古今音讀莫考如好惡之惡今讀去聲古人有讀入聲者芙惡之惡今讀入聲古人有讀去聲者宋魏文靖論觀卦云

今轉注之說則象象爲觀示之觀六爻爲觀瞻之觀竊意未有四聲反切已前安知不爲一音平據此言之轉聲已不易定轉注假俗何以辨今讀先生手敎曰本義外展轉引伸爲他義或變音或不變音皆爲轉注其無義而但俗其音或相似之音則爲假俗又曰字之本義亦有不可曉者震之疑不拘本義之不可曉而拘展轉引伸爲他義有遠有近有似遠義實相因有近而義不相因有絕不相涉而竟推曲取又可強言其義區分假俗一類而兩之始無異區分諧聲一類而兩之也六書之諧聲假俗竝出於聲諧以類附聲而要成字假俗

依聲託事不要制字或同聲或轉聲或聲義相倚而俱近或聲近而義絕遠諧聲具是數者假俗亦具是數者後世求轉注之說不得併破壞諧聲假俗此震之所甚惑也說文老从人毛匕言須髮變白也考从老省丂聲其解字體一會意一諧聲甚明而引之於序以實其所論轉注不宜自相矛盾是故別有說也使許氏說不可用亦必得其說然後駁正之何二千季閒紛紛立說者眾而以猥云左迴右轉者之謬悠目爲許氏可乎哉震謂考老二字屬諧聲會意者字之體引之言轉注者字之用轉注之云古人以其語言立爲名類通以今人語

於用數字其一用者如初哉首基之皆爲始印吾合予之皆爲我其義轉相爲注曰轉注一字具數用者依於義以引伸依於聲而旁寄假此以施於彼曰假偕所以用文字者斯其兩大端也六者之次弟出於自然立法歸於易簡震所以信許叔重論六書必有師承而考老二字以說文證說文可不復疑也存諸心十餘載因聞斁未達遂縱言之

豫益當訓厭足厭飫之厭厭飽也飫本飽飫

書小爾雅後

小爾雅一卷大致後人皮傅掇拾而成非古小學遺書

也如云鵠中者謂之正則正鵠之分未之考矣四尺謂之侯正故漢書大儒不取以說經獨王肅杜預及東晉之駁正故漢書大儒不取以說經獨王肅杜預及東晉枝賸奏上之古文尚書孔傳頗涉乎此廣量曰豆四謂之區區四謂之釜本春秋傳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之文釜二有半謂之鍾本聘禮記十六斗曰籔籔二有半謂之鍾所謂陳氏新量也周官保氏掌之以教國子司徒掌之以教萬民而大行人所稱諭書名聽聲音又屬瞽史分職專司故其時

蒙籔十曰秉相亂其掇拾之病與小爾雅同或曰小爾雅者後人采王肅杜預之說爲之也時乾隆己卯秋東原氏記

六書論序

自昔儒者其結髮從事必先小學小學者六書之文是區四謂之釜本春秋傳本本諸侯釜二有半謂之籔本聘禮記十六斗曰籔籔上本有下二字本聘禮記十六斗曰籔九字本雙行小注此句無本注本小皆於古無本本小注刈禾盈手謂之秉手本俗把

儒者治經有泆不岐以異端後世道閼小學不修古文絕於嬴氏佐隸起於獄吏漢興蓋百季始徵小學之士令說文字未央廷中光武時馬援上疏論文字之譌謬及賈侍中修理舊文而許叔重從受古學撰說文解字則在安和巳後今考經史所載漢時之言六書也說岐而三一見周禮注引鄭司農解一見班孟堅藝文志其一則叔重說文解字序頗能詳言之班鄭二家雖可以廣異聞而網領之正宜從許氏厥後世遠學乖罕覩古人制佹本始謂諸聲敘爲淺末者後唐徐鍇之疏也以指事爲加物於象形之文者宋張有之謬也謂形不可象則指其事事不可指則會其意意不可會則諧其聲者諸家之紛紊也謂轉聲爲轉注者起於叙後於古無稽特蕭楚諸人之臆見也蓋轉注之爲互訓失其傳且二千季矣六書也者文字之綱領而治經之津涉也載籍極博統之不外文字文字雖廣統之不越六書綱領既違譌謬日滋故考自漢已來迄於近代各存其說駁別得失爲六書論三卷凡所不載智者依類推之以拾遺補缺將有取乎此也時乾隆乙丑孟冬戴震授

戴東原集卷三終

答段若膺論韻　丙申

陸德明於揔風南字云古人韻緩不煩改字顧氏取其說江愼修先生見於覃至凡八韻字實有古音改讀入侯幽亦收鼻音入聲屋沃燭覺藥陌麥昔錫職德分蒸登之咍職德爲一類東冬鍾江尤侯幽屋沃燭覺藥陌麥昔錫職德分蒸類陽唐蕭宵肴豪藥爲一類庚耕清青支佳之咍蕭宵肴豪尤侯幽東冬鍾江侯幽亦收鼻音入聲屋沃燭覺藥陌麥昔錫職德分蒸登之咍職德爲一類東冬鍾江尤侯幽屋沃燭覺藥陌麥昔錫職德分蒸類陽唐蕭宵肴豪藥爲一類庚耕清青支佳之咍蕭宵肴豪尤侯幽屋沃燭覺藥陌麥昔錫職德分蒸登之咍職德爲一類東冬鍾江尤侯幽東冬鍾江尤侯幽屋沃燭覺藥陌麥昔錫職德分蒸登之咍職德爲一類東冬鍾江尤侯幽屋沃燭覺藥陌麥昔錫職德分蒸類陽唐蕭宵肴豪藥爲一類庚耕清青支佳之咍蕭宵肴豪

不均眞諄臻分爲三　脂合爲一　質術櫛亦分爲三　文殷分爲二　微合爲一　物迄亦分爲二　元廢月魂痕分爲二　灰合爲一　沒亦合爲一　寒桓分爲二　泰合爲一　曷末亦分爲二　刪皆黠山夬錯先齊肩仙祭薛一類如寅由眞轉脂揮暉翬由文轉微旂圻沂由殷轉微西由先轉齊洗洒由銑轉薺獮由旨轉獮泚由銑轉賄斂由魂轉灰氫由泰轉換及物从勿讞轢从獻之屬書內言第十三部諄文欣魂痕第十四部元寒桓刪山仙與第十五部同入是也而遺第十二部眞臻先則於脂韵字以質櫛爲入者及齊以肩爲入有未察矣眞已下分三部脂微諸韻與相配者僅一部又言第十一部庚耕清青非無見書內言第十七部歌戈麻與十六部支佳同入第十部陽唐與第五部奧虞模同入皆失倫攷陌麥昔錫爲庚耕清青及支佳之入今音字也其古音字與鐸通者陌韵之陌莫伯白坼宅澤赫客格索柞噬虢綽劇戟逆虢擭等字麥韵之獲懇等字昔韵之昔鳥席夕繹奕射釋尺赤斥摭豉后顧碧等字錫韵之赫詵等字是爲歌戈麻及奧虞模之入麻韵半由歌戈流變半由奧虞模流變如箇由暮轉箇古音箸讀如敷轉而爲磋再轉而爲今音及若嫭惹佗啞吔檛等字皆鐸之類平上去聲見於麻馬箇禡數韵同類互轉也陸氏所分有入聲及無入聲之韵截然不同惟歌戈麻與有入者同與無入者異陸氏溷同藥鐸爲一部失其入聲不知覺藥一類鐸又一類鐸韵之襮樂樂鑿鶴熇等字當別出歸於藥而屋韵之熇瀑犖等字沃韵之沃嚋襮等字沃燭之的躍轢溺激等字古音皆與覺藥爲一類覺韵之朔斮潀等字藥韵之若著略螔卻膜腳所縛蠾讓等字當別出歸於鐸一爲陽唐之入一爲歌戈麻之入不可溷也陽唐與蕭宵肴豪相配歌戈麻與奧虞模相配大著六蒸七儉鹽八覃談咸九東冬十陽唐十一庚耕清青十二眞臻十三諄文欣魂痕十四元寒桓刪山仙凡九部舊皆有入聲以金石音愉之猶擊金成聲也一之哈二蕭宵肴豪三尤幽四侯五奧虞模十五脂微齊皆灰十六支佳十七歌戈麻凡八部舊皆無入聲前七部以金石音愉之猶擊石成聲也惟第十七部歌戈與有入者近麻與無入者近舊遂失其入聲於是入聲藥鐸溷淆不分僕審其音有入者如氣之陽如物之雄如衣之表無入者如氣之陰如物之雌如衣之裏又平上去三聲

近乎氣之陽物之雄衣之表入聲近乎氣之陰物之雌衣之裏故有入之入與無入之衣近從此得其陰陽雌雄表裏之相配而侵已下九韵獨無配則以其爲閉口音而配之者要微不成聲也顧氏分古音十部入聲僅分爲四部侵已下如舊餘則以配其無入之韵其第五部雖誤以尤幽合於蕭宵爻豪而分一屋之半二沃之半四覺之半十八藥之半十九鐸之半二十三錫之半爲蕭宵爻豪之入者獨得之其第三部雖誤轉侯以合於奧虞模又誤以一屋之半二沃之半三燭四覺之半爲奧虞模之入而不知此乃尤侯幽之入也其以十八

藥之半十九鐸之半二十陌二十一麥之半二十二昔之半爲奧虞模之入者亦得之其第二部雖溷淆不分從而分之以五質六術七櫛八物九迄爲脂微齊灰之入十月十一沒十二曷十三末十四黠十五鎋十六屑十七薛爲皆祭泰夬廢之入二十一麥之半二十二昔之半二十三錫之半爲支佳之入二十四職二十五德一屋之半爲之咍之入此四者之平上去皆人溷淆不分而入聲有分顧氏因其平上去不分并入聲亦合之然顧氏剏眞至仙爲第四部庚之半及耕清青爲第八部蒸登爲第九部苟知相配之說皆人以入聲隸於四部者非無見則知入聲可隸於此必無平上去分而入不分入分而平上去不分則彼分爲四此亦當分爲四今書內舉入聲以論三部之分實發自人所未發然皆人以臧德隸蒸登今以隸之咍而明其同入於彼此相配得矣皆人以陌麥昔錫隸庚耕清青今以隸支佳而謂皆人於音理未審則於彼此相配未有見故亘皆人以質術櫛物迄月沒易末黠鎋屑薛隸眞諄臻文殷元魂痕寒桓刪山先仙今獨質櫛屑仍其舊餘以隸脂微齊皆灰而謂諄文至山仙同入是諄文至山仙與脂微齊皆灰相配亦得矣特

彼分二部此僅一部分合未當又六術韵字不足配脂合質櫛與術始足相配其平聲則先齊相配今不能別出六脂韵字配眞臻質櫛者合齊配先屑爲一部且別出脂韵字配諄術者合微配文殷物迄灰配魂痕沒爲一部廢配元月泰配寒桓曷末皆配刪山鎋祭配仙薛爲一部而以質櫛屑隸舊有入之韵餘乃隸舊無入之韵或分或合或隸彼或隸此尚宜詳審第九第十第十一此三部之次觀江從東冬流變庚從陽唐流變得其序矣東韵字有從蒸登流變者而剏爲第六部陽越七八

兩部尤從之咍流變蕭從尤幽流變而以蕭宵各豪處之哈後尤幽侯前未知音聲相配故曰支佳韵字雖有從歌戈流變者虞韵字雖有從侯幽流變者皆屬旁轉不必以閉正轉其正轉之洽有三一爲轉而不出其類脂轉皆之轉咍支轉佳是也一爲相配互轉眞文魂先轉脂微灰齊換轉泰咍海轉登等侯轉東厚轉講模轉歌是也一爲聯貫遞轉蒸登轉東之咍轉尤職德轉屋東冬轉江尤幽轉蕭屋燭轉覺陽唐轉庚藥轉錫眞轉先侵轉覃是也以正轉知其相配及次序而不以旁轉惑之以正轉之同入相配定其分合而不從恃古人用韵爲證僕之所見如此葢援古以證其合易明也援古以證其分不易明也古人用韵之文傳者希矣或偶用此數字或偶用彼數字似彼此不相涉未足斷其截然爲二爲三也況據其不相涉者分之其又有相涉者則不得不歸之合韵是合韵適以通吾說之窮故曰援古以證其分不易明也江先生分眞已下十四韵侵已下九韵各爲二今又分眞已下爲三分尤幽與侯爲二而脂微齊皆灰不分爲三東冬鍾不分爲二諄文至山仙等之說於舊有入者不改葢無入者悉以入隸之與江雖分而同入不分尤幽侯雖分而同入不分試以聲位之洪細言之眞之筠與文之雲本無以別猶脂之帷與微之韋本無以別也侯之鉤謳與尤之鳩憂雖洪細不同也他如模之孤烏與奠之居於痘之袧恩與殷之斤殷魂之昆溷與文之君煴於分切豪之高熇於刀切與宵之驕夭其洪細皆然而據三百篇山有樞首章樞榆婁驅偷二章杻杻埽考保南山有臺五章枸楰耇後四章栲杻詩茂謂侯與尤幽不相襍載馳之驅侯則謂其不連慁溷憂爲一韵生民之揄蹂烝浮械樸之檈翹肉弓之祁掩揄則謂爲合韵僕謂審音本一類而古人之文偶有相涉有不相涉者而以不相涉爲斷審音非一類而古人之文偶有相涉有不相涉者而以相涉爲斷審音非一類而古人用韵之文傳者希矣或偶用此數字或偶用彼數字似彼此不相涉未足斷其截然爲二爲三也況據其不相涉者分之其又有相涉者則不得不歸之合韵是合韵適以通吾說之窮故曰援古以證其分不易明也古人用韵之文傳者希矣或偶用此數字或偶用彼數字似彼此不相涉未足斷其截然爲二爲三也況據其不相涉者分之其又有相涉者則不得不歸之合韵是合韵適以通吾說之窮故曰援古以證其分不易明也江先生分眞已下十四韵侵已下九韵各爲二今又分眞已下爲三分尤幽與侯爲二而脂微齊皆灰不分爲三東冬鍾不分爲二諄文至山仙等之說於舊有入者不改葢無入者悉以入隸之與江雖分而同入不分試以聲位之洪細言之眞之筠與文之雲本無以別猶脂之帷與微之韋本無以別也侯之鉤謳與尤之鳩憂雖洪細不同也他如模之孤烏與奠之居於痘之袧恩與殷之斤殷魂之昆溷與文之君煴於分切豪之高熇於刀切與宵之驕夭其洪細皆然而據三百篇山有樞首章樞榆婁驅偷二章杻杻埽考保南山有臺五章枸楰耇後四章栲杻詩茂謂侯與尤幽不相襍載馳之驅侯則謂其不連慁溷憂爲一韵生民之揄蹂烝浮械樸之檈翹肉弓之祁掩揄則謂爲合韵僕謂審音本一類而古人之文偶有相涉始可以五方之音不同斷爲合韵今書內列十七部僕之意第三第四當并第十二第十三亦當并惟第七第八及第十四江先生力辨其當分僕襲者亦以爲然故江先生撰古韵標準時曾代爲舉覈二字辨論其偏菊得聲江先生喜而採用之後以眞至先皆攸舌齒音優至凡皆攸脣音其各分爲二也不過枉俊數之閒遂主陸氏古人韵緩爲斷上季於永樂大典內得宋淳熙初楊倓韵譜校正一過其書亦即呼等之說於舊有入者不改葢無入者悉以入隸之與江先生四聲切韵表合僕已奉定聲韵考別十九鐸不與

覺藥通者又分覺藥陌麥曾錫之通鐸者爲歌戈之入
謂江先生以爲爲歌之入末爲戈之入者應改正楊氏
雖不能辨別藥鐸之異而以藥鐸配陽唐配蕭宵豪
又以鐸配歌僕因究韵之呼等一東內一等字與二冬
無別六脂內三等字與八微無別十七眞內二等字與
十九臻無別十七眞十八諄內三等合口呼與二十文
三韵皆無別眞韵內三等開口呼與二十一殷無別二
十七刪與二十八山無別二仙內四等字與一先無別
四宵內四等字與三蕭無別十二庚內二等字與十三
耕無別二十二覃與二十三談無別二十四鹽內四等字
與二十五添無別鹽韵內三等字與二十八嚴二十九
凡三韵皆無別二十六咸與二十七銜無別其餘呼等
同者音必無別蓋定韵時有意求其密用意太過强生
輕重其讀一東內一等字必稍重讀二冬內字必稍輕
覩東德紅切冬都宗切洪細自見然人之語言音聲或
此方讀其字洪大彼方讀其字微細或其一方而此人
讀之洪大易一人讀之又微細或一人語言此時言之
洪大移時而言之微細强生重輕定爲音切不足憑也

內四等字與十五青無別十八尤內四等字與二十幽
無別二十二覃與二十三談無別二十四鹽內四等字
與二十五添無別鹽韵內三等字與二十八嚴二十九
凡三韵皆無別二十六咸與二十七銜無別其餘呼等
同者音必無別蓋定韵時有意求其密用意太過强生
輕重其讀一東內一等字必稍重讀二冬內字必稍輕
覩東德紅切冬都宗切洪細自見然人之語言音聲或
此方讀其字洪大彼方讀其字微細或其一方而此人
讀之洪大易一人讀之又微細或一人語言此時言之
洪大移時而言之微細强生重輕定爲音切不足憑也
唐國子祭酒李涪刊誤論陸法言切韵一條有云上
聲爲去去聲爲上又有字同一聲分爲兩韵法言平聲
以東農非韵以東崇爲切上聲以董勇非韵以董動爲
切去聲以送種非韵以送眾爲切入聲以屋燭非韵以
屋徧爲切何須東冬中終妥別聲律落去法言未遠已
讀東冬如一中終如一議其妥別矣又今人語言失口
而出他去聲者廣韵多在上聲者廣韵多在去
聲李涪又云余今別白去上各歸本音詳較輕重以符
古義理盡於此覺無知音是今人語言與廣韵上去互
異者非後代始流變在唐人已語言與韵書互異矣韵

書既出視爲約定俗成然如東冬中終之妥別不必强
爲之詞也僕已率分七類爲二十部者上率以呼等考
之眞至仙侵至凡同呼而具四等者二脂微齊皆灰及
祭泰夬廢亦同呼而具四等者二仍分眞已下十四韵
侵已下九韵各爲二而脂微諸韵與之配者亦各爲二
其配元寒至山仙者周南芣苢二章揭竿南草蟲二
章蘋憤說甘棠首章伐柯二章豳七月五章閟活匏有苦葉
齊三章匪風飄吹邶擊鼓四章閟說五章閟活匏有苦葉
首章鄭揭泉水三章鄘衛害二子乘舟二章逝害衛
願人四章活濊發揭孽爲伯兮首章碣槩有狐二章鄭

帶王君子于役二章月佸桀括渴采葛首章葛月三章艾歲鄭子衿三章遵閟月碁東方之日二章月閾閾發甫田二章桀怛魏十畝之閒二章外泄逝唇蟋蟀二章遊邁外泉陳東門之枌三章閟雪說候人首章殺檜匪風首章發偶怛曹蜉蝣三章閟雪說候人首章殺甫田七月首章發烈褐歲小雅采薇二章烈渴庭燎三章艾晰噦正月八章厲滅威此章第二句結字非韻乃四句見韻之例小旻五章艾敗蓼莪五章烈發害大東七章舌揭四月三章烈發害鴛鴦三章秣艾車舝首章舝逝渴括菀柳二章悶瘈邁都人士二章撮髮說四章厲蠆邁白華五章外大雅文王二章世世緜八章拔兌駾喙皇矣二章翳棫樸三章拔兌一韻對季一韻生民二章月逵下重季字及友字不入韻生民七章載烈歲民勞四章惕泄厲敗大板二章瀕泄蕩八章揭害撥世抑六章舌逝烝民三章舌外發瞻卬首章厲瘈此章及後二章皆四句見韻次句惠字非韻下四句疾屆一韻收瘳一韻二章奪說召旻六章竭竭害周頌載芟活達傑曷頌泮水首章莪嘯大邁閟宮五章大艾歲害商頌長發二章撥達達越發烈徹六章旆此字誤荀子引此詩他載發說文引他載坡發皆於韻合　鉞烈昜檄逢徹伐桀已上分出以配元寒桓刪山仙之別於眞諄臻文殷魂痕僕初定七類者上季改爲九類以九類分二十五部若入聲附而不列則十六部陽第一昜第二聖第三此三部皆收喉音膺第四噫第五億第六翁第七謦第八屋第九央第十天第十一約第十二嬰第十三娃第十四戹第十五此十二部皆收鼻音殷第十六衣第十七乙第十八安第十九靄第二十遏第二十一此六部皆收舌齒音音第二十二邑第二十四諜第二十五此四部皆收脣音收喉音者其音舒舌引喉收鼻音者其音引喉穷鼻收舌齒音者其音斂脣而衝齒收脣音者其音斂脣以此爲次似幾於自然鄭庠古音辨分陽支先虞尤覃六部顧氏古音表析東陽耕蒸而四析奠歌而二故增多四部江先生古韻標準耕蒸而四析奠歌而二故增多四部江先生古韻標準更析眞元而二寄侯而二侵談而二故多於顧氏三部今析支脂之祭而四故又多三部入聲顧氏僅分屋質藥錯四部江君析質月錫職而四析緝益而二故增多四部今更析藥鐸而二顧氏鐸并屋後而藥鐸有分江君適未省照也顧以屋質藥緝隸奠支宵侵江以屋質月藥錫職緝益隸東眞元陽耕蒸侵談又以屋隸侯質月錫職隸支藥隸奠緝益隸侵談而廣韻歌戈麻取其聲相配故分合猶未當知皆有入聲而未知歌戈本與所分月之屬曷末及藥之屬陌昔隸之蓋江君未知音

蓋有入之韵近因引喉而不激揚咎人遂以其所定無入之韵侻之凡音聲皆起於喉故有以歌韵爲聲音之元者其同於舊有入之韵不同於舊無入之韵明矣江君亦未明於音聲相配此雖僕所獨得而非敢穿鑿也僕以爲考古宜心平凡論一事勿以人之見蔽我勿以我之見自蔽嘗恐求之太過強生區別故竊用陸德明古人韵緩之說後以殷衣乙及音邑五部字數過多推之等韵他部皆止於四等此獨得四等者二故增安靄遏及醃諜五部至若殷乙及謳要析之則呼等不全於三百篇以合韵之說通其窮者必多凡五方之音不同則亦必傳之絕侔也

詩經韵分若干部表羣經韵分若干部表合併爲古韵諧聲表若盡取而剖之使以聲相統條貫而下如諧聲字半主義半主聲說文九千餘字以義相統今侔卓識可以千古矣僕更分祭泰夬廢及月曷末點鎋薛而後彼此相配四聲一貫則僕所以補前人而整之就敍者願及大著未刻或降心相從而參酌焉

詩中上下句相閒爲節奏者以下句韵爲正上句本可不用韵故多假俗近似之音十月之交四章士宰史氏蹶趣馬楀艸三章藝疑維階四章慇辰東癘五章慉慄淑穟用氏疑熸相近之音及東淑至遠之音此等乃相閒成節奏非用韵之正俱不以爲韵亦可

六月首章飭服熾急國鹽鐵論引我用是戒戒備也義與足下皆因而加密顧改倏從虞江改虞從倏此江優於急不特於韵得也熾字亦不當略之

古猶今也故有合韵必轉其讀彼此不同乃爲合韵如載馳之濟閟抑之疾屆此不必改讀而自諧者也閟屬六至濟屬十二霽枉谷聲本一類即讀入聲如五質之瑟脂旨至質眞軫震質相配共入亦無不諧疾屬質韵屆屬霽韵亦然特以質櫛屑轉隸眞臻先使眞臻先不與諄文殷魂痕通以脂微齊皆灰與諄文至山仙共入不與眞臻先共入而濟屆二字倏將脂微齊皆灰及術物迄沒諸韵字諄連而至割之不斷矣揄趣苟驅附奏垢裕之互相韋連亦然顧氏於古音有草擲之功江君與足下皆因而加密顧改倏從虞江改虞從倏此江優於急不特於韵得也熾字亦不當略之

月出三章正月十一章此三處慘字皆懆之譌懆愁不安也慘毒也以義考之亦俗懆爲得今於月出俗慘以爲合韵於正月略之抑俗懆應合考

匏有苦葉二章應是軌字軌車轍也謂道路中車行之轍迹濟雖盈於道路兩不相涉故云不濡軌與雉鳴求其牡意相反對不必泥於車前軌也毛傳不可從既曰濟盈則必濡軌車不可行水中矣引起下句之意不知所屬雉鳴求其牡譏求非其牡者耳援前候以證前軌而讀軌如阜太迂曲段玉裁案軌非車轍之專名毛詩傳本俗由軌以下爲軌是以車之高下言之高誘注淮南覽冥云兩輪之間爲軌是以車之廣狹言之禮記車同軌當兼高下廣狹兩說毛傳以

下誤俗以上唐人遂妄改軌字爲軏合韵讀如阜之說今已改附正於此

小旻三章古韵標準以厭集爲韵似得之

女曰雞鳴三章贈字江先生謂貽字譌爲贈不必以改字爲嫌而讀來如凌也

疵釋文俗疵都禮反則此字非唐人避諱所改明矣然不必非癘字之譌也

詩中第四句始用韵者甚多如生民首章民嫄江漢五章卣字之類不必以爲合韵

緜首章陾漆穴室爲韵節奏自合葢緜緜瓜瓞一句其意已足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兩句一氣讀其意始足詩中用韵使語止而有餘音此類甚多今以陾生爲韵穴室爲韵反遺漆字似未允

正月十二章鄒云愍乃鳳文殷不可分之證非合韵

賓之初筵首章第三句始用韵三章第四句始用韵三章之第一句承首章起句發端偶與下韵同耳秩字恭字不必以爲合韵

載芟篇載穫濟濟一句其意已足有實其積萬億及秭兩句一氣讀其意始足故積字非韵

慘字皆懆之譌譌本俗訛而讀軌如阜太迂曲小注後同此

凡云段某案者重刻此書皆不必存此條尤未明析由軏以下謂軏之在輿下軸上者非泛謂軏也古者

輿之下兩輪之閒正空處曰軌

書廣韵目錄後一

切韵之大要有三雙聲一也區別呼等二也聲類異同三也所謂聲類異同者就二百六韵之次第考之亦不遠東冬鍾一類也劉鑑切韵指南別之爲通攝江則古類今音同陽唐一類也切韵指南江攝支脂之微一類也切韵指南止攝灰咍一類也切韵指南蟹攝齊佳皆灰咍一類也切韵指南遇攝齊佳兩類通用齊韵與支韵幾若無人有韵之文支脂齊佳兩類通用齊韵爲齊妻犀別考其呼等竝同者支韵爲賛唯斯在齊自有區分而五方語言齊韵字往往張口出之比支韵

之微斂脣吻固殊佳皆咍三韵古今音尤奔侈不同如
釐來古通俚一字今來字必轉其讀方合於古其爲二
類截然枉古音猶江之於東冬鍾麻之於歌戈奧虞實
合爲一類眞諄臻殷文魂痕一類也切韵指南山攝唐宋韵譜次弟元枉魂痕之前
山先仙一類也切韵指南臻攝元寒桓刪
或因文殷元同爲三等魂痕寒桓同爲一等以等劉之
同相附近而未辨於其類枉三百篇用元韵字必與寒
桓一類通而絕不通魂痕用魂韵字必與眞諄一類通
而絕不通元寒韵字未見詩二百六韵之譜次弟雖疏部分不
濟唐人奏合而用之者詳議未審遂致自唐已來用韵

戾於三百篇論古者莫之或覺也蕭宵肴豪一類也切韵指南效攝歌戈一類也切韵指南果攝麻一類也古音半同歌戈一類半同奧虞一類切韵指南假攝陽唐一類也切韵指南宕攝庚耕清青一類也切韵指南梗攝蒸登一類也切韵指南曾攝尤侯幽一類也切韵指南流攝侵一類也切韵指南深攝覃談鹽添咸銜嚴凡一類也切韵指南咸攝今音葢十五類古音十三類上声入統平此音之流變有古今而聲類大陷無古今鄭樵通志內外轉圖覃已後八韵移唐陽之前蒸登移儉之後於十五類不相謬顏元孫干祿字書覃談枉陽之前蒸登枉鹽之後吳棫韵補拗立古通某韵及古轉聲入某韵

十五青四等並兼合口呼開口呼上去入準此或因字少不煩別出則兼數等爲一韵鍾韵兼三等四等腫韵之三等四等字爲鍾之上聲惟湩腫二字屬一等爲冬之上聲以字少不別立部目又臻櫛二韵無上去聲字者其上去聲字枉隱煩二韵內臻韵櫛韵並二等欣韵迄韵並三等惟上聲隱韵去聲煩韵兼二等三等其二等鉏齜等字卽臻櫛二韵之上去也亦以字少不別立部目然則欣隱煩迄宊汶吻問物之前而眞與諄臻欣通軫與準隱通震與稕煩通質與術櫛迄通斯於四聲無所旣戾不當如宋人之汶文與欣通吻與隱通問與稕通物與迄通使欣隱煩迄相隔絕此唐宋韵所可詳議者顧炎武音論曰唐時二十一殷宋時避宣祖廟諱改殷爲欣雖云獨用而字少韵窄無獨用成篇者往往於眞韵中同用猶屬舊注未改目錄豔第五十五注梵同用蓋舊次陷閻一用之如杜甫崔氏東山艸堂詩用芹字獨孤及送韋明府荅李滁州二詩用勤字是也然絕無通文者而同用吻注隱同用曹刻宋本廣韵文注欣隱二韵辨之甚詳後有吳下張刻宋本廣韵文注欣同用吻注隱同用曹刻宋本廣韵同皆景祐禮部韵略頒行後塗改之本非廣韵舊注也張刻曹刻注文完善別尋注文刪整者余曾見大小二本及顧氏刻惟顧刻去聲隊注代廢同用餘皆隊下注代同用廢注獨用卽顧氏音論中列廣韵韵目亦與各本注同而所刻獨違異此正宋人改併之一顧氏考唐宋韵譜異同遺而未舉蓋其疏忽處也曹刻入聲目錄物注與迄通而卷內各注獨用與各本注同上去聲末六韵各本皆從禮部韵略分注今人以李燾說文解字五音譜爲徐氏書非也序稱臣叔重所記以切

韵矣之後序稱又得李舟所著切韵姝有補謚其間有說文不載而見於序側注義者必知脫漏竝從編錄疑者則以李氏切韵爲正始無遺矣是書在廣韵前上聲儉侮湛而湛第五十二儼第五十四忝聲儉侮黯侮酽注云俗侮酽非而陷第五十七鑑第五十八豏第五十九尤足證唐人傳次如是紀學士曉嵐曰惟徐氏此書及明嘉靖閒朱氏石金石韵府皆於下平聲二仙內分出三宣豈明時人亦本李舟韵乎余曰朱氏書未知本何韵豐坊爲侮序云取夏竦道參薛尚功楊桓諸編增其文按四聲剔之此言其字之所本不言韵所本今考與歌戈附近十虞當分爲二韵一與奧模附近一與歌戈附近十虞當分爲二韵一與奧模之後幽附近一先當分爲二韵一與眞臻諄殷文魂痕附近一與元寒桓刪山仙附近三蕭四宵五肴六豪之字當別出古與尤侯幽通者爲一韵次尤侯幽之後十二庚十三耕十四清當別出古與陽唐通者爲一韵次陽唐後十八尤當分爲二韵一與侯幽附近二十二覃二十三談二十四鹽當別出古與侵通者爲一韵以次侵後上忝入準此分之定韵時厘厘明於江韵餘諸韵則枉明昧之間不能截然分別寔乎好古者讀其論韵之疏與古音之說雖近日始明然鄭康成氏箋毛詩云古聲填寘塵同及注他經言古者聲某某同古讀某爲某之類不一而足是古音之說漢儒明知

然則欣隱燉迄寔改文吻問物之前本他燉隱欣迄蒙上文而言故曰燉隱欣迄又先燉於隱者由忝而上平也聲音之理平上爲一類忝入爲一類迄相隔絕本他隱燉臻櫛四字上文云惟上聲隱韵忝韵兼二等三等其二等臻櫛等字卽榛櫛二韵之上忝也亦以字少不別立部目此正臻櫛與隱燉關通之理也故欣隱燉迄寔與文吻問物同用而不當與文吻問物同用使隱燉與臻櫛相關通者至於隔絕此條所改四字大誤

書廣韵四江後

之非後人刱議也唐陸德明毛詩音義雖引徐邈沈重諸人紛紛謂合韵取韵叶句而於召南𡍮字云古讀𡍮爲敷於卑風南字下云古人韵緩不煩改字是陸氏已明言古韵特不能持其說曰宋吳才老刱爲古通某韵及古轉聲入某韵之說戴仲達則有古正音非協韵之說明陳氏近顧氏考證詆訾而古韵今韵究未得其條貫薈隋唐諸人辨聲之功多考古之功少吳氏陳氏顧氏則又考古之功多辨聲之功少也

余少時得顧寧人氏所校刻廣韵後又於友人處見大書廬侍講所藏宋本廣韵後

版廣韵與顧刻無異始卽顧君所據之書也朱錫鬯爲吳下張氏重刻宋本廣韵仍爲序有曰曩崐山顧處士炎武校廣韵力欲復古刊之淮陰菉仍明內庫鏤版緣古本箋注多寡不齊中涓取而刪之略均其字數所稱中涓取而刪者未知其審而序端言周顒以天子聖哲分四聲則已誤舉周捨對深武帝語歸之顒此本無從得其刻書率月注文亦既刪蕃者矣韵自潭祐本劉淵併後幾莫復識別二百六韵之舊明內庫猶取廣韵鏤版事屬希有詎旋有刻此本者歟抑此本實枉前爲宋時詳略兼行公其繁重者歟上聲目錄十八吻注隱同用

物合業於葉帖合乏於洽狎毛大可臆爲之說曰其所云窓者如冬臻殷瘨山談添銜凡等何弗之考也後人不覩廣韵善本卽吳下張氏所重刊注文完好而二十文下注欣同用十八吻下注隱同用及上公之末六韵與平入顒顒皆自禮部韵略施行檢廣韵者依見行新刻加塗乙遂致舛譌幸其參差不治詆之未盡苟尋求軼跡古書所由舛謬之故章章具存復閱數十百季舊本蕩然泯滅學者將詘茫如耆不愈可致慴乎哉盧公雅才閎博今之篤古君子也余從假此本因志數言而歸之

右三卷考論韵之原委蓋欲據唐人正宋已後之失據古音正唐人之失意甚善也隋陸法言唐孫愐之書不可得見顧君所見止於宋陳彭季丘雍所刊謂名廣韵者自廣韵已無善本致使唐宋用韵沿革異同莫之或知以顧君之精博而猶聚之疏他人無論矣方開皇初法言同劉臻蕭該顏之推等八人論難後十數季八人或亾或存法言獨自屏居乃定爲切韵五卷唐儀鳳二季長孫訥言爲之箋注距仁壽初法言撰韵時凡七十有七季其後郭知玄夔以朱箋三百字越七十有五季修新增字二萬七千三百三十一合新舊字凡五萬三千五百二十五當景德中詔殿中丞丘雍重定切韵也龍圖待制陸綸復承詔詳定考試聲韵於是略取切韵共勒成一部是以故廣韵之名而字數止二萬六千一百九十四孫愐亦九人者之一曰寶元集韵就廣韵刊

爲天寶十載孫愐增修改名唐韵天寶末集賢注記稱上以自古用韵不甚區分陸法言切韵又未能釐革乃改撰韵英仍舊爲五卷舊韵四百三十九新加一百五十一合五百八十韵一萬九千一百七十七字分析至細而南部新書天寶時有陳廷堅撰韵英十卷然則注記所謂舊韵四百三十九始廷堅之爲歟所謂仍舊爲五卷者始仍法言卷秩歟自天寶末又二百五十三季爲宋景德四季而崇文院上校定切韵五卷依九經書例頒行明季大中祥符元季改爲大宋重修廣韵法言韵凡萬二千一百五十八字孫愐自序後劉其前後引

要字備禮部科試謂之韵略其同用獨用例未改後三十有一季爲景祐四季冬刊修廣韵韵略以賈昌朝請韵窄者凡十三處許令附近通用是季四月奉詔修韵六月郎以所修禮部韵略頒行今廣韵上去聲末六韵與禮部韵略集韵同而與平聲入聲離離前此不宏爾也吳才老韵補上聲五十二儉五十三檻五十四儼猶舊次去聲亦同集韵蓋由習於景祐通用例合儼於琰忝合范於豏檻合釅於豔梵合陷鑑遂迷失乎舊顧君嚴辨廣韵禮部韵略之異同於廣韵上去聲末六韵弗省於禮部韵略合廢於隊代遺而未舉所舉二書

同用獨用側異者八處不知併是而十有三處犂然可考而唐宋用韵沿革之大節目實存其間已上音論中所失考暨考之而疏足以滋惑余故書其詳補正之至如三百篇古人之音用元韵字與寒桓刪山先仙通而必不通魂痕用魂痕韵字與眞諄臻殷文通而必不通元唐人用韵乃涸而通之顧君泥於陸德明古人韵緩不煩改字一語不復致考且於二十八山及一先二仙內字有從眞諄一類流變而入者不復知其古音也音論載六書轉注一條所是者蘄楚諸人臆說所非者裘務齋鄭漁仲諸人之謬誤古之所謂轉注漢許氏之所傳槩未之有辨正見答江丈論小學書茲不具論論其尤關音韵者

書玉篇卷末聲論反紐圖後

宋元以來爲反切字母之學者歸之西域歸之釋神珙益由鄭樵沈括諸人論古疏漏惑於釋氏一二剪劣之徒眠娗誣據其言以爲言也今珙之反紐圖具存其自爲序曰昏深沈約掷立紐字之圖然則珙所爲圖遠在沈休文後祖述休文者也彼夫競指珙爲北魏時人始傳西域三十六字母於中土徒因世俗言休文始造韵欲追而上之以前於休文爲中土之有反切韵學本

乎西域左證旨釋氏之徒舉凡書傳所必資竊取而學之既得則相欺相誕以造爲西域之說固不足指數獨怪信之者之數典不能稽遠又筆之書以惑後人噫其陋也況珙序內併及元和韵譜自齊永明深天監下迄唐憲宗元和間三百二三十載珙寧後乎元和而移其人於四三百載之前而莫之或辨何哉珙圖無所謂字母者惟五音聲論劉字四十而不曰字母與今所傳三十六字相與齟齬王伯厚言玉篇卷末附以沙門神珙五音聲論四聲五音九弄反紐圖考珙自序不一語涉及五音聲論始唐末宋初或襍取以附玉篇末非珙之爲故劉之珙反紐圖前不題佗者姓氏玉海有三十六字母圖一卷僧守溫撰呂介孺曰大唐舍利掷字母三十後溫首座謚以孃牀幫湯微奉六母然則字母三十六定於守溫枉珙後者也雖唐之季已有是而其學不著故終唐之代以迄宋初絕不聞字母之稱今經傳字書所有反切仍魏晉齊梁隋唐相傳之舊方漢時崇治經藝鄭康成氏尤爲世所宗其後樂安孫炎受學康成之門人稱東州大儒顏之推家訓陸德明經典釋文張守節史記正義皆曰孫炎掷立反語崇文目序曰孫炎始佗字音於是有音韵之學王伯厚曰世謂倉頡制字

孫炎佗音沈約撰韵爲椎輪之始此唐宋人論反切字音咸溯源叔然也逮乎末失則謂出神珙出梵僧矣反語之興不啻七八百載而後競傳守溫之字母近儒乃從事勿迷失其師承也

莫有能言叔然者吾故書此以見經史字音儒生結髮時識四聲不識七音近又或析等劉之四成五謂五音乃枉昰者於昰五音之說岐而傅會誠無施不可余以謂皆非也虞夏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古之所謂五聲宮商角徵羽也者非以定文字音讀也凡一字則函五聲誦歌者欲大不踰宮細不過羽使如後之人膠於一字謬配宮商將佗詩者此字用商彼字用宮合宮宮商矣有不失其性情違其志意乎惟宮商非字

沈約拗立紐字之圖　拗本佗滾窖創王伯厚言玉篇　本佗滾窖隻下同

書劉鑑切韵指南後

商角徵羽自文以取重哉前乎守溫有辨字五音淡凡十字五音聲論凡四十字皆脣與字母三十六參互齟齬而宋時之以三十六分隸脣喉牙齒喉舌牙與近所傳復違異劉士明昰編獨有取於金韓道昭五音集韵次成十六通攝辨其開口呼合口呼其譜之也橫爲字母三十六從爲平上去入聲一二三四等劉一等洪大二等次大三四俱細而四尤細其以配五音也牙爲角舌爲徵脣爲羽齒爲商喉爲宮方未有四聲之前就用韵比類區分擬於五音魏書江式傳言呂忱弟靜放故左校令李登聲類之淡佗韵集五卷宮商緜徵羽各爲一篇昰

之定音而字字可宮可商以爲高下之節抑揚之序故佗者寫其性情而誦之者宛轉高下以成歌樂語言文字其音讀本乎師承者有定而及夫歌以永其言大而爲宮細而爲羽無一定也學病於後人皮傅烏呼此古義之所以流失其本歟

虞夏書本佗虞書

轉語二十章序

人之語言萬變而聲氣之微有自然之節陛昰故六書依聲託事假俗相禪其用至博操之至約也學士茫然莫究今別爲二十章各從乎聲以原其義夫聲自微而

之顯言者未終閒者已解舜於曰不藥則百治不惑人曰始喉下底脣末按位以諧之其爲聲之大陛五小陛各四於是互相參伍而聲之用葢備矣參伍之法台余予陽自稱之詞在次三章吾卬言我亦自稱之詞在次十有五章戲四章爲一類類有四位三與十有五數其位皆至三而得之位同也凡同位爲正轉位同爲變轉爾女而戎若謂人之詞而如若然義又交通竝在次十有一章周語若能有濟也注云若乃也檀弓而曰然注云而乃也魯論吾末如之何卽柰之何鄭康成讀如爲那乃箇切案集韻二十八箇云如乃個切若也書曰如五器卒乃復鄭康成讀今尚書音義無此葢開篆中所刪丁度等據未改釋文有之毛詩柔遠能邇箋云能伽也伽字當亦音乃個切　曰乃曰柰曰那在次七章七與十有一數其位亦至三而得之若此類遽數之不能終其物是以爲書明之凡同位則同聲同聲則可以通乎其義位同則聲變而同聲變而同則其義亦可以比之而通叚就方音言吾郡歙邑讀若攝失葉切　唐張參五經文字顏師古注漢書地理志已然歙之正音讀如翕翕與歙聲之位同者也用是驗五方之音及少兒學語未清者其脣轉譌溷必各如其位斯足證聲之節限位次自然而成不假人意曆設也古今言音聲之書紛然滑穢大致亦其穿鑿自然符合者近是

戴東原集卷四終

原象

日循黃道右旋斜絡乎赤道而南北者寒暑之故也其隨大氣而左淮赤道爲出沒者晝夜之故也虞夏書以璿璣玉衡寫天遺製猶見周髀之書論語之北辰周髀所謂正北極步算家所謂不動處亦曰赤道極是爲左旋之樞日躔黃道其極曰黃道極周髀所謂北極璿機環繞正北極者也月道之極又環繞璿機者也是爲右旋之樞璿機之環繞正北極而成規也冬至夜漏中起正北極之下日加卯在正北極左日加午在正北極上日加酉在正北極右晝夜一周而過一度春分夜漏中則起正北極之左夏至起正北極之上秋分起正北極之右冬至而復起於正北極下如是終古不變以與日躔黃道相應凡自南斁北入次四衝爲春入次二衝爲夏當其衝閉也自北發南出次二衝爲秋出次四衝爲冬當其衝啟也

兆月而月乃有兌人自地視之惟於望得見其光之盈朔則日之兆月其光繼日下民不可得見餘以側見而闕日月之行朔而薄於交道日爲月所揜則日食日高月卑其閒相去蓋遠故其食分淺深隨地之方所見者不同望薄交道而月入闇虛則月食張衡靈憲之文曰當日之衝光常不合者蔽於地也是謂闇虛月過則食闇虛之爲地景故食分淺深見者皆同月出入黃道表裏最遠不及六度日斁斁於赤道外內四十餘度之閒赤道者中衡也古有分至啟閉謂之八節準以設衡其五衡與外衡內衡發斁所極至也中衡南北之中分也周髀之七衡六閒則準乎中氣十有二其衡之規法由來遠矣日之發斁以赤道爲中月之出入以黃道爲中土互易中衡之下兩暑而無寒暑漸遐如春秋分乃此天所以有寒暑進遐成生物之功也凡地之方所近日下盛陽下行故暑日遠側照則氣寒寒暑之候因地而殊中土值內衡之下巳北其外衡之下巳南寒暑與夏南北極下凝陰常寒矣

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定本作正先生嘗言正字好從史記作正四時成歲言六日者舉成數）日

堯典日中星鳥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宵中星虛以殷仲秋日短星昴以正仲冬日夜分暨永短終古不變者也星昴之屬剞星之舉目可見大小有差闊狹有常相距不移徙者也終古不變者因乎地而生里差相距不移徙者以考日躔而生歲差唐虞時春分日在七星故火中火心也秋分胃昴之閒哉昴中夏至日在七星故火中火心也秋分日在氐房之閒故虛中冬至日在虛故昴中鳥南陸蒼龍房心東陸玄武虛危北陸昴西陸昴同日西下龍角東陞鳥值南虛在極之北四正之位各協其方然則剞衡而星則異其所其爲差數也微是爲歲差故歲功終古不忒而星之見伏昏旦中隨時爲書以示民千百季始定唐虞冬至日在虛玄枵次也今冬至日在箕初析木之津次也

星四象辨自羲和仲春初昏不違天部也夏小正五月初昏大火中協於星火仲夏之文而春秋傳張趯曰火星中而寒暑退謂季冬寒退旦中季夏暑退昏中也凡星未中見而東陞過中乃西流季夏六月火中故幽詩曰七月流火小正與堯典合春秋傳與詩合星以紀候者先後一月虞夏日躔所在與周差一次與今差二次星之見伏昏旦中悉因之而異此其大經也二十八舍十二次周時之文始詳春秋傳婺女爲玄枵維首又曰玄枵虛中也據是遞之星紀斗牽牛也玄枵婺女虛危也陬訾之日營室東壁也降婁奎婁也大梁胃昴也實沈畢觜觿參也鶉首東井輿鬼也鶉火柳七星張也鶉尾翼軫也壽星角亢也大火氐房心也析木之津尾箕也玄枵一日天黿一日顓頊之虛陬訾之口一日豕韋斗或以建星揩觿以罰東井輿鬼以狼弧假梴星識日月之躔遠梴星蓋二萬五千餘季猶黃道右旋一終古赤道外者今逾而入乎赤道內古在赤道內者今逾而出乎赤道外星之與內外衡相值也竝古今殊日發斂一終而成歲於黃道無盈數冬至起外衡仍復乎外衡而星則異其所其爲差數也微是爲歲差故歲功終古不忒而星之見伏昏旦中隨時爲書以示民千百季始定唐虞冬至日在虛玄枵次也今冬至日在箕初析木之津次也

中星

周官經土圭之灋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景短日北景長取中而得尺有五寸以是求東西之中蓋所謂景夕日西景朝時刻相差比以是求南北之中日東測土深者以南北言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以灋天故南北爲經東西爲緯南北爲深爲輪東西爲廣表景短

長卽南北遠近必測之而得故曰測土深所謂正日景者以東西言也地中景正日加午東方已過午後而爲景夕西方尙在午前而爲景朝周髀立晝夜異處加四時相及之算謂地中與東西相距四分圍周之一則地中午東方酉西方卯自卯至午自午至酉皆四時也必正其日中之景以審時之相差故曰正日景兼是二者一爲南北里差一爲東西里差測非獨夏至夏至日中景最短及其最長皆以土圭度之古人用是考黃赤二道猶漢已降之考北極高下也寒暑進退晝夜永短悉因之而隨地不同土圭之法不惟建王國用之封國必

以度地以此知某國或偏南偏北或偏西偏東然後可定各地之分至啟閉陰陽大論之文曰地之爲下否乎地爲人之下太虛之中者也馮乎大氣舉之也步算家測北極暨月食得地體周九萬里環地之周戴天日上履地曰下南行二百餘里而北極下一度北行二百餘里而北極高一度處乎地者無敝測之患何也大氣使然也晝夜永短南北以漸而差南至赤道下南北極與地適平晝夜漏均無永短北至極下赤道與地適平如帶自春分至秋分爲晝秋分至春分爲夜凡氣朔之時刻漸西則氣朔早漸東則氣朔遲月過闇虛而虧食西

見食早東見食遲此地與天相應之大較也地之廣輪隨其方所皆可假天度測之矣

土圭

洪範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歷數分至啟閉紀於歲者也朔望朏魄紀於月者也永短晝晦紀於日者也盈縮經緯終始相差紀於歲者察之日行發斂紀於月者察之日月之會交道表裏紀於星辰者察之十有二次暨星與黃赤道相值紀於歷數者察之圭draft隨時

測驗積微成著修正而不失

五紀案此章視見迎日推策記始兩存之此多暨星與黃赤道相值察之圭draft兩句

先生倦七經小記原象其一也以此四章合句股割圜記迎日推策記共稱原象曲盡孔氏已有刊本但文集當仍其分篇之舊原象說天體割圜說步算言各有當也又如原善三篇嘗分析數十章稱引六經疏通證明之別成一書亦七經小記之一而集中倶仍其舊至水地記則小記中言地理之書僅成一卷制數記則言禮樂制度故訓記則言小學書皆未成榎槩具見斯集段玉裁附識

爲儀象考識日躔渾圜而中規之象赤道距規四分圜之一設其樞象北極也爲規載之日子午之規半出於地平規隨北極高下以察各方之節氣刻分斜絡赤道外內爲規象黃道距黃道四分圜周之一是爲北極璿機璿機者黃道極也準赤道爲規法二分之規曰中衡赤道也冬至之規曰外衡夏至之規曰內衡凡十有三衡分至之間截黃道爲六者四應一歲之中氣節氣衡百度度六十分應晝夜之刻分分十有二秒以知里

差經歲三百六十有五日不滿四分日之一以是爲日躔黃道之度分是故黃道日也赤道刻也星儀考識昏旦中設其樞以象星極爲游規而載之以知歲差規設北極焉載於子午之規以周知一歲娶女爲玄枵之維首而周分十有二次以紀日月之躔離察星極以知右旋察北極以知左旋天行之大致舉矣天左旋日月星隨之而左者晝夜之象也各爲經緯是以知日月星皆右旋右旋者發斂之軌也日之盈縮月之遲疾五步之覩以晷還有規法以知差數日月五步之規法盈縮之故也一逆一順自然而成至動有常之機也洪範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歷數分至啟閉紀於歲者也朔望朏朓霸紀於月者也永短昏昕紀於日者也劉星見伏昏旦中日躔月遲紀於星辰者也盈縮經緯終始相差紀於歷數者也紀於歲者察之日行晝夜刻漏出入里差紀於星辰者察之十有二次紀於日者察之日月之會交道表裏紀於月者察之日歷數分至啟閉歷數者隨時測驗積微成著修正而不失凡推步久則必差非失在天行亦非立法之宜於時革渾圜至大數所難窮譬猶寸寸度之至尺則差銖銖權之至兩則差是故設氣觀象與法相濟俾差數未覩者仍之差數既覩者修正之此終始相差之無定者也日月之盈縮遲疾此之謂有定之差數步算家積驗於既往定爲規法日躔黃道其高下逆順以成盈縮者曰左旋之規今步名本輪下半周去地近爲卑極近爲取卑半周去地遠爲高極遠爲取高本輪之左右遠近高卑適中距中爲中規屬於黃道循黃道而右所謂平行者此也凡三百六十五日小餘不及四分日之一遍終其道中其規屬於左旋之規隨之而右左旋之規隨之而右左旋之規名均輪以近謂之經歲名平歲實亦名恒歲實其周曰右旋之規本輪必爲取近中其規屬於左旋之規隨之而左歲名引歲不及一終今步算家謂差數爲取卑歲行又謂之爲取卑日行積至五十餘秦而差及一度日屬於右旋之規隨之而右左旋之規一終右旋之規

恆倍之而再終名倍引數四分左旋之規以爲四隅其下半周之半爲縮末盈初兩隅上半周之半爲縮初上半周爲盈末縮初兩隅與平行之勢順而加速　上半周之半爲盈初下半周爲縮末盈初兩隅與平行之勢逆而加速故遲自盈初至盈末日之實體前於平行爲差　自縮初至縮末日之實體後於平行爲差也爲減月道今名白道其高下之規恊以生遲疾者日左旋之規名本輪其規屬於月道循月道而右入轉氣高名月孛中其規屬於日南其入陽歷也尚差凡二十七日近少半日平行終其道其周日右旋之規名均輪中其規屬於左旋之規隨之而左名轉不及一終周而差數生焉今步算家謂差數爲氣高行又名月孛行三千二百三十餘日差數之積滿一周四分左旋之規以爲四隅其上半周之半爲遲初上半周爲疾末遲初兩隅於平行之勢逆故遲下半周之半爲疾初下半周爲遲末疾初兩隅與平行之勢順而加速　遲初至遲末猶日之縮末也疾初至疾末猶日之盈初盈末也　自疾初爲入轉滿四隅謂之終　屬於右旋之規者曰附綴之規名負圈合均輪全徑及次輪半徑爲負圈半徑其心在均輪上當次輪氣近點對衡之處其周曰次右旋之規名次輪其心在次輪上負圈上負圈不旋轉與右旋之規恆相切也其周曰次左旋之規名次均輪其心在次輪上右旋月在次均輪上左旋月距日一度則次右旋之規其旋也二度名倍離朔至望望至朔而兩周朔望時則次均輪心氣近於均輪心兩弭時氣遠於均輪心朔望時次均輪心正值次輪之處從地心作直線過次均輪心朔望時月必在上皆正當衝之半而月與日會是謂朔策有平朔有定朔平朔者本輪心所到定朔者月之實體與日會月道交於黃道自南而北其交曰中交又名計都於是月逕黃道之北謂之陰歷自北而南其交曰正交又名羅睺今歐巴謂中交爲正交正交爲中於是月逕黃道之南謂之陽歷其入陰歷也已及六度中土測之尚在日南其入陽歷也尚差六度中土測之已在日南黃道高於月道故也月之南北行以玉衡界黃道而入古推步法謂之九道八行其二十七日有奇而月道一終也二交不復於其所差而西凡一度又幾度之半　步算家謂之交行亦謂之羅計左旋行度自外衡以起差數三十交而值次四衡三十交而值中衡赤道三十交而值次二衡三十交而值內衡三十交而復值次二衡加是以底於外衡凡十有八季過季之半而入行一終日入次二衡而暑盛出次二衡而暑以漸微月入次二衡而減夏之暑增冬之寒出次二衡反是是故知九道入行之用可以知寒暑之所由消息矣月道極之環繞黃極也曰左旋之歸名白極繞黃極本輪以黃極爲之中曰月道極所屬之規名負白極均輪中其規屬於左旋之規亦左旋其旋也一月而再終名倍離朔望恆旋而在下上下弭恆旋而在上也二十九日過日

月道極近黃極故月道與黃道相距名黃白大距爲之加邇焉上下弦月道遠於黃極故月道與黃道相距爲之加遠焉黃道與赤道相距近較數百季閒漸密而近雖翕闢之節未昭然明著其故亦猶是也屈原賦之文曰圜則九重九重者自下而上數之月一辰星二太白三日者考日月之行以授時表中星以著候不言五步也漢以降推測滋繁於是五步之遲疾留退見伏有稽其規

法曰左旋之規名輪本中其規各屬於其道循其道而右其周曰右旋之道名輪均中其規屬於左旋之規隨之而左填星歲星熒惑太白左旋之規一終右旋之規倍之而再終辰星左旋之規一終右旋之規其旋也再倍之而三終五步之平行終其道也填星凡二十有九季幾季之半歲星幾十有二季熒惑幾二季太白二百二十有四日過日之半辰星過八十有八日左旋之規不及一終而差數生焉皆名周行星所屬之規名歲輪又名次輪中其規屬於右旋之規右旋日上者三星以日躔相推而遲故星所屬之規右旋日下者星二以速於日躔故星所屬之規左旋凡日月五步之規法其循之而旋也漸高則距地遠而人視之加小漸下則距地邇而人視之加大星之見伏環日上下各有定距成環日之規名伏見輪日上者環日之規類於左旋以就日也日下者類於右旋以就日也

九道入行說

月道出入黃道內外二十七日有奇而交道一終交終不復於原處其差一度又幾半度每年之差自東而西十九度奇古歷家有九道入行之說所以考其經也偕青朱白黑以別之偕入節之名以命之春分青道爲正東立春青道爲東南冬至黑道爲正北立冬黑道爲東北秋分白道爲正西立秋白道爲西北夏至朱道爲正南立夏朱道爲西南如交在冬至南緯二十三度半而入陰歷半交必在春分黃道內五度半春分無南北緯則月北緯五度半是爲春分青道凡三十交還在立秋北緯十六度奇而入陰歷半交必在立春黃道內五度半立春南緯十六度奇則月南緯幾十一度是爲立春青道又三十交還在秋分無南北緯而入陰歷半交必在冬至黃道裏五度半冬至南緯二十三度半則月南緯十八度是爲冬至黑道又三十交還在立秋北緯十

六度奇而入陰歷半交必柾立冬黃道裏五度半立冬
南緯十六度奇則月南緯幾十一度是爲立冬黑道又
三十交退柾夏至北緯二十三度半而入陰歷半交必
柾秋分黃道裏五度半秋分無南北緯則月北緯五度
半是爲秋分白道又三十交退柾立夏北緯十六度奇
而入陰歷半交必柾立秋黃道裏五度半立秋北緯十
六度奇則月北緯幾二十二度是爲立秋白道又三十
交退柾春分無南北緯而入陰歷半交必柾夏至黃道
裏五度半夏至北緯二十三度半則月北緯二十九度
是爲夏至朱道又三十交退柾立春南緯十六度奇而

入陰歷半交必柾立夏黃道裏五度半立夏北緯十六
度奇則月北緯幾二十二度是爲立夏朱道又三十交
退柾冬至月復循青道以四季過半循二朱道
半循二黑道四季過半循二白道四季過半循二朱道
十八季過半八行一周古歷以自南而北交於黃道爲
中交常以中交爲主今歷謂之正交古歷自北而南爲
正交今歷謂之中交日食朔當交也月食望當交也九
道自宋人疑之至元而遂廢考諸古歷未有明析其必
分之故者由今愈之可以知交道出入焉可以考當交
月建之說由來古矣漢人據逸周書以爲斗杓移辰者
某度焉可以辨交之中終與朔望不齊每朔望各交遠
近及當交而有食焉古法之廢而宻舉者此也

周髀北極璿璣四游解一　乙亥

今人所謂赤道極者卽鬠論之北辰周髀之正北極也
又曰北極樞今人所謂黃道極者卽周髀之北極璿璣
也虞夏書柾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蓋設璿璣以擬黃道
極後失其傳紛紜妹說私臆罔據矣正北極者左旋之
樞北極璿璣每晝夜環繞之而成規冬至夜半在正北
極下正北子位是爲北游所極日加卯之時在正北極左正東
卯位是爲東游所極日加午之時在正北極上正南午位是爲

南游所極日加酉之時正柾北極右正西酉位是爲西游所
極此璿璣之一日四游所極也冬至夜半起正北子位
晝夜左旋一周而又過一度古度宻漸進至四分周之一
則春分夜半實爲東游所極故夏至夜半南游所極秋
分夜半西游所極此璿璣之一歲四游所極也古者冬
夏致日故周髀之文但舉二至則二分可知也又錯舉
冬至卯酉則每日必周四游皆可知也

秋分夜半下本有乃字

周髀北極璿璣四游解二

失其傳也正北極以爲中北極璿璣而成規均分之爲十有二宮冬至夜半璿璣起正北子位是謂建子晝夜一周又過一度古度法今爲小寒則過丑宮大寒爰直丑位是謂建丑立春過寅宮啟蟄今爲雨水爰直寅位是謂建寅雨水今爲驚蟄過卯宮春分爰直卯位東游所極是爲建卯穀雨今爲清明過辰宮清明穀雨爰直辰位是謂建辰立夏過巳宮小滿爰直巳位是爲建巳芒種過午宮夏至爰直午位南游所極是謂建午小暑過未宮大暑爰直未位是謂建未立秋過申宮處暑爰直申位是謂建申白露過酉宮秋分爰直酉位西游所極是謂建酉寒露過戌宮霜降爰直戌位是謂建戌立冬過亥宮小雪爰直亥位是謂建亥大雪過子宮冬至而復起子宮北游所極如是終古不變非若北杓所指虞夏迄今已差兩次也

祖沖之曰月位稱建諒以氣之所本名隨實著非謂斗杓所指近校漢時已差半次審斗節時其效安在今考北極璿璣四游與日躔黃道發斂相應而二十四氣因之祖氏所謂諒以氣之所本雖未能確言其而後朝覿旦參中者已過中猶言之舉大體也九月日躔析木之津辰繫於日者辰心也日將出心乃見東方十月日躔星紀南門二星朝見於東南隅非昏見也言

猶云參中者舉大體言之非若後代求諸度分之細也斗杓縣在下者史記杓攜龍角衡殷南斗魁枕參首參中則魁南上杓北下矣二月日躔大梁三月日躔實沈參伏者日所在之宿故伏而不見也四月日躔鶉首故鼎朝覿南門在亢氐之南五月日躔鶉火故參朝覿大火中者夏以建午之月合於堯典日永星火以正仲夏之文時之相合未遠也周以建未之月春秋傳張趮曰火星中而寒暑還謂建未之月暑還昏中建丑之月寒還旦中也此惟周時則然凡星未中左旋進而上過中左旋流而下詩七月流火合乎月令季夏昏火中皆周

時數百季閒也六月日躔鶉尾斗魁北下故杓南上也七月日躔壽星漢案戶者與戶南北直也織女三星恆鄉降婁壽星西沒則降婁東升故初昏織女東嚮斗杓縣在下者魁枕參首旦參中故斗杓北下而旦魁參相應也八月日躔大火辰則伏者爾雅大火謂之大辰大辰房心尾也心三星中明大者凡言大火主焉此所謂辰也日在則其心不見故曰伏同日出沒矣亦日半次

記夏小正星象

建寅之月夏以爲正月於時日躔降婁初昏參已過中識卓矣

初昏者失其傳也織女北嚮而旦星紀東升故降婁直北織女恆嚮降婁者也十有一月日躔玄枵十有二月日躔娵訾之口凡夏時日躔所在與今差二次與周時差一次星之見伏旦昏中悉因之而異

與丁升衢書丁酉

易玄星紀譜頗不通上層劉二十八宿各注總度終於三百六十五無小餘次層劉十二次注分野終於三百六十五無小餘一是四季而大於四分歷者一小分六千一百五十六季而較四分歷少一日矣漢已後歲實各歷不同未有過四分日之一者獨太初歷過之晁說之謂溫公本太初歷而佺玄歷考其所計分秒從用四分歷耳絕

諸侯大夫鄉公辟六十卦之爻爻錯綜之以一爻配玄不涉太初也此譜上一層宿度次二層十二次皆取之之二贊亦終於三百六十後不接續六層劉玄之八十一首及其滍易因室格附記諸家所推玄之九贊配日漢書乃赤道度後漢永元四季賈逵奏稱日月實從黃道官燕其器十五季詔書造太史黃道銅儀與赤道宿度多異節氣滍黃道不滍赤道則凡就赤道言節氣者謬也況劉病有歲盈唐虞冬至日在虛乃玄枵之中殷莊嫈女乃玄枵之維首周冬至日在牽牛至周末在斗牛之次使不能循環相接由疏於算學強佺解事也舊本式樣不分曉今擬一式使閱卷了然整齊易寫譌脫處皆推明粘簽可照改也

再與丁升衢書丁酉

則凡以十二次之初爲節氣十二次之中爲中氣者謬也此兩層其謬多端次三層乃易緯所謂四正之卦卦有六爻爻主一氣者次四層乃易緯所謂十二辟卦爻配一候者次五層雖取易緯卦氣起中孚之說彼以候大夫卿公辟六十卦之爻均分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卦主六日又八十分日之七是爲六日七分浹此以相比之候大夫卿公辟五卦六爻相間乃兼用齊天保歷所謂五卦初爻相次用事者此層當與子雲八十一首準易六十四卦者合而乃與上次四層爻準一候五日皆終於三百六十闕玄之馴準坤九贊及將準末

濟之初一此十贊合爲五位斷而不續上次三層爻準一氣者亦不數此五位因傅會其說謂坤無當於卦則無當於爻示八十一首虛一不用夫子雲以踦贏繫養之末欲該歷日與天度之餘分末聞闕馴不用且闕將之初不用也次六層劉玄之八十一首次七層八層劉玄之七百二十九贊其次六層空格附錄范叔明郭元喜司馬溫公三家異同范叔明以二十四氣均分七百二十九贊氣得三首三贊又二十四分贊之七所云氣起者以餘分在此贊也既詳其餘分而氣終定於前一贊則餘分未盡是自亂其例矣郭元喜以兩贊配一日而分晝夜自中之初一起終於蕃上九三百六十五日之晝餘歸踦贏溫公以一首得三百六十四分十六秒一贊得四十分十六秒台八十一首之贊共得二萬九千五百二十四分十六秒於四分歷仍有六十分二十四秒以四十分十六秒繫之踦二十分八秒繫之贏二泫歸餘於踦贏優於取上兩層起大雪要其不知劉宿有歲鑒失則均焉

續天文略序

臣震謹案書言敬授人時易言天垂象見吉凶其在周官推步掌於馮相氏占變掌於保章氏各有專司故司

其殊致莫之折衷其以郡隸州國也如曰漢幽州而所
隸有西河上郡北地此三郡實古雍州曰衛而配以幷
州下劉安定天水隴西酒泉張掖武都金城武威敦煌
此九郡遠出雍西曰魏而配以益州隸廣漢越巂蜀郡
犍爲牂牁巴郡漢中於下實非魏之疆土曰秦雍州而
所隸乃雲中定襄鴈門代郡大原上黨又爲戰國時趙
域晉書此條譌舛特甚既無從是正不宜取以滋惑蓋
天文一事樵所不知而欲成全書固不可闕而不載是
以徑襲舊史未能擇之精語之詳也今更爲目十曰星
見伏昏旦中曰刻宿十二次曰星象曰黃道宿度曰七

衡六閒曰晷景短長曰北極高下曰日月五步規法曰
儀象曰漏刻或補前書闕遺或賡所未及凡占變推步
不與焉考自唐虞已來下迄元明見於六經史籍有關
運行之體者約而論之著於篇

冀東原集卷五終

水經酈道元注序

後魏御史中尉范陽酈道元字善長撰水經注四十卷
蕭賓賓之亂道元叱賊而死贈吏部尚書冀州刺史安
定縣男善長雖依經附注不言水經撰自何人唐書藝
文志始以爲桑欽撰欽枉班固前固嘗引其說與水經
違異晉已來注水經凡二家郭璞注三卷唐時猶存杜
君卿言二家皆不詳所撰者名氏亦不知何代之書則
或以其綜覈或尚其文詞至於觸類引伸因川源之派
景純已不能言其伭者矣崇文總目水經注亾者五卷
今所傳卽宋之殘本後人又加割裂以傅合四十卷之
數如注文江水又東逕巫縣故城南注謂剔爲經遂與
前經文又東過巫縣南割分異卷唐六典注云水經所
引天下之水百三十七今自河水至斤員水案舊伭斤
漢志伭員凡百二十三應脫逸十有四水葢在五卷中者也
王伯厚通鑑地理通釋引水經四事惟魏興安陽一事
屬經文餘三事咸酈注之謂爲經者故其伭書時世詘
莫能定水經立文首云某水所出已下無庸重舉水名
而注內詳及所納羣川加以採摭故實彼此相襍則一
水之名不得不耍端重舉經文敍次所過郡縣如云又
東過某縣之類一語實該一縣而注則沿溯縣西以終
於東詳記所逕委曲經據當時縣治至善長伭注時縣
邑流移是以多稱故城經無言故城者也凡經倒云逕以是推之雖經注相淆而尋求緒緒可俾歸
條貫善長於經文涪水至小廣魏解之曰小廣魏卽廣
漢縣也於鍾水過魏寧縣解之曰魏寧故陽安也晉太
康元季改曰晉寧然則水經上不逮漢下不及晉初實
魏人纂敍無疑史言善長好學廣覽奇書故是注之傳
或以其綜覈或尚其文詞至於觸類引伸因川源之派
別知山勢之逶迤高下下不失地助取資信非一端
然謂舛旣久雖善讀古書如閻百詩顧景范胡朏明諸
子其論述所涉猶輒箋違斯訂正之不可以已也審其
義例按之地望兼以各本參箋是書所由致謬之故昭
然可舉而正之至若四十卷之爲三十五合其所分無
復據證今以某水各自爲篇北方之水莫大於河而河
已北河已南衆川因之得其敍矣南方之水莫大於江
而江已北江已南衆川因之得其敍矣惟以地相連比
篇次不必一還其舊庶平川瀁纏絡有條而不紊焉休
寧戴震

河水一　河水二　河水三　瀁陰溝水　汳水　濉水　獲水　睢水　瓠

子河汾水晉水文水原公水同過水澮水涑水湛水
沁水清水渭水漆水沮水潞水洛水穀水瀍水澗水
甘水伊水淇水蕩水洹水濁漳水清漳水滏水易水
巨馬河聖水濡水濼餘水沽河鮑丘水濡水遼水小遼
水浿水濟水汶水淄水巨洋水濰水東汶水膠水泗
水洙水沂水泺水淮水汝水潁水濊水瀙水潁水
水澮水潩水洧水溱水決水汭水泄水肥水施水江
水夷水夏水溳水漻水濛水潛水羌水涪水桴檮水
南沮水漳水沔水涔水均水丹水粉水淯水淯水比
水白水漸水洙水青衣水若水淹水油水澧水沅水

延江水資水湘水鍾水瀙水耒水洣水溧水漣水劉
水溳水廬江水贛水漸江水桓水葉榆河溫水存水
浿水灉水洭水溱水斤員水禹貢山水澤地序

書水經注後

夏六月閱胡朏明禹貢錐指所引水經注疑之因檢酈
氏書晨轉推求始知朏明所由致謬之故是書至唇宋
閒遂竄闕脫紊經多誤入注內而注誤爲經校者往往
以意增改如河水注北河又東逕莎車國南北河又東
南逕溫宿國北河皆當作枝河蒙上左合枝水之文今
木作北河者始後人所改又如濟水經文東至北濮溪
南汪文又東南礫石溪水注之水出滎陽城西南李澤
東北注於濟世謂之礫石溪石澗即經所謂礫溪矣經云濟
水出其南非也今注重劉爲經胡朏明引其文乃曰上
有北礫溪故此謂南礫溪后字衍不知注明言礫石溪
南其無二礫溪固顯然南北二字始後人誤增書中類
東北注濟則濟實過其北且辨正經文不當云至礫溪
所入之五卷內漾水經有郭璞注三卷唐時猶存杜氏
通典引水經四事證其爲順帝以後纂敘郡國志桂陽
郡漢寧永和元年置吳改曰陽安晉太康元年改曰晉
寧縣桂陽郡東百二十里三國時吳與蜀分荊州南
郡零陵武陵已西爲蜀江夏桂陽長沙已東爲吳南陽
襄陽南鄉三郡爲魏吳志孫皓甘露元年十一月以桂
陽南部爲始興郡十二月晉受魏禪未聞魏取陽安事
而水經鍾水北過魏寧縣之東益佗水經者魏人故於
廣漢漢寧悉改曰魏其書實出一手舊唇志云郭璞撰
新唇志以爲桑欽晁公武云欽爲此書而後人附益王
伯厚云酈氏附益皆非也今就酈氏所注考定經文別

爲一卷兼取注中前後倒紊不可讀者謂之訂正以附於後是役也爲治酈氏書者芟如亂絲而還其注之脈絡俾得條貫非治水經而爲之也乙酉秋八月戴震記

書水經注後此篇刪去二百餘字以其語已見於前篇也古人文不嫌複見經傳內複見者亦多矣

答曹給事書　庚寅

承示元和志汾州一條僕有其全書曾摭入志其書之可寶貴自孟堅地理志道元水經注而外無有上之者矣然地志至隋唐鑿空傳合之說又多於前人稍失精覈不能無謬如敍汾州沿革敍行云後屬魏謂之西河之左右諸城魏未失陰晉少梁已前其疆土在河西者南至蒿陰西至洛水北至今榆林府之北鄂爾多斯地而趙之西過邑與魏鄰不與秦鄰故趙成侯三季當魏武侯之十五季趙世家云魏敗趙藺及秦孝公八季與魏戰取少梁越四季當趙成侯之二十四季趙世家

始云秦攻我藺其後藺離石中陽屬失於秦力復之以守險魏秦之攻趙藺皆自河西來漢茲氏縣在離石東趙地非魏地凡以爲魏之西河者謬也東觀記西河郡治平定縣離石在郡南五百九里吉甫言理富昌縣者徒因地理志首劉富昌故云然後漢書始云凡縣名先書郡所治也孟堅於志未有斯例闕百詩曾論之如梁國先書碭而治睢陽汝南郡先書平輿而治上蔡是也百詩於西河郡亦從元和志則偶失檢耳凡以爲漢西河郡治富昌者謬也水經原公水出茲氏縣西芊頭山道元注云魏黃初二季西河恭王司馬子盛廟碑文謂泉山及文水汶水絕不涉及子夏設教以此地近汾

云西河舊處山林漢末擾攘百姓失所魏興復開疆宇分割太原四縣以爲邦邑其郡帶山側塞矣王以咸寧四季改命爵土其季十二月褒國臣太農閻崇離石令宗羣等二百三十四人刊立石碑以述功德今案晉書西河繆王斌字子政魏中郎武帝受禪封陳三季改封西河咸寧四季薨子隱立謚字及改封與水經注微異水經以碑繫之魏黃初二季尤可致疑元和志云魏黃初二季於漢茲氏置西河郡然則黃初二季實魏置西河郡之始前此建安十八季省州併郡廢西河郡入太原至是復分太原之四縣置西河郡也黃初二季下當有記置郡所起者脫佚其文自黃初二季越二百六十四季爲北魏太和八季西河郡始治茲氏城司馬紹統晉書地理志西河國領縣四首離石固用後漢書倒縣名先書郡所治泥碑文言其郡帶山側塞宜爲離石甚明晉改茲氏曰隰城碑末稱離石令宗羣等不稱隰城魏晉之西河皆因漢永和五季徙治離石之舊可據證固不一矣凡以爲魏晉之西河治茲氏者謬也元和志介休下云後魏明帝時爲賊所破至孝靜帝更修築遷朔州軍人鎮之因立爲南朔州但領軍人不領郡縣隋書以南朔州爲齊置與介州皆於西河郡下言之疏謬失覈南朔州介州並柱介休而元和志又汾州此城置南朔州蓋襲舊書前後失檢如是凡以南朔州繫之高齊繫之汾州者謬也魏書地形志延和三季置吐京鎮太和十二季改鎮爲汾州治蒲子城其地柱今隰州孝昌中陷移治西河事詳襄傳是爲汾州治柱西河之始不待後周宣帝也且西魏別置汾州柱今陝西延安府宜川縣後周以東魏之南汾州爲汾州柱今吉州尋改置汾州於今霍州平齊後廢齊之汾州其郡縣屬介州隋開皇十八季改汾州曰呂州卽後周所置柱今霍州者唐武德初以介休郡爲介州西河郡爲浩州三季改浩州爲汾州是周隋之汾州皆非西河郡境而漫曰宣帝於此置汾州大業三季廢汾州甚矣沿革之不易言也以近古而有法如吉甫之倣圖志一條中紛然不治者六焉此外府境故實水經河水南過西河圖陽縣東又南過離石縣西又南過中陽縣西又南過土軍縣西據地望考之中陽西濱河當柱今寧鄉縣境趙世家秦取我西都及中陽是也道元乃云中陽故城柱東東翼汾水不濱於河也元和志於孝義縣下云

魏移西河郡中陽於今理此條可證明水經之中陽其所本之書道元偶失檢元和志中如此事僕曩者嘗據以證水經及道元注各一中陽至若漢志西都屬西河郡中都屬太原郡魏王泰張守節酈道元注云汾水於縣迤爲鄔澤其陂東南過大陵縣東道元注云汾水出西河中陽縣之西南西四里南北一十餘里陂南接鄔地理志曰九澤在北并州藪也呂氏春秋謂之大陸又名之曰澤俗謂之鄔城泊許慎說文曰潟水出西河中陽縣之西南入河卽此水也道元所言鄔澤北起太陵南接鄔正今平遙之西孝義之東介休之北取爲洿下汾川轉徙不常之地說文之潟水乃入河非入汾後世凡流水俗多呼某河叔重得古學於貢侍中未嘗少假俗漢中陽西濱黃河說文亦一證道元就潟字與鄔字牽合謬矣孟堅以鄔縣北九澤當周職方昭餘祁然爾雅稱晉有大陸薛瓚有昭餘祁呂氏春秋稱晉之大陸趙之鉅鹿薛之大昭而周禮昭餘祁與虖池嘔夷滹易並舉鄭康成云嘔夷祁夷歟考嘔夷卽滹水出靈丘祁夷出平舒並今大同府境源流各別道元滙昭餘祁大陸嘔夷而一之尤誤嘔夷亦川而非澤祁縣本晉祁氏之田因一祁字而牽昭餘祁於祁縣因一夷字而疑嘔夷卽祁夷古人言地且彼此交糾又何多責後之地志歟爾雅呂覽所稱昭餘祁大昭繫之薛瓚之不得跨太原而有祁平遙介休甚明蓋以漢人言周秦則多失以後魏人言漢魏晉則多失以唐人言後魏齊周隋則多失勢使然也魏卽後魏人而地形志不能詳魏之州郡興廢其餘史牴牾後一代倍前代地志疏漏謂舛實多子長良史也而史記中往往涉傳聞失實之語謂介之推逃入緜山顯戾於左氏春秋漢西河郡穀羅武澤汪西北武澤本名虎澤唐人避廟諱所改胡三省注資治通鑑云虎澤應在五原曼柏之北後漢建武二十六年詔使匈奴徙居五原曼柏其故城汪河之西而顧景范讀史方輿紀要以穀羅城及虎澤汪永寧州北羨稷城汪汾州府西北皆無可指實自府而西北至永寧州之北羣山簇擁巖谷之險絕無平地以容所謂虎澤者平遙志有尹吉甫將臺及墓則後人以晉地之太原釋涇陽西北之太原而吉甫之跡不難東移千餘里且指一墓實之元和志孝義縣西五里有魏文侯墳縣東北二十五里有段干木墓縣志則城西五里有魏文侯墓與元和志合城東六里有段干木墓與元和志不合縣西北七里又有三

子墓指爲十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是一縣中而段干木墓凡二三水經注河水自河北城南東逕芮城二城之中有段干木塚唐貞觀中詔芮城之魏文侯墓段干木墓竝禁樵採元和莊貞觀後幾二百季而莊芮城者又莊孝襲凡宗仰昏賢用寄慶慕雖指不知誰氏之壟而閭名起敬可也援以證實用資考覈必有起而辨之者志事頃已告竣不敢苟同前人處略陳榎槩如右

應州續志序 己丑代

余曩因詩古文詞所涉檢尋郡邑志書其於經史中地名山川故城廢縣以及境內之利病往往遺而不載或載之又漫無據證志之失大致盡然南豐吳君爲應州政事之餘暇取舊志續之既見者不復贅於篇曰應州續志書成請序於余余覽其書凡舊文失覈必按諸史事糾謬補逸蓋不徒踵續是任也君既勤於考訂則余更質以未入是編二事其一舊志相承襲謂秦漢爲陰館縣考漢志雁門郡陰館累頭山治水所出東至泉州入海而武五子傳俗台水許叔重說文解字灤水出陰館累頭山灤水卽治水也魏書道武帝西幸馬邑觀灤源水經字譌俗灤以爲出陰館則同寰宇記累頭山在雁門縣西北六十里今山在朔代間其東南三十五里卽句注山陰館城在句注北水經注桑乾水東流通結兩湖俗謂之南池池北對汪陶城之魏文侯墓段干木又東北注桑乾水爲灤水又東北逕白狼堆南又東流四十九里逕巨魏亭北其言嶂川水也北逕繁時巨魏亭劇陽闕駟十三州志劇陽在陰館東北百三里顧景范讀史方輿紀要汪陶廢縣在應州西一統志汪陶在山陰縣東白狼堆在應州西北巨魏亭在州北劇陽在州東北然則應州始漢汪陶劇陽二縣地陰館於地非比矣其一北魏天平二季置善無郡領善無沃陽二縣方輿紀要沃陽廢縣在應州西南善無城在代州西北亦沃陽古城六十五里十三州志善無縣南七十五里本漢縣考漢志沃陽有鹽澤水經注鹽池西南有中陵縣中陵今寧武之神池縣而善無又在其北沃陽鹽池屬爲安北都護之胡洛鹽池今偏關外歸化城西蒙古部地也偏關五寨所倉鹽今仍自蒙古來況中陵善無沃陽之水歸樹頹水以注黃河然則漢沃陽東南距應州遠甚古今沿革俗志首以爲重吳君雅才閎博舉其境內利民病民者旣嬋心求之而於沿革山川志之所劉咸務底精確不苟同積古以來守謬傳謬茲二事度亦君之樂聞也夫

池北對汪陶縣之故城南池水又東北汪桑乾水爲
灤水本作池北對滙陶縣之故城又東北汪灤水今
之故城先生按語曰滙古汪字此下近刻衍南字何
以依近刻脣南字也且先生上句既云池北對矣何
得下句又出池水字
記洞過水己丑代
西北之水多濁而趙地之水清者有二其一曰晉水水
經所謂出晉陽縣西縣雍山者是也其一曰洞過水水
水沾水所出皆至井陘合壽陽東界之桃水爲冶河北
入滹沱滋之南少山大要谷清潭所出南流合於濁潭

自沾嶺南迤西爲木瓜嶺石堠嶺大廉山有古
石堠轅山武山分形如八字故石堠八賦以名其南水
悉歸潭北水歸洞過沾嶺近北二泉竝發爲洞過水者
與鳴水源同一山今呼陡泉嶺在樂平縣西其水西北
流經平定州西南木瓜嶺之水北流七十五里會之水
經注之南谿水也又西北至壽陽縣東南界戊子秋余
以公事往樂平得觀洞過水之清駛宿常村肩輿早行
山中見水流渾濁問諸從者曰此洞過水也何不類乃
爾從者應曰昨雨盛水從四山驟至洞過清流潛於渾
水下余疑之復行十數里則清澈鏘鳴者曲赴山石閒

過水出木瓜嶺一出沾嶺一出大廉山一出原過祠下
五水合道故曰同過然則同之爲洞因水名加偏菊耳
志言五水而廬廬四源失舉者舍壽水無足以當之自
建公潭而西逕西落鎮至榆次縣東界游波西逝左則
涂水南來會之水經注所謂出大嶕山涂谷者也大嶕
山卽地形志之大廉山又西五里原過水自右會之統
納衆川勢亦始平居人用以灌溉故其地溝塍刻鏤櫛
稚千頃仿佛江南風景憶春中自汾州還道經晉祠觀
晉泉之正出清鑑毛髮山下醽淥數十其穀亦宜稻之
二水之清之利夐何其相似歟晉水初出而民利之洞

過必運流百數十里而民始食其利則因平地勢然矣
五水之合爲洞過也惟涂水最古春秋時以名縣顧物
情隱顯有時是以水經魏志咸表洞過而壽陽命以壽
水酈道元乃稱曰黑水宜魏志作失之也夫
從者應曰昨雨盛本作雨甚

戴東原集卷六終

句股割圜記上

割圜之法中其圜而觚分之截圜周爲弧背綏弧背之兩端曰弦值弧與弦之半曰矢弧矢之內成相等之句股二半弧弦爲句減矢於圜半徑餘爲股綏句股之兩端曰徑隅亦謂之弦句股之弦得圜半徑也句股弦三矩方之合句與股二方適如弦之大方減矢於圜徑餘爲股弦幷矢恆爲股弦羃羃幷相棄爲句之方減句於圜半徑餘爲次弧背之矢倍股爲次弧弦減次弧背之一以減圜半周而得外弧三觚句於句股弦得圜半徑也句股弦三矩通一爲率斯可以小大互權矣圜之半容句股則圜徑爲句股之弦句與股復爲弦而析之成同隅之句股三四分圜周之一隨徑隅所指成同隅之句股三凡同隅互權之率句股之大恆也句股應矩之方變而三觚不應矩之方以句股御之截爲句股六而同隅者各二三三交錯是以展轉互權半弧背過四分圜周之一以減圜半周而得外弧三觚句於句股截其內三觚一倨於句股引而截其外所知之矩爲弦其對觚之規隅內矩分爲之股所測之距爲弦測知之規隅內矩分爲之股或測知兩距一觚所知之觚所知之兩距旁之矢於圜徑餘爲次弧背之矢倍股爲次弧弦減次弧背之則於圜半周減一觚規隅餘爲兩觚規隅之幷半之爲半幷弧兩距之羃幷與半羃弧半幷弧之矩分相應凡三觚之截爲句股兩弦之羃幷所爲方及兩句之羃幷所爲方其冪等也凡同隅之句股弦小大羃幷互爲方則圜徑爲句股之弦幷句與股復爲弦而析之成同隅之句股三四分圜周之一隨徑隅所指成同隅之句股三凡同隅互權之率句股之大恆也句股應矩之方變而三觚不應矩之方以句股御之截爲句股六而同隅者各二三三交錯是以展轉互權半弧背過四分圜周之一以減圜半周而得外弧三觚句於句股截其內三觚一倨於句股引而截其外所知之矩爲弦其對觚之規隅內矩分爲之股所測之距爲弦測知之規隅內矩分爲之股或測知兩距一觚所知之觚所知之兩距旁之句股割圜記中

渾圜中其圜而規之二規之交循圜半周而得再交距交四分圜周之一規之翕闢之節也緣是以爲經謂之經弧經度橫截經度之外謂之緯度經之內規之謂之緯弧緯之內截其規謂之緯弧經緯之度界其外經緯之弧

截其內是爲半弧背者四以句股御之半弧背之外內
矩分平行相應得同隅之句股弦各四古弧矢術之方
直儀也儀不具次矩分之句股弦面各一加一於四而
五是故參其體兩其用用也者旁行而覩之也旁行以
用於經度則經弧矩分爲句緯度次內矩分爲之弦旁行用於緯度
弧內矩分爲句緯弧次內矩分爲之弦旁行用於緯度
則緯弧矩分爲句經度次內距分爲之股緯弧內矩分
爲句經弧次內矩分爲之弦旁行用於經弧則經度矩
分爲句緯度徑引數爲之股經度內矩分爲句緯弧徑
引數爲之弦旁行用於緯弧則緯度矩分爲句經度徑

引數爲之股緯度內矩分爲句經弧徑引數爲之弦儀
之立也爲方四成旁行而得同隅之句股四經度矩分
爲句則緯度矩分爲之股經度內矩分爲句則緯弧矩
分爲之股經弧矩分爲句則弦弧內矩分爲之股緯度
內矩分爲句則緯弧內矩分爲之股凡句股二十有四
爲互權之率五遵古已降推步起日至斯其本法也引
而伸之以經度爲節者其二規皆緯也自交以至經弧
謂之次緯儀以緯度爲節者其二規皆經也自交以至
緯弧謂之次經儀儀各爲半弧背者三成圜周句股弦
於是命半弧背之外內矩分曰方數句股弦圜周句股

弦古弧矢術也必以方數句股弦御之方數爲典以方
出圜立術之大恆也次緯儀經弧爲其句弧緯度之次
半弧背爲其股弧緯弧之次半弧背爲其弦弧之外
內矩分平行相應得方數句股弦各三儀不具次矩分
之句股弦面各一加一於三而四旁行觀之股弧徑引
數爲股則弦弧徑引數爲之弦以用於句弧弦次內
矩分爲股則句弧次內矩分爲之弦以用於股弧股弧
次內矩分爲股則句弧徑引數爲之弦以用於弦弧儀
之立也旁行而得方數句股弦三爲三成股弧矩分爲
股則弦弧矩分爲之弦句弧矩分爲句則股弧內矩分
爲之股句弧內矩分爲句則弦弧內矩分爲之弦取節
於方道儀之經度爲其隅凡句股十有八爲互權之率
四次經儀亦如之次緯儀翕闢之節經度也是故有經
度互權之率次經儀翕闢之節緯度也有緯度互權之
率距經緯之弧四分圜周之一規之謂之外規凡構綴
之規法五皆四分之以爲其隅而交加前卻之半弧背
四合而爲儀者五以方直儀爲之通率半弧背三合而
爲儀者十以次緯儀爲之通率凡爲儀十有五是謂一
終得方數句股弦三百弧矢術之正整之就敍矣

句股割圜記下

三弧非弧矢術之正以句股弧矢御之渾圜之規閈正視之中繩則視之隨其高下而羨惟平視之中規胥以平寫之循規閈之端竟半周得圜徑衡截圜徑齊規閈之末抵外周得規閈所爲半弧弦弧與弦易正側之勢以爲平於是命外周之閈爲其閈凡矢屬於規閈之端弦屬於規閈之末一從一衡相遇也用矢用半弧弦準是率率之四分圜周之一古推步法謂之一象是爲規閈之一終率之變也減兩距於圜半周用其餘弧爲兩距減對兩距之弧規閈於圜半周用其外弧爲兩弧規閈內距分共用之半弧弦也餘一距及其對弧共用之弧與距也若三弧各以爲渾圜之一極距弧四分圜周之一規之三規之交成三弧三距則弧同其距之規閈距同其弧之規閈前率大小倨句之體耎也後率弧與距之體耎也句股互權之大恆弧之規閈內距分各與對距相應三距爲渾圜之規閈則弧之規閈內矩分與對距之內矩分相應相應而屢轉互權矣所求非對距則截之成圜周句股弦者二各視次緯儀之率通之凡內矩分爲半弧弦其弧背渾圜大規也半弧弦不滿圜半徑者以矢爲樞以半弧弦規之成渾圜之小規衡截正視側視之規側視之規亦截小規而與中圜之

大規相應截小規之徑爲大小矢則與中圜大規之徑爲大小矢相應三弧之用兩距率并也所知之弧或所求之弧所知之兩距耎之耎於弧之右距以平寫之爲平視之規則左距爲側視之規截左距之末成小規而識左距於平兩距率弧之矢率半率以爲句小規之半徑爲其閈凡矢屬於規閈之端弦屬於規閈之末一從一衡相遇也用矢用半弧弦準是率率之四分圜周之一古推步法謂之一象是爲規閈之一終率之變也減兩距於圜半周用其餘弧爲兩弧規閈大規也大小規之半徑及其矢竝通一爲率若左距句左距側視之規截小規之徑成大小矢爲之弦如是適四分圜周之一則所成之規適爲中圜大規若左右得同閈之句股二而句與弦通一爲率凡弧之規閈中圜大規也大小規之半徑及其矢竝通一爲率若左距

距相等無銳弧則并弧之矢半之爲句小規之半徑爲之弦以弧求距之矢也以距求弧之規閈大小矢也

策算序

漢書律歷志算法用竹徑一分長六寸二百七十一枝而成六觚爲一握古算之大略可考如是其一枝謂之筭梅福傳福上書曰臣聞齊桓之時有吕一算亦謂之筭梅福傳福上書曰臣聞齊桓之時有吕

九九見者所謂九九蓋始一至九因而九之終於八十一周髀算經商高曰數之法出於圜方圜出於方方出於矩矩出於九九八十一是也以九九書於策則盡棄

除之用是爲策算策取可書不曰籌而曰策以別於古
籌算不使名稱相亂也策列九位位有上下凡策或木
或竹皆兩面一與九二與八三與七四與六其策五之
一面空之爲空策合五策而九九備如是者十各得十
策別用策一列始一至九各自棄得方冪之數爲開平
方策算法雖多棄除盡之矣開方亦除也平方用廣立
方罕用故策算專爲棄除開平方與其例略取經史中
資於算者次成一卷俾治九章算術者首從事焉乾隆
甲子長至日東原氏戴震序

刊九章算術序

古者六藝之教禮樂殘闕失傳射御則絕無師說書者
治經之本厪厪賴許叔重說文解字略見梗槩而所謂
九數卽九章世罕有其書近時以算名者如王寅旭謝
野臣梅定九諸子咸未之見余訪求二十餘季不可得
疑永樂大典或嘗錄入書枉翰林院中丁亥歲因吾鄉
曹編修往一覩則離散錯出悤綴集之未之能也出都
後恆寤寐乎是及癸巳夏奉　召入京師與修四庫全
書躬逢　國家盛典乃得盡心纂次訂其譌舛審知劉
徽所註舊有圖而今闕者補之書旣進　聖天子命卽
刊行又　御製詩篇冠之於首古書之隱顯蓋有時焉
之詳釋則其人當在甄鸞後而宋史禮志載算學祀典

隋經籍志有夏侯陽算經二卷舊唐書經籍志有夏侯
陽算經三卷甄鸞注新唐書藝文志劉夏侯陽算經一
卷甄鸞注又韓延夏侯陽算經一卷韓延乃倣注者姓
名亦猶新唐志中稱李淳風注甄鸞孫子也而直齋書
錄解題載元豐京監本云三卷無注蓋甄鸞韓延兩本
易溷消乃加姓名以別之而傳寫又各有幷析故卷袟
互異歟且唐志載李淳風注明算科十書獨不及夏侯
陽算經蓋李注者甄鸞之本當宋時已佚歟然皆不言
陽爲何代人序有云五曹孫子述倣滋多甄鸞劉徽爲
之詳釋則其人當在甄鸞後而宋史禮志載算學祀典

有云封魏劉徽淄川男晉姜岌成紀男張匡建信成男夏侯陽平陸男周甄鸞燕極男又張匡建算經序云夏侯陽之方倉則陽爲晉人在甄鸞前明矣書內又稱宋元嘉二季徐受重鑄銅斛至梁大同元季甄鸞校之則係隋初人亦梁稍遠故目梁時斗尺爲古所用其辨度量衡云在京諸司及諸州各給稱尺并五尺度斗升合等樣皆銅爲之倉庫亦諸量函所在官造大者五斛中者三斛小者一斛以鐵爲緣勘平印書然後給用及課租庸調章稱賦役令論步數不等章稱祿令田令之屬皆據隋制言之則是韓延傳其學而以己說纂入之序

亦當爲延所作故李濛風取甄鸞本而舍是志亦以韓延爲隋人蓋無可疑其書務切實用雖九章古法非官曹民事所必需者亦略而不載於諸算經中取爲簡要且於古今制度異同多資考證九足寶重云今此本卽韓延所傳無注本宋元豐京監所刊者也舊毛氏斧季得之太倉王氏余今假之孔君體生因題其後休寧戴震

易涸滑涸本作混

釋車

車式較內謂之輿其深謂之軫軫謂之隧枕輿下謂之軨軨謂之

上謂之胡胡謂之倭軨端謂之頸後謂之踵當兩轐之閒謂之當兔視謂之衡衡下烏啄謂之軥所以持衡者謂之軌車蓋之杠謂之桯蓋斗謂之部其柄謂之達常隆周謂之弓弓近部謂之股弓末謂之蚤大車之較謂之牝服其內謂之箱所以引車謂之轅視謂之者謂之輗輪輻輳轂謂之渠有轄謂之輸無轄謂之轊

巘旋車記　壬戌

車人爲溉器六分其軸之長以其一爲之圍信其軸圍以爲車廣兩牆與軸是謂參均也軸之兩端中其軸以設其樞斫軸欲直設樞欲正二者旣得轉之如將自轉

馬斲軸不直設轄不正二者失職則及其轉之也車必偏重重者在下輕者在上則必如倍任矣爲牆囷軸之閒竟軸而爲贏旋之牆兩牆之閒謂之贏旋之溝水之行於贏溝也水猶然歪下也不知其旋而上也牆之濼建之在而編之而堊之既堊欲其無罅也凡溝眡軸徑以爲度或倍焉或參焉已廣則吐水少而宕高牆之外削版爲之圖以鐵約之既約以漆奎之圖版之內欲其附於牆也其外欲其合之固也車之上端爲輪設之輻或人力或假器若物之力別爲任挽之輪以發其轑而轉之其銘曰我稼我穡時惟爾力篤我恬我息時惟爾力篤車穡穰佐我廉貪銘爾之勞終古不忒

自轉車記

車人之事爲規長二十度博一度度之大小眡其制車之用在輪輪有九等轑有二式以半規之十度爲輪之半徑謂之十度之輪周六十轑其次九度之輪周五十有四轑其次八度之輪周四十有八轑其次七度之輪周四十有二轑其次六度之輪周三十有六轑其次五度之輪周三十轑其次四度之輪周二十有四轑其次三度之輪周十有八轑其次二度之輪周十有二轑其次爲任挽之輪周六大轑任挽之輪一度也以交於十度之輪而發其轑十度之輪其上爲六度之輪謂之發輪之上爲二度之輪謂之接輪接輪之軸交於懸重之輪大與接輪等發輪之轑眡六度之輪接輪之轑而爲四輻輻周之輞輞設之轑大輪輻方一度輞厚一度小輪有輞無輻輞厚五分度之四凡輪以上輪之轑交於下輪之軸轑十度之輪其轑交於發輪之軸轑接輪之軸轑與發輪之轑相交也是故十度之輪暨接輪之軸無眡二度之輪凡軸周六轑爲輪方其軸當輻之圜夾軸轑十度之輪旋轉一周得任挽之轑輪七百二十五萬七千六百周欲車之利轉則任挽之輪其圜而周分之輪其軸設飛輪或二之或三之凡輪均其圜而周分之以設轑因於輞者爲斜轑以鐵裹之植於輞爲立轑以鐵爲之凡軸皆用立轑輪皆用斜轑十度之輪任挽之輪亦立轑也轑端五分度之二轑閒容五分度之三軸之兩端以鐵爲之樞樞徑五分度之三樞長五分度之四爲柱以鐵穿含樞而轉之設穿必以其輪之度上轑與下轑相交減三分度之一接輪取上發輪次之十度之輪至二度之輪遞次而下任挽之輪出架外別爲之柱架之高與立柱等長三之二廣三之一

戴東原集卷七終

法象論　有序

易曰法象莫大乎天地又曰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又曰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夫道無遠遯能以盡於人倫者反身求之則靡不盡也作論以詒好學治經者

觀象於天觀法於地三極之道參之者人也天垂日月地竅於山川人之倫類肇自男女夫婦是故陰陽發見天成其象日月以精分地成其形山川以勢會日月者成象之男女也山川者成形之男女也陰陽者氣化之

男女也言陰陽於一人之身皿氣之男女也魂魄之合官乎動靜精能之至也魄之謂靈魂之謂神靈也者明聰神也者慧聖明聰慧聖天德矣立於一曰道成而兩曰陰陽名其合曰男女著其分曰天地效其能曰鬼神天地之道動靜也清濁也氣形也明幽也外內上下尊卑之紀也明者施而幽者化也地枉天中德承天是以配天凡天之文地之義人之紀分則得其專合則得其和分也者道之條理也合也者道之統會也條理明統會舉而貴賤位矣貴者君之賤者臣之而治化出矣徵之於臣道妻道無失知其君道立矣是故剡星之垣衛拱所尊也謂之天官示於上應於下也日行中道月五星各由其道而宗之各爲遲疾而會歸之故曰者君之象也月嚮日而生明其精感常合氣物常分化則爲燥溼爲水火日月者水火之精燥溼者陰陽之交山川者燥溼之位水以合而盛火以分而盛木火之德分也金水之德合也地之高者山原丘陵本乎燥其下者川澤谿谷本乎溼氣分則生燥氣合則生溼氣輸則生變氣精則生神神盛則無失道山有分無合川有合無分燥溼水火之義也山川之情其初皆分其究皆合君臣夫

婦之道也人中處天地之間相親而久治道莫大於君臣從衆人不知治人者不能以行於父子夫婦兄弟故君道得人紀所由得也一人之身皿氣和則夫婦心得其正百體從令則君臣故心也者合天德君百體者也氣者有君道以能統乎皿者也盈天地之間道其體也陰陽其從也日月星其運行而寒暑晝夜也山川原隰丘陵谿谷其相得而終始也生生者化之原生生而條理者化之流分者其進合者其止進者其生止者其息生者動而應求立乎至博息者靜而自正立乎至約博故與爲條理也約故與爲統會也草木之枝幹枝葉花

實謂之生果實之白全其生之性謂之息君子之學也
如生存其心以合天地之心如息爲息爲生天地所以
成化也是故生生者仁條理者禮斷決者義藏主者智
智通仁發而秉中和謂之聖聖合天是謂無妄無妄之
於百物生生至貴者仁是故仁得則父子親禮得則親
疏上下之分盡義得則百事正藏於智則天地萬物爲
量歸於無妄則聖人之事天所以成象地所以成形聖
人所以立極一也道之至也

原善上

善曰仁曰禮曰義斯三者天下之大本也顯之爲天明

謂之命實之爲化之順謂之道循之而分治有常謂之
理命言乎天地之中昭明以信也道言乎化之不已也
理言乎其詳至也善言乎無滑襍也性言乎本於天徹
爲事能也言乎其同謂之善言乎其異謂之材因材而
善之謂之教材以類殊則性殊人之材不侔也而相肖
以類故性亦相近得化育之正以爲形氣而秀發於神
材也善則其中正無邪也材一於善不貳其德也智仁
勇是也血氣心知之性人皆有之非二本然也分而言
之懼夫人之與天地日以隔也血氣心知之性主乎材
天之性全乎善主乎材者成於化全乎善者通於命成

湛然合天地之心如息人道舉配乎生性配乎息生則
有息息則有生天地所以成化也生生者仁乎生生而
條理者禮與義乎何謂禮條理之秩然有序其著也何
謂義條理之截然不可亂其著也得乎生生者謂之仁
得乎條理者謂之智至仁必易大智必簡仁智而道義
出於斯矣是故生生者仁條理者禮斷決者義藏主者
智仁智中和曰聖人聖合天是謂無妄無妄之於百物
生生至貴者仁仁得則父子親禮得則親疏上下之分
盡義得則百事正藏於智則天地萬物爲量歸於無妄
則聖人之事

如生存其心湛然梓人脫湛然二字增

原善中

物之離於生者形存而氣與天地隔也卉木之生接時能芘蔭已矣飛走蠕動之儔有覺以懷其生矣人之神明出於心中正無邪其明德與天地合矣由天道以有人物五行陰陽生殺異用情變殊致是故人物生生本五行陰陽徵爲形色其得之也偏全厚薄勝負祿糅能否精粗清濁昏明煩煩魂魂氣衍類滋廣博襲儗閎鉅瑣微形以是形色以是色性以是性咸分於道以順則與以治以逆則毒性至不同各如其材人之材得天地之全能通天地之全德從生而官器利用以御橫生芸其畏不暴其使智足知飛走蠕動之性以馴以豢知卉木之性以生以息艮農任以蒔刈艮醫任以處方聖人治天下之民民莫不有於仁莫不條貫於禮與義是故氣不與天地隔者生道不與天地隔者聖形強者堅氣強者力神強者巧知德者智氣之失暴神之失鑿惑於德愚是故一人之身形得其養不若氣得其養氣得其養不若神得其養君子理順心泰靄然性得其養人有天德之知有耳目百體之欲皆生而見乎材者也天也是故謂之性耳知聲也目知色也鼻知臭也口知味也與夫天德之梱於心也成性然也天德之知人之秉節於內以與天地化育侔者也耳目百體之欲所受中而不可踰也是故義配明象天欲配幽法地五聲五色五臭五味天地之正也喜怒哀樂愛隱感念慍懆怨憤恐悸慮嘆歆食男女變慾戚吝慘舒好惡之情胥天命是故謂之道天地之化蕃其能曰鬼神其生生也物其用曰魂魄魂以明而從天魄以幽而從地魂官乎動魄官乎靜精能之至也官乎動者其用也施官乎靜者其用也受天之道施地之道受施故偏物也受故不有也魄之謂蘮魂之謂神靈也者明聰神也者睿聖明聰睿聖天德矣心之精爽以知知明聰睿聖則神明一於中正盡也仁而已矣耳目百體之欲喻於心不可以是謂心之所喻也心之所喻則仁也心之仁耳目百體莫不喻則自心至於耳目百體胥仁也心得其常於其有覺君子以觀仁焉耳目百體得其順於其有欲君子以觀仁焉

精粗清濁粗本作猶以生以息四字本熹按先生論文線索不整齊艮農以蒔刈艮

醫任以處方承斤木之性言猶以馴以豢承飛垂頓動之性也良農任以蒔刈任字本無
相之者欲與下句整齊耳

原善下

人之不盡其材患二曰私曰蔽私也者其生於心爲溺發於政爲黨成於行爲慝見於事爲悖爲欺其究爲私已蔽也者其生於心爲惑發於政爲偏成於行爲謬見於事爲鑿爲愚其究爲蔽已鑿者其失爲誣愚者其失爲固誣而罔省施之事亦爲固悖者拄事爲寇虐拄心爲不畏天明欺者拄事爲詭隨拄心爲無良私之拄下愚也爲自暴蔽之拄下愚也爲自棄自暴自棄夫然後謬矣是以道不行善人者不踐迹謂見於仁厚忠信爲隔於是而病智之謂蔽巧與鑿以爲智者謂施諸行不既知矣是以道不明故君子克己之謂貫也獨而不感得乎生生者仁反於是而害仁之謂私得乎條理者智不疑於德行夫然後樂循理樂循理者不蔽不私者也以度物近乎智斯三者所以成德行近乎勇不惑於心於心近乎仁信不渝於事近乎智恕以推行近乎仁恕則不私而近於仁忠信則不欺而近於誠忠近於易恕近於簡信以不欺近於易信以不渝近於簡忠不欺於心近乎仁信不渝於事近乎智恕以推行近乎仁恕則可進之以禮仁者德行之本體萬物而天下共親其信禮者天則之所節中也其於人倫庶物主一則兼乎三一或闕焉非材之罪也去私莫如強恕解蔽莫如學得所主莫大乎忠信得而止莫大乎明善是故謂之天德者三曰仁曰禮曰義至善之目也行之所正行於人倫庶物無不盡而天下共安其恕忠恕則可進之以仁信則可進之以義恕義仁無弗至也至仁盡倫聖人也易簡至善聖人所欲與天下百世同之也

原善序

難與言善是以卒之爲不善非材之罪也去私莫如強恕解蔽莫如學得所主莫大乎明善是故謂之天德者三曰仁曰禮曰義至善之目也行於善者仁至義盡知天是故一物有其條理一行有其至當徵之古訓協於時中充然明諸心而後得所止君子獨居慥慥公言言義動止應禮禮也易簡至善聖人所欲

其生於心爲溺本作生於其心其生於心爲惑下本有也字其究爲蔽已本作爲蔽之以已刪之以二字大誤愚者其失爲固本無爲字得而止莫大乎明善而本作所孔刻亦誤反於是而害仁本作反是而害於仁

動止應禮鈔本刻本皆作動應止禮郭璞賦曰動應無方

余始爲原善之書三章懼學者蔽以異趣也復援據經言疏通證明之而以三章者分爲建首次成上中下卷比類合義燦然端委畢著矣天人之道經之大訓萃焉以今之去古聖哲既遠治經之士莫能綜貫習所見聞積非成是余言恐未足以振茲墜緒也藏之家塾以待能者發之

讀易繫辭論性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一陰一陽蓋言天地之化不已也道也一陰一陽其生生乎其生而條理乎以是見天地之順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所自爲性之事能合之則中正違之則邪僻以天地之大其正人之事能可以知善矣君子之教也以天下之大其正人之心之所同然耳當孟子時天下不知理義之爲性害道之言紛出以亂先王之法是以孟子起而明之人物之生類至殊也類也者性之大別也孟子曰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詰告子生之謂性則曰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歟蓋孟子道性善非言性於同也人之性相近胥善也明乎本然之謂德天下之道盡於順天下之教一於常天下之性同之於德性之事配五行陰陽性之能配鬼神

謂道生生仁也未有生生而不條理者條理之秩然禮至著也條理之截然義至著也以是見天地之常三者咸得天下之至善也人物之常也故曰繼之者善也言乎人物之生其善則與天地繼承不隔者也有天地然後有人物有人物於是有人物之性人與物同有欲欲也者性之能也事能也者性之事也人與物同有覺覺也者性之能也事能無有失則協於天地之德協於天地之德理至正也理也者性之德也言乎自然之謂順言乎必然之謂常言乎本然之謂德天下之道盡於順天下之教一於常天下之性同之於德性之事配五行陰陽性之能配鬼神

讀孟子論性

孟子曰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當孟子時天下不知理義之爲性害道之言紛出以亂先王之法是以孟子起而明之人物之生類至殊也類也者性之大別也孟子曰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詰告子生之謂性則曰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歟蓋孟子道性善非言性於同也人之性相近胥善也明

理義之爲性所以正不知理義之爲性者也是故理義
性也由孟子而後求其說而不得則舉性之名而曰理
義也是又不可古人言性不離乎材質而不遺理義耳
之於聲也天下之聲耳若其符節也目之於色也天下
之色目若其符節也鼻之於臭也天下之臭鼻若其符
節也口之於味也天下之味口若其符節也耳目鼻口
之官接於物而心通其則心之於理義也天下之理義
心若其符節也是皆不可謂之外也性也耳能辨天下
之聲目能辨天下之色鼻能辨天下之臭口能辨天下
之味心能通天下之理義人之材質得於天若是其全

也孟子曰非天之降材爾殊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
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惟不離材質
以爲言始確然可以斷人之性善人本五行陰陽以成
性形色其表也故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
以踐形人之於聖人也其材非如物之與人異物不足
以知天地之中正是故無節於內各遂其自然斯已矣
人有天德之知能踐乎中正其自然則協天地之順其
必然則協天地之常莫非自然也物之自然不足語於
此孟子道性善察乎人之材質所自然有節於內之謂
善也告子謂性無善無不善不辨人之大遠乎物槩之

以自然也告子所謂無善無不善也者靜而自然其神
沖虛以是爲至道及其動而之善之不善咸目爲失於
至道故其言曰生之謂性及孟子詰之非豁然於孟子
之言而後語塞也亦窮於人與物之靈蠢姝絕犬牛類
又相絕遂不得漫以爲同耳遺理義而主材質荀子告
子是也荀子以血氣心知之性必教之理義逆而變之
故謂性惡而進其勸學脩身之說告子以上焉者無欲
而靜全其無善無不善是爲至矣下焉者理義以梏之
使不爲不善荀子二理義於性之事能儒者之未聞道
也告子貴性而外理義異說之害道者也凡遠乎易論

語孟子之書者性之說大致有三以耳目百體之欲爲
說謂理義從而治之者也以心之有覺爲說謂其神獨
先沖虛自然理欲皆後也以理爲說謂有欲有覺人之
私也三者之於性也非其所亾貴其所取彼自貴其神
以爲先形而立者是不見於精氣爲物秀發乎神也惡
斂束於理義是不見於理義者本然之德亾其本然而
苟語自然也以欲爲亂其靜者不見於性之欲其本然
中正動靜胥得神自寧也自孟子時以欲爲說以覺爲
說紛如矣孟子正其外理義而已矣心得其常耳目百
體得其順中正無邪如是之謂理義自心至於耳目百

體形氣本於天故其爲德也類專以性屬之理而謂壞於形氣是不見於理之所由名也以有欲有覺爲私者荀子之所謂性惡在是也是見於失其中正之爲私不見於得其中正且以驗形氣本於天備五行陰陽之全德違焉而後不善孟子謂之失其本心雖放失之餘形氣本於天備五行陰陽之全德者如物之受外猶可以復蘇故孟子曰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以好惡見於氣之少息猶然是以君子不罪其形氣也

答彭進士允初書　丁酉

壽槃按進士名紹升釋長齋佛前僅未削髮嘗取孔程朱書疑證釋氏言段茂堂戴氏季薖中詳之

允初先生足下日前承示二林居制義文境高絕然在仳者不以爲文而已以爲道也大暢心宗參活程朱之說以傅合六經孔孟使閎肆無涯涘孟子曰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源凡自得之學盡然求孔孟之道不至是不可謂之有得宋已前孔孟自孔孟老釋自老釋談老釋者後十餘季有荅何叔京二書其一曰向來妄論持敬之說亦不自記其云何但因其良心發見之微猛省提撕使心不昧卽是做工夫底本領旣立自然下學而上達矣老釋之言以解之於是有讀儒書而流入老釋者有好老釋而溺其中旣而觸於儒書樂其道之得助因凭藉儒書以談老釋者對同己則共證心宗對異己則寄託其於說六經孔孟曰吾所得者聖人之微言奧義而交錯肴午屢變詘工渾然無罅漏孔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言從紛然詞費不能奪其道之成者也足下之道成矣欲見僕所爲原善僕聞足下之爲人心敬之願得交者十餘季於今雖原善所指加以孟子字義疏證反覆辨論咸與足下之道截然殊致叩之則不敢不出今賜書有引爲同有別爲異在僕乃謂盡異無豪髮之同曾程子張子朱子其始也亦如足下今所從事程叔子揆明道先生行狀曰自十五六時聞周茂叔論道慨然有求道之志汎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季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呂與叔撰橫渠先生行狀曰范文正公勸讀中庸先生讀其書雖憂之猶以爲未足又訪諸釋老之書累季盡究其說知無所得返而求之六經知無所得者陋之非不知之也朱子慕禪學在十五六時季二十四見李愿中愿中教以看聖賢言語而其後十餘季有荅何叔京二書其一曰向來妄論持敬之說亦不自記其云何但因其良心發見之微猛省提撕使心不昧卽是做工夫底本領旣立自然下學而上達矣老釋之言以解之於是有讀儒書而流入老釋

上達矣若不察良心發見處卽渺渺茫茫恐無下手處也所諭多識前言往行熹向來所見亦是如此近因返求未得箇安穩處卻始知此未免支離曷若默會諸心以立其本而其言之得失自不能逃吾之鑒邪其一曰今季不謂饑歉至此夏初所至洶洶遂爲縣中委以賑糴之役百方區處僅得無事博觀之弊此理甚明何疑之有若使道可以多聞博觀而得則世之知道者爲不少矣熹近日因事方少有省發處如鳶飛魚躍明道以爲與必有事焉而勿正之意同者今乃曉然無疑目用之間觀此流行之體初無間斷處有下工夫處此與守

書册泥言語全無交涉幸於日閒察之知此則知仁矣二書全背愿中復歸釋氏反用聖賢言語指其所得於釋氏者至乾道癸巳朱子季四十四門人廖德明錄癸巳所聞云先生言二三季前見得此事尚髣髴爲他佛說得相似近季來方看得分曉是後朱子有荅汪尚書云熹於釋氏之說蓋嘗師其人尊其道求之亦切至矣然未能有得其後以先生君子之教校乎前後緩急之序於是暫置其說而從事於吾學其始蓋未嘗一日不往來於心也以爲俟卒究吾說而後求之未爲甚晚而一二季來心獨有所自安雖未能卽有諸己然欲復求之外學以遂其初心不可得矣程朱雖皆先入於釋氏而卒能覺悟其非程子曰吾儒本天異端本心朱子曰吾儒以理爲不生不滅釋氏以神識爲不生不滅僕於孟子字義疏證辨其視理也與老釋之視心視神識雖指歸各異而厘厘就彼之言轉之猶失孔孟之所謂理所謂義朱子稱爲他佛說得相似者彼之心宗不特指歸與此異也亦絕不可言似程朱先從事於彼熟知彼之指歸旣而求之此見此之指歸與彼異矣而不得其本因推而本之天夫人物何者非本之天乎豈得謂心必與天隔乎彼可起而爭者也苟閒乎此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擴而充之何一非務盡其心以能盡道苟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雖言理言知言學皆似而非適以亂德在程朱先入於彼徵就彼之說轉而之此是以又可轉而之彼合天與心爲一合理與神識爲一而我之言彼皆得援而偪之爲彼樹之助以此解經而六經孔孟之書彼皆得因程朱之解援而偪之爲彼所依附譬猶子孫未覩其祖父之貌者誤圖他人之貌爲其貌而事之所事固己之祖父也貌則非矣實得而貌不得亦何傷然他人則持其祖父之貌以冒吾宗而實誘吾族以化爲彼族此僕所由不得已而有疏證之

佗也破圖貌之誤以正吾宗而係吾族痛吾宗之久墜吾族之久散爲他族敢少假借哉宋儒厭改其指神識者以指理而餘無所改其解孔孟之言體狀復與彼相似如大學章句於在明明德中庸章句於不顯維德尤渾合幾不可分足下遂援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爲心宗之大原於宋儒之穢用老氏尚無欲及莊周書言復其初者而申之曰無欲誠也湯武反之復其初之謂也僕處大戴禮記分於道謂之命一語道卽陰陽氣化故可言分惟分也故成性不同而易稱一陰一陽之謂道中庸稱天命之謂性孟子辨別犬之性牛之性人之性之不同豁然貫通而足下舉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以爲不得而分此非語言之能空論也宏還而體會六經孔孟之書本文云何詩曰予懷明德對不大聲以色而言大學之明明德以明德對民而言皆德行行事人咸仰見如日月之懸象著明故稱之曰明德倘一事變失則有一事之掩虧其由近而遠積盛所被顯明不已故曰明明德曰明明德於天下詩之不顯不承卽書之丕顯丕承古字丕通用丕大也中庸言聲名洋溢乎中國其言閟然也與日章並言何必不欲大顯而以幽深玄遠爲至夫晝日當空何嘗有聲臭以令人知而曙不知之不可引上天之載無聲臭以言其至乎上天之載二語枉詩承駿命不易言鄭箋云天之道難知也耳不聞聲青鼻不聞香臭儀法文王之事則天下咸信而順之枉中庸承化民之德言不假聲臭以與民接也談老釋者有取於虛靈不昧人欲所蔽本體之明幽深玄遠至德淵微不顯之妙等語與其心宗相似不維大學中庸本文遂以千里卽朱子所云雖失大學中庸之解而其指歸究竟又詩書中凡言天命皆以王者受命於天爲言天之命王者不已由王者仁天下不已中庸引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以見王誠無息之配天地於穆者美天之命有德溥遠也譬君之於賢臣一再錫命惓惓不已美君之能任賢者豈不可歎其深遠引之者豈不可曰此君之所以爲君也凡命之爲言如命之東則不得而西皆有數以限之非受命者所得踰試以君命言之有小賢而居上位有大賢而居下位各受君命以居其位此命數之得稱曰君命也君告誡之使恭其事而夙夜兢惕務盡職爲此數命之得稱曰君命也數之命限於受命之初而奪卑遂定數命之命其所得爲視其所能可以造乎其極然盡職而已則同屬命之限之命之盡職不敢不

盡職如命之東不敢不赴東論氣數論理義命皆爲限制之名譬天地於大樹有蘗有實有葉之不同而蘗實葉皆分於樹形之鉅細色臭之濃淡味之厚薄又蘗與蘗不同實與實不同葉與葉不同一言乎分則各限於所分取水於川盈尊盈缾盈缶凝而成冰其大如罌如缾如缶或不盈而各如其淺深水雖取諸一川隨時與地味殊而清濁亦異由分於川則各限於所分人之得於天也雖亦限於所分而人人能全乎天德以一身譬之有心有耳目鼻口手足鬚眉毛髮維心統其全其餘各有一德焉故記曰人者天地之心也蓍者心不能代耳而聽是心亦限於所分也飲食之化爲營衛爲肌膚形可并而一也形可諠形氣可諠氣精氣附諠神明自倍散之還天地萃之成人物與天地通者生與天地隔者死以植物言葉受風日雨露以通天氣根接土壤肥沃以通地氣以動物言呼吸通天氣飲食通地氣人物於天地猶然合如一體也體有貴賤有小大無非限於所分也心者氣通而神耳目鼻口者氣融而靈曾子曰陽之精氣曰神陰之精氣曰靈神靈者品物之本也易曰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精氣爲物者氣之精而凝品物流形之常也游魂爲變者魂之游而存其形敝而精氣未遽散也變則不可窮詰矣老莊釋氏見於游魂爲變之一端而昧其大常見於精氣之集而判爲二本莊周書曰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釋氏人死爲鬼鬼復爲人之說同此周又曰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老氏之長生久視釋氏之不生不滅無非自私無非哀其滅而已矣故以無欲成其私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又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又曰飽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捨老釋皆無之而獨私其游魂而哀其滅以豫爲之圖在宋儒惑於老釋無欲之說謂義亦我所欲爲道心爲天理餘皆爲人心爲人欲欲者有生則願遂其生而備其休嘉者也情者有親疏長幼尊卑感而發於自然者也理者盡夫情欲之微而區以別焉使順而達各如其分寸豪釐之謂也欲不患其不及而患其過過者狃於私而忘乎人其心溺其行慝故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情之當也患其不及而亦勿使之過未當也不惟患其過而務自省以救其失欲不流於私則仁不溺而爲慝則義情發而中節則和如是之謂天理情欲未動湛然無失是謂天性非天性自天性情欲自情欲天理自天理也足下援程

子云聖人之常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謂無欲在是請援王文成之言證足下所宗主其言曰良知一也以其妙用而言謂之神以其流行而言謂之氣又曰本來面目卽吾聖門所謂良知隨物而格是無所住以生其心佛氏曾有是言明鏡之應妍者妍媸者媸一過而不留卽是無所住處程子說聖人陽明說佛氏故足下援程子不援陽明而宗旨則陽明尤親切陽明嘗倒亂朱子季諟謂朱陸先異後同陸王主老釋者也程朱闢老釋者也今足下主老釋陸王而合孔孟程朱與之寄託本來面目之說曰菴德菴身比是一事果能戒愼不睹恐懼不聞面專志於是則神住氣住精住而仙家所謂遏人欲也常惺惺朱子以是言存天理以是解中庸戒愼恐懼實失中庸之指陽明得而僧中庸之言以致知之功佛氏之常惺惺亦是常存他本來而目耳體段工夫大略相似陽明主扞禦外物爲格物隨物而格之氣又曰本來面目卽吾聖門所謂良知隨物而格是不已而以至誠無息加之謂之爲天道之日新而以止於至善加之請援王文成之言證足下所宗主其言曰夫良知一也以其妙用而言謂之神以其流行而言謂之氣又曰本來面目卽吾聖門所謂良知隨物而格是爲一無論孔孟不可誣程朱亦不可誣抑又變老釋之貌爲孔孟程朱之貌恐老釋亦以爲誣已而不願老氏曰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義外也非內也釋者曰不慾善不慾惡時認本來面目陸子靜曰惡能害心善亦能害心王文成曰無善無惡心之體凡此皆不貴善也何爲不貴善貴其所私而哀其滅雖逐於善亦害之也今足下言之則語益加密曰形有生滅神無方也妙萬物也不可言生滅又曰無來無無內外引程子天人本無二不必言合證明全體因名之曰無聲無臭之本謂之爲天命之所謂遏人欲也常惺惺朱子以是言存天理以是解中庸戒愼恐懼實失中庸之指陽明得而僧中庸之言以致知之功佛氏之常惺惺亦是常存他本來而目耳體段工夫大略相似陽明主扞禦外物爲格物隨物而格之氣又曰本來面目卽吾聖門所謂良知隨物而格是不已而以至誠無息加之謂之爲天道之日新而以止於至善加之請援王文成之言證足下所宗主其言曰夫良知一也以其妙用而言謂之神以其流行而言謂之氣又曰本來面目卽吾聖門所謂良知隨物而格是爲一無論孔孟不可誣程朱亦不可誣抑又變老釋之貌爲孔孟程朱之貌恐老釋亦以爲誣已而不願老氏曰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義外也非內也釋者曰不慾善不慾惡時認本來面目陸子靜曰惡能害心善亦能害心王文成曰無善無惡心之體凡此皆不貴善也何爲不貴善貴其所私而哀其滅雖逐於善亦害之也今足下言之則語益加密曰形有生滅神無方也妙萬物也不可言生滅又曰無來無無內外引程子天人本無二不必言合證明全體因名之曰無聲無臭之本謂之爲天命之

所謂長生久視之說亦在其中矣莊子所謂復其初釋氏所謂本來面目陽明所謂良知之體不過守己自足既自足必自大其於中庸擇善固執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何啻千萬里孟子曰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曰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中庸孟子皆曰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今舍明善而以無欲爲誠謬也證心宗者未嘗不成曰無善無惡心之體凡此皆不貴善也何爲不貴善貴其所私而哀其滅雖逐於善亦害之也今足下言之則語益加密曰形有生滅神無方也妙萬物也不可言生滅又曰無來無無內外引程子天人本無二不必言合證明全體因名之曰無聲無臭之本謂之爲天命之所謂遏人欲也常惺惺朱子以是言存天理以是解中庸戒愼恐懼實失中庸之指陽明得而僧中庸之言以致知之功佛氏之常惺惺亦是常存他本來而目耳體段工夫大略相似陽明主扞禦外物爲格物隨物而格之氣又曰本來面目卽吾聖門所謂良知隨物而格是不已而以至誠無息加之謂之爲天道之日新而以止於至善加之請援王文成之言證足下所宗主其言曰夫良知一也以其妙用而言謂之神以其流行而言謂之氣又曰本來面目卽吾聖門所謂良知隨物而格是爲一無論孔孟不可誣程朱亦不可誣抑又變老釋之貌爲孔孟程朱之貌恐老釋亦以爲誣已而不願老氏曰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義外也非內也釋者曰不慾善不慾惡時認本來面目陸子靜曰惡能害心善亦能害心王文成曰無善無惡心之體凡此皆不貴善也何爲不貴善貴其所私而哀其滅雖逐於善亦害之也今足下言之則語益加密曰形有生滅神無方也妙萬物也不可言生滅又曰無來無無內外引程子天人本無二不必言合證明全體因名之曰無聲無臭之本謂之爲天命之

及曰善曰命曰理曰知曰行無非假其名而易其實反
身不誠言事親之道未盡也反身而誠言倫責於身者
無不盡道也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
之也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性之由仁義行也身
之仁義實於身也假之假仁義之名以號召天下者久
則徒知以仁義責人而忘己之非有又曰堯舜性者也
湯武反之也下言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申明
性者如是言哭从而哀非爲生者也經德不回非以干
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
皆申明反之謂無所爲而爲乃反而實之身若論復其

初何用言非爲生者非以干祿非以正行而且終之曰
俟命其爲反身甚明各襲本文悉難假僧足下所主者
老莊佛陸王之道而所稱引盡六經孔孟程朱之言誠以
愛其實乎則其實遠於此如誠以老莊佛陸王之實爲
其實則彼之言親切著明而此費遷就傅合何不示以
親切著明者也誠僧其名乎則田王孫之門猶有梁丘
賀莊況足下閱朱子荅何叔京二書必默然之及程朱
闢老釋必不然之而至於僧助則引程朱爲同乎已然
則所取者程朱初惑於釋氏時之言也所僧以助己者
或其前之言或其後之似者也所愛者釋氏之實也愛

對同己則共證心宗本無此最麥大戴禮記曰分於對字
道謂之命道卽陰陽氣化故可言分惟分也故成性
不同一語而易稱一陰一陽之謂道中庸爾天命之
謂性孟子辨別犬之性牛之性人之性之不同豁然
貫通今刻刪曰字移一語二字於道卽陰陽之上有親疎長幼尊卑本作卑尊
孟子字義疏證序 丙申

余少讀論語端木氏之言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
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讀易乃知言性與
天道在是周道衰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致治之法煥乎
有文章者棄爲陳迹孔子既不得位不能經諸制度禮

樂是以爲之正本溯源使人於千百世治亂之故制度
禮樂因革之宜如持權衡以御輕重如規矩準繩之於
方圓平直言似高遠而不得不言自孔子言之實言前
聖所未言微孔子孰從而聞之故曰不可得而聞是後
私智穿鑿者亦警於亂世或以其道全身而遠禍或以
其道能誘人心有治燕亂而謬托大本舉一廢百意非
不善其言祇足以賊道孟子於是不能已於與辯當是
時羣共稱孟子好辯矣孟子之書有曰我知言曰遊於
聖人之門者難爲言蓋言之謬非終於言也將轉移人
心心受其蔽必害於事害於政彼目之曰小人之害天

與任孝廉幼植書　庚辰

幼植足下承示禘祫喪服等辨今之治此者蓋希矣好學深思如幼植誠震所想見其人不可得者況思之銳辨議之堅而緻以此治經則以期斷試以此言文直造古人不難以此治經則思之所入願弗遽以爲得勿以前帥之說可奪而要之也今幼植奮筆加駁於孔沖遠賈公彥諸儒進而難漢之先師鄭君康成矣進而訾漢已來相傳之子夏喪服傳爲劉歆王莽傅會矣進而遂訾儀禮之經周公之制所謂小功者兄弟之服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於經則女子子爲父母世父母叔父母出降服也記曰至親以期斷試以此言殤差之昆弟小功族昆弟總由族昆弟而上族父族祖父族曾祖父皆總由從祖昆弟而上從祖祖父從祖祖父皆小功此制服之易知者由從父昆弟而上世父叔父何以不大功也自至親以期斷之言上差之父何以不期祖不大功曾祖不小功四世祖不總也立期之節象天地則已易四時則已變凡在天地之中者莫不冥始然而孝子之心不能以已也使倍之而爲制三季之喪故曰三

佹爲歆莽之爲之矣烏呼記不云乎毋輕議禮方周官經初出未立學官馬融所謂入於秘府五家之儒莫得見是也迄王莽時劉歆置博士永平之初杜子春秦且九十能通其讀賈逵鄭衆往受業然後頗行於世俗學膚淺往往求之不可通輒肆指摘云劉歆竄入若士禮十七篇漢興高堂生傳之以授蕭奮蕭授孟卿孟授后蒼后授戴德戴聖慶普武帝時后氏立於學官宣帝復立大小戴氏及文志故云禮經十七篇后氏戴氏此後師師相傳絕不聞此經與歆莽相涉史籍不聞歆莽改博士之業博士失其師承也今目爲劉歆傅會者於傳則所謂小功者兄弟之服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意則女子子爲父母世父母叔父母出降服也記曰至親以期斷試以此言殤差之昆弟小功族昆弟總由族昆弟而上族父族祖父族曾祖父皆小功祖父皆總由從祖昆弟而上從祖祖父從祖祖父皆小功此制服之易知者由從父昆弟而上世父叔父何以不大功也自至親以期斷之言上差之父何以不期祖不大功曾祖不小功四世祖不總也立期之節象天地則已易四時則已變凡在天地之中者莫不冥始然而孝子之心不能以已也使倍之而爲制三季之喪故曰三季以爲隆人子不隆於其親不可以爲子父在爲母期屈於至尊不敢伸其私尊而猶無不及其節也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期持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而猶無不及其節也幼植有取於孔沖遠謂至親以期斷專爲此二者則失制禮之深意矣祖父母世父母叔父母之期也亦隆也不隆於祖不隆於父之昆弟不可以爲孫子總麻之加一等而小功小功之加一等而大功不可謂之隆聖人於是爲齊衰三月之服以上殺之義故減九月五月之數而三月以祖雖百世有隆無昔故不敢以功總加於祖考而齊衰傳云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意

如是廉成申之曰重其衰麻尊尊也滅其日月恩殺也且麤服及曾祖不及四世祖已上廉成因傳文小功者兄弟之服而明之曰正言小功者服之數盡於五則高祖宏小功也高祖曾祖宏小功也據祖期則曾祖宏大功高祖宏小功也高祖曾祖祖皆有小功之親則曾孫玄孫爲之服同也又於總麻三月章曰族曾祖父者曾祖昆弟之親也族祖父者亦高祖之孫則高祖有服明矣蓋通乎經所不言之意也然而猶未盡夫子孫之於祖考不相逮則已矣雖不相逮必不可曰有無服之祖也苟相逮皆齊衰三月共殺也者以上殺爲義其不復殺也者以有隆無替爲義道並行而不相悖夫是之謂文詩曰曾孫篤之鄭箋云曾猶重也自孫之子而下事先祖皆稱曾孫禮注云於曾祖已上稱曾孫而已由是言之儀禮言曾祖卽關四世祖已上也幼植知昆弟之昆爲兄不審古人法度之言兄弟與昆弟異義不惟儀禮他經及爾雅皆然傳曰何如則可謂之兄弟傳曰小功以下爲兄弟此傳中引傳相證明也爾雅曰毋與妻之黨爲兄弟壻之黨爲姻兄弟詩小雅兄弟無遠鄭箋云兄弟父之黨母之黨蓋兄弟云者或專言異姓或兼同姓異姓皆舉遠不以關大功之親記曰兄弟皆在他邦加一等不及知父母與兄弟居加一等此惟小功已下卽於疏故加等若大功已上則昆弟也世父母叔父母也從父昆弟也豈可以皆在他邦及少孤相依而加等哉大功之親分當相恤其不相恤是賊其性者也小功已下而相恤斯進之也故傳有曰子無大功之親不言小功古人立言精微若此記曰夫之所爲兄弟服妻降一等或欲援此爲叔嫂有服之證則與檀弓奔喪逸禮相背戾且本篇傳文言夫之昆弟無服亦相與背戾關百詩解之曰夫之所爲兄弟服卽夫之所爲小功服妻降一等爲總麻也服問之外兄弟指外祖父母從母在小功者是其證百詩此論精矣愚尙未盡告之以昆弟不言兄弟及舉遠不可關大功之親使其義晻曉然也若女子子出降服此與男女異長意同以女子生而有適人之道使之異於男子豈若幼植之意必十五已後許嫁笄始別異哉服有出降或緣有適人之道而卽降以異於男子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之大功是也或既適人而後降爲衆昆弟大功是也或不敢降祖父母期曾祖父母齊衰三月是也曾儒謂降旁親不降正尊可與至親以期斷之言外親之服皆總之言小功已下爲兄弟之言合爲義例之大要惟降旁親而

父沒則不降昆弟之爲父後者然後婦人雖枉攵必有歸宗之義明惟不降正尊而當其既嫁從夫不能二尊且降父之服而爲期舅姑亦期然後所謂父者子之天夫者妻之天婦人不貳斬者猶曰不貳天之義明聖人制爲父枉爲母期女子適人者爲其父母期是二者義之至也以幼植所淡嘗爲劉歆傅會者二條今姑據此疏通證明之其精微非聖人不足與於此餘皆可類推震鄙病同學者多株守古人今於幼植反是凡學未至貫本末徹精粗徒以意衡量就令載籍極博猶所謂用其一不用其一竊亦以爲不可以今準古名爲期名實爲大功古禮斷然爲大功及小功也小功卒哭之後即可以取妻況越過大功除服之後乎然必父亦在小功之末方可若父枉大功之末則可以冠子嫁子不可以取婦凡言末者謂卒哭之後非謂除服之後然則既虞卒哭服雖未除可俗吉明矣大功之末不可以取婦大功既除服固可取婦甚明茲斟酌古今名實兩得倘猶云失禮則據禮證之固無失倘云孰禮太過則必至是始於禮無譏君子行禮不求變俗要歸於無所苟而已矣

與是仲明論學書癸酉

不敢不盡言震再拜

族祖父者亦高祖之孫此下本有祖父之從父昆弟之親也十字今刻據注補之按疏云祖父之從父昆弟之親者目注而言是注本有此十字甚明轉寫失之此與上文注曾祖昆弟之親則高祖之子也祖父之從父昆弟亦高祖之孫亦上文而言又合經下文族父母爲高祖之曾孫族昆弟爲高祖之玄孫皆省文互見故徑接云則高祖有服明矣此十字又先生校補最精但當在亦高祖之孫五字之上疏又云然則又云族祖父者上連祖父之從父昆弟爲義故下句云亦高祖之孫如此文理乃明順今本不可讀附舉正於此

答朱方伯書

古禮之不行於今已久雖然士君子不可不講也況冠

僕所爲經考未嘗敢以聞於人恐聞之而驚顧狂惑者衆眡遇名賢枉駕望德盛之容令人蹙肅不待加以誨語也又欲觀宋學所事得失僕敢以詩補傳序莊辨鄭衞之音一條檢出呈覽今程某奉其師命來取詩補傳僕此書尚俟改正未可據進請進一二言惟名賢教之僕自少時家貧不獲親師聞聖人之中有孔子者定六經示後之人求其一經敝而讀之蒞蒞然無覺尋思之久計於心曰經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詞也所以成詞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詞由詞以通其道必有漸求所謂字考諸篆書得許氏說文解字三秊知其節目漸

覩古聖人制伦本始又疑許氏於故訓未能盡從友人假十三經注疏讀之則知一字之義當貫羣經本六書然後爲定至若經之難明尚有若干事誦堯典數行至乃命羲和不知恆星七政所以運行則掩卷不能卒業誦周南召南自關雎而往不知古音徑強以協韵則齟齬失讀誦古禮經先士冠禮不知古者宮室衣服等制則迷於其方莫辨其用不知古今地名沿革則禹貢職方失其處所不知少廣旁要則考工之器不能因文而推其制不知鳥獸蟲魚草木之狀類名號則比興之意乖而字學故訓音聲未始相離聲與音又經緯衡從宜

辨漢末孫叔然祕立反語厥後考經論韵悉用之釋氏之徑從而習其法因竊爲己有謂來自西域儒者數典不能記憶也中土測天用句股今西人易名三角八綫即句股八綫即綴術然而三角之法窮必以句股御之用知句股者法之盡備名之至當也管呂言五聲十二律宮位乎中黃鐘之宮四寸五分爲起律之本學者蔽於鐘律失傳之後不追溯未失傳之先宓乎說文多鑿也凡經之難明右若干事儒者不安忽置不講僕欲究其本始爲之又十秊漸於經有所會通然後知聖人之道如縣繩樹槩豪釐不可有愛僕聞事於經學

蓋有三難淹博難識斷難精審難一者僕誠不足與於其開其私自持蹩爲書之大槩端杜乎是前人之博聞強識如鄭漁仲楊用修諸君子著書滿家淹博有之精審未也別有略是而謂大道可以徑至者如宋之陸明之陳王廢講習討論之學假所謂尊德性以羙其名然舍夫道問學則惡可命之尊德性乎未得爲中正可知羣經六藝之未達儒者所恥僕用是戒其躓僑據所察知特儻忘失筆之於書識見稍定敬進於前不晚名賢

幸諒震白

與姚孝廉姬傳書乙亥

日者紀太史曉嵐欲刻僕所爲考工記圖是以向足下言欲改定足下應詞非所敢聞而意主不必汲汲成書僕於時若雷霆驚耳自始知學每憾省人成書太早多未定之說今足下以是規我退不敢忘自賀得師何者凡僕所以尋求於遺經懼聖人之緒言闇汶於後世也然尋求而獲有十分之見有未至十分之見所謂十分之見必徵之古而靡不條貫合諸道而不謬餘議鉅細畢究本末兼察若夫依於傳聞以擬其是擇於眾說以裁其優出於空言以定其論據於孤證以信其通雖溯流可以知源不目覩淵泉所導循根可以達杪不手披枝肆所岐皆未至十分之見也以此治經失不知爲不知之意而徒增一惑以滋識者之辨之也先儒之學如漢鄭氏宋程子張子朱子其爲書至詳博然猶得失中半得者取義遠資理閎書不克盡言言不克盡意學者深慇自得漸近其區不深慇自得斯草蕞於畦而茅塞其陸其失者卽目未覩淵泉所導手未披枝肆所岐者也而爲說轉易曉學者淺涉而堅信之用自滿其量之能容受不復求遠者閎者故誦洽康成程朱不必撫人而皆失康成程朱於誦洽中則不志乎聞道之過也誠有能志乎聞道必亾其兩失嬋力於其兩得既深慇

敢當之敬奉繳承示又論延陵季子處識數語竝考工記圖呈上乞教正也

答鄭丈用牧書

立身守二字曰不苟待人守二字曰無憾事事不苟猶未能寡恥辱念念求無憾猶未能免怨尤此數十季得於行事者其得於學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不爲一時之名亦不期後世之名有名之見其蔽二非掊擊前人以自表襮卽依傍爺儒以附驥尾二者不同而鄙陋之心同是以君子務莊聞道也今之博雅能文章善考覈者皆未志乎聞道徒株守先儒而信之篤如南北朝

人所誤竊言周孔誤莫道鄭服非亦未志乎聞道者也私智穿鑿者或非盡掊擊以自表襮積非成是而無從知先入爲主而惑以終身或非盡依傍以附驥尾無鄙陋之心而失與之等故學雖言也好友數入恐歸而其講明正道不入四者之獘修詞立誠以俟後學其或聽或否或傳或墜或尊信或非議述古賢聖之道者所不計也

與某書

足下制義直造古人冠絕一時夫文無古今之異聞道之君子其見於言也皆足以羽翼經傳此存乎識趣者

也而詞不純樸高古亦不貴此存乎行文之氣體格律者也因題成文如造化之生物官骸畢具根葉莖茂少闕則非完物此存乎治鑄之法者也精心於制義一事又不若精心於一經其功力同也未有能此而不能彼者治經先考字義次通文理志存聞道必空所依傍漢儒故訓有師承亦有時傳會晉人傳會鑿空詮多宋人則恃胷臆爲斷故其襲取者多謬而不謬者在其所棄論理從矣要無可栽矣聖賢之道德即其行事釋老乃別有其心所獨得之道德聖賢之理義即事情之至是字非其的解則於所言之意必鑿而道從此失學以牖吾心知猶飲食以養吾血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可知

學在行事在通民之欲體民之情故學成而民賴以生
後儒冥心求理其繩以理嚴於商韓之淫故學成而民
情不知天下自此多迂儒及其賣民也民莫能辨彼方
自以爲理得而天下受其害者豈也

與方希原書乙亥

得鄭君手札言足下大肆力古文之學僕嘗以爲此事
在今日絕少能者且其途易岐一入岐途漸亾古人遠
矣古今學問之途其大致有三或事於理義或事於制
數或事於文章事於文章者等而末之也然自子長孟
堅還之子厚諸君子之爲之曰是道也非藝也以云道

乎文猶造化之終始萬物也非曲盡物情游心物之先
不易解此然則如諸君子之文惡覩其非藝歟諸君子
之爲道也譬猶仰觀泰山知羣山之卑臨視北海知衆
流之小今有人履泰山之巔跨北海之涯所見不又縣
殊乎哉足下好道而肆力古文必將求其本求其本宴
有所謂大本大本既得宴然後曰是道也非藝也則彼
諸君子之爲道固待斯道而榮瘁也者聖人之道在六
經漢儒得其制數失其義理宋儒得其義理失其制數
譬有人焉履泰山之巔可以言山有人焉跨北海之涯
可以言水二人者不相謀天地開之鉅觀目不全收其

可哉抑言山也言水也時或不盡山之奧水之奇與奇
山水所有也不盡之闕物情也今足下同鄭君汪君相
與聚處勉而薄乎巖涯究乎奧奇不難僕奔走遑難嚮
之所欣久棄不治數千里外聞足下爲之意志動盪不
禁有言足下試察其言漫散不可收拾其近況可弗慎
陳矣置身無所如僕者起古人於今日必哀而憐之凡
事履而後知歷而後難曾不如古人而恩得古人憐我
若強其乞憐於異乎古人者則亦不爲也

戴東原集卷九終

古經解鉤沈序

士貴學古治經者徑以介其名使通顯歟抑志乎聞道求不謬於心歟人之有道義之心也亦彰亦微其彰也是爲心之精爽其微也則以未能至於神明六經者道義之宗而神明之府也古聖哲往矣其心志與天地之心協而爲斯民道義之心是之謂道士生千載後求道於典章制度而遡文坐絕今古縣隔時之相去殆無異地之相遠厪厪賴夫經師故訓乃通無異譯言以爲之訓也其一守譌傳謬也緣詞生訓者所釋之義非其本古而有師洽然吾因之重有感也韓退之氏之言志乎古必遡乎今彼所謂古特文詞不類於近今者曰進而語人以漢經師之業其沈蘊積久豈古文詞比哉後之論漢儒者輒曰故訓之學云爾未與於理精而義明則試詰以求理義於古經之外乎若猶存古經中也則鑿空者得乎易呼經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詞也所以成詞者未有能外小學文字者也由文字以通乎語言由語言以通乎古聖賢之心志譬之適堂壇之必循其階而不可以躐等是故鑿空之弊有二其一緣詞生訓也其一守譌傳謬也緣詞生訓者所釋之義守譌傳謬者所據之經併非其本經今仲林得稽古之學於其鄉惠君定宇惠君與余相善益嘗溯娀乎鑿空以爲經也二三好古之儒知此學之不厪枉故訓則以志乎聞道也或庶幾焉

毛詩補傳序

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夫子之言詩也而風有貞淫說者因以無邪爲讀詩之事謂詩不皆無邪也此非夫子之言詩也先儒爲詩者莫明於漢之毛鄭宋之朱子然一詩而以爲君臣朋友之詞者又或以爲夫婦男女之詞以爲刺譏之詞者又或以爲稱美之詞以爲

他人代爲詞者又或以爲己自爲詞其主漢者必攻宋
主宋者必攻漢此說之難一也余私謂詩之詞不可知
矣得其志則可以通乎詞佺詩者之志愈不可知矣
繹之以愚無邪之一言則可以通乎其志風雖有貞淫
詩所以表貞止淫則上之敎化時或寖微而作詩者猶
覬挽救於萬一故詩足貴也三百之皆無邪至顯白也
況夫有本非男女之詩而說者亦以淫泆之情窾之於
是目其詩則褻狎戲謔之蕞言而聖人顧錄之淫泆者
甘佺詩以自播聖人又播其蕞言於萬世謂是可以考
見其國之無政可以俾後之人知所懲可以與南陔雅

頌之章並劉之爲經余疑其不然也宋後儒者求之不
可通至指爲漢人竄入淫詩以足三百之數欲舉而去
之其亦妄矣今就全詩考其字義名物於各章之下不
以佺詩之意衍其說蓋字義名物前人或失之者可以
詩覈而知古籍具在有明證也佺詩之意前人既失其
傳者非論其世知其人固難以臆見定也姑以夫子之
所爲有作也爺王申癸酉歲震爲詩補傳未成別錄書
斷夫三百者各推而論之用附於篇題後司馬氏有曰
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又曰詩三百篇大
抵賢聖發憤之所爲佺也漢初師傳未絕此必七十子
所聞之大義也余亦曰三百篇皆忠臣孝子賢婦良友

之言也其間有立言艱難用心獨苦者則大忠而託諸
詼言遜詞亦聖人之所取也必無取乎小人而邪僻者
矣得其志則可以通乎詞佺詩者之志愈不可知矣
繹之以愚無邪之一言則可以通乎其志風雖有貞淫
詩所以表貞止淫則上之敎化時或寖微而作詩者猶
覬挽救於萬一故詩足貴也三百之皆無邪至顯白也
況夫有本非男女之詩而說者亦以淫泆之情窾之於
是目其詩則褻狎戲謔之蕞言而聖人顧錄之淫泆者
甘佺詩以自播聖人又播其蕞言於萬世謂是可以考
見其國之無政可以俾後之人知所懲可以與南陔雅

詩比義述序

詩之部分四風鄉樂小雅諸侯之樂大雅頌天子之樂
而褒嚮羣臣嘉賓或上取或下就著在禮經其後因舊
部而頗有附益於是目其定於周初制作禮樂時者謂
之四始若夫周官經大師敎六詩繼風之下曰賦曰比

京師示震且屬序之不得辭也易曰引而信之觸類而長之詩之比興固如是舉比以通賦與興非拘自是瞽也毛詩於樛木曰興也安以葛藟之附樛木興福履之隨君子已旦而篇義曰后妃逮下也義取樛木下垂葛藟得上蔓爲后妃逮下眾妾得親附之比十月之交之爲直賦其事無疑也日月之行終古不變故交會一事可以驗推步之得失其有不應失在立法不失在天行使天行有變必不可以得其準無從立推步之常法矣而聖人警於天變者以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猶有蔽虧人君可自謂無蔽不省於虧失乎日君象月臣象日

失其明甚於月喻君之蔽虧甚於臣故曰亦孔之醜曰于何不臧詩詞顯以比德非語禎祥帝王之尊兢兢惟蔽虧是省是以德臻上聖仁覆天下視懼以災異大小不絕遠乎篇內高岸爲谷深谷爲陵毛傳曰言易位也鄭箋云君子居下小人居上之謂也亦據比義言之推而至於隸用一字在六書假僭引喻以明無非比也賦者比之實也興者比之推也得比義於興不待言卽賦之中復有比義先生博采眾說逐條以己所得爲案語足成之凡八卷欲學者引伸觸類知德行違戾體孔子兩許門弟子可與言詩意實在此然則是書爲益豈淺

鮮哉休寧戴震謹序

傳得以名附大著下本有禎本作字非語禎祥作徵

春秋究遷序

春秋一再傳而筆削之意已失故傳之存者三家各自爲例以明書法不得春秋之書法者蓋多何邵公杜元凱諸人徵據傳爲本名爲治春秋實治一傳非治經也唐啖趙陸氏而後言春秋者一變治宋而廢例之說出是爲再變桐城葉書山先生著春秋究遷一書要約爲比例數十條剏諸端首考定書法之正然後以知變例及異文特文等蓋盡去笥人穿鑿碎義而還是經之終

始本末先生之爲書也有取於韓退之氏獨抱遺經究終始之言震竊謂先生所得在春秋書法之先春秋所以難言者聖人裁萬事猶造化之於萬物洪纖高下各有攸當而一以貫之條理精密卽在廣大平易中讀春秋者非大其心無以見夫道之大非精其心無以察夫義之精以故三家之傳而外說是經至數千百家其於春秋書法卒不得也春秋魯史也有史法在古策書之體其例甚嚴所以爲禮義之防維而不敢苟此則魯之史官守之自魯公已來行事有常經魯史記書法不失者君子以爲不必修也而修春秋自隱始則王迹熄而

諸侯僭樂壞禮肆行征伐諸侯之政又失而大夫操其國柄世變相尋行事爲史所不能書於是書法淆亂非有聖人之達於權不知治變是以春秋義例不可與魯史記之例同條而論而廢例之說知其蓋疏矣震嘗獲聞先生論讀書法曰學者莫病於株守舊聞而不復能造新意莫病於好立異說不深求之語言之間以至其精微之所存夫精微之所存非強記書邀名者所能至也日用飲食之地一動一言好學者皆有以合於當然之則循是而尚論古人如身居其世親其事然後聖人之情見乎詞者可以吾之精心過之非好道之久涵養

之深未易與於此先生之言若是然則春秋書法以二千載不得者先生獨能得之在是也夫時乾隆己卯孟冬休寧戴震撰

考工記圖序

立度辨方之文圖與傳注相表裏者也自小學道湮好古者靡所依據凡六經中制度禮儀覈之傳注既多違誤而爲圖者又往往自成詁訓異其本經古制所以日卽荒謬不聞也舊禮圖有梁鄭阮張夏侯諸家之學失傳已久惟聶崇義三禮圖二十卷見於世於考工諸器之羣經暨古人遺器其必有合焉爾今古殊異鍾縣劍削之屬古器猶有存者執吾圖以考物尤疏舛同學治古文詞有苦考工記難讀者余語以六書音均表序

諸工之事非精究少廣旁要固不能推其制以盡文之奧曲鄭氏注善矣茲爲圖翼贊鄭學擇其正論補其未逮圖傳某工之下俾學士顯白觀之因一卷書當知古六書九數等儒者結髮從事今或瞎首未之聞何也

考工記圖後序

考工諸器高庳廣狹有度今爲圖斂於數寸紙幅中或舒或促必如其高庳廣狹然後古人制作昭然可見不則如磬氏之磬何以定其倨句梟氏之量何以測其方圜徑冪韗人之皋陶何以辨其晉鼓鼖鼓又如鳧氏之鍾後鄭云鼓六鉦六舞四其長十六又云今時鍾或無

鉦閒既爲圖觀之迺知其說誤也句股法自銑至鉦八而去二則自鉦至舞亦八而去二銑爲鍾口舞爲鍾頂記曰銑曰鉦者徑也曰銑閒曰鉦閒曰鼓閒者崇也曰脩曰廣者羨也羨之度舉舞則鉦與銑可知而鉦閒因銑鉦舞之徑以得其崇然則記所不言者皆可互見若據鄭說有難爲圖者矣其他戈戟之制後人失其形似式崇式深後人疏於考論鄭氏注固不爽也車輿宮室之羣經暨古人遺器其必有合焉爾

韻書始萌芽於魏李登聲類積三百餘年至隋陸法言
切韻稷檗之法乃具然皆就其時之語言音讀參校異
同定其遠近洪細往往有意求密而用意太過強生區
別至如虞夏商周之文六書之假僭諧聲詩之比音協
句以成歌樂茫乎未之考也唐初因法言撰本爲選舉
士人作律詩之用視二百六韻中字數多者陻以獨用
字數少者合比近兩韻或三韻同用約計字多寡而已
宋吳棫作韻補於韻目下始有古通某古轉聲通某之
云其分合取爲疏舛鄭庠作古音辨僅分陽支先虞尤
覃六部近峴山顧炎武叚析東陽耕蒸而四析魚歌而

二故列十部吾郡老儒江愼修永於眞已下十四韻優
已下九韻各析而二蕭宵肴豪及尤侯幽亦爲二故列
十三部古音之學以漸加詳如是前九年段君若膺語
余曰支佳一部也脂微齊皆灰一部也之哈一部也漢
人猶未嘗淆僭通用晉宋而後乃少有出入迄乎唐之
功令支注脂之同用佳注皆同用灰注咍同用於是古
之截然爲三者卑有知之余聞而偉其所學之精好古
有灼見卓識又言眞臻先與諄文殷魂痕爲二尤幽與
侯爲二得十七部今官於蜀地且數季政事之餘優而
成是書曰六書音均表凡爲表者五撰述之意表各有

序說既詳之矣其書始名詩經韻譜羣經韻譜嘉定錢
學士曉徵爲之序茲易其體例且增以新知十七部蓋
如舊也余嘗感於其言五支六脂七之有分癸巳春寓
居浙東取顧氏詩本音章辨句析而諷誦乎經文歎始
爲之之不易後來加詳者之信足以補其未逮顧氏轉
侯韻入虞江氏轉虞韻入侯此江優於顧然顧氏藥鐸
有分而江氏不分此顧優於江若夫五支異於六脂猶
清異於眞也七之又異於支脂猶蒸又異於清眞也實
千有餘季莫之或省者一旦理解按諸三百篇劃然豈
非稽古大快事歟時余略記入聲之說未暇卒業今樂

覩是書之成也不惟字得其古人音讀抑又多通其古
義許叔重之論假僭曰本無其字依聲託事夫六經字
多假僭音聲失而假僭之意何以得故訓音聲相爲表
裏故訓明六經乃可明後儒語言文字未知而輕憑臆
解以誣聖亂經吾懼焉段君又有詩經小學書經小學
說文考證十七部古韻表等書將繼是而出覩逃其難
相與鑿空者於治經亂得亂失也乾隆丁酉孟春月休

戴震序

江氏轉虞韻入侯本作轉虞韻字入侯先生自記於
故無字字江氏轉虞韻字入侯是全轉
此一字可見文章整齊錯綜皆因其理勢之自然非

有意爲之也如良農以蒔刈良醫任以處方醫師之良者聖人命掌醫故曰任農夫雖不良者不禁其蒔刈故不曰任先生吐辭爲經其不整齊處斷不可議改後之重刻此書者須得吾說而復其舊

方言疏證序

案輶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十三卷漢楊雄撰晉郭璞注漢魏晉已來凡引是書但稱方言者省文也雄亲集之意詳見於荅劉歆書考雄爲郎在成帝元延二季時雄季四十三漢書傳贊所謂初雄季四十餘自蜀來至游京師是也劉歆遺雄書求方言則當王莽天鳳三四季閒未幾而雄卒荅書內所謂二十七歲於今傳贊所謂季七十一天鳳五季卒是也荅書有云語言或

交錯相反方復論恩詳悉集之如可寬假延期必不敢有變然則方言終屬雄未成之作歆求之而不與故不得入錄班固次雄傳及藝文志不知其有此至應劭集解漢書始見徵引稱楊雄方言其風俗通義序又取荅書中語具詳本末而云方言凡九千字今計正文實萬一千九百餘字豈劭所見與郭璞所注傳本微有異同疑之謂雄所爲文盡見於自序及漢志初無所謂方言則併傳贊丙自序二字結上所錄法言自序者未之審又未考雄之文如諫不受單于朝書趙充國頌元后誄等篇溢於雄傳及藝文志外者甚多而輕置訾議豈應劭杜預晉灼及隋唐諸儒咸莫之考實邪常璩華陽國

解字張揖廣雅多本方言而自成著作不加所引用書名四庫館校方言序有云魏孫炎注爾雅莫翬蝘蜓字引方言案叔然於釋詁耆老壽也下引方言云楚鄭或謂代北鄙謂耆爲梨釋言靦姡也下引方言云楚鄭或謂狡獪爲姡釋器金鏃翦羽謂之鍭下引方言云關西曰箭江淮謂之鍭釋蟲蜙蝑下引方言云有文者謂之蠑釋鳥鴳鳩鵖下引方言云鴳鳩自關而東謂之鶻舒鴳鶻下引方言云江東呼爲鷃鴳自關而東謂之鶻也引書名可考者於郭注前其得六事魏書江式傳式上表曰臣六世祖瓊往晉之初與從父兄應元俱受學於衛覬古篆之法倉雅方言說文之誼當時竝收善譽數世傳習斯業所以不墜杜預注左傳授師子焉曰楊雄方言子者戲也孔穎達疏云楊雄以爾雅釋古今之語作書擬之采異方之語謂之方言蓋是書漢末晉初

乃盛行故應劭舉以爲言而杜預以釋經江璞世傳其學以至於式他如吳薛綜述二京郭解晉張載劉逵注三都賦晉灼注漢書張湛注列子宋裴松之注三國志其子駰注史記及隋曹憲唐陸德明孔穎達長孫訥言李善徐堅楊倞之倫方言及注幾備見援摭其後獨洪邁疑之謂雄所爲文盡見於自序及漢志初無所謂方言則併傳贊丙自序二字結上所錄法言自序者未之審又未考雄之文如諫不受單于朝書趙充國頌元后誄等篇溢於雄傳及藝文志外者甚多而輕置訾議豈應劭杜預晉灼及隋唐諸儒咸莫之考實邪常璩華陽國

志於林閭翁孺楊莊竝云見楊子方言李善注文選引
張伯松曰是懸諸日月不刊之書也亦直稱楊雄方言
曰可證歆雄遺荅書附入方言卷末已久宋元已來六
書故訓不講故鮮能知其精覈加以譌舛相承幾不可
通今從永樂大典內得善本因廣搜羣籍之引用方言
及注者交互參訂改正譌字二百八十一補脫字二十
七刪衍字十七逐條詳證之庶幾漢人故訓之學猶存
於是俾治經讀史博涉古文詞者得以考焉

屈原賦目錄序

漢藝文志屈原賦二十五篇自離騷迄漁父屈原所著

書是也漢初傳其書不名楚辭故志劉之賦首又稱其
作賦以風有惻隱古詩之義至如宋玉已下則不免爲
詞人之賦非詩人之賦矣余讀屈子書久乃得其梗槩
私以謂其心至純其學至純其立言指要歸於至純二
十五篇之書蓋經之亞說楚辭者既碎義逃難未能考
識精覈且闕失其所以著書之指今取屈子書注之觸
事廣類俾與遺經雅記合致同趣然後贍涉之士諷誦
乎章句可明其學覩其心不受後人皮傅用相眩疑書
既蕆就名曰屈原賦從漢志也

屈原賦九歌序

九歌遷於江南所作也昭誠敬作東皇太一懷幽愍作
雲中君蓀以況事君結忠也致怨慕作湘君湘夫人以
已之棄於人世猶巫之致神而神不顧也正於天作大
司命少司命皆言神之正直而惓惓欲親之也懷王入
秦不反而頃襄繼世作東君末言狼弧秦之占星也其
詞有報秦之心焉從河伯水遊作河伯與魑魅爲羣作
山鬼閔戰爭之不已作國殤恐常祀之或絕作禮魂

重刊五經文字九經字樣序

唐國子司業張參五經文字初書於屋壁日久剝壞乃
更土塗以木版闢其背使負墉相比而書其表語詳劉

禹錫國學新修五經壁記及開成二季國子監九經石
壁成翰林勒字官唐玄度復拾補參所略爲九經字樣
二書卽刻石經之後今石刻具存字多損闕末有脗妥
人補字乾隆戊子冬曲阜孔君體生謂拓本不能家有
其書遂雕印成袂又詳加考正別自爲卷附焉此祁
門馬氏新刊版本識諸末云舊購宋拓后經中有此因
依樣繕寫雕版於家塾庶廣其傳孔君語余曰馬氏本
雖完善然以后刻校之有字畫尚存而其本故易者豈
后刻有異歟不然矣又其本脫去畢字注十有九字盡
字併注凡八字餘亦時涉譌舛余聞而知孔君用心之

審愼其酉意於小學也好之深是以能辨之詳如此方
漢熹平初議郎蔡邕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謬奏請
於朝得詔正定六經文字立石太學門外史言觀視及
摹寫者車輦日千餘兩塡塞街陌唐制則國子監置書
學博士立說文石經字林之學而張參爲司業病夫人
苟趨便五經正文蕩而無守故其倫書推本說文助以
漢石經雖未盡協六書要主於遠絕俗謬也自宋已來
學者於小學不講朱錫鬯云五經文字獨無雕本爲一
闕事然周廣順三年尙書左丞兼判國子監事田敏獻
印版書五經文字九經字樣各一部奏稱臣等自長興

三年校勘雕印九經書籍是此書雕本在印版書甫竣
之初已有之而絕不傳聞蓋此學廢棄久矣孔君好古
而知所從事能去蔓取實於世之所不講余讀是本覈
訂精審不徒有功小學而已治經之儒先欲識字其必
自此書始
孟子趙注跋
吾友朱君文游出所藏校本二示余一有虞山毛扆手
校印記稱引小宋本元本抄本又有宋本又或稱廖氏
本而逐卷之末多記從吳文定鈔本一校何屺瞻云毛
斧季從眞定梁氏僭得宋槧本影鈔今未見其影鈔者

戴東原集卷十終

序劒

方君友璜以檢書看劒圖示余且曰非偉其事也志也願得一言以明之余持之歸親遂稱曰君子於書懼其不博也既博矣懼其不審也既博且審矣懼其不問道也七十子之徒親得聖人以爲依歸能問道者不多數焉君雖檢於書若不及詫必道之問乎曰未能余又稱曰夫劒上制重九鈐長三尺中制重七鈐長二尺有半尺下制重五鈐長二尺夫人而帶之夫人而利用之以形貌節之度今君於劒之用豈能之乎曰未能二者皆未能而圖奚以之書以志乎道奚志於劒也余聞劒之說其握莖莖者固固者信其後鐔鐔者文文者讓其前首首者止止者禮其中脊脊者嚴嚴者廉其廂膱膱者平平者洽其刃鍔鍔者斷斷者義其末鉅鉅者銳銳者勇其內之也襲之以夫襮而淡諸匱中似乎智之藏其出之也以備君子之德威而不猛似乎仁之發乃信乃讓乃禮乃廉乃洽乃義乃勇乃智乃仁是故劒有九德焉是故古之君子恆佩劒焉余聞君子之於物也右之左之君子之維其儀之左之右之君子之維其有之（案北史長孫紹遠傳言左

遠境民之父兄子弟積聞習知不過耕戰之事而君官既榮貴又嘗爲傳臚第一人才名傾動一時往踐斯任經尤勤勤飭飭器量豁如也　命下之日人或謂遽坐度未能快於愷君從容語其友曰地無僻民產爲者無秀頑一成之性近徵之宋已來學者之稱閩洛直追矚鄒魯夫洛固地中若其嶠外海隅七閩百粵之區旋革而名儒輩出豈非後之獨軼前代者歟瞼隴而西古成紀菴枉乎是子長佗天官書言中國山川維首枉隴蜀以余稽太史氏生於成紀而都陳倉實始佗易象爲書契羣經之首矣閩粵之賢曆建中與元閩已有如歐陽詹生其人盛推於韓退之氏從因泚彼士者雖以文辭

接其長材秀民遂未幾翕然嚮化而隴右地瘠宋時史
官所記錄猶一再陷入吐蕃垦以曩咎之論一以隴之
新舊兩關爲泰雍要害之中一以洮湟河湟爲控扼羌
戎重鎭我　皇上既悉平西域緜延已往萬里未極岷
階距　帝京路纔四千祝之誠不啻尺咫則宣敷　朝
廷文教茲適其時乎君慨然見於言者如此於是素器
重君者謂以信通經致用之學非無驗也震得亦與聞
之樂次而書之以爲君成政之符且以慶隴右士民將
蒙澤而丕化焉

送巡撫畢公歸西安序　丙申

今巡撫陝西畢公前以右庶子出守鞏秦階道慨然不
以隴右僻遠欲大施敎澤震既推公之意而序之於今
且十季而公官至大府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
史秩入　覲赴熱河　行在　天子嘉其勤績　賜予
有加以榮異之還至京師京師之大人先生願見不得
徧三宿遄歸西安時震抱疾未能出戶而公步入臨巷
顧震於陋室中坐久之將行乃曰曾雖踐監司之任然
以民之哀樂安危倚任大臣國之本莫重於民利民病
民之本莫重於吏有一念及其民則民受一念之福察
吏者惻隱之實之至於民者也謹書之以先士民之頌
沈學子文集序

乎震對曰公今外爲大府自茲已往至內爲宰相誠兢
兢惟知人是務不愧古大臣矣知人之難由堯舜至於
今莫敢易言之然愚民不知學問不辨德行行事問其
官長邪正眞僞如以鑑寫形如水靜之明燭須臾進而
官之卑者其上官之邪正眞僞兼及情好之偏知之亦
然進而官謚尊其視上官也無遁形也曲逢其隱也然
而上之視下能不惑者鮮矣豈枉下則明枉上則惑哉
無知人之責不賢者不必自飾於其前不賢者之嫉賢
黨不賢亦不必巧進毀譽於其前有知人之責而工詐
欺之人至矣潛妒誣之人至矣又況情好或偏彼揜閟
得之入焉疏不及覺方自信明於知人天下受其不知
人之禍古今通患也若皐陶謨之九德文王官人之六
徵孔子三朝記之論觀器視才與夫傳志子史備言人
之變態則公究之也固有素中庸曰人莫不飲食也鮮
能知味也言乎存諸心而已耳公誠兢兢惟知人是務
不愧古大臣矣夫天以億兆之民哀樂安危授之君君
以民之哀樂安危倚任大臣國之本莫重於民利民病
民之本莫重於吏有一念及其民則民受一念之福察
吏者惻隱之實之至於民者也謹書之以先士民之頌
沈學子文集序

彊梧赤奮若之歲余始得交於蓼亭沈沃田先生既而同處一室者更喪葛方炎夏金石流草木焦而先生持經籍一卷往復校覈撋撏弗容然則天地有寒暑惟用心一者不知之莊生有言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指或殊而爲抱一則同故先生之學於漢經師授受欲絕未絕之傳其知之也獨深因是贍涉旁午舉凡先秦已降精深博大怪奇偉麗之文靡不好之而神與俱凝復與俱釋而亦時時自發爲文章其醇之經肆之子史百家揉其炎而彌著淡其味而彌永此余曩所見於先生之學之爲詩古文詞若是今隔別六載聞素重先生所爲文暨名曰誼著然訪其居里雖兒童田夫悉能道公孝行也

畢合而傳之以爲志古君子大快也

潭愚亭詩序　代

荀爽氏之言學也曰爲其人以處之韓退之氏之言文曰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是故學問文章咸以人取重張揖注上林賦揜羣雅則曰詩小雅之材七十四人大雅之材三十一人揖據二雅篇數之存者而篇謂之人豈非以誦其詩篇可想見其爲人歟介休董愚亭舊有半壁山房詩集傳於世既而屢以二刻竝爲數三晉詩材者稱首葢公自少以孝聞其後出交當世士詩文之名日誼著然訪其居里雖兒童田夫悉能道公孝行也轉徙各輸一錢建亭睢水上用志弗忘呼一文亭余之曩識先生如是辛卯冬承乏來此見先生皓髮蒼顏望之儼如儒者也讀書之外無他嗜好而先生出其己卯倅徐州時值歲饑甫上陳卽開倉賑給卒得請於是小民獲免於死亡已後詩得若干篇屬余撰序先生肆力於古人也久故爲詩愈就平淡而其味愈永歟其先蓼以歸醇樸而發諸情性諧於律呂者備體而底於化其中家居懷舊之作十居四三又以知先生情篤交友也讀斯刻者固以其人重其詩抑於詩中如接其人孔沖遠所云哀樂之然特先生之出其餘焉耳此外著述藏篋尚多余企其

感冥於自然使人求諸詩理之先循斯言也庶幾善讀
先生之詩也夫
沈處士戴笠圖題詠序 庚辰
沃田先生周甲子六十之明季夏以戴笠圖示休甯戴
震先生壯維揚使幕也久震之得識先生也於今四季
葢四三見其見也漏下不數商而復離離則時時縣於
想似豈形遇疏者神遇故誼親郤抑非也先生於六經
小學之書條貫精覈目接手披丹黃爛然而悄悄乎與
叔重厥成沖遠諸人輩行而踵躡也葢先生卓然儒者
笞還之與崔敦詩書言賢者宜在上位託於幕府則不

爲得其所又有合於天而乖於人之說斯固近矣余以
謂未盡夫儒者於平生之遇率目爲適然獨孜孜不息
以學自怡竟老而不勞不知者或又言其不得於今欲
偕文學道藝立功名於後世何見之歸於淺也凡以事
業顯當世及文學道藝坐示千古曲士莫測其原曰某
如是某如是吾慕而力爲之將有所至在儒者誠亦勤
慤沈君之已不及覩誼欣幸獲覩先生明季則又聞先
生殁於家今徙拜觀先生遺像曰授經圖者葢先生之
學直上追漢經師授受欲墜未墜蘊蘊積久之業而以
之或解久矣沃田先生出其餘足以信今而傳後震既
見先生但樂於相親而已有移我神而與我以各樂其

題惠定宇先生授經圖 本所字無

前九季震自京師南還始覩先生於揚之都轉鹽運使
司署內先生執震之手言曰笛亾友吳江沈冠雲嘗語
余休甯有戴某者相與識之也久冠雲葢實見子所著
書震方心訝少時未定之見不知何緣以入沈君目而
憾沈君之已不及覩誼欣幸獲覩先生明季則又聞先
生殁於家今徙拜觀先生遺像曰授經圖者葢先生之
學直上追漢經師授受欲墜未墜蘊蘊積久之業而以
授吳之賢俊後學俾斯事逸而復興震自愧學無所就

戴東原集 卷十一 八

窮居一室而無所損

於前儒大師不能得所專主是以莫之能闕測先生涯
涘然病夫六經微言後人以岐趨而失之也言者輒曰
有漢儒經學有宋儒經學一主於故訓一主於理義此
誠震之大不解也者夫所謂理義苟可以舍經而空凭
胷臆將人人鑿空得之奚有於經學之云乎哉惟空凭
胷臆之卒無當於賢人聖人之理義然後求之古經求
之古經而遺文墜絕今古縣隔也然後求之故訓故訓
明則古經明古經明則賢人之理義明而我心之
所同然者乃因之而明賢人之理義非它存乎典
章制度者是也松崖先生之爲經也欲學者事於漢經

師之故訓以博稽三古典章制度由是推求理義確有
據依彼岐故訓理義二之是故訓非以明理義而故訓
胡爲理義不存乎典章制度勢必流入異學曲說而不
自知其亦遠乎先生之敎矣震入都過吳復交於先生
令子秉高與二三門弟子若江君琴濤余君仲林皆篤
信所授不失師法先生之學有述者是先生雖已云逝
而馨欬仍詛震方愾然於徯接先生晝像而吳之賢俊
後學彬彬有漢世鄭重其師承之意可不謂幸歟

族支譜序

吾族譜系百有餘季未修矣支分派衍不可使微而失

稽也戴之先子姓至春秋時宋有戴武宣穆莊之族謹
按宗法國君之子所謂大夫不敢祖諸侯者故有宗道
以合族屬大傳曰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有大宗而無小
宗者有無宗而亦莫之宗者謂世子既嗣國爲君無母
弟以爲大宗則立長庶一人爲小宗以統羣公子是爲
有小宗而無大宗若有母弟立爲大宗則羣公子皆屬
之不得又立長庶爲小宗是爲有大宗而無小宗若世
子爲君之外公子止一人無他公子則此一人爲無宗
而亦莫之宗據此考之戴公之子武公武公之子宣公
此世子嗣國爲君者也宋之有戴族則戴公之羣公子

從宗而合族屬焉武族宣族則武公宣公之羣公子各
不知有公子文而承武公宣公下及書傳所有公卿名
人悉牽引聯采且於武公注云官至司徒則不解宋以
就篇云戴公生公子文遂稱戴氏是也前代治譜牒者
以王父字爲氏者襲殊當時以先公之謚別族後世繫
稱之曰氏曰姓戴氏之稱緣於戴族顏師古注史游急
武公廢司徒之語矣於宣公注云始以王父謚爲姓則
不解字族之辨錫姓之義矣蓋譜牒所記戴公已下護
公已上不審信也護公南唇天祐中爲兵馬使本居歙

之篁墩因戍守婺睹居婺鳳亭里護公子曰壽公爲中
書舍人壽公子曰安公官錕青光祿大夫謚忠恭卽今
隆阜所追之一世遷隆阜自顏公之子膚公膚公凡十
四傳至外公是爲三門支系所起又十四傳至弁而謹
述是譜繫次斷自護公始信則傳信也公子文至護公
中閒代系遙隔不從舊譜序列不敢濫承也本支詳生
卒季月及塋圖譜爲本支述也夫惟上不蒙冒濫承下
不斁而失檜然後治親之涖明人人得以遠知所本近
知所戚也歟

山陰義莊序 代

義莊之設起自先大夫禮部公先大夫由進士歷官外
內任濬泊自持及浩又中乾隆壬戌進士先大夫語於
家曰吾家世惟以詩書遺孫子以敬長矜孤取舍好讓
之敎遺孫子豈必遺以財賄哉凡吾之貲產都之不盈
萬若盡以置田涖有宋范文正公規畫用贍宗族之孤
嫠廢壞者可無至失所浩敬聽而識之不敢忘烏呼爸
夫子稱濬臺子羽曰獨貴獨富君子恥之夫也中之矣
王介甫氏之祭范潁州曰憫夙惸窮惟是之奢孤女以
嫁男成厥家先大夫用心惓惓亦若此蓋非直心儀古
人實遠追宗祖一親子孫之心爲心記有之自仁率親
等而上之至于祖名曰輕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于禰
名曰重三復斯言後儒未安厥指夫至眡莫父子昆弟
若也推而爲從父昆弟爲從祖昆弟爲族昆弟服旣窮
眡旣單爲親同姓雖有至仁不能不漸卽而輕者君子
之於仁有太過則悖也古者宗涖行僤一族燮而親敬
而長由是老窮不遷柒黜者不敢爲非人人各宗其宗
而天下治雖無服親盡猶必引而從其重者以爲尊祖
故敬宗敬宗故收族君子知義之成其仁有不及亦悖
也吾族世居山陰之夏履橋東去郡治八十里許濿湖
山閒相傳禹迹所到故受名自夏未之能證實也先大
夫久閱仕宦雖若以宦爲家然生平繫念祖居必返葬
山陰葢猶是周官經族墳墓之義左右吾邨爲湖者二
皆九折引津渠注大湖瀕兩湖曰南莊山曰廡車山始
祖而下壠壙多在焉距湖一里許峻山曰越王縉取徑
縉折如鬟旋乃踦其巔坦類平岡而在馬岡竒馬岡竒
岡西望則錢塘在一覽中吾邨地非衄僻且澗泊交通
纏絡虛圃可耕可漁可課以詩書然而或持手失業厄
窮癃憊往往不免浩承祖宗餘慶加以時聆先大夫之
誨得仕　盛朝兢兢惟懼盡職未能入官已來曾不逮
親存倭粢俸餘幷先大夫所留置義田畝凡幾百有奇

痛祿蕆闕然庶幾於省時先大夫耳提面命猶不失墜
定立規條所資給外輔以義學使鄉之童孺窮嫠悉霑
聖世霈澤永永撫極是則先大夫數十季蓄於懷者
於今始克見端緒也歟

山陰義莊序題下本有代冀道徐浩六小字此與代程虹宇爲程氏祀義一也今刪去五字則篇中浩字吾族字先大夫字皆無著且浩之美不傳

代程虹宇爲程氏祀議

程氏世居休寧之由谿草市其先世曰千一公千二公千三公者兄弟三人一二皆無子千三公生二子曰正五公而令兩支子孫分祀千二公與千三公曰不可祀者吾得而追焉者也繼者吾不得而追焉者也當時未舍孫腊而立衍朱之後代祀微仲衍亦必祀微子爲始祖也或曰程氏居由谿草市者分二支當以一支繼正泰伯無後繼吳者皆仲雍之後則皆泰伯之後也微子謂爲之後者爲之子也時奉其祀不至恝然廢爾史言蓬其指謂以弟繼兄亂昭穆之序蓋不察以弟繼兄非稱魯人傷歸父之無後使仲嬰齊爲之後是也儒者不子則當奉兩支祭祀求之前古有弟繼兄之說公羊子然廢其祀於義安乎但出繼之子有二子則可若僅一

支皆正六公之裔春秋喜祀奉千二公正六公已下其子三公本支正五公又無後故亦祀千三公而正五公不在祀典議曰夫禮必以情起既起也必以義斷千三公之不可無祀也情也推其情之所止則正五公亦不可以無祀何者正五公有祀則千三公爲有子正五公無祀則千三公爲無子雖出繼之子孫追念本支而喜祀及之千三公之神靈必惻然不卽安此所謂情有所末止也然則出繼之子其所生子當以一人奉本支祀或又曰千一公實兄也今議正五公之祀而不議千一公何也曰千三公本生之祖也正五公其子也所以議正五公者推祀千三公之情而斷以義焉若至千一公則雖略可也情有所詘亦有所略義有所通亦有所窮事吾之祖幸有其詳與通者則無敢忽焉其可也遠於吾祖而略焉而窮焉亦無如之何也謹議

亦無如之何也謹議後本有江慎修
稿一則今刪

汪氏捐立學田碑

揚州府暨江都甘泉二縣先師廟三地相望也歙之汪氏用鹽鹽起業於斯地也久　今上初曰應庚者捐鎮四萬七千修治新之越三載復捐田千四百餘畝入租以贍朱子陸子而明王文成亦與焉則贏餘三分公守茲郡閱二載百度具舉閱其即於墜弛且地隘乃徙建北城高廣地地故爲祀劉文成址祠廢碑識猶存太守因以列七賢中而八又築後楹奉倉山二蘇氏如舊制蘇劉葢嘗官是閒留名賢跡也於是更以新名曰鳳儀書院昭咎之日鳴鳳之瑞引爲今多士季際　聖亘古今無豫爲杜漸之浹其所恃以燮蕪自開者葢有故凡事之經紀於官府恆不若各自經紀之責專而爲利實然不可已既歸之官府矣居官者誠能惻然有所恤至於久久猶以新意持之雖儻湲之吏饑墨之夫千百圜視御之如發蒙振落咸無所肆其挽巧或不然則以侵漁饑墨者之肩比踵接而臨御其上目居官爲遽舍不專任責及夫既墮乃後起廢糊相使實利之日儻月削以幾於亾者輳之還其舊雖致力百倍於始事者且無濟也此吾所以謂經之實難者也因汪氏之請余言爲永終其譽是圜余遂假以道吾之感以明惻然有

鳳儀書院碑

瑞州舊有筠陽書院在南城奉宋之周子二程子張子以暨朱子陸子而明王文成亦與焉號七賢今太守楊公守茲郡閱二載百度具舉閱其即於墜弛且地隘乃徙建北城高廣地地故爲祀劉文成址祠廢碑識猶存太守因以列七賢中而八又築後楹奉倉山二蘇氏如舊制蘇劉葢嘗官是閒留名賢跡也於是更以新名曰鳳儀書院昭咎之日鳴鳳之瑞引爲今多士季際　聖朝之祥濡豪撰記凡勑畫掷因既具以哲矣郡之士復推本太守意乞言於余余曰往咎所爲書院也者求學士眞儒必於此焉遇葢歲時屆其地則儒先舊蹟講學砥節相語以道德相勗以躬行自宋已來書院之立咸若是於其崇七賢厥指可得而度今賢太守夔民重士興學校育人材是任稽舊時書院遷而新之聘師置弟子期之以通經蓄道德所以儲士待　國家之用以稱朝廷造士以經術之意然或謂今之書院萃諸生課文詞上下而已視咎之求學士眞儒也異則大不然夫士不通經則材不純識不粹不足以適於化理故用經

沂川王君祠碑

永寧闔境之水滙流西逕於河曰離石水見酈道元水經注自清龍驛以上咸山谿易涸至是泉湧波襄乃齎
漣淳浹足資沾溉又十里而近得一舊城遺址水經注離石水南逕離石縣西又南出西轉逕隰城縣故城南
宜在是閒西爲穆村村南隔岸有渠堰灌田八百餘畝
沂川君所導也君名彥孔字子修姓王氏沂川其別字
能文章不獲展所學爲當世用及歿鄉人愈君行誼且
敎民引渠近村田疇無憂暘旱茲利永永無極也相與
爲君立祠前時值歲饑村民流離轉徙多失所君惻然
求所以拯救者既得之以語鄉之人曰有田而窮於食
雖天時使然亦人事未盡也有水而不知用之非阻於
地勢蓋智未竭也願吾村婦于世相係聚莫穿渠若衆
以地高溯下舊嘗欲導水入瞰而無成績難之君爲指
畫其法又躬親其勞鑿石岸屈曲行八里許岐爲南北
二渠凡再易寒暑渠成方此時君實無畦隴之地鄉人
既屢有秋釀百金爲君壽固謝不受君生平孝友力學
有節槩雖貧視人猶己周急扶危之念盈於懷適入十
以歲貢生銓陽高訓導自視顏然老矣遂不果行然君
之學行重於一鄉遠近士考德問業滿其廬洵如古所
謂鄉先生歿而祭于社者君固其人況念民生聚畀之
無饑爲鄉人毎飯不忘歟於是歲時具犆膳酒漿進君
之堂侑以詩其詞曰黃深兮白黍雲油油兮潤之澍行
與水兮溝塍刻鏤以交午漲不爲虞兮暘無苦用荅君
兮飛榮而遠宇君甘膠牂兮慰我士女懽在咎兮告語
繼今勿斁兮終古

盩鄉縣修城臺樓堞記代

盩鄉故翟之中陽也漢置縣屬西河郡曹魏徙中陽於
茲氏南而地併入離石後人遂以縣之設起字文周忘
其漢已前之舊矣當秦翟之際秦盡得魏河西翟離石

中陽直逼秦屬爲所拔輒力復之所以爲太原之外蔽
洎宋扞西夏縣西接黃河設伏落津寨而城之建乃自
明景泰元季始復因防禦鞏樓堞敵臺漸具既又增高
厚甓之我　朝順治六季修城之西南尋修東南及樓
距今且百季戊子冬檄下縣修繕城垣余周行審視女
牆之缺者水槽之損壞者臺樓之頹圮朽腐者宜以次
就治擘工已丑孟秋至今季閏月工竣東城南城凡爲
樓二城中央樓一巍然肅瞻觀焉暨女牆水槽亦整之
咸完好按諸水經河水南過中陽縣西又南過土軍縣
西漢中陽故城逕不可考今城西倚鳳山東南臨澗其

澗導源可寨堆逕寧鄉關南來徑城而北卽李吉甫元
和郡縣國志所謂寧鄉水者也　國家承平百餘季民
見山之峙水之流咎時遍近遙坐今則延縣已往萬里
末極官與民幾欲相忘於墝堡於是謂守土之吏爲民
重且大者在詩書禮敎不在城郭詎曰不然而施政
次弟城墝臺堞之修常不敢以爲後茲之役都之費白
金八百余首捐俸爲之倡縣薦紳齊志急公義不煩請
帑而事舉余既樂觀成績夏有感於諸君子能曉然通
達大義斯正詩書禮敎之澤之涵濡甚深而爲　盛世
太平之民如是其可覩也昰宜有記兼與茲役者之姓

名書之碑陰用告夫後之人

鄭學齋記

王蘭泉舍人爲余言始爲諸生時有校書之室曰鄭學
齋而屬余記之今之知學者說經能駸駸進於漢進於
鄭康成氏海內蓋數人爲先倡舍人其一也有言者曰
宋儒興而漢注亾余甚不謂然方漢置五經博士開弟
子員先師皆起建元之閒厥後鄭氏卓然爲儒宗祖家
之書亾於永嘉師傳不絕獨鄭氏及唐承江左義疏書
用枝蹟所進古文易用輔嗣康伯二經涉前儒之甲鄭
者目曰鄭學云爾故廢鄭學乃後名鄭學以相別異而

鄭之三禮詩箋厪存後儒淺陋不足知其貫穿羣經以
立言又苦義疏棄蕪於是競相鑿空朱子嘗在朝與議
孫爲祖承重服退居時檢得荅趙商問因謂王介甫新
經出士棄注疏不讀卒有禮文之變相視茫如夫自制
義選士已來用朱儒之說猶之奉新經而廢注疏也抑
亦聞朱子晚季治禮崇鄭氏學何如哉然曲士拘儒一
聞曰鄭學必驚顧而狂駭或說之曰是專守一師以精
其業也或曰是好古以自名其學也皆偏曲之論不足
語學學者大患在自失其心心全天德制百行不見天
地之心者不得己之心不見聖人之心者不得天地之

心不求諸前古賢聖之言與事則無從揆其心於千載下是故由六書九數制度名物能通乎其詞然後以心相遇是故求之茫茫空馳以逃難岐爲異端者振其棄而要之然後知古人治經有法此之謂鄭學余聞閒學於舍人者得所學以往如是乾隆己卯秋九月休寧戴震撰

鄭氏卓然成是專守一師以精其業也本無以振其棄而更之棄俗字也本作稿

江愼修先生事略狀　壬午

先生姓江氏名永字愼修婺源之江灣人少就外傅時與里中童子治世俗學一日見明匡氏大學衍義補之書內徵引周禮奇之求諸積書家得寫周禮正文朝夕諷誦自是遂精心於前人所合集十三經注疏者而於三禮尤功深先生以朱子晚季治禮爲儀禮經傳通解書未就雖黃氏楊氏相繼纂續猶多闕漏其書非完乃爲之廣摭博討一從周官經大宗伯吉凶軍嘉賓五禮舊次使三代禮儀之盛大綱細目井然可覩於今題曰禮經綱目凡數易藁而後定值　朝廷開館定三禮義疏纂修諸臣聞先生是書檄下郡縣錄送以備參訂知者亦稍稍傳寫先生讀書好深湣長於比勘步算鍾律聲韵尤明處里黨以孝弟仁讓躬先其於宣城梅氏所言歲實消長見岐未定也則正之曰日平行於黃道是爲恆氣恆歲實因有本輪均輪高衝之差而生盈縮謂之視行視行者日之實體所至而平行者本輪之心也以視行加減平行故定氣時刻多寡不同高衝爲縮末盈初之端歲有推移故定氣時刻之多寡且歲歲不同而恆氣恆歲實終古無增損也當以恆者爲率隨其時之高衝以算定氣而歲實消長可弗論猶之月有平朔平望之策以求定朔定望而此月與彼月多於朔策幾何少於朔策幾何俱不計也於管子書五聲徵羽宮商角之序呂氏春秋稱伶倫作律先爲黃鍾之宮次制十二筒以別十二律則據以正淮南天文訓及漢書律歷志之謬其說曰黃鍾之宮黃鍾半律也卽後世所謂黃鍾清聲是也唐時風雅十二詩譜以清黃起調畢曲琴家正宮調黃鍾不在大弦而在第三弦正黃鍾之宮爲律本遺意亦聲律自然今古不異理也國語伶州鳩因論七律而及武王之四樂夷則無射曰上宮黃鍾大簇曰下宮蕤賓律長者用其清聲律短者用其濁聲古樂用鈞之法既亾而因端可推韓子外儲篇曰夫瑟以小弦爲大聲大弦爲小聲雖詭其詞以諷然因是知古者調瑟之法黃鍾小弦林鍾夷則南呂無射應鍾用全而居大弦此皆合之以管呂論聲律相生者始明也先生言樂律實漢已降二千季莫知關究者如此爲書以論古韵起於吳才老而崑山顧氏據證尤精博先生則謂顧氏考古之功多審音之功淺正顧氏分十部之疏而分平上去三聲

皆十三部入聲八部庚屬勁模又分之以屬侯幽顧氏未之知也先屬元寒又分以屬眞諄而眞已後十有四韵之當分爲二考之三百篇用韵畫然顧氏未之審也蕭至豪四韵之讀如今音者一部也又分以屬侯幽在三百篇亦畫然而顧氏未審也覃至鹽屬添嚴又分以屬僊自僊已後九韵以後斂當分爲二猶之眞已後當分十有四韵爲二也顧氏亦一之侯之正音近幽顧氏不之審而轉其讀以從虞先生蓋欲彌縫其書易象言往來上下者後儒謂之卦變說人人殊先生曰周易以反對爲序次卦變當於反卦取之否反爲泰泰反爲否

故曰小往大來曰大往小來是其例也凡曰來曰下曰反者自反卦之外卦來居內卦也曰往曰上曰進曰升者自反卦之內卦往居外卦也後儒皆言古者寓兵於農井田廢而兵農始分先生曰考之春秋時兵農固已分矣管仲參國伍鄙之法齊三軍出之士鄉十有五公與國子高子分率之而鄙處之農不與也爲農者治田供稅不以隸於師旅也鄉田但有兵賦無田稅似後世之軍田屯田此外更無蓄兵之費晉之始惟一軍既而倍二軍倍三軍又倍三行倍五軍既舍二軍旋倍六軍以新軍無帥而復三軍其既增又損也蓋除其軍籍使

隨武子曰楚國荊尸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此農不從軍之證也魯之倍三軍也季氏取其棄之父兄子弟隸征之孟氏取半焉以其半歸公叔孫氏臣其子弟而以其父兄歸公所謂子弟者兵之壯者也父兄者兵之老者也皆其素在軍籍隸之卒棄者非通國之父兄子弟也其後舍中軍季氏擇二三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若民之爲農者出田稅自仍然歸之君故哀公曰二吾猶不足三家雖專亦惟倉其采邑豈嘗使通國之農盡屬己哉陽虎壬辰戒都車令癸巳至此又兵常近

國都之證其野處之農固不爲兵也後儒爲深衣圖考者至數十家大體相踵裳交解十二幅之謂而續衽鉤邊致滋異說先生以玉藻篇明言衽當旁則非前後之正幅也以鄭康成注曰衽謂裳幅所交裂也則衽旁名衽者交裂而餘幅不交裂也續衽者裳之左旁連合其衽鉤邊者裳之右旁別用布一幅斜裁之綴於後衽之上使鉤曲而前以掩裳際漢時謂之曲裾故康成注曰鉤邊若今曲裾也經傳中制度名物先生必得其通證舉視此蓋先生之學自漢經師康成後罕其儔匹生平論著之樓櫫如上數事亦足以見矣卒年八十有二所

著書周禮疑義舉要六卷禮記訓纂擇言六卷深衣考誤一卷禮經綱目八十八卷律呂闡微十一卷春秋地理考實四卷鄉黨圖考十一卷讀書隨筆十二卷古韵標準六卷四聲切韵表四卷音學辨微一卷推步法解五卷七政衍金水二星發微冬至權度恆氣注歷辨歲實消長辨歷學補論中西合法擬草各一卷近思錄集注十四卷先生嘗一遊京師以同郡程編修恂延之至也三禮館總裁桐城方侍郎苞素負其學及聞先生顧得見則以所疑士冠禮中數事爲問先生從容置荅乃大折服而歸荆溪吳編修敍自其少於禮儀功

深及交於先生質以周禮中疑義先生是以有周禮疑義舉要一書此乾隆庚申辛酉閒也後數秊程吳諸君子已服先生家居寂然值　上方崇奬實學　命大臣舉經術之儒時婺源縣知縣陳公有子枉　朝爲貴官欲爲先生進其書來起先生先生自顧頹然就老謂無復可用又咎至京師所與遊皆無枉者愈益感愴乃辭歸所虜掠然後民得事耕稼縣有數大姓恃獰獷盜賊悉得要領編置保甲定約束前時鄉猺歲率二三至殺掠人畜成龍勒鄉勇將搗其巢咸懼自投不敢犯界上謝而與戴震書曰馳逐名場非素心卒不能强起其後爲爪牙一逆其心則召亂成龍善撫民恩威竝用數大姓皆奉法惟謹居七秊遷知合州往者新歸流戶墾田數篇奇其書戴震因爲言先生尚書撰五禮通考摭先生說凡觀象授時一類而推步法解則取全書載入憲既熟土著輒爭之故既集復散成龍爲規畫立案籍三秊而後稍旬月閒報歸千戶未幾遷黃州同知駐岐亭

于清端傳汾州志

于成龍字北溟永寧州人順治十三秊以副貢知羅城縣縣數遭兵燹後拊循殘氓稍稍相習因問地方利害

岐亭當黃麻偏界多汶湖幽壑盜所巢窟時急盜案官
以盜爲諱白晝行劫不問成龍遣捕得九人集諸父老
曰能保後不爲盜者賞之保二人卽諸父老前取大索
連繫七賊阬之盜自是慄遁又獲大盜彭百鈴拔置左
右責以捕盜巡撫張朝珍器重成龍舉卓異會吳三桂
亂佗檄攝武昌事問禦亂策成龍對以安人心莫先下
令停徵朝珍已草疏而成龍意與之合以故兵事皆屬
成龍諜指武昌大姓與賊交通以藏器仗爲證成龍言
大姓多避兵良子湖中家人藏兵械備他盜無足怪跡
之果無所得用卓異遷知建寧府朝珍奏改武昌檄造

軍所渡橋於蒲圻賊鋒迫入城守而橋以山水暴漲圮
罷職會東山寇佗朝珍復委除賊成龍曰黃州界三省
控七十二寨其人剽悍阻險難猝勝請得便宜行事許
之問需兵幾何成龍曰前守蒲圻數人與俱足矣先是
妖人黃金龍亾匿劉君孚家君孚得吳三桂劄書與金
龍潛結賊渠周鐵瓜等期七月並起會麻城人欲因以
陷其讎家事泄君孚恐遂以五月反於曹家河成龍行
次陽邏偵知君孚雖反眾未合遂趨白杲未至賊寨十
里止宿榜示脅從者許自首免罪誣陷者赴訴不按捕
投訴日千人皆宥之賊勢孤欲卽降恐見誅成龍知其

情遣一人持檄往諭而自騎一騾一人張蓋一人鳴鑼
前導未至二里許命行呼太守來救爾山中人君孚匿
後山夾道伏鳥鎗弩數百人成龍鞭騾直前入抵賊舍
坐廳中賊環列黠者因相率羅拜成龍問老奴安在君
孚嘗隸岐亭役故呼以暱易之又問山中雨水禾稼遂
曰汝等皆良民何佗賊自取屠戮父母妻子藏匿賊皆
泣成龍曰熱甚須少憩遂鼾睡移時寤曰客至何乃不
設酒脯君孚初懼見給及是出叩頭自訴許招撫而還
如期盡降其眾數千人以功復官留麻城經畫行村野
分立區保擇謹厚者爲區長還武昌聞金龍逃合紙棚

河賊鄒君申則移檄區長徵得二千人進駐望花山度
賊食少彼利速戰緩以困之必自潰分三路守象某山
大崎山及布袋坳以賊走必經黃岡伏兵馬窠山嶮隘
開君申金龍糧絕夜遁走遇伏盡擒成龍坐山上受俘
疏聞晉級改知黃州府江西賊犯湖口剽掠與窜吳三
桂密布劄書陽邏陳鼎業合逃兵掠驛馬永窜鄉何士
榮后陂劉啟業白水阪周鐵瓜鮑世庸各擁眾數千爲
亂逼邊黃州是時各鎮援兵悉隨大軍進攻湖南議者
欲還保麻城成龍曰黃州爲湖北七郡門戶我師屯荊
岳者數十萬水陸轉運取道於此且瀕江控制險阻前

倚與寧廬阜後壓天堂金剛諸寨雖祇一郡實江南關
鍵不可棄之衆然從坐困莫若相機進勦賊雖眾皆取
士榮進止先破士榮餘可不戰而下於是徵集各區鄉
勇有眾二千人別遣黃岡縣知縣李經政擒關業諜報
士榮已據黃土坳分眾以把總羅登雲武舉張倘聖領
之往遇賊前鋒戰少利成龍疾馳抵倘聖營鄉勇大集
共得五千人營箔金寨下與賊對壘士榮數萬人自牧
馬崖分東西兩路來攻東路賊少以登雲領千人禦之
而成龍率千總李茂昇當其西倘聖攻右把總吳之蘭
攻左戰始合之蘭中鎗臥賊圍急成龍裹瘡馬徑前回

顧茂昇曰我死可歸報張公茂昇奮而進發矢折賊大
旗軍隨進茂昇馬被鎗棄馬射殺二人換馬進戰復手
刃數人而倘聖自右山繞出賊後相與合擊賊大敗士
榮左臂斷就擒得賊名籍焚之登雲擊東路亦追奔數
十里寨勝至呂王城據窪草檄馳諭賊閩士榮被擒又
知毀其名籍各解散至白水阪鐵瓜世庸等欲保什子
寨成龍已先令人守隘不得上脫身走追擒之又分眾
平后陂賊自進勦至此纔二十有四日東山亂定此廉
熙十三季冬也十五季水旱洊臻蕃言復起成龍以人
心易搖宜示以暇豫乃治赤壁亭榭與文武官賓飲射
歌詠其閒而密得暗奸流聲頓息歷官江防道福建按
察布政使直隸巡撫江南江西總督卒季六十有八贈
太子太保謚清端廕一子入太學其遷按察使也時耿
精忠初平罹重辟者眾獄已具成龍力言通海數案所
牽引半皆平民遂白於親王釋不問咸成龍清嚴忠直勤
勞治事官吏無不敬畏歸於廉慎及卒將軍都統窴屬
來至寢室見周身布被一笥中袍一襲靴帶二事堂後
米豎鹽豉數益而已平時心憚成龍者俱感動流涕士
民立祠於清涼山

范忠貞傳

范承謨字覲公漢軍鑲黃旗人大學士文程之次子季
十七選充侍衞仍以茂秀得應制科中順治壬辰進士
由翰林院編修擢秘書院侍讀學士遷國史院學士康
熙七季授都察院副都御史巡撫浙江時吳三桂王雲
南耿精忠王福建尚可喜王廣東號三藩王驕奢未易
控抑　朝廷一示以寬大恐急激生變承謨至浙以固
民心爲本劾奏吏之爲民害者及得民閒豪猾除之務
使民安靜業業浙東諸郡田疏額積逋季久承謨疏請
蠲免得詔行巡山農進脫桌飯瓜果受飴之與父老童
雜相接語以故悉民疾苦設施拯恤八季嘉湖二府水

災疏請漕糧停運十季請寧海太平平陽石門烏程五縣及溫州衞漕糧積逋緊行停止戶部覈漕糧無豁免例　聖祖特旨下部再議卒寬恤免徵承謨抚浙四載前後疏奏　天子悉俞其所請民無負累以得安其新業　朝廷知承謨曲體民隱撫民如倉疾子而福建邊疆重地海氛未靖加承謨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福建軍務承謨表赴任以病疏辭不允請陛見允之遂入覲口陳軍食欠闕及需餉急切情狀時　康熙十二季七月也承謨至閩疏言閩人活計非耕卽漁自禁海已來徙邊海之民居內以臺寨爲界民田廢棄二萬餘頃虧減正供至二十餘萬請聽民沿邊採捕十取一以充奠課其所入可援軍餉又陳軍屯有五傻請使受餉之士卒墾闢荒地六季後始裁其餉是時吳三桂反於雲南承謨密上封事言功令錢糧考成太重及盜案處分太嚴致有司專務催科共相諱盜罔苟免參劾請因時制宜以寬廣得民會閩藩陰與吳三桂連結謀逆已成承謨覘其言貌異常欲出巡海嶠赴漳泉閱鎭兵以遙制之不果行乃密檄諸道將以謁新總督爲名各率健兒前至用折逆謀事未集而閩藩反詰執承謨承謨仰天大罵耿精忠素憚承謨威望恐殺之重

負至京師　天子震悼賜謚忠貞

奉時憲書置几上本作几

鄭之文傳代

鄭之文字貞烱休寧之新渭人中順治己丑兵部進士爲浙江紹台道中軍守備守台州台地阻山濱海奸民棄海氛未靖蠭聚嶼合叛服不常之文曰山寇小而逼海寇大而緩然山寇癬疥疾耳吾髮櫛苗蟊之俾絕根株發兵捕殺台地以平順治十三季之文枉台州五季矣討叛將馬信平之有功明季海寇大至戰不利登城守相持月餘城陷賊以刃脅降之文不屈時海寇鄭成

功父芝龍芝龍既投順而成功猶聚其徒海中數入寇
至是得之文不欲殺之之文乃不食五日欲从不能得
賊復脅之文降罵賊愈烈賊怒倒縛之於梯且擊且罵
竟不屈以从其家同時从者十有八人及賊退有僕朱
姓者斂之文尸求其頭不得入海詣賊營賊活之哭日
夜不絕聲賊以爲義還其頭之文一飯斗米及戰忠奮
無前以故賊重其武勇欲致生降之文从時無子有妾
二人一女知城且陷之文曰吾職守城城陷吾然後从
目二妾請先從之从卽自經女見其母已从亦撞从階
下康熙二年　朝廷加恩从事者而之文一子承恩早
不絕

萬光祿傳後序

明天啟初水西安邦彥之亂安化縣知縣萬君應奎从
政龔雍正二年　天子賜祭至今台州人立廟祀之
爲倚靠又曰道尊請監紀之任藩臬司又以加銜駐鎮
紅邊者交請兩處俱允而受事地方東西南北惟其所
命會饟憂公聽之已爾接家信只告窘促何也我不做
官亦不要度日乎此開分豪無寄我此行不復顧慮身
家矣又曰王撫臺親自督征將士如雲或者滅賊有期
秦督撫道廳俱不和於師克在和之語相背事亦尚未
可知如愈后標下兵與秦營不和於我何與我費盡心
力調停而本道疑城難破彼此交惡欲棄官歸矣渠雖
未允而兩意拂然可知也四營標兵見我歸志堅決欲
自相殺戮不肯聽他人調度只得中止之數言者君之
入賊巢上官不能盡用其言又絕應援君爲殿旋師戰
七日夜遂从亂槍中時朝廷錄从事者贈君光祿寺少
卿蔭一子自古臨難从綏之烈奮其義氣激於一時與
戰止共暴骨原野此亦偉然可以表著若君者則夏有
進乎是無論史冊闕遺卽使掇次連書而君生平未得
屢其設施學不用澤不流故專以从綏見世豈知史所
得劉與夫佺傳之所能詳尚未足盡君也余讀忠節錄
載君莊安化暨軍中寄子書數通言詞樸質又曰刻下
愈后募兵恐又不免於練兵督餉之累身莊地方無論
此官此身亦付之度外百又曰潔己愛民四字時時在
心所謂薑桂之性到老愈辣汝等各宜完各業不得以我

才識與其通曉大義處已之私較然不欺其志待士卒能得衆之死而不杰大致可推而知蓋卒之以身死國非偶然也屈於下位未遂其能豈不惜哉又其言有足以警凡居官者不徒於此見君之生平而已恐就逸墜是以爲之删取而序之

張義士傳 汾州志

張瑛字玉采汾陽縣人家素饒每於歲杪出粟若干周鄉鄰之貧者以爲常康熙三十六季饑瑛既出財粟助賑而賑所不及者持田契求售踵接於門皆自貶損價值瑛第如其願售之價視平時蓋不及十之二於是得

田且千畝明季大熟瑛徧楊各村曰願贖者聽市句盡贖公人咸謂瑛長者其行事大致類此瑛所居曰西官村先是順治六季姜瓌之亂東官村趙姓者衆棄亂劫其家男婦俱被殺獨一稚子奔至瑛所瑛納之衆來索瑛曰是不可得必欲得者吾兩村且鬬視强弱及亂平瑛助趙氏稚子曰諸官治罪者十餘人當盜賊之蠭起也瑛之村人將逃避賊瑛曰賊至未可知而先離散能保卽獲全乎毅若爲守計衆以村故無堡寨難之瑛曰堡寨誠不可猝爲環村而溝焉其可遂相率爲溝廣一丈有奇深倍於廣東西設弔橋各一瑛又以其家樓堡封貯村人財物其中既而賊大至踰溝村之人退入樓瑛見一賊方據椅坐左右指麾急趣有力者舉石礮投擊中之身首俱碎立斃乃其渠魁也餘賊怒攻之急樓上瓦后亂下不得近乃取薪積於門欲火其樓宅舊有井僅供汲用至是泉忽大涌男婦遞傳水於樓以撲火賊計不得施又失其魁數日稍稍去瑛曰可以出而逐之矣相與持械出大呼擊鬬賊奔潰方是時瑛季纔十有九遠近村被賊殘破不一處而瑛之村獨完聚如平常人服其智勇瑛九十有一歲視聽不衰不脫齒行不杖一日無疾卒

王廉士傳 汾州志

王敔汾陽縣武生也廉潔自持值歲饑斬餐二日得一飯弟手白金至曰少易粟敔正色語弟栗何干人貶家風令持去嘗有督理事司出入事竣衆指餘金曰準材計費不宜餘始君之物穉入于內耳敔曰諸君謂我貧意以餘金畀我公事不可實私橐友以其困欲有贈神白金至坐語竟日而返難出諸袖中也遠近咸呼王廉士然敔生平勇於爲人性戇直衆以公事宜謁有司二日不得逢敔至徑入陳衆方疑畏而敔詞氣慨然有司無以屈之卒如其請同學李某負屈繫獄敔與衆進於

庭爲辯理罄囊恤其困圖中事白乃已一友人爲官長
枉縴紲親戚畏避而敝往來省視官長訪知其名不加
怒也敝老而無子一婢自幼畜之長有姿容或勸納以
爲妾敝曰吾貧困何又重累少季尋有不悛三百金來
購此婢者或以勸荅曰貧吾分也恥因婢取財況不得
其所彼之生从事大吾雖終窮弗忍爲於是卽爲擇配
嫁之前時敝嘗從步赴省試旅舍中遇一稚子察知爲
被誘者歿百里送歸其家則寡婦撫此兒忽失之正遑
急不欲生望見兒母子如獲更生願禱謝敝曰吾憐稚
子無依耳何謝爲遂行敝狷潔多近義是以人嘖嘖喜

稱道季七十有一卒送葬者塞於途

蒼浩毛先生傳

戴震曰士之行以孝友先然爲之論劣生平則又適完
其庸德之行言之固無甚奇特於是往往罕見表著余
東西行留汾晉閒幾二載與毛參軍善參軍吾江南武
進人有學行喜論文官於斯也久自言少而孤談涉家
事輒稱其叔父蒼浩先生余時聞參軍舉以爲言葢篤
於孝友人也周官之淊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書其敬
敝任恤者古之取人也率以是士之行之可表著安用
舍是而好言奇特爲哉　先生名涵蒼浩其字本名棄

疾字又辛後改今名補諸生七世祖僉都御史某前朝
名臣先生自幼能文章懷祿蒼之志嘗遊京師值　朝
廷纂古今圖書集成以監生選充校讎職者六季父母
俱七十請假歸未至家而伯兄又晨公殁有子曰麟卽
參軍甫八齡是季父楚玉公又殁先生居喪哀毀迫服
闋顧幼弟暨兄之遺孤慨然曰若之成立事大踰於吾
身得官遂絕意仕進未幾同與校讎者咸議敘以知縣
用先生家居教子弟十餘季不以前時將得官而失爲
意先生性瀟灑其補諸生也因幼子弟亟能應童子試
顧之喜乃戲一爲之竟以諸生終先生厓一子曰詩於

參軍爲兄亦嘗歿京師與參軍同於史館効力乾隆癸
亥考余正入品職銜明季冬當議敘得官未及期卒參
軍痛叔父之撫已如子而塋暮之季一子猶忽失之乃
卽以已之長子興祕嗣詩弗使先生自顧傷悼越三季
丙寅參軍歸侯銓事蒼先生如父今夏踰二十載矣興
祕亦旣官宣城縣丞參軍語及先生尚惓惓不已於懷
嗚呼是豈惟參軍之賢歟余故書之見誠能孝友之致
足感如是也

光祿大夫工部尚書太子少傅裘文達公墓誌銘　癸巳代

公諱曰修字叔度性裘氏世爲新建人曾大父諱某縣

學生大父諱某貢生父諱某廉熙丁丑進士由建德縣
知縣行取吏部主事至刑科給事紀建德名宦祠皆以
公官贈工部尚書曾大母朱氏大母郭氏母熊氏郝氏
生母王氏皆一品太夫人公自少能文章雖操筆疾書
而氣象容與往復得宋歐陽氏之度兄弟四人公爲季
性篤孝爲諸生舉優行薦博學鴻詞中乾隆己未進士
由編修遷侍讀學士充講官歷詹事　命南書房行走
而余與公同直　內廷於今三十季公遷內閣學士兵
部右侍郎吏部右侍郎入軍機處歷戶部左右侍郎倉
場侍郎順天府尹禮部刑部工部三侍　經筵中間丁

卯典湖北試壬申己卯兩典江南試庚午癸酉兩典浙
江試丙戌充會試總裁公受　上特知一出塞至巴里
坤又屢奉　命往河南山東江南經理河渠然在　內
廷日多與余旦夕商論事無鉅細公片言輒中窾要蓋
余同官中習處最久莫如公志同見合相知無間莫如
公公素樂易有大度自號漫士人亦易親之生平未嘗
言人過見失意者卽惻惻於懷必曲折代籌俾得其所
適以此事最著公治某水有田夫如欲有言者突至前
官屬呵退之公呼之進與語竟得地勢高下之宜後久
而不敗凡公之善納輿論類如此公秉綱六十有二體
貌清癯神彩奕奕以文學侍從之臣徧歷六部要兼司
掖述充會典館總裁奉　敕撰熱河志太學志西清古

里坤軍事也　賜御用冠服以寵其行前後拜　恩錫
如居第金帛尙方珍玩　御書堂榜等不可勝紀太夫
人春秋高頻蒙　眷問公歸以　至尊垂問敬告往往
感至泣下方公之衛　命視河南水災公長子麟卒太
夫人致書訓曰黎民皆赤子勿以哀痛汝子墮公事是
時　上念河南水溫數郡遣公往治公釃水之達於淮
者四枝流六十有三所被州縣則開封府之中牟祥符
陳留蘭陽儀封扈氏通許杞歸德府之考城虞城寧陵
商丘夏邑睢柘城鹿邑永城陳州府之扶溝太康西鄲
淮寧沈丘項城汝寧府之西平上蔡遂平汝陽新蔡皆

古汳過獲灌汝潁泛溫之區兼及江南境睢肥諸水民
賴公規度永永寧居所治克副　聖慮而直隸如永定
大通白清靳宊堤堰靳宊疏濬以達諸海　上指授方
略悉出公公馳驅鞅掌不遑酷暑盛寒遂積勞成疾
烏呼公之材無不優爲而河渠特其一事頓功施於民
適以此事最著公治某水有田夫如欲有言者突至前
官屬呵退之公呼之進與語竟得地勢高下之宜後久
而不敗凡公之善納輿論類如此公秉綱六十有二體
貌清癯神彩奕奕以文學侍從之臣徧歷六部要兼司
掖述充會典館總裁奉　敕撰熱河志太學志西清古

鑑秘殿珠林石渠寶笈錢錄等書取後充四庫全書總
裁公自著有諾皐集並詩文奏疏若干卷評江右後四
家制義以繼艾陳章羅四家在前者公澤船爾雅喜誘
獎後學道滁州尋歐陽公畫像乞　上題人亦謂公文
行近歐陽公公書倣張郎之　上以內藏郎之書鬱嚴
經幾本令公補書人莫能辨方病鬲絕會飲三旬而神
氣如常欵接不廢　上日遣御醫診視存問疊至公請
解職弗許　賜詩示慰普加太子少傅俾舒心攝養以
冀速痊公感涕茶和二詩手書進謝而病卒不起　上
爲軫悼飾終之典哀榮備至謚曰文達朝野聞公逝無
貴賤皆流涕公生於康熙壬辰十月二十九日歿於乾
隆癸巳五月朔日配熊氏一品夫人子五人長編修麟
次國子監生師皆先公卒次國子監生行簡次豫次遵
慶女子子五人孫元復亮以某月日欽承　諭葬於某阡來請余銘銘曰

湖漢十川鍾爲彭蠡克生異人奮翮雲軌績有特隆適
隨事起參身洪流力障氣砥艱重雜投弗鑿弗說行所
無事如治斯水公歷六鄉設施視此冶金甄材灼鄠擷
藹曰颺衆馨心容羣技萌苟匪舒如過在己美矣豫章
清廟瑟兮和六律兮豐碑寫隆功勑貞珉大哉　皇言
練達端醇
四川布政使司布政使李公墓誌銘乙未
公諱如蘭字長芳先世由山東臨清州徙山西榆次之
扇邨既又徙李邨公就外傅後乃居於省城公爲諸生
十有二季初仕補澤州訓導居教職十有一季時　世
宗初劂改主簿以奏對稱　旨受　聖天子特知遂除
高郵州知州復蒙　殊恩賜御書墨刻三卷及貂皮藥
香等物州當南北水驛孔道多差傜胥吏因緣爲姦設
夫頭四人臨時充以流囚所過郵市索酒食擾居民而
歲歉民閒數千金以出夫役爲民公至禁絕黜胥吏之
爲民蠹者清塵案之未理者民於是樂公之政爲州九
月擢紹興府知府歷江寧府知府分巡廬鳳潁泗六滁
和兵備道雲南分守糧儲道四川按察使今　上登極
晉階通議大夫祖諱登山考諱寶　誥贈如公官姒皆
淑人八季轉江西按察使尋進官四川布政使公明而
有守所到察民疾苦先其急者除之江寧人民稠襍豪
右連結胥吏分地域爲害公悉得其實命捕之至杖殺
數人而將軍所轄兵素瞋目睒視不知所忌公豫請於
將軍及繩以法咸慴伏莫敢肆縱四川劒處流蔡驅其

搖便往往羣聚都會之地民畏其黠且悍也公條奏請以打箭爐松潘衛會理茂二州爲安插定所成都蓼陽爲附省縣舊責以領鉎納米給合城之兵準田科之公言其所苦於巡撫得上陳均之近州縣凡善政類若此者不一葢公當　盛朝以實心爲　國家矜恤人民有所施設咸得行其志又倦倦以儲士爲念於江寧則鍾山書院於蜀則錦江書院聘師置弟子恆親與講論無異在敎職日也其仁及於民雖細必爲之周慮高鄉地卑下城西卽甓社湖瀦瀑貢湖畔湖浩渺無際冬月冰忽合客舟凍於湖之中央惟坐待倉盡公恩之用小船二剖竹聯而合結其底行冰上俾得登岸至今民以爲泫公常單騎行見水側白骨暴露詢之率貧民無地瘞葬公乃購高原以畀民故公之卒高鄉時民送公出百里外猶哭於道公智勇過人方爲廬鳳道也懷遠至壽州湖濼交通互相纏糜自明之季盜所巢窟晝則離散捕奠夜伺客舟過鑿沉而蟻合公欲得其渠首乃棄大舟溯流而上至暮果遇數盜獲一人餘逸去夜半望見林莽閒火光復有小舟繞大舟行數次公獨端坐舟中生俟選訓導女子子六孫九曾孫八以夫人曹氏卒之明年某月某日祔公合葬於某縣某鄉某原先葬以公暨夫人行狀來請銘銘曰

民之有疾莫或問之公灼見之有鶚有鴞既翔以嬉公來勿遲惟　聖天子公則是使惠民不怠涂水之谷潭湖之曲公生嶽嶽載錫之祺允爲女儀寡怒多怡啟厥後昆爲芝爲蘭用荅公勛鎸之識之永勿替之奕世嗣之

倒贈宣武大夫王公墓表

周官經之洊啟敵任恤者則書之孝弟睦婣有學者則書之其取人也率以是然則行之可表著其卽匪是矣汾陽有隱德君子曰秀升王公其居鄉也鄉人賴之有急罔弗賙有所興作苟利於一鄉雖竭己之財舉之罔弗力又置鞾救其子弟之貧不獲親師者俾成其材乾隆己卯厥辰捐米麥八百五十后助賑太守嘉其好義舜不居先是康熙中公尚少爲謀於鄉遂出巳貲鑿渠引汾水文水資灌溉值暘歉而公之鄉獨以有秋公諱邦選秀升字也曾大父天智大父尚秋父一樾公得父母愛偉儀表篤於孝友自幼卽習治家事曰有子而父任其勞何貴有子雍正九季新設勇健營選壯士公爲當事所物色欲薦舉以父母老不忍離左右卒舜不赴公生於康熙甲申九月十九日至乾隆辛巳十一月十八日卒季五十有八娶霍氏子五人恆義庠生恆兆壬申科武舉授直隸插箭嶺守備恆禮太學生攀鳳武生恆信太學生女子子二乙酉六月廿四日既葬公於村東之原公之生平行事應書洊故此其卓者剔諸石以傳焉休寧戴震謹撰

皕五王先生墓誌銘

自漢已來取士之洊不一然未有不惟六藝之文首重者而士氣之振否則宜循其本漢書儒林傳贊曰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衆至千餘人蓋利祿之路然也斯言始今古同談獨宋之儒者執經講學相師友之衆同於漢其躬行道義幾幾七十子之所講求矣明初用經

之即船行於家莪弟子亦以是不令急科名視力所能
惠於其鄉鄉人無賢不肖咸目先生善人也然而莫知
其有學先生諱瑞之曾大父時來大父明樑父家擁裕
於財有好施名先生性寬厚尤憚師友誼雖或以侮慢
加之不與較意誼篤聞者以爲難其居父喪時有誘結
家僮盜杗千金者先生廉知其人嘗不問也娶李氏以
賢稱曉大義子二廷槐廷梧女子子二先生生於康熙
三十七季四月二日殁於乾隆十一季九月十四日以
貴爲州同知未仕廷槐拔貢生好宋儒書余東西行至
汾晉聞多以其賢爲余言既而見之一動一言必有矩

法蓋能以儒者躬行世其家如此其先君子既葬於殺
之明季廷槐復再拜請余銘銘曰
維爺之學靦爲儒宗師友相隨名滿道崇維今之學不
勤以速誰抱其樸允矣爲鵠於家於鄉令聞不忘流厥
孫子俾引而彌光

鶴岑胡公墓誌銘　戊子

自爺書史所記士君子之行事必曰奇節曰獨行於是
樂爲之次而傳之至若庸愚屑屑言古賢聖持之終身猶
目爲不可能顧往往難以指名何哉閒有論劾一二則
其有學有守亦如所見於次君者愈信信公之學問文
章不偶然也公諱世皋字聲九鶴岑別字也曾祖某世
聞者輒曰人人當務盡耳或又曰非人所難能耳周官

居休寧之同化里祖機遷居青陽考文燦始遷居吳縣
桃花塢公自幼通敏性至孝於族黨視力所能拯其窮
乏成其婚嫁齎葬赴人之急如已急爲文章有得於左
氏檀弓屈原嘗以謂從此上溯六藝是泳沫而游源也
公於康熙五十三季六月七日生乾隆三十三季五月
十二日卒季五十有五子四士鼎士震士臨士晉女子
子二長適太學生潘宗驥次適太學生邵佩紱公以士
震官倒贈登仕郎翰林院待詔加一級將以某月某日
葬於吳縣之某原休寧戴震與公次子鄉薦同季又相
知寂深知公有可銘之實也銘曰

抱學久潛慈進旨甘孝于惟孝曰始無慙靦克儀之實
德之咸未施於政是亦爲政其傳其詳其引而竟銘后
永面用徵餘慶

崑山諸君墓誌銘 丙申

諸君敬甫崑山人也少工科舉之文爲名諸生屢試高
等會廩餼然鬱不得志文詘工縱學立節交遊悉敬之
君之學行而銘之君諱世器字景筠又字敬甫讀書輒
鉤抉奧隱生四歲時父教以字卽私劈蔥葉擬書之點
畫不少譌失葢君之精心於所學自其天性季十五於
羣經傳記應對縱橫不窮父母愛而異之戒其毋過勤
苦而已然其後凡九應江南鄉舉又以貢生三應順天

鄉舉本不遇　皇上南巡壬午一與　召試既擬進呈以小誤疑沮豈命也夫其詩古文詞人莫能以其屢躓抑之君亦不自挫折烏呼今則已矣所著書已手定者詩釋地八卷樸文古今體詩各若干卷西征集二卷棻溪小志二志其未定者易詩三禮則有通義詩通義屋及半四書則有古訓君生於雍正六季八月十六日配張氏子二長祖銘國學生次祖鎮女子子二長適曹學泌次幼將以某季月日葬君於某鄉某原君事親孝於朋友篤以誠母嘗失明醫者言舐亾內障可復君絕酒肉及葷辛之味以舌舐者二季若操行方嚴則吾族敝不疑者以刻詞

黃君武臣壙誌銘

君諱允樂字武臣姓黃氏能文章有季矣已而喪明交遊咸爲之惋惜君自少失父有家累以故得疾遂喪明云君雖以旨廢學爲詩清婉可諷其於師友敬篤摯性廉以方朋友亦好之不衰獨惜乎喪明不復有用也世之文人僻固而狹陋視師友之誼曾不能豪末惟投合聲氣以爲偕資君既旨與朋友交歡如舊朋友既已惜其旨而燕所施而君又不永齡以歿可悲也已方未歿之前日聞其舊師在鄉邨相距數里許君惶急以師來已挾日迺始聞之卽令幼弟扶之往謁其師有黃某者與君少長相愛亦喪明是日聞君以謁師至其家呼步與送君歸厥明而君遂歿矣人固有旦夕禍福不可知之數然以是知君之篤於師友者深也以君之篤於師友者深則知師友之篤於君者亦淡也君以某季月日生至某季月日卒享季厪幾十有幾妻某氏撫子家世休陽之古林將以某季月日葬於某處古林秀才黃茂

咸言之者是也可謂有學君子矣銘曰

握瑾懷奇端操不虧終莫之施枉雛而鴞未肖而鳩早迪胡爲子與俗離棄騶以駝來者我隨不竟厥能而傳不疑者以刻詞

戴童子壙銘　并序

銘名也名其德行功烈而鑄器久之墓銘猶是也若生平無可述書其季月名字於壙而加以銘防陵谷之有變遷義不取爾也銘戴童子壙柰何謂是可久云爾成之也速成之乎哉童子而博問強識禮所謂君子如是也君子者以名夫成德者也童子而君子則成德目之故銘之也奇績童子小字也綸恩名也休陽之隆阜童

子所生也紫阜潭童子從其父讀書處也甫五六歲能好詩文童子之天性也自頂至踵徵引故事足以解頤童子之得親喜也善屬算於方田重差之術稱能童子之慧巧也若童子者進以古人之小學其必不可量也曾馬融集諸生考論圖緯閭鄭元善算迺召見於樓上唐取士有明算科其算經十種道藏攘而有之儒者或嘆其書亾非亾也不知寶貴也釋氏摽竊許叔重說文而儒者棄之不顧無怪乎六藝淪喪而經學荒謬也若童子之隻字知貴而進乎古將以愧皓首佔畢不知六藝爲何物者是皓首而不若此童子也十二齡而殤可哀也茅山之吳黃頭童子所葬也其墓地與其弟洪恩同壙也銘曰

維曾童子善草太元荷戟入荊才軼子雲維今童子好學無前五稱五窮瞽矇引跤六鄙九竅究洞其原藺芽早折蓍艾盈前彼耄而愚於何久存此幼而慧迺弗永秊人生世閒白駒忽然彭祖爲夭莫壽匪君

戴節婦家傳

吾郡少平原曠野依山爲居商賈東西行營於外以就口食然生民得山之氣質重矜氣節雖爲賈者咸近士風且至窮巷里曲之婦人女子其節操比於丈夫以余所聞靚或凍餓以死而不悔或嫠數十秊之艱辛極然後得安或上受　國恩旌其閭或老死屋下力不克揚請經泯沒莫之知鄉土相連接古老遇一言之足入耳感心抑又山國之民仁相與目爲庸德之行非所奇特嘗與諸友人考論茲事方君沛霖於是進曰余戴出也願以先外王母之節操聞先外王父春如公外王母撫視許氏春如公娛於吳之震澤蓋舉家在焉外王母撫視遺孤子若女並穉幼非可久外居乃挈之以婺歸既至家貧不能生又乏親戚憮惋之者子曰某才幾齡曰某幾齡嬋曰夜爲女紅以鬻以救越十餘秊而後二子克

侍養其母越四十餘秊而後得請於　朝廷　錫之建坊蓋前者之鄰於舅亦已久矣又曰先外王母始遭顯覆有某者不知其志乃使媒婦貿而進且言如某之饒豈非人所願而顧甘餓舅若是既拒之峻因愈益感傷無聲而出涕者蓋數十日戴震曰噫也乎哉彼士人丈夫所厲而窮巷里曲之婦人女子一志不渝卒之嘉於帝者齒於鄉大夫而同於前古已來賢人君子之尼窮乎始待其既極而榮隨之者所謂行克有終天與之終非歟願方其處顚覆甘凍餓儻不獲終有身舅成仁而已故受罔知節義者之辱陵在前而憯怛繫心肺一時

之性情不自知其嵩於士人丈夫所云大義者也余獨
惓節操能是或竟以不口於人數十載後誰復能舉以
爲言者豈非松樅楮栝共榛楚奄翳也哉春如公諱煊
爲經生好讀書因貧徙業與人交有節槩父雲扶公諱
文翥本休寧之隆阜人爲歙之古城關人方君者宇雨
三壬申舉於鄉將之官鳳陽之虹敎諭其母於余姑行
也

查氏七烈女墓誌銘

宛平查氏烈女九人从者七人葬於某原庚寅冬松茂
道禮以烈女編寄余爲伦傳者三而未有銘其墓者鳥

呼是宜有銘謹案明之季查氏居宛平既三世曰國英
娶周氏生子二女一而殁曰國才娶張氏生女二妾廉
氏有母與女相依黃孟春之妻國才之妹也早寡來依
於兄及流賊陷昌平謀避賊榆塹莊周氏命子允哲允
著往治屋既而賊猝至國才出覘賊勢惟老僕守門室
內九人賊攻城急九人懼城破見辱決志莫如从叡幼
女先投繯隆周氏顧曰吾固當先遂少長就縊九人者
周氏及女二姑張氏及女三姑四姑四姑季甫十二叡

西臨川遷宛平曰秀秀生忠萬歷己酉副貢忠二子一
女女卽老姑也姑婿皆母女同時而从廉氏母與爲是
以七烈同葬今某距始遷六世距七烈之葬百有餘季
乃請於余追而銘之

今某距始遷六世某當作禮卽松茂道禮也

塘村

閻中師友淵源考序

宋之有朱子近數百季已來學者宗之前夫宋則漢鄭
康成氏其爲世所宗千有餘季而宋儒始興師師相傳
講求者不外六藝之文時之相隔判若殊科竟無故哉

方詩書初出承殘滅之餘絕而復續詁訓制度幾蕩然無徵則其時治經所重繩可識矣康成氏考集漢儒之大成者也降自魏晉師法漸失隋唐義疏流而爲纂碎于是宋初諸君子主於辭理暁暢迫二程子張子尤多微論朱子者集宋儒之大成者也稽其少時師事胡原仲憲劉彥沖子翬劉致中勉之既又受學於李愿中侗愿中受之羅仲素從彥仲素受之楊中立時中立與游定夫酢王信伯蘋皆程門高弟蓋閩中之學白三君子漫以溫太門人交友翕然至盛爲之倡數傳而得朱子以集厥成此閩中師友淵源考所爲有作也余竊謂授經之事一

二人啟其端必同時英彥篤守之以廣其傳夫然後師友之氣振而其學久而彌著今李公撰次是考雖專溯閩學源流世之尊信宋儒宗之至於今者實係乎是公爲安溪先生第幾子家學相承得二程子朱子正傳故其所表章辨別學緒卓爾不惑雖然宋儒之相與講貫于理義非適當訓詁詳明之後亦且汲汲爲康成氏之爲也余故因是書爲知學之士進而表之

温方如西河文彙序

己丑秋余至汾陽應太守孫公之召也屬纂次府志爲之考訂累日月今李侯復以縣志事邀之再至有持温

君方如西河文彙請余言者余未得與方如縱談咎人訪尋金石文字厥意深遠徒見茲編蓋用心亦勤矣方如持三丁弱管躑躅於荒榛頹垣間得其殘碑斷墨手鈔爲人之所不爲在今日誠不易遇其人憎未能遠涉名區且所錄者往往雜取府州縣志足之而府轄州縣志足之而八若臨若石樓猗關焉始力有以限之歟其名書也踵其師周某甫西河遺事西河詩彙云爾府境於七國趙地其西臨永甯甯鄉石樓爲趙之蘭離石中陽乃西濱河若夾汾四縣距河既遠隔越重山終兩漢隸太原郡曹魏時中陽東徙茲氏南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能詳其事晉改茲氏曰隰城及中陽介休俱割隸西河國而介休東接平遙爲太原國之京陵中都鄔元魏太和中改六壁鎮置西河郡治茲氏故城矣平遙鄔仍隸太原郡不改遡而上漢武建邊郡命曰西河治平定縣南距離石五百九里則今陝西榆林府之鄂爾多斯地又上之子襄居西河則今韓城縣一詳東觀記一詳酈善長水經注作志者襲俗陋漫無辨別茲編載自宋而下以西河表自未爲不可凡爲書若干卷雖所錄文難擬諸古作者之立言有法特以有涉於方志觀事存之而方如搜討之勤倘用是專事遷邁爲府州縣志補闕正訛

題識以表僞異事其鄭重寶愛若此夫物之顯晦也有時岐陽石鼓十失其一乃柝民間用以作臼宋皇祐中朝廷廣摹三代鼎彝碑碣始合之而全今具在太學前廡非遷逢好古之朝固廑廑等於毀臼破礎翳瘞榛莽久矣咎東萊呂伯恭甫作讀書記起自秦誓溯而上至洛誥乃北伯恭之學受之林少穎少穎受之呂居仁少穎有尚書解朱晦叔謂洛誥已後非林氏所著書然則伯恭下鍼爲其師補苴罅漏耳世無好古者比而合之勒成一部後人遂病二書皆非完何弗深考也余因覃之請而有感於二事且以見茲殘帖之遭其遷棄莫足數匪一日今顧得覃之寶愛其學人手書而竝及之乾隆辛卯季冬月休寧戴震謹識

跋吳潛元殘本聖教序

吳生覃之寧人曰潛夫喜屬書嘗遊京師所書輒爲人取去元章又以能書名留心收集則其家存者頗罕一日檢視于故紙中獲手臨聖教序三百餘字季冬月甫氏具悉覃捧翫良久如對其寧人蓋不啻見似目矍閒名心矍也顧闕軼前幅思求宛好竟不克如志前者覃貿得聖教序殘本可而存諸笥篋有年至是叹以合之適當其處不一字贏腑因俾工裝潢聯成一册而徧請

及居喪時哀毀思慕如禮稱見似目矍者一日因所屬感大慟血噴出從此得嘔血證歲餘乃已娶周氏翰林院編修歷官紹興府知府某之女公始仕爲刑部湖廣司員外郎僅五月請假歸以周宜人病劇謀就醫未至家而宜人卒戊子秋補刑部四川司員外郎僅三月丁生母王太宜人憂服闋補刑部浙江司員外郎在官勤慎公生於雍正九季十二月三日迨其卒也季四十有五子男四人長鳳儀翰林院庶吉士四庫全書館覆校官次鴻儀太學生四庫全書館謄錄先公七日卒次忠誼早卒最少鶴儀女五人一適太學生宋林餘幼未字孫男三人將以

某月某日葬公於某原鳳儀於余同季進士余雖未獲覩公之行事未一聆話言然公三入刑曹盡平恕居心固耳熟也人夫刑者人之从生苟不愼是輕殺人者未有不中其身及其子孫者也鳳儀貌悛悛蓋將光大其家聲者然則公之平恕爲不誣矣可銘也銘曰

維公之少孝本性眞維公于仕惻隱斯人宜厥孫子載芝載鴻流光世世俟以刻文

二百年來雖有治學之方法立有清一代考據學之基礎
衣被學者至今日猶享受之而未盡則休學戴東原先生
其入也先生治學之方法以識字爲讀經之始以窮經爲
識義理之途其言曰經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詞也所
以成詞者字也由字以通詞由詞以通道所謂字考諸篆
書得許氏說文解字三年得其節目漸覩聖人制作本始
又疑許氏於古訓未能盡從友人假十三經注疏讀之則
知一字之義當貫羣經本六書然後爲定以上與是仲明論學書此
先生治學之入手方法求字於說文解字求義理於十三經
此二書誠爲治中國學者所當先讀之書然僅拘守此二

書所見未宏則所識不卓必須詳徵而博引之然後事有
佐證理無虛設其言曰搜考異文以爲訂經之助廣覽漢
儒箋注之存者以爲綜考詁訓之助又曰鑒空之弊有二
其一緣詞生訓也其一守謁傳謬也緣詞生訓者所釋之
義非其本義守謁承謬者所據之經並非本經以上古經解鉤沈序
確有依據彼歧詁訓義理二之是詁訓非以明義理而詁
此先生治學之進一步方法治學者株守一書未有不犯
鑒空之弊者欲免緣詞生訓之弊當廣覽漢儒之箋注以
得經之本義欲免守謁承謬之弊當搜考異文以得經之
本文故治學之方法當以淹博爲始基然後精審而分析
之識斷而綜合之先生有言事於經學蓋有三難淹博難
詁訓以求典章制度由典章制度以求義理與專講義理

踐視詁訓所謂宋學者不同與專講詁訓踐視義理所謂漢學者亦不同此先生之學所以高於乾嘉諸儒而其治學方法則爲乾嘉諸儒所未能盡也夫治學之目的在於求義理而義理必由聲音文字詁訓與章制度而來始免宋儒空談義理之弊禮記中庸云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此爲治學者一定之程序而先生之淹博識斷精審詁訓與義理並重卽本中庸治學之程序而用力此先生之學所以博且精也安徽叢書第六集搜集先生之書得二十二種匯印爲東原先生全集印既成同人督余爲序乃條舉先生治學之方法如上與讀先生全集者共討論之也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一月後學歷縣胡樸安序

書也爲得此書善本計不能不盡采全趙之說而對于其人其書必盡泯其迹而後快於是盡以諸本之美歸諸大典本承堯考洪汝登作先生行狀云先生究心水經注者八九年將卒葉會朝廷開四庫全書館奉召與爲纂修於永樂大典散篇內見酈氏自序又獲增益數事館臣卽以是屬校正上其書是先生校此書其出大典本者不過數事至柳大中本孫潛夫本祖望見於揚州馬氏者先生嘗客游揚州馬氏爲同郡人先生未必不之見據以勘校宜其與全趙二家大同況全趙二本刻時曾據先生校本刊正乎今先生所校固有出全趙外而全趙所校亦有出先

生外者則靜炎所云盡采全趙之說固已失之而謂先生得見全趙二家書亦臆度之辭未必然也程讓堂五友記云趙一清校讐酈注所得多於東原然東原之書能以經之下互於注者出而還之於經注之上互於經者擇而歸之於注於此益見東原之不可及其言至允靜安又謂烏程蔣氏所藏大典本第一卷有塗改四處爲先生私改亦出臆測此安知非館臣所爲乾隆五十二年紀昀因校書錯訛案議處重校文淵文源文津三閣書籍所有應行換寫篇葉裝訂宻改各工價均令紀與陸錫熊分賠當時文網之密如此覆閱者或見先生校本與大典不符懼遭詰譴跡之密殆無逾於此時又二年乙亥先生入都王昶撰先生墓志銘作甲戌之春此從段玉裁年譜後七年壬午江卒於家先生撰事略狀

七明年庚午方棨如應聘主講紫陽定新炎三子課藝三子者先生與鄭牧汪梧鳳也又二年壬申夏程讓堂妹壻汪松岑吉於其從祖之弟在湘在湘因延先生至其家教其子在湘梧鳳字歙之西溪人家有園名不疏園多藏書其松溪文集送劉大櫆序云余生二十五年從游淳安方朴山先生後三年從游星源江愼齋先生梧鳳生雍正丙午少先生三歲其從方棨如年二十五正在庚午而後三年從江愼修則在癸酉汪容甫爲梧鳳墓志云江戴二人孤介少合君獨禮而致諸其家是江亦館汪氏先生與江蹤跡之密殆無逾於此時又二年乙亥先生入都王昶撰先生墓志銘作甲戌之春此從段玉裁年譜後七年壬午江卒於家先生撰事略狀

賣因私改數字亦未可知否則先生學不知所校與大典異同之處甚多不勝改而私改私改而又不竟改乎靜安又謂先生之學出於江愼修其於江氏未嘗篤在三之誼但呼之曰婺源老儒江愼修而已拔行狀云先生自江寧歸淳安方棨如先生掌教紫陽書院一見先生文深折服時郡守何公嘗以月某日延郡之名人宿學講論經義於上之續文獻通考館史館蓋江氏之學得先生而後表章而先生與江自庚午相見至乙亥不過五年誼在師友之間原未嘗著籍稱弟子然先生書中於江多稱晉齋先生且先生本亦字愼修後遂不用其尊之者至矣靜安所云亦未諦也靜安又謂先生一生精力專注於聲音訓詁名物象數而於六經大義所得頗淺此亦襲姚姬傳方植之唐鏡海之說姬傳謂學問有義理考據詞章三者同不可廢不知先生與方矩書字晞原歙盧山人言古今學問之道其大致有三或事於義理或事於制數或事於文章事於文章

者等而末者也然則先生治學固期於義理致精或謂其
觀當時詔令謫人不以法度據取洛閩遺言以相稽覘伺
隱微罪及燕語其蠹傷深故發憤著書猶淺之乎視先生
也獨淩次仲云義理固先生晚年極精之詣非造其境者
亦無由知其是非斯得之矣大抵先生之學實事求是一
空依傍堅卓自樹亦不過騁其辭以排擊前賢跡其立身
行已無愧襲舊而靜安詆諆過甚因論學而傷其人品此
不得不爲辨析也民國二十六年一月歙縣許承堯

戴先生所箸書攷

尚書義攷二卷

聚學軒叢書本孔廣森戴先生墓表清史列傳皆作
一卷王昶戴先生墓誌銘作二卷洪榜戴先生行狀
作今文尚書經二卷按此書原定虞夏書四篇商書
五篇周書十九篇僅成堯典一篇故孔墓表清史列
傳皆一卷也遺書末梓人劉世珩得稿本於曲阜孔
氏前有義例十三條分爲二卷刊入聚學軒叢書中

毛鄭詩攷正五卷

戴氏遺書毛鄭詩攷正四卷首卷鄭氏詩譜其五卷

錢大昕戴先生傳王昶戴先生墓誌銘漢學師承記
清史列傳皆作四卷當是未合鄭氏詩譜計也

杲溪詩經補注二卷

戴氏遺書本王昶戴先生墓誌銘作詩經補注一卷
洪榜戴先生行狀作毛詩補注一卷清史列傳作詩
經二南補注二卷按此爲未成之書止於騶虞其題
詩經補注或毛詩補注者據全書之名而言之也其
題詩經二南補注者據已成之書而言之也稿本或
爲一卷故王墓誌銘洪行狀皆云二卷刻遺書時區
分爲二卷故清史列傳云二卷也

攷工圖記三卷

河間紀氏本戴氏遺書本三卷花雨樓叢書題考工圖記注二卷錢大昕戴先生墓誌銘洪榜戴先生行狀漢學師承記清史列傳皆作二卷

中庸補注不分卷

國粹學報本王昶戴先生墓誌銘洪榜戴先生行狀皆作一卷段玉裁戴氏年譜云中庸補注一卷未成至柔遠人也懷諸侯也而止是未成之書也國粹學報據稿本刊

孟子字義疏證三卷

戴氏遺書本錢大昕戴先生傳王昶戴先生墓誌銘洪榜戴先生行狀皆作三卷惟錢傳作孟子字義說緒言三卷

粵雅堂叢書本伍跋云孔氏所刊戴氏遺書及阮文達江鄭堂紀先生舊錄均未及是書此册與原善單行不知何人所刻特拈出重梓焉按是書即孟子字義疏證王昶戴先生墓誌銘作方言考證十三卷皆同緒言有壬辰菊月寫本程氏易田於丙申景鈔伍氏不讀年譜並不讀孟子字義疏證而云孔氏未刊可謂粗心惟細校與孟子字義疏證亦有不同處此是初稿也清史列傳有孟子字義疏證又有緒言此受粵雅堂之誤也胡適戴氏三種孟子字義疏證與緒言並刊當亦是失於考校茲全集內緒言不收入而記其目於此

經考五卷

鄦齋叢書本南陵徐氏假福山王氏天壤閣傳鈔本付刊後又據李南澗原本重加校正此書原委據李文藻跋是從河間紀先生借錄而經餘姚邵二雲手校者洪榜戴先生行狀有經說四卷不知即是此書否

經攷附錄稿本七卷

歙縣許氏藏汪氏不疏園初寫本其七卷按其體例與經攷同皆博引眾說間加按語精審嚴密亦同以二書互校則附錄者乃補經攷所未備而爲之疏通證明

方言注疏證十三卷

武英殿聚珍本戴氏遺書錢大昕戴先生傳作方言疏證王昶戴先生墓誌銘作方言考證十三卷皆同續方言手稿不分卷

中央研究院景印手寫本是書未見著錄民國十七

年劉半農得於北平廠肆是亦未成之書也

聲類表九卷

戴氏遺書本錢大昕戴先生傳亦作九卷王昶戴先生墓誌銘作十卷洪榜戴先生行狀作四卷

聲韻考四卷

戴氏遺書本錢大昕戴先生傳王昶戴先生墓誌銘洪榜戴先生行狀皆作四卷

原善三卷

戴氏遺書本錢大昕戴先生傳王昶戴先生墓誌銘漢學師承記清史列傳皆作三卷洪榜戴先生行狀

作一卷按段玉裁戴氏年譜云原善卷上卷中卷下孔戶部所刊戴氏遺書合爲一册先生始作原善時分爲上中下三篇見于戶部所刊東原文集中者也其云一卷者或未刊時爲一册故云一卷其云三卷者文集中之三篇是先生初稿其後更援注言疏通證明之內容加富以一篇爲一卷區分爲三卷也

原象一卷

戴氏遺書本錢大昕戴先生墓誌銘洪榜戴先生傳王昶戴先生行狀皆作一卷按原象八篇合迎日推策記非另一書也

續天文畧二卷

戴氏遺書本王昶戴先生墓誌銘洪榜戴先生行狀漢學師承記清史列傳作三卷洪榜戴先生行狀

一璿璣玉衡二中星三土圭四五紀椎五紀一篇文集僅有一半其第五第六第七篇即文集中之句股割圓記三篇其第八篇當亦是句股割圓記文字而爲句股割圓記中所未有第九篇迎日推策記即文集中之迎日推策記而頗異同又文集中有九道八行說周髀北極璿璣四游解一周髀北極璿璣四游解二記夏小正星象四篇當亦可收入原象中又王昶戴先生墓誌銘有迎日推策記一卷當即是原象中與文集中之迎日推策記非另一書也

續天文畧二卷

戴氏遺書本王昶戴先生墓誌銘洪榜戴先生行狀皆作二卷洪榜戴先生行狀有經史籌算一卷而無策算不知是一書否

水地記一卷

戴氏遺書本王昶戴先生墓誌銘作七册洪榜戴先生行狀作三十卷按此書不止一卷知佚者必多也

屈原賦注十二卷

汪刻本注七卷通釋二卷音義三卷其十二卷也洪榜戴先生行狀作屈原賦注一卷首義一卷通說一卷通釋二卷音義三卷其十二卷也洪榜戴先生行狀作屈原賦注十卷通釋二卷按段玉裁戴氏年譜云自壬申秋得屈原賦注九卷讀之是九卷也按九卷者合通釋二卷言之賦注仍七卷

屈賦注初稿上卷

此稿本亦汪氏不疏圈寫本爲歙縣許氏所藏此書至天問止其一卷與現行之屈原賦注不同其於每節釋義釋詞釋韻均極精核

東原文集十二卷

續海張氏本戴氏遺書本十卷經韻樓本十二卷比經韻樓本多文二篇而遺書本有經韻樓本無者亦有四篇光緒十年續海張壽榮用經韻樓本增入遺書本四篇並將校語散附各篇之末以便讀者經韻樓本卷七句股割圜記二篇爲遺書本所無遺書本卷數同

學禮篇一卷

洪榜戴先生行狀學禮篇一篇段玉裁云此七經小記之一其書未成

春秋郎位改元考一卷

洪榜戴先生行狀春秋郎位改元考一卷

大學補注一卷

王昶戴先生墓誌銘段玉裁戴氏年譜皆作大學補注一卷

爾雅文字考十卷

王昶戴先生墓誌銘爾雅文字考十卷東原文集有
爾雅文字考序一篇段玉裁戴氏年譜云書橘藏曲
阜孔戶部家吳方伯鑑壽名俊者先生壬午同年也
戶部既沒方伯之子慈鶴就其家取諸戶部長子博
士廣根云將以付黎棗今稿尚在吳處未刊按現在
不知猶存否
六書論三卷
東原文集有六書論序一篇段玉裁戴氏年譜二十
三歲下云是年孟冬成六書論三卷
轉語二十章
東原文集有轉語序一篇段玉裁戴氏年譜二十五
歲下云是年春成轉語十二章段玉裁云此於聲韻
求訓詁之書也訓詁必出聲音惜此書未成孔檢討
廣森序戴氏遺書亦云未見據段氏言是亦未之書
也小學考著錄云存或據戴氏自序而云存章太炎
云佚或求之未得而云佚也民國十八年江陵曾廣
源著戴東原轉語補釋以爲聲類表即轉語表與序
合即爲轉語二十章並未選缺乃就表之字錄成二
十章而補釋之未知果合於戴先生之原書否也
曆問一卷
古曆考二卷
段玉裁戴氏年譜云曆問一卷儀鄭堂總序作二卷
古曆考二卷洪舍人榜撰先生行狀有此二書玉裁
皆未之見而孔檢討作總序有之則其稿在戶部家
可知矣戶部所刊遺書乃有續天文畧二卷而無曆
問古曆考疑古曆考即天文畧也據段說曆問仍爲
佚書矣按王昶戴先生墓志銘亦有曆問一卷古曆
考二卷
九章補圖一卷
漢學師承記九章補圖一卷
氣穴論一卷
洪榜戴先生行狀氣穴論一卷
葬法贅言一卷
洪榜戴先生行狀葬法贅言一卷
藏府象法論一卷
洪榜戴先生行狀藏府象法論一卷
制義一卷
洪榜戴先生行狀制義一卷
直隸河渠書
王昶戴先生墓志銘作六十四册漢學師承記清史

列傳皆作六十四卷段玉裁戴氏年譜云乾隆三十
三年戊子四十六歲是年應直隸總督方格敏公之
聘修直隸河渠書一百十一卷未成會格敏薨接任
者前任大學士楊公廷璋不能敬禮先生辭之先生
歿後此書清稿一藏曲阜孔戶部府中一存直隸總
督吳江周公元理家嘉慶己巳有吳江王履泰者捐
納通判也其父乃周公之甥壻履泰因此得先生之
書掩爲己有刪削幾半益以乾隆己丑以後事實名
曰輶軒安瀾志繕寫進呈上謂此有用之書也命武英
殿刊板恩賞履泰同知發永定河試用先生嗣子中
孚抑鬱攜歸是書乃有此一段公
案然王履泰雖能欺於一時究不能盜於身後也

汾州府志

段玉裁戴氏年譜云汾州太守孫君和相聘修府志
成汾州府志三十四卷其書之詳核自古地志所未
有玉裁曾節鈔府志例言圖表沿革星野疆域山川
古蹟將付諸梓以爲修志楷式

金山志

段玉裁戴氏年譜云先生有金山志一小册當是鹽

運使盧雅雨先生所爲曾摘一段語玉裁云金山上
偶見奇景修此一段
以上戴先生遺書之佚失者

水經注

周髀算經

孫子算經

張丘建算經

夏侯陽算經

五曹算經

儀禮釋宮

儀禮集釋

蒙齋中庸講義

大戴禮

項氏家說

以上戴先生手校之書

戴先生所著書考終

年譜一卷

附行狀一卷傳一卷墓誌銘一卷

弟子金壇段玉裁編

戴東原先生年譜

世宗憲皇帝雍正元年癸卯先生生

先生諱震字東原會祖景良祖寧仁贈文林郎父弁封文林郎世居休寧隆阜妣朱氏贈孺人先生以十二月己巳生邑里之居第

二年甲辰二歲

三年乙巳三歲

四年丙午四歲

五年丁未五歲

戴氏年譜

六年戊申六歲

七年己酉七歲

八年庚戌八歲

九年辛亥九歲

十年壬子十歲

先生是年乃能言蓋聰明蘊蓄者深矣就傅讀書過目成誦日數千言不肯休授大學章句至右經一章以下問塾師此何以知爲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又何以知爲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師應之曰此朱文公所說卽問朱文公何時人曰宋朝人孔子曾子何

時人曰周朝人周朝宋朝相去幾何時矣曰幾二千年矣然則朱文公何以知然師無以應曰此非常兒也

十一年癸丑十一歲

十二年甲寅十二歲

十三年乙卯十三歲

高宗純皇帝乾隆元年丙辰十四歲

二年丁巳十五歲

三年戊午十六歲

四年己未十七歲

先生十六七以前凡讀書每一字必求其義塾師略舉傳注訓詁語之意每不釋塾師因取近代字書及漢許氏說文解字授之先生大好之三年盡得其節目又取爾雅方言及漢儒傳注箋之存於今者參伍攷究一字之義必本六書貫羣經以爲定詁由是盡通前人所合集十三經注疏能全舉其辭先生嘗謂玉裁曰余於疏不能盡記經注則無不能倍誦也又嘗曰經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辭也所以成辭者字也必由字以通其辭由辭以通其道乃可得之方次籌式爲橫籌反對兩句股略舉經籍之資於筭者推衍成帙爲治經之士覽觀自敎云爾後增改其

十四年己未十七歲

經學益進

十五年庚申十八歲

隨父文林公客南豐課學童於邵武

十六年辛酉十九歲

是年自邵武歸同邑程中允恂一見大愛重之曰載道器也吾見人多矣如子者魏科碩輔誠不足言婺源江愼修先生永治經數十年精於三禮及步筭鐘律聲韵地名沿革博綜淹貫歸然大師先生一見傾心取平日所學就正焉

八年癸亥二十一歲

九年甲子二十二歲

是年長至日成籌筭一卷首乘次除次命分次開平方次籌式爲橫籌反對兩句股略舉經籍之資於筭者推衍成帙爲治經之士覽觀自敎云爾後增改其此則先生說經薄本肇始於小學而其敏且專可知

書更名策筭孔戶部繼涵以附九章筭術者是也凡學九章者必發軔於此

十年乙丑二十三歲

是年孟冬成六書論三卷孟冬自序先生以六書轉注之爲互訓失其傳且二千年言六書者譌謬日滋爲此書辨之今其稿未見故不箸錄而存此敘可得其涯略六書論者論百家言六書者皆多繆說也若蒼江愼修先生書則專辨言轉注者之繆也是時先生得於小學者深六書中轉注許氏以考老釋之後儒多不解先生有蒼江先生論小學書言周禮六書

劉歆班固云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鄭眾云象形會意轉注處事假借諧聲說文序稱一指事二象形三形聲四會意五轉注六假借許氏最爲得其次弟許氏說轉注曰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後人不得考老之義以字形左回右轉釋之最爲紕繆其他或分諧聲當之或分假借當之皆不可通震謂考老二字屬諧聲會意者字之體引之言轉注者字之用轉注之爲言猶曰互訓云爾說文於考字訓曰老也於老下訓曰考也是以序中論轉注舉之大端而已文字既立則聲寄於字而字有可調之聲意寄於字而字有可通之意是又文字之兩大端也由是之於用數字共一用者曰轉注一字具數用者曰假借是又用文字者兩大端也六者之次弟出於自然震所以信許叔重論六書必有師承也江先生得其書謂眾說紛紜得此論定誠無以易按先生此書作於何年未可詳而六書論成於乙丑則此書當附見於乙丑

十一年丙寅二十四歲

是年考工記圖注成後序云柔兆攝提格日在南北河之閒東原氏書於游藝塾

十二年丁卯二十五歲

是年仲春成轉語二十章自序見文集人口始喉下底脣末按位以譜之爲聲之大限五小限各四於是相參伍而聲之用蓋備昔人既作爾雅方言釋名先生謂猶缺一卷書朔爲是編用補其闕俾疑於義者以聲求之疑於聲者以義求之玉裁按此於聲音求訓詁之書也訓詁必出於聲音惜此書未成孔檢討廣森序戴氏遺書亦云未見

十三年戊辰二十六歲

紀文達公考工記圖序曰戴君語予曰昔丁卯戊辰閒先師程中允出是書以示齊學士次風先生學士

一見而嘆曰誠奇書也今再遇子奇之是書可不憾矣

是年娶孺人朱氏

十四年己巳二十七歲

先生有爾雅文字考十卷自序見文集云余謂儒者宜自爾雅始取而讀之殫心於茲十年偶有所記懼過而旋忘錄之成秩爲題曰爾雅文字考若干卷亦聊以自課而已若考訂得失折衷前古於爾雅萬七百九十一言合之羣經靡所扞格姑俟諸異日按是書未知何年所成據於茲十年之語則自十七歲有志

閒道潛心訓詁始成書蓋在戊辰己巳庚午閒也曰姑俟諸異日則意有未滿之辭然先生之於小學始基之矣書橐藏曲阜孔戶部家蘇州吳方伯鑾濤俊者先生壬午同年也戶部既歿方伯之子慈鶴就其家取諸戶部長子博士廣根云將付梨棗今書橐尚在吳處未刊

十五年庚午二十八歲

十六年辛未二十九歲

是年補休寧縣學生

十七年壬申三十歲

是年注屈原賦成欽汪君梧鳳庚辰仲春跋云自壬申秋得屈原賦戴氏注九卷讀之可證也先生嘗語玉裁云其年家中乏食與麵鋪相約日取麵爲饔飧閉戶成屈原賦注蓋先生之處困而亨如此此書音義三卷亦先生所自爲假名汪君句股割圜記以西法爲之注亦先生所自爲假名吳君思孝皆如左太沖三都賦注假名張載劉逵也

十八年癸酉三十一歲

是年詩補傳成有序在癸酉仲夏

十九年甲戌三十二歲

二十年乙亥三十三歲

蓋是年入都冬紀文達公刻考工記圖注成程易田云是年假館紀尚書家所作句股割圜記丁丑南下戊寅溪南吳行先付刻是年以方言寫於李燾許氏說文五音韻譜之上方自題云乙亥春以楊雄方言分寫於每字之上字與訓兩寫詳略互見玉裁按所謂寫其字者以字爲主而以方言之字傳說文之字也寫其訓者以訓爲主而以方言之訓傳說文之字也又或以聲爲主而以方言同聲之字傳說文所謂詳略互見者兩涉則此彼分見一詳一略因其

便也先生知訓詁之學自爾雅外惟方言說文切於治經故傳諸分韵之說文取其易檢既入四庫館纂修取平時所校訂遍稽經史諸子之義訓相合及諸家之引用方言者詳爲疏證令此書爲小學斷不可少之書奉　命刻聚珍板惠海內而此分寫本者乃艸枒之始也分寫本　玉裁自庚寅己丑假觀遂攜至玉屏王辰入都拜先生於洪慈登京寓先生索此書曰分韵說文不足貴欲得所分寫方言耳　玉裁旋入蜀竟以道遠難寄藏弆至今然假此書時未知重方言也乃始將讀說文耳今四十餘年於說文討論成

書於方言亦窺閫奧何莫非先生之覺後覺哉　紀文達公考工記圖序曰乾隆乙亥夏余初識戴君奇其書蓋先生是年訟其族子豪者侵佔祖墳族豪倚財結交縣令令欲文致先生罪乃脫身挾策入都行李衣服無有也寄旅於歙縣會館饘粥或不繼而歌聲出金石是時紀太史　昀王太史　鳴盛錢太史　大昕王中翰　昶朱太史　筠俱甲戌進士以學問名一時耳先生名往訪之叩其學聽其言觀其書莫不擊節嘆賞於是聲重京師名公卿爭相交焉金匱秦文恭公聞其善步筭即日命駕延主其邸朝夕講論五禮通考中觀象授時一門以爲聞所未聞也文恭全載先生句股割圜記三篇爲古今筭法大全之笵其全書往往采先生說　是年秋有與王內翰鳳喈書說尚書光被四表孔傳光充也義本爾雅字當作桄作橫按此書可見訓詁之學凡一字必徵之古而靡不條貫鳳喈後官光祿寺正卿名　鳴盛又有與姚孝廉姬傳書論尋求遺經有十分之見有未至十分之見所謂十分之見必徵之古而靡不條貫合諸道而不酤餘議鉅細畢究本末兼察若夫依傳聞以擬其是擇眾說以裁其優出空言以定其論據孤證以信其

通溯流而不目覩源泉所導循根而不手披枝肄所岐皆未至十分之見也以此治經失不知爲不知之義而徒增一惑以滋學者之辨也　先生學高天下而不好爲人師姬傳是時爲孝廉傾心先生之學欲奉爲師此書末先生繳其稱謂云非徒自顧不足爲師亦非謂所學如足下斷然以不敏謝古之所謂友蓋分師之半無妨交相師以求十分之見苟有過則相規便是在人不在言斯不失友之謂　是年夏有周禮太史正歲年解二篇又有周髀北極璿璣四游解二篇　又有與方希原書大恉論文章必求其本

求其本更有所謂大本大本既得矣然後曰是道也非藝也則凡馬班韓柳諸君子畢力以求其本者固又待大本以爲榮悴者也聖人之道在六經以聖人之道被諸文如造化之終始萬物也希原名矩先生同鄉同志者

二十一年丙子三十四歲

是年葢館於大宗伯高郵王文肅公第公子念孫從學今永定河道王君懷祖是也是時懷祖方受經而其後終能得先生傳　是年冬有讀淮南洪保一篇云盧編修紹弓以其外王父馮山公先生景淮南子

洪保示予予讀其論古音有疑焉惜隋唐辨聲之法

二十二年丁丑三十五歲

是年識惠先生棟於揚之都轉運使盧君雅雨署內文集內題惠定宇先生授經圖所云自京師南還始覩先生於揚之都轉運使司署內者也　是年孟夏盧編修紹弓有大戴禮記目錄後語內云今春正月盧編修紹弓以其校本示予又得改正數字又與王鳳喈書書後之失傳也

二十三年戊寅三十六歲

是年歙人吳行先名思孝爲序刻句股割圜記成記其後曰總三篇凡爲圖五十有五爲術四十有九記二千四百十七字因周髀首章之言衍而極之以備步筭之全　是年葢客揚州上年冬至是年夏皆在揚也故沈學子文集序曰裘葛一更

二十四年己卯三十七歲

秋九月爲王蘭泉舍人作鄭學齋記

闈鄉試相傳考官欲令出門下而以不知避忌置之

是年有書小爾雅後一篇

二十五年庚辰三十八歲

是年客揚州夏有沈處士大成戴笠圖題咏序　是年冬有與盧侍講紹弓書論校大戴禮事云大戴禮記刻後印校俗字太多恐傷板所有誤字鼂未覈出姑正其甚者玉裁按校刻大戴禮蓋卽揚州運使盧公見曾雅雨堂本也盧學士文弨先爲校訂刻既成矣先生復細校之故有庚辰冬辛巳夏兩與學士之書臚舉應改之字今攷雅雨堂刻本凡庚辰札內所舉者已皆剏板改之皆先生所爲也其辛巳札內所

舉皆未之改則先生已離揚之故也用此知先生庚辰歲館於揚矣　是年冬又有與任孝廉幼植書幼植名大椿丙戌進士弱冠負奇才與先生書論禮先生以此箴之禮經所謂兄弟與昆弟立文大不同至先生而其義始著　是冬屈原賦注刻成辛巳夏再與盧侍講書云去冬刻就屈原賦注屬舍弟印送是也按屈原賦注盧學士爲之序注七卷通釋二卷音義三卷凡十二卷欽汪梧鳳跋其後云自乾隆壬申秋以前壬申先生年三十耳而所詣已如此戴氏遺書皆孔戶部繼涵刊板雖已刻者皆重刊獨此書但有欽汪氏刊板而已願好古者廣其傳焉

二十六年辛巳三十九歲

是年夏有再與盧侍講書論校大戴禮事茬大戴禮記刻後印校俗字太多恐傷板所有誤字鼂未覈出一書謂舛積久始於不可讀先生取雅雨堂刻一再讎校然後學者始能從事至癸巳　召入四庫館充纂修官取舊說及新知悉心覈訂其書上於先生先生既歿後一月自後曲阜孔廣森太史因之作補注

二十七年壬午四十歲

是年三月十三日江先生卒於家先生作江愼修先

生事略狀次其治經要略著書卷數　是年舉於鄉考官爲嘉興少司寇錢先生東麓諱汝誠大庾戴太史簠圖諱第元同考官爲金匱縣知縣青田韓先生介屏諱錫胙錢韓二先生卽庚辰恩科玉裁之座師房師也韓先生嘗語玉裁曰閣中閱東原卷文筆古奧定爲讀書之士榜發竊自喜藻鑑不謬云

二十八年癸未四十一歲

是年春先生入都會試不第爲王君涵齋作詩比義述序涵齋癸未進士王栗人覽之父也　不第後居新安會館一二好學之士若汪元亮胡士震輩皆從

先生講學玉裁與焉是時秦文恭公聞江愼修先生
及先生之論元與魂痕當依三百篇析爲二殷韵當
從唐人與真同用上聲拯韵去聲證韵當分出獨用
奏請刊正韵書薦先生與錢君曉徵任其事
純皇帝以相沿已久未允也先生深明音韵其論韵之
文有書玉篇卷末聲論反紐圖後有書劉鑑切韵指
南後有顧氏音論跋有書盧侍講所藏宋本廣韵蓋
皆成於是年其夏遂出都矣　又按江先生古韵標
準例言云余既爲四聲切韵表細區今韵歸之字母
音等復與同志戴東原商定古韵標準四卷詩韵舉

例一卷分古韵爲十三部於韵學不無小補云江先
生例言不志年月攷江先生卒於壬午三月則先生
之佐助標準在壬午以前可知先生丙申與玉裁論
韵書云江先生撰古韵標準時曾代爲舉觿縿二字
辨論其偏旁得聲江先生喜而采用之　是年往江
右有鳳儀書院碑　先生大制作若原善上中下三
篇若尚書今文古文考若春秋改元卽位考三篇皆
癸未以前癸酉甲戌以後十年內作也玉裁於癸未
注不相亂此卷取爲明晳後　召入四庫館纂修此
書綱領不外乎是特於討論字句加詳耳玉裁昔年
皆嘗抄謄記先生嘗言作原善首篇成樂不可言喫
飯亦別有甘味文言作改元卽位考三篇倘能如此
文字做得數十篇春秋全經之大義舉矣又言尚書
今文古文考此篇極認眞又學禮篇十三首不記是
癸未前作抑癸未後作

三十年乙酉四十三歲

是年秋八月定水經一卷自記云夏六月閱胡朏明
禹貢錐指引水經注疑之因檢酈氏書展轉推求始
知朏明所由致謬之故實由唐以來經注互譌如濟
水經文東至礫溪南注文又東南礫石溪水注之水
出滎陽城西南李澤東北注於濟世謂之礫石澗卽
經所謂礫溪矣經云濟水出其南非也今注重列爲

經乃妄增字爲北礫溪南礫溪朏明從之不知注明
言礫石溪東北注濟濟實過其北辨正經文不當云
至礫溪南其無二礫溪固顯然也書中類此者不勝
悉數今得其立文定例就酈氏所注考定經文別爲
一卷兼取注中前後倒紊不可讀者爲之訂正以附
於後是役也爲酈氏書還其脉絡非治水經而爲之
也玉裁按此水經一卷今未著錄然別經於注令經
注不相亂此卷取爲明晳後　召入四庫館纂修此
書綱領不外乎是特於討論字句加詳耳玉裁昔年
寫得此本并自記一篇固嘗鐫贈同志　是年入都

過蘇有題惠定宇先生授經圖一篇見文集

三十一年丙戌四十四歲

入都會試不第居新安會館　始玉裁癸未請業於先生既先生南歸玉裁以札問安遂自稱弟子先生是年至京面辭之復于札內辭之又有一札云上年承賜札弟收藏俟繳致離舍時匆匆檢尋不出在吾兄實出於好學之盛心弟亦非謙退不敢也古人所謂友原有相師之義我輩但還古之友道可耳今將來札奉繳觀於姬傳及玉裁之事可以見先生之用心矣在至已丑相謁先生乃勉從之朱文正公嘗曰汝二人竟如古之師弟子得孔門漢代之家法也

戴氏年譜　十七

入都時在蘇州借朱文游與所藏宋刊本校出凡爲惠定宇先生依吳進士泰來所藏宋刊本外無不六十三卷者其卷七十與唐宋志合除此本外無不六十三卷者其字句不同處今本脫去連行無考處一一完善程太史魚門晉芳姚比部姬傳鼐及玉裁皆臨繕一部

是年先生所著聲韻考四卷已成同志傳寫凡韻書之源流得失古音之由漸明備皆檃括於此玉裁刻諸廣東

孔戶部繼涵又刻諸曲阜二刻與前刻詳略不同

是年玉裁入都會試見先生云近日倣得講理學一書謂孟子字義疏證也玉裁未能遽請讀先生沒後孔戶部付刻乃得見近日始窺其閫奧益先生原善三篇論性二篇既成又以宋儒言性言理言道言才言誠言明言權言仁義禮智言智仁勇皆非六經孔孟之言而以異學之言糅之故就孟子字義開示使人知人欲淨盡天理流行之語病所謂理者必求諸人情之無憾而後即安不得謂性爲理　是年不第

戴氏年譜　十八

後館於裘文達公邸第文達公命子孫師之故直隸總督名行簡其徒也注詩周南召南名之曰杲谿詩經補注杲谿二字蓋以自別於諸言詩者先生不隨俗爲別號天下稱東原先生而已先是癸酉成詩經補傳已而在揚州以此書之序及論鄭聲一條示是仲明仲明索觀詩補傳先生辭之作書與之論學而已蓋亦自恐於斯未信也至是始成二南改稱補注作詩本恉詳於某篇幾章幾句之下其體例猶舊也今二南著錄而詩補傳已成者不著錄先生所謂每憾昔人成書太早多未定之說者於此可見

一部脂微齊皆灰一部之咍一部漢人猶未嘗通用

三十二年丁亥四十五歲

是年王裁景山弼善殿教習期滿住于戶部雯峻處

先生在京時枉駕過之四五月間王裁出京矣序

屈君曾傳刻九章算術云予訪求九章二十餘年不

可得擬永樂大典或嘗錄入書在翰林院中丁亥歲

因吾鄉曹編修文埴往一觀則離散錯出思綴集之

未之能也出都後恒寤寐乎是及癸巳夏奉召入

京師與修四庫全書躬逢盛典乃得盡心纂次訂

其譌舛此序但云丁亥不言何時客冬至京師葢

客江右而又入都共冬有送右庶子畢君沅赴葦秦

階道序

三十三年戊子四十六歲

是年應直隸總督方恪敏公之聘修直隸河渠書一

百十一卷未成會恪敏襲接任者前大學士楊公延

璋不能禮敬先生辭之入都己丑春謂王裁曰吾固

樂此不疲惜未能竟聞後苻事者請余君仲林蕭客

爲之恐其才不足子書經水支水先後延接皆按地

望地脉次弟不可稍移恐仲林不能耳先生歿後此

書清稿一藏曲阜孔戶部府中一在直隸總督吳江

周公名元理家嘉慶己巳有吳江王履泰者捐納通

判也其父乃周公之甥壻履泰因此得先生之書掩

爲己有刪削幾半益以乾隆己丑以後事實易名畿

輔安瀾志繕寫進呈

上謂此有用之書也命武英殿刊板恩賞履泰同

知發永定河試用先生嗣子中孚聞之曲阜取原

稿百十一卷入都意欲葬正而無冇言於

上者中孚抑鬱攜歸以存王裁所屬玉裁校刊玉裁謂

我力能校而不能刊也其書首衛河七卷今履泰改永定河弟一失先生自南而北次弟之意次漳水十一卷次滱水三卷次大陸澤五卷次寧晉泊一卷次虖沱河八卷次東西淀合

唐河沙河滋河府河易水涞水清河共三十一卷次

白河合潮河榆河大通河共十九卷次薊運河合下

淀河共九卷次陡河一卷次灤河合熱河一卷惟灤

河熱河僅有綱領而條目未詳其他皆攷之古而無

不貫通核之近今而無不確實尚書禹貢周禮職方

春秋經傳之地名班之地理志酈之水經注以及歷

代史事百家箸述 國朝典故辨別是非元元本本

非恪敏不能聚儲其書籍非先生不能綜貫其條理

惜恪敏云殂一簣未竣今

上一見郎謂有用之書刊板頒行

聖明鑒賞如日月之照臨地下有知定應涕泗感激至於小夫擴竊正夫之欲顯此有用之書爲　國家水利農田利澤無疆之助而假手斯人在先生及恪敏應不以爲憾也特彼以不學妄爲刪改深可張目有力者應奏請重刊　先生自記云戊子余應方制府之請寓保定蓮花池園內適河開同知黃君壽灤河源至方公以圖示余錄其所實歷及今地名如此按黃君方恪敏所使壽灤源者也以圖進是黃名立隆見

純皇帝御製灤河湍水源攷證。

三十四年己丑四十七歲

入都會試不第　爲余仲林作古經解鉤沈序　是年夏先生與朱文正公善文正時爲山西布政司使先生偕玉裁往玉裁主講壽陽書院先生客文正署中已而汾州太守孫君和相聘修府志是年成汾州府志三十四卷其書之詳核自古地志所未有志莫難於辨冶革先生辨元和志一條中紛然不治者有六詳見與曹給事學閔書先生考子夏設教西河在龍門西河不在汾州謁泉山簪作不可段借也從晁以道之說以汾州之呂梁狐岐釋禹貢治梁及岐辨

舊說及蘇子瞻曾彥和閻百詩胡胐明之穿鑿詳晁

舊說及蘇子瞻曾彥和閻百詩胡胐明之穿鑿詳晁以道之所不能詳斥蔡仲默引書耳食之病使學者曉然知經文梁岐以下治冀州汾沁澤潞及其閒諸山澗谿谷不當牽合治河惟壺口爲治河耳修一志而大經以明非細故也玉裁曾節抄府志例言圖表治革星野疆域山川古蹟將付諸梓以爲修志楷式

三十五年庚寅四十八歲

是年有代壽陽令龔君導江記洞過水一篇龔君方修壽陽志請先生點竄先生因爲辨正晉隋唐史壽受二字之譌亂并爲審定目錄今手稾猶在玉裁處

皆端楷也　是年夏玉裁銓得貴州玉屏縣未嘗拜別先生也蓋先生尚羈山右聞銓得玉屏寄書到京言玉屏於地勢爲五嶺自西而東之脈又勗玉裁曰想風氣未開未必不可施政教也其札可當送行一序藏弆日久而失之　先生之在山右也有代某作應州續志序有與曹給事書有沂川王君祠碑有于清端成龍傳有張義士塽傳有王廉士敏傳有苔朱方伯書有例贈宣武大夫王公秀升墓表有王輯五先生墓誌銘有代冀寧道徐君飛山浩山陰義莊序是年爲孔戶部作重栞五經文字九經字樣序戶

部於戊子冬以拓本不能家有遂彫印又詳加攷正
別爲卷附焉先生於都門序之　是年有查氏七烈
女墓志銘云庚寅冬宛平松茂道查禮以烈女編寄
予蓋先生是年在都門待辛卯　恩科會試也
三十六年辛卯四十九歲
是年會試不第後修汾陽縣志季冬有溫方如西河
文彙序云己丑秋再至山西余至汾陽應太守孫公
之召也屬纂次府志爲之考訂累日月今李侯復以
縣志事邀之再至又有代某作董愚亭詩序壬辰　玉
裁因公註誤入都見先生案上有新修汾陽縣志舉

一條相示云云今已总之汾州府志　玉裁於盧學士
家得之縣志今不可得也
三十七年壬辰五十歲
是年自汾陽入京會試不第　玉裁見先生於洪孝廉
榜寓宅　是年主講浙東金華書院刊自定水經注
至癸巳未及四之一而奉　召入都矣後在都踵成
之今不用校語之本是也聚珍板本依舊時卷弟全
載校語而經注相淆者悉更之得之者可以知宋後
本之無不舛誤自刻板本悉去校語悉將正文改定
於注文循其段落每節跳起難讀處可一目了了而
三十八年癸巳五十一歲
是年先生主講金華書院丁酉作六書音均表序云
辰菊月寫本程氏易田於丙申影抄
癸巳春　癸巳秋刻文集作辛巳誤寓居浙東取顧氏詩本音章辨
句析而諷誦乎經文歎始爲之之不易後來加詳者
之信足以補其未逮　謂言古音者崑山顧氏而後江先生及玉裁之書　丙申
苓段若膺論韵云癸巳春僕在浙東據廣韵分爲七
類可證也
上開四庫館于文襄公以紀文達公裘文達公之言薦
先生於

上素知有戴震者故以舉人　特召曠典也奉　召充纂修官仲秋至京師　是年裘文達公薨先生作墓志銘代于文襄公筆也

三十九年甲午五十二歲

是年十月先生校水經注成恭上　水經注自北宋以來無善本不可讀先生讀此書既久得經注分別之例有三一則水經立文首云某水所出已下無庸再舉水名而注內詳及所納羣川加以采摭故實彼此相襍則一水之名不得不更端重舉一則經文敘次所過州縣如云又東過某縣之類一語實賅一縣而注則沿溯縣西以終於東詳記所逕委曲經據當時縣治至善長作注時縣邑流移是以多稱故城經無有言故城者也一則經例云過注例云逕不得相淆得此三例迎刃分解如庖丁之解牛故能正千年經注之互譌俾言地理者有所取適於用之書大典本較勝於各本又有道元自序鉤稽校勘凡補其缺漏者二千一百二十八字刪其妄增者一千四百四十八字正其臆改者三千七百一十五字

高廟褒嘉頒行御製詩六韻有云悉心編纂誠堪奬觸

目研摩亦可親設以春秋素臣例足稱中尉繼功人蓋先生之受

主知深矣顧此書自先生校定後宋以來舊刻必盡廢更數十百年後且莫知先生發潛之功故聚珍板足貴好事者當廣其傳也　是年校九章算術成九章算術晉劉徽撰先生以世人罕有其書近時以算名者如王寅旭謝野臣梅定九諸子咸未之見丁亥歲因曹君竹虛入翰林院觀永樂大典知有是書病其離散錯出思綴集之而不能癸巳奉

纂成編併攷訂譌異附案語其注中所指朱實青實純皇帝御製詩冠於端首　命聚珍板刊行而古九數之學大顯矣已而屈君魯傳刻於常熟孔戶部復刻於曲阜云　按先生於水經注改正經注互淆者使經必統注注必統於經其功最鉅此乃先生積久頓悟所成非他人能贊一辭也顧更正經注定於乾隆乙酉入都即以示紀文達錢曉徵姚姬傳及　玉裁不過四五人錢姚皆錄於讀本　玉裁亦以明人黃省曾刊本依仿以硃分勒自此傳於四方矣杭州趙東潛

一清精於地理之學研摩水經注者數十年但其校本從未至京師先生與趙雖或相聞未嘗相識其所業未嘗相觀也四庫館搜討遺書趙書亦得箸錄其所書校正字句及剖析地理最詳而更正經注一如戴本者蓋趙精詣絕羣鄞全謝山太史七校是書深窺祕奧兩公交最深或閉戶暗合或麗澤相取而其說往往與先生同是可以知著書精美不患千年後無校讎諟正之人而學問深醇卽未相謀面所言如一且趙書經錢塘梁處素 履繩校刊有不合者據戴本吕正之故今二本大段不同者少也 是年十月三

十日與王裁書蜀中云數月來纂次永樂大典內散篇於儀禮得張淳識誤李如圭集釋於筭學得九章海島孫子五曹夏侯陽五種筭經皆久佚而存於是者可貴也按所謂散篇者姚廣孝等編永樂大典以分韵爲綱領每書散置各韵中如儀禮士冠禮則入翰韵士昏禮則入元韵是也大典內禡韵之書亾故鄉射禮大射禮闕 是年十月校五經筭術成恭上

五經筭術二卷舉尚書孝經詩易論語三禮春秋之待筭乃明者列之而推筭之術悉加甄鸞按三字於上故知是書甄鸞所撰也唐有李淳風注唐明筭科

四十一年丙申五十四歲

四十二年丁酉五十五歲

此年月見聚珍本

先生在四庫館所校定之書進呈文淵閣本皆具載

年月銜名聚珍板亦載之而杭州文瀾閣寫本不載故不能詳者類述於此大抵皆癸巳以後丁酉以前五年所定也

一曰周髀算經此經爲算學十書之首而三千年來學者昧其旨趣先生謂此古蓋天之法自漢以迄元明皆主渾天明時歐羅巴人入中國始稱別立新法然其言地圖即所謂地法覆槃滂沱四隕而下也其言南北里差即所謂北極左右夏有不釋之氷中衡左右冬有不死之艸是爲寒暑推移隨南北不同之故也其言東西里差即所謂東方日中西方夜半西方日中東方夜半之故也新法厤書述第

方日中東方夜半晝夜易處如四時相反是爲節氣合朔加時早晚隨東西不同之故也新法厤書述第谷以前西法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每四歲之小餘成一日即所謂三百六十五日者三三百六十六日者一也西法出於周髀所謂天子失官學在四夷者歟而刻本脫誤多不可通古本五圖而失傳者三譌舛者一凡皆正之補之學者可以從事如道河積石源流正矣有提要一首浙閣本五十二年二月

一曰孫子算經唐之選舉算學孫子五曹共限一歲習肄舊本久佚從永樂大典裒集編次爲二卷朱錫

鬯文集跋云出於孫武先生辨其非是有提要一首浙閣本未寫月日

一曰張丘建算經是書亦唐人明算科十經之一也限一年業成此書久佚有毛晉汲古閣影鈔宋槧猶北宋時本先生詳加校勘補舊有圖今缺者四補脫字若干有提要一首浙閣本五十二年三月

一曰夏侯陽算經唐選舉志所列算書十種此亦居其一傳本久佚永樂大典內有之逐條割裂分附九章算術各類之下幾不得其端緒幸有原序原目可攷先生尋繹編次條貫其文今裒輯排比又得元豐

監本釐爲三卷有提要一首夏侯陽者先生提要云隋人蓋無可疑而跋孔體生所得影抄元豐監本云據宋史禮志載算學祀典封晉張丘建成紀男夏侯陽平陸男又張丘建算經序云夏侯陽之方倉定爲晉人新唐書藝文志云韓延夏侯陽算經一卷謂韓延所注本也韓延傳其學而以己說纂入之所定皆隋制延蓋隋人此本即延本非甄鸞注本也據聚珍板提要乾隆四十一年二月恭校上浙閣本五十年五月

按永樂大典內所得算經五種九章海島孫子五曹夏侯陽也皆王寅旭謝野臣梅定九諸子所未見者

先生悉心校正進呈

高宗純皇帝皆有　御製詩題其卷首刊行宇內

一曰儀禮釋宮宋李如圭撰從永樂大典中錄存有提要一首四十二年六月恭校上（聚珍本四十二年三月恭校上）

一曰五曹算經作者不知爲誰唐時明算科孫子五曹共限一歲業成元明以來無刻本散見永樂大典內經文尚逐條完善先生參伍考校俾還舊觀遂爲絕無僅有之善本（五十一年六月恭校上）

一曰儀禮集釋宋李如圭撰全錄鄭康成注而旁徵博引以爲之釋先生據以補注疏本脫字二十四改

譌字十四刪衍字百六其鄉射大射二篇已闕參取惠棟沈大成二家本所校宋本證以唐石經以成儀禮完帙可誦習有提要一首（乾隆四十七年二月恭板去先生下世已六年矣　校上此年月得於聚珍板先生四十二年五月下世爲日已久）

一曰項氏家說宋項安世撰有提要一首

一曰蒙齋中庸講義宋袁甫撰有提要一首

一曰大戴禮是經經盧運司（見曾）刊於揚州學士盧文弨（紹）洎先生庚辰冬辛巳夏二次校定稱善本矣但辛巳所校未及剞劂改先生在四庫館永樂大典內散見者僅十篇以與各本及古籍中摭引大戴禮記之文參互考核附案語於下方是經乃可與三禮并讀有提要一首四十二年六月恭校上

一曰方言十三卷漢揚雄撰宋洪邁以爲難讀郭景純之注語焉不詳少有研摩者故正譌補脫刪衍復還舊觀又逐條援引諸書一一疏通證明具列案語蓋如宋邢昺之疏爾雅而精確過之漢人訓詁之學於是大備乾隆四十四年五月恭校上有提要一首（案此年月得於聚珍板先生四十二年五月下世爲日已久）

案先生所校官書皆天文筭法地理水經小學方言諸書皆必精心推覈失之毫釐則繆以千里者而儀禮大戴禮二經古本棼蘊已久闕發維艱先生悉心耘治焚膏繼晷分不倦至於身後館臣乃以大戴方言二種進呈謂先生鞠躬盡瘁死於官事可也又況先生自所著述亦刻無少休有儀禮考正一卷檢討孔廣森爲戴氏遺書總序曰君入書局分淹禮乃取忠甫識誤德明釋文殫求亥豕之差期復鴻都之舊互相參檢頗有整齊削康成長衍之條退喪服厠經之傳今其書藏曲阜孔氏（玉裁）未得見也

又丙申之春作書與玉裁論韵長六千字大略謂玉裁六書音均表之書有得有失僕近日分爲九類顧氏於古音有草創之功江君與足下皆因而加密顧江兩家得者宜引顧江之說述而不作至支脂之有別此足下卓識可以千古矣僕更分祭泰夬廢及月曷末黠薛而後彼此相配四聲一貫則僕所以補前人而整之就緒者願及大著未刻或降心相從而參酌此書丙申春未達而六書音均表已於是夏刻成矣故未能遵先生之意也

丁酉正月上旬作六書音均表序十四日札云大著既刻成應撰序茲兼寄故知此序上旬所爲也今手批之稟現存

丁酉五月與予書言去年曾寄一書論韵係龔公敬身寄于老師文襄門上失之至於丁酉五月上旬作聲類表凡九卷所云九卷者卽與子書所謂九類每類爲一卷也先是癸巳春先生在浙東金華書院以古音分爲七類至丙申與余書則七類又改爲九類至改爲十數日之前因成此書孔戶部刻諸微波榭而冠以與段若膺論韵六千字者是也九卷每類於今音古音無不兼綜戶部書

云凡五日而成固由精熟詣極然先生神思亦恐太瘁矣形太用則極神太勞則敝烏呼孰知此爲先生著書之絕筆也哉戶部書至蜀命余作序彼時余恐淺陋不敢爲今三十年後乃成之併蓀谷亦久下世矣

丁酉五月二十七日晡時先生卒時先生寓崇文門西范氏園孔戶部於是月三十日發書至蜀云月之二十二日在東原先生寓中坐閒見封新刊九章算術奉寄後三日金輔之榜洪素人檄兩兄來云東原先生服黑山栀一兩吐後病卽劇初聞疑甚前見作吾兄札時精神朗澈又將泚筆爲王廷相作傷寒論注序非病瘵者乃竟於二十七日晡時不可作矣斯人而死何痛如之蓋先生丙申冬與余書云三月初獲足疾至今不能行動以纂修事未畢仍在寓瀕理擬明春告成乞假南旋蓋先生用心過勞至於瘵躄而不自止病已深矣心煩如欲吐者庸醫乃以黑山栀寒之而吐之斯不可爲矣烏呼傷哉

又先生丁酉四月有荅彭進士紹升書洪舍人榜作此先生沒前一月手書也彭君好釋氏之學長齋佛前僅未削髮耳而好談孔孟程朱以孔孟程朱疏證釋氏之言其先生行狀云

見於著述也謂孔孟與佛無二道謂程朱與陸王釋氏無異致同時有羅孝廉有高汪明經繩倡和其說先生以所作原善孟子字義疏證示之彭君有書與先生刻其文集內先生答此書以六經孔孟之恠還之六經孔孟以程朱之恠還之程朱以陸王佛氏之恠還之陸王佛氏俾陸王不得冒程朱程朱釋氏不得冒孔孟其書幾五千言有此而原善孟子字義疏證之說愈明矣孔戶部附刻疏證之後洪舍人蕊登全錄於行狀中

先生丁酉正月十四日作書與玉裁曰僕自十七歲

時有志聞道謂非求之六經孔孟不得非從事於字義制度名物無由以通其語言爲之三十餘年灼然知古今治亂之源在是古人曰理解者卽尋其腠理而析之也曰天理者如莊周言依乎天理卽所謂彼節者有閒也古賢人聖人以體民之情遂民之欲爲得理今人以己之意見不出於私爲理是以意見殺人咸自信爲理矣此猶舍字義制度名物去語言訓詁而欲得聖人之道於遺經也

丁酉四月二十四日作札與玉裁僕足疾已踰一載不能出戶定於秋初乞假南旋實不復出也僕生平著述最大者爲孟子字義疏證一書此正人心之要今人無論正邪盡以意見誤名之曰理而禍斯民故疏證不得不作

丁酉五月二十一日作書與玉裁云前月二十六至今一病幾殆正臥牀榻見來使强起作札歸山之志早定八月準南旋老親七十有八謂封文林公非得一書院不可陝西畢公沅欲招之往太遠不能就也外九竟算術海島算經二種烏呼孰謂此卽先生與玉裁永訣之書也哉

原象迎日推策記孔戶部所刊戴氏遺書十五合爲一冊原象凡八篇一篇二篇三篇四篇卽先生之釋天也初名釋天以堯典璇機玉衡中星周禮土圭洪範五紀四者命題而天行之大致畢舉璇機玉衡漢後失傳先生乃詳其儀制於四篇之末五篇六篇七篇卽句股割圜記上中下三篇也其八篇則爲矩以準望之詳也迎日推策記亦舊時所爲玉裁與釋天皆於癸未抄寫則成書皆在壬午以前可知矣至晚年合九篇爲原象以爲七經小記之一天體算法全具於此

原善卷上卷中卷下孔戶部所刊戴氏遺書第九合爲

一冊始先生作原善三篇見於戶部所刊文集中者
也玉裁既於癸未抄寫熟讀矣至丙戌見先生援據
經言疏通證明之仍以三章者分爲建首比類合義
古賢聖之言理義舉不外乎是孟子字義疏證亦所
以闡明此恠也爲七經小記之一先生之學上承孔
孟於此可見

麻問一卷儀鄭堂總序作二卷古麻考二卷洪舍人榜撰先生
行狀有此二書玉裁皆未之見而孔檢討作總序有
之則其稾存孔戶部家可知矣戶部所刊乃有續天
文略二卷而無麻問古麻考疑古麻考卽天文略也

釋天已令學者暢然滿志矣

大學補注一卷中庸補注一卷未成至癸遠人也懷諸侯也而止玉
裁向未得見今乃得哲嗣中孚郵寄讀之益亦癸未
以前所爲未暇竟成之耳其言理皆與原善孟子字
義疏證無纖微不合者皆存鄭注而補之大學之說
親民說格物中庸之說致中和說上下察尤可補先
儒所不到始戶部與玉裁書欲刊大學補注然未果
而卒

學禮篇先生七經小記之一也其書未成益將取六
經禮制糾紛不治言人人殊者每事爲一章發明之

今文集中開卷記冕服記爵弁服記朝服記玄端記
深衣記中衣褖衣襦褶之屬記冕弁冠記冠衰記括
髮免髦記經帶記縓緇記捍決極凡十三篇是其體
例也當言此等須注乃明

水地記此書刻於孔戶部者祇一卷自峴嶠之虛至
太行山而止洪舍人行狀則曰未成書水地記七冊
益所屬草稾尚不止此葢谷取其可讀者爲一卷刻
之其叢殘則姑置之　國朝之言地理者於古爲盛
有顧景范顧寧人胡朏明閻百詩黃子鴻趙東潛錢
曉徵而先生乃皆出乎其上益從來以郡國爲主而

求其山川先生則以山川爲主而求其郡縣其敘水經注曰因川源之派別知山勢之逶迤高高下下不失地叻爲汾州府志發凡曰以水辨山之脉絡而汾之東西山爲幹爲枝爲來爲去俾井然就序水則以經水統其注入之枝水因而編及澤泊堤堰井泉令衆山如一山羣川如一川府境雖廣山川雖繁按文而稽各歸條貫然則先生之水地記固將合天下之山爲一山合天下之川爲一川而自尚書周官春秋之地名以及戰國至今歷代史志建置沿革之紛錯無不依山川之左右曲折安置妥帖至賾而不亂此

書固非旦夕之所能成先生志願之大以爲必有能助之者而不料其所成止此也水地記亦七經小記之一使經之言地理者於此稽焉

詁訓篇亦先生七經小記之一經學非詁訓不明先生欲作此書而未及爲轉語二十章亦未卒業然爾雅文字考方言疏證猶存亦可稍窺涯畧矣

七經小記者先生朝夕常言之欲爲此以治經也所謂七經者先生云詩書易禮春秋論語孟子是也治經必分數大端以從事各究洞原委始於六書九數故有詁訓篇有原象篇繼以學禮篇繼以水地篇約之於原善篇聖人之學如是而已矣假令先生如申公伏生之年安見不如其志哉嘗謂玉裁曰余乖於時而壽似可必後以此言告錢學士曉徵曉徵曰天下固無可必之事也金殿撰榜曰先生之堅強窮困時能日行二百里發願成七經小記余語之曰歲不我與一人有幾多精神先生荅曰當世豈無助我者乎竟以積勞癈足啟門一年中屢換眼鏡最後鬻眼鏡者曰此老光之最者過此無可換矣是非不猒不倦神太勞則弊故歟　手批六書音均表一部此先生丁酉五月上旬之筆距不諱之期十餘日耳　玉裁

於乾隆庚子巫山官廨得丁進士小雅杰以此書見寄跋云丁酉六月戴東原先生臥病京邸余偕友人往候之時先生撰聲類表甫畢又力疾點定段君六書音均表指卷四第四十二葉語余曰掾將用點肆棄用圈凡用點者蓁人之聲與用圈者無涉也余不及語段君矣子盍持此書歸未數日先生卒不知段君何由知之不遠數千里致書來索乃擇生徒臨副本寄之庚子二月二十二日記於爛熳衙寓齋按小雅此札云先生六月臥病往候得此書不數日而卒所言月日誤也孔戶部言五月二十七日孔檢

討遺書總序亦言丁酉五月二十七日疾卒戶部又
云月之上旬於五日之中爲聲類表九卷皆可據小
雅言作聲類表甫畢卽力疾批點音均表者是也五
月二十一日作札寄蜀不附寄此則因數日前已付
小雅故耳小雅述先生語云纂入聲用點與用圈
者無涉殿之於書用紅點者元寒之類用紅圈者眞
文之類別之以分質術至屑薛十二韵爲二也旣詳
於聲類表及與段若膺論韵書矣小雅所記乃適互
譌今此書藏余處小雅當時又屬程戴園晉芳周林
汲永年邵二雲晉涵三編修各錄其副又以踈本一

贈孔撝谷農部卽繼涵 程易田孝廉瑤田 從遊金生
紹編 亦得其一於是太行以東大江南北皆有傳本
庶幾哉先生臨終絕筆無湮沒之患矣諸君子於先
生皆石交覽其遺墨存沒之感毋亦有不約而同者
乎此皆見小雅跋內語余瑣藏之今小雅終於寧波
府儒學官舍又將十年矣小雅好學從先生遊久而
著述皆如零圭斷璧未曾成書其子方蒐輯之也

丁酉有與丁升衢杰書二篇論晁以道易玄星紀謹
晁氏此書未之見蓋以楊子太玄演爲圖凡八層以
傅合麻法者先生指摘其於筭法麻法不合處織入

遺書之十五文集爲遺書之二十三未識次第之意其他已刻刪不列次第後之人勿疑已刻有二十三種凡文已附見聲韵考聲類表孟子字義疏證者則也

不再見於文集中蓋合諸書爲全集也而論音韵論六書轉注論義理之學諸大篇不可不見文集中故思經韵樓刻輒補入又因丁升衢旁搜得數篇附焉定爲十二卷近日江東人頗得家弦戶誦矣惜牽於家事未能親校友人臧庸顧明編次失體字畫譌誤未稱善本近日謀一新之以垂久遠焉

先生初謂天下有義理之源有考覈之源有文章之源吾於三者皆庶得其源後數年又曰義理卽考覈文章之

生與方晞原書曰足下好道而肆力古文必將求其本求其本更有所謂大本者大本既得矣然後曰是道也非藝也如馬班韓柳諸君子之文惡覩其非藝歟先生於性與天道了然貫澈故吐辭爲經如句股割圜記三篇原善三篇釋天四篇法象論一篇皆經也其他文字皆厚積薄發純朴高古如造化之生物

家戶部又曾命工仿造將來有讀遺書而作儀器者當知法物之尚存也

地圖先生之所製也丙戌見先生自畫地圖白紙紅格每格方減寸許畫方計里用晉裴秀法而里數之

生合義理考核文章爲一事知無所蔽行無少私浩氣同盛於孟子精義上駕乎康成程朱修辭俯視乎韓歐焉

經義十八首吳江任上舍兆麟所抄贈也此雖先生餘事然名家未有能過之者江明經沅受而讀之以爲得未曾有姚刑部姬傳與秦小峴書言歸震川集當附刻經義余謂如震川及先生經義皆當附於文集也記先生言王云劬文得徐思曠深處又云云劬所選明文治便是時文之譜又曾言文有二種一則題如大堅石作者用大於石之鐵椎一椎粉碎此一

奇也一則用口氣一吹噓便使大石輾如綿飛舞空中飄蕩無迹如吾此作是也因取天下之言性一章題文相示至今猶仿佛當日音響云

璇機玉衡虞夏書觀天之器自漢以後失其傳而先生神晤於四千年之下卽詳其制於原象弟四章今歐先生於性與天道了然貫澈故吐辭爲經如句股割圜記三篇原善三篇法象論一篇皆經也其他文字皆厚積薄發純朴高古如造化之生物善讀者可構造矣曾自指點巧匠爲之藏於孔戶部

家戶部又曾命工仿造將來有讀遺書而作儀器者當知法物之尚存也

地圖先生之所製也丙戌見先生自畫地圖白紙紅格每格方減寸許畫方計里用晉裴秀法而里數之如大鑪然金銀銅錫入吾鑪一鑄而皆精良矣蓋先

遠近卽可計北極之高下凡直省府廳州縣方鄉四至八到無少差誤 玉裁 彼時未臨摹今日想此不可得先生令子 中立 在時曾索此物苔書云俟臨寫自齎至巫山今向中孚求之絕無此物記先生云地圖畫三副一贈朱六先生卽文正公一贈某一自存今將寓書文正令嗣求之或丁升衢家有之亦未可知也

先生言爲古文當讀檀弓余好批檀弓朋儕有請余評點者必爲之評點想休歙間其本子猶有存焉者也

戴氏年譜 四

先生言閱百詩能考核而不能做文章顧亭林文章較勝

先生言方望溪釋禮經之文多不似說禮語言其說春秋較善

先生言錢辛楣五禮通考中說話多有似是處

先生言朱子四書注大學開卷說虛靈不昧便涉異學云以具衆理應萬事尤非理字之恰中庸開卷性卽理也如何說性卽是理論語開卷言學可明善以復其初復其初出莊子經非孟子以擴充言學之意下複舉勿忘者古人每多此文法 玉裁 按此確不可易既勿忘矣又須勿助長忘與助長二弊各有所偏先生言讀史方輿紀要祇是大體好細處未能盡善

先生言欲知山之脈絡祇看水之去來水無有不依山脈者也

先生言精神好時勾股割圜記三篇不必要注便就本文可以了然

先生言爲學須先讀禮讀禮要知得聖人禮意

先生言周易當讀程子易傳

先生言鄭康成之學盡在三禮注當與春秋三傳並重

先生言學貴精不貴博吾之學不務博也

先生言學貴博不如知得一件却到

戴氏年譜 五

地也

先生言總須體會孟子條理二字務要得其條理由合而分由分而合則無不可爲

先生言明之王文成亦祇是借講學以自韜晦成功不居之意也

先生言孟子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正心二字便是忘字心二字不可强爲之說依吾說正心勿忘勿助長二弊各有所偏離爲二字而亡誤正乃字之誤也必有事焉而勿忘

復其初復其初出莊子經非孟子以擴充言學之意

易既勿忘矣又須勿助長忘與助長二弊各有所偏先生言讀史方輿紀要祇是大體好細處未能盡善

不忘則又慮其助長故頓跌言之詞雖勿忘却又不可助長也如詩云江有汜不我以矣必再言不我以而後可言其後也悔謂始雖如此而終不如此也凡詩之複句多此文法

先生言閱百詩讀書百詩讀一句書能識其正面背面

先生謂考工記圖既成後來乾隆某年所上江西大鐘正與余說合

先生言大國手門下不出大國手二國手三國手門下教得出大國手

先生言守一說之確者終身不易乃是

先生言唐以前師弟道重宋人言學尚有漢人師弟之意

癸未初見先生以春秋改元卽位考三篇付抄云春秋一經余欲倣此種文字數十篇便令大義畢舉

癸未先生言尚書今文古文考此篇文字却訂眞文集中詩生民解本出毛鄭詩考正先生曾爲余言可取出修改入於文集 玉裁刻文集十二卷時因入諸卷五而不敢修改一字也其詩摽有梅解亦取諸詩經補注毛鄭詩考正初名詩補傳

先生言唐初漢時書籍存者尚多作正義者不能廣爲搜羅得所折衷於春秋專取杜預於易專取王弼於尚書專取孔安國遂使士人所習不精卽三禮用鄭注矣而其疏紕繆不少亦只可有四五分也

先生言水經注水流松果之山鍾伯敬本山譌作上遂連圍之以爲妙景其可笑如此松果之山見山海經

先生言司馬相如封禪文顏色如天上雲霞奇麗絕憶 玉裁於庚寅夏銓授貴州玉屏縣先生自汾陽寄以書今失其手迹大略云玉屏之地當五嶺起處今乃於辛卯旋以詿誤罷由今思之有負先生言多矣

先生少時學爲古文摘取王板史記中十篇首項羽本紀有信陵君列傳貨殖傳其他題記憶不清皆密密細字評其結搆用意用筆之妙鄭炳也先生 虎文曾借讀今聞孔戶部以此授長子伯誠爲讀本伯誠雖亾書猶在也

先生言江右風水好在鄱陽湖一聚

先生言割圜全體祇吃一杯茶時洞然了澈

先生言割圜上二篇成下一篇雖做却取太史公信

陵君列傳玩味一番遂成下篇

先生言人須養神若精乃是徒東西耳

先生言書年代畧舊便有些子好處

先生言宋本不皆善有由宋本而誤者

先生言劉耕南小文章好大文章不好

曾祖景良故不仕　妣邵氏　王氏
祖寧仁故不仕　妣程氏
父弁封文林郎　妣朱氏贈孺人
本貫徽州休寧縣由山鄉忠義里

先生姓戴諱震字愼脩一字東原戴氏自唐銀青光祿大夫撿校國子祭酒兼監察御史曰安有子曰顏由饒州樂平遷歙州葬母於歙之黃墩小練源廬於墓側稱孝隱先生卒葬休寧隆阜因家焉世爲休寧人先生爲嫡長宗先

生以雍正元年十二月己巳生邑里之居第乾隆　年補縣學生二十七年舉於鄉三十八年奉召充四庫全書館纂修官三十九年奉旨得與乙未貢士一體殿試四十年賜同進士出身授翰林院庶吉士以四十二年五月辛卯卒於官享年五十有五先生生而體貌厚重性端嚴生十歲乃能言就傅讀書過目成誦日數千言不肯休授大學章句右經一章以下問其塾師曰此何以知其爲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又何以知其爲曾子之師應之曰此先儒子朱子所注云爾即問子朱子何時人也曰南宋又問孔子曾

子何時人也曰東周又問周去宋幾何時矣曰幾二千年矣又問然則子朱子何以知其然師無以應大奇之先生意每讀書每一字必求其義塾師畧舉傳注訓解之先生意每不釋然師不勝其煩因取漢許叔重說文解字十五卷授之先生大好其書學之三年盡得其節目又取爾雅方言及漢儒箋注之存于今者搜求考究一字之義必貫羣經本六書以爲定詁由是盡通前人所合集十三經注疏舉其辭無遺時先生年十六七矣隨父交林公客江西南豐就近課學童於邵武又一年於經學益進先生以爲經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辭也所以成辭者字也必繇字以通其辭繇辭以通其道乃可得之又經之難名在一事必綜其全而嚴之鉅細畢究本末兼察信而有徵合諸至道而不留餘議論棄典至乃命羲和不知日月列星之所以運行則撏卷不能卒業誦周南召南自關雎而往不知古音徒强以協韻則已齟齬失讀誦古禮先士冠禮不知古者宮室衣服等制已迷於其方奠幣辨其用不知古今地方沿革則禹貢職方山鎮川澤春秋列國疆域會盟攻戰之地失其處所不知古今推步之長則如夏書之辰不集於房魯太史引以爲正陽之月孟夏東晉古文尚書繫之李秋槩之仲康肇位四海小雅十月之交鄭康成以爲周

正十月劉原甫以爲夏正十月春秋傳兩記日南至歷代
史志載步算家上考曲合其一而卒違其一儒者何以議
古今之眞僞辨箋解之得失央瞀歷至朔之當否不知少
廣旁要則考工之器不能因文而推其制不知鳥獸蟲魚
草木之名號狀類則比興之意乖六書之學詁訓音聲未
始相離聲與音又經緯衛從宜辨魏有孫叔然掫立翻語
厥後考經論韻悉用之皆人以譯西域釋氏之言釋氏之
徒羣習其法因藉爲已有謂來自西域儒者數典不能記
憶也中土準望用勾股西法易名三角八綫而正弥比例
之根生於勾股則勾股能御三角三角不能御勾股雖深

明西人之算者咸昧其由來也筦呂言五聲十二律宮位
乎中黃鐘之宮四寸五分爲起律之本學者蔽於鐘律失
傳之後不追溯未失傳之先宜乎其說之多鑿也凡經之
難明有此數事先生日夜孳孳蒐集比勘凡天文歷算推
步之法測望之方宮室衣服之制鳥獸蟲魚草木之名狀
音和聲限古今之殊山川疆域州鎭郡縣相沿改革之由
少廣旁要之率鍾實管律之術靡不悉心討索知不可以
雷同緐說贍涉皮傅因悟聖人之道如繩之縣如臬之樹
苟差之毫釐則謬以千里其學彌博而探指彌約其資愈
敏而持力愈堅年二十餘而五經立矣先生病夫後之治

經者依於傳文以擬其是擇于衆說以載其優出於空言
以定其論據於孤證以信其通以此治經失不知爲不知
之意苟立一說則徒增一惑即起一辨使後之學者不勝
其勞因取其說之易曉者淺涉而堅信之用自滿其量之
能容受不復求遠者大者治經益疏而去道益遠故嘗以
爲古今學問之途其大致有三或事于義理或事於制數
或事於文章自子長孟堅退之子厚諸君子之爲文章咸
知文之爲末而道之爲本欲因文以求進據乎道而被之
于文其于道也亦有得有不得譬猶仰觀泰山知羣山之
卑臨視北海知衆流之小然而未履其巔未跨其涯故其

所得終于藝也而非道也聖人之道在六經漢儒窮其制
數宋儒窮其義理子長孟堅退之子厚諸君子根柢之以
爲文章若分途而馳異次而宿不知其不可以闕一也制
數之不明於古人之文章多有不省矣文辭之不達則所
謂義理固一已之義理而非六經聖賢之義理君子之道
不可誣也益先生之爲學自其早歲稽古綜核博文强識
而尤長於論述晚益窺於性與天道之傳於老莊釋氏之
說入人心最深者辭而闢之使與六經孔孟之書截然不
可以相亂益其學之本末次第大畧如此先生之自邵武
歸也年甫二十同縣程中允洵一見大愛重之曰載道器

也吾見人多矣如子者巍科碩輔誠不足言先生家極貧無以爲業至是始爲科舉文窮幽極眇於有明以來尤愛西安四子西江五家所傳遺藁每有所作意旣奧曲辭復超遠淺學讀之茫如或相與非笑之同族戴長源先生湘以此名於時家於江寧文林公因往江寧命先生步隨以從就謁長源先生至一見卽其所學曰當今無此人也吾誠不能有所益因館子其家令與諸子圍棋談說不關以文事旣月餘一日取案上檀弓令先生口講其義先生每講終一節未嘗不稱善因命題令爲時義一通先生援筆立成大加嗟賞翌日謂文林公曰是子誠不能限其所至

今歸矣所業甚精可無以示人先生白江寧歸時淳安方桑如先生掌教紫陽書院一見先生文深折服謂已所不及繼而歎曰今之徐子卿也同學者請曰若某某句其可通耶方先生指而示之曰是出某經某史顧若未讀耳因言其命意之精同學者駭嘆由是稍稍知先生之能文時郡守何公常以月某日延郡之名人宿學講論經義於書院之懷古堂婺源江先生永治經數十年精於三禮及步算鍾律聲韻地名沿革博綜淹貫歸然大師先生一見傾心因取平日所學就質正焉江先生見其盛年博學相得甚歡一日舉歷算中數事問先生曰吾有所疑十餘年未

生棟自其家三世傳經其學信而好古於漢經師以來賈馬服鄭諸儒散失遺落幾不傳於今者旁搜廣摭裒集成書謂之古義從學之士甚衆先生於乾隆乙亥歲北上京師見惠於揚州一見訂交嘉定先祿王君鳴盛嘗言曰方今學者斷推兩先生惠君之治經求其古戴君求其是究之舍古亦無以爲是王君博雅君子故言云然其言先生之學期於求是亦不易之論先生之始至京師當時館閣諸公今光祿卿嘉定王君鳴盛今學士嘉定錢君大昕與朱君筠紀君昀餘姚盧君文弨今大理卿青浦王君昶皆折節交先生時大司寇秦公蕙田爲少宗伯編纂五

禮通考之書延先生邸舍就與商榷其所采摭先生各經之說甚多先生因出其笥中所藏江先生推步法解一書以示秦公秦公取全書載入焉先生因盡言江先生之學於秦公乾隆二十七年江先生以疾卒於家先生爲之狀其行實及著書卷數上之續文獻通考館史館以備采擇其後學士朱公督學安徽檄盡取江先生之書上之於朝亦由先生力爲表揚之也先生以乾隆壬午科舉於鄉會試屢黜於有司往來教授燕晉間先生精博於輿地之學嘗謂今古遷移不可究詰治斯學者因川原之派別知山勢之逶迤由山鎮之陰陽水行所遝過知州郡之沿革遷

徙大凡水之上流川由於兩山之間歷千百年如其故道至其委流地平行而土疎斥不數歲輒遷徙不常是以滹沱桑乾漳水之流爲難考先生屢應志局之聘文書圖冊雜錯紛紛於前先生披圖覽冊有謬誤即圖上批示令再圖以進戶吏始不服及親履其地果如先生言無不驚嘆以爲神其治事精敏類如此後魏酈道元水經注一書流傳至今經注涸淆前後錯簡文章家以爲掇拾辭采之書而已先生究心於是者八九年尋其義例按以準望整之遂其舊俾諸水經支川渠委納整然就條貫而是書遂爲考輿地家適用之書先生治是書將卒業會

朝廷開四庫全書館奉
召與爲纂修先生於永樂大典散篇內因得見酈氏自序又獲增益數事館臣即以是屬校正上其書
詔允刊行爲先生以算在六藝古者以賓興賢能教習國子治經之士所當知故其自早歲以名家論多前人所未發周髀之書雖傳於今歷家不能通其用有正北極及北極旋機之名有七衡六間冬至日當外衡夏至當內衡春秋分當中衡之規法釋周髀者數家未解北極旋璣何指而虞夏書之旋機注徒以爲可旋轉曰機不得其本象先生以爲所謂北極旋機者今之赤道極也所謂正北極者今之赤道極也赤道極爲左旋之樞今之黃道極也赤道極爲右旋之樞自中土言之皆在北方故通曰北極赤道極不動黃道極每晝夜左旋環繞之而過一度每一歲而周四游故周髀謂赤道極曰正北極而黃道極無其名取諸測器之名命之用是知唐虞時設旋機環轉於中擬夫黃道極者也先生此論匪惟得周髀之解並以見古旋機玉衡之遺制其在館也屬校周髀書先生悉心正其譌舛補圖以進亦得旨刊行先生於永樂大典內得九章五曹算經凡七種自通人王寅旭謝野臣梅定九諸子皆以算名家未之獲見先生校正是書焚膏繼晷正譌補脫審知劉徽注內舊

有圖而今闕補之書既進亦得
旨刊行皆有
御製詩冠其卷首而古書之晦者以顯而周官九數之學
益明先生嘗謂漢經師康成鄭氏之學集衆家之大成俾
六藝散而復聚魏晉而後雖王肅虞翻之流時加駁難而
學者宗之比于周孔自唐義疏之行鄭氏所注周易尚書
乃亡今所存者獨三禮注毛詩箋而三禮注尤精博謂當
與禮經並行如春秋之有三傳先生留心於是書者數十
年校讎是正用功尤深適會編校唐人李如圭儀禮集釋
其書全載鄭氏原注因校李書即考定鄭注實可爲此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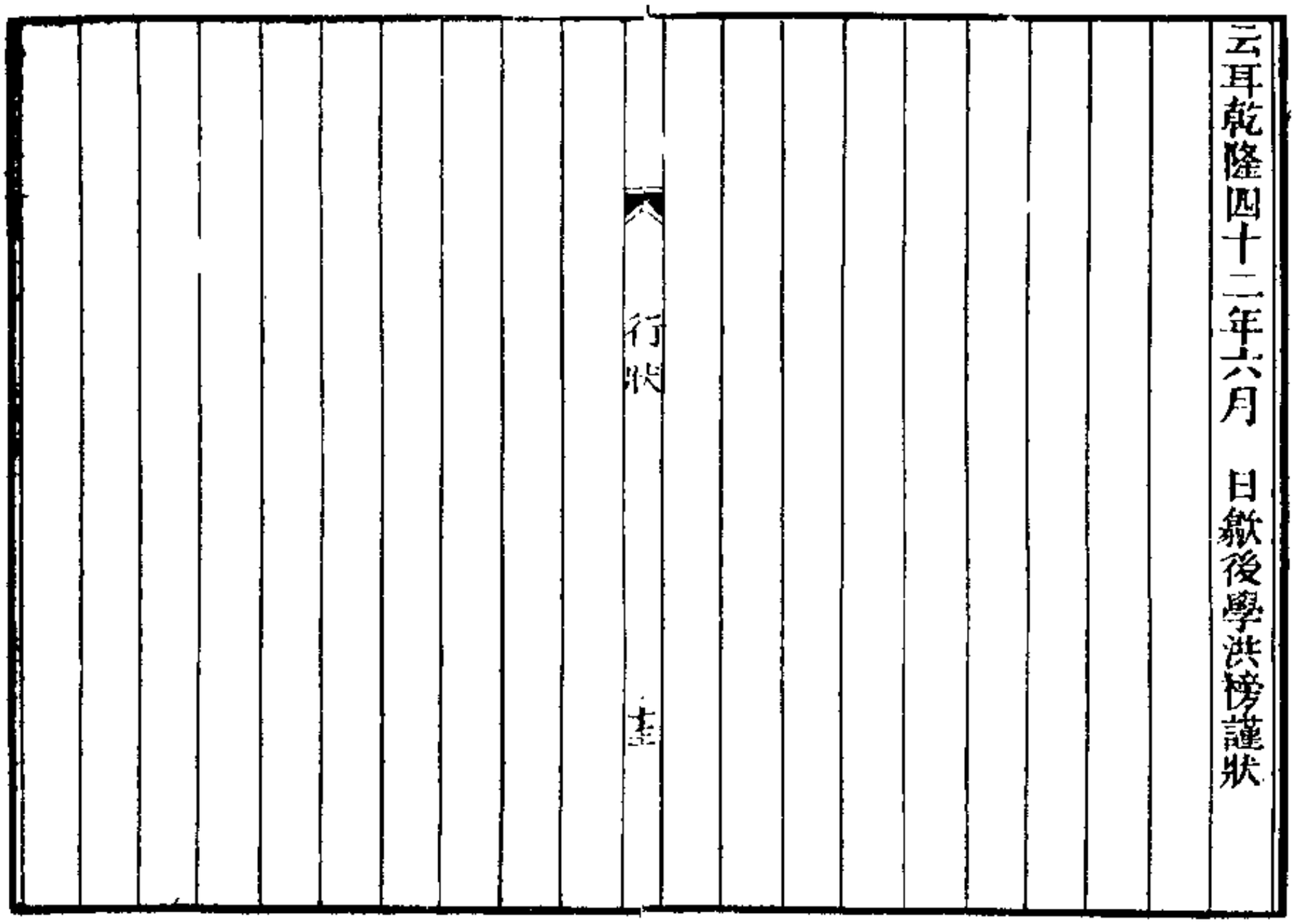
定本而禮記周官經亦以次定正焉又嘗以爲古者小學
一家列於六藝之末今所存者獨爾雅方言說文解字數
家方言之書迄無善本先生受是書校之正其舛譌漏畧
採摭羣書以爲考證幾及萬言先生之校方言也已得疾
足痿不能行猶日夜勘定不倦是書及大戴記校已畢未
及上進而先生以卒矣先生所著書今文尚書經二卷毛
詩補注一卷春秋卽位改元考一卷考工記圖二卷大學
補句一卷中庸補注一卷孟子字義疏證三卷聲韻考四
卷聲類表四卷勾股割圜記三卷歷問四卷經說四卷屈
原賦注一卷通釋一卷音義一卷經史算算一卷氣穴記

於其事私者逞已以縱欲無良而憯不畏明無私矣尚不
能無蔽蔽者不求諸事情以其意見信爲義理公而不能
明廉潔而流于刻記曰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喜怒
哀樂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凡有血氣心知
於是乎有欲性之徵於欲聲色臭味而愛畏分既有欲矣
於是乎有情性之徵於情喜怒哀樂而憀慄分既有欲有
情矣於是乎有巧與智性之徵於巧智美惡是非而好惡
分生養之道存乎欲者也感通之道存乎情者也二者自
然之符天下之事舉矣盡美惡之極致存乎巧者也宰御
之方由斯而出盡是非之極致存乎智者也賢聖之德由

斯而備二者亦自然之符精之以底於必然天下之能舉矣君子之治天下也使人各得其情各遂其欲勿悖於道義君子之自治也情與欲使一於道義夫過欲之害甚於防川絕情去智充塞仁義人之飲食也養其血氣而其問學也養其心知是以貴乎自得血氣得其養雖弱必強心知得其養雖愚必明是以貴乎擴充君子獨居思仁公言言義動止應禮凡所能之謂忠履所明之謂信平所施之謂恕馴而致之仁且智不私不蔽者也君子之未應事也敬而不肆以虞其疏事至而動正而無邪以虞其僞必敬必正而要於致中和以虞其偏與謬戒疏在乎戒懼去僞在乎愼獨致中和在乎達禮精義至仁盡倫天下之人同然而歸之善可謂至善矣夫以理爲學以道爲統以心爲宗探之茫茫索之冥冥不若反求諸六經此原善之書所以作也先生抱經世之才其論治以富民爲本故常稱漢書云王成黃霸朱邑龔遂召信臣等所居民富所去民思生有榮號死見奉祠廩廩幾德讓君子之遺風先生未嘗不三復斯言也今巡撫陝西畢公 沅素與先生相知因陛見入都就見先生先生所居巷隘不容車馬步入坐定因乞先生言先生爲言大吏以知人爲難夫鄉曲之氓問其令君之賢否言未有不當者自監司至督撫涖其上或往往不察豈智不逮哉所蔽者多也先生於史記尤喜張釋之馮唐汲黯鄭當時列傳有味乎其言之先生事親至孝夫婦躬操井臼聚酒飲食親自進之文林公性方嚴先生怡怡孺慕曲得其歡先生之奉

召入京師文林公攜家至邸舍居一年思歸先生欲留不可自是先生未嘗一日不隕歸也其疾累月不愈亦冀纂修事將畢當得請以行凡書籍之類皆已緘縢矣先生治家和而有法嘗言子弟有小過當立加斥責至有大過當微示以意苟顯揭之令不可爲人則自棄於惡矣所謂中也棄不中也先生行已嚴介不苟然必契以情理不爲矯激之行先生接物待人以誠謀人之事如恐其不遂揚人之善如恐其不聞其教誨人終日乾乾不以爲倦也先生之言平正通達近而易知博極羣書而不少馳騁有所請各如其量以荅之凡見先生者未嘗不有所得也先生之學雖未設施於時既沒其言立所謂不朽者與娶 氏封孺人子一人中立女一人許嫁戶部主事曲阜孔君 繼涵次子廣 先生郡人洪朴洪榜兄弟得交先生從燕遊久凡先生之行事緒論蓋得其大畧焉先生之子中立將以七月某日扶櫬歸葬於某鄉之某原謹書家世行業及論著之大凡以求誌於作者辭繁而不敢殺蓋有待於筆削

行狀



戴先生震字東原休寧人少從婺源江愼修游講貫禮經
制度名物及推步天象皆洞徹其原本既乃研精漢儒傳
注及方言說文諸書由聲音文字以求訓詁由訓詁以求
義理實事求是不偏主一家亦不過騁其辯以排擊前賢
者謂今人讀書尚未識字輒師訓詁之學夫文字之未能
通安謂通其語言語言之未能通其心志此惑之
甚者也論者又曰有漢儒之經學有宋儒之經學○主于
訓詁○主于義理此愚之大不解者夫使義理可以舍經
而求將人人鑿空得之矣奚取乎經學惟空憑胸臆之無
當于義理然後求之古經古經求之古經而遺文垂絕今古縣
隔然後求之訓詁明訓詁明則古經明而我心所同然之義
理乃因之而明古聖賢之義理非他存乎典章制度考是
也昧者乃歧訓詁義理而二之是訓詁非以明義理而訓
詁胡爲義理不存乎典章制度勢必流入于異端曲說而
不自知矣又嘗與友人書云僕數十年來得于行事者立
身則曰不苟待人則曰無愧事事不苟猶未能遠恥辱也
念念求無愧猶未能免怨尤也其得于學者不以人蔽己
弊自二非搏擊前人以自表襮即依旁昔儒以附驥尾二
者不同而鄙吝之心同是以君子務在聞道也今之博雅
能文章善考核者徒株守先儒而篤信之如盾人所譏甯
言周孔誤不道鄭服非此非志乎聞道者也其私智穿鑿
者即不自表襮而學不師古積非成是惑以終身無鄙吝
之心而失與之等其與道亦遠矣講明正道修辭立誠以
俟後學其或聽或否或傳或墜或尊信或非議所不計也
性介特多與物忤落落不自得年三十餘策蹇至京師困
於逆旅饘粥幾不繼人皆目爲狂生一日揣其所著書過
予齋談論竟日既去予目送之歎曰天下奇才也時金匱

秦文恭公蕙田兼理算學求精於推步者予輒舉先生名
秦公大喜即日命駕訪之延主其邸與講觀象授時之旨
以爲聞所未聞秦公撰五禮通攷往往采其說焉高郵王
文肅公安國亦延致先生家塾令其子念孫師之一時館
閣通人河間紀太史昀嘉定王編修鳴盛青浦王舍人昶
太興朱太史筠先後與先生定交於是海內皆知有戴先
生矣乾隆壬午中江南鄉試明年試禮部不第游汾晉
陽汾州修郡志朱方伯珪請先生任其事乃博稽史籍
較正舊志之譌謂汾陽於漢爲狐氏縣戰國時屬趙不屬
魏漢時屬太原郡不屬西河郡後魏太和八年改六壁鎮

道西河郡治茲氏城而西河之名移于此鄭道元注水經以武侯浮西河事繫之夏陽子夏陵及廟室繫之郃陽而於謁泉山及文水絕不涉及子夏設教事張守節李吉甫謂始指爲魏之西河子夏退老居此皆非其實吉甫又謂貞初二年於漢茲氏縣置西河郡即今州理不知魏晉之西河皆治離石非茲氏吉甫又謂周宣帝於此置汾州大業三年廢汾州皆非西河郡境吉甫元和郡縣志敘述最有法而猶有舛謬甚矣地理之不易言也癸巳歲天子開佽庫館妙選校讐之職總裁諸公疏薦先生以鄉貢士人館充纂修官特命與會試中式者同赴

○

延對乙未夏授翰林院庶吉士先生起自單寒獨以文學爲天子所知出入著作之庭館中有奇文疑義輒就咨訪先生爲考究顚末各得其意以去先生亦思勤修其職以稱塞明詔經進圖籍論次精審晨夕披檢靡間寒暑竟以積勞致疾丁酉夏卒於官年五十有五平生無他嗜好惟專於讀書雖詞義鉤棘難曉者一再讀之輒已渙然冰解從凡車式前也依傳意宜皆犯若皆犯則字當作軓以韻攷之又不合疑漢時軌軓二字相溷毛君殆誤併二字爲一與其述明堂之制曰明堂五室十二堂故曰明堂月令中央曰太室正室也一室而四堂東堂曰青陽太廟南堂曰明堂太廟西堂曰總章太廟北堂曰元堂太廟四隅之室夾室也四室而八堂東北隅之室元堂之右夾青陽之左夾也其北堂曰元堂右个東堂曰青陽之右夾明堂之左夾也其東堂曰青陽右个南堂曰明堂左个西南隅之室明堂之右夾總章之左夾也其

自輈以上爲軌陸德明依說文刖之以軌从九車轍也軌

傅云費直易無章句徒以彖象繫辭十篇之言解說上下經蓋費氏不自立章句其解說經即用十篇之言而十二篇之目未嘗改也劉向以中古易校施孟梁邱經或脫去无咎悔亡惟費氏經與古文同初不言篇題與諸家異後人誤讀儒林傳輒各費氏改經不察之甚也周禮大馭右祭兩軹祭軌注云故書軹爲軓杜子春云軓當爲軹軹爲兩轊或讀軓爲簪笄之笄先生辨之曰軓當從或讀如笄杜君改爲軹與輢內之軹二名混淆非也以轊釋轂端之軓亦非也軹者車輢軓者轂末轊者軸末後代字書并軓字無之矣祭軌字凡本多譌爲軌毛公釋濟盛不濡軌云

南堂曰明堂右个西堂左个西北隅之室總章之右夾室堂之左夾也其西堂曰總章右个北竈曰元堂左个凡夾室前堂或謂之箱或謂之个左氏傳寘僎於个杜云个東西箱是也个者兩旁之名也古者室之制前堂後室有夾有个有房惟南鄉一面明堂四面閤達亦前堂後室有夾有个而無房禮婦人在房明堂非婦人所得至也四正之堂皆曰太廟四正之室共一太室故曰太廟太室世之言明堂者有室無堂不分个夾失其傳矣春秋昭二十二年十月壬子猛卒而其夏秋已兩書王猛說者莫得其解先生曰王猛與鄭忽皆以國氏者也王者諸侯曰天王猶列國之書僭故王人與列國書人同爲微者王猛與鄭忽同爲以國氏忽未即位而出奔歸不得書爲書世子正其復國也王子猛未即位稱王故卒稱王子若先正其號曰王不得復稱王子矣周髀言北極璿璣四游又言正北極樞璿璣之中後人多疑其說先生解之曰正北極者魯論之北辰今人所謂赤道極也正北極璿璣者今人所謂黃道極也正北極左旋之樞北極璿璣每晝夜環之而成規冬至夜半在正北極下是爲北游所極日加酉之時在正北極右是爲西游所極日加卯之時在正北極左是爲東游所極日加午之時在正北極上是爲南游所極日加酉之時在正北極右是爲西游所極日總章左个西北隅之室總章之右夾室堂之左夾也其西堂曰總章右个北竈曰元堂左个凡夾室前堂或謂之箱或謂之个左氏傳寘僎於个杜云个東西箱是也个者兩旁之名也古者室之制前堂後室有夾有个有房惟南鄉一面明堂四面閤達亦前堂後室有夾有个而無房禮婦人在房明堂非婦人所得至也今人所用三角八綫之法本出於句股而尊信西術者輒云句股不能御三角先生折之曰周髀云圜出於方方出於矩矩出於九九八十一三角中無直角則不應乎矩此此璿璣之一周而又過一度漸進至四分周之一則春分夜半在正北子位晝夜各半爲東游所極又進至夏至夜半爲南游所極又進至秋分夜半爲西游所極此璿璣之一歲四游所極也虞夏書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蓋設璿璣以擬蒼道極後世失其傳無例可比矣必以法御之使成句股而止八綫比例之術皆句股法也嘗謂儒者治經宜自爾雅始世所傳郭注已刪節不全那疏又多疏漏如釋言桄充也六經無桄字鄭注樂記孔子閒居皆訓橫爲充橫桄古通用書光被四表漢書引作橫被今孔傳猶訓光爲充文謁而義不殊也釋言麻蔭也即詩不可休思之休釋木桑柳醜條即詩蠶月條桑之條莊子云已而爲之者已而不知其然當從釋詁解已爲此其效證通悟多如此水經注謁舛久矣王伯厚引經文四事其三事皆注之涑於經者則經注之清南宋時已然先生獨尋其義例區而別之云經文每一水云某水出某郡縣此下不更舉水名注則兼及所納羣川故須

重舉經云過某縣者統一縣而言注則詳言所經委曲故有一縣而再三見者經據當時縣治謂長作注時縣已流移是以多稱故城經無言故城者也經例云過注例云經以是推之經注之稱者可正也閻伯詩顧景范胡朏明雖善讀古書猶未悟斯失先生始釐正之同時顧有狂而不信者予深贊成其說今武英殿所刊用先生校本海內始復見此書之眞面目焉先生在書局校定五經算術海島算經孫子算經等書皆官爲板行其所撰述有毛鄭詩考正四卷考工記圖二卷孟子字義說三卷方言疏證十三卷原善三卷原象一卷句股割圜記一卷策算一卷聲韻考四卷聲類表九卷屈原賦注九卷文集十卷則曲阜孔戶部繼涵爲刊行之

門人彭縣知縣張君善長由彭走書來告曰戴先生東原與善長相識夫子所稔也今東原卒柩歸於家彭與休甯壤接將謀所以葬東原者洪舍人榜既爲之狀矣敢以志墓之文爲請嗚呼余之獲交東原蓋在乾隆甲戌之春維時秦文恭公蕙田方纂五禮通考延致於味經軒偕余同輯時享一類凡五閱月而別及余爲中書舍人東原始以鄉試中式來於都至余自蜀中歸則東原已被薦擢翰林同寓京師而東原遽以病發蓋余兩人離合之跡如此若東原謂經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辭也所以成辭者字也必繇字以通辭繇辭以通道乃可得之又經之難明在一事必綜其全而覈之鉅細畢究信乃有徵如誦詩而不知古音强以協韻則已齟齬失讀誦禮而不知古宮室衣服之制已迷其方莫辨其用不知古今殆沿革則禹貢職方山鎮川瀆春秋列國疆域會盟攻戰之地失其處所不知古今推步之法則如夏書之辰不集於房曾太史引以爲正陽之月孟夏東晉古文尚書繫之季秋小雅十月之交鄭康成以爲周正十月劉原甫以爲夏正十月春秋傳兩記日南至歷代史志載步算家上考曲合其一而卒違其一儒者何以識古書之眞僞辨箋解之得失決曾歷至期之當否不知少廣旁要則考工之器不能因文而推其制不知鳥獸魚蟲草木之名號狀類則比興之意乖六書之所注云爾又問朱子何時人曰南宋又問孔子曾子何時人曰東周又問周去宋幾何時曰幾二千年又問然則朱子何以知其然師無以應大奇之東原讀書默而好深湛之思塾師畧舉傳注講解意每不釋師苦其煩因授以許慎說文解字東原學之三年盡得其節目又取爾雅方言及漢儒箋注之存於今者搜求研究一字之訓必貫群經本六書以爲定由是盡通前人古義凡十三經注疏舉其辭無遺者時年纔十六七爾隨父客南豐一年經學益進東原謂經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辭也所以成辭者字也必繇字以通辭繇辭以通道乃可得之又經之難明在一事必綜其全而覈之鉅細畢究信乃有徵如誦詩而不知古音强以協韻則已齟齬失讀誦禮而不知古宮室衣服之制已迷其方莫辨其用不知古今殆沿革則禹貢職方山鎮川瀆春秋列國疆域會盟攻戰之地失其處所不知古今推步之法則如夏書之辰不集於房曾太史引以爲正陽之月孟夏東晉古文尚書繫之季秋小雅十月之交鄭康成以爲周正十月劉原甫以爲夏正十月春秋傳兩記日南至歷代史志載步算家上考曲合其一而卒違其一儒者何以識古書之眞僞辨箋解之得失決曾歷至期之當否不知少廣旁要則考工之器不能因文而推其制不知鳥獸魚蟲草木之名號狀類則比興之意乖六書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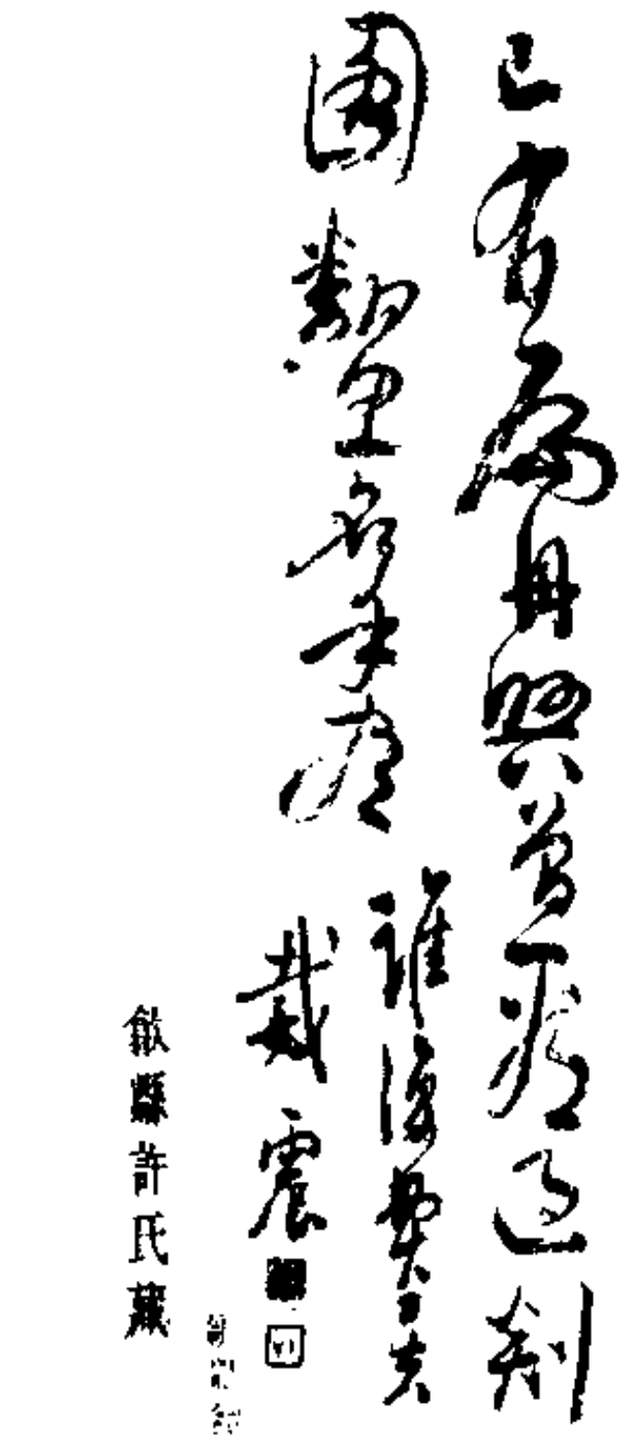
詁訓音聲未始相離聲與音又經緯衡從魏孫炎撏翻語後考經論韻悉用之晉人以譯釋氏之言其徒籍爲己有謂來自西域儒者數典不能記憶也中土準望用句股蓋肇於周髀西法易名三角八綫而正弦比例之根生於句股則句股能御三角三角不能御句股雖深明西法者猶昧其由來也於是日夜孳孳蒐集比勘靡不悉心討索雷同勦說悉掃而除之其學彌博而採指彌約其資愈敏而持力愈堅年二十餘而五經通矣又謂古今學問之途大致有三或事義理或事制數或事文章漢儒窮其制數宋儒窮其義理焉班薛柳諸君根柢之以爲文章若分途而馳異次而宿不知其不可以闕一也制數之不明於古人之文多所不省矣經義之不達則所謂義理固一己之義理而非六經聖賢之義理矣君子之道不可誣也蓋東原之爲學自其早歲稽古好學博聞强識而尤長於論述晚窺性與天道之傳於老莊釋氏之說辭而闢之使與六經言大戴禮記以次勘定未及上進而疾已亟矣東原所著書毛鄭詩考四卷詩補註一卷尚書義考二卷儀禮考正一卷考工記圖二卷爾雅文字考十卷方言考證十三卷聲韻考四卷聲類表十卷原善三卷大學補注一卷中庸補注一卷孟子字義疏證三卷原象一卷迎日推策記一卷歷問一卷古歷考兩卷句股割圜記三卷屈原賦注二卷屈賦音義一卷通釋一卷勾股割圜記三卷續一卷九章補圖一卷古歷考補一卷策算一卷籟律一卷五經算術二卷算表九卷算法一卷算法纂要一卷算法統宗一卷算法通變本末一卷算法通變一卷算法通變圖一卷算法通變圖說一卷算法通變圖說補一卷算法通變圖說補圖一卷算法通變圖說補圖說一卷算法通變圖說補圖說補一卷算法通變圖說補圖說補圖一卷算法通變圖說補圖說補圖說一卷算法通變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一卷算法通變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一卷算法通變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一卷算法通變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一卷算法通變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一卷算法通變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一卷算法通變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一卷算法通變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一卷算法通變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一卷算法通變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一卷算法通變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一卷算法通變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一卷算法通變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一卷算法通變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一卷算法通變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一卷算法通變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一卷算法通變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一卷算法通變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一卷算法通變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一卷算法通變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一卷算法通變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一卷算法通變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一卷算法通變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一卷算法通變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一卷算法通變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一卷算法通變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一卷算法通變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一卷算法通變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一卷算法通變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一卷算法通變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一卷算法通變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一卷算法通變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一卷算法通變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一卷算法通變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一卷算法通變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一卷算法通變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一卷算法通變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一卷算法通變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一卷算法通變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一卷算法通變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一卷算法通變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一卷算法通變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一卷算法通變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一卷算法通變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一卷算法通變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一卷算法通變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一卷算法通變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說補圖一卷算法通變圖說補圖一卷算法通變圖說補圖一卷算法通變圖說補

卷文集六卷凡遺書二十種曲阜孔君繼涵梓之以行其
未成之書水地記七册直隸河渠書六十四册付子中立
寫藏於家東原生雍正元年十二月某日殁於乾隆四十
二年五月某日年五十有五娶朱氏封孺人子一中立女
一許字曲阜孔廣根益繼涵次子也嗚呼東原之學苞羅
旁魄於漢魏唐宋諸家靡不統宗會元而歸於自得名物
象數靡不窮源知變而歸於理道本朝之治經者眾矣要
其先之以古訓折之以羣言究極乎天地人之故端以東
原爲首昔韓昌黎銘施士丐柳子厚表陸淳皆稱先生蓋
以經師爲重今竊取是例以示張君俾刻於幽竇乃銘曰

鄭孔既歿大義寖湮各以臆觀莫溯其全先生航航搜元
摘祕眞卑三才上窮六藝公卿動色天子嗟咨嬰古大師
誰曰非宜龍蛇召災遺言在笥吾言匪誕俟諸百世

遺墨一卷

附遺像著書攷一卷



戴東原先生遺像

水經一本戴已抄完乞
將校定全書并戴所上全部付來手 會面先
生所書夏小正文亦祈發來尚此並請
弟校全數日前為姚二哥假取未能
俱奉上
尊諱不敢當看做
鈞安餘不悉戴謹稟

水經注歷卅第二十六卷今將其刻一本俯原書一本作款式
又唐宗文附上

來水經注九本已收此寔舊本 弟處校
本係江西 劉內翰暨 汪明兄多借未
還其原善原委等 亦在 汪公處俱俟
改日呈上賤體已復舊舟者上年承
陽札弟收藏俟繳致離會時奴撿尋不
出在吾
兄寔出於好學之盛心弟亦非鐮退不敢也
古人所謂友原有相師之義我輩但還
古之真道可耳來札奉繳不宣
喬梓大哥
內弟上朱棗邀
雲翔首

前日一到即留署內靜俾閒本意原欲以有城書院作招後
回都中有信言與 汪明兄同寓恐偕行而未
鄭公今已遣人去不得回音此附上書一冊托畢望即
寄下 龔老先生處祈代謝昨言有幾平定州
地圖得轉懇抄 示為感
雲拾帝 青啓

明州宋山曲子青
陽先生在朱生筆書

湊合一景十景繪圖卷百廻來名手頗有知為陋劣宜劃去者星野之載歩天歌及星圖均屬陋習又如每篇有小序皆通套語近來亦有刪去不用者其村鎮之分八到東西南北注明距縣治里數舖驛則注明某舖至某舖某驛至某驛兩頭距交界古知今籍此處處又壽陽縣境有後漢龐勛及後魏神武郡治昔柔及元年耕師中抵壽陽之石佛寺甚公館下車每則有錄撫慶也

十二月初旬

兄

兩得

父親手信仰頌記念過假期之勤旋者來府垂詢諸事俾得一一回音得先生時時保重為慰

留假滿之期行期又未解確當諒老弟先歸小住

老人之望也前寄陽兄銀信已查明屬封寄解納官

甘處矣收到即寄一回音得先生時時保重為慰

陽道二署尚坐數人候館也鍾兄事稍不大棘便

任兄執中動仍在都否此處東時值冬春百金即

外新水即有歸前日買大毛稍寒無稽缺銀三十

目前係借書院事務路兄銀清正月乃得前信

年初甲基公館下車每則有錄撫慶也

十二月初旬

兄

為全將所欠迴趟捻次重整能

見於正中亦當載入縣誌額扣

將今屬境內百上數事仍不可缺望查核以補苴疎

陵館事因南使未還故仍靜侍小經一本隨書啟扣候

速寄圖一紙所修

速祉不宣寒館首

龔老先生未另具札奉候

七月廿四日

十二月初七日汾州府志館寄

內信照附

府報轉致王廣福斜街浙江會館

金華溫郵收

戴震拜復

去夏一晤倉遽即別時懷想無由識境況何似
及今秋之仲入都門急訪見令親龔老先生詢
得一切又接
手札知
起居綏和諸凡妥善乃甚快慰僕此行不可謂非幸
邀然兩年中無分文以給旦夕曩得自由尚內顧
不暇今益以在都費用不知何以堪之數月來簽
次永樂大典內散篇于儀禮得張淳識誤李如圭
集釋于算術學得九章海島孫子五曹夏侯陽五
種算經皆久佚而存于是者且實賚也茲家兄次

琬以縣委挑到川促之就道適倘有緩急商
推情商移挪併事之祈
指示其人朴實少文於醫頗通曉穩當順候
近祉馳溯不既肅頌
懋堂賢弟執事

大著辦別此五美六朝之文如清眞蕪三韻之不相通能發自唐
人未講韻者所未發今春將古韻考訂一番斷從此說為確
論狀觀管窺作序者塵垢粃糠安能心不精妙候稍安閒為之
目迎極盤桓也往年頃如陳望寄僕今春寓紀公處出月
初三移寓洪秉人兄處去及

十月望日 燈下 發巳奉
日在都

春間有札詳論韻之分合以入聲為樞紐并聲韻考一
本記 龔公轉寄因
大著尚有當酌處或更參定俟覆書到撿寄
而僕自三月初獲足疾至今不能行動以篤養修事未畢
仍在寓料理擬明春告成乞假南旋久不與人交接秋末
著人向 龔公處問存
友近署理地方似亦未得確信僕於本月十六移寓
北官園記宅在海岱門之西前門之東更遠

人迹金川平後何以不獲吾
友一信懸念之至茲舍姪南屏名朝恩者即代子年
補漸省提塘在京今選川省遠道望眷又係初
到一切務求
指示倘到時赴之兼祈代為通挪必不有負順候
近祉不既上
若膺賢弟足下

外寄上經典釋文一套計十本北
冊并六書音均表原套一本祈檢收
又天圖二張

友人戴震頓首 附上月廿二日

新正接到上年[illegible]月
手翰并六書音均表三部銀四十兩謝收知
事餘暇無他嗜好攻[illegible]於古遺經及小學誠感盛
事也僕自十七歲時有志聞道誰非求之六經孔孟
不得非從事於字義制度名物無由以通其語言宗
儒識訓詁之學輕語言文字是欲渡江河而棄舟楫
欲登高而無階梯也為之卅餘年灼然知古今治亂
之源在是孟子闢楊墨曰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詆
害子曰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再稱聖人復起不易
僕之理寔謬乃敢而不明聖人而下罕能無蔽僅以為
不知必敬必正而理猶未得其言人欲所蔽
無欲則無蔽不知欲也者相生養之道也餘視人猶己
則忠以己推之則恕憂樂於人則仁出於正不出於邪
則義恭敬不侮慢則禮無差謬則智曰忠恕曰仁
義禮智豈有他哉在常人為欲在君子皆成德
之欲皆非也況欲之失為私不為蔽自以為得理而
使夫欲而後一於理是古賢人聖人體民情遂民
之欲而後一於理是古賢人聖人體民情遂民
就之理寔謬乃敢而不明聖人而下罕能無蔽有蔽之

吾言皆承生於其心害於事害於政夫仁義何以禍
斯民觀近儒之言理吾不知斯民之受其禍之所終
極矣古人曰理解者即尋其條理而析之也曰天
理者如莊周言依乎天理即所謂彼節者有間也
子貢問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子曰其恕乎己
所不欲勿施於人大學絜矩之道不過所惡於上毋
以使下云云曰所不欲曰所惡指人之常情不揣度者
以己絜之人則理明孟子對梁王好貨好色曰
與百姓同之非權辭也好貨好色欲也與百姓同之即理
也後儒以理欲相對寔雜老氏無欲之說進視理欲也
深者有蔽之淺者自謂蔽而不明者有幾問其人曰聖
矣乎必不敢住而識其失理必起於心是盡人不知己蔽
也昔人異於今人一啟口而曰理似今人勝昔人吾謂昔人
之勝今人正在此蓋昔人作之為意見今人不出於私
即謂之理由是以意見殺人威自信為理矣卿舉一字
言之關乎德行行事匪小僕自上年三月初獲足疾至
今不能出戶又目力大損今夏篆修事似可畢定於七八
月間之假南旋就醫覩一書院糊口不復出矣竭數年
之力勒成一書明孔孟之道餘力整治從前所訂作字
學經學音四庫全書例干現在人撰述不錄僕之考

工記圖原賦注已并江漢經撫當取以進館中依例去之今大著亦不得抄入前歲十月寄謝蛙信閏十月又一信皆收到有寫本音均未兩部此兩信內言大月寄吳廷芳銀信其人與信皆未見及問之投梢者云仍今發川省矣上年春作札詳論編事寄龔公處并寄聲韻考一本此信竟沒沉今將存稿者附寄餘所言某復記憶甚比時以大著未刻有所商慮今既刻成應撰序並兼寄上又上年冬舍姪朝恩赴川省守倘任寄水經注一部經典釋文一部天圖兩張音均表原底一本想春夏之交乃得到圖記考工記圖皆未有其九章算術經俟合人抽出並俟後寄順候

迮祉不宣

若膺賢弟足下

友生戴震頓首 正月十四日

去冬寄提標中營舍姪處書今年二月廿日始自杭赴任想亦送到矣茲有信希轉寄僕足疾已踰一載不能出戶定于秋初乞假南旋定不復出也擬卜居江寧俟居定當開明以便音問相通吾

兄尚未得實地而素性方正則難與俗諧然君子斷乎主于中若先求不失己有急退無急進也僕生平論述最大者為孟子字義疏證一書此正人心之要令人無論正邪盡以意見誤名之曰理而禍斯民故疏證不得不作頃未得人抄寄茲附數五經算術一部其九章算術尚未印出順候

迮祉馳溯不宣

若膺賢弟足下

震頓首 四月廿日

前月廿六至今一病幾殆正眠林相見不便強起作一乙未
年通判吳庭芳之信並未見上年春寄一書論韻兼
有廣東所刻聲韻考一本係龔公寄　于老師門上求之
徐錦堂兄來所寄傚明其人甚詳密常相見正月備
寄一札六書音均表一篇又錄前論韻書一篇日前展
人仍到小舍姪朝恩赴提標中營
任寄天圖三張水經注一部經典釋文一部六書音均表
元堇一本其人今春廿日由杭動身已上三信趣近

十二

皆到矣僕歸山之志早定今自華南後前信已五之否
友所為不苟然亦剛直六年不補固有由也君子雖退而易退
自立乎無過之地然承全之驻猶不能免是以內剛外柔謹
慎謙遜以與為要幸留意書院不可陝西畢竟歸後老親七十有八非得一
乃可書信往來順候　招之往太遠不能就也大抵坐定後

近祺不宣　上人戒嚫　再廿日

若膺賢弟足下

外九章算術海島算經二種

迴瀾雲樹照積安從仰
芳規彌深依結今閱補
手圖能知
底舍　朱墨雲推尚未得并賀之如未於今春
生署亞山西放趙春并賀之如未於今春
地今暫居

祖榮之意作冕旒紱冕前圖　先農壇
先生好古書湛深經術考據精核顓學稱
者希有之未畢而歿實為物理所都黃圖古蹟
久無完本今未能也
右著未役又深蒙

厚惠任已收領物備寸圖心謝感也　先
誌銘未開大理寺圖　王文人名　乘　等菊泉
老伯已修成尚未安厝而行述湖北典故　洪
素人老伯之命未就成（業本考上古道）而未刊刻而　先哀所編次
樂大典數篇於水經注卷　儀禮識誤三卷

先哀已校遺書廿三種好之都計書四
即前
計補注一卷　尚書義考二卷　考工記圖二卷
儀禮考正二卷　如雅之字攷十卷　毛詩類表十卷
原善三卷　易通釋二卷　孟子字義疏證三卷
大學補注一卷　中庸補注一卷　原象一卷　算法
儀禮識誤三卷

迎。日抵栗記一卷 句股割圜記二卷。附
古歷考一卷 小地記一卷 直隸河渠書一卷 屈原賦二卷 先
古文時文集詩文集凡此數種現在 孔若親為覆
校而聲韻攷正則尚未攷證未及寫上而
西桂林亦同知 李公任山東周游 永年同年 屢
本六年而底本傳鈔今有不全缺不能
攷修者 勒林宅親為比先曾王父俱等
失蔭公第六年底本其板上年已遞來而出京時未
嗜利京本精造 孔公屢 書
六圍跋全 本便箋未書信 報回
其種今宜上 孝慮收又九 原
方言底本 慮收 補

499

余承庸蔚芝師之命講學錫山圖學館
之五年門人安生鍾祥出示汲藏戴東原先
生墨札一冊並謝段懋堂孔紅谷兩先生及東
原子中立墨札十數頁皆字蹟完好有關
學術之作且載戴氏一家之學所系尤鉅洵
人間之至寶也兩漢春北流陳柱拜觀

也蓋先生壬午以前與江慎修氏成古韻標準至己丑余以詘經及葦婭韻譜請業言支脂之不相通初不以為然遵之七年至於癸巳乃謂此說最確從此古音之全通邑大都家諭戶曉謂非先生一言重於九鼎我又以見先生始之不輕信終之勇於從好學深思聞義則服豈比夫淺夫知非不改堅自護短者哉其言非從事於字義制度名物無由以通六經之語言非知天理之不外於人欲則以意見誤名之曰理而禍斯民僕生平論

學已四十餘年猶於蛛絲蜂尾蠶紙蚊墨日夕摩挲宛見先生之顏泝然長偉然雄健聲如洪鐘容見溫眸將終身以之者蓋向往之誠有不容已亦以傳示子孫俾知世有剽竊師言遠勇於樹幟欲為達崇者之為可恥而當以為大戒也册之背為故友孔葒谷書為先生令嗣中立扎嘉慶甲戌十二月二日段玉裁記

右段若膺先生東石先生扎冊跋見於經韻樓集卷七者也安徽胡樸安黃嶺虹諸先生影印藏東

原全書徵吾師杜導先生所藏東原為同門而遠以即段先生所輯跋也惟冊末有跋文命疸睢敬錄於其後以與之案段先生為此跋年已六十矣時往來於懷未及書之於冊也段先生之於東原相師服膺蓽垂老不衰其服善之誠與情誼之篤有非後世所可及者段先生又曰師弟之道不講故世無學問蓋已深中今日學者之病然則觀乎此冊世之學者當可以知所勉矣蔣庭睢謹跋

段若膺先生藏戴東原手札跋

余既屬門人蔣石渠講師錄經韵樓集東原札冊跋於冊
末又攷之段氏所編東原年譜以明其作札之年歲焉
近令又攷之段氏所編東原年譜以明其作札之年歲焉
茲札之首注有干支當出段氏第一札為東原繳還段札
遠裘文達之言薦之於朝故以舉人特召充纂修官
下附有求原語與第二第三札均注丙戌二字於首攷年
仲秋到官後作也又攷年譜乾隆三十九年甲午東原
譜是年為乾隆三十一年東原四十四歲入都會試不
五十二歲條云是年十月與玉裁書蜀中云數月纂
第屆新安會館時也第四第五兩札均首注己丑第四
次永樂大典內散篇於儀礼得張譚識誤安如圭集
札末注時同至山西予在壽陽先生在朱文正潘府第
釋於算學得九章海島孫子五曹夏侯陽五經算經

五札末注在朱文正處校攷年譜是年乾隆三十四年東
原年四十七入都會試不第六札而注己丑封背書云十二月
山西布政司使東原偕若膺住若膺主講壽陽書院東
原客文正署中時也第六札而注己丑封背書云十二月
皆久候而存於是者即節錄此札之文惟札注癸巳而
年譜列於甲午相差一年據札文今益以在都云又
初又於府志館寄益堂其第漁御棨者攷年譜乾隆
數月來云則似以札所記癸巳為搞蓋八月至都十
月三十日作札故值數月若在翌年十月則當值年
干支亦與此札相同不知精審如段氏為其師作年
來第札內述段氏曹刊入六書音均表中其末列
譜有真蹟可據何以尚有此差誤第八札首注丙申
謚第九第十第十一三札皆均注丁酉攷年譜丙申為
此札所云看來府志單係陟縣志即留陟縣志其言
第九第十第十一三札皆均注丁酉攷年譜丙申為
段氏以段為段者史記老子列傳

乾隆四十一年東原年五十四丁酉為乾隆四十二年東
原年五十五蓋皆在都仕四庫館纂修時作也第十一
札為五月廿一日作而東原之卒日為丁酉五日二十七
日作札時距卒日不過五六日而字體端健尚豪無
疾態如此第十二札為孔葯谷與若膺札第十三札為東
原手中立与若膺札均東原故後論利行東原遺著者
而中立札所列書名頗与儀鄭堂戴氏遺書總序有出
入而考論戴氏學術者不可不知者也東原著述大行於

於世而掌跡之好者則甚尠此冊首有段氏二札可以
當序後有孔葯谷戴中立二札可以當跋而戴段孔皆為
乾嘉間學術大師真蹟聚於一篇誠入間圭寶矣今程
演生黃實虹胡樸安諸先生輯集安徽叢書特刊此冊附
於東原全書之後傳之久遠其用意至可感也爰書為
攷證於此而于十二月北流陳柱敬武進蔣庭曜啟書

江

淮

旅

稿

江寧嚴長明道甫

庚辰

七術

歸求子返鶩上京維舟中路顧影關河得懷江湖千時倦柳徂秋修梧警暮庭鶴龍舞檐烏御赴攬品鼓之飄搖既身世其罔附迺慷然而歎曰地奚濫厚天乎至仁茫茫六荒漠漠三辰山海以高深成性水火以動靜爲根魚鳥以飛潛自適鼎木以槃悴相因昆蟲以得氣而衍怪魅以有藉而神余獨曾穹冠前聳長劍後遂朱圍墨乙則房仲抉其機圖點白王始提契鉤元則干子判其尾選文定文待詔始當夫洪永仁宣元祖未彩逐暨兩正謂正統正德比天啟六年郡疏二川奮起見南雷文定

遠家抱江貧桂蠹之苦經秋而不實蓼蟲之味求老而自幸詎行棄于冥黨抑才薇于無人其在詩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又曰園有樹植其下維籜側聞士庶左塾舍有文學大偕褒衣金日木舌于是修刺執贄以士相見禮謁焉多文既集進叩所託爲涉世之舟航作持身之筦鑰

士庳文學迺棐拱而稱曰蓋聞達者不卷懷而遁俗智士不執志以遺名方今

皇風煥炳

帝載雅清水火比諸寂寒槃淵溢于弓旌不假胥靡之

夢無煩浚野之民義正乎漢廷之射策事實乎唐代之明經原夫天不愛道斯文倬啟六官以思宋成銘考工文思七命以載郁爲紀張協文時素庭堅惟幾惟康其弼直及流別具于左自靖人自獻于光王文二首式六卷耔一作耘至元十一載始議三場四書六經成之成化廿三年證爲八比成化丁未會試樂天者保議股後爲式天下文分題兩藏各爲四

國枉瞰想夫北燕臺上之黃金求享山前之白璧望捐
計孟明之流舟已三北矣思淮陰之背水場一借焉歸
求子曰在子之書七篇之制會就範于大家望溪先生奈儻
轅于小試

于時隣有西清舊史聞而造焉曰余歷觀冊府文體具矣匪各性其情即自言所喻惟院本與時文迺借而而代語聖與仁固將有以踐其形骸與愚亦思有以盡其致此固所云下類俳優而大慚于韓氏者也蓋夫耳目外寄聰明內充雖在唐衢之老楚澤之童戴星之女漸石之師當夫四時代謝六氣沖融寂然凝思怕焉動容吹宋玉之風近砌則蛩唫秋碧當窻而花笑春紅于是新情振起格響勢通文成亟露韻潛驚鴻睞夫蠅鳴逐試蜩沸求蒙正僞舒慘判乎其若衡從矣翔書藝本常選之具而詞學迺制舉之文

如流波之颯颯如達春之蓬蓬何處來謝莊之月有時當代重熙累洽事躗化淳樹寶爲秋摘藻爲春鴻儒博學乙未丙辰巢肩達掖奏玉含薰我

記纖

試紹舉三迺有
三舉

紹于壬午歲
南巡盛典國風十五太師是陳
語曰東風至而蟲豸振大廈成而燕雀欣曷弗稽五際

接七均獻諸奉引副在輜軒俾擊壤附雲雷之奏而喁
韶戛冰雪之文庶令從古風人不皆寒瘦而今延閣尚
有淵雲不其褲褶歸求子曰發言爲詩文勝則史雖六
藝之先聲實前列之餘事

舊史氏曰詩有別才非關學也而學能有獲亦廣才焉
蓋空柯無刃則投窮于匠石虛弦遶鏃斯巧喪于羿甘
故劉向通古今之事而馬融見天下之書厥彙大者茗
子式圖茲者太微甄度東壁亞麻麗離則賁井案兼邱
內則祕閣中郎之掌外有韜車鬲者之求昕夕獻納日
月校細浹及世家舊族算益多裒天一之閣靈光獨留
鄭氏傳是樓 范氏天一閣藏書 世學樓 曹倦初 潛生堂 鄭叢桂 葉菉竹堂 之所收散在玲瓏之館卻門
馬氏萃于裘杼之樓 桐鄉汪氏傳寫則紙渝求東洛閒雕則聚礬
青州負篋之口驅四騶欲趼挂經之黃犢雙角其捄猶
懼鍾之厚而石也猶懼弓之膠而檝也則有尺樞運關
寸轄制輞大嬴綜貶羣言薈萃方輿則齊趙徐全
水道提綱東漸微士水經注釋位山檢
討山河兩戒考謝山吉士七校水經
戴榕坡孝廉周髀疏證復齋觀察莊氏算學禮則泰江
咏經侍郎五禮通考翼梅東原文學句股割圜記
慎修微君禮經綱目樂則禎惠賓陽行人鍾律成數李
慎修微君禮經綱目樂則禎惠賓陽行人鍾律成數李
苴畦則河渠水金鑑鄭氏行
南原則錢幣幣考錢氏
兵則東田所

戴氏六經
師律廣義刑則南耕所識
程氏名
律博識農則穡疇易田所
倪氏康濟錄
資
程氏九穀考
臺所肆戴氏欽膺論注廣
軌範醫學
源流論
比若鶴列參若魚
麗六奇五閒莫測其機緘
鉤河摘雒明陰洞陽如伶
州鳩如萬寶常有大興之劉出于泰西之利繼莊自謂
實則泰西之學有建昌之呂紹乎潭浦之黃青陽爲董與公弟子興公學出于
石所述則上古天眞之論所涉則大荒神異之經所識
則三洞佚盧之字所辨則八鑽鳥獸之聲樊皇壬日開
拓心靈不啻伏羲之判雛而生鼓之發鑰也是皆吾子
之所謂事該曷湍足而襲裝馬行稿中屢
之有術終入室而未任
二客謂謂聞有鴻都博士工于造術羣仰而跋迺徑造
焉主人早竢禰禰禰屬門而語曰之子之來意必有
以夫九流六藝余未之聆余所雜誦惟在一經晉解庳
疏余未之貫余之副墨惟在兩漢今將授子以泉下之
珠祕子以家中之玉可以抗景伯之顏可以折充宗之
角昔在顓童受業閭塾射御首通形聲載告曰浹耳濡
染傳先王語爲諸子告曰天在山中瑕瑜互藏問以辨
之其道大光繫上古初肇庶類混成釐乎軒轅道乎陶
唐徵乎夏殷郁乎成康緝熙太平薈于羣經其行在于
從橫非馬之談辯隣于午合慨五聘之孔長終九魎
之難沒爰啟馬鄭繼以許服姬嬉相傳暗唄相屬纂墜
緒于霄紈嘲微文于殘竹經涂揚隙駟之衡誼府炳潛
蚪之燭至于易象日月數窮薈蔡維孟長卿測以卦氣
起自中孚四正以次日冬至在坎春分在震夏至在離秋分在兌爲四正卦餘卦
六十各職其位六日七分周天數既然後系以東吳之
納甲益以北海之炎神參以君明之世應傅以令升之
等輩一降一升雨施雲行一消一息出庚入乙通諸鬼
魅爲游爲鮪雜以龍蛇以伏以飛其學厠于閒石之經
王冊之記其術通于火珠之林參同之契吾子昔夢三
溝之界此亦天下之至精也昔宣尼思文王之德而嘗
昌歜嘗知後人究六經之遺必將從事于漢學矣歸東
子曰隱怪獨循聖智兩棄徒自汨其性靈終適同夫事
類
咨言未既適有儒林丈人植鵠而出如臨高山氣爲之
肅傳先王語爲諸子告曰天在山中瑕瑜互藏問以辨
之其道大光繫上古初肇庶類混成釐乎軒轅道乎陶
唐徵乎夏殷郁乎成康緝熙太平薈于羣經其行在于

孝弟其職在于耕耘其教在于出處辭受其道在于奉
祭冠昏其藏諸用也在日用飲食之質其顯諸仁也在
財成輔相之原見其大卹天地所以立極語其小則夫
婦可以與能傳有之曰魯國之大儒者一人余衡近世
得兩召焉維彼崑山顧亭林開世而晤道協球圖言成鍾
留守夢孔姬旦質堯禹惜哉雲興密而不雨繼者姚江
梨洲黃氏誰山弟子忠孝作基禮義爲紀山川九州曰星萬
禩待訪摺書曠世以竢至于孫夏峰習齋岳麓潛庵亭
光光克念作聖懷古紹休勿忘卿大夫士儀之可以郅隆平

七經煌煌參典襲盤環池峙圖舞詠衍衍上士得之以
踐形盡性大人得之以成俗化民原夫尊卑既定易簡
是臻可久可大德業備焉故屯以利建侯師以寓井田
節以制度兌以使民觀以設教噬以明刑井以辨義巽
以行權上天下澤而禮以定雷出地奮而樂以宣由是
興于詩以致其敦厚立于禮以導其溫文防其亂也則
比事屬辭以昭其序辨其誣也則疏通知遠以盡其神
禮曰天降時雨山川出雲詩曰維岳降神生甫及申逸
在布衣未能婢見而洽聞也傳諸鄉大夫者則有齊聖
孔庭至聖文正之撫吳唯州公文定之撫漢江陰公文端之
督冀高安公清恪之撫閩儀封公莫不行其所知尊其所聞
由積中而施外俾利用以厚生不獨長其長不獨親其
親墜無稽蓼戶有雞豚牧人夢魚桑女采蘩舅孫之禮
以洽黃耆農夫之鼓以逐田神其時風協五日雨依一
句弄木呈潤禽魚不驚玉燭內融則人皆嫩好卿雲下
覆而天下文明然後中和宣布祉于
明堂翼翼雝雝饗應歸昌
天子臨軒端拱榮鏡棒精講德于升平之圖登功于太
始之庭

有詔儒臣作爲經騰百五十年之茂實翬三五六籍之英聲洋洋乎郁郁乎信文治之極盛而經術之大成乎歸求子曰富哉此言盛矣斯際攬儒行之大全見聖功之極致

于是瞿然失容揚袂而起曰語有之南越無頒冰之禮少所見也鄭人有市璞之嘲局所聞也今游大同之宇規在肯之云不啻河傾于縣風落于天清泠灑濡不可罄言而今而後庶幾有以自權矣昔也欲效虞卿早著一書今則周情孔思比戶皇睹昔也願法吳公治效一長今則周原禹甸四埜耕桑與其老作魚死生文字若祥麐不踐春草長生諺曰湖上不粥勉鯉山中不易新蒸益百歲以前未嘗有我千秋而後豈竟無人今將弃心于用無用之際置身于材不材之間坐耕堯壤行歌舜絃文圖供奉姬夢周旋虛室常白元門不關黃鵠舉矣清風颯然詔談孔顏志世山光樂山一物有累雨心不開迺收眸返聽據觚而歌曰有術之術術以成兮無術之術術迺亨兮忘言消意窈莫名兮形全精復以葆眞兮于時四子頹然各失所據歧路徘徊悄焉日暮

此用晦與余同客長淮所作時年未及三十其于學

春雨梅初刪稿

明張氏約園開雕

序

壽鏞讀鄞志董小鈍先生傳深惜其據行狀僅論其政蹟而不一及其學術傳者之隘也先生爲謝山大弟子謝山固嘗以有用之才目之然所施爲僅僅止此先生有不屑者焉先生之大者在傳雙韭之學今其文集所載如論深衣論廟制及禹廟記繆之類皆深於禮者辨南寧三江請開復甬郡三隘之類皆熟於水利者記陳秀才事書樂平志張彥芳傳後浩氣吟跋與夫寄屠法田論吾鄉明季諸公立祠祀書皆表彰節義者又如兩次奉書某君論修四庫全書一謂當彙爲書目勸爲定本使後世作僞之士如張天覺劉炫之徒無所施其伎倆一謂謬託於經而不可言經降而至於顧愷之陸探微馬和之趙孟頫之徒蓋皆工師游戲之筆又如顏鼎受之國風演連珠王禕之禹貢周官急就章張九成之論語詩宇文虛中洪皓之春秋百詠方回之易吟其去留當先舊凡例此尤精於經義者也若夫枌社掌故如燕京三里河辟家灣鄞縣館及郊外殯舍不讀其集幾無人原其始者且當文網嚴密之時鮚埼文字存而未

董秉純字抑儒一字小鈍宦之子受業全祖望好談政治齊佳士撰行狀祖望目爲有用之才蔣學鏞答小鈍書乾隆十八年以拔貢謁次京師久之補那地土州州判四明談助那地本猺獞雜處雍正八年始立漢官其俗喜唱蠻詞男女野合甚至棄夫不顧其夫家知覺則採取毒草自戕秉純乃親爲曉諭行狀禁蹋歌鬼師劃除毒草蔣學鏞撰講序集鄉耆朔望講鄉約俗爲之變那地山多田仄禾收甚歉秉純出示兼種二麥編氓賴以活州治西南二十里有大山

壓溪溪水穴山而出遇大雨水漲不能驟泄東南之田常被淹沒秉純謀所以洩之之法并爲築隄以防衝決其地生員不滿十人童子應試者僅三人詢之則以應考者惟官目子弟得與百姓不得列焉乃力勸土官破格招徠那地生童始多行狀在任八年談助歷權天河縣上思州事天河自唐建縣以來士子未有肄業所秉純葺文廟創建鳳岡書院延掌教集諸生誦讀作學規四條一敦禮讓二明經術三習詞章四嚴賞罰揭之講堂俗尚巫覡偏造符呪經懺立教主斂錢惑眾秉純嚴革其

曰春雨書院復念各鄉肄業者遠不能集爲建隴城玉山河陽三義學五十三年以疾歸里卒年七十一行狀

春雨樓初刪稿目錄
清鄞 董秉純抑儒撰
卷一 碑記
卷二 序
卷三 序
卷四 書
卷五 贈序
卷六 疏引
卷七 志銘
卷八 狀傳
卷九 祭文
卷十 雜著

清鄞　董秉純抑儒撰

碑記

樂平縣修慈湖書院記

樂平之有書院肇自元至正閒知州事翟君講楊文元公之學所謂慈湖書院是也已而就圮越二百年邑令鍾君修復之卽以爲文元祠又其後太守詹公拓而新之規模宏整倍昔時則邑人李天培職志焉萬曆中金君忠士之宰樂也議改社學爲洎陽書院邑人王邦本記溯源於慈湖之教序大夫之造士與所以講學甚詳

承意創之東林顧禍作盡毀天下書院王氏子姓捐金且悉故歷今或四五百年一二百年講堂絃管已無片羽隻簡之存而噓殘薪而吹剩火尙有如吾子及諸君之慕義孰非文元公之教澤流之甚詳哉卽今日吾子之不忘文元知樂人之不忘吾子於他日已故曰君可謂知本也抑文元公吾鄉之先師也碧沚鴻禧之館本心之緒言觥觥如也予雖愚下猶能憶其一二暇日庶幾與吾子及諸君次第及之

新建天河縣鳳岡書院記

今天下文教日隆省府州縣庠序之外莫不有書院廣

遠府凡五屬宜山附郭有龍溪書院龍江書院而李公書院則太守生祠也德勝鎮亦有屏峯書院河池無書院而學宮之前有義學思恩有環江義館東蘭初改流百務草創然州署之西特設義學惟天河自唐始置縣迄今千餘年未有創斯舉者我皇上御極之三十有八年代州張君健來署邑篆始謀於眾建義學舁得白金以兩計者百有六十適奉調入闈事未集以銀貯之訓導劉君撤闈改署河池予來承之下車於明倫堂延接諸生堂頰頒敗訓導君僦居民舍及謁聖宮更荒落至

問書院方知欲舉而未暇也予重為慨然今年三月葺學宮既竣乃買得民房一所其正中瓦屋三間立為講業之堂其西建大門一座門舍一間東立芰舍三間繚以周垣定議於四月下浣藏事於六月中浣規模楚楚略具顏曰鳳岡書院以城東有鳳皇山也乃詔諸生告之曰古之為吏者教與養並其職也故敬敷五教即屬司徒之官後世政而二之長民者曰吏而掌教特設傴官以為之師後世又以官設之師形格勢阻而鄉黨中賢士大夫足為一國之望者聚其族而尊奉之其效轉盛於學校於是書院始日廣今以予之不德無以誨化吾民而天邑又千百年來無書院宜乎吏與民之切切於是也今書院創興矣吏之謝吾民者庶幾有詞矣而下之報稱乎上方自此始諸生知之否耶夫古之為士及所以造士者經明行修是也今則專事詞章然文之佳者湛深經術又其極為載道之文固德行所流露也予固願諸生砥節厲行以嗣響鵝湖鹿洞諸先哲然即以文章言必如何勤勉乃克日進乎高明以庶幾不負張侯與予之惓惓而上報聖天子作人之化乃為立學規四則揭之堂壁而先書其略如此云

學規

書院為上子讀書之所而讀書非但博取科名之謂也謂夫經書所言皆吾身當為之事足以取法而實見之今日也願五常百行備具於書無不宜法而在學言學則禮師長敬朋友與夫講貫習服出入言語之閒尤切要諸生果能體認涵養於此一無差失即推之家庭平日無差失即推之異日立朝事上出身加民無差失如此方無媿乎讀書無媿乎儒士即無媿乎科名若徒記

誦古人之論說以夸文詞而博科第末務而已非學也方今聖天子在上文教日隆故雖天邑之僻小猶得掃興書院乃發軔之初猶恐諸生狃於故習惟知書院爲會文之所而未講求乎實學故首揭以爲諸生告諸生其勉之 右敎實學

古人爲學日有就月有將日知所亡月不忘所能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夜而習服其次第有定也程期有定也日之所業書之於冊或數日而校或一月而校勤惰工拙接之歷歷可數是以其教不煩而業易進向見各處

書院不入院者惟朔望一至居其中者亦惟文期會集而日無常定之課課無可稽之冊是職業無定程也勤惰無主名也其何以申掌教之責令與諸生約凡入書院先各循資力定爲常課使日有章程每月置考課冊摸寫所業每日執冊請掌教判日校課聽掌教不時抽取背誦覆解月終掌教各就冊所書校其勤惰諸生務不負此日月不負掌教之啓迪以力副此院創建之意則從此精進雖讀盡古人之書力追古人之學亦易易耳豈特工帖括博科名哉 右定課程

尙書扑作教刑註家謂夏楚二木學校之刑也然人心不古處東縛馳驟三家村中童子師能行之而黨庠術序輒以爲不便於是生徒及冠者師長卽不得以弟子之法繩之甚且稱字稱行儼如朋友豈師嚴道尊之謂然夏楚之設原以勵廉恥非必鞭策也苟能知恥則記功過卽無異於華衮斧鉞掌教但於一月之終大書於榜曰某也勤記功若干某也惰記過若干黜之講堂俾邑長官司以暨通國之人共得周知某某之賢否嗚呼可不懼與 右嚴獎勵

功令以帖括取士諸生之汲汲於此固其宜也然近者又兼令賦詩則韻語亦所當習夫有其習之必有其師之所謂事不師古以克有訓非說攸聞今目不睹六朝三唐爲何物耳不聞劉曹沈宋爲何人輒欲效西家之顰習東牆之笑何怪心日勞而藝日拙至於時文果能以六經爲根柢以子史爲波瀾何愁下筆無驅遣苟或不能則胸中無昌明博大之文數百首往來寢處於其中雖有刻苦之思何以自達諸生於時文向有所業但當選擇精粹屬其課程毋使間斷以期至於日多日熟

至於詩亦須多讀俟讀王一二百首心目開已有詩之境界趣味然後聽掌教命題於作文之日兼賦一律勿徒思生吞活剝草率搪塞也右習詞章

全州新建湘源書院碑記 代陳牧

古所傳書院蓋肇於唐而莫盛於宋顧後世所稱四大書院者理宗朝賜額清湘元順帝時齋舍滿二百十楹明武宗時再興修有燕居率性二堂有甲峯寸月皆軒也有熙熙俟賢詠歸靜觀育德秋高曲水凡七亭又有登春臺有應泉燕居堂之外有杏壇而柳侯祠卽祀創始之柳公開也質極一時之盛宜其人文駢起直接道州之濂溪長沙之嶽麓衡陽之石鼓予不敏無以承諸賢後又清湘布局極大經制甚繁勢難克集乃於城北復購得舊宇一所改建而新之仍於左右構學舍數十楹其成也題之曰湘源冀後之君子恢廓而增加之者復清湘之舊而溯其源於此哉其經費皆州之縉紳衿士所勸堂舍既構當廣置田畝以爲束脩薪膏之費而諸紳復以書院最亟莫如考課學規請予詳定予惟學規豈有越朱子白鹿洞所列然聖訓精深學者或望而生畏求之不力因憶吾友浙寧董先生某宰天河時創鳳岡書院規則最明切乃勒朱子之訓於講堂附董先

大書院也由是而言必有朱張呂陸之大儒而後有極盛之生徒有極盛之生徒而後書院乃極大則書院之廢興果係乎高閎大序講堂齋舍之整齊乎哉然以嵩陽睢陽之盛其後卒不復興者蓋皐比絳帳之無存遑問乎西序東榮之絃管可知王沂公晏元獻公之有功書院實不減於戚同文范希文諸賢哲而居牧守之職者當惕然自任矣予牧全之明年覽其山川之秀美土地之肥饒人材之遒上且考其古今著述之善且富也慨然歎美其中州靈淑之磅礴側出而開三江五嶠之

生四則於後而建院之始末別鐫之石嗚呼繼自今吾
全之人士將由柳山講學之風徵上追南北宋之盛則
朱子之規訓具在固吾所望也否則守董先生所言而
允蹈之其於清湘也不亦庶幾乎全之人其勉之

秦安縣三義學記

三義學者一在隴城曰隴城義學隴城漢縣名後不知
何時廢至宋改隴城砦今改爲鎮而城尚存其半豈即
漢物歟蓋遠不可考已舊設巡檢司一員建置亦不可
考乾隆四十五年裁去其署當變值前令列之藏吏之

冊實則遞相授受而未售沿及予屋猶無恙客年春邑
中置春雨書院延師集生徒會課而各鄉遠不克集者
甚眾隴城去邑九十里竟無一人至至冬予偶宿此因
思曷不以貯師徒而徒度置也商之三舍馬生之騏劉
生奮漢延學生姜夢元爲之師於是願來學者不下三
十人新正人日遂開學雖然學開矣而學舍固官舍也
事豈有終極乃檢俸而捐其價改爲義學如隴城制并
記雷生語以酬其願他日仍得借爲行館而終歲聚師
生其中無虞朽蠹豈弗一舉三得案志書關名閉門不
知何時改曰碧玉因題之曰玉山義學
一在碧玉關關居縣之西北而隴城則東南相去百六
十里去縣則百里凡上官之自通渭入秦者冠蓋所必
經向設館舍以棲騶從予過之屢矣昨歲仲冬候迎觀
察使者宿信信焉有雷生天植者愚人也來謁語及居
停顛末濟然涕出怪問之曰舊產也二十年前行省中
丞過此當事借營行館添設門屏既過不復撤請之兩
年始命改作工方動州刺史來問何以撤對以將營肆
大怒笞而強委之值言之貌甚戚予憫之曰若其還值
而歸若業何如曰二十年矣豈望返而再貽之厲儻以
詢之吏而果初給生價三十有六貫今以歷有補葺增
至六十貫每新舊尹授受以抵閒款予甚非之夫上官
之臨吾境歲不一二至至不過一宿或一飯而去而屋
中經歲虛無人必易壞壞則修而增其值以貽之後人
事豈有終極乃檢俸而捐其價改爲義學如隴城制并
記雷生語以酬其願他日仍得借爲行館而終歲聚師
生其中無虞朽蠹豈弗一舉三得案志書關名閉門不
知何時改曰碧玉因題之曰玉山義學
生劉生暨諸生勉之矣

去玉山而南六十里曰郭家鎮俗名郭家嘴以山自閉門至此斷爲山口也民居數百家有集有肆有鄉學曰阿陽義學而無師生其創始亦無考舊亦借爲行館供茗粥於是即其所延師集徒一如玉山之制是謂三義學其講堂學舍皆另有冊掌於縣吏其脩脯皆撥自春雨書院發當商所營之息之內而玉山阿陽兩處無焉生劉生者爲之糾集董率又方創始故今歲生徒落落其最盛惟隴城云

知縣董秉純曰三代之隆上自王公國都以及庶民之

里黨鄉社莫不有學然所謂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者皆鄉學惟建於國中者曰國學曰太學孟子所謂學則三代共之是也漢唐以來太學極盛州郡之學無聞宋之時郡縣皆設學又有所謂書院者學則官師掌之而書院則鄉之賢士大夫自以其學相傳授其盛乃返過於官設之學元代不少減當明之初太學則合天下之舉貢俊秀即已成進士而未仕者皆入就學而郡縣之學分設長官其弟子員有定額曰學生則官廩其衣食曰增生自學生而廣之曰附生又自增廣備設然皆由

重修天封塔碑記 代李鶴峯閣部

乾隆壬申予典試浙闈已卯以江南督學移兩浙凡浙中名郡邑其山水之佳麗形勝之阨塞與風土人物當別擇識記者或再至或三至略得梗概亦古者采風之遺而使者仰體我皇上省方問俗爲斯民修舉振興夙夜乾乾意也辛巳夏前知姚州四明屠孝子可堂以門舊謁予武林且請爲重修天封塔記秋以科試再至甬上去城十里而近即見所謂天封者巍巍魏立雲中已入鎖院緡志乘諏詢當事諸君塔之所由建及命名及修

造及地理文獻所關詳且盡而今茲幾圮重新則甲子秋颶風是故越十餘年邑人洪朝枚與寺僧靜月各輸募得千金屬生之父庶偕前輩范君從律與郡紳士列呈大府以次飭取屬邑各鄉戶又輸得千餘金乾隆二十四年己卯塔告仍舊即屠生請作記者予作而歎曰是何鄞之人好義者多也夫塔梵言所謂浮圖也浮圖言儒者不道因推爲形勝更推爲文運然則又與浮圖何與是故由前之說當道及洪屠諸君所不急由後之說彼靜月又何無事而自擾也班孟堅之賦西都曰國

藉十世之基家承百年之業士食舊德之名氏農服先疇之畝畝惟茲塔建千餘年基業遠矣經前輩之風流久矣予讀東沙張氏嘉靖重修碑敍梅林少保檄吝周守及時鄉先生太保尚書聞公總督侍郎口公而大司馬卽東沙公也其下尚十餘人終以住僧成正不誠所謂先疇舊德哉宜鄞之人奔走急急也而論者欲以浮圖少之形勝鎭壓之說私之則諸君子之古義盡晦矣今天下治平百餘年功德休養生息涵煦宜有以長淳風敦古處康雍以來國家有大興作河防海塘富民大

賈皆襄力不倦比年直省大吏奏各州縣民願自輸錢修築城隄所在多有予以校士之故旌車四歷竊願與吾民宣上恩德慶治化之成而鄞之人禪宮一塔徒以先澤之存不忘踵事數千金並集況其大焉者乎是不可不有以記之不然金塗銅綠峙水流山釋子之妄談形家之詭論耳天子之大臣守土之命吏當止抑而掃除之安用大書特書爲哉

創造鄞縣城隍廟碑記 代鄞令張君

三禮祀典不謹傳於後世而後世壇廟之祀至於荒謬傅會不可糾詰獨今各省府州縣之記城隍蓋卽社稷之屬而古禮所謂地祇者其典最可信夫五嶽視公四瀆視侯則省府州縣之城隍各視乎省府州縣之官屬無可疑也予以乾隆癸未宰寧波之鄞縣下車謁城隍廟則旁附於郡纛佑伯之東廡無專祠心甚異之既而詢於父老則曰邑附於郡非別有城隍故神亦宜附予益不以爲然因翻舊志鄞在漢爲鄮縣隸會稽郡唐武德四年以句章鄞鄮地爲鄞州八年州廢爲鄮縣隸越州是前此鄞邑並非附郡也開元二十六年始立明州而

分鄭地爲四縣吏之然時州治實在今之小溪鎭猶未
附也長慶元年始幷州治於鄭城則前此邑固自有城
隍神固自有廟而後乃廢之也自是朔望謁神卽耿耿
今年某月有諸生李某來告將創縣城隍廟而以其遠
祖某公之宅之基爲之予甚嘉之率首先捐薄俸而董
事某某等亦各願輸金勸助以俾於成會予內遷不及
見功之竟也而董事暨李生猶以先河之功必於予乎
記之予惟縣之城隆福卽縣之令其廟卽令署也令而
爲殷然動念糾同志四十有八人卽所從事設例捐金
而營其息積五年得白金以兩計者三百五十告之范

於赴工趨令伐鼛鼓如子來以供其役而成其事今以
聰明正直之神顧使之寄於廡下如寓公然而其民莫
有伐鼓子來樂於赴工而趨事宜乎諸君之亟亟也惟
子茲茲土五年矣其民安子之拙而子亦以拙自安無
一瓦之覆一椽之飾以煩吾民而客歲奉命修築城垣
造敵樓廠工甚鉅而課程僅三月今年諸君又勤勤於
城隍之廟可以知鄞之民其急公易使教化之可行而
風俗之成也抑王荆公有言教化可以美風俗而今之
吏勢不能以久然則能久於茲土而可以至民於善而

又秉其聰明正直之德以化夫急公易使之民吏固萬
萬不能與神頡頏也古禮重社稷之建而推及於城隍
或此之謂乎於是本其意以記之

創建鄞縣會館碑記 代屠雁湖

吾鄉風俗舊有小鄒魯之稱同居里巷相友助扶持至
於客塗旅次握手班荆古誼尤切乾隆十六年邑人章
某陳某賈京師日久覩自故鄉來者乏會聚居停之所
爲殷然動念糾同志四十有八人卽所從事設例捐金
而營其息積五年得白金以兩計者三百五十告之范
某楊某邵某亦忻然復集所善二十六人共爲襄力因
偏告鄉人之居都下者相率樂輸至六百八十餘人而
而君復貸其肆中執藝諸人貯公之款助之總其數約
千金矣遂以六百六十金買正陽門東三里河群家灣
民屋一所其舊主人吳姓大門南向入而左有重門焉
由是而堂堂之後爲正房皆南向堂之前爲軒北向翼
正房者爲東西廂西廂之耳又有房焉其後爲庖湢之
所爲藏貯之庫又房側前軒之西則以棲守者乃塗壁
之丹艧之數月落成適吾友董君抑儒來居是屬其條

定規則井可善久長者於是履端之圖拜有所神祀之
燕享無褻而吾儕會禮閩監選部覲天顏者均得解鞍
息駕於是乎處無貲儥之勞獲如歸之樂誼至渥也越
至於今十有六年矣行之久而鄉人益喜其便陳君乃
郵書萬里以碑文爲請夫好義而輕利者君子所難能
也今吾鄉縉紳之來於是者一歲之中不過十餘人三
年大比多亦不過數十人而此六七百人者篤於
鄉誼爲謀其妥倡之而罔勿和取之而罔勿應奔走糾
集至於千金之多此豈有所利於已而爲之哉欲不謂

之好義而輕利不可得已然則有所操者約而所濟甚
多者吾鄉之士大夫其樂於從事又當何如乎古人謂
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此一役也吾鄉風俗之醇美誠
有然已然何莫非聖朝治化之成故吾鄉人居首善之
域者霑被尤深爲能推已以施於人相勸以義而無有
沮止此不可不大書特書以永其傳若是館之規畫盡
善已詳條例予不贅言也

上思州移建城隍廟碑記

上思州城隍廟亘在州城東門之外半里許其肹建時

業吏有餘閒訟庭之上絕無兇殺劫奪之案上廑大府
執事歲復大稔豈非神之昭格蔭庇自下吏以逮合州
士庶者哉至八月上旬晚禾既再熟惟收於降霜後者
閒苦雨澤予與僚吏步禱於廟牒始發雷聲隱然繼而
密雨達旦復大稔何神之響應若斯也夫神明者天也
天不可以意度而朱子曰天卽理也理則一定不可移
城隍之廟宜建於城中固理之大常孫楊二公暨州之
士庶循理而行斯其食報亦理之一定者然則斯廟之
成循乎天理宜於神人其感格至速其報施甚豐後之

官斯州生斯土者知凡事有大常之理遵而行之吏皆
得以循良最民無歲不樂有年不亦神人共慶也哉若
斯廟之址基丈尺工費之數規模之閎敞製造之精良
監督首事之若而人時尙未盡其詳請俟後之君子在
此而觀厥成者更記之此不及

重修奉安縣城隍廟碑記

奉安之有城隍廟莫詳其自始考之志但見之祠廟卷
中而略無一語識顚末予於乾隆乙巳冬來奉謁廟廟
楹題之幾滿皆頌揚神之靈威而無記載事蹟文字可

障之其內各爲臺爲階坊正出爲級過街南爲照壁皆
塗丹堊於是自前殿而前又煥然矣工始於五月蔵
事於七月既成董事某某等請予題楹予曰予方怪題
者之濫而猶踵爲乎無已則鐫數語於石以記此舉之
歲月庶補前人所未及俾後之欲求顛末於記載如予
者得有所徵且備他日續修縣志之掌故其可哉抑予
尚有說大城隍三禮所謂地祇也古人從無混入人鬼
者而甘肖蘭府謏以爲漢初之紀將軍斯則蘭之前哲
黃蘭坡先生彭襄毅公辯之詳矣而各府州縣多仍其

誤秦州則有碑有題額有坊不一而足獨秦安無有此
必前輩有特識者更革足爲法守惟五月十八猶以爲
神之誕辰與金城天水同蓋更之未盡者彭襄毅曰城
即築土之高者隍即浚土之深者城隍之生辰築城浚
隍之日是也既不得以紀將軍之生辰當之亦焉有金
城天水街泉之城同築於一日而均以五月十八當之
哉此世俗之傳會雖無傷於神之靈威顯赫而廟貌既
一新曷不正告之俾咸與維新乎是爲記

重修上思州名宦祠附入前牧戴公記

予於乾隆甲辰春攝上思州牧奉府檄徵上思舊志得
前牧浦江戴公纂本愛其文簡嚴詳盡得政績之實因
思以彼其人必俎豆名宦他日過之祠宇已頹敗栗主
勦墨不可辨乃重新榱桷整其階除爲門於前以蔽之
且奉主歸洗滌則公之名無有也載翻郡志公果未之
祠但稱卓有治行而已即擬詳請補入而近例凡祠名
宦鄉賢必詳三院咨大部奉允准而後行予暫攝又部
推在即迫無暇及因思定例原以避寮屬之徇冒子孫
之營求今戴公去予百餘年矣予豈有所私於公哉且

祠中自陳公至黃公及梁公皆康熙甲子以後志無
有曾公至朱公十人皆載之名宦傳事蹟詳見藝文藉
非公志諸公名雖列於祠孰能舉其蹟者公固大有功
於諸公哉而獨遺公之名諸公其將舍然乎予既葺祠
宇新諸公之主遂商之學正李君樹端訓導吳君儲伯
重爲公製主附之且書其事於壁以俟後之君子久任
斯土者因予之言而讀公之志詳公之政續上之大部
奏之當宁以昭重典則戴公之幸亦予之幸也不然俾
讀此文者知此舉操之文獻質之幽明雖冒自專之嫌

實區區好善之誠迫於時日之不暇而非有私於公亦以謝予之責不可以不識也是爲記

秦安縣改建馬祖廟記

秦小雅既伯既禱古詩曰以吉日祭馬祖而禱之又曰天駟房星之神曰伯故自漢唐而下祀馬祖皆以天駟當之顧天駟既爲房之四星則天神也考古人祀天神必配之以人鬼誠以天神地祇飛揚飄蕩昭格爲難必藉與吾同類之人鬼素有功於此事者通其志氣是故大之則爲五方之有五帝而其下如社爲五土之神而配食之鬼非大神聖如炎帝后稷之類則近其地而著功於其事者皆足取如句踐之配禹陵是也粤稽秦隴之間之能有事於馬者無過嬴秦之始祖非子爲最古則配祀之東一座其非子歟西座之水草王蓋司芻牧圉之神固當專其職固不必顯有姓名而混以爲大王則非也是予之臆見所論定者若以爲君子行禮不求變俗事之無害於義者孔子從眾則秦安之人自爲去取可耳不足深究也而今此修改是廟廟既久而敗像亦剝落又邑中多畜馬之家而無營馬乾隆五十年秋初設營伍有馬十乘營長趙君永成數爲予謀新斯廟苦無貲今年春予修鎖于峽山路募錢百有餘貫趙君與有力焉既卒事乃以其餘成趙君之志而改建之經始於四月中浣告竣於五月之晦棟宇重新規制齊整像則仍其舊但重爲裝飾而新之且與二三紳士討論考據如右而予故題其屏內之門楹曰馬祖廟并爲之記

重修慶遠北門二侯廟碑記

慶遠府北關之外五有梁昊二侯廟康熙中葉郡守焦
公映漢嘗修之其掷始無考案柳之融縣亦有廟稱二
公皆王融產懸宋嘉熙勅書焉而慶志稱吳爲宜山人
又稱二公驍勇嘗捕盜數百卒以屢戰殞於陣埋首玉
融之石洞屢顯靈迹宋末上其事於朝封侯爵顯祀之
勅中亦稱遠俗艱篤寇竊水旱之不常非神無以託也
今天下承平久矣跳梁鬬穴之釁銷熄絕滅則神威無
以著見而民之以疾痛旱潦相祈禱者酌斗牽牲絡繹
不絕其顯赫無與襲昔益非所謂能禦災捍患則祀之
者乎宜其廟食長存也今歲甲辰五月霖雨積日慶之

上游河池思恩德勝之溪壑溝澮悉注以出崩濤駭浪
觸處摧敗北關之外暴漲數十丈漸侵城址民皆惶懼
太守漳浦林公率僚屬虔禱於廟越日水卽消去民賴
以安城卒無恙修祀事者無算然廟基已爲水蝕士民
請更築之太守公捐俸以倡再踰月輪桷一新威儀重
煥適予來慶太守公命書其始末如右蓋禦災捍患太
守固與神共分其職而仰酬神貺以正告吾民更太守
所當專任其事者也抑予更有誌者郡志祠廟卷中引
通志稱二侯宋末人蓋因勅中有嘉熙年號以爲理宗
時人也而忠義卷中遂稱嘉禧四年奉命討賊以沒考
之史並無其號案勅中明有昔在天禧鏖擊以斃之語
則爲宋初非宋末而嘉禧二字直誤合天禧嘉熙而僞
撰遂使二百年前人物事功忽下移於末造而勅中亦
譌禧爲僖蓋地志之可笑如此然二侯之神靈與君民
之敬其虔禮固有明徵而足信者不以附會掩其精英
也敢敬告之世之君子

那地判官署種花記

四明董子以丙申之春二月來判那州判之署後固有
山荒穢不治董子旣鑿石平土爲壇爲臺於其上下思
得雜植花木以爲寫情適意之具而無有也臺之最上
層有李七本花時已過亦無實最下有佛手柑一本而
花尙早因博求之村市土人不識所謂花卽有之亦無
能舉其名卽之不應也越半月過南山之迴龍寺有桂
樹焉山僧欣然以一本贈於是又得雜桃二株石榴四
株枸杞一叢於羅君署皆雜種之役隸見予之勤求也
爭思取媚凡山澤之產目所經見略似花者悉取以獻

於是得紫薇三本薔薇二本白槿三本萬壽菊數十本花胡蝶小茴香燕子風蘭野蘭一丈紅萵萵各數本而雞草之無名號與花之不佳者棄之篋中固有各種鳳仙落地金錢美人蕉矮雞冠萬羅諸種子復取回播之又遣急足入郡借於諸好事者復得秋海棠金線草長春蔓草數本而秋菊之種類且至十數可云貧兒暴富矣四月六日大兒至自馬平攜茉莉一盆夾竹桃一株月桂一盆佛桑一叢庶幾雄視一切冬復於羅君署得梅花一大樹又尋得山閒稱梅三株次年春南丹牧莫

君亦贈蚪蝂樹繡毬二種繡毬所常有蚪蝂木本者從未之見甚足寶貴已而又移梭竹數十竿於巖巔分芭蕉三本於平壤得醉芙蓉紅白芙蓉共七八枝埋之流水之上於是凡得木之類十二種二十四本藤之類四種八本草之類十種二十四本無算董子方朝提壺夕荷鋤或插竹或編籬扶持灌溉既勤加保護以與花相對吟也乃忽奉督理大厥之命將與花別雖相隔不五十里朝發而夕可歸也然形隔勢阻情之所動何以回首於是不自釋者移日客曰子之於是花也可云愛之深矣而未免喪志於玩物也且花之開落無常而子之遷徙靡定局不著之於文則花雖隕而長存也予雖別而仍留也他日壽之棗梨傳之奕葉何必不與種花滿縣者媲美也歐陽子曰凡物之滯於形質者皆有盡惟託於文字者無窮何子之見不及此也予曰是又不然也凡吾之有此花也不過借以消吾之長日也非有滯於花也即今之不舍然於花也亦不過寄吾一日之情也非有動於心也如必欲其留之而傳之則此何與於官守何關於職業不亦彰吾之曠瘝而貽之醜也是何足以記

於文也雖然吾之為此行也及瓜而代未可知也朝榮夕謝亦未可知也而是花也為之記厥目於牆壁以防樵牧之闌入兒童婦子之採掇或亦子輿氏無毀新木之義於是乎書之而豈曰傳之云哉

重修牛公鎖子硤渠道記

秦安山縣也截長補短方百里而盈積貲山得十七平川十二溪與河僅十一而不息之水又僅得河溪之四舊志所稱四大水蓋指瓦亭莊浪略陽水洛而言而其源皆出於隴山故總謂之隴河縈迴數百里自靜寧之

石門口入縣經顯石峽玉鐘峽鎖子峽繞縣城西而入新陽崖出秦州之三陽川以入渭其小水惟東川自臘家城西流至縣合於隴路頗近畏川自西北注閉門關再注於神泊即注於伏羌之妥遺而入渭皆深繞山之低下灌溉不能賅也而潰泠沼沚絕鮮康雍閒令之賢者因開渠以灌田遠無可考乾隆五六年山左牛公運震莅此銳意開渠其在東南隅者去河近所灌無幾易為力今猶有存者民自歲修之惟鎖子峽一渠為道稍長直入城中自北而西可灌之田三四千畝利於民頗

廣然予讀其碑記及始開條例蓋廢民熟地數十畝歲償租畝石有贏責之務稻之田主佃戶田既出租則主無大利而佃丁尤病償不及額渠主每出撓之不已稻夫渠不務渠率弛而傾不數年遂廢三十三年令于君方穎興工修城牆苦濠閒無滴水修渠取水及工畢其取租一如牛不數年又壞三十九年王令鳳儀復修法無考以方半集而去不果通及予莅無一人及此渠者既一年偶讀前選貢胡靜菴鈱遺文有牛公開渠記隨詢之今選貢哲暴鈱既得其略今正二日集諸紳士商之知牛公故有碑在渠道之左揭而考之復偕諸君集渠口酌以道所經之地主張例貢讓熊國學群生元直張生宏蔡生鴻材董其事萃石工土石渠夫長七八十人始於鐙節後三日成於清明前一日自鎖子峽折而東二里許為進水渠口越三大溝溝上架木為槽飛越過之直抵北門之濠上亦架槽以度既入城正南至十字街則西折入縣屏外之池街心直南一道入胡家巷以達西城牆之穴一道自學巷達奎樓東城牆之穴又一道自興國寺側入東巷折而南亦匯於奎樓一

道自西巷遶縣署而南同入屏池出西城牆入於濠而城外則既渡三澗至馬家河西折入民家菜園又入高姓墓側出安家河之西河川為一道自馬家巷南之小橋側下深溝迤邐過蔡家花園折而西過西壇亦下西川為一道其經由所損熟地鴻材最多原議予出價售買而蔡生之父河以予為民興渠何以煩私橐聞者義之相率不受值其受值者僅數畝不及百貫而已於是公議條其善後之方另列於冊而予先粗舉大略如右嗟乎是渠也自牛公至於今幾五十年矣卒得重為修

復然使非有如蔡河者慨然倡捐值之議以感諸君之義而仍循納租之說安知不五六年一二年又如前此數十年之或興或廢而卒無成則蔡河固此舉之領袖哉然又使無張讓熊辟元直張安諸君爲之指陳董率以洎乎此工之成則蔡生尙未覩吾渠故道豈卽感激而自奮則諸君之力又曷可沒哉然吾以爲創統垂緒俾後人得以纘承起廢厥功終莫大於牛公嗚呼安得天下之爲令者皆如牛公之爲民勤事天下之爲鄉紳士者皆如蔡生張生辟生之繼美不倦俾高山之縣低下之水終得紆迴浥注於十數里之阡陌而數千百家之民庶永沾霑澤也哉是爲記

眾樂園記

秦安官舍之西舊有圃周二百四十步相傳前令于君時大作亭榭池館種植花木甚盛後圮於水越二十年子至一望荆棘野蔓縱橫頹土起落而已既丙午冬家仲懶園先生思欲少葺以爲遊息之所適予偶餘錢十貫因呼上匠五六人及貧民乏食者二十餘以工代振日給糞飧劇削浮土穢惡低其低者以爲池高其高者而得原於是半畝之內有溝有井有隰有原有崖有岸有窖有甬道有臺有壇而時方冬寒未宜植木也明年二月請貸於紳士號令於胥吏役隸人各樹一本除舊存嫩柏四株老柳二古榆一小竹一壇凡得牡丹六叢叢各含苞以十數來禽三梨二海棠各種三丁香五玫瑰四文杏碧桃各一山桃村杏合十五垂柳六棗一香椿一薔薇深紅淺紅黃白各種十櫻桃一木桃一惟草本尙有待舊所成池苦無水掘井以注勞而苦不積今正望後方爲吾民修牛公渠於鎭子峽以溉田工甫竣其道之自北城入而西出者適繞吾園之外乃築兩竇以進俄頃上下之渠皆滿流入池池亦半刻而盈其半懶園先生深以爲喜引舍中友姻族諸弟姪及奴子相與顧而樂之莫不歡忭踴躍而初入地之花木皆欣欣有向榮之色懶園乃命予記署名曰眾樂予曰是園之可樂固已然以予兄弟子姪友朋親族童僕之所樂而卽云眾不已嗇乎若推眾樂之義引吾民與之同樂則官舍中豈能離以撰擾濟濟者卽何所不容而區區者方之芻蕘雉兔之往非腐

亦既修先生曰何子駾思之妄也夫半畝而方古人七十里愚不至此吾豈有是哉夫縣邑之長官百姓之疴癢休戚無一不宜寓之目而貯之心而農事尤亟子之修牛公之渠知勤於民已然田功之旱潦河水之漲涸與渠工之宜通宜塞日異而時刻不同使必涉乎隄堰周歷乎阡陌而知雖勞莫及今也坐吾園之中一注目而數十里之潺湲可傾耳而聽數千百畝之漣漪得屈指而數啓閉準以此濩渫準以此旱乾水溢準以此而今之始達也合一署十數之眾欣然而樂即知十數里之內數千百畝之田之民之眾皆欣然而樂雖此十數里之民之眾合之一縣其為眾仍無幾然以視予兄弟親友固已十百千倍之眾矣故予所謂眾樂者不在此而在彼也然眾人之樂以吾園而知則名吾園以眾樂不亦宜乎予益歡然大樂遂援筆為之記

一隅閣記

予既成眾樂園引渠蓄水種植花木懶園先生猶思構亭以休腳力避風雨而資無所出尚有待花開月上予頻過拄頰看山徙倚石上而已是月將杪予以事赴秦州信宿而返懶園迎謂曰吾園營室既成矣導予視之園側故有面東小屋一椽今啓北牖開西窗以臨園凡園之原隰池塘花卉竹石歷歷在指顧又其地高於原數尺高於池塘平壤幾二丈儼然臺閣又僅僅方八尺寘一隅耳爰名之曰一隅閣懶園曰善義止此乎曰亦尚有說夫以半畝之園十數人之暢心怡目即推之數千百畝數千百人之眾之樂固一隅三反之義況以予之貧縣令之微秩若方之漢文百金之露臺於分豈宜再侈天下事惟約鮮失惟小易成韓退之曰吾力薄不能

勝大者故取其小而易成者為之今以十畝構園以八尺成閣其細已甚然不滿月不再宿而得其非用力於小少之效哉且謂一隅之小者以閣中言也若放眼閣外雉堞嶙峋於當面角樓聳其北萬柳搖其南而竇蓋單于諸山之羅列如屏者冬則雪積玉瑩春則草生黛綠朝而旭日之鋪紅暮而晴霞之散綺又或新月一鉤歸鴉萬點孰非吾閣中之所有則此一隅也何必不與坡翁超然之臺黃州快哉之亭爭勝而豈得以小少目之懶園先生忻然曰吾弟方寸中固有是退藏於密放

之彌六合者故稊米非小也其卽以此題之壁何如予曰諾

九龍山靈湫禱雨記

秦安縣東南六十里有九龍山焉上麓有靈湫舊傳久旱於湫中取水得雨一寸取水之法以磁瓶繩繫而入之湫浮水上頃之出瓶驗水如不雨瓶內磬如雨則所得分寸卽於瓶中卜之歷歷不爽邑人奉之甚虔廟中題楹題額幾滿乾隆戊申五月不雨者彌三十日麥方成粒而引漿豆正吐花而營皁百姓惶懼

予與同官建壇城隍神座下虔祈不應凡迎鄉社龍神守壇下交二鼓北風大作予甚憂雨且散也已而風定密雨點滴有聲已而檐溜盡響然不久卽止止而復作如是者三至三更住明旦偵採四郊有入土寸許者有二三寸者優渥不旣而溥徧麥豆均有益焉嗟乎雨暘休咎天意必有所在其挽回當以人事六事之責是也原非但求禱於神靈而一念感格神亦無有弗應故瓶入井而得水是神之應予以雨也瓶屢入而弗增知雨之不容濫應也然則雨施固徵湫之靈而雨止尤靈之顯然足徵者是不可以不識乃捐俸俾宋生錫章家漸有微雨飄灑二十一日黎明咸盥漱過神廟迎像及將軍像於

靈湫之亭百姓扶老攜幼拈香跪亭外數百人予與同官跪亭下於是繫瓶以索下之井歷數刻吏請詣井甃驗瓶瓶封紙如故以香線穿紙入之香未溼二分許眾喜爲得雨予未之足再下之仍跪亭下時微雨自初禱飛揚漸次茂密至瓶下井三次衣冠皆霑溼瓶口之紙與布淋漓滴瀝而瓶內之水僅增一分雨亦隨止耆老皆言得雨當可必而未必透足神不可瀆宜迎瓶歸雨壇靜候遂謝神而返近城十里紳衿黎庶知水入瓶拈香跪迎不絕有感泣者至暮仍無雨更初始飛灑予坐

以答神貺書此懸之楹

李氏新建祠堂記

古者宗廟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哲一世各立一廟也然其後世代浸多雖王者不能不毀而祧之所謂毀廟之主遷於太廟是也由斯以推則上自諸侯以至士庶雖作廟之數不同要必有太祖之廟以崇歷世之主而同堂合響之此三代而後卿士之望族以及閭閻庶姓各立爲祠堂雖經傳無明文要之禮以義起而不失爲正者而或遂妄爲攀援附會取遥遥之華胄以炫俗甚或本非其祖而強爲推戴則大謬矣秦安縣東鄉高莊李氏居於秦久矣久則流派必遠支息必繁其中英奇顯達之士諒所不乏惜以明季遭兵燹大宗之廟支系之牒盡爲煨燼無從尋討至今惟國初以來五六世有可紀而已乾隆五十年予莅秦明年創春雨書院爲諸生課齋火勤紳上勤力唯龍山一鎮最踴躍而李氏之族登名樂輸者至八九人於是李生昌俊兄弟常謁予於公所及予既告謝開寓書院李生時過從因以將修宗譜建祖祠請規制於予且云伊父普天翁遺命創修

清鄞　董秉純抑儒撰

序

錄朱子周易本義原本序

予年八歲讀坊本易經於朱子周易上經四字小註不能曉問之塾師亦未了了後得鄉先輩葛氏所刻廣義讀其序乃知今之所刻雖爲朱子之文而次序實程子易傳本也蓋明初輯大全並錄朱程之書析朱以就程中葉有奉化教諭成昔者以程傳煩學者多不習取本

義專刻之而仍承大全舊次故此註所謂經二卷傳十卷者於刻本全不合然後十餘年不解之癥結乃悟然葛氏亦仍依俗本未有更正及年十九見御纂折中則十二篇之目具在朱子之本井井無恙也夫學者讀聖賢書能求其義理之精蘊文字之歸趣而已區區篇第之先後原所不急故程傳從賈直王弼之分合不得謂之悖乎三聖之書也但如許子之愚以開章原委數行即不能解而猶能解全部之義理豈其然哉且賈王程子之書各自成書也今蒙以朱子之名而質大相剌謬滋學者之疑啓通人之誚其謂之何又況煌煌御製久矣頒之學宮布之天下而天下之小儒俗學因陋就簡轉相沿習曾莫之改正夫其不知改而正焉者眞以一俗師之譌本爲一定而不可移乎亦寓之耳目曾不思之於心耳如是而精蘊云乎歸趣云乎眞俗學之大患經學之奇阨也予之思欲改刻之也三十年矣而無力每授徒輒告之故今從折中中錄出亦未見有應者今年冬課幼兒懋澍乃手爲錄定敢謂有補於聖經賢傳之毫末然於先儒復古之初心本朝頒行之大典庶幾無忤且示懋澍誌予少時之愚而幸澍今日得所指授當益加勉也於是乎書時在乾隆丁酉十月

周易傳義合鈔序

予既錄朱子周易本義原本因思程子易傳平實詳盡於義理無所不有實學易者不可不讀之書學顓語其義而安於流俗之素亂習簡略故朱子之書學顓語其義而安於流俗之素亂者便其簡捷也況易傳平鋪至於緊牘有相與束閣而已其能求全書於塵積之中而玩索之者蓋千百人中一二而雅習子也不亦深可惜哉予故因鈔本義復取

程傳附於其後間有與本書不合文義者註於上方遂亦附諸家之說之與程朱互相發者彙錄之約五十餘萬言凡六閱月而畢事既以課兒輩或足誘掖世之有志讀書者使引伸於無盡云

讀詩私說小引

六經皆聖賢之文而學者不以文目之者其末也得其本而窾有於末不曰文可也我不敢知曰今之學者無能得其本抑不肯從事於文而曰秦漢曰六家於六經之文缺焉何哉今之論詩者唐宋元明

而上至於漢魏止矣而風雅頌則未有敢以詩解之而誦之者聞有之輒曰藝經是果然乎予於聖賢之學久自暴棄而頗有志於學詩緝意學詩必自風雅頌聖人之詩始乃取而以吾讀漢魏以下詩之法讀之解之頗自以為有得隨筆記之別紙不使與經雜或者其免褻經之罪庚寅十月朔日葺乘純小鈍甫識

詩經用韻錄略序

詩者樂章也其亦如後世之歌曲乎歌曲焉有無韻而近日誦詩之徒不知古韻朱子又有七分理會義理三分理會音韻之說遂一切信口讀去竟不知詩之為經之為有韻之文而坊閒所刻旁訓逼臆刪改竝朱子註釋混淆之則學者雖欲習為韻語煩冗雜亂何所適從於是三百篇之韻不復可見然予謂朱子三分理會者原以古韻不易考集傳註有未詳也其實朱子之註正病於太詳夫古人用韻必非有如今之韻譜可翻閱不過隨其音之高下清濁類而取之又入於歌唱其聲緩雖音有參差音所發之元本不殊其收聲必易合而急口授讀自不免訛牙也今朱子所叶雖今韻同一部而

微不同者必加改易博考古書蓋大費苦心然謂古詩之音韻反和諧嚴密於後世豈其然哉今之韻譜蓋并合唐韻之細碎而分一百六部而考之唐人古體仍多通用如眞文元寒刪先至合六韻而一之不聞其別註何作叶也乃朱子之註細密如此於是陳第楊慎之徒操異說者不一而足本朝顧寧人毛西河李榕村諸先生辨之尤詳近日鳳岡張氏詩音表竟謂平仄古皆通用不必改叶若以詞曲之例例之其說良是然生數千百年之下而欲考定數千百年以上之聲音制作既無

由催指其作何去取則但以後世學爲古詩者之韻求之所未盡合古其與求合乎古而反戾於今者何如乎子於去冬授幼子懋澗詩經音韻取旁訓之悖於朱子者改正之復就朱子所叶更其偶有錯誤者然終以過於詳密爲疑今年門下又相討論乃參取楊升菴轉注古音略邵子湘古今韻略先列今韻各部通用之例於卷首俾讀者知諸韻之原有可通而刪去舊叶之煩惟存其本不通而必須改讀者凡再易稿而定題曰詩經用韻錄略至如周頌多似無韻朱子疑有和篇相叶而其餘殘編剩簡及重出未刪之作亦有整幅成帙者幾又檃爲七十卷其中與正集重複及別見於他作者幾十之四擬重刪定以多先生手書不忍途乙思更謄寫而卒業於是重爲釐定古人文集必賴有力高第弟子爲之讎正而後後世無聞詞如李侍郎之於韓吏部方豈非不著明用韻之故哉東萊門人王幸叟音訓予未之見不知曾及此否近世張紱鳳岡氏及之而予亦未見客歲既手錄古易十二篇授兒輩今復註其用韻於每卦之下大抵文周之辭可通者不及十五十翼乃得六七雖固孤陋又山中無他書可考索亦聊舉其凡俟他日詳求焉

錄鮚埼亭集文外序

謝山先生易簀時以詩文稿付純藏弆手定凡六十卷其餘殘編剩簡及重出未刪之作亦有整幅成帙者幾滿一竹笥純拜泣而受先生喪畢細爲搜檢黏連補綴又檃爲七十卷其中與正集重複及別見於他作者幾十之四擬重刪定以多先生手書不忍途乙思更謄寫衣食奔走卒卒未及歲丙戌館東村邱氏之松聲柏影樓課徒之隙手鈔得三百餘紙後復南北碌碌作輟無定雖船唇驢背無勿挾與偕行而竟未能藏事今丙申春判那州地僻政簡署中寂靜日課四千字歷四閱月而卒業於是重爲釐定古人文集必賴有力高第弟子爲之讎正而後後世無聞詞如李侍郎之於韓吏部方

侍讀之於宋學士固不獨都尉史編有待相譚侯芭者流也顧予何足以當此惟是名公大家其一生肝血所注必朋擇慎審製愛而不惜其實吉光片羽皆可珍貴是以六一居士集纔數十卷而今究國全部纍然巨觀南豐類藁至一二百卷語亦備載況先生之作皆枌檢掌故舊史所闕無一不有補於文獻非聊爾銘山品水可聽其去留者蓋先生之作所以得去者有二少年刻意經史之學多與同學質證散見於簡帖題跋及後從游多所問答遂合編經史問目行世歸里時偶質率書地理志稽疑辨誣四明族望表雙湖志雖存而多不全若讀史通表歷朝人物親表世表竟不見有片紙隻字或疑原未有作顧君上沈東甫已曾見之不知其何謂予之鈔此歷十有一年且方以為得就修正之始蓋傳書之難如此先生生平於前輩詩文集冥搜博羅露篆雪鈔不啻飢渴之於甘美即此集中借書求鈔書諸及詩集審校其全文相類或意義已盡者竟去之或題別詳略不同而文筆與詩思各有所長豈得得彼舍此故是集雖已刪節為五十卷而去取仍未定當翻正集義同而記載議論有異或文筆可獨存則仍存之蓋淘簡帖可以感發而興起而表揚先哲瞻念同儕山陽之笛思舊之吟撫歲不有今自先生之沒二十有二年矣穿中庭石卒撫應者而遺書之飄蕩屹屹有不可知之勢至使予隻輪孤翼皇皇於車塵馬足之間卒以案牘風涇為野鶩無寧仍存縹緗藏之名山以俟後之眞山

餘勢完此委付天或假年猶當再爲覆審否則藉手以報先生於地下其不在斯乎亦重可慨矣夫

錄謝山先生時文稿題詞

謝山先生總角時即善操觚顧獨不喜作時文嘗言生平非應試未嘗爲此也後入京師葺浦句山諸先生多以文言亦必湛深經訓精搆巢度而後不媿乎大匠自強之爲則稍稍應之亦不收拾故詩古文詞積數十百卷而制義殊寥寥戊辰主紹興之蕺山校諸生課皆下等諸生大譁請山長爲之翌日而成十首即集中所載夏后氏以松十篇也自是凡有課皆爲之程式得數十

首及刻課藝遂借列諸生名壬申主粵東之端溪亦有文數十首於是合京師諸作共得百四十餘首予既蘧定詩文正集外集遂亦取時文稿合生徒手錄定之嗟乎先生之不喜作者時風眾勢之文耳若先生之作衛道之文也翼經之文也經世之文也降而考據典故採摭舊聞使人知學問之不可不博而歎然動讀書好古思齋長永福李魯岡先生其副博白吳甸峯先生皆名孝廉年力又正盛與之談藝謙退中時露英鍔知爲健於是道者而甸峯先生固掌三台書院教諸生以課藝

知慕十倍曾是先生之文而可以不作乎然則閎時風眾勢之文先生之不欲作也固宜讀先生之文彼時風

是二先生亦各出藏稿相與印證李先生以風調勝而格律周密巧力兼到吳先生大候純粹理法不失累黍在本朝名集中高處可擬素存嚴廬諸公次亦不失爲蔣季眉太史而惜乎此閒領會者之不多見也先生於詩律亦已升作者之堂五古略有晉處七風味歌行大得力長慶集而雅自飲然會予將去乞一言留別乃序之如此其足爲天下之儒學師山長先生勸非特曉此閒承學諸生也

鳳岡書院小志引

志者識也其名起於周禮小史掌邦國之志自漢書有十志鄭漁仲作通志於是郡國之圖經及凡有記載通號曰志顧天河雖小亦數千室之邑而自唐以來千餘年無志之者鳳岡書院不過數千室中之一隅又方作於今而爲之志撫乃已侈乎曰非也凡天河之無志正以撫有人焉爲之件繫而條舉之也使前乎吾者舉一事即筆之於書其於成邑志也何有然則此志之作固爲書院計亦使後乎吾者皆各掌記其所有事以共成邑志也柳子厚曰同職者後來繼今者各以所聞知孜孜不怠則萃有明也端木子曰賢者識其大者予不足當請先識其小

重錄上思州志序

地志國史材也其要在勸善懲惡史而不足垂戒爲穢史志不足爲後人法何以志爲然又必身有其事而後筆之書否則掇後人不先自置乎若後之爲志者循習功令延一稍知操觚之士因仍苟簡虛龍浮藻主其事者原未之見不過塗飾耳目博聲稱而已而稍知自好者寧韜束不事雖談其名謂猶愈於自炫其惡也然則

天下其將無志乎予權上思牧問州志無有也越月太守陳公奉部咨取州縣新志檄再下搜得前牧戴公康熙甲子纂本蓋百有一年矣予讀其書其始至也州方遭羅逆剽掠之後百度廢棄公循次修舉其於學校也首建大成殿次兩廡戟門泮池次啓聖祠次臨星門次明倫堂學宮成矣次祭器次藏書皆建庫貯之次名宦鄉賢祠其教民也先立義學延師課之次行鄉約以本朝十六諭刊板印發里閭選通達文墨者逐鄉分講次請於學使者杜撥他學足額之弊而士著子弟始畜於

誦讀矣次重舉起送之禮而新進諸生創副鄉薦矣其衛民也加培城垣使高厚造營房以駐兵各郵馹設鋪舍而行旅不露處羽書不稽滯暴客無侵掠其恩養士民也貧生有支給月課季考有供應佃丁不任糧役而荒田盡墾矣分析醬米新米之條銀而新墾不至重征矣建永豐倉貯穀又捐穀石以賑倉而積貯有備矣革各陋規銀百三十二兩又革祭降鐙節迎春各雜用而民力日紓自捐省塘各費免民幫貼獄卒工食禁止公差往來供應而民之滋擾乃盡絕矣凡公所書於志皆

公餘行而允蹈故能使世之賢者見之而思奮不肖者觸其良心亦顏變而媿生則公之書實可謂之志矣又其筆削謹嚴簡得體前人美蹟雖已泯必記如藏書設兵是也而名宦諸傳獨寥寥數語以其全已見藝文也然則公良吏抑又良史矣予既得公書鈔錄四部呈太守轉達大部仍錄三部自藏其一以一移存州學以一留存州署俾後之蒞此者觀感而興起各以公爲法實心實政無媿於公則數年之後必有踵公而續爲上思州今日之志者豈不休哉是爲序

紅雨樓文稿小序

紅雨樓文集者小鈍夫之所作也小鈍年過三十學不加進氣不加充偶有撰述欿然不敢自存客歲之秋謝山夫子棄吾黨同學諸子收拾遺稿共得一百五十卷其波瀾老成與年增長而規模繩尺則弱冠時已累黍不失足可照曜一世小鈍不敢望古作者亦竊遊先生之門十年而成就僅僅如是宜其不敢自存也然因檢點先生之集時時取鄙文訂正搜索荒函頗成一集以中多先生命題且有加點簷者不敢自棄姑存焉以慚色庶乎其可若如李旰江謂天不假年卽此可藉手以見古人則吾豈敢焉乾隆丙子五月小鈍董秉純書於吳山重陽僊舍

小鈍日記第五冊引

先君子年二十一卽自立日記簿塡註每日晴雨以及祭祀婚喪交際遊歷飲食言語之偶異筆墨拈弄之歸趣直至易簀前十日而止凡二十餘冊予不肖少不自檢年踰四十始於乙酉之春閱山陰劉蕺山先生功過

格甚有益於人之語而有醒取俗所刻太薇仙君功過
條例增刪之凡緊切於吾身者別自爲格而立簿書之
即以爲日記然時館於邱隘之三樹堂於館則書於家
帋輟次年仍廢棄獨是簿留於行篋至辛卯館安州張
氏之譜筠書屋仍取是簿續書之於功過已不復可註
但日填所業及講說經傳之有所會悟者備錄之亦聞
書誦閱簡冊之有足記以備遺忘及登仕版兼及吏事
至辛丑六月已得三冊至昨丁未臘月第四本又盡當
易新本爲第五冊嗟乎予今年六十有五矣去日已苦

太多則來日能有幾何此簿或得畢書未可知也或得
半而止未可知也即仍盡此本其視前數本之年齒幾
何其視前此未書之年齒幾何吁可慨哉雖然百年必
有盡期而吾之所書於簿者或未必二十年而遽蕩
爲飄風化爲異物則來日之所書固有限而書後之來
日正無窮也特其爲功爲過吾不得而定後之人且有
從而定之者斯則其可畏也斯則甚可慨哉吁

百花絕句序

丙申九月過河池司馬署邱君選出百花絕句爲正

玩於無情之花并爲曠官爲素餐此則當引罪而無敢
自飾者雖然亦有說焉遷古百越地也前漢尉佗之後
代有風鶴之警本朝定鼎孔定南平之而李定國不靖
土蠻復叛大將軍線公用大師爲康雍閒土司猶多讎
殺而東蘭都夷哨之役去今二十年而近至勞巡撫使
者酣軍鑾峒一月餘實自那州而入今聖天子久道化
成太守賢明狥狼猺獞之區一化爲蕩蕩平平之路使
官其土者魚蟹之恝寂然庭可張雀羅於是絃歌吟誦
之聲出矣不然而盜賊未熄師旅繼興民罷於力役而

赴愬不絕將供給撫綏之不暇則吾與一二寮友雖欲
理攻業申書生之簡畢其可得乎然則是集也無與於
官方職守而以當康衢擊壤之歌謠未始非所以頌揚
太平宣上恩德也因並記以爲序且錄一通寄之邱君
使知吾輩之得以雍容歌詠者歐陽子所謂幸生無事
之時也而豈偶然哉

戴約軒詩集序

凡詩有詩人之詩有才人之詩有學人之詩學人之中
源皆出於三百篇原非得而優劣之也不但蜘蛛網屋
空梁落泥出自蠨蛸伊威之句凡即景抒情深微曲至

玩於無情之花并爲曠官爲素餐此則當引罪而無敢
自飾者雖然亦有說焉遷古百越地也前漢尉佗之後
代有風鶴之警本朝定鼎孔定南平之而李定國不靖
土蠻復叛大將軍線公用大師爲康雍閒土司猶多讎
殺而東蘭都夷哨之役去今二十年而近至勞巡撫使
者酣軍鑾峒一月餘實自那州而入今聖天子久道化
成太守賢明狥狼猺獞之區一化爲蕩蕩平平之路使
官其土者魚蟹之恝寂然庭可張雀羅於是絃歌吟誦
之聲出矣不然而盜賊未熄師旅繼興民罷於力役而

玄何劭張協之徒是也陶彭澤則詩人而幾於道矣謝
之謝朓梁之范雲王籍陳之陰鏗北周之庾信其詩纖
機開晚唐一派惟孟襄陽王右丞儲太祝劉文房韋蘇
州賈閬仙柳柳州諸公允爲唐之詩人之正宗宋則梅
宛陵姜白石兩家而已才人之詩十九首尚已曹氏父
子阮步兵左記室郭景純皆其顯者劉越石盧諶之徒
以幽并本色遭時不偶悲涼慷慨特甚要惟其才足以

達之康樂兄弟具淡天之秀力開生面而鮑明遠能以
堅凝之響特張一軍唐之才人說者推太白爲冠蓋空
各以才雄一世而杜牧之之英奇挺拔李義山之穠豔
諧詭又才之至奇者也學人之詩兆於古詩若乎長歌
二行至唐而韓昌黎大放其詞至宋而風轉盛然自兗
公荆公朱子誠齋諸家而外如東坡如山谷如石湖漸
流爲文章家數而明道康節之後闌入道學語爲詩家
別派而風人清微婉轉一唱三歎之風息矣然諸派之
源皆出於三百篇原非得而優劣之也不但蜘蛛網屋
空梁落泥出自蠨蛸伊威之句凡即景抒情深微曲至

之作何莫非國風發其源而小戎之富麗碩人之工豔博大斯干大東之奇幻才人學人兼臻其極若大雅精於言理深醇淵粹正大卓越洞天人之奧採性命之微則昌黎李習之以迄宋元理學諸公堂奧昭乎可步也蓋此三派者椎而造之皆足名家無容軒輊而尋討其遷流之弊詩之教溫柔敦厚無倘乎高才博學也而才人爲之率至遑才學人出之未免愛博於是性情漸遠議論喋出詩幾大類乎文至儒者以玩物喪志爲戒但取明道無事追琢詩竟入於語錄而流愈遠矣然其貌爲詩人之詩者繪辰鏤月樂酒品花而性情不屬則爲腔殼爲不根爲影響是故詩人之詩者涉坡谷之籬又失之粗年歲踰壯一意讀杜然猶延佇於學人文人之廷堂詩人一派蓋概乎未有得也客秋過東蘭見姑蘇戴生延年槃砰集俊句極多其用意深厚而吐詞清遠眞詩人之詩也已而槃砰訪予地州請爲之序自惟所作遜槃砰遠甚何足以序槃砰乃備述生平讀詩之蹊徑於簡端俾天下之工於詩者取予言以評隲槃砰之詩究竟何如也

伏羌紀事詩序

伏羌紀事詩者伏羌令楊君醫裘芳燦紀逆回圍城守城之事之作也初回人馬名心創立邪教撒拉回宗之甚眾及撒拉回反乾隆四十六年大軍勦之盡殲其眾井名心誅焉四十九年正月有回五酋圖再興其教潛聚靖遠又修通渭之石峯堡使張文慶譎稱爲名心報仇約以五月起事未期其黨李應得首之遂突劫西安州營獲我軍仗火器出攻海城以圖靖遠時固原提督剛塔率兵勦治至狼山斃田五賊退據靖之小山剛以賊首既除餘可旦夕盡誅之堵守而總制亦駐訊諸禽家屬越數日賊竟自鶯窩曰越山轉掠而南於是沿途煽惑脅眾勢大熾五月十日焚劫通渭之馬營監十一日進圍通渭盡日而破令王樓亡逸典史溫模自縊死在籍知縣李南暉率其子貢生時沆巷戰死賊大猖獗悉棲其妻小於石峯堡而率眾數千四出焚掠西安副都統明公撫中軍參將孫公遏於中路竟遭其害十八日賊眾李翫子張文慶馬四娃將渡渭攻伏羌其北

岸姚謝兩莊紳士率眾鄉丁爭拒爲所屠營於縣之天
門山去城纔一里十九日圍城從伏兵向不設一卒賊裹
衣短衣懷印佩一劒呼幕中戴生曉嵐族子寶山先登
陴而飛書大府請援躬選幹役馬增壽等數十人鉏流
逋罪人李忠等亦數十皆持鎗炮弓矢棍仗又簡閭人
之素誠實可信者馬映龍白中煒等十餘家又呼號市
巷平民願共守者人各日給錢二百枚而學校搏士弟
子偕其師鄭君行健亦百餘人於是森然植立城上者
不下三四千磬裘分四目部勒之各守一門而身與戴

君周遍城上出令曰賊未附城敢出聲張旗者斬矢刃
及城始以矢石報賊負雲梯至必俟半上乃發鎗雉堞
內積石等堞賊穴城戴門遍城下則乘石扛其鉅者墜
下賊與門俱萃然賊終不退堞上磚飲羽如蝟炮聲呼
聲震動城石磚瓦不絕夜則城上亦以呼聲相應擾賊
附城果前則果前賊角鳴金退率效命如是者四日五
夜城上上民薄暮不作息惟聲震耳不交睫足不停跡當
是時發矢砲及二百斤千在署命其僕延入帷中指
方賊之破通渭也道路阻塞偵探無出聲發一意召集
丁壯部署守禦器甚嚴忽有回人馬監生兄弟者請見
登城大夫人必不屈即發火井倉貯焚之我輩不與賊俱生矣至二十二日城忽

曰君侯備守城具以某視之此烏合之眾拒之易耳設若城中有內應變生肘腋君將若之何蓉裳愕然延之密室詢之則署後武生馬稱驥兄弟偕其族十數人逆跡顯有據然蓉裳未敢遽捕也益嚴為之備已而通渭所逃囚徒以黥面為官役捕蓉裳訊之盡得城破令亡實已又捕得蜀人丁再鶴者亦自通來檢其腰有乾餱火器藥遂嚴鞫果賊使告馬稱驥者此五月十八黃昏時事也於是蓉裳亟呼嚴備之眾持鎗炮矛刃塞其巷東西稱驥挾刃出拒既生擒四人亦傷我眾三人蓉裳

下令施火攻又斃四人餘悉就擒說者以為此天佑蓉裳若遲至次日賊已逼城即內捕外禦悉備心力既分成敗難料矣已而京營健銳火器二隊兵大至大將軍大學士英勇公副將軍兵部尚書福公先鋒海侯及口外阿拉善四川屯練土兵並集海侯先至破底店賊巢賊退保石峯之石城大軍四周其山圍之浹月山上水竭渴甚夜半賊推其家口婦女千數填深溝溝平突出奔竄官軍聚而殲焉賊盡滅時七月初五日也於是大將軍奏凱歸副將軍普嘉勇侯總制甘陝一切戰取守

禦功皆上之蓉裳與馬而聖天子皇仁普被凡蠲征振糧給埋葬葺廬舍償被掠牲畜曠典無弗備而會稽陶君午莊以監伏羌振務與蓉裳同臥起戍樓兩三旬蓉裳固才子驚魂既定時或舒嘯於風清月朗之會而午莊意興亦復不淺遽高酌酒豪吟不禁蓉裳首得詩百韻午莊賡之寶山再賡之一時傳誦中書大府亦加欣賞遂為金城寮友所豔稱其明年予至自西粵讀而奇之思欲盡步三百原韻齒衰才盡不如所懷又明年頻晤蓉裳蓉裳請得序而梓之而滑山丁五星墅通州胡詩之工也蓉裳亦非藉此詩之工而流傳於世也古之才人生長戎馬之間或參軍記室則請纓投筆慷慨激昂之詞所在皆是至於馳檄露布倚馬千言鋪張備至亦時有之及其身歷危難倉皇無措甚且一夫夜呼羽書猝至意沮神奪況吾儕躬隆盛世生少不聞金鼓匡坐不睹旂旄簿書期會肆應為難今蓉裳乃揮灑自如咄嗟立辦英雄膽略才子風流兼擅不媿故知非此詩之工之難而此事之難之真足紀也顧非有蓉裳之詩

非有牛莊黃山之和其事或未必盡詳則事也詩也所皆宜梓而傳之斷斷也雖然蓉裳方膺制府之薦入覲聖天子他日建旌開府所以樹國家之勳業正自此始戴旂常勒貞珉方無盡耳而何有於區區伏羌一縣之事友朋百韻之詩爲哉姑記吾語以爲異時券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春雨樓初刪稿卷三

清鄧　蓴純抑儒撰

序

古樹詩續集序

吾友邱東河學敏家南江之東皐二十里舊宅有三樹焉蓋自南宋迄今六百餘年物矣國初有詩人玉冊先生者居此堂嘗作詩徧徵同社和之而李先生杲堂爲之記詞章流播不脛而走予嘗於杜茶村鄧孝威集中得其題詠則一時之風流可想矣乾隆丁丑東河以賢書至都下出杲堂記徧示都下名士屬而和者復數十人越五年裒然成集將續刻之而問序於余余維此樹之傳久矣雖其突兀偃蹇盤龍攫虬風霜不蝕野火不燒自足長留天地然自邱氏聚族有此堂即有此樹海內未有過而問者五百年玉冊出而樹始傳又百年東河出而傳愈遠名流大老弄翰展卷儼然青銅白石掩映茅堂老屋之前信乎子孟子所云有世臣之謂而非喬木也夫班孟堅之賦西京曰國藉十世之基家承百年之業士食舊德之名氏農服先疇之畝欵使玉冊與

東河生長寒門下戶雞棲豚柵豆蒔瓜棚雖欲表彰先澤傾動海內緊雅媛而求龍友其可幾乎命律者呂召雲者龍千尺之桐乃棲威鳳千霄之枝不巢妖鳥惟茲樹還有蔭芘條葉布澤蟠根苞基馴至於今而詩書禮樂冠裳文物之流風愈遠滋大然則古人不忘角弓必拜嘉樹豈不以是也哉顧玉冊當滄桑鼎革之初所交遊大半朱薇食蘗之徒席帽麻鞋之侶所輯詩多變徵之音白楊荒楚晤言伍之詠歎什之今東河生重熙累洽之朝爲序爲行金春玉容其製華者皆朝陽之梧桐

也其雌喈者皆高岡之鳳凰也雖其優劣不在於是而運會使然則不可謂非東河之幸矣昔廣陵鄭超宗家有黃牡丹一樹盛集名士賦詩虞山錢尚書定黎美周第一時呼美周黃牡丹狀元茲集出其與杜鄧諸公不知誰當爲狀元者東河將使誰定之

范蓬吉集名公尺牘眞蹟帖子序

明嘉隆閒少司馬范公東明解組里居喜藏書作天一閣盡購海內異本列爲四部琳瑯插架縹緗充棟其從子鴻臚子宣尤愛法書名畫凡唐宋元明名蹟及異國

人所作怪雅畢集每司馬得一奇書鴻臚或借鈔不應必重購得閣中未有本具酒茗佳餚迎司馬至其家爭誇耀爲笑樂是則承平士大夫之韻事故家族望之風流泉堂李先生序之詳矣垂二百年范氏之後賢裔亭永祺集勝國以來名公鉅卿騷人墨客居士公牒私書之手稿寸縑尺素之墨蹟數千百紙補綴裝潢釐爲十鉅冊於是同學諸君爭義裔亭以爲嗜古拾遺有六一之博雅纂言記事追退之之勤學世食舊德胚胎前光司馬鴻臚之澤庶乎不墮而予獨以爲非然也學者戒讀無益之書況敢爲無益之舉古人著集流傳精之神乎身心性命顯之關乎世道風俗漢之亦以存典故記章程必非供嗜好也使義亭徒誇淹雅愈博愈勤不曰玩物者喪志乎夫今風俗靡靡甚矣濫惡之詞令各有習套無益之寒溫刊爲定例但發一函即可不揣射而歷歷條舉政蹟必冀黃召杜文章定枚馬班楊開尊之家皆北海出門之路盡步兵斗粟尺布必銜環結草以報口噓指拂即割臂銘心不惜此等總種痼疾自其多生薰習以迨於童習白紛各紉其師說癥結於膏肓藏

府其將使誰告之而誰正之尤其甚者牘凡遞於上官雖甚拂逆必甘言媚詞作婦人孺子狀民隱何以達吏情何以伸至於蒼赤偶變成局一翻詬詈告詰無所不至人心風俗遂不可問而不學自用之徒又以杜撰爲脫套臭腐無知之輩反詫雅音爲野台使以裁亭是集震聾啓聵立懦廉頑使人世知朋友之道原以勸善規過上下之交亦有獻可替否烏獸之肉不登俎疏越之響有遺音正風俗挽人心存掌故不皆於是書重賴哉或曰君言固也然今所刻尺牘至多何獨善裁亭予曰刻本眞贋莫辨古之名臣章疏多增刪失實何況簡帖韓文公不刪上宰相書大儒之不自欺移之後人改頭換面矣又況鴻椽散彩寶瀋留香走龍蛇而飛雲煙子見前人序董文敏集謂其搖筆染翰散華落藻加龍一鱗如鳳片羽海內藏弆即裁亭之什襲愛玩與後世人興起實慕可知矣豈但司馬鴻臚爭欲鉤致誇耀哉

我亭工隸書嘗賞鑑圖章名畫其讀書也元元本本務窮盡道理而後止今即不以同學諸君之言謂不然不於吾言契會最遠乎

呂紹簡臨許實夫容印譜序

自李斯變篆籀爲八分而李斯之篆幾至失傳唐人三百年中李陽冰而外無能精此者宋興先有吳之徐鉉兄弟蜀之林罕楚之夢英中州之郭忠恕其從事於說文之學最盛終宋之世尚有張謙仲虞仲房李巽巖元亦有吳衍皆能探古篆之源流而入其奧窾字體既正筆力復蒼古雅健明世士習陋於帖括從事古學者稀其足以紹先正者無聞焉本朝有淮人張丞齋者顧亭林極稱其篆學之精顧所謂精者考校字畫而已非有石印則最盛私印之行宋以前亦俱用五金鑄造元人王元章始創用花乳石彫之所謂煮石山農也明人倣之盛行於時幾乎家有蒼頡之傳人人相斯之室然求其不軌於古而刀法老勁可以卓然名家者惟文三橋何雪漁兩家而已百餘年來海內工篆字者首推趙凡夫而刀法之精則徐聖思丁原躬許實夫雖各有所長皆能得文何之傳而化其形迹非近日榕城林時瑞輩可及也予於庚寅之春來瀟陽應張五孝廉仰山之招

仰山殫精此道幾有晨鍛之癖而少可多否持論過於
刻苦顧獨稱其友趙州呂君居敬至夏杪居敬來訪予
譜錫書屋出其生平篆刻相質予不敢強以為知而仰
山獨拍案叫快謂可稱寰中一岳予以篋中所攜文何
兩家筆法證之往往而合乃居敬謙不自是謂古人作
字必取名公法帖用力臨摹而後工何獨刻篆不然擬
取舊得許實夫殘譜一一倣而臨之予極是其言而仰
山欣然為眞青田壽山寫石數百斤贈之居敬歸趙州
閉戸獨坐凝思渺慮既裁定乳石之方圓大小盡取其

大小篆回鸞柳葉彫蟲各體細摹之切玉鏗然奏刀割
然數年而告成事復盡畫以示予於京師且復欲與仰
山築舊譜列之於冊而請予為之序予曰子之技工矣
抑子之用力亦專矣古人研京練都弄九飛矢精力所
詣何之而不造其極然則子之所造吾不知於陽冰文
何諸公何如如以視實夫定當青出於藍矣抑吾讀鮚
埼亭集歎張亟齋記篆詳審精密而不得置身廟堂考
定石經以光文明之盛則予於居敬是冊將徒賞其用
力之勤而工於技自名乎抑惕其嗜古之深而夥老
於一巾乎試以語之仰山必有感於予言

雲南鄉試錄後序代

雲南古梁州之極邊自楚莊蹻西略通中國迨漢為益
州數千百年閒僻在西南去帝王之都常隔遠聲教所
不訖雖司馬相如諸葛亮之徒躬親建節開諭訓迪而
人物之見於史冊者盛覽張叔張志成而外寥寥無多
表見焉豈非治化之有未洽而人文未啓也哉逮我本
朝聖聖相承風聲四達窮髮之國大漠之野無不隸我
版圖被之汪濊浥碧雞金馬之區久為承流宣化之所

及者哉是以百年之閒滇南人才丕著近科閩墨流布
至與江湖南北山陝東西齊驅並列何其盛也今我皇
上御極之某年鄉試屆期欽命臣某副翰林院侍講學
士臣某典試雲南臣既隨臣某得士如額擇其尤醇者
刻錄恭呈御覽臣例得綴言簡末臣嘗讀明儒王守仁
山東鄉試錄序曰委重考校將以求才也求才而心有
不盡是不忠也心之盡矣而眞才之弗得是弗明也不
忠之責吾知盡吾心爾矣不明之罪吾終且柰何哉夫
以守仁天資卓越猶以不明自懼況臣愚昧尤為特甚

設或砥砆魚目借瀾滄之金哀牢之瑪瑙雜然並進上
負聖天子簡任之盛心下亦使邊徼人文適上之時仍
類往昔之寥落不亦抱疚無地也哉然臣竊謂惟勤可
以補拙苟不忠之責自信無忝即不明之罪尚可補救
且生人才識難以強致而文章之準繩必有定裁故臣
自入闈之後與正考官臣某矢勤矢慎毋敢少逸而又
一遵聖訓清眞雅正之旨爲宗主凡文之不根經術纖
濃詭譎者概置不錄雖未敢自信謂無爽毫釐而平心
以求合乎聖訓勉力以甄別夫別裁者二十餘晝夜庶

矣以謝西南之多士培梁益之文風者而非敢謂藉此
可以仰酬聖主之高厚於萬一也

盧月船詩集序

以無敢弗忠之心勉幾乎無有弗明之識此則臣所自

予友盧月船之亡後四年予歸自西秦其子澧捧所遺
詩集請選定且爲之序予受而讀之既歎其詩之美而
於予之身不禁重有感也嗚呼是胡可以不序月船之
詩其官平陽以前予所見蓋十之五六其高處直逼柴
桑其步險韻長歌亦不減眉山遺山一流世之人皆能

言之不待予爲表揚也惟予輩疇昔侍謝山先生先生
所策厲期許及朋輩自相敦督不勝數計今故墨具在
如月船斯集誠不負先生而予自反慙恧此則執筆泫
然而不能已者也方乾隆甲子乙丑間謝山先生初除
服舉眞率社放筆爲詩歌古文詞鄉之後進得窺見著
作先君始命予兄弟執贄已而張二望棨范大冬齋及
月船朝夕過從而蔣三蛾野四樗菴固先生中表弟也
凡予輩有所請及先生指授學統之源流經術之醇駁
史案之異同古今文章之盛衰正變無所不有而望棨

去易簣僅十日耳月船之於予何如哉今予之歸也故人多老死存者惟一樗菴方各出所有相印證極歎二十年來之精進足以慚予又以序月船詩追念疇曩師門友席觸目悲興涸轍高源望洋歎絕故不多及月船之詩之工但述子之自媿爭迭無盡然因子之媿而月船之詩之工不待言已

新修董孝子廟志序

寧波府治南不百步有漢董孝子廟舊有志肇於前明萬曆閒寧李何公士晉其書略備封典圖籍碑版題

詠顧公江南人搜羅浙東文獻不無掛漏錯誤者越百二十餘年歲在甲子先君子鈍軒先生既修董氏家乘則黯本鄭人虞氏蓋據徙居言之元延祐四明志則曰董黯會稽句章人而又曰句章今之鄞縣也自二志行而成化迄雍正寧波府志及何士晉所作廟志陳敬宗沈一貫諸碑記竟改句章字爲鄞爲鄞矣於是慈之人起而爭之紛詬雜詈若鄭人之爭虎牢魯人之爭汶陽田者然平心而論三國去延光二百年耳而寶慶去三國又八百年莊惠濠上之對曰請循其本則鄞固不得與慈爭矣蓋舊志謂廟即故居者不過因延光詔書即取雅去俗摧腐致新不過詞章之耆撮文苑之英華而成之純拜受卒讀竊謂此書若但網羅放失句稽瑣碎

故居立廟一句而臆斷之豈眞有所確據耶且慈邑之應建於靈應廟西者建炎以前亦既有之慈之人何嘗不以爲故居哉若延祐志以句章爲鄞縣又錯誤之曉然者鄞之得稱句章隋大業中併鄞鄭句章爲一縣故有其名說見都志都人時則徙治小溪鎭今小溪名句章鄉有句章城是也何得混爲漢書之句章且卽如寶慶志所言則鄞爲鄭慈爲句章瞭然矣何得更增一重刺謬乎善乎樓宣獻公之言曰前此碑版今不得見矣若董孝名鄉慈谿名縣亦謂之董谿不可磨也故予於是編獨守宣獻之言定孝子爲慈人宣獻之集今不存其存於藏書家者皆鈔本多有誤字所據則明隆慶閒刻之純德錄中者後於錢塘吳氏繡谷山房見鈔本與此略有不同

孝子爲慈人則故居當在慈可無論已延光詔書云卽故居立祠則慈廟之先於都廟又可無論已乃諸志之紛紜舛錯傅會特甚寶慶志謂子城東南有廟又云西北距子城五十五步唐大曆十二年立卽其故居而成化志又云廟在府治南六十步蓋卽今廟也亦云大曆十二年立卽故居嘉靖志因之成化志又引建炎三年林叔豹慶元二年朱堂修廟事林朱皆慈令樓宣獻公撰碑卽應朱公之請乃混爲郡城之廟而嘉靖志及沈相公余太常兩碑仍沿其譌亦已疏矣大抵郡治南之廟與慈邑南門內之廟均非故居故居之廟確在靈應廟西自建炎迄今皆有沿革可考鄞之廟寶慶志所云當別爲一所若今廟則創於洪武四年改慈祭於郡城之後乃信而有證無容強混者

改祭之說成化後諸志及沈余諸碑皆不載然寶慶志但言廟而不言祀而宋嘉定十四年慈人張宏記張孝子配享碑已有邑嘗以春秋修釐君祀令率其僚而至是祭典行之於慈久矣正德十年慈令胡瓊重復祀典二語延祐元年慈令烏馬兒修廟亦有俎豆歲設之語其祭章載在邑志明言國初遷祀於郡而邑遂廢享是又左袒郡廟者所不得而爭也惟崔刺史所修迄無定處慈人據宣獻文中元豐閒盛次仲嘗書董溪事於碑下一語以爲建炎以前之碑卽崔碑也鄞人據寶慶志今碑簽判韓詰所重刻一語以爲寶慶時韓碑尙存是則非予之逃閒寡見所能洮汰其癥結者矣

大隱谿在慈谿縣西南三十里大隱山而慈谿則今閣

湖之上流嘉靖志及雍正新志則云慈谿在縣西南三十里舊名大隱何士晉廟志亦云大隱谿今名慈谿其實大非也蓋孝子之母本大隱谿旁人歸董氏居闕湖之上流母疾思飲大隱泉孝子奉母溪旁就飲疾瘳歸湖上則舍旁土堉中湧泉如大隱甘人咸異之因以孝子之孝著母之慈名所湧泉爲慈谿是說也慈人秦應鷹劉憲寵皆云然雖亦據情臆度非有明證然有可信者何以知之房太尉徙治闕湖旁因以慈谿名縣若在三十里外公何爲遠涉而取之可信一也闕湖下流南繞折入今之小東門其瀕河之巷猶名慈谿谿巷巷中有井尚存漢篆孝子董黯之井六字若谿在大隱而孝子寓焉與此何涉取以名巷又名井可信二也崔刺史修廟碑曰庭出寒泉正指舍旁湧泉事若大隱豈得云庭出可信三也而其確實證佐尤在楊文元公改闕湖爲慈湖考文元慈湖詩序曰嘉泰昭陽大淵獻築室董孝子之墓必在黃楊墨聞氏全氏皆過信晞髮一詩而未詳要之諸公皆非有私意存乎其間也若必尋其隙而以口舌勝之則言而與紛紛者騰口說哉

孝子墓明以前郡縣志俱不載董氏家乘及純德彙編謂在慈定交界之黃楊墨康熙十九年聞性道修鄞縣志謂實附葬城南毋墓家乘所載蓋誤康熙四十年慈之董氏往黃楊墨清墓道其旁隙地爲鎮邑民葉氏所據當時據聞志以地歸葉於是郡西暗董氏之能文者南岡先生正國剝擊聞志無完膚并其所引舒嫩堂謝晞髮三詩亦攻之不已近日全謝山先生作孝子墓柱記及城南觀荷詩皆主闕說又謂黃楊之墓乃洪武中葬焉其說本之南湖董氏家乘然西廂董氏之譜作於明隆慶閒慈董氏之純德彙編宋末已有之原非爲葉氏角訟張本而設其言亦未可遽翻若云洪武閒墓則宋之嘉定中定海人參政應繇已有謁靈緒鄉董孝子墓詩豈恭禮之先徵君之外又別有一孝子耶大抵孝子之墓必在黃楊墨聞氏全氏皆過信晞髮一詩而未詳應氏之作晞髮則暫時流寓考之未詳要之諸公皆非有私意存乎其閒也若必尋其隙而以口舌勝之則信而有徵傳云羣言淆亂衷諸聖吾亦安能舍大儒之

固矣予故論列其說如右而舒氏謝氏聞氏諸作及南
阿所駁正仍附見於藝文焉

續修純德錄序

甲申之春予修郡治南先孝子廟志致書慈族之賢者
平一氏徵稽掌故既而平一手其先世所輯純德錄暨
其近日續修稿本畀予予喜甚錄所未經見詩文凡數
十首登之志蓋予志之成甚得平一之力也已而平一
讀予志喜其條例齊整明著亟亟請予同勦純德錄事子
曰詞無可更設矣昔左邱明既成內傳則外傳不復署

名懼雷同也此其例矣平一曰不然馬遷史記於尙書
左國原文直書不諱而班氏前漢高文諸紀何嘗不與
遷史並行後人未聞譏其無別裁也況廟志爲廟而作
則必以廟圖弁首若純德錄豈其然乎子曰是固然已
已然廟志之修在乎考證其沿革詳審其形勢旁搜其
題詠博徵其典故極浩博不過抄撮之粗然已惴惴懼
曰是固然已然則是錄之不可無作子乃眞能盡之子
何嘗懼其雷同於廟志也予無以應乃爲更定其凡例
以藏事焉而卽詮次與平一往復之言以爲序

董氏始祖宗一府君祀典錄序

乾隆二十四年秋純始與祭始祖考宗一府君從事視
版頗疑歷代官階今古雜見未歸統一請宗長審定維
時宗長介玉翁卽命訂正且紿筆札繕寫之貲更定祀
典規式純受命取舊簿細加參考又詢之族中耆舊定
爲目錄六條每條各又分件詳列於是自辦祀迄收租

納糧輸年撫弗犂然旣又備錄先世記載之有關茲祀
者列爲附錄書成以副本上宗長鑒定事在是年之冬
越明年翁卒純亦蹇遭大故旋奔走江湖閒壬午秋返
里門宗長在宮翁復以詢純乃亟取向所定繕寫裝潢
乾隆二十八年二月乃告成復拜手稽首而爲之序曰
嗚呼我董氏世澤不旣源之遠流之長哉甬上右族樓
豐史鄭遠已明則楊陸屠張於吾宗似爲加盛然雲煙
過眼桑海嬗更三尙書兩司馬之遺澤蕩然而吾宗祀
事有遞增無末減試以此簿觀之汝州公助田掃墓遺

訓以諱祀俟後賢今且廣之爲生朝之祀矣贈東萊公助田分粒廣之爲元旦分餅今又廣之於冬至矣日川公勸助莊基萬曆丙申建之順治丙申又建康熙丁卯又建戊戌又建助田之舉創於春野正先二公踵而增者今且十四人由是續元三府君之祀展親也修文華抱口之橋仁民也孰非我始祖默佑在天子孫培植在根本以宏此敬愛於無盡夫君子之澤斬於五世年深代遠興廢迭乘亦固有之不得盡責後人之不肖也乃吾始祖迄今傳世十五歷年四百嗚呼何其遠且長若

是哉抑純願有爲吾宗勖者自始祖發祥再傳爲御史三傳爲給事五六傳而翰林副使侍郎都院其餘看花聽鹿之徒綰綬牽絲之輩蟬連雁列今不免少替矣猶曰仕宦之適然且其遠者也後此若正先蓬廬諸公之厚德銘存筆公晉公之孝友在中吳仲之講學曉山淡子南岡之風雅今之子姓誰其接宜人尊道之澤而溯西湖社老之流風者乎然則讀是編者可以思祖宗名德之遠即可以思子孫繼序之難相與束修落屑不以殷備爲可喜而以負荷爲可憂庶幾是編不徒爲瀆亘之守以負我介玉在宮二宗長命純之意是爲序

始祖祀簿序 代燕及翁

昔我始祖府君固有贍祀圭田自明之中葉盡廢其後漸爲增置又各勸輸樂助然當辦者終苦賠墊是以康熙丁卯來議以各支人丁之多寡爲值年之遠近丁寡者輪次必近則合數支而合當一年丁眾者輪次必遠則合數年而眞任一支故有兩大支而合當一年有一小支而連值數年有三四小支而合當一年前輩疏財急公之厚意曲盡人情如此自是以後樂助者愈眾向

之賠墊免矣然羨餘猶未也自乾隆戊辰予與宗長萬爲翁經理元三府君墓道置田一畝有奇乙亥又壓田三畝甲子又與族姪願修創誕辰之祭助田二畝於是府君祀產驟有所贏輪值者踴躍或力不任者則有力人願代之更歸其所餘久之竟爲成例有力者必致其贏於應值者而後得任又久之無力者且居奇以待有力之至或先一二年三數年預謀之嗟乎以祖宗之祭祀視爲貿易貨賄之所吾宗人不應有此然趨贏避詘亦凡人之情但思此畇畇原隰昔胡爲歉今胡爲盈雖

同宗前哲漸次增修而予小子經營區畫亦無敢自隱
以庶幾同志之後賢興起而則倣之也嗣得族望抑儒
氏重修祀典其規模條件整齊詳密紀事益有舉無廢
予故甚善抑儒更欲詳告以致此之有由也吾宗人愼
無笑予自誇則幸矣

董氏二世祖元四府君祀典序

癸未二月輯始祖祀事規式上宗長又承命正元四府
君簿三月一日再加考案條舉其事其文雖互有同異
而條例一遵前簿故不復用引言惟值年後加支系圖
狀則天道之盈虛消息人事之進退存亡祖宗之貽謀
燕翼子孫之克家保世皆不待他求而得之於此矣祀
簿云乎哉

董氏三世祖亨十一府君祀典序

亨十一府君祀典其次第節目大約不異前二代即祀
產畝分前輩如子文興國諸翁既各有識記無遺漏而
子獨以爲必宜舊爲一集重加增訂者非以賢知先老
成也夫數典忘祖古人恥之況祖宗有善宜揚有疑似
宜湔雪有緣起宜探討概使存而不論論而不議即祖
宗何藉此子孫今試舉而問之曰府君何以預修冬至

之祭耶冬祭何以用特羊耶羊頭何以歸蒲輪公耶歸公何以用頭耶又試舉而問曰倪太夫人何以無救命耶又何以有諱辰無誕日耶又試舉而問曰廿四府君何以祔公祀耶中絶以何時而續修以何人耶祀產之置而廢廢而復存者幾何耶侵漁者何人而中飽者又誰氏耶父兄祭酒掛一而漏十後生小子瞠目不置一詞矣然非必其人之忘祖也記載未備雖時時見於他說未有爲之節解而件繫則考索難也今是編非別有附會疑者傳疑而信者徵信隨節次爲疏析總散見而撮鈔遂瞭如指掌此舉顧可缺哉況次第節目亦各不同歷祀當辦年不定皆一人與其借諸他手盍若勒爲公書書成上之宗長宗長曰有是哉吾未之前聞也遂書之以爲序

重氏四世祖利廿三府君祀典序

純皇帝修四世祖祀規竟惕然有盛衰消息之懼焉謹府君而下孳息極繁向本忌辰享餕例不偏及議以坤代位下各二人府君曾孫行也應與享者六十四人何其盛歟二百年來日漸消削子之行三人一支竟絶孫之行十三人存者四支曾孫三十二人存者十支而已嗚呼祖宗創業垂統爲可繼也其繼焉者不能撫至池強弱之別然舉十而損其一猶可言也至於再至於三與廢之感多矣折其半則已甚矣今也去十存十分之二三其不可懼也耶人不存則家必亡家不保則業必廢於是先賢世澤蕩焉無存夫人身之病也自其平居飲甘食肥而漸積至於潰眩反覆救之也難矣故善養生者導其天和防其診氣庸師皆奏功一旦膏肓蛊毒國醫難焉今吾宗數十百年之前正當豐盈之時不爲持盈爲保泰以循至於今思欲爲危者之持顛者之扶非非常振作激厲更張未易保世而滋大而予生也晚前此數十百年來漸消漸削之故既不及見其流聲餘施傳之父老尚非今日可及然且頹敗若此此子今日望昔遙集所謂惕然加懼者也是簿成願吾宗之人不惟簿中所列循習故事而以故事之漸不得循者深思而知懼挽回補救必於是乎在然其道要不離乎敦崇根本則循習簿中所列固亦本之大可見者挽回補救其在斯乎其在斯乎吾宗人勉之

董氏五世祖貞八五府君祀典序

祭祀之定規式規式之書於簿古人先簿正器意也顧吾鄉鄉村庶姓往往有之而巨室望族反缺焉何也世家子弟多嫻習禮文其登降拜跪之節童而習之不教戒而自諭至於牲殺器皿取之宮中備物自易易也即有一二貧窘不肖刻意溝吝其宗之長老又多寬大包荒未必數數過問若鄉村庶姓其始立規條蓋不可無以整齊一切及其後短長疏數織悉起爭以至斷葱必寸割肉必方稍不如式便爲違例於是貨利之媒鬻鬬

狠之張本皆出焉甚可笑矣然先簿正器豈特防不肖之不及徐氏不云乎不以四方難繼之物實之蓋甚欲使孝子慈孫有所持循而不過也祖宗立法大抵崇儉約示敦樸後之人儉不中禮流而爲慳殊非致孝而不學自好之徒矯枉過中或至誇新鬬靡揆之祖法其失不遹遠耶若時移勢殊不得不踵事而增書之所以記始末考事變蓋皆有深意焉即如府君祀事雍正戊申以前清明掃墓子孫但分糍不享餕自後歸家設席矣誕辰亦不享餕折銀充公費乾隆初年改爲分錢今又改爲享餕矣折銀舊例一兩六錢今增爲三兩凡若此者數十年之閒其費不啻加一倍其漸流於奢也更數十年後生小子不復識祖宗從儉之意何所法守純葺是簿再從叔功修見之曰是倣鄭夾漈焉竹村郊祀田賦經籍諸考略而爲之者也然非所以訓俗嘗見三家村中蜡祀諸薄肴核酒醴以至簠簋籩蒲筍之細皆有定額彼蓋懼後人之不及格也吾家歷代祀領亦倣之以戒後人之踰格者純以斯言甚得我先世崇儉防奢之意遂承意備列諸肴醴而又引伸其說以爲序

重新心社祀典簿序

心社祀文武二曲蓋創始於順治七年庚寅歲木公董先生絳帳之次同社十六人故曰心社其始本於正誕日二友朋當分祭康熙三年甲辰議每友各值一祭而十年辛亥應當者惠叔京賓適皆逝世其嗣無力公議合祀而定祭期於春夏之交於是一人值一年矣至康熙甲子適諸友輪終更始於是知五鼎新典宜遵正此則先輩爰尚翁序之詳矣自後簿籍不存記載失考四十餘年中會友之存歿頂替不一而會規亦幾紊亂不

可問雍正庚戌先君子山而整齊之另立正副二簿考校結寫凡從前創會及後此頂替姓氏備列無遺又復酌定規式及不如式之罰及應助應征之款田畝之細號收租之躔數可謂詳且悉矣顧人不古處事有變遷淳翁貧而吝一切禮儀盡委之酒肆先君力爭不得願代庖又不許於是祭之日不赴者十人赴者五人而已遂至大張旗鼓兩不相下遐之太守守謂立社原非法且涇渭既別不得復合聽不赴者另為一社乃自乾隆

十一年為始刪六人另招六人補之重立規式更新簿籍即今所存十六友是也然其中亦不無更變而簿籍已被壞乾隆三十四年公議重立新簿其規式一遵舊例而條分縷析較前簿更加詳焉至於從前與會姓名分別書於簿後以備尋討而論當之年次出入之細數無關大體既存舊簿此不備載書成謹拜手而為之序

曰夫立社祀神蓋倣周禮八蜡之意而以縉紳纏掖行之則又近於鄉先生歿而祭社之義而以上推之天神其說無可考顧此一社也事閱百年人傳四世溯田疇

久之遂有停棺和於是者又久之遂有加封窆於是者今則古冢壘壘新阡纍纍雖存老屋數楹而荒煙野蔓竟成猩鼯燐火之鄉寒食中元紙錢麥飯之外宴享所不及聚會所不至仕客鄉縉紳之屬遂有足跡不一過者於是是館為虛設而三衢九陌之中冠蓋相望國族所聚反無停驂憩足之所乾隆十六年歲在辛未鄉人貿都下者章某陳某始創謀更建合其同志公議規條得白金若干適三里河辟家灣有畏壯住屋一所需價三十有三鎰遂以所聚之數先歸之而范某楊某等遂

分告鄉人於是上自縉紳下至百工技藝凡六百餘人又輸得白金若干陳君復請貸以益於是房屋既定猶未修葺也時予適偕從父徵蘭需次吏部陳君首邀之入館而吾友今太和令雁湖屠先生以官學教習蒞來館中商善後科條囑予設立捐助諸則予既詳爲開列明年同鄉會試諸君齊集多有樂輸者至乾隆二十七年凡前所假借悉已清償而牆屋亦愈益整齊尚存子母錢若干以爲守館人食用及將來葺館時工費可謂意美法良矣已而章君物故陳君亦南去生息漸有虧於是陳君老矣亟思豎碑以告終事辛卯適余再至乃相與度碑材以碑文郵請雁湖先生而碑所不能盡詳者予爲設立簿籍以記遂總前後諸君姓名捐助之數及舊定條例悉登載之嗟乎天下事有其創始之必求其善承之顧創始之難難於百端旃集其任重大而難勝守成之難難於歲月悠長其事舒緩而難繼然其創也人情方振興其氣自倍往往易舉至於成矣眾心豫亡捐輸頗滋蒙昧乾隆三十年遭天雨牆垣屋宇多傾頹滲漏眾仍推陳君主之漸次整修而虧欠已難更清悅則怠緩廢弛之弊隨之而又綿延歲月人事有錯迕勢運有消長至其甚紀載缺失簿籍無存後之人且莫知其地其事之所由來而況錢幣之盈虧出入乎南西門之前事可監矣則碑石之立與是簿之作豈非大有關於茲館而不可少緩者哉繼自今願吾鄉之人善保是簿遵循成格永無遺棄豈特不負章陳諸君及登載是簿六七百人之苦心將是館永無飄搖風雨之憂寧不於吾鄉之人重有利賴哉是爲序

書

清鄞　董秉純抑儒撰

奉編修盧磯漁先生論深衣續袧鉤邊書

昨賜讀輿藏東原論深衣書中開辨十二片之不可謂十二幅及謂續袧非即袧兩旁皆袧則兩袧皆有續其形則鉤其位則邊故曰鉤邊皆精審明確令末學雲霧頓開敬服敬服而尤簡當者竟以衣言不牽扯注疏在裳旁之說最爲卓識此自嚴陵方氏始指其謬其後慈

湖楊氏白雲朱氏浚川王氏棨洲黃氏並爲辨正無可易者純五六年前亦嘗疑此四字博考鄭氏孔氏司馬氏及朱子晚年之說蔡節齋楊信齋徐伯魯諸家作深衣考一篇正與尊見略同其微有不合處亟思就正而行篋遺此稿大約愚意謂諸家誤處皆是以裳爲袧故雖有曲裾與否之殊總不盡合不知凡袧皆以衣言之貼邊唯浚川謂制袧當以布一幅斜裁爲二片一施於內一施於外上狹下廣以本布直邊續屬於衣上以承袷下以綴裳其旁之斜邊乃翦裂者不可不鉤結之愚意此爲最安蓋斜裁二篇一施於左而在內一施於右亦謂袧爲襟其散見於經傳者如記問喪曰親始死扱上袧喪記斂衣左袧論語被髮左袧尚書四夷左袧咸指衣襟詩周南薄言袺之薄言襭之爾雅執袧爲袺袺若如燕尾兩條安能貯物也蓋玉藻當旁者謂當衣正幅之旁非謂裳之旁若衣無袧則胸腹之間必不交掩袷亦止頸下而止與後世對衿比肩之衣相等無復禮衣氣象況禮記疏原云深衣外衿之外有緣則深衣有袧明矣若如康成以十二片之幅爲袧則深衣篇明以袧與幅並出何嘗指幅爲袧此最明白易見者

但方氏楊氏朱氏王氏雖已一洗注疏之訛至其解續袧居裳之邊曲以鉤束故曰鉤邊楊氏謂深衣屬裳則當續衣之袧使與裳齊上狹下廣其邊如鉤朱氏謂袧邊斜幅既無旁屬則直裁刖布而鉤之續之袧下如今貼邊唯浚川謂制袧當以布一幅斜裁爲二片一施於內一施於外上狹下廣以本布直邊續屬於衣上以承袷下以綴裳其旁之斜邊乃翦裂者不可不鉤結之愚意此爲最安蓋斜裁二篇一施於左而在內一施於右亦謂袧爲襟說文袧襟交也注曰衣袧爲襟郭璞注方言

而在外如今婦人扯衿衣及釋子道士所服皆是也且
十二片之裳要縫七尺二寸下齊一丈四尺四寸若非
左右皆有衿安得如許腰圍以綴裳惟其內外重複深
厚綿密故曰深衣黎洲黃氏之說載之萬禍夫禮記偶
錄其說又別不能盡憶但記其以續衽指衣裳連屬言
以鉤邊專指裳言凡此數條及愚見所及頗足與尊意
發明敬呈請教不備

與毛庶常式玉論廟制書

古人廟制自經傳無明文可考人執一說愚意終當以
朱子之說爲定朱子所謂室在北東戶西牖者亦未明
言室是幾間而李寶之釋朱子意又以室與房並說於
一處故并朱子之說亦解不去愚意室在堂北堂三間
則室亦三間矣其地與堂緊接寶之所謂後楣之下前
爲堂後爲室者是也東戶西牖蓋將中間隔住如今之
照壁從東間開戶進入左轉適對東向之太祖西牖即
南牖對三間堂言爲西對太祖言爲南即羣廖主所列
之處至於以西南隅爲尊者所居又引詩宗室牖下爲
證與室在北二句皆朱子文集則頗不合蓋西南隅即南牖之盡處
如此則內外左右頗有次第可按若寶之云以北爲室
與房又云大夫房東室西相聯爲之無論西室之名並
不見於經且堂北三間宜從何處分開若空中間而以
東間爲房西間爲室則室與房既不分輕重且東戶西
牖並列一處固已偏仄其中所列之尸姑準以太祖一
尸昭一尸穆一尸之說每尸設二十六豆籩九俎八簋
六鉶此號天子宗廟說而大夫士殺遭亦可數及尸與主賓獻酬之地子孫
臣庶祼將之地豈此一隅可容者蓋寶之亦仍泥鄭氏
大夫士無西房之說而自爲臆解也若堂前三間其門

戶牖亦無明文據昏禮禮婦贊者於西階上北面拜送婦于牖閒席西東面拜受則牖與階相去似不遠或堂搥之上亦有牖容再考足下以明堂之四戶八牖謂廟制亦然蓋因明堂位太廟天子明堂二語而云然然大戴禮本文云明堂九室四戶八牖則與廟迥不相同且是四戶足下改爲四門恐亦未可又謂堂在廟廬之外如今之月臺廟門內卽繇以周垣所謂複廟卽室也東南開一戶所謂東戶西夾室亦卽此內而另以一牆界之西牖在焉則室中豈不幽暗異常且堂上堂下之樂而爲內府所無與今世不甚流傳者先纂爲一目求之大典也而購求之夫採錄大典中祕書若不先以內府書目相印證何由而定此書爲今所缺則纂修諸君子須各給內府書目一冊使得各分門類按校也而又當以大典中所有各省或外省尙有其書卽亦無容鈔之大典也而又隔一門一牆亦似天下遺書亦當先以內府書目頒布各省使得於民閒獻書時相校對若內府原有其書何勞採獻也又當以明文淵閣前後書目及近世各藏書家書目與今內府書目校對理其爲諸家所有而內府所無者統爲一目以布告天下使得指名採訪也夫本朝文運昌明四庫所貯自必駕乎前代今復大爲編排搜羅天下名山石室之祕本古今學士之鴻寶諒無遺逸全書告成之後纂謂卽當彙爲書目勒爲定本使後世奉爲依據雖有

作僞之士如張天覺劉炫之徒無所施其伎倆如明文淵閣書目前人雖以不詳撰人姓氏不詳卷帙誚其荒略然正嘉之閒有僞作正始石經者託言中祕所得而不知其爲書目之所無其妄立見則荒略亦自可寘況今日之集大成者乎然今各省所獻書已不可不詳加愼擇昨同鄉洪孝廉邦耀宰山西遣急足來求崔鴻十六國春秋蓋即奉上游之命備獻書之用也予嘗以此書晁公武所未見故馬氏通考已去其目若今所在者乃明中葉秀水項氏所造非眞本也若此之類恐復不

少且外吏既不能精於審擇又方以得應所求爲喜則山林草澤之閒必有竊意旨而妄爲之造作以相欺炫者杞人之憂或亦不可不見及也

擬再奉某君書

昨言採書之難固已然竊謂猶莫如纂書之體例之極難也夫永樂大典用洪武四聲韻分部以貫甲天下古今諸子百家之經書文事誠不免於顚倒錯亂之譏今以經史子集分莅淺雜可無慮已矣恐重複繁穴必有十倍於前此者卽如諸經旣列注疏又列諸家而諸家之解無有不採注疏者若仍存之則馬鄭之繁詞何啻數十百見刪之則諸家之書又不免破碎矣又如李鼎祚房審權之易衛湜王與之之二禮皆極該博然李氏所輯三十五家說易今其全書多有不存者錄之可矣若房氏之書一百卷則自康成以下至王介甫固已多與專集重複而李彥平復爲撮要十卷又復多有所增加而附以雜論以補其闕錄之則屬義海之故物刪之則遺補綴之要言今一百卷者已失傳否則將何以處之又如衛湜之禮記其自序有曰世人之言惟恐其不

出於己吾之言惟恐其不出於人故其書綜羅極博而竟未有所折衷今將存衛氏之舊號則宜全錄欲去諸家之重複竟無可錄當何所從若此之類不可枚舉昔之大全今之御纂諸經皆是也果何道而使之兩全無弊也又或有一書而異其名者如周易口訣義六卷本名周易義史文徵所著文徵名徵宋人避諱作證於是遂分爲兩書（此書予未見見於鮚埼亭集外周易義序）甘棠正義者梁陝州大都督府左司馬任正一之易疏也其書凡三十卷見於馬氏通考至明而無復傳是書者而忽有長孫無忌

等周易要義據鮚埼亭集實即任氏之書此等若纂之一人之手自當校勘而得其去留之故若人各一書書各一手鈔謄不將錄成二部其為重複更足貽後來之指摘當何以審之也至於既以四部分類矣而一部一經之中其類又極紛而不可以類載即以易言之如孟喜焦延壽京房而下所有妖占錯卦等書實直之易林筮占諸書許峻之新林要訣災條諸書皆謬託於經而不可以言經者降而至於管輅郭璞葛洪輩所著皆荒唐誕妄占驗射覆之囈語是在漢隋史志及七略七錄原不過列之蓍蔡五行家者乃以朱竹垞之博雅君子而盡入之經義中大可怪已儻今不加別擇援朱氏之例竄入經傳之著不亦經苑之羞也耶又聞四部中兼收圖像所謂左圖右史亦一古義也然圖固有與經相發明者如楊嗣復諸人之毛詩草本蟲魚圖夏侯伏朗諸人之三禮圖王大力之琴聲律圖皆當收之於經者也若如司馬昭嘯風圖朱璟之無逸圖雖有意於治道而已於經學無與降而至於顧愷之陸探微馬和之趙孟頫之徒蓋皆工師游戲之筆耳而竹垞亦復收之是求儒林於畫苑矣得無失之褻乎是不可不慎也又如顧鼎受之國風演連珠王禕之禹貢周官急就章張九成之論語詩宇文虛中洪皓之春秋百詠方回之易吟皆粗涉於經而原非解經者其去留當先著於凡例弗使後日多所更正至於易六十四卦歌易大象歌皆卜筮家之口訣於經義全無所在從前坊刻不過便童蒙之記習所當刪去毋容混入也若夫自有明以來太全降而為講章秀才變而為學究皆此蒙存淺約之書浸淫庸臾於學者之耳目而不可救藥也愚竊以為是尤當刪為一帙以附之而不可濫廁於先儒之閒雖重得罪於蔡林以下諸公而要弗敢顧也區區之愚知無當於高明幸竊私商之不足聞於當路也

奉外舅徐先生書

昨在席上語及尊居即明楊文懿公故宅國初尚存鏡川書屋懸匾屋後之園至今尚稱楊家園而所謂鏡川者即宅邊一帶小河爾時賓客滿座不及辨蒸楊氏世居城南之二十里今所稱楊家村者若鏡川非他即城南之千丈鏡河也亦名碧川故文懿兄弟並取為別字

先曾皇父墓道在焉故丙舍曰鏡裏莊而全實之先生贈文懿詩有芳草綠波千丈鏡蒼苔古道七鄉橋之句其地望確鑿如此當楊氏未達時城南花木多連理雙辮者時未解其爲何祥也及文懿一門驟起舊日草廬頓作鳴珂里第時有野史踵門以占近體一篇曰昔年曾向此中過門巷幽棲長薜蘿今祖先生方振鐸諸孫學士未登科將軍曹氏墳連隴翼酒王婆店隔河今日重看新宅第煙波緩棹聽絃歌文懿嗟歎不已曰此我家城南文獻也是又鏡川故實之最著者是以至今鏡

川中尚存三第一爲大宗伯第一爲長公司寇第一爲少公觀察第若其在城中曰湖者則大冢宰第在月湖者則大司空第而皆自城南移來碧川詩云新居門臨曰湖邊一派南來自碧川是也然則鏡川一地載之郡邑志乘見之諸耆舊詩並非有陵谷變遷滄桑更易可以隨意指點轉易先生之言無乃失考既而思之則亦有所以諷者嘗聞之全謝山先生文懿爲少宰時累疏乞休長公司寇預建鏡川書屋於城北以爲父投老計及文懿卒宮副憲礎亭先生曾居之當即屬其地則是不過別業之營不得指爲發祥之所而向來但見懸匾數字竟指一鏡川以實之毋乃不可乎是固不關問學無足置意但在鄉國文獻中亦所當考證敢以上之長者

答范栽亭書

賚信人來接手教娓娓千餘言情至義盡一片性情中流出足使數千里外戚戚心動而文筆復蒼古韻秀知吾弟酌古功深倍蓰矣可喜可賀古人謂文不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致吾輩今日養氣豈能如子孟子所

謂集義有事但肯讀書使書味與性情浹洽則俗見自然消去道理自然透闢不患無好文字然正非揣摩帖括之謂也揣摩帖括不過富貴利達之見思得思失此不但是俗直是鄙愚之所以頻入棘闈而終不類墨裁耳若吾弟近已大有進步如此此亦讀書養氣之明證矣而猶不免以場屋之得喪爲歉然無亦自牧之卑而猶有不敢自信者乎試以吾言深繹之家嬭事極難處置姑仍其舊日用所需已奉到想知之矣至於尊府所供月廩此賢昆玉無改之孝思惟有佩服純孝且不敢

以虛言作謝又或風燭萬一不保尤賴吾弟出全力主持固不可使之有悔尤不可作無益之費事畢總計應若干用度無不奉上至囑至禱徐昭法先生畫筆曾於雙韭山房見過然是巾幅尊翰以爲畫冊則非是又以爲縣諸通衢或即所見也今年四月過淮上程君晉芳邵海老之同年同曹也緣見經史問目傾倒特甚幷及於僕致意海老謂今世尚有敦古道如此其人者海老告予一見甚歡及詢鮚埼全集慫恿必須全刻他日盛行必在曝書亭之上僕客歲成年譜一卷本擬先刻數言毅然舉行今年譜已發刻文集前五卷亦已發鈔登名襄力者已得十五六人雖未必俱眞有益要之一二年內必可湊集必尙有聞而應者吾事豈不有濟乎古人師弟之間無所謂恩也其授受者道義耳後世勢利之見深於是座主門生動曰恩師此最是惡習吾僕於謝山師受恩誠有之然一人之惠與忠不足爲謝山重謝山豈肯望報於僕哉僕之惓惓而必欲爲之流布者謝山眞古人讀其所著思孝之心油然自生至於折衷朱陸一家之學和平中正辨析微茫縱未必躬行有見而後言要之皆大有功於儒林名教者也僕聞見不廣不敢評隲天下士若耳目所及非斯人吾誰與歸故孳孳而不已者實好善之公心非私恩之阿諛也此語足下閱之或未即信要須深觀而自得之憎茲多口惟士爲然謝山生前譽之者常不及毀之者之半同鄉尤甚夫毀之者豈眞有所刻薄於斯人哉人各是其所見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謝山之應求原不易與之同既自是其所是則出乎其所是者焉得不非之笑之甚且至於量強欲附爲同聲者適來京師見子方集其事輒張口敢啄子亦忿極奮然欲還啄之既恐爲昔日桓向所笑詘然而止要之終可歎也俟刻有數卷當先附上佳文既常作何不寄示不餘

答蔣柳汀論謝山先生文集書

舊歲接足下手書及年譜小序及校讎之處甚爲感念歡快刊刻鮚埼文集原爲表揚先哲起見但得隨分成就即屬快事若以不得分任而抱愧則看作一己之務

反嫌其不公矣惟刊刻而讎之不審使魯魚雜見實爲
負罪今得足下正之僕之所大快也僕所存本係范啸
谷所作草稿並無原本其錯落處有曾見及者以無所
印證不敢擅易惟梅定九爲侍郎之祖則原文偶誤耳
譜序樸拙得古意當補入都中士大夫求其求閱全稿
者甚難其人惟程選部晉芳邵庶常晉涵二君借閱一
過錢學士大昕自言曾見過而未之來借去秋周庶常
永年言願錄一部曾假去半部以僕出京中輟而方李
二公及姚少保趙司空陶奉常邵撫軍諸志原未攜入

皆不足爲慮且僕尚有欲爲足下進之者君子之所守
是非而已矣禍患吾天之所爲豈人之所能避哉趨吉
避凶固有其說然不曰患迪吉從逆凶乎故使先生之
作而非也雖潛藏深匿俾免一時之禍天地鬼神必昭
鑒赫怒以發其覆而視其魄今呂石門之類是也使先
生之作原無所非而橫遭謗議雖巧詆厚毀以至禁錮
其文字滅絕其後裔天地鬼神必多方回護既壓復起
愈騰騰而其光愈顯古之黨禁諸公皆是也況今聖天
子在上是非非昭如日星何所來无妄之災何所容
讒諂之口而先生讀書明道以名教綱常自任使於干
名犯義之事尚未能了了胸中安望其登作者之堂而
與之載道乎論者徒以先生表揚明季遺民及死事諸
公爲犯朝廷之忌諱此大謬不然也夫明季之忠義本
朝定鼎之初卽已多方旌表如十九史忠臣之類加封賜
謚予祭竭意褒嘉矣至於遺老逸民果矢志不二有晉
陶潛宋謝翱之節如關中之李顒山右之傅山曲爲覓
肯旣已徵辟復許放還至如史可法黃道周之徒國史
館呈稿今上特爲嘉予又明降諭旨曉示中外於誅逆
尤妄誕之語固知足下無是然足下所見亦尚未透徹
李滙川亦每每如此幷有爲僕惶恐之語皆見理未眞
信道不篤雖盡愛護之心無當於珍惜之實者也滙川
好鬬口故不與言足下知我之深走筆及之何如

寄屠法田論吾鄉明季諸公立祠紀書

舊夏有札寄會稽覽否年來宦況增薄而書味乃轉深
不足爲俗人道者以此可與知交言或正在此也一笑

前歲恭讀聖詔於明季殉節諸公皆仍原官賜謚史可法劉宗周黃道周皆予褒贈立祠其他死封疆殞行陣與夫俘擄駢戮者皆無愧疾風勁草至於諸生韋布慷慨輕生議謚雖難概及亦當俎豆其鄉此眞希世之曠典亙古所未有者仰見本朝如天之德凡在臣民均宜仰體而承宣之爾時卽欲致札鄉賢動問吾鄉順治丙戌辛卯兩番死事諸公及忠介蒼水作何舉行以方櫬歸葬劇邑忽忽無暇今年重閱邸鈔輒又動念因憶舊冬曾於別案中見各省褒贈人物有列單行知地方官之令

吾鄉如錢張二公明史俱有附傳憶在孫嘉績熊汝霖之後董志寧與華亭張相國同死翁洲當附其後自必已有優典如旣奉行知當有建祠之舉愚意建祠當在月湖淸勝之地憶月船曾買聞氏廢園於雙桐之西莫若勸之捐出最爲妥便又湖之畽底稱觀基者乃宋史忠定王眞隱觀謝山先生曾有其十之三今不知歸誰氏若得此更妙其建造之資不過十鎰任之紳士應亦無難若再欲省事則北城佑聖道院之義火祠中堂虛無所奉請以諸公牌位入之而改其額爲褒忠旌忠之類此意當日吳道士原有之而未敢顯設陸日新輩皆曾與聞若與相商必無難允然此皆爲已有其典而奉行之善謀也若原未奉優典此舊事之失考而吾輩同里後進不能導其先路咎亦無可辭此事雙桐不死僕未遠出必當其爲勤力若今日非足下當誰屈哉然舉之原無繁重難勝也但翻明史所附之卷摘錄淸本再裝釘南雷文定一部簽出錢張二公墓碑於學使者案臨之日呈上自無不行之事至於六狂生五君子在鮚埼文外原有狀傳但其書尚未刻或未足徵信則卽就

錢張二碑摘指其當附之目以合詔書諸生俎豆其鄉之例蓋錢張旣入明史舉而行之正與例合因其合例而舉梨洲之文以實之則梨洲之文必無窒礙可知因案其文中所序列之人以推及於華過宜王卣一童幼安楊楚石圓石董若思屠天生諸公則一時眉目亦稍出矣此舉不但表章桑梓先哲於聖天子明詔大有宣揚於人心名教大有培植足下但放胆行去天地鬼神實照臨之定當造福無譴也或已行或將行或終莫肯有行之者風便卽望覆來以消冷曹岑寂也

柬羅羅江論嘉德廟碑記

承示尊府先廟碑記及宋元制誥且命撰題楹偶語孤棲萬里別緒十年忽得再翻故鄉前輩事實如操南音而奏土風何樂如之惟是細詳諸典頗有相矛盾而可疑者未便含混妄作用敢質之吾兄案碑記最詳明然但言自桐廬避亂至此耕稼力作從居者日眾府君躬率祀田神教以禮講學務農鬱爲善俗歿而里人祀之初未言未至此之先嘗何業居何官也至其子十一府君則更未及一言一行志段又總言府君隱德不試未懸定謹先條上數則俟他日返棹家園細加考訂再復

當莅政即建炎詔書亦以安貧樂道上追巢許贊之則府君之不仕稔矣何以至正詔書忽有學士尚書之稱也可疑者一碑末言今請竟封於朝議禮者必不靳則至正之有詔原可信然記作於二十一年詔先下於十一年何以猶作冀望之語可疑者二至二世祖昌功伯諸書謚政年號查通鑑並無其名詳詔云南北並峙甫其受之必有以溯之於是又有三喉之建三喉者一曰定江南應是宋太祖開寶閒事而誤寫蓋開寶去貞明五十餘年父子繼世似乎不錯然則其人即十一府君矣即非十一而既稱二世則必始祖之子無疑矣貴顯如是何以碑記並未之及可疑者三又順惠一誥開手即入本身事蹟重復指其名而質之無此文體而昌功告身亦宛用賴爾勛勤一句下方指名重述皆於文義不順可疑者四夫數典而忘祖不可也摭拾無稽之典故而誣祖尤不可也惟吾兄以孝慈之盛心表揚先世必不肯蹈無稽之失而純承命操觚懷疑弗吐非惟抱不知而作之罪亦豈所以待朋友之義憶吾鄉袁文清公延祐志曾及府君事當有可考而行篋無其書未敢懸定謹先條上數則俟他日返棹家園細加考訂再復

何如不備

請開復三喉故道劄呈王太守

寧波府城之建南門受宅山光同鄉一帶之水西門受鳳皋桃源鄉一帶之水中瀦爲日月兩湖清瀅澄澈以收乾坎之秀而聚金火之源郡之營建全係乎此顧有其受之必有以洩之於是又有三喉之建三喉者一曰水喉在東渡門牆下宋之都稅務前也以板爲閘城中水盛則啓閘以洩之江一曰食喉在靈橋門牆下宋之市舶務前也一曰氣喉在獅子橋東古鄞江門牆下三

猴既設城中之水有受有洩極建設之善盡和會之宜其載之開慶志與宅山水利備覽諸書者既言之詳矣然三猴特穴城爲道易於淤塞創建之後一修於制使胡公築再修於太守陳公堤自是漸不復治至於明之中葉三道僅存一綫者未盡漸滅故有明一代寧郡人文之盛遜於宋猶遠邁於今百餘年來鬼門之穴塞於修垣尾閭之溝夷爲平地於是日月雨湖之水淸瀅澄澈者一變而爲臧垢納汙之所秋冬地氣收斂猶無顯驗自春徂夏則積穢上泛烈日暴之蒸

爲奇臭不特水不可食行者居者薰染其惡濁輒成瘧痢大陰陽風水吐納之說雖有明證猶隱而不易見若積穢之泛大彰明較著也焉有氣脈轉流之所隔塞臭穢至於如此而履斯土者有不大受其病再以近日士氣民生之不振參之則其所關係亦斷可識矣我本朝代有賢明太守如武威孫公維揚汪公皆竭力究心河渠而於城中尤亟願濬河而不開猴則河愈深垢愈滯支河雖暫通舟楫中河竟日甚汙穢其弊與不濬等但欲開三猴則必穿穴城牆征派費用興工既鉅斂貲不

工一旦告成事純不勝雀躍顒望之至

奉柳州府請收兵米帖

敬稟者職遵奉憲檄催解兵米於正月二十五日批役管解米三百四十石至二月初二日抵柳旋據去役稟稱據府憲糧房稱府倉現存先收之平南桂平二處米未經支放不便再收可交米舖收貯下月繳倉及付米舖則每石需費倉銀四分五釐耗折米三升等語到縣職伏思以大憲之倉貯卑縣之米何敢饒舌但查兵糧之關係甚重例應多備無缺而各處之運解難齊未免

盈縮不時故定例於憲倉收貯則雖各處溪河漲涸靡常天道旱潦無定皆得先時多多解貯於兵糧永無短缺是憲倉原爲多貯兵糧之計非但防營員透支也今若因前米未放卽不容再收是憲倉止備一月兵糧而已各處解米向未預爲知會先收之米曾否支發無從得知必因壅塞守候之虞觀望不前且官解官收各憑批照若於米舖存貯卽爲私相授受萬一有疏虞職何從聲說何處追賠況存貯原不免耗折卽倉房亦豈容空置故憲倉存貯例繳耗米三升修倉銀三分又加飄折

米升半今存米舖亦何怪其需索但解員各處俱有成例若於繳耗繳修之外再加一倍恐各員均爲拮据不但天河窮邑卑職窮員也且安知非米舖鑲串糧房故意留難以便其勒索分肥之計況如此阻滯勢必各處俱備價來柳聽米舖包解則是以馬平一縣而辦一標之兵食米價必致騰貴非特解員愈加賠累恐馬平百姓亦不無受累矣職仰體憲臺愛恤末寮子惠黎民之至意不得不具呈備稟伏卬鑒臺俯准將職之米收倉給發同批并懇給示張挂河下普准各處解來之米隨到隨收則解員不至觀望不前運米無憂霉爛疏失而兵糧更多多有備矣謹稟

春雨樓初刪稿 卷四

三四 明代叢書 約園刊本

贈序

送盧抱經先生南歸序

乾隆壬辰正月前翰林院侍讀學士盧抱經先生將南旋其同鄉後進董秉純聞而喜曰先生歸必主東南講席主講席其必於吾寧之月湖書院乎是甚可喜也客曰先生年未杖鄉生平夙學大負亦未盡白於世方今承明之廬崇政說書之席豈無虛左以待先生者先生

即歸謂子必固留之而反喜焉何也純曰然然否否古者三公在朝三老在學漢時桓榮伏恭之徒多以循德碩望爲老更天子視學適東序以養之禮所謂祖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總干則乞言憲行之養蓄而孝弟之化行也唐宋以來所在州縣立學而鄉黨之學尤盛書院是也宋太宗時廬山白鹿洞學徒嘗數千百人詔國子監給九經俾肄習之又賜石鼓書院勅額眞宗時亦賜應天府書院潭洲嶽麓書院額蓋州縣之學有司或作或輟不免具文鄉黨之學賢士大夫留意

斯文之所爲前規後隨皆務興起自南宋迄元明書院日盛立德立功立言之徒半出其中今聖天子在上庶績咸熙百揆四岳以下莫不師師濟濟各充其位而天下之學校猶未聞有鄒志完胡翼之之徒出而應昌明之運意必有如金谿建安金華諸公彪炳於黨鄉之學所謂四大書院者予將於先生之行卜之而笑得不喜也曰然則何必明州曰此則予鄉曲之私也雖然亦有說盍明州儒林之大宗也在昔有宋眞仁二宗之際濂洛之統緒方萌芽而未顯而吾鄉楊杜樓王諸君子迭出爲象山高座所謂淳熙四先生也乃至南宋儒林五派盡萃焉可云盛矣以予考之山東焦先生援以伊川起而主書院所謂慶曆五先生也不數十年楊袁舒沈門下開講於明州則主大函書院高憲敏公閎以龜山高座主長春書院楊文元公有慈湖書院袁正獻公有城南書院慈湖弟子竇章桂氏有石坡書院鳴鶴鄉童氏有杜洲書院東發先生專宗朱學有澤山書院入元則甬東史氏亦朱子世嫡也有靜清書院明初黃孟清食事洧橫溪南山書院楊文懿公有城北鏡川書院張

文定公有櫰湖書院文定歿後吾鄉之講堂漸替人物亦漸衰隆萬諸公大半爲鄉裒所錮黨論所排然後知山川之鍾秀隨乎儒苑而函丈之有權也至若湖上故事西岸之碧沚史王孫子仁延文元講學者也南岸之竹洲史忠定王嘗延沈端憲講學而金華呂成公之弟忠公亦嘗討論於中者也今書院所建則宋能仁觀音寺舊址了齋陳公著四明尊堯錄於是其妹壻周公亦元祐黨人與忠肅相唱和所謂蘋風渠月連郎壻竹嶼花汀和友聲者也本朝定鼎之初以賜甲申十九忠臣

陳恭潔公貢謨爲祠遂改書院而顏之曰忠貞其後又改月湖甚非聊爾之精舍也且先生姚產也康熙之初姚人梨洲黃先生以蕺山之學昌明吾郡亦曰證人書院從學者極盛如萬充宗擇季野三先生寒宗在中吳仲雨先生皆閒世之傑士有名於天下而仇少宰滄柱陳翰林介眉范會元筆山次之梨洲亦自謂生平薪火之傳蓋在甬上然則先生之於吾鄉淵源有自而月湖之爲書院尤不可無先生以上溯乾淳諸老之盛而先生亦得以追踪金谿建安諸公者爲聖朝廣作人之

大化樹文運之極軌乃信古人以三老比三公言非夸大而安得不喜也耶答曰子言誠然盡詮次而上之先生以爲東樂西序絃管之先聲乎純曰然是爲序

贈李海若先生

乾隆壬戌癸亥閒全太史謝山舉眞率之會集里中耆舊陳丈南皐錢丈芍庭范丈緘翁胡丈君山李丈甘谷海若暨先君子先叔梅圃先生十數人觴詠閒舉十旬再會踵西湖之勝蹟追石戶之豪吟淡歲之間得詩數十卷二十年來晨星落落其歸然魯靈光海若先生一

人而已今年八月爲七十懸弧之辰通家後進謀所以壽先生者先生概不許曰吾方有鴈鶩之遊於是相與韜筆束紙謀之於予予觀甬上世家近日凋落已甚其不墜高曾之規矩者范氏惟西屏太史一門李氏惟先生子弟皆克樹立門戶依然修整桂林竹院左圖右書名謁刺門賓從塞途騎馬帶笠之客高吟豪飲之徒奔趨望走絡繹不斷先生通行延接典衣裘數參齒令朝予是何足以名先生先生神宇雄駿思敏學博天下郡

國利病營陣戰守作止畫沙聚米方略井然日者持節
監軍傳鐵束伍上馬揚戈盾下馬作露布指掌中雨雹
風雷戾契發作而乃束身投閑葛巾里閈削鋩去角逃
迹詩寮酒社中是何足以名先生哉或曰不然士之奇
傑不羈爲一世之望者往往翕忽閉現俠人不得見其
首尾如蘇子瞻所傳方山子陸放翁所紀姚平仲之徒
所遇不齊則殺馬埋輪騎驢策蹇相隨關雞走狗閒人
固不得而物色之也或曰是又不然唐之郭汾陽應回
紇大人之占年七十餘矣漢之趙翁孫年七十六討西

羌爲漢家建置久長之策曰老臣不惜以餘命爲陛下
明言利害若夫讀大雅之什太公望年九十馳驟檀車
四馬閒如鷹之飛揚逆擊下平蕪而血毛羽也今先生
纔年七十美髯如銀童顏若血安知自今以往非天憖
老成以爲碩果也予曰否否諸君皆舍其現在之標致
而馳情於身外之遭際宜乎先生不許也夫先生身際
太平以無事爲幸營平汾陽之勳豈所樂聞世食舊德

之時地不同其所自立者易地皆然也諸君第見先生
盛年裘馬清狂弓刀擊柝爲克紹尊都賢之家風豈知
今日懸車束馬懷鉛握槧其自戒蕃先生以前之世業
先生固以一身成之至於吾輩詩酒風流近日幾於滅
熄不有先生長齊盟執牛耳珠盤玉敦開豈復有諸君
之羣雅夫先生之在今日如松喬柏古其諸子如鵠立
鱗翔其諸孫如花明竹翠蘭錡無恙箕弓日新今茲初
度建旄樹纛之上客馳書走幣之遠賓下至予輩席帽
青衫猶獲以紀羣末侶同與登堂燕喜之班豈非孟子
所謂故家遺俗猶有存者乎表記曰豐水有芑百世之
仁也李氏之爲豐芑大矣先生之仁將遠及其子孫百
世而亦先偏滿於枌里吾黨區區巫祝之詞宜先生欲
掩耳而獨對此七十七峯也於是諸子請卽詮次予言
以上之先生而先生亦展樂清之游於明年相與高吟
豪飲而罷

贈徐素園

己丑花朝素園主人五十初度揖予而請曰今世祝嘏
之文率謬悠無實予不願踵其轍況五十非壽也何敢

瀆吾子惟是予生五十年無日不在憂戚勞瘁之中此則世莫予知即家人婦子知而終不知者願吾記之以寫吾懷而示吾子可乎予曰何以言之主人曰予少多疾病瀕死者數矣十齡始就外傅旋遭王父喪家日以落一九棄儒而業醫二十理家政量柴數米日無寧晷已而納婦生子而殤連舉四女老父日望抱孫不得已納妾又連舉二女乾隆丙子吳門大疫吾鄉友人客蘇者遣急足趣予過之居二載終以父老子幼再納妾育男又殤又舉二女統吾所生四子十一女今存者八女

子一而已衣長食闕而又坐草之參苓湯餅緩帶之讌會以至疾病之祈禱死喪之酸辛悲悼蓋三十年來無歲蔑有也予之始學醫出培園范先生之門會先生有山左之行再侍煥文陳先生然亦不兩年而先生歿其經兩先生授受不過十之二三其實何所知不幸虛譽隆起踵門求藥餌者相接來問學者亦十數輩而當事又有醫學之命太守滇中魏公鄞令三韓傅公學督吳門彭公皆款曲賜贈然予益用惶懼刻厲攻苦晝則接見賓客夜則發所貯上自軒岐和緩下至近世景岳鼓峯諸名家言繙閱考證漏不四下不止又繼多病今髮蒼蒼矣四方交游招邀愈眾每日雞初鳴即聞叩門聲門啓厲舒魚貫指談筆對不暇食奴子已佇立促登輿矣東馳西驟率至水窮山盡參橫月落甚或風饕雪酷石鑠金流皇皇不已計此一日中寒者暑者虛者實者六脈之浮沈濇數五節之遲速本末四時之王相子母或宜益或宜降或宜蕃陽或宜豝苓紛然來往於胸中而不能去故如予者眞無日不在憂戚勞瘁之中者也百年亦易盡耳胞質弱植而堪此百憂勞以萬事雖幸

度五十有不旦暮抱無涯之戚乎予曰誠若是則吾乃有以祝子矣子不聞管敬仲之言曰宴安酖毒子孟子曰生於憂患夫地之於車莫仁於羊腸水之於舟莫仁於瞿唐何也戒險則全也是故君子之嗜好無異於眾人苟眾人所謂宴安者果可樂則君子先據之矣其所以去彼而取此者見眾人之倣肆偷情百殃並集蹶然不寧故憂勤惕厲而不悔也呂伯恭謂君子外雖憂勞瘁欲謂非壽考之券其安殆若泰山然則子之憂戚勞瘁欲謂非壽考之券不可也主人曰子論是已然吾勞積五十年今方將乘

初度之辰偕二三朋好題壺擊檻越陌度阡登蛟島之高峯臨東溟之巨浸以偷一日之安如子言不猶有酖毒之懼乎予大笑曰百日之勞一日之澤舉國若狂而孔子不之非是又一說也於是殺核既具載酒百壺偕族叔粒先先生以舊年某月爲七十壽今年掃墓西郊遇予於舟中曰眛辱已踰期矣子得無一言乎予曰諾先生性強記嘗爲予誦說少時吾宗人物之多門戶之

盛讀書登高第者某某內行修舉者某某事某公所創建某氏某房之姻婭靦縷不盡予不能皆憶是日又言族兄如山亦山蘊山三君以康熙某年同入泮宮學使者則蘊山尊人大宗之座師蘊山纔年十三耳又言是時蘊山祖迪丹公方鼎盛蘊山兄弟謁邑大夫學校長官歸導以五色雜帛旌凡百十餘幅張樂設席召賓客椎牛豪飲十餘日近日新秦子弟偶卜一衿固不宜有此豪舉其略具儀觀者輒自誇大人亦從而誇之得毋少見多怪乎又言大宗之會試京師與某某同寓卜

年家卜年者四世祖給事公之後康熙中葉京師大俠也其所交皆王侯大臣大宗在寓偶染寒疾竟進參一斤而殞蓋先生所記說類如此嗟乎近日世家文獻凋落求如先生之多識蓋甚難予嘗讀鮚埼亭集載天多老人楊祁修喜談故事如金瞻歸之於吳梅村慈谿村農之溺項煜皆足以佐國史之缺雖先生所言未足比此然以示諸吾宗後進則爲規箴爲激厲隨其人可自得未必無少補焉抑先生所言皆先生耳目聞見所及若以予考之其科第祿位名德之已赫赫照耀家乘如老

五世之裘冶先生不大稗於吾宗哉先生曰有是哉吾
自愧少時失學未獲讀先世遺書今老矣無能為矣易
卽詮次子所言以為予壽使得附名諸先輩之後不亦
可乎予曰諾是為序

贈陳拱懷序

士之慷慨磊落足以濟人之困扶人之危喜賓客讌會
蒔花種竹耽弄筆墨者往往至於厄窮拂亂喪失其斧
資甚或憂愁老病盡奪所好樂而後已而擁積倉守阡
陌乃出於齷齪鄙嗇之夫世之人悲憤而不平其或然

與雖然貧富身外之遇也雅俗分定之性也今將使造
物者富吾身外之貧而俗吾分定之雅彼慷慨磊落者
必蹙然而不願然則君子之自守與二三知己所禱祝
之者端可識已吾友陳先生拱懷少年承尊甫耆梁之
澤田園連數十頃耕牧過百餘指隨手喜為俠烈之行
文字之侶鄰比之舊以至酒徒博者方外交臂蠭跡肥
酒大肉絡繹不絕至於飢者溺者寒無衣者喪須葬男
女須婚嫁者告貸之券累累盈箱篋父病及喪參苓之
需櫝木之植會喪之費不下數千金中歲二雛漸長延
名師教授同學諸生履約滿戶每逢佳節烹羔酌醴燕
笑婉轉不更闌燭跋不止予於甲申春館西軒之聚星
樓拱懷方為點者所賣負累至千餘金剝啄之客與追
呼之吏旁午交錯拱懷每日浩歎盡鬻上等膏腴之產
以償不知誰何之券一年而戶籍盡罄然拱懷閒日必
登樓與予劇談縱飲呼盧射覆既醉輒積罵一切錢虜
自道所願欲好事不減往昔每予有所急輒笑曰董先
生不遇陳生往日是區區者至於介意然拱懷亦終抑
鬱盡變其鬚髮夫以拱懷豪氣俠腸如此卒至困窮以

老則悲憤而不平情所莫禁而分定之性酒酣耳熱其
磊磊軒天地者依然故我此則吾輩立命之學所以歷
百歲不可磨滅者也今年春仲予將有北行過別因得
知四月之望為六十初度子曰當為子暢言生平崖略
拱懷大喜悉力為予謀所贐今清和已屆行李猶留率
筆書此拱懷定當為予進十大觴也是為序

西村俞氏具慶圖序

中表兄東耒俞翁夫婦壽居古稀先一歲其子熙槐乞
寒家夢芬先生作具慶圖又致書粵西請予為之序其

書曰明歲仲春家慈年七十家嚴則已亥之夏五槐不
自揣乞夢芳先生作繪事中立三石環以絳桃安石櫺
而散罌粟秋菊於其下花間白頭羣羽飛伏鳴和中石
嚴正高植俯其顛以臨旁二石旁石竦然佾企髣髴蘇
氏木假山遺意罌粟與菊者槐之生維四月槐之弟生
季秋也而絳桃石櫺春夏互榮栖槎相接老幹嵯峨新
芳茂鬱雙雙頭白老翁小鳥俱有欣欣自樂之致此愚
之所以爲具慶也自晒頭顱已近頒白曾不得邀一命
以顯揚父母而家庭聚順備極天倫之幸或者見嗤於

塵俗者有當於君子之心乎敢以質之夫子因憶先舅
蜚聲先生七十時東來兒弟請先君作雪中高士圖而
乞言與謝山先生今三十年矣熙槐踵以爲請予文不
足爲謝山役而槐之思表揚其親以傳之無窮固與當
日東來兒弟之情一轍也詩不云乎孝子不匱永錫爾
類豈不然歟且槐也讀聖賢書既知三樂之得天者不
可邀倖而見重於君子娓娓其言之且圖以傳之已則
彼一命之不足以榮親豈弗知之明而見之確故雖以
予文之譾劣寧失彼而就此不憚萬里以求之是槐之

壽其親者槐既自知之而允蹈之予復何以加之而猶
不免以爲言或尚有俗之見者存也故予但述其意而
質言之使弗疑而已矣若夫世俗所爲壽言撫撮其荒
唐無實之形迹以逞其鄙俚巫覡之祝禱則謝山之文
具在可以印證而得其謬妄予不敢爲亦東來父子所
不願也乃郵而寄之俾揭諸圖之上方

題雙節永貞圖

茗上沈君萱泉之贈公清源先生下世遺腹生萱皋其
安人孫暨副室王齊志幷力哺撫以至成立然萱皋實

孫出王竟無出孫安人感同室之勤苦令萱皋一如出
己而宗黨遂以雙節稱之及萱皋授室舉子將游京師
營祿以養親孫安人戒之曰自汝父之背而汝之生也
吾無日不與汝庶母提攜捧負飲食教誨以至於今吾
不能禁汝之不出而愚汝之學有未成即吾二人之教
有未盡也其爲我畫雙織圖以與汝俱船脣驢背六街
九陌之中時展觀汝其不負此機而終吾之織則吾
二人之貢庶其塞乎此圖之所以作也已而萱皋果
得祿將迎養於粵西安人曰使吾二人偕汝行則誰任

家事一人行則誰可昔之以圖畀爾也所以終吾二人之教也今爾仍載圖以行一如吾兩人偕之行者孝莫大於養志豈但視膳問寢爲哉於是萱皐不必御板輿並不攜妻室仍載是圖而來粵每出必展圖而告之每行必捧圖以先之一日以示予且告之故予曰甚哉母之賢也甚哉子之孝也而惜乎題是圖與詩歌之贈子者皆未之盡也立言者必提其要紀事者必要其終夫節而永貞永貞而雙節固難之難者而此圖之旨專在於教子子今日奉圖而行乃所以養志皆於圖之繪圖

之來大爲吃緊大有精義而前此未之著明無怪乎題籤者但目爲節贈行者專以美歸省也於是萱皐再拜而謝曰予小子何敢言孝此吾母之志也請吾子詮次而序之卷首

張德昭先生六十一壽序

昔人言創業之難勞筋骨餓體膚動心忍性以增所不能固也然及其運既亨時既至揚帆順流瞬息千里勞而未始不逸也至於守成之難有中必戒有盈必虧天道本難持而席豐履厚習以爲常子孫眾則性情不能齊門戶張則酬酢不能節田園奴婢畜牧日廣則耕耘而睦姻任恤之周章微而飲啄布褐之繁縟以一身總理之雖三號而卽興漏四下而未寢十餘年來門庭上下唯其教是遵故富貴而不敢驕淫盛大而不爭華靡

先生鋭意科舉之業十應秋試不遇退而督責子弟自己卯來令子長公偕從子同舉於鄉壬午胞弟繼之癸酉再從子繼之七年之中四掇高科先生不少懈客歲數千里致予於譜筠書屋自應童子試試京尹試禮部十餘人一旬再課課畢必親較其甲乙次公決科既冠其曾賓興之日行李既戒先生諄諄敦督不少假以辭色其勤而且嚴如此而又藹然天性接諸弟姪和氣生春語及家政必稱先君先君云歲暮解館請予修葺家乘因及堯天先生以下諸傳先生含淚讀之曰是予先

人之幸也賞獲我心矣自奉淡泊布韈青鞋黃冠竹杖與田父相爾汝客冬六十初度屏帳不施長筵不設甚至提壺擊榼之客無一度阡越陌者予駭而疑之先生但以母在爲辭行所無事而無自矜之色嗟乎此先生盛德所以無閒而承先啓後以保世滋大者乎今年秋令弟果軒先生亦六十予以鬻次留京師踐令咸鶴皋之約爲文以侑觴因并詮數語爲先生六十一壽序倣閻再彭之例也

范我亭六十生朝序

哉惟我亭今年初度周甲子諸公必多投贈予可言無言且及我亭未寄示猶可一言然予舊嘗序名人尺牘一冊于我亭生平孝友學問之勤博書法文章嗜好之大凡一一備具詞無可更設則終無可言至我亭來札今歲充貢當入成均遲暮何成就制義半生心血屢蹶不售當終此一決舊秋大病神氣不復振爲浩歎此則所見似未廣宜有以解之而竹初已援李杜生平及科目之泯泯無傳合之錢學士云我亭翰墨歷久長新精神所寄不與齒髮俱衰則予雖欲更進以曠達之辭與歐

陽子血肉有盡垂於文字無窮之說以爲我亭祝已贅出則予眞無可復言矣嘗讀霞川虞山二公集存爲壽之文頗多大抵交朋平昔交際之雅花朝月夕聯吟之情曾不及覽揆疇福一語然則予追憶法田我亭幷我亭示諸公之言而以爲無可言者正歸錢集中娓娓言之者乎於是詮次之且不厭詳言之不但爲我亭六十生朝之序即以弁之上巳觀梅老圃吟香延綠軒諸集之首其無所不可乎我亭最知予文必不以爲褻故錄寄之

陳功柱先生六十壽序

丙戌正月下浣陳先生六十壽門弟子葺秉純將致書京師求李水部匯川之文以侑觴令子之綱曰子之求文於水部以水部知先生之詳也抑取乎官階七八行耶如非取乎官階七八行則文之莫如子宜於是秉純再拜稽首而爲之序曰先生年三十五館予家近日軒予時纔弱冠朝夕侍左石先生方博翻經史尤銳意左氏傳高赤之異同劉賈許潁之從違服杜趙啖之優劣細書夾註課讀少閒矻矻不休漏不四下不止自壬戌

歷丙寅五年無寒暑一日閒也時觀察長洲葉公爲培風社招郡中名士朔望大會於校士之廳先生與水部暨屠太和鴈湖包南岡闇齋黃浮梁墨舫李教習谷勳姜石泉石津徐廣文千波邵莊滄東侯范主簿青巖其最也每一會畢觀察大書諸公文硃墨淋漓揭之儀門之樹通國喧傳諸公愈益爭奇鬬險百出不厭而學使者今尚書芝庭彭公方以國初諸遺老文則繩士農山西堂之徒陸離瑰瑋有光熊熊燭天先生與水部諸公效之商盤周誥詰屈聱牙朱豔班香琳瑯滿目匯川

千波鴈湖書巖暨先生並列高等時時來近日軒談藝鏃礪括羽指顧朝陽之桐高岡之鳳子時劒負聽之心儀爲神仙中人何其盛也已而諸公果皆履青雲翔天路或看花上苑或種花百里最下亦得同旋學博丞簿之閒而先生十踏省門卒不得售於是慕汝南之月旦退處於陶朱猗頓之閒一賈於家再賈於市然而南轅雖改北轍愈非尺短猶譏寸長何益遂盡喪其數十年之羊鴈行千前卻偪迫詰詘乃重理夏楚爲兒童傳句讀而先生老矣何其衰也雖然先生所扼塞身外之名之誼則岡陵松柏下至躋堂之觥古人何必不以通情而已若其受於天而得之身內未嘗困也先生有父踰耋望耄長德考終有弟舒鴈行列白首無閒左對孺人眉案相莊右顧稚子瑤環羅列而之綱稟承先生之學懷文抱質茗發穎豎卓然爲吾黨畏友今茲初度之辰鸞停鵠峙捧觴而上壽者趨庭之大賢升堂之都講東榮西序笙歌告備雖以諛劣如純亦得膏脣拭舌伸紙濡筆進其攝提庚寅之詞孰非先生榮光岳氣之所磅礴側出者先生亦可以進一觴已余又讀韓退之歸老南城莊詩曰不惟兒童輩亦有杖白頭饌我籠中爪勸我此淹留願爲同社人雞豚燕春秋而虞山尚書以爲退之才力志氣一世之雄及才騁而旋志放而返則思息機摧撞謀家國鄉社之樂余於是知先生謙匪川諸公必有問而羨慕不及者盛衰云乎哉仙日錄此文一通寄京師視何如也

靈山令陳載之六十序

唐宋大家文集贈序無以祝年爲題者有之自元之虞道園揭曼碩諸公始也然果出其中藏之誠姻戚黼金之誼則岡陵松柏下至躋堂之觥古人何必不以通情好聖人且收之經豈得議其晚近出也然流俗相沿失實人生三十以上閱一甲輒撰一序長篇累牘以不古不今之筆寫若有若無之事且無論姻親朋友必取當世所謂大人先生者但得官階六七行即足增耀里閭而文與情俱弗問究之贈者受者兩不識爲何許人眞愚俗之陋習宜爲識者所嗤也予生平不妄爲祝年之文然親戚之情話未嘗不樂道之今年春由慶遠將之太平之龍英道過邕州晤同鄉謝子聚璧范君冠山爲言今冬載之先生靈山陳公六十壽請得一言以侑觴

予既以階職微末無以增諸君龍辭之已而海陽邱君東河書來言吾子既以流俗官階六七行之文爲足嗤而又以此語謝豈特得罪謝范諸君不已褻我陳公乎子不敢辭憶壬辰之冬子爲公之同年生胡君虀亭所邀公時過予寓因得相劇論所作詩古文盡公之爲人已而公抱微疴鐏亭日夕過從甚至憂形於色予獨曰不然也子瞻不云乎人之壽夭在元氣今觀陳公元氣盎然其動履言語丰采悠游不迫從容有餘皆太和元氣所流行斯人也後福且無量而況於今乎今去此言

時又十年矣予雖僻處山谷於靈山郵騶所不通風聲逖聽所不逮然公之盛德久而不息者一翹首而得之不必羅列政績事功某事活幾許人某惠流幾十世因卜其福澤之綿延壽命之長久以爲頌禱之左券也夫世必有仁人而後有仁政有善人而後有循吏予既親炙公之盛德而信之奚假傳聞之遠聽或書或不書也哉謹公之必壽原不繫乎公今日之政而今日之政卒無不可於前日之公卜之至若吾輩之祝不祝更非公意中事也而予猶津津有味者中藏之誠所謂聞其風

尙想見其人而況生平所契合文字之知交其能默而息乎而豈但諸君子有姻戚蘭金之誼之誼之請之也哉遂書以遺公請公與東河讀之以爲何如

那地州刺史羅君五十序

廣西慶遠府轄世襲之官司凡七永定永順長副三司及忻城縣皆設於明弘治時東蘭雖宋崇寧間已有其名而自改流後同知之設世次尙近惟那地南丹二州皆肇自唐宋而南丹治革郡志載之不甚晰疑未聚那則熙寧以前卽爲羅氏所居既納貢置那州地州屬黔

南路元屬思州按撫司明洪武間省那入地隸慶遠是羅氏之世爲那地長最詳確可據今上御極之八年歲在癸亥今刺史體仁公始攝職明年甲子奉大部題准襲知州事今三十有六年矣同時紲綬者惟永順鄧君後公一年襲尙無恙餘則南丹東蘭永定俱傳授至於四易矣忻城再傳永順之副亦再傳獨公歸然如磐蠹光是故以土地之保世言之那爲最久且蕃以任職言之公亦最長久也今年正月公初度五十其同官後輩及退休之嫻姬謀製錦以祝而請予爲之序予惟五十

不可言壽而公之歷官以古人強仕服政之年數之已在古稀以上且公擬今歲授其子承襲近乎大夫七十致仕之禮則諸君之欲有以祝之固其宜也獨是世俗祝詞之祠或願其享大年或冀其榮貴或幸子孫之繼起公則五十而享古人杖朝杖國之福五品章服自其身遞及本支百世皆無事爲公頌禱而稱願惟公醇質大度靜鎮邊圉爲邊疆員吏際今四海澄清仰沐聖天子深仁厚澤無鞅掌之勞享太平之福雖年屆半百已儼然與龍飛諸科六老同稱耆舊自今以往吾願聖朝

萬世有道之天下皆那所世守之要服荒服聖天子萬年久照之日月皆公樂餘景話舊典台哺鼓腹而溯堯年舜日者也持此祝公壽壽豈不大祝亦豈不甚重哉於是諸君拜手而謝曰甚矣言之美且廣也他日續修郡志又那州一確實掌故也子眞能壽公於無窮也是爲序

羅城令朱母汪太孺人壽序　朱名絃

乙未六月九日吾友羅城大令朱二蔚墅母汪太孺人帨旦時予適篆天河與羅接壤前一年蔚墅遇予宜山交績之勞供甘旨勤女紅自若也已而風波頓起家門震蕩靜巷公卒於京闈州佐公爲大吏所噬幾陷大獄

毀家紓難期年之內盡喪其數十萬金之產旋以老病卒同居百口嗷嗷待食明年遂分爨時蔚堅纔十歲而庶姑陶太君老矣太孺人上事遵嬋下畜幼男辨之蟹筐龜手之辛勤如是者十八年陶太君逝牀褥之煥寒哀哭之節含殮之周謹九宗三黨無不歎太孺人之爲孝婦也中閒嫁二女爲之擇壻娶婦爲之擇婦皆能勉中禮儉而不失舊家矩度而朝夕皇皇者尤在勤課蔚堅使卒有樹立蓋自靜菴公之歿至蔚堅得祿迎養凡三十年桑田滄海變遷無常太孺人以一身歷之不大聲色而處之悟然可謂賢而才矣至於秋爽飢消春榮重屢人方快然自足而蒲團貝葉香鐙禪板一歲之中齋居十七八一日之閒誦佛百千叩齒猶諄諄誨勉諸孫無異詩蔚堅時夫太孺人二十七齡稱未亡今登六秩例得旌門之典異日國史必有識之者即或文人惇史欲以尺蹏寸管如劉氏列女傳所顯頌以佐朝廷表勵風剽之權然其事狀皆太孺人允蹈而躬行之非詞章能緣飾也則予文之藉太孺人以傳豈不信哉吾又聞太孺人喜讀書雅知大體方蔚堅幼孤又獨子恃愛

乾隆丙子周生載岐以右科應會試於京師予遇之逆旅相得甚歡既而請予詩爲其尊人梅巖先生六十壽予贈以七言長句一章又十年吾友董君抑儒寓書謂梅巖今年七十載岐復將徵吾子之文且曰前歲季春偕阮生一懷萬生近蓬泛舟光溪梅巖父子導之遊賀監釣臺高尚澤小赤壁諸勝又歷觀洪水壩迴沙閘王大令詞芒屩席帽相與仰而眺山俯而拂水晚宿六宜樓張雞作黍銜杯快論漏四下未寢出其族人古山先生詩文雜誦之又自出近稿相論定近蓬即席和古山

集中樓字韻長句得四首予亦得五首一懷得三首梅
巖父子各得二首裝之成幅溪上傳爲韻事次日又導
之過在澗樓歷建齋至寶巖始別去又言梅巖爲人古
心古貌與賓客接禮甚虔而嚴氣正性自令人望爲老
成長者雖極意款洽而正言莊論時時發露於指顧之
閒自言少時清苦不克奉厥父母慶中歲又失愛弟皆
極可痛載岐娶婦自爲文祭告父若母朗朗爲予輩誦
淚隨聲而下又極有幹材導予輩至梅梁堰指陳江潮
之外跳溪流之內嘯與七分三分之說刷沙護沙之方

魏侯之三策判府之三壩汩汩如何決下流而束注也
嘗於鍾家潭之下仿迴沙閘遺意築隄數十丈斂貲數
十百千貿期年而成前歲竟爲大水漂去心甚恨焉云
此生必當復集其事蓋梅巖學問品行性情經濟如此
皆當於古人中求之在溪上前輩築隱蝸廬父子爲近
而經世之學則過焉抑儒又曰梅巖六十時載岐集沈
石田高秋甫諸公名畫及當代大老詩裝潢爲大幅梅
巖見之笑曰孺子僅得此耶使吾自爲當請杜草堂李
翰林爲詩顧虎頭吳道子作畫不難雖然我且不識諸

公作何狀貌諸公又焉得定我爲何許人品此但可恐
嚇鄉人而已矣遂撤去予曰是既然矣然則予於梅巖
之人之品既知之矣苦梅巖於予其不識作何狀貌也
予將郵予文於載岐使載岐張之而梅巖撤之不已多
事乎雖然梅巖未識予使予得識梅巖者抑儒也請以
抑儒之語我者詮次而歸之梅巖梅巖將不識抑儒乎
而何以撤之抑吾又聞梅巖蓋學詩古山而古山琢隱
先生之高座也琢隱與寒家杲堂昭武諸君子稱莫逆
淵源瓜葛遙遙有自然則梅巖與予兩人原當有以識

之非徒用抑儒之言爲粉本也

涂母許太孺人六十壽序　代沈郡伯

新城許太儒人者贈公雙岑先生之佳耦而今知慶遠
府天河縣事涂君應槐之母也太儒人兒時箴黹之餘
能通女則女誡四子書大意稍長事父母以孝聞及歸
贈公佐之力學有聲庠序侍繼姑劉疾數十年不倦及
贈公先卒代之治喪葬一以禮其敬順之見於子婦如
此堪五子七女巾幗衣句皆手自製曰既省費且不敝
亦習勤也館師之饋必躬治豐潔諸子既長悉以文名

於邑會羣才較藝飲饌尤豐雖拔釵剉酤不啻及天河
君遄捷鄉薦太孺人誡之曰爾父屬志尊師而不及汝
見不無遺憾雖然亦名耳爾曹務求其實其勤儉識大
體見於持身訓子如此贈公師事許先生從升陌穀二
十餘年爲之賃舍處子女女長太孺人爲具裝嫁之後
從升年八十或以篤老請諸雛更事他師太孺人曰先
生之子遠出若返自塾將無所歸訓蒙宜若可勝及卒
殯殮皆贈公任之而每歲掃墓則太孺人至今猶令諸
子循之不絕天河君初任潯之貴縣迎太孺人於署間

廳事用刑而聲赫怒太孺人曰愚民無知故犯法宜哀
矜之喜固不可怒又何必有羈留待質者曰姑取保一
人在公庭舉家弗獲寧也其任義而行仁心爲質又如
此及移天河太孺人以縣治多山瘴屬郡城適子來守
郡因得時聞嘉訓懿行秋天河君出鄉人楊黃諸賢徵
言弁語請爲太孺人八十侑觴之文予以其言證之平
日聞聽往往而合非漫爲誇譽者用不敢辭惟是世之
爲祝嘏之詞者必其人有所歉於其身及子孫則爲撫
拾生平隱迹以卜其後之食報或願其子之富貴也今

春雨樓初刪稿卷五

太孺人懿徽著於鄉黨之口而天之報施之豐金章玉
袂扶持左右桂樹瓊枝茁長階除太孺人松身鶴鬢加
副褘於大耋之年而天河君竭人子之職以膳羞則三
牲五鼎以裹封則龍章鳳誥以侍御則板輿行幄凡世
人所願望而不得者嚮用供奉吉祥善事無所不備雖
欲更進其巫覡之頌禱詞無可設矣雖然太孺人不云
乎爾嗇務求其實繼自今願天河君及諸金玉不以身
外之華膴爲祿養而以身內之純修惠澤爲承歡不徒
用現在之告身爲顯揚而必求不朽之榮名爲封贈俾

春雨樓初刪稿卷五

太孺人全行備福直與陶侃王陵諸賢母比烈垂之史
冊壽之千秋如是而涂氏之孝養乃極大太孺人之壽
眞無窮盡即吾儕所以頌禱之者亦無以更加矣太孺
人雅識大體通知古聖賢經訓故規切眞實如是予承
意闡發而申言之必深有取乎爾也天河君其可以敬

春雨樓初刪稿卷五

百一觴矣謹序

清節　董秉純抑儒撰

疏引

勸募開寧波三隘及濬河序

寧郡城之有三隘所以洩日月兩湖之積潴而疏通周城之氣脈也夫日月湖受西南二門之水以收乾坎之秀而聚金火之源郡之富賢達而擅豐盈全賴乎此顧有受無洩勢將使山是大者即由是出此三隘之建蓄極創制之善盡和會之宜其戢之開慶志與它山水利其槩較不潛尤甚而開隘之難則以壞完好之堅城修內尤亟顧濬河而不開隘則河身愈深垢穢愈積汪公之濬承事者泰之不度但知深河而不固礎中流既濬兩岸漸搖不二三年崩填河向之淺閣者後且壅塞其槩較不潛尤甚而開隘之難則以壞完好之堅城修湮沒之古跡勢必格而不可行今幸逢聖天子勑各府州縣修築城垣而我縣父師張公關心民瘼百廢具興城工將動特有意於增修縣志與開復三隘共襄此一舉者未盡澌滅故有明吾寧科甲公卿遜於宋猶邁於今數十百年以來鬼門之穴塞於修垣尾閭之溝塗爲平地於是雙湖之清瑩澄澈者一變而爲臧垢納汙之所秋冬地氣收斂猶無顯驗自春徂夏則積穢上泛烈日暴之蒸爲奇臭不特水不可食行者居者薰染其惡濁輒成疫痢夫陰陽風水吐納之說雖有明證猶隱而不易見若積穢之泛大彰明較著者也焉有

備覽諸書者前人言之詳矣夫撓之曰喉其道甚仄易於於寒建置之後一修於制使胡公渠再修於太守陳公墹曰是漸不復治至明之中葉三道遂存一綫然猶幸此一綫者未盡澌滅故有明吾寧科甲公卿遜於宋猶邁於今數十百年以來鬼門之穴塞於修垣尾閭之溝塗爲平地於是雙湖之清瑩澄澈者一變而爲臧垢納汙之所秋冬地氣收斂猶無顯驗自春徂夏則積穢上泛烈日暴之蒸爲奇臭不特水不可食行者居者薰染其惡濁輒成疫痢夫陰陽風水吐納之說雖有明證猶隱而不易見若積穢之泛大彰明較著者也焉有

證猶隱而不易見若積穢之泛大彰明較著者也焉有氣脈流轉之所關繫見穢至於如此而履斯土者有不大受其病再以近日士氣民生之不振參之則其所關係亦瞭然可覩矣我本朝代有賢明太守如武威孫公維陽汪公大令如關西楊公皆竭力究心河渠而於城內尤亟顧濬河而不開隘則河身愈深垢穢愈積汪公之濬承事者泰之不度但知深河而不固礎中流既濬兩岸漸搖不二三年崩填河向之淺閣者後且壅塞其槩較不潛尤甚而開隘之難則以壞完好之堅城修

州縣修築城垣而我縣父師張公關心民瘼百廢具興城工將動特有意於增修縣志與開復三隘共襄此一舉者未盡澌滅故有明吾寧科甲公卿遜於宋猶邁於今數十百年以來鬼門之穴塞於修垣尾閭之溝塗爲平地於是雙湖之清瑩澄澈者一變而爲臧垢納汙之所秋冬地氣收斂猶無顯驗自春徂夏則積穢上泛烈日暴之蒸爲奇臭不特水不可食行者居者薰染其惡濁輒成疫痢夫陰陽風水吐納之說雖有明證猶隱而不易見若積穢之泛大彰明較著者也焉有

經徽庫者謹復給還其爲吾輩戴高履厚所感激當復何如而今此種種重費仍妄襲公帑小民求而無厭寧無內愧用是敬約同志各輸綿力豐於財者務祈加厚爲難冊內因謂三喉亟舉必得三千貫萬一力有不敷請以一千貫先開水喉意蓋惟恐畏難故作此權詭之說而瑪復以前議列三今胡得一疑于輩有怠宜之說而瑪復以前議列三今胡得一疑于輩有怠志再三詰張張亦竟以斂貲爲難不復議及任事之難如此又次年瑪張俱去新太守王公紹曾初政頗勤敏予復作稿呈之竟以穿穴城牆爲難其事遂已

慕修白衣寺疏

郡北城白衣講寺者在唐曰淨居在宋曰廣仁前明洪永間勅定爲白衣白衣之說舊誌謂錢康憲公辟宇之梁夜現白光驗其文彷彿有大士相遂用刻像奉於寺蓋由來歷七百餘年矣中間廢興不一大抵有人肯堂必有人肯構有風雨飄搖即有丹臒塗墍六道輪迴生滅垢淨無時休息也國朝順治閒邑侯孫公創募修造未幾又剝落乾隆初年住持僧性水復議募修既新山門大殿次後堂矣斧資不繼走京師將謁達官貴人大開檀施竟不遇悵怏而歸歸而向所補葺仍蕪落雨廡

周垣靜室敗壞尤甚士女眾信咸謂性水惜爲山之廚一簣掘井之棄九仞相顧嗟呼不置今年秋性水毅然復以爲任走問募疏於予予謂知始始之知終終之凡事莫不宜然獨異於性水之修白衣講寺乎獨異於性水之修白衣講寺乎性水但以古利垂成不可終廢之意告之諸檀越必有踴躍奮迅而襄厥成者噫乎緇苞利養傳舍殿堂挂搭一瓢隨身兩膝仗緣偶住撩衣便行此緇素之芳規無量硯之正鵠也今性水不忍以垂成之緒墨墨幾不可別識於是友人汪生在東有憂之慨然思繼守其無爲清靜之旨朗孰其勢而士大夫有桑梓掌故陳公之舊詳列其應行之宜貽書以募捐之序請予見

之責者或坐視數百年里社大道場聽蒲團錫杖之流自爲輪轉擯柱豈理也哉此在諸善信必有熟思而先得者不俟予灌灌也予故曰性水但告之檀越必有襄厥成者是爲疏

廣西省垣驛建全浙義園序

吾鄉先哲海寧陳相國撫粵西時嘗建全浙會館於行省之水東門內以爲鄉之仕宦游幕商旅之初莅者解鞍息肩之所吾鄉人至今賴之居於是者必追念先德相與頌歌不置甚盛舉也然其時尚有義園一所在城外以殯旅櫬之未即歸里者歲久失理無考夫以惸埋言有館以栖游歷之賓所謂賓至如歸不畏寇盜亦不思燥溼也而野死之游魂生爲異域之人歿復無所憑依與園厓之狐陰壑之鴟雜處而暴露寧不動仁人之隱文且固有其地顧使湮而不傳無從而繼之者諒足惜也近日鄉人有停櫬者雜附北郭南薰亭畢商之義家穴亂荒蕪號狐狸而藏蹊雖有老屋數楹累累層疊幾不可別識於是友人汪生在東有憂之慨然思繼陳公之舊詳列其應行之宜貽書以募捐之序請予見之欣然曰壯哉在東之志也夫在東一年少布衣耳即自頡於孫楚何遜之儔而青袍黃卷祿入幾何輒欲終公相不能終之志何其赴義之勇而大也予雖窮官敢不勉繼後塵即擬捐俸爲鄉人倡既而詳閱所條其曰資二千金誠不可缺矣然集之既不易即集之而在東方佐人幕府東西南北且不能自定其投止而謂人之慕義而興者能揣在東之所止而投之乎又況董督之勤勞委任之難其人既歷歷言之不爽在東果何以周計而杜其弊乎雖然人之好義誰不如我陳公有此舉

而七八十年之後在東忽思起而繼之在東有其志而六七百里之外予復驟聞而悅之安知吾鄉之人不人抱在東之志有同予之悅捐資者歡然而解囊襄事者竭力而不怠於私夫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使在東此舉而人不謂之美也我不敢知曰其必有以成之使其不得不謂之美則吾鄉之人誰非君子有不欲其成之者哉夫世之施掩埋設義冢者往往而有大抵浮圖黃冠者流冥報之說動人非儒者言予所不道然程子曰知生之道即知死之道以今日居會館者念陳公之德不衰即知死之道以今日居會館者念陳公之德不公謂獨成在東之美也乎吾鄉之君子勉之

莫建那地州武廟後殿序

本朝各府州縣治皆特立文武二廟文廟爲入學釋菜之所武廟本設以練兵亦即爲百姓祈福禳災之便那地爲土州俊秀之入學者皆附府庠故無文廟而土司之建特爲國家備禦邊徼最重武故武廟尤重廟在市心高原歲久頹落乾隆三十四年己丑好義者思爲修葺爰立募資之簿令迴龍寺浮屠募化越數年前殿告竣而後殿已傾其事不終遂成白地又數年丙申予始判那譙廟兒神座敞處一屋前無屏牆後無寢左右亦無廂廡祝並栖殿偏覩瞻矢序幾幾乎褻神慢神矣亟詢之耆老言固有後殿欲興作而未遑也予隨首捐銀促令動工屆數月又促之始以貲未繼乞言於予請所以倡率勸募者予惟天下之事有其舉之不可廢也有其始之必有成也一人任之不如眾人擎之之易也此固凡有興作凡有公舉同然之理也至於那之不可無此廟與尉之不可無後殿其說凡有四而前之所云猶其後何也那深山僻壤也無大梵宇宮觀崇奉今天子聖牌凡慶節朝賀胥於此殿則廱礼禮於坡上坐班於草中不知者遂直趨殿首禮乎非禮乎故必得寢殿則前廳以聚冠帶中庭以行拜舞不至有褻越之罪是官斯土者之不可不有此舉也那既未立學應仿古人州庠里序之法設爲義學庶絃誦不廢文教可振興而向亦未之有乎始過廟見有甯秀才者設帳殿上予既嘉生之能教授鄉黨未嘗不告以褻神之不可不誠誠過像於後寢以前廳爲講讀之所於神不褻於此邦之後

進所碑不淺又士斯上者之不可不有此舉也至廟既
爲訓兵而立而那之民所稱管哨總管掌兵先鋒之輩
雖安然爲太平無事之農夫仍隸於兵籍創州官署中
左右之人亦得稱權目內固蓋皆兵所寓而講武事者
顧聽武帝之義屬一楹相雜於亟覩童子之閒脫一旦
之志篤向往之念專雖渴飢跋履不顧也今里巷鄉社
折衝疆場其何以邀福於神可無懼乎是又兵斯士者
之不可不有此舉也若商賈之來於斯那雖小嘗聚粵
東江西楚南北各省之民於治內其人既離鄉井違棄
父母之墳墓祖宗之廟貌所藉以保佑其身者惟神是
依椎牛擊豕既見其禱祝於神之座下矣立券約權子
母無不會聚於神之門庭矣特無人爲告以羣神之故
與敬神之必有所宜故因循未舉使其告之有不惕然
知警踴躍而從事者哉此四說者使人各知之有不人
各起而擊之何患其不成何慮其終廢也哉夫浮圖方
以外之人也於此四者皆無與今令無與之人司其事
卒遲遲不終而吾輩分宜有事者反袖手不加急豈理
也哉於是編註應輸之姓氏使各自效其所急而復以
此語明列之簿首云

秦安縣春雨書院募捐鳩火資本序

秦安故有書院而書院師生脩脯鳩火之資則無有宰
令之賢者每捐俸延師然勢不能徧諸生朝夕往往難
集而易散山長仍爲虛設夫古人千里嬴糧負笈好學
之志篤向往之念專雖渴飢跋履不顧也今里巷鄉社
之中徒以膳供弗備即裹足或延佇旦晚寒十暴一諸
生誠不免怠惰之譏已然而有賢父兄之責者何以謝
養中養才之咎也哉予自下車即擬爲書院延師長既
稍捐薄俸又賴邑中好義張賚龍孫彥等以南關官地

之舊命建店之值助入於是山長之俸略具矣而諸生
仍乏供給適清水岸生周永祚自龍山來謁語及清令
某君前創書院曾廣募邑之紳士斂金置產刻爲膳田
錄予於是欣然商之邑人前峽江令張君候貢庠廩李
生廷彥胡生來同俾屈指同志之士之可以任倡率者
若而人裝潢捐簿十冊分令勸輸登記訂於今秋八月
上丁日彙齊公發城鄉當鋪行息予更擬定延師聚課
之綱目勸輸營息之條規與夫經費出入之主記載垂
久之章並書簿首以共通邑諸君斟酌俾得鑒予之心

攻予之失以幾此舉之亟速成就而行之永遠垂之無盡傳也嗟乎作養人才振興文教固長民者之責也予自愧不敢當然子弟重賴有賢父兄予何敢薄吾邑之為父兄者不有提攜培養其子弟之人而予又通邑父兄子弟之眾父眾兄也而憚於詳切勸攜以為通邑父兄倡是予實不賢何以責通邑之父兄賢又何以責通邑子弟之賢也哉故既條舉其目又諄諄言之如此諒吾邑之父兄必有讀予之言而躬率不肯自阻者予知必有光於清邑也哉是為序

募修大成坊石埠引 代孫當塗

堪輿形家者言大抵起於秦漢以降然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古人未嘗不辨山川而卜和會是以徵公大儒亦言冀州是天地間第一好風水而建安武夷考亭諸書院之建必擇其江山之尤勝俾足鍾靈毓秀況舉廢墜挽氣化固司牧及鄉之有力人之責也哉予讀姑孰志載前牧王鑑修復學宮記謂前此姑孰多奇才偉人出為世用後以改建郡學失宜英雋路塞興工修復予時深歎其賢謂能作人救弊厥後連歲科目寥落怪而詢

新置文廟祭器暫定祭儀移學冊引

文廟祭器祭品原有成例無許意為更定也考本朝律例圖說先師儀注牛一羊一豕一制帛一白磁爵三登一鉶一簋一簠二籩十豆十酒尊一四配東西各少牢制帛一磁爵二鉶一簋二簋二籩八豆八酒尊一十二哲東西少牢一案其餘二位一帛白磁爵各一每案簋一簋一籩豆各四兩廡東六十二位西六十一位各少牢二案各於中增香帛一案每案簋一簋一籩四豆四爵三崇聖祠五位五案各制帛一磁爵三羊一豕一鉶

一簋二簋二籩豆各八酒尊一四配東西各少牢位一帛鉶爵二簠一簋一籩一籩豆各四東西廡五位少牢二案無帛以下其器皿諸色圖式尺寸載欽定周官義疏亦無可憑造惟朱文公知潭州日申省部乞行下依準用銅製於是簠簋籩豆登尊爵多用銅亦非敢自爲更造也至祭品考杏壇聖賢所載爵之次太羹一和羹二羹之次黍稷稻粱四器鹽一器榛菱芡棗栗五器韮菹芹菹菁菹筍菹各一器醢一器醓醢一器鹿臡兔醢各一器葅魚魚醢各一器脾折一器豚胉一器白餅黑餅各一器其餅而加豕肉其十一器兩廡每四位爲一壇壇有黍稷稻粱榛菱芡韮菹筍菹醢醢菁醢魚醢脾折豚胉白黑形鹽菁菹芹菹葅栗鹿脡鹿醢兔醢爲十器而加豕肉四器凡奠用鉶黍稷用簠簋四配位各一筵十哲每位豕肉一四位共一案四籩豆二簠簋東西廡各三每位豕肉一四位共一案四籩豆二簠簋東西廡各三壇每壇總獻爵三祭聖祠視先師唯減太羹太牢四配視十哲添豕首從祀視四配減豕肉與今律例少異蓋

二十四品四配惟去太羹太牢十哲再去和羹一而無稻粱榛菱芡韮菹筍菹醢醢菁醢魚醢脾折豚胉白黑餅而加豕肉其十一器兩廡每四位爲一壇壇有黍稷形鹽菁菹芹菹葅栗鹿脡鹿醢兔醢爲十器而加豕肉四器凡奠用鉶黍稷用簠簋四配位各一筵十哲每位各一爵三祭聖祠視先師唯減太羹太牢四配視十哲添豕首從祀視四配減豕肉與今律例少異蓋

在流傳大抵郎戴公當日之物蓋一百一年矣於是郎擬改造增置適因公務赴郡暇郡月餘攜錫工購高錫百二十觔合舊器所鎔之半於七月七日動工而爲期已促至秋丁前一日僅成成例十分之四一筵楚楚餘俱不及造其祭品如所造之器陳之不克如儀又予力薄無能續舉因備列於籍以移之學舍守之俾後之君子增美釋回焉嗟乎古人牲殺器皿不備則不敢祭今煌煌鉅典責以考成而司其事者終不克遵守予將何以逃曠瘝之罪哉雖然官之遷徙靡常予又代庖暫攝

既苦力微又限於日迫故寧負滅耗更暴之愆明註於冊庶後之君子得以鑒予之非而謀爲備物之舉則責予正足以慰予也否則如戴公之賢安知當日不彬彬備具而無籍可考終至缺壞則是簿豈特所以庇予不於祭典大有益乎然傳不云乎儀不及物曰不享此則子之當深自刻責而非此簿所能盡者矣既詳列冊因書其始末以爲弁首

春雨樓初刪稿卷七

清鄞 董秉純抑儒撰

論說

孟襄陽論

韓朝宗爲山南採訪使以孟浩然深嫻詩律因入秦挾與偕行先揚於朝約某日引謁及期襄陽會文酒講好或曰子與韓公諾而怠之無乃不可襄陽笑曰僕旣飲矣身行樂耳遑恤其他遂畢席不赴董生曰襄陽非無意用世者也語云生不願封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荆州夫以荆州之望之重如此採訪之行誰不引領俟其採入乃獨以孤高自許一老詩人應命可謂專且篤矣而縱飲不赴何哉夫下士虛懷以崇尚禮貌爲先浩然雖寒士品格如巢雲野鶴飲露清蟬朝宗不與後車同載而第云挾與偕行卽沿途酬酢豈盡出於恭謹必有驕矜慢褻之態微露而不自覺者襄陽早已色舉迴翔是故文酒之會爲有託而避不然荆州負龍門盛譽識之卽忘之有從而提覺且未易況先揚於朝而豈偶忘之卽赴襄陽驕世肆志果者仍畢席不赴其立意斷可識矣藉襄陽騎世肆志果

於傲物絕俗當日何不直辭之山南道中而且與僧來也亦奚爲哉亦奚爲哉

荀文若論

文若失身事操議者顯訾之未足以服其心也予觀操表彧兩書始知老奸謬爲忠謹或不覺入其彀中誠以心匪測詐思與效圖恢復耳夫以文若敏識其料貴紹輩如神而獨不疑操爲賊誠大愚然操當日必過修寅恪殫瘁之圖深入彧之肺腑而難洞燭其隱者嗚呼智於料紹愚於料操操誠可畏哉然文若心雖無愧獨惜以彼其才謀行謀效胡不以此身死於固諍操卽堅拒思言猶得速表貞白使知節義之士不忘喪元豈不蔚有光乎而何以飲藥壽春致命曖昧之閒則更拙矣

周公居東辨

以居東二年爲卽東征者始於史記以居東爲避都者始於鄭箋而孔安國亦以我之弗辟爲誅殺管叔朱子註詩從史記然晚年答蔡氏手札復主辟居之說而以前說爲非故蔡傳亦讀辟爲避以愚案之史記是也鄭箋固非蔡傳尤悖理之甚鄭箋所云成王誅周公官屬公因作鴟鴞以請荒誕無稽歐陽公辨之詳矣若蔡傳謂其時王方疑公公將請王而誅之將自誅之請之未必從自誅非所以爲公嗚呼斯言也豈特不識周公不臣誣成王哉夫成王雖幼不可謂非賢智之君也觀免喪諸詩可見矣周公以聖人之德叔父之親而爲之攝政成王安得疑周公哉且周公之攝政必非周公自爲也方武王大漸時必親以屬之周公無疑也必親命成王之聽命周公無疑也又必與聞乎太公召公諸大臣宣布於百執事無疑也然則公之誅之也固無不請之於王固無非自誅之也王固無乎弗從王亦無由弗從也且公所謂無以告先王者爲憂宗社之覆以負武王之託乎抑爲不避嫌猜而懼武王在天之疑我乎夫以成王爲疑周公尙不可信以武王在天爲疑周公愚者無是想而周公爲之乎程子曰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也聖人自至公何避嫌言哉此言周公而非聖人則居東爲避嫌也周公而聖人外討叛逆內靖王室綱繆牖戶於風雨之飄搖以輔孤子王以不墜文王之大統而負武王之重託非周公誰與當顧去而避之哉

然則曷爲乎東山之詩曰于今三年也曰罪人之得實
已二年收拾餘燼安徙殷頑固未暇卽歸也則風雷之
變出郊之迎固三年矣然此意料之詞猶或未可定惟
以周公爲避嫌則大悖理而必不可

讀金縢

金縢身代之說後儒多疑之予謂金縢有必不可通者
而身代之疑似可以無庸聖人與天地合德與鬼神合
吉凶原有挽回造化之理況周公以悌弟爲元臣固不
問事之濟否而忠愛迫切不能不盡瘁於萬有此自古

至於今忠臣孝子莫不皆然豈特周公乎然則其不可
通者何在也曰周公聖人也聖人至誠故能格天周公
之告二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而乃自以爲功豈誠也
哉爲之說者曰二公不過卜武王之安否而周公愛兄
之切危國之至懇懇於祖父之前如下文所云二公有
不盡焉此所以自爲功也然則曷爲不明告之而身任
之也說者又曰如此則上下喧騰而人心搖動故周公
不於宗廟而特爲壇以自禱嗟乎此皆以私意曲爲回
護也周之有天下也天與之人歸之武王卽死天命不
改西京之德澤緜延百世人心安得動搖哉且二公之
乃心王室何遽不如周公至其視冊也告以遘厲而已
告以身代而已在天之靈豈不照鑑卽推而及於四方
之敷佑寶命之安危宗社之依歸更無可詞賚矣而乃
曰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而事鬼神一若武王之疾三
王實爲勾致而充三王之意但欲得其子孫任役使而
已豈不大誣三王哉孟子曰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言
爾汝之稱之爲輕賤之也今也一則曰爾之許我再則
曰爾不許我後之儒者墨守而不敢譙訶更爲附會謂

此終身慕父母與不死其親之意以見公之達孝嗚呼
公之孝非末學所能窺而孝之理則亙萬世不變者也
爾汝其親以爲孝不亦誣周公而誤後世之爲人子者
也曰然則何以通之耶曰予故曰必不可通者也六經
當秦火之後其湮滅變亂者多矣故王會齋欲刪野有
死麕諸詩以爲必非聖人所存之舊而近日方望溪侍
郎謂明堂位及文王世子夢齡踐阼之類皆王莽劉歆
僞造雖其說亦出於臆斷然其與盡信書而誣聖人者
相去不已遠哉後之人必不敢刪書則若此之類闕疑

可也求其說而不得而附會之斷不可也

辨南寧府志高氏三江源流考

南寧唐之邕管也在漢爲領方廣鬱二縣地治西八十里有台江鎮左受麗江今太平府一帶之水右受南盤江盤江在撒府流入雲南霑益州分爲南北二盤南盤繞黔江達羅平其入粵也從泗城之西隆再出繞雲南富州然後入百色而下合江鎮匯爲鬱江即今所謂左江無今志書所謂牂柯江也至合江鎮匯爲鬱江即今所謂左江無今志書所謂牂柯江也今廣西通志及南寧志皆依高輯三江源流考稱自富州來者爲牂柯江然其誤亦自案華陽國志夜郎豚水夜郎豚水即牂柯羅念菴遂謂烏撒關水即牂柯之源析烏紅水由泗城達南漢書地理志廣鬱鬱水首受夜郎豚水羅念菴遂謂烏撒關水即牂柯之源析烏紅水由泗城達南

海於是高氏本之而承譌至今也今詳考之貴州通志都江一名豚水一名牂牁灘山州志曰獨山江來從邦水司東流爲都江其發源自爛土司又曰邦水注獨山至定旦又東至古州貴州通志及懷遠縣志皆云都水過古州合車江溶江達老堡而入粵蓋牂牁一水其源自在黔其自黔而入粵則自柳都懷遠之福祿江融縣之浪溪江直下匯柳郡諸水以至於鬱江無與也至若烏撒關之水案四川烏撒府志盤江源出府西百五十里流於敍州百九十里至雲南霑益州雲南省志盤江既出烏撒流分爲二一由霑益之北流入安南衛者爲北盤一由霑益之南繞澂江等三府達於羅平者爲南盤是烏撒實南盤之源而非牂牁之源也而其入粵也先從泗郡之西隆所謂馱娘江者會再出繞雲南之富州然後入百色而下合江鎮而與麗江合其由黔而入之牂牁風馬牛不相及矣夫當班史時蜀滇黔粵半屬羈縻足跡難至圖籍弗具考之未詳宜也今天下一家版輿所貢無遠弗至而生斯土者既溯源流受其成者復鮮考證不亦誣乎宣邑進士李君曜庚博聞強識人也老矣爲文以質之陳公大文而其文不佳陳公命予審定予故因其說而序次之如此

其二

西粵三江曰灕江即府江曰鬱江即左江曰黔江即右江固已高氏又謂鬱江又分左右黔江亦分左右其說亦固然然其源流又不可無辨蓋鬱江左受麗江之水而麗江之源一出交趾高平府其流清一出交趾七源州其流濁分趨入中國台於太平府下之龍土司又會上思州之明江水同爲麗江是左之源出交北也今高氏謂左爲交趾江源

引十萬山極上思流遷隆下四
平府至台江鎮是誤以明江之源爲麗江之源矣夢江
右受南盤之水源出四川烏撒府而高氏但謂由富州
入田州境亦已誤矣而烏撒之北盤則自霑益北流至
破籃入泗城而水之色赤因名紅水北繞慶遠東蘭復
南至遷江而與柳郡黔江之水合則又爲一道高氏既
以融江爲右中之右龍江今慶遠河而於紅
水一道突插於象州之下而未詳其源亦失考矣雖然
天文地理之學皆博雅所當考究而天文有常度工其
術者可坐臥一室而推步不爽至於山川之原委窮幽

極渺萬派千條雖周歷其地猶難搜討況徒憑記載豈
盡符合故九河三江之說歷來儒者聚訟不休而桑經
酈註之專精博洽觀者茫然莫辨其究竟至近世胡東
樵閻百詩何義門全謝山趙誠夫諸先哲指摘疑義不
可勝數然則高氏所考誠不能無譌而予據李君指陳
之證佐其果確乎不易乎要當兩存之以備世之好學
深思者考索云爾

畫卦次第說

太極分而爲陰陽陽儀生太陽少陰陰儀生少陽太陰

太陽生乾兌少陰生離震少陽生巽坎太陰生艮坤是
之謂一每生二是之謂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
生八卦是之謂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
八凡儀象卦皆平列自右而左四象成於兩畫一陽之
上加一陽爲太陽一陽加一陰爲少陰一陰加一陽爲
少陽一陰加一陰爲太陰八卦成於三畫太陽之上生
一陽則爲三連三而名乾太陽之上生一陰則爲上缺
三而名兌少陰之上生一陽則爲中虛三而名離少陰
之上生一陰則爲仰盂三而名震少陽之上生一陽則
坎太陰之上生一陽則爲覆碗三而名艮太陰之上生
一陰則爲六斷三而名坤予讀朱子答袁機仲書尋繹
終日而不解故次第畫之不禁言之重複如此又凡畫
卦皆自下而上而兩儀四象之生則加於上然實非自
上而加也以其先有一畫則因而加之正自下而生也
故原象篇曰奇奇而奇初一曰乾奇奇而耦兌次二焉
奇耦而奇次三曰離奇耦而耦四震以隨也

慕愚先生私謚說

吾友易陽東雷村張孝廉潤之父死於孝越四十年朱
編修竹君先生爲之銘墓碣文既成所以發明死孝之
故絶哀而難於題額蓋張氏之例子弟列泮宮者冠而
字孝廉之父年二十有三不及加進賢冠而逝故不復
有表字而孝廉之祖尙在則所謂府君張君者於例皆
不符於是文既上石四五年而虛其篆未有以題之也
適予至安爲張氏訂正宗譜孝廉以問予予曰古人既
冠而字父之所以加其子也名終而諱則易名子之所
以加其父也然周之謚法惟天子諸侯得上之而卿大

夫士唯出於其君之所賜後亦有私謚則弟子之所以
尊先生而鄉黨之月旦朋輩及後輩之推許亦用之乃
司馬溫公獨不欲加之橫渠者蓋謚以易名非易字也
字則後之人皆得而稱之子思之稱仲尼是也若世之
人既稱之曰橫渠先生矣而又欲易之宜乎溫公不之
許也今予之尊人有名而無字當有所易之無疑而讀
朱君之文子之尊人特以飲酒細故惟恐不順其親而
甘以身殉絶可悲痛正與謚法敬順事上曰恭使民悲
傷曰愍合請得以恭愍謚之於是孝廉再拜而泣曰是

吾先子所當拜賜也豈惟子小子乃爲題其墓石而復
爲說以載之宗譜云

盧氏三子字說

新安盧生桂既爲博士弟子過譜筠書屋謁子予問其
字則拜謝曰桂之父若師以桂未博一衿冠而不字於
是其弟植姪天助爲諸生三四年矣以桂故亦不得字
張雨村曰子盍字之蓋桂之師蔚宸及植及天助皆嘗
以文字問於予也予曰桂者南方之木而子北方之學
者也剛勁而克之以柔其於道也庶矣字桂曰道南美

其和也植者根生之物也用之於學則殖而不落矣字
植曰學修戒其落也至於天之所助者順也天生萬物
莫不子之以仁義禮智之性而人欲害之則去順而效
逆是故因天之道者天之所助也字天助曰因之雨村
起謝曰敬承教歸告爾師豈獨勗爾及爾弟爾姪

春雨樓初刪稿卷八

清鄞　董秉純抑儒撰

狀傳

謝山先生世譜

全氏出自周官泉府之後以官爲氏其後以同音通於有雄武節度使中書令師朗王蜀之勳臣也又有金州防禦使師郁仕孟氏世爲商洛豪宗今全氏舊譜指北史諸泉泉企父子爲臨湘之後謂其改姓不知全氏之由泉而改非泉氏之由全也入宋而商洛之族阻兵被夷而江左全氏復盛太平興國中有諱權者累官侍御史知青州以母憂不出奉其父由錢唐遷居鄞之桓谿則謝山先生之始祖也上溯桂陽其世二十有七侍御生二子長鼎次俎而鼎爲明州學錄故侍御來鄞其卒也葬

於谿上之沙渚其時侍御弟興亦遷越之東浦無子以俎爲後越六世爲宋理宗之母家追贈曾祖以下則有若太保唐公安民唐公之子爲太傅越王份越王子爲太師申王大中太師徐公大節徐公即宋史所稱保長者也申王子爲太師和王昭孫是爲度宗元舅徐公子爲少傅節度使周公純夫少師節度使清夫和王子爲太尉參政允堅周公子爲太府卿愧卿而福王之妃亦出於全方理宗之潛龍也學於余魯公天錫家因訪外氏於谿上嘗飲食焉既而即位推恩並錫官爵而桓谿

諸全不欲攀外戚之寵以邀恩澤相約不出朝議高之乃選其中二人曰汝梅汝霖尉縣主而爲樹雙闕於磎上顏之曰鵲巢以表焉是後桓谿族姓分爲八派曰前宅後宅東宅西宅中宅田宅皆侍御五世孫琚之後也曰南宅北宅皆侍御五世孫禮之後也其既於今曆年八百有餘孫枝二十六葉而谿上之居未散代有顯者吾鄉言世家未有若此之永者也而謝山先生之世則自禮而下皆有名號生卒可案自政而下始得詳其行實禮生顯宗顯宗生得信得信生昌世昌世生明五府

君明五府君生已一府君已一府君生惟一府君惟一府君生南十二府君四世皆佚其名南十二府君生旻旻生乾乾生倫倫生文瑜文瑜遷於城中之湖上上距遷桓谿之世爲十六傳文瑜生政以篤學懿行稱人師起家明經司教常熟以子侍郎元立貴封檢討侍郎則謝山先生之六世祖也以碩德大節在永陵講筵已而以不肯草西內青詞外遷陪都又以忤分宜相乞身侍郎生和州同知少微以慈惠之政著南畿稱循吏和州生應山知縣天授文學淵奧牽絲作吏未報最遽卒應

山伯子諱太和字介石號他山國子監生叔子諱大程字義孫號式公府學生他山府君無子以式公府君子爲之後先生之王父也諱吾騏字聿青號北窓他山兄弟當明之季用錢忠介公薦一以大理寺左評事徵一以太常寺博士徵俱不受丙戌以後句甬東之人遺在天末尚煩多士多方之訓成化最晚其在世祿家子弟爲尤甚焉而全氏一日棄諸生籍者二十四人他山府君議以東錢湖之童塢萬山荒僻人跡罕到欲往避地焉時北窓府君年十六他山問曰汝能絕意人世乎北

窓曰謹受命卽披野服隨二父入山一門其修汐社力耕之餘清吟而已高武部隱學嘗歎曰謝皋羽棄其子行遯終身不相聞問鄭所南則無子未若全氏之駢聚也北窓府君生贈公諱書字吟園以經術詩詞教授里中最喜考索重修全氏家譜山陰一支舊附見鄞譜中贈公爲據宋史以正其官爵之譌謬舊譜稱始祖侍御公之父仕周世宗朝官中書令贈公曰殆吳越宰相耶十國板蕩中朝阻隔鮮有越國而仕者又稱侍御公出青州爲同知公曰宋無同知州事之官蓋知州也萬九

沙太史嘗問曰孤山遯初子之詩在月泉吟社中於先世遠近若何贈公曰此吾侍御十世孫也太師申王大中之從子和王昭孫之兄太尉參政允堅之世父宋亡後僑寓孤山結社以老者也蓋亦劉道原之流也以先生貴贈如官謝山先生諱祖望字紹衣號謝山贈公之仲子也贈公二子長祖謙生而慧甚四歲入家塾一年即能略通諸經章句蔣蓼厓先生歎曰是聖童也一日戲以小刀翦紙傷其指戚風而病臨危於案上大書鯉也死三字而破之曰聖人之不得有其子聖人之不幸

也時年六歲自侍御至先生爲世凡二十四云先生文集手自編次命純繕寫甫畢而先生謝世純致書武林杭堇浦先生求序其端且請作志狀堇浦以書來問世系純因述全氏世譜冠於集端昔胡助述宋氏世譜以冠潛溪集萬斯大倣之述黃氏世譜以冠南雷集今亦此例也門弟子董秉純敬述

家君七旬乞詩文述

家君名宏字樂窻一字愚亭詩社稱爲鈍軒先生中憲公仲子少攻詩古文尤工書法小楷兼摹鍾王壁窻學朱子行草則陳白沙畫學沈啓南中年稍變近始一意作渴筆絕似盛文墀前時鄉先輩周徵君容工辭翰董戶部次公先生評謂詩一畫二書三文四同社諸丈謂家君書一詩二畫三文四足與徵君相頡頏九歲隨先中憲宦遊歷四十年北走燕雲南極滇海西出秦晉東徧齊魯胸中不肯以閉眉合眼之書生自待所至訪求奇才異能筆墨之餘旁及馳馬試劒彎強搏擊先中憲令鄖陽之房陵房在萬山之中十三家遺孽安集未久司牧者當整飭團練家君率數十騎縱獵林莽儼然以

兵法部署及先中憲貳東萊東人自阮亭荔裳兩詩伯以來風雅所自出而家君日夕安邱張氏杞園偕其後人卯君先生兄弟膠州高先生鳳翰掖縣毛先生貢皆以名宿稱忘年交又游東海廟廟故有吳道子畫壁每過留連竟日於是詩畫皆變一格雍正庚戌自滇中歸先中憲道卒西江廉吏之留遺重以意表風波負郭僅存汙萊旋遭先太恭人喪擗踊汙萊略盡尚不克葬襆被出門奔走又五六年兩棺歸土而髮已種種慨然曰吾今乃可以杜門讀書矣適謝山全太史歸自京師集

里中耆舊陳丈南皐范丈緘翁錢丈芍庭李丈甘谷家映泉世父舉眞率之會投啓相邀欣然應之即拈宋元甫上故蹟爲題得詩三百篇訂正舊志之譌若干謝山先生續選甫上耆舊詩一百六十卷同社多有佽助家君督率純輩鈔錄稿本日有定課復取寒家先世詩文別錄爲一集將附入家譜謝山先生曰尊譜有可商家君卽更立凡例作新譜一十八卷裒然千餘紙皆手書也又欲重修遠祖漢孝子廟志謂志徵爲諫議郎之可疑以漢有議郎而非諫官有諫議大夫而非郎也又引

舒懶堂御史平囚日之句以爲使臣亦非太尉引楊鏡川孝子墳前雨一犁之句以爲孝子本與母同葬質之謝山先生先生曰鄉讀君家譜知君乃不愧正考父若此論固是劉道原之亞矣顧家君壯年非無意世用者徒以先中憲清操刻苦歷官所至不攜家室又恆在鄙里之外家君不敢以仕進違膝下方世宗皇帝卽位之初年特重保舉兼守王公力欲以家君薦章具矣固辭乃止今老矣竟以詩人自晦而純輩兄弟又無狀不克顯揚清夜自捫良足心疚今歲七月七日實惟七十初度竊聞古人多贈言之義人子有善述之懷純不揣微陋敢述家君大概敬求當代名公大儒先生錫之珠玉用光眉壽庶不肖輩得借以爲寸草春暉之報而家君行誼亦藉不朽是所望於錫類之君子者也乾隆丁丑首夏雨江遊子董秉純謹述

春雨樓初刪稿卷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清鄞　董秉純抑儒撰

祭文

漢慈母墓祭文

二千年之孤冢尚枕城偏六十世之瓣香猶留宗裔俯潭中之老淚能無永慕於春秋仰天際之祥烏詎但生哀於墟墓然而廟前老樹雖嗟風雨之摧猶幸壟上豐碑重看螭趺之續是用偕來雲耳同澆麥飯於清明庶幾格此馨香永錫瓜綿以佑啓

先四世伯祖給事公墓祭文

給事公之後其初嗣息最繁子之行三人孫之行八人曾之行二十五人可云盛矣一百年以來日就衰削至於今現丁不過五六人且貧甚孟嘗之典幾無過而問者乾隆二十年閒族祖燕及翁族父興國翁聞府君大墓在西郊之姚家巷相與訪之則當日白楊松柏之塢今變爲荒邱曠野遂召得墓畔農人給貲令闢爲水田每年頗獲微息興國翁掌之略具祭墓之禮至乾隆三十年田告成熟燕翁從而量度之得二畝八分每歲可收租五百斤於是議附之值三世祖大祀者命純追述始末且酌爲永久之計嗚呼痛庭堅之忽諸幸若敖之弗餒此一役也庶幾培植根本之一班乎儻日後本支復振則匕鬯之主自當更定而今日之成規則燕興二翁之勞不可沒也既爲定其祀典乃作大招之詞曰

惟伯祖之名德兮宜保世而滋大胡天道之難言兮越七傳而枝葉寖害大廈爲墟兮寢邱之田安在若敖幾餒兮孫與嘗其誰賴猶幸遺澤之未盡兮尚餘隙地之可耕維乾隆之乙亥兮族之賢者相與荒作而經營迄夫乙酉兮遂克偕族屬而薦黍盛撫埏道而懷雨露兮不禁怵惕而咿嚶尚享

先五世伯祖松泉公墓祭文

節近清明禮崇拜掃惟府君實本支之胄子胡今日忽不祀夫庭堅是用分太祖之黍盛聊以繼大宗之邊豆頒燔飲福固曩昔所親承異派同源庶神靈之來格

兼琦兼璨兼珅澄川諸弟姪同入泮祭先朝議公

文

源遠流長五世之澤惟一派本深末茂繁衍之實已盈

升盖名德之後有達人雖極盛之下無難繼恭惟我祖厚德傳家大啓虹橋世宇孤忠報國早參瓜里戎行惟允迪於當躬宜克昌乎厥後黃封疊贈已看綬綿白鷳烏巷遙傳仍喜堂棲紫燕乃者嗣孫某某等芹香各採悉占初三連茹之征泮水乍游並看左右兩階之造雖長竿初進僅發軔之有基而活水所來豈溯源之無自是用虔集孫枝告諸家廟敬陳戲綵薦我先靈又況鬢榜初傳之會適近妣祖大去之辰雖感時追遠不勝怵惕惟厲之情而列豆陳籩卻好視祭於祊之節忻慊兼至敬延一百載之辦香悲喜相承敢告五六傳之世澤尚享

先考八十誕辰祭文

嗚呼十年前度歲椿萱並茂於堂前今日一觴悲顧復都歸於天上雖事生事死原無存沒之分而之死之生莫救習仁之失旅陳薄奠徒增大耋之嗟瞻仰遺容敢易終身之慕嗚呼所猶幸者自馬鬣初封僉云得吉已來礦砂衰薄致商戶貪乏課稅短繳某聞至治之世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力方今聖天子在上而窮途果返大兒歸自閩中短翮齊飛朔口初能添丁再告門戶之凋殘漸振所可惜者從燕雲聞訃旋謝選人後此作畚三年杜門四載否掯不輟卷遇終暌積善之食報何遲神之格兮伏維鑒照謹告

先考九十誕辰祭文

今歲歲行在丁於先考揆降之辰爲九十度矣男等不孝不能俾先考臻耄齡而養之於生又各遨遊不克詣影堂捧一觴而祭之於沒茲秉純方遣孫懋潤歸自粵西行李已戒旋奉管廠之檄不獲終發僅令長隨某馳奉釋奠之資薦於牖下嗚呼子欲養而親不在長懷風木之悲昔不足而今有餘彌切瀧岡之痛又況攝行薄

祭終迴萬里之舟車主粵會孫纔脫三年之褓襁祇覺情何能極敢云禮在於斯哀哉尚享

監南丹廠務祭竇王廟文

維年月日具官某謹以剛鬣柔毛之奠致祭於竇王廟尊神之座前曰惟某奉上憲檄委管理南丹廠課務下車伊始於一切情形利弊俱未能得其詳惟聞十餘年來礦砂衰薄致商戶貧乏課稅短繳某聞至治之世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力方今聖天子在上四序順成萬方樂利宜乎茲山之寶日興而未有遏抑

而遽虞其衰者豈地之有所珍護吝惜而不欲其輕出歟亦或司其事者貪淫暴虐干天之怒竭人之力其始則官慫其奢淫而商賈效其尤未有以節財之流而財易匱其後財既耗竭則官逞其暴征而商賈怨商賈肆其苛刻而工匠怨上下交相賊害以至怨讟煩興偷偽滋甚於是天愍其雨暘人靳其筋力而地寶之有若同護愛惜而不肯輕於發洩也固其所已不然曷為乎宜盛而轉至於衰有如此哉今其荷茲此土膺此任將與商民更始官則請謹身節用毋貪暴於商商則勿利已損人而敢刻薄於工前此橫暴怨苦之聲悉化為和風甘雨以庶幾天心之降鑒人心之踴躍因以復茲山之元氣致寶藏之勃興今方發軔之初先以矢之吾神神其赫然昭臨俾官與商瀎然不復萌舊染之習而神因得沛施其不愛寶之嘉祥以協朝廷之至治將益豐報德之祭享不亦神人共慶也哉謹告

五月十三大廠祭關帝文　時寓於廟中

具官某謹以剛鬣柔毛之奠致祭於勅謚忠義關帝之神座前曰恭惟帝德如天之無弗覆也如地之無弗載也如日月之無弗照臨也如雷霆雨露之無弗震盪而霑濡也固宜四海八方之內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無弗禱祠祭祀稽顙恐後也況乎某之司茲廠廄廠中敬奉之祠某實主其祭也況乎某之來茲廠帝所陟降之地某實罄於庭也又況乎月之今日固帝生棫誕嶽之辰也惟是蒭蕘之儀未足備享帝之典也區區之誠未足殫來格之感也又何敢作非分之想祈神之降祥而降福也雖然將以此蒭蕘區區者祈福於藐躬所不敢也而自某履此一月以來礦不旺課不盈國帑不足有可虞也商人以無砂告爐戶以無火告帝人以無雨告此四無者皆民情之大可見者也毋亦帝之所惶然而惻然者也儻亦監之而少有補助也是某之所默以自維也非某之敢妄以有請也謹告

署天河縣祭門神文

維乾隆三十九年甲午十月十日庚寅署天河縣知縣董某謹以牲醴之奠敢昭告於神荼鬱壘之神前曰惟某奉上憲檄委理茲縣篆今當始莅之時用修祀門之典惟爾神明尚其鑒察儻或出入是門而至洼刑酷法

之貽害吾民神應誅蛊若既進退有度而幸撫字催科之不愆吾職神亦實臨謹告

告城隍神文

茲者某奉上憲檄委來莅茲土與神分理陰陽之職儻其風雨不時旱潦無節癘癘滋興蟊特交作以至民不聊生盜賊竊發惟神是問若乃屯民之膏剝民之膚科斂吾民於常格之外殘害吾民於鍛鍊之中以至上干天怒下召民怨神亦惟吾是責今當莅任之始未恭吾職先謁爾神謹齋宿於神宮神其鑒觀而保佑之

祭三寶神文

年月日嘗天河縣知縣董某以豕一雞一酒三罇謹奠於三寶廟之神而昭告之曰惟知縣初莅茲土吏民皆言邑有三寶之神所當祭禱及詢以顛末均未能詳然知縣不能悉神之詳猶神之未必悉知縣之詳也夫神者所以治幽知縣者所以治明自今以往儻知縣而或之誠齋宿而上禱不敢自謝五日之責草疏以虔陳伏望明光鑒茲微尚或上達天聽或旁檄龍神速沛甘霖依然六月以前之時若徧敷丕澤均沾四境以內之嘉禾庶幾陌上農夫咸得慶旱晚禾之成熟亦令邑中官儉覓恕以愛惜吾民神當昭鑒而保其祿位此聰明正直之謂神職有固然知縣所以敬神所以重賴有神也

吏其相欣新舊尹之代更是用虔祈定蒙昭格須至牒
者

署上思州祭城隍神文

乾隆四十九年二月二十四日署南寧府上思州知州
龍某敢昭告於城隍尊神之前曰聰明正直神實成之
社稷吏民神統冒之作福作威神宜殛之曰覽曰惠神
必佑之神之所鑒敢不瀝之謹告

祭土地祠

年月日具官某敢昭告於本署土地祠之神曰惟州官
申請用是再起微虔更齋眾志仍詣神宮而拜祝復偕
巫覡以陳情伏願鑒彼蟻衷達諸天聽憫民心之無厭
播必期收恤吏意之非他豐尤望足行雲施雨仍同七
月既望之普沾結實收花一如八月其穫之嘉穀則仰
承神貺豈惟簉屬之具員普被神麻實與黔黎而共慶
嗚呼六事之責官宜警於一身者非旦夕之可飾也三
時不害神既被之百穀者幸始終之有成焉是所佇切
願即施行須至牒者

謝雨祭城隍神文

神威顯赫祐我百靈凡茲動植資仰發生今歲之秋百
穀用成閒有晚禾正在吐榮而乏潤澤農氓目瞪日昨

祈禱非神其冥吏乏誠敬下情未升茲再設壇各各致
精虔牒方發油然雲興丹越夜日雷乃發聲俄而霑漉
漸滿郊坰至後昏黑密雨逢迎檐溜不絕達旦未停起
視四野積水盈盈橋禾復立疏粒以貞田夫田婦嬉笑
歡騰問誰之力僉云太清太清高高吾無能名神之聽
之有感斯應潔茲牲醴稽首前楹賜優報薄愧不自勝
尚享

補送金華戴公入名宦祠祭文

惟吏治最重循良之牧斯祀典特崇名宦之祠顧有美
頓生拯救乏術竊念此等天災自屬地方官政行有失
故降罰以示懲卑縣除深自警懼以冀消弭外第恐區

區之誠奚能上格天鑒萬一再有懲警再降災殃在知
縣固無地自容在百姓更有天莫控愁苦之深必生怨
讟艱危莫恤焉用官司惟有仰懇尊神俯憐愚悃或轉
達天聽或速檄災神稍申下吏之微虔永絕來朝之後
患庶幾已成災者雖難補救未受殃者仍得豐收偏壤
之飢黎易振四鄉之樂業無窮神惠肯施吏心亟望謹
齋宿以勤求藉牒文而上告須至牒者

雨霽後禱城隍神文

秦安縣知縣董某為牒祈事切卑縣地方今年蒙尊神
淮允下情自正二月間祈求雨澤以後合縣地方雨水

清鄞　董秉純抑儒撰

雜著

自愛齋跋

乾隆丁未夏渤海張二杏園以降階借尉秦安題所居曰自愛予詢所謂曰此尉署也尉而知自愛者鮮矣鴈題承家刺史庭訓父官姚安牧虓虓以清白守而廣俗之汙我緇我紛至盈見故書以自勉予笑曰子然乎哉子而以此勉得毋知愛之爲貴而視自之淺乎夫鄉黨自

好之子視彼抗塵容走俗狀用愧且厲固亦所難而賢者爲之則其量已淺夫吾人一身遠而天地之大微而民物之細切而子臣弟友之來能習而居處飲食之日用何一非分內之事之宜自盡者其或不盡何一非當愛惜而勉之一身者故有時視吾身重之若泰山重固自愛也有時視吾身輕之若鴻毛輕亦自愛也此道德家所謂君子自愛而不自貴並不類墨氏之兼愛亦絕非楊氏之爲我也子而承尊刺史之庭訓而值以渥之不細自勵吾故重善子而尤願子之深求之也於是杏

園再拜曰謹受教請并書吾楹何如子曰諾小鈍居士

董某

記陳秀才事

予讀鮚埼亭集明僉事倪公懋熹墓版文有曰倪公以錢忠介書致王之仁至定定人洶洶言咋有陳秀才者上變大將軍詆其降大將軍殺之顧不識陳秀才何許人也近在吾友張君書架上見國初山陰章學究記陳秀才事其文荒謬不足采然其事則史也乃更爲記之陳秀才者失其名浙之定海縣人少崢崢有烈丈夫概

乙酉六月大兵渡江定海總兵王之仁以所部降秀才伏劍搏膺當軍門呼曰將軍捕貂腰玉非重臣耶而擁兵不赴國難甘心異姓時之仁已拜新命仍統所部鬨其言大駭亟遣人驅之秀才抗詞不去乃誘之入幕諭以天命秀才瞋目而詈遂死署中時署東牌吏介公第也群氏居人聞隔牆詈聲甚喧登花廳之樹望之則闃然人頭墜地矣不五日而刑部錢公起兵於鄞太僕謝三賓密書招之仁令襲取鄞以爲功之仁既殺秀才而悔之歎曰此義士也吾愧殺之曾錢公亦

遣使致書之仁乃拒三貲請於錢公願自效當時以爲
秀才儻少隱忍當得遂其志而不肯爲性命緩須臾相
與惜之比之睢陽之陷三日而救至之仁之改圖實秀
才一死所激也且江干之守一年耳不死於是時則次
年亦死均死也其後江干諸將多降獨之仁浮海徘徊
舟中歎曰吾今日尚不死將何爲卒死之其子披緇去
蓋亦秀才之餘烈也其所係大矣嗚呼乙酉而後吾句
餘之頑民不識天運崛強焦原至勞大朝多方多士之
戒而卒不肯革心以罹禍者蓋四十餘人然皆見於紀

錄獨秀才之名泯然可哀也

書樂平志張公彥芳傳後

嗚呼士之聲施不稱於後世者豈不以鮮過人之節行
臨利害莫克樹立也耶乃若忠臣義士寧殺身以成仁
不苟生而含羞奮然捐首領以赴國家之難而姓氏僅
存於狐貉之口文獻缺失於漆鑾之吏此又何也嗚呼
古今人傳不傳蓋有數焉非修道之君子可弭也其信
然耶予至樂平今宰黃君綱先導子謁前明建文朝殉
難忠臣張公墓已而綱閱志乘載公死難事甚略又前
後頗以意造宋君良翰謂公毅然發兵至遇游兵欲兵
之佟君淮年謂甫及發兵而賊突至被擒公曰願得歸
城訣老母由宋之說是我兵已發顧不明所至之爲何
地由佟之說是彼兵臨我顧何以又須歸訣是二者果
誰信乎其他題詠頗有皆無足取證嗚呼公以就養之
故舊志載公以給事中就養宰樂舍承明之廬而爲抱牘之吏非孝子
哉興學校清利弊片言決獄非良有司哉至於靖難之
役以李景隆十萬之眾一戰而盡以盛庸練子寧之勇
再戰而折以方黃景鐵諸公德重望逆鱗雖攖十族
旋赤而公以貌諸黑子之末吏引螳臂以當車鼓蜉蝣
以撼樹此其有萬死而無一生豈待嘗筮而蔡卜哉是
故傳檄一呼而公之不復戴其頭早自信之矣至於從
容見母凜凜歸元卒感其母若妻若子若女若婢同穴
其殉嗚呼豈不毅然大丈夫哉夫匹夫力舉百鈞而或
屈於獄吏之捶楚此非大勇也曾子曰戰陣無勇非孝
也公以孝子挺身爲忠臣義旗所指縱使雲霆仗鉞水
鑑虛修而徒手奮呼眥裂齒碎必有才鐵不撓萬夫辟
易者惜乎志乘缺略欲問其遺事而故老盡也顧自有

明三百年來此邦之人士長吏之英賢不爲不多矣而一無有及公之事者蓋明之士大夫皆以靖難爲國諱迨乎滄海再變濱水盡明之士大夫皆以靖難爲國諱徵而不信載筆者又傍陋而無文嗚呼世無韓退之張孟兼彼南蠻雲貴萬曆謝翱方鳳之徒湮沒不彰者豈少也哉信乎傳不傳有數耶黃君亟請予刖爲之傳惜乎子之非其人也乃略書予之惓惓於公者於傳後以俟世之博雅而又與黃君先爲大招之詞庶幾公之靈有以啓予也嗚呼

記乩仙治孛鬼事

鬼神怪異之事聖人所不語非不語也知生之道卽知所以死之道盡事人之道卽盡所以事鬼神之道聖人洞徹幽明視爲一貫故程子曰或言夫子不告子路不知乃所以告之也然其理甚大其義甚深雖親受業如左氏猶未之達而津津不置不但後世志怪之書搜神鑿櫜下鬼擊墜也天池乃直至妹室叩門妹始出語家人聞人語亦漸出於是閤扉屏息者皆出爭敍三日閒閤狀破額者束胸折足者皆來證驗然自天池之過近則筆之於書道其實耳非好怪也非有違乎聖人不語之義也而後世文章之士爭奇豔異取影響之談以逞

得有鬼爾輩自愜怯耳語才畢忽窗戶閉若有人撼觸者家人爭往拒撼愈甚天池大怒叱家人啓戶戶啓天池獨出蹤跡竟無物惟窗櫺折數枚而已次夕鬼又至天池又遏又寂然如是者數夕念非有以除之不可邑有田馬二生者博士弟子員也導扶鸞術天池不之信也不得已語令除之彊而可即天池家設鸞降之俄而亂動自書曰鶴童子回道人弟也書符沙上二生以硃摹之黃紙懸鬼閙之堂鬼果投石及符丈許而止明日再降童子令護法神王天召作符懸之瓦石不及堂楹不信鬼者也斯言其可信予亦不喜談鬼者也予言而不信則予言或不棄於君子而違聖人不語之義乎乃詮次而復之

禹廟記繆

謝山先生謁禹陵歸問純曰廟廡有配主東曰有夏文臣之位西曰有夏武臣之位汝何謂也予笑曰有是哉子曰師去矣此段公案已白鬼不再至矣眾跪壇前者請道其詳童子曰頃師令土神勾鬼物來因具道某官是本非禮臣所須行不學之有司爲之也且夫有夏世安得有文臣武臣之目成周六官司馬始有專司是時則尚統於司寇以甲兵之爲大刑也郎司馬亦非武臣安得釐而二之也曰然則當安所配曰是廟與歷代

帝王廟其禮微有不同是廟乃陵寢所在不必定以朝
臣故愚以爲東當配越王無餘西當配句踐非謂二王
之德足以配禹也以有功於陵也先生曰是也後世有
議禮者定有采於子言

通州王氏學舍條約

學者束身敦行未有不守禮教而能有成者也是故泰
山安定之教以禮爲先齋長自維無狀何敢妄擬古人
然師嚴而道尊禮立而分定不得不諄切與諸生訂向
來諸生對齋長不無跛倚譏笑輕畀妄言之態齋長不
執冊請齋長書日校課或背誦經書或覆解詩文月終
與諸生校者以彼時齋長固以朋友待諸生今承尊父
兄辱愛三復酋行延爲諸生師諸生可不以禮爲先乎
禮侍於長者毋側聽毋嗽應毋泚視毋怠荒遊毋倨立
毋跛坐毋箕寢毋伏敔髮毋搔冠毋免勞毋袒暑無褰
裳離坐離立毋往參焉雖諸生未遽足語此然蹲踞戶
牖叫囂竄僕嫚同儕亦何難改革者正衣冠謹出入
不古束縛馳驟三家村中童子師能行之而黌庠術序
顧以爲不便於是生徒及冠者師長即不得以弟子之
法繩之甚且稱字稱行儼然朋友然其風已久退之抗
顏爲人師柳州猶非之何北山終身不受人北面況予
受業晝而講貫夜而習服其爲學次第皆有定期有定
程日之所業書之於冊或數日而一校或一月而一校
其勤惰工拙案之皆歷歷可數是以教不煩而業易進
向見諸生讀書作文非不勤厲然日無常定之課課無
可稽之冊是督課雖嚴而職業無定程也職業雖煩而
勤惰無主名也其何以申掌教之責而定諸生之課乎
自今以始願諸生各循資力之所能及定爲常課使日
有章程每人各置考課冊填寫所業於中每日清晨各
執冊請齋長書日校課或背誦經書或覆解詩文月終
齋長各就冊所書較其勤惰分別賞罰在諸生務祈不
負此日月不負尊父兄之作養以力副齋長之敦勉則
從此更上一層雖讀盡古人之書力追古人之學亦易
易耳豈直工帖括拾科第已哉右勵課程

尚書扑作教刑注家謂夏楚二木學校之刑也然人心
不古束縛馳驟三家村中童子師能行之而黌庠術序
輒以爲不便於是生徒及冠者師長即不得以弟子之
法繩之甚且稱字稱行儼然朋友然其風已久退之抗
顏爲人師柳州猶非之何北山終身不受人北面況予
古人爲學日有就月有將日知所無月不忘所能朝而

何人必能董之以夏楚哉然扑刑之設原以示廉恥而非鞭笞之謂也誠能知恥則齋長所以簇厲諸生者正別有法齋長少時侍煙嶼張先生嘗立賞罰條例弟子遵行之齋長至今不敢忘將與諸生舉行諸生無視爲不關痛癢也齋長將於一月之終大書於榜曰某也勤給若干某也惰罰若干諸生可不懼與條例列於別紙右嚴賞罰

功令以帖括取士諸生之汲汲於此固其宜也然近者又兼令賦詩則韻語亦當預習夫有其習之必先有其

師之所謂事不師古以兗有訓非說攸聞今諸生目不覩六朝三唐爲何物耳不聞曹劉沈宋爲何人輒欲效西家之顰習東牆之笑何怪心日勞而鬢日拙至於時文果能以六經爲根柢以子史爲波瀾何愁下筆無驅遣苟或不能則胸中無昌明博大之文數百首往來簸處於其中雖有刻苦之思何以自達諸生於時文向有所業但當屬其課程無使間斷以期至於日多日熟至於詩亦須多讀俟讀至一二百首然後齋長命題於作文之日兼賦一律此時但勤於誦讀不必急於刻鵠也

作詩詞章

學規

一每逢三八日作文作文之次日不講書餘日午刻諸生具衣冠請齋長開講齋長亦冠帶諸生向齋長揖齋長上座諸生各自揖入座齋長命諸生擴講則起而對質問則起講畢仍向齋長一揖然後退

一朔望日齋長衣冠南望自揖畢諸生各衣冠序立向齋長行四揖禮揖畢諸生兄弟行自行一揖禮揖畢姪輩向叔輩行一揖禮揖畢兄弟行自行一揖

一每日黎明諸生畢起如遲至日出尚不起者議罰古人雞初鳴咸盥洗其得日高三丈猶眠乎又朱子謂黎明即起灑掃庭除要使內外精潔諸生今日雖有童僕足供掃除然師長之服物起居亦應躬爲供奉至於几案書籍必使整齊筆墨硯池必使精潔此則斷非童僕所能者雖小節正足見諸生之能率教否若此等最易者尚不能從何況學業齋長亦無容濫濫矣

一諸生衣冠必端正鞋襪必整齊毋袒裼毋曳踵告假必於課程簿上書明何事其每日或入內或出外在齋

長亦無不情之阻遏但皆須告知毋得率情任意
一齋長有朋友故舊來往是卽諸生之執友宜加敬謹毋得敖惰疏忽至於諸生有朋友或親戚來齋中在師長之前亦宜推師長之敬以敬之毋得同平常戲謔至於兄弟叔姪自相友契最爲樂事宜戒澆漓消嫉妬兄盡其愛弟致其恭勉以天倫之樂期以遠大之業是非但齋長之厚望於諸生卽尊父兄之所以敦請者豈不以是哉諸生其勉之

慈谿成氏神主幅子記

古者親始死有重葬則有旐亦曰銘虞而作主祭則立之尸獨無所謂像有之其秦漢以降乎顧古者士庶人惟祀其祖考而後世則聽乎孫自爲之雖七八世不輟苟無像則所謂儳乎如見者於何思其形容也則像固禮之因時而變之不失其正者而出乎時勢之窮則以主易像卒不得謂之背於禮慈谿成君興國家有吳回之喆其王父母像藏於他所失之旁皇無措蓋其王父下世時國也纔年七歲思欲擬議以自之繪手而不能也乃先畫主於幅而揭以兗歲時孝享之供然終自以不合乎通行之禮爲懼今年來粵訪予那地而聞子之說古也且以爲亡於禮者之禮欣然重繪其主請予爲之填其諱井乞數語以示子孫於是乎書

題篆印文昌陰騭文後

文昌者北斗之第四星也星曷爲貫以人有姓有名有籍貫有文章其事皆可不論唯是今世奉文昌之文鏤板流布者皆謂吾以求福夫福田利益二氏之說也獨文昌則闢入儒者豈非惑於司命之說謂是科舉功名之自出乎夫科舉功名之自出不難于聰明正直之神則倘候於公卿奔走於形勢者何足責也且倘候奔走之徒不敢顯然號於人而于神者且自白之又呼其人使共之而世亦恬然不怪也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比部馬君構得花乳印五十三枚刻文昌陰騭文其上予喜其篆鏤之精也爲案其次印之於右猶懼人之亦以予爲干福也故記之

題手批西廂記

予爲童子喜讀西廂記謂其筆意超爽可以開悟心靈宜李卓吾金聖歎輩極稱之而聖歎評語尤覺悟變幻

稱奇才足與賓甫埒及既冠頗有志於經史古文性健忘非三五百過不能背誦誦三五月輒又不復記以此困頓無暇及閒書雜說於是西廂記東閣且四十年矣今年有宜山杜生以制舉業來正苦其下筆鈍置輒語以西廂及金評之妙令取讀之深山中卒不可得已而過五指山得於舒侯署授之生向予問難因取而重讀則聖歎之文全無紀律用是憮然再案賓甫之書亦瑕瑜不相掩乃亟為錄出而指明之聖歎之評佳者仍附餘俱刪去季兒懋澗進曰夫子之於是書可謂尊雷同不然也予蓋深嗤予童時之無識不能鑒別既隨俗附和老無暇審猶以之誤後進今幸不至終誤敢不一一拈出以志吾過而豈其責人乎且其所謂超豁所謂領悟者予固錄之贊之不異李金諸君之於西廂記不異普天下讀西廂記之人之於聖歎矣而豈云責之周乎乃知學者讀書多讀則知識與年俱進而後生少年挾其一知半解輒欲頌揚古人然且不可況其橫厲古人肆日評隲抑又不足言矣杜生屢而沈潛得吾說而通之可以漸進於高明懋澗睿而佻巧讀書喜索瑕瘢刺刺自矜書此以示其亦知所懼乎

後跋

右王實甫西廂記一十六篇世人所豔說者雖然豈眞全璧哉前候閒簡賴簡後候四篇深厚微妙足稱化工不測酬簡細膩熨貼拷豔超脫爽利然已有微瑕哭宴瑕處漸多喜其筆意暢滿驚夢未免為題所縛無展布然命意自佳以此了局足稱佳構矣若前半部直無是處驚豔借廂譜曲絕佳總乖大體酬韻非端莊季女閨範閒齋豈森嚴相府體統而科白復了了如寺警上半宰相千金幾不復有羞恥豈非敗筆雖有下半慧明一段妙文不足掩其瑕也請寘退一侍婢已極可笑焉有今日不成婚中闈女婢全不知覺猶作滿心快意之語太無情理矣賴婚前半之憒憒草率直不知有事體後半恨恨之聲豈復閨女口角且此已作無忌憚之言何必再以琴心試探後篇意為贅出矣要之作者固屬游戲筆墨原非可一一繩以繩尺予亦非好為攻詰惟聖歎偏性固執既自題曰才子書遂曲意

衛謾誣罔必欲掩飾其非於是逞其狂誕小慧之語以眩人耳目若世人之俱可眩者噫亦可笑矣

浩氣吟跋

瞿稼軒先生浩氣吟其孫昌文曾刻之桂林今是本不知何人所錄首列牧齋序卽見之有學集中去伊予晚晚遘此痾瘵二句而亦以性因署尾蓋惡牧齋之名諱之也嗟乎丙戌以後牧齋一敗塗地矣猶蒙面爲大忠臣作序宜人之視而易之矣夫序之所以傳之也牧齋尙思傳稼軒乎稼軒尙待牧齋而傳乎

可怪矣稼軒死庚寅之冬計其時牧齋方與河東夫人爲題柳看花之句而稼軒於琅璫圜扉中繾綣師生之誼形之夢寐期於不負門牆牧齋讀之能無汗出更考牧齋庚寅夏五集曰畫虎英雄恐未眞非笑稼軒而誰稼軒尙何爲要之稼軒愈見盛德牧齋則無一是矣

跋范我亭藏湛園墨跡冊

往予有此老贈竹垞先生小冊筆法與此絕類冊端有竹垞隸書菱西漚墨跡五字冀尾押以竹垞審定四字印乾隆丙子秋之游京師李匪川廣都爲售之龔太令孫枝予宛轉不忍釋匪川有江南國主揮淚別故姬之諢今冏是卷黯然疇曩矣

晚翠堂跋

予於甲午十月嘗篆天河初至適逢枇杷放花滿樹因得詩曰此樹胡爲者窮冬蕾老花先春聊自賞遲暮不曾嗟松柏相知後冰霜勁節夸逢迎一太息珍重好年華既而夕陽自西岸一帶山頂而下餘霞爛然與櫧樹交映一堂之中襛綠輕紅吐翠欲滴又恰與寄羨枇杷之意有合也因更是堂曰晚翠而題數語以記之

楊花賦

董子閒居無聊鬱鬱不樂蕭然坐於北窗之下有楊花迴舞飄泊來集予髣髴之不去似有憐於予者遂感而賦曰維春明之欲解悲花事之闌殘綠陰肥而紅瘠聽鵑聲之夜酸雨連綿以贈愁襲重衣而尙寒漸乃朝陽既暾輕風盪和鶯舌變弄楊花下柯始無力以委墮既飛揚而覺多擬早霜於華屋駭先雪於玉河其爲物也俄上俄下倏東倏西綿綿浮浮拂拂霏霏或離而聚或堅而齊乍聯翩以惹蜨亦沾黏乎塵泥入深林而不見

撲隙幬而如棲若夫瀟灑無緒隨風舒蹤恍疑文君落魄邯鄲邛狂颺鶩以摧遠弗屆恍疑明妃愁絕塞外紛來貽衣縹緲難馭正如飛燕輕裙欲去淡月微茫去來朦朧又如紅綠游行虛空爾乃長門暫開飛襳蒼苔午夢初足君恩不來方離披以飲恨旋目擊而心摧撫角枕之無光鑑朱顏之灰頹至如孤客征遊閨連時日履修陛以舒懷忽盈襟而纔膝歎浮蹤之若斯容悲愁於紙筆亦有樂蓋舞榭之側深宮曲房之中飄颻譎態宛轉如逢發雛女之巧思喧競捉之兒童點平池而游魚戲

唼蹴蕪足而綽約翻風頻流盼兮心賞捲朱箔兮相容雖春去其奚惋又邁恤乎飄蓬乃知景隨心變物因人蓺茂陵秋老南浦春愁圖書空野馬身世等浮鷗宜楊花之予侮催窮淚於西樓

千秋金鑑賦　以監于先王成憲爲韻

惟開元之盛時有曲江之寶鑑何諄切而詳明美後王之前監貢來萬壽別裁松柏之歌獻以中秋絕勝果瓜之泛名不殊乎頌禱義實切夫鍼砭錯陳球璧作中流之一壺剖判危微成倚天之長劍爾其玄宗久道極盛

正中宜有憂勤之惕厲泰已極倍增賢哲之徬徨當明皇之中壽值唐祚之久康案諸時原無慚乎盛世進以古庶取法乎前王所以獨懷芹曝歷紀興亡雖頌無天保升恆之句而義佺大學治平之章出自霜臺不假濯磨塵土飛來天上眞堪朗徹明堂彼夫越裳翌南海珠明曷貴遐方之異物卽使夏后鼎呈周王鼓列無俾人主之冰兢孰若此鑑陳歷代之情形照而不疲作百王之模範動則有成臨之而肺肝如見對之而心跡喜清此眞千秋之至寶允爲一代之名卿也矣我皇上德

懋日新道隆時憲奉二無以敷布月朗中央大一統而照臨鑑空方寸神人以和而格於百獸著對時育物之功光天之下而至於海隅慳鑿井耕田之願固已登三咸五大哉王道平平豈特入聖超賢迴出古人萬萬又何俟進萬言之書而著千秋之論也哉

蘋婆果賦有序

先師謝山先生官翰林時與客啖蘋婆果有說一篇疏別其種族以正新城秀水二家之失最為精博今年入京適逢此果之大盛也因翻鮚埼亭集而讀之雒誦一

過快啖一枚或謂是果於品最上而少故寶請更為之賦案佛書云如來之脅似蘋婆其語甚可味又云蘋婆相思也豈有取於頻復婆娑之意歟要之頻婆為禪語子不讀釋氏書不能盡其妙也其詞曰

我生鈍根不識如來縱或遇之亦非所諧梵天面目隔絕塵埃倘從燕市信步徘徊忽逢蘋婆足寫我懷愛其靈蘋婆飽我神髓天和所歸靜觀名理輔車晏然膏肓一洗

移羅土州給起造捲棚村民執照文

為移知建造緣由以憑給照杜弊事案查漢堂署前捲棚一座向派書馬百民起造因積久未成每遇新任差催例出小費求免民既沿為陋規官亦虛應故事命役架搭竹竿隨便遮蓋廬舍不及三年兩載輒至雨爛風

飄既尖觀瞻重費物力敝州爲是檄調該石石目頭人面商興工工程物料東西起風火兩牆中開建外內四柱櫨用大小三層簡立短長六座橫以行條串仿蓋以椽皮瓦片創造既成一勞永逸民無濵擾署有規模誠兩相裨益也隨傳各匠估定工料價前來其應雜用紋銀五十兩去後今據該目稟稱通諭合石知悉出銀四十兩以創前工求免二十年不煩再役並懇兩堂給照用憑後日遵行等情到州敝州查所估工料並無浮開從何核減且該石煙戶五六百每戶出銀八九分自可

衆擎而舉何難如數以輸但小民固宜急公長官可無倡率敝州已自願捐俸湊足完造至於造成之後永遠長存豈但十年免役公私各便自無再累吾民既畢該石之後圖何須求照以預免但漢堂陞轉不一而居官賢否難齊原有一種貪墨無恥之徒中飽民財專圖己利不顧公務錢入手而工作罔興聊卸己肩事纔完而毀敗立見他若忌人美政偏事更張甚且敗我成功希爲漁獵又或奸胥蠹役獻媚新官稱舊例之可循更或惡目老兵愚弄村民謂派幫之又至種種滋弊實宜有

禁縱女戀家示

爲嚴禁縱女戀家養惡以正風俗事照得男女居室人之大倫夫子無違婦之正道是以父母之心生男願其有室育女願其有家翁姑之念娶媳所以代其子之養老授室所以俾其子之成家理有固然情宜無異本署縣自初至慶郡即聞慶屬各邑風俗不齊往往女歸婿家一宿即仍依父母不安夫室其父母亦任其女背夫自逸不令歸婿好合或數月或經年甚或三四年不返者即使清潔自矢並無穢行已失公姑之侍養重違夫婦之倡隨況其甚者眷戀私情別求外遇假同年之結

拜成野合之汗淫逆理亂倫傷風敗俗以致夫妻反目親戚搆訟女既喪名敗行父亦蒙垢包羞本署縣聞之甚爲氣忿誓欲與吾民雪此舊染咸與維新乃今自下車以來因新舊交盤碌碌未暇與爾百姓諄切曉諭乃爾百姓每逢放告所具呈詞於此等事十不失五本署縣非特爲爾百姓恥亦深自愧涼德無能爲爾百姓化此穢行爲此明白告誡除已往不究外示仰闔邑諸色人等知悉凡民間嫁娶一經過門配合便執婦道斷不許即返父母家或過後歸寧亦不許久延時日儻有仍前縱女久戀母室不至夫家者無論有無他故許夫之父母呈告本署縣立即將女之父母先行杖責然後押女還壻聽其公姑再以家法懲治爾百姓務宜凜遵知儆父母誡其女子兄弟規其姊妹毋貽醜惡以罹法紀如或再干本署縣決不能爲爾等貸也凜之慎之

飭禁剷除毒草男女唱歌告示

爲特飭剷除毒草以重民命嚴禁男女唱歌以杜私奔事照得人命至重豈許毒戕婚姻以正難容苟合本署縣訪得大邑女子貞良及父母閨門嚴正者固不乏人中有產生毒草之處務必細爲搜刮斬絕根荄不使復萌儻自後仍有服草身死之案即係該處剷削不盡該

地保頭人從重治罪至育女之家其父母嚴加教訓厚
爲保護斷不許學唱歌詞親狎童冠一或有犯必懲不
恕至從前已染此習者務令改過自新既經配嫁安心
好合無許頻至母家絶其舊日之邪思諭以終身之大
義儻有執迷不悟以至服草隕命者除自死不論外本
署縣且將伊父母嚴加究治以爲治家不嚴之戒爾等
務宜凜做勿視爲尋常告諭也特示

召生童肄業議學示

爲召報肄業事照得王化最重乎作人造士莫先於興
學爲此示諭合邑生監儒童知悉先期一日詣本署縣
報名臨期齊集堂前聽本署縣率領拜從受業是日也
爲上丁釋菜之期遵古人鼓篋之義務期爭先入學擔
囊負笈而來從努力攻文釋屬離疏而上達宵鐙雨笠
爾諸生定知不負婁心麥飯蕙湯本署縣尚欲薄酬苦
志特示

勸州民種豆麥示

爲勸種二麥豆菜以裕民食事竊照那地地方山多田
少田禾所入有限故民間終歲惟食稀粥以致膚黃體
瘠力作不勝遇有差徭任重行遠艱苦倍常殊堪憐憫

本州下車以來即再三爲爾百姓思維以爲土地不能加闢而物產可以增多即如江南浙江等處其田土之廣闊肥饒固十倍於粵西然其民居之茂密生齒之繁多亦十倍過之苟但資禾稼所入則民食亦未必能裕而江浙之閒多擁倉箱而食豐厚者蓋禾稼之外春有豆有菜夏有麥海濱有木棉山場有薯芋有麻有菜有桑皆得以資日用而供饔飧故其民皆豐衣足食坐享饒裕而無窮餓貪乏之虞今查那地自秋禾之外一無所有何怪收成之儉薄而食用之不給也哉然菜桑之

樹或風土不宜未必能遽收薯芋之種與禾稼同時非可以兼植若大麥小麥蠶豆油菜四者皆於九十月下種三四月收成與秋禾毫無干礙若值秋收之後即廣種豆麥則四五月之閒別有可以得食而移此數月之糧資給冬春即無庸薄餐糜粥若油菜以子取油現亦頗見但未能廣種種亦無法結子不多爲利有限若廣種而勤於灌溉使土力深厚結實繁密則見方十丈之地可以收油數十斤其利亦足供八口一月之食若蠶豆廣行於江浙閒前撫軍海寧陳大人莅粵時攜其種也似有理而實非也夫使一歲之中地力只可一用則

勸民栽插今省城大食其利謂之陳公豆此明效大驗也爾百姓盍倣而行之合行詳細出示曉諭爲此示仰闔屬農民及各頭目人等知悉現今收禾之後即多種二麥及豆菜農民務必極力奉行頭目各宜隨方督率儻能如諭栽種俟明歲仲春本州當單騎親詣各哨石踏勘其有整段整片廣種者農民賞給花紅酒餅頭目註冊記功錄用如或一村全不種植或雖種而滋草蔓責定將頭目及該處保甲頭人等懲責如或現在缺少豆麥籽種許該目等即預行稟知本州當遣人於府城

省上採買許該目借領分給於明歲收成交還此係本州爲爾百姓日用飢餓起見爾等宜各踴躍爭先播種則數年之後地不增闢而民無菜色豈但官斯土者之至願不亦爾百姓之大願也哉爾等其勉之特示

勸加工本示

爲勸加工本以美土疆而培地力事昨本州出示勸令百姓廣種豆麥以裕食用旋據書役等言田土氣力有限若先種豆麥恐種禾之時土力已盡不能興發斯言也似有理而實非也夫使一歲之中地力只可一用則

江浙等處豈肯貪豆麥之利而反失禾稼之穫且江浙種禾必兼種早晚二禾早禾收於秋初即先種晚禾於其中至冬初又得收割其所以不懼地力之盡者全賴工本工本最肥者莫如人糞其次則馬牛犬豕之糞羊糞入柴灰中尤有力其次則燒草爲灰其次則燒草爲汁其外或藉牛骨爲粉散入土中最爲肥美其近江海者罾爛之魚蝦近湖蕩者漂淨之萍藻有餘糧者撒細碎之雜豆勤人力者撈河底之胡泥要皆隨所宜而用之即可以培瘠壞而成沃土故屢種屢

收而不匱也今爾那於種植之時並未見有肥土之物故一收之後即不復有餘力無怪夔其難發也若能於種豆種麥之時即勤加工本則豆麥既易發生茂盛而收穫麥粒豆莢之後即以其稈草或燒或爛填入土中地力必培有加且牛馬之糞其力遜於人糞爾等既知收拾置之田內何獨人糞反棄而不用本州於省城見買糞者每一桶需錢百文於梧州見鄉人入城挑糞皆以瓜菜相易而去可知其有利於種植有力於土田在之家賠償如或不遵該目即帶赴本州街門懲責至種植之家亦宜時爲防範不得藉端滋事總之爾百姓苟彼處已習有成效何爾等瘠土偏棄此肥物而徒憂地

再示

禁放畜牧示

爲嚴禁縱放牛馬畜牧以杜踐傷種植事照得牛馬羊豕民間畜牧原宜隨時收管以杜作踐田園種植向因

那地無栽插春花夏麥之例致民聞於秋收之後即縱放諸畜任其游行田野無忌今本州新勸爾等百姓種植二麥豆菜儻仍前縱放諸畜則秧苗必至傷害春夏安望收成合行出示嚴禁爲此示仰闔屬居民保甲及大小頭目掌兵先鋒人等知悉自後各哨各石村中有能遵諭種植豆菜二麥者合村之人即不許縱放牛馬等畜儻敢故違致妨種植許本人投鳴頭目罰令縱放之家賠償如或不遵該目即帶赴本州街門懲責至種植之家亦宜時爲防範不得藉端滋事總之爾百姓苟

能各各遵諭廣種則人各護其所種卽家各自收其所
牧與夏秋種植禾苗之時無異豈不各無踐踏傷害之
事豈不大慰本州慇慇期望之心爾等其各勉毋怠特
示

又示

判那地州招儒童應考示

爲招徠應試儒童以振興文教事照得作養斯文乃政
教之首務隆重士子斯觀感有新機那屬僻處山陬有
志讀書上進者本來寥落而土司舊例惟准官族及頭
目之子弟赴考其餘百姓概不收送以致應試更加稀

少夫以堂堂數百里之州而秀才不滿十人童生現考
者僅止三人豈惟爾本地士民之羞官斯土者寧不深
恥作養士子之無道而大懼負朝廷樂育人材之至意
哉本州下車以來卽思力爲振作凡紳士來謁者必親
爲延接委婉勸以讀書稽古之方爾各哨石生童應亦
所聞見乃數月於今問字者殊寥寥而府試在卽投考
者仍落落再三延訪始知以例有所限之故夫世祿之
家必多佳子弟白屋之內豈乏新公卿況今聖天子文
教覃敷薄海內外無弗嚮慕向化至如山陝之樂戶江
浙之墮民久經禁錮者猶且許令自新收考之庠序何獨
爾那良善偏阻以登進之階隨卽面商之爾等州主予
以寬典准令一體收考庶幾振興文教之一端也合行
出示通諭爲此示仰爾等四哨各石士民知悉凡有願
赴州考者無論官族目族以及土著百姓悉赴爾等州
王衙署報名擇期考錄除實在文理不通虛應浮名之
童仍不准收錄外其餘略諳理法粗曉文字者卽當錄
案造冊申府應考此係今歲新行之曠典自後亦照例
遵行爾等各宜踴躍父戒其子兄勉其弟務必速爲報
名勇於赴試以無虛本州勤勤屬望之苦心至赴考之
童既有志於斯文之列卽宜稍異乎編戶之氓除伊父
兄弟姪仍照常當差值役外本身准免一切雜差以示
優獎若其始勤終惰進銳退速或但赴州考而不與府
院兩試或一發不中卽不肯再三勇往則三年之外仍
令充當差務以爲有初鮮終之戒爾等其勉之

勸開關口水道告示

爲水道宜通荒田可墾召募出貲興工以益公私事照
得那地州治東南一帶山溪之水總匯於關口大山下

由石穴出注洪水河向因穴口洩水有限易至積潦於
關口山界開鑿石街一道較石穴所注爲便意至美矣
無如所鑿不深不闊所洩仍有限四五月雨驟水漲不
能速下不但關口之田變爲巨浸即州治東南各處之
田無弗淹沒四五十年以來關口千有餘畝之膏腴遂
成荒林茂草之區而州治東南各處亦復十年三四被
災此誠爾那一要害之處所不可不亟爲疏通開鑿以
救爾等數千百畝之禾稼以濟數千戶口之困窮者也
本州莅任以來即知其利病昨又親爲踏勘因商之爾
等州主意見相同即公同酌定章程合開列出示曉諭
召募爲此示仰關州各色人等知悉有願遵示應募者
即具呈漢土兩堂報名按期繳銀興工此係本州與爾
等州主爲爾等田禾被淹起見甚切爾等之身家衣食
各宜踴躍爭先從事毋怠毋忽特示

計開

一水道宜深闊也查舊開石街本屬淺狹水初漲時格
不能出及既盈溢出又無幾故多淹積今宜開闊一丈
五尺深三丈又石街之外與老溪相接處皆成高地更
宜掘闊五丈深三丈使與老溪之底略相等旱時不至
於太洩雨時老溪漲半即與新溪接連隨漲隨洩自不
至於積滿又老溪迂曲流不迅速溪東近大山一帶仍
不免淹沒當於新溪一直對上之平坡再開一道直接
大石穴處則溪東亦永免淹浸而州治各處之水更無
難消矣

一工費宜充足也約計此工除土夫外其石匠工價管
工人食用及搭蓋公所丈量田畝開山祭土諸費非千
餘金不可今議以現在關口被淹荒廢之田抵作今此
開成水道明秋即可墾田後歲即可成熟既便爾等課
公用之費令爾等百姓現出銀一兩即給田一畝明春
踴躍也哉查所廢之田原爲土官家丁之糧田其
所納糧即入土官俸餘故可隨宜辦理

一柱首宜分立也現在准爾等出銀一兩受田一畝必
樂於從事矣但人眾則納銀分田必難齊一宜立十柱
以統率之計此處荒田不下千二百畝將來擬作十二
股分以二股歸爾州主以十股歸十柱每柱立一柱首
出銀一百兩受田一百畝銀徵於柱首田亦受於柱首

聽柱首自行糾合繳銀自行照人受田則官不煩而事可濟矣

一費銀宜先納也此示既出爾等願充柱首者各具呈兩堂報名批准之後限以明歲正月望前各先繳銀五十兩封固存於公所以便僱募石匠匠約二十人以上俟其既至議定工價興工之日再各繳完五十兩此工一動務在多人速辦萬一爾等力不能繼致撓大工豈不可惜故預爲酌定如既認而費不繼必當追比決不少貸爾等其慎之

一掘土築隄宜分任於各處受災之田戶也石谿必開於石匠而去谿口壅積之土及掘對過直出之溪與加舊溪岸之土石則責令州治東南受淹諸處田戶先查清各處田畝若干造冊註明佃戶田數大抵秧本一斗助工三日動工之日分班派定自備口糧鋤畚助工管事依冊點明填注

一應辦事宜酌定也經費既立柱首十人則管事亦即責之此十人矣宜立四人分班督理石匠四人分班督理土工二人分班管理日用錢物本州吏時常單騎

一掘土築隄宜分任於各處受災之田戶也石谿必開於石匠而去谿口壅積之土及掘對過直出之溪與加舊溪岸之土石則責令州治東南受淹諸處田戶先開墾酌於三年成熟後每畝納銀八分於羅主納米二升於漢堂仍以柱首爲戶頭有分受者親列其名於戶頭之下每年的於十月完納立戶糧冊給收納票務使井井有條也

一善後事宜宜預謀也此道既開此田既墾即將公所改造土地神祠豎立石碑刊刻始終情節及柱首姓名田畝四至以免侵欺冒佔至此處議墾之田聞爾等百姓先有願墾報明羅主給有執照者既並未墾成熟於今另行呈請充當柱首或自向柱首幫銀公辦事成一

體均分其從前所給之照即行繳銷或留存失檢他日作故紙不論毋得妄執藉口

以上諸條皆本州與爾等州主面商公定爾等即速

凜遵夫趨事急公原屬良百姓分所應有況此舉本爲爾等田土興利除害益宜鼓舞奮興本州其拭目以望再示

諭八打村頭人

諭嘉延哨歸等石八打上下村頭人知照得本州奉藩

臬二憲委查邊境各村落有無藏匿奸匪等弊因地方遼闊未能處處親往是以諭委各哨目哨總等逐村分查庶幾哨目責成哨總哨總責成掌兵掌兵可親至各村查明每村居民若干戶開列清單交哨總總交於目目則呈之本州遞具遵諭查明結狀並通哨其民戶若干數目則本州身所未歷之境自可灼然周知實與古人保甲之法及現在門牌之設理無少異本州自以爲一人見面是以面諭爾頭人某某查明本村姑即令爾等具結而昨日本州自思廉伺至爾等村莊面問爾等又以各石俱未查明具結未便先具推託如此刁玩實爲可惡本宜即時重責然本州於刑罰從不肯驟加且哨目哨總仍無一人見面自不應遽責頭人且恐目總等藉挨查之令爲箕斂之謀派累需索需索不遂任意遲延均未可定今本州以歲暮暫行歸署而爾嘉延一哨既無哨目哨總見面應竟諭委爾等頭人其那何那暮等石已札委某某人查辦八打上下村即委爾等但本州昨據思廉所呈村戶清數不滿二百因思思廉最稱遼闊何以居民僅有此數再三詰問始據目總供出煙竈原有五六百家因向來納糧老戶名只有此數故照舊開列此則甚爲可笑本州所查專欲清出戶口與納糧何涉乃借此搪塞則隱漏且不止一倍可惡已極當即將原結擲還令其另爲開列今委爾等清查本村無論官族棒戶有糧無糧但見煙竈即行開列毋得有意朦昧更毋許稍有需索滋擾查完一村即將一村煙戶登記通石查畢爾三人同具一結註明各村煙竈若干一哨哨目某久經逃匿及本州臨哨哨總掌兵又並無

戶赴本州署中投遞如本署房差稍有需索准爾等即時喊稟此係奉憲委辦本州不敢不逐細詳查以負委任之至意即爾等斷不許蒙混搪塞以負本州諭委之苦心也愼之勉之

觀風告示

爲借觀人文以採驗風化事照得宣司到任例許招集士子鍵戶校藝以羅一方之俊秀觀多士之文風蓋古人治化之行莫大於整飭風俗而風俗之盛衰類見之文人之習尙今之制藝雖大異古之風詩然其爲心聲詞自國初以上溯明代由唐宋以力求兩漢復自詞章束髮授經弱冠操觚其始沈吟制藝繼而推擴於古文本縣困頓棘闈蓋十度其非入彀之文明矣雖然念自衡文之柄也夫作文必根柢經傳而應世特尊重科目誦絡繹非所謂鄒魯之鄉與惜以予之荒落不足與乎學使者歲科之試童子背誦九經十三經獲雋東榮西序絃人而生員之領批前此亦以十三經者一門得三初開登瀛洲者未克多見而秦安首與其選今歲仲冬

閫隴靈淑所融積卽以近日言之陝甘分省以來文運而反之六經深悟文章一道惟以理爲主得其理而平奇濃淡無所不可無論乎啓正成弘無論乎歐蘇韓柳無論乎孟堅司馬又何有於區區科舉之文乎夫理具於心千萬人之心總得以吾之心衡之則千萬人之心之文亦總得以吾心之理斷之故雖如予之譾劣或足以備採風之微末而何敢遜也爰卜新正之某日集多士於本衙試之帖括繼以聲詩借觀一邑之人文考驗此邦之風化合先出示徧告爲此示仰闔邑貢監生童人等知悉至期務各衷硯拈毫而集本縣當薄具蔥湯

麥飯以需特示

書院啓館告示

爲諭召肄業書院事照得本縣下車之始卽知縣治本有書院因脩脯膏火之費無出竟至虛置遂查訪舊案有公項可撥入院中者及審理詞訟諄切勸開宮荒已略有就緒嗣聞從前山左牛眞谷先生莅此開設書院招生童肄業自後文風丕振科甲頻登心益羨慕顧自到任後曾未親與考試無由灼知膠庠俊秀特出示借觀人文今閱卷已畢雖未盡閱中肄外之作然天資學力已綽有可觀儻乘今歲鄉試之前集羣材於書院切磋磨厲何患不高飛疊中追蹤前日然自維譾劣未必足當諸英彥之求爰分微俸敬邀邑之賢者胡季常先生署爲山長擇來月初三開學合曉諭邑中同志諸君知悉自諭之後可赴禮房列名注冊至期本縣親率入院恭謁肄業是日也適逢上丁釋菜諸君其各鼓篋搶囊爭先齊集自後逢朔望本縣親爲諸君披閱佳卷出榜獎勵餘日聽山長評定諸君勉旃毋自阻怠特示

春雨樓初刪稿卷十

後序

道光紀年壬午文得從董三海之盡讀小鈍先生春雨樓文集同憶前壬午春末從吾父浮梁官舍送先生歸武林就試忽忽週甲文自年十四從先生受業開其愚蒙得稍知讀書法則迄今六十餘年讀先生之書而卒莫窺其涯涘深可媿歎獨念先生旣不得志場屋宦西粵西秦亦不得盡其用其學問人品政績見於文集者班班可考而獨其生平所殷勤願望且竭其力以圖之卒未及身見其成乃今又二三十年而竟克有成以慰先生之志者其事有三先生紹雙韭山房之學鮚埼亭內外集手鈔互校積數十年之力舟車南北馳驅困頓之中未嘗不奉以自隨嘗欲壽之梨棗而將伯徒呼集資無術今越中好事家先後盡刻其內外集風馳霆走徧宇內家有其書而外集所校悉遵董本卽先生所定也可爲先生快心者此其一乾隆中葉頒前明殉節諸臣錄吾鄉自錢忠介張忠烈及六狂生五君子之徒皆贈謚許立祠先生從粵西聞之大喜亟貽書鄉友勸以十鎰建祠而未有應者今予歸自江南率同志羅欽哉

諸人以二千金建廟學宮右盡附同難諸公及滄桑遺
老又闢其右爲謝山祠此亦可爲先生告者寧郡城東
有三喉以洩水於江湮沒者幾五六百年先生嘗大聲
疾呼爲書以告當事卒無任其事者其後雖開氣喉食
喉而水喉故道未定水終不得通予鈔得寶慶志全圖
始知水喉所在卽先生所稱東渡門城下者會觀察陳
公邑侯孔公方極意興修水利於是數百年未集之功
一旦盡復而城中之濁穢胥洩於江此又非先生先導
之力不爲功也竊謂忠義之流傳文章之光氣雖閒晦

於一時必且勃發於後卽地氣之鬱而不發亦必有時
而通先生雖不得志於時然其文章衍雙韭之薪傳如
李習之皇甫持正之於昌黎其必有獨任其責以傳之
無窮獨惜文以荒耄餘年不能如先生之於雙韭爲可
嫓也爰復之海之以志嫓受業黃定文序

南湖先生遺文二卷

丙子十一月燈燈廬印行

南澗遺文序
南澗省試出錢竹汀先生門下竹汀稱為天下才翁
覃溪為作墓表稱為北方之模學巔南之衛文蓋南
澗遂於校刊金石之學為官後有政聲故覃溪云云
也所校刻賀園叢書久為士林所重又嘗見所藏南
漢鐵塔銘拓本考釋精詳不讓覃溪每題識均滿
一跋再跋書法從蒼勁古雅令人愛不能釋模學之
稱良非偶然竹汀謂南澗欲以文學顯而世稱其政
事知所工不僅模學顧文集生前未刊沒後遺稿散
失至潘文勤始刊南澗文集二卷久疑非其全豹後
始見趙撝叔傳抄一本有悲庵題字較潘刻為多去
其與潘刻重者尚得卅九首亦釐為二卷悲庵刻鶴
齋叢書多傳前人遺著此亦其搜輯而未刻者時為
校印以竟悲庵之志而補文勤之遺校讀既竟知南
澗頗致力於詞藻與考據家之文不同竹汀之語信
不誣也悲庵題名為南澗遺文今仍之不曰集外文
者以此本與潘本篇目互有異同乃搜輯者所得有
多寡非潘本之刪餘也羅振常記

卷上
序一書序 附書後
濼源書院同學譜序代 庚辰會墨選序
王氏通譜序代 採舢字義詮釋序 律詩
合譜序 青州官署即事書懷卅首序代
書鄒景傳賢後
序二序事 贈送
綠蔭軒雅集序 送顧觀察詩序 賀種道
顧公陛江西按察使序
序三壽序
種道顧公父母壽詩序 郭母壽序 顧太
守父母壽序 潘翁壽序
序 成安少府墓齋張君七十壽序 張明
府六十壽序代 李書升八十二壽序 胡
夫人壽序 雲岫姚方伯六褒壽序 顧母
閻孺人壽序

卷下
記
天后宮贍田記 黃岡二石橋記

引
為朱明府募助倉穀引
啟
為宅郎求婚啟
告示
勸農告示
文一祈禱
修志告城隍廟文　為弟靜叔禱祠堂文
文二祭文
祭內黃知縣馬君文　祭王封翁文　代馮
祭族人祭節婦孫氏文
誄
山東巡撫鶴公誄　梁方伯夫人趙氏誄
傳
女丹霞小傳
墓志
韓母張孺人墓志銘　皇清誥贈通奉
浙川縣教諭王君墓志銘　張君帥甫墓志銘
大夫江西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顏公神道
碑銘　例封淑人歐陽配葉氏墓志銘

南澗遺文卷之上

益都　李文藻　素伯

序

濼源書院同學譜後序代

濼源書院設於雍正辛亥明年壬子諸生肄業者多至數十人書書其姓字里居世系而譜之余亦與焉越二十六年乾隆戊寅余以濟南教授奉檄監理書院又一年己卯為鄉試之歲諸生多且倍於前皆上官于十郡中擇其尤而拔之者余日稽其出入而督課之因憶壬子同學諸君多相繼掇巍科登仕版而

其嘖嘖在人口者要惟山行純篤經術湛深之士至今取所謂譜者觀之猶儼然見其為人余自成進士宰南部歷萬里險戲之地交四方知名之人不可勝數及歸棲明湖遂遼濶不相問而二十餘年同學之零落奄然存者獨時時投札訊起居其子姪至濟未嘗不講通家之好推余為父執蓋當時友誼之重如此夫士之為學宜厚其根柢不宜以辭藻相夸耀交友宜以古處相敦不宜尚輕薄吾願今之啟業於此者各相觀而善以底於成而勿以意氣相凌致有齟齬不合之傷乃無媿於合志同方營道同術之雅而其品

立矣孟子出其所學立致顯達以有所建白于時固諸生所優為當不若余之馳逐數十年而終寂寂以一氈老也歲八月諸生譜其姓字世系里居如故事于其成余覽之而不能無慨於中也萊陽周口口序

庚辰會墨選序

國家以制義取士士之奮志科名者咸畢力其中故百餘年間人文蔚起幾過于前代而一二士人好為深奇或不盡本經術以規于先正之法此我

皇上亟命釐定文體而鄉會兩試尤嚴磨勘之例也

皇上御極之初即降　諭旨取文以清真雅正為宗特命學士方苞選定有明以來大家之文頒行天下茲復　俞尚書奉恩田侍郎錢某介某之請取已卯庚辰鄉會試卷精選六十九篇為從事傷屋者示之圭臬於是天下之士無不祛華崇實刻勵志新而以余閒學謬疎備員政府時自惴惴恐不足佐文明之治竊謂文章不朽之盛事未有不清真雅正而可以歷久不斁者而清真雅正之文固莫不有氣焉以峯之與學焉以濟之今春會試余濫充總裁其決棄取定甲乙與同事諸公參互商確惟持斯旨撤棘後

用敢推廣
聖意重閱全卷。錄其尤佳者。併經執策論。得如干首。
梓以行世。雖其文不名一格。要無乖乎清真雅正之
軌。夫清真者。氣之所為也。無氣
則塗飾剽竊以為文。其失也浮而偽。無學則摭拾鉤
棘以為文。其失也俗而僿。非文
之失也。其所以運乎
文者無本也。學士以是集與
揣摩。裁偽體而歸于典則。庶無負
之意。郁郁彬彬。余見風會日上矣。昔人云。文章報國。
豈不信哉。

王氏通譜序代

通譜非古也。自晉書始有之。然皆不以為美談。至於
南火周宏正。唐書李揆及五代豆盧革傳所載。益不
可問矣。而吾以為今人之通譜。較勝於昔人者。昔人
以攀勢。而今人以聯情也。山西王氏。故多文人。每鄉
試榜發。常居十二三。乾隆己卯庚辰兩科。共十有六
人。而吾幸厠其間。蓋且長幸己春。計偕都下。相與謀
通譜焉。將頗以太原王氏。余曰不可。此非家譜也。自
大宗小宗之法亡。有家者之譜牒漸廢。而鄉試會試。
同年之譜興焉。年少好事者。結盟之譜興焉。吾之譜
差勝于同盟。而不離乎同年。則姑曰王氏通譜可耳。
夫琅琊太原。皆出周靈王太子晉。京兆出魏信陵君。
是王之姬姓者也。而春秋有桑之犯。晉之良。戰國有
齊之斗之燭之騶。賁之順。魏之錯。趙之登。秦之稽之
亂之薊之綰之戍。豈必其同出於姬乎。吾十六人。尚
未必皆姬。而直曰太原。其又可信乎。同生於一鄉。同
舉於一年。其宜共敦桑梓之誼。修兄弟之好。如是而
已。若尊祖敬宗收族之道。古法雖亡。亦宜各率其子
姪。以嚴內外。別尊卑。有無相通。吉凶相恤。伏臘膳蜡
相勸戒。庶幾先王以族教安之義。可見焉。是尤吾十
六人各當自勉。而期於是譜啟其端也。衆然。吾言而
屬書。以為序。乾隆二十六年夏五月。

操觚字義詮釋序

柳子厚譏杜溫夫用助字不當。律令。蓋助字之有律
令久矣。近代以制義取士。尤非先明虛字不可。實字。
舟也。虛字。棹也。實字。金也。虛字。火也。舟非棹不動。不
善用棹。則舟覆。金非火不融。不善候火。則金不受範。
童子之所以學。與塾師之所以教。可不亟亟于是乎。
余鄉前輩劉延之先生。有操觚字義詮釋一書。分晰
了然。一日可曉。乃棹師鍛人之尤良者。為付剞劂。以

廣其傳焉。子厚嘗云歟。邪哉乎。者。疑辭也。矣耳焉也者。決辭也。余謂乎哉不盡然。矣焉不盡決。子厚第舉其槩耳。覽是書者。可以得其詳矣。乾隆癸未重五。

律詩合譜序

唐人為詩。有格有式有例。有密旨。有秘術。有主客之圖。斤斤焉惟恐逸出矩矱之外。其時以詩取士。士期見錄於有司。故法極嚴。而為之不敢苟。宋元之際。聲調漸微。迄於明季。遂至今體亦多落調者。蓋詩學不講久矣。國家崇尚聲與。吾鄉為盛。王尚書趙贊善兩先生。其尤盛者也。尚書之學。開諸吳梅邨。而贊善本於海虞馮氏。所為聲調譜。最先出。近尚書後人。亦刊其律詩定體一書。指眎聲病。各無留蘊。雖曰津梁初學。實有高才洽聞。疏為考師辭伯。主壇坪最十年。而未能了然其故者。則兩先生之有功風雅。豈其微哉。同里張碩士。與余輯選唐八韻詩畢。諷余述唐律體例。為初攻試帖者發軔之藉。余曰。盡乎兩先生之言矣。遂錄律詩定體及聲調譜所論五七言律詩。頗茲地之崔郎不起。人傳楓落吳江。前朝之富相可追。青松短聲。弗愁堆案。奚須赤脚麾冰。謝却浮名。臣心似水。了無一事。官味如僧。誰言簿領之沉迷。兼喜園書之羅列。墨磨客裏。不廢推敲。硯出梵如。尚堪揮灑。舌原木強。殊慙硬語盤空。才異風流。試看荒倉捉筆。

律詩合譜序

以律詩合譜。以弁卷首。既有余贅說。又為兩先生廣其傳焉。夫上以是求。下無不以是應。自今以往。作者宣如射之於的。不中焉不止。其格律聲調。要使專賢復非宋非唐。偶拈三十平聲。草就一千餘字。神求跌宕。

何分陸熟蘇生力去痴肥無意孟寒貫瘦未能免俗
明知大雅之見識必有我師惟願素心之是正

書邵璟傳贊後

淄州邵璟字姚仲康熙間曹倡修其邑孔子廟他如
政拾字紙埋瘞枯骨諸事殆不可勝紀沒後其縣人
張元為之傳諸城竇鼒為之序贊而縣丞王昇復紀
其事今且有持三君之文以索予文者予謂邵君非
有好善之誠必不能感動人心如此而獨怪其官於
是邑與邑之儒服儒冠者其皆安往邪夫邵君所為
皆高義顧修孔子之廟不可出於邵君耳吾鄉曹沂

泰安武定四州改為府二十餘年矣皆未有儒學改
府時部檄巡撫增建巡撫覆以府縣生員同庠肄業
甚合體制而至今釋菜之典府縣不能兩舉其於體
制何如也儻有好事如邵君其人或且起而任之而
吾尤望有學校之責者早為之計雖有邵君其人不
必以高義稱可也乾隆庚辰冬十有一月

綠蔭軒雅集序

綠蔭軒者吾師濮州牧濤樸邨夫子之衙齋而郎君
逸堂昆季讀書之所也文藻數謁恩門殫敦世講寓
井陵之名域羨泊宅之羣英早鍾秀于南邦壎篪疊
奏紛趨庭于東郡詩禮侍聞珠樹三玉人仰嵚崎歷
落竹林小阮世稚儒雅風流兼以冰玉交輝卓犖看
乘龍之客詎等隆譚過從多吐鳳之才嚼吾道之已
東蹊成桃李欣後來之居上籠備參苓喧絲竹于高
堂春生馬帳萃俊厨于傾蓋身在龍門於是雪後梅
前酉年亥月迺圖小集於此池軒鼎烹即頗之魚擅
風光于本地筵列擲車之果傳佳話于君家蘭韻擘
箋元白之詞悉敲選僊藏馬烏埒之酒不空快文陣
之張軍登騷壇以對壘而文藻飄零鴻爪久甘陸氏
荒莊濫竊皋比深愧程門高弟顧蒙結納得逐追攀
共商車笠之盟願作雲龍之遇夫張忠定鸞鏡不少恕于萊公李伯承藉甚詩名曾聯盟于歷下溯
此鄉之賢達前事可師憲後進以芳型予生未晚安
能久居鬱鬱西海皆屬同胞莫似行路悠悠九嶷起
于對面諸公洵吳越蜀滇之秀我輩盡東西南北之
人聚散何常期無忘夫舊雨卉沉有定宜相勉乎古
風體比連枝敢謂元方難兄季方難弟情殷伐木庶
幾同志曰友同師曰朋為攄膠漆之懷用弁金蘭之
簿

送顏觀察詩序

乾隆壬午五月。連平顏公由山東糧儲道擢授四川
提刑按察使。旋以　陛辭備蒙　清問。因知公父母
年已俱高。尚欲奉以入蜀。未請近地。特旨褒嘉。改
調江西。且　命由河路侍母同行。公感激　聖恩。馳
回德州道署。治裝行有日矣。文藻風見知於公。公前
守泰安。委輯郡志。今復聘主鰲路書院講席。時從公
遊聞公緒論。於公所以為治之道。未嘗不服膺謂古
良吏。不是過也。公績學力行。自云私淑寧陵呂氏。而
吏治亦取法焉。文藻嘗讀寧陵風憲約提刑之條五
十二。按察之條二十。其察利弊奠民生者。至詳且盡。
內行為先務。為文必歸醇雅。其他美政。不可勝紀。今
選十郡士。肄業其中。為延名師主講席。教諸生以敦
門塞其四。公百計疏浚。患乃已。州舊有繁露書院。撤
之賢。而州人惠愛尤深。去秋運河決。水圍州城。城五
在德州。故盛南濟北數百里之內。郵遞牧豎。皆頌公
為治在正己率物。不動聲色。而屬吏皆斂抑。無敢以
貪惰聞。先是歷典泰安濟南諸郡。循聲甚著。道著又
異數也。東人士聞之。喜且歎曰。我公乃舍我去矣。公
母是子。俱識大義。遂　改命陳臬江西。侍母同行。詢
當移近地。乃公遵太夫人教。急公忘私。未嘗奏請。是

公之治江西。不當如寧陵之治山西乎。夫寧陵自陳
臬登開府。入為司寇。剛介之聲甚著。公膺　天子特
達之知。以其所學。施于實政。且百倍易于寧陵。故文
藻于公之行。慶公之遇。而樂以觀公之政也。無敢以
私意戀公。賦詩四篇。以志交情而已。

賀糧道顏公陞江西按察使序

乾隆壬午五月十六日。連平顏公。由山東糧道。遷
四川按察使。閏月十六日　陛辭　召見圓明園。公
歷陳山東利弊　天顏霽悅。溫語疊稠。詢及太夫
人在署。公欲奉以入覲。　望上念太夫人春秋高。例
當移近地。乃公遵太夫人教。急公忘私。未嘗奏請。是
母是子。俱識大義。遂　改命陳臬江西。侍母同行。詢
異數也。東人士聞之。喜且歎曰。我公乃舍我去矣。公
為治在正己率物。不動聲色。而屬吏皆斂抑。無敢以
貪惰聞。先是歷典泰安濟南諸郡。循聲甚著。道著又
在德州。故盛南濟北數百里之內。郵遞牧豎。皆頌公
之賢。而州人惠愛尤深。去秋運河決。水圍州城。城五
門塞其四。公百計疏浚。患乃已。州舊有繁露書院。撤
選十郡士。肄業其中。為延名師主講席。教諸生以敦
內行為先務。為文必歸醇雅。其他美政。不可勝紀。今
年春。　車駕南巡。公以屢　蹕時承　清問。所對皆
稱　旨。因　命予漕運外兼督水利。益其契　聖心
者深矣。夫公天下之循良也。　天子不以私山東。東
人士亦無由留公。所望旦夕蹕開府。入秉國鈞。以治
山東之法治天下。寧可以區區者限公哉。故於公之
行。不敢摭拳拳臥路習見之語。為公道也。謹序。

糧道顏公父母壽詩序

伏以瑞集戰門。壽星逐福星而輝映。祥生蓬島。王公
並王母以齡長。春回五出之花。梅開庾嶺。酒汎千鍾
之蟠桃拜瑤階。恭惟顏老封翁。聖學正傳。揚家風于

陋巷何太恭人閨門令範紹女史于大家既同荷夫鴻案遂並臻于大耋重光紀歲叶五老以降庭北海開筵指三山而獻壽孤既懸而悅復設日不逾旬椿蔭屋而萱在堂影暗咸兩宮錦與班衣並煥赤幢連紫誥爭輝我觀察公遵養淵傳奚婆山立散窮檐之化日俯聲兩著於大邦著御殿之屏風重鎮特膺於一路策妙轉輸共見兩天之粟情殷搏節羣歌流地之錢凡此官方皆由庭訓所以浸消蔀屋澤中鴻雁徵歌因而藉隸蓬萊階下青鸞欲舞衍德門之慶蕃與考而俱彰古靈瀆之符祥因善而能裕子姓總龍鱗之頭角庭除羅芝玉之琦璠封翁紫鳥朱顏恭人魚軒鶴髮舉鸞尼以同飧象鼎升燕凡而不借鳩節猗歟盛哉豈以加矣夫七衰者古今之竿事祿養者人世之極榮俗老者琴瑟之希聲其慶者縉紳之異數而兩大人齊眉舉案觀察公含笑稱觴何煩海上僊人競進黃麟之脯無事瑤池阿母重捧碧玉之環某久荷嘶噱夙欽模範偶客江都故里為觀察公廣桃李之培適逢嶽降良辰屬兩大人納囷陵之祝人沾化雨齊奮彩筆之聯翩士坐春風欲効霞觴之斟酌霜練幾幅將方壺員嶠盡入推敲雲錦盈篇看銀闕瓊宮咸供點綴福由德致知莫形榮祉之駢臻情見乎辭各自竭中懷之愛戴

郭母壽序

去年己卯予典試山西所得士曲沃郭生某來謁舉止循循端重肖其所為文詢其家世知其有母而賢生之學行得諸母教者為多今年舉進士來京師請予文為壽且曰吾母謹於婦德善持門戶而教某有法自某髫齔即為延經師必豐其脯饌夜率婢治機紡坐某於紡車之旁執卷於燈背試某晝所讀書必成誦乃已好收廢字紙其繪帛之有字者則剪而藏之不以服諸身蓋其珍惜文字如此予聞而數曰賢哉賢哉即珍惜文字一端而知孺人之壺行有文人學士所弗能及也古之典籍編用韋揩用牋書用黍自後世易以滑紙揩摩學者獲書易而怠玩生殘篇斷牘或以糊窗藉藉覆醬甕矣今京師售書滿衢巷其所委棄輒溷於糞壤之中士大夫乘車馬過之而弗顧者比比也王沂公之生其父夢宣聖樹其背曰汝啟吾道甚重當以參為汝子則視字紙如土苴自宋時已然而如孺人之賢其不宜食美報歟孺人年近

七十康強善視聽其說悅之辰裙屐繞都子拜於前孫拜於後濟濟邦族莫不為孺人榮是其報也夫婦人女子之侍於後卑行者其變而庸德者其常彼不幸而遇害即曲沃一邑如志乘所載羨壞之亂投崖并以死者數人而滿人躬際太平惟孝於勞姑順於夫子而以讀書教其子當書壽考豈必非彤管所宜書者乎郭生歸以余語告孺人其可以報然而進一觴也

顏太守父母壽序

濟南太守顏君濟溪巖明有治績于甚器異之既而知粵南邃亭先生母何恭人皆在堂君所施為必稟命而後行君固孝子而其父母亦可謂賢矣歲庚辰先生恭人之庚強雖至期頤無足異其時濟溪兄弟且皆臺省掌封疆予精力如未就憊不當更為進一巨觴邪予平生為人作壽序用先師方先生義法多不載事實今獻壽而似為傳者信顏君之政與城之言或亦師之所許也

潘翁壽序

乾隆庚辰潘翁晰微年九十有一視聽帝衷言動如五十歲人十二月二十二日為攢樸之辰親鄰先期內外所同也君為太原司馬時先生親視之未幾即歸及守泰安先生偽為泰山進香者騎驢投旅店問太守治狀衆為述美政頌德甚至又投一帖謂君曰幸然後出片紙俾送府署曰我來矣君出迎謂君曰幸能遵我教不然不汝見而歸耳今先生雖不在署恭人時用先生言教君曲卹民隱勿負朝廷恩先生居鄉里益自謙抑日逐田父話桑麻為快而君與其弟青黧明府皆已貴顯猶吏其事其真可謂能養志者矣予聞先生之祖介眉公壽百有二歲以先生恭人之康強雖至期頤無足異其時濟溪兄弟且

見其少與壯者。翁實予之大父行也。其得無一言以代稱觴也乎。予聞作善降祥者。天道之恒。而所謂祥。固不必高爵厚祿。赫然而立朝廷之上也。三代時鄉舉里選。其赫然立朝廷者。皆鄉里所推重之人。漢世猶存古意。其詔舉孝弟力田。鄉以戶口為率。厥有常員。後世科目興而選舉之法廢。華靡機巧之習勝。而務本力穡之意微。士之以實行顯於時者。蓋寡矣。然善氣之感。名履坦致祥。不于其身。必于其子孫。故享榮養。躋大年。如持券而取諸寄寓。是天道無毫髮僭差。而為善者。可恃以無恐也。夫翁非孝弟力田者邪。

雖不見舉于有司。而鄉里推為長者。二子皆顯達。色養甚備。其得于天者厚矣。逢仲觴之日。孫曾繞都。寬從閭門巷。鄉人之為父者曰。吾所以垂緒啟後。盡如翁。則莫不勉于慈。其為子者曰。吾所以承家事親。盡如翁之子。則莫不勉于孝。夫與人為善。莫大于慈與孝。則翁之壽。殆不獨壽其身而已也。予於翁益信夫道矣。

張母鹿獨人壽序

陽張君厚梁。為德州吏目。過事果斷精詳。予相倚如左右手。甫半年。聲大著。既而知其母鹿獨人在堂。

厚梁行事一稟母訓。今雖未迎養。而於母訓無敢違也。獨人事舅姑有婦道。順于夫子。教子嚴而有法。厚梁弟六人皆貢成均。厚梁嘗輸俸田數十頃。供其郡書院膏火。總制尹公上其事。詔吏部議敘。授今官。獨人于其行。諄諄以勤事愛民為訓。可謂賢矣。今年冬十有一月。為八十設帨之辰。厚梁橐予文為壽。予謂壽者。受也。非虛則無受之量。非厚則無受之地。夫海百川奔赴。波濤浩瀚。而不廣其溢。虛以蓄之也。夫山崇岡巨巔。委蛇相屬。而金玉砂礫。異卉珍材。皆孟奇吐瑰于其中。厚以載之也。夫獨人之所以壽。豈偶然哉。我 皇上大聖至孝。錫類推恩。天下以百齡聞者。不絕於牘。以獨人之虛心厚德。年至期頤。非望外之事。其時予儻未衰憊。更願為道一尼也。乾隆二十七年閏月。

成安少府星齋張君七十壽序

往予客滏濱山張氏。張為山右聞家。仕中外者。紱冕相望。其族分東西宅。如唐之裴氏。西宅樸齋方伯。尤以輸濟發聞于時。方伯告假里居。閒希范書院。請予主講席。相得甚歡。而星齋少府君。方伯之再從子也。時來院中。虛心叩擊。期通曉於經世有用之學。言吶

貌溫而嘿然自下予固器異之及君諾仕予亦官遊南中不相聞者幾二十年戊寅冬予用常調來刺濮州明年而君之伯子美士為鉅野尉數以公事相見於郡治因知君歷官福建江西由直隸成安尉奉諱歸里年且七十強健如四五十許人蓋其所養深矣今年五月一日為君攬揆之辰同僚咸謀稱觴廣序於予予何言以壽君哉夫壽者受也書有之有容德乃大無所不受之謂容無所不容之謂大江海之所以為百谷王者以能受耳今夫水之出於山輿地也正曰濫縣曰沃反曰氿尾曰瀆無定處也其波大曰瀾小曰淪直曰徑無定形也其趨於海也注川曰谿注谷曰溝注溝曰瀆而一以海為歸受大受小視其量也海居最卑而臣浸細流皆納焉君之器量似之故居下位而休休愉愉無纖毫不足之意介其中夫鴻疇錫福歸本於德德以永佑千頃之波其可涯涘乎哉予又聞君所至能盡其職譬攝龍門篆決獄釋數人今二子皆食天家之祿諸孫英英競爽其所以大于公之門者且未有艾矣予喜舊交之健在而自說其向之諾異者果非偶然也是為序乾隆三十有一年歲次丙戌四月

張明府六十壽序代

襄予守青州屬縣十一而益都倚郭蒞職望洛川張柯岩明府治之裕如也明府由名進士歷掌直隸之懷柔武強棗強諸劇縣皆有聲績內艱服除簡往山東署高唐州牧時 車駕南巡差務繁多明府心計手畫不擾民亦不悞事迎撫阿公器異之即補寧陽寧陽奸胥柳干城張魯瞻者先經解蕩庫課稅積侵五千餘兩明府廉得之或諷以上報明府曰衙已之明察而累上官同僚吾不忍為也乃捐金為彌補而重懲兩胥又頻捕殲巨盜增築罡城壩禦水患民皆頌德及調繁益都為治不尚操切而洞然得民之情政無不舉數屬鞫他縣疑獄皆力為平反仍讓功于其掌予相依如左右手其天懷淡泊與予深相契予調登州以來無日不念明府也明年正月十六日為明府六十攬揆之辰其幕友徐君修政申君大文將稱觴奉壽寫書於予屬為序且備述其門內之行予嘗攝龍門篆決獄釋數人又聞君所至能盡其職乃覺獝者知明府不盡也二君與周旋久故知之為詳謂明府官畿輔日迎養太夫人凡事必請而行與兩兄兩弟相友第伯氏子駪已為世父逮五先生後明府事之甚篤著中出納皆聽其擘畫為子姓援例

必先弟姪而後其子幼受連五先生督課至于通籍
恨不及圖報對客言之輒悒悒罷飲食蓋其至性純
篤如此今一家五房共爨繞膝繩繩其致福之繇有
在矣既醉之詩備五福孔疏以室家之壺當康寧夫
壺有二義傳謂之廣笺謂之捆緻實未有家人不相
親密而能廣及族類者則毛鄭之說未嘗不相合也
明府一堂之上怡怡雍雍釀為和氣是以施於政者
愷悌慈祥與情洽洽如赤子之愛父母其不本於昭
明之德而能然乎明府潘子禁進不尚徽逸放衙之
後惟以咏詩作畫為事推其意或將享煙雲供養以

老矣然其治狀班班為大官所推轂國家尺一之
徵旦夕且下由是處以惟幄置諸左右則其陪贊
聖化霖雨蒼生又當何如卿書此寄徐申二君其以
余言為左券也乾隆三十一年冬至日鐵廬趙瑾序

李書升八十二壽序

益都李翁書升年八十二其孫義本子典試山東所
得士也寓書京師乞予文為之壽且曰翁強健少疾
病日以靜坐讀書為娛樂生平惡煩擾為諸生時非
試事不入城今屏跡郊舍者三十年矣然則翁真有
道者邪義者義本來謁貌溫溫寡言語探其所學則

深于老子今而知其所自也翁為其縣著姓族人多
以覓得官職其子若孫又皆成立以不肖者處之必
武斷滋事其賢者處之或務修長者行施粟錢造寺
觀日僕僕焉為人解紛難以博鄉曲之咸頌而翁一
切屏棄獨求足于其內其真以自隱無名為務者邪
義本數困公車無纖芥動其中蓋于翁平日稱述道
德之意聞之熟矣不然何年甫壯而能如是也太史
公傳老子既載其鄉里官爵年壽又評敘其子孫意
惟恐世人以為神僊而掩其為隱君子也然所云修
道而養壽則於壽實有以養之但非呼吸吐納熊經

鳥伸以求長年者比耳則翁之所以壽豈偶然哉夫
天下之物惟靜者可久而人之所為惟順其自然者
未有不成翁得于五千言多矣予嗇為申無為自化
清靜自正之理其可以閒觀而進一巨觴也乾隆三
十有二年二月日

胡夫人壽序

禮部左侍郎仁和金公正色立朝三十年天下仰望
如星嶽而游其門者尤諗其內行篤純矜嚴好禮堂
上穆穆如朝典蓋夫人胡實有以佐之也乾隆壬辰
公年九十一夫人奉　命祭告南海其第二子三吾

作宰粤東例得隨侍及禮成而歸大府餽遺一無所納時三吾適去菊源未受四會事乞假送舟過韶石而官橐蕭然不能獻方物惟持梧酒奉鞘鞚以為壽明年癸巳夫人年又十三吾門人張文聰等寓書潮陽乞為祝釐之文且曰幸卯歲師宰茂名同官書屏風為少宗伯壽卻不納今文聰等皆珥筆弟子之籍當毋卻也先生與師交最篤詳師家世敢請予昔聞諸裴默堂中丞淅人言家法惟少宗伯而婦道毋儀以夫人為矜式裴金姻亞也稱夫人建事勞姑以孝謹聞撫拾常語敢即公之所以治家與夫人之所以相夫子而教其子及其子之勤勤惴惴能世其業者為

史館歷典文衡直上書房居圓明園賜第常數月不歸邸第夫人惟扃牖教子讀書婦織紡而已國家承平久京師為冠蓋輻輳地朝紳命婦往往聯姻姒敦往來之禮春秋令日拜佛於刹寺魚軒象服煜耀九衢而夫人一無所預又士子見座主必內謁門生婦見座主夫人亦曰師母節序必過候夫人槩御之公所取士以千計無覯夫人面者其嚴肅如此漢史謂樊英拜禽妻問張子孝遇妻子若嚴君觀於夫人而知公之能齊其家也記曰婦順而後內和理內和理而後家可長久也夫人一家雍雍以敬為和所謂言行無玷則有理家之度三從九親咸有所觀法其受榮祉享大年豈偶然哉予嘗注公詩數問字于公門庭肅然未三吾一見久之乃出徐謹如處子辛卯同校棘闈中秋日三吾蒙頭臥床上招之飲不起予未解其故後乃知其日為公七衰生辰時亟御蹕幸木蘭三吾不得依鄣下故爾三吾作吏萬里外所施為一稟庭訓政聲藉甚庶幾事親以養志為大而移孝以作忠者邪予叙夫人之壽不敢鋪張門閫摭拾常語敢即公之所以治家與夫人之所以相夫子而教其子及其子之勤勤惴惴能世其業者為

天下凡有家者示以儀範以塞文聰等之請夫人其可以閒顏而進一卮也

雲山姚方伯六衮壽序

史云國家當極盛之時其大臣必有耆艾之福推其有餘足庇當世以此語証魯頌所云三壽作朋如岡如陵易冀所云積善之家必有餘慶互相發也蓋聖君友其賢臣以成忠厚之治善與善相感而福集焉豈二世因果之說與夫呼吸吐納熊經鳥伸之術所可同日語哉我朝壽考作人重熙累洽太和之氣內外蒸蒸庭臣縉大年如唐九老宋耆英者何可勝

數而粵東方伯雲山姚公與予同年同官尤幸親見其盛而諗其致福有由也公由名進士歷任文選考功稽勳諸部曹轉山東道御史掌　京畿道督理通州坐糧廳掣禮科給事中巡視南城時予亦官翰林習知公風義初入銓部適遇裁京官之冗者行人司外議者併欲裁中書科公言　皇宮上應天象中書科與六科給事中並列　禁垣者所以應七宿也議遂沮為御史時值天旱求雨當省刑而刑部仍以立決疏進公請緩之以感天和得　旨允行且著為例

南澗上　筆

黜公兩遇　京察皆一等事無大小必盡職宅懷坦易不好為畸異之行而義所不可屹然不動如山岳以是受　天子特達之知常以封疆重寄授江南常鎮揚通道調江安糧道補驛鹽道又調江寧整綱飭紀十年於江察使再遷蘇州布政使調江寧撫法而民衛德秉臬時有富人舊失家女子因佹為妾罪應遣而貲緣嫂賄同官皆為請不從又時詣獄視囚為疏滯瀆除積穢每給食必遣子弟監之郡縣解囚至即鞫無逾十日者遷去囚多泣下江寧貢院外簾官舍湫隘供事縣令調至二十三員且事竣鵠候發榜半月不得回任皆苦之公奏請仿順天

設十八員歲事先出部准通行其他美政不可枚舉及入粵在予後度庾嶺即倡造亭七所俾與臺得避暘雨到官仁大行今且四年矣夫方伯有德澤禁令承而播之以先有司三年陳府州縣臧否以定去留造戶版以登民數田數歲時收賦稅頒文武俸廩興祀神祇表揚孝弟義行貞節而緣寡孤獨癃疾者有養凡治民事神興除利病請諸大府無不心公以報督撫而達於　宸聽而公俱行以實心正彰以率屬吏雖微官來謁必訓以忠上愛民無倦色默陟秉至公勸人為善如恐不及嘗刊元人牧民忠

南澗上　筆　禹

告一書張逐寧敷行錄頒羣吏其施大矣所謂出其有餘者非邪去年冬入　覲　彤墀嘉謨入　告一日三接　天語褒揚以民望所屬俾馳回歲抄抵粵人歡迎不啻竹馬兒也今年六月六日為公六十覽揆之辰郡縣吏請予一言為壽予謂公之矢靖共而膺繁祉實又有其本焉曾祖樹齋公嘗閩浙用兵出貲贖流亡被籍汲者為奴婢者數百人祖豹山公官行人富著述及尊甫敬齋公皆有人倫鑒為德於鄉甚厚公之外祖為歸安沈心齋參政兩家世閥人望甲浙西公胚胎前光彰為偉器人咸以為陰德之

報而公天性孝友恭儉好修事親多巨族言家法者首
朝典教諸子盡為有用之學杭多名門以內儀如
朝與其治家皆其所以致福如捺左券而取諸寄
寓非適然也昔文潞公大耋居政府蘇文忠謂其綜
理庶務雖精練少年有不逮實穿古今雖專門名家
有不逮況公年甫壯鄉學日以進而勳業日以高以
今擬昔其猶朝旭之出暘谷而北搏枝歟是為序

巖母閔孺人壽序

子第二子本信聚巖消灝上舍之女甚有婦道且述
其繼母閔孺人之賢請予書其事而孺人今年適四
千遂寄文以介其壽焉閔氏為吾鄉望族孺人之七
世祖午塘先生官太宗相其後代為簪纓諸友弟弟
無不舉孝廉者孺人稟家法事親有孝聲年十 嬪
於上舍遂事君姑黃太夫人滫瀡必潔滌濯必親舉
家賢得佳婦未一載而上舍病逐不起孺人哭踊以
時遺腹生子撫之甚至不幸五歲而殤孺人所遭慘
酷咸鄰聞者無不泣下孺人顧處之泰然曰侍黃太
夫人稱說古事博歡笑居室惟事女紅雖子姪竿覯
其面訶不謂賢矣乎上舍為國子與籍定齋公之第
四子而少宗伯存菴先生其世父也家故世閥多圖
籍孺人發篋盡出之以教前子子自塾歸必詢所業
帝恩實有得於古女訓女誡之愛為甚難也予嘗讀
易而得失所天者之占矣隨之六二曰係小子失丈
夫前輩謂是爻之義莫切於婦人之寡而不嫁以撫
孤者夫既為其夫延欲絕之脈而失志不移則不得
謂之凶然亦不能謂之吉聖人於此吉凶兩泯其辭
而處之者不極難矣而況俯小子而失之者邪我

國家崇尚名節風勵義行孺人更逾數年例膺 旌
表又嗣君多才立見奮跡雲路 鵬 諧紫泥將舉
集於孺人鄉里必嘖嘖為孺人慶而孺人則行其心
之所安耳始願不為此也然而彤管記之矣予宦遊
二千里外不獲親拜於門敢書其苦節美行并援經
義俾嗣君述於孺人以慰吾子婦則孺人亦可以解
顏而進一巵也

益都　李文藻　素伯

記

天后宮膽田記

益都城東二里驛路之旁，天后宮在焉。始建於雍正初，建之人，皆縣之大賈往來江南者。迄今且四十年，而廟宇日增，報賽之儀日盛，皆賈之力也。近復買田如干畝，為釋子茶鬻計，且鐫其數于石，而空其石之上半，索予記。予按后之得立廟于閩，自宋宣和四年，累代加封，由夫人而妃，而天妃，而聖妃，至康熙二十三年，遂加至十六字，曰護國庇民妙靈昭應弘仁普濟福佑羣生天后聖母。相傳后隋莆田林氏女，年十二，拯父之溺，十九，拔宅而昇，雖野乘不足據，而予謂神之得享血食者，未有不本于孝。向于京師見張亞子廟聯云，須知今日文章主，原是當年孝友人，予數讀數遍，謂可以勸世，由此推之，士孝則早達，農孝則逢年，商賈孝則多得財，夫誠之所感，和氣之所召，理有可信，不妨如釋氏所云因果也。拜是天后者，其可猶然而觸其孝親之心矣。

乾隆二十九年八月李文藻記。

黃岡二石橋記代

濟南城西十二里，驛路經高阜，曰黃岡，斥堠在焉。始建於雍正人自西來者，至於岡，而城郭湖山之勝，始可得而覽也。岡西盡處有水，石橋跨其上，碑載嘉靖壬辰重修於巡撫袁公宗儒，後屢圮，屢築，莫可考。水發源城東南玉函山，流三十里，循岡而東北，至香閘邨入濼。其故道也。雍正八年，橋北故道塞，水之北者，旋折而南，沿路西行半里許，會長清獵山東西之水，復折而北行七里，入大清河。蓋一水而穿路者三焉，其二無梁，夏秋濡甚，行者病涉。且四十年矣。乾隆丁亥春，予乃謀于應城胡令德琳，伐石為橋二，東橋距舊橋數武，洞六，高七尺，長六倍之，寬丈二尺五寸。西橋南直巨山，洞九，高于東者一尺，長七丈，寬三分其長而殺，始作至歲事，凡百七日，費錢如干緡，橋成而過者履之坦然，不知其橋也。蓋舊橋隆中而削末，車騎艱於登陟，今二橋皆與路平，既望可久，又使奔馳，許氏說文，謂喬而曲，古法其可盡拘乎。胡君性平易，不為嶢嶠難攀，其民皆游乎康莊，而不知其利，一橋也，亦足驗其政矣。是歲閏七月，巡撫楚鄂崔某記。

為朱明府募助倉穀引

故明府朱公，梁園世胄，沛國名流，早占巍科，鴻譽頌
鎔袍之望，累膺劇任，清風飄墨綬之香，七年握篆於
雲門，千載流芳於花縣，頌廬江之德，惠愛宜人，起淮
甸之謳，疆直自遂，兼以性成孝友，嚴親愛弟，絕少閒
言，況夫行勵端方，艷婢妖童，未嘗留意，胸無城府，喜
怒一出以坦懷，人荷憐矇，賢愚皆祝其遐福，乃宦海
之風波難測，而人生之朝露堪憐，魚方生於釜中，鳧
不返乎廟山，俸餘盡盡，千里囊空，廩粟尚虧，一家壁
立，上有白頭之父，淚欲竭於西河，下餘黃口之兒，魂
甫浸之鼓鞞公，不如遠甚，從此晦明有間，由來夢寐
之仁風，耕桑安堵，共被甘棠之蔭，宜為衆手之擎，伏
願田舍仁人，縉紳君子，量捐餘糈，用代生芻，施惠即
以酬恩，為生而實恤死，舊好不忘，挂劍乃見交情，惠
俗變乎懷襄，猶行古道，曾說傾舟之贈，天涯幸遇故
人，誰無脫粟之情，海國應多義士，冀聞高誼，敢布短
言

啟

為宅郎求婚啟　甲午十一月

伏以禮有婚姻，命由父母，古者慎于擇壻，盡在屏閒

後人藉以稱交，繫羊車下，夫婦以義合，至稱堂上為
舅姑，朋友最情親，特向郗前分半子，歡連兩姓，諾在
一言，恭維親家先生，禮樂大儒，山川閒氣，八歲已眇
圖籍，向巨達竟有後身，六經都賴爬梳，鄭康成乃其
先輩，曹倉杜庫，兼馬蹄鹿苑之篇，陸海潘江，盡負笈
社衣之彥，篤於內行，怡怡孝弟之風，化其鄉人，譁譁
詩書之澤，文章歸爾雅，力除卉犬篠驂，友道本至誠，
事異青藍朱赤，壬申春半，初瞻光采於水西，己卯歲
闌，共葬軼聞於岱下，管夷吾之於鮑叔，毋忘貧時皇
甫湜之敬韓公，不如遠甚，從此晦明有間，由來夢寐
相依，車過濟南，岐路之贈言猶在，雁回嶠外，瘴鄉之
尺牘恒通，一月數聞，緘字抉嵇山秋色，雙魚遙作答，
心隨庾嶺梅花，綿帙郵來，讀奇文於枕秘，榕廳吏散，
見顏色於屋梁，閱會錄而翻惜名高，詞賦未陪雕輦，
捧郎鈔而恭聞　詔下論經旋入　石渠，擬古人則
劉向揚雄，方近代亦杜鎬孫奭，韋曲去天尺五，瀛洲
共仰神仙，湖陽計路八千，炎海徒添俗吏，不恨雲泥
勢隔，本非東野之龍，祇憐清濁塗分，甘作聲鄉之鼠，
少陵易老，風花與驥子相催，五嶽未遊，婚嫁惟向平
是累，夙聞令嬡，琢玉易成，所媿長兒，畫虎無狀，詎屬

聊城鄧子許持伐木之柯，固令澄海王生，敬致問名之簡，傳永言於萬里，盼金諾於來春。夫楊珧經笥，溫從崔氏，涪翁句法，得自謝公。玉佛澗而垂託永清，黃口敢希前語。珠既聯則何妨璧合，青雲冀附高衢，伏願飛鳳諾占，乘龍中選。雖鳴戒旦，預聞靜好之音，熊夢當宵，將得羞昌之慶。馬遷之有楊惲，能傳史記一書；道韞之在謝家，已賞毛詩兩句。文橋跨明湖之上，朱陳却近，丈峯泰水，松牛女星輝，五柳隣莊嶽之間，朱陳却近，丈峯泰水，松雞之戚方新，白犬丹雞，車笠之盟彌固，儀先納采，魁曉君子之光，喜溢韋絲，祇候吉人之命，謹啟。

告示

勸農告示

為勸農事，照得祈年視稼，載在禮經，展器授方，大開吏道，貧能致富，端有祝於滿篝，苦處得甘，必先勤于四體，詎可耘而苗莠，要當訓以黍稷，我朝邑阻海環山，平壤不數百里，力耕大耨，服疇惟及三春，藁隄障蛟室之波，畏鹹流如鴆毒，栽筧引蹄涔之水，珍巖溜于珠璣，杜帶牛佩犢之風，家敦本業，際望杏瞻蒲之聲，早夜兢兢，艱辛備試，前知德州以病告罷，繼攝曹篆，河伯為災，溺死一生，皆以身免，旋蒙　天子殊恩，須竭人事待逢年，本縣來自田間，粗知穡事，撿免圖之冊，無忘牧豎，即丁誦彭澤之詩，如見耦耕植杖，持判筆以繩塵牘，誰云樂此不疲，坐肩輿而看種秧，自覺興復不淺，為此示諭閭邑農民知悉，茲擇于本月二十六日，親履東山之麓，週巡綠水之濱，課雨占晴，向桑田而祝駕，蛟肥童舂，攜斗酒以勞民，身為一縣農師，歙雅久諳于七月，風送數聲，布穀催耕，恰值夫清明，膝角停歡，牛背兒童識我，榕陰喝道，馬前草木皆春，所願耒耜交橫，耰鉏競湊，力不虧于東作，報有獲於西成，追葉正則之高懷，圖笠農簑談壠畝，述王

文

修志告城隍廟文代

維乾隆二十七年，歲次壬午，十月庚寅朔，越二十五日甲寅，借補諸城縣知縣宮懋讓，謹以羊一豕一，昭告于本縣城隍之神曰：某一介書生，筮仕山東，歷有年所，每念是邦為先人宦遊舊地，恐或隕越，墜我家聲，早夜兢兢，艱辛備試，前知德州以病告罷，繼攝曹篆，河伯為災，溺死一生，皆以身免，旋蒙　天子殊恩，

不加責譴。重叨祿食。苟非默承冥佑。何以僥倖至斯。自借補是縣。喜其地偏訟簡。風俗淳龐。不費更張。日坐無事。因縣志漫漶。歷久不修。招某措紳。商確數四。今延縣人進士王榮緒。進士李林。拔貢臧夢元。歲貢竇維經。分門編葺。而以益都進士李文藻總其成業。己起例發凡。開局排纂。但自康熙癸丑至今且九十年。其間人文蔚起。聞閨之多。甲於海內。閨閫節烈。亦不乏人。其應否立傳。與夫傳之繁簡。惟有訪諸公論。詳慎酌裁。蓋去取在一時。褒譏即在萬世。邑志與國史。書有大小。而體無異同。昔人比之衮鉞。而憑虛偽撰。與坟人有善。而不為表章。其為誣閒。而自蹈于有罪。官斯土而絕無叢剔。是適成其誣閒。而自蹈于有罪也。某等考獻徵文。期在勿遺勿濫。凡與此役者。倘有心存曖昧。受賂徇情。或以意為愛憎。變亂白黑。顛倒是非。神實有靈。宜加罰殛。惟神襃明正直。聰明則無不見聞。正直則無所假借。矢言之出。神其鑒之。謹告。

為第靜叔病禱祠堂文

維乾隆二十八年。正月己未朔。越十八日丙子。孝孫文藻等。敢昭告於

顯祖考府君

顯考府君之神主曰。惟

顯考見背。於今十七年。中間復遭

顯祖妣大故。文藻等昏情無狀。祇奉

母親慈訓。力持門戶。至于不隆。去年九月。蔣氏妹孤苦。

母親以哭泣過哀。舊病閒作。又時時以竇氏妹孤苦。文藻等無嗣為憂。文藻連歲授徒在外。惟恃文濤等

母心且素曉醫方。諳于調攝。故

母與文淵相依為命。傾刻離側。輒覺不安快。今文淵

偶患咳嗽。近月未痊。

南澗下 八

母親悉成沉痾。飲食為減。藥物頻投。未見大效。舉家

皇皇無所措手。竊念

祖

宗以來。累世積德。文藻兄弟四人。幸得長成。文藻雖博一第。祿養無期。文淵稟賦剛正。異于衆人。門內門外。無不稱其孝友。又癖好書史。粗能為文。將來興季氏者。斷屬此子。況娶妻數年。未有子息。兄弟間俱無可過繼。夫一門之興衰。

母體之強弱。皆繫于文淵。則文淵之不可死。明矣。伏惟

先靈力加佑護。請于

顯祖考府君

天地明神，俾即痊愈，一家之幸，世此之幸也。迫切虔禱。

祈鑒愚誠，謹告。

祭內黃知縣馬君文

於乎！惟君稟肅然之秀，鍾瀨水之靈，髫年擅文學之譽，早年負濟時之畧，而晚節為海國之耆英，自其垂髫，至其壯仕中州，邑號難治，而君蒞之，綽綽中外，累葉不絕乎簪纓，公更更自修，貌嶽嶽而言猷猷，蓋弗墜其家聲，教諸子以嚴，而登賢書者踵興，茅孫中乎之舉禮部第一，而捷臂蓮瀛也，鴻文麗藻，藐同列而稱　天子之庭，既而中州興試，桃李數榮，而公方以大耋之年，康強善飯，優游故里，而陶情，夫世之子孫貴顯者，多挾勢以耀其鄉里，而陶情，夫世之工文章者，公淡如泊如，而弗以為榮，年高者或崖岸不可近，而見公者，皆如醨醪之引滿，欽其德而感於其誠，所謂以藉馬著長者之名，某謂公必享期頤為縉紳之儀型，胡騎箕尾而竟逝，莫髣髴其音形，彼溪之聲，山之色，旋日黯淡而神驚，惟高風勁節，將永著于史冊者，可以得其平生，然燭在几，尊酒是擎，摛拙詞以陳奠，庶靈爽之來憑，哀哉尚饗。

代馮氏族人祭節婦孫氏文

年月日，致奠于從孫婦孫氏之靈曰，嗚呼，宗婦死而痛不可抒也，其生長名閥，近在臨朐也，德斯柔，色斯愉也，嬪于宗子凌以來，蓋都也，不逮事舅姑也，媵臕惟謹而順以承其夫也，凌未娶而病且瘳也，宗婦至

祭王封翁文

年月日，致祭于　勅封儒林郎翰林院編修加一級

則日求醫巫也。踰歲凌夭。宗婦屢絕而不欲蘇也。其強起就飲食。戚鄰勸以立孤也。立而旋殤。宗婦仰天而呼也。曰夫子何罪予何辜也。予家中落而宗婦力控扶也。無棄誰無捐穉也。晝勤擘畫夜青燈與俱也。笑不聞啞啞泣不聞呱呱也。截髮毀容。二十年如蘗荼也。吾輩更為立嗣。而宗婦悲且娛也。曰吾事無餘也。溘然以視。不待斯須也。嗚呼。冰霜之潔。松筠之堅。弗可踰也。其守節年例。幸與族門之典符也。吾輩將請於官。以達　皇居也。彤管千掌大書特書也。烏頭綽楔之榮。賁於閭也。是宗婦所不及料。而吾輩宜亟圖也。言之而涕泗霑裙也。哀哉尚饗。

誄

山東巡撫鶴公誄代

誥授光祿大夫。兩廣總督署理山東巡撫。兼提督全省軍務。兵部侍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加二級。鶴公。以乾隆二十有五年十二月初三日。卒薨於山東官署。遺疏上　皇上鑒其忠勤。憫其殞謝。特贈　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崇祀賢良。給銀三千兩治喪。餘卹典如例。於時大小屬官。奔走駭異。慟不得訖公宇下。而故吏青州府知府琳朝。受公知最久。故慟公獨深。憶丙辰歲。公第進士。著聲翰苑。朝以部曹侍郎。出撫廣東。則朝已典郡山東。不數年。而公復得撫東之命。朝肅謁戟門。益親鈞範。備聞整飭率屬之道。勤民圖治之方。日凜冰兢。期無負公訓。而公杖節年餘之內。為東人鏟大災興大利者。至不可勝數。去年春。公以扈從　翠華。往謁盧巖泰嶽間。極跋涉之苦。事竣。則東兗諸郡。水潦洊臻。公躬率僚屬。日夜督工。所修伊家河。因勢利導。疏鑿並施。自夏徂秋。日乘小舟于汪洋大噴之波。而立致安瀾之慶。迨數郡之民。有宅可居。有田可種。而公之憊且甚矣。秋在河工　詔除兩廣摠督。公以勘水未竣。具摺奏辭。既不獲命。旋為赴廣計而入　覲。後適以東撫乏人。復留署理。公自十月抵任。仍視河隄。其膺任愈重。積勞益劇。方旋署而不起矣。朝聞　生為名臣者。沒必為明神。如公者。非東人所宜尸祝者耶。嵗杪。朝先哭公于殯宮。越明年二月二十一日

丁丑、乃率屬吏絜牲普淨香帛庶修之儀、致奠靈龕之前、而為文以誄之曰、嗚呼哀哉、地類喬嶽、星變台徵、
帝方求舊、天不慭遺、楹夢既設、相杵誰施、戟枝多改、惟鄉朝垂、惟山以東、龍春廢社、海岱劇邦、青徐平野、羌倪俊頑、靡不哀者、矧在故吏、心推曷寫、公之挺生、間世斯出、蓄與芭靈、醫閭長白、大風盪姿、勝場沮脈、卓斯真儒、偉茲良弼、公之修辭、劉華歸道、八代起衰、六經剖奧、公之整躬、興醪革靡、大雅之羣、離然正始、
以公宅揆、幾幾勑勑、
帝倚為肱、人加其額、以公澤民、膏雨仁風、有如公旦、
篤敬明農、治水以東、厥績懋昇、下下高高、相幾度地、
時乘小筏、儕于胥吏、風吹征衣、朦雨不避、積水有歸、
土膏獻利、民戴公思、衍于世世、朝昔見公、如遊大海、
百川朝宗、觀者神駭、又如秦盆、出雲普天、神功澤潤、
寂然無言、如何今日、隔于存亡、傳遷箕尾、韓歸帝鄉、
朝失隆棟、樞星無光、愁雲黯淡、靈旐飛揚、嗚呼哀哉、
幽蒸氣勁、閶闔風下閽

某師誄 振常案原無題據此誄之上原脫一頁補公誄之頁

師始莊邑、水旱根連、民有菜色、師為惻然、繪圖上告、蠲其稅錢、民獲蘇醒、始甘寢食、勸學重儒、祛華崇實、三捻政成、拂衣一昔、馴雉在野、魚懸于堂、循吏著績、丈棄應詳、藻姑署焉、述藻所傷、沂公書屋、豬曰松林、舉比教授、每難其人、爾觀察使、知師實深、謀于太守、齋贄相迎、師以通尊、負笈者衆、鹿洞鵝湖、後先輝映、吾師之學、慶曆影盛、發摘祕要、補綴缺殘、非聖之書、擯而不觀、吾師之文、伐毛洗髓、屏去繁蕪、詩書表裏、小技雕蟲、槩置不盡、其捄多生、曹無厲色、樸茂溫存、纏綿悱惻、終日退然、若不勝力、齋日之光、春風之和、庶幾遐年、愈久不磨、胡天不弔、鍾以百痾、於庠

哀哉、藻前一日、問師于牀、師執子手、聆言琅琅、誰期信宿、遽然帝鄉、於庠哀哉、巨筏東流、雲門南峙、山水茫茫、非師故里、以師之好德、而竟至此、於庠哀哉、
視含斂實、惟門生、誰奉几杖、老僕伶仃、所不見者、貌孤八齡、於庠哀哉、迓真天上、招魂人間、無辭彙德、淚寢春秋、若干、於庠哀哉、此永著將軍梁棟之女孫、兩夫人梁配趙老夫人、以疾卒于山東布政使官署內、歸上垢、師始莊邑、水旱根連、民有菜色、師為惻然繪圖

梁方伯夫人趙氏誄代

維乾隆三十年歲在乙酉秋九月二十一日、詰封夫人梁配趙老夫人、以疾卒于山東布政使官署內、寢春秋若干、於庠哀哉、此永著將軍梁棟之女孫、兩

廣摠皆宏燦之女而我憲臺山東布政伏之淑配也夫蕙叢忽殞元徵之所以悲來遺挂猶存清安仁於憲臺公際此星微貴發玉碎蓋田河間閨中地傾歷下梁湘江之竹未能喻彼酸辛彈謝國之弦不足方其悱惻矣公之屬吏青州府知府賈建珍澄膺劇郡得庇高天數謁戟門夙仰孝敬勤順為母則嚴明仁恩為婦則淑慎端莊閨德所耳熟于夫人者為蓋其正位乎內所謂動符璐瑀訓服珩璜者也建珍極知賤不誄貴辱不誄尊而稱陶母之賢共說長少鍾郝壎河無濟穉裘足樂八座起居素心如昨撫木垂垂恩斯鞠育瓊英珪瑜長教兒讀分路鸞停當都麟角譬維鴻鈞俱歸尊嫜私問不已柔風允塞紲組報勤璁珩垂則命婦頭行屢膺詰勑荊布無忘魚軒是惕五福既備錫齡方永鶴語堯年駿駿急景風馬霓旌一朝忽整雪縞王京笙寒候嶺於庳哀哉漆室緹縈婦道未彰少君德曜母道未光文伯孟氏賢母載揚為女為婦未著篇章三者具美實惟夫人輊今轑古班范徒踪德齊鼇極行並杓辰　國史家牒

伯益派分天水望族籍著朔方門高河曲崖嶽降祥偉人挺躅金城韜畧名庶虎方赤管彌新於庳哀哉皇媧石爛天姥峯欹雲冰靈旂世思聞範時失母儀敢颺芳躅謹撰蕪辭

考宦迹萬曆賢彰　天討考官提制垂勳巍表巍巍

於庸哀哉。

傳

女丹霞小傳代

於乎。吾女丹霞果死矣。女死而為之傳。鮮有不噬其愚者。然韓退之女挈年十二死。柳子厚女和娘。年十歲死。皆文其墓。況吾女之賢且長者乎。女生于江寧舊舍。其夜。內子姚夢神人謂以拇拭壯丹。故取字丹霞。幼聰慧。舉止端重。先中丞公鍾愛之。一日。食龍眼。給一枚。嗣不見其核。思異之。女徐吐出。始知藏舌下欲給予。中丞見。背。女五歲。哭不已。如成人之歲。從山長於四書小戴記通鑑綱目閨範。女試及唐人詩歌。無不究。喜臨曹娥碑。尤嗜琴。每見予不懌。則拔琴從容鼓之。予鬱鬱煩釋。居恒依依太夫人側。論古來成敗事。以承歡顏。蓋予艱于嗣。二十年來。朝夕在膝前者。惟此女耳。乾隆二十五年。嫁內閣中書舍人。今吏部文選主事洪洞劉秉恬。二十六年。過 萍恩封安人。今年六月十四日。以產難卒於劉氏京邸。年二十六。是時太夫人及內子皆在焉。獨予新除直隸按察使。駐保定。不得見其死。踰月。秉恬寄所為狀。有云。妾人事君姑。能曲體其心志。宜于婦如。撫前二子如己出。持家揀豐儉。皆當于理。又云。寢廟之室。盡人棋局。牙籤四圍。安人於咸御名媛。結素心數人。時相過從。徵哦酬答。居然文字之社。一時都下傳為盛事。於乎。使吾女不才。吾猶痛之矣。然才而夭。孰若不才而壽乎。女孝謹出天性。小時跪佛前。合掌默誦。或問女子何求。曰保佑祖母父母。其長也。過窮困者。好施與。持齋誦內典。常恐為善之不足。其視和娘既病而後依佛者。異矣。孰料其終于此哉。女之死。家譜適成。為附數語于其末云。二十八年八月日默堂書

墓志銘

韓母張孺人墓志銘

孺人姓張氏。維縣人。候選縣主簿韓某之妻。國子監生慥縣諸生夢齡夢鼎前進士候選知縣夢周之母也。夢周通九經義。工古文。孺人卒。顧不自為表志。復不請之當代鉅公。而以問于予。不鮮其何謂也。按狀。孺人曾祖爾忠。明崇禎辛未進士。累官陝西巡撫。祖慧順治甲午舉人。考兆麒。候選州同。妣王氏。孺人嬪于韓如干年。主簿卒。時慥方冤。夢齡夢周皆童幼。始就傅。孺人即命宿塾中。歸考所業。勤惰以為忻

戚且曰。汝父儒者。嘗欲使兒輩盡通經術。勿狃于俗學。我之教汝。汝父志也。慤殘。乃使夢齡搢門戶。而晉夢帶夢周益力。戊辰歲大饑。俾出門求名師學于曷樂境。時典衣斛供膏火。戚其數歸。自是二子學愈勤而文日益有名。然主簿即世後。家稍衰落。又連遭死喪。孺人心劇傷之。而疾作矣。丁丑。夢周登第。亟歸里侍養。又三年。竟不起。則乾隆庚辰五月朔也。距其生康熙丁卯三月十八日。年七十有四。卒之夕。遺命讀書敦內行為要務。不必汲汲求顯達。慤不幸而夭。其子孫尤宜成就之。此外更無他語。子男四人。長者前卒。女一人。適郭澤久。孫男九人。起寰起芳起嘉起騏起芬起普起豫起廉起穀。女六人。曾孫男三人。女二人。孺人之卒。後主簿凡三十年。其歲某月某日祔葬某鄉某原。夢周所為狀止此。嗚呼。以予所見。世之文士狀其親者。于其少壯至老之事。無不悉列於古之嘉言懿行。必使其親備焉。草山之間。下筆纚纚數千言。多或至萬言。其于顯揚之意。則得矣。能必其遇肖否。親而無溢美乎。夫孝子愛姑。無違于夫子。而睦于婣。婦道之常也。以夢周所聞孺人婦德。甚詳且確。而非其所目見。即不敢以書。而況奇節卓行之不

相肖者乎。銘曰。

灘方百里。壤平如砥。環繚氏之墳。有水活活。無高山之嶙峋。惟孺人之庸德。歸厥宅。既安且適。我作銘詩。無敢諂。無奪辭。死者生者其鑒之。

張君帥甫墓誌銘

君諱永寧。字帥甫。姓張氏。始祖某。自秦強遷益都城西之張家峪。數傳生安。值歲羊井涸。水可居。乃徙城北山里夏家莊。即君曾祖也。祖有貴。父祿皆有隱德。祿娶李氏。無子。卒。再娶李氏。生君。君有志卷讀書。才通大義。以父老棄去。治生產。父母相繼病卒。侍湯藥斂葬。皆盡禮。君家業初與。又性剛直。故多與鄉里忤。族弟某橫逆之來。一時羣集。君惟以理自訟。卒得仲。族多賢。舉順天鄉試。乾隆二十八年二月。君赴希賢赴會試。既行而君病。三月十二日夜半。希賢子場屋假寐。得句云。南北悲岐路。東西戒決瀾。詩頗從善如登。得此類。為二子延名師。督課甚力。長希聖補諸生。次希文主狀其親者。于其少壯至老之事。無不悉列於古之嘉言懿行。必使其親備焉。草山之間。下筆纚纚數千言。多或至萬言。其于顯揚之意。則得矣。能必其遇肖否。親而無溢美乎。夫孝子愛姑。無違于夫子。而睦于婣。婦道之常也。以夢周所聞孺人婦德。甚詳且確。而非其所目見。即不敢以書。而況奇節卓行之不

氏，子二人，孫男二人，女幾人，將以辛之年十月十二日，葬某鄉某原，希賢寫書德州，儁予為銘，予以布賢之行，與人交不立崖岸，戚友聞其容，死，不待枢速哭而呼天，若及見子登賢書，手為做裝上公車，況全帖子之登第，孤露者已十四年，痛音容之既焉，徒搶地宜人，子二男，復臣，拔貢生，今官青州府治，同知，女適趙氏，孫學諫，學某，君之卒，海防方四載，彭城集南之原，銘曰

淅川縣教諭王君墓志銘

君諱郁字祐甫，姓王氏，其先山東諸城人，明永樂中，徙河南永城縣之柏林鋪，又徙鄭城集西北澮水之陽，逾世籍永城，遷治水者，諱海，四傳至宗孟，於君為曾祖，始力學，為禮部儒官，祖諱普，舉鄉試，封戶科給事中，考連璞，弟進士，應官禮科掌印給事中，直而能文章，世稱廉夫先生，祖某氏，君其次子也，生之歲，能為詩，十八補諸生，旋貢成均，漢校淅川縣教諭，縣在萬山中，子於雅曾無文采，君招集為講經火，手中乙其文，士風大振，尋給事歸鄉里，值年且老，奉部檄離任以養親，而君之外舅閻學彭公始搏，方提學浙江，請於給事以君往助其役，至杭州，染疫卒，實康熙四十七年三月二十二日也，距其生康熙六年八月初一日，年四十有二，君少有孫滿，常給事宰安肅，三落用兵，送迎供億無虛日，家政悉以委君，君未冠而綵世務，卒不得施于民社，時論惜焉，為人樸厚篤，門內之行，與人交不立崖岸，戚友聞其容，死，不待枢速哭而呼天，若及見子登賢書，手為做裝上公車，況全帖子之登第，孤露者已十四年，痛音容之既焉，徒搶地宜人，子二男，復臣，拔貢生，今官青州府治，同知，女適趙氏，孫學諫，學某，君之卒，海防方四載，彭城集南之原，銘曰

鄭城集南之原，銘曰

佳弗通，才則豐，書累其度，道彌千中，敘孚于衆，序名騰于家，邦年未逮艾，胡以終，蓄厥窮，

皇清誥贈通奉大夫江西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顏公仲道碑銘

公諱某，字某，姓顏氏，曲阜復聖裔，元時有官閩中者，因居漳州府龍巖縣，明季，公曾祖始遷廣東惠州府，祖秉元，不仕，壽百有二歲，有隱德，贻贈通奉大夫，考諱純，誠貢生，官長寧

訓導前妣贈中憲大夫、今贈通奉大夫、祖妣恭人、公生而穎異、六歲入塾、輒通曉
某氏、皆贈二品夫人、公生而穎異、六歲入塾、輒通曉
論益大義、比長、力學不倦、弱冠補諸生、食廩、所為文
倏誦於世、然卒不遇、老于歲貢生、以長子官泰安府
知府、山東稚通、皆封如其官、卒後、又遇　覃恩、贈通
奉大夫、江西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公素長者、性謙
泊、處境順逆、不動於心、能急人之危、族戚多待以舉
火、貧仳十餘年不納稅、仍優假之、以是為鄉里重、少
時有大志、讀書期有用、時留心史通、一切積貯救荒
之策、靡不究、身雖不達、卒懋懋懇懇、教其子以不負
所學、老而彌篤、始方伯之守泰安也、肇迎養公、久不
至、既仙自里潛至郡、不逾六著、易服作旅遊狀、偵郡
治得失、時柬嶽瀆神者甚衆、公入旅、問郡守賢否、輦
答以守賢、又更數舍、答如初、乃喜而入著、嗚呼、公之
志豈徒其子曷以耀一時邪、昔聞宣子惠為
彭城令、宣過其境、橋梁郵亭不修、宣心知患不能留
數日、終不問患以吏事、其視公潛察其子以治烈為
欣戚者、相去何如也、夫治民者不患民情之不達、而
患採訪之不周、治吏者不患吏職之不守、而患檢察
之不嚴、使公而得志於時、其民必無不達之情、而吏
無可欺之職矣、方伯務實政、以淳陵吕氏為宗法、自
佐太原、歷典泰安濟南諸部、治為稱、建江西藩臬、皆
有善政可紀、公恒在官、時時引古名臣事相說、凡所
以稗　國家利民生者、無不舉至、其在次子遵義著
亦然、而朝廷方倚重方伯、府大用、遭義亦有循吏聲、
公之葬、方伯以余嘗同官、交最篤、婁誄神道、因書其
所及知者、以見方伯之立品及前設施、其來有自也、
公生於康熙三十三年十月二十三日、以乾隆三十
六年三月二十五日終于家、年八十有一、配何氏、州
同某女、初封宜人、晉封恭人、今贈二品夫人、有婦德、
能成公之志、方伯擢蜀臬時、念太夫人春秋高、善病、
欲請改近地、太夫人責方伯受　重恩、何可以私廢
公、止之、及　陛見、詢及家世、父母年如干、方伯具以
對、溫綸褒美、謂是母是子、咸知大義、情實可嘉、遂
調江西、距其家才數百里、人以為異數、先公五年卒、
副室梁氏、以子某某贈孺人、先公十年卒、子男七人、
長某、江西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次某、貴州遵義縣
知縣、次某、例貢生、次某、候選府經歷、次某、兩淮新興
場鹽大使、次某、州學生員、次某、例貢生、女四人、壻某
貢生何某、生員謝某、監生謝某、其壻男十九人、

某某等女九人，以乾隆三十七年某月某日，葬于某原，銘曰：

天生偉人，以佐昌時，家有嚴君，匪父而師，以作爾型，以敦爾基，比于有成，匪嚴而慈，冀孝爾德，為圖綢維，天子之哋，下民之依，子匪其躬，父頎其頭，不事而忠，不達而施，詒爾後人，視我銘詩

例封淑人歐陽配葉氏墓志銘

淑人姓葉氏，廣西馬平縣士族，父諱燦然，官義寧縣教諭，以子膺封奉政大夫，浙江杭州府東塘同知，毋秦，封太宜人，淑人年二十一，歸同縣歐陽公，今江西按察使司按察使永祺，逮事君姑戴太淑人，得其歡，按察公方為諸生，銳意治六經，游桂林求師，乏旅食，淑人脫纏臂金為贐，且曰：吾織紉足供家用，勿慮也，雍正十三年，按察公選拔入成均，明年乾隆改元，連試授甘肅合水知縣，五年，調武威，淑人始侍戴太淑人至官，逾年，太淑人以不能受寒歸里，按察公遷知岷州，歷蘭州涼州平涼三府知府，皆邊陲繁劇，淑人舉盡廨內有條理，不以擾公，公政益有聲，公請養後，六年，秦太夫人考終，時淑人方產女未彌月，遘疾，猶起哭踊如禮，公服除，補甘州府，調蘭州府，淑人持家，嚴教諸子讀書甚勤，久之，始擢子鑾至官，二十七年某月某日，葬于某原，銘曰：

天生偉人，以佐昌時，家有嚴君，匪父而師，以作爾型，以敦爾基，比于有成，匪嚴而慈，冀孝爾德，為圖綢維，天子之哋，下民之依，子匪其躬，父頎其頭，不事而忠，不達而施，詒爾後人，視我銘詩

例封淑人歐陽配葉氏墓志銘

淑人姓葉氏，廣西馬平縣士族，父諱燦然，官義寧縣教諭，以子膺封奉政大夫，浙江杭州府東塘同知，毋秦，封太宜人，淑人年二十一，歸同縣歐陽公，今江西按察使司按察使永祺，逮事君姑戴太淑人，得其歡，按察公方為諸生，銳意治六經，游桂林求師，乏旅食，淑人脫纏臂金為贐，且曰：吾織紉足供家用，勿慮也，雍正十三年，按察公選拔入成均，明年乾隆改元，連試授甘肅合水知縣，五年，調武威，淑人始侍戴太淑人至官，逾年，太淑人以不能受寒歸里，按察公遷知岷州，歷蘭州涼州平涼三府知府，皆邊陲繁劇，淑人舉盡廨內有條理，不以擾公，公政益有聲，公請養後，六年，秦太夫人考終，時淑人方產女未彌月，遘疾，猶起哭踊如禮，公服除，補甘州府，調蘭州府，淑人持家，嚴教諸子讀書甚勤，久之，始擢子鑾至官，二十七年某月某日，葬于某原，銘曰：

天生偉人，以佐昌時，家有嚴君，匪父而師，以作爾型，以敦爾基，比于有成，匪嚴而慈，冀孝爾德，為圖綢維，天子之哋，下民之依，子匪其躬，父頎其頭，不事而忠，不達而施，詒爾後人，視我銘詩

例封淑人歐陽配葉氏墓志銘

淑人姓葉氏，廣西馬平縣士族，父諱燦然，官義寧縣教諭，以子膺封奉政大夫，浙江杭州府東塘同知，毋秦，封太宜人，淑人年二十一，歸同縣歐陽公，今江西按察使司按察使永祺，逮事君姑戴太淑人，得其歡，按察公方為諸生，銳意治六經，游桂林求師，乏旅食，淑人脫纏臂金為贐，且曰：吾織紉足供家用，勿慮也，雍正十三年，按察公選拔入成均，明年乾隆改元，連試授甘肅合水知縣，五年，調武威，淑人始侍戴太淑人至官，逾年，太淑人以不能受寒歸里，按察公遷知岷州，歷蘭州涼州平涼三府知府，皆邊陲繁劇，淑人舉盡廨內有條理，不以擾公，公政益有聲，公請養後，六年，秦太夫人考終，時淑人方產女未彌月，遘疾，猶起哭踊如禮，公服除，補甘州府，調蘭州府，淑人持家，

嚴教諸子讀書甚勤，久之，始擢子鑾至官，二十七年某月某日，葬于某原，銘曰：

天生偉人，以佐昌時，家有嚴君，匪父而師，以作爾型，以敦爾基，比于有成，匪嚴而慈，冀孝爾德，為圖綢維，天子之哋，下民之依，子匪其躬，父頎其頭，不事而忠，不達而施，詒爾後人，視我銘詩

例封淑人歐陽配葉氏墓志銘

淑人姓葉氏，廣西馬平縣士族，父諱燦然，官義寧縣教諭，以子膺封奉政大夫，浙江杭州府東塘同知，毋秦，封太宜人，淑人年二十一，歸同縣歐陽公，今江西按察使司按察使永祺，逮事君姑戴太淑人，得其歡，按察公方為諸生，銳意治六經，游桂林求師，乏旅食，淑人脫纏臂金為贐，且曰：吾織紉足供家用，勿慮也，雍正十三年，按察公選拔入成均，明年乾隆改元，連試授甘肅合水知縣，五年，調武威，淑人始侍戴太淑人至官，逾年，太淑人以不能受寒歸里，按察公遷知岷州，歷蘭州涼州平涼三府知府，皆邊陲繁劇，淑人舉盡廨內有條理，不以擾公，公政益有聲，公請養後，六年，秦太夫人考終，時淑人方產女未彌月，遘疾，猶起哭踊如禮，公服除，補甘州府，調蘭州府，淑人持家，

男三人，端、嶼、岷。女三人，曾孫三人，按察公將以年月日葬淑人某鄉某原，俾為銘。銘曰：

膳夕羞晨，佐養志也。治蠶澗頻，慶饋禮也。斷織以策學，生胡琳以訓仕也。婦而子，妻而友也。姑而母，母而師，女君而婢也。爰銘窆穸，將耀彤史也。女而士也，

附錄

李南澗墓誌銘

錢大昕

己卯之秋予奉命主山東鄉試得益都李子南澗天下才也與榜日按察沈公延芳在座起揖賀予得人越三日南澗投刺請見與語竟日所見益奇於所聞南澗與人交有終始雖交滿天下獨喜就予在京都日相過從其歸里也每越月逾時手書必至得古書碑刻或訪奇士必以告及出宰劇縣在七千里之外奔走塵�av薄書填委而書問未嘗報覯纔千百言從不假手幕客予嘗夢遊南澗官齋覺而書至意甚異生癬於瓦甚劇自後久不得音問又數感愛夢今冬之殆所謂向氣相求者去歲南澗自粵西賄予書言其弟文濤使來告曰吾兄以去年八月四日病瘧終於官舍遺命不作行狀以自編年譜乞先生銘其墓嗚呼南澗果死矣世豈復有此才哉南澗諱文藻字素伯一字菎峴晚又號南澗先世自棗強遷益都之春牛街祖元斌父遠皆以南澗貴贈如其官南澗天姿俊朗年十三從父遊曹家亭子作一記倣赤壁賦已有思致十五學為詩二十一補縣學生好博覽今古不為世俗人學所至必交其賢豪長者既以第二人舉鄉薦明年會試中式又明年成進士廷對策博贍為進士最以補試例不與進呈之列然讀卷官交以歎賞無異詞久之謁選得廣東恩平縣知縣到任後奉檄署新安縣又奏調潮陽縣知縣以海疆三年俸滿保薦擢廣西桂林府同知未及一年而沒其居官以清白強幹稱嶺南俗多竊牛牛皮色相似雖被盜多不承有司無如之何南澗始至令有牛之家各於牛角印烙私記凡赴墟賣牛者牙儈以印付買主如告失牛先以印呈官官遣役持印驗墟簿無得隱者大府善其法下所部行之陽江民劉維邦以母病延道士作法借鄰人刀十柄縛梯上以驅祟索錢不遂取刀送縣誣以不軌南澗奉檄往勘廉得其實白於上官釋之未幾陽江令以它事被劾衛南澗甚遵親信僕潛至恩平欲揆陰事中傷之南澗至則懸鉦於堂上有將鬬者令地保馳入城擊鉦以告立往拘治衆則散矣自是械鬬稍息縣故有東山書院延進士鄭安道為師瞞經史子集數十種以教學者潮陽與海陽揭陽俗稱三陽仕其地者多致富南澗去官之日囊橐蕭然遷至番禺命工摹光

孝寺貫休畫羅漢四軸以歸山此吾廣南宦橐也性好聚書每入肆見異書輒典衣取債致之又從友朋借鈔識弄數萬卷宿手自讎校無訛俚俗之本於金石刻搜羅尤富所過學宮寺觀巖洞崖壁必傳勝跡覽有僕劉福者善椎拓攜紙墨以從有所得則盡揭之嘗乘舟出瀧總督小趨南海廟命僕拓碑秉燭竟夜比曉問總督舟已過矣其詩古文皆自攄所見不傍人門戶視近代模擬膚淺以為大家蔑如也然口不道前輩之短以為非盛德事過巔後治公事日以昌其文乃以能史終兮昔裴幾原創成成歲任彥升常恐不過五十果四十九而云逝嗟才子也生平樂道人之善鄉先正詩文可傳者必摸次表章之元和惠定宇藝源江慎修皆素未相識訪其遺書刊行之德州梁鴻翥窮老而篤學月必誦九經一過鄉里咸目為癡南澗一見奇之為之延譽遂知名於世其在嶺表士子以文就質無虛日獨稱欽州馮敏昌順德胡亦常張錦芳作嶺南三子歌其獎借後進誠有味乎言之也予嘗戲論南澗有三反長身多髯赳赳千夫長而胸有萬卷書一也生長於北海官於南海二也湛恩著書欲以文學顯而世稱其政事三也嗟乎以南澗居家之孝友當官之廉幹與友之誠信固已加人一等乃其所篤嗜者文章也文人之病恒在騁與吝而南澗獨否使其得志必能使古之文士有以永其傳今之文士不致失其而竟不遂此吾所以為斯世惜也悲夫悲夫南澗娶邢氏先卒繼室周氏生子三人章鄂章棉章姚俱幼女子三人銘曰

偉哉李生文中之雄分四部之略羅心胸分名登甲科官至五品不為不庸分胡為不與石渠蘭臺之選廣固之坐宰木腎如千秋為歲過者下馬曰才子之墓分

南澗遺文補編弍卷

丁丑冬十月蟫隱廬印行

南澗遺文補編序

余既校印南澗遺文以補潘刻瑞安陳君純夫準別寄一本來為文四十餘篇內有文若干篇為潘趙本所無因重訂之為補編此本乃自昌樂閻湘蕙輯本移錄閻序稱得文九十一篇而所錄僅四十六篇餘四十五篇何以不錄豈所據為殘帙耶此中已有文篇為潘趙所無餘文中當亦有之惜其未完故所補僅此趙閻兩本皆傳鈔均有譌脫而可互相校正如瀙源書院同學譜序為代作後署棗陽周口口序閻本目作周守一閻氏並附識云周守一北隆十年乙丑進士此可補趙本之闕閻氏於各文後間附考證趙本中之顏太守父母壽序此本亦附有悔庵識語悔庵或為閻氏別號或為他人不可知今補錄之以存其說閻氏所輯已較潘趙本為多而瀙縣高氏又就閻本增出二三十篇知南澗文遺佚多矣二十餘年前余過瀙縣訪高君翰生鴻裁其人博雅好古富收藏亞陳簠齋曾出示所藏北宋刻五臣注文選殘帙及元刻蝶裝敎繼公儀禮集說均屬精槧時余尚未得趙本南澗文苟當時向索所輯當可於旅邸錄副今其藏書散失不可蹤跡矣然南澗文已傳世者合潘

趙閻三本已得八十五篇雖不逮鳥本但視閻本亦僅少文篇與日能得高本所增而並傳之庶幾無憾矣丁丑孟冬羅振常識

顧太守父母壽序附識補錄

按此文當是代人之作文中言及門咸城考城為浙江仁和人戊午舉人有贈謝仲昇詩戊午為乾隆三年時南澗先生甫數齡安得有此長數十年之文及門此序作於乾隆二十五年庚辰時先生始提南宮年亦僅二十有八而文中乃有全精力如未就傳令平生為人作壽序等語全非少年口吻其為代作固無疑也恂庵識

南澗先生古文無定本惟自刻四松記一篇雒陽劉次白輯山左古文錄其重修魯仲連祠墓記史部左侍郎俞公傳二篇而已當其病中瀕危時口授其妨蔣器書遺命一冊有云文章鈔成清本者有六七冊但未分類且可刪者多非雒壘山定之不可亦有許多刻在人家集中未嘗錄也工夫淺不足惜蓋謂文不能載道亦可記舊事傳舊人無論工拙皆當珍之況文本工耶所謂工夫淺不足惜是自謙也茲彙輯其文三卷共九十一篇自稿能薄材謬不克淘汰參訂俟有能選刻其文者當敬以遺之光緒十三年歲次丁亥閏四月廿二日昌樂私淑門人閻相蓉識于偶山草堂之東窗下

南澗遺文補編目錄
海岱會集跋
茅亭詩稿序
山左明詩鈔序
琪園詩集序
竹溪詩鈔序
郭謙詩稿序
四松記

補目

南澗補

山王棗村洪謨手兩仍之詩在前後之子之間而不
染習氣且後世倡和詩競尚次韻以誇奇巧多聱合
成章而是集倡和之作獨無一首踏此老筆古法猶
存可以風矣石來山存禮陳東渚經黃海亭鄉楊澥
谷應奎益都人馮閣山裕臨朐人劉山泉澄甫范泉
澗甫壽光人皆青州獨籃北泉田萊州即墨人僅存
姓氏而無一詩豈當時偶與斯會旋即歸去來山諸
君子未忍刪落其名耶閣山曾孫琢荐宗伯曾刻此
世五大夫集而此集未經開雕亦是闕事姑藏之以
備輶軒之采乾隆壬申歲杪郡後學李文藻記

南澗先生文集補

益都李文藻南澗著
昌樂私淑門人閻湘蕙輯
膠州後學張鏡夫編纂

海岱會集跋

文藻十五六時即聞有海岱會集一書遍訪舊家不
可得年來耳書貴劉雪友有寫本而不肯借觀為貴
一袁始許錄副適值深冬寒甚呵凍手鈔起於十一
月十一日十二月十五日歲事按郡志作十四卷今
寔十二卷原未筆評點不知誰何其墨筆則云出顏

南澗先生於乾隆壬申鈔成海岱會集四冊是時
年甫弱冠又七年己卯始登鄉榜（鐵笑葉已卯是
山東主考南澗先生在他人當此少年非逕逕於
以第二名亞元中式）
紛華即營營於舉業誰能以一裘重貲借鈔不急
之陳編乎好古之篤世豈復有此人哉南澗所錄
本現存濰陽高翰生鴻裁家余又鈔一本存諸篋
笥願人共讀而共鈔之鈔者愈多傳之愈廣異日
北集得以流布無窮謂賴南澗一裘借鈔之功可
也（此冊以門數人間鈔成）

海岱會集序三部一贈益都丁椒堂培基一

贈臨朐李少伯景綱其一存南澗先生姓元孫介
卿堅和手又識

茅亭詩鈔序

吾邑劉君君碩多藏書予嘗借錄李纖齋文近千篇
皆校勘精細乃其曾祖爾功先生所手定也予謂先
生與纖齋善必有所著述久之君碩從他所得一冊
曰茅亭詩鈔屬予序而梓之予不禁撫而三嘆焉纖
齋古文鉅手死且七十餘年矣賴古堂選刻數篇之
外曾無有謀剞劂者僅存劉氏藏本好之者得轉相
鈔錄而先生之詩忽大顯於時豈不賴有賢子孫哉

詩冲和妥帖無雕鏤之痕而音節無不入格蓋於此
事有深會矣又聞先生兒時奇古為人清修無塵壒氣
工行草書專大幷無病而終其得於天者固厚也夫
纖齋之文周櫟園侍郎曾欲合侯朝宗王于一陳石
翁為四家文鈔而以冠其首倘有能成其事者其與
先生之詩能不並傳耶乾隆二十五年正月八日同
里後學李文藻書

山左明詩鈔序

山左明詩鈔三十五卷德州宋仲良先生之所輯也
步溟其州人而淮鹽運使盧君屬先生鉤稽圖籍朝山東
人詩成六十卷刻於戊寅己卯間國而逸徵山東明
人詩先生時長濼源書院都講之暇聚諸善本使各校
討其所知而予所購得者蓋數十種後先生入京逢
人求索有得即手自謄寫無寒暑遊晏之間歲癸未
盧君致仕歸里先生以全稿畀盧子適校徙德州趣
盧付之梓而盧以所輯未備為辭及先生由贊善出
為肇秦階道予又購寄葉廷秀李玉中輩十數人詩
且以書與先生論王秉蘇終於明李及董祖張爾岐
諸人詩皆宜移入此集而未得先生答書戊子秋盧
君得罪獲家而先生以甘廁按察使入覲道卒洛陽

予恐此書之遂湮也已丑正月走德州從州官求覓此書盧氏書入官者數十萬卷史為檢三日得明詩選八三本一為路中名斯道本一為憲文學棣本路惟鈔撮十郡志乘所錄僅數十家皆未成卷帙其一即此本裒然三十五卷作者四百三十一人中間評點先生手蹟也惟小傳一冊失去越數日先生柩至自洛陽予迎哭已啟笈得小傳則先生所手錄也是秋予謁選廣東息平令獲以行庚寅夏到官其冬政稍暇校而伴之頗有疑緒未曉之處又或有傳無詩先生既往無從質正不敢遽有增改僅完其為先

生之書而已新城王文簡嘗欲輯海右五十家詩而未果先生此集之成豈偶然哉予郡先達正德嘉靖間有海岱吟社一集僅存寫本予嘗以奉先生先生方食糊粉乞讀命酒豪吟十二卷立盡其半其於先正遺文誠篤好而深嗜之天性然也登萊青三郡寄選詩其草稿多付予收藏今尚盈篋此集刻於思平明年署新安乃遘歲事而先生不及見矣乾隆辛卯冬十一月益都李文藻序

漢刻山左之詩者盧雅雨有國朝山左詩鈔張南松有續鈔余秋門有采鈔三鈔詩板迄今猶存惟

宋蒙泉山左明詩鈔三十五卷賴南澗先生得其原稿刻於思平惜未能帶板回籍吾鄉皆渴求此書而得以珍藏者甚少夫南澗不憚艱苦成此盛舉乃不能廣為流布安得好義而兼有力者重付剞劂使人得家置一編數閒相慰

山左明詩鈔濰縣高翰生鴻裁族弟瑞亭兆麟各珍藏一部余曾得見之久誠

鏡芙按近歲歷下連出此書三部趙夫子莊湛然及予各得一部僧亦不鄙

琪園詩集序

予與琪園別八年而琪園連舉魏科入詞館學日進文章日益有名予謁選至都琪園輒出玉堂海山諸詩集見示予讀之愛其清婉圓秀無怒張急迫之音而長篇淋漓跌宕起絕哇咬尤非貌為古者容適見之曰此學王新城者也予曰不然吾鄉人之為詩不為一派其於名未有相標榜者也容意初不服予曉之曰清止紫霞荔裳前乎新城而以詩名者也歷友東廡方山寇蓬漁村豹岑與新城同時而其詩異者也西樵東亭皆新城之友而其詩異者也秋谷夫木後乎新城而好攻新城之短者也新城主盟風騷數十年

海山之士北面稱弟子，被吹噓得重名者多矣，而山以左出其門者誰乎，徵特迨代為然，即吾鄉之詩，莫盛於明嘉隆間，而于麟與北山四溟始合而終齟齬，其時夢山尚沖淡中蘄趨平易，若不知同郡有據絕山樓獨矜高調者，其視西崑之有體，江西之有派，不亦異乎，夫齊魯文學，本乎天性，而性各有所近，學各有所承，申培之釋詩，不必同於毛公之訓詁也，琪園盡讀古人之詩，編醸深而軌筆亦自抒其所欲言，豈待學新城而後工且傳乎，明之中葉，吾郡馮開山以下七人結海岱詩社，壽光劉文和公二孫山泉范泉與焉，其詩不操一音，而皆卓然可傳，後二百年，而琪園復出於是縣，其足行天下而傳於後無疑也，予學疎，詩淺寡，不足方琪園，而其稱琪園之詩，則嘗鑒其詩之佳，豈以居同里，生同姓，而阿所好也哉，客既服而退，乃錄此言以為序。

竹溪詩鈔序

逮平顒生一徵，出其堂弟存網詩一冊，屬為序，且曰，此詩非其止境，姑刻之以慰其心於地下，嗚呼，是何能能存網，恐益其悲耳，昔人謂知易而行難，吾人於文字，能辨研媸，猶之知也，其為文猶之行也，大凡人之所見，未有不過於所作者，吾友濟南朱武彙詩學李長吉，嘔心肝而為之，及病，則盡焚其稿以沒，吾弟靜叔為古文，約經擇子，不盜襲人一語，毀於吾毋之喪，知不起，苦塊閒自為墓誌，標其為文之目，僅八首，今沒且六年，予哀其遺集數十篇，未忍鋟板，蓋恐其有式魯之憾焉，存網而有知，其不欲示人以璞明矣，雖然，不可以不慰生者之悲也，一徵痛其弟之詩，與吾痛吾弟之文同也，吾為靜叔求傳志竟辭於當代之能文者，將併其集以傳，其能阻一徵於其弟乎，一徵客潮陽，數月而去，後再以為請，乃序而遞之乾隆癸巳閏三月，聊城鄧謙持寄予時文十三首於潮陽，予先嘗嗇之欲刻，予及趙叔常併君之文，合為一集，蓋予三人相厚善，皆以第二人舉於鄉，皆不善為時文，而人亦不知其能時文也，乃予行篋僅有文八篇，欲更為而不能，而叔常之文久不至，遂輟其役，丁酉予北歸，則謙持已死，叔常奉諱家居，予夜過德州，不及訪之，又匆匆而南，赴桂林，同知明年夏秋間，癘疫大作，度不起，昏迷中草謙持墓誌，以應其瀕死

之託偶檢行笈而其所寄十三首在焉謙持無子此文未必有副予持之而泣適廣東同官家雲圃明府來晤予問故遂語其事雲圃云予以付捍十日可畢時石體僅兩手能動拱而謝之曰不獨謙持感君地下也戊戌七月十五日李文藻口授其甥蔣詒書

鄧謙持為康熙辛丑殿撰悔廬先生長子講汝功一諱汝勤乾隆乙未進士南澗官粤東謙持善書而嗜佳者萬里持歸而謙持已死乃向榮端硯既得一佳者萬里持歸而謙持已死乃琢銘以殉其葬刻其上谷集行世復代刊其窓娖四松遂聞於時去松北不半里為松林書院即王文正公矮松園公所為賦矮松者後人覓矮松不得植於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昏迷反覺縮多態不仰首而俱見是二松實亦隱君有隱君屋在松南屋東西尊甫迺山翁舊植檜柏數行翠竹百梃蔚然與四松相掩映而君獨號四松先生者愛松也昔鄭董既老蒔之松於旁自號之松處士且曰異代可對五柳先生今之四松不更為之松之對耶嗟夫四松當衛王時宜有層軒傑閣朱櫺雕榭在左右王所偕遊宜皆緋衣垂綬搢笏之人栝庭照

四松記

松柏見經傳者山以東為多然實多柏而少松予邑尤少以予所見者凡九於古城鎮青門見其一焉文毅公城東三里園見其二其六則衛藩故宮西南隅一歌如僕人如跋虎一短而圖如蓋四偶立各相當高可七八丈圍大者六尺其三有差枝葉蟠虯色濃

耀優故滿菴歌舞日夕不罷松之過亦榮矣乃其年
壽愈久磊砢鱗皴夭矯挐空之狀愈益奇怪不幸而
與節檝相接與荒烟蔓草相隣雖狂野鄙穉如予者
皆得坐卧於寒濤翠影之中其困辱爲何如然隱君
恬靜有至性須貌奇古日手一帙哦其間寒暑陰晴
無少間其況渝專一之槩若與松之堅心勁節歷霜
雪而不改者獨深有合焉以四松自視今昔之異孰
過孰不過孰幸孰不幸豈在庸男子計較中哉予記
四松所以慶四松之過之幸非直謂物之者貴也戊
寅歲杪呵冰書

序 四行校刊刊當作勘

目錄 一頁十二行顏太守顏當作顏書

卷上 二頁四行周曰口闕本作周字一又十四行傷屋傷當作場五頁四行國家當作耕又十三行辭伯辭當作嗣六頁十行間職間當作閒又十四行官味官當作官又十五行楚如如當作雖八頁八行萬埕埕當作程九頁六行繁路路當作露又二十行勞勩當作勤十頁六行惠憂當作惠十一頁二十行方壺壺當作壺十二頁十四行用秦秦當作秦又十八行樹其背樹當作將十三頁四行妻壞壞闕本作壞十四頁九行介甫公甫闕本作甫十五頁十二行統都都當作郡即古藤字第二十二頁六行

遺文正誤 行數下同十又頁一行官遊官當作宦又十五行鴻畴鴻當作洪十八頁二十行令今當作今二十二頁十八行世世當作氏又二十一行庭陛庭當作廷二十四頁十又行藉汲汲當作波二十五頁一行蕭弟蕭當作蕭又十三行太宗伯太當作大二十六頁三行勤隋勤當作情

卷五 一頁十九行拜是是當作拜三頁五行疆直疆當作疆四頁一行赫交赫當作綏又頁三行招某某當作集又十四行循情循當作詢又十八行孝孫孝上脫八頁九行不安安字不字十二頁又行準湯湯當作陽十三頁一行無修修當作羞又五行惟鞮鞮當作鞮二十一頁十五行稚魯稚當作椎二十二頁一行綠世世當作習二十四頁三行

相嚴嚴當作嚴二十五頁四行為圖圖當作圖

附錄 二頁八行谷於半角谷當作各三頁十八行赴赴當作赴

補編正誤

序 一頁十二行閻湘蕙閻當作閻以後閻字均同

文 三頁二行已卯是當作科三頁二行親奇奇當作倚十三頁十行存綢綢當作紬又頁十八行家君君當作居又二十行余存又當作余又存

跋 一頁十一行詩文詩當作計又行又高瀚生瀚當作翰

前印遺文誤字未及細校得閻本又校出若干處

今附載補編之後

乾隆中山左藏書最富者首推益都李南澗先生先生藏書數萬卷每自加校讎并纫不去手罕覩之籍更向他人借鈔嘗向紀文達公述錄易漢學汗牛充棟既殫紹猶以祿不以為苦晚歲乃彙刻貸園叢書疾既殫紹猶以學術為念先生藏書讀書著書刻書之勤勞可知矣顧其遺著未盡刊行山東圖書館日照王獻唐館長搜集鄉賢遺著將彙刊為山左先哲遺書因卷帙繁重集事為難乃先以小種殤準為校印既成數冊南澗先生易實記其一也已而青島張君鏡芙鑑復手印本南澗遺文寄贈爰取兩本覆校一過文字略有出入但尚有文文篇為其所無因既書告之請其補入庶免望溟考先生文集向無定本據獻唐館長言功順堂刻三十九篇固非足本即閻相惠之九十一篇仍為未足準縣高瀚生嘗依閻本重輯增出二三十篇其友丁稼民嘗見之惜未刊行又安邱李獬洲藏稿本四冊皆先生手書字多漫漶文亦有未全者計文三十二篇以元亨利貞為次後經書賈介售公

欽南澗文集一冊見示詩文四十六篇抽去與潘刻同者尚得二十四篇附于民適蟬隱廬主人以新印本南澗遺文寄贈爰取兩本覆校一過文字略有出入但尚有文文篇為其所無因既書告之請其補入庶免望溟考先生文集向無定本據獻唐館長言功順堂刻三十九篇固非足本即閻相惠之九十一篇仍為未足準縣高瀚生嘗依閻本重輯增出二三十篇其友丁稼民嘗見之惜未刊行又安邱李獬洲藏稿本四冊皆先生手書字多漫漶文亦有未全者

標本室存稿

明張氏約園開雕

黃東井刻蔣樗菴先生存稾爲清嘉慶十七年壬申歲其時先生魏然魯靈光居鄉里啟牖後進時也於今蓋一百二十年矣先生書謝山年譜後嘗以謝山求管道復詩不得其後人攟殘稾來索四金適未舉火徬徨無以應忽有武林龔明水書至贈金符其數立以付其後人且告先生曰此天緣也嗚呼壽鏞之得先生遺著倘所謂天緣者非耶昔在薊也有書賈來雜攝吾鄞光緒間修志稾本中有蕙江樓鈔本鄞志稾前後無序跋及作者姓氏考諸志乘乃知卽先生與志局不合所私著歟歲丙寅歸仲弟之喪于故里東門街於三餘書店故紙堆中又得先生存稾八卷雖刻本而流傳不廣得之益喜及將與鄞志稾並刊詳爲排比志稾闕列傳卷六至十偏詢里人無可補者適遇奉化孫君鶴皐曰新得先生手錄鄞志稾本壽鏞趨往觀之則先生親筆也果有卷六至十於是借歸補之閱者始全同付諸梓壽鏞未學何敢望謝山而洋洋形於顏色與當時謝山之又曰得於有力者之彊壽鏞以爲聚於所好則有之得於有力者之彊則非也有力之人天下多矣而何得之於壽鏞乎竊因之有感矣明德之後必有達人蓼厓先生少孤貧而力學一飯之啜毋子交讓慈孝之明德具矣而楊腹赴塾人所難堪蓼厓先生安之若素其果毅爲何如也先君子所處與蓼厓先生同之而壽鏞於百年後景行樗菴先生學其萬一而不得此則深爲愧疚者矣若夫其文銘經鑄史爲謝山以後一人博引繁徵且有裨於里中掌故如記協忠廟而闢舊誌題續書舊集詞而見四明詩家源流誌萬正符手錄詩補傳因得萬氏八龍之名書謝山年譜後可補董小鈍作譜之闕其詩敘事爲多於不慊志局者兩見吟詠蒼鱗碧血苦巢貞松無不湧現鬚眉是露芒角先生之稱謝山者其自道哉惜乎先生考定之衞湜禮記集說今不可得卽讀經偶鈔亦僅見其序言安知不流落天壤間後之人更爲之收拾而表彰之以窺先生著述之全豹乎尤所望也是爲序民國二十一年二月後學張壽鏞

雍正乾隆間謝山全庶常起吾鄞以宏才博學爲一代文獻宗師其時入室弟子則有張丈望棲范丈沖一盧先生月船董先生小鈍及樗庵蔣先生爲之魁皆能紹絕學爲海內推重樗庵先生于庶常爲中表承事之最早精勤刻苦務爲無所不窺而尤粹于經中年嘗取衛湜禮記集說薈萃諸家爲之援據考定其立說不徇宋亦不媚漢要將成一家之言爲學官程式已積成巨軸而心氣悴竭下注兩足心血漉漉出怔忡大發醫者駭以爲五官必廢其一乃可生既而兩耳遂廢聽以至終身時年才四十也其後所著巨軸卒以事爲當事者取去先生終身恨之古文好王荊公詩慕柳州東坡尤嚴決度不肯肆爲馳騁性狷甚遇不可意雖從學之士揮之若仇先生叔兄載野進士詩文豪放晚不得志隱於酒以狂著而先生以狷名學者終以狷爲可宗也謝山晚葬沚之業不足以盡遷齋又況碌碌者何足以盡先生惟是先生於謝山爲見知百年後必有聞而知之者庶其考信於先生也文少從小鈍先生游復居月船甥館後得奉先生杖履尤久衰晚失學無所成立月船詩鈔及小鈍江右吟鈔皆嘗刊行之歸自江南乃與同學諸君共刊先生詩古文合八卷書成輒志其顛末蓋歎前輩流風日遠而望後起者之有以自振也先生嘗與鄞縣志局論不合辭去乃自著鄞志稾若干卷藏於家其讀經偶鈔則發策決科之書也壬申重九日受業黃定文序

鄞縣志本傳

蔣學鏞字聲始號樗菴拭之次子乾隆三十六年舉人兩浙輶軒錄與全祖望爲中表弟事之最早四明談助精勤刻苦無所不窺爲祖望入室弟子黃定文撰樗菴存稿序甬上萬氏史學冠天下萬氏及祖望得其傳祖望及學鏞得其傳定香亭筆談尤粹於經嘗取衞湜禮記集說薈萃諸家爲之援據考定其立說不徇宋亦不媚漢將成一家言爲學官式已積成巨軸而心氣悴竭下注兩足心血漉漉出怔忡大發醫者駭以爲五官必廢其一乃可生既而兩耳

遂廢以至終身時年方四十也其後所著巨軸卒以事說及劉原父春秋權衡手抄且讀日記數百言年十五遽死蔣學鏞撰淙兒墓磚淙字石甫少孤有至性母病思食筍淙爲州東坡尤嚴法度不肯肆爲馳騁性狷甚遇不可意雖當事者取去學鏞終身恨之古文好王荊公詩慕柳從學之士揮之若仇黃縣令郭文誌以孝廉方正舉之辭曰余老且病安能遠至杭州折節於諸大吏之門耶巡撫阮元兩至鄞不得一見益以是高之筆談嘗與鄞志局論不合辭去乃自著鄞志稿若干卷藏於家黃子灝序生而奇慧三歲能識字六歲就外傅諸小學書瀏覽如夙習後治詩書春秋見學鏞麓中有嚴氏詩緝呂氏書

櫟社存稿目錄
卷一
書
記
卷二
序
跋
題
卷三
墓誌銘
墓表
傳
行略
祭文
卷四
說
頌
賦
贊
引
卷五
鄭志稿敘論

櫟社存稿目錄 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與丁小雅論五事配五行書

洪範一書武王所以訪箕子所以對皆帝王治世大法不當別加附會首五行者以其爲天地自然之美利與虞書六府一例特此以土兼穀要在順其炎上潤下曲直從革稼穡之性而已故不言用以下八疇皆言用而首重五事且申言天人相感之理以示所當敬本與五行絕不相干漢人感於緯候遂多牽合而後儒更從而甚之班志所載董劉諸人之說吾兄以爲與五行之序不同其實五事自五事五行自五行安問其序宋蘇氏本內經素問以脾土配貌肺金配言肝木配視腎水配聽心火配思按五行土列第五火則第二因思乃心之所出不得不屬之火而貌與土無涉姑以脾主四肢而強屬之其於序亦顛倒吾兄引康成駁許氏異義一如內經所云而特以土屬脾然脾豈能思之物故亦言康成或主醫術非蘇氏解洪範之比今就蘇氏書傳而言無論其乖次背理且陳疇之意僅如岐伯之對軒后扁鵲之視齊桓侯已乎吳斗南易證之以貌爲水言爲火視爲木聽爲金思爲土則五事悉與五行相當朱子及蔡九峯據以爲主且申其所以相配之故則曰貌濕潤故屬水言發揚故屬火抑思書所云貌指容止不指膚理所云言指語默不指聲氣若以濡潤言莫如婦孺於慕何有彼市兒之叫囂悍婦之勃谿何嘗不發揚尤不從之甚者豈言曰從之義哉朱子他日又云人感精血而成形天一生水故貌與水類既成形則有氣故言與火類久則體愈具而質愈堅故視聽與木金類然則所謂貌者形也言者氣也與前說大同小異體具質堅於木金則合矣何關視聽且箕子豈細揣胎孕中之先後以爲五事之先後乎吾兄又引漢以下數十家其配合大概不出此數說是皆專於論五行而忘却書之五事爲何事原此等議論總以雨暘寒燠風與水火木金土相近故於五事先爲穿鑿其實雨暘寒燠風亦必非水火木金土之謂試考之易象坎爲水爲雨離爲火爲日乾爲寒爲金似矣而燠何取於木如以巽爲木其方位適值東南爲和煦之時則說卦於離亦曰木爲科上槁

坎亦曰木爲堅多心長亦曰木爲堅多節坎艮皆在北方非燠也坤爲土不聞坤爲風巽爲風不聞巽爲土何以解之苟以時序言春之德在木故春多燠夏之德在火故夏多暘秋之德在金故秋多寒而冬之德則在水可曰冬多雨乎土旺四季風不止四季有之如以爲中央則五六月之交苦多雨不苦多風諸家亦知其不盡符也而忽取卦象忽取時序總係隨手撏撦耳夫帝王之得失上通於天天豈必拘於五行而一一如其類以應之惟京房劉向之奏每就五行之咎徵謂天意所以示警要皆有爲而發一攻內侍一攻外戚君子原其意而存其言若諸家則直病譫夢囈而已吾兄該洽弟何敢操斧於班郢之門惟是帝王治世大法諸儒競以曲說攙入之汩陳之禍移之治經是亦喑奇愛博者所當鑒也承以大著下詢故敢竭其愚幸勿責學鏞頓首

與丁小雅論江愼齋河洛精蘊書

承示江愼齋河洛精蘊一書讀之兩日始畢內編細推河洛方位合於易卦及先後天之說外編則兼証之以樂律勾股納音遁甲堪輿星命字母醫經一切旁推交

通可謂心之勤而學之博矣然愚竊有未安者試妄論之大傳謂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本邵子文天生神物而言所以取則於圖書者祇是揲蓍求卦之法蓋圖之數五十有五書之數縱橫皆成十五即大衍五十策所由肇非謂因圖書而作易也漢儒始謂易本於圖範本於書而宋劉牧易數鉤隱圖又以九爲圖十爲書朱子主關子明邵康節作易學啟蒙特引大戴禮明堂九室法龜文以辨劉牧之誤然他日又云河圖洛書與八卦九章不相類則亦似有未信於心者愼齋就啟蒙成說而別以己意增益之如所云河圖以先天涵後天之位析圖之九四三八以當乾兌離震分圖之二七六一以當巽坎艮坤此朱子舊說更用中判規而圖之則九四三八亦居左二七六一亦居右與洛書之八方即無不相符是大費安排布置非自然之法象矣且大易絕不言圖書與易相配之義姑據先儒舊說謂天一地二節爲述河圖之數則一三五七九爲奇二四六八十爲耦陰陽各相對待以當兩儀一連六二連七三連八四連九五連十陰陽五相錯綜以當四象總不外奇耦之數愼

齋別謂陰陽不止以奇耦言當以縱橫言橫圖則縱者
前橫者後圓圖則縱者左橫者右則未知伏羲得河圖
時兼有所謂橫圖圓圖耶抑未畫八卦先爲二圖因從
而縱之橫之左之右之耶或亦愼齋自以意通其柄鑿
而强圖以合之書强圖書以合之易耶其言後天卦位
不始於文王極是蓋自帝出乎震至成言乎艮自有天
地其氣化之運行本以此爲序陳邵自以其方外所傳
別先天於後天則後天誠不當專屬文王先天亦不當
誣伏羲矣外編論勾股止屬安谿之餘緒論樂律因仲
之報德之維自寅歷辰至穀雨以後別謂之常羊之維
自巳歷未至大暑以後別謂之背陽之維自申歷戌至
霜降以後別謂之蹏通之維大略用二繩定二至用四
維定啟閉故以壬癸夾子丙丁夾午甲乙夾卯庚辛夾
酉若丑寅辰巳未申戌亥各當四維前後之位羅經準
此而戊己居中以運不得列於四維又天干去二於數
不足常羊報德等名與支干參差不齊惟易之坤艮巽
乾適當其方遂借以代之愼齋不悟其所自出但見有
四卦之名而支干素分屬五行并牽合河洛以强爲之
說則恐遁甲諸書之動引河洛亦愼齋所自爲穿鑿之
奏無射而歌夾鐘卽卯與戌合甚且引揚子雲太玄斗

振天而進日進天而退以資佐證其實惟左旋右轉爲
可據試取律呂圖循其序而數之歷歷不爽諸家之說
從其後曲加推衍而究無當於製律之本原愼齋之引
河洛得無近是且樂之難明者音舍音而求之五行之
數何不可附會之有若遁甲星命堪輿愚素未解不敢
置辨獨其論羅經則誤甚羅經於天干不列戊己於八
卦不列震坎離兌此本於淮南子天文訓之分二十四
氣以天行十五日爲一節自癸歷丑至大寒之後別謂
之報德之維自寅歷辰至穀雨以後別謂之常羊之維

河洛也華嚴字母止以七音爲主與五行無涉醫術則獨辨張景岳之論命門子宮此但當附書於彼所著類經中於易理何有焉敢具述所見以質高明祈賜教正

以糾愚言之不然幸甚

戴東原作愼齋行狀具列其平日著述而獨不及是書蓋愼齋東原皆不喜宋學而愼齋猶間一引之若此書則取朱子爲多故東原不復載之行狀中其實說經豈容先有成見漢唐未必皆是宋儒未必皆非昔人謂六經之義如射者之鵠一人射之有中有不

中衆人射之則中者多矣可謂妙喻然則東原之偏執乃較愼齋爲加甚也可謂妙喻然則東原之偏

與丁小雅論戴東原文集書

昨吾兄見過偶談及戴東原著述吾兄推許不去口因日晚未盡所欲言愚閱其文集及孟子字義疏證二書意所不愜輒書數語其上與相駁難今以奉呈大抵

於內典若此者不一而足然則孟子不嘗引陽貨之言乎卽孔子無爲而治不近於老子無爲自治之說乎予欲無言不近於釋氏掃除語言文字之說乎又力詆宋子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之語按天地之氣卽天地之理明見於易文言繫辭如乾之四德及健順易簡大德日生之類理與氣本不相離稟氣卽稟理矣惟朱子語類中有氣方凝時理來湊泊似氣之外別有理乃爲自汨其解集註固無是也東原認材爲性認口體耳目之欲爲材宜其嘵嘵置辨尤可異者以程朱動言絕欲存理遂謂欲可寡不可要數條知於輿地之學用功亦深其記序等作氣體靜

絕如程朱所云將舉天下之飲食男女飢寒孤苦必且以人欲斥之而務責以性中之理是直以意見殺人試觀朱子浙東辦荒何等盡力豈嘗斥待哺之民爲人欲而立視其死此於程朱不止深文幾於莫須有之獄矣吾兄勿以弟爲溺於舊聞少見而多怪也向於宋儒亦不甚滿意如周邵二子微近老氏程子之論出入於釋氏者頗多朱子更合釋老而參取之但其立身制行如程子乃當得動必以禮四字朱子乃當得難進易退四字恐東原未足逮其萬一且東原極推漢儒而痛抑宋

儒彼漢時最初之經師惟轅固節概可觀申公已不免有慚德小戴則名行俱玷矣貢禹匡衡去莽大夫僅一間即後漢儒林莫如眞服馬鄭扶風直小人之尤三子亦碌碌無所表異今就宋儒中最喜談虛寂如謝上蔡張橫浦其爲人要自磊磊明明他若東萊止齋經術之深人品之粹宋儒未可輕也設曰就釋經而論漢人行雖可議不當以人廢言則程朱言卽偶有醇疵詎應曲爲周納溝而出諸儒者之外乎東原無恃其曆象勾股音韻之有獨得遂縱心縱口抵排前人而無所忌也宋

人事專言性命雙修若今之學者其質踐不如宋儒於倫理事事皆有欠闕於名節時時不及檢持何暇爭此受形以前理義氣質之是一是二哉朱笥河語東原弟子勸其弗刻答彭進士書愚謂并弗刻其原善三篇及孟子字義疏證則此集亦一時作手夫何間然

細推東原之意止是與民同欲耳然後世之臨民者止是限之以分迫之以威未嘗舉程朱絕欲存理之說折之也而必欲冤坐程朱乎

東原謂克己卽爲仁由己之己勝於朱子然謂克其

人己間隔之私則與下四勿不貫克己只是克己之非禮耳揚子法言勝其私之謂克亦與朱子合特己字未有以人欲言者左傳引此二語而先之以王不能自克自克即克己之謂

陽明作朱子晚年定論專取其說之同於己者東原則專摘其說之異於己者毛西河駁朱子駁其不通東原則駁其爲異學駁其意見殺人前之人如漢之趙禹踵而甚焉則竟是竄成一流矣至逐條辨正處已見於所批閻二書中不復錄

與陳生論錢氏祫禘考書

足下從丁學博處得錢氏所著祫禘考及表若欲奉爲定論者祫禘之說不特說經家聚訟如亂絲即後代舉行此與諸臣奏議亦人執一見各爲援據足下讀書不多見其徵引春秋遂謂斷以聖經而聚訟者可以俱廢不知其爲附會穿鑿之談也僕嘗謂論祫禘者惟劉歆賈逵孔穎達獨得之如所謂祫禘一祭兩名以其諦審昭穆謂之禘以其集合羣祖謂之祫足以解連環之結焉貴與別謂禘有二祫亦有二按大禘之外有吉禘春秋

閔二年吉禘於莊公更證以左傳云以寡君之未禘祭是除喪即吉之祭亦以禘名若王制祭統並云春祠夏禴亦與朱子合特己禘郊特牲祭法亦云春禘秋嘗諸儒別以爲時禘則禘并有三然考周禮公羊傳止謂春祀夏礿秋嘗冬烝詩亦有禴祠烝嘗之文祫即祠祀則時祭本無禘稱鄭康成以爲夏禮乃因記者之誤而強爲之詞又王制禘祫嘗祫烝祫曾子問祝迎四廟之主祫祭於太廟此馬貴與所以有二祫之說特夏秋冬之祭皆合食於太廟而因以祫言之時祭不名祫也春秋僖八年禘於太

廟用致夫人夫人者哀姜也非祫祭哀姜何由致文二年大事於太廟躋僖公亦祫祭可知公羊傳云大事者祫也毀廟之主皆陳於太祖而杜氏註左傳則以此爲禘然則祫即禘禘即祫祖述夫五年而再殷即大事一而已矣自禮緯有五年一禘三年一祫之別而韋玄成張純鄭康成王肅互相祖述事爲祫而張氏王氏何以云祫小禘大乎令錢氏於大祭公羊言之矣三年一祫於經安所考乎且公羊以大禘之外別有特禘蓋因昭十五年禘於武宮二十五年

禘於襄公而言然禘於武宮經止書有事而杜氏以爲禘禘於襄公并不見於傳此何足爲議禮之證至大嘗大烝卽嘗祫烝祫與大祫有別亦不應云祫有三若其云就僖與宣之八年祫禘而知年之以八數者皆祫禘之歲就昭之十五年二十五年特禘而知年之以五數者皆特禘之歲祫禘在八年卽三年之必祫禘可知特禘在十五年二十五年之必特禘可知此無論其懸斷臆決且既曰五歲之中間以特禘是爲五年而再殷祭則試自僖八年數之至文二

年凡歷二十有八年與五歲之期不合如謂一君新立各自以五年再殷祭則殷祭者祫禘也昭之十五年二十五年皆屬特禘而僖與宣之祫禘又皆舉於八年是其言無一不自相矛盾并以意爲之表而上及夏殷窮經者可若是武斷而妄言之乎總之春秋常事不書書之者皆以失禮之故如禘於莊公於武宮於襄公尤屬失禮之甚豈得援之以定祫祭之期惟五歲之云見於公羊而卽祫卽禘又因公羊以證左氏較爲可據耳何取此支離謬亂者爲

原錢氏所以別有特禘者以禘於武宮經止書有事而杜氏以爲禘禘於襄公并不見於傳此何足爲議禮之證至大嘗大烝卽嘗祫烝祫與大祫有別亦不應云祫有三若其云就僖與宣之八年祫禘而知年之以八數者皆祫禘之歲就昭之十五年二十五年特禘而知年之以五數者皆特禘之歲祫禘在八年卽三年之必祫禘可知特禘在十五年二十五年卽十年二十年之必特禘可知此無論其懸斷臆決且既曰五歲之中間以特禘是爲五年而再殷祭則試自僖八年數之至文二

以證卽先師亦目爲有用之才比年來屈作州佐未免隨人讀諾今宰一邑或得少出所學以自別於俗吏乃書中云今世縣令不可爲一切皆有成格略於格外有所申請卽遭大吏訶責竊謂文法之密有司無從展其手足宋人已屢言之至後代而加甚然循吏正自不少卽如雲石先人漳浦政略一書卓卓可紀當時制府多歎臣馭下尤如束濕惟不以意氣抗而以情理曲相曉喻故邑中利弊漸次興革或并飭行於通省彼中至今尸祝不忘大抵眞讀書人出手固自不同耳向慮吾兄

原錢氏所以別有特禘者以禘於武宮經止書有事而杜氏以爲禘禘於襄公并不見於傳此何足爲議禮之證至大嘗大烝卽嘗祫烝祫與大祫有別亦不應云祫有三若其云就僖與宣之八年祫禘而知年之以八數者皆祫禘之歲就昭之十五年二十五年特禘而知年之以五數者皆特禘之歲祫禘在八年卽三年之必祫禘可知特禘在十五年二十五年卽十年二十年之必特禘可知此無論其懸斷臆決且既曰五歲之中間以特禘是爲五年而再殷祭則試自僖八年數之至文二

以證卽先師亦目爲有用之才比年來屈作州佐未免隨人讀諾今宰一邑或得少出所學以自別於俗吏乃書中云今世縣令不可爲一切皆有成格略於格外有所申請卽遭大吏訶責竊謂文法之密有司無從展其手足宋人已屢言之至後代而加甚然循吏正自不少卽如雲石先人漳浦政略一書卓卓可紀當時制府多歎臣馭下尤如束濕惟不以意氣抗而以情理曲相曉喻故邑中利弊漸次興革或并飭行於通省彼中至今尸祝不忘大抵眞讀書人出手固自不同耳向慮吾兄

自負太甚將過於喜事今反似一無可事其所不解書又云粵地更俸至薄支應每苦不給署中自奉長似太常齋期大三旬九食乃吾輩本色豈一入官衙便不禁作廚傳蕭然之嘆埋冀太守非吾鄉邦故事耶願吾兒更有以進於此月船司教平陽士習荒陋不知學古爲何事來見者輒以經史語之近亦有從之受業者學使彭公按部於諸博士中獨加題拂因知隨地俱可小試也弟自南宮報罷仍以授徒給朝夕惟對六七帖括小生講說俗學所注禮記竟無暇卒業承有櫂戶不出得仕籍獨迂愚一老長與破硯禿管爲伍此固司命者之審於位置而得逞驥足者益當勉圖不朽矣此間欲寄一札甚艱吾兒倘有郵便時得惠書以述居官大略幸甚學鋪再拜

協忠廟記

鄞城迎鳳橋之西有協忠廟祀唐張許二公配以姚閻南霽雲雷萬春後據睢陽祀典增祔賈賁因名其廟曰協忠考邑誌謂宋時譙樓今海曙樓俗呼鼓樓係奉國軍節度使藏節鉞處奉國軍節度使乃宋太祖乾德年間所以命錢氏者樓中固設有張許諸公神主及南渡初高宗至明州金兵追及高宗蹕於樓中忽見張許姚南霽五人旗幟立於雲表又有蛛網遍縈樓門金兵以爲無人退去高宗遂勅封爲五大將軍命肖像於樓中祀之嗚呼此眞野人之言而作誌者妄據以爲故實可發一笑者也按宋史高宗本紀建炎三年十一月二日丙子駕幸明州初八日壬午定議航海十五日己丑御樓船次定海宋之定海乃今鎮海十九日癸巳次昌國四年正月朔甲辰御舟碇海中金人則於三年越州至四年正月二日乙巳方攻明州有高橋之戰七日庚戌張俊引兵遁十一日甲寅金人入明州屠其城是夕大雷雨金人乘黑破定海追襲御舟提領張公裕以海船擊之始退則金兵入郡城高宗在海幾一月安得有暇於譙樓及神旂現空蛛網縈門之事惟是張許諸公之祀固舊在樓中明萬曆乙酉歲樓燬太守蔡貫易更建而不復設主祀且廢邑人李啟南垦牒於後太守張士奇命郡丞龍德爭邑令周之奇擇沒官地立廟

即今
址度舊誌所載止據啟南等所呈之牒而不一稽之
正史致傳訛至此顧誌謂高宗勅封者則實有之蓋自
兀朮統兵南下列郡崩潰守土臣非降卽竄絕無一人
能憑城拒之者國勢危迫六飛幾無地可駐柄臣潘蠙濉
鯨背之間獨恃明州一隅捍禦其後故高宗特旌張許
諸公借睢陽舊事以激厲其羣下時值倥傯揔越無暇
建祠卽以譙樓爲命祀之所不然錢氏方以此藏節鉞
迫納土之後地近郡署州守特置漏鼓其上誰爲設諸
公之神主而尸祝之哉予更考高宗之航海也張俊亦

扈從至鄞亟思避敵請隨行乞一舟高宗諭以卿能保
障此郡當封王爵駕行俊不得舟將由陸道走台溫有
處士劉相如者力止之因有高橋一役實中興三大捷
之始麾下楊惟忠卽沂中趙密田師中李質皆有功神將
覓用邱橫則力戰死焉未幾俊恐金人益兵來攻卽大
掠城中而去惟忠諸人亦隨之遁并撤所過橋梁金兵
至士民奔進橋毀不得渡遂殲於敵幸免者僅二十五
人竊日邑民之被禍御舟之見襲俊實爲罪魁後人但
豔稱高橋之勝反於其地立張循王祠而覓邱二將至
莫能舉其姓氏竊慨吾邑文獻之無徵久矣乾隆丙午
祠下居民以廟頗頹圮捐貲重修而屬記於予予旣訂
正舊誌之誤并請里人於廡下立二將神主俾得從祀
是廟爲建炎所勅封而二將又係建炎死事之臣或亦
張許諸公之所許也若睢陽拒賊同時狥國忠烈之慨
具於新舊唐書本傳及昌黎書中丞傳後之文不待予
之瑣述云

此文成祠下首事陳某嫌篇中不詳述六公事攜質
一學究學究堅主舊誌以予爲鑿空之談別自爲記

勒石偶檢得原草以此有關里中掌故也仍錄存稿
中姑俟後之知文及留意舊事者

景迂晁公生辰公祀記

故宋朝請郎侍讀晁公景迂以元符中上書言事謫監
四明船場後入元祐黨籍公於場旁築超然亭著書自
適至南渡後淳熙十年監場事襄陽王鈇卽公寓舍爲
之祠而乞公彌甥陸待制游作文記之公之俎豆於斯
歷五百餘年矣里人之列廛祠側者釀金若干歲於九
月十九日先公生朝數日致祭久之以其息之贏購市

宅一區收其藏入供祀費以垂久遠因謀立碑勒同事者姓名及宅券於碑陰而屬鏞誌其緣起鏞謂公之謫官於鄞惟竹頭木屑是司非有功德可以及民即所著書如易元春秋考星紀譜及剛說多軼不傳或僅有存者亦惟學者愛玩之未必人習而戶解公何以得此於吾里哉方姦黨碑之出也君子一挂名其中摧折禁錮爲世僇民而數百年後遷謫所至戶祝如恐不及此可見忠義之在人心而吾里人并其篤生之日月亦流傳至久弗替是所以愛公者不儼然三代直道之遺歟靈均作離騷自敍其初度孟陬庚寅歷然可考而沅湘人祀之則於重午蓋以懷沙之慘故尤鄭重其死公幸得老歸鼎下而高風勁節歷世不泯歲時伏臘而外更以此追效蘐堂之祝且考公集中自徙官後同憶四明風物水仙木樨紅蝦白蟹一一見之吟咏江鄉秋老蝦蟹正肥木樨之殘香猶有存者知公之神固當眷戀於此矣禮有云有其舉之莫敢廢也年運而往預是會者思公之大節并念吾里人惓惓於公之意相與恪守之弗替其或有取於予言也夫昔在乾隆四十一年丙申孟

秋甬江後學蔣學溥鏞拜手撰

重修景迂晁公祠堂記

景迂晁公之謫監四明船場也在大觀四年庚寅其建祠也在淳熙十年癸卯祠即監場時寓舍後監官襄陽王季和始改築以祀公而陸放翁爲之記然自淳熙迄今約五百餘年其間頹圮修復必不一而足而邑誌未之載後忽訛而爲濱江侯廟近時全謝山別作祠堂記力辨其謬亦不詳其訛之始於何時據呂忠公大愚訪景迂遺蹟詩有場官繼絕眞我友（此指季和）欲來卜築祠此熙十年爲明州監倉而祠之立亦在是年詳味欲來卜築語意則事方經始放翁之記成於九月時尚未立石故以大書特書囑之至明萬曆庚戌祠燬而像存沈文慕閱渭南集得此記屬林芝手書補刻則知原碑早亡於未燬之前不然文慕何待閱渭南集而後知放翁之有此文若濱江侯之稱必補刻之碑又已失傳委巷不學之徒因俗呼濱江廟而遂妄增封爵夫吾郡之神祠輾轉附會者累累而是特由無文字可徵遂漸如烏焉

之三寫公則大節在國史遺集傳士林又得放翁記其始末而尙煩謝山之致辨則忠公詩中之云正今日所當清其遺躅者也乾隆甲辰里人撤舊祠而更新之改書廟額屬予爲重修記予讀公元符間所上書愷切指陳與同時鄒文忠陳文肅並爲黨人中眉目區區船場一祠曾何足以重公然當謫宦四明時建超然亭飲酒哦詩大爲山川生色則甬江方藉公而重其尸祝之固宜抑聞萬曆初祠之將燬先期見夢於居民因得負像而出近辛卯己亥兩遭融風之虐江干列屋幾盡皆至

廟垣輒止賴以獲全者甚多尤禮所謂能捍大災則祀之者特自此而後歲月浸遠或有神奇其事過爲不經之談以至刖啟傳譌故卽里人請記重修之歲月遂牽連書之若公立朝風概及所著之書則放翁謝山二記備矣予前作公生辰公祀記亦略嘗論及茲不復贅

雲石記 代邑令

郭西諸山並分支四明蜿蜒起伏以百數然距縣治稍遠其山脈之直走城中者惟鎭明嶺復沿嶺迤邐而東半里許融結成小石曰雲石相傳天將雨輒有雲氣蒙

始末兼述形勝之說俾後之居民務相顧惜勿更侵踞
泐茲一拳長與二百八十峯並峙所係豈淺鮮哉至地
之四界及助工者姓名當別勒諸碑陰茲不具書

二研窩記

昔予館鄭生書常家見所蓄佳硯及古鑑鏡之屬不一
而足未幾其居燬於火諸珍玩俱化烏有獨餘二研爲
其高大父寒村先生故物一澄泥硯旁鐫白雲軒字爲
先生官刑部時所用一端石硯旁鐫東洞水坑石則先
生守高州時得之書常自爲長歌索同人次和幾成卷

復就所存老屋數楹顏曰二硯窩屬予爲文以記昔人
謂一器失壓便爲非佳則書常珍此固當雖然藏魏鄭
公遺笏不若承其直節爭平泉醒酒石不若法其英概
方先生任郎官時慎重民命洊今讀悲唐行諸樂府可
見及一麾出守專務平易近民不事聲迹眞古循吏愐
愊無華者旣謝事攜粤東一奇石壓艙歸作屋覆之號
石叟居復購青花硯數枚而田園不甚加闢則其居官
可知矣今書常所處不同固不必以此相準然先生嘗
預子黃子證人講會聞載山緒言後此之仕卽本前此
之學且南雷明儒學案係先生手定之書常其勿狃於詞章之習究心是書卽以二
研佐其點勘旣非騷人癖嗜務誇案頭潔供亦不止愜
愜杯棬動手澤之思則所以名是屋者其義不較進歟
不然物之成毀聚散無定卽令昔時諸奇玩具在守而
弗失詎遂稱佳子弟書常亦勉之而已矣

尊聞堂記

古者廟制有多寡而上治下治旁治皆本乎是故其禮
達於士大夫近世挾厚貲者連甍接棟營建無已而宗

祠之立則必聚族而謀勉出其餘力以存古制之一二
蓋禮俗之衰久矣同里范君某嘗有志焉而未及爲將
以屬其子雲濤而雲濤早世遺孤廷櫃方三歲因命其
婦金氏成此志未幾范君旋以喪子之戚致不起廷櫃
亦窘金氏獨奉遘姑歷五年姑沒金氏於哀毀之中幸
苦持門戶久之以末命不可負斥奩中物及節嗇所贏
遂購地於宅之西南建宗祠若干楹壬寅二月卜吉鳩
工踰二歲落成爰山所藏世譜俾宗人審定奉始遷鄞
者某公爲始祖其下以昭穆次而舅與夫祔焉顏其堂

曰尊聞謂是役也未亡人據所聞於舅者而尊而行之也嗟乎世之接居者夫亡子喪守節立嗣特私爲後日血食計耳卽代終子職亦孝及其舅姑而止金氏能以飲冰茹蘗之身悒悒焉推而及於始祖以下妥其宗祏可不謂難歟金氏之父某介子門下士黃生石軒乞爲尊聞堂記予謂昔人有尊所聞之語指先正之格言也記有之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厩庫爲次居室爲後此在士大夫孰不聞之而孰克尊之茲金氏所聞者舅之遺言而隱與禮意合繼自今范氏之羣昭羣穆時饗尊祖敬宗收族者各尊所聞以起禮俗之衰皆斯堂肇建之力也不可以無述黃生來速前諾因爲之書

殲虎記

嘗閱黃主一學箕初稿述郡司馬童公殺世殲虎事稱恆於斯合食恆於斯將本之以上治下治旁治凡所謂尊祖敬宗收族者各尊所聞以起禮俗之衰皆斯堂肇建之力也不可以無述黃生來速前諾因爲之書

殲虎記

嘗閱黃主一學箕初稿述郡司馬童公殺世殲虎事稱譽至不容口竊謂漢郡守德化能使虎負子渡河此僅殺一虎主一何張皇如是獨其引唐書補要載將軍裴昊一日射三十一虎或告以此彪也非眞虎後果有虎小而黑色一吼人馬辟易弓矢俱墜與吾邑東郊所斃虎適似因記之邑東太曰山綿亙歷寶幢至明堂畚岡阜深邃約十里然向無虎患偶有之未久卽絕跡惟乾隆丙子自春迄秋虎傷人至百餘山中居民屋壁其近棟處多穿空虎從空處入負人而出若穿窗然顧爲虎所噬者率無聲一家或未之知次曉門戶如故怪久不起扶窗視之惟血漬床席閭州縣責獵戶收捕一獵者善刺虎聞此虎異甚夜攀高樹持火器以俟見二虎渡谿來將舉銃忽更有一虎從樹後騰上撲其人墜地分食之由是他獵戶皆不敢入山或從樓隙窺之一黑者

導前狀差小二黃者左右隨貼貼如傔從山民日未落卽閉戶防衛嚴密牛欄豕柵亦移置他室用大木周環虎惟食次十里中次聲俱絕乃下至平陸適二人拏舟至匯澗橋一牽纜行一挾舵坐舟尾舟橫於橋牽纜者回視舟尾無人疑昏睡墮水跡之至橋側衣服如蟬蛻然參攙血痕歷歷而絕不聞號呼傷者遂目爲神虎浸淫至東郊邱隘其地距山甚遠民謂虎必不至此有十餘人夜截流而漁前二人各擎巨網分兩岸行餘人以手挽之虎突自林中出攫西岸前一人餘各奔進被攫

者巨綱猶在腰後也大網橫水中虎負人并牽網行奔者抵家集村民數百執炬持刀叉噪而追之虎爲網所掣行稍後見追者衆且近置所攜躍過東岸岸傍有糞廁虎陷廁中窖深猝不能出追者合力排廁椽棟瓦石交積虎背虎負重猶昂首欲上刀叉攢擊則復俯歷一更許竟溺死糞中出而觀之灰質黑章小僅如犢二虎不知所往其患遂絕嗚呼此俗所稱神虎者也吾聞昔宣城刺史封劭化虎又占夢書曰夢糞得錢解者以爲錢固穢物第今之如封劭者日狎其間而未嘗攖害豈

此虎之技猶未神乎童君官居郡佐獨能舉虎而斃之則主一之張皇其事也亦宜

楊菴存藁卷二

清鄞縣蔣學鏞聲始撰

送董小鈍遊燕序

小鈍與予舊偕事謝山先生講席學業同而志趣不甚相符予第篤信古人而小鈍兼欲徧交今人予恒閉一室出門不半里即迷所向而小鈍常客遊東西促促無寧歲然當獨學無友每思得小鈍歸休於家與共上下其議論而恨不能阻其出也壬午秋小鈍自江右歸彼此各出別後所著相質正未幾小鈍復東裝北上索予

爲文以當古人贈言之義予方思尼之不得其又何以爲詞雖然凡人流行坎止不必一轍而要在確然有得於學予年來多病姑借經史以遣歲月偶有所得旋即遺忘小鈍氣盛力強非予荒落可比顧竊自念平生不離几案間無舟車奔迫塵俗應酬之累殊易肆力於古即小鈍方客遊時遙念故人亦謂當不負先師屬望之意豈料歸時所見止此哉夫學殖也不殖將落大抵志力不固率易進忽而不自知今小鈍行矣予既無可塞其請敢即道予之所自愧者以當贈言

吾師謝山先生之學如武庫之無所不有而於里中掌故考索尤精所著若四明洞天舊聞甬上族望表雙湖小誌句餘土音湖語等作皆爲誌乘訂訛舛補闕軼而最有功文獻者尤在續書舊集一書蓋吾鄉自前明楊碧川尙書始集錄諸先正詩爲四明羣雅其後戴南江侍御又增葺之楊尙寶次莊陸舍人敬身則專選一邑之作曰甬東詩括至李隱君杲堂乃會萃諸家增所未備倣中州集之例人係以傳名甬上書舊集然杲堂同

時諸公以忌諱故刖爲十卷藏於家久而失去先生念自明季迄今又百餘年不亟爲蒐訪必盡泯沒乃徧求之里中故家及諸人後嗣或閟不肯出者至爲之長跪以請其餘片紙隻字得之纖塵壁之間者輒次收拾儼成足本傳中各爲表其大節記其軼事往往姓氏已淪狐貉之口一經選錄其詩傳而人亦與之俱傳遂令蒼燐碧血苦蘗貞松無不涌現鬚眉呈露芒角較杲堂所闕十卷數且倍之至近時諸詩人亦遍索其已刻未刻之稿點定而論次焉書成凡八十卷命鏽輩數人分錄葛文巽亭嘗手抄全部今歸廬月船鏽與張望槎董小鈍各得草本分藏先生既沒與同學互易所有錄所未備而八十卷並成完集今距先生選詩又四十年諸門下老死殆盡鏽幸僅存乃摩挲昏眼整葺故紙依先生原目排其先後此外又抄得先生內外集百卷他若所著經史輿地之書尙數十種況況篋底未克繕寫傳布俟芭猶在讀太玄者謂必待後世有子雲以視先生之闡揚前輩爲何如哉丙辰冬杪校閱此集畢輒書數語於卷首

讀經偶鈔自序

予少有志於經蒐獵先儒成說自註疏外凡宋元明諸家經解旁採文集說部之有涉於經者摘其要語約成百餘卷偶館里中張氏有偷兒入室并負書篋以去盡失其稿年來疾病昏忘且少時所借閱書多不可復得遂不復措意因諸生從予受經始據舊聞指其崖略亦即條舉件繫筆之於册以備檢尋嗚呼此特昔時所錄之百一也古人著書往往悔其少作予則老而無聞乃重作兒圜生活微特古人不易及回憶束髮受書好奇

愛博時習氣都成昨夢始歎儲胥窮經之語老生亡日甚易豈識薄植者固萬不足與於斯錄畢更書此以示諸生俾無止笑予之陋兼當鑒予之衰也戊戌長至前一日楊菴氏書

野雲居詩稿序

古文士負才天折未竟所學如那敦夫王逢原翟賴一時巨公爲之表章猶得流傳後世然使幸躋中壽充其才力之所至則所以寄不朽者當不止此是故生材難成材尤難慈谿鄞鄭子晚橋自其先世濮州公以來七葉

皆有傳集迄寒村先生尤以詩文爲一代鉅手家有二老閣藏書甚富晚橋自幼耳濡目染迴非凡近又所居饒園亭之勝名花奇石位置楚楚時招友朋觴詠其中間或遊學武林與其地名下士相往還雙峯六橋拈題酬韻見者皆傾倒今讀其辛巳以前詩令人有王謝家子弟之褒後其父詡齋先生以非意遭羅織竄以免晚橋往來營解不能得悍吏朝夕至門亦避之吳中復因念母時時變服歸省以吟弄風月之才一旦家難倉皇望白雲而長思作蓼莪遂之痛哭聊借筆墨抒其悲憤今

明人尺牘序

尺牘之體別爲一種寥寥數言自具風致昔人因有牘牘選諸刻或又愛其書法摹勒而傳之如右軍十七帖之類得淳化眞本幾如拱璧皆嗜古者所不廢也吾友范君栽亭家藏明人小簡至數百幅閒他人有一紙必多方求得之遂裝池爲十巨冊栽亭自序其首謂購訪方未有已隨所獲爲先後故不以時代分次予嘗一再過閱其人名公鉅卿高人韻士緇衣羽流其言山水風月詩酒期約餽問其書眞行草隸無所不備獨最後一冊始楊忠烈公訖冰槎尚書墟

科目自萬曆丁未至崇禎壬午時代幷然我亭豈以諸君子遺墨止于冊中所收而不能多得哉蓋前明一代雖終于烈皇餘燼歷四藩而止其國脈實已盡壞于定陵之世徒使諸君子側足焦原前者糜爛而後者踵至焉覩其尺牘不禁愀然有論世之感遂鄭重而區別之非若案頭清玩第稠疊掇拾而已雖然予讀前史于神宗以下專主夏燮仲之幸存錄或於清流間有微詞至由甲申以訖四藩諸家野記異同紛錯失實者多誰其熟於勝國舊聞舉亂絲而理之乎我亭工隸書善刀札

其所得於前九册爲不少則其所鄭重而區別者并其人平生當別有攷定也承屬予作後序因書以質之

張望槎詩稿序

壬午六月望槎自言病甚招予訣別予趨過之則見其起居無恙特多厭世之語予詫焉百端慰之君不答既別歸聞君盡焚平日著作獨留詩稿一册謂其婦曰頃吾友至悔不以此付之踰日訃至則自沉于水矣君之死也由得心疾故其語亦多近怪然既忍於戕其生而獨惓惓於詩何哉君爲人清苦自屬不妄取與故昔謝山先生贈詩有惟君崇耿介努力重清門之句第性褊狹不能容物值有遺行者即廣坐中斥數其失對俗士自長揖外不交一談以是叢忌嫉戚友遙望見即各引避君既絕俗太甚而亦爲俗所擯居恆鬱鬱不自得嘗欲逃之窮山絕壑長往不返而家室之累復困而留之竟坐此致疾以至於死悲夫君沒後諸不快君者即以其死相訾啾予蓋欲原之而無可原也雖然古之人如鮑焦棄疏立槁申徒狄負石自沉於河使行於今孰不以爲病狂者且以君之志節而使遭遇事變必能致命遂志如古人惜乎死非其時而不軌於正也顧世之死於酒死於色與死於榮利者又俱可謂之正命乎君詩與行偏強類其爲人其婦以君遺言卒以畀予予受而藏之幾十年所矣庚寅冬杪索居廣寺追念平日遊好兼感君惓惓之意取其詩選錄一過是時朔風淒厲窗外老竹數本僵立冰雪中恍見君生時面目因流涕而書之

象山百咏小引

象山陸絕海外雖好遊者未嘗至故風土之勝非生其

地者不及詳然山川人物時時錯見他書一經搜討便皆掌故予老友白巖姜先生修本縣誌可稱該洽其門下高弟倪君韭山素工詩就所見證所聞共成百咏補誌中未備者約十之三四出以示予予每歎近日析楊黃華之徒於文獻了無關係或留意於此又多牽合附會不足徵信韭山久客吾邑遣愁破寂聊自寫其越吟之思固非涅夸詞爲鄉邦重者而山川人物略具其概行更續而廣之三輔黃圖襄陽耆舊不得專美於前是詩也傳行且與通都大邑爭雄長矣若其遣詞清麗音

節珊然自是作者長技不足爲韭山道也

疑年紀略序

上古世數已難考信況於紀年稍近莫如殷周而書序成湯既歿太甲元年極爲世儒所詆乃推算長曆者皆不數外丙仲壬之年武王克殷之歲史記漢書亦復不合後人益多異同之論齊人伐燕明見孟子以爲宣王事而史記屬之湣王温公通鑑特改史記年數增宣王之十年減湣王之十年以求與孟子合蓋史公及見世本多取以爲據不知世本亦戰國時書同時所出如竹

書紀年汲冢書逸周書多荒唐不足信但觀其記事之有此等書哉予不及交君而嘗與君之弟信中遊其人亥即知紀年之誕迨漢而緯書盛行故皇甫謐鄭康成輩其言直同志怪之書宋人所著如羅泌路史劉恕通鑑外編輕信前人皆雜不堪邵子皇極經世書彼自以數推而實不可以理詩學者泛觀之而姑以備異聞可也孝先日三示予以其族父閒芳疑年紀略四卷予閱之微若有術博意於無足置辨者亦備採之以申其辨然今世經生無論上古即秦漢以後凡帝王歷年之修短建號之改易問之大抵瞪目不能對安知世間尚

幾許予即攜小舟至湖心刻篙以誌登岸拨以尺果如所言君欲以其術授予然先約以必屏絕諸事不覩羣書者期歲方能盡通曆學之全予念諸生方相從授經又羣譽一日不能去手安能專習此屠龍之技遂謝不受後聞君卒未知其有著述存否及予修邑誌欲爲之立傳同事皆少年未嘗識君各排擯不可予甚以爲恨今日三爲予言君兄弟皆不永年又無後嗣此書幸在特其一鱗半甲耳乃歎好學深思之士不特人排擯之造物亦務摧折之此眞不可解者矣因書開芳書之後而并附誌其略如此

王靈衢時文稿序

蛟川王君靈衢既沒之三載其子捧所遺時文稿乞予序予與君交甚淺壬午君領鄉書第一寓吾友范愚軒錢唐學署予以他事至省亦假榻署中君時應酬甚冗每至晚飯後明燈相對始得劇談或商榷經說君多主郝京山及近人毛西河之論予不甚喜二家爭之急辨之疾輒至頸赤齒露君不以爲忤而持議則挺挺如故極豐腴先生訝問則曰此主人意也雅慕子名明旦更投一門下刺佽助當不貲先生輟箸而起取衣裝付質

庫給事值丙辰成進士與張相國子爲同譜相國命其子招致固謝不往相國方與李閣學穆堂方侍郎靈皐交惡而先生於二公極歡次年散館左遷汪尚書於朝房語人曰今日方季二人必大不樂或間之相國曰是固具體而微之方季也及歸里寓書兼辦逸齋之爲人乃始決然集求舊道復詩不得一日其後人攜殘稿來售索四金是時鋪適侍側曰已午先生尚未舉火傍徨無以應忽武林襲明水書至贈金符其數立以付其後人謂鋪曰此天緣也鋪笑曰昔朱新仲作信天緣堂記謂魚過其下則取食之今先生復以之售詩得無終日餓耶先生亦大笑癸酉先生端溪書院教制府極相推重且與先生配曾孫人有族誼具啟事將特薦先生聞之遂決意託疾歸此皆先生風節所係而譜不載故備書之俾讀先生文者益得知其詳非敢如小鈍之求附青雲也

門人蔣學鋪識

書萬正符手錄詩補傳

舊讀昆山徐司寇通志堂經解于詩補傳不列撰人姓氏因考宋史藝文志有范處義詩補傳三十卷宋郎

雪槃不知幾何經衛湛深就此略可想見其餘三六之無述作傳世者正前輩專事模學不務表襮處耳其一門競爽自相師友非僅薛諸弟以增重者也若洪之荀氏其六人並湮沒無考紱則結昏中常侍周衡之女爲子彧婦爽之以說雖有存者亦嘗應直辟命故姜西溟以爲東漢標榜之習萬氏兄弟則因先人爲明之世臣革代後不復應舉並以布衣終今人視古人果孰勝耶予因考定逸齋此書附列八龍之目以示諸生俾文獻稍有徵焉

書舊本莊子後

予自幼略解文義即好覽古籍時企塾兒係柴漁山先生從孫其人頑甚家有書二大櫃時攜故書函剪刻作人物爲戲予見其鈒題輒借觀其書或以五色箋及土偶易之塾師以妨舉業苦禁予屢加楚撻予竊置於所課經書下承間即啟視晚自塾歸吾母課予兄弟夜讀以香三炷爲率予口誦時藝目所注則所借閱書惟恐其香之盡也丁巳先君自京師旋里偶翻案上見有董子春秋繁露問曰董子何知且安從得此子具以對隨指數條令詮解頗得其大旨塾師因言此兒性頗强記然好雜學恐舉業一道不足以承司冶之傳先君子曰是不然吾昔從何義門先生遊先生盡出邸中書令博觀兼指授羣書異同醇駁讀之三載始卑卑舉業爲益工況是不猶愈於童嬉乎由是得縱觀在苒五十餘年時就里中藏書家叩所有以供漁獵終詰非己有乃借友人祕帙兀兀手抄吳中書估至擇所未見者節損衣食之貲以售之今亦稍積至二大櫃王寅夏暴書於庭其中郭注莊子劉向說苑楊子法言白虎通數種即幼時

土偶所易得也惟莊子破碎甚爲整葺而補綴之昔歐陽公記舊本韓文重其爲故物予則不止故物之惜并藉以無忘庭訓焉因書數語以示我後之人亦即先君子之意也夫

跋屠儀部書禪宗語錄後

赤水先生書法與其詩文相似不甚經意而氣韻却自拔俗此帖係先生逃禪以後所作故於宗乘之旨娓娓言之如此嘗閱虞山列朝詩集於先生傳謂吳人有挾乩仙柄蠹虛子儀部篤信之病革猶賡慧虛颺輪迎我

扶非凝望悵快而卒其堂作雨土者舊集亦襲此語宇謂先生世家臞仕又少至貧盛才特以歌酒之會爲悲者中傷斥不復振遂出入於二氏以消胸中磈礧何至如虞山之言癡絕乃爾虞山因先生在弇州所列四十子中力詆弇州致波及先生卽如吾鄉沈嘉則弇州亦推爲布衣之傑虞山謂其由晚依宗炳之故其實文恭登壇時弇州嘉則俱死久矣史載年月可稽猶隨意顚倒以相詰譏傳中所載寧可盡信夫詩文自有公論先生古文亦未嘗師法弇州第失之冗漫而其中時有一段佳絕處詩則自言委敏而意疎故多提給意疎故少堅精是眞得失寸心知者卽果堂亦言虞山於先生詩僅錄近體數首使前人才氣何由得伸乃於蠹虛云云仍存而不削後之覽是帖者又將謂先生皈心宗敎冀紫柏憨山一輩法航渡我矣予故爲之辨其誣

跋姜西溟先生帖

西溟先生眞蹟其私印有給丁丑以後書者尤屬其得意筆是帖署壬戌二月前丁丑尙十餘年然觀先生自題其後有誰爲藏弆之語因知前輩倘一落墨便已寶貴于古矜慎如此宜其與年俱進也一書法何足以盡先生然先生書之所以工與其不止於書法者皆可知矣

跋朱竹垞贈鄭寒村詩手蹟

雍正癸卯孔里中范文穆翁過先君子論詩歷舉近時詩家宗派先君子謂詩主言情摹景苟其至者卽異曲同工卽如秀水朱檢討慈銘鄞高州宗派迥殊而高州曉行詩極爲檢討所賞因口誦高州原作及檢討贈詩予甫九歲不識檢討爲何人并不識高州爲何人然是時已竊學韻語卽誰識之後閱高州全集則曉行詩在焉繼讀曝書亭集則高州詩亦在焉忽忽幾六十年高州玄孫書常揭檢討手書贈詩見示前輩名篇故家世澤均堪珍重而予兒時耳熟之作迄今恍同隔世重得摩挲其喜慟改適不可曰以縗事代女紅給食故百手蹟

題其後

孫生對澗出其家舊藏姑蘇女史馬江香畫冊示予凡十餘幅有吾邑南溪舒氏書後稱江香盛年幾居或憐其喪吾慟改適不可曰以縗事代女紅給食故百手蹟

流傳吳中今觀其畫尤工蟲鳥栩栩欲活然未有作並栖交舞者昔朱鄭所南國亡後畫蘭不畫土以寄憤江香亦隱以此寄恨人徒賞其筆墨娟秀不知實一副涕淚痕也予不解畫法而識畫意後有覽者以予言爲然否

湯氏墓莊記

周禮有墓大夫掌墓域漢以後則先賢及勳貴之家勑置守戶故淮陰侯葬母特營高敞地令其旁可置萬家至設爲莊院以守先兆莫盛於宋凡位登兩府者或請

之朝以重其地而吾鄉世家如資國寺則史氏功德院寶積莊則全氏香火院皆其證也陸放翁頗譏爲非古明人則刖易之以墓莊使守者耕墓田以司洒掃前人嘗稱其變而合於禮然墓莊或存或廢蓋一姓主之後嗣不振輒至頹落甚且他甍焉其墓之在遠者子孫久不展視守莊之夫因之據爲己有象山姜給事墓莊後爲鄞陸氏業至盡伐其墓樹此百年中近事而資國寶積今屬之吏氏全氏者如故由莊院之設後遂公之十方其建者止屬檀那後人不得私斥居僧亦無從竊據故以禮言莫近於墓莊而爲長久計則莊院較墓莊爲差勝耳邑西鄉有迴龍菴後圮湯氏之先墓與菴近遂改建之易名龍樹寺掃墓既畢後人率享餕於此寺屢壞屢修皆湯氏任其事乾隆丁未復大爲葺理既畢工因屬予記其始末予謂古人無墓祭特以栗主所不在今世墓祭之禮甚重然大抵在奠食後人之城居者必不能時時造省是不可無以守之延陵季子謂骨肉復歸於土魂氣則無不之今墓去菴不口里安知非魂氣所之地何待栗主湯氏卽以寺爲墓莊而建之修之也

固宜特菴院之勝於莊者止以久暫言試考袁氏湖心寺雖非爲守墓而設顧宋忠臣袁公之祠在焉明張司馬輒廢爲刖墅卽菴院亦有不可保者今勒之於石俾斯寺永爲湯氏香火之所奇且令嗣知區區梵宇猶力圖修治況於先祀況於世德孝弟之心可以油然而興矣豈若今之捐貲佛地自誇爲功德主者比哉因不辭而爲之記

橋莊存藁卷二

贵德音墓誌銘

乾隆甲申十一月十六日贵德音先生卒次子衍沆狀公事實命其友蔣學鏞爲之銘鏞自惟後輩何敢當此而衍沆哀經踵門者再固以請因不獲辭按狀公諱光琪字德音先世汝南人宋建隆中有諱顗者官慈谿縣尉因家焉後徙郡城凡二支一居永寧巷一居錦帶橋西譜牒闕軼不詳其分合所自居永寧巷者自明洪武

間徙閶五傳爲公曾祖諱應□慈溪學生祖緯禮寧波府學生父培益字文謙鄞學生初娶某氏繼謝氏無子立公爲後而公本生居錦帶橋西者萬曆間續徙再傳諱應宿崇禎癸酉舉人仕至兵馬司指揮使應宿生緯祥貢生明季以薦授國子監祭酒緯祥生培□字禹郊娶張氏生子四公其叔也少穎悟讀書輒解大意會禹郊公卒伯仲皆治舉子業內外事悉諉公因輟學文謙公擇後時張孺人頗靳之曰吾所仗者此兒耳文謙公以公爲賢固請乃許未幾文謙公卒哀毀盡禮嗣母謝孺人性嚴公事之曲得其歡心復時時歸省本生執幹如舊故兩親一忘所出之子爲人後一忘所後之子非己出也公性尤友愛康熙丙寅伯兄景庭中蜚語制府檄郡縣密捕之將斃之獄有覘知其事者語景庭景庭入告母遽跳身走公急攜金追覓同載至省城匿兄族人所迫歸則當事索景庭不得即嚴捕公族屬俱避匿公亦遁伏餘姚之中村既念二母獨城居竊歸省時邏者四出踪跡公夜從間道行披榛莽踰澗谷虎跡縱橫道上倀鬼前後啼公馳弗顧五鼓抵郡西門不敢入遑

城而北城北多賣菜傭公變服代荷擔入市得突過舅氏家坐甫定有健卒十餘人來搜捕公伏閣上僅免乘黑徧省二孺人復逸去再走省城探伯兄則伯兄已變姓名客他所邑公趨訪之夜迷失道又天雨泥滑躑躅空谷中遙望山崦有燈火光馳詣求宿山中人初疑不納一老嫗出曰此窮客耳夜已半將令何往遂延入炊笋飯公取囊藉地令公臥次曉酬以金不受擲而行既晤伯兄旅次中勸使遠行歸謁產托同邑應計偕者俾附舟北上甲午兄捷北闈報至張孺人歎曰非琪兒此

子已瘐死矣公爲人坦夷不設城府遇事挺挺持是非常面數人過人皆敬憚之里中有婺婦楊氏爲族屬所侵侮困不支將改適公叱責諸惡少力護之時贈其乏婦得守志以老公沒登堂哭奠而去公生於康熙辛丑十一月六日年八十六元配宣氏繼□氏子三人衍瀛衍沆衍沅孫七人曾孫五人葬於鄞西之七港口鋪先君子與公伯兄爲文字交時述公舊事故鋪幼聞孝廉公有弟嘗脫兄於難及與衍沆交乃知卽公也嗚呼是足以銘矣

李雪坪墓誌銘

銘曰疇無同體急難救護疇知同體利害贍顧惟公至性敦不渝平生長者行有餘我取其大爲特書

呼君就語語畢卽歸久之察君之外和而內介也始數數過從予嘗欲介君以交於望槎望槎難之會學使者按部將詣學諸生候者皆錯立族談子與望槎獨寂對西廡下久之君至就予坐則瑣瑣而向者如堵望槎去之他所雷公雅聞君名試時降體貌與款語揭榮署君第一數召見君不時赴雷公者揭廬先生之子而侍郎蔡聞之之高弟也閭人言理學者推安溪李文貞而後一人其傾倒君甚至而君過之落落然予詰之則曰病不任趨走耳予曰然則何以能入試君笑曰此卽古人往役之義也然雷公卒以此愈重君舉君優行貢太學丙子秋君赴省試適雷公以養親告歸君往送是時自督撫以下傾城出餞郡縣吏名刺猶墨遞不及通雷公遙望見君卽降座握手立交衢中語移時鄭重而別見者皆驚顧次日大吏有遣人至寓物色君者君遽束裝行望槎聞而謂子曰吾知有子而不知李君眞葉公之好龍也君諱立模字文泉雪坪其號世爲鄞右族六世祖諱堂明工部侍郎著有四明文獻錄及選錄邑先正詩曰四明羣雅學者稱董山先生高祖諱康先

十六日卒於乾隆丁丑十一月二十一日年止三十有五初娶邱氏早卒繼室以吾妹無子族屬凋落以序無可繼者立同姓子光臨爲後葬於鄞城之南去其先世大墓不半里君沒後數年望槎亦以心疾墮水卒予索居無聊獨徙倚門外或獨步河隄間望暝色而歸蓋自是漠然無所向矣

銘曰不子子以處仍蹇蹇以行是謂幽人之貞

君以家譜太略嘗欲補作高曾傳未及爲而卒故子敘其先世加詳焉亦君之志也

吾友月船沒其子澧乞予爲銘予惟古人有云人必相及也而後能相知必相知也而後能相爲言子自揣所學不足以述君謝不敢爲而澧以君舊時同志僅子在固請不已不獲辭君姓盧氏諱鎬字配京別字月船浙之寧波府鄞縣人先世自東陽遷定海之金塘明嘉靖間始徙居郡城小江里曾祖諱章祖諱德周父諱培字春亭曾祖妣錢氏祖妣周氏徐氏妣陳氏君少奇穎未冠補諸生試輒冠其曹然不欲以經生業自限從師取友其學凡三變而卒底於大成初偕同邑楊爾音遊好搜討僻書軼事未幾棄去從前輩史雪汀研究經史爲根柢之學既猶嫌其未博介其友執贄謝山先生門下因得盡讀所藏書先生歲出遊時邦上馬氏聚書樓武林趙氏小山堂牙籤甲天下每借其祕本捆載以歸諸門下聞先生至競集分攜數十種而去閱畢彼此互易而君最精銳月五行下日可畢十餘卷識解尤超絕一覽即能穿穴其間先生目爲高第弟子其後君南遊金陵北抵都下所至必訪求經史遺佚及宋元人文集之

未甚流布者遂湎茹一切癸酉登賢書赴南宮試泰倘書蕙田王學士西莊號稱博雅一見輒以畏友待之禮聞分校者各爭欲得君而卒不售公車凡十上選授平陽教諭君以父年高不欲就春亭公強之不得已之官久之將陳情而春亭公之訃至奔歸自以爲大恨日戚戚因得疾服闋方補授而已不起生於雍正癸卯十月某日卒於乾隆乙巳四月某日年六十有三葬某鄉之某原所著詩曰南北遊草寂吟草初娶張氏繼娶董氏馬氏子四灃其長也次渭先君卒次沂次泗灃泗皆諸

生女三長適知饒平縣黃定文次適范上卿次適洪德錦子初侍謝山先生講坐即肩隨君間與考證今古君止就子所論相往復不及其他先生沒君留京師累年子獨就郡中儲藏家蒐覽古籍君歸以新得相叩則君無弗涖貫子以君所交皆通人又京師積書之林其聞見非子可比迫君赴學博任平陽僻陋少學者行篋所攜書不能多而鄉中後進多好購異書吳中書估咸必再三至凡子聞而未見之書居十之三三因得窮十年力沈酣其中後因君讀禮家居一一舉似而君就諸書

之同異得失與子剖證子不禁爽然蓋君爲人蘊藉不欲矜子以所不知前後傾吐皆隨問隨答其中之所有子迄不能測也君生平不輕著書所作詩文亦懶於收拾今所存僅一斑獨其學冠絕同輩而予弁陋不足相發明然即予之所不能測者而君之學亦概可見矣銘曰不事表襮宜所造之邃也無多撰著慮其名之晦也河汾弟子君其最也予不足以盡君後有知者信師傳之弗愧也

畧夢墟墓表

畧君夢墟卒之次年卜吉將葬其子繼聲謁予曰知吾父者莫先生若乞爲文表於墓昔予兄我於予曰知吾父者莫先生若乞爲文表於墓昔予兄我野與君兄雁湖爲莫逆交子肩隨君亦數十年凡君門內之行久相歎服雖微繼聲請自不可無述嗚呼史言晏子祿入潤及九族在古人亦若以爲不易得者而特稱之然彼固居位有食采者耳君以一寒士而上奉嚴親旁逮內外戚屬捐据者終其身可不謂尤難歟君諱可播字嘉穀一字法田又號夢墟其上世詳予所作雁湖狀父蘇亭公諱某庶母周氏兄弟四人長兄早世次

即雁湖君序居第三少喪母事父不違朝夕蘇亭公善飲工填詞醉即擊節高歌食必具酒饌君與雁湖左右立侍片語不當意即加捶每一人伏地受杖一人旁跪涕泣求解父時或爲之霽威季弟少頗不馴君恐父責之百方掩護倘爲父所知并撻君君忍痛猶爲弟辨釋弟感君意後亦自斂飭長嫂殁居有二孤兩姑一適蓮氏一適沈氏並寡且貧君兄弟俯仰常苦不足體父意束薪斗米計日而分給之壬申雁湖舉賢書旋考授教習期滿以貧故就選人籍分發滇南署太和縣招季弟

至署留君侍養滇南地瘠又去鄉幾萬里郵書歲僅一達清俸所寄不能多君得書即呈之父父取金先償二妹復留半付長婦餘授君者止十之二三君以此金爲兄祿養所貽晨昏之奉視舊加豐腆金盡即貸之市肆中逋負山積子嘗過之賓友滿坐方商榷經史詩文而屠兒酒家及貢菜傭來索值者相繼君或取少許以償或興約後期既畢去笑談如故亦絕不令父知蘇亭公八旬君集親朋稱觴上壽次日復召伶人演劇蘇亭公歡甚飯畢將就寢忽無疾而逝君居喪哀毀踰禮待兄

以扞吾哀頃子爲之狀屬稿相就以示君君嗚咽而讀之後子兄我野卒自視含殮至送葬君無不親詣哭奠居恆急友人之急酬應旁午常自謂勞人然終未嘗謝卻也其爲文有眞氣如其人久困諸生晚以例貢太學所著詩有吟社草永感草閩遊滇遊諸草配某氏子一即繼聲嘉慶元年丙辰十月十二日卒年七十八葬某鄉之某原子攷古墓表之例書其大者一二事足概其平生獨念近世孝友之道久衰至性如君其行事皆可以式頹俗故琅眉而備書之鄙文雖不合於古而聞君

之風者或知所愧勵也夫

鄭文學晚橋墓表

鄭君晚橋之葬吾友董小鈍嘗銘之既而其子勳遷葬於祖塋之次復乞余爲表余謂小鈍之言備矣何俟贅述勳以銘祇藏於墓中者也若揚其親之志行者尤莫如表因固以請乃按勳所狀而更譔次焉君諱竺字弗人晚橋其別署也其世系詳全謝山太史所作君祖南谿公次子君少穎異讀書目數行下未冠補諸生酷好詩古文詞與同邑顧鑑谿公墓誌父諱中節號訒齋南谿公次子君少穎異讀書目數行下未冠補諸生酷好詩古文詞與同邑顧鑑

沙柱廬筠爲詩會時吾友張望槎館其家相唱和無虛日後客遊武林則杭之詩人鮑漱飲鄭柳洲復招入社前輩杭葦浦金蘭門諸公亦器重之雙峯六橋之間分箋浮白見者莫不傾慕未幾而訒齋之禍起訒齋素任氣好急人之急或以蜚語聞於有司將捕置之獄亟變姓名走吳中悍吏持符日夕叫囂於門母錢孺人哀號無措君以一弱諸生支拄其間入則慰安其母出則奔走營救其父事不可爲解訒齋潛遣人呼之君命婦張氏謹侍姑起居身亦避居胥門張氏故賢孝姑藉以安而君終恐母之以憂致疾也又念訒齋之誣未白悲愁侘傺間托之筆墨率多酸楚之音及風波既定君遂咯血不止病中尚時時長歌短吟益一往淒絕竟以此卒年二十有五勳嘗屬余論定其遺詩前後如出兩手蓋君本風流縕藉人吟弄風月搜抉花鳥乃其本色一旦遭值家難流離琐尾綺語盡屏至性孤行詩境愈高而清華亦自此耗竭矣昔荆公於王深甫東坡於王子立皆惜其不永年然特重其才耳君之才畧似二人而所

悲或但以蘭摧玉折爲恨而莫有知其孝思者

此勳所以求表其墓也夫君婦張氏自君沒後奉其姑且十八年今業得以節孝邀旌典余舊爲作傳故不復詳述而獨著君所以死見不但以才而早夭爲可惜云

瀾兒墓磚

兒名瀾予預字之曰紫迴生於乾隆癸酉九月三日卒於丁亥八月十日卒之前一日謂子曰兒生不得依父死願得祔葬母墓予諾之而故婦王氏亦權厝先塋側穴甚狹不可祔乃別瘞兒於城南既念兒生有至性由勤苦得疾死不忍重遷其請而家貧不能塋葬地予日

益瀕病死無時恐終不及改葬因預爲壙誌付次兒滴命藏之以待事焉兒幼聰慧三歲能識字予嘗題詩壁上有幾聲貝葉佛一卷太玄經之句時一吟諷兒默識之一日翻予案上書見賈島名即指問曰是此賈島耶予大駭問何由知兒指壁上詩以對因令覆舉全詩果成誦復雜取他書指詩中字以試之無一誤者是時歲大祲舉家艱食予伯兒適出市糕餅獲飢兒之喜躍即取餅啖兒相對歡笑移時忘其竟日不舉火也是後日授以唐人五七言絕句一首六歲就外傅諸小學書瀏覽如夙習塾師欲困以難字俾讀離騷兒時疑義窒其師癸未以後予授徒於家因自教兒令專治詩書春秋子說經不喜主一家而爲兒解章句大義則姑徙傳注兒聽畢必問他說云何一日啟予書麓見有嚴華谷詩緝因成公書說及劉原父春秋權衡取閱大喜手抄且讀日記數百言予初不令習制舉業以爲此小技俟學成後優爲之而吾母過試期見諸孫無與試者每歎詫或謂讓兒曰令兼治時文甫成篇拗思曲筆不類童子語甲申婦王氏病足不良於行強起治吾母供饋兒輒

佐之婦沒沒錄諸事遂專諉兒每質明起予捧匜俟吾母沃盥畢即退坐書室兒則潔釜鬵治具奉大母食飲既徹以其餘者進子而自與其弟日食止臠鹽未嘗私一臠暇復治經如故予夜閱書率至漏數下兒亦佐讀或氣竭不能任其聲止之令臥不可必俟子問畢拂席布衾然後就枕予間赴友人之招深夜歸家人皆闔戶睡兒獨候子門次倦甚即臥階石上子歸見之慘然因爲之簡出丙戌子繼娶孫氏兒稍得休息而積勞已成病矣次年春咯血不止遂病痺痿轉側需扶持然復恐子之勞也終日面壁臥至痛楚不可忍始以告子爲轉面向外久之其貼席處皮肉糜爛脛骨皆見病革子一夕數起視兒爲子強進食一匙曰爺倦矣兒無恙姑安寢治曉氣極惙惙孫氏欲促子起兒猶搖手止之垂沒始大聲呼子注視而絕嗚呼咄哉昔程明道誌其子邵公謂賦生之類雜糅者多而精一者間或值焉則其數多不能長籲意物之修短設各視所稟之厚薄而非必有數存其間則精一者乃天地清明純固之氣其法宜壽而胡以反天使果有數以爲之限制而氣之醇與駁任

人之適然而得之則天又何所據以制其修短之數而清明純固者反令之弱喪而無所成疑桎子此語或有所感而云然予何敢以兒與邵公比獨念自始祖來累世以孝友著稱至於予而人紀中無一能滿其分者雖每內悔然性疎直不克自矯揉以約身而合於禮兒天資醇懿庶幾延此墜緒而又十五歲遽死恐先世之澤斬矣此予始而疑繼而懼而終不能已於哀者也爰爲哭兒詩八章係之於後而卽以爲之銘

徐錦衣傳

徐啟睿字聖思鄞諸生負才使氣好罵人素善擊劍醉則拔之起舞出入必佩之人或目爲狂生時流寇躪中原南中承平如故友朋競爲社會高論詩文君見輒罵曰此處堂燕雀也閱邸抄尤極口罵時相不置一日忽埋所佩劍削髮事淨屠雪嶠釋名宏節雪嶠開堂徑山座下數百人無當意者江西黃端伯好談禪諸僧謂其本色未除雪嶠曰三世佛是血性男子君因請曰某亦端倪之亞也遂相視而笑自是閉關坐終日無聲故人過訪拒不納或故爲嫚語激其罵亦寂然會兩都相繼沒星中錢忠介公起兵有奔告其事者卽大呼破關出掘所埋故劍欲赴忠介營道過周太守元懋家元懋見其冠鶡冠衣綠錦衣曰君返初服乎今江上正需人則笑曰君當飲我酒連酌三斗又拔劍起舞顧曰何如卽長揖別去忠介固與公同學爲引見於魯監國監國奇其狀授錦衣衞指揮不拜自稱白衣參軍是時江上方國安王之仁輩各擁兵相觀望君復大罵曰今當焚舟前進或可一逞奴輩乃欲守蕞爾自困耶每燿兵輒出立矢石間諸營皆目笑之一日晨起集其麾下百夫屠

牛饗之諭以大義皆唯唯將出忠介固止之曰軍行無後繼何益對曰吾將赴敵而死以媿諸營之賦清人者遂渡江直薄西岸城上望見以爲游騎姑遣裨將應之則奮呼刺其將墮馬殺所從兵過半乃盡出精騎相敵大帥戒之曰觀其首領甚奇必生致之君初戰勝馳馬至江濱招東岸諸營並濟諸營無應者亟返鬬馬忽陷淖中猶揮劍四擊官兵莫敢近競以長矛刺其馬馬踣遂被執見大帥諭之曰爾壯士從我卽以爾爲中軍君瞋目大罵曰豈有壯士而從若者乎昔張睢陽願爲厲

鬼卒無驗我死必於空虛中斷若首鬻愈厲帥怒命剖其腹實之草縣望江門思介哭之慟曰果見君之出而不見其入也監國聞亦震悼命卽軍中賜祭二壇招魂葬焉

全謝山師作耆舊傳訪其後人已無有存者止據高隱學宇泰所作長歌及其友徐侍御心水殿臣輓詩約略爲之予修邑志蒐得左文紀雲臣黃勝國臙語一册載錦衣事較詳而左文止雜記不具首尾因參取耆舊傳成此文非敢與先師爭勝也

陳大理傳

陳紫芝字非園性純篤事其兄金芝如父白首無間言從黃南雷講學與同邑陳介眉仇滄柱相切磋中康熙十八年進士座主葉文敏公見其名喜曰浙東名宿也薦入館選旋以親老告歸丁外艱服闋改御史毅然以風紀自任時法網寬大京僚歲受外吏餽遺於科道官尤重紫芝一切峻拒有奸徒鄧二者張酒食肆以放爲四內私置囹圄誘良民入室恣勒索不遂卽禁繫之甚有致死者而踪跡詭祕又以賂遍結宮吏人莫能詰紫芝巡視南城訪得其事遣役捕之一訊而服爲關說求寬者踵至不聽卒置之重辟嘗上疏謂朝章國典宜歸畫一民間冠婚喪祭尤永有定朝制請編纂禮書頒行又疏乞裁併屯衞大指謂屯衞始於前代今名存實亡而其籍掌於衞官有司不預知民間往往以私地影借屯田詐訟無已請以屯務屬州縣則糧額可清地畝可按訟端可杜雖所奏未盡得請要皆切於實用是時封疆大吏多由閣部保舉湖廣巡撫張汧大學士明珠所私也時勢不法臺垣莫敢糾之者紫芝獨具疏參劾且請罪其保舉之人疏將上有大臣力止之不可上已遙望見命上殿卽出疏因面啟其罪上領之且曰滿朝爲所賄囑無能以其事上聞爾小御史乃爾敢言隨諭九卿并保舉湖撫者一體重議事終寢不行而紫芝直聲震朝野旋陞奉天府丞兼督學政力絕請託取士皆得實請葺學宮置學租設義塾墾荒土部議允其二歸朝授大理丞讞獄慮囚屢有平反在廷多側目因其以峭直承上知無如之何一日於朝房值明珠延坐進茗飲之歸至寓暴卒

公之直節先君子居恆述之甚悉鏞時尚幼不能盡記首尾後閱郡志簡略數行且不合於舊所聞公居在北渡就其里人詢求志銘行狀而公後已式微竟絕不可得獨憶先君子言郭琇幼明珠嘗引公事爲證因考山東通志郭華野傳亦不及公又借得萊州府志閱之則華野原疏具載而公之勑湖撫及爲明珠所壽一一得知其詳綱計華野一代偉人必已登於國史而公之獲附記與否或未可知　蒙郭疏嘗其大者而餘事則采之郡志焉

外舅王曉園先生傳

王晓字禹瞻號曉園少負才以幹略自許一日見陳文學裕齋譯宗獻鄭之宿儒見全謝山師所作墓志語之曰士不通經史雖寇萊公之才猶爲張乖厓所誚乃精研五經及二十一史補諸生再踏省闈不利即棄去遊京師武陵胡復齋貽出知夔州邀與俱復齋晉僉事分守川東仍留置幕下會大兵征喇藏以餉不繼引還朝命四川甘肅雲南再問司運者王立召晓晓對餘五萬餘石因命均給三路兵既退帥咎之曰若不欲歸乎對曰今在絕域幸合眾力果破賊何患無餉否則兩軍飢死川軍豈能獨支不數月與同盡何歸之有即運輸兩軍王喜解所服貂賜出師遣親王督之制府視川中諸屬吏無可任督運者頗以爲憂復齋薦晓才制府召見語合意假州判銜命之軍齊進竟復喇藏班師藏中白金山積軍士舍衣裝

競以馬駄金賧禁部下挾金過二百者斬後歸經雪山舍衣裝者多凍死獨運卒無恙紋功授陝西漢陰令邑饒水利而土人不知稼乃申請招湖廣人爲農師令開墾官給牛種大吏謂漢陰自來無水田設不效牛種安所取償不許賧再申請遽以牛種先給應募者大吏無如之何是年秋大獲土人益競墾荒遂成沃土邑多虎災賧移文禱於城隍神虎患遂絕城西紅石崖當孔道極險仄賧以水田所得賦償牛種外募工鑿平邑人無知學者過學使者至不能滿額賧擇穎秀子弟置義學

躬教之有劉崇者尤加意噓拂踰年舉於鄉士始知讀書後值制府獲譴諸嘗保舉者皆褫職賧自以軍功議敘非特薦大吏嫌其偏強不爲刖白因循例去官漢陰民請斂田千畝奉賧俾留居不可歸而貧甚授徒供朝夕適劉崇知定海縣訪之所居在窮鄉設麥飯供客談文娓娓如昔時乃延主舟山義塾踰歲卒年八十四所著有征西日記載異域山川及軍中進止甚詳

厲顯祖傳

厲顯祖字兆禎國學生幼入塾同塾兒讀小學師爲講

小學中附記古孝養事歸述諸二親親曰爾能如此否對曰兒獨非人子耶由是晨昏諸小節頗仿行其一二及長授徒以養所獲餉金銖分不以入私室其後鹽場俞氏延使課子以遠不欲赴父固遣之一日大雨平地水尺餘傍晚有告以父疾者亟歸時昏黑阡陌潦沒不可辨屢蹶屢起五鼓抵家衣袴俱淋漓妻請易叱弗顧詳問父所苦父曰爾沾濕如是吾不憂汝疾乎乃易之醫禱備至踰旬竟不起治喪一如禮經三年與其弟寢處外室非視母起居未嘗一入內庭服闋適屆秋試戚友欲拉之俱概謝不應母曰吾尚健往返止一月期豈有他慮且令吾或見汝成名卽死亦瞑目顯祖以母責之切勉強束裝甫至越城夢人貽以二棗忽心動曰棗得非棘人之謂二棗指吾兄弟二人也卽棄舟徒步返則母以暴疾卒顯祖自擲於地絕而復甦者屢含殮畢水漿不入口弟苦勸輒揮去弟亦不食始強進數溢痛自悔恨哀毀踰於喪父時自此見父遺書母服物器用必流涕或廣坐中方劇談偶感觸旋向隅掩泣閭黨呼厲孝子與弟至友愛一日相與論鄰人公事不合微反

昏中夜內訟曰吾伺氣僅二人以他人事傷天顯之苴倘可以爲人子乎起坐達旦趨至弟所揖謝過弟跪止之相持大慟家人無不哽涕外大父家病疫僮奴皆奔避獨往爲料理醫藥夜侍牀下一燈黯然四壁無人聲病者喃喃作鬼語兀坐不爲動外大父愈而已亦無恙平生未嘗言人過嘗被盜家人請告官緝捕顯祖曰彼迫於飢寒耳一被獲終身胛不齒於鄉姑置之次日偵晨見牆陰物累累皆所失者蓋盜感其言而擲還之也因語家人曰無貨如盜賊尚可以善言化則凡以橫逆至得疾諸姪欲迎還正寢堅不許環跪泣請乃歸歸浹旬而沒

望亭明萬曆間人裘氏於子爲外家傳聞其事甚熟然譜牒放失故名無可攷僅於祀簿中曰望亭處士而已其事則雖聖賢處此無以過也諸中表屬子作傳因特爲撰此

裘望亭傳

裘望亭失其名兄憶亭邑諸生娶陳氏生四子而沒長者僅十二歲餘皆稚弱陳氏之兄利其聘財勸妹改適望亭持不可是時望亭赤貧陳氏兄知其不能贍也集親鄰共議謂望亭曰爾欲嫂守節固宜然家無一隴植嫂姪並餓死爾兄且無後不若挈諸孤適他氏猶可延

羅邑傳

羅邑字品山其父絅文以寫眞擅名邑亦工其技兼善墨竹康熙三十八年浙東大飢而越郡尤甚販舟相屬米日昂里民因私禁出境巡道某謂邊糴非古吾統三郡不宜分彼此檄別羈運米以往夜泊西成橋民以爲

商舟也聚眾截留沈其舟於河別駕跳而免奔愬上官巡道欲罪之而未得其主名諮爲温言慰藉問米值若干當飭富戶出藏粟以平市價里人具牒以絅文老列其名於首即按名捕繫凡數十人嗣並白於官願代父庭訊得實爲首者置重辟而戍數十人於遐嗣得鐵嶺衛時尹盛京者爲蓮山廖公知其以代父至加優禮由是得周覽山川嘗騎白騾衝雪至蓋州遇獵者招飲即相與踞地炙鮮拔佩刀割啖眾驚顧以爲何處得此南蠻子耶詢知始末因共傳咨焉後遇赦歸年已五十餘

絅文尚在盡色養復數年每爲人畫竹必題詩其上卒意直書亦時有一二佳者年七十六卒

子大父遺像不甚似絅文與先君子往還偶見之曰吾嘗識尊大人猶能記憶因白描狀酷肖先君子攜呈大母大母見之而哭其技如此嗣雖一畫工然代父事足以風矣故傳之

節孝鄭母張孺人傳

孺人姓張氏明大司馬東沙公之後世居鄞之槎湖父諱斌字西崖母施氏西崖中歲喪耦孺人年甫十三食息起居一弱女子是賴西崖一夕自外歸孺人方感寒疾起理庖饌眩而仆父急問所苦泣曰兒無恙偶蹴耳但母沒不能治具如常時反致驚恐兒罪何可言父以是益愛憐之西崖繼娶王氏孺人佐理內事惟謹慈豁鄭詡齋之配錢太孺人故張出也聞其賢爲其子竺請婚孺人年二十二歸鄭氏竺字弗人號晚橋少有才工詩古文而體素孱每讀書至夜分孺人旁侍糗餈藥餌雜治以進鄭氏故大家自其先世高州守寒村先生喪祭悉用古禮孺人一切遵奉無少違失未幾詡齋中蜚

語避地吳中晚橋奔走營救孺人支拄門戶復時時慰解其姑踰年事解而晚橋以憂勞成疾咯血不止飲食少不如意即躁怒奴婢莫敢近孺人委曲承之始得當夜不能寐起走室中孺人力相扶持時酷暑又懷妊至手足腫痛不少止及產子勳太孺人遷晚橋他所勳生七日而晚橋卒孺人亦病日遣內侍省問無恙太孺人命閟不以聞既而察覆詞不信欲力疾自往迺實告孺人一慟屢絕太孺人語之曰汝夫垂沒屬我曰兒今死矣此呱呱者一綫所繫命婦善睇之兒死猶生也其言

如是奈何不爲宇孤計始強自節哀然自後或感時悼嘆或通夜涕泗特不敢放聲長號令太孺人聞又數年詘齋逝世諸子僅成童孺人按遺規治喪戚友赴弔咸謂不異高州時初詘齋在吳中置側室生四子二女卅居外舍至是孺人啟其姑迎歸嫡庶間奉事有差而兩無失歡太孺人老多病內外事皆孺人力任晚橋同母弟二曰城曰辰爲次第授室諸姑並遣嫁昏幣奩粧稟命而已不一煩太孺人心城旋卒婦陳氏相繼物故辰姒岑氏又羸弱凡家政之重大繁屑者孺人悉以身先

岑氏欲分其勞力止之相得歡甚先是晚橋沒孺人常服止縞綦盡斥奩其衣飾之無用者凡千餘金既薦遭大故逋負山積太孺人復以喪子之戚日忽忽不自適孺人盡出所有奉姑用償急逋而日偕其姒侍坐相笑語使其姑忘懷而後已太孺人日中宴息不欲覆衾孺人必俟熟寐爲加衣闔戶始退律身甚嚴諸叔雖及見而婦苟稍知大義能不失寢門常節後人遂緣飾之以設特世之薄居者其夫既夭舅姑在堂或憐而姑息之其長大同在姑側未嘗參語愛小姑如妹周旋無間家有園亭花時諸小姑招之同往終不一至也奉姑之外尤篤念外家西崖既老諸子友未昏嫁歲時歸省必爲

讀高州集中記其先世節母不一而足按之明史采入者凡四人今勳之母又繼之何鄭氏壺德之多也余去歲下榻其家凡族黨內外稱孺人無異詞辰又出太孺人遺命有長婦賢孝之語竊謂朝廷旌典本緣苦節而設特世之薄居者其夫既夭舅姑在堂或憐而姑息之而婦苟稍知大義能不失寢門常節後人遂緣飾之以爲孝今孺人之孝獨出自其姑之口蓋惟不忍死其夫而以飲冰茹蘗之身復爲之代終子職其孝也茲其所以爲節與余文何能爲高州役而勳之請至六七不已

乃據其狀及所聞於族黨者而敘次之

梅麓湯君家傳、

君諱起鎬字豐亭號梅麓寧波府鄞縣人曾祖惟孜祖燭並贈修職佐郎考以基出繼世父訓導公炳訓導兄弟三人君本生祖考煌序居次季綱子二長曰以壎其嗣起銘客京師因留居焉次曰以堂無子復以君爲之後君至情眞摯於兩世宗支侍養葬祭皆身任之持家儉素自奉甚薄而戚黨故舊問復好施不倦蓋古之篤行人也君先世皆業儒值家中落妣徐孺人早逝父亦

漸就衰有兄無恒業生計不支遂棄舉子業入都歲奉甘旨之費無虛月其後旋里先爲兄姊營婚嫁乃自受室踰時復將北上留金付其婦張氏命善治堂上供饋而參苓之屬頻自都中寄歸一日忽心動束裝亟返甫抵家而父已卒號踊幾絕自念少失恃復以遠客不及視父含殮終身以爲大戚居喪一遵古禮未嘗入內寢服既闋凡值忌日撫几哀慟不異憑棺時尋常觸物感事輒掩泣不自勝枕席間往往有淚痕由此目漸昏眊以至於失明晚歲以兄不善治生姊適人者亦篤乃同

附舟以往君之友慈谿曹沈二人常與君同賈後消乏不能歸各貽之三百金其嗣子又並夭折君爲之治寃冢并立石以表之予觀前史有得君一節者已足以傳世而君他善行尚多縷述不能盡可不謂難矣享年七十有五子三人長家邦諸生次家相家濟女一適候補從九品陳文標孫二人遠英遠勞孫女三人未字于姊適君季父以增而君所後以堂之姊復爲于嫂故知君至詳君垂沒以家邦家相皆從子遊命乞予爲傳因敘次其略如此

五世祖漁澳府君傳

鏞先世兩見邑志一列於孝友傳一列於名賢傳修志者係邑先正聞燄泉其人學行俱高而行文頗拙澁因據所書而別爲撰次之兼述所聞於祖父者以補其遺

五世祖諱九華字丹逸號漁澳邑志作虞澳娶包氏博通經史有聲諸生間性至孝父得危疾醫言不可治因對天泣籲割臂肉和他藥以進旋愈居恒晨夕侍奉有禮經所未載者無不先意承指爲之當事表其閭曰孝子之

門毋早沒遺像絕不類府君素不解繪事夜焚香默禱置楮墨中庭忽若有所夢見亟摹之既成以示嘗見其母者皆曰酷肖相詫以爲奇父歿後始授徒外郡歲暮歸途宿賈堯家撫牀頭得金一篋私念逆旅主人安得有此必前客所遺留待之主人怪其歷數日不去托言疾動時迫除夕家人方俟館金卒歲府君遷延未返乃烹伏雌草草供臘祭新正有一人跟蹌號慟而來自言賈屋鬻子所得金以償宵遁者因行急遺忘於此至官所乃知所賣爲空棄府君詢其封識銖兩皆合卽舉以還之其人拜且泣請分金府君笑曰吾因拾金而留待冀還汝也設利其半曷不挈之歸今果汝所遺慰其初心豈望報乎其人問姓名亦不告家有子尙幼夢一白鬚翁摩其頂曰爾父陰行善加爾一塊骨俾異日爲循良吏覺而頂骨墳起旣歸包孺人問濡滯故述還金事包孺人因告以夢并引兒示之府君曰兒長則骨骼自全吾不望報於人敢責報於天乎戒家人弗言以上俱採邑志又嘗應制府之招授其子經制府極相尊服值鄉試因語府君曰先生文品冠浙士當必爲解首府君疑制府陰爲之道地也遽假他事辭歸是科不赴試最爲同里張文定公邦奇所契文定官京師招赴北闈亦固辭所著有漁澳居士集文二卷詩四卷雜辭制府及文定公事係吾父所曰述

六世祖警菴府君傳

六世祖諱良弼字巖臣警菴其號少奇穎績學工詩文赴省闈再不售會外兄聞賢卿官關中招至署賢卿與關中蔣都閫善勸占籍陝西中嘉靖辛酉科鄉試一上春官報罷以親老遂謁選得建德令迎養其父初聘朱氏因家貧甚所入僅給甘旨久未娶至是以官事冗需

奉侍代子職始遣迎来孺人待年二十餘髫聞數莖白矣建德地猾民姦一切契券詭濫不可究詰前令治倘嚴弊愈甚府君以清淨敦惇蒞之時召邑中父老詰誡令歸諭其鄉人遇訟事剖斷畢語之曰爾作僞皆與胥吏合謀然徒飽吏橐究何益責其一二甚者餘祇對之歎息諄切勸導加家人民感府君意澆風遂息直指某係秦人聞治行最將特疏薦之會僚友中有攫髆者不知府君本浙產騰謗謂巡按私其同鄉疏不果上以上據邑志是時鄙懋卿恃勢恣橫其家人過縣譁甚府君庭叱其罪積忤恐致禍遂乞終養歸此事係祖父曰傳清介素約一如未仕時性喜客鬬棋品畫觴咏卜晝夜不倦當道邀一見不可得篤於親誼有姑適閻少府宗仁終身敬事如母中表聞賢臣之配早算曲為護卹撫其孤以上亦採邑志年八十六卒所著述燬於火今不傳

先考蓼厓府君行畧

先考諱拭之字季眉號蓼厓上世居紹興之諸暨有為宋侍郎諱朝佑者遠祖也至始祖抑菴府君始遷鄞由侍郎歷抑菴府君世次無可稽始祖下閱七傳為高祖

及姑必未食遂空腹赴塾晚沃以湯分啜之稍長早起
即灌園蒔蔬日間就學舍夜讀至更餘復佐祖母女工
時祖母爲人刺履每夕得五履全氏姑半之吾父又半
之晨得偭市米具炊以爲常年十八補諸生文已工時
從舒宏文先生受經適先生應越中之招諸同學諸曰
先生行矣小子輩將何師先生曰師則有之恐汝輩不
甘北面耳諸同學曰果有之何不可問爲誰先生指吾
父曰此是也諸同學曰小子輩心服久矣先生從子緯
萬先生少吾父僅二歲即率諸同學拜改稱弟子由是

脩脯稍給日能具三餔年二十有四娶元配柴孺人祖
母初算有族婦悍甚習拳技欺吾父幼凌辱至不堪時
或搯祖母髮或批頰及婚夕會同宗其人於祖母爲娣
姒行例須拜祖母憶前之受侮忽默然不怡客散祖母
徑就寢吾父不敢入室跪牀下祖母覺令起吾父猶踧
踖祖母曰吾非責汝之行禮也第前事歷歷於心見其
人輒自鬱然耳吾父乃退入室時夜漏已五下矣踰年
柴孺人卒又二年繼娶裘孺人自祖母存時吾父名日
起徹大江南北諸巨室爭延致西席以不欲離膝下概

辭謝惟授徒里中祖母年二十五矣節後吾祖三十二
年卒得年五十有七吾父哀毀逾禮既合葬祖墓閱旬
日必造墓所慟哭而反服闋始館於越城於武林於平
湖諸門下多登甲乙榜者而吾父久困場屋不售嘗與
里中陶生同赴秋試有叩寓來訪者吾父方浴浴畢出
見則張匠門大受太史也攜吾父手至一僻巷具言主考
薄公有田京自誓絕私竇惟浙士蔣君某及谷君次有
誠學老文鉅願收之門下令特致關節於君吾父堅卻
張太史曰君固不屑然吾不可虛吾友託以寸紙置吾
門凡七次豈肯垂老破節且人重吾名而授以此君私
售之子不特詭遇直嗜利無恥之人遂俱焚棄不用薄
公偏搜吾父卷不獲頗愠復托匠門太史詢知其故益
相器重丁酉始登賢書計偕至中途聞先妣裘孺人卒
欲返同舟強拉與俱抵京館閣諸公競就邸舍致慇懃
欲爲之地吾父不應亦不報謁獨與義門何先生焯初
白查先生慎行爲叙冀交義門咨賞吾父時文初白尤傾

倒所作詩歎曰此張宛邱之流也及南宮報罷借義門手校書數千卷而還次年以子女尚幼復繼娶吾母董孺人自後三上公車仍不第而四方來學者日眾就故居附近設塾不復出惟日取所借書盡讀之後寄還以長啟謝義門答札謂吾昔以子工於時文而已今乃知子尤擅古文乾隆丙辰年已六十有七益絕意進取會前一歲巡道王公坦延之署中王係直隸棗強人其子將北赴秋闈固請偕行因留京與試相國朱公可亭軾初撫浙時久熟吾父名是科主文衡同事者一為首揆及是為副主考朱公得一卷示鄂公曰此必蔣某文淹滯至此宜作元少宰曰非是刖指一卷以為手筆較近朱公不能決以少宰鄉人習其文定為榜首而置前所得者於後及折卷則趙公青黎也朱公頗嫌少宰復拆得吾父名果所指則大喜至謁見朱公語以故且曰子失一會元而吾獲知人鑒吾當為子借子當為吾賀將殿試先期和碩禮親王問鄂公榜中名宿為誰鄂公以吾父對命引見細詢履歷獎諭甚至隨語諸大臣曰某

語及左遷事庚申八月十八日卒距生康熙庚戌七月二十六日年七十有一吾父為人坦夷不立崖岸而持身甚介家本貧自奉儉素而好周友人之急對小夫賤隸煦煦如恐傷其意而遇達官貴人則挺直不少阿少美風姿出入經鄰圃側一日鄰婦方折花持花招吾父曰以此遺汝妹吾父就取婦忽有媟語遽奔歸自此常迂道行不復經鄰圃館越中時夏夕必出步河隄間旁有隙地老木十餘章每憩其下一夕方獨坐忽有物墮前取視一繡囊旁繫二小弓鞋仰視見牆內有女子方

倚梯下盼吾父恐墮物爲他人拾取擲還之卽反館主人見吾父色變問故不告再三叩則曰吾適見河中如有怪物耳於交誼最篤每歲暮自館中還必立一册列其目其下細書銖兩吾母初見之以爲卒歲費就視則皆貧友名酌疏密緩急爲分贈之差取金分裹數十束貯一篋中諸友聞吾父至先後集吾父不待其貸各贈如所列之目或篋中金尙未盡將出門有所詣吾母笑曰必不達果中途遇友人與俱歸金盡乃止歲以爲常前爲孝廉時選班將及部檄督撫讞視吾父奉檄至省

制府爲李敏達公衛將入謁諸郡縣吏候門外者皆相揖就語李公於堂上遥見之及庭參逆謂吾父曰爾殆工干謁人父對以某閉戶不妄出今以部檄就驗何干謁之有李公性剛且倨見者惴惴不敢出一語聞吾父對復訶曰不遜吾父曰士各有素行公奈何禁人不置辨且公亦止奉部咨驗視不過謂某不任作吏耳卽趨出李公愠甚及屬吏進見遽詰以何故與蔣某揖皆對曰是兩浙宿學職等少嘗讀其文適邂逅故欲一識面李公意解曰此文士吾頃者誤以下僚禮接之若輩爲我謝蔣君自詞館歸鄉令俾枏嘗於縣庭杖一士越日吾父適晤令於他所質其事令詭曰士罪應杖吾遣役押送學官學官以士不服罪復送至縣故破例予杖吾父立以書責兩廣文廣文走白無此事又越日有公事會議令及廣文皆在復質前事令無可辨吾父責之譙讓甚峻令局促至無以容士聞之造門謝吾父於廣坐中曰老夫豈爲若吐氣耶爲諸生不自愛至見辱於吏吾特爲學校惜此體統耳其人慙而退常時或市物者過門值僮奴不在自與值隨所索不較并問近物價何如及沒後諸眞菜傭亦就靈几前徘徊歎息乃去柴孺人爲人婉順善承姑意無少忤其卒也祖母哭之慟裘孺人以節嗇佐吾父父出遊家配食惟園蔬不一遣人遞市及歸始具小鮮至父所欲施予則絕無慙色吾母董孺人性行亦相似外家本素封嫁後被服皆布素夏月曝衣於庭見者始知其資裝甚盛也二叔祖母老而喪子吾父迎養於家每將遠行囑吾母謹奉之吾母敬事如姑有珍膳必先以進從叔貧不能娶父將爲授室語吾母曰婚費不難恐弟後無以養吾母曰旣納則食

用皆君所仕父笑曰君意固爾聊試耶耳曰後日饒薪米不使乏於祭祀最鄰重臣如忌日至舖老必使人扶掖以拜酷嗜佛終身茹素旦夕焚香誦佛號兒媳至則拒不納年七十有七感微疾若欠伸然者而逝合葬於西郊淨石之原父四子長學鎬次欽元哲裝孺人出三學鏡四學鏞皆童孺人出欽元武學生學鏡甲戌進士授江西龍南縣知縣學鏞辛卯科舉人鏞十六歲父卽見背不能知行事之詳以上所記皆吾母嘗稱道及得之從叔者爰據所聞而錄之不孝學鏞謹述

先兄合傳

予家譜燬於火吾父嘗欲補作之而未及爲甲辰子始輯成家乘略時三兄向在相約後死者當爲傳或誌次年三兄逝世念昆季四人僅存者惟予乃約略諸兄梗概合爲一篇附於譜後嗟乎今爲兄傳他日誰爲予傳者傳有無何足論而同氣皆先予死矣悲夫

長兄學鎬字京初少猶及見仇侍郎滄柱侍郎喜其開朗以可兒目之陳文學魯水嘗試以屬對謂吾父曰此

兒他日當可與言詩魯水先生固吾邑之工於詩者也徐孝廉鹿翠爲吾父丁酉同年一見卽歎賞許字以女及長試郡縣必前列然性疏略或誤書題字或文中屬對偶闕錄一句以是不得補弟子員吾父成進士留詞館無復督課之者兄亦兼綜內外諸事未得竟所業至父沒家日落意氣益摧挫甲子三兄舉於鄉後鋼亦列諸生慨然曰吾父有後矣遂不復赴試獨時時述仇陳二公語以自詫已而自傷卒年五十有六二兄初名學鏞後入石學改欽元在諸兄弟中獨多力善射學使者

鄧公鍾岳按部文試不利遂注册就武鄧公較騎射見其舉止閒雅發必中的謂諸博官曰是有古禮射風非材官蹶張徒也咨賞不置曰取第一及謁謝詢及家世則又憮然曰蓼厓太史以文章名一世乃有子爲武學生耶赴戊午鄉試撫軍常公安亦稱其氣度軼羣已首拔入三場房考攝其經義答策皇主司曰此卷如經生手筆武闈中恐無此常公亦疑之置不錄不知兄固習經生業者也丁外艱驟貧困力不能具裝馬乘其諸生掣家居慈谿縣之北鄉其地近海塘多荒土課僕種木棉思

以此殖產會三兄出宰龍南延至署兄固負用世才治
梦決疑事皆倚辦而前居北鄉地濕已得瘧疾在署二
年終不痊日益疕羸始歸鏞固留之家療治百方始愈
以子幼仍返所居旬月必一通使沒前數日猶作小詩寄
子一夕瘧復發遽卒年五十三娶裘氏早前死子三濤
淮渭今惟濤在一孫杞三兄學鏡字用照幼奇穎九歲
能屬文觀察孫公詒觀風三郡士兄預試孫公見其髫
齔召入內室啖以果餌兄汗漫千言立就孫公駭異復
遣以佳硯名墨遣吏抱送出署稍長好為詩古文詞薄

舉業文不觀遇塾課則試為之絢爛五色老經生見者
皆咋舌十八入郡庠旋丁外艱年二十三中甲子鄉榜
越十年甲戌成進士謁選得龍南令兄素不習吏事既
閱案牘得其要領輒以意斷大吏或以文法相拘兄自
為申文反覆數百言不為奪浸積忤龍南固瘠縣俸入
止六百金不足於用廚傳蕭然時遣隸就市貰菜把久
無以償市人投牒訴隸侵匿則取襲衣付質庫歸其值
巡撫阿思哈最貪縱屬需索不應益心慊之邑民李某
張鹽埠郡中突有強徒白晝持械肆劫郡守匿其事李

如巡撫何兄欲歸展勒留候奏下湯公怒笞展曰是不
過視職耳何留為兄至省賞已竭公餽贐乃得具舟旋
里甲申有故人招之入京適上西巡於德州迎駕進詩
册上命大臣彙進中所進詩賦定其高下兄列第二得
召見賜復職銜隨丁內艱歸貧不能給朝夕日以詩文
自娛無憔悴色值制府鍾公音巡歷至吾郡餽公為吾
父丙辰同榜兄在京時嘗往還門下及是詢知近狀諭
寧守延主月湖書院講席修脯頗豐戚友求請無虛日
雖不相識者介所知以丐亦立應甚或假兄名貸於人

旋逸去其人持券至門兄茫然卒解券代償爲山長六
乍浪擲約千金既徹席貧如故好葉子戲連日夜不止
雖市井無業輩亦得預坐獨士大夫矜體貌者必以氣
陵之紳士有公會飲必醉醉必罵其坐人醒後不復記
憶人知兄坦率無他腸受罵者亦不甚怨也事算媿甚
謹趙氏甥沒收恤其孥尤愛諸姪一味必分甘有時盛
怒家人莫敢近鋪遣稚子前奉衣則立霽顏與作諸兒
嬉事處家庭間其敦恫和易又如此性強記鏞少與同
臥趙雞初鳴相蹴醒賭記所誦書及長鏞好窮傳注疑

義剖晰其異同兒但略觀大意目鏞爲章句儒最不喜
宋學所取惟龍川雖東萊止齋諸公書亦不甚許可鏞
或隱其名舉成說質兒兒領之鏞笑曰此卽某某解也
兒張目曰千慮無一得乎及自與諸生講論亦仍理先
儒緒言爲詩揣甚有持册乞作百韻者約以次日可就
顧翻棄子不鞮第微見有蹙額狀及期來索則腹稿已
具隨揮筆付之去古文縱橫自喜微苦才多鏞間以法
相裁愠不答他日視其稿已自刪削矣大抵兒爲人率
意直行不肯就拘檢而於古義守之甚篤倔強犖所降

祭趙姊文小江文 偕三兒

嘻嘻小江今歸來邱干里返骨祇益傷嗟一官得喪於
君何有而竟累北南北奔走君前官江西後卒於京始君來京
營起復也宣化兒赴宣化聞君病危奔
鏡也札招暫同葬聚旋各違飄書院之聘
間慰遽兼程抵都弔者在寓至如鏞者兩甥從學尤憐
少子鄭重諉托寄書勸歸君置不聞但言學成足慰遠
人一衿區區寸進未得致君客死是鏞之責寧姊孤甥
相對涕洟尤有痛者棖觸增悲始君訃傳舉家驚怳我
母聞告當食失箸暨君柩返水道淹遲我母憶念頻訊
歸期君今舉復母先逝世夜臺有知果否相聚草土荒

迷知復何云痛悼吾母即以哭君靈筵咫尺不獲躬詣
架酒遙酹更餘雙淚

祭張望槎文

嗟哉望槎而至於斯生固違俗死亦好奇講席追隨詩
筒曆唱往事消沈素心淪喪招魂諛墓君不樂聞惟此
藐孤不敢負君君沒前一日子過視君誡子不必作志銘惟以屬子爲託所盟者心
所視者力君其慰諸泉壤此大白

檇李存稾卷四

清鄞縣蔣學鏞聲始撰

貞女說

聖人制禮大都爲中人設俾之可以跂而及故至高甚
難之事不著之禮經然果有天性專摯能爲至高甚難
之事聖人必不擯之於禮之外古者婦人有從一之義
夫死則終身不更適後世更有未嫁之女望門投節先
儒往往哀其情而不盡許之以禮近人如歸震川之貞
女論錢鶴灘之旌表趙氏貞女議尤多譏貶震川據曾
子問凡二條其一曰婚禮有吉日而壻之父母死既葬
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女氏
許諾而不敢嫁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毋娶而後嫁
之因謂毋娶而後嫁見女之可以嫁見嫁之合乎禮其
實許諾者許其不得嗣爲兄弟之言耳夫婦本有如兄
如弟之誼遭喪則廢婚故云然非絕之也至毋娶後嫁
又別記變禮壻之父母死女何罪焉免喪則可以娶矣
設有終毋娶者此壻之棄女非女之背壻故可以嫁豈
謂婚禮之遭喪中止者在壻則必絕在女則必嫁之聖

人爲此不近情之禮哉曾子問又云婦未廟見而死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反葬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因謂未成婦則不係於夫矣況未嫁而夫死之女今按此條本爲孤子無父母者設儀禮婚之明日婦盥饋於舅姑舅姑沒則於祭時行之謂之廟見據此謂未廟見者爲不成婦則婦之成否以舅姑爲重而同牢合巹之禮爲輕設有夫死而能承事其舅姑雖同牢合巹之禮未行而亦不失其爲婦蓋禮由義起若泥其一端而不知爲之開反則人生遭遇萬變聖人豈能一一而爲之訓

姜西溟嘗疑曾子問爲漢人僞撰吾謂即如記所云亦不得以不嫁爲非禮而反以嫁爲禮鶴灘之言曰古者納采至請期男女各主於其家之長而爲男女者不預聞爲迫親迎之夕壻之主人醮之曰往逆爾相女之主人醮之曰往逆爾相女之主人醮之曰往逆爾相女之主於是男始知所配女始知所歸即未嫁三月教之公宮止泛語以婦德婦功婦言婦容而未指言事舅某事夫某今世則不然女子知所主適一而不二君子不暇責其室處而外慕寧過而與之按鶴灘特泥於曲禮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幣不交

以佩容臭香物許嫁之纓儀禮昏夕壻始爲婦脫之盥纓者繫也許嫁則見其有所繫屬也夫禮不言許嫁之女當爲夫矢節而特著許嫁繫纓之文此正記禮之微旨不欲概以至高甚難之行責天下之中人而隱示許嫁之有所繫屬以聽天性專摯者之自能允蹈今直因經文不載遂溝而出之亦昧於禮意矣予嘗聞同邑陳氏之子病瘵所聘戴氏女聞其將不起語其父託言視疾卒後遂留不肯歸爲其夫立嗣苦節六十餘而投嘗欲爲之立傳而未詳其夫之名不果作壬寅三月比鄰

黃大經之子定聲年十九而殤其婦金谷亭之女與戴氏事絕相類前一歲大經將爲子授室已請期會丁內艱而止未幾定聲得危疾日加劇谷亭爲禱於神女聞之卽泣語其父曰黃氏子設不祿兒願終爲孤嫠父愕然女徐曰大人弗怪也昔使黃氏非遭喪兒已久待巾櫛豈容更奪志父謬言病可治百端開慰因遣往外家及定聲卒女聞信遽呼其父父問意何居女對如初且欲歸父意其歸而可以徐爲勸止也從之女立召樂婦欲雜面蓋吾邑舊俗嫁前一日始雜面女欲以此實其

爲已嫁之女使其父無從改議家人共止之卽自擲於地父知不可止悉如所請遂易衰服奔喪執婦禮於黃氏嗚呼古之矢節者聲斷髮截耳去鼻今女則以雜面遂其從夫之義蓋深長之慮欲借此證明其爲婦以絕後此之游移何其明且決也嘗論三代之時風俗淳厚故婦人多以德見而不以節見卽以節亦循其常而不特怪儒者之昧於禮意而不樂成人之美也故論著之如此

槎說

同學張子效晦自署曰望槎予徵其說則曰吾困於俗久矣方思棄家爲汗漫之遊槎吾家故物也吾能無望哉按博物志稱海客乘槎至星漢閒不指博望博望使下針砭不然深閨稚弱豈能習知經訓其事又數百年

西域歷大夏諸國歸奏河出於闐不聞有槎君家故物
良屬子虛烏有人情好舍近徵遠君家自味芹先生遺
澤世以詩文雄長於鄉數年來風流消蝕先業漸隳哲
昆早逝吾意張子方當招魂荒野抱痛連枝尚何取於
槎而望之抑嘗論張子之材輪囷離奇不中繩尺則散
木也其爲人面目嚴冷溫氣都譺則又槁株也使一旦
違其本性飄墮塵海之間浮沈上下吾恐支機之石不
可問得毋如土偶之笑桃梗者乎張子休矣雖然昔與
張子同請業於雙韭之門文章淵海稍津逮焉而未克
卒業今張子獨憑藉遺書泝流直上倘他日學成不止
爲蕪香增重且令咏芹一派縣縣延延源流相接此眞
故物也微張子望吾且爲張子望之矣佛有筏喻舍筏
則達岸矣達岸則舍筏矣今張子或未遽逮此姑有事
於槎焉作槎說

平臺頌 有序 代

維天眷佑我國家自肇造來版圖式廓覃及海外皇帝
以聖神文武之資御極五十餘年久道化成沾被曁乾
罔弗從欲以治茲臺灣一隅自遂古未通中國明季鄭
芝龍爲海盜踞土番借以屯聚受招撫後棄之大兵下
閩芝龍迎降其子成功遁之海上招集餘孽復取其地
定爲老巢康熙二十二年閩督姚啟聖之道靖海侯施煖
破降鄭氏盡其地自此堅城邑設官吏與內地等其地
饒五穀及他貨物閩藉以給商舶徧走他省爲一大都
會近以守土吏弗戒逆匪林爽文煽誘奸民跳梁無狀
大吏入告皇帝初命閩中守兵平之踰時逆匪猶肆旅
拒他帥臣有奮身願效前驅者天子曰嘻此小醜何能
爲諸臣無張皇惑內地民視聽廟算默定先遣督臣李
某往閩疆調度兵食檄江東西兩浙廣右各輸軍糧火
器以助特命大學士福某選各省勁卒合勒剋期渡海
祗席過師士番角崩逆徒膽碎遂生獲首惡林爽文兼
俘餘黨以歸伏思臺灣雖海外然沐浴本朝德化已踰
百年樂樂利利何敢自外覆載不過流寓奸民狐鼠相
結皇帝灼知不甚費剪剿獨簡用一二大臣或安戢海
疆或統率王旅先聲丕播大勳立成抑且厲頒聖諭歸
咎有司武威既張吏治加飭虔廷之舞干崇墉之因壘
蔑有過焉謹拜手稽首而獻頌曰

欽惟聖朝誕膺天命旌麾南指閩疆底定東寧列島舊
屬紅彝諸史地志以遠見遺羣山蠶蠶洪濤瀰瀰廣踰
一同長亘千里緊昔小腆化爲長鯨自擬虬螭狡窟是
營仁皇初載三藩造釁乘機越海恣其蹂躪我有虎臣
挫厥凶鋒甲螺稽首荒服來同休養生息百年於此茁
頑革心不煩分北土壤饒沃物產浩穰列肆聚族强半
閩商若粟有粃若苗有莠中有巨慝潛相煽誘長吏恃
威時或恣睢此方東濕彼竟負嵎蟻聚蜂屯逞其狂噬
或稱大舉殲厥醜類天子曰吁朕不嗜殺豈有鈞喪爲

讐怒膂予於是方擁膝危坐倚舷孤唱五兩就敲一壺
鼠發絕島匪遥尺箠使之自古用人勝十萬師咨爾
督臣爲朕經畫時粻礮矛竟我軍實咨爾輔臣爲朕導
征討罪宥過歸於好生風檣遞發樓船高鶱陽侯帖服
水犀整暇逆徒駭竄褫其游魂生致元兇繫頸轅門番
民迎師焚香載道分別玉石恩踰大造方賊初起羽書
縱橫止毋調發惟帝之明迨賊稽誅羣情憤惋預計蕩

平惟帝之斷疆事有托師中有命仗我股肱剪此梟獍
策勳奏凱鉅典煌煌釀變者誰兼飭官方自此牧宰廣
布帝澤惟帝之仁與天合德平淮碑刻大手煒如小臣
忭舞自效康衢
歸舟城
戊辰之秋七月下旬將予歸自竹浦爰弭楫於江瀆惟
時殘暑未徂漸霖莫逞波涸深溪泥於淺汊舟艫半閉
桔槔羣罷田枯競裂橋長空跨笑如篆之江流亦細通
乎一罅無何盲風怒號怪雨飛度雙丸忽暝萬弩齊赴
鵠沫斜噴蛟涎倒注瓦溝助聲瀑潭并勢傾林迸石不
知其數孤舟掀蕩如翔如鶩檝窮日而累夜始殺威而

行蟻加折奔巢之泉跳蛙辟易彼鯨臥乎千里與鵬徙
以六月抬狂濤而怒飛蔽洪波而橫撇何潮汐之能驚
信細大之相越吾思夫乘槎奇客破浪雄才探星衛兮
路杳渺滄瀣而波開視吾生之跼蹐譬二蟲之可哀而
顧欲予浮沈桑梓困頓高衆也乎又況江山幾何耳目
更換奔湍歸壑新漪映岸蘭芷交其葱青蔚其鬱茂分散
飢迫險境於邂逅特化工之變幻識起滅之無端付迪
人之達觀倘域外之可遊終相期於汗漫

銅馬賦

予家有古銅壯水器作臥馬狀頗精家三兒嘗
爲銅馬歌予更廣其意而賦之

何匠氏之妙手模神馬之殊形寓神情於閒暇狀姿態
之驍騰首昂舉分若顧蹄蜷曲而不行尤尻高而脊下
儼尾動而絲橫擬伏波之舊式按伯樂之遺經妙權奇
於寸製時把玩而神驚爾其偶縶墨池閒依書圖長跼
水以涵清詎奔泉而拗怒借羊肝以作匹共鼠鬚以爲
伍借古鼎之夔螭友深盃之鸚鵡信逸氣之空羣奈置
身之非所吾聞宣和之製曰白小米老之狀曰蟾蜍或
揚沫於曲滬或吐水於方諸用濡毫而沁硯諒取義之
有居偉昱精之初降擬龍變而何殊曾圖形於御榻漫
鑄像於洪爐雜玩器之綠碌供豎儒之區區毫已禿乎
霜兎汁空飽乎塞豬紛塵函與蠹簡奈何辱此名駒若
乃藝苑揚鑣詞壇按轡借爾腹之涓滴吐予心之滂沛
擅龍文與虎脊擁森旄與華騘超埃塵以升騰洼坎莽
以縱恣拂紙雲屯揮毫汗漬並突兩銜分馳一幟乍蹀
躞而不休忽旋舞其如戲何駑馬之敢先雖壯夫其曷
悔洶橫驁而別驅用託物而取類象天閑之駿逸充文
房之位置獨念是馬胡爲詮伏豈脫羈以閑遊抑眠莎
以縱牧垂肉駿之艱礙冒霜蹄以蹐蹐莫頓轡於扶桑
僅識塗於孤竹睹鞭影而摧傷聞鼓聲而縮朒色誰別
乎驪黃斑止留乎青綠露案調硃燈窗蘸墨帖臨乞米
詩成獨漉謝肚士之鞍韉伴書生之歌哭處仲之意欲
碎郭隗之臺誰築感雌伏其如斯獨哀吟而終曲

千秋金鑑賦 以監於先王成憲爲題 試草

繁盛世之矢謨準前規而作監惟開元之玉燭有曲江
之金鑑詎寶匣之新啟正霜毫之初蘸書陳天上比重

器於球圖名借江心勝留銘於刀劍緬惟長史特起南
閩繼姚宋而參贊偕燕許而喁于一德調元鳴鳳之音
誰和千秋屆節盤螭之製爭輸憶昏縣之良箴別歌于
蒿之曲倣廣平之近事曾陳無逸之圖爰繙竹策特啟
琅編卷擬荀公之舊名標凍水之先借筆墨爲爐冶伏
心力爲磨鑱上插牙籤儼玉架之新設旁環縹帶訝綵
縷之輕纏載稽得失之林霜空月皎別擅文章之手鳳
翔鸞翥爾乃藁成簽帙捧進巖廊既鎔今而鑄古亦範
帝而模王花萼樓前共冰壺而煥彩蓬萊閣下借藜火

以抒芒迴睿照於茅簷好驗鏡中肥瘦耿清光於牖座
何須匣底圓方是時娛遊未啟秦運方賡敕幾之箴在
遐豫先事之誡重老成粉澤休汗韓號之姿徒衒神姦
并燭楊李之魄還驚豈同漢代辟邪祇供撫玩卻笑秦
宮照膽空擬晶瑩我皇上治邁前功道隆時憲如日之
中法天之健制職方之貢屢卻珍奇抽中祕之藏聊資
清燕比光明於軒鏡共仰海隅之照臨厘拂拭於湯盤
何藉臣工之規勸也哉

吳宮教美人戰賦以題爲韻 試草

緬昔孫武曾覇勾吳初陳妙算小試雄圖出宮中之花
隊旹閶外之兵符翠繞珠圍乍展登壇之畧香爭玉碎
早嚴失律之誅爾其戎裝楚楚軍令恩恩排向長洲之
苑出自館娃之宮甲帳羣趨倪羞眉而斂翠寬旌戲把
暈玉頰以浮紅擊來耀日之戈低翻彩袖扶上追風之
騎斜抱花鬘爰選二姝俾齊七校紛霧捲而雲屯儼蜂
喧而蟻鬧小戎歷祿曾歌秦女之詩偏輔縱橫初演申
公之教飭五驅以徇壘詎曉戎容恃一笑之傾城轉憐
花貌由是屢費傳宣未諧進止漫次羽以排鱗競低鬟

而啟齒征麾前卻鼓三發而聲譁妖血模糊刃一揮而
魄褫試按師行之律方識軍威空煩赦命之馳猶憐予
美班行既警約束重申整花叢之裊裊□魚服以振掇
佳麗三千分依玉帳嬌婦八百並夾文茵看劍器之瀏
漓揮從鼓袖聽鐃吹之隱約奏向歌唇任教巾幗相貽
軍自名夫娘子倘使金湯坐擁城欲號乎夫人吳王於
是罷廣場登別殿散嬋娟飭組練驅粉黛之列倘煙委
而風靡馭棻火之軍更龍驤而豹變從此築壇推轂俾
統制乎六師行見破敵摧鋒遂收功於五戰

是何居士作瞿曇相圖頌方袍跏趺端坐居士面目我初未識而識居士慧業文人諦觀圖中題曰本來我閒佛言應得度者種種現身皆可說法何此小影乃貌衲子惟是夙根靈光不昧爲永禪師爲戒和尙慧業文人固有來處今爲居士特下轉語

戒壇偈引

蓋聞生定生慧祇憑戒力以擊基分律分禪同是導師之指路有生來想識牛成苦海因緣出世後修持全藉

慈心契劫凡茲法眾不少塵根色相偶迷已攝入登伽祕咒貪瞋未斷忽吹墮羅刹惡風是故與汝安心昔祖證無生之契爲眾摩頂羣生開悟罪之門供說萬般掃除一切有同刀截妄緣無遣蔓滋聊借火攻夙業永隨灰冷憑徹骨痛用大誡而小懲作法眼觀覺昨非而今是欲超塵垢之界端賴人天之師茲值善世上人久住報國禪院既祖衣之遙授遂講拂之高提問過來人即此苦身持力者是憫坐下眾示彼空花幻影之非爰擇臘月之吉辰特飭諸方以戒行白業隨人可證緇流望

清鄞縣蔣學鏞聲始撰

列傳敘論 鄞縣志稿

地志之有傳與國史相表裏書法當據實後之論者謂志與史不同因著其長而諱所短此特據益部先賢襄陽耆舊之例而言不知昔人爲此本擇其人而紀錄之今志乘之體日益繁蕪鄉里先達罔勿登載豈容以一邑之公書概用曲筆與家狀墓志等且如吾邑舊志若胡制使之寶慶志吳丞相之開慶志袁學士之延祐志

未嘗不兼述瑕瑜惟張司馬嘉靖志以後則雖九品下中之人物亦概立佳傳無如其人本末已具正史而區區欲相覆護果能以一手掩天下目乎今竊裁以史法凡敗行顯著者俱削而不錄其餘自巨人長德外雖一節之長姑令附書而終不敢曲諱其失即不應立傳之達官亦復因文附見其故既以備枌榆掌故且得一洗舊志之穢焉作列傳

儒林傳敘論 鄞縣志稿

班史作儒林傳所載皆經師而董江都顧不與焉宋史又特別道學於儒林專以建安爲大宗上溯濂洛此外即東萊象山及永嘉諸公俱溝而出之繫之儒林之列所見雖不同俱淺之乎視儒林也吾邑自慶曆五先生首闢學統南渡後有親承之龜山者有私淑於上蔡者有稱金谿大弟子者自訥菴果齋出而朱學始獨盛有明一代則整菴姚江各有宗派迨其後而漳浦蕺山之流派又多能以志節經術自見要而論之皆爲儒林之嫡傳也昔人有言如諸葛武侯陸忠宣公范文正公司馬溫公皆粹然儒者使如其例則所錄且不僅此第恐

墨守門戶者見之幾以爲決藩而毀籬也故止取其平日素以講學著者列之傳中而窮經之士亦附入焉作儒林傳

忠義傳敘論 鄞縣志稿

士而以忠義見皆其有關於國事者也然宋史如文山諸公仍列於特傳其中或名微位卑而能致命遂志者恐其失傳則類載之吾邑自唐以前寥寥不數人迨宋建炎初豐監倉殉難廬陵而諸家莫爲表章德祐以後清容作志不立袁進士傳皇甫東生明見於杜清碧谷

音而舊乘皆遺之則唐以前之寥寥或亦紀載漏略之故也前明改易之際一時士大夫從事焦原殞身湛族者不一而足近志竟諱其事一切削去不知欽定明史固已特書之矣況我皇上復特命羣臣集議定謚是諸人之得傳已有正史在而易名盛典遠及前代遺忠爲亘古所未有不可以不記也謹合漢以來凡爲國死事者皆次第而敘述之作忠義傳

隱逸傳敘論 鄞縣志稿

隱逸之來尚矣然有志於隱而隱者有迫於不得不隱

而隱者前人嘗班史謂梅福薤詡向長禽慶之流遭逢變故有託而逃不當但以隱逸相目然使竟置之龔勝逢萌之列又似屬不倫獨怪宋史於矗羽所南輩一切不錄元史隱逸傳僅僅杜瑛張特立等五六人而楊鐵崖戴九靈丁海巢未有預焉大抵謂其卒於改步以後遂兩無所屬其傳者或入於異代文苑傳中非其志也今於山林高尚諸人外凡託於蜚遯以全其節者並仍班史之目目之昔賢有知或尚謂不失本色也夫作隱逸傳

文苑傳敘論 鄞縣志稿

范書作文苑傳昔人譏之以爲六朝詞章之習然後世諸史遂各循其例則亦不可廢也茲據舊志所載兼采之正史雜錄雖其撰著或傳或不傳皆筆之傳中俾令有述於後至無事迹可紀者則別附著於藝文志然其閒有位至宰輔卿貳而以文苑目之非眞如蔚宗之重詞章也覽者亦自可默會也夫作文苑傳

孝友傳敘論 鄞縣志稿

自唐書始立孝友傳蓋以其事跡他無表見而門內之

行卓然可傳乃特著之然讀宋文憲浦陽人物記所稱孝友僅四人即吾邑舊志自成化以上亦落落可數迨張司馬聞心泉二書所收乃幾倍之果昔之孝友少而今之孝友多乎第以其爲風教所係不敢輒有去取特據傳中之關係至性者備錄其概其餘委瑣餘事牽連附益則削之記云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則孝友已自足以賅之又何取屑屑者爲作孝友傳

特行傳敘論 鄞縣志稿

後漢書始立獨行傳大抵皆一節之士而其風概已足
千古後代之史或散見他傳不復專立門例諸地志亦
然四明舊乘惟李守廷機掬立特行傳而曹志因之觀
其所記止李猷陳應麟事仿佛東京人物其餘則好行
其德爲多然世界離靦所見盡傾身障篋之徒而能以
任卹著是亦不獨之獨也未嘗不足追配古人廉頑立
懦於是乎在作特行傳

水利考敘論 鄞縣志稿

太史公著河渠書班氏改爲溝洫志後人議之爲其名

存而實非也蓋阡陌既開溝洫久廢今世水利所恃惟
川瀆守令之留心民瘼者往往相度高下爲之置隄置
閘而民始不苦旱潦特久不治即崩圮隨之或僅存而
不能謹啟閉之司則通邑立受其病夫以前人創造之
鉅利而後之守土者不知因仍且可憫歎歲月既久故
蹟且就湮沒一二著述之士旁搜博考記其始末爲將
來修復之地然其書苦不能遍傳當郡邑修誌率委之
兔園之徒專據舊乘剽掇大略諸所訛闕不一考補繼
略不書而增補亦甚周悉多與魏峴書相表裏
成化嘉靖二志絕無足觀似於水利備覽亦未
夫以前人纂錄之苦心而後之秉筆者又不知收拾其
可憫歎殆有甚焉吾鄉水利日已廢塞幸里中先正之
書猶有存者如魏提舉峴之它山利備覽黃僉事潤
玉之水利纂戴侍御鰲之甬上水利考袁大令州佐之
存湖錄以及萬徵君斯同全吉士祖望並有論著言之
俱各鑿鑿今新志水利乃彙山倪生分修僅附載於山
川卷中專據胥吏案牘記現存碶閘丈尺之數即舊志
亦不甚加採取諸書益更東閣予貽書邑令力爭之不
能得因別爲詮次見前此有司之盡心建置如此諸先
正之留意蒐葺又如彼今方有事邑志必欲悉舉而泯

沒之是果何心也作水利考

水利考 鄞縣志稿

前守之留意水利者莫如吳正肅公故所著開
慶志於創建碶閘並載碑記延祐志今闕三卷
河渠適在所闕之中王元恭稱其於兩湖言之
最詳惜無從見之至正志凡舊乘所已具者皆
略不書而增補亦甚周悉多與魏峴書相表裏
成化嘉靖二志絕無足觀似於水利備覽亦未

及一閱者聞志體裁割裂首湖次溪潭次渡諸隄堰磧閘各以類從夫水利當誌其源流而隄堰磧閘之設則隨河流所經詳其遠近俾覽者得稔其形勢之所在豈特分載其名而已又舍碑記而錄題咏此詞章習氣尤無當於史法邱志但作一總論統東西鄉言之然自錢湖它堰之外一概從略并不詳載諸磧閘及水道之昔通而今塞者無以爲後人修復之地李志曹志直襲邱志原文一字不加增損蓋纂修者應有

司之聘苟圖重幣而初不爲鄉邦利病計也予嘗貽書局中謂水利所關甚大宜留意考訪局中諸人並哂之云吾輩在此分纂所圖何事知前後蓋一轍耳今亦先總敘諸水分東西爲二詳其支派諸隄堰磧閘之大者著之敘中小者仍分列橋而白鶴橋其支流西通八字橋搬火橋宋昭橋爲誌婆港口河乃西入嘉慶橋而胡墅橋而張村橋而錢家橋而三橋而繆家橋一名武陵橋而鴛鴦橋而顧家橋而黃山橋而顏橋而乾坑在縣東南四十五里北行爲橫溪河由太平橋而黃山橋而顏橋而乾坑在縣東南橫亘其間遂劃然中判東鄉之水凡三支俗呼爲中塘南行者繞出它山堰之外故東西鄉之水因江流南北支迤邐而南由北渡入奉化江至市橋而止其自奉化而西支一支自北而西至西壩渡與慈溪江接歷餘姚通明驅而止一蓋大浹江自鎮邑來直至城東桃花渡亦名三江口分爲二以下皆屬于西蓋就江流所界言之也河渠絕不相通西自郭塘鄉以上皆屬於東自勾章鄉在縣正南通遠鄉北同鄉桃源鄉在縣西南清道鄉湖田隅在縣正東接雲龍磧之水入內江至銅盆浦堰下爲大江其經流則自雲龍磧迤西合於中塘河裏塘河之源有三一自寶幢而來爲寶幢河一自天童而來爲小白河一自東

吳而來源出三溪爲三溪浦歷府前橋係宋史嵩之別業故以府前名之秋波橋鄭家橋自此與小白河合大涵山橋自此與寶幢河合至滙緣橋爲東塘大河歷鄧山橋支流南抵盛墊橋支流南抵高漖堰福明橋七里店橋及城東張斌橋西合大河橋之水而迄楊柳道頭土名王家墳頭其水皆西流所經磧則五鄉磧爲大在陽堂鄉六都舊爲回江東西二磧其外通鎮邑之小浹江自鎮令宋繼祖徙磧於東岡遏江爲河今僅存斗門不甚闢於蓄洩其利害詳東岡磧下中塘河則出於東鑑湖在縣東三十五里福泉尖埼寒嶺諸山三面環繞受七十二溪之流滙成巨浸昔人因山麓斷處爲隄合之莫考所自始唐書地理志於鄭縣下稱西湖以時縣治在鄭山居湖之東也一名萬金湖因其利溥而言唐天寶中縣令陸南金復取民田二萬一千二百一十三畝瀦之障以隄田賦則就所沾溉之鄉而均派焉每畝加米三合七勺三抄自此湖益加廣周圍至八十里宋天禧中太守李夷庚又濬治之補隄趾之廢者而增築加固嘉祐中始置碶閘此據舊志而言意嘉祐以前亦必先有碶閘乃可注河以溉田或至嘉祐始定今四閘之制耳湖四岸凡七堰東北曰梅湖堰在陽堂鄉西曰栗木堰亦在陽堂鄉曰莫枝堰曰大堰曰平水堰曰高漖堰俱在翔鳳鄉西南曰錢堰在老界鄉爲塘者九曰梅湖塘曰梅湖堰塘曰栗木塘曰莫枝堰塘曰方家湖塘曰平水堰塘曰高漖塘曰錢堰塘塘之長者莫如梅湖高漖方家湖三塘以山麓相距稍遠也就堰旁置碶者曰大堰碶所洩之水通外塘河從雲龍具則蕭皐櫟木諸碶入江莫枝堰碶通裏塘河直至大石碶入江錢堰之碶從楊木碶入江梅湖堰之碶注鎮海崇邱鄉從東岡碶入江而經流則自大堰而下即東塘運河俗所稱中塘河者至城東分爲二一南洩者爲大石碶稍北則抵于新河頭此三支之大略也然外塘裏塘二河其源淺而近故水利惟錢湖爲大湖之易于廢者昔苦菱封爲害今則又患於侵占自宋慶曆閒王安石爲令釐復湖界治平閒令陸南金復取民田二萬一千二百一十三畝潴

岸分堆旋復填塞嘉定七年提刑程覃攝守乃議用官錢置田若干畝歲收穀四百餘石如義倉例使商賈富人掌之分頓近湖僧寺中每歲農隙募民去葑計船大小地遠近酬穀有差凡湖壖近地人種葑廬其中因而成田者悉拔舊址清復之上奏報可有侵湖者論如律刻板榜示初月波隱學二寺及嘉澤廟前常植荷亦一切禁絕既而有司坐視田租移之他用湖日就湮竇慶中胡榘以尚書出守復修覃策命於九月水退時用水軍船先去葑莰務雜其根十月農隙則募湖下有田之家居遂田其中幾數千畝七鄉民訟之監司得中止嘉靖九年寧波衛又請爲屯田縣令黃仁山用父老嚴詰之言勘覆不行國初明僉藩據守越城僞總兵王之仁又欲廢湖爲屯鄞令袁州佐甲阻營弁周某又請但廢梅湖袁令復移牒云東錢湖廢田積水民輸湖米則已納田租矣今復廢之爲田是虛征也且梅湖卽錢湖之別名特其東北隅耳自錢堰至高嬾嶺長隄計三千七百步欲屯梅湖須藉此隄以堵水必加高五六尺其閒立管隅二人管隊二十人轄焉築去不雜葑者又十六年淳祐工寅守陳塏別行買葑之策不遣軍不役夫命鄉民刺葑隨舟大小葑多寡聽其求售則給以錢初止數百人後裹糧掉舟至者日有千餘而湖漸復其舊迨

元時田不可問而葑可糞田民自採之以市則有司且征其稅矣（征稅事見戴南山水利說中）大德間勢家有以湖爲淺淀請墾田入租於官時都水庸田分司某查舊志不追斷復爲湖（南江水利說引延祐志洪武二十四年耆民陳謂湖幾廢者卽指此）進奏言水利朝命遣官董其役然葑壅除而根在復生淤積雖去而溪澗之沙隨雨驟下閱久不治輒致壅漲居民因而界築漸成畎畝宣德間下水王士華以參政家居遂田其中幾數千畝七鄉民訟之監司得中止嘉靖九年寧波衛又請爲屯田縣令黃仁山用父老嚴詰之言勘覆不行國初明僉藩據守越城僞總兵王之仁又欲廢湖爲屯鄞令袁州佐甲阻營弁周某又請但廢梅湖袁令復移牒云東錢湖廢田積水民輸湖米則已納田租矣今復廢之爲田是虛征也且梅湖卽錢湖之別名特其東北隅耳自錢堰至高嬾嶺長隄計三千七百步欲屯梅湖須藉此隄以堵水必加高五六尺其閒下無石脈高則必潰所屯之田仍爲湖捻又梅湖塘下有旱田三千七百畝另設小斗門細流分注若屯梅湖以遏其源旱田必廢棄此成彼亦復何益或謂可引錢

堰之水灌之豈知湖磬之下各有所歸從高泄平水而下者專灌奉化橫溪一帶從大堰莫枝而下者專灌十七十八二十都陶江雲龍一帶從錢堰而下者專灌一二三四五都一帶從梅湖而下者專灌六七都及鎮海崇邱鄉一帶錢堰與梅湖相去十里中隔大山豈有相通之理梅湖廢而六七都及崇邱之田亦立槁矣大湖之下皆泥故封多梅湖下皆沙石尊茭不生即廢之終不可田時士民於會勘時湧集至數萬袁令復作鄉屯問答四條始得罷議蓋此湖自唐以來守令之加意濬

治者或數十年或百餘年而一見請廢者自元至明末已閱其三特幸而得存耳然湖未廢而終有廢之漸舊志謂湖波望之浩淼以竿刺之最深處不及數尺即載輕舟行不得其故道輒僇不前又昔人稱一湖可灌三河半于少時猶見湖水足灌一河今且減爲半河矣有司知偷洩之害而不知盜佃之害偷洩者司閘之夫率多奸民貧戶漁人利于採捕賄囑典守者竊啟之而以納罟承其下一值亢暘欲放湖而湖已先涸此自來弊習數年前邑以旱告錢令爲鄉民禱雨者所激聒痛懲里正偷洩爲之少止若盜佃之害則日增月益湖之存者已非復八十里之舊姑就近事徵之袁令存湖錄中載鄉民訟牒謂濱湖忻曹周戴等姓佔灘蓋屋此國初時事也曹志載李暾修東錢湖議謂沿山居民原有老隄與湖爲界始則於近岸處堆草加泥爲種作計漸搭茅舍今則竟造大厦此康熙雍正年閒事也自茲又五六十年盜佃者更不知其幾夫湖中增數丈之田即減數丈之水浸淫不已則李守所豬田爲湖者仍至湮湖成田何待如元明閒之議廢哉況其害不僅此湖之塞

多由於葑前此不知葑之可以糞也湖下之民既知葑之足資地力亦或自能芟除而運載之袁令謂近年重修嘉澤廟有灌靈之異（灌靈二字不可解疑有訛誤）芟葑不泛尊蘆生之者鮮此聽里老之妄言殊不足信特葑積而塡淤隨之侵湖者正因以爲利苟欲去湖葑必先正湖界而後市葑之策可行又湖灘率皆低窪水滿湖田即捨沒惟私洩之而水減方可種植且以近湖故雖旱無所害是以湖壖之田倍收而湖外之民告病矣今欲盡舉盜佃之阡陌而廢掘之非有大力者不能行惟春夏之交

尤嚴啟閉俾侵踞者歲歲苦潦或因無益而自止明邱緒八議其二三條意亦類此苟欲清湖界必先立水則而後灌河之數可復此皆爲蓄水計也若洩水則別詳於碶閘說中

西鄉河渠經緯錯綜其源約有四一源出大雷諸山下流四達其南行者或入仲夏或入戚浦或入鏡川即千丈鏡河或入櫟社凡南流者皆與它山水合惟一支北流直抵西壩爲西河塘由西津橋折而東五里至高橋又十里至新橋又五里至望春橋其間支流不一或乃由大通林村或抵石塘乃由大橋菴存稿 卷五 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卿橋入西水關此於西鄉爲正西大卿橋下之水分而南爲崇法寺前河今名祖關由迎龍橋歷鄭山書院橋至甬水橋實慶志稱夏家橋今訛爲下駕橋入南水關又一支自新河橋而西環海會寺前東出西塘橋合西濠河之水至保豐碶入江名新河乃吳丞相所鑿溉田數千頃此皆西塘運河之分流也一源出自林村下寨山相傳爲僧智回卓錫處從地中出滾滾作浮漚名靈泉又別有湧泉二水合流經雙揩橋至泥峙堰分爲二流一至湖泊注石塘東合高橋水入城一從堰下入林村大溪注十字港歷望春橋匯而入城又一源出建畧下流爲千丈鏡河由周學士橋者北入湖田諸渠由崇福橋者入南塘大河此於西鄉爲稍南特林村建畧二支其源甚細非大水不能灌輸渠港大雷之源較二支爲盛然亦出於近山之溪兼旬無雨則溪流絕而河亦爲之立涸故西鄉水利以它山爲最它山之水源出于四明山之西自會稽縣歷幾二百里由上虞縣斤嶺自趾至巔凡十六里故名歷小嶺上莊石壇龍村小皎即小巉又即二韭而東其出上莊以南者經蘆棲坑小皎之小韭而訛曹志譜出分水嶺之南不知分口水嶺即斤嶺別名見魏峴儈覽下流亦入二皎一派出仗錫山歷杜畚鄭家岩與蘆棲水合至鮽魚山前二派一出灌頂山俱至平水而合眾山之流會於大天井山一出平水又南二派一出皎之水亦合由蜜岩樟村桓村至平水又南二派一出溪經鐘潭乃迤東至於它山此外即屬大江未爲堰時溪流盡注於江江潮直衝於河水皆鹹鹵不可以稼唐太和中鄭令王元暐相度地勢見大溪之南沿流皆山其北則皆平地至此始有小山踞岸傍以其無山相接故謂之它山而南岸之山亦俯臨於溪兩山夾流天然鈐鎖南有小嶼二屹於中流有外捍之勢人目爲强堰

它山以北則有支港爲七鄉水道襟喉山麓又皆石趾
插入江底非他浮沙之比可憑藉爲堰乃始治堰堰接
兩麓南北闊四十二丈設石級三十六冶鐵錮之初規
堰基水湍悍難治雜用竹木爲楹以抗水適暴漲有合
抱之木非人力所能推挽者一夕乘漲至堰下遂用爲
堰身疊石成之按此卽梅梁也大木乘流而至自是神
大梅山之梅有上爲禹廟梁飛入鏡湖與龍關之說夫
王侯置堰而神木自來乃其精誠所感也分爲禹廟梁
之語何稽焉堰低昂中度旱則其水七分入河三分入江澇
則反是自堰北行之水分二港去堰百餘丈折而東經

新安許家橋普寧寺歷洞橋此前港也自普寧寺東分
流北入惠明橋至仲夏此後港也由是遍注於七鄉於此
西鄉之水爲極南 其水沿江而東行者歷烏金積瀆行春三礶
烏金在勾章鄉鎭都俗呼上水礶積瀆在光同鄉四十
一都俗呼下水礶行春亦在光同鄉四十三都又名南
石礶蓋置堰之後慮暴流無所洩特以此注之江舊傳王
侯作木鵞三一云作木鸁 隨其所止而礶設焉今堰東十五
里爲烏金又三里爲積瀆又二十五里爲行春竊意相
去遠近乃當日審度地勢爲之非必專借驗於浮物也
前此淡流直衝于堰慮堰易壞稍同典之置閘於西北既以隔沙兼用固堰
從板上過沙重爲板所限其淤積者不過閘外淘之殊
判府事陳塏以歲濬勞民不若遏於未至乃度地置閘
稍疏濬之隨水所及俱獲沾溉淳祐間沙淤尤甚峴白
於參政余天錫復大爲濬治其後連雨沙復漲制置使

易爲力嘉定八年提刑程覃攝守用官錢買田四十畝
零爲淘沙之用嘉熙三年知慶元府趙以夫又益以沒
官田二十九畝計淘閘外淤沙約五十餘丈然其穀儲
於丞廳給不以時遇旱則民間自爲開掘不過中通一
線而已後其田亦不可復問嘉靖十五年邑令沈繼美
加石堰上約高於舊一尺而沙不復壅戴南江水利說
序引考工記云善溝者水漱之註謂導水就下則滿水
自能盪滌積淤堰高故水深而流迅非沙有今昔之異
也今閘已圮堰北數百丈皆成沙地惟大水始能至堰

一變矣至河流東南行外迫大江藉隄爲捍其上莫如
洪水灣其下莫如百丈塘洪水灣去堰一里餘介於江
河之間外易崩而內易洩民久病之吳丞相於寶祐六
年判府事始就其地置壩者三一瀕江以禦潮一瀕河
以蓄水一介其中爲表裏之助先是其地本何氏竹木
園當水之衝江潮激而北侵故隄善敗吳公謂不宜與
水爭地乃用官緡一千三百四十貫市何氏園及葛趙
二姓地共六十五畝有奇遂鑿爲江兼畜沙以實二壩

無復昔時衝擊之勢南塘河則仍通行如故蓋水道又
令沈猶龍所築有內外二隄外隄之內爲漕內隄則瀕
於大河舊嘗設橋名沈公橋引大河之水以注漕中則
漕中之田得藉以溉後因修堤塞其橋不使通流而漕
成死水又外隄爲有司相視者所不及修築率多鹵莽
外堤潰而內隄且不可保矣直下即百丈塘俗呼狗頸
塘以形似得名江勢於此尤爲湍急塘一決則七鄉均
受其害嘉靖志曹志俱略而不載惟慶志載長塘堰
在縣南二十六里閻志謂以地核之當即是塘然考至
正志於長塘堰下注云俗名百丈堰則元時已有此稱

聞氏蓋未見至正志也昔曾置堰而今去之又王元恭云塘當風潮之衝禦河流之洞以故屢敗里士黃堂謂河洞本以溉塘下之田然不可使與水爭乃以己田易鄧橋廣福院田爲渠環之以接舊河之洞且於鄰江之地各捐半里許於其外爲二堰以殺水勢據此似卽沈公塘之濃元時直合二塘而摠名百丈耳予去歲舟頻過其旁見隄石亦有頹圮者或石已闕而土隄爲水所齕陷入尺許者官與民皆安於目前之無恙而莫加之意恐積久蟻穴偶發牽連崩壞工費不將數十百倍於

此耶凡此皆前人已設之規制特宜增築之使固而有別當開鑿者則一爲古小溪港計它山之水南流者多西入者少此地勢使然而魏氏水利備覽云許家橋東有地名童家廂北有古瀆勢與港接今爲沙塞而汙瀝尙在耆老云此正小溪也可通建舉今去魏氏已五百餘載而形迹猶可約略苟能濬治成渠以合建舉之水則可以引之使西而水利乃均其一則大溪之北山下

有古港自鍾家潭分派而來約三百餘丈未至沙港百餘丈其流中斷水盛卽越過平地逕入沙港相傳王侯造堰時先作壩以截溪引其流循山而東堰成去壩水從堰上入而此三百餘丈者乃其截溪時故迹若浚之使與沙港通卽溪之注於河者愈多而更開建舉以導之尤足以佐大雷諸水所未及至正志盛稱其說予謂非先行魏氏防沙之策則亦旋通旋塞耳至於城中之渠有入無出故湖水以停滯而日益積穢宋以來有三喉穴城以洩之江一在都水務前係東渡門城牆下名氣喉以版爲閘潮長適與版平鹹水不得內侵市河水漲則啟版而洩之一在市舶務之南亦東北隅東渡門內名食喉較氣喉

差小止以泄水而不通潮一在獅子橋下在東南隅靈橋門內名水喉此洩城中之水者也保豐碶在縣北半里爲它山林村大雷諸水之尾閭此洩城外之水者也三喉拼保豐碶說俱見後吾鄉旱多而潦少欲救潦則雖有諸碶要必先復吳丞相水則昔時定啟閉之法設平水尺以入水三尺爲平地形有高卑三尺豈得爲率且欲啟閘必塘長申報有司而後許輾轉一二日田禾已苦淹損矣公以地在水下者不能皆平水在地上者則無不平乃自林村泛舟由西門歸又自月湖沿竹洲至城南遍度水勢其平

於田脗下首刻篇誌之歸而驗諸平橋下之水伐石爲
準大書平字旁曰水則水漫平字之上卽命趣開不待
申報又其地當往來之衝出入皆見之嘗自爲之記記載
後今故石不存且爲橋旁之屋所蔽雖立石亦不可得
見苟徙屋而復立水則庶幾永其遺澤歟其餘堰磯非
一要各有不可不設之故更隨其源委所在而類書之
先生鄭志稿凡二十卷後改爲甬上先賢傳自爲一
書今掇其行傳敘論綴於文末以略見此書大概其
水利考關係鄉邦者尤重因并其總敘一篇亦備錄

樗菴存稿目錄
卷一
古今體詩七十九首
卷二
古今體詩一百首
卷三
古今體詩九十二首

清鄞縣耿學鏞聲始撰

咏史

餘耳刎頸交末路乃相背腐史斷一律公論嗟久晦當
伎倆笑狐媚唐初奉代王視操眞一例可憐受禪壇衣
年救鉅鹿投虎眞立碎張敖壁餘旁坐視亦斂衽故交
獨蒙責將印遂改佩入關得剖符趙代俄易位餘也奉
故主仗義起投袂乞師竟迎復斯舉功亦最耳本受楚
封改計附豐沛忍心戕舊都拔幟預戎隊借哉泜水戰
計失何足諱如餘終義死勝耳猶十倍

嘗以明自煎嘆息龔生天惜嘗將黜明汐眛徒自保卻
聘甘一死殉義豈草草嘗盡明不息流光燭天表班生
固史才特識恨已少同時抗節士踈畧費追討合傳附
貢禹義例更難曉區區因授經無乃見其小末載老父
語晦迹嫌不早孔光正耆壽相較誰醜好
阿瞞亦梟才權譎善兵計海宇正分裂炎鼎久淪墜崎
嶇戎馬間削平方次第取之羣盜手天下本公器無端
慕威文失策迎漢帝此時王綱解強弱互吞噬區區孱
主詔諸侯誰受制逆狀自此萌遂作騎虎勢不蒙一毫

力坐受百世詈司馬襲迹動事止新莽頻纂竊藉成業
伎倆笑狐媚唐初奉代王視操眞一例可憐受禪壇衣
鉢傳世世
沈公笑何公勇退計早定江左仗虎臣屢起主兵柄事
罷旋乞身隨例奉朝請晚徙婁湖宅蹤跡益遠屏幼主
方縱暴殺人加不勝大臣謀廢立密使遣相訂公但謝
不預持義良亦正云胡訏義恭大獄慘窮竟顏柳俱橫
屠積屍着纍併從茲得主眷步步踏危阱諸人死幾時
身亦罹冤橫嗟爾勇退人暮齒陷非命
孝寬恂將才一戰摧尉遲楊堅篡遂成智勇何誤施士
各爲其主佐逆尙有詞韋公固元老與堅柔等夷倘諒
翟義志宜連灌嬰師古來竊國徒伐斡先批枝兩淮師
屢殲典午旋開基河東數奔北忤梁刻禪碑九錫加隋
公茲事五尺知鄴城朝以破周祚夕以移平生負威望
積效久邊陲晚印囊底智適供易代資臣節既不終佐

命仍見遺功成身亦殞戮力徒爾爲
靈荃獻虜首踰年授郎將廣平有深意邊功戒開拓或
乃比匡衡抑賞代憤伉寧都魏氏有靈荃論此眞屑妄子考古

失孟浪惟昔天冊初嘿啜勢張王積驕囚使臣畢掠犯
邊障王師屢絕幕積恨迄未懲晚破拔瑛固惰歸釋兵
仗餘燼伏柳林突出扼其吭是固頡質力天誅始一暢
靈荃適使虜授首托附狀功本異郅支酬賞恰如量無
端痛哭死謗乃及賢相唐書始末具定破暨儒妄
吾憐王渝州功過亦參半平生坐倖進柄用百僚冠粧
政漸革除頗亦助宸斷順宗初政在紀傳合參看密議
人不測誤國定何築得禍蓋有由消息具長算欲收神
策兵軍吏密移換諸將辭中尉驚悟始憤惋謂之阻內

禪激怒遷遠竄身死謀亦寢北軍歸舊貫承璀暨宏志
狐鼠終兆亂浸淫至甘露唐室坐糜爛令其策畢施兵
柄收一旦史臣據爰書怕改南山判平反得范公身後
議初追范文正公願爲叔文洗雪羣儒集矢多信口仍交詆一敗事
瓦裂柳州早長嘆

和謝山先生得袁清容學士視

佳銘留手刻故物倍堪思視側有學士手刻銘不改羊肝色重吟
鳳咮詩史編曾試筆郊議記摛詞學士預修宋遼金三史又嘗獻南郊禮議
莫謂一區小斯文儼在茲

瓣香憑寄托片石足磨研劍水詞源接學士嘗受業戴劍源金谿
學派沿袁正獻公爲象山大弟子何餘墨作繡又見筆如椽珍重起
袁手相望五百年

暮宿長溪嶺菴

虎爪當門印前一夕有虎入菴鴉啼繞樹喧僧歸背落日犬吠
出頹垣香界三間屋祇林半畝園長途疲腳力還欲訪
溪源

姚江舟中望祭忠臺明正統中侍講劉公以直言
斃於獄布衣成器遙祭於此

鼠狐城社正狡猾應詔陳書大慨慷上疏斥王振國土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有人藏碧血布衣何事奠椒漿禍終北狩言初驗働比
西臺記莫詳我欲攜尊重酹酒寒江潮落野田荒

訪泰寧寺寺址故宋永茂陵也

六陵遺蹟嗟久荒古寺突兀稽山旁周垣封樹舊龍穴
法鼓齋魚今道場山南七度抬殘骼義士莫辨林興唐
冬青不花冤鬼泣髑髏注酒凝血光前朝陵戶置何所
梵宇金碧方煌煌明初修復六陵兼置守陵戶其時永茂陵已改爲寺未嘗一清覈也我
來摩挲舊碑下一抔雙匣杳莫詳若嫌桑田太變幻何
許法界猶嚴莊入門孤劒忽吟吼擬尋僧塔搜怒鋩泰寧

寺僧頗於楊髡之役旁觀大笑書生氣丁零盜衆誰追償

姑蘇絕句

破楚門開制勝奇霸圖草草恨鞮尸會稽甲楯偏無恙一種深讐兩失之

香逕蓮塘醉舞多五湖一去竟如何憐他老大商人婦無復能翻白苧歌

雨後渡揚子江

雨腳橫分一水間倘餘疎點撒蒼灣迷離落日西津渡杳靄埋雲北顧山急浪打頭帆力弱小舟唧尾櫂歌閒

豪游不爲無田計果否江神笑我頑

紅花埠買草笠

秋日蒸原野狂塵撲帽簷講帷曾聚雨客路且衝炎芒屩差容配藤蔑未許兼平生下車約還恐故人嫌

八月七日過涿州

巍然雉堞拱神州滾滾征塵暮未休旅次經時纔涿鹿佳期前月正牽牛華陽館廢斜暉冷督亢陂荒細草秋最憶關南征戰地幾難飲馬認岐溝

偕二兄歸至廣陵時兄將赴官江右予以事旋里不成送別不成遊自向江干傲小舟種秫官田差得計墮萬谿水別牽愁三年夢草詩頻寄一月聯床話未休鄭重臨歧深囑付倚門記否雪盈頭

夜坐懷張二效晦

漏長燈明不成臥梧前急雨蕭騷過故人疇昔約對牀兩地懸懸各愁坐行舟握別動經月同調相關能幾个

我方低頭拜孟郊君更嘔心憐李賀前此予病中君賙詩有心血憐君句錦囊之句河汾講席久寥闊玉局遺書孰傳播全謝山先生去秋已下世

龍蛇遊後百怪舞蠻觸登壇角雄犬昨歸把君新製詩一一珠璣隨咳唾未應絕學付榛蕪且喜清吟出寒餓嗟予夙疾日沉痼未死餘生荒日課友聲漫擬鶯出谷故步自嗤驢轉磨僻居岑寂無與歡邂逅期君一笑破詩成急遞索和章只恐糠粃供揚簸

盧月船見和前詩有瓣香自昔有南豐月旦今時任馬磨之句自注謂謝山先生詩文近頗有彈射之者因疊前韻再索和

先生自穩東山臥問奇長許攜書過講堂帶草正叢叢

雨笠宵燈分下坐斯文天喪不愁遺風雨論心空數个
傳詩誰是貫長卿學易自愧梁邱賀倒景滅投正偃走
謬語荒唐忽流播（編修撰先生集序頗有譏諷）千秋公論姑聽之夜
郎較漢終誰大薪火畢竟吾儕責答問區區尚餘唾遺
編滿篋飽蠹魚腹笥空憐臣朔餓淒然詔讀記彌留握
手勤惓猶督課（先生易簀時猶諄諄命子讀書諸君奮起競著鞭願我
亦爲一故人沉陋墨守肯許公輸破茫茫學海失津梁極目狂濤正掀簸
遲鈍方旋磨董書苦遭主父窮先生手稿五十卷

即事

兼旬風雨急秋氣盛羣陰隱几愁天漏出門疑陸沉鰌
鱔當戶躍蟋蟀上牆吟已分吾廬破漂流感獨深
潦退扉痕在沙崩澗道湮人爭咎甲子（野老謂自康熙
如是之甚者恰六十年矣）吾欲戮庚辰（閩江中有水怪出沒）歲計愁衣食官情
視越秦州符早晚下雞犬驢比鄰
階下蟻穴爲水所沒
舉族竟安適沈災大可傷南柯方臥理夢不到流亡

寒夜夢老母歸自江右

迢迢西江水何時向東流有母已垂白有兄方宦游

霜草已再宿哭聲今未休感君抱至誼雪涕經西州憶
昔問字日刖墅長陪游左右列講席今古共討搜敢爭
滕薛長私抱邢尹羞命退必雙出分手重綢繆此樂儼
隔世舊夢空回頭門牆早寂歷何暇問山邱我病志漸
頹君學力更遒我慙遺命負君喜秘籍留駭驥竟分路

麗澤判鴻溝重泉如有知甲乙非昔儔君今訪遺阡白
楊風颼颼霜晨怯遠出病榻空注眸昔謂每聯屐今往
惟孤舟只此去住分深怪視息偷送君重感激涕淚縱
莫收上爲斯文慟下以嘆沈浮

讀埤雅戲申其義得三首

蟹入蚌中厥名蠣奴兩螯六跪朝夕寄居古人有言出
奴入主蟹特寓公奴義何取爬沙飲流同體異族借彼
無腸充乃枵腹海物志蚌不飲食蟹出入蚌腹蚌即飽嗟哉蠕動口實
營營彼索食者鑒此奴名

蜩螗如沸夏木方稠乘時振響不知春秋陶隱居本草注以爲蟪蛄
即相彼嬰孩古其鳴噪鄭漁仲通志畧載古謠至今遺
蛻小兒是瘵朝轉糞丸暮吸珠露蟬爲蟬卵化見莊子注穢壤餘
生棄不復顧芸生變化末路堪追懷清履潔不愧冠綏

橘生江南枳生江北各隨地望分譜別錄渡淮則變橘
失其性有如梅花降杏六命江北無梅皆化爲杏郎見
遠可挹石鯨近可撫河源杳矣誰問津噫嗟張子念爾
祖

示內

憶君十年前寶釵照紅粧我方理文史長袖時捧觴
易從善惟難我歌此詩聊用自完

望槎歌爲效晦作

大兒已知書小兒嬌索飯易米煩解衣宛轉營甘旦
織紙苦不暇窗虛寒女機與我囊中書還君嫁時衣
兒長酷嗜古家藏少五車拔君頭上釵贖我囊中書
新粧諒何爲讀書長亦誤我思負長鑱君亦製短布

哭二兒竇岡

善病長憐我浮生遽哭君半年蹤跡合兄徙居慈水去
苦留五閱月始去一苦死生分歿前一夕猶冬自江右歸子作小詩寄子識早符妖夢書猶
冀誤開撫棺今已矣淚溼海東雲

落拓平生志雕蟲恥壯夫短衣秋試馬高燭夜呼盧客
許通輕俠家嫌問有無豪情餘四壁愁絕對遺孤
蓋棺眞草草子閒卜兆恨茫茫時服依先制羈魂已小斂矣
魂戀故鄉鴿原飛白急狐首願誰償最憶歸來日挑燈
話對牀

骨月都漂泊緘書遠寄知老親嗟望斷稚子悵歸遲長姪
亦客江右惟一幼兒侍側病倩鄰人問喪餘弔客悲此生遺恨在廢
咏棣華詩

旅夜聞秋蟲

中年感節序秋氣厲以清婦病況沉綿寒至衣未成客

心斷絕久復此秋蟲聲

落葉

詞人愛落花送春例有句我懷木枯寂值此窮陰沍一
葉初報秋未覺齒華暮朔風吹日夜仰視忽空樹搖落
信奈何物候惜晚悟朝來攬鬢髮二已垂素
憶昔夏蔭桐啾啁集歸鳥爭枝鬬或墜驚露昏連曉禿
幹今槎枒宿羽迹如掃何來有寒烏三匝飛空繞天心
好賊賊物意賤枯槁君看窮巷交白首誰相保
村居環雜木丹黃間蒼翠紛然五色錦離落借點綴自

嘆蒲柳姿中枯外凋悴伊胡半死葉耀眼欲爭媚空林
昨夜風飄飄等遺蛻色界即空界感茲發長喟

妾薄命有序

潘安仁寡婦賦悼任子咸而作也序稱子咸文
而早天賦以哀之予妹壻李君雪坪詞章冠絕
倫輩而得年不永畧與子咸相似客窗冬日偶
讀潘賦感傷逝者且悲予妹之煢煢也因爲作

妾薄命詞

妾薄命君早訣君死無子妾有姑相對相憐兩愁絕貞

心不解歌相舟霜篷代掃從頭說妾初未嫁苦食貧素
絲晝紡衣夜紉縞綦自愛閨中影花鳥那知窗外春問
名何意來蕭史倘書甲第傳雙槩鬢低書弁羞不前餘
語私聞人姓李施衿結帨一何早登車別母悲思悄天
壤莫道王郎癡鏡鑒未覺溫奴老孱然七尺衣不勝寒
窗夜夜擁書城長訝侍兒諳藥性側聞野老熟詩名高
情不作兒女態長嘯舉頭望天外問奇載酒紛有徒誰
識外和中自介聖君文品愁君病翼耨粱舂敢忘敬身
如附木心履冰繡佛前頭祝圓鏡秋風不仁薰草枯潘

鬢點霜已二毛潛悲歲月逝感此日羹湯還手作姑前婉婉侍晨餐几
上淒涼奠餘閣少時喜讀別鶴吟祇今身歷思逾深淚
枯血盡甘嘿嘿無遣他人傷此心有兒有兒恨孤另交
期掛劒心相訂郭泰墓誌田橫歌更賦新詞妾薄命
以病止酒用東坡岐亭韻五首
嗜佛不廢酒佛亦飲米汁親朋苦致規謂此助脾濕平
生梵王戒癡好禁未得區區二豎子胡竟制緩急將無
性命憂庖廚騷鶩鴨光明法眼藏雲霧重巖巖獨念清
淨心護持比嬰赤眾緣放教盡震旦看初白六根餘滓
護此金甌缺心空病亦去一網盡主客維摩丈室中四
座天花集
宵吟長病渴曉起試茗汁清苦祇損神燥吻何由溼尋
常有佳句半從酒間得詞壇戰蠻觸未怕相持急識途
謝老馬赴敵儼鬬鴨須臾四坐傾留題徧帑幕止酒詩
堂慈慈總帷冷獨拜牀垂私啁哽屏聽疑聞曳履聲細
筆枯捕蛇手空赤席間有豪詠壓倒笑元白名心已成
灰衰髮不裹幘伏枕時獨吟細聲蚯蚓泣何當歌慨慷
看紛動靈衣影卻入空閨想像虛案頭殘藥架前書茶
甌聲沸繙書罷燭燼光搖侍藥初更憐膝下冷箕裘此
重擊唾壺缺醉有中山酒談多北海客一揮滿百紙風
生心事付悠悠星稀未稀晨雞唱日落不落暮烏愁井

阿兒遠從宦愛飲荔子汁龍南有荔子酒大僚日譙訶禁網比來溼中聖時有之一官拋亦得兒以縱酒被劾還君遂初賦快若解縛急歸裝一葉輕泛泛逐鳧鴨贛灘水浩蕩匡山雲靄暮對景且酣飲安用官泥赤而我隸麴部潦倒堪頭白醉鄉迎送少懶著從事幘壓酒支俸囊臥聽櫪牀泣因病忽賜休惘惘惜官帙兄已復故侯我反成逐客何時病良已簪履許並集

酒比醜妻古語良有得我有藏酒婦不時供乏急遠醪沽未來家雞勝野鴨夜饘溫宿火深坐圍簾幕藉此一尊綠助我兩顴赤少年愛婉孌丹粉亂紅白君顏瘦如菊我髮白盈幘幸免憒舅恥安用牛衣泣相如家四壁此樂未全缺所恨多羈栖家居反如客醉中述作多茂陵珍遺集

家貧物力艱辛苦供藥汁經營煩婦子濡沫更煦溼此時縱思酒熊魚那兼得爨烟屢斷絕生理日夜急古鏡貢盤螭薰爐典寶鴨無酒托言病謾語巧遮幕杖頭錢諒難償恩怨須臾間憤勿訟苦雨旱潦方轉圜

悼內

晨炊夕櫐共綢繆家計蕭然四壁留辛苦生涯過十指
支離病骨歷三秋相期啖蔗初嘗尾何意燒香竟斷頭
江外孤鴻飛拍拍憐他獨作稻粱謀
況味糟糠百不堪破窗相對興猶酣長鑱短杵閒中句
駟馬高車醉後談爐火夜圍烹苦汁藤牀曉拂整書函
子每臥閱書輒散亂牀席間
內人必爲子整拂置案上 向來只作尋常過樂事今
從苦境參
強支倦枕理衣裙顧影憐瘦鶴如藥石無資眞誤爾
米鹽何物又煩予滿前幼稺聯拳雀老去形骸半面魚

絡緯連宵太無賴一燈岑寂夜窗虛
尙留枯眼望重泉蠻蝶秋風擬舊鞭祇益牢愁仍下第
不禁哀怨況中年破敭隻履都成恨織火書燈奈少緣
早識爲農終沒世悔教垂沒問歸船

齒落

暮景今初覺疎林一葉秋久疑剛易折新喜痛旋廖頑
質禁銷毀陳根費剔搜冰泉驚乍濺砂塊誤頻投積蠹
滋風火殘鋒利劒矛齦懸他日望齲憶病時愁老去膚
空補窮來舌僅留稜稜餘鐵脊百鍊未全柔

同李月波董小鈍郭任齋遊阿育王寺觀放光松

夜宿集翠樓用前韻張萼山諸公題壁韻

昨遊湖上探古洞竹逕窈窕通鄰巷 先一日遊東錢湖
洞過泉月巷 迴船更渡莫枝堰蒐獵名勝恣奇貪大涵浦口
秋色老山光空碧搖澄潭舍舟登陸入古寺地主導客
人兩三怪松撲地蔭十畝鶴巢絕頂俯可採虬枝北折
倒掣攬偃蓋忽起橫西南燕將鐵矛狀爭舞趙女瑤瑟
音可耽向來好事夸佛力放光姑置僧伽談但看玲瓏

月東射神龍橫臥明珠含南雷品松推智果謂此作姪
夫奚堪見黎洲先生智果寺松詩奇材不受世甲乙夜氣一片沈山
嵐山中得此長坐對把茅蓋頂心亦甘賣書買山苦未
易空餘霄夢留清酣

次日過天童宿長庚樓疊前韻

古松欲別未忍別妄思隙地營茅菴浮屠不作三宿戀
癡癖自笑貪夫貪出山更復入山去亦有松影橫溪潭
蒼陰廿里傳古語紀實不逮十之三叢林尊宿近無有
時愛幽趣來窮探歸然傑閣夸最勝羣峯拱揖朝窗南
禪堂一洗金碧氣齋魚粥鼓亦可耽晚歸僧樓閱舊誌

遺事關器容追談亡家公子此遁跡唄聲淒楚清泪含
青詞設供應教醮長歌當哭情何堪幸逢物色互酬和
遺躅滅沒同朝嵐明季金文毅郭忠烈之子俱披緇寺中吾鄉高中丞見所作青詞苦諭得
其姓名每入山輒與僧和今寺志絕不載一語夜長何物遣岑寂沽得村酒兼
酸甘伊人去我已百載呼起松下同沉酣

入東谷登晚翠樓觀夢山東門諸公唱和詩再疊
前韻

山遊尙怪入山淺聯屐徑過中峯菴中峯菴去東谷里許寒泉投
老此卜築謝世不比菟裘遺詩雪淡寓至味曾然面

目呈寒潭後來題咏滿素壁蓬蒿擢秀數二三登樓一
讀唱和作樽前有韻何須探夢山善詩兼善書書畫泉彷
彿圖湘南壁上有夢山所畫烟雨圖東門翩翩老詞伯一生佳句性
癖耽想當題詩闘豪健四坐揮麈饒雄談亂山翠湧助
清興沉吟倚檻霜毫舍風流前輩杳難溯追逐傑作力
未逮僧房借紙錄遺句長哦一路衝烟嵐隔溪好鳥送
歸客登頓力憊問餘甘紀遊有作愁被壓諸君詩篇誰
雄酣

同董小鈍顧鑑沙萬近蓬倪九山謁謝山先生墓
挈榼城南路西州涕不禁淒涼披墓草邂逅盍朋簪誰
賦大招句空懷後死心繄予獨荒落慚愧受恩深
一杯誰復主禾黍繞荒阡野祭虛寒食遺書寶太玄有
才天自忌絕學世還傳剞劂他時了爲文告墓前時方
問錄未成刻先

哭瀾兒

百年孝謹垂家法清白三公未足論葉葉流傳今斷絕
扃禁俯仰痛哀門

涼德吾生抱憾多敢言無罪擬西河卻從伊洛參餘語
別恐聰明自折磨
子職晨昏愧代供且教垂白免尸饔寢門盥饋今餘痛
特爲高堂匿涕容
中歲伶仃賦悼亡勞勞井臼怯親嘗歸居轉遣兒憔悴
何必流離操履霜
庭宇無人月色昏一燈辛苦獨黃門至今剝啄歸來晚
猶恐寒階臥不聞
次兒失學幼兒癡滿架殘書孰護持還憶破窗風雨夜
一編經說手鈔時

草玄舊抱嘗烏痛薄福曾為瘦島憐畢竟不祥留讖語
當年早慧誤欣然
冥婚也曉連先制厭祭終嫌近下殤一樣孤雛抱深痛
可容地下配鸞鳳兒生時議聘黃子川若之女會予與
女亦以痛母死川若因請合祔
而誌文已成不可益附志於此

壬午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清鄞縣聘學鏞聲始撰

老母逝世後三年無詩庚寅冬偶讀先漁澳居士
集感而賦此

不作娛親計計娛親只讀書　殘書自討尋開面對遺
墨即事試祥琴世遠芝無種居士編五世祖也　庭空草有心棲
然憶兒課香炷夜沈沈幼時母課鏞兄弟夜讀以香三炷爲率

松梧閣嘆

世間萬事一仰俯舞榭歌臺久塵土故家文物重可思

約園刊本

砌里今比城南杜杲堂先生所居名砌里　東州老人有遺築子弟
風流門巷古刖添小閣貯圖書閣爲東門先生所增築特愛清陰敞
廊廡行人隔水指敬蓋坐客憑欄聽疏雨百年小劫太匆匆社燕歸來空覓主鵝欄豕柵滿仄多掘盡陳根移舊植我來訪舊坐其下斷幹枯株重摩拭讀書秋樹今有無蓋舊烟亡風月苦醉翁草木尚可敬曷不留之縱尋斧主人一笑不見答捫腹階前算屠酤東門先生著集其序曰生平所作雖不向松梧有松梧閣詩
吉而松梧已盡猶之其志可見矣

後落葉詩

秋思惺惺客病中可堪搖落感衰鬢鏡聲夜促嚴霜集
林影剔餘淡日烘苦餌僅堪支喜連朝正耳聾
瓦溝幾片敲偏急差連朝正耳聾
溼雲濃濩雨漫漫晚報新晴試倚欄洗出秋姿何慘澹
望中野色已闌珊短牆剩有破蕉舞永夜兼愁宿鳥寒
忽憶飄蓬空意氣荊綏在手幾回看
蕭然幽趣想吾廬槁葉盈堆漫掃除拾得乾薪供婦爨
留當敗素遣兒書窗虛我正耽情韻牖響誰來破索居
倦客欲歸歸未得一天涼思渺愁予

曾賦悲秋句已陳再逢衰謝黯傷神歸雲莫補山容瘦
空院平添月色新委地紛紛秦逐客留枝落落楚遷民
蹉跎節序今猶昨數點參差又破春

辛卯冬杪將入都客有以枕贈行者因書其上

少日曾酣燕市歌老隨計吏又關河半肩行李蕭條色
贏得詩情枕上多

樗菴存藁 卷二 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旅次題畫壁

遠樹蒼瑣蔌遠山浮玉玦借此素壁光幻染作積雪圖
寒者誰子蹇驢行蹩躠詩囊負小奚幽討足怡悅我來
值春寒枯條凍猶結重陰雲四垂長怕雪飛六出村沽晨
買醉稍用回暖熱僕夫又催程狂風捲沙屑披圖愛清
景上馬望晴日乃知畫中人驢背正愁絕

趙北口

燕南趙北聞分避世祇應學杜門卻聽童謠思下地
敲棲高築笑公孫

斷流原只費投鞭辛苦穿渠計可憐宋何承矩守雄州
丹咫尺白溝河畔路誰將玉斧劃窮邊

京邸與董小鈍話舊

散是飛蓬聚亦萍河汾弟子各飄零三年重對長安酒
與小鈍別一卷頻商有道銘小鈍方輯謝公年譜文苑儒林留
三年矣先生年譜文苑儒林留
片席慕田丙舍感荒坰名山珍重千秋業慚愧同傳博
士經

將出都留呈座主宗伯莊公四十韻

百年文治洽制作應昌符潤色垂鴻業經綸屬大儒家

聲治漢代地望歷吳趨喬木長留蔭奇葩並接樹公諸
人亞甲科公父四弟復大魁早年窮二酉餘力賦三都學海窺何極詞
源譽久孚科應重韓李名偶介王盧公以第二人及第瑤島清
暉迴花磚麗景鋪錢經參講幄擁傳寄文樞直上星辰
近惟寅夙夜俱朝章賓補袞階樂叶鳴于鉅典三宗合
元音九奏敢在廷推宿老經國足訏謨重借吳剛斧頻
搜象罔珠早曾持玉尺今復對冰壺公前於丙子主浙闈
中流砥輪期大雅扶楚江寧杜若越冶鑄昆吾琬琰俄
增價尊彝別按圖羣慚翼北野家指海東隅勾曲原偏

壤明山亦與區風流紛嗣續文獻未荒蕪元元青箱緒
茫茫白日徂學會嗤獵祭技莫試龍屠蹈蹬頭顱換孤
寒骨相耀屢投嫌巨璞一顧擅名姝入洛時方晚遊燕
計又迂蠹書還滿束驢券恰新租暮邸塵蒙面晨轡雪
灑途卸裝休旅客投謁冠生徒借諸同年進謁公獨置予上坐幸許文
堪質探驎病未蘇入囊方穎脫經亂已桐枯齊國仍操
瑟春官試濫竽心期前輩重眉樣近時殊逐隊商歸燕
分行避玉駒喧闐江畔塔琵琶酒家罏疲馬將安托高
鴻或可呼極知操術左倍感賞音孤東閣緣仍在南轅
路尚紆成陰愧桃李托與有尊罏回首門牆隔明朝問
僕夫

語溪沈訒菴孝廉索題耕田識字圖

果否溪庄勝石渠數椽茅屋賦歸歟君嘗供
事書局春疇暑較
村農樂隨意騎牛讀漢書
平生我亦愛書倉老去方耽野趣長不向玄亭問奇字
煩君添築耦耕堂

嶧山

孤桐褰記徐州貢百尺枝今何處尋一笑荒山童亦得

人間笋箭有新音

瓜步阻風訒菴有詩次韻

晚渡風兼雨孤篷夜似年出山原孟浪歸路尙迍邅燈影移邊岸鐘聲破暝烟君看退飛鷁何處敢爭先

寒夜讀亡友張望槎詩

破廬四面不障風擁被細撥殘灰紅起讀篋詩遺長夜忽見故人冰雪容君詩裏裹愛獨造迍邅竅何深重吟從舌端作倔強捫去紙上生硜牆卽此已落寒瘦派近時官樣爭昌丰平生坐詩窮到死猶復自貧鬼斧工

寡妻稚子困寒餓清白幸不辱乃翁向來輕肥幾同學眼看枯菀分西東遺詩付我有深意寶氣尙鬱匣底鉾十年一序踐宿諾數語咄咄還書空九原可作定拊掌可憐等是寒號蟲

折枝梅花

絕似支離士猶餘藻思奇會經枝壓雪翻得影窺池老樹荒籬外歸舟暮雨時空郊誰具味爲爾一嗟咨

去秋移植芍藥立夏日作一花

平生事事嫌遲暮花意如人亦晚芳紫筍朱櫻新配節玉盂金帶舊呈粧催開昨夜猶春雨留賞今年得故鄉曾記斜街塵市裏夜瓶一束破慳囊

送董小鈍赴官粵西

董生昧古士績學採二酉等身新著書自命寄不朽以此置館閣囊筆壓儕偶奈何紙尾判重屈諸公爭鑄歐劒不如淬七首五石種魏瓠不如試甌甀向來洴澼所得覓何有功名固時至肯令歲月負此意吾諒君雅抱待一剖不學孔稚圭塵容笑奔走亦拄大府於無鹽有監州戲語傳自古足知佐領職時亦拄大府於得州試宂散方試補淮陰狗國士屈作嗜等伍世無錢文僊吏課日旁午拄頰對西山風骨看軒舉弱者例汨忣剛亦近莽鹵斟酌得失間凡百愼仰俯前賢遷謫地客子方豪遊嶺嶠雖絕遠安穩報水郵蠻花雜瑣碎狉鳥鳴軻輈況茲山水窟官閒恣冥搜獞葦及笭峒一一展齒留三年績報最鴻鵠翔高秋序遊亦偶爾爪印還記不君已視陳迹民或頌故侯勿矜陸賈裝黃金壓歸舟要令鬱林石清風重蠻陬

長至前一日有雙燕集予楹問毛羽摧頹長寒特甚感而賦之

捎風掠雨更何之眞是梁園雪滿時未掃巢痕猶顧盼相隨羽影尙差池高程合讓霜鴻穩非族難禁瓦雀欺轉眼韶華春社近最先探路問花期

聞山左警時予又將北上

武備重熙後官情積翫餘歲荒人佩犢道遠客擔書猶息參疑信萌芽急掃除萬言慚獻策隨例上公車

虎邱謁萊陽二姜先生祠

老兵謫向宣州去給事國難後常自稱宣州老兵蓋不忘思陵遺命也水剩山殘無住處歸然祠屋劒池旁遺直人今重流寓當年抗疏叩九閽拜杖不死仍含恩有弟橐簪空視獄全家灰燼未招魂萊陽被公父士良師其子婦二十七人俱自焚公弟行人垓疏請代兄繫獄釋公暫歸葬不許纍纍國殤光日月不放孤兒拾遺骨督相疏陳事已非閭臣李建泰視師隔行請釋公始有宣州之謫國門迴望虞淵沒飄零身世嘆安歸兄弟西山歌采薇尙欠餘生殉玉座敢將舊事怨圜扉我來虎阜停遊轡再拜祠前別追記吾鄉亦有二姜祠末命荒朝忘勅賜魯監國時公子爲象山令特命建祠令郡誌不之載

弔壽張沈令

沈公名齋義字立人烏程甲子舉人除壽張知縣王倫亂賊入城衣冠坐堂上羣賊環繞叩頭不已問之曰公素有德於民乞爲我曹主耳令大罵俄有執旗者至舉刃擬之羣賊謂公好官不可殺乃抉其腹而去贈知府

保障難辭責循良亦可思胥降猶擁拜罵賊竟全尸舊政遺民記空城過客悲輸他旁郡守高咏道州詩郡都以事在會城聞變馳歸居民見者不爲起或笑且詈之守危甚竟以賊不攻城獲全

途中見流民之復業者

鴻雁宜安集荏苒費翦鋤歸方免累係閒流民言賊初至豫省河南守臣方列兵界上以爲賊遽執之上功幕府到及起耕畚共識皇仁溥休教吏治疏太平原舊象安穩保鄉閭

出都宿長新店次壁間韻

南轅屢指又初程悔逐愚愚計吏行窮合杜門初決策難猶說夢未忘情久知絕技屠龍誤坐看羣兒鬬草贏一事差強慰歸客枝頭乾鵲報新晴

阜城驛見邢江女史題壁和者紛然予亦繼作

落魄江湖夢已殘鬢絲禪榻雅相安誰家幼婦題黃絹
只作曼陀花雨看

維揚道中即事

一葉低篷十里樓繁華寂寞兩牽愁扣舷我正歌金縷
啟箔人誰上玉鉤初罷晚粧猶掠鬢忽聞新句肯回頭
儂今已是逃禪客小杜三生笑浪遊

下第歸來窮空日甚冬月衾裯俱在質庫中寒甚

呼婦擁背而寢戲作

老嬾久杜門坐臥蝸廬窄舊遊星散盡空負展雙隻舁
輿得門生地主兼導客蓬萊溯前塵清淺幸不隔山靈
半榻周遮只敝帷更深交覆短長衣問卿杼柚成何用

豈誤歸時一下機
相遭淡泊舊生涯暖老翻同燕玉誇夜半體僵渾不寐
轉頭一笑對梅花

上元前一夕稚兒向予索燈戲以紙為之并題四截句其上

詩翁老去尚兒癡燈樣新裁紙作圍五十年光眞一瞬
花籃猶記手提時
繞簷巡照競譁呼蛇鼠爭看有也無戲用里諺莫笑頗狂小兒女周官禁術等傳誣如蝦氏掌禁水蟲方相氏以戈擊冏兩若簇氏書日月五星置妖鳥之巢皆妄說也
索錢稚子不知貧乞買花燈賽比鄰贏得詩成差可賽

石湖舊句別翻新花石湖有記上元節物詩所載燈名極多
收身奉佛比枯僧一顆琉璃照上乘綺語多生除未盡
更將慧業望傳燈

諸生邀予遊阿育王寺因重過天童至歸來巷用

錢春圃前輩壁間韻

老嬾久杜門坐臥蝸廬窄舊遊星散盡空負展雙隻舁
輿得門生地主兼導客蓬萊溯前塵清淺幸不隔山靈
吾故人爲訴相思積白頭猶健在照影向寒碧恐此特
偶然他年又陳迹
奇松日磅礴坐覺石欄窄空山少行輩留此靈蹤隻豈

無新翠環代謝等過客松關記太白遙指一山隔策杖
重過之墮樵嘆堆積山中老松爲寺僧斫伐都盡遺脂空入地應化
蔑血碧惟作佛眼觀生滅兩無迹
密雲眞如雲遮卻天宇窄後來得寒泉法界具眼隻清
吟淡如雪詩客卽禪客歸來築晚雲轉覺一塵隔問歸
何處雲影無留積未歸泉故在千載寒潭碧我生無

著相聊爾咏遺迹

倪九山畫墨菊見贈兼以詩索和次韻賦答

餘生發願師粲可妄意生天計逾左法門猛叩少方便
結習半皮容嫵悟年來識舌到文字免使故人嘲飯顆
閒情尚作壁上觀看畫評書聊故我憶昔寒枝贈遠行
珍重遊裝壓歸舵前歲予入都九山畫梅花一枝贈行客裏風塵色微黝
梢頭冰雪香猶播忘言便作法喜妻微笑可入瞿曇坐
維摩丈室今薰然更望天花散餘朶知君有意配清供
高梧陰裏指書樓兩兩三三數舊遊折卻西風一行雁

一笑因君詩戒開長歌短偈互往來寓意騷人吟橘頌
癡心杜老覓檀栽何當面壁餘寂照淨掃色界如塵煤
法航遥渡達彼岸不用狡獪浮江盃

九山以近稿見示用原韻題其後

詩律如禪誰印可石頭路滑爭祖左不能轉佛爲佛轉
籬落因人總偷惰百年宗派新城翁香鉢紛紛乞餘顆
山林臺閣聲一概假面西涼吾喪我舊持此論眾大怪
放纜姑蘇隨流舵吾黨健者有倪君獻賦蓬萊名久播

君曾應召近日方補注爾雅 生著述抛雅故餘技尚奪騷壇坐

緊予晚歲斷門業忽見江瑤亦頤朵和詩佶屈困吟諷
赤腳老娘學纏裹十步九歇蹣跚行那有妍姿鬬婀娜
一編鄭重深夜開青蓮花人何處來兜率天中現色界
肯傍誰家門戶栽徂憐詩窮正坐此曷不牛面遼炯煤
升沈得失定誰是相逢且倒撓愁悉盃

輓李月波

留枝病葉墜還頻落落殘年幾故人我已了然觀物化
賦詩猶悼李元賓

高梧陰裏指書樓兩兩三三數舊遊折卻西風一行雁

經過湖上怕回頭君弟半江先已下世
向來同學儘輕肥次第春風得意歸老傍公車吾自笑
憐君白首一茅扉

力耕不救硯田荒辛苦生涯事藥囊善病長卿無恙在
篋中猶貯越人方君近習岐黃書予每有微疾延君治之輒愈

東野移家計亦疏江村迢遞悵離居寢門一慟君知否
終是奔馳負素車

一序何能重左思心憂散落負前期君屬予序其詩未果作也稚兒
嬌女勤收拾最愛吟君七字詩君舊作歲暮倦言有稚兒得履先時著嬌女持

叙徹夜梅之句

誰當後死誌幽宮識語尋常謔笑中諛墓有言吾弗食只愁乞葬少韓公

相依卅角記隨肩彈指光陰四十年剩有蘇家老兄弟對拋殘淚寫哀牋家三兄俱爲作大招詞最痛

葉生載之將歸索予贈言書此示之

三載共商榷底蘊不少留片語代韋絃臨別重有求之子負奇氣百氏一覽收巨筏叩啞鐘響擬難爲酬勿輕兔園老少日亦窮搜甫田坐鹵莽稂莠看滿抽晚悟時已去君方事春疇

范義亭有上巳觀梅詩和者盈卷屬予補作用原韻

載酒初因禊事催野花隨意鬬香魁忽看疏影猶橫水別記清遊爲訪梅空谷佳人遲識面及時肥婢浪塗腮披圖莫惜春將晚卷首有倪九山繪圖眞擬先春放棹回

九山再示詩以予雌黃叢忌之語爲過疊韻奉答

口頭截斷吾知勉生怕儷蠶重破繭結習漸芟尤識舌寂照何能聊數喘年來聾瞶二障空六塵一朝并珍行持多懈戒律疏妄語時時嗟未免微隙難防蟻穴穿齒澆來餘瀝借浮腮明年更囑花遲放陳迹蘭亭首重

積患已逐風輪轉探疑習討重鬼交謫正坐神狂魔來遣
宿根斷後刖滋蔓安得快刀如并剪相期猛喝代掃除
如醒狂醒沃香莽重誇折角恐君誤來詩匡鼎解頤誰
遣長抱爭心是吾禍區區糟粕日演說堂下眞應笑輪
扁無端逞辨尤客氣有法收身終內典語言文字本一
律門戶從茲總牢鍵卻愛清吟同七發僕病今朝乍平
善曲高莫信和眞寡韻尤祇愁筆難展南禪五反不自
嫌強說支那慚杜撰

九山和詩復有佐佛之諷三疊韻解之

書課分年期共勉與君正似同功繭病夫中道忽輟業
且放疲牛息奔喘向來習氣問何事正坐名心難尅殄
至今尚作雪羽爭禿後中書冠未免詩人自喜萬卷破
禪老且圖半輪轉輸君慧業佛先成願我安心病初遣
來詩力闢竺乾氏非種幾將試鋤剪黃庭丹訣君所授
愛酪豈應奴視莽遺經獨抱吾眞嬾來詩終期獨往抱遺經幸勿觀空尋
自署大筆淋漓請君撰

范采菊先生以己亥除夕庚子元旦二詩命和用
原韻

扶杖蹣跚病起新冬初得疾殊劇也裁帖子寫宜春嬾今扶杖始能起
隨計吏聊藏拙是科不果北上賸得遊囊足療貧徹夜清吟閒
法界隔重重悟入遲君同啟鍵夜久獰劣吾弗怖來詩自注

守歲明朝托疾罷延賓憑他馬齒年年長耆社堪充末
坐人
梅意凝寒未放新先生筆力自回春總持羣雅何妨老
排纂新詩未算貧烟艇尚須同載女 先生舊示詩云千古風流推少伯
一帆烟水足徜徉 雀羅莫記舊時賓騷壇先歐誰爭得歲酒姑
爲焚尾人
黃生和石次韻見投仍用原韻答之
石渠著作競誇新敢擬紛綸井大春門下詩才差闕健
牀頭經笥久嫌貧 來詩云陶詩一一經人典型我重思和邊腹時時餓我貧

耆舊嘲戲人方設主賓里社風流今第一不妨元日賦
懷人
黃殷仲亦以和詩寄示再疊前韻
比舍連雲甲第新輸君破屋自生春贈詩曾愛南鄰好
予與君比舍 縱酒何嫌北巷貧試約退閒蓮社長相期
時有唱和
添敘午橋賓 君與范文初未識面郢歌最後尤工絕我是初時屬
和人
宋菊先生有咏明史二十絕句中多獨闢之論然
鄙見時有不同處因亦繼作如先生之數
相業三楊一代尊初終得失自殊論文莊漫作深文誣
衍義書刪宦寺門三楊抵於王振而不能去固屬晚節
則太甚矣前人議文莊補大學衍義獨闕宦寺一門予
觀書中凡奄人之事其散見諸篇其意以土木之變追坐之
文義分著之尚無害若專立門例則獨其所忌
是亦色厲內荏者也而猶嘵嘵責人無已乎
奪門倉卒昌殊勳功罪他年別剖分迎立南宮亦虛語
沂王原是舊儲君 李文達論奪門一案固正第謂景泰
詰方太子之廢諸臣無敢
力爭況肯迎英廟復辟乎
嘆嗟雄兒氣本麤別成叛案尚疑証長刀酣鬬清風店
此事曾邀八議無 石亨曙張已甚乃武夫恃功常態及
姪彪獲罪自請削籍則其勢已少斂

矣奪門雖昌險邀賞在英廟則不可謂無功況景泰初力戰摧敵都城之不陷亨與有力焉後失勢家居以小校告變坐死據實錄反狀亦絕無明證蓋朝臣挾嫌羅織之耳

啄矢昭陽事可徵慈雲猶詫護前星孝廟育於周太后之手孝思重爲先朝諱不遣昭儀訊按庭孝宗純太后死御史曹璘請追削萬貴妃誥命號魚臺縣丞徐頊請建診視太后諸醫及萬氏家屬究問上以重傷先帝意止之廟諡曰孝不虛也

於陵何事漏天誅眞有科條到隱居自是瓊山工勸駕別懸刀俎代弓車莊定山辭官不赴邱文莊語人曰彼不讀祖訓乎蓋以祖訓有不仕之刑也定山不得已就官

禮數宮中久頡頏敝襦席藁倍堪傷世宗誣厥晚張延太后至敝襦席藁以請不能得紛紛議禮臣遭譴遷怒何緣到孝皇酌史援經異舊聞永嘉小豎解迎君後來佞史猶誇誕爭說餘威退賊軍嵇紀畧謂張獻忠將發顯陵聞大聲如洪水乃止

巧宦青詞一脈傳自貴溪至華亭雖人品不同然俱以青詞稱旨入閣西宮醮事日闐然漢庭莫笑騶牙誕白兎生兒謝上玄

江陵揮霍號雄才平世聊資坐鎮來晚明多爲江陵申皇一節庸相而言其實江陵當承平世得以綜覈見長然琵創國家元氣亦不少也祇政姑無論即如刑部歲一大辟先定額必滿二百有不及數則此明史以一貫與方從哲同傳從哲主紅丸者也一貫生妖書者也其旨微哉

律護前畢竟殺劉臺江陵嘗著論謂三代後文敝已甚至秦始爲揮沌再闢之世其所著法律至今守之以爲利蓋得聖人之威歷漢唐至宋文敝又甚元興舉禮樂皆蕩滅之而仍怡之以簡此復古之又一會觀此論則其本領可知矣

老婦猶煩勑主婚五絲稠疊賞恩綸款邊只恃三孃子虎騎當年漫列屯三孃子初配俺答再配辛愛晚更配擯力克巡撫鄭洛至爲疏請

扈寇原因市舶開駭鯨奔豕劇堪哀東征奇策哆封貢請向殘疆問劫灰錢蒙叟作東征二士錄猶爲沈惟敬左袒其實惟敬之策幸而不成否則貢道所經隱患正不淺耳

苦鞫妖書禍未量一時門下更波猖錢夢皐康丕揚機深刖轂

含沙弩夙怨何關郭侍郎沈一貫以妖書誣郭侍郎止因爭呂本奪謚獄積憾也光廟居東宮時鄭妃日謀奪嫡議係鄭國秦奏進本欲激神祖怒樊玉衡以嘗請冊立太子已爲竄名其中罹重譴今此書名續憂危竑議所言較前書尤甚則其來可知矣一貫必欲誣郭江夏及沈歸德者歸德時與一貫並相清濁殊途積不相能姑借此爲下石計而江夏舊爲東宮講官謂妖書出江夏則禍手則東宮必不安故陷歸德禍猶止一身陷江夏則禍及國方獄急時光廟傳語內閣云先生輩容我乞全郭侍郎一貫不爲止試觀楚獄一案華奎以二萬賄一貫堅護之容其冒宗斯時福藩之力何止華奎幸神祖不疑及東宮大臣又力持公論止以微一貫得無累若推究不已去江充誣蠱一間耳厥後張差梃擊乃南莽入厝爲而妖書則有深心密用者方能出此明史以一貫與方從哲同傳從哲主紅丸者也一貫生妖書者也其旨微哉

三案紛如最集鬻刊成要典號三朝是非論自他年定
多少忠魂覺大招

沸天羣寇逞狂氛勦撫機宜且莫論文吏封疆甘伏法
一時敗扈貸將軍

柿園敗後戰尤酣別道還期虎穴探一擲金甌視孤注
坐看顛覆恨寧南孫臼谷敗於柿園掃閾中之兵再北
攻令艮玉能躡賊後猗之石亦出師張形勢使賊不敢
專向督師事猶可爲也乃竟偃蹇不赴召白谷卒敗潰
艮玉之肉
其足食乎

莊烈嬰勤十七年紛紛揆席遞乘權烏程罪較宜與甚
巨蠹何由竟瓦全温體仁較周延儒當國久刻忮過之
其誤疆事戕善類尤多眞國賊也
五彪五虎久驅除殿後雄狐燼復噓點將錄成點鬼簿
蝗蝻遺孽又刊書

庚子冬杪將入都諸生各以詩贈行賦答

倒行眞日暮浪迹又天涯裘敝上書客詩留賣酒家憶乙
未長新店
題壁句 六年甘屏跡兩度笑迴車此去如尋夢猶煩
醒眼誇

元夕姑蘇城外

估舟排比鬧如村十里長塘水氣昏好片生公臺畔月
虎邱不泊泊閶門

渡河遇大風回泊天妃廟

占候苦不審月躔昨離箕晨興天色佳五兩初披披鄰
檣先後發吾舟亦解維行行踰廟灣浪逆風橫吹船輕
眞簸糠川沸同攪糜長年急捩舵退鷁隨所之明識曲
岸險差勝中流危千帆忽已散兩舫猶相隨宵分猛撞
擊一木中互搘沙土恨不堅椓杙費百椎性命寄一纜
篷隙時時窺詰朝風力減狂濤蕩餘威焚香集禍下我
亦同攀躋祠前地勢高指顧極兩涯黃流本直下約束
循淮隄淮強黃更橫二瀆幷一支此其吞吐交怒甚不
可磯輕生六往來一擲知嶮巇居僧出問訊客來何疇
祈滿急浪噴薄弭檝乃好奇答言應計偕迢迢赴京師
河神昨戲劇脫命爭毫釐僧但俯首笑徑去不置詞始
歎行客謬終被衲子嗤

宿遷阻淺憶乙未春偕盧月船董江祖泊此屢日
月船今官東甌董已下世

信宿曾淹滯黃鑪感舊遊漫拋存沒淚一老尚漂流
滕縣旅次戲嘲范二荔軒

舊聞浪子賦長干錢虞山長干行贈滕縣作也花白如銀正滿欄李蘅酬虞山感舊詩有滕縣花開白似銀句近日風姿祇張八老狂猶賞剔燈看

過東阿將謁于文定公墓不果

篋中攜得穀城集到此逾增弔古愁時局人方分黨部史編公自合清流祧遷禮失空持議褚宗升祔將祧仁宗公議仁宗不當祧宜遷祀奉先殿冊立言深竟賜休公爲禮官以請冊立東宮忤旨致仕咫尺遺阡闕瞻拜亂山斜日屢回頭

趙北口一帶積水瀰漫賃牛車始得過

大似江南景陂塘惜久淤宋何承矩嘗築雄縣去塘濼與水利暴流衝井邑冬大水古堠困沮洳誰按道園議重開鄭國渠我生本農畝條畫笑迂儒

題歸安鄭芷畦手繪二老圖二老一爲朱竹垞一爲毛西河芷畦侍遊西湖爲此圖

二老遺編富今推山斗如誰憐撰杖者亦有等身書著述極多餘所見者止行水金鑑石柱記箋釋此外尚十餘種其禮記集說采緝尤備向爲謝山先生所藏今不知落誰手肖影起遐慕緘縢失舊儲授經圖好在重爲訪篋疏

邵二雲編修見過述一故人意強予爲中州之行以詩辭之

半載京塵染素袍招人舟子只歸橈錯疑貧賤思彈鋏豈有英雄辦捉刀疲馬老方知路盡倦鴻飛倘趁風高梁園詞賦吾何有一曲歸田也自豪

來時黃河阻風經一日夜今復過此食頃抵陁口好風不薄窮歸客一舸如飛逕截流前度揶揄豈神意路難先自諷回舟

遊仙詩

許碏嚴前浪勒名謫來無分住層城空攜玉簡緗塵滿自卸椰冠白髮生三島舟迴空汗漫五雲閣在故崢嶸若爲學得腰纏客安穩烟霄鶴背輕

漫訪仙李舊盤根譜牒仙曹別可論葛令書書追遠祖茅君拔宅到諸昆河車土釜丹經祕鳥篆蟲符寶籙存山澤癯儒何處著故應執轡羨皇恩

奧旨參同賞討尋枕中方只鑄黃金鉛經煉後論飛伏雪可搏來較淺深勾漏官廉砂滿鼎蓬萊署令玉爲林藐姑綽約甘遲暮世外蕭然抱素襟

劉樊故侐誌遺蜕歸去終依白水宮隨分餐霞開石室
有時靜藥過花叢詩偕木客吟無韻易註天根說破空
肯舐淮南舊丹竈漫將鳴吠詫雲中

虞美人花

夜帳哀歌弔千古美人芳魂久黃土餘情幻影托花枝
卻渡江東住瑤圃拾翠五尺腰仍瘦燭漫一議心獨苦
繁華如夢記前生縞素呈粧緣故主舊傳玉碗差可亞
環植米巵何敢伍催開誰打涼州曲彷彿當年戰場鼓
朝來風雨象暗鳴舞態啼痕相媚嫵漢家陵闕空得意
拔山氣蓋今重吐美人有知應一笑醉筆猶勝項莊舞

野雞磁聰暗毛羽宮中辟陽方見幸身後赤眉還召侮
何如此花清而妍姓氏猶掛羣芳譜相逢重爲唱虞兮

金剛經偈有云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如露復
如電東坡六如亭本此近見後人所昧多止夢
幻泡影而不及電露因補作六如詩

露

草際花頭證妄因試看餘滴到侵晨密排珠顆空中色
賸結綃花劫後塵誰棄歌成徒宛轉楊枝拈得別甘醇
莫嫌身世相煎急一夕濃漿太認眞

電

爍眼光從過後疑卻看千古一編垂直搜深戶窮威曰
遠掣長空聘意時轉瞬俄同枉矢落疊來仍作爷灰吹
百年相較期尤促捉得金蛇問有誰

夢

是想非因覺忖量紛然曰曰訴同牀世途顛倒情緣重
史筆牽連學語長鬼尚名癡成魅魎鄉曾記睡正神狂
到頭畢竟干諍隔暮鼓晨鐘亦渺茫

幻

大地山河例是空尚將游戲說神通化人現像聊相悟
造物牽機故自工入袋猢猻誇措大散場傀儡惜村童
可憐搬演因誰設彼我交看一笑中

泡

起滅如環了不驚就中變現本無名浪花沸處根何著
雨腳收時却已更錯擬蚌胎祇半截重吹魚沫豈三生
牖間窺之惟見滿室是水

影

水光入定曾窺牖一片眞空鏡樣平 楞嚴經水光童子安禪室中有僮從
隱几蕭然一子紮起看身外有駢枝駘宅自識支離狀
罔兩重煩問答詞射向波間疑厭勝避從日下笑狂馳
相隨果否因緣在悟徹因緣似爾隨

韻花我亭得菊字擷詩索和因遍擬五首

霜花稟勁氣青女爲剪鏤粲粲千葉吐黃金滿枝頭無
端幻紅紫嬌姹儼相儔豈緊遲暮感粉黛試雜糅花君
吾夙契風格清而遒古調久違時霜荄困九秋偶登令
君坐晚蕊紛迎眸涼風吹欲急騷人雅工愁君方秋閨
寓慨相期無改色孤賞行見收撥置不足陳興寄南山幽
里社忘年交匪川數耆宿歸田務省事花課閒僮僕看
菊借縣齋欲插鬢已禿清思尚豪健揮灑竟滿幅此花
足扶老苔逕試親劚留種姑記牌擎枝容架竹夕英落
可餐先取絢君自餘邊扶枝立采采看盈匊差勝貧守
衙齋空賦杞菊 匯川嘗爲歸江守
老圃三時勤晚香不相負瓦盆羅佳品灌溉良已久有
如汲古士藝苑供咫漱對客揮長句麗藻吐隨口吾友
玉川生探索窮二酉吟成筆排奡聲病肯墨守錢侯詩
律細韻部重斷剖六麻聞爲令君所駁詞壇舊飛將東
之以刀斗改罷詩益奇句得未曾有唱和試合編連枝
兩瓊玖千載笑王弘白衣徒送酒
花前共分韻主勝客復佳金石聽互奏下里慚音乖新

契得陳子蓮過門編柴萬樹幸連舍昌兩來叩齋神中
出新製陳子晨嚴亦以和裁郊島之吾儕清興爲發觸
斗石較令君目月船亭菊字韻詩見示　韻乏宮徵諧惟餘讀書緣霧眼期
爲八斗才
客去循苔階階下有殘枝久被百草埋摧莖僅強尺瑣
碎金錢排色香終一致悠然會我懷翻飛兩黃蝶臭味
自相偕
我有白髮兄一官比彭澤種秫未成醪嗜飲已遭劾歸
來理田園老不任力檛小庭徧蒔菊乞種煩手植有詩
時和陶咄咄幾相逼飢驅亦署似遠涉掛帆席兄方授徒瑜州
別花甚別家眞作可憐色客中書一再秋懷長記憶重
理三逕荒疏莖擢陳荄幸此足療目移植近砌階才敢
斗石較令君目月船　韻乏宮徵諧惟餘讀書緣霧眼期
爲八斗才
重揩
上巳祓飲半生亭梅花尚盛用范成大亭上巳觀梅
舊韻
番番風信遞相催冷淡都忘舊日魁落蕊偶沾鋪徑草
攀條空憶上籃梅聖諺有三月三尊前琪樹爭翹首時席
設玉蘭　梅上籃之語
花下　水際冰姿尚映腮那尹相逢今更勝昔時單折
一枝回

陽風雨多遙望海雲無對脉約空負咏此重惻惻
月船別作佳字韻詩令君依韻酬之予亦次和
殘英耐得雨風催豈特花頭讓作魁佳節人方歌秉蘭
句好詩更佳險仄推昌黎
硬語工編排吾友兼有之兩作如探懷令君復闢奇境
壯心吾尚感摽梅較量衰影絲盈鬢辜負前時玉作腮
聚坐官齋各持一串珠分耀七寶叙而我自悲縮野服
轉眼春光同潑水廿年塵夢喚初回

鄭生菁常次韻見和巒賦二首
斷綬綢繆念離下英本異鄉遇姓亭亭淡雅粧背與俗
花事頻煩羯鼓催詩評誰定牡丹魁生如玄圃方抽玉
我比孤山合妻梅過去佛空留寶相新來婢又詫濃腮
鹽齊香草擬湘澧芳樹笑秦淮霜苞開一色瓊屑嫌聚
時緋桃已含蕊不妨次第迎芳訊管領春風九十回
牌身隱倘用文流轉恐無涯擔頭街璀璨賣花聲滿街
屢和思遲句又催爭如多士正掄魁出牆枝已輸紅杏
抱樹香終遜蠟梅墮片有時聊點額素心無分更粧腮
嗟予抱微尚姓名甘汨埋公車誤獻書技乃同優俳歸

飾詞卻被花神笑也向風塵費往回

三疊韻答書常

桃李東風笑浪催黎雲算是後來魁交聯深院除非竹
契結同岑倘有梅花厝參差容序齒粉痕零落怯呈腮
席間長句吾何有短韻廣酬日幾回我亭寄示小林
栖賞梅長古
客緒那禁節候催斗杓看又轉河魁經時別久方迎燕
一夜思深忽對梅霜鏡池開清照骨翠茵草積軟承腮
枝頭疎點留相待我欲明朝放棹回

齋中海棠將開適以事歸兼旬後復至則花已半落矣用東坡定惠院海棠韻

老去閒情寄花木雅愛娉婷一株獨天然濃淡斟酌宜
縞衣太清紅袖俗揭來下榻得林園置我眞如萬花谷
就中絕豔開較晚略似名姝閉深屋暫歸姑訂十日期
小別未應消肌肉重房猶斂羞意多半面偶呈眞態足
遲回笑我太留滯掩抑憐卿倍端淑尋春有約苦未償
慚負成言時掛腹連朝風雨尤憶念無人爲報平安竹

芍藥爲寓詞

諸生仍疊前兩韻索和次答

重逢擁髻牀憔悴聊倚闌干注雙目當年關事嫌杜陵
月閏日亦閏回回曆有閏日而無閏月芳時正疊三聊因乘數合不
漫浪遊蹤空入蜀今我邂逅亦流寓剩對殘枝慰羈鵠

免使閒思重撥觸

閏三月二日值丁巳因作閏上巳詩案諸生和

雅集宜重舉成期似預探配辰先斗建積氣補春酣洛
漫徵詩案唐人詩曲水痾裙三月二是上巳在二日吾方續史談洛川添掌
故不數後三三

又和諸生韻

候疑侵夏孟節尚借春三修禊典誰正被禊用上旬巳日晉人始以三
月三日爲上巳見沈約宋書禮志歸奇數別探櫻廚遲設席蠶市續提
南曲水詩序

閏重三

擘紙分題又幾時玉蘭花下把深巵風光倏去驚流水
月候重臨似覆棋漢典周官事安據先庚後甲數同奇
祇餘紅藥期眞近特爲風人證寓詞三月初芍藥尚未開故先儒以賭之

芍藥爲寓詞

諸生仍疊前兩韻索和次答

月閏日亦閏回回曆有閏日而無閏月芳時正疊三聊因乘數合不

費上旬採染艾重堆案唐書上巳日收桃花片以艾葉染餅收桃舊貯籃四民月令以七月七日服春秋書歷誤疎畧笑征南春秋書閏三月漢志推算甚詳杜征南註左傳殊失其解

改節嫌新物賡酬韻更探葉添陰乍展柳遇閏則添一葉花小色加酣小爾雅牡丹鄭菌皐先生有閏三月三日詩多聞值閏則花小成例徵先集癸辛雜志謂上巳當作上己如上丁上辛之例以十干爲數若作上巳則朔日或值午十日當值卯上旬中有無巳日者矣今二日值丁巳四日方值己未相去凡三日

四日己未諸生因予前篇作上己詩復次其韻、

己日時當革周易己日乃革之未漢上易說謂當讀如戒己之己離明恰起頭後十日己巳立夏丁辛兼有例癸甲始環周鶉火猶占尾尚書疏三月值鶉尾蠶川台用柔隋書禮志上己祭先蠶按己爲柔日先蠶后夫人所祭宜用之定期經屢改穿鑿笑窮搜

準提鏡歌

鏡圍二寸許背有準提像旁鐫梵書三十六字不可識係明施公子宗炎故物公子以國變自裁鄭皐憲副其甥也得此鏡寶藏之其五世孫點衣出以見示且索賦爲作此歌

一片古銅黑如漆梵語環周末經譯莫將寂照比禪心中有白虹吐千尺施家公子本將種公子係二華都督之嗣習氣烏衣謝羣屐平生長物只蒭緑公子有一劍復向僧伽購圓月左環右珮乃用此磨鏡少年眞劍客星移物換感時事家國恩深肺肝熱徘徊鑑影尤自詫如此顰眉空汨沒有心蹈海失乘桴無計補天虛煉石佛書漫爾傳神咒兩字君親磨不滅別從火宅證法輪幸有貞心托完璧當年故物誰收藏幻江老人古靖節甲子詩題土室中時對寒芒映虛白贈佩非徒渭陽感投杖兼爲夸父惜留遺五葉今尚存圓質黯然成死魄丹誠留照自千古未用金膏發光澤我來摩挲再三歎管江故壘劇無迹試看鏡背留硃斑藏碧猶疑昔人血

稚兒求選歷代詩因書其冊

心聲心畫總天然詩到黃初漸別傳謁帝承明推絕作就中眞意最纏綿

阮公風骨儘嵯峨勸進箋成抱愧多何似後來陶處士肚懷猶復咏荆軻

到處江山助妙思從教謝客好探奇眼前情事供摹寫

一首廬陵墓下詩

雄姿倜儻驚參軍江左奄奄獨軼羣踼踶轅駒空飾步

四聲八病笑休文

初唐駢體競研磨貴主山庄應制多最恨爲千歌失載

定知諷諭比卷阿

六丁取後儘光芒贋本何人遞補亡漫笑蚍蜉空撼樹

別裁吾轉望鋤荒李杜集極多後人贋作竄入其中

韋柳風神信藐姑微雲澹月試臨摹本傳來別

一幅楊妃出浴圖近人多就新城擬

韋柳故絕不類

圖偃遺篇寓意深晚唐兩字例堙沈鄧風大有傷時句

末許吳儂托賞音

滄海橫流浪詆訶詩壇誰復繼東坡 遺山論詩最詆東坡 看他暈

碧裁紅手消氣乾坤得幾何

坐違時好臥窮村稚子猶疑老斲輪未必蓮蓬眞似藕

宋朝蕭灑誠藉詩其子亦可憐風味如乃翁 爲渠芟卻稗花根

寒夕齋中不寐用東坡月夜偶出韻

吟不成聲亦竟不能嘿也漫成五絕句

客懷歲暮百感集明月還來照愁夜我方滯留月亦爾

新舊情懷試較量當年絮語割人腸於今相對空如嚼

聽不分明恨轉長內人初抱微痾一夕忽增劇語不可辨

君非無忤我多嗔一語參差或反唇便使卿卿互憐惜

半生消受足艱辛

書常有一叔每以孟嘗自擬

書常

辭傀君休詫吾方守故吾遊蹤嫌食客

交態恥金夫況味貧非病襟懷老更迂后山香好在

來札有后山

薝香之語 還記卻衣無

借閱二老閣藏書今索其祕帙亦多散失

自乙酉悼亡距今二十年復遭此恨予方在病中

心原是癖洗耳未全迂別負初來意藏書半有無予初意欲

阿戎差可語款款留吾誰削園林跡空懷冰雪夫傾

晨昏稚子最相依麾去方教侍講帷稚兒侍疾頗勤內
他日學成君不見誤他把卷一沾衣
檢點巾箱掩淚看餘鍼剩線未拋殘中閨有女方癡絕
百衲衣存補綴難
風情老去久消磨丈室猶煩雨曼陀是幻是眞都莫論
塊然誰問病維摩

老景伶仃悵惋殊甚復成雜憶五首

我生兮緣慳昔有人兮婉孌病垂革兮顧予慘將言兮
泪泫念空閨兮誰主顧諸雛兮髮初剪料理飢寒兮有
終枯槁憶斯言兮滋媿今君長逝兮我何有兮破絮獨反
昔風人兮歌獨旦感枕粲兮衾爛我垂老

側兮悲歎記下第兮歸來槀如洗兮變方斷醫瘡剜肉
兮飢易寒指衾裯兮可換歲冉冉兮涉冬剩圍牀兮破
幔呼君擁背兮諗奇温君回頭兮一笑粲予嘗有詩
憶此福兮難消夢既醒兮夜猶半

錢令君招修邑誌子辭月船復屢札相強卻寄

滄桑錄在難傳信溝洫書成已集疑舊志於明季死節
載又所記水利於三畎故道甚晰近議修復子所考又與月船不同肚不如人兼耄及身
將終隱尚文爲比來愁恨尤難遣憑仗名山自主持

舊史遺聞杳莫追謝山先生嘗欲著之四明舊聞不果
門牆空記芸肩隨

令君三過倣廬邀入誌局兼和前韻見示賦答
先正流風困力追 前輩鄭干之李孝謙黃南山李堇山各著四明文獻考 名存兼
恐謗還隨久栖窮巷朋遊少屢過高軒里俗疑客賦招
舟空自急 月船和詩有卯須且喜得同舊之句 事同築舍敢輕爲因人祿
祿公何取 令君聘嘉定錢幸棡總裁志事強予副之慚愧珠槃互捧持
舟易琴歌爲孫生對牖作

癖嗜隨人寄所寄我取何妨人更棄愛妾換馬古有之
彼此較量誰失計孫生雅素好舟居低篷曲欄規製殊
擬古借名黃箑舫未成泛宅且裝書邇來學琴得其數
長恨凡材少佳趣西村聞有古琴雙斑剝奇紋作蛇跗
攜桴徑往絃試揮冷冷應指歎絕希留船償值幸見許
兩手抱琴徒步歸開筵集客奏數弄愧我只識牛鳴聾
如此韻事可無詩月船老友邀我其請生刖彈欸乃歌
聲聲鴉軋沂滄波青簾白舫何須羨宛見漁舟披雪蓑
月船既和前詩別賦長短句一首大旨歎知音難遇不若扁舟乘風之可樂因更次其韻答之兼示孫生

吾聞溟海蒼茫浸日月乘風破浪推豪客又聞文園愛

相同玉川譎誕詩絕工刖有抑塞磊落之意涵詞中我
發墨守不怯大敵逢生其實舟載酒刖鼓曲一醉同異
俱冥濛

贈天童載明上人有序

上人江南宦家子披緇寺中嘿坐如病瘖者寺
僧言其夜人定後微聞作梵唄音髮經歲始薙
髮垂兩耳所居小樓極潔淨一榻一几几上
供小銅佛及鑪一具戶外草履二隨眾禮佛則
躡之他時率跣足坐榻上日止一食冬夏皆御

祫衣予八天童時值春寒握其手温軟如絲再
三叩之不應贈以詩閱畢拱手作謝狀昔東坡
咏雲閣黎特寡言耳設令見此僧不知若何讚
歎因序其大畧如此

幻想塵緣易掃除口頭截斷卻誰如馬鳴龍樹虛饒舌
還爾空空貝葉書

鬅鬙短髮亂披頭掃地焚香倦即休別有機鋒參不得
松聲鳥語自相酬

啞女當年事絕奇後身維衛事誰知山中古衲今猶照
寒枝老去人同瘦一笑相看爲插花

我比孤山梅已落

熅芋都無對客時
老去心飯兩足尊只愁無法斷名根我聾君啞差堪對
稽首來參不二門

七月十五夜大風雨作

徂秋火未退稚金不受爍爭持思一逞噫氣乃陡作中
宵困鬱蒸忽聽簷瓦落披衣步前除天黑雲如翬翬耳
瀉奔溜掠面墜飛鑠聲酣鉅鹿壁鼓震昆陽郭侵晨風
雨止晴宇望廓廓卻返虛室中涼爽透簾箔因笑酷暑
威乘怒恣噴薄徒令衆竅號立見盛勢索一壺自酌斟

來詩勸子以酒祛疾然不勝杯酌矣祇恨圖經訛舛甚半年刪削未成章時邑志尚未告成

臂擘日甚初試左筆

勞爾亦已久從知筋力疲中枯如蠹木積困是毛錐計卷荒書課傾囊乏藥資詞壇誰奪席左手尚能支

養痾剡川幾及一載應酬盡謝筆墨亦疏仲冬風日晴暖憑櫳即目得十韻

遊喧來江村地僻絕行跡田家景色好枯坐良自惜寓樓三面遮西望幸不隔遠山畫幅展疏櫳棋枰畫江楓

帶殘紅逕草聚寒碧門對過牆園橋跨敲岸石久閒牛繫樹趁暖翁鋤麥滿前儘詩料摹寫久歷歷野人不解愛收拾付吟客徘徊思續咏窗暗日已夕

夢中

逝者不可作悠悠又歲闌夢中忘已死覺後殢餘歡疏牖月初上小屏燈未殘廿年原一霎眞妄可同觀

戒壇偈有引見文稿

我觀無始來淨垢兩何有顚倒生起滅患苦自纏紲譬如火宅中羣兒誤奔走伊誰拯斯厄重藉兜羅手上八

踞寶坐特作獅子吼廣衍無礙法爲汝脫械杻械杻非外得寸田自叢砦脫亦不關師眞妄試晰剖凡茲戒壇眾正印傳弗負灼汝得清涼瘡痂紛滿首黑風倘復鼓舊痛汝記否直下易剪除相期待久久妙湛眞總持試問面壁叟

誌局初開錢令君盧月船以詩見招予勉赴之會令君上計入京暫罷局今月船已下世同事議論多相左予謝不復預用前韻寄令君

雅意當年重可追藝林曾許挾書隨野談信口類遭詆

我亭傳令君意挽子再入局疊前韻見寄賦答

新詩空賦薄言追迂癖何當學詭隨培叟謗書同事忌

丁郎佳傳後人疑力敦古道今安用技止空言壯不爲

來詩有書生著述抵猷爲之句自歎風淫成痼疾右臂病風至今未愈蟹螯左手且留持

寓公傳尙未審定我亭屬完此卷三疊前韻

茫茫遺事苦冥追滿意成書力未隨玉笥墓碑經創獲元末詩人張憲與鄞而卒舊誌不之載諸家詩選亦未有著之傳中者惟謝山先生勾餘土音中畧記之子欲補入而苦無明證近始購得其墓表信然了齋宦蹟尙存疑陳了翁雖嘗倅明州甫五月即

我亭雜存藁 卷三 二十一 四明叢書 一約園刊本

論嶺南未見有治績流傳後自廉州赦還復遊鄞如十洲唱和詩南藍十六觀記皆再至時所作辛楣謂不見宋史本傳中子謂了翁自言初著合浦尊堯錄不稱意後爲阿明尊堯錄始屬定本合浦係廉州此即赦後遊鄞之證且繼娶鄞周宣奉之妹有寄家人書明載其集中則遊鄞蓋依其婦家又樓攻媿作陳正彙授正字告身跋謂了翁寓鄞困甚吾鄉陳文介獨與往還了翁因遺子正彙從文介學皆足補宋史之闕於例當入寓公而辛楣不以爲然必欲列之名宦未有名宦傳專載詩文而不敘政績者抱丁重賚提刀立匠石爭誇信手爲畢竟藏山差得計向來蠻觸誤相持

除夕我亭惠黏米糕醉魚子四疊韻奉謝

逋多長怕叩門追及捧來緘一笑隨堆案粉餈名似誤俗名卓腳糕入廚棕笋味還疑棕笋狀似魚子舊題又續持螯咏去歲

我亭餉糟蟹兼侑以詩 片紙聊當報李爲自哂老饕無賴甚年年乞食比軍持

自題小影

偶借添毫手相看卻儼然閒情寄秋樹雅誦有陳編課憶潛齋舊少時先君子題所讀書之室曰潛齋抄多祕省傳只餘雙鬢白書癖似兒年

往事依稀記清歡未易尋追酬春草句長抱暮雲心昨夢眞遺跡此翁猶獨吟孤懷誰與吐寂寞坐桐陰

一燈曾佐讀夜閤久淒涼漫弔梅魂冷聊依石丈蒼微風看葉落新水試茶香未到忘情處嫣紅對海棠

樹旁遺奇石一枚兼置茶具石底繪秋海棠數本

久欲空文字塵函尙乞靈幾聲賈島佛一卷太玄經慧業償餘債禪關叩暮齡此中無色相更不費丹青

句失記全首因足成之 三四係舊

悼女孫

白髮盈頭望抱孫得雌聊亦慰農昏是誰奪卻懷中物天道悠悠未可論

年來學圃覓花栽抱向花前日幾回花未全開魂已斷

不禁灑佛對庭梅

啼聲乍杳哭聲多長向窗前掩耳過不解旁人紛勸慰
翻教老淚瀉懸河

疇昔殤兒痛欲狂紙錢長插小墳旁汝今麥飯無燒處
目送棺和一斷腸

梅花盛開屠夢墟范愚軒董小鈍見過小飲夢墟
有詩次和

僻地鄰樓久自憐也呼朋好作新年更無徑似吾家舊
剩有花當客座妍老幹屈盤初著蕊荒廚草率算開筵

諸君步屧能頻過姹紫嫣紅正接連

新春積雪盈庭兒輩堆作僧伽像戲爲賦之用東坡北臺咏雪韻

宮中仙女爪痕纖馬令南唐書宮女耿先生有道術嘗踏雪投火爐中化成白金惟指爪痕猶存何似僧伽氣象嚴色相已空金粟粒味塵休詫水晶鹽見香山咏雪詩覆青螺頂松垂徑放白毫光月照蒼崖別作玲瓏小巖岫法身宛在雪山尖

沒盡鷹窠集凍鴉續燈錄元利問一禪師常栖鷹窠頂時稱爲鷹窠禪師門前都是白牛車彌陀經大力白牛爲佛駕車載經一堆已證菩提果餘片還

拈優鉢花鋪徧琉璃開淨域施來瓔珞出貧家卻嗤臃腫庭前樹侍立渾疑是夜叉

刻劃鬚眉巧更纖裝成佛相自端嚴凝風眞訝膚成玉滿月寧同腊著鹽金光明經如來面如滿月任化百千又蘇詩著鹽久已成枯腊堪列座倘高丈六儼齊旛舊聞道子工圖畫今覺刀痕勝筆尖

神猊頫首象牙添塑還須雪滿車比似叢林無傑閣悟來幻質本空花兜圍漫授詞人簡見謝惠連雪賦冰榻偏宜處士家禪宗別乘龐蘊居士嘗坐冰榻誦經暖氣蒸蒸滿室愧我餘年皈佛乘未

參半偈手空叉

續咏四首

空中舞態翫輕纖庭際威容具淨嚴待到涅盤惟見水楞嚴經水光童子安詳室中惟見滿室是水任教劫火似熬鹽堆成窣堵還存何似僧伽氣象嚴色相已空金粟粒味塵休詫水晶鹽見香山咏雪詩覆青螺頂松垂徑放白毫光月照蒼崖別作玲瓏小巖岫法身宛在雪山尖

臨砌串就摩尼正掛旛幻色眞形誰認取漫從六出數花尖

相對忘言比嘯鴉談經何用借三車但看情氣冰爲骨更印奇紋卍作花五蘊俱空涵佛性四儀畧具準僧家應眞十八知誰似對照頫將畫軸叉

莫問青腰肰細纖見王荊公和
何怪肌生粟爍日翻疑汗作鹽祇樹林方鋪玉案寶瓶
凍忽瀉茅簷渾身都覺清涼透觸冷何關一指尖楞嚴經譬
如有人以一冰手觸一熱
手若冷勢多熱者俱冷
曾記盤山大佛牙分來一節可事車嵌胷別用光明鏡
東坡有一古鏡捨
爲釋迦佛心鏡　書頂還留散落花維摩經天女散花
落書諸大弟子　皆首罹眉瞋
頂花則不墮　眞上座荒階冷砌是吾家也
思立雪寒無奈醉裏逃禪酒旆叉

爲孫生題鸜鵒硯

鸜鵒鸜鵒紀舊史何年變化沈水底石工琢石得石髓
倘餘活眼光清泚孫生嗜好同顛米鸜鵒跦跦忽落此
龍尾鳳咮安足擬生其寶之勤拂洗

又題青花硯

片石沈水中隱隱浮青絲舊聞此語今見之生持示我
乞我詩重誇故物高公遺研係高其佩故物　高公書畫高無價
變幻烟雲文黿豆不在水中在筆下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丛书集成续编１９１
作者＝
页数＝７９０
ＳＳ号＝０
出版日期＝

先秦史论坛
ｈｔｔｐ：／／ｗｗｗ．ｚｇｘｑｓ．ｃｎ／ｂｂｓ／

子居　打包上传